

中華書局

甲骨文字詁林

于省吾 主編

第三冊

JIAGUWENZIGULIN JIAGUWENZIGULIN JIAGUWENZIGULIN

JIAGUWENZIGULIN

甲骨文詁林



中華書局



于省吾主編

—中華書局—

主編 于省吾 按語編撰 姚孝遂

甲骨文字詁林

第三冊

白 5 0 1









王國維「古文自字作白。一孟鼎一作白。一毛公鼎一作白。一伯簋鼎一作白。一象伯簋及吳尊蓋。石鼓文道字亦作白。而殷室卜辭盛豐之自則作白。作白。知通所以。即五。省。又知說文虛虛二字一从由一从皿即自與白之變。實一字而繁簡異也。」（觀堂集林六毫辨油）

羅振玉「你足釋說。彝自疊也。說文無自字。玉案其字當作自。自茲藉用。自攸脩。考自即說文自字。象州木實下垂。自。然。中从土。象果實坼文。傳繹為作。古人从土从。字多相敵。如自字本从。後人作自。从土此類甚多。古从土。字或又誤作。如因字東魏北丘潘惠造像記作因。唐少林寺碑及唐汪真公主受道記又作自。是其證。於是自字遂有自。自二形。其實自。自。說文乃部。自。自部。自。考之古文。金石刻並从自。不作自。石鼓文中。自。自。字可證。完全文亦從。以無作自者。此自即自。字。在據。自字本義。草木實垂兒。藉為尊自字。吳興。說文。此尊彝字當作自。在據。伯簋鼎。素伯。敦。毛公鼎。又作一。自。自。大足江漢。矩。自。一。自。自。本作攸。周禮。鬯人。廟用脩。注。脩讀為自。釋文。脩中。自。此自字。或藉用。自攸脩。在據。說文。自。攸。自。音。此。自。字。當如。脩。如。調。饒。調。讀。為。自。不。言。讀。從。遠。切。自攸脩音近。例得段借也。段。我。堂。王。萊。友。兩。先生。均。已。謂。自。即。說。文。自。字。其。說。甚。確。而。引。證。未。詳。爰。推。闡。二。家。未。申。之。義。作。釋。自。一。自。自。饒。宗。頤。此。辭。云。五。自。即。五。自。也。疑。是。禮。祭。之。事。情。辭。殘。缺。九。郊。祭。稱。禮。以。先。王。合。祭。於。明。日。明。禮。此。辭。云。五。自。即。五。自。也。疑。是。禮。祭。之。事。情。辭。殘。缺。九。郊。祭。稱。禮。以。先。王。合。祭。於。明。堂。也。通考九五四葉）

屈萬里「卜辭：自。自。王受又又？吉。自。酒。此。自。作。動。詞。用。蓋。謂。以。自。陳。酒。而。祭。也。甲編考釋一八〇葉）

李孝定「酒。自。自。說文無之。段氏注云：自。自。隸變為自。周書維。浩曰：矩。自。二。自。大雅江漢曰：矩。自。一。自。毛云：自。自。也。鄭注周禮：廟用脩。自。自。修。讀。曰。自。自。中。尊。凡。彝。為。上。尊。自。為。中。尊。疊。為。下。尊。中。尊。為。獻。象。自。屬。按。此。許。說。則。木。實。垂。者。其。本。義。既。借。為。中。尊。字。也。又。云：中。尊。自。義。平。久。反。又。音。由。王。謂。說。太。僻。例。云：自。自。自。皆。有。自。字。而。說。文。無。之。似。即。自。之。交。文。自。讀。若。潤。乃。部。自。以。自。而。讀。攸。讀。自。是。其。比。也。書云：

居萬里
 射由呂亮
 卜辭：
 貞：
 其子？
 甲編二〇二四〇，
 當是呂字。其義當與
 甲編五五五比。

徐中舒，故盛以盘，作（甲二〇四〇）（甲一一三九），此字，为古时盛酒的葫芦，底部不是真正的。此器最近山西省曾经发现。现在许多金文书籍，把提梁壶称为，这是沿袭宗人的错误，应该纠正，凡有提梁的，都应称壶，与有别。

字研究第十五辑五页一

怎样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古文

1842

兒，乃後起假借義。
均从皿，不作其它諸形。

1891

𩚑

𩚑

𩚑

按：字从二，自，用義不詳。

1892

𩚑

𩚑

𩚑

孫海波「說文解字注」云：「𩚑，从二，自，三，九。或从三，自，与說文籀文同。」

為「𩚑」字。按：字从三，「自」，「𩚑」，「𩚑」，「𩚑」三者皆有別，不能混同。不能據籀文以「𩚑」

1893

𩚑

疑為「𩚑」字。按：合集二二〇九二辭云：「丁未卜，𩚑合：：：𩚑犬」

18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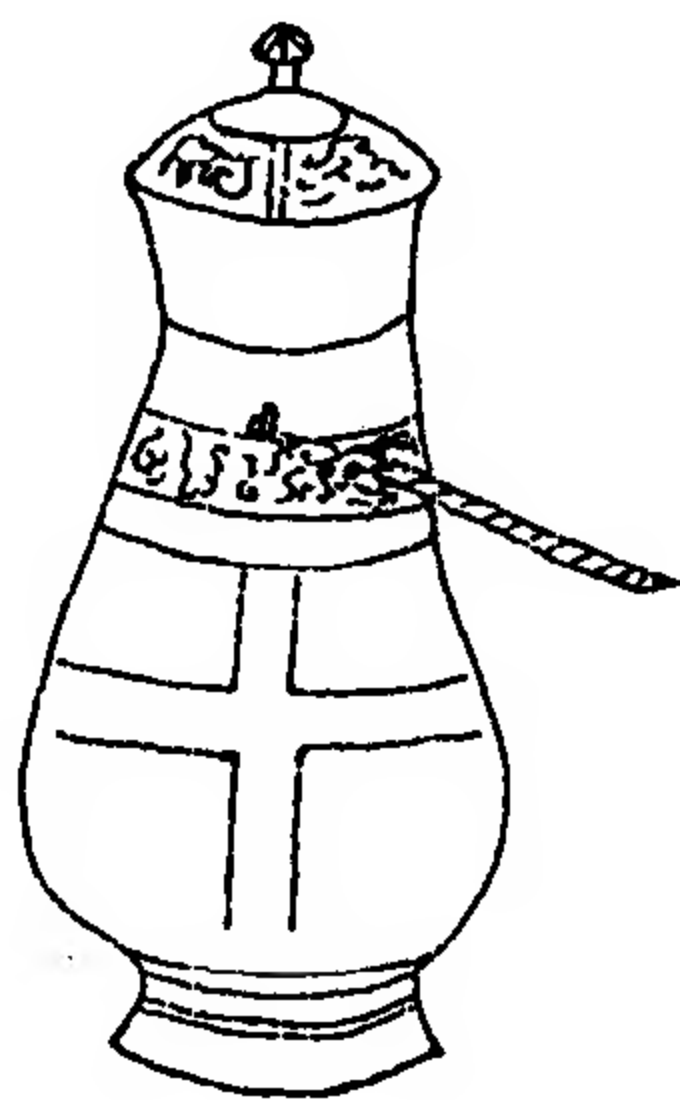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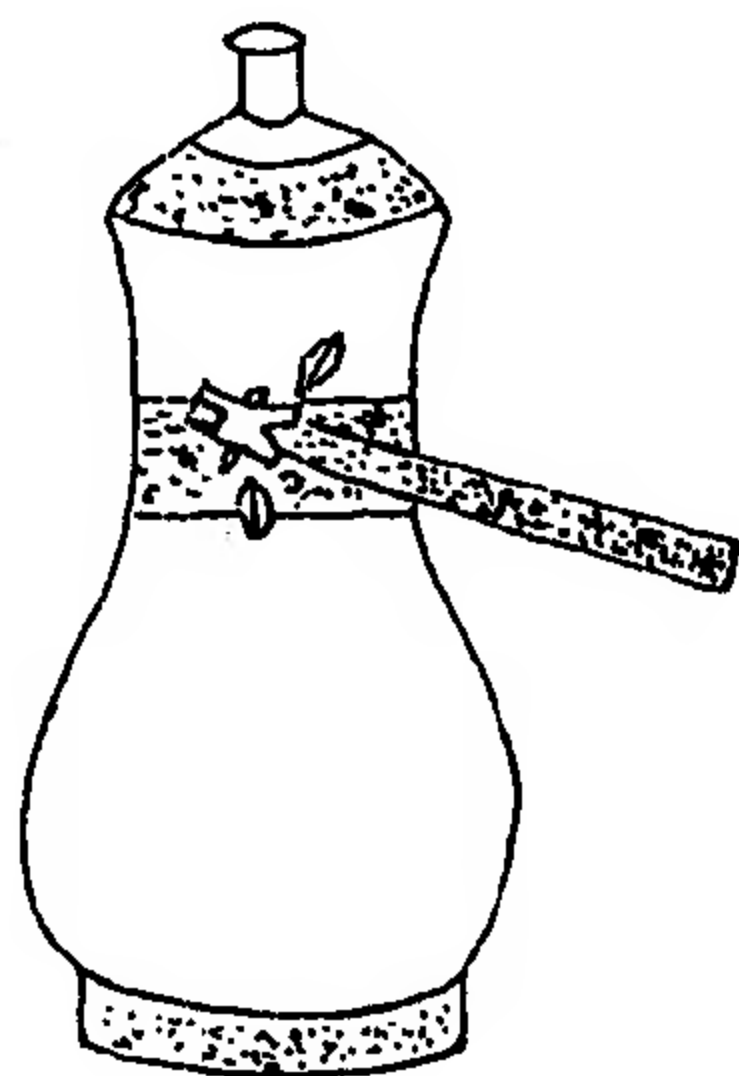
𩚑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栗



無一附有盤者，則知承盤之自，乃用時須與之傾為然耳。今取卜辭、金文諸「自」字，（不連盤）與傳世古自實物相比較。



一、自 父辛自、潑秋一、三三 二、父乙自、善齋三、一三 三、大孟鼎 四、呂鼎 五、

六、七、見上。按：此外如西清一六、三四、父癸自、陶齋二、三、二功自、長安獲古一、二、一

已父庚自……等，若側斜其提梁，其狀無不與上列諸古文相肖，此不舉。

則亦可顯著其宛育之狀矣。所以知其必盛者，酒者，金文凡「盛」必盛於自，未嘗例外。卜辭亦

同；如此片一指前一、一八、四一即云：「盛口自」其盛更明。

其在經典，則書文侯之命、詩大雅江漢、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左氏傳，並有「拒壺一自」之

文，書洛誥則有「拒壺二自」之文，斯註可推見自為盛壺之罍器矣。李巡注爾雅釋器曰：「自，

壺之尊也。」得之。——殷虛書契解詁第三四——二三五葉）

唐蘭「自即自字，自雨疑與固雨鐵六四一、同。固當釋自。自自至假為脩，（固體體人

廟用脩，脩即自也。）脩長也，久也，蓋謂雨之絲長者。自字卜辭多作自，（鐵六六一）前人

未識，蓋字形譌變也。（天壤文釋二四葉）

按：此亦「自」字，當併入 1890 「自」字。

羅振玉

栗之福文亦从自，栗之古文从自者，殆亦从自之譌矣。（殷虛中三十六葉上）

李孝走「說文」栗木也。从木其音下垂故从自。自，古文果。从西从二，自徐巡說木主西方戰栗。从自無義，若謂所以乃州木實，亦與自近。故篆誤从自。石鼓文直从三，自字為小篆所本。按木名獨栗木為然，何以栗獨从自？義亦難通。蓋从自乃象實上有芒之形，篆从自乃形近而誤也。許說不可據。至其說古文栗字引徐巡說尤為望文之訓。羅氏謂是从自，謂者是也。一三葉）

按：釋「栗」可從。字在卜辭為地名。

王襄

「古栗字」
（類纂正編第七第三十三葉下）

陳邦懷「說文」蓋為「栗」字簡体。后編卷上十八頁有「栗」字，商氏承祚云：「說文解字：栗，嘉谷實也。籀文作栗。此象手持黍之形，當為栗之初字。」按商氏謂當為栗之初字，不確。从禾，惠聲。日，段玉裁云：「日月令注黍秀舒散，即謂黍采也。人所收，人所收者也。从禾，惠聲。又，又，手也，与从爪同意，其義即許說人所收也。卜辭曰出栗，故从爪。蓋謂出至田間收黍也。出黍且記時間，丁卯日，生月，茲月，舊（此是暮字异体，說見上条）。卜辭曰丁亥其収栗。出可証出収為采黍之事矣。」（小屯南地甲骨中所发现的若干重要史料，历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一二八頁一）

孫海波「說文」前二·一九·三·从自。不從自，象栗實之形。一（甲骨文編三〇二頁）




王貴民「此二字原象，一作以手持二自，一作以手爪持一果实形（似甲骨文西字，说文：自，栗字，篆本作栗，足証西自實相通變）。均象摘取谷實之会意字。说文：自，自，然，日，栗，木也，其下垂。日，自，嘉谷實也，均為谷實下垂意。其源底即甲骨文此形，后經讹變，幾几自的自字，甲骨文亦作此形，故易混。此省禾或木，只突出其穗粒，采摘

(就甲骨文所见试说商代的王室田庄，中国史研

袁庭棟

古人收割庄稼有

种方式，一次连秆割去者称为刈，亦即卜辞

之。《崔》获曰；只割穗者称为“采”，说文：“采，木成秀也，人所以收，从爪禾。”作为动词就是“以手割穗”。采字在甲文中作，从从，象以手采撷禾穗之形。卜辞云：

以上二辞以可采粟曰、可采黍曰连言，可证曰采曰字之释不误，又可知殷人对粟和黍都曾采用割穗收获法。L（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二二三页）





考古所

又：卜辭中，與泰有時連在一起，如南·坊三·一七：

本古七九四：「其或黍」，或黍是收割黍。或像手握黍粒（或穗），是收割黍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只是只取穗而不要稈。殷代遗址中有一种小型有孔石刀可能就是这种收割工具，后代称之为鉞。颜注急就篇：「鉞，刈黍短镰也」，释名：「鉞，穫黍铁也」。小尔雅：「截颖谓之鉞」。说明鉞是专门收割黍的工具，收割的方法是截颖，这种方法可能就是卜辞中的或。——小屯南地甲骨八六四页）

洪家义

栗，甲骨文作 (3)， (4)，从形状看，当是橡栗 的本字。6是橡栗的剖

視，倅橢圓而一端有帽蓋。
甲骨文有，金文作，小篆作。
 皂，谷之馨者也，象嘉谷在裹中之形，匕所以

中一小横表示上半是帽盖。又读若香。或说：的。一粒。我以为是台上之白是一颗橡栗形，亦即6之正視，
 一粒白指的大概就是一顆橡栗。台下之U象器皿，即

芷之简化。此字应从四，白声。所以有又读若香的说法。香当为榜之谐声。说文：香，芳也。从黍从甘。白，我怀疑甘乃白之形讹，应是从黍，白声。说文常以皂为声符，如𦵏、𦵏、𦵏。

甲骨文又有𠂔，金文作𠂔，其上所从之𠂔显然是后加的声符。此形易与白混，但不是白字。

因为声类绝不相同。把形与音结合起来考虑，它在该就是自上之白，亦即榘栗之本字。说文常以榘为声符，如𣪠、𣪡、𣪢等字皆是，实即来源于榘字所从之白（白），即取榘栗之“栗”。

以上例证说明，
① 有两读：一读 [zang] 一读 [zang]……
② 在古代实际语言中念双音缀 [zang]

「lawk」，變成文字后：
反映它，如果用「lawk」：調和办法有二：(一)當這個念雙音綴的事物單獨出現時，使用兩個漢字來，即標實也。圓形，大如lawk及lawk，實物，如lawk，(二)當這個念雙音綴的事物單獨出現時，使用兩個漢字來，描述的正是日的實物，如lawk，(三)當這個念雙音綴的事物單獨出現時，使用兩個漢字來，能是二音擇其一了，如lawk，(四)當這個念雙音綴的事物單獨出現時，使用兩個漢字來，取其日，栗，lawk，這就是日有二音的由來，(五)當這個念雙音綴的事物單獨出現時，使用兩個漢字來，二頁)。

彭邦炯 參移字条

按：「lawk」皆以「lawk」為動詞，義為收穫禾黍。陳夢家已詳加論證，唯「lawk」不當是「lawk」之簡體。合集九五四七辭云：

「庚辰卜，方貞，王畀南固黍。」

又「lawk」九四辭云：

「lawk」亥卜，其畀lawk，今日lawk。」

其所以有「lawk」泰，有「lawk」等穀物，當專指黍，取其穗言之。

晒 晒

按：字从「自」从「日」，其義不詳。

晒

按：此當是「lawk」之省。

晒

按：合集二三五六〇辭云：「戊子卜，矢貞，王曰：余其曰多尹，其令二侯上絲，取囀其……周」
乃方國名。

羽

羽

羽

羽

羽

略同。孫治讓「羽字亦難識。攷說文又部友古文作羽，金文大鼎作羽，叔友父敵作羽，與此略同。一或當為羽之反文亦通。」（舉例下十五葉上）

羅振玉「說文解字：濯，滌也。从水，濯聲。此从：表水，羽象帚所用以滌者。置羽水中，是濯也。許書作濯亦浚起字。」（殷釋中六十八葉下）

王襄

「古羽字。」

（類纂正編四卷十七葉下）

葉玉森「按羅振玉氏釋羽為濯，予舊釋霰，（說文）並非。此乃羽（雪）之省文，亦省作羽。他辭云：貞羽受季，（殷文）時弟四版一雞即。王曰雞。（卷二第三十六葉七）之雞。曰雪眾雞蓋言雪地眾雞地也。」（前釋卷七第十六葉上）

葉玉森又曰：「雪之初文，疑為羽，象雪片凝華形。變作羽，从雨為繁文。復變作羽，从二，即羽之譌。……再變作雪，古意益晦。（許書）霰字誤水音，疑即誤認雪；古文以制篆者。」（說文）一葉上）

又曰：「按羽古雪字。羽羽象水雪雅下，乃古文霰。爾雅釋文：雨霰為霄雪。注：水雪雅下是也。霰寬並浚起字。」（說文）一葉上）

陳晉

「羽為習之省文，亦言之義。左傳：多習其祥，杜注：不習謂卜不吉也。」（龜甲文字概論七十葉下）

陳邦懷

「敦煌石室唐寫尚書釋文兩古作羽，與卜辭之羽極類，當為古文雨字。釋名：雨，羽也，為鳥羽動則散也，可證羽字確為雨。羅參事釋為濯，殆不悉矣。」（小箋二十四葉上）

唐蘭「右羽字，即小篆翬字。孫詒讓釋文，又釋羽，皆誤。一與大舉例下一五一羅振玉釋羽為羽，羽為濯。一並見考釋。一葉玉森改釋羽為雪，象雪化凝華形，羽為霰，象水雪難下，一說與一後又謂羽仍雪之變。一爾雅七，一六，今按諸說皆非也。卜辭以羽為雪，說文霽從翬聲，則羽固翬之本字也。卜辭習字从羽，而說文霽字或作翬，古文作霽，从竹習，正合展轉相从之例，則羽即霽字，更可無疑矣。一展轉相从例見王筠說文釋例九，左收，共拱，類，與羽習，習正同，皆古今字也。一說文：「翬，掃竹也，从又持姓。霽，翬从竹。簪，古文霽，从竹从習。按翬為掃帚，古之通話，然從又持姓，無由取象。別本作霽，亦非帚形。獨卜辭作羽，與羽形相近，然則羽是土帚，本象草形，羽為掃帚，乃狀其形。及羽變為霽，其本義遂不可尋矣。卜辭羽字多為人名，或段為雪，霽者，翬之孳乳字也。一雪（霽）一字，即小篆霽字，於卜辭當為从雨羽聲。羅振玉謂从二又，雪為凝雨，得以手取之，亦不經之談也。一文字記十五葉）

補海波「羽，鉄六。四。習字从此，旧釋雪非。一六三。地名。一（甲骨文編一六六——一六七頁）

楊樹達「原书（指殷人疾病考）辭一云：「口口亡田？一禍，按當釋咎」句出（有）多（崇），王广省，中日羽（雪）一。羽字胡君釋為雪，釋中日羽為中日降雪，以為灾禍之事。余謂雪非丰年，古今以為祥瑞，未聞日中降雪為灾異也。按此字以字形核之，當釋為翬。說文三篇下又部，「翬，掃竹也，从又持姓。一甲文字象掃竹之形，与篆異者，不从又耳。甲文自有从雨从翬之雪，不必混而一之。雪字本从翬聲，假翬為雪，自極可能。釋辭雖必依义，釋字終当据形。翬為扫竹，用以扫除，故引申有除字之义。李星似翬，古书謂为除旧布新之象，雪字从翬，亦训除，（广雅释詁三）皆受义於扫竹之翬。卜辭蓋謂王病者中日而除也。有糸指广首言，中日翬附及之耳。一（读胡厚宣君殷人疾病考，和微居甲文说卷下八五頁）

李考定「唐釋翬是也。孫王諸說均非。楊謂翬有除義，其說極是，以說王疾首中日翬，一辭尤為允當。卜辭亦有陟翬為霽者，以雪從翬聲也。其從雨作者，則為雨霽之轉字。梁文羽象掃竹之形，篆文翬則更象手持之，為羽之繁文。古文偏旁每多省略，然此非翬省作羽也。許書古文作霽，从羽，則卜辭羽之誤文也。一（集釋。九四一——九四二）

于省吾釋羽見黑字条下

以自。以聲類求之。習字當从日羽聲。羽今彗字也。古緝部字每安入脂部。金文曰即立。朕立。之立。今作位。是其證。則習可從羽聲也。說文藝古文作習。从竹从習。今按當作从竹習聲。然則彗之古本音若習。習从羽聲。可無疑焉。習既从日羽聲。則鳥數飛也。非其本義也。賈誼傳云。日中必彗。說文。彗暴乾也。按暴曬者日之事。作彗者特段借字耳。疑習之本訓當為暴乾矣。玉篇。彗呼惠切。眾星兒。一萬象名義同。一則段借為有彗其星。彗彼小星。之彗。一彗引申之。當為搖動兒。舊說微兒。非。其字則即習。之後起字。猶羽之為彗矣。習聲與彗聲相近。故有重義。慎義。引申之乃有學義。本無飛義也。月令。鷹乃學習。始有飛義。蓋誤羽為羽。始自戰國也。卜辭云。習一卜。習龜卜。者。習重也。金縢云。一習吉。左襄十三年傳云。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皆其證。一文字記十六葉。

商承祚

「習當非習字。」

（佚考三四葉）

郭沫若 今案釋習甚是。疑許為習為習亦是。然謂習為古文友字則訛足也。此字分明从羽从日。蓋謂禽鳥於晴日學飛。許之誤在謬日為白。而云白聲。聲紐俱不合。古文友字就見於金文者而言乃作習。毛公旅鼎。警其用習。一君習。一曆鼎。孝友佳井。乃从甘友聲。殆有之初字。毛公旅鼎文正用為侑。用為朋友字者乃假借也。字亦有从口。如濃自。卒友。字作習。大史友觀作習是也。說文則為友為習。羅又因此為形而誤習為友矣。一卜通一五六葉。

楊樹達

「戰後字滄新荻甲骨集伍壹捌片云。習二卜。習三卜。習四卜。樹達按：習与易坎卦習坎之习义同。重也。余疑卜辭於辭外往往記一二三四等数字，皆記卜數，与此辭所記。習二卜。習三卜。習四卜。义盖同。特此片詳言之。彼文止记数字略言之耳。」

（卜辭瑣記一七頁）

饒宗頤 按習，即襲，重也。習卜非吉。易蒙卦所謂。再三瀆，瀆則不告。詩小旻所謂。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是也。卜辭恆見。習卜。語。佚存二二。通纂別何一。八三。

癸未卜。習一卜。習二卜。王其鄉在窮。弱鄉。佚存二二。通纂別何一。八三。

習二卜。習三卜。習四卜。寧滄一。五一八。通考六六葉。

屈萬里

「習，唐蘭所釋（唐記）。於此當讀為高書金縢。習吉。之習，重也。習一卜，

意谓重卜一次也。——（甲释第一四二页）

裘锡圭 卜辞所见曰习一卜曰习二卜曰习三，我以为与礼记曲礼上曰卜筮不相袭之曰袭同义。袭、习古通。周礼地官小胥曰袭其不正者，郑注：曰故书袭为习；左传襄公十三年曰岁习其祥，礼记表记曰天子无筮，郑注及周礼春官大卜正义引传文，‘习’皆作‘袭’；文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曰龟谋袭吉，亦善注曰袭与习通，皆其证。郑玄注曰卜筮不相袭，曰：曰卜不吉则又筮，筮不吉则又卜，是读龟筮也。曰可知用不同的方法同一事可以叫曰袭。——（读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考古一九七二年五期）

于省吾 说文习从羽白声。按契文、籀文习均作習，从羽从日，许书误以会意为形声。汉印及汉碑習作習，亦从日不从白，与古文合。——（论佚书每合于古文中国语文研究第五期一六页）

柳曾符 说文云：习，数飞也。此当是本义。曰袭，曰字，王筠说：曰重衣也，曰因也，朱骏声云習袭皆假作叠。所以習字的引申义常作重复、连续解。而曰習卜中的習字仍当作连续解，而曰習卜则似当为连续获得吉兆之意。

习一卜就是连续一次吉卜，而曰習二卜当是连续获得二次吉兆。同样，曰習四卜就是连续四次吉兆，每连吉一次只增一卜，这样也能符合三、四期卜辞卜记兆序的数几乎未见

五期以上的的事实。曲礼说：曰卜筮不过三，那也许是以后才趋向于每卜三龟。如用这种解释来看上文所引曰龟谋袭吉等语，辞意也更能一致。尤其再读左传襄十三年传和注，似更可了解曰習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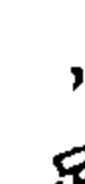
一辞所指具体情况，其文为：石彘言于子囊曰：先五卜征五年（杜预注：先征五年而卜凶吉也），而岁习其祥。祥习则行（杜预注：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狩）。不习则增修德而改卜（杜预注：不习，谓

卜不吉）。杜预注曰不习，谓卜不吉，明白说出了曰習字是形容吉的连续。曰習曰即曰習吉，一语的减省。……可知殷人卜法之大概。其一事常多卜，但常卜于同版。凡同卜于一版的，所用的材料则常或同为龟甲或同为兽骨，即偶有龟甲兽骨并用的，亦只可作特例看待，并无骨甲轮卜之限，当和曰習卜之释无失。——（释‘习’卜，中国语文一九八一年四期三一三至三一六页）

羽

羽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按：小篆習字形體已經變為从羽从白（自），繫傳以為从自聲。許慎據鴽變之形體从羽，故解為「數飛」。今據甲骨文，則習字當从彗，从日，彗亦聲。說文彗之古文作，足證彗與習形同聲通。唐蘭之說是對的。至於說解習之本義，則未免迂曲，祇能存疑。

當然偶爾也有起用新的占卜材料的，如原先用龜卜，因龜占卜時換用骨卜，出現這一情況時往往在後卜的一套卜骨上兼記「習龜卜」或「習電一卜」，以作申明，但這樣的情況畢竟是不常見的。……甲骨文「習卜」強調占卜事情前後因襲關係，是不同時間上對同一事情進行若干回合的占卜。至於殷人在什麼情況下進行「習卜」，並非短短數言所能說明，這要結合具體的歷史事件作出縱深的考察。……（殷代「習卜」和有矢占卜制度的研究，中國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四期一〇〇至一〇一頁）

宋鎮豪「……習卜」仅仅是具體的占卜手段，在不同時間上對同一事情進行因襲占卜，用以達到人神間交流的目的。因此所謂「習一卜」、「習二卜」，其真正意義在於因襲前事作再度或三度占卜，「習三卜」、「習四卜」則因襲前事作四度以至五度的占卜，三番五次的因襲占卜，其實並沒有增用新卜骨，只是利用原骨進行，最先用三骨，其後也用此三骨，故「習四卜」不會用至十二骨。三四期卜骨的卜數沒有超過「三」者，以及同版同事異日卜而卜數全一致，即是最好的證明。

林政華「四卜，習龜一卜，五（月）」。粹一五五。撫續六一。習，重也。唐鑑所釋，極確。考周易坎卦，彖傳云：「習坎，重險也。」是其証。又：論語者章曰：「學而時習之」，此習字義為溫習，重習；重習猶鳥之數飛——說文解字釋習字。卜辭中謂習若干卜者，猶云再卜若干次也。古文獻中亦有其例，如尚書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左傳襄公十三年石彖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杜預注：「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狩。」（甲骨文成語集釋上，文物與考古研究第一輯五五頁）

羽肉 羽夕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羽

按：此當是「疾慧」之合文，謂疾除也。

羽立

羽

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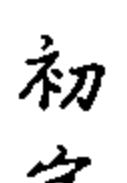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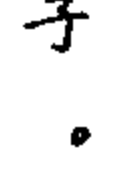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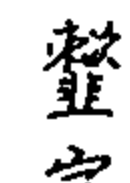
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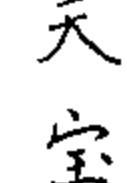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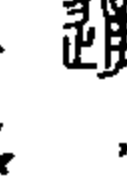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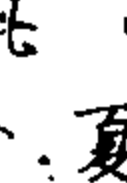

孫詒讓釋義讀為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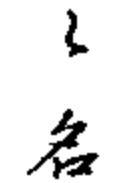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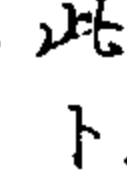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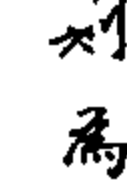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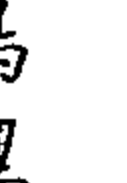
（舉例上四乘）

釋言曰：「翌明也。」是也。凡傳子史，翌日字皆翌日。假借。翌與翌同立聲，故相假借。其作翼者，誤也。卜辭諸翌字，狀至多，初不能定為何字。王君國維因孟鼎，粵若翌乙酉，翌作翼。謂卜辭中，癸酉卜貞翌日乙亥，之翌日亦是翌日。予編推之，他辭，無不相合。知王君之說信也。諸字或从立，或从日，或省立與日。石鼓文第九鼓，曰：「後為來，數日以前為昔。」（殷辭中七十七乘）亦當為翌矣。卜辭凡稱次日為翌，數日以後為來，數日以前為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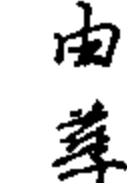






王國維「以上諸翌字，作狀明也。」諸體，或但作用，或从立，或从日，又有兼从立、从日者。如小孟鼎之「翌」字是也。此字於卜辭不下數百見，初不知其為何字，後讀小孟鼎有「粵若翌乙亥」語，與書召誥「越若來三月」漢書律曆志引逸武成「粵若來二月」文例正同，而王莽傳載太保舜奏「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越若翌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王舜此奏，全模倣康誥召誥，則召誥之「若翌日乙卯」，其為翌字無疑也。今本尚書召誥本作「越若翌乙卯」，越若翌戊午，故舜奏仿之。然則孟鼎之「翌」，其為翌字無疑也。又其字从日，从立，與說文訓明日，是正同，因悟卜辭上述諸體皆翌字也。後世假用翌字，今尚書作翼，則唐衛包所妄改。羅叔言參事以此說證之，卜辭諸甲子無不相合。惟卜辭之翌，雖十九指斥明日，亦間指

第三日、第四日、與說文明日之訓稍異耳。又案卜辭或作用者，殆其最初之假借字，用即說文初字。石鼓文：「君子員選。」字作，以，說文由部：「翌，毛翼也，象髮在面上，及毛髮之形。」用則但象毛髮翼之形，本一字也。古音翼，立同聲，今立在此，韻在翼韻，古音此二部本自相近，故借用作翌，後乃加日作為形聲字，或更以小孟鼎作為一形二聲之字。又省日作，則去形但存其二聲，古固有一字二聲者。說文竊字注云：「高、廿古文疾字皆聲。」整字注云：「次、束皆聲。」則此字从日，立、翼皆聲，固不足怪也。商人又以翌日為祭名，卜辭屢云：「某日卜貞王賓某翌日亡亡，蓋翌日既訓明日，殆與彤日同為又祭之名矣。」（戰考廿七章至廿八章上）

王襄「翌，明日也。」又「翊，飛兒。」爾雅釋言：「翌，明也。」尚書金縢：「王翌日乃瘳。」是翊同演，古殆是一字而有或作。殷契翌之初文作，凡百數十名，繁簡任意，無一同者。蓋製字之始，取象于蟬翼，因摹寫匪易，故元定形，疑為翼之本字，借為翌日字。天寶時，王邑尽改尚書之翌為翼，或見古文固如此歟。后則因其与日有关，加偏旁之日作，為會意字，又因其由立得聲，乃加立作，為形聲字，用。豎皆从演出，已佚之孟鼎：「車乙酉，其字兼从日立，為翌之繁文，許書之翌，為之省文，翊之偏旁羽亦為翼之省變，因公隶于日羽二部，即改易殊体，孳乳浸多之說。（古文流變臆說第二——二二頁）

王襄「目，古翼字，與臘、腊均通，宰橈角作，與此文同。」師案說作，石鼓文作，均从作。許說「毛髮翼之形也。」春秋僖公五年左氏傳：「虞不臘矣。」注：「歲終祭眾神之名。」禮記月令：「臘先祖五祀。」注：「周禮所謂腊也。」郊特牲：「伊耆氏始為腊也。」獨斷：「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腊。」說文解字：「臘，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按許說是漢家臘法，此卜辭不完，殷世臘日不可知。然云「臘日」，又云「惟王祀臘」，知臘祭亦有定日也。茲釋之為星。（通考典禮三章）

王襄「古翌字。許說明日也。殷契用為明日為第二日不定。……文曰丁酉卜貞翌壬寅，刻為第五日矣。」（類纂正編第七第三十二葉上）

葉玉森「按釋通臘，通臘，于卜辭均不合。自以王氏釋翌為正，惟其字多有異，或鳥翼形，如同葉第四版作翼形尤肖，予舊釋為翼之象形，古文安而以立作，乃翌之所由尊，又安而以日作，乃翌之所由尊，書武成金縢翼日之翼，乃本字。翌是並後起。（說

(前釋一卷十葉背)

三祀與年十四棄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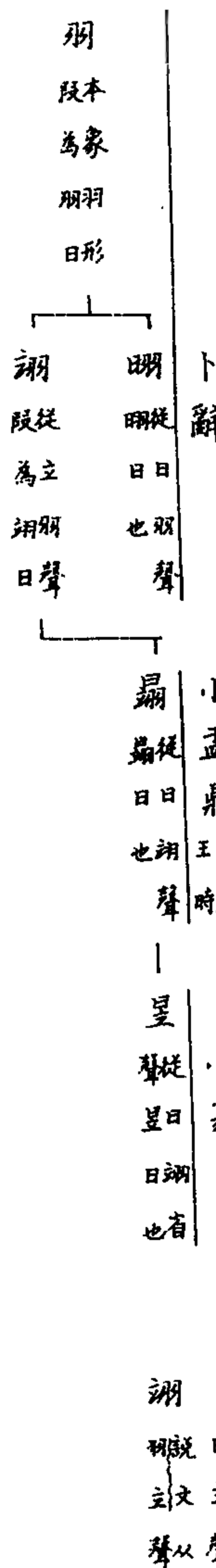
翼之象，本無佐證，且何以不象鳥翼乎？按字開

應是羽字，本倣然無可疑，然昔人卒未悟此。故知文字之學，不自分析偏旁入手，終是歧路也。羽字所象，則鳥羽之形也。作用，作用，猶可見其勢。余嘗者，謂羽象羽翼之形，乃翼之本字。一卜釋二葉，一今乃誤其非是。蓋毛羽皮革，咸共日用，而其形可象，故原始文字已可有之。若翼字則用既不繁，形復難象，古初殆借異字以爲之，蓋異象人舉兩手，有類夫翼也。形聲字興，乃製翼兩字。則翼不當有象形字也。羽之爲字，取象鳥羽，然小篆作羽，與古文不類，此又何故？按商人書，爲羽或誤以爲象形，是未見鳥羽者也。其實小篆之作羽者，文字安得使然，猶羽之爲雙，一雙，一了，一爲，一介，一去，原始象形，亦已遠矣。象形文字，每多奇詭，方其始作之時，文字與圖畫爲一，即物取象，事若甚易。及歷世曠邈，圖書分途，書者務趨簡約，苟衆所共喻，即不妨媿安，媿安既繁，則與原形往，非背。卜辭羽字，文化至多，如伊尹魚母等形，確俱由羽形所悅化，派衍支分，遂不可究詰。蓋彼時學者已不以象物爲工，但以書法爲主，崇尚新體，以成風氣矣。一甲骨中常見學者所刻羽字，皆其時新體也。一銅器中之宰虎角云：「佳王廿祀，羽又五。」羽亦羽字，與卜辭羽字相類，亦同時之作風也。小孟鼎云：「宰翬乙酉，翬字以用，猶與卜辭相近。」毛白喙父，殷之喙，毛公盾鼎云：「金喙金雁。」喙，皆當釋翬。一翬當即調字。毛公盾鼎，金明，官讀爲喙。金明，孟用以飾馬者，孫同相釋喙，讀讀孫詒讓釋翬，讀翬，並誤。其所從之羽與翬，俱已小交。秦雍邑刻石云：「翬朝遊其用衛。」翬字所從則交爲角矣。然無論作翬，作翬，作翬，俱已小交。秦雍邑刻石云：「翬朝遊其用衛。」翬鍾則其羽字已作翬，所以羽形與甲骨之羽混。疑春秋後人不識羽之爲翬，觀翬等字，類從羽，臆謂羽爲羽，因以應作用形者改作羽，遂致傳謬耳。至小篆作羽，則又羽形之交也。字見於卜辭者，凡有二義，皆陵借也。曰羽丁丑，曰羽辛巳，云者，紀時之僞，猶言日來也。也。高書作翼字，羽翼聲相近，故得通用也。一卜辭僞羽者，不限於明日，與後世用翼日爲明日者異。且僞羽者有遠至六十日後，見爾雅，四一，阮，羅振玉以爲僞次日或再次日爲是，數日以後爲來，誤也。宰虎角云：「廿祀，羽又五。」則即廿又五祀，與卜辭以十月又二爲十又二月同，羽當是語詞。曰：「羽日大甲。」羽示士者，祭名，殆即彤日，羽彤聲亦相近也。一（文）字記九葉下至十葉下）

唐蘭「翬字，以立，以羽，本甚易明，王維既誤釋用爲翼，遂謂翬爲翬者，立翬皆聲，蓋雅賢者不能無蔽也。葉玉森謂：「似象一人立於翼側，其會意爲輔翼。」則以意附會，不足辨已。說文：「翬，飛兒，以羽立聲。」廣雅釋詁：「翬，飛也。」爾雅釋言：「翬，明也。」翬，翬，翬，同字，古文字偏旁本無固定位置，上下左右，隨時制宜，故也。然卜辭止有翬，翬二形，而無翬者，則其翬形不宜於上下作也。作翬字，其在羽作羽形之後乎？說文謂翬從立聲者誤也。

以近世音言之，翌與翼同，立與邑近，本自有殊。自卜辭觀之，則羽、翎、翽三字，同作翼日。用，惟同聲母，治相段借，則翎、翽同，應以羽聲可也。翎字，本義今不可知，許慎殆以凱飛之故，誤以爲以羽。卜辭用爲翼日，與爾維同，則段借義也。

唐蘭曰：作明爲形聲字，固誤，知非羽日合文者，以卜辭每云「明日」也。又云：「羽辛明于口辛」，則羽明不應無別，明矣。明字當从日，羽聲，雍邑刻石作「明」，與此同。以字例考之，蓋即羽之孳乳字也。古初字少，假借羽毛之羽，以爲羽日，形聲字與，因注日於羽旁而爲翽字矣。翽字，後世誤認翎從立聲，或又假借從立，羽聲，毛之羽，以爲羽日，形聲字與，因注日於羽旁而爲翽字矣。如左圖：



王國維氏泥于翽即昱字，遂不可通，至謂翽爲翽省，與史跡不符矣。一文字記十二葉下至十三葉上。

唐蘭曰：吳其昌「翽」者，王國維釋昱曰：「翽」見觀堂集林六，說昱——摘錄者。綜合萬餘片甲骨，悉索其「翽」字而觀其會通，則「翽」一字，其形誼表裏，嬗衍變化之源流曲折無不宛委明矣。蓋「翽」字之原始翔義，乃羽翼之形也。所以知者，其字形初作



酷育羽翼之形，斯其證也。一見洪二七〇片，二見洪二六六片背，其後以羽有，羽葆屬薦之于祭，若春秋隱五年「初獻方羽」，禮記祭統「八佾以舞大夏」，論語「八佾舞于庭」等之所述，於是其義乃轉安而爲翽，祭也。一續二六二「翽」猶「祀」也。乃云：「翽，衣，亡其五卜辭，其義乃轉安而爲翽，祭也。一續二六二「翽」猶「祀」也。乃云：「翽，衣，亡

尤。一燕四。五。翌。猶。衣。也。一。九。卜。辭。衣。皆。為。衣。祭。絕。無。例。外。一。為。云。一。甲。戌。翌。上。甲。上。乙。亥。翌。報。乙。一。壬。午。翌。示。壬。一。國。翌。大。丁。一。一。燕。二。〇。一。甲。寅。翌。十。甲。一。淋。一。二。一。七。一。為。云。一。明。大。丁。夾。妣。戊。一。淋。二。二。五。七。一。翌。誼。皆。為。祭。也。卜。辭。又。有。翌。于。某。之。文。一。為。云。一。口。口。貞。翌。于。且。丁。一。七。尤。在。五。月。一。滴。四。八。〇。一。尤。足。徵。翌。之。為。動。詞。也。一。翌。于。且。丁。猶。云。祭。于。且。乙。一。後。一。一。九。一。一。一。祭。于。中。丁。一。後。一。二。一。一。〇。一。矣。

翌。又。通。作。翌。日。其。左。卜。辭。一。王。方。且。辛。翌。亡。尤。一。前。一。一。一。七。一。王。方。大。乙。翌。亡。尤。一。後。一。一。一。一。一。等。其。左。他。處。皆。作。翌。日。亡。尤。一。例。多。不。舉。斯。其。證。也。是。故。翌。于。又。通。作。翌。日。于。一。為。云。一。翌。日。于。大。乙。一。滴。九。〇。六。一。翌。日。于。父。丁。一。淋。一。二。一。五。一。翌。日。于。且。辛。一。燕。二。二。一。皆。翌。日。為。祭。名。之。明。證。也。翌。日。之。祭。皆。祭。于。祖。之。生。日。一。為。此。片。于。壬。戌。日。翌。日。于。市。壬。一。指。前。一。一。二。一。即。其。證。也。然。又。有。例。外。者。

其在卜辭，一為云：一祭卯王卜貞，彫。翌日，自上甲至多后，衣。一後。一。二。〇。七。一。是。癸卯。標。祭。翌。日。甲。辰。又。衣。祭。也。一。為。云。一。祭。巳。卜。貞。貞。一。在。十。月。甲。午。翌。日。我。甲。一。後。一。二。八。一。祭。酉。卜。貞。一。在。七。月。甲。戌。翌。日。上。甲。一。續。一。四。三。一。祭。未。卜。貞。一。在。十。月。甲。申。祭。日。羊。甲。一。續。一。二。三。四。一。祭。未。王。卜。貞。一。在。二。月。甲。申。翌。虐。甲。一。續。一。五。〇。六。一。祭。日。王。卜。貞。一。在。五。月。甲。午。翌。大。甲。一。燕。一。〇。六。一。祭。困。王。卜。貞。在。十。一。月。甲。申。翌。日。小。甲。一。滴。四。二。八。一。九。此。皆。翌。與。翌。日。之。義。為。祭。之。明。日。又。祭。之。證。也。

在經典則謂之。一繹。按爾雅釋天云：一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孫炎注：一祭之明日，尋繹復祭。又潘。攄宣公八年公羊傳曰：一繹者何？祭之明日也。何休解詁，畧同。又詩周頌絲衣序鄭箋曰：一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也。周曰繹，商謂之彤。又國語魯語：一宗不。具不繹。韋昭注：一繹，唐尚書云祭之明日也。一繹，蓋即。翌。之。同聲假字矣。一唐蘭曰。翌。之。義。又為明日。彤。皆喻母字。一從祭之明日又祭之義而引中之，則。

按說文解字，翌，明日也。段玉裁曰：一翌字，古多假借翌字為之，釋言曰：一翌，明也。是也。其在卜辭，一為云：一甲申翌乙酉。一前。一。一。〇。二。一。若此例者，多不勝舉。殷契，說。文，相互證。一由明日之義而稍從焉，則。翌。之。義，又為第三日。一乙巳翌丁未。一前。五。四。七。一。乙酉翌丁亥。一前。七。三。四。二。又。後。一。二。二。其左卜辭，一為云：一乙巳翌丁未。一前。五。四。七。一。乙酉翌丁亥。一前。七。三。四。二。又。後。一。二。二。

三) 祭丑翌乙卯 (後一、一九、二) 乙未翌丁酉 (後三、一一九、四) ... (下畧) 摘

又為第... 其左卜辭，如云：「丁酉翌庚子。」(續一、三一) ... 等，皆其證也。

又為第... 其左卜辭，如云：「甲戌翌戊寅。」(燕七) ... 等，皆其證也。

又為第... 其左卜辭，如云：「己卯翌甲申。」(燕二、三五) ... 等，皆其證也。

又為第... 其左卜辭，如云：「壬辰翌己亥。」(燕三一) ... 等，皆其證也。

乃至有為第... 其左卜辭，如云：「戊午翌丁卯。」(後二、二七、六) ... 等，皆其證也。

此「翌」... 一字其本義及其孳乳之義之究竟也。 (殷虛書契解詁十六 | 二一葉)

孫海波 「翌」亦祭名。其義未詳。意者與「日」相同，連續致祭之意與。 (誠齋考釋九葉)

聖于某... 皆係祭祀之名，其義則未詳。 (文錄九葉)

孫海波 「翌」，佚二七。此亦羽字，象羽翼之形。卜辭借用為翌，翌字从此。 (甲

孫海波 「明」，甲四六五。翌从日从羽。羽，古翌字。 (甲骨文編二八六頁)

于省吾 「卜」辭，翌字作用，其畫繁，無定，不煩備錄。王國維謂用即「翬」之初字，

古音歲立同聲，故借歲為翌。 (觀堂集林卷六) 葉玉森謂翬翼上有網膜，當即古象形翼字 (說

漢一葉) 唐蘭謂當釋羽，象羽翼之形，翼之本字也。 (殷契卜辭粹文二葉) 按用與歲非同字，

已詳唐說，惟葉、唐二君以爲羽翼字亦誤。翌字孟鼎作「𠂔」，宰虎角作「𠂔」，前二、二五有散字，

左象器形，兩側插羽，非从又也。金文从羽之字，如「𠂔」，其非羽翼字，不待辨矣。卜辭翌字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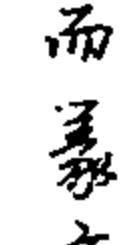
是日同，是日爲第二日，是乙亥則爲第二乙亥也。雖遠在六十日後，然其間不得更有一乙亥，故上僂是，猶今日與明日間別無另一日也。然則此所以僂羽乙亥者，必爲同一干支，非數十日後之任何一日均得僂是也。至用羽爲祭名者，當即舞羽而祭，董先生之說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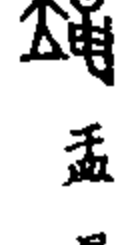

（集解 一二三）

師古曰：「翺音戈，入切。」又音立。《說文》：「翺，飛兒，从羽，立聲。」段借，「經史用翺亦同。」本義既不可知，則从羽从立，正未易明。然卜辭皆用爲「明」字，以同「立」聲也。《廣雅》亦訓「飛」，當亦「翺」文。許說則不知何所本，以「翺」飛故說爲从羽。然「卜辭」皆用爲「明」字，以同「立」聲也。爲「非」，則其意蓋謂「字當从立」。唐又謂「王氏」皆聲。《說文》有「所藏」，是其意蓋當如是也。羽聲，而「立」之義，經籍及「金甲文」均無用之者，是「立」不當爲意符。形符。飛聲之字，不爲形符，即爲聲符。然則許君立聲之說，不爲無徵。是字正从立聲，故「翺」得相通。段氏又以「卜辭」翺相通，以證「二」者當从羽聲，其說是也。然則「翺」字从立从羽，皆非其義。王氏皆聲之說，固不可遽斥爲非也。蓋「明」日之義，初但「羽」爲之，後乃增「日」爲偏旁，交段借爲形聲。後更增「立」爲聲符，如「小孟鼎」之「翺」，「翺」雖未見作「翺」者，然不可遂斷爲必無。復省「日」作「翺」，或省「羽」作「翺」，至《說文》遂歧爲「二」字，以後「立聲」者爲「明」之專字，實則「明」呈「立」爲「明」，「專字」以作「翺」者，爲「翺」飛之專字，故以爲从「羽」耳。實則「卜辭」之「翺」，其義既爲「明」，未見有用爲「飛兒」者。與「立」義有闕之義者，則「翺」立「二」字皆聲符甚明。王氏之說，正未可議也。此字之衍變，當如下表：

此字與羽翹二字卜辭同韻，前人多視為一字，今本唐氏之說分收為羽翹呈三字，之所以崇

李孝定「以下辨翹小篆作翹，說之。唐氏釋翹為羽是也。馬氏謂此乃从日業聲於形於聲皆略近，然無解於翹之作翹。于氏釋翹為刀，舉金文刀之象形數文謂與翹字相仿。按契文翹字形體詭妄至繁，而能附會以說為刀形者實鮮。且于氏所舉金文數處未著明所見書名卷葉，各字銘文有無它字不可知，然則所舉甲、金、石諸文或即翹字之未可知。所舉初字疑即翹字也。即于氏所舉金文數形並皆刀字，似亦不能僅據三數疑似之文遂謂契文所見形體不一。諸文憲皆刀字。于氏又謂金文从羽之字皆作羽，與用字不類。實則用為原始象形文與圖畫初無異致，羽則

文字化程度已深之象形文，固不能謂形體已殊即非一字。以蓋文虎字作而篆文作，篆能謂非一字。于氏又謂星乃古讀相近，然以刀得聲諸字據陳立階聲生述所載無一字與星聲相近者，于說似有可商也。（集釋二二〇七葉）

李孝定 說文曰：星，明日也。从日，立聲。為後起篆文明日專字。黎文多段羽為明日字，又段謂為之，此从日羽聲為後起黎文明日專字。說詳四卷羽字條下，請參看。金文作孟鼎字若端乙酉，从日羽立並為聲符乃明星二字之混合體幸說角。在六月佳正廿祀星又五段羽為之。（集釋二二〇三葉）

饒宗頤 乙丑卜，尹貞：王寧亡乙，羽日，亡尤。（寧滬三一八九）按羽日即明祭，宗廟羽舞也。羽，稱羽日，如易之作魯日，多之作夕日耳。（通考一〇〇二葉）

饒宗頤 所謂「翌」者，實有二義，即定指明日，及不定指明日以後之任何一日，卜辭云：「甲辰卜，王貞：翌日丙午（橫）」（見綴合編六二）丙當指甲辰後二日之丙午，則此翌日亦非確指明日者也。（通考一〇九〇——一〇九一葉）

饒宗頤 羽乃祭名，字亦僅作「羽」，蓋即羽舞也。周禮樂師：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鄭司農云：「帔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杜預以帔，宗廟以羽。鄭玄則謂：「帔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四方以羽，宗廟以人。殷時羽舞，不必如周禮分別之細，惟宗廟祭祀，習用羽舞，則先鄭說「宗廟以羽」，蓋殷時制耳。（通考九八四葉）

屈萬里 翌字卜辭最習見，然自王國維始識之，以為即說文訓為「明日」之「星」，後世假用「翌」字（載釋二七頁）。按以卜辭觀之，作翌者較作星者為多，知翌固亦本字，非假借也。（甲編考釋五葉）

張秉权 「甲」是羽字，亦即后世的翌字，在此是紀時之字，但其意义則不僅為第二日，即使是若干天之后，还是可以稱為翌或翌日的。在卜辭中，翌字有二種不同的用法（祭名，紀時），和三種不同的寫法（羽，翊，明），我曾經統計過數千條卜辭，归纳出它們的形體，用法和時間的關係如下（注一）：

第一期：紀時用羽。祭名用羽。羽字未見。

第二期：紀時用羽。祭名用羽。羽字未見。

第三期：紀時用羽。祭名用羽。羽字未見。

第四期：紀時用羽。祭名用羽。羽字未見。

第五期：紀時用羽。祭名用羽。羽字未見。

由此可知，此字祇見於前四期的卜辭中，是比較晚一些的字。在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五四頁（注一）見按著殷虛文字刻記集刊第二十五本二四三——二五。

周國正「由於羽」是五種周祭之一，按一定的日程舉行，因此大概是一種主要的祭。而與羽並見的乙類祭祀可能就是用于伴同輔助羽的舉行的。例如：

甲子卜，羽日入乙，出升歲（劇）三牛。
 在乙入乙舉行羽日之祭的時候，我們應該出祭、升祭和歲祭三牛。
 癸巳卜，最貞：羽日祖甲，歲（劇）其宰。
 在乙祖甲舉行羽日之祭的時候，我們應該舉行歲（劇）祭，（歲祭）一宰吧。（卜辭兩種祭祀動詞的語法特征及有美句子的語法分析古文論集初編二五五——二五六頁）

姚孝遂 肖丁 2106

- (1) 己亥貞，今來翌受禾。
- (2) 不受禾。
- (3) 甲子卜，佳筮巷禾。

第(1)辭與第(2)辭為對貞。今來翌，很費解，前此所未見。第(3)辭指現在，指未來。今之區分很細微。但「翌」亦是表示未來之時間概念。「翌」與「來」的區別在於：「昔」是表示距今比較短的，一般是一、二日；「來」則是更遠一些的未来。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翌」是表示第二日，不得超出旬日之內。

河： 癸未，行貞，今日至于翌甲申不雨。

至于前： 甲寅，翌乙卯易日。乙亥，允易日。相距六十日，則是比

较特殊的例子。

卜辞： 有兩種概念：一為祭名，一為將來時間。都是非常特殊的。

是同时表示： 現在和將來。這兩中時間概念？

合： 今來戊戌，我受年。

綜述： 陳夢家先生以為： 今來云云，近乎「最近的將來」。今來戊戌，今翌，當指最近的下季。

用： 丁亥，與庚寅相距四日；癸未與乙酉相距三日，均可稱之為今。

日： 癸丑，車弗戔，之夕。甲子，允戔。我戔留？王固曰： 丁巳，我毋其戔，于來甲子戔。旬又一

不能稱為： 來甲寅。癸丑，一今，為基點，丁巳，不能稱來丁巳，無疑也。包括甲寅。

然則，我們于辨及，就可以解釋。天干之內，不得稱作來，而可以稱作翌。

為： 今庚寅，丁亥，而稱今庚寅，丁亥，後的第一个日，是庚寅，故可稱之。

故可： 今庚寅，丁亥，而稱今庚寅，丁亥，後的第一个日，是庚寅，故可稱之。

五： 今來乙酉，出於成，十牛，以及續，丁丑，今來乙酉，出於成。

亥： 今來乙酉，出於成，十牛，以及續，丁丑，今來乙酉，出於成。

亥： 今來乙酉，出於成，十牛，以及續，丁丑，今來乙酉，出於成。

第二十三旬	空旬	第二十四旬	空旬
第二十五旬	空旬	第二十六旬	空旬
第二十七旬	空旬	第二十八旬	空旬
第二十九旬	空旬	第三十旬	空旬
第三十一旬	空旬	第三十二旬	空旬
第三十三旬	空旬	第三十四旬	空旬
第三十五旬	空旬	第三十六旬	空旬

这是以甲名五的祀序表示的，因祭祀周期。一个周期三十六旬。其中翌祀和少祀的三个空旬各是奉祀典该旬无甲名五受祭的一旬，最后的一个即少祀甲旬后的空旬，则是地之道，不进行任何祭祀的一旬。这后一个空旬是三个祀组连续关系中唯一间隔的，起着从这一祭祀周期过渡到另一祭祀周期作用的一旬，所以也是因祭周期的组成部分。

也有两种周期。翌祀周期十一旬，周祭周期为三十六旬，翌祀周期十二旬，则因祭周期为三十七旬；或者曰祭比祀周期十一旬（祭壹壹祀组周期十三旬），翌祀周期十二旬，则因祭周期为三十七旬。

祭壹壹祀组都是黄组周祭卜辞反映的祭祀周期。在出组卜辞中，翌祀和少祀的祭祀周期各是十旬，祭壹壹祀组的祭祀周期是十二旬，五种祀典的祭祀周期就是三十二旬。董作宾先生认为翌祀工典祭、曰祭比祀工典祭都不是单独一旬举行，所以错误地认为周祭周期是三十旬。

为什么黄组时五种祀典的祭祀周期有三十六旬型和三十七旬型两种类型呢？陈梦家先生说：曰两联续之祀，若一为三十六旬一为三十七旬，则两祀等于两年，因一太阳年约为三十六旬又半。也就是说，两种类型周期很可能是为了迎合天时而设置的。如一个太阳年是三十六旬又半（约数），而三十六旬的周期才三十六天，不足一年，故设三十七旬型周期予以调整，使两个祭祀周期约相当于两个太阳年的时间，从而保持因祭周期与太阳年的日数的基本平衡。如果确实是如此，三十七旬型周期中增加的那一旬，有时也可能是少祀的一旬。而在一个周祭祭祀周期内，也决不会有三个祀组或两个祀组同时增加一旬，即成为三十八旬型或三十九旬型，以致造成两个周期与两个太阳年天数失去平衡的情况。至于三十六旬型和三十七旬型两种周期的设置，则未必是先后一年依次相同，很可能是在一定时期内因时制宜就便错置的，后面复原的祀谱中就可看到这种迹象。当然，情况究竟如何，尚需待将来材料丰富时复原更加详细的祀谱来加以说明。

……我们在上节曾根据卜辞反映，对三十七旬型周期进行过论证。其中所举的第八二版

卜辭中翌祭上甲在翌祀工典祭的后兩旬舉行，第(3)版卜辭中翌祭大甲在翌祀工典祭的后四旬舉行，以及第(4)版卜辭中日祭上甲在日祭祀工典祭的后兩旬舉行，三版卜辭都同樣反映在工典祭與祭上甲旬之間多出了一旬，這種情況決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種帶有規律性的現象，即在工典祭與祭上甲旬之間多出了一旬，應該就是三十七旬型周期中增加的那一旬，也就是說，三十七旬型是由在工典祭與祭上甲旬之間增加一旬構成的，三祀組都有增此一旬的機會，此旬的功用在于調節太陽年與太陰月的不符，而工典祭的舉行時間也可能延長了一旬。(商代周祭制度一九一——二一六頁)

何金松

參西字条

按：卜辭羽、翊、明通用無別。均當讀作說文訓為「明日」之翌。典籍多作翌或翼。唐蘭論圖書之分途，其說極是。書者務趨簡約，去圖象已遠。但卜辭翌字所從之形體仍極繁雜，猶未趨於約易，謂其象鳥羽之形，終覺不類。且以用為羽，唯一有力之根據為翌字从羽，故此必為羽字。然小篆為已經變之形體，且說文訓翌為飛兒，難以據此推斷古文字初形之所象。翌日之義，無形可象，只能假借為之。初形究屬何所取象，難以確指。

甲

1909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910

角

𠩺

𠩺

𠩺

羅振玉「說文解字」：「角，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石鼓文作𠩺，此作𠩺，皆象角形。八象角上橫理。橫理字直文，作曲形者，角為圓體，觀其環形，則直者似曲矣。許君云：「與刀魚相似。」蓋未知八象角之橫理也。(殷粹中三十一葉上)

唐蘭「角字，象形。由𠩺形而變為𠩺，(見雍邑刻石)更變而為小篆之角，說文遂誤謂與刀魚相似矣。」(文字記七十二葉下)

1871

般 般

又謂、角與刀魚相似、未免蛇足。
按：卜辭角字均為人名或地名，宛肖獸角之形。小篆形體偽變，許慎既謂角字為「象形」，

葉玉森「按：從角，從殳，象持物擊角形。說文殳部：「殳，古者作角部，殳，盛饌也。一曰射具，從角，殳聲。」又「殳，從下擊上也，以殳志聲。」般，殳為古今字，初值當為擊角。本辭不完，一曰指前，一、十一、二、完辭云：「今般。」庚子卜賓貞其令般又（右）商（一）甲寅文字：「廿六」曰：「今般。」則般似為商臣名或官名。」（前釋一卷六十一葉背至六十二葉上）

商承祚「疑即般字之省。」（類編三卷十五葉）

陳邦福「案當釋作般，即解之古文，周禮考工記云：「梓人為飲器，觚三升。」鄭注：「觚，當為解。」疏引鄭駁異義云：「解字角旁支，汝穎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福因悟卜辭「般」為說文所無，實解之本字，所謂角旁支，正卜辭從殳之誤，所謂汝穎之間師讀所作，正用三代相沿之真古文。」（頤言三葉下）

唐蘭「右般字，即般字。商承祚云：「疑即般字之省，非是。般為般之增，非先有般而省為般也。」一般亦即般字，玉篇：「摘，助角切，攬摘也。又古樂切。般，象以殳擊角。」新撰字鏡：「化例推之，則當讀角聲。般，安為般者，猶段安為段，角玉與段，聲皆相近也。說文：「般，盛饌也。一曰射具。其安則又為量器之斛也。上古器用未周，或以獸角為酒器，故後酒器之名，多從角。為酒器之厄，其安則又為量器之斛也。上言器用未周，或以獸角為酒器，字或作般矣。特性饋食禮記：「角，二爵，以觚解，觚，解皆是一角為酒器，其字或作般，猶自為食器，字或作般矣。許慎五經異義引韓詩說：「鄭玄注：特牲記，引舊說，並云：「爵一升，觚二升，尊者舉解，卑者舉角。」許慎五經異義引韓詩說：「則酒器之專名，非角製酒器也。此爵一升，觚二升，尊者舉解，卑者舉角。」許慎五經異義引韓詩說：「耳，一如許意，是經典借角為般也。此爵一升，觚二升，尊者舉解，卑者舉角。」許慎五經異義引韓詩說：「般為厄屬而能盛饌酒，故玉篇云：「盛酒厄也。」昔儒因此遂訓般為盛器，而不知其即角，亦般。」

甚矣。……穀為盛饒之厄，則即五器中之角，無疑也。自宗以來，考古者以角形為爵屬，其實誤也。往時所稱為角者，當是古爵，故有三足一耳。蓋禮五器中可分為二類，爵與散（即尊）有三足者為一類，皆有象形文字足以象其器形；觚、觶與角，當為一類，其字並從角，當由角製之飲器演變而來也。……酒器與量器易混用，「酌以大斗」，酒器也，「勺所以酌也」，而斗勺皆用為量器。考工記甸人：「鬲實五穀，庾實三穀。」注：「鄭司農云：『穀讀為斛，受三斗。』」玄謂豆實三而或穀，則穀受斗二升，是穀又為量器也。穀本作斛，又受以斗作斛，猶尊本作卣而受以斗也。量器所容，大率隨時遞增，故聘禮記以十斗為斛，校考工記為多。段玉裁因此謂「謂穀即斛者謬」甚矣其固也。（文字記七十三葉上至七十四葉下）

孫海波文編三卷十四葉下收此作斛以為說文所無字。

李孝定「說文」穀盛饒厄也。一曰射具。从角，穀聲。讀若斛。《梁文》作斛，商疑為穀，省，惟仍隸圭作斛，收入受部，以為說文所無字。葉謂穀穀古今字是也。唐氏說此甚審諦，可從。（集釋一五六四葉）

按：唐蘭謂「斛象以受擊角」是對的，但謂即酒器之「角」，為「穀」之本字，復變為「斗」之「斛」。然則據唐氏所云，穀、斛實本同字，其初形皆作斛。此說非是。典籍中穀、斛二字多通用，嚴章福說文校議論之甚詳，但若混為一談，則勢必造成誤解。

唐氏以斛為五器中之「角」，角大於斛而小於尊，容四升，是為酒器。唐氏又以斛為「穀」，「鬲實五穀」，鄭司農以一穀為三斗，鄭玄以一穀為一斗二升，是為量器。

唐氏又以斛為斛，斛在漢以前為量器，容十斗，無異說。古人量器，亦甚嚴格精密，「隨時遞增」則有之，差異不可能過大。聘禮記與考工記之時代，相去未遠，「角」、「穀」、「斛」三者顯然有別，不能混同。

斛為古字，可備一說。至於斛或作斛，乃从支聲，斛則不得謂从支聲。斛之異體甚多，均為形聲字，說見王國維觀堂集林釋斛。厄，傳端。

卜辭斛皆用為人名。

又按：出土商代酒器，「角」形與「爵」近，與「斛」相去甚遠；「角」有三足，有二流，斛則無之；「角」之所容，皆小於「斛」、「觥」。「角」與「斛」不能混同。

角

解

𠂔

𠂔

二頁

孫海波

𠂔，乙八七七。

从収从角。說文所无。方国名。

𠂔。

（甲骨文編一〇

解

𠂔

按：釋「𠂔」不可據。卜辭皆用為方國名。

葉下

王國維

「𠂔」字，余釋為解，祇以从兩手判牛角，與从刀判牛角同意。

（類編王序一

王襄

「古解字」

（簠室殷契類纂第二十一葉）

商承祚

「說文解字」

解，判也。从刀判牛角也。此象兩手解牛角，象其殘廢。卜辭

从刀之字，或省从刀，與刀形相似而非刀字也。卜辭从𠂔，義文又省从刀，由刀又省作刀，遂與刀形相混矣。（類編四卷十六葉）

魯實先

「卜辭一見」字，隸定為𠂔，其辭殘闕文義未詳。高田忠周釋𠂔，古籀編卷九

十三第三一葉陳邦懷疑觸，見小篆說文非是。商承祚釋觸，解其說幸中矣，而其釋義亦誤。以愚考之，𠂔不見於它辭，則其非動詞與祭名甚審。蓋為方名也。全文有𠂔子𠂔，𠂔道一。圖、子𠂔三卷一六葉是皆解方所作之詁。𠂔隸定為𠂔，其字乃从収从牛角以會意，與𠂔从収

以牛角以會其例相同。良以臼義為手，而以手與以支義可互通證之說文，是猶扶以古文作教，揚以古文作教，播以古文作教也。見說文手部篆文从刀作解者，澄以重文是猶殷以作劇，見支部澄以轉注是猶拂以作制也。蓋以剖判牛角必須以手，故其字从臼作解。支義為杖，杖與刀所以供手使用，故其字又以支作教。或从刀作解，以此澄之舉數並為解之異體，其義甚審。商氏之說是未知與，以臼其義為說文訓又手之臼，而從手與從刀義可相通也。澄之典記，解方當即周之解邑，左昭廿二年在河南洛陽縣。若晉之解梁，在今山西臨晉縣，距殷虛甚遠，當非卜辭之解方也。一（新詮之三第20葉）

陳邦懷 「此字从臼，从角，从牛，疑即觸字，玉篇集韻觸字古文皆作𠩺，按𠩺字從角，從牛，觸讀未顯，疑已省臼，卜辭作𠩺，當為𠩺之初字，從角，從牛象形，從臼會意，蓋牛角觸人，人以兩手拒之，觸讀乃顯，臼亦聲也。羅參事云象取牛角，一見特問編一僅以意說字形，未得其誼與音矣。」（小箋二十四葉下）


唐蘭 「王國維氏極賞此說（商承祚的解說），以為神悟，其實非也。凡麋鹿之角自解，牛角必操刀判之，說文解訓本不誤。一古錄即解字並从刀，以字形言之，从牛从𠩺，當是形聲字。𠩺本作𠩺，已象雙角，不應更作角形，故知非象意字也。𠩺及𠩺字，今字無之。𠩺象兩手持角，以象意字聲化例推之，當為从臼角聲。爾雅釋詁：「角謂之𠩺。」說文無𠩺字，徐鉉新修十九文有之，云：「治角也。」疑本當作𠩺矣。𠩺从牛𠩺聲者，當即𠩺字，或作𠩺，尤與卜辭作𠩺者近。說文無𠩺字，古錄印習見𠩺字，注漏𠩺同觸，𠩺古文，是許氏偶遺也。𠩺𠩺當从牛角聲，此从𠩺聲，同。」（文字記七十四葉下至七十五葉上）


李孝定 「說文：「解判也。从刀判牛角。一曰解廌獸也。」契文此字商氏釋解，甚是。唐氏謂牛作𠩺已象雙角不應更作角形，是有蔽之言也。以人作𠩺象人側立之形，其上已象頭形，遂得謂頁字之上不應更作頁首形乎。解以从角，蓋與頁字从頁，見字从目，𠩺字从耳，事出一例，乃就字義之重要部分加以強調耳。至从刀之解是否為从刀之誤，抑本為从刀之誤，乃更制从刀之字，說俱可通，勿泥可也。魯氏謂从手从刀者是一字之異體，似有未安。拂制二字謂其義近則可謂是一字之異構則有可商也。存辭藏泐，解字是否方國之名，亦未可必也。」（集釋一五五八葉）



按：商承祚釋「解」，金文作𠩺，均不从刀。中山壺「夙夜匪解」作𠩺，借為懈。其所以从之，已與刀形近似，蓋為篆文从刀之所本。卜辭殘缺，又僅此一見，用義不詳。

慶

郭沫若「卜辭亦有从心作之慶字，見左列之一片。『辭云：乙未卜行貞王其田，亡』，在『辭』。』此二慶字與召伯毀伐叔鬲文在二月，在『辭』（慶）卜。丙申卜行，貞王其田，亡』，在『辭』。』此二慶字與召伯毀伐叔鬲文正同，特心字例作微異耳。』（卜通一五五葉）

李孝定「說文：慶行賀人也从心从夂吉禮以鹿皮為贄故从鹿省。』黎文不从夂，郭氏釋為慶是也。惟復據秦公毀『高弘有慶』之文謂慶有二體，不知彼乃假借此是正字也。字五卜辭為地名。金文作慶孫之子簋不召伯簋人我叔慶父與此畧同。』（集釋三二五五葉）

按：契文「慶」字从「鹿」从「心」，不从「鹿」。林義光文源以為「从鹿則慶義未顯」，疑不从鹿是對。但又以「古作，本義當為喜，象人喜樂搖首頓足形」，則不可據。卜辭為地名，本義不可曉。

契文又有「」字，从「鹿」从「夂」，亦當釋「慶」。參見1719「」字條。

貝



羅振玉「象貝形。作鈞者，與孟鼎同。作以者，與貝父己爵同。』（殷粹中四十一葉上）

饒宗頤「按卜辭成語『出貝』，亡貝，對貞，貝借為敗，說見前。有時貝即指貨幣。貝朋。如云：『貞：易（錫）多女，出貝朋。』（後編下八·五）……『出貝朋』，易見一朋。一月。』（南北坊間三八一）故出貝可讀為『出貝』，古聘禮饗賓時，每侑幣致饋，似殷時亦以貝為侑。他辭如：『戊申卜，設貞：出（侑）其口貝。』（前編五·一〇·四）此出字讀為侑較通。』（通考四二六葉）

饒宗頤「戊辰卜，車：允敗貝，今出。』（乙三二四）貝為地名，疑即貝丘，此卜敗獵事。』（通考一一七二葉）

饒宗頤「癸未卜，方貞：茲齊，不佳降禍。甲申卜，方貞：寧口，（方）亡貝。貞：寧口其出貝。」（卷乙九七一十九七二）「出貝」亡貝對言。貝應即他辭：「寧口」，此省口；貝之為言，猶冊之為冊也。按貝言并讀為退，通作敗。說文：「退，數也。引周書曰：『我興受其退。』」今尚書微子作「受其敗」，禮記孔子間居：「四方有敗。」注：「敗謂禍也。」此言「出貝」亡貝，即出敗亡敗，與出田亡田義略同。（「昌」說參續殷契駢枝見通考二四七葉）

張秉叔「第（三）辭的「貝」，當是地名，其地濱河，所以言「涉」，這也是殷王的畋獵之地，乙編三二四版有：

戊辰卜，車：允畋貝，今之「」？

饒宗頤說：「貝為地名（殷代貝卜人物通考卷十八P.一一七二），是很對的，但他以為「疑即貝丘」（同上引），却有可商之外，案左八年，左傳：「齊侯田于貝丘」杜注：「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即今山東博興縣南，其地在殷都安陽的東北方，而卜辭中所見的「貝」，則在南地方，譬如甲編二九〇二是一版相當完整的牛胛骨，其中自「戊午」至「壬戌」五天之內所卜的那些事情，都和「南土」有關，今錄數條於下：

戊午卜，「克貝」南邦方？

己未卜，佳雷方其克貝？在南。

己未卜，貞：多冒亡田？在南土。

庚申卜，貞：雀亡田，南土田，告史？

卜辭中的「貝」，既被稱為「南邦方」，那末它的方向，似乎不該在殷虛安陽的東北，而應在它的南方，所以左傳所說的貝丘，實與卜辭不合。案貝疑即那，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十，二十三葉，清吟堂刻本）：「那陽昭十九年，楚子在蔡，那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蓋在今新蔡境。」（此條承陳槃庵先生指示，謹此致謝），那陽或因在那之陽而得名，則那即貝亦當在今河南新蔡附近，其地正在安陽之南，與卜辭相合。又甲編二九〇二版，「己未」同日卜，多冒亡田？「冒」在高邱附近（陳夢家說，見綜述P.二八九），在安陽之南，而在新蔡之北，曰：「在南土」者，大概是因多冒與克貝之役的緣故。這一版的反面，即下一圈版的第（三）（四）辭，卜問：「有來媼自西？」也許是為了將要南行狩貝，遂問西方是否會有「來媼」，以便決定行止，而免后顧之憂。（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四一七——四一八頁）

按：甲青文貝字象具有齒之形，段玉裁以為「小篆象其背穹隆而腹下歧」，實則篆體已經譌變，去其初形已遠。歷來釋契諸家，均誤以字為貝，于先生甲青文字釋林釋以為心，有詳細之論證，

又敗，毀也。从支，貝聲。段氏注：王氏句讀，嚴氏校議，均謂貝亦聲。朱氏通訓定聲亦謂貝聲。按以貝聲是也。退同敗。說文歧為二，經傳通作敗。敗行而昌退廢矣。昌，作退，猶契文曾字。金文亦作退也。前一、三五、一：昌方其至于冬土，亡昌。六、三九、三：甲辰卜，般貞，今指貞，不昌。六、四十五、二：乙酉，子卜，貞，昌。口丁昌我，藏十九、二：辛口，貞，其降昌。八、七、四：佳帝昌西。續上十四、二：貞，商其昌。貞，商不昌。六、二五、八：貞，競弗昌。福二：貞，買自般龜。綜上所舉，敗義可徵。敗訓毀壞，乃係通話。而卜辭用法有二：一昌牛為殺牲，猶他辭言盟，言卯矣。昌自般龜，謂殺自般龜也。一昌為禍災不利，義降昌猶言降災。禮記孔子問居：方有敗。注：敗謂禍哉也。佳帝昌西，言不利於西也。佚七、三：出福才西。與此反，則可互證。口丁昌我，猶言某丁先我。日步昌，辭已殘，或謂某事先敗；或就征伐言，逆之語。敗為敗，不昌，弗昌，亡昌，即不敗，弗敗，亡敗也。金文余冉鉅係晚周器，有日女勿喪勿數，之語。明矣。一（駢續三五葉釋昌）

李孝定 說文：退，數也。从足，貝聲。周書曰：「我興受其退。」卜辭作昌，从口，莖貝聲，與遣字同。于說，是也。今通作敗。一（集釋〇五四三葉）

李孝定 說文：敗，毀也。从支，貝聲。敗，皆从貝，數籀文敗从貝。契文與許書福文同，當云從重貝，非从貝。期，為頤飾，金文亦字。以此。卜辭云：敗，口事魯受。期，五、二、四：戊戌卜，般貞，王曰：侯虎母毋歸。期，貞王曰：侯虎敗女，汝事魯受。己亥卜，般貞，王曰：侯虎余其敗汝事。口，戊戌卜，般貞，王曰：侯虎敗女，事魯受。口，曰：昌方其主于，豈土亡昌。退，滿七、三六、一：其義與許書說解同。第三辭敗，口，曰：侯虎敗女，事魯受。口，曰：昌方其主于，豈土亡昌。退，滿七、三六、一：其義與許書說解同。第三辭敗，初文見駢續三五至三六葉，亦見本書二卷退字條下引惟于文所舉滿七、三六、一：一例僅引此辭後半未及敗退同辭。事亦未加說明。金文南疆鉅作，亦與許書福文同。一（集釋一〇六一葉）

張秉權 昌，孫詒讓以為遣字之省（註一），商承祚以為在問祭時用不用貝（註二），吳昌謂亡貝弗昌，其詞似與亡戎弗等相近（註三），于省吾以為即退之古文，今通作敗。又謂卜辭用法有二：一昌牛為殺牲，另一昌為禍災不利之義，降昌猶言降災（註四），按于說可信。一（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二四五頁）

（註一）見契文舉例

(註二) 見福氏所藏甲骨文字考釋
 (註三) 見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六卷第三号殷虛書契解詁七續P. 五二二。
 (註四) 見殷契契辭校續編釋畧口口。三五——三六

白玉崢 「崢按：前賢所釋，率以𠄎與𠄎及𠄎字，相淆為一，按諸卜辭，𠄎與𠄎及𠄎之辭例，显然有別。……𠄎與𠄎、𠄎為皆為字，似不得釋為一字。至𠄎之釋，諸說中于氏所論，似頗有理致。」（契文舉例校讀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冊三八九三——三八九四頁）

于省吾 「甲骨文畧字作𠄎形。……說文：𠄎，退，數也。从足，貝聲。周書曰：我興受其退。𠄎又：𠄎，敗，毀也，从支，貝。𠄎，敗敗應从貝聲。甲骨文畧字即退或敗之初文，說文誤分為二字，典籍通作敗，敗行而畧退廢矣。甲骨文稱：𠄎，𠄎方其至于冬土，亡畧。𠄎（前七·三六·一）𠄎貞，𠄎方不其畧。𠄎（乙八·七一）……以上諸畧字均應讀作敗。……訓為失敗或災害，无有不符。至於畧其降畧，言畧方將有災害降臨也。……（釋畧，甲骨文字釋林五三至五四頁）

柯昌濟 「畧字余疑為謹字古文省寫，降謹與降凶文同。……（殷墟卜辭綜集例證考釋，古文字研究十六輯一四四頁）

按：甲骨文𠄎即退之古文，典籍作敗。此猶𠄎即小篆之𠄎，典籍作造，其形體演變之迹，如出一轍。于先生已論之甚詳，字隸定作畧。

得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孫治讓 「𠄎……畧字。說文見部畧，取也。从見，寸。寸度之亦手也。又手部得，古文作得省手。二字同。此文似从貝。又金文號叔鐘作畧，即从手，與彼略同。」（舉例下十五葉下）

羅振玉 「說文得字：得，行有所得也，从手，畧。古文省手作畧。」（許書又有畧字，注：取也，从見，从寸，復出當刪。此从又持貝，得之意也。茲增手。許書古文从見，殆从貝，誤。）

（殷釋中六十葉上）

王襄 「古得字，象手持貝形，有持而不失，誼。號叔鍾得作貝，亦以手持貝。」（籀文殷契類纂第八葉）

王襄 「疑得字。」（類纂存疑第二第八葉下）

孫海波 「微前五·二九·四。說文得从見乃貝字之譌。」
（甲·二四一八，不从貝。一（甲·骨文編七五頁）

李亞農 「此字从貝从又，又字可隸化為文，例如古數字，亦可書作數，即今數字。所以从貝又之微，實應釋為敗。貞基不其敗者，大意是說：和某人作戰，不一定戰敗。多宮寢毀敗了，或釋曰為敗，不對。」（釋微，殷契類纂，中國考古學報，第五冊，第一、二分合刊，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饒宗頤 「不其得」（殷微一〇九）語，可參京津二二五一至二二五九諸片。得猶今言成事，湯·豫九四：「大有得，志大行也。」（微）：「南征伐楚荆，又得。」語同。（通考四五四葉）

胡厚宣 「得，左傳定公九年說，陽虎逃，追而得之。其義為追而獲得。」（甲·骨文所見殷代奴隸的反壓迫鬥爭，考古學報，一九六六年一期）

李孝定 「从爪从貝，說文所無。」
按辭云：「戊申貞羗不其貞十二月。」（拾十四·三，疑與尋同。从又从爪在偏旁中應可通。一（渠釋。八六五葉）

李孝定 「說文：尋取也从見从寸寸度，亦手也。又二卷手部：得行有所得也从手尋聲。古文者：得，被卷以尋為得。古文，而此又重出尋字訓取，當係艸部未盡者。二者實一字也。篆文从見乃从貝，古者貨貝而寶龜，字从手持貝正取得義，貝見隸體形似，此字篆體。」

為𠄎之繁文。𠄎（釋得 中國文字第一卷三三頁至三六頁）

按：字為「𠄎」之繁體，亦當釋「得」，嚴一萍之說是對的。卜辭彙見「侯豹𠄎」而合集三三〇一辭云：

一 己亥卜，般貞，王曰：侯豹，余其得，母……
可證「𠄎」，「𠄎」數通用無別。嚴一萍以「侯豹」為「侯虎」誤。

1920

𠄎

按：合集八九八七辭云：

「壬辰卜，亘貞，弗其以𠄎」
當為人名，與「𠄎」有別。

1921

敗

僅此一見。𠄎（釋得 中國文字第一卷三六頁）
「𠄎」又亦有訛作从父者，當為偶訛。前二·二七·五版辭曰：「貞亡得」作𠄎

按：字从「貝」，从「𠄎」，乃「敗」字，不當釋「得」。

1922

𠄎

羅振玉「从月貝，乃珍字也。篆文从玉，此从貝者，古从玉之字，或从貝。如許書玩，亦作𠄎，是其例也。乃貝為珍，乃會意。篆文从玉今聲，則爰會意為形聲矣。」（殷釋中四十一葉上）

柯昌濟「卜辭云：『丁亥三自寧玄十茅』即示疑即包字，茅𠄎即茅苞也。古包字許訓象

(補釋)

文粹十集

又曰：「蓋殷人于龜甲上稱圓也。」

(釋考二〇四葉下)

刊第五期二十二頁）

餘一七・二・丁山釋賁・
（甲骨文編七・八頁）

亥。賈自寧十宅四。辨一五〇三。似亦爲人名。柯氏持此爲包，上未是。L（集釋二一六一葉）

稟給也。卜辭旬爲人名。一通考六四一彙。

張秉叔 「貯」是武丁時的一位方國的首領，是卜辭常見的人物，他有部隊，也有領土，今略舉數例如下：

(一) 甲午卜，爭貞：貯其出田？

貞：貯亡田？ (乙編七二五八)

(二) 貞：乎収貯臣？ (乙編七八〇六)

(三) 羽(戊) 曰：乎我基戎貯臣？ (珠四六三)

从上面的卜辭中，可以知道貯与王室的关系，有时为敌(見辭三)，有時为友(見辭二)，他的方位，大約与我，基，岳，蜀等地相去不远，岳在今山東定陶縣境，蜀在今山東泰安縣境，那末貯似乎也應該在定陶与泰安附近的地方。(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七八頁)

白玉峰



羅振玉氏釋貯，曰：曰象納貝于字中形。或貝在字下，与許書作貯、

貝在字旁意同。又字「貯」古為一字。說文攷之，初非有二意也。曰(考釋中十三頁) 峰按：字見于卜辭者，為第一期武丁時之人名，或方國、地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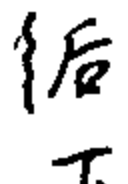
甲午卜，爭貞：貯其有田？

貞：貯亡田？ (乙七二八五)

令貯从侯告？ (人三一四五)

貯入十。 (乙一五七八)

貯入二十。 (乙四九五四)

見于第三期之卜辭者，字作 (后下一八·八)。然字字則散見于各期之卜辭；尤以「多」字一「譯」，各期之卜辭多用之。其間，亦有為人名者，如：

今六月，字至？ (乙一七九二)

令字…… (續六·一四·五)

又有為方國、地名者，如：

貯入十。 (乙二一四九)

貯解入。 (南坊三·一九)

是「貯」二字，雖或為一字，然見于甲骨文字中者，至少在武丁以後，二字已各自為用；且其用，亦非造字時之初誼矣。 (契文舉例校讀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冊三八八六——三八八七頁)

于省吾「甲骨文肉字习見。羅振玉混肉于肉，并釋為貯（增考中一二）。甲骨文編和釋為貯。肉字應釋為貯。甲骨文偏旁的位置，在內與在外往往无別，例如：和字也作和，豚字也作豚，智也。作智，豚字也作豚，出也作出，是其証。玉篇：曰貯，竹与切，知也。曰貯，智也。曰甲骨文貯字均作人名用」。一甲骨文字釋林釋心」

白玉崢說參肉字条下。

張亞初說參肉字条下。

按：自羅振玉釋「貯」以來，諸家多從之，無異辭，唯李學勤據金文辭例讀作「賈」。卜辭皆用為人名，無其它用法。

寶



羅振玉「貝與玉在內，寶之誼已明。古金文及篆文增缶，此殆」。一殷釋中四十一葉上」

葉玉森「以王即玉，从匪即珉。篆从珉，乃珉之譌」。一鈞沈八葉下」

按：說文訓「寶」為「珍」，契文从「山」从「貝」从「玉」會意，貝玉皆屬可寶之物。金文小篆複从「缶」聲，葉玉森以篆文从「缶」乃譌體，其說非是。卜辭「吊寶」為人名。

賈



郭沫若「賈字从貝在山下，疑是寶字之省」。一辭一二七九」

按：合集三五二四九僅餘殘辭孤字，是否即「賈」之省，難以確指。

1926

頌





孫海波

「頌」，籀文四九，从山从頌。說文所元。人名。子頌。L（甲骨文編三二六頁）

1927



按：字可練作「頌」，合集二二六正辭云：「祭酉卜，般貞，父乙之頌自先甲至于父...」辭例完整，「頌」為動詞，疑為祭名，可能為「賓」字之異體。

按：「不遺」，合集二九七一辭云：「不遺日」，為卜辭恒語，當為祭名。

1928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929



按：「合集四三〇一辭云：「貞，呼商比...」為人名。

1930

頌





贍

𧵒

羅振玉「說文解字贍，注：「𧵒也，从金爰聲。」又出𧵒字，注：「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乎聲。周禮曰重三銖，北方以二十四兩為三銖。」鄭注考工記曰：「許叔重說大解字云：銖，𧵒也。」是許書銖銖二字互注。今卜辭有贍字，殆即从金一銖。𧵒為重量之名，值亦為罰金。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錢，至秦廢貝行泉，故从貝从金一也。又篆文从貝从字古文皆从貝。知𧵒字本一字，後世誤析為二矣。」（殷釋中四十二葉上）

王襄

「古𧵒字。」

（類纂存疑第六第三十五葉上）

商承祚收此與𧵒（敗）字並作𧵒，「羅師釋贍。說文解字：「𧵒，𧵒也，从金爰聲。」此从貝从爰。古者以貝為幣，至秦廢貝行錢，謂之𧵒，殆不知本有𧵒字也。微此幾失其初矣。」（類纂十四卷一葉）

孫海波「贍，前四·二八·七。羅振玉釋贍云：古者以貝為幣，故字从貝，至秦廢貝行錢，則謂之𧵒，殆不知本有𧵒字。」（甲骨文編五二七頁）

郭沫若「贍疑是敗字。說文：敗，毀也。从攴貝，敗賊皆从貝。𧵒，籀文敗，从貝。」（見朱芳圃文字編補遺六葉下引）

李孝定「羅氏釋贍為𧵒是也。見十四卷𧵒下。惟羅書𧵒字條下並收作𧵒者二文則誤當刪。」（集釋一〇六一葉眉批）

饒宗頤「贍，字書所無，當即𧵒，古與𧵒通。說文：「𧵒，𧵒也。」書呂刑：「其罰百𧵒，閱實其罪。」史記周本紀：「作𧵒，率。」索隱：「舊本率上作𧵒。」選：「或作𧵒。」（書大傳）此皆今文尚書之異寫。此辭言贍，或指罰贍事。」（通考四二五葉）

按：字當釋贍，篆文从金作𧵒。卜辭用義不詳。前四·二八·七辭云：「乙未卜，𧵒王。」呼曰：「安。」葉玉森集釋謂：「蓋王命搜索金貝，隱測之辭，不可據。」

猥



按：字从「貝」从「𠂔」，隸可作「𠂔」，其義不詳。

郭沫若辭一五五二片考釋隸作「猥」。

○八頁 孫海波

「𠂔」，辭一五五二。从犬从貝，說文所无。今猥𠂔之𠂔作猥。上（甲骨文編四

李孝定「字从犬尾若貝，當隸定作猥，从犬貝聲。當從說文外編卷十四云「說文無猥字，然以足部𠂔字當之。後漢書任光傳猥貝不知所向祇作貝」。玉篇犬部有猥字，解云「布蓋切，猥𠂔也」。今契文已有之，許書蓋偶失收，或本有之轉寫致佚耳。金文亦有此字作猥，與契文今隸並同。」（集釋三一—二葉）

按：字當釋猥，在卜辭為人名。

買



商承祚「象以网取貝之形」。（佚考六六葉下）

郭沫若釋買，無說。見辭考三〇七葉下。

曰，孫海波「佚存四六二版：𠂔，从网从貝，即買字。說文：曰買，市也。从网貝。孟子曰，望望斷而网市利。曰金文買𠂔作買，買王鼎作𠂔，与此同。蛾：曰買，市也。按从网从貝，有市利之義，引申之訓市，故許君引孟子网市利以訓。上（卜辭文字小記，考古學社社刊第三期六十九頁）

但辨明了其偏旁之从心，為将来作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甲骨文字释林释心)

按：契文「心」與「貝」有別。王襄、屈萬里、郭沫若皆曾論及，于先生更詳加申論。但在偏旁中「心」、「貝」亦偶相混。

1935

心
𠂔
𠂔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字屢見，旧释為畧。按其字从心从口，和敗字作畧者迥別。甲骨文稱：「貞，王出𠂔，不之○貞，王出𠂔，允之。」(《乙四五八四》)曰癸子卜，于樂月又𠂔(《集八·六·三》)，「𠂔牛」(《前·一·三五·一》)。按𠂔牛之𠂔，叶玉森誤釋為𠂔，从貝在口上(《集一·一·一〇》)。郭璞三倉解詁謂「心音狗心之𠂔」，今本為作心。玉篇口部謂「𠂔，七浸切，亦作𠂔」。但与甲骨文語意不符，存以待考。(《甲骨文字释林释心》)

白玉崢說參《𠂔》字条下。

按：于先生謂字从「心」从「口」，與「畧」有別是正確的。卜辭用義不詳。

1936

𠂔
𠂔

白玉崢說參《𠂔》字条下。

按：字乃「𠂔」之倒書，在卜辭皆為人名。

1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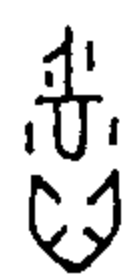
𠂔
𠂔
𠂔

于省吾「甲骨文常見的𠂔字，也作𠂔，从木从𠂔，古每无別。甲骨文的𠂔出于𠂔(《上九·六》)，𠂔字旧不识。按𠂔即𠂔字，尔雅释木謂「𠂔，檉櫟，心𠂔」。《广韵侵部》謂「𠂔，木名，

疑轉寫錯誤。段玉裁以為「古水道與唐時不同」，非轉寫之誤。

1939

怒



于有吾 甲骨文 𠂔 字 一 后 下 一 六 七 一 只 一 見 文 已 殘 甲 骨 文 編 誤 入 于 附 錄 余 永 梁 殷 虛 文 字 續 考 釋 為 春 這 和 續 甲 骨 文 編 釋 嫗 為 嫗 以 从 心 為 从 白 同 样 是 錯 誤 的 按 𠂔 即 志 字 左 从 心 亦 聲 甲 骨 文 督 一 督 漢 隶 多 从 日 一 字 常 見 其 上 部 叔 字 左 从 亦 作 𠂔 亦 周 器 克 鼎 的 叔 簋 玉 篇 亦 部 亦 之 重 文 作 叔 然 則 志 即 怒 也 即 詩 汝 墳 曰 怒 如 朝 飢 𠂔 之 怒 的 古 文 𠂔 一 甲 骨 文 字 釋 林 釋 心 一

按：于先生釋，怒。卜辭殘缺，其義不詳。



1940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9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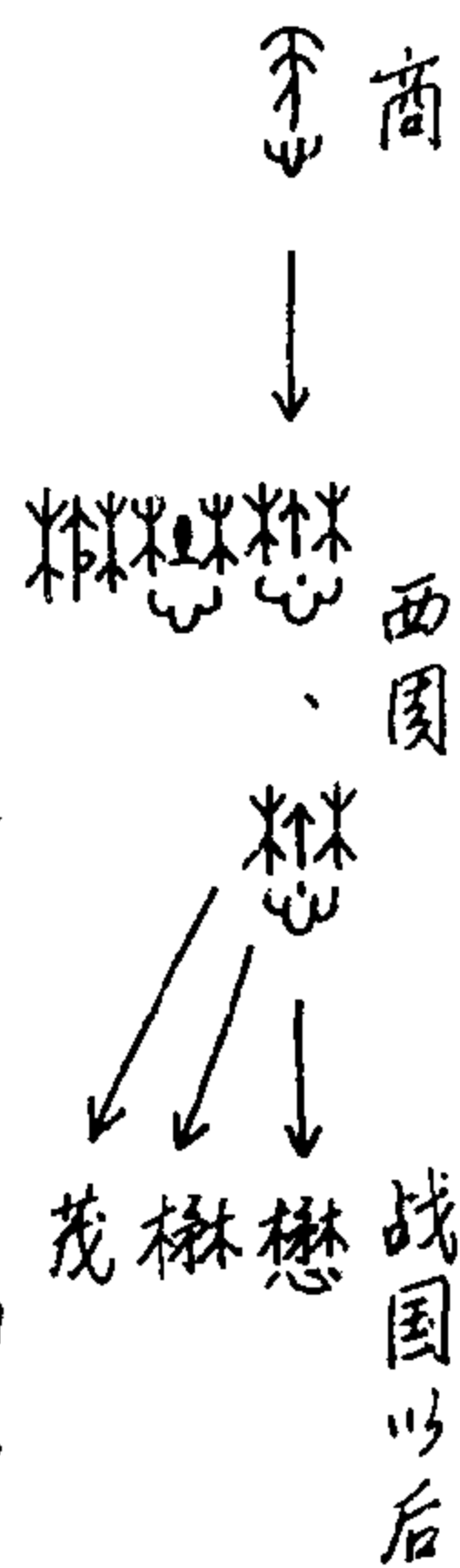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942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作为声符。懋字的变化情况较为复杂的，也是富有趣味性的。悉和教字所从的示，是新创造的声符字，这是过去我们所不清楚和不理解的。西国的懋字改以矛盾之矛及牝之牡作为声符，使文字形体结构呈现出多样性。这些现象，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研究的。下面，我们把懋字的演变情况作一图示：



弄清了悉字的造字本义和形体结构以后，以下几个字就迎刃而解了。

从木从矛省，可隶室为柔。

从木从矛盾，矛字出头，与懋史鼎之懋字相同，故也是柔字。

从言从柔，即譌字。L (古文字分类考释论稿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二五六——二五

七页)

按：于先生釋「懋」是正確的，唯在卜辭乃地名。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于省吾「甲骨文有𠙴字（著一、一、四，𠙴已残），只一见，旧不识。按即𠙴字之初文。周器克鼎作𠙴，番生簋作𠙴，宗周钟作𠙴，蔡侯盘作𠙴。说文古籀补释𠙴，并谓𠙴乃𠙴之象形。字从𠙴。说文编谓：𠙴从丨在心上，示心之多遽𠙴𠙴也。说文云，从心囟，囟当是丨之变形。𠙴

按：于先生釋「忽」，卜辭殘缺，其義不詳。



張秉叔 「在这批甲骨文中，重要的资料，固然很多，但我认为最可贵的莫过于第四七五片的反面，即胡氏摹本一〇七，有着「莫出」的记载，这已经可以确切地证明「莫」是当时被祭的祖先之一。可是至今还有些人在怀疑像那一类的名字是不是殷人的祖先，甚至更进而怀疑他是不是人名。现在原物的拓本出现了，我想，这些疑虑，是可以祛除了。」（跋冬饮序旧藏甲骨文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七本下册六八〇页）

姚孝遂 肖丁 「𠩺为殷人经常乞雨祈年之对象，为「先公」之一。其祭祀主要的「𠩺」，与「河」、「岳」等同时祭祀（《甲》3610）。陈梦家先生释「𠩺」为「兕」，亦即「𠩺」，以为是「少皞氏四叔之重」，或是《楚语》「𠩺」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居神」之「重」；亦或是《左传》昭公廿九年之「董父」（见《综述》344），其说游疑莫定，乃推测之辞。」（《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一四页）

姚孝遂 肖丁 「𠩺」来庚子其率年于「𠩺」

陈梦家先生以「𠩺」与「兕」同字是对的，但以「𠩺」为「𠩺」声则不可据（《综述》344）。字乃从「比」而不从「𠩺」。陈先生盖由于读「𠩺」为「重」，为「董」，故以此相附会。」（《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一五页）

罗振玉 「说文解字」：「𠩺，象形，古文作「𠩺」，从儿。」此殆即许书之「兕」字。（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中三十页）

王襄 「兕」，古兕字，许说，如野牛青色。《尔雅》：「兕，牛。」按，「兕」今名为水牛，殷人亦用以为祭。」（《簠室殷契徵文考释》礼七页下）

朱芳圃 「说文解字」：「兕，𧐇也。」段注：「殷王以爲名。」（《甲骨文字编补遗》廿四页）

唐兰 一 咎，旧释兕，吳其昌释兕，並誤。卜辞自有兕或兕字也。近人移此无释。余谓当释为頁，盖由頤、臤、愛等之偏旁证之。頁本作𠂔，此第小变其形耳。頁与夏本一字。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此夏字即夏社。故卜辞之祭与河岳比隆也。一（天壤閣）

郭沫若
二文当以𠂔为𠂔，虽稍讹变，尚未尽失。𠂔形当有訛誤，未可据辞。案卜辞此字实与兒、兄、頁、兕等字同意，当是屬於人之事物，与兕形决不类，不得释为兕也。余意当是兒之古文，象小兒有總角之形，兒声与約声相近，或即高辛氏之才子叔約矣。卜辞通纂五七页上。

郭沫若「兒，或釋為兒，說為王倪。案此片殘文兒、兒并見，兒之非兒，明如觀火，其非王倪更毋庸置辯矣。」（殷契粹編考釋十五葉上）

董作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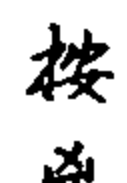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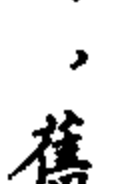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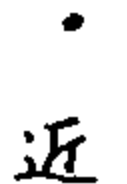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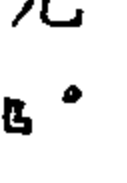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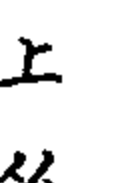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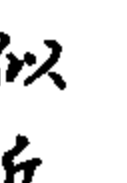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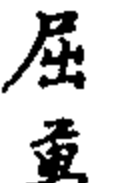
「兗是殷之先祖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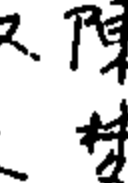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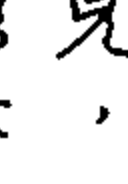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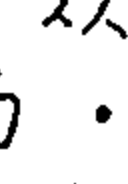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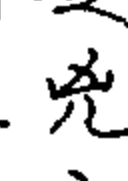
（斷代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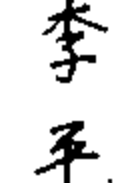

字。
唐兰「光字本作𠂔，或体作𠂔，从丘，卜辞习见。𠂔字或作𠂔，旧不识，由此知亦先

第八葉一唐兰释頁，容庚謂為若之形，乃一干者，吾駢枝三編第九頁引。陳夢家释凶，說并非。是知者以卜辞兕作象，兕作兕，頁作象，若作𠂔，凶作兕，皆与兕。兕，諸文結構迥異也。葉玉森释奔，一說契，一說益，非速。郭沫若释兕，尤為臆說。良以兕義為額儀，小兕雖有額，而無儀度，唯成人始有額，儀可言，故篆文兕字其象面形之白頭蓋密合，正所以示成人之義。成人之入仕者，始服弁冕，故訓兕之兕字亦从兕，乃释兕為兕，而謂象小兕兕角之形，是非唯字形不合，且亦陳文乖妄矣。以愚考之，兕，兕，諸字乃說文訓鹿蔽之兕，其作兕，兕或兕，兕者，則為益俸，以象龜蔽之形，猶篆文之𠂔，世并从一以象難礙之形。亦犹卜辞之牛或作𠂔，𠂔，牡或作𠂔，以象輻衡之形也。一殷契新詮之六第一至第六頁）

饒宗頤 「卜辭：
己巳卜，設貞：來于兗。（福次二三）

戊申卜，設貞：方帝。來于土，光……上甲。……（卷乙五二七二）
按光字，契文作，舊釋兒。近陳夢家改釋。山象地穿交陷其中。此字上从山，似丘
正象中間窪落，以當凶字，頗當。光亦稱。如于光父，求雨。……（左傳昭二
十九年有董父，好龍，擾畜之。舜賜姓曰。董氏曰。秦龍，封諸駿川。知駿川之驂，即得名于
光。……。一字，說文：驂，福文作。稅，即其明澄。卜辭光又作，上益。……从字為
聲符，正與同音。故光父即父，後稱董父，蓋古之秦龍氏，故殷人每向之祈雨祈年也。
（通考一二一——一二二葉）
屈萬里 在卜辭中，常與河、岳、昌等並見於一辭；疑乃神祇之類，而非殷之先祖
也。……（甲編考釋一二四葉）

陳夢家 羅釋兒，不可以。字殆是光字，亦即字。古音與重以相同，山可以是少皞
氏四叔之重，可以楚漢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之重也，可以左傳昭廿九高龙的董父。
（殷墟卜辭綜述三四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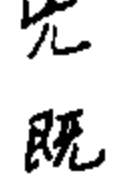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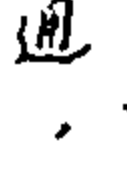
李平心 卜辭所載先公先妣有，其人在祭典中或独祀，或與河、颺、土、王亥等合
祀。……从文字形声义与史实各方面考察，实即光字。……卜辭有一則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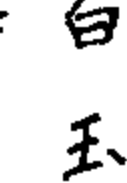


（上闕）固曰（下闕）


（上闕）兒光（此字殘剩上半）

（上闕）卯八牛

粹六七

光既与兄通，兄古讀皇，兒當讀倪，兒光显然就是倪皇，倪皇或作娥皇。……（甲骨及金
石文考釋（初稿），李平心史論集一四〇頁）

白玉崢 一字究以何者為當，迄无定說，惟屈萬里先生謂：……在卜辭中，常與河、岳、
昌等，並見於一辭，疑乃神祇之類，非殷之先祖也。……（甲考一二四頁）。是也。且字仅見於
旧派之辭，旧派隆礼，祀祀天地神鬼，字其或為人鬼之灵歟？故字从作。然究為何神何灵
，缺乏确证，頗难考知，其或為人鬼之主宰者歟？故其祀礼頗隆。……（契文举例校读十四
中国文字第五十二册五七六六页）

按：為殷先公之一，卜辭習見，其或體作。諸家所釋，皆不可據，只能存疑待考。

署寫卜人之處，即左「甲子卜」與「貞」之間。卜人與卜官或者兼職的，或者是移調的，今已不可考知。（綜述一七七至一七八葉）

陳夢家 「卜辭內乙之內作「人」即入字。古「入」內「同用」，故定為內外之內。內乙與下乙（祖乙）并卜，所以他不是祖乙。（綜述四一七葉）

饒宗頤 「己丑卜，旁貞：羽庚寅，令入戈人。」（前編七三四二）按「入戈人」之「入」字，讀為內，即納也。他辭又見「自戈」如：「辰卜，貞：王佳自戈田。」（南北藏明三八）是其證。（通考三一三葉）

屈萬里 「卜辭：『入』。甲編二九七四此甲尾記事之辭。入，謂貢獻也；指此卜龜言。」（甲編考釋三八四葉）

屈萬里 「卜辭：『乙未口，貞：王口衣入，口遘口？』入，謂歸來也。」（甲編考釋一七二葉）

丁山 「卜辭常見『某入』，或者就是某氏入夕的省文，大概是紀載公卿諸侯自其邦國采邑來到王都或行在供應王事的。『若甲冉云：『妻入百』。『在入十，寢』。背甲云：『小臣入，二』。『置入百廿』。『在入二百五十』。入下但綴數量，不著名物，而且最高數量多至五百，與骨白刻辭所謂『若干夕』，當然不能混為一談。乙編四五一九『在入首五百』，乙編四九四八『甲冉』。我萬五十，『萬』當是萬字，『我萬五十』當是『我入萬五十』的省文，『入萬』猶言進入執干而舞的人，這種人就是『備一』之衛的武士。同樣『在入龍五百也』，也可說是入衛的人數。（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

丁山 「卜辭常見『王入』，『王勿入』，『王入某』，『入于某』，入字的通訓，謂自外來。」（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

陳煒湛 「甲骨文入字多作人，下通常作（），然亦可省作人，遂与入字同形而易相混。甲骨文編將八一律釋入（見該書卷五第十一頁，合文卷第二至三頁）。卜辭人名有下乙，或作（），或作（），作（）者有的同志釋為入乙，也有仍釋為內乙，

均有未安。案乙四五四九片云曰乙酉卜，出岁于下乙。另一辞同。两辞对贞，下乙两见，而一作乙，一作乙，此为下可作乙之有力佐证。《京津七》一片亦曰又于乙，与乙又乙，共见一版，足证乙为下而乙非入乙。再如乙一七八三片曰甲子卜，出岁于乙，案此字首画适残，不可误认为乙。乙又用乙，三四七八片曰乙卯卜，又岁于下乙，案用乙，七五一二片曰癸酉卜，出岁于乙，案乙，或以为乃小乙。案上述诸辞皆武丁时所卜，而武丁称小乙为父乙，安得呼为下乙，生谓即祖乙，说为是。又据丙三九片，下乙的地位和大甲与成一样的崇高，也可曰宾于帝乙，可知当以胡氏之说为是。又据丙三九片，下乙的地位和大甲与成一样的崇高，也可曰宾于帝乙，可知知下乙决非小乙。丙四一片云：曰翌乙酉出伐于五示：上甲、成、大丁、大甲、祖乙。乙而乙五三〇三片则曰：曰率上甲、成、大丁、大甲、下乙。乙二辞对比，亦可证明下乙即祖乙也。

卜辞又有下乙之名，作乙，见殷缀一四九片：曰丙辰卜，岁于祖乙乙己乙？乙作为下的乙与乙亦相似而有别，不可混为一谈。《佚七六片》（粹四〇〇片重出）云：曰癸未贞：乙又帝，不于妣田？乙乙，商承祚、郭沫若先生均释乙句，无说。《甲骨文编》亦从之。案卜辞中乙字多作乙，乙乙诸形，如乙示作乙，乙祀作乙，乙日作乙，乙人作乙，乙牛作乙，乙百作乙，乙宰作乙，乙字都不作乙，乙乙乙乙释乙似有未安，实亦当释下与下乙之下作乙者同。下句就来句也，与今句相对。乙三〇四片曰今句雨乙，粹七四七片曰自今句雨乙，粹七五一片曰自今句壬子雨乙，铁一四七·四片曰癸酉卜自今句不其一雨乙，其今句雨乙，粹七五一片曰自今句壬子雨乙，铁一四七·四片曰癸酉卜自今句不其一雨乙，其余如乙七〇三，续存上三四〇，南北坊同四·四二，京都二〇九，续四·二三·八，乙二六二九诸片亦均称曰今句乙。此称曰下句又帝乙与曰句亡田乙意同，乃于癸日即一句之末日贞卜下句是否有灾祸，若释乙句则了无意义矣。

乙作为下字毕竟少数，在大多数甲骨文中，乙则是入字，其辞例或称入日，入商，五入，五勿入，义均为出入之入，如佚四〇七片即入日（入日）与出日（出日）共见一版；或称某入若干，见于甲桥刻辞者不下数百例，义同入贡。而作为入的乙，亦有误认为乙字者。如粹七五七片（新版为八八八之乙）有乙乙一语，郭沫若释为乙百，谓曰唯乙百不合书，为一异例。当案此实曰入百乙二字，曰百乙左下侧之乙则为史官签名，曰入乙上一字刚好残缺，补乙之，当读为曰口入百乙。乙乙。余外曰雨、易、日、三字则为另一辞之残，与本辞无涉。甲桥刻辞称曰入百乙之例乙属见。如乙七七六及一〇二三片均称曰乙入百乙。又如佚三七〇片之背，商先生释为曰口入百乙，案此片第一字实为乙，虽微蚀，尚可辨。二、三两字作乙乙，乙宜释入百，连读之则为曰乙入百乙。乙入若干的记载亦见于乙五三二〇片曰乙入十乙，乙八二五片曰乙入二乙，七六五二片曰乙入三十乙（朱书）。乙（甲骨文异字同形例）古文研究第六辑二二七——二二九页）

衣






按：說文以入為「象」，从上俱下，不可解。朱駿聲通訓定聲以為「象艸木根入地形」；于宅銳乃可入物也。凡此諸說，均難以置信。

「卜辭」入「與」來「相近」，但有別，「王入于商」不得言「王來于商」；可簡稱為「王入」，不得簡稱為「王來」；「王來」與「今日」相對，「入日」則與「出日」相對。大體言之，「來」為遠近之分，「入」為內外之別。

丁山以「某入」為「某氏入夕」的省文，非是。甲橋刻辭「某入」是貢入龜甲之意，說詳胡厚宣五種記事刻辭考。且「乙四九四八」亦非「萬」字，「執干而舞」，更屬無據。

「有」。「入」與「六」字之最初形體作「八」，與「入」無別。其後逐漸分化，唯兆序紀數字猶有作「八者」。「入」與「六」乃同源字。紀數字源於刻劃符號，乃抽象之形體，當自成體系。

「納」與「皆」同源，于先生曾論及之。

孫詒讓「齒字奇古難識，諱案疑裏」省，說文衣部裏，解衣而耕謂之裏。以衣毀聲。此从「衣」，似即衣字。从「衣」者，毀之省也。（舉例下十葉）

羅振玉「說文解字衣，象覆二人之形。按：衣無覆二人之理。段先生謂覆二人則貴賤皆覆。其言亦紆回不可通。此蓋裘襟在左右掩覆之形。古文正與此同。又有衣中著人者亦衣字。」（殷釋中四十二葉下）

王國維「衣為祭名，未見古書，雖蔡陳氏所藏尖豐敦云：『王衣祀于丕顯考文王。』案衣祀疑即殷祀，殷本身聲，讀與衣同，故書康誥『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鄭注『齊人言殷聲以衣』，呂氏春秋慎大覽『親鄰如夏』，高注『鄭讀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然則卜辭與大豐敦之衣，殆皆借為殷字，惟卜辭為合祭之名，大豐敦為專祭之名，此其異也。」（殷禮徵文六葉殷祭條靜安先生遺書第二十四冊）

王襄「古卒字，彖衣」題識。（類纂正編第八第三十九葉上）

(簠考雜事十三彙下)










名
L.
(前釋二卷一葉)

周之衣為專祭也。——（小箋自序一葉下）

（卜辭講話四十——四一葉）

社刊第三期六十三页)

即殷代先王全體綜合之渚稱也。若其所合祭，上起上甲，而下止于武乙者，具其方自寅之

1905

戴先王先妣相夾合食之，黎文耳。
至若「衣」字拾假借為祭名，而言其原始獨立之本義則實為衣裳字；初文，羅振玉曰：「蓋象襟袪左右掩覆之形。」是也。（殷虛書契解詁第三二五——三二八葉）

吳其昌
「衣」字也。所以確實知之者，前編有文云：「自田衣。」
亡宅。前二二四。其「衣」字正作「𠂔」，與本字字形同，可証也。「衣宅」之誼，殆為
衣祀于宅歟？（殷虛書契解詁第三三二——三三三頁）

郭沫若
「衣」或釋衣，臂或釋歲，均不確。（粹一三二五片考釋）

郭沫若
「衣亦讀為禮，精意以享曰禮。」（青銅一卷大豐殷韻讀廿二葉）

聞宥
「王氏謂象題識，說是也。惟必謂為卒字則尚難定。」（甲骨文字中「文」之研究前釋二卷一葉上引）

孫海波
「𠂔，鐵二三·二。同釋卒。」（甲骨文編八。一頁）

孫海波
「𠂔，甲三三七。象形。卜辭衣，殷通用。合祭稱衣祭，即殷祭。」
今，甲一一九〇。地名，即殷，在今河南沁陽縣境內。（甲骨文編三五五頁）

陳夢家
「卜辭的「衣」即殷祭。尚書康誥：「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鄭玄注云：「齊人言殷聲如衣。」呂氏春秋慎大篇高誘注云：「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公羊傳文公二年曰：「大禘者何？合祭也。」五年而再殷祭。此所說殷為合祭是對的，五年而再殷則是後世之制。卜辭
「衣」祀始於武丁卜辭：
貞明甲其魯自上甲衣，亡它，七月。（下三四·一）

戊寅卜貞兪多歲自母辛衣 前二·三〇·四

癸亥卜古貞癸年自上甲至于多后 甲二九〇·五

武丁時有周祭的萌芽，至祖甲周祭始為完備。（綜述三九七葉）

陳夢家 卜辭有「衣」而無「殷」，所以西周初期金文「天亡殷」、「衣王」、「沈子它殷」克衣都是殷字，「康誥」、「殪戎殷」而「中庸作」壹戎衣，可以為證。

西周改商為殷，所不改者乃是地名之商，其後武庚叛，成王伐之而封康侯於此，國號曰衛。此所謂衛其實就是殷。

呂氏春秋慎勢篇 湯其無郭，武其無岐豐也。注云：郭，殷舊封國名。呂氏春秋慎大篇 夏民親郭如夏。注云：郭讀為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路史國名紀丁 郭，殷也，讀為衣，蓋本社毫，契都，故不韋曰湯嘗約於郭薄。

此可證郭、衣、殷為一，而郭即衛，所以康侯稱殷曰：「王東伐商邑，征令康侯攝于衛。」史記衛世家曰：「封康叔為衛君，而遷周書作雒篇。」俾康叔字於殷。一綜述第二六三葉。

陳夢家

「卜辭中的衣有兩種用法：一為動詞，一為名詞。動詞：衣為祭名，王國維首

先據古書和天亡殷（舊稱大豐殷）一衣殷通用之例，定為殷祭之例，定為殷祭之例（殷禮徵文）。地名之衣，則郭沫若首先指出，說「衣當讀為殷，水經沁水注又東逕殷城北，注引於書紀年云

秦師伐鄭，次于懷，城殷。地在今沁陽縣。一卜通六三五。他在卜辭通纂序中又申述此說，以為

為盟、衣、孟、雍、四地相近，晚殷。收遊之地多在今河南沁陽附近。此說與王國維所考定的

雍孟二地名一觀堂別補三——四，正相符合。王氏個別的考定，經此田獵區的聯繫，乃更為可

信。董作賓則以為田獵區在大邑商附近，以為商即商丘，都是對的，而以大邑商為商，則是錯

的。殷曆譜下九：六二，據沁水經殷城在懷縣之南，沁水分隔兩地，殷在水南而懷在水北。此

殷城即卜辭之衣。卜辭作為田獵區地名之衣，始見於康辛卜辭（甲三九一四），武文卜辭亦偶有之（一辭一〇四

一），而最多所於乙辛田遊的卜辭中。證之尚書無逸稱祖甲以浚殷王之逸於田遊之戒，可知晚世

殷王好田。一綜述二五九葉。

李學勤 「高王狩獵時有時採用「衣」或「衣逐」的方法。「衣」讀為「殷」，訓同或合，衣逐即合逐之意。前人解「衣」為地名，指為沁陽的殷城，是錯誤的。例如在康辛卜辭中常見「衣逐」（逐）或「王衣逐」（逐）。

□□卜狀貞，「王」其田，衣逐，亡災？
戊午卜貞，王其田，衣逐，亡災？
（京四四四一八三、一）
（甲一五四九八三、一）

如以「衣」為殷城，則于「王衣」就無法讀通。五期卜辭常見「王衣」在某貞，衣逐，亡

足證「衣」在此並非地名。一（殷代地理簡論第七頁）

李孝定「卜辭諸金文」字彙為卒，辭意頗多允協。辭云：「壬辰卜，爭貞，王于八月入乙亥，貞其奏于河，貞勿卒，奏于河。」（《殷虛書契》三·一·一）又「甲辰卜，貞，王勿卒，入并。」（《殷虛書契》三·一·一）又「甲辰卜，貞，王勿卒，入并。」（《殷虛書契》三·一·一）又「甲辰卜，貞，王勿卒，入并。」（《殷虛書契》三·一·一）

饒宗頤「按：衣，即殷祭。」（《殷虛書契》三·一·一）又「甲辰卜，貞，王勿卒，入并。」（《殷虛書契》三·一·一）又「甲辰卜，貞，王勿卒，入并。」（《殷虛書契》三·一·一）又「甲辰卜，貞，王勿卒，入并。」（《殷虛書契》三·一·一）

張秉權「三六片的考釋中，把它釋為「衣」字，而沒有加以特別的說明。我在本編上輯（一）圖版叁，兄撰「甲骨文字集釋」，採用王襄郭沫若丁山唐蘭孫海波等人之說，以為這是「卒」字（見卷八四，四·二·五）。


屈萬里 「衣，地名。即水經沁水注。又東經殷城北。殷，在今沁陽縣。」（甲編考釋一七二葉）

丁山 「上从京省，下象箕形，疑即基之本字。周頌絲衣。自堂徂基。毛傳曰門塾之基。亦雅釋宮則謂塾為門側之堂。沈氏稱臺門九疏。疏曰兩邊築土為基。基上起屋曰臺門。臺門殆期門所以防欽。期門当即左定二年之雉門是也。以字形言，正象起屋臺上之形。箕形亦象其音。史記孔子世系孔子五世孫。箕字子京。箕當讀為自堂徂基之基。」（殷商民族方國志一三七頁）

丁山 「卒蓋讀為周官射人。掌王倅車。倅，中畧翼辭所補卒氏，殆亦以車倅得名，所謂以官為族也。卒，尊乳為萃，又轉為崔嵬，語轉為畏佳，為翠微，漸失正字，聞當疑翼辭所見卒氏，或讀為崔。」（殷商民族方國志一三六葉）

柯昌濟 「島氏釋為卒字，按字似从重複衣之象形，余疑為萃字，萃字与卒字古字形义皆相近，萃又有集合之义。卜文中之入釋為萃入即卒入，似亦可通，姑舉以俟证。」（殷墟卜辭綜集例证考釋，古文字研究十六輯一四九輯頁）

白玉崢 「就字之解体言：自甲文至今日之楷书，无甚衍变；而其为用，在五期之卜辞中，除为祭名外，於第三期时，有田狩区曰衣。」（契文举例校读十七中国文字第五十二册五八七七頁）

赵诚 「衣，甲骨文写作，象衣之形。卜词用作副词有集合、会合之义，不明和衣之本义有何联系，似为借音字。」

戊寅卜，才高貞，王田，衣逐，亡災。（前二·十一·三）。——田，畋猎。逐，追。逐野兽之专用动词。曰衣逐，卜辞常见，近似於近代所说的合围。不同的是：曰衣逐，追只限於对野兽；曰合围，不仅对兽，也可以对人。曰衣逐，之逐与追义近；曰合围，之围虽不完全排除追，但主要在於围。衣作为副词的这种用法仅见於商代。（甲骨文虚词探索，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三〇二頁）

裴錫圭说参「衣」字条下。

象形文，明白無可疑者，許君蓋未審耳。段謂覆二人則賁賤皆覆，穿鑿無當。張文虎舒藝室隨筆亦同此說。

其作多，多諸形者，舊釋卒，實亦衣字，象衣之有文飾。王筠釋例云：卒下說解，段氏改竄，皆非也。卒為衣名，故入衣部。其衣名卒，而衣此衣者即謂之卒，猶甲士謂之甲也。衣有題識者謂之卒，乃後世之區分，進而衣此衣者亦謂之卒。卒與衣段氏古韻皆在十五部，卒之義亦為盡，為訖、為悉、為竭，並一聲之轉。

兩圖版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為同文，其三三版云：

其三五版云：

「貞王念室翌日」

此為念同字之鐵證，張秉權即均隸定作衣。李孝定集解釋讀乙三二七四有敘文，當作「王与衣入，于許入」。此兩版亦可證念同字，張秉權已言之。

其作畫形者，則非衣字。要之「衣」與「卒」乃後世所分化，卜辭猶未區分。

人

1949

按：合集二四三〇三辭云：「丑卜，王在官念卜」為地名，當亦「衣」字。

表

1950

于省吾釋衤，參王字条下。

按：字从「衣」从「田」，于先生釋「衤」卜辭殘缺，其義不詳。

19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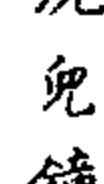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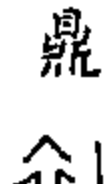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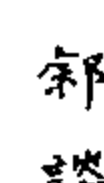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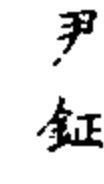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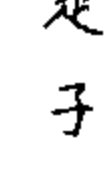
衣 

按：合集一四七五五正辭云：「貞，或亡田在番。」為地名，當亦「衣」字。

1952

初 

王襄 「古初字。」（簠室殷契類纂第二十一葉）

李孝定 「說文：『初，始也。从刀，从衣，裁衣之始也。』」黎文與篆文同，辭多殘泐，其義未詳。揃五三九八辭云：「王初口寔口改口，同片它辭。」刺令其唯太史寔令口，其義似之當訓始。金文初字多見，作所鼎沈兒鐘鼎攸比鼎邾謠尹鉦人也楚子簠大簠冷邾太宰簠祭大師鼎姑口句鐘與黎文小篆並同，例多不具舉。」（集釋一五二一葉）

按：甲骨文初字與金文、小篆同。辭多殘缺，用義不明。

1953

依 

羅振玉 「衣中着人者，亦衣字。」（殷粹中四十二葉下）

王襄 「古依字。或釋衣。」（類纂正編第八第三十七葉下）

商承祚 「疑是依字。」（類編八卷五葉）

李孝定 「字象人體着衣之形。口倚也。」其引申義也。其本義當為動字，即「解衣」人。之第二「衣」字之義也。」（集釋二六三三葉）

之古文。按：唯作彡形者為裘字，卜辭為地名。釋契諸家或混奉、希等字為求，均誤；求、為、裘、

袁 遠 火 又 又

裘錫圭

「小屯南地甲骨」著录的一版三四期卜骨有如下三辞：

(1) 王其田𠄎，湄日亡𠄎。(無)戕(寔)。

(屯南3759)

二者前後相次，當是對貞之辭。(1)的「𠄎」字，按照卜辭一般文例似應是地名。但是此辭的「𠄎」田後跟「𠄎」，所以「𠄎」後「𠄎」也有可能是地名。有一条三四期卜辭說：

(3) 其田于「𠄎」此處所缺一字當是地名。(2)的「𠄎」字相同。据此可以推定「𠄎」的「𠄎」王其田

此辭「𠄎」後「𠄎」字緊接「𠄎」其田，其後「𠄎」或「𠄎」王其後田「𠄎」，「𠄎」不是地名，而是意義跟「𠄎」田相對的「𠄎」字。

在《后編》著录的一对三四期卜辭里，也有彼此相對的「𠄎」後「𠄎」、「𠄎」田二字：

「𠄎」字

(4) 才「𠄎」在「𠄎」。(后下42.8)

(5) 王其「𠄎」作「𠄎」于旅「𠄎」邑「𠄎」其受「𠄎」。(后下4.8)

(6) 丁卯王其「𠄎」牢「𠄎」，其宿「𠄎」。(粹779)

(7) 弱「𠄎」勿「𠄎」宿，其每「𠄎」。(粹1199)

(8) 于孟「𠄎」，不雨「𠄎」。(粹779)

从上引卜辭看，「𠄎」似是有性類跟后世的行宮相類的一種建築。牢「𠄎」、孟「𠄎」是建築在牢地、孟地的

注意。在商朝人卜問祭祀時日的卜辭，如果以前用「𠄎」字，如「𠄎」字，「𠄎」後「𠄎」之前用「𠄎」字，這很值得

写法（《金文編》83頁）。所以上舉那個甲骨文沒有問題就是「遠」字。

「後」應該是「彳」。「變」聲的形聲字。如果研究一下「變」字跟用作「遠」、「叢」二字聲旁的「彳」字的关系，就可以肯定「後」字也应该释作「遠」。

「變」字見于属于第一期的甲桥刻辞：

(20) 人入五十。

(21) 介入五十。

(乙 2650 7200)

還見于下列三四期卜辞：

(22) 留（韜）庸才八，又口（肉？），其入（彳）。

（粹 518）

《殷契粹編》考释认为这个字是「表」之异文，不可信。《甲骨文編》把它隶定为「叔」，附于「又」部之末。这对于辨认这个字毫无帮助。

在三四期甲骨文中還有在「變」上加「口」而形成的一个字：

(23) 來迺令只生（往）于。

这个字跟「彳」无疑是一个字。甲骨文或作出「彳」或作出「彳」，与此同例。于省吾先生认为「彳」是「圓」的初文，「袁」字本从「彳」。「彳」聲。其说可信。所以这个写作「彳」等形的字，应该分析为从「彳」變「彳」。

在古文字里，「彳」聲字一般由一个意符（「彳」）和一个音符（「彳」）组成。凡是「彳」旁包含两个以

上意符，可以当作会意字来看的「彳」聲字，其声旁绝大多数是追加的。也就是说，这种「彳」聲字的形旁通常就是「彳」聲字的初文。例如：「寶」字本作「寶」（《甲骨文編》317頁，象室中有貝、玉等宝物，后来加注「出」聲而作「寶」（《金文編》410—416頁）。「藉」字本作「藉」（《甲骨文編》202

頁）象人跪而耕，后来加注「昔」聲而作「藉」（《金文編》231頁）。如果不算那些在

一般「彳」聲字上追加「彳」旁而形成的多「彳」聲字，如「盤」（《金文編》270頁）、「𨾏」（同上 240頁）

之类，这条规律几乎可以说毫无例外的。「彳」顯然不是追加「彳」旁而形成的多「彳」聲字，所以

以「彳」變「彳」应该就是它的初文，「彳」則是追加的声旁。由此可证「後」和「彳」是一字的异体，

「後」也应该释作「遠」。

这里附带讨论一下「變」字的本义。

三四期甲骨文中还有一个很象是在「變」上加「止」而形成的字：

(24) 𨾏

(25) 𨾏

（安明 1897）
（合 3177）

西周金文「遠」字所从的「袁」作「袁」（《金文編》83頁），「環」字的声旁有的也不作「叢」而作「袁」（同上 21頁）。这种「袁」字所从的「彳」，显然是由上举那个甲骨文省变而成的。西周金

文「衰」字的「衰」旁作「𦐇」（《金文编》427页），小篆「衰」字作「𦐇」。这种「衰」字所以的「𦐇」

（「𦐇」）又是由「𦐇」变而成的。

前面已经说过，按照古代「𦐇」字构造的通例来看，「𦐇」和「𦐇」应该是一个字。根据同

样的理由，上举那个「𦐇」字也应该是一个字。所以「𦐇」、「𦐇」、「𦐇」、「𦐇」、「𦐇」、「𦐇」都可以用作「𦐇」字

和「𦐇」字的声旁，二者也应该是一字的异体。所以「𦐇」、「𦐇」、「𦐇」、「𦐇」、「𦐇」、「𦐇」实际

都是一个字。前二者是「𦐇」的表意初文，后二者是「𦐇」字加注声旁的形式。

「𦐇」变「𦐇」上加「𦐇」止「𦐇」无义可说，「𦐇」字上部的「𦐇」止「𦐇」当是「𦐇」的「𦐇」变之形。古文

「𦐇」二「𦐇」往々相乱。例如金文「𦐇」字或作「𦐇」（《金文编》216页），下面的「𦐇」又「𦐇」写得象

「𦐇」止「𦐇」；「𦐇」复「𦐇」字或作「𦐇」（同上87页），下面的「𦐇」倒「𦐇」止「𦐇」「𦐇」变为「𦐇」又「𦐇」。甲骨文「𦐇」

（有）「𦐇」字有一个作「𦐇」的繁体（《前》2113），胡厚宣先生解释它的字形说：「𦐇」右旁从「𦐇」两手持衣，上

面的那个「𦐇」又「𦐇」如果跟「𦐇」衣「𦐇」形上端斜出的那一笔结合在一起看，也很象「𦐇」止「𦐇」字。这是「𦐇」

字上端的「𦐇」止「𦐇」形由「𦐇」衣「𦐇」形上端斜出的那一笔结合在一起的，也有可能写刻这个字的殷史并没有把「𦐇」又「𦐇」误

以为「𦐇」止「𦐇」，只不过把「𦐇」衣「𦐇」形上端斜出的那一笔划写得长了一些，客观上造成了「𦐇」又「𦐇」

止「𦐇」相混的后果。不过金文「𦐇」字的上部则确实已经「𦐇」变为「𦐇」止「𦐇」了。

在上举「𦐇」字繁体里，两手持衣「𦐇」表示要给婴儿穿衣服。「𦐇」的本义也应该是在穿衣

一类意思。结合字音考虑，「𦐇」应该是「𦐇」的初文。《左传·成公二年》「𦐇」甲执兵「𦐇」，

杜注：「𦐇」，贯也。《国语·吴语》「𦐇」乃令服兵「𦐇」甲，玄应《一切经音义》「𦐇」十七引贾注：

「𦐇」甲，衣甲也。《公羊氏家注·书》「𦐇」引肖该：「𦐇」是穿着之名。《𦐇》和「𦐇」古音都

居元部。「𦐇」是匣母字，「𦐇」是于母（喻母三等）字。于母古归匣母，直到《切韵》时代

都还如此。「𦐇」字的读音既跟「𦐇」字如此相近，字义又跟「𦐇」字表意初文所表示的意思

相合，无疑就是表示「𦐇」字本义的后起字。

《说文·衣部》：「𦐇」，长衣貌。从衣，𦐇省声。𦐇，解字字义，分析字形，都不可信。

甲骨文里所见的几个「𦐇」字，所用的都已经不是本义了。上引《𦐇》两条甲桥刻辞里的「𦐇」

变「𦐇」，按照这种刻辞的文例，应该是人名。《𦐇》的「𦐇」从「𦐇」上下文看也应是人名。《𦐇》房第一期，

《𦐇》房三四期，这两个「𦐇」大概不会指同一个人。不过商代往往用族氏作人名，第一期和三四

期的「𦐇」可能都是袁族人。《𦐇》大概不会指同一个人。不过商代往往用族氏作人名，第一期和三四

期的「𦐇」可能都是袁族人。《𦐇》大概不会指同一个人。不过商代往往用族氏作人名，第一期和三四

期的「𦐇」可能都是袁族人。《𦐇》大概不会指同一个人。不过商代往往用族氏作人名，第一期和三四

期的「𦐇」可能都是袁族人。《𦐇》大概不会指同一个人。不过商代往往用族氏作人名，第一期和三四

期的「𦐇」可能都是袁族人。《𦐇》大概不会指同一个人。不过商代往往用族氏作人名，第一期和三四

期的「𦐇」可能都是袁族人。《𦐇》大概不会指同一个人。不过商代往往用族氏作人名，第一期和三四

郊而言言「公詩·衛風·碩人」曰「說于农郊」，「毛傳」曰「农郊，近郊」，「遠」指「遠郊」而言。⁽²²⁾ 其變「」的意義尚待研究，也許應該讀為「其遠」。⁽²⁴⁾ 兩辭殘缺過甚，「爰」字的意義也難以確定。不過从殘文或同版卜辭來看，這兩條應該是田獵卜辭，「爰」有可能是地名，也有可能應該讀為「遠」。

下面再讨论 \square 状 \square 字。

甲骨文上引(5)的𠂔字，从甲骨文编之柔定为𠂔。其实这个字的左旁的下部明明是𠂔，立𠂔字的下部从来不是这样写。𠂔土𠂔上的个𠂔应该是𠂔。木𠂔(木)旁之省。在甲骨

文里，米和丫在用作表意偏旁时可以通用。这是大家都熟悉的現象。其实米旁不但可以写作

而且有时还可以写作个。例如莫字既可以写作替替，也可以写作𠄎𠄎（《甲骨文编》

24 頁
朝
字
既
可
以
寫
作
朝
也
可
以
寫
作
朝
（
同
上
20
頁
）
。 甲
骨
文
有
林
字
（
《
供
》
29
一
）
，

就是《说文解字》从林，金文𣎵。𣎵，𣎵字多从林，《说文解字》从林，金文𣎵。𣎵，𣎵字多从林，《说文解字》从林，金文𣎵。

寫，並非口竹四字。所以，鈐四字沒有問題，應該釋作「堊」。《甲》15有「堊」字，公曰：「堊」。

秉定爲。鈺四（408頁），其字。有一系三其致古注。

一 庚午(26)
 二 午卜
 三 鼎(身)
 四 犬
 五 其
 六 日
 七 全
 八 口

「田」字也應釋作「田」。是「田」以「田」爲有聲的字。是「田」的本來寫

去，
五，
史，
禁，
化，
為，
日，
故，
子，
而，
周，
金，
文，
多，
寫，
作，
一，
藝，
一，
可，
執，
古，
生，
可，
爾，
古，
音，
相，
近，
一，
尚，
書，
光，
典，
以，
可，
歸，
。

各法
于
于
且
之
藝
今
文
作
滿
一
所
以
克
鼎
和
番
生
籃
都
假
借
可
欽
字
為
可
柔
遠
能
適
可
的
可

通 木
 上 木
 引 四
 11 三
 27
 、 季
 41 口
 51
 两 公
 付 工
 卜 什
 梓
 郎 社
 以 以
 口 口
 铁 铁
 口 口
 与 一
 口 牛
 衷 衣
 口 一
 为 一
 付 一
 文 六
 、 个
 口 口
 铁 铁
 口 口
 字 用
 法 法
 与 与
 金 金
 文 文
 口 口
 铁 铁
 口 口
 字 字
 相 相

可能分別指離王都較遠和較近的堡。

当是占王应在远处还是在近处田獵的对贞之辞。

下面付帶寸匕一下甲骨文里的「𠂔」字以及可能跟「𠂔」是一字异体的「𠂔」字。弄清它

的
的
各
种
繁
简
不
同
的
写
法
，
能
使
我
们
更
加
相
信
日
文
的
简
写
。

甲文有𠂔字：

(前
5.12.2)

28) (
 □
 午
 卜
 古
 鼎
 :
 □
 癸
 木
 .
 (
 卹
 二
 下
 38.7)

罗振玉认为此字象。两手持木植于土上，可能是树。𣎵的𣎵字（《殷虚书契待问篇》6.3上），其说可信。古文字从𣎵从凡，往々无别。金文𣎵（奉）字也可以写作𣎵，字异体有作𣎵等形的，也有作𣎵等形的（《金文编》119—122页）。都是例子。金文𣎵字作𣎵（《金文编》137页）等形。它们和甲骨文𣎵字的关系，跟𣎵、𣎵和𣎵的关系是一样的。从𣎵字在卜辞里的用法来看，把它释作𣎵也很合适。（28）说望山（520页），是审慎过了头。


壑木，等于我们现在说的种树。《甲骨文编》不取罗氏释𣎵之说，把这个字隶定为

甲骨文还有𠂔𠂔𠂔𠂔等字：

(29) 鼎(頁)：王其出(有夢，「生」。

(30) ☒ 不其生。

☒ (31)
☒ 米
☒ '5'

(72)  生，不其生。

都是「壑」字的異體。从

他
辞

乙 々

以上

又

劫

卜
辞

从

0

(37)



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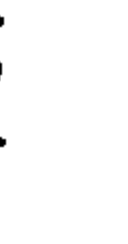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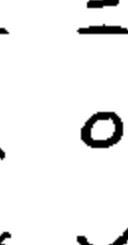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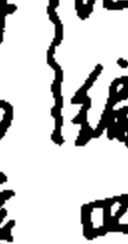

的合

三四

相

1918

符。金文篆字作，所从亦相同。又侯馬盟書篆字作，字从又作，可證古代从衣之字偏傍多衍又形。故甲骨文此字當釋為袁。此字在卜辭中令字下，若為名詞，則為人名。若為動詞，則讀為遠。

甲骨殘辭又有：……………………………………
前一字旧不识，字从止从衣从又作，从又可視為衍傍。說文新附有篆字，此字于周代金文篆文中作：（袁盤）、（中山王鼎）、（古璽）（古璽）（古璽）（古璽）
八六），字于山形之下或从止从衣作，或可省去声符。甲骨文此字从衣从止作，字當釋為遠。
（古文字釋从出土文獻研究二二六頁）

按：字當釋「袁」，亦即「遠」，古「袁」、「遠」同字。卜辭與「適」對言，讀作「遠」，袁錫圭已詳加論述。刻辭類纂編號為一九五六，分見於七二四及八七九頁。八七九頁有部份刻字形體混入，當刪去。

1957



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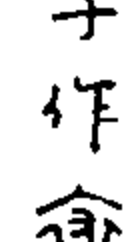
孫海波 「律」，。从又从衣。說文所无。人名。初入五十五，粹四六五。祭名。L（甲骨文編一二五頁）

金祥恆釋卒。

李孝定 「疑當釋袁，从衣又聲，與象為一字。彼象形，此形聲，存以俟考。」（集釋二七三一葉）

郭沫若

「初乃袁字，讀為求。」（殷契粹編考釋七〇頁上）

「初殆袁之異文。亦伯簋錫汝韶袁」字作，从衣又聲。此當讀為祈求之求。（同上七六頁上五一八片釋文。）

按：字从「卜」或从「乚」，不从「又」，隸作「初」，非是。今訂正。當為律之省體。可隸作「律」。刻辭類纂復將此部份辭條混入八七九頁「遠」字，應刪去。

1960

校

𡗗

裘錫圭釋詁考古字条下

按：字从「衣」从「交」，解殘，其義不詳。

1961

𡗗

按：字在卜辭為地名。

1962

𡗗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963

𡗗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964

𡗗

陈汉平 「甲骨文有𡗗字，旧不识。甲骨文编收入附录。此字与下列金文显然为一字：

𡗗 毛公鼎

𡗗 录伯戣殷

𡗗 师兑殷

𡗗 番生殷

𡗗 吴方彝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古里

1922

聚衆

𠂇

表

按：合集一〇九九七辭云：「……戌卜，翌乙亥王狩于𠄎，為地名。」

上列诸字中，斲、斲二器斲字为人名。毛公鼎、朶伯戣戣、师允戣、番生戣、吴方彝诸器字俱为马饰。此数体依偏旁分析之，字从朶，从木，从束或从束，从心，从斤，斤为声符，其他偏旁为形符或意符。其中心形与师、覩、鼎、康、斲二字作心，斲二字所从之心形意略同。说文：曰斲，束也。曰是，知心、心二形有束缚、包束之意。金文斲、斲字心形之上或从束作，亦可为证。甲骨文斲字作斲，或省作朶、朶，所从之心或心形亦有束束意。甲骨文朶字所从之一木形在衣之中，以衣形表示包束之意。是朶形与毛公鼎斲字从朶从衣相同，而朶字所从之一木形在衣之中，从衣形表示包束之意。是朶形与朶形之意相同。又古玺文斲字（古玺文编附录）从朶从心作，古文字从朶（禾）与从木可通用，此字从心与金文从心、心之意相同，知此玺文与甲骨文金文同字。金文中作为马饰之斲、斲字，郭沫若释为斲（参见西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朶伯戣戣；金文丛考毛公鼎），其说甚是。说文：曰斲，当膺也。从革斤声。曰形旁改从革作。斲乃古代车前夹轅西马当胸之皮革。甲骨文辞曰：

甲戌卜翌乙亥王狩：斲。

佚存四九七


甲戌卜翌乙亥王獵：𠄎

佚存四九七

此辞文字残缺，未可通读，然据上文字形比较，知当释为靳字。又古墨文𠂔字亦当释为靳字。

按：諸字均不可識，義亦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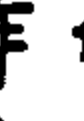

今  

徵一 A (孟鼎) 與此同。 (殷釋中七十七葉上) 說文解字：今，是時也。从亼从匕。匕，古文及。古金文作  召伯虎

勞 軛 若金字為本義，則今字与金字宜有同为一字之可能，但一為繁體一為簡體耳。如果其今与金兩字同出一源，則其同点在字之上部 A 形或 A 形部分，對於此一部分，必須有較為合理之解釋。

金屬雖有形體，但其形體並不固定，隨器而異。惟其製成器物之前，當採釘、鑄金、范鑄之時，當可略為形繪。尤其以鑄金、范鑄之時，更為其倅；而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則甘錫及錫銅液也。甘錫在殷虛發現，當地人稱之為「將軍盔」。此種尖底之甘錫与「天工」所記及現代銅匠及銀匠所用形式相同。若將此種甘錫翻倒，則其形式與 A 之形相近。如果其中有銅鑄液，則可以一點為代表，或以流下之形「」為代表。故「今」字非常可能為一種指事字，指出銅液从甘錫傾出之形狀。 (古文文字試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本四十一頁)

李孝定 「疑今乃借字，即段 A 字為之，黎文今或作 A，下不从一。一」可證。云又借一者以示與 A 有別。義从「」，則从「一」，「」為也。 (集釋一七七八葉)

于省吾 說文：「今，是時也，从 A 匕，匕古文及。亼段注：「會意。匕速也，匕亦聲。」王筠說文句讀：「今与 A 匕皆平入疊韻，是 A 匕皆又又皆聲也。」徐灝說文段注：「即乙字，艸木冤曲難出之義。亼林又光文源謂 A 即金之古文。A 為口之倒文，亦口字。象口含物形。」按今字甲骨文早期作 ，后期作 ，金文作  或 。甲骨文作 ，為今字的初文，然則說文以為从匕，以及諸家的解說，均失去了依據。我認為，今字系从一 A 聲 (詳釋安)，說文：「均居緝部。今字的造字本義，系于 A 字的下部附加一个橫划，作為指事字的标志，以别于韻，而仍因 A 字以為聲。」 (甲骨文文字釋林釋古文字中附划因声指事字的一例)

方述鑫「今，甲骨文金文都作A，小篆作今，是一个指事字，象人为事物之形。……外
面的A形象铜铃，内面的一形象摇动的铃舌。这种铜铃，商周以前谓之铎，后世谓之句铎。……
（甲骨文口形偏旁释例，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二八〇页）

按：许慎说解今字形体不可据，李孝定「疑今乃借字」是对的。假「A」字为之，增「一」
以示與「A」有別。可備一說。至於謂契文今字「或作A，下不从一」則不然，卜辭所未見。
孫海波甲骨文編、島邦男「辭綜類」均屬誤舉，不可據。
林義光文源以為今字「象口含物形，含从今得聲，音本如今。含不吐不茹，有稽留不進之
象……今為是時，亦從稽留不進之義引伸。……臆說不可信。」

金
A M

1969

按：字从「A」从「立」，其義不詳。

𠂔

1970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𠂔

1971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𠂔

1972

按：合集二〇七二六辭云：……
丁亥卜……日……
兔……
隻，允隻終……
L

為地名。

貪 貪

按：字从「A」从「貝」，其義不詳。

貪

1974

按：懷：一二六二辭云：

「貞，婦奔不其効」

為人名。

貪

1975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貪

1976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貪

1977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余 余

按：合集三四五八正辭云：

余
今
今

(《殷釋》中七十一頁)
羅振玉「《說文解字》：『余，語之舒也，从八，舍省聲。』《金鼎》作令，與此同。」

王國維

「按今為余之古文，〈說文〉：『余，从八，舍省聲，非。』」

王襄

「古余字。L（《簠室殷契類纂》第四頁）

葉玉森「契父余作甲令令，上為樹口，下从手形。手指口為余。猶指鼻為自也。則余之本義亦應訓我，但其音舒徐。」（說契三葉背廿行）

陳晉

說文 金字上从金，下从巾，从口。卜辞是舍之省。
L (龟甲文字概論七三頁)

聞一多「今之鍊化，一變而為命，再變而為余，時賢類能言之，然未有實言其為何物者，有之，蓋自郭沫若始。郭氏以余為琰之初父，即玉笏。一郭沫若古代銘刻彙考非余」斯說也，竊嘗疑之。

請先考个與余之關係，以澄个之確當釋余。个之狀上為銳角形，下有柄。從余之字多與此意相合。

刻、淮南子兵略篇曰剡槲茶，奮僇鏹，以當脩戟強弩。曰高注曰剡槲茶銳也。曰廣雅釋詁四曰櫬、棕、鐵、銳也。曰廣韻曰棕，銳也。曰一茶、棕、棕同。

廣雅釋詁 璿璣，笏也。

象木柄入鑿處也。發土陳草之具其柄宜曲，曲則用力少而功多，今之鑿畫引而左折，象其柄曲也。由此又進一步，柄之曲由一曲變為二曲，



余之發展殆已達到其最高階段。至此，再益以衡軛而以牛負而引之，即為犁矣。（註略）
在人類未知使用金屬之先，余必係石製。石製之余，即琮之濫觴矣。禮記玉藻記琮之型類曰：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綦（璚），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疑琮當余中之今，茶前詘後直，當余中之今。所謂日前詘後詘者亦茶也，不言茶者省文，此當余之二曲其柄者，如上圖，後世之如意，蓋亦出於此。鄭注云與經文不合，蓋替說也。（註略）
（釋余見古典新義下五五九——五六二葉）

胡厚宣 殷代甲骨卜辭中，屢見「余一人」，如祖庚祖甲時卜辭說：
癸丑卜，王曰，貞翌甲寅三酉（酒）魯，自上甲衣至后，余一人亡田（禍）。茲一品祀。
在九月，葬癸癸癸，

癸未卜，王：三蠲，甲申：自上甲至□□□，余一人□□。

……余一人亡田（禍）。

帝乙帝辛時卜辭說：
甲戌王卜，貞令龜子孟方。西戌典西田，□人安。余一人從多田而正，又自上下于若。
四辭「余一人」者，皆為殷王所自稱。「余一人」亦省稱「一人」。如武丁時卜辭說：

「其于一人禍」，猶言「其于余一人禍」。此「一人」者，蓋為殷王武丁所自稱，或為貞卜史臣對於殷王武丁的專稱。總之，由甲骨卜辭看來，自殷武丁以迄帝辛「余一人」與「一人」者，已為國王一人所專用的稱號。……倘盤庚果為殷代當時記載，則「余一人」為殷王的專稱，自盤庚時已然。

是由周人追述的作品和傳說看來，在商湯時或者即已自稱「余一人」了。
從商湯盤庚武丁以迄周之列王，只有天子纔可以稱「余一人」，到這時且給了它這樣一個獨裁的理論根據。

古代東方社會的特點之一，就是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在這種制度下，全國最高權利，

集中在國王手裏。他把全部土地宣布為「王土」，把所有土地的直接生產者，都算作「王臣」。國王「高居在所有這一切小集團之上」，「以最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擁有者的資格而出現」。並利用國家這一「維護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機器」，「來鎮壓其階級的敵人」。這便充分代表了這種專制暴君的獨裁口吻。

這種專制暴君「余一人」的稱號，不但由經籍全文觀之，周代已經普遍使用，而從甲骨文和商書看來，在殷盤庚武丁甚至商湯時即已行之。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釋「余一人」，歷史研究一九五七年第一期）

李孝定「說文余語」：舒也。从舍省聲。余，二余也。讀與余同。日。契文上似从A之許。A，訓集，下似从巾，或以木，其義不詳。而于卜辭則用為余我字。契文無从八者，許君以為从八，舍省聲，非。又，說文余下出余一系，以為余之重文。鈕樹玉說又校錄當疑之。沈濤古本考引玉篇謂「余即余字，古本余下當有重文。余注云：『或从二余。』竊疑余為余之福文。段氏云：『易困九四：來拯，子夏作茶。』茶，茶，王肅作余。余，皆舒意也。是謂余乃余之二字，恐未然也。余文作余，注毛公鼎、金散盤、金宗周鐘、金召伯簋、金命卣、金師簋、金虎鼎、金汪孫鐘、余者伊鐘、余濟、余徐鐘、余秦公簋，早期與卜辭同，晚期則與小篆無異矣。」（集釋〇二七八葉）

屈萬里「卜辭」：已卯卜。王：在余，御。口？（《甲編考釋》四三頁）余，為地名；或以為即後世之徐，當否尚難定。（《甲編考釋》四三頁）

白玉崢「崢按」：余於甲文中有一義：其一，為第一人称之指稱詞。其二，為人名。其

為第一人称指稱詞者，征于卜辭，如：

(一) 口口卜，王貞：余从汴藏……？（《寧三·八〇》）

(二) 癸亥卜，王貞：余从侯吉？八月。（《前五·九·二》）

其為人名者，又有二焉。一為武丁時之人名。如：

(三) 乎余知……？（《乙六·八七九》）（背面有貞人爭之簽名）

(四) 不佳乎余……？（《乙一九〇五》）

又為武乙時之貞人名。如：

(五) 辛未，余卜貞：我有子，入商。（《著一·一·一九》）

(六) 己巳，余卜，陶往……？（《乙三七三》）（契文舉例校讀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

洪家义「舍」金文作舍、舍。甲骨文无舍字，但有人认为舍（余）即舍之省文。从舍字的基本结构看，可以分为三部分：上部之入是房顶，包括横梁；中部之中是立柱，以支撑横梁；下部之口象火塘。综合起来看，舍就是一幅当时住房的正面剖视图。不过，还要补充说明两点：（一）从字形看，立柱似乎在大火塘里面。其实不然，是在整个室穴的中心。火塘靠近门口，但正当纵横线上，正面剖视容易造成错觉。（二）从引字形中只能看到一根立柱，但甲骨文有舍字，其下部之木可能表示木质之柱，也可以表示多根支柱。金文之舍，其中八形可能是饰笔，也可能表示两根支柱的别离。上（古文）字札记，文物研究第一期六四页。

徐中舒「此字应与宋、它、舍诸字联系起来研究。象木棍支撑屋顶之形。后变为余说文：「宋，居也。又如宅字，甲文作宋（前四·一四·七），说文：「宅，所托也。舍，金文作舍（大篆），象中柱立于土堆之上。这几个字，都象原始住宅有木柱撑持之形。如果不论这几个字的原形，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古代住宅形状。上（怎样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三页）

方述鑫「余，甲骨文作余（甲二七〇），金文作余（孟鼎）余（王孙钟），小篆作余，是一个指事字。上面的A形象以横木支撑的屋顶，下面的木形象支撑房屋的木柱。由于人居住在这样的简单的房屋里，故余可以训为我。尔雅释诂：「余，言我也。上（甲骨文口形偏旁释例，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二八七页）

饶宗颐说参「字条下。

陈炜湛说参「字条下。

按：余字当从人从口，说文以为「从人，舍省声」，不可据。叶玉森以为「上从口，下从手，以手指口为余」，更属荒诞。卜辞余字用作第一人称谓，商雅释诂：「余，身也。上，邢疏引舍人曰：「余，谦卑之身也。余乃自我之谦称，但卜辞唯见商王自稱曰余。余当属假借字，其本义已不可晚。

念 

于省吾「甲骨文念字兩見（粹六。〇。），文殘。甲骨文編誤釋為賒。按其字从心余聲，即念字。說文念字引周書曰：有疾不念，念，喜也。今本書金縢作「王有疾弗豫」，偽傳訓豫為悅豫，與說文訓念為喜同义。念乃豫之古文，豫為后起的借字。」（甲骨文字釋林釋心）

按：于先生釋「念」辭殘，其義不詳。

涂 

王襄「古涂字」。（類纂正編第十一第四十九葉上）

孫海波文編十一、二釋「涂」，無說。


饒宗頤「按涂者，左昭二十八年傳有「涂水大夫」杜注：「涂水，太原榆次縣」疑即其地。」（通考四〇九葉）

饒宗頤說參介字条下。

按：說文：涂水出益州牧靡南山，西北入滬，从水余聲。朱駿聲通訓定聲：「今出雲南臘谷，入金沙江，至四川入江。」續二：一、五「在涂」為地名，與地理志、水經所言之涂水地望不符。


高 

羅振玉「說文解字：「高，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篆文作高。古金文作高（殷）合（豐）兮數（合）（周）憲（鹿）（合）（師）案數（諸）形，與此同。吳大澂云：「象宗廟」形是也。」（殷）釋中十七葉上）

故引伸有進獻及祭祀之義。爾雅釋詁：「享，獻也。」舍人曰：「享，獻廣雅釋言：「享，祀也。」享即
音字，篆文作，隸文作享。書盤庚上：「茲予大享于先王。」湯隨上六：「王用享于西山。」游
小雅天保：「是用孝享。」周頌載見：「以孝以享。」皆其引伸之義。至於禮記曲禮：「五官政貢
曰享。」考工記玉人：「諸侯以享天子。」則以神通為事人王。蓋階級制度形成後，王權擴張，現
象，與王、皇諸字原以火光象徵神靈，嗣後移以爲人主之尊稱，恰相適應。一殷周文字釋叢
卷中第九十二葉）

李孝定「說文」言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考注曰祭則鬼言之會篆文高。饗燕之饗當
作饗，此作食與金文同。吳清卿以為象宗廟之形是也。宗廟為高獻鬼神之所，後世高饗多混用
不別。段氏說文注高下言，往稽用高用饗之例頗詳，周禮祭高用高字，饗燕用饗字是也。饗古
作𩚑，从日象孰物形。高則象宗廟，為祭高之所，故祭高字用之。許謂曰象孰物形者非也。其
說蓋涉饗字而誤。字左卜辭或為祭高之義，辭云「辛丑弗高」。灋上、廿一、六是也。或為地名，「壬寅卜貞王田高京往來
一五二三。」祭卯貞酌大盥于口高伐口。灋上、廿一、六是也。或為地名，「壬寅卜貞王田高京往來
亡州日浦二三八四。」乙卯卜設貞今日王勿牲于高。灋上、十二、九是也。金文作𠬞，蓋文𠬞父乙殘蓋
合孟鼎合仲師父鼎合合杞伯簋合周憲鼎合合豐弓尸簋合齊罇合虞司寇壺合王孫鍾合魯庚簋合都
伯祁簋合都公錡合由仲父匜合白者君盤合卽鐘合合龍季氏簋合薊戾簋合楚羸臣合茅伯簋自餘尚
多見，除後二器以田為形諸外，形體略同，其義大抵為祭高字。（集釋一八四八葉）

屋萬里。『舍，當與舍同，即高字。吳清卿（說文古籀補）所謂『象宗廟之形』者也。

徐中舒「享字，甲骨文、金文并作，上象穴居的小屋顶，下象地下火塘所在的地
方。一家人饮食睡眠皆在其中，今边疆少数民族，还保存这样风俗。享在楷书中则分化为烹、
亨、享三个字。人们只要看到这个小屋顶上炊烟上升，就意识着这家人正在烹调食物饱餐盛饌
之时，故享有烹、亨、享诸义。吴大澂字说享象宗庙之形，宗庙用牺牲祭祖，就是请先祖吃
这些牺牲，只有这一点还合于享食之义，但与烹、亨（適口）的意义不合，故吴说实难凭信。

高 𡩺

為地名。

按：字可隸作「𡩺」。合集三七六六二解云：「壬申卜，貞，王田𡩺，往來亡。」

甲骨 一一〇〇頁

「𡩺」：在卜辭中多用為地名，在本片卜辭中因辭殘，其義不詳。卜（小屯南地

李考定 「從重高，說文所無。字在卜辭為地名，與稟同意，象重屋形，或竟為同字。」（集釋一八五七葉）

王襄 「疑高之繁。」（類纂存疑五卷卅一葉上）

李考定

「从高从丙，說文所無。」（集釋一八五七葉）

饒宗頤 「禽字从言从丙，隸定為高。高，獻也。疑獻納。」納「字繁體。高又為人名。」通別一大龜二：「丁巳卜，方貞：令禽易（錫）步食，乃令西史，三月，可澄。」（通考一二七——一二八葉）

按：合集九五六〇解云：「丁巳卜，賓貞，令禽易也食，乃令西史。」為人名。

高 京 𡩺 𡩺

王國維 「稟，福文就字从此作，三體石經春秋京作𡩺，疑稟亦京字。」（遺書十六冊）
克鼎銘考釋二葉上

章田。葉玉森「按卜辭云：『在章。』田章。『前、二、十五、一；前、二十六、一。』則章為地名。曰：『弗大章。』二字亦見於卜辭。『前、四、四、二、一。』其讀不盡為言也。『前、釋二卷十葉背。』

唐蘭「章者教伐也。」「天釋五葉上」

陳邦懷「羅參事謂卜辭章字讀與高同，其說極備。又謂章言疑是一字，未知是陵借字也。考齊侯匜膳言作膳章，上為陵借字，與卜辭正同。知匣中章字，當讀為言，而不讀純者，以與下句無疆為韻，後二句無期與用之，上為韻也，可證章言古非一字矣。」「中、十二葉下」

孫海波「章字卜辭習見，其義有三：有用為地名者，『藏龜五、七、二。』□□□，亘，貞王用為捷伐意者，『前、二、五、三。』庚寅，王卜，在章，貞余其亡在茲上魯，今茲其章其子，『前、二、五、三。』商正余受又，王曰吉。』是也。王國維不契敦孟銘考釋謂章為伐，其說確。羅振玉於卜辭章字一律釋享，殆未詳檢也。」「文錄三七葉至三八葉」

郭沫若「章字習見，有用為地名者，有用為捷伐意者，其全辭當為『某方大出，章某地。』字見於主文者多捷伐之義，『辛鼎言。』呂章不弔。『一、淑。』宗周鐘。王章伐其主，戡伐卒都，不契敦。『女、一、淑。』及戎，大章戰，『均。』是。『一、王國維。』其說至確。羅振玉於卜辭章字一律釋為享，更特別舉六例以為『卜享。』文。『一、增訂殷虛書契。』其說下廿七。此三字殘文亦在其內，大謬。『卜通五葉上』

楊樹達「遺珠三九三片云：『辛卯，卜，大貞：恒弘，弗章邑。』七月。樹達按：章，經傳通作敦。此貞：恒水盛漲，不至敦迫商邑否也。『詩北門常武』釋文並引『韓詩云：『敦，迫也。』』（求義五十葉上）

李孝定「說文：『章，執也。从音，平讀若純。』一曰：『章，也。』合『章』為文章。『卜辭：『章。』王國維氏讀為敦，訓為迫為伐，其說極備。敦，从支，章之與敦聲韻相近，故得段為敦也。執此解以讀卜辭章字諸條，除用為地名者外，幾乎無不可通。誠備詰也。羅氏謂疑章古與言是一字，陳氏已辨之，其所舉卜享者六辭，曰：『甲辰卜，王貞于戊申章。』『壬辰卜，王弗章見。』『大、弗章。』『亞其大章。』『癸』

亥卜王方其辜大邑。『丁卯卜殷貞王合于蜀。』除第一辭：『辜或當讀為高，然亦無確證，自餘諸辭均當讀為教訓為伐也。』羅氏所舉六辭見附考下二十七葉金文作合羊，殷事解合羊不與集解合羊宗周鐘合羊，亦于自合羊合羊，齊庚教合羊，辜于其或于高羊之間多一短橫畫，與契文同。『集解一八五五葉』

饒宗頤 「按合羊即『辜』，說文『孰也。从言从羊，讀若純。』淮南子『說林訓高注：『鐸讀若頤首之頤。』此辜為地名，疑讀為頤。『詩：『送子涉淇，至于頤丘。』或其地。』（通考一〇八葉）

饒宗頤 「按『辜』讀為『教』，詩：『敦商之旅，宗周鐘：』王辜伐，其至。不與殷：』女及戎大辜戰。義并同。』（通考一八九葉）

白玉崢 「勿乎辜人」錄一七五·二

崢按：甲骨文字中之辜，其結構約有二焉：

1. 合羊：見于前期之卜辭；亦或作合羊。

2. 倉羊：見于后期之卜辭；尤於第五期時，最為習見。亦或作倉羊、倉羊等形。其讀，約有三焉；其一，為高祭之讀，如：

貞：其辜兄？陳九六

其二，為迫伐之讀，而甲文中之辜，此讀至為多見，如：

乙酉田，王辜陶，受又？粹一一七六

其三，為地名讀，散見于各期之卜辭中；前期之辜地，殷王常川駐蹕，故卜辭中習見，如在辜，『往于辜』之辭。至第五期時，則成為田獵區，故卜辭中習見『田辜』之辭。其地，居萬里先生謂：在今河南沁陽附近（甲考）。至本辭之『辜』，當為地名。『辜人』，蓋即『辜』地之人之謂；就春秋中之『某人』也。』（契文舉例校讀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冊三八六〇——三八六一頁）

陳煒湛 「征伐撲循辜」：這是一組關於征伐戰爭的同義詞。……辜作合羊、合羊、合羊等形，

从言从羊，在卜辭中除作地名者外，均讀作教訓為迫，有征伐義。王國維曰：『辜，戰皆迫也，伐也，辜者教之異文。』郭沫若謂：『辜者捷伐也，詩：『敦商之旅』，宗周鐘：『王辜伐其至』，修然。从具體辭例看，『辜』可施之于商王朝對方國，亦可施之于方國與方國之間，例如：

乙酉卜，王辜岳，受又？（粹一一七六）

贞：吾方弗辜_{（佚五一）}。
 癸亥卜，王：方其辜大邑？_{（前八一·二）}
 丁卯卜，設贞：王辜_{（后上九·七）}于蜀？二月。
 其义与征同，唯不见下对上即方国对商王朝称辜之例。L（甲骨文同义词研究古文字学论集初编一三〇——一三九页）

考古所
商形，当為𠂔字之异构。
（小屯南地甲骨九五五頁）

「帛、韋：地名。韋位置在衣附近，属沁陽田猎区範圍。」（小屯南地甲骨八

又為逼迫。
姓考遂
肖丁
1099 曰辜召方曰，
曰辜曰即曰敦
，
時，
常武：
曰鋪敦淮漬
，
曰敦

卜辞关于军事行动，名称繁多。有伐、逆伐、追、正、或显、见、

羣、鼻、戡、誓、啓、牵、或執、追、保、見、

羣、鼻、等。其具体所指，有些我们知道，有些还不十分清楚。羣、鼻、当有迫近其境

加以围攻之意。卜辞所见敌方来羣者，只有昌、土、方、这些势力强大的敌国。

8.12.2 前：方其羣大邑，谓方迫而围攻大邑，即商邑，从此可以有助于使我们了解

羣之涵义。L（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九六页）

点与征接近。区别是：伐基本上祇用於殷对方國之征伐，而辜則殷与方國皆可採用，這一大小辭所見殷代的軍事活動，古文研究——（五頁）

按：卜辭「羣」字除用作地名外，尚為敦伐之義：

「羣召方受又」

王臯缶子弓

大丁平王羣衛

王臺受又

「王事徧受」又

寧一四六

續一五二

續
五
·
三
一
·
一

甲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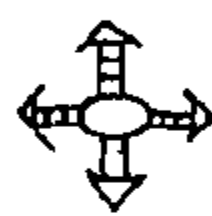
拾三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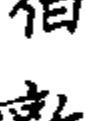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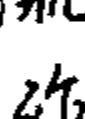


王國維以章、戰同訓迫、訓伐，即詩常武之「鋪敦」，其說極是。上列諸辭即殷人捷伐敵方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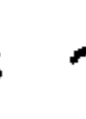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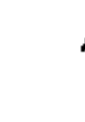

占卜，敵方來犯亦曰「章」：「方其章大邑」；「古方其章」；「古方弗章」；「辭未見用，章」為享者，羅振玉「疑古」是一字，其說非是。郭沫若已辨之。

章

郭



孫詒讓「說文」章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聲城章之重兩亭相對也。然從口。在文齊度。西章字作云。而章伯敦作，毛公鼎作，石鼓亦同，則皆從口，是說文西或二體。古文章，恐有誤也。唯說「城垣也」，以土庸聲。古文作，依許說則古文城字與篆文章字同，與字例不合。土田猶詩魯頌閟宮云「土田附庸」也。此敦義行強詁，其為古文城無疑。其形蓋從章省，以口蓋與彼同。若庸作，或從章從高省，於字例不通。案與章字貴散不同，許書或傳寫誤爾。一名源下三葉下至四葉上。

王國維「殷虛卜辭有字，象四屋相對，中區一庭之形，又有字，當即此字。省也。按古文文化，往繁簡任意，以并字作，一見石鼓文，一齊國差或作，一見孟鼎，之類是也。作，一相傳蓋小篆字皆由此變。說文章部：「章，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章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從口。」又土部：「章，古文城。」又高部：「章，用也。从高，自。」古鼻字自知臭香，一段注以香為高字之譌，是也。一「所食也」，讀若庸同，是許君以章、章為二字，又以章字分為二字，一古文城，篆文郭，其字本是一字，會為交，猶會為之安。形，其跡甚明，此二字祇是古文庸字。召伯虎敦，附作僕作陪者，聲通，章作敦者，字誤也。左氏傳：「土田陪敦」也。一古僕附陪三字同音，附作僕作陪者，聲通，章作敦者，字誤也。左氏國差之「西庸寶觀」，即余非庸又音。此敦古文字皆以章，說文垣福文作，說文仲敦福文作，城，福文作，障，福文作，此敦古文字皆以章，說文垣福文作，說文仲敦

辭多省兩亭作亭，毛公鼎作亭，珣生毀作亭，柏尊孟作亭，已開秦篆以亭自，作亭之漸，然則，辛車鼎當是亭父辛尊有文，殆即武丁時代卜辭所見車氏遺物。車讀為廊，即詩廊廊衛之廊矣。——殷商氏族方國志一三九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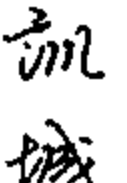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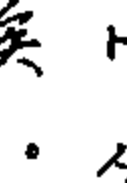
陳直 卜辭有亭字，象四屋函一庭形，予疑為殷太學之象也。殷太學名瞽宗，禮記明堂位云：「宋康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庠，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大戴禮保傅篇注云：「天子之學與明堂同制，虞名學為庠，夏為序，殷為瞽宗，周人兼取之以名其四堂，詩曰：『稿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謂辟雍居其中，四室環之，卜辭正象其形，知殷禮與周禮同也。」——續義八葉上

郭沫若 孟即邶廊之廊。——余謂亦亭字，从四亭於城垣之上，兩亭相對，與从二亭相對同意。字亦地名。又云：「亭，說文以爲牆之古文，又以爲郭之古文。金文毛公鼎以爲昏庸字，召伯虎毀以爲附庸字，則以庸字說爲得其真。庸字在此似爲時限，疑假爲形，若融，用爲明晨，或晨刻之意，故古者以昏庸連文也。下第七一五片有「亭」字，「亭」至昏不雨之辭，其明證也。」——粹考九〇葉

于省吾 粹編六五二片：「至亭啓」，七一五片：「亭」字至昏不雨。七一六片：「亭」字，郭沫若云：「亭，郭殆段爲形，明日也。今假爲曉。」按郭謂今假爲曉，允矣。謂車殆假爲形，非是。車即今郭字，郭郭古猶同用，車字應讀作廓曉，謂晨光開廓曉明也。又廓與園，曉與園，並雙聲字。園當即廓曉之聲轉。詩載驅：「齊子豈弟。」鄭箋：「室當讀爲園，古文尚書以弟爲園，園明也。」按說文：「園，開也。」是卜辭言亭字，猶詩之言園園，即開明之義也。——一聯枝十

孫海波 甲五四七：「古郭，庸通用，亭今犹言晨曉。商代紀時名，天剛明時也。」

前八：「一〇。一。或作四介，象城郭之四重亭，兩兩相對也。」——甲骨文編二四五——二四六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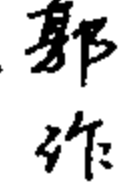
楊樹達「前編一卷五十二葉之三云：『丁亥，卜，殷貞，出戎于黃尹，亦出于蔑。』」
字作口，度也，四方蔽障之形，殆城之初字也。城與丁同音，卜，故得相通假矣。按許君云：『城郭，重者，』
回以二口，外圍象郭也。兩亭相對謂上下也。或但从口，則有城而無郭也。說文十三篇土部：『城，』
訓城垣，古文作，與郭字同，甲文作，正从口而不从回也。說文五篇下：『城，』
从口，象國邑。郭，象其城也。後世讀口為圓，嚮非甲文假口為丁，則此字終不可曉矣。說文五篇下：『城，』
从口，非从高省，丁聲。後加，故甲文無之也。亭有樓，从高省，丁聲。按亭，龜甲文作，乃象
無異也。蓋城也，亭也，古人名而已，其別用圓者為城，中為城，上下為亭，乃後起之事矣。一求義五六葉下至五七葉上。

陳夢家

「郭」聲眾郭弗其氏出取

前二二一四

令郭氏出族口出友 前七一四
令郭氏多射，衛 下二五八

郭作，上即說文古文牆字。古郭，號音同相假。左傳僖二：『隱元，號，公羊傳作郭。』鄭語：『虞
號，即北號，漢書地理志以為，立河東郡，太陽，今山西有平陸縣。大雅皇矣：『述文王，以伐崇，崇，』
牆或國名。郭旦是另一地名，今河南孟縣北十五里有郭旦鎮，上作穀旦。一綜述二九四

陳夢家

「郭作，上即說文古文牆字。古郭，號音同相假。左傳僖二：『隱元，號，公羊傳作郭。』鄭語：『虞
傳作郭。大雅皇矣：『述文王，以伐崇，崇，』

郭旦鎮，亦作穀旦。一綜述二九五葉

李孝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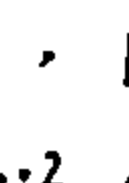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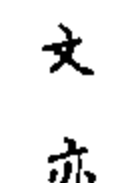








「說文：『牆，城垣也。从土，庸聲。』古文牆，契文與古文同。『牆，』說詳五卷重

下：「集釋三九九九」

李孝定

「說文：『牆，城垣也。从土，庸聲。』古文牆，契文與古文同。『牆，』說詳五卷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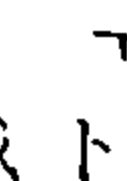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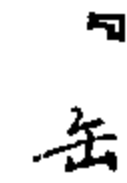


部：『牆，城垣也。从土，庸聲。』古文牆，契文與古文同。『牆，』說詳五卷重

義訓極是。字在卜辭為國族之名，雖無由確證其音讀，然以金文例之當以讀庸為是。或用為紀時字，郭氏讀為彤，于氏讀為廓，似仍以郭說為是。以音言之此字本當收入十三卷作庸，以許書寧為部首且義與庸相近故仍次此別於十三卷土部收此作庸，以為庸字重文。金文作，毛公鼎，余非事又各，當讀作庸。召伯虎簋，僕事土田，孫氏謂即魯頌，土田附庸，是也。此作，郭伯殿蓋，周公簋，（集釋一八三六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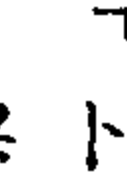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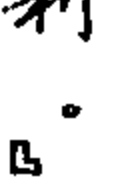
饒宗頤

「即庸字。殆讀為庸；庸，用也。」（通考三一五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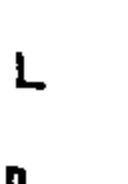

饒宗頤

「卜辭，岳作，（見殷綴一二一十乙七九八一）謂于岳地作庸。，（通考一七六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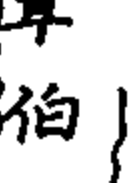

饒宗頤

「卜辭子于出庸。」（見前編八一〇、一）出庸者，易辭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獲之，無不利。」同人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墉即城也。」（通考七四一葉）

饒宗頤

「按說文：『言，獻也。』考注曰：『祭則鬼言之。』，篆文作。故章乃亨字。曰：『將言者，待楚茨：『玄剝玄亨，或肆或將。』依少牢饋食禮：『司馬剝羊，司士擊豕，所謂也。』剝也；熟牲體于雍饗所謂亨也。升牲體于鼎，所謂肆也。載牲體于俎，所謂將也。』（禮注釋例）（通考六七〇葉）

屈萬里

「說文車部云：『車，度也；民所度居也。』回象城車；重；兩亭相對也。或但此云：『古文庸者，蓋古讀為庸，秦以後讀為郭。』諸家據此定章為郭字，是也。章地又見周公及章伯殿毀。周公毀云：『易臣三品：州人，東人，章人。』（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章伯殿者，當距宗周不遠。而此兩器皆西周時物；則其所謂章者，當與甲寅文章為一地。綜述以為章即晉南虞競故地。在今山西平陸縣境（二九五葉）；其說是也。」（甲編考釋二三葉）

屈萬里

「卜辭：

『邑章商？』

甲編二二九一此或當讀為城郭；郭也。」

（甲編考釋

二八九葉）

屋萬里「屋，即說文古文傭字。隸定「傭」當作章。諸家或以爲郭字。『甲編考釋十九卷』
一於此爲地名，乃殷之屬國也。此爲記事之辭，言章貢龜十隻也。』

張政娘「傭商。『按指』……立邑傭商……綴合三〇。』的傭字義爲城，在這裏是動詞，即修城，如詩注。『韓奕』實傭實壑。的傭字，毛氏傳說是「高其城」。傭商是把商的城培修加固。立邑傭商是說徵聚眾人城商。這就證明梁城是殷代徭役中的一項，是殷代眾人的沉重負擔之一。』
（卜辭契田及其相關諸問題考古學報一九七七年一期）

張亞初「我們曾經在甲骨文中發現了下面几条关于商人在殷都修筑城堡和出入都城的直接記錄和珍貴史料：

① 甲申卜，我庸于西，多氏人；
甲申卜，我庸于西，七月

② 己丑子卜，貞，余又呼出庸；
己丑子卜，貞，子葛呼出庸；
子蚩呼出庸

③ 乙亥子卜，丁延于我庸
（前八·一〇·一；京都B三二四一合；綴編三三〇）
（南上四七）

以上这三条卜辭，都是武丁时期的子組卜辭。第一条卜辭，占卜我（子自稱）是否要在西面庸，即修筑城，要不多派些人去（說文氏訓至，这里作派遣讲）。卜问我不要在七月份到西面去修筑城。庸于西的庸是動詞。庸作为本义是名词城，作为動詞用就是修城。第二条卜辭，是子占卜我呼出城，还是子葛呼出城，抑或子蚩呼出城。这个庸字如果作名词解，出庸就是出城。但是，第一条第二条卜辭时间上是互相啣接的，前后相差只有五天。由于时间不长，修城这样的大工程，未必能完成得这样神速。所以，这一条卜辭的庸可能是動詞。这样的话，日呼出庸就当是招呼命令出去筑城了。当然，如果修补城的话，这一工作要在四五天内也不是不可以完成的。所以日呼出庸也不能排除是出城的可能性。

第三条卜辭，占卜者也是子。卜问子組卜辭中的人物丁（丁是人名，参考四二四等）是否能继续（延）在我这里修筑城。在子組卜辭中，屢次见到日丁来日，日丁有執事等（給四二四等），可见丁可能活动在殷墟都城以外的某个地方。他与子組卜辭的丁有着一定的从属关系，所以占卜丁是否继续为其服役筑城。

前八·一〇·一

「子商半出章」
「我章于西，多以人」

「基」為商之敵方，「作郭」勢必造成威脅。「帝」為「帝」之繁體；「我章于西」，章為動詞，築城郭于西之意。

此外「章」或為地名，或為人名。

說文古文墉與「章」之形體同，金文又用為「庸」字，但音讀懸隔，段玉裁以「古讀如庸」，秦以後讀如郭，說之。商周音系當有別於戰國秦漢音系，段氏是有見地的。

卜辭「郭兮」或有稱「郭」，指「戾」以後，「各」以前之特定時間而言。參見「兮」字條下。

𠄎

𠄎

𠄎

𠄎

羅振玉「說文𠄎福文作𠄎，與此同。史頌敦作𠄎，借為俾。其所以異，亦卑字，乃从申，一即甲乙从乙（即弓），吳中丞以為安从禺，非也。」（殷釋中十一葉下）

王國維「說文解字官部：『𠄎，城上女牆俾倪也，从官，卑聲。』𠄎，福文𠄎。案殷人卜辭有𠄎字。『殷虛書契卷二第八葉』。『史籀篇疏證三十六葉』

葉玉森「說文：『𠄎，城上女牆俾倪也。从官卑聲。福文作𠄎。』史頌敦亦作𠄎。契文作𠄎，以會象城章，重兩亭相對。从𠄎，象手持一物，大若鬼頭。『契文龜作𠄎』蓋推類古兵器，持之以守軍者。『契文畢』一作𠄎，為手持𠄎形。𠄎亦象手持甲形，造字之例正同。『後乃沿謠為卑。』（說文二葉下）

孫海波「𠄎，前二·八·三，𠄎从章，与說文福文同。」（甲骨文編五三二頁）

陳夢家「前二·八·四才苗貞王步于郭，苗地當相近，字或是苗，說文：『草，生於田者。』

左傳襄二十六年：『君教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與之苗。』杜注云：『苗，晉邑。』潞水注：『潞水注』

四一：『潞水西屈，運關城南，歷縣關南，運苗亭，苗亭故周之苗邑也。』今濟源縣西十五里，西接垣曲。江三一：『武丁卜辭云：『其醫衣于旦，葦雨，才苗魚。』則知苗近于垣。』（綜述二六〇葉）

當為「于廳門」字，王弗每「
為「孔享」二字之合文。

1993 霍 𡩊

李孝定「从吉从佳，說文所無。象範圍之形。」（集解一八五七葉）

按：字可隸作「霍」，辭殘，其義不詳。

1994 𡩊 𡩊

按：合集九五七六辭云：「貞，令內局出田」為人名。

1995 京 𡩊 𡩊 𡩊

王襄「古文京，克鍾作𡩊，靜敦作𡩊，古鉞作𡩊，与契文同。」（古文流變臆說三。夏）

王襄「古京字。說釋亭。」（類纂正編第五卷二十六葉下）

瞿潤縉「京，地名，左傳隱公元年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京縣在今河南滎陽縣東二十里一里賁魯河亦名京水逕焉，左殷都之西南，殷之京當即其他。」（卜辭釋文十五葉）

孙海波 「京」，地名。一。一。一。人名。
「京」，地名。一。一。一。人名。
（《甲骨文编》二四六页）

陈梦家 「说文」：「京，人所為絕高丘也。爾雅釋丘：「絕高之為京。」注：「人所為作丘。人為之，高立即積土之，高臺，故卜辭的義京即朱地的義臺。然人為之京和天然之丘，有時亦可通用：待定之方中傳：「京，高丘也。」皇矣傳：「京，大阜也。」（綜述二六六葉）

李考定 「說文」：「京，人所為絕高丘也。以高省，一象高形。」古文京高字均略同，當亦與高同意。象重觀高之形也。釋詁：「京大也。」段氏云：「凡高者必大。」是也。字左卜辭為地名。金文作「京」，克鐘「京」，靜白「京」，靜簋「京」，師西簋「京」，史遷壺「京」，井鼎「京」，芮公鼎「京」，天簋「京」，辛巳簋「京」，通簋「京」，傳自「京」，且辰盃「京」，屬羌鐘「京」，巨尊與祭文小篆並同。篆下从巾乃巾之譌，蜀本說文作巾聲者非也。（集釋一八三九葉）

屈萬里 「卜辭」：「癸卯卜，賓貞：令章茲在京奠？」甲編三五。一。〇。京，地名。隱公元年左傳：「靖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杜注：「京，鄭邑，今滎陽京縣。」（甲編考釋四四六葉）

考古所 「京」，地名。一。（《小屯南地甲骨》八五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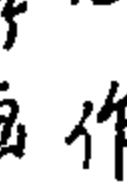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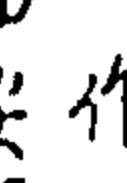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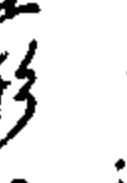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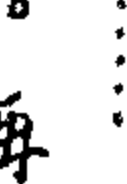

于省吾 「說文」：「京，人所為絕高形也。按契文作「京」，金文作「京」，京鈎作「京」，与古文合。」（《論衡書每合于古文中國語文研究》第五期一五頁）

徐中舒 「京」字，甲骨文、金文俱作「京」。說文：「京，人所為絕高丘也。」丘与京同，是穴居，丘象半穴居，京則象深穴居。介象地土上有小屋頂為穴居出入通風之處。其下「巾」形，則象深穴居下面有木柱撐持之形。后漢書東夷傳：「挹婁人土地極寒，常為穴居，以深為貴，大家至接九梯。」京就是象周人居時所居的深窰洞。周人遷居周原以后，虽有宮室宗廟的地土建筑，而人民还称他们所居的地方为京。大雅大明歌頌大任（王季之妃）：「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嫔于京。」周人初居周原時，还是周京並稱的。（《怎樣考釋古文字》古文字學論集初編一一頁）


王献唐

「……」

古代亭形建筑，由构木而起，取其高耸，所以避水湿恶物，据而推释高

字本停，即为亭形建筑之一，若音与义亦都与相应。契文字作作作上从下从口，口为后加，初文祇作。象屋顶，下象壁，如今所画正面尖顶屋形。再下为，左右二直，即支亭两柱，上覆横画，又中间之层隔也。形或作，顶下壁间，横加二画，则

象窗牖，亦或者作一画，与不作窗牖者，成繁简数体，得相通用。……今制亭于屋顶之下，即

支四柱，此则于上更作一层，别象亭楼，形义极显。字祇象其正面，若改作主伴图之，则为

诸状，尤易省识。……观于中国沿江居民，架屋诸制，即可想象先民居处情形，所以构木

突起者，本取其高，高为惊叹发声。人见巍然高崇者，不期嗷然，发为蒿声，迄今犹然。其巍

然高崇者，初本无名，以发声表象，即不期以发声为代。彼此相习相喻，一发其声，即知其义。

久而发声，遂演为巍然高崇者之形密词。……故高之初文，当祇作，训为亭楼。许云象台观

高之形，正与相应。……

然高字音义，虽由形密词出，而形密词中，仍有高音。其形密词虽由惊叹词出，而惊叹词


中，亦仍有高音。此形密词，惊叹词两高音，如笔于书，例可因声通假，取名词之高字当之。

久恐淆混，以惊叹词为译声，声从口出，复于其下加口，会意作高，为惊叹词去字，用别于名

词之高，又高字形体所由起也。说以六书义例，当从其声从口会意。……至形密词高音，原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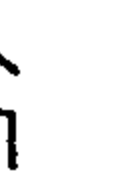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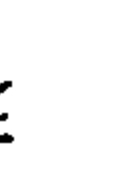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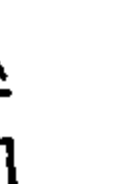

惊叹词，施于语言，初时义本相通。以惊叹为形密，代形密以惊叹，界说不分，故高之从口，

即兼寓语言形密意，而形密词与惊叹词，亦通用一高字。迨后词例愈密，字体愈分，更以高为

纯形密词，复于其旁加口，会意作，为纯惊叹词。……（那罗延室稽古文字二〇五——二

七页）

王献唐

「契文京作作金文作作形体与高相合，惟下多一直。高

字本象亭楼，下象左右亭柱支主。以形求之，如今四柱亭式。此则于两柱中间多加一柱，即今

八柱亭式，每面视之，各成三柱，综计则为八柱。盖亭楼之制，亦有大小，小祇下支四柱已足，

大则力不能胜，必各于一面加柱。若过高大，或加两柱，不著。高为四柱，故于左右作二直象

之。京为八柱，面各三柱，故于下作三直象之。所象皆为正面，面各相同。故或二或三，形义

初极明显。而以八柱四柱之制，推证京高，知京特高大，高稍低小，形式则彼此相仿。……要

其所以多加一柱者，因过大过高，不得不加。加则为京，知京特高大，不加为高，知高较低小。

高京建筑制度之不同，其要点在此。字体下有二直三直之分，其形义亦在此。京者，古隶阳部，

与擎音通，擎义犹撑，声亦相会。京本亭楼之制，其下以柱支撑，支撑为擎，因以擎呼之。久

而成名，象形造字作京，音转，或入阳部读疆，实一事也。凡言擎者，皆为高主支撑义。柱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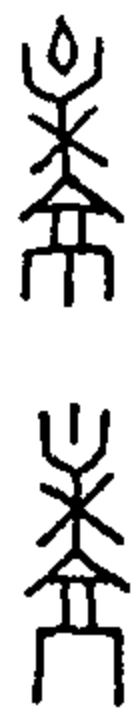
擎天，亦即撐天，或云砥柱，砥亦就擎支。以此証京，固由高柱支擎義出。故名求制，因制求名，合以字俸之造作，其形、声、义，本息相通也。……

京之為制，在古代一切建築中最高，因引申有絕高義。《爾雅釋丘》：「訪公劉箋，為絕高之京是也。凡高者必大，復引申有大意。《爾雅釋詁》：「訪文王大明傳，京大也，是也。京之高大以層累而成，引申有積高意。《西京賦》注：「積高為京是也。高大之制，不限于京，京為高大之名，凡他物類高大者，皆可稱京。因而高丘大阜，亦或以京呼之，訪室之方中，甫田傳京，高丘也。皇矣傳京，大阜也。是也。《爾雅訪箋》：「絕高為京，即指丘阜言，而絕高一意，固淵源于京之本義也。丘阜有天成者，有以人力成者，天成者謂之京，若榮陽京索是也。人力成者亦謂之京，若公孫瓚所筑易京是也。既有天成之京，故風俗通山澤篇云：「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為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者也。又有人為之京，故說文云：「京人所為絕高丘也。而呂覽禁塞，為京丘，若山陵，注：「合土筑之，以為京觀。淮南覽冥訓：「筑重京。亦皆指人為者言也。丘阜之高大者稱京，倉廩之高大者亦可稱京。《廣雅釋室》：「京倉也。管子輕重丁：「有新成國京者，注曰：「大國曰京。皆可証。京既訓大，得稱大曰京，方言：「京大也。燕之北鄙，齊楚之郊，凡人之大，或曰京。不特人大為然，物之大者亦然，因又呼大魚為京，后造字從魚作鯨。《羽獵賦》：「京魚，注：「或為鯨。似此例不勝舉。要皆音義同京，而借用京字。京之本字，本亭樓建築之一，既不为丘阜，又不為倉廩，復不為人魚。許君乃以人為絕高丘釋之，求諸字形，无一而合。《那羅延室稽古文字》二一〇——二二〇頁」

王慎行 參高字条

與「高」有時形體相混，當屬同源。又凡从「京」之字，當屬合文，不能視為獨立之形體。

按：「辭京為地名，亦或稱「取京」，「殷京」，「心京」等，京當為高丘之通名。『京」



王獻唐 「主在小篆作主，求諸卜辭有地名為主京，亦簡稱主。先后體制，變化不一。武丁時代，多作主京，合書為𠄎（拾一二·七）為𠄎（前六·二·一），主體之𠄎，其上字形即主，以複筆書者，下从木，指事為燃木火把。木下通用，下下又或以火，意愈昭切。字亦

作𤇗 (后下二五·一九)、作𤇘 (同上三九·五)。𤇗、𤇘皆炷，象燃木，木上歧出𠂔形，为火燄。下或有木条枝，但作直干，皆一事。中又作𤇙，即许君所谓𤇙，亦声也。字复作𤇚，作𤇛 (前五·一九·二)，作𤇜 (后下二·八·九)，体与上同，祇变𠂔为𠂔，前用𤇛，后则填实。字又作𤇝 (后下三·一七)，书主作𤇞，正前说燭字之𠂔。将燭代主，知主确为燭，旁作二火，为赫盛义。此外更有一体作𤇟 (拾一二·六) 以火代之。又有一体作𤇠 (同上五) 以木当之。体变不同，义用则一，大抵皆董彦堂氏所谓第一期书体也。𠂔 (古文字中所见之火炷，第四九至五〇页)

按：字乃「𤇗」二字之合文。卜辭或分書，或合文，均為地名。

𤇗 𤇘

屈萬里

「殷曆譜」作𤇗，恐未的。於此疑是山丘之名。 (甲三九三九考釋)

張亞初

「金文」也有𤇗和局部之分……

𤇗

𤇘

𤇗 (屯南三八五四)

𤇗

𤇘

𤇗 (綜類二六六頁；文物一九六四年七期三二頁)

𤇗

𤇘

何 (甲二五一三、二五二九)

𤇗

𤇘

𤇗 (美籍錄R二三九、金文編八〇四甲骨文編八三九頁)

𤇗

𤇘

𤇗 (綜類四五四頁)

𤇗

𤇘

若 (綜類四七頁、鐵云七七·一)

𤇗

𤇘

伐 (綜類三二九頁、三三三頁)

𤇗

𤇘

聽 (綜類一一四頁)

𤇗

𤇘

扶 (綜類四〇頁、三四頁)

𤇗

𤇘


專、轉 (金文集成一字毀)


上面除了伐字是戈形之省外，都是人形的省略。高即𡵓和𡵓，是𡵓行高的金文。卜辭高字有从高从京兩種字法。說文曰京，人所為絕高丘也，文獻京訓高，訓大，与高字义近，所以左偏旁中可以互作。集篆古文韻海卷二庚韻以高京為同字，可為京，高二字义近而左古文

字偏旁中可以通用之证。春秋、战国时期之高都是止从高的局部会意字。有的高字止字移于高字下面作高（侯马盟书三三四页）。恒殷从止从京之字应释为高字。何字是周版上面的同一个贞人名的高而两种写法，省略人形的可以肯定是何字的局部会意字。

根据这种整体会意与局部会意的形体变化的规律，甲骨文、金文中这一类字，就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例如：何字可以考定为印字（综类二六页）。

何字可以考定为印字（金文编七九九页）。

陈汉平 甲骨文有字作，旧不识。甲骨文编收入附录。

按此字虽上部残缺，然可知从企从高省，以甲骨文企字作，人止著形可证。说文：企，举踵也。从人止声。企，古文企从足。而说文：踣，举足行高也。从足乔声。诗曰：小子踣之。又公吕览：异用：曰左踣。注：曰字企。说文：企字与踣字有关，以是知此字当释为踣。古文字释从出土文献研究二二八页）。

按：字当系「京」二字之合文，乃地名。




按：合集八〇五九解云：

「京」于京

当为「京」二字之合文，乃地名。

子京 

陈梦家 卜辞果作，象木上果形。它可以和山字相合为一字，此相合之字又可和京字相合，也可以分之。高果京、果京。其地雖無從考求，但由其構形的变化可見。京与山丘的關係。（綜述二六七頁）

饒宗頤「景字常見，舊釋主與果，皆未確。他辭有不從火作綜，（拾遺一二、七）崇

考古所

「：地名。上（小屯南地甲骨九二〇页）

按：字當是「子京」二字之合文，為地名。陳夢家以為「果京」，非是。

按：純四二四八辭云：

為地名。

景崇

按：字从「山」，从「京」，辭殘，其義不詳。



2002

按：合集二八二四五辭云：

當是「京」之異體。

膏

羅振玉 「說文解字」膏，从肉高聲。此从高省聲。 (殷粹中二十五葉下)

王襄 「古書字」 (通鑑殷契類纂第二十一葉)

商承祚 「其从口者之膏字，與篆文略近。」 (類編四卷十四葉下)

李孝定 「說文」膏，肥也。从肉，高聲。契文从高省聲，或又从口字，在下辭為地名。 (集釋一五〇五葉)

于省吾 「甲骨文稱：『戊寅□，王獸(狩)膏魚，畢(擒)』。 (前一·二九·四。又前四·四五·五膏魚的膏字已残缺) 膏字本作膏，从肉高省聲，旧誤釋為毫或京。甲骨文高字省作高者屢見，旧不識。又甲骨文膏字上作膏(后下五·一，京津二七六九)，从高不省，但从口已移于下部，古文字偏旁部位每變動不拘。膏与膏乃膏字的初文。膏与高古通用，膏魚為地名，典籍作高魚。左傳襄二十六年：『遂襲我高魚』，杜注：『高魚城在廩丘東北。』水經注瓠子河注：『京相璠曰：高魚魯邑也。今廩丘東北有故高魚城，俗謂之交魚城。』按高交失韻，故通用。高魚后世也作高梧(見資治通鑑唐乾寧二年)。魚与梧古通用，國語晉語的暇豫之吾吾，韋注謂：『吾讀如魚』。列子黃帝：『姬，魚語汝』，張注謂：『魚當作吾』，是其証。高魚又作高吳(見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紀)。总之，典籍的高魚或作高梧、高吳、交魚，音有通轉，地望不殊，但据甲骨文則本作膏魚。 (甲骨文釋林釋膏魚一三四頁至一三五頁)

姚孝遂 肖丁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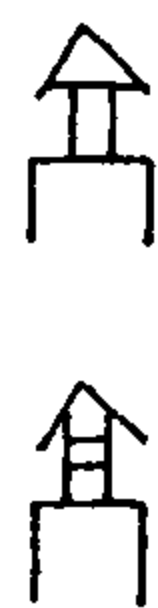
卜辭為地名，或作膏。 (其奉于膏土) 膏土，謂膏地之社，此例為前所未見。 (小屯南地甲骨考釋八一頁)

于省吾 「說文膏」从肉高聲。按契文膏字有省口作膏者，汉曹全碑作膏。魏崔敬邕墓志銘膏作膏，与契文合。 (论仿书每合于古文中国语文研究第五期一四頁)

按：釋「膏」可從，卜解用為地名。

2004

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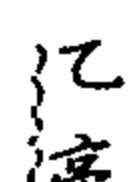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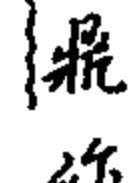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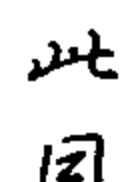
按：「高」即「高」之省。參見2006「高」字條。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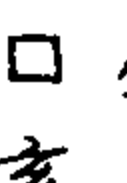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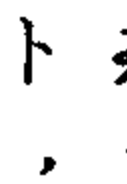
毫



羅振玉「說文解字毫从高省，毛聲。乙毫鼎作，吳大澂謂是从止。按宅字卜辭亦作，晉祁璽作，仍从毛。毛聲殆不誤，非从止也。从止者殆毫之異體。」（殷粹十一集）

王襄「古毫字。父乙方鼎毫作，與此同。吳憲齋先生云毫从京从止，湯建都之地也。」（類纂正編第五卷二十六葉上）

丁山「毫字，象草生臺觀，下形，當然是堡字本字。堡，古文作保。左氏襄公八年傳，「焚我郊保」，晉語，「抑為保障乎」，禮記檀弓，「遇負杖入保者息」，月令，「季夏之月，四鄙入保」，這些保字，舊多釋「小城也」。俞字，正象小城，上壽有臺觀，所以保障人物安全的。然則，湯之居毫，殆即城主政治的開端，也是殷商文化劃時代的標準。學者必欲探尋成湯的故居，由「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兩句詩的方位測之，疑即春秋時代齊國的博縣。此博位于豕韋，有危，昆吾之東，所以欲滅桀居洛陽附近的夏后氏，必先滅此三國。」

毫，到了商代末年，已成為專名，以卜辭云：「亥卜，……毫……」○夢邠毫于及鼎。一（後上六·四）
「□□卜在商貞，……于毫，亡災。」○甲寅，王卜，在毫貞，今日……唯，亡災。」（後上九·十九）

癸亥卜……貞其……毫……必。在七月。□□又。王……（揃二·二·四）
癸丑……毫□今夕……（揃二·二·五）
王先在商卜，後在毫卜，可見商之與毫，時已分為兩地。這是否為王國維的考定，商即商邱，毫即象毫？余不敢言。因為商重，我在上文已論定在亳，這個毫，可能仍指泰山郡的博

縣。在盤庚遷殷以前，商人常盤桓於大河以東，除了龍山文化，可做證明外，尚有若干地緣的根據。——商周史料考證第二十七葉龍門聯合書局出版一九六〇年。

丁山 「亳」字，在甲骨文里，常有下刊列幾種寫法：

金 上六·四 金 上九·一九 金 粹二〇 金 粹二一 金 粹二二

象形生臺觀之下形，當然是堡字本字。堡，古文作保。左氏襄公八年傳：「焚我郊保。」晉語：「抑為保障乎？」禮記檀弓：「遇負杖入保者息。」月令：「季夏之月，四鄙入保。」這些保字，舊多訓為小城也。亳字，正象小城之上筑有臺觀，所以保障人物安全的。然而，湯之居亳，殆即城主政治的開始，也是殷商文化劃時代的標準。學者必欲探尋成湯的故居，由日書顧既伐，昆吾夏桀，兩句詩的方位測之，疑即春秋時代齊國的博縣。——商周史料考證二十七頁。

孫海波 「亳」，甲一六四〇。亳土，即亳社。——（甲骨文編二四五頁）

陳夢家 「亳」，即薄。王國維以為即漢書地理志之薄縣，今河南曹縣境，在今商丘北。一觀堂一二：二。一綜述二五〇至二五一葉。又曰：「卜辭有亳社和亳。地名亳僅見於乙辛紀人方卜辭中：『因國因亳，才十月又』。王正人方，才亳。陰五八四。癸丑卜亳貞今日步于堆，亡其。上九·一。二。癸丑王卜貞旬亡禍，才十月又。」亳在商之南而商即商丘，則亳之地位可以推知。王國維說亳（觀堂一二：二）一列三事以證亳為漢書地理志山陽郡之薄縣，今曹縣南二十餘里，今地之曹、商丘、亳三縣雖分屬於山東、河南、安徽三省，但南北相望成一直線，商丘北距曹縣約五十公里，南距亳縣約六十公里。

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偃師為西亳。南北二亳雖同在宋州、梁國範圍之內，相距百里之遙，恐不是一地。在大蒙城者，當漢之

羅振玉

「卜辭畺字或省口，觀倉廩所在，亦可知為畺矣。」

（殷辭中七葉下）

王襄

「古高字。」

（類纂五編第五第二十六葉上）

楊樹達

「太平御覽八十三引古本紀年云：『小甲高即位，居亳。』今本紀年云：『小甲高。』按殷虛文字甲編伍伍壹片云：『△申，其幸于高，祭牛。』又柒捌伍片云：『△乙卯，貞，其幸于高，祭九牛。』以上諸辭之高，皆小甲也。」

（竹書紀年所見殷王名疏）

（和微居甲文說卷下五四頁）

楊樹達

「今本紀年云：『小甲名高。』甲編五五一片云：『△申，其求于高，其焚牛。』又七八五片云：『乙卯，貞，求禾于高，焚九牛。』辭編六五七片云：『其焚高，又（有）雨？』諸辭之高，皆小甲也。」

（續甲文說三六葉）

陳夢家

「前二、一、三此是才高貞王田衣，則高衣必相近。左傳宣十二年『晉師在穀部之間』，杜注云：『穀部二山在滎陽縣西北。』今滎澤縣境，大河在其西北。」

（綜述二六一葉）

屈萬里

「卜辭：『丙寅卜，牧貞：其高□玉，王受又？』甲編一六一一高，疑靈聖之地。」

（甲編考釋二一四葉）

屈萬里

「高，地名；其地有河宗：蓋殷人心目中靈聖之地也。胡厚宣謂：『高，讀為萬，即中嶽嵩山。』商史論叢二集卜辭中所見殷代農業」

按：謂高讀為嵩，非是。高究為何地，待考。」

又云：「本編七七九片，有『于岳宗酒』之語；本辭『癸亥卜：河其即宗于高。』則言『河即宗』，知殷代河、岳皆有宗。宗，廟也。河宗，蓋猶後世之河神廟矣。」

「高，當是地名，乃先祖河之宗廟，蓋不然矣。」

饒宗頤

「丙寅卜，牧貞：其高……王受又。」

（一）「高當為地名，疑即晚期之『萬』。鹿頭刻辭云：『戊戌，王萬田……文武丁祈……王來征……』（一）「高當為地名，四〇」穀梁桓十五年：『公會齊侯于萬。』公羊作鄆，乃齊地，與麥丘相近。」

（通考二三八葉）

于高，饒宗頤。『癸酉，子卜：高不乍若。』（前編八·一三·一）按高為殷先公名，他辭云：『米

考古所。『同乙：『午組卜辭』問題者的先祖稱乙者，著錄中未見此名，屬首次發現。』
（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三八頁）

俾，也可能是在契刻時筆誤。『商書：『京師一八二八有『高』之辭，故知商應為高，當為高之異

姚孝遂 前 高祖 王田高，往來亡災。』

姚孝遂 前 高祖 王田高，往來亡災。』

第二 種 高祖 王田高，往來亡災。』

916 第三 種 高祖 王田高，往來亡災。』

卜 辭 有 高祖 王田高，往來亡災。』

陳夢家先生雖然在『高祖』一辭中，則居前所未見。

他主 張 高祖 王田高，往來亡災。』

南地 甲 骨 考 釋 九 此 種 辭 例 前 所 未 見。 據 此， 則 高 祖 與 高 祖 明 顯 是 對 立 的。 因 此，

姚孝遂 肖 丁 2384 庚辰貞，其陟……高且圉用王吉……

高且圉 此 處 僅 見。 但 卜 辭 高 祖 與 高 祖 是 相 對 為 言 的。

明續 470：「庚寅夏，其告高且，求于圃三牛。」
綴 13：「辛未卜，高且率，其卯圃。」
此，則此片之「高且圃」不能連讀，應分讀作「高且·圃」，猶言「高且眾圃」。一、
屯南地甲骨考釋三四頁）

于省吾 「說文高」从口，与倉舍同意。按契文、金文、籀文、陶文作高，高，高
茅形，汉代篆隶多作高，今楷亦每作高，与古文合。九經字樣以為隶省，字鑑謂仿作高，並失
之。一、《論衡》每合于古文中國語文研究第五期一六頁）

王慎行 參高字条

王獻唐說參「高」字条下。

之形，按：說文以「高」象臺觀高之形，這是對的。以為「从口」則不確。「高」或作「𡵓」，象城郭
廣雅釋詁「高，遠也」。禮記樂記「窮高極遠」，「高」與「遠」義相因，「高」即「遠」。

楊樹達以「高」為「小甲」，其說非是。所引諸辭，「高」均為地名。
「高」與「京」字時相混。「高」與「京」字同源。「高」或簡稱「高」，「高」者惟有「高」，「高」及「王亥」。
有小屯南地甲骨之出土，發現「高眾河」之記載，則「高祖河」當理解為「高祖」及「河」，
此一爭論始得到解決。

高下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按：合集七〇五六辭云：
「乙未卜，從鬲眾。」
為人名。

2009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010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011



按：英一一六〇正辭云：
「甲戌卜，方貞，率年……癸于多十牛。」
為祭祀之對象。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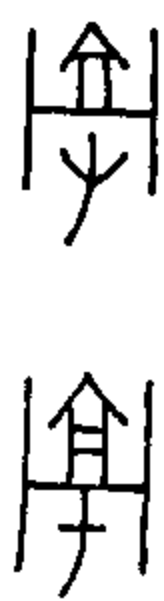
按：合集一六二四二辭云：
「……卯卜，率貞，王乞正河新邑？允正。」
當為宗廟建築之名。

2013



2014

毫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為人名。

按：當是「毫」字之異構。合集二二二七六辭云：

2015

禕



按：字从「韋」从「永」，辭殘，其義不詳。

2016

亩

廩



王襄

「古廩字」。（類纂五卷二十六葉下）

孫詒讓
入以回，象屋形中有戶牖。或作廩，从广稟。此即亩字。龜文畺作畺，畺作畺，至从此形。可

郭沫若
多如是作「而」今甲盤畺字作畺，畺畺畺牆字作畺，故延至小篆遂形變而為畺，說文乃謂畺从入

陳夢家
上堆麥稈麥殼，頂上作一亭蓋形，塗以泥土，謂之「花籃子」與此相似。（綜述五三六葉）

1965

孙海波

「命·甲五七四：卜辞亩与亩皆用为鄙。」（《甲骨文编》二五〇页）

李孝定「孫治讓釋亩是也。金文濃亩稟作𡇗，康侯苗苗作𡇗，雍伯亩鼎作𡇗，所以均與此同可證。說文又有稟字，訓賜穀也。疑亩康稟古祇是一字，亩象形稟會意。康又增广，則偏旁累增字也。卜辭又有畝外，二二疑稟字，異樣，羅氏混此與畝為一非也。从口或曰者為亩字，不从口者當从孫說釋亩。」（《集釋》一八七七葉）

姚孝遂「肖丁「卜辞亩字作𡇗，𡇗，𡇗，諸形，孫治讓《契文舉例》下36以為亩之古文是也。陳夢家《綜述》36謂「亩象露天的谷堆之形」。說文：「亩，穀所振入也。蒼黃亩而取之，故謂之亩。从入从回，象屋形中有戶牖。或作廩，从广稟。」

王筠《釋例》則以為「許慎所謂「从入从回」殊牽強，曰此乃全体象形字，不可闕入會意」。戴侗《六書故》謂「糸禾露積為亩，上八象覆亩」，此當為陳夢家先生說「卜辞亩字形體之所本」。六書故謂「糸禾露積為亩，上八象覆亩」，此當為陳夢家先生說「卜辞亩字形體之所本」。卜辞亩均用其本义。——《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五六——一五七頁）

按：說文以為亩字「从入从回，象屋形，中有戶牖」，王筠《說文釋例》認為「从入从回殊牽強」，此乃全体象形字，不可闕入會意。戴侗《六書故》謂「糸禾露積為亩，上八象覆亩」，此即為陳夢家說「卜辞亩字形體之所本」。

李孝定「疑亩康稟古祇是一字」是對的，實則饒炯說「文部首訂即已論及「亩、稟為一字重文」，「康」則「亩」之或體也。又李氏疑稟為稟字之異，其說非是。外二二一，字从木不从木，从畝省，不从畝，嚴一萍釋「是也」。

殷之統治者重視康集，常往巡視；

「令畝省畝」；

「令畝省畝」；

「令畝省畝」；

「令畝省畝」；

「令畝省畝」；

「令畝省畝」；

「令畝省畝」；

「令畝省畝」；

之記載，此猶春秋桓十四年「御康災」之義。

粹	九	一	五
前	五	六	二
續	五	一	九
前	四	一	六

辭唯見「南康」，又卜辭有「焚亩」

亯 亯 亯

卜辭或以「亯」為人名。

孫海波

「亯」，辭一一六四。人名。L（甲骨文編二五〇頁）

孫海波

「亯」疑此仍是亯字，金文師寰毀穡字偏旁作亯，號叔鍾替字偏旁作亯，与此正同，上作亯，即亯字。卜辭圖字作亯，此將口移在亯下者，其體微變也。L（卜辭文字小記，考古學社社刊，第三期六十二頁）

饒宗頤

「亯」亦作亯丘。L（乙六九二六）即廩丘。左襄二十六年傳：「以廩丘奔晉。」今山東范縣東南有廩丘城。L（通考第一一〇葉）

趙誠說參八日字條下。

饒宗頤說參亯字條下。

合集

按：此乃「亯」字之繁體，多用作人名。隸可作「亯」，卜辭每於人名或地名增「日」形。

「亯」，不其亯

用為動詞，當為「亯集」之義。

亯 亯 亯

孫詒讓

「亯」即古文亯字，說文亯部亯，音也。从口，从亯。亯，受也。L（金文圖）圖字从口，與此形近。古亯部字通，此亯為亯之借字，但義究難通耳。又有劉文，云「丁酉卜亯」，「亯」藏一四五二，此邊口者亯下，實一字也。L（舉例下卅六葉下）

羅振玉「此即都鄙；本字，說文解字以為皆皆字，而以鄙為都鄙字。考古今文都鄙字亦不以邑，以邑者後來所增也。雖白與圖字作邑，與此同。卜辭皆字或省口，觀倉廩所在，可知為皆矣。」（殷辭中七葉上）

王襄「古皆字，雖伯彝與，吳憲齋先生以為圖；省。圖字重文。」（類纂正編第五葉二十六葉下）

王襄「疑皆字。」（類纂存疑第二第三葉下）

郭沫若「皆字从口从面，示倉面所立之處，自為邊鄙也。」（古代銘刻匯考·殷契綜論·釋皆面廿九葉）

陳夢家「卜辭之鄙有：」（續五·七·九）

汴武告曰：土方畀于我東鄙，戕二邑，邛方亦侵我西鄙田。（續二·一·三·二）

又敦于日，攸侯曰鄙；又敦于義，攸侯曰鄙。（續七·八·六）

王來征人方才攸侯喜鄙永；王來征人方才攸才攸侯喜鄙永鍊。（續一·九·〇）

才意雷，商孝鄙。（續七·二·八）

後世典籍上關於鄙的意義，是多種的。一為「縣鄙」，周禮遂人以五百家為鄙，五鄙為縣，而小司徒十六邑為甸，甸為縣，則鄙和甸約略相當，為十六邑五百家。二為「都鄙」，周禮太宰注云：「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公卿大夫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大司徒注云：「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左傳莊二八年：『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鄙。』」三為邊邑，左傳莊廿六年注云：「鄙，邊邑也。」月令注云：「鄙，界上邑。」由上所述，可知「鄙」當為都城之外居住的地區，聚若干小邑而成。此等小邑據周禮鄙，甸之制推之，大約為三十家，則其小可知。殷人之邑祇會更小的。

我們假設卜辭有宗廟之邑為大邑，無曰邑，聚於大邑以外的若干小邑，左東者為東鄙，在西者為西鄙，而各有其田。左傳有東、西、南、北鄙，有縣鄙、邊鄙。（綜述三·二·二——三三葉）

畱

畱

孫海波文編五卷十七葉下金祥恒續文編五卷二九葉上均收畱為一字釋畱，从羅說

孫海波 畱 鉄六八四。卜辭用畱為鄙。重見畱下。L（甲骨文編二八一頁）

饒宗頤 畱 畱即鄙。春秋襄八年：「莒人伐我東鄙。」左隱元年：「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語正相類。左莊二十六年：「羣公子皆鄙。」杜注：「邊邑也。」禮記月令：「四鄙入保。」鄭注：「界上邑。」（通考一六四葉）

屈萬里 畱 羅振玉所釋（殷粹中七葉）。孟邊鄙義。L（甲編考釋一五一葉）

李孝定 畱 不从邑。畱字重文。說文云：「五鄙為鄙从邑畱聲。」L（集釋一一七一葉）

趙誠說參八日字条下。

按：說文關於「畱」字之說解不可據。「畱」字从口（圓）从畱會意，猶邑之从口从邑。邊鄙有邑，有田，有畱，常遭敵方之侵犯：「土方畱于我東畱，伐二邑，舌方亦侵我西畱田。」

徐灝說文解字注箋云：「畱古鄙字，左氏莊二十六年傳：「羣公子皆鄙。」杜注：「鄙，邊邑也。」此即畱之本義。」

陳夢家謂鄙「當為都城之外居住的地區，聚若干小邑而成。此等小邑據周禮鄙、甸之制推之，大約為三十家，則其小可知。殷人之邑只會更小小（綜述三二頁）。」

卜辭又有畱字，據粹八〇一：「大方伐：畱廿邑。」其用法近似於畱而不同於畱，又多用為人名。今暫定為畱字。孫詒讓以為「遼口著畱下，實則一从口（圓），一从口，判然有別。」

王襄 「古畱字」。（類纂存疑第七第四十一葉下）

于省吾 前八·七·三：「重右隻罍。重左隻吉。」按此二語上下對貞，係卜田狩左右獲之
事。重讀惠，乃發語詞。右獲罍與左獲吉反正為義。罍字舊無解，以音求之，應讀為湯否泰之
否。金文「弓甲盤」有罍，乃地名。王國維「弓甲盤跋」云：「罍字雖不可識，然必為以因音聲之字。
虞則古文魚字。以聲類求之，罍虞疑即春秋之彭衙矣。按王說非也。罍以音聲，與否字同音，
左襄三十一「年傳」：「以議執政之善否。」淮南子「人間」：「故善惡不同。善否即善惡。」書「堯典」：「否
德忝帝位。」史記「五帝紀」：「否德作。」鄭德：「莊子「大宗師」注：「不善少而否老。」釋文：「否本亦作
鄙。」釋名「釋言語」：「否鄙也。」釋州國：「否惡也。」太玄「積初」：「冥積否。」注：「否不善也。」湯
之證。湯師初六：「否臧凶。」釋文：「否惡也。」君子吉，小人否。此與契文「重右獲罍，重左獲吉」
否六二：「小人吉，大人否。」遜九四：「君子吉，小人否。」此與契文「重右獲罍，重左獲吉」
均屬對文，可資互證。」（駢三第三十葉上釋罍）

戴家祥 「此字从网从苗，許書所無。以聲類互易求之，殆罍字也。說文：「罍，兔罍也。从
网否聲。」古匋文作罍，古鉢文作罍，古音否苗同部。釋名「釋言」：「否，鄙也。」釋州國：「鄙，否也。」書
堯典：「否德忝帝。」史記「五帝本紀」作「鄙德」。論語「雍也」：「予所否者。」論衡「問孔」引作「予所鄙者」。
莊子「大宗師」：「不善少而否。」釋文：「本作鄙。」晉郭象都鄙作「者否」。是從苗即从否之證。又說文
「罍，覆車也。」引王風「兔爰」：「雉離于罍。」爾雅「釋器」：「罍謂之罍，覆車也。」禮記「月令」：「罍，羅罍網
畢罍。」淮南子「時則訓」亦同。呂覽「慎人」：「編蒲葦，結罍網。」莊子「胠篋」：「削格羅罍。」置罍羅網
於澤矣。」釋文：「罍又作罍。」又爾雅：「雉罍謂之罍。」郭注：「羅罍也。」釋文：「本或作罍。」羅罍幕一
聲之轉，是罍罍罍罍罍罍即一字之聲類互易例也。」（釋南清華國學論叢一九二八·一四）

孫海波 甲骨文編七卷廿六葉下收此作罍，以為說文所無字。

于省吾 「甲骨文稱：『重入（右）一隻罍。』重入（左）一隻吉。』（前八·七·三）按此
二語係卜田狩之事，上下對貞，反正為義。重讀惠，乃發語辭。罍字旧不识，甲骨文編謂曰
說文所无。金文今甲盤之罍，乃地名。王國維「甲盤跋」：「罍字虽不可识，然必为以
网苗声之字。虞則古文魚字。以声类求之，罍虞疑即春秋之彭衙矣。按王说非也。罍以音
声，苗与否古通用。：：：否均应该为苗，此与甲骨文之『重右獲罍，重左獲吉』，均屬對文。
至於甲骨文之『重入與左獲』，是指射猎之方向。大義是說，向左右射則不能獲之，故以罍而不善為
言；向左右射則能獲之，故以吉利為言。甲骨文之『重入與左獲』，又（有一）脈才（在一）行，其（一）左（一）射隻（一
莊）。（前八·三·一·一），詩「驅鉄」之「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可以互相验证。』（前八·三·一·一）

夫應是沃浩之稽夫，亦即莊稼之人。
說文：「稽，即卜辭之稽，後者與稽當是一字。說文：「稽，古文作稽，或與卜辭之稽有同，武丁

卜辭云：「今日雨不佳稽」

不佳稽 續五、二五、六

替禾 湖四七九

與農事有同而其義不詳。又云：「庚子酹三替云」
（綜述第五三六——五三七葉）
我們則讀替為牆，假為祥，即祥雲云。（綜述第五七五葉）

李孝定「契文作與小篆同。或作替以林非。許訓稀疏通林之林乃禾之聲文，从未與
從來同意。或作替以田，與許書古文同，並是一字。孫羅兩氏之說均是也。陳氏謂替與農事有
關而其義不詳，蓋不知替替為一字也。作替若番者，藏未麥于亩，作替者，田禾成熟可收替也。
陳又舉師表段稽字作牆，左傳：「稽文廣或作牆，因謂替番者，藏未麥于亩，作替者，田禾成熟可收替也。
可商。反。替與牆，聲韻並遠，又信廿三年左傳：「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廣咎」，文，但有一「廣咎如」，說似有
在良反，故得通作，廣字本不讀，所力切之替也。廣字說文無之，疑是牆之異構，廣取其音讀
本同，故得通作，廣字本不讀，所力切之替也。廣字說文無之，疑是牆之異構，廣取其音讀
義也。至師表段稽字作牆，左傳：「稽文廣或作牆，因謂替番者，藏未麥于亩，作替者，田禾成熟可收替也。
廿六年左氏傳：「釋文：音牆，固不音番也。番，音讀既不能與牆相通，則卜辭言「三替云」當
以于省吾氏所說為是也。」（集釋一八八六葉）

陳夢家「亩是積穀所立之處，即後世倉廩之康。勅詞所以敘收之則曰替，武丁卜辭云：「
其亦替」，口不亦替。陰七三九加陣一八四四。手番。一戰四一。二。說文：「稽，穀可收，
左傳：「襄九杜注云：「種曰農，收曰稽。稽，成禮毛傳云：「種曰稼，歛曰稽。凡此即高書多士
無逸：「稼稽，成禮。稽，不稼不稽。由此可知，稽，稽古當以升一莊一為聲符。由此可知，稽，稽古當以升一莊一為聲符。
事：「福文牆，金文：「福文：「朱駿聲自卜辭：「替而增升一莊一為聲符。由此可知，稽，稽古當以升一莊一為聲符。
稼：「說文：「牆，車部的轄字，朱駿聲自卜辭：「替而增升一莊一為聲符。由此可知，稽，稽古當以升一莊一為聲符。
可證：「莊稼，牆互通。說文：「牆，車部的轄字，朱駿聲自卜辭：「替而增升一莊一為聲符。由此可知，稽，稽古當以升一莊一為聲符。
亦即：「莊稼，牆互通。說文：「牆，車部的轄字，朱駿聲自卜辭：「替而增升一莊一為聲符。由此可知，稽，稽古當以升一莊一為聲符。
有閔，武丁卜辭云：「今日雨不佳稽。一後下七二。不佳替。一續五二五六。又五三〇八。

𡵓

𡵓

「舊乘」：「湖四七九」與農事有閏而其義不詳。——（綜述五三六至五三七葉）
又曰：「辭云：『庚子彫三蠶云。』」（燕二）于省吾讀蠶為色，因謂二云三云等乃指二色雲
三色雲等。——（辭云：『我們則讀蠶為牆，假為祥，即祥雲。』）（綜述五七五葉）

白玉峰 「字蓋从畝從來，准之六書，即會意字也。从畝象藏來之所；從來，來，麥也
，北地產麥，秋收之後藏之於畝也。許書之解甚是……」（契文舉例校讀十一中國文字第
四十三冊四九〇五頁）

說文：溫少峰 袁庭棟 「卜辭中對收穫之谷物加以歛藏稱為『畝』，其字作𡵓、𡵓、𡵓等形。
谷可收。『畝』，愛牆也，从畝來者，畝而藏之，故田夫謂之畝夫。『畝』字后作牆，說文：『牆，

其是否進行收割歛藏之事也。——（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二二三頁）
（218） 戊午卜，王：其亦畝（牆）？（《金文》一八四四）
（220） 戊午卜，王：其亦畝（牆）？（《金文》一八四四）
（219） 戊午卜，王：其亦畝（牆）？（《金文》一八四四）
（218） 戊午卜，王：其亦畝（牆）？（《金文》一八四四）

按：徐灝說文解字注箋謂「畝即古牆字」。方言、廣雅並云：「畝，積也，蓋畝之本義謂收
穫，故從來从畝。來，麥也，非行來之謂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亦謂畝「本訓當為收穀，
即牆之古文」。其說皆與古文字合。牆字籀文从畝作𡵓从二木，或替从二來，木與來均屬穀類，
畝而藏之，示收穫之義。卜辭皆以「畝」為人名或地名，無用為「稼穡」之義者。陳夢家以織
四一二之「乎畝」亦為斂收之義，非是。此乃人名（參見合八五）。
或後世區別之文。——（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二二三頁）
至於牆與牆之關係，王國維以為師襄殷之「卹乃牆事」為「誤以牆為畝也」。古金文刻，別
字往往有之，未可執以議後世之正字也。——（史籀篇疏證）
以牆為畝，似不當目為別字。參見「畝」字條下。

𥽿 𥽿

按：字可隸作「𥽿」，在下辭皆為人名。

饒宗頤 「按說文𥽿古文作𥽿。此从秝从回，契文亦作𥽿。（金璋七三九、庫方一八四四）𥽿、（後下七·二）及𥽿、（藏書四一·二）俱隸𥽿之𥽿字。」（通考二五九葉）

屈萬里 「𥽿，與師表𥽿𥽿字，偏旁相似，當是𥽿之本字。師表𥽿从日者，乃繁文；卜辭有作𥽿、𥽿（二字羅振玉釋𥽿，見殷契中三五葉）者，亦其異體也。」（甲釋第二〇一葉）

張秉权 「𥽿，从二禾从回，當是稟字，或釋為𥽿，非是。說文五下，回部：「稟，賜穀也，从回从禾。」段玉裁注曰：「凡賜穀曰稟，受賜亦曰稟，引申之凡上所賦，下所受皆曰稟，方言六：『稟，穀也。』秦晉之間曰稟，齊曰沒，吳楚之間自敬曰稟。」是稟有「賜穀」之義。羅振玉流沙墜簡二，元成山殘考釋（頁二九）云：「出稟十七石四斗以食庠侯士戌（下缺）」

右簡記稟給士卒之事。
□□疆和里張廣成車一輛 □十二□□二石禾一斗後卅四石二斗三升□以稟卒凡卅石六斗六升大卅

右簡同上。稟者稟之別字。前成發英第二十二簡，稟字亦作稟，此簡之稟，以文义求之，則稟之別字，曹全碑：「以家錢糴米，稟賜瘠盲。」昔人皆釋稟為稟，其實則稟字。說文：「稟，賜穀也。」廣雅：「稟，予也。」戶韻：「稟供穀，又予也。」晉太康起居注詔曰：「其依令什尚書各稟信五十人稟賜，則稟賜二字為漢晉間成語。」

又（三十一頁）云：西部侯長治所謹移九月卒後及守狗當稟者人名各如

右三簡記稟給畜食之事

又勞貞一先生居延漢簡云：入稟啐喂隊戌卒关遂四月食。（圖版七八 簡号二五五·三三）出麦五斗 稟夷胡然長王勤五月食。（圖版八二 簡号五三·二二）稟並山然卒賈延元月食。（圖版八三 簡号一七七·一五）

白玉崢 「籀頡先生釋皂，又或為豆省。孫海波氏文編入於附錄（十二）。李孝定先生集
釋列為待考之字（四五九九一）。言笏之先生釋燁，曰：「甲文有燁字，人多不識。全象燭
光形，應是託形寄意之字。託光燁之形，以寄光輝之義。光為形，故為名詞；燁為態，故為狀
詞。由金燁燁，由象形變為形聲，由甲文至小篆，雖可征諸他字之例而合，惟此字金文無覩，
中缺八百余年演變之跡，殊為可惜。然吾寫信不疑者，以更有吉字證明也。吉字甲文變形甚多，
而其最多最完之形，則為吉。此从口合會意也。燁，就謂善言也。中國字例二·二。五頁
一。崢按：笏之先生釋燁之說，可以。且吉字見於第一期武丁時代之卜辭，而他形之吉字，則
為后期之演變。金与吉之所从同，且均見於同時，而同時期之吉字既可釋主，即今炷字，則金
之釋燁，殆无可疑也。」（契文舉例校讀二十中國文字第五十二冊五九五一至五九五二頁）

考古所

「合：字不識，疑為祭名。」（小屯南地甲骨一一六二頁）

張秉叔

「合，孫詒讓疑為豆之省，又疑皂字？孫氏曰：說文皂部：皂，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或說皂，一粒也，又誤
若香。」（契文舉例下廿二）

鮑鼎則謂从葉釋吉（注一），按孫釋皂近是。皂讀若香，与享音近，疑假為享，甲骨文中享字
作𠂔，与此形近，而且甲骨文作𠂔，与作𠂔，一往往可以通用，譬如天字可作𠂔，也可作天。
所以即使說金即𠂔字也不為過。（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一四七頁）

按：合集二〇〇六正辭云：「丙戌卜，般貞，癸亥合；貞，勿合癸十牛。」又屯附一四辭云：「丙辰卜，王于來丁，合祖丁，均為祭名。張秉權疑為「合」字，極有可能。」

蒿

蒿

蒿

蒿

王襄 「古橐字。北征橐籥橐作𠂔，从𠂔从蒿，殷契从𠂔从𠂔，𠂔字，偏旁每相通。莫，說
文从𠂔，殷契从𠂔，其例也。此从𠂔从蒿，即橐字。」（類纂正編第六第二十八葉下）

葉玉森隸定作森。云：「森名疑地名。」（拾考十一葉下）

孫海波文編六卷一葉下收此作橐無說。


孫海波文編六卷一葉下收此作橐無說。

孫海波文編六卷一葉下收此作橐無說。

金祥恒續甲骨文編一卷十四頁收第二形作蒿。

李孝定說文「橐木枯也。从木高聲。」此从高省，从林與从木得通，孫收作橐可以。金氏續文編六卷二葉上收橐作蒿，橐古文从少从木亦得通。本書前已收蒿作蒿，且數字皆為地名，無義可說，姑仍之。集釋一九七九葉。

按：甲骨文从艸與从艸無別，此即蒿字，均用作地名。

蒿


2025

按：字从「高」从「林」，「高」即「高」之省，隸當作「森」，以契文每單複無別例之，或當是「橐」字。在卜辭為地名。



2026

陳漢平說文「甲骨卜辭」六四二文曰：「在蒿中」。此地名从高省，委聲。說文：「高，崇也。象台觀高之形。从口，口与台同意，凡高之属皆从高。」是知此字有台觀崇高之意。又說文通收入樓字古文一併作蒿，字从蒿，委聲。此字当有所本。說文：「曰蒿，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蒿之重，两亭相对也。或但从口。凡蒿之属皆从蒿。」古說文字中之形声字，从高与从蒿意略同，可以通用。故此从高省，委聲之甲骨文地名字当释为楼字，后世形旁改从木作楼。說文：「曰楼，重屋也。从木娄声。」

此樓字于甲骨文中为地名，字当读为鄴。说文：曰鄴，南阳穰乡，从邑娄声。曰此地于战国时为穰邑，后为韩国穰邑。秦置穰县，明废。地在清代河南，阳府邓州东南二里穰县故城地。穰字又作鄴，说文：曰鄴，今南阳穰县是。从邑襄声。曰即今河南省邓县地。后世人以楼或娄为氏为姓者，其源盖出于此地。《古文释》出土文献研究二三〇页。

按：合集二四三七九解云：

为地名。字不从「婁」，釋「樓」不可據。

京
𡩺
𡩺

按：合集三三九五八解云：

为地名。丁丑卜，在𡩺今日雨？允雨。

𡩺
𡩺

按：合集七〇三三解云：

为方國名。丙……卜，王佳𡩺𡩺。

𡩺

按：合集二〇二七一解云：

为地名。壬申卜，王陟山𡩺，癸酉𡩺目。

2030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031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032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033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034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035

榿



郭沫若

「榿殆稟字之異。禾木字古每淆易。」

（粹考一六七葉上）

李孝定 「古文偏旁禾木二字固多誤混，然究以不混者為正，此字仍當隸定作植，从木从直。說文所無。字在卜辭為地名。」（集解二〇二八頁）

張亞初 「在甲骨文中，倉廩的廩字作直（綜類二六八——二六九頁），是倉廩的象形字。后世增加意符禾或米作稟、稟或菴。增加表示房舍的广作廩，也或作廩。卜辭中還有从木从直的植字（綜類二六九頁），植即標。還有从直从支的敵字（同上）。敵字到西周增加声符林就是敵，增加意符米就是敵（金文編九五〇頁）。敵即敵。」（古文文字分類考釋論稿古文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二三五頁）

按：字从「木」从「直」从「虫」隸當作「植」。合集二九四〇八辭云：「為地名。釋「稟」不可據。」



張東荪 「山」乃山字，說文下「山」部：「山，交覆深屋也，象形。」乙編八八九六有「山」字，作「山」？是卜建築房屋之事，則此版殘缺之第（十五）辭當亦為作「山」于杆而占卜者。」（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四七一頁）

王祥恆 「介」形与六似，實象屋形。……故「介」疑亦「作章」之意。L（釋此）

丁騷 「山之為宅字簡，由十之為字可知，比較乙八八九三、八八九八，二版辭便知，二版均有「甲申卜令啄宅正」，八八九八对貞辭但曰「不十」。又有辭云：「癸巳卜妙十」即「卜妙宅」，「不十」乃「不宅」也。「宅正」當是官名。L（屯乙八八九六版辭釋）中國文字第九卷四二二六頁）

于省吾 「甲骨文中第一期的山字作「山」，「山」等形。說文：「山，交覆深屋也，象形。」徐鉉引唐韻謂「山」，武延切「山」音綿。自來文字學家对「山」字的形与音均无异议。今

以甲骨文验之，则山字本象宅形，也即宅的初文。甲骨文山与宅互见，用法有别，今分条择录于下，并加以阐述。

甲，山字

- 一、丁卯卜，作山于兆。○弓作山于兆（《缀合》二九五）。
- 二、辛未卜，作山（《乙》八八一）。
- 三、辛未卜，作山（《乙》八八九）。
- 四、丙寅贞，山（《乙》九〇三一）。
- 五、山亡田（《乙》八八三）。
- 六、于东（《京津》四三四五）。
- 七、出东（《续存》八一）。

乙，宅字

- 八、贞今二月宅东（《前》四·一五·一）。
- 九、今二月宅东（《燕》五九五）。
- 十、三帝宅东，衣，宅（《续存》二四）。
- 十一、乎帝宅于兆宅。○弓乎帝宅于兆宅（《缀合》二九五）。
- 十二、贞，乎宅丘（《乙》一四一〇）。
- 十三、贞，乎宅（《乙》二二二）。
- 十四、甲申卜，令朕宅，正。更征宅，正（《乙》八七一）。
- 十五、收崔人，乎宅崔（《乙》五九〇）。
- 十六、更其宅（《乙》八六八）。

从以上第十一条乎帝宅于兆宅的反证对贞和第一条的作山于兆反证对贞来看，就说明了宅与山的用法显然有别。以上所列甲类的山字均指住宅而言，係名词。乙类各条的宅字均作动词用，训为居住之居。《尔雅》释言谓：曰宅，居也。但亦有广义狭义之别。其言宅东寝，宅新寝，专指居于宅舍言之，其言宅于某地，则不限于宅舍，属于广义。第十一条的衣，宅，是说先举行衣（殷）祭，然后居之。甲骨文的名词也作动词用，例如以黍为动词，其称曰黍于靡（《续存》三四·五），是说种黍于靡地。也有由于名词动词的不同而用字有所区分。例如方为第一期贞人名，第一期也以方为动词，如曰咸方于帝（《丙》三九），是其例。但自第二期起，曰王室某之室作动词用，则于方下加止以别之，可以互证。

王筠《说文解字》例谓：山，乃一极两字两墙之形也。这是对的。但还不知其为宅字的初文。宅字是由象形的山字加匕为声符，遂成为形声字。

盖之，甲骨文之山字，乃宅舍之宅之初文，而宅字则作居住的动词用。两者并不混同。说文既不知山为宅之初文，唐韵又以山为宅延切，自係讹误。以来相沿的讹音。这和甲骨文作为否宝调用的弱字，本读如弥（详张宗堂《说文解字》），而唐韵误作日其两切，其误正同。据前文的解释，初文山与宅之用法迥然不同。后世则宅行而山字只习见于文字的偏旁中，并且音读也误。二千年来沿讹袭谬，不知其非。山（释山甲骨文释林三三四——三三七页）

蔡哲茂 山字，康殷氏在文字源流说一书六〇三页，以为山即房屋的侧视图也。其云：

山，愚以为介即廬字初文，见山，借声以为数字六，今南音尚读如陞，古音概与廬同。按说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从广廬声。山诗小雅信南山曰中田有廬。汉书食货志上曰陈二十晦，以为廬舍。山师古注曰廬，田中屋也。周礼天官宫正曰大丧则授廬舍，辨其亲疏贵贱之居。山注曰廬，倚廬也，舍，至室也。亲者贵者居倚廬，疏者贱者居至室。山荀子正名曰屋室廬廩。山注曰廬，草屋也。山集韵曰廬，一曰粗屋，摠名。山左传襄十七年曰多傭小人皆有圉廬以辟燥湿寒暑。山廬为田中屋，也是居丧之所，也是小人的住屋，其简陋可知，甲骨文的山字，彭曦氏在我国远古数学初探上说：

山为人类早期房屋的侧视图，半坡遗址出土的聚落房屋，不论圆锥体或是两面坡式，其侧视均为山形。

山，很可能就是代表简陋的房舍，而为廬的初文。

金文廬字见于师汤父鼎曰王在周新宫在射廬。及赵曹鼎曰王射于射廬。廬字从广，金文中从广与山意义相同，如座又可作室，廟又可作廟，宅又可作宅，可知山同于广，那么廬从广廬声，山可能即廬之初文。

殷卜辞中曰山除了作为数字的六之外，也有可能作为山廬的意义的地方，其侧如下：

丁卯卜，乍山于山？
勿乍山于山？
辛未□乍山？
辛未卜乍山？
□乍山？
殷綴二九五
乙八八一二
乙八八八六
珠一四八五（艺文印书馆存）

二字——兼论六、八、山、先为一字故宫学季刊第六卷第一期一〇七——一〇八页（说文金文「陞」「睦」

李孝定 說文：「向，交覆深屋也。象形。」契文家室安諸字所以均作「向」與此同。象房屋正視之形。辭云：「辛未卜作向。」集釋：「向，八九六字當與宮室同義。許訓交覆深屋，其意亦同。金文家室諸字所以以「向」與此同。」（集釋二四二七葉）

朱芳圃 說文山部：「向，交覆深屋也。象形。」按「向」，象一板兩宇兩牆之形。」（殷周文字釋叢卷上第四十五葉）

按：于先生論「向」與「宅」之關係甚詳。卜辭之「作」當讀作「作宅」。今「宅」行而「向」廢。

向

向

羅振玉 說文：「向，象北出牖，或从口，乃由口而為。口，口形近，古文往往不別。古人作書，不為後世之嚴矣。」（殷釋中十二葉下）

孫海波 說文：「向，甲五。六。地名。」（甲骨文編三一六頁）

李孝定 說文：「向，古室宅多南北向，向象正視之形，口象牖形，向說從口。段氏注改篆作向，古文口不分久矣，必从口从口而其字各殊，如咸作咸或作咸則其別始顯，殆嚴其別，不則通作無別也。字立卜辭為地名。」（集釋二四四三葉）

趙誠 說文：「向，象房屋，下面的口象窗戶，與說文作向形近，当即向字。說文釋向為北出牖也，似即向字的本義。」（甲骨文字的二重性及其構形關係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二二一頁）

按：說文：「向，北出牖也。」詩：「幽風七月：塞向墻戶。」毛傳：「北出牖也。」此為許說之所本。韓詩則解為「北向」也。从「向」从「口」，口即象牖形，非「口」古「口」之意。契文及金文皆如是作，不必如羅振玉謂「乃由口而為」，段玉裁改篆作向，亦以意為之。甲骨文編七·一七向字下錄前二。

「𡩇」與「宮」形義皆有別，不得混同。



饒宗頤「𡩇」丙戌卜，方貞：……雨。宮雀（風）。不……（《林》二·二六·二），按
𡩇為狂字，此从「𡩇」，𡩇之作宮，猶福之作竊、新之作窺矣。狂穀一字，通作穀，「宮風」即
「穀風」。《孫炎注》：「谷之言穀；穀，生也。」《國語》：「邶風」毛傳說同，云：「陰陽和而谷
風至。」《東曰》：「為風。」是古籍稱「協風」《谷（穀）風》，「卜辭均見之。」（《通考》二五。
頁）

按：字从「山」从「𡩇」，「𡩇」與「𡩇」有別，且均無由釋「狂」。辭見於合集一三三三：「
辭殘，「𡩇」與「風」是否可以連讀，是否即爾雅釋天之「谷風」，難以確指。



王襄以為「古宗字」。（類纂）

郭沫若
說十二葉下）

「蓋亦之初意本即生殖神之偶象也。……故宗即祀此神象之地。」（甲研釋祖

吳其昌「宗」者，周禮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杜子春云：「宗，謂宗廟。」是其
本義。殷室文字中「宗」亦已作宗廟解。故其文有云：「其社于宗。」（佚五三五）。「每」（祊）
即于宗，「吉」一（前五二一·五）。「丁亥卜，在宗，又久戕。」（前八一·五）。「在宗，酒，卅小
牢，九月。」（後一·二〇·八）。「數宗」字必須以「宗廟」解之也。且契文「宗」字，以「示」
「山」象屋宇，「示」為祭事，屋下设祭，是必宗廟然矣。云：「武且乙宗」者，乃武祖乙之

廟。每一先王設一專廟，周制特盛，成宮。康寢。穆廟。禘室。詞，獨冠滿目。九廟。仲丁之專廟也。在且丁宗。一續一二二二。是祖丁之專廟也。本片（指前一、一〇、三）等八片，是武乙之專廟也。文武丁宗，一續一、一八、五。是湯之專廟也。可以證廟數之制實始於殷矣。之專廟也。亦間作「宗」字。其又（一、一、三）是也。新宗。一續一、二三、七。是也。亦間作「新宗」。宗。亦間作「宗」。且丁，名（魯）新宗。一續一、一三、三。是也。新宗。殆似後世之新廟矣。一續一、一、一、一。在康宮新宮。一續一、一、一。宗枋者，謂于宗廟之內舉行枋祭也。故有「再枋，即于宗」之語。再。即洛誥「肇稱」之稱，此即最初之自注矣。宗。一續一、一、一。亦間有「貞成」而作「宗」。一續一、一、一。者，其在卜辭，其云：「乙酉卜，貞宗亡不若。」一續一、一、一。亦間有「貞成」而作「宗」。一續一、一、一。三。是也。其云：「乙酉卜，貞宗亡不若。」一續一、一、一。亦間有「貞成」而作「宗」。一續一、一、一。異耳。一殷室書契解詁第一五七——一五八葉）

陳夢家「宗與示的分別，即神主（或廟主）與神主所立之宗廟、宗室的分別。神主所立之宗廟宗室與王所居之寢室，二者也自有區別。然卜辭中所見有「閔建」之名，多屬於廟室，合而論之，可分為以下三類：

- 一、先王先妣的宗廟：宗，升，家，室，亞，突，且，叒，戶，門；
- 二、集合的宗廟：宗，大宗，小宗，中宗，亞宗，新宗，舊宗，出宗，又宗，西宗，北宗，丁宗；
- 三、宗室及其他：東室，中室，南室，血室，大室，小室，綴室，司室，室，南宣，公官，血官，以官，第，門，戶，第。一（綜述四六八葉）

饒宗頤「甲申卜，即貞：其又于兄壬，于母辛宗。」（後編上七、一一）按母辛有廟，故曰「母辛宗」。一（通考九八七葉）

饒宗頤「禮記雜記：『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一（通考一

二九五葉）

宗人及大卜（補通考二七葉）饒宗頤「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史、大祝、大卜、大司馬、大司空。』」一（通考一

曰宗伯，屬春官。以曲禮言，知殷時大卜地位甚高，與大宗及大史并列，周時太卜地位則

低矣。 (通考一二九六葉)

屈萬里釋「其用匙方口于宗，王受又？」 (甲編五〇七) 云：「宗，宗廟也。」 (甲編考釋七七葉)

屈萬里「宗廟也。」又云：「蓋卜辭中所見之宗，除河、岳、駘等外，皆謂直系先王之廟矣。」 (甲編考釋一二一葉)

李孝定「卜辭恆言祖丁宗武乙宗，其義正與許訓同，言祖丁武乙之廟也。陳夢家云：大宗小宗都是宗廟，大宗的廟主自大甲起，小宗的廟主自大乙起。」 (綜述四七三葉) 是也。言大宗小宗猶大示小示之別，示象神主，山象宗廟，宗即藏主之地。郭說非是。」 (集釋二四七九葉)

白玉崢「甲申卜，即貞：其又于兄壬？母辛宗？」 (后上七·十一) 又傳世之卜辭，凡祭祀母、妣，而稱曰宗者，獨為武丁之配，亦即只二期時之曰母辛，或曰妣辛，始贅以曰宗字。此外，皆不与也。即父輩之祭，亦不与也。此亦可說明，曰母辛，或曰妣辛，在祖甲心目中，之權威也。」

「辛」字，貞：卯于母辛宗？酒。 (鐵一五七·四) 當為「宗」字之訛。除于本版外，他如：后上七·十一，后下二四·三，皆與此同；續二·九·九，則更訛變作「宗」；然最奇者，莫若鐵一三九·一之作「宗」。凡此，皆當釋為宗。……

吳其昌氏曰：「國社肆師杜子春注：『宗，謂宗廟。』殷虛文字中之宗，亦已作宗廟解。契文宗字，从山从示，山，象屋宇，示為祭，是必宗廟然矣。」 (解詁一五七頁) 夫子「一平一萍」曰：「說文：『宗，祖廟也。』儀禮士昏禮：『承我宗子。』鄭注：『宗子，宗廟之子也。』卜辭宗作「宗」，為屋，下，為神主；置神主于各祭之屋，祖廟之義甚明。」 (夏商周文化異同考四〇九頁) (契文舉例校讀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冊三七三八——三七三九頁)

姚孝遂「肖丁」，「卜辭上甲以前諸先公曰『受』，『王亥』，『河』，『颺』，『咎』均」有宗，唯先祖始有宗，此点应无可怀疑。 (即宗) 或稱「即于宗」 (參見八續二二二)，公粹四有「受即宗」，河即宗，公甲二有「河其即宗」，蓋謂先祖降臨于宗廟。古人認為：神祖歆饗，可以求得福祉。所以卜辭每

見有「即于又宗又大雨」的記載（《粹》685）。
但「上甲即宗于河」則費解。（《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八頁）

晁福林

「殷墟卜辭里的「宗」絕大多數與殷先王有密切關係。其中，除了少數可以直接理解為殷先王集合稱謂以外，多數的「宗」指祭祀先王的場所，就如后世之宗廟。過去，研究者多從統地分析殷代「宗」的特點，却對「宗」的演變注意不夠。其實，弄清殷代各個時期「宗」的不同發展情況，對於其規律性的研究和其它相關問題的探討是至為重要、不可忽視的。

武丁時期的卜辭關於「宗」的記載不多。這個時期一般不為某位先王單獨立宗廟，僅開國之君——大乙屬於例外。一期卜辭有「唐宗」（合集一三三九）之載。「唐」為大乙的众多名稱之一。春秋時齊器叔夷鐘有「成唐」之稱，卜辭里，「唐」又屢次排列在上甲與大乙之間，所以，專家們斷定唐即成湯，亦即大乙，是有根據的。一期卜辭里有兩例「唐宗」（合集三三三、三三四），因甲骨文唐字从庚，故疑「唐宗」為「唐宗」之異稱。一期卜辭里有「于宗」（合集一三五四九）舉行祭祀的記載，此「于宗」可能是合祭先王的宗廟。武丁時期多在「初」期卜辭（合集一三五三四——一三五四四），只偶見于二、三期卜辭（合集二六七六四、屯南七三九）。

祖庚祖甲時期繼承了武丁時期的做法，亦有「于宗」（合集二四九五四）祭祀的記載。「于宗」在這個時期主要是公共祭祀場所，先王單獨的宗廟仍然少見，僅武丁及兩位先妣有宗廟，稱為「父丁宗」（合集二二二六五）、「妣庚宗」（合集二二二七二）、「母辛宗」（合集二二二五二）。這個時期卜辭里的「新宗」（合集二四九五〇）和其它名目的「宗」（合集二六〇一〇）似不應以某先王的單獨宗廟視之。祖甲時期開始有了周祭制度，商王及王室貴族用翌、祭等五種祀典對先祖「轮番和周而復始地進行祭祀」。周祭是否存在宗廟進行，尚無確切材料可以肯定或否定。

廩辛康丁時期，關於在宗廟祭祀的卜辭增多。商王先祖的單獨的宗廟雖然有「祖丁宗」（合集三〇三〇〇）、「父己宗」（合集三〇三〇二）的記載，分別指武丁和孝己的宗廟，但大多數先王仍然沒有單獨的宗廟，許多卜辭還是稱「既宗」或「于宗」，宗仍然是公共祭祀場所。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開始出現了大宗、中宗、小宗的區別。這種區別可能是從合祭轉變為分組祭祀的反映。這個時期的卜辭里所出現的「亞宗」（合集三〇二九五）、「旧宗」（合集三〇三二八）、「又」（右）宗」（合集三〇三二一）、「新」（？）宗」（合集三〇三二三）等，

可能是某些一些先王的宗庙名称，有些宗庙名称里宗字之前的修饰词可能是宗庙情况的说明。

由于材料的局限，现在对于当时的宗庙制度说不大清楚。

武乙文丁时期，虽然仍有一些合祭先王的卜辞，但作为时代特点的是大量涌现了单独致祭

于某一位先王的宗庙，如曰大乙宗庙（合集三二二六〇）、曰大甲宗庙（屯南二七〇七）、曰大

庚宗庙（屯南三七六三）、曰大戊宗庙（屯南三七六三）、曰中丁宗庙（合集三八二二三）、曰祖

乙宗庙（合集三四〇五〇）、曰祖辛宗庙（合集三八二二四）、曰祖丁宗庙（合集三四〇五三）、

曰康祖丁宗庙（合集三八二二九）、曰文武丁宗庙（合集三六一五七）等。这个时期，在祭祀

方面应当是从祖庚祖甲时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罔祭向帝乙帝辛时期完备的罔祭过渡的时期，也可

以说是五期罔祭的准备阶段。这个时期既然为各个先王建置了单独的宗庙，那么，就势必要定

期致祭于这些宗庙。罔祭很可能与定期致祭的完备发展有直接关系。

帝乙帝辛时期，一般的作为公共祭祀场所的曰宗庙很少在卜辞里出现，仅偶有曰西宗庙（合

集三六四八二）、曰北宗庙（合集三八二三一）的记载，盖为殷都以外的宗庙。这种情况并不

意味着先王宗庙的消失，而是例行公事的关于某先王的罔祭一定要在某先王的宗庙举行，从而无须

载于卜辞的缘故。与武丁时期普遍出现曰初宗庙的情况相反，这个时期普遍出现了关于曰宗庙

的记载，曰初宗庙是公共祭祀场所的宗庙，而曰宗庙则是某先王的宗庙所附属的祭祀场所。

五期卜辞里关于曰宗庙的记载为数不少，但只限于武乙、文丁两位先王，称为曰武乙宗庙（

合集三六〇八二）、曰文武丁宗庙（合集三六一五四）。由此可见，这个时期对于父、祖

两代先王是格外重视的。

分析殷代曰宗庙的演变情况，可以看到其发展趋势是由合祭所有先王的公共祭祀场所，渐

次变为合祭某些一些先王的场所，最后变为某一位先王的单独祭祀场所。殷代祭祀先祖的神庙殿

堂是由大而小，由集中到分散而演变的。殷墟建筑基地的发掘情况和卜辞关于曰宗庙的演变趋

势的记载相一致。殷墟已发掘出的五十多座基址，许多分布在祭祀坑附近，应当是宗庙遗址。

其中属于殷代早期的乙类基址范围最大，如乙八基址，南北长约八五米，东西宽约一四·五米

可以想见当初其规模是颇为壮观的。属于殷代中期的甲类基址则比乙类为小，而属于殷代晚期

的丙类基址则面积最小，如丙十五基址的面积就只有四·三平方米。殷墟建筑基址的这些情况

可以与卜辞关于曰宗庙的记载相互印证。

过去以为卜辞里的曰大宗、曰中宗、曰小宗是宗庙建筑，曰中宗是先王称谓。现在看来，并

非绝对如此。应当说，大宗、中宗、小宗既是宗庙建筑，又是先王称谓。它们之间的区分标准

应当和大宗、中宗、小宗一样，以时代先后划分，而不在于所谓的曰直系与曰旁系的区别。

茅冠以曰大甲字的商王，应当是同时又被称为大宗（即太宗）的，如史记殷本纪即称大甲为曰太宗。卜辞曰中宗曰诸王可被称为中宗，如古本纪年谓祖乙为曰中宗，屯南二二八一片点谓祖丁、祖甲为中宗。小宗诸王应当是可以被称为小宗的。小宗的曰小宗当与曰小宗之小相同，也含有晚、近之义。后世曾将父庙称为祢庙。祢通尼，近也。祢庙即近庙。卜辞曰小宗曰与祢庙颇有相似之处。就殷代先王称谓看，我们可以按时代先后及其它标准进行不同群类的区分。然而，就殷代宗庙建筑情况看，大宗、中宗、小宗之间并无严格区分。在卜辞里，无论是在大宗，或是在小宗，均有祭祀自上甲以后诸先王的记载（合集三四·四四、三四·四七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大宗、中宗、小宗的卜辞记载为数很少，仅仅见二十余条，并且集中于三、四期卜辞。这些都说明以大、中、小来区分的曰宗的类别并不为殷人所注目，这种区分也只是在康辛至文丁时期存在，而不是贯穿于殷王朝始终的。如果对曰宗的区分过分肯定，那是不符合实际的。——关于殷墟卜辞中的「示」和「宗」的探讨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九年三期一六三——一六四页

楊树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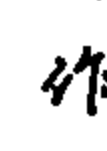
参新字條

按：说文训「宗」为「尊」，谓为「祖廟」。戴侗六书故云：「宗」，祭祖禘之室也。段玉裁说「从示」之义云：「示谓神也，」以谓屋也。殷之先祖皆有「宗」，即其神主之所在。陈夢家谓「卜辭某某宗的特点如下：（一）上甲以後，没有早於大乙的；（二）没有旁系的；（三）没有先妣的」（综述四六九）。實則卜辭有「母辛宗」懷一五六六，是先妣亦有「宗」。甲骨文編宗字條下列有「宗」之形體，李孝定集釋從之。但集釋復單列「宗」字，以為「从示从示」，說文所無字。前後矛盾。卜辭均殘，「宗」是否為「宗」字，待考。

帝

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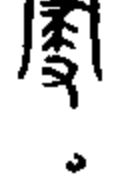


羅振玉「說文解字復」，福文作，於帝下增又。師遽方尊商方面均作，與卜辭同。

王國維「說文解字山部」：「寢，卧也，从艸，彖聲，彖，福文寢省。案殷室卜辭及師遽方尊皆作帝省又。」（史編編疏證二十四葉下遺書第十七冊）

又曰：「臥，从又持帚在厂下，古山厂通用，疑亦復字。」

王襄 「古復字」 （類纂正編第七第三十五葉下）

葉玉森 「說文」：復，卧也。从山，復聲。福文作。釋名：「寢，權假卧之名也。」按：黎文多假帚為歸。自爾並黎文寢。从山，从帚，當為歸屋之值。古人日入而息，歸屋以寢，汔可小休，即寢之初站。許書所出福文，从山，从曼，已誤矣。（說黎二葉下）

唐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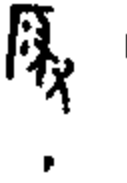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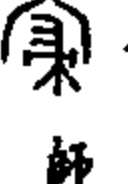


「右帚字。」說文：「復，卧也。从山，復聲。福文復省。」按：福文寢字當是从曼聲。甲骨金文俱作帚，則从帚聲，帚古讀為復也。葉玉森乃謂「从山，从帚，當為歸屋之值」，而謂福文从山，从曼為已誤矣，真野言也。（文字記廿二葉下）

丁山 「帚當是寢字的初文，帚為掃省，婦人所居之室，禮經謂之燕寢。」卜辭有帚，小帚，帚部該作大寢，或路寢解。小帚當是武丁食息之所。（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六八至六九葉）

陳夢家

「帚即寢的省文，有王寢、新寢、東寢、西寢、大寢等的分別。西北周出土銅孟有「帚小室」的銘文，則小室當是附屬於寢的。卜辭凡說寢的都與祭祀無關，當是王居住之所。」（綜述四七九葉）

李孝定

「黎文从山，从帚，當是曼省聲，亦有从山，从曼不省者，衛二七七二可證也。唐說甚是。凡說帚為歸為掃會意者皆非也。卜辭用寢，義為時王燕居之所，乃名詞，猶今言寢室也。辭云：「作王復。」前四一五五，宅東復。前五九五，宅新復。前一三十五，于西寢。于東寢。前津四六一四，是也。至後下二九四，一文作，王氏疑亦帚復字，似有可商。辭云：「己未卜，子履亡。」乃人名，與之辭帚字有別。唐蘭云：「右履字舊釋復。」按：山厂二形不近，疑履乃掃之異文。按唐疑掃之異文，上無據。金文作，自，師連事，乙未，復均與黎文同。（集釋二四六七葉）

孫海波

「余，甲五五，从帚，与說文籀文相近。」（甲骨文編三一八頁）

室



王襄

「古室字」

（類纂正編第七卷三十五葉上）

邨笛 「……小屯南地發現的新材料表明，寢不但是居住之所，也是祭祀之所。如屯南一〇五〇就有此種內容。該片卜辭內容是：

弱剛于寢？

辛巳貞：其剛于祖乙寢？

剛在此條卜辭中是動詞，為祭名。寢與祖乙相連，說明是宗廟之一部分，在此條卜辭中是舉行剛祭的地點。

作為宗廟之寢，相當于文獻中的寢廟。《禮記月令》：「寢廟畢備。」鄭注：「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孔疏：「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所，對廟為卑，故在后。」此條卜辭說明，寢同樣是接神之所。《卜辭考釋》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一八七頁。

于省吾 「說文寢」从宀侵聲，籀文作寢。按契文金文均作寢，惟寢變爵作寢，以朱龜碑作寢，与古文合。《說文》每合于古文中國語文研究第五期一六頁。

可與與文獻中寢廟之含义相同。《禮記月令》：「寢廟畢備。」注：「凡廟，前曰廟，後曰寢。」疏：「廟是接神之處，其尊處，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為卑，故在后，但廟制有東西廂，有序牆，寢制惟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也。」从卜辭看，商代寢也是接神之所。《小屯南地甲骨》九二〇頁。

按：寢即古寢字，沈濤說文古本考據汗簡即謂「許書（寢下）尚有重文寢字」。寢从宀从帛，契文以帛為婦字。唐蘭以為形聲字，謂「帛古讀如侵」，不知何所本。金甲文帛作帛，即象帛之形，籀文寢作寢，形體確已為變。葉玉森謂「契文多假帛為婦省，婦人所居之室，即謂之寢，其說較從未見有假作「歸」之例，葉說非是。丁山謂「帛為婦省，婦人所居之室，即謂之寢，其說較為近是。《京津二七七二》不得釋，寢，李考定集釋謂「寢」从「量」省聲，以此為證，不可據。

1994

陳夢家
《爾雅釋宮》
室有東西廂曰廟。是室為廟中之一部份，處于兩夾之中間。

又謂商代「藏主與祭祀並以宗室爲名」。(綜述四七九葉)

(綜述 四七九葉)

孙海波

「𠂔」，甲二一五三。从宀从矢。说文所无。地名。L（甲骨文编三二二页）

饒宗頤

饒宗頤
「食字疑从山从交，蓋即突也。他辭習見『突』字，有『𠂔乙突』（寧滬一·五
一六十五一七）『父甲突』（續編三·三一·五）或言『于突』（南北明五七九）字从山从夫。爾
雅釋宮：『東南隅謂之突；』字或作『突』。漢書敘傳：『守突與燭，應助注引爾雅：『東南隅
謂之突。』既夕禮：『婦室聚諸突。』郭璞注：『突亦隱閭。』突即突也。說文作『𠂔』（通考九·六—九·七葉）

謂之笑
曰
謂之禮

屈萬里

卜辭 且丁室 甲編四九一室，謂廟中之室也。（甲編考釋七五葉）

李孝定

「从山从矢，說文所無。」（集釋二四八九葉）

(集釋二四八九葉)

李孝定

李孝定
 說文
 室寶也。从宀至聲。室屋皆从至。至所止也。
 小徐本。契文與金文。亦義並同。
 卜辭。偁中室。南室。血室。上猶。浚世。磨室。宣室。請室。蓋宮中房室之名也。金
 文。作室。頌鼎。室。師。奎。父鼎。室。伯。累。自。室。無。賣。鼎。室。縣。妃。簋。室。曾。姬。無。卹。室。
 一集粹二四三九葉一

女作室公鼎

按：說文：室，實也。从宀从至。至，所止也。徐鍇繫傳以為「从宀至聲」，「辭」字所以之「至」或倒書作「𡩺」，「甲二六八四、二一五二」，或从矢作「𡩺」，「京津四三〇七」，是或从矢，聲也。「卜辭每稱「大室」，「中室」，「盟室」，「司室」等等，均為祭祀之所。亦稱「且丁室」，「甲四九一」，「大甲室」，「林二·一·三」，蓋廟中之室。

家



「說文解字」：「豕，从豕，豕也。古金文亦多作山，下豕形（陝西及家）」。《殷墟中十二片上》。

(般釋中十二葉上)

寢，
陳豕於屋下而祭也。此从宀从豕，象陳豕屋下之形。一（類纂正編第七第三十四葉下）

云：曰天降割于我家。曰我家或言吾家。书微子篇记微子语云：曰曰：父师！少师！我其发出狂，我家毫孙子荒。曰吾家我家义同。微子殷人，知我家吾家之称真殷人语也。卜辞为殷王室贞卜，辞称我家旧臣，则我家盖与今言我国义同……毛公鼎云：曰王曰父屠！余佳肇至先王命命女辟我邦我家！曰又云：「王曰：父屠！今余唯嚚先王命，命女亟一方，固我邦我家。」则兼言我邦我家。按毛公鼎皆述周王命辞，周王有何家可言，则其称我家与我邦义固无异，古人自有复语耳。卜辞琐记一五页）

爲綴之古文。通訓定聲豫部其說極允。蓋爲之變以爲不，即得轉爲不。然則彖即彖之變，而
 說文僅云彖也。下象其足，已失其義。綴則淺起之形聲字，遂獨專牡彖之義矣。說文家字以不
 省聲，段玉裁疑之，謂：「此篆學者但見以彖而已，以彖之字多矣，安見其爲綴省邪？何以不

从段而紆回至此邪？因謂家為豕之居。余謂家固豕居，段所疑者，亦口中輕說有聲之病，九省者當本有不省之字，不然皆誤也。然許說此字未為大誤。蓋卜辭家作俞，俞，四十五，四象豕在口中，以象豕字聲化之例推之，當讀豕聲，其但作豕形者，可謂為豕有聲。豕即古豕字也。文釋三十五葉。

陳夢家 卜辭云：「午卜貞其出」于上甲家，其口。拾一、七。父庚父甲家。甲編二、七。九爾雅釋宮：「牖戶之間謂之扆，其內謂之家。」家指門內的居室。卜辭「某家」當指先王廟中正室以內。綜述四七一葉。

陳夢家 左傳昭四注云：「个，東西廂，寢疑即个。」又說文曰：「陔，階次也。」綜述四七二葉。

談起 劉克甫 「家」字本義的演變應當由目前所能見到最早的原始史料——甲骨卜辭——

據卜辭得知，殷人祭祀祖先的場所稱「家」。第一期卜辭有「上甲家」：拾一、七：「午卜貞其出」于上甲家。此「上甲家」即先王上甲微的宗廟。第二期卜辭有「父丁家」：前一、二六、五：「辛酉卜貞：誓」于父丁家。此「父丁家」即祖庚、祖甲之父——武丁的宗廟。第三期卜辭有「父庚、父甲家」：甲二、七七、九：「鄉父庚、父甲家」。此「父庚、父甲家」即康辛、康丁之諸父——祖庚、祖甲的宗廟。殷人祭祀祖先的場所，稱「家」。第二期卜辭有「母辛家」：鐵二、五七、四：「貞：口」于母辛家。酒。前一、三〇、七：「保」于母辛家。宕。酒。後上七、二：「甲申卜貞：其又于見壬于母辛家」。此「母辛家」即祖庚、祖甲之母，武丁之配偶——妣辛的宗廟。第二期卜辭又有「妣庚家」：四四、七：「妣庚」不能確定為何王配偶（一示壬、祖辛、沃甲、祖丁、十乙均有配偶名庚），但此「妣庚家」為先王的宗廟無疑。此外，第三期卜辭有「王家」：粹一九七：「壬子卜：又于岳。壬子卜：又于伊尹。其口王家」。此辭有闕文，但從上下文看，「王家」當指殷王的宗廟。

從「家」的字形觀察也可以推定其本義為宗廟，即宗族團體進行共同祭祀的場所。正是因為此，「家」字進而引申為「宗族」之義。其字義的發展與「宗」字相彷彿。「宗」也是宗廟（或僅限於先王；先妣的「宗」未見），而後世「宗」亦引申為「宗族」。

「家」為宗族（或氏族），「卜辭」已有之：

「前四·一五四·貞：我家舊臣亡先我。」

「我家」之稱見於《尚書》：

《大誥篇》：「天降割于我家。」

關於「我家」的解釋，楊樹達在《卜辭瑣記》中有考證：「卜辭為殷王室貞卜，辭稱我家舊臣，則我家蓋與今言我國義同，並引《毛公鼎》：『我邦我家』為證，謂『我家與我邦義固無異』。

我們認為，「我邦」與「我家」並稱，正說明其有所不同，所以卜辭的「我家」當解為「我族」。

按除「我家」而外，卜辭尚有「牛家」者：

「前七·四·二·貞：牛家亦出來，告：『牛家』。」

此「牛」為氏族名，由「甲二〇二·存下一六一·乙七一九一」等辭可證之。所以「牛家」猶言「牛族」也。卜辭又有稱「宋家」者：

「甲二〇八·令充以宋家。」

此「宋」為氏族名，見《洪一〇六·續六·二九·五等辭》。所以「宋家」亦即「宋族」。類推之，卜辭中「我家」當作「我族」無疑。

（西周金文「家」字辨義考古一九六二年第九期）

辭中「我家」當作「我族」無疑。

孫海波《乙四二九三·或从祿》（《甲骨文編三一五頁》）

屈萬里《卜辭》：「今以此宋家？西周文獻，每以家字為邦國之義。《尚書大誥》：『王若曰：』

「天降割于我家。」又多士：「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勸家。」兩家字皆指邦國言。此言宋家

之謂子宋之國。」（《甲編考釋三二至三三葉》）

饒宗頤《于廟內稱曰「家」》：「爾雅釋宮：『牖戶之間，謂之扆，其內謂之家。』拾遺一·七云：『其出曰于上

甲家，與此同。』（《通考九〇五葉》）

邵君樸《家字甲骨文以从豕，或从亥，亥亦豕也。古金文亦多作豕下豕形，而不見

「家」字甲骨文以从豕，或从亥，亥亦豕也。古金文亦多作豕下豕形，而不見

「家」字甲骨文以从豕，或从亥，亥亦豕也。古金文亦多作豕下豕形，而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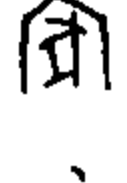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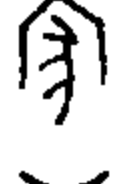
「家」字甲骨文以从豕，或从亥，亥亦豕也。古金文亦多作豕下豕形，而不見

「家」字甲骨文以从豕，或从亥，亥亦豕也。古金文亦多作豕下豕形，而不見

「家」字甲骨文以从豕，或从亥，亥亦豕也。古金文亦多作豕下豕形，而不見

冠禮鄭玄注作嘉甫，漢書，古今人表碑嘉父。梁玉繩說，「嘉家古通」。朱駿聲說，「家假借為嘉。其義為美、善、祥。」（《甲古文所見殷代奴隸反壓迫鬥爭考古學報》一九六六年一期）

十六輯一八頁）
「家从豕，少数民族承就在屋中。」（引陈士輝《怀念平省吾先生》，《古文字研究》

罗琨 张永山 「甲骨文家字的字形有从豕从宀两种，因为当时象形字和会意字象形部分还没有完全由复体向单体转化，所以又分四种形式（按：指、、、）。金文复体较少，但还可以找到这四种形式的痕迹，对比说文古文和小篆，从笔画结构来看楷书的家字，确实是由从豕从宀演变而来。这个演化过程今示意如下（略）。

甲骨文前两种写法不论单体还是复体均从豕，这是豕的本字，作豕豕的象形。后两种从豕，也可以说是从豕从宀。

在字义上，甲骨文的家有两种含义：第一，表示一种血缘亲属集团和社会组织。卜辞有「

我家」，「王家」，同样的提法也见于《尚书》和《周礼》。在《尚书》中，「我家」指某一个族氏。第二，卜辞有「

表王族或王室。此外还有「宗家」，「牛家」，都指某一个族氏。这个家是「藏主之所」，先秦文献中亦有此

拾一·七），「父庚」，「父甲家」（甲二·七七九）。这个家是「藏主之所」，先秦文献中亦有此

用法，如《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大夫孔张曾言曰：『主于朝而祀于家。』」的记述，这个家显然就是家

庙，而《尚书》盘庚中篇「永建乃家」的家则作「家」，一个血缘亲属的聚居地。《左传》桓公二年「

天子建国，诸侯主家」的家是指一种贵族的宗法组织。毛公鼎铭「我邦我家内外」的提法又表

示它是一种与邦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社会组织。那个字就是「从豕从宀」

省口的家。今天，我国丰富的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回答了摩尔根的问题，那个字就是「从豕从宀」

猪表示一个打破氏族公有制而拥有一定的私有财产的血缘团体。但随着文字的发展，特别是「

形声文字」产生就主即比图画文字占优势了。原来声化的象意字及少数合体之类也完全被吞没

而作为形声文字了。「家」字也是这样首先由会意字变化到形声字，再由从豕从宀变化到从豕从宀

（「家」字溯源，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二年第一期七五至七九页）

罗琨 「在甲骨文中，家字实有两种写法（见合集一三五七九——一三五九五），「从豕从宀」

作豕豕之形外，亦有单作豕形的。家本从豕从宀，但在商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将豕与

成豕的省变。而随着时间的不断发展，豕之本身由于「演化成」，与「豕」混淆起来，一并隶

羿將歸自田，家众杀之。曰：趙注所據左傳，左傳襄公四年，夏訓有之曰：有穷后羿……將歸自田，家众杀而烹之。曰：孔穎達正義說：曰：孟子云，曰：逢蒙學射於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唯羿為愈已，於是杀羿。則杀羿者逢蒙也。曰：逢蒙曰是有夏時人，而曰逢蒙曰為曰般冢者變。曰般冢曰卜辭作曰般圖。般圖於夏卜辭曰般冢，作為人名，非有夏之遺族，亦承其命名之遺俗也。曰：（釋圖）——兼釋各云般圖，古文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二四九至二五一頁）

溫少峰 袁庭棟 「甲文又有圖字作圖，或作圖，圖。說文：曰圖，厠也，从豕在口中也。圖，就是猪圈，也是厠所，我國農村至今犹存此俗。圖是农家积蓄糞肥之所，卜辭中有美國的記載是殷代農止施用糞肥的一種反映。卜辭云：

(181) 貞：乎（呼）乍（作）一圖于考？

(182) 貞：勿（勿）乍（作）一圖于考？

(183) 貞：般圖，氏（氏）？

(184) 貞：般圖，氏（氏）？

(185) 貞：般圖，氏（氏）？

(186) 貞：般圖，氏（氏）？

(187) 貞：般圖，氏（氏）？

(188) 貞：般圖，氏（氏）？

(189) 貞：般圖，氏（氏）？

(190) 貞：般圖，氏（氏）？

(191) 貞：般圖，氏（氏）？

(192) 貞：般圖，氏（氏）？

(193) 貞：般圖，氏（氏）？

(194) 貞：般圖，氏（氏）？

(195) 貞：般圖，氏（氏）？

(196) 貞：般圖，氏（氏）？

(197) 貞：般圖，氏（氏）？

(198) 貞：般圖，氏（氏）？

(199) 貞：般圖，氏（氏）？

(200) 貞：般圖，氏（氏）？

平一洋 參尾字条

近代肥料科学之翻肥法。胡厚宜先生在殷代农作施肥说中的解释是：曰：谓旋动图厠糞便使之调匀，犹如至今亦然。北方农村中用垫圈之法，使家畜糞尿渗入所垫之秸杆泥土之中，变成干糞，北方多用干糞，就将这种干糞运送田中。农民要末卷端杂说载：曰：踏糞法：凡人家秋收治田后，场上所有穰，谷穰等，并须收贮一处。每日布牛足下，三寸厚，每平旦收聚堆积之。……经冬，一具牛踏成三十车糞。至十二月，正月之间，即载糞糞地。曰：殷代之施肥方法，应大体如是。……（182）一具牛踏成干糞运出，另垫秸杆与新土。曰：氏曰，读如曰：氏曰，除也。……（183）一具牛踏成干糞，就是清圈除糞，并送到田间施用之意。这种记载与近代北方农村施糞方式完全一致。……（184）一具牛踏成干糞，就是清圈除糞，并送到田间施用之意。……（185）一具牛踏成干糞，就是清圈除糞，并送到田间施用之意。……（186）一具牛踏成干糞，就是清圈除糞，并送到田间施用之意。……（187）一具牛踏成干糞，就是清圈除糞，并送到田间施用之意。……（188）一具牛踏成干糞，就是清圈除糞，并送到田间施用之意。……（189）一具牛踏成干糞，就是清圈除糞，并送到田间施用之意。……（190）一具牛踏成干糞，就是清圈除糞，并送到田间施用之意。……（191）一具牛踏成干糞，就是清圈除糞，并送到田间施用之意。……（192）一具牛踏成干糞，就是清圈除糞，并送到田间施用之意。……（193）一具牛踏成干糞，就是清圈除糞，并送到田间施用之意。……（194）一具牛踏成干糞，就是清圈除糞，并送到田间施用之意。……（195）一具牛踏成干糞，就是清圈除糞，并送到田间施用之意。……（196）一具牛踏成干糞，就是清圈除糞，并送到田间施用之意。……（197）一具牛踏成干糞，就是清圈除糞，并送到田间施用之意。……（198）一具牛踏成干糞，就是清圈除糞，并送到田间施用之意。……（199）一具牛踏成干糞，就是清圈除糞，并送到田间施用之意。……（200）一具牛踏成干糞，就是清圈除糞，并送到田间施用之意。

按：「家」與「圖」形義皆有別，不能混同。「家」有可能為「家」之異體；「圖」有可能為「圖」之異體，但均難以確指，只能存疑待考。

亥

𠂔

𠂔

孙海波

「𠂔」，记四六七八。疑家字。L（甲骨文编七八二页）

乃人名。

按：合集二二一〇三辭云：「甲午𠂔亡田」

牢

𠂔

𠂔

闻宥

覆为义。在辞中又实孳乳为罗字。汗简所出古文罗字为𠂔，与此全同，可为确证。L（殷墟文字）

「其字当为网之别构，说文：曰网从口，下象网交文。𠂔古文正从口，与𠂔同，象其纵横交午之形，与𠂔交

闻宥

又孳乳为罗字，汗简所出古文罗为𠂔，其字当为网之别构。L（殷墟文字）

通，然卜辞字无一有寤，说文所无。字在卜辞为地名，无寤。陈氏谓午吾古音同部，说雅可

屈萬里
一七一葉

「𡩂」，與甲編八六七片之「𡩂」，當為一字，隸定之當作牢，地名。」（甲編考釋）

考古所

「牢：地名。」（小屯南地甲骨八八三頁）

陳邦福

「从山，从午，疑是害之古文。說文解字山部：「害，寤也。从山吾聲。」改吾午古音同在五部，故知牢為害之古文。又寤部：「寤，寐覺而有言曰寤。从寤省，吾聲。一日，畫見而夜夢也。」是害寤二字異文而同指，牢从午，與許君一曰畫見說合。」（小屯七葉上至八葉上）

按：字隸可作「牢」，在卜辭均為地名。與「网」與「害」均無涉。

宋



商承祚釋宋，無說。見佚考二〇葉上。

王獻唐「余謂宋即宗字異體，莊子在宥篇，過有宋之野，釋文，宋本作宗。左宣四年傳，鄭公子宗，字子公，亦用宗當宗，蓋出於詩思齊惠於宗公也。宗宗通用，不特同音，實屬一字。宗為神主，置示以內會意。宋亦神主，置木以內會意，木非樹木字，乃神主也。」（古文）字中所見之火，第七二頁）

李孝定

「說者多謂「从木，木，社也，山，屋也。勝國之社則屋之，示與天地絕。屋者居也，此制字之義。攷宋字周武以前無之，特為此而起，上無他訓可求。釋名「宋，送也。地接淮泗，而東南傾，以封殷後。若云萍渢所立，送使隨流東入海也。」與許說相發明。王紹蘭假注訂補說，从「者甚多。若謂周興始有宋字，今卜辭已有之，且亦為國名，一。六稱「朱伯。可證，則屋社之說為不可據。按因許訓故廬，而其義實為門楹說見六卷四下，宋字與困之結構相近，其義亦上相同。訓居其引申義也。」（集釋二四七五葉）

孫海波

「宋，甲二〇七。方國名。令允从宋宋。」（甲古文編三一八頁）

考古所「宋：从商承祚釋。（佚考二〇頁，一〇六片卜辭釋文）在此片作地名。」
（小屯南地甲骨九二六頁）

徐中舒 參余字条

按：說文訓「宋」為「居」，徐鉉以為从「心」从「木」，讀若送；「木」者所以成室以居人也；「是為會意字」。徐鉉則以為从「心」，「木」聲，是為形聲字。
王會意者，有段玉裁、桂馥、錢坫、王紹蘭等。李孝定集釋所引實錢坫說文解字斟詮之說。
李氏誤以為王紹蘭之說。王紹蘭段注訂補引錄錢坫此說而駁之云：「其說未然」。王氏據周官大司徒以為「社木在野不在屋下」。宋於文木在「下」，明非社木。「宋」从「心」者，即公羊所云「柴其下」，康成所云「郊特牲所云」，喪國之社屋之也。義取「不受天陽」。从「木」者，即公羊所云「柴其下」，康成所云「棧其下」也。義取「不通地陰」矣。語涉牽傳，不可據。公羊傳哀四年：「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解詁：「掩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為有國者戒」。此與「宋」字風馬牛不相及。其誤與錢坫謂木為社木同。
主形聲者有徐鉉、朱駿聲、宋保、葉墨等。朱駿聲通訓定聲以為「松省聲」，宋保諧聲補逸以為「宋省聲」，皆以意為之，不可據。葉墨宋字形聲說以為「宋」从「木」聲，猶「容」从「谷」聲，「宋」亦言之，「谷」與「木」同部，「容」與「宋」亦同部。其說可從。字在卜辭為地名及人名。

寧

羅振玉「說文解字：『寧，願詞也。从万，寧聲。』此从寧省心，从万。寧母父丁鼎亦省心，與此同。卜辭此字皆訓安。」（殷釋中七十二彙下）

王襄「古籀字」。（類纂二編第七第三十五葉上）

孫海波「寧，甲二七二二。卜辭寧从寧得聲，用為安寧之寧。」（甲骨文編二一三頁）

孫海波「寧，京津五三五五。不从心，疑寧字印脫。」

仗形離析，為小篆从支从完之所本。」（集釋一〇六六葉）

唐兰「𠂔」字，卜辭又作𠂔或𠂔，象有人持杖或火炬，就是用手表示人，正如相字是用目来表示人在觀察樹木，晶字是用足趾来表示人的征行，所以𠂔是一字。說文把𠂔作𠂔，說：「从又从完，𠂔已經不知道應該怎樣寫了。」（說文解字注）𠂔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古文）

何琳儀、黃錫全「𠂔（啟貞）𠂔，从形俸分析是由山、卜、升三个部件所組成，應隸定為𠂔。它与甲骨文𠂔（𠂔一一二二）形，非一字而莫屬。甲骨文編附錄（上七二）又收𠂔、𠂔、𠂔等形，均為此字之或體。……我們認為啟貞的𠂔亦為𠂔之初文。金文𠂔作𠂔（𠂔）、𠂔（𠂔）等形，它們與啟貞的𠂔，乃至甲骨文的𠂔並無本質差別，唯𠂔（𠂔之初文）下支形一在左一在右而已。至于升恰好是「与」的合文，相當于凡字。古文字从凡从又往往互作，而從又或從支在偏旁中又往往无別，如甲骨文𠂔本作𠂔，或作𠂔；啟貞作𠂔，或作𠂔；𠂔本作𠂔，或作𠂔。換言之如果將𠂔分解為𠂔，再與𠂔形相較，其𠂔變之迹宛然可尋。……金文𠂔字的辨認為我們確定甲骨文𠂔字增添了一個新的佐證。」（啟貞啟尊銘文考釋）古文研究九輯三七四頁至三七五頁）

張亞初「一期卜辭的𠂔字，有時省作𠂔，這也是由整體含意字省變為局部含意字的例子。這絕不能看成是兩個單字。這個字在西周的𠂔與𠂔父鼎銘文中作𠂔」（金文集成二二〇五）。后者与小篆之𠂔作𠂔字形相同，無疑是同一个字。啟貞同形之字釋為𠂔（說文解字注），即搜索山谷，是又從字順的。這說明我們釋此為𠂔（說文解字注）是完全可以正確的。」（古文研究）古文研究第十七輯二六二頁）

張永山 參見字條

按：字在卜辭為方國名。在被殷人俘獲後，或用為祭牲，或參加軍旅以事征伐。諸家所釋皆於辭義無徵，存以待考。



代。或被用为人姓。『俞：字又作俞，疑是俞的简体。卜辞中俞都是一种人的身份，他们或参与征伐。

姚孝遂 肖丁

『俞 2260

辨1163有『己巳貞，執井方』之文，可知『井方』為殷之故國。

陳夢家先生謂：『殷本紀祖乙遷于邢，尚書序作耿，索隱曰：『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今山西河津縣。』

之邢，然邢，耿古通，則耿可能即卜辞的井方。』（綜述288頁）。

『井方』是否即地理志所稱的耿國，證據不足，尚待考。

『俞』字過去所見資料皆為地名或方國名，無例外。而此處則用為動詞，較為特殊，辭又不明，可能與軍事行動有關。』（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二頁）

張亞初釋叟，參以俞字條下。

按：此與『俞』字有別，不能混同。

合集九八〇九辭云：

『貞，令俞歸』

為人名。

又合集九八一五辭云：

『王帝于俞』。『受年』

則為寢宮之名。



姚孝遂 肖丁 『俞』字或作俞（辨1163），以虛框與俞是一樣的。『雷』字或作雷或作雷即其証。或作俞，為其主要形體，均有『俞』。』（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七九頁）

郭沫若隸定為俞，無說。見萃考二〇九葉下。

2056

按：字在卜辭均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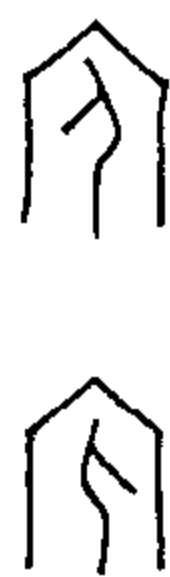
考古所

「兌、巽、益、兌」皆為地名。L（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一一頁）

按：此與2055同字，當合併。

2057

兌



考古所

「兌」在此似為方名。L（小屯南地甲骨九二〇頁）

姚孝遂 肖丁

1050

「兌」字曾多見，然辭均殘缺，難以確定其涵義。今得此片，則可以確定「兌」為方國名。此乃將征伐「兌」方，祭告于先祖之占卜。L（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〇〇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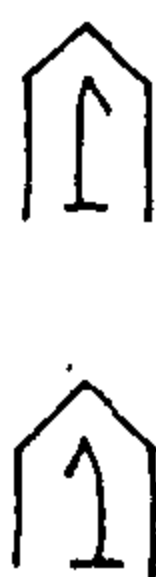
按：合集三二七三〇辭云：

「癸巳卜，殳將兌」

亦為方國名。

2058

兌



于省吾說「兌」參「上」字条下。

裘錫圭

參「上」字条

2059

寔



按：合集四八八五辭云：「壬戌卜，令周寔若，用為動詞。」

按：字可隸作「寔」，从「宀」，从「二」，「弋」，乃「寔」之繁體。

2060



裘錫圭

參「字条

2061

寔



按：合集三二九二九辭云：「……酉卜，寔寔令，為人名。又屯九六四辭云：「……已卜，眾寔寔主：「……」為地名。」

張亞初「寔」(綜類二七四頁) 此字从「宀」从「氏」，可隸定為寔。古文从「宀」从「广」往
往无別，卜辭眉子廣的廣作寔(綜類三六五頁)，金文廣字也有从「宀」从「士」父鍾」。……底訓
山居，訓下，玉篇訓止。」「(古文分字考釋論稿古文研究第十七輯二五二頁)

按：合集五五六〇辭云：「
「貞，平匚眾寔入卯事」
為人名。」

2062

宅



羅振玉

「晉邦金作宅，與此略同。說文解字宅，古文作寔，二形。」(殷粹中十二葉上)

王襄 「古宅家」 (類纂四編第七第三十四葉下)

張秉叔 「我宅茲邑」 语法与尧典的：「宅隅夷」 「宅南交」 「宅西」 「宅朔方」 相同
尔雅释言：「宅居也。」 (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二一五頁)

于省吾說參「字彙下」。

徐中舒 參余字彙

按：卜辭宅字與金文、小篆同，从宀毛聲。其用法有三：

「予帝泰于」：宅；

「弓乎帝泰于」：宅；

此用為名詞。玉篇：「人之居舍曰宅」。

「今二月宅東帝」

「三帝宅新帝」

此用為動詞，釋名：「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也。」居宅為宅，營建居宅亦謂之宅。

「帝宅亦二屯」：簡

「帝宅」為人名。

此外，他四四〇〇辭云：

「癸丑卜，甲寅又宅土癸辛，雨」

當為祭名。



王襄 「方即賓之楮」 (簠室殷契徵文天象二葉)

孫海波

「宅」乙一三七九。从宀从尸。說文所无。人名。

子寧

「(甲骨文編三二

二頁。)(甲骨文編三二二頁)

金祥恆續文編七卷十七葉下收此作山，無說。

張秉叔 子圖在本版似是地名，但在另一些卜辭中，則有子圖之名，例如：

辛卯卜，方貞：子圖于□？（佚一二二）

貞：子圖祠于妣鼎出龍？（乙編一九七一）

勿乎子圖？（乙編二二四六）

佳我老子圖？

不佳我老子圖？（乙編一三七九；丙編待刊）

所以這個字和它的右詞一樣，是人名，亦是地名。卜辭又有子宜即子室（冬圖版壹柒壹，一八二考釋），不知與子圖及子圖是否為一人。（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二四五頁）

按：字从「山」从「月」，或加小點。多為人名。合集七七七二正辭云：

「貞，王出□在子圖」

則用為地名。

又合集二三六五一辭云

「乙巳卜，中貞，卜若兹不市，其大不若」

「市」似當讀作「安」。

安



商承祚

「安父癸作安，與此同」

（類編七卷十二葉）

王襄

與此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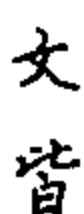





「古安字。許說靜也，从女在山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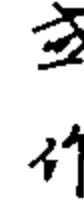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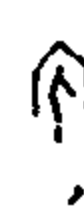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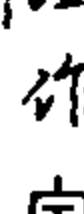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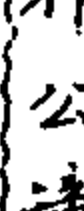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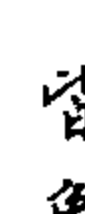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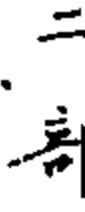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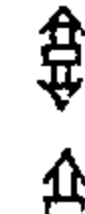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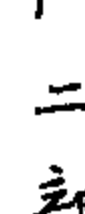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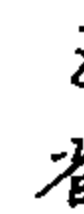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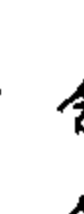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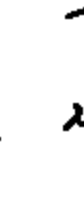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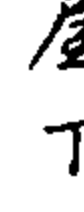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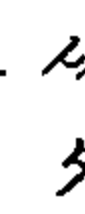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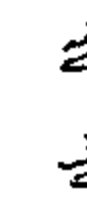









安父癸作安，安陽幣作安，从山从女，中，


饒宗頤

「安，謂尸霰神坐，拜以安之。詩：『鳧鷖：公尸來燕來寧。』燕與安通。又：『安。』以安以訓安。一見說文。俱借字。契文安作安，如安之作室，其例正同。」（通考一二六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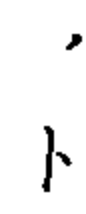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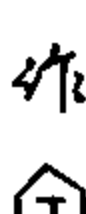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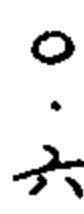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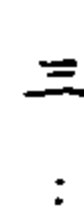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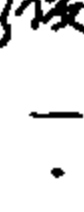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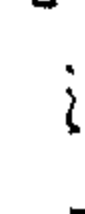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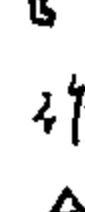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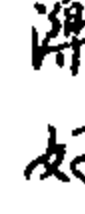












傳釋為成王賓異周公者，失之。 (王所引羅說見增考下五十九葉)

羅振玉 「說文解字賓，古文作。古金文皆从从。盧鍾作，省，與卜辭同。惟古金文中未見从止作者。卜辭中賓字多形至多，或省，或省。 (殷辭中廿一葉上)

王國維 「按卜辭賓字多作，或作，作，作，盧鍾作，其所以之與同意，皆象屋形。古文自有與二部首，與諸字皆从之。又與二部首即之省，部亦然。舍諸字从可證上屋下从从从，象人至屋下，其義為賓。各容二字从，意皆如此。金文及小篆易从以見者，乃後起之字。古者賓客至必有物以贈之，其禮之之事謂之賓，故其字从，其義即禮饗之賓字也。又大敦孟史頌敵畧自鼎諸器之賓字，从，其義皆為賓也。後世以賓為賓客字而別造賓字以代賓字，實則乃賓之本字，賓則，本字也。賓本字具省者从从，其義安也，乃以中之一屬於人上，如盧鍾之賓作，若此字从从，蓋已非其朔。 (觀堂集林與林浩卿博士論洛誥書)

又曰：「檀弓孔子謂，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雜記曾子論道真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是生則親之，死則賓之，古代當有此義於禮卿大夫之緼祭謂之賓尸，則殷周間稱先王為王賓亦不足怪也。 (同上)

王襄 「古賓字，不从。 (類纂正編第六第三十葉下)

吳其昌 「王者，即賓也。所以知者，卜辭王，作，在數千片甲骨中有四處例外：其一，丁丑卜，王且丁。 (錢二五九四) 其二，貞，王，，，，亡尤。 貞，王，，。 (續二一〇六) 其三，貞，王妣甲。 (後一七一) 據此三次例外，故知亦通。 字也。郭公勛鐘樂成嘉賓。 字矣。是故王者，即洛誥之王。 (中畧) 摘錄矣。 既通，故上即為賓字矣。是故王者，即洛誥之王。 (中畧) 摘錄者。 (下引郭說云：余謂當為導之賓。說文：，導也。从，賓聲。攢，攢也。从手，乃趾之初文。从止，示前導也。故當為若之古字。王者，王也。禮者所以鬼神，即卜辭所用字之義。按郭說是也。 (殷虛書契解詁一五——一六葉)

葉玉森 「按羅氏釋客較確。卜辭之客似俘虜之優待之名稱，曰，如子，子

曰：「甲寅卜其帝。」梯方，一羊，一牛，九犬。一獭。七、一、八。曰：「貞方帝。」亦梯字，猶言梯。方，一牛，出南。一獭。七、一、一。羅。疑即五方帝之祀。案所疑近是。蓋古人於內外皆有祀神，祀於內者為妣，祀於外者為方，猶牲之祀於內者為祖，祀於外者為土。社也。《甲研釋祖妣十三彙》又曰：「亦賓字，金文姑馮句羅賓字作𠂔見，此有貝耳。羅振玉釋家，謂从亥，亥亦豕也，非是。亥為豕之說始於漢，古人無之。」《卜通七六彙上三六七片釋文》又曰：「此片原拓拆而為二，今復合之。辭內容與通纂三六七片《前七三八一》同，彼二方字均作𠂔，或釋為家，謂从山从亥。釋為方。今此二方字正俱作𠂔，是得其鐵證矣。方者，余謂即武丁時所習見之卜人方。《已方》者，蓋謂罷免其官職。《辭考一四三彙上一一三片釋文》」

賓，則不辭矣。」
按此辭王其賓，言王儋敬仲已也。亦王賓之當訓王儋之一證，若讀為賓客，

命。甲二二六八。賓用爲儗。王賓。王所儗敬也。L (甲骨文編二七八——二七九頁)

清 〇 胡厚宣
 〇 大子晉解 〇 賓：義為配。楚辭天問 〇 启赫賓帝 〇 山海經大荒西經 〇 启上三嬪于天 〇 逸周
 和武帝（下） 〇 上賓于帝所 〇 賓于帝即配于帝，配于帝猶言配于天。 〇 殷虛卜辭中的上帝

饒宗頤
虞賓在位。洛誥：
「王賓，殺，桎成格。」賓即賓尸之禮。
（天像二八）按書皋陶謨：
（通考八三一葉）祖考來格

饒宗頤
饗祭前所禱之神。
按供周書克殷篇云：「乃命宗祀崇賓饗，禱之于軍。」孔注云：「賓，敬也。」
辭言「賓飢」與「賓饗」語例相同。
（通考九五六葉）

屈萬里「卜辭言王賓者，賓字後多著先王之孫，繼之以祀典之名。亦有但著祀典而不著先王之孫者，蓋象相關之辭而有文也。按：賓，迎接也。高書洛誥：『王賓，殺，禋，咸格。』之賓字，當與此同義。」（甲編考釋四至五葉）

屈萬里 「賓日，義蓋類似曉典之「寅賓出日」；此蓋謂迎出日之祭也。」（甲釋第四一〇葉）

郭沫若 「易賓，賓有贈義，『澤貞』王姜令作冊『累安夷伯，夷伯賓累貝布』是也；又有贈品義，『仲凡父殷』仲凡父史凡使于諸侯監，用率賓作『丁室殷』是也。此為贈品義，『易賓』謂大保予某以賞賜。」（考古學報一九五八年第一期）

張秉叔 「賓，是賓字。『乍賓』就是『作賓』，『乍賓』與『乍邑』辭例相同，『乍賓』疑是作賓之邑的意思。」（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四五頁）

張秉叔 「方即賓字，尚書光典：『寅賓出日』，馬融曰：『賓，从也。』父乙賓于祖乙，意即父乙从于祖乙而享收祭祀，按其文義當是因祭祖乙而及父乙。」（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四〇九頁）

孫海波 「卜辭屢見王賓連文，羅振玉先生曰：『卜辭稱所祭者曰王賓，祭者是王，則所祭者乃王賓矣。』周書洛誥：『王賓，殺裡威格，』猶用殷語。前人謂王賓，賓異周公者，失之。郭沫若先生非之曰：『从止則當為導之賓。』說文：『賓，導也，从人賓聲。』擴，儀或从手，止乃趾之初文，从示前導也，故賓當為導若擴之古字，為變而為賓，說文以冥合說之，形義俱失矣。是故王賓者，王導也，禮運：『禮者所以導鬼神，』即卜辭所用賓字之義，『（卜辭通纂攷釋）按郭說甚瑣。』龜甲骨文字卷二第一叶十三版云：『貞王，』口貞亡。口貞亡，口貞字从賓从人，即儀字。蓋賓字之本義為導，从人者即所導之賓，儀所以接賓以禮也。故禮運：『禮者所以儀鬼神，又山川所以儀鬼神也。』接賓以禮曰儀，是儀有敬事之意，故亦訓敬。卜辭賓字之用有三，王賓之賓从止，卜賓貞之賓作『𠂔』，乃人名，賓客之賓亦作『𠂔』，皆與王賓字別，茲錄各辭于後：

丙申卜 貞由賓為

丁酉卜 貞由賓為

貞勿為賓

由賓為

勿為賓

乙丑卜 貞我由賓為

同見前五·三十·四

同見後下十·一

又下十·十二

丁未卜貞我為賓
 丁卯□貞我東賓為
 乙丑□貞我東賓為
 丁未卜貞我東賓為
 乙丑卜貞我勿為賓
 丁卯卜貞我勿為賓
 以上諸辭，云我為賓，我勿為賓，猶言我其為賓，我其弗為賓，賓即賓客之義也。此一版明義士藏
 文字小記，考古學社社刊第三期六十七至六十八頁

丁驪 保于母辛家祠彫：之日不魚六月。（前一·三〇·七。前·五·二·二五·六。前·家祠。家。）
 同母辛岁于同家氏紫十月。（前一·三〇·五·二·二五·六。前·家祠。家。）
 （諸妣母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三冊三五二九頁）

白玉崢 崢按：五定之字，除吳（其昌）氏所舉三版外，如：1、前·五·三〇·四·三·前·六·三六·三·四·后下一〇·一三·字皆作 𠂔 或 𠂔。吳氏三處例外之說，似嫌臆斷。雖然，貞人考名之 𠂔 却未發現有作 𠂔 者。是 𠂔 可借作 𠂔，而 𠂔 却不能為 𠂔。蓋以 𠂔 乃考名之故也。L（契文舉例校讀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冊三六四——三六四五頁）

饒宗頤說參 𠂔 字条下。

白玉崢說參 𠂔 字条下。

按：契文「賓」字變體甚多，此為最常見之簡單形體，乃祭名。合集一四〇二正辭云：
 「貞，大甲不旁于帝；
 貞，下乙不旁于帝；
 貞，咸不旁于帝；
 貞，大甲不旁于咸；

王襄 古嫁字。嫁或省。一類纂存疑第十二卷十七集上。

賓 王襄 按卜辭之例，凡祭祖先前言「王賓」，後句記「亡厥」，間記祭名。又卜辭習見「王賓哉亡」之文，此王賓確非祭祀，當為相會燕享之禮，哉，即王所賓敬者也。一遺考人名九葉下。

又曰：「分」，婦貝从止為賓，異文，殷契王賓有二讀：一為祭先祖，一為燕賓客，讀皆為王所賓敬者。此王賓與書洛誥「王賓殺裡成格」孔傳以馬「成王賓異周公」之讀近。一遺考天象三葉上。

郭沫若 字常與王字連文，羅振玉釋為賓，蓋以「王賓」為名詞，此說自王國維以來，凡言卜辭者均奉為定論，案賓大有未諦。蓋「王賓」二字為連為名詞，則是卜辭中凡言「王賓」之例，均缺主安動詞，不合文範。而它辭有言「王其賓某」者，一本書第一六一又「王賓」之例，於王與室之間缺一「其」字，則室字分明動詞，是則「王賓」者，猶卜敗遊之例言「王田」，「王步」而已。余謂室乃小篆室字所從出，說文「室，冥合也，从宀，丙聲，讀若書曰「藥不瞑眩」，又「賓」，所敬也，从貝，宀聲，會古文。」今按賓客若賓禮字之見於金文者與此古文之形相同，無从宀作者。郭公鈺鐘「用樂嘉賓」，作令，激鐘「用樂好賓」，作命，均省貝作。是則卜辭之「賓」，蓋从止，宀聲，若分聲之字也。从止則當為賓導之賓，說文「賓，導也，从宀，賓聲，擯賓或从手，止乃趾，初文，从止示前導也。故室當為賓若擯之古字，說文「而為室」，說文以「冥合」說之，形義具失矣。是故「王賓」者，王賓也。禮運「禮者所以備鬼神」，即卜辭所用室字之義。卜辭亦多見房字，介在卜貞二字之間，乃人名。以貝之賓，當是賓禮之賓。一饋贈意。洛誥之「王賓」乃假賓為室若賓也。「王賓」者，賓文武，舊說「賓異周公」固失。羅說為名詞則直為文武，王國維洛誥解即采此說。亦未為得。一卜通十五葉至十六葉上。

孫海波 按卜辭或作「賓」，以人即賓字。蓋賓字之本義為賓，从人者即所尊乳賓所以接賓以禮也。故字之訓敬。卜辭又有用為賓客字者。一考古三期六七至六九葉。一考古六期一八六至一八七葉。

孫海波 說文「賓，從宀，从人，从如，說文所无。」金四七七·或以止·地名·卜（甲骨文編三二五頁）

孫海波 「家，乙三二九七。从宀从女从止。說文所无。义与賓同。癸未卜，殷貞，翌

甲申，王賓上甲日，王固曰：吉賓允賓。
家，乙六七三二。人名。子賓。L（甲骨文編三二〇頁）

考古所 「室，卣：皆為祭名。L（小屯南地甲骨八四三頁）

孫海波 「家，鐵二六一。一。或从人。L（甲骨文編四七七頁）

孫海波 「家，乙三二七四。从宀从止。說文所无。义与賓同。L（甲骨文編三二三頁）

孫海波 「家，乙三一〇八。从宀从女。說文所无。义与賓同。L（甲骨文編三二五頁）

饒宗頤 「家即賓也。大荒西經：「夏后開上三嬪于天」而卜辭言「不劣于帝」帝即天
帝，劣讀為嬪。L（通考二四二葉）

李孝定 「从女从客，說文所無。羅氏增考娒字條下並收娒字，按娒字當釋姪，
已見前姪字條。餘二形當隸作娒，見下，不能混為一字也。L（集釋三七〇五葉）

李孝定 「家，大：賓導也从人賓聲。嬪，賓或从手。L（集釋二六三一葉）

田倩君 「說文校以云：

……家字本無別义，所以之家，非大之家，乃古文家字，亥為家，与家同集韻，亥古
作家。亥下云：一人男，一人女也，乙，家裏子咳咳之形。沈云：男有家，女有家，亥
為一男，一女而生子，非家而何（嚴章福著）。

……即家（佚六〇四）家（乙九〇七二）我对此一字極感興趣，我認為它就是真正的家了。恰
和周礼小司徒注：「有夫有婦，然后為家。」L（說家）中國文字第六卷二七七頁至二七八
頁）

于省吾 「第三期甲骨文稱：「貞，其卯羗，伊室○王其用羗于大乙，卯車牛，王受又。」

（辨一五一）按伊乃伊尹的省称，这也是伊尹配祀成湯之貞，可以补充陳說。第一期甲骨文貞人名的賓字作𠩺，𠩺字有时也作𠩺，例如：𠩺成𠩺于帝，𠩺成不𠩺于帝（丙三九），是其証。甲骨文中期以后，𠩺字用作动词者均作𠩺。在上述之外，甲骨文称：𠩺癸丑卜，上甲戠，伊𠩺。𠩺（南北明五一三）這是說，用岁祭于上甲，伊尹配享。由此可見，伊尹不仅从祀成湯，也从祀上甲。此外，甲骨文有𠩺伊其𠩺，𠩺伊弱𠩺和𠩺伊𠩺之貞，也都是指配享言之。L（甲骨文字释林释伊𠩺二〇七頁）

许进雄 L * B 0989 第一期

☒ 娼
 僥
 壯
☐
☒

𡵓從於他覈作𡵓，知為異體，暫隶定作𡵓。L

(怀特氏珍藏甲骨文集第五一页)

周国正

「现在我们要讨论第三类，即时间句——」

「在做甲之后，我们应该去（或

继续去) 做乙
。 例如 :

貞：王咸酺登，勿寧羽日。

三四三

王已经完成了酹祭去助成登礼，他不应该在羽日之祭的时候举行儗接（上甲的仪式）。

甲辰卜，殷貞：王寧羽日。

丙三四八

王（已经完成了酹祭去助成登礼），他应该在羽日之祭的时候举行傩接（上甲的仪式）。

(「上甲」之名出現在丙三六(三)(四)，丙三六與三四屬於同一成套，因此可以據以補上)

在甲骨文中，宾礼时常和其他祭祀并见，虽然我们难以知道进行的实际情形，但在尚书有

一段說及賓禮的可以作為參考：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五寶殺裡，咸移，五入太室裸。

十三經注疏卷十五，頁二七

这一
段
尚
书
之
中
与「宾」
立
见
的
多
项
祭
仪
都
见
于
甲
骨
文
，
如：
登（𠂔）、
歲

即貞：王寧見康登果歲，亡才(?)。L 庫一〇二一 祭 乙丑卜，何貞：王寧報乙

裸不邁……
 后上八・一一
 裸
 「甲戌卜，卜貞：王室大乙酉（裸），亡禍。」
 南明三

「丁巳卜，行貞：王室父丁殺牛，亡尤（？）」。〔京三二八四〕

知道其中有何異同，但甲骨文中的賓禮與后代典籍中賓禮的傳承关系仍然可以从中看到。）

· 统解说，有些是必需加以修正的：

（ 1 ） 歲

疏：曰此崇一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

……事实……在甲骨文中曰歲最有可能是一种具体的祭献牺牲的方法：

又伐 歲（歲）小宰上甲。 佚七八

丙…… 歲（歲）小宰上甲。 卯三宰，葡（葡）一牛，于宗用。八月。 林二·三·二

曰歲与曰又…… 曰卯、曰醢等乙类词处于明显的平行并列地位，都带有祭牲宾饗。唐兰

先生认为假作曰歲（天壤间甲骨文存考释页二八）。尚书曰歲文王辟牛一匹和合一四九中的一

条卜辞结构上极为类似：

丙辰卜，歲于祖乙牛。

（2）賓

正义：曰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為賓，異於其臣。

甲骨文中大量卜辞可以证明曰王賓的结构是主語+謂語，而被賓（僕接）者是祖靈，

套入尚書文中，曰王賓应该是曰周王僕接（文王武王）的意思（參殷契讀文三）。而曰咸

格也，应该解为曰文武之祖靈都來款饗。尚書中有曰祖考來格的文句。至于僕接天地神靈

之字，亦在尚書克典：曰寅賓出日。禮記曰父而賓賓之，所以為哀也。十三經注疏卷四

二，頁一一的說法，可能亦是這種遠古宗教信仰的曲折反映。

將注釋中所列舉的各辭和曰王賓殺裡（文王武王）的儀式。

曰在進行殺裡祭儀的時候，王舉行僕接（文王武王）的儀式。

尚書這一段記載中顯示出有些祭儀（即燕、祭、歲）是在賓禮之前舉行，而另一些（即裸）

却在賓禮之後。因此前文中我們對曰王咸酒登，勿賓羽日及曰王賓羽日的理解亦可以得到

旁證。

根據儀禮的記載，不少祭儀的進行是耗時多日的。就以曰特牲饋食為例，在立禮進行之

前數日就要開始預備，因此有曰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厥明夕……夙興等，標明時間的語

詞。雖然甲骨文中很少類似的標明時間做法，但以商人施祭之繁多及隆重來看，可以肯定他們的

祭禮亦是延續多日的。在進行了一項祭儀之後，商人要決定是否要（或者如何去）進行下一

項祭儀時，就會有類似下面的貞問：

癸酉卜，筆貞：羽甲戌迄緬，登自上甲，衣……于多后。

在下一個甲戌日完成了緬祭之後，我們應該自上甲開始舉行登禮，（然後）推及到所有的

先王。

癸亥……甲乙迄緬，羽日自上甲，衣至于多后，亡禍。

如果在甲子完成了緬祭之後，我們自上甲舉行羽日之祭，（然後推及）到所有先靈的話，

那我們就不會有災禍。（續一二四；昭三〇七；序一二三〇；林一·二一·七；續存一四八三

等都有同类的卜辞，倒多不尽举。）
关于“王宾羽日”/“勿宾羽日”的结构，还有些地方是需要说明的。首先要解释“日宾”和“羽

日”之间的相对关系。
甲骨文中“日宾”时常出现在“王+宾+OB+祭祀动词”的形式之中，在语法和语义上有两

种可能的分析方法：
(1) “日宾”是甲类祭仪，需要乙类祭仪的助成，即：“王在举行像接某祖灵的时候，应

该举行某种乙类祭仪以去助成。”
(2) “日宾”是乙类祭仪（举行与否并无定例），可以在举行其他祭仪作为一种从属的选

择，即：“王在举行某种祭仪的时候，王应该举行像接某祖灵的研究中（去助成）某种祭仪。”（注

释：“日宾”礼不是主要仪式这一点是从岛邦男先生的研究中得到启发的（殷墟卜辞研究页三一

一——三一四）。事实上岛氏根本就否定“日宾”是祭式的证据。岛氏在这一方面是正确的，不过他把“日宾”

八本来是由岛氏征引用来否定“日宾”是祭式的证据。岛氏在这一方面是正确的，不过他把“日宾”

解为“去（祭所）”这一点却难以信从。）
陈梦家先生虽然没有运用甲类乙类的概念，但他显然认为“日宾”是一种主要祭仪（殷墟卜

辞综述页一〇〇）。……事实上，陈氏这种看法是很容易理解的。“日宾”是甲骨文中最常见的

动词，与四〇多个动词出现于类似“日宾+OB+祭祀动词”的形式中，我们自然而然会觉得它是

需要其他祭仪助成的主要祭祀活动。
不过，这种分析却遇到不少困难，往往难以解释很多现象，例如：

庚子卜，贞：妣庚岁，王其室。
勿室。
(类似的卜辞见于陈三四；人一五五〇；存二·六〇〇。)

贞：小丁岁，其室。
贞：勿室。
遗八五〇。

从这两组对贞的省略方式和“日其”、“勿”的出现情况中很容易可以看出岁祭是商人早已决定了进

行的，贞问的重心在于是否在岁祭进行之时（或之后）再举行像接之礼。因此认为岁祭是主要祭

祀，而与岁并见的祭祀是属于从属性质这种说法就难以成立。或者有人会议为“……岁，……

弱室。

字一·二一八

其「」字的出现表明了「在贞问进行的时候，「示」字仍然是未曾进行的，因此不能如上拟的分析为时间句。余下的可能分析方法就是：

「在」向妣庚／小丁举行岁祭的时候，我们应该／不应该举行饗接（祖灵的仪式）。「

「我们大概要向妣己举行示祭，王应该／不应该举行饗接（祖灵的仪式）。」字一·

二一八

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再维持「示」字是主要祭仪的说法了。「」卜辞两种祭祀动词的语法特征及有类句子的语法分析（古文字学论集初编二七〇——二七六页）

常玉芝

「（黄组）王宾卜辞。辞例如：

戊辰卜，贞：王宾大戊翌日，亡尤？（安四二八五一

卜辞的大意是：戊辰日占卜，贞问王在此日用彘祀祭大戊，没有忧患吧？因为此类卜辞中有「王宾」字样，故称其为王宾卜辞。它广泛地适用于受祭的多位先王。辞中所用祭名较多，但在使用五种祀典时，其卜、祭日的天干日都是与先王的日干名一致的，极少例外（发现两条卜祭日与受祭先王名不一致的特例：一条是粹二〇八（京五〇一八），其辞为：「口午卜，贞：「王宾」雍己夕日，亡尤？」平支日中无「己」字。另一条是前二·一三·五（通一二五），其辞为：「丁未卜，贞：王宾南庚夕，亡尤？」由于在总共二百二十多条此类卜辞中，仅此两条例外，所以不影响我们的结论。）。这种卜辞不记年月，是商王在当日祭祀某祖先时的占卜记录。这种卜辞一般都刻在龟背甲上。「（商代周祭制度一三——一四页）

柯昌济

「二文相证，知安，寔为同一之字，第二文字从「」从女，从「」，疑为定字，安则为其省文。」（殷墟卜辞综类例证考释，古文字研究十六辑一四九页）

柯昌济

贞马平安侯

丙申卜从贞手寔侯

（乙七四七六）
（乙二六四一）

二文相证，知安，寔为同一之字，第二字从「」从女从正，疑为定字，安则为其省文。「（殷墟卜辞综类例证考释，古文字研究十六辑一四九页）

宀

𡩺

𡩻

𡩼

𡩽

王獻唐「宋字本訓神主，用為宗廟，訓居乃同音假借。卜辭有𡩺（前二·五·二），亦作𡩺（同上六·二九·六），作𡩻（同上六·二九·四），从人从宋，疑即其字，人或作男作女，皆一事。」（古文文字中所見之火燭，第七三頁）

孫海波「𡩺，乙一〇四六。

𡩺，前六·二九·四，或从𡩺。

𡩺，前二·五·二，或从𡩺。

𡩺，乙九〇七〇，或从𡩺。」（甲骨文編三二九頁）

按：字在卜辭皆為地名。參見2070「寐」字條下。

寐

𡩺

𡩻

商承祚

「羅師釋寐从寢省，木聲。」（類編七卷十四葉）

葉玉森

或木忘聲耳。

「按古人以木為枕，𡩺之異體作𡩺，人或女在室內就枕，即謂之寐。寐（寐）（前釋二卷八葉上）」

李孝定

（集釋二四八三葉）

「釋云：『寢寐。前六·二九·二』在寐。前二·五·二，乃方國之名。羅釋寐無據。」

按：「𡩺、𡩻、𡩼、𡩽，當同字，从𡩺、从木、从𡩺、从𡩺左偏旁中每無別，卜辭用為地名及方國之名。羅振玉釋「寐」不可信。

寐

𡩺

2072

𡚦

𡚦

𡚦

𡚦

按：此當是「𡚦」之繁構。參見 2069 「𡚦」字條。

2073

𡚦

𡚦

皆為人名，當同字。

按：合集一四〇二三辭云：「𡚦」又合集二一七二七辭云：「𡚦」

2074

𡚦

按：字从「𡚦」从「女」从「𡚦」𡚦可作「𡚦」亦可作「𡚦」辭殘，其義不詳。

2075

𡚦

𡚦

按：卜辭用為地名。

2076

𡚦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032

2077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078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079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080

宥



按：卜辭為地名。

2081

害



按：字可隸作「害」，卜辭用為地名。

2082

宥



按：字从「宀」从「𠂔」从「先」，隸可作「宥」。合集八八一正辭云：「貞，呼宥取羊不于𠂔。」

為人名。

2083

寔



按：字从「宀」从「及」，隸可作「寔」。《合集》三六九〇九辭云：「韋官寔弼，改亡寔王，其呼寔于京官。」又《若》當為「及」之繁體。

2084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085

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086

寔



按：字从「宀」从「及」，隸可作「寔」。《合集》二一九〇正辭云：「貞：...亥：...商：...于父：...寔：...」為祭名。

2087

寔



按：此亦當是「寔」字。《合集》三四三九三辭云：

為祭名。其至。祝賓。

2088

適



按：字可隸作「適」，辭殘，似當為祭名。

2089

宦



按：字从「宀」从「臣」，可隸作「宦」。合集二八三二甲正辭云：「勿知于四宦婦羸」。

2090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091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092

宋



按：字从「宀」从「米」，隸可作「宋」。合集一〇六七八辭云：「壬辰。宋焚。」

為地名。

2093

止



按：合集二七七三九辭云：「辛酉卜，余今日辛酉弗每」似為合文。

2094

鑿



按：字从「山」从「鑿」，合集四六〇辭云：「己亥卜，貞，去先用鑿」，當為「鑿」字之繁體。

2095

姒



按：字从「女」从「姒」，「各」字倒書，實亦「姒」字。

2096



按：此當是「沉」字之異體。純二三〇一辭云：「甲子卜，以王族方在」，乃軍事行動，義當為驅逐。參見1860「寢」字條。

2097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098

窆



按：字从「艸」从「多」為地名。

2099



為人名。

按：合集三五二一四辭云：「...與乞骨七自窆」

2100

束



考古所

「又束：當為右束。束可能屬宮寢廟堂之類。」（小屯南地甲骨八八六頁）

其義不詳。

按：字从「艸」从「束」，隸可作「束」。屯六六二辭云：「于又束學」

2101

宇



按：字从「宀」从「于」。說文：「宇，屋邊也。从宀，于聲。湯曰：上棟下宇。」卜辭殘缺，其義不詳。

2102



2037

按：合集二七一四辭云：「大乙史王饗于囙」為祭祀之所。



2103

考古所 「囙」字不識，地名。上（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一五頁）

按：屯二四三六辭云：「丁巳卜，貞，今夕亡囙，在囙」為地名。



2104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105

考古所 「囙」：此次僅見，不識。在此片卜辭中用為動詞，又殆屬侵扰之類。上（小屯南地甲骨九九四頁）

按：屯二二六〇辭云：「己卯卜，貞，其方其囙我戌」用為動詞，與軍事行動有關。



2106

2107

喪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按：字當隸作「喪」，在卜辭為地名。

2108



為祭名。

按：合集三〇四五辭云：「其𠂔于小山有大雨」

2109



為祭名。

按：合集三四〇六九辭云：「丙子卜，王其其𠂔自日于室」

2110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111

宛



郭沫若「宛乃容省，即容之古字。此讀為格，至也。」（辭考六六四）

李孝定「从山从文从人，說文所無。金文客字有作客者，仲義又作新客鼎郭釋此客客是。辭云「今日丁酉王其宛麓僊弗每」讀為格亦可以。以其義非客，故仍收為說文所無字。」（集釋二四八五葉）

考古所「用為動詞，可能有停留、駐扎之義，殆為餐之初形。」（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三三頁）

趙誠「用、宀。構形不明。甲骨文用作動詞，有日到、可至日之義，如「今日酉王其宛麓僊弗每」……」（粹六六四）。（甲骨文簡明詞典三四八頁）

按：郭沫若釋「客」不可據。字當釋「宛」，讀作「館」。合集三〇二六八辭云：「今日丁酉卜，王其宛麓僊，弗每。」
「僊」為行宮離館之類，裘錫圭嘗言之。此二六三六與此辭例同，明為「宛」字無疑。



按：合集二一四八二辭云：「辛酉卜，王貞，余吝……」疑為「家」字之異構。



按：合集三六四一七辭云：「戊戌卜，王其巡隸馬……」

為地名。



2115

𠂔

按：字从「山」从「我」其義不詳。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116

𠂔

𠂔

按：合集三一八一五辭云：

用為動詞，可能有止宿之意。

2117

塞

𠂔

郭沫若表定作𠂔，無說。見萃考九四五片。

于省吾

「甲骨文称：

𠂔

才斬田龙榛波寢其口。

（按：九四五）

此段辞又难通。

但其中寢字作𠂔，为旧所不识，甲骨文編谓说文所无。按近年湖北枝江出土的寢公孙治父寢，寢字作𠂔。𠂔为初文，说文：「寢，室也，从𠂔从宀，𠂔亦从宀。」段注：「穴部曰，寢，室也，塞也。此与土部塞音同义异，与心部寢音同义近。塞，行而寢寢皆废矣。」按说文之寢，来源实也，寢，富也，与寢室训近。凡填塞字皆当作寢。自塞行而寢寢皆废矣。按说文之寢，字隶变作寢，今验之于甲骨文，才知道寢之初文本作寢。一（甲骨文字释林释寢）

按：于先生释「塞」，卜辭用義不詳。

宰

宰

宰

吳其昌「宰字宰父乙禪作宰，宰德丁壺作宰，宰出毀作宰，以二三推一始知一亦為宰字，以一釋二三始知宰之義乃為屋下有宰類兵器。惟宰為兵刃之器，故宰之義為宰殺為宰割。漢書宣帝本紀：「本始四年損膳省宰。」師古曰：「宰為屠殺也。」又引漢儀注云：「太宰令屠者七十二人宰二百人。」又「陳平為宰分肉甚均。」師古曰：「宰主切割肉也。」蓋宰本示於屋下操宰以屠殺切割牛羊牲豕者，故引伸之又為宰夫職主烹魚也。」（金文名彙疏澄兵器篇）

鄭沫若隸定金（粹）一八九六為宰，無說。（粹考一五五葉上）

商承祚釋金（佚）四二六為宰，無說。（佚考六二葉）

孫海波

「宰，粹一一九六。或从广。地名。在宰。」（甲骨文編三一七頁）

鄭慧生

「武丁卜辭乙八二六十二〇五十二十三七十一三八十二一六八十二四五一十五四三一十七一三二一十七一六〇十七三七七七說：

丁巳卜，其（賡）多宰于柄。丁巳卜，勿其（賡）多宰于柄。宰在高代是奴隶的專稱，郭沫若先生早已論定（見甲骨文字研究釋臣宰）。曰其多宰曰，就是陪送一批奴隶和主人姑娘一起出嫁。卜辭中貴族的社會地位考述，歷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六期三二頁）

詹鄞鑫

「宰是治玉和治木的工具，故說文鐫字云：「曰穿木鐫也，一曰楊石也。」由此可知，宰是古代手工业的重要工具。推而廣之，宰也可以代表百工。宰字甲文作宰，介表示屋室，宰是手工业工具的代表。由此觀之，宰的本義是室內手工业劳动。以宰為官，則是手工业主管，旧称为司工或司空。

原來，在奴隶社會，手工业者是工匠奴隶，身份跟仆妾相似。管理他們的頭目，就叫做宰。蔡鍔云：「王若曰，蔡，昔先王既命汝作宰，嗣王家……」嗣百工……曰這是宰掌家務和百工的明証。說文：「宰，辜（罪）一人在屋下執事者曰，其義訓跟宰字初義很接近。」（釋宰及与宰有关的几个字，中國語文一九八三年五期二七一頁）

按：說文：「宰，辜人在屋下執事者，从宀从辛。辛，辜也。」大徐本：「契文所从之辛或干，與

卒有別，金文始為變而近於卒。吳其昌以「卒」為「兵刃之器」，故有「宰殺」、「宰割」之義。
「屠殺」、「宰割」之義實較後起，非其本朔。吳氏之說不可據。卜辭「宰」為官名，與金刻同。
其辭云：
「王錫宰丰常小指祝」
「宰丰」亦見乙八六八八。丰「為」宰「之私名，商承祚以「丰常」為宰官名，誤。儀禮聘禮
「宰命司馬戒衆介」鄭注：「上卿貳君事者也。」又京津四八二九「在宰」為地名。

实 

陳邦福：「蓋徵地望第三葉：曰乙丑王嘏下闕父在內。邦福案：因為大垌二字合文，文門部云：曰門，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門，象遠介也。古文从口，作同，或从土作垌。卜辭大垌地名，史記殷本紀云：「湯歸至於泰，泰陶。」集解云：「一本無此
陶字。」孔安國曰：「垌地名，索隱：『卷當為垌然，走按此陳氏節引史記索隱，原文然字應屬
上讀。』」高書者，以大垌令定陶是也。」（辨疑十葉上）

陳夢家：「实 癸亥卜明日辛帝降，其入于燬大实才最（卜） 于燬小乙实 海滬一」
五一六十五一七

又于实，古今羌甲日鼎 明續五七九

甲子王实 鄭三四〇四

丁丑卜彭貞于大实 甲二六八四

丙子卜王其其自日戊室 京津四三四五

乙丑卜訊父甲实 續三三一五

才八月乙丑帝且乙弘易：才冥彝 續三三一

实字从欠，與作寔者或是一字。欠，貝，古與「側」相通，內則「居側室」，注云：「謂夾室。」
室，次燕寢也。爾雅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注云：「夾室前堂。」疑所謂夾室，側室在大室的兩旁，
東西序之外為夾室，夾室之前小堂為東西廂，亦謂之東西堂。疑所謂夾室，側室在大室的兩旁，
大室在正中。」（綜述第四七一—四七二葉）

李孝定：「从山从大，說文所無。陳氏以為大垌合文蓋誤。垌古作垌，而此字从口，實

非同字。 (集釋二四八四葉)

按：「寔」、「寔」有別。寔為地名，寔或作寔，陳夢家以為即「側室」，其說可從。但陳氏誤混「寔」、「寔」為一，且「甲二六八四之寔」，實乃「寔」字之異構，陳氏以為「寔」字，屈萬里亦沿其誤。卜辭綜類二七二以「寔」為「寔」，寔是正確的，但亦誤混「寔」、「寔」為一字（四〇）。

2120

寔



饒宗頤引續編三三一、一云：「寔可讀為寔，古與側通，內則：『居側室』，注云：『謂夾之室，次燕寢也。』大戴禮諸侯饋廟有『郊室』，其義應同。 (通考九〇六葉) 屈萬里 (甲編考釋三四六葉)

2121

璞



按：字从「口」，不从「日」，不得線作「寔」。合集二七五四三辭云：「甲子卜，彭貞，王歲禱其寔于祖。」用為動詞，為祭名，寔則無此種用法。又合集三五六七三辭云：「日在八月乙丑常：祖乙翌和易：在寔：其用法則與「寔」同。參見「寔」字。

2122

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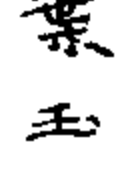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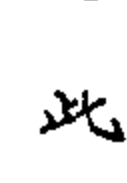






按：合集六八一九辭云：「為動詞。當併入 2122 麟字條。令上紐：疾二：璞周」

郭沫若「說文」云：「寇，暴也。从矢完。」从完之義無說。古金文如「虞司寇」
二器，器蓋四寇字均與小篆形近。然如「召鼎」、「公揚敵」、「衛姬壺」等器之寇字則作「𠂔」。
所从之「𠂔」非完字也。余謂寇不从完，當从賓省。古金文賓字通作「𠂔」，「𠂔」與「𠂔」等器之寇字則作「𠂔」。
「𠂔」若「𠂔」，「𠂔」與「𠂔」等器之寇字則作「𠂔」。
體其所从者即此賓字，或賓之省也。然則寇何以从賓？曰賓之古義與今有別。卜辭稱所祭之祖
若妣為王賓，是賓即是公神靈鐘之「用樂好賓」。另一器入另一編鐘作「用樂好宗」，則賓與
宗同義。知此則知寇之从賓蓋毀人宗廟之意也。古人於為寇期，必毀人宗廟。《孟子》曰：「毀其宗
廟，遷其重器。」二家之說全同。蓋古之行事，本有如是者。卜辭有奇文作「𠂔」，「𠂔」者，余謂
此乃殷人之寇字，字之左半於屋下从玉，从𠂔，即「𠂔」說文。《東楚名岳》曰：「𠂔」之𠂔，是即古
寶字，寶乃古人之蘊藏。右半或象雙手捧械，或竟从矢，即遷人重器之意。屋頂之著火光者，
殆又焚燒燔潰之意也。字於卜辭凡四見，今逐釋之如下：其一「貞令旗从𠂔」，「𠂔」亦屢見於金文，
前人多釋為國，假為魯。吳大澂於《公伐邾鼎》曰：「𠂔」受多福，始釋「𠂔」為「𠂔」。然所舉
孫詒讓之《契文舉例》，商承祚之《殷虛書契》，容庚之《金文編》，均釋「𠂔」為「𠂔」。然所舉
敵之「𠂔」公仲在宗「𠂔」，及「𠂔」免簋之「𠂔」王在「𠂔」，均非究極之證明。因魯亦可稱宗魯，公孟
子，滕文公篇有「吾宗國魯先君」，「𠂔」余謂字固周（近出《矢令彝》）兩周公字一作「𠂔」一作「𠂔」，
此「𠂔」為周字之鐵證。一為畫字，其證有二：一為《無惠鼎》之「𠂔」王各于周廟，「𠂔」作「𠂔」，乃「𠂔」之省。則
知「𠂔」乃「𠂔」之省。一為畫字，古金文畫字从周，如「畫轉畫轄」二畫字，公毛公鼎「𠂔」作「𠂔」，
公師克敵「𠂔」作「𠂔」，公番生敵「𠂔」作「𠂔」，从周省。與「𠂔」無惠鼎「𠂔」周字同。公永伯敵「𠂔」作「𠂔」，
蓋「𠂔」字之省，「𠂔」亦通周（《函皇父作周頌匜》之周頌「𠂔」公皇父敵「𠂔」作「𠂔」，即其明證）而「𠂔」宅敵
則作「𠂔」，从周省，是「𠂔」為周之明證矣。至畫字何从周？觀其字形殆為以規畫圓也（《圓周之周
敵》則「𠂔」與「𠂔」間之一字必為寇伐之意無疑。古器中亦未見此字）。《詩》曰：「侯為武人，周乃殷人之大
寇。」其「𠂔」與「𠂔」今从寇周貞佳火五月，「𠂔」《後》下二一七。四其「𠂔」癸未令旗族寇周
山王事「𠂔」《前》四。三二。一。《山》即古字。《古王事》者當即勤勞王事之意。《詩》
亦屢言「王事靡盬」，古必盬之初字。其四「貞令多子族眾犬侯寇周」，山王「𠂔」，此折為二片，
子片六字曰「貞令」《缺》族眾「𠂔」寇「𠂔」《缺》《山》《前》五。七。七。統上四例，母片亦餘六字曰：「
𠂔多子」《缺》犬侯「𠂔」周「𠂔」《缺》王「𠂔」《前》六。七。七。統上四例，母片亦餘六字曰：「
可見帝乙以前，殷周亦饒有交涉。羣見羅王二家之考釋，見殷與隣敵征伐俘掠之事極多，而獨

不見周人之痕跡，頗以為異。今得此，始釋此疑。且言寇之例獨於周，於他國均言征伐，可見周實大國，惟周方有可遷徙之重器也。L（《甲研·釋寇》）





葉玉森 「近讀郭沫若氏《釋寇篇》（《甲骨文字研究》）始謂金文之廟為从賓省，又以《獻鐘》之可用樂好賓，別一編鐘作可用樂好宗，遂悟賓與宗同誼。因斷定寇之从賓，蓋殷人宗廟之意。古於為寇必毀其宗廟，乃引《墨子·非攻篇》下曰：『燔其宗廟，遷其重器。』孟子曰：『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為證，遂釋《釋寇》為寇。予謂孟墨二氏之言並非作寇之箋注，似不能援以說寇。予舊釋此為鑿，    象似屋非屋之巖穴形。上峙諸峰从王，即玉从山，即象盛土石之器，亦變作田，从山，从王，象兩手或一手持鑿石之器。全字為初民入山采玉之家事圖畫，必造於石器時代。至銅器時代仍襲用之，當即古文鑿字。篆人以巖形華嶽並出，故易从華，複易由為臼，易王為余，易山為山，為弓，蛻變之迹，仍可探索（《說契》）。郭氏乃以 象火光， 象宗廟，又認王由為古寶字。卜辭寶作 ，或从貝玉，或从貝珏，無作 者。金文中亦未見郭氏思切合燔宗廟遷重器語。故如是云云，不知此字簡體有作 者，（《徵文》文字第三十四版，此字非王氏所能臆造）从 象巖穴，持斧鑿之，象墜落之玉石。是體且無郭氏所謂火光及寶字。而鑿意固瞭然也。推郭氏之苦心蓋欲認定困為周，故不得不強釋上一字為寇。考殷人于他國言征，言伐，或曰羣，曰伐，曰戔，示多殺傷意，無言寇者。何獨於周言寇？又卜辭于征伐某國下每繫習語如：『受之又（佑）』等，亦無言『山王事』者，是尤可斷定 非寇字矣。L（《前釋》四卷四十一至四十二頁）

唐蘭 「右鑿字，即璞，舊不能識。郭沫若釋寇，葉玉森釋鑿，林義光釋璞，謂可从榮業聲，乃璞字。榮又从玉 聲。 象屋上火光，當即榮。（《卜辭》）即榮惑說，見葉玉森《前編集釋》四卷四十三葉引）今按三氏之說，各窺一斑，未見全豹。此字从，與業字同，（詳《釋業》）乃火字也（詳《釋火》）。《說文》：『火入山之深也。』今按其字實象高山之狀。此字作，象兩手舉辛（或省為一手），撲玉於畱，於山足之意，即璞之本字也。何以言之？从辛之字，恒變為業（如羣變為觀，宰變為宰）。是 即業也。古文字之太繁者，後世恒有省略（如林省為），此字以撲玉之象為主，火形以示事之所在，畱形以示玉之所盛，均非必要，故其省變當如下圖：


 →  → 

則為璞字矣。由象意化為形聲，則為从玉業聲矣。其義謂初采於山之玉，則《秦策》所言：『鄭人謂玉未理者璞』矣。《說文》無璞，乃誤脫之。……卜辭屢言『𤟎田』者，『田』即周字（此為近代金文學家之常識，葉玉森誤釋為金，在《前編集釋》中猶呶呶爭辨，其妄可哂），云『放族𤟎周』，『𤟎』從『田』，『𤟎』𤟎周『及多子族』，大『𤟎周』等辭，『𤟎』字介於兩名詞之間，必動詞也。周為殷之鄰敵，是必征伐之事。蓋『𤟎』即璞，於此當讀為戮，《周王獸鐘》云：『王辜伐其至，戮伐氏都。』戮薄聲近，故《詩》稱『薄伐玁狁』，《號季子白盤》作『殳伐厥敷』。周為殷之大敵，故必戮伐矣。L（《文字記》三十四頁）
《釋𤟎》





前七·三一·四

此字，罗王阙疑，林义光始释为璞，唐兰先生伸之曰，象高山之状，乃火字。说文所谓，火，入山之深也。象两手举辛，扑玉於缶，即璞之本字。於此当读为戮，即戮伐也。山按，唐说极为精谛。右之戔，确是美字初文，象双手举杖（即辛）形。《书尧典》曰，曰扑作教刑也。襄公十九年左传曰，曰薄刑用鞭扑，所以威民也。美，盖古代刑名，轻罪者杖为隶仆；凡从辛之字，皆有罪犯之谊者，谓其为曾施鞭扑之人也。而美之本谊，实象以杖扑击形，则象深入大山，扑击黑石（即缶字）而取金玉形，疑是竄字最初写法。……辞云：其崇。

佚九六一

崙篆作，当是崙字简写，字则读为保。左传成公十三年，晋吕相绝秦曰，曰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国语韦昭注，曰保城，盖近滑之城也。费滑，在今河南偃师县南；保城，疑当今洛阳之西，潼关之东；此正当商周两国的交通要道。其崙之宝，正是曰宝周之省文了。（商周史料考证九六至九七页）

前四·三二·一。唐兰释璞，以为即戮伐之戮。上（甲骨文编六·九一頁）

楊升南「再从字形上分析，其字是在屋下，左半从玉从由，即說文『東楚名山』之，其右半像舉辛扑玉于留中，应是在屋下从玉从聿，（古寶字）声，当为古之宝字。郭老也曾主張其字本讀為『宝周』。

齊

△△

按：合集二七八八八唯餘此殘辭孤字，其義不詳。

𠄎

與此字同。

按：唐蘭釋「𠄎」讀若「𠄎」，其說可從。字或省作「𠄎」，合集六八一九辭云：「𠄎周」，辭例

唐蘭曰：「𠄎」為殷之鄰敵，是必征伐之。蓋「𠄎」即「𠄎」，于此當讀為「𠄎」。周王獸鐘（案即宗周鐘）云：「王事伐其至，𠄎伐厥都。」𠄎薄聲近，故詩稱「薄伐玁狁」，號季子白盤作「𠄎伐厥都」。周為殷人大敵，故必𠄎伐矣。𠄎奇怪的是，「𠄎」之用為征伐之𠄎，也只限于周，而不見于其它方國。𠄎（甲骨文同）義詞研究古文論集初編一三七——一三八頁。

乙卯卜，充貞：令多子族果犬侯𠄎國，古王弓？五月。（續五·二·二）

陳煒湛「卜辭中與征、伐相關、詞義相近者還有𠄎（𠄎撲）、循和辜。𠄎作𠄎，郭沫若曾釋冠，后改釋聘，皆非，此實巖下改玉之形，為𠄎之本字，假借為撲，義同金文之𠄎伐。卜辭屢見𠄎國之辭，如：乙卯卜，充貞：令多子族果犬侯𠄎國，古王弓？五月。（續五·二·二）

孟喜本作保。史記周本紀：「周九鼎保玉。」《集解》引徐廣曰：「保一作寶。」《考証》引周白駒曰：「保讀為葆，與寶同。」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九：「保，守也。」《注》云：「保者，聚守之謂也。」今杜預注云：「保，守城者。」《莊子·列御寇》：「入將保汝矣。」《注》云：「保者，聚守之謂也。」今之保守，保是義。商人曰保周，因周是商之諸侯，周之領土是商王國的組成部分，故派出武裝力量，助其對戎狄作戰，以保其國境的安全。𠄎（卜辭中）所見諸侯對商王室的臣屬關係，甲骨文與殷商史一六二頁。



王襄

「古齊字」

（類纂正編第七第三十三葉下）

孫海波

「

乙八二六七。从四穗。

」（甲骨文編三〇三頁）

李學勤

「齊可參見下版，它近於下列二地：

癸巳

在下

癸卯

在齊

癸丑

在齊

後上一五，一二八五

「齊」又見于揃二，一五，四八五，它可能與河陽濟水有關。齊決不是周代原名營丘的齊城，看左傳所記晏子所述營丘的沿革便可明白。（殷代地理簡論第五十九葉）

饒宗頤

「卜辭：

甲寅卜，殷貞：求于土，出。出羊，出一人。

出，由犬出羊。

出一人。

（此三葉）

即齊，讀為齋。詩甫田：「以我齊明，以社以方。」傳：「葩實曰齊，謂黍稷也。」則兼具

饒宗頤

「按品即齊，案盛也。」

「示齊」讀為「真齋」。

己亥卜，方貞：不牛，示（真）

品（齊）貞……（此三葉）與此義正相反。（通考二九二——二九三葉）

陳東新

「按：癸巳在齊，第二日甲午，在高貞，王步于刺，刺在徐州，有縣，宿

影一帶，齊當距此不遠，不可能是臨淄，似亦非大小齊城。疑齊當讀為濟，齊跡或在此陶西古

按：說文：齊，木麥吐穗上平也，象形。

徐鍇繫傳云：「生而齊者莫若木麥也，二，地也，

兩旁在低處也。王筠繫傳校錄謂：「兩旁在低處，未免望文生訓。釋例疑：「齊為臍之古文，未免

臆測。王襄以卜辭品為齊之古文是對的。齊字與木麥吐穗之形無涉，初亦不以「二」為本形本義

考古所「个：貞人。个作为人名，曾出現于武丁時期的卜辭中，但未作为貞人。个在著录中是乙、辛時的貞人（徐七四三、續漢書一五）而在這里作为武丁時代的貞人。這是卜辭中存存在异代同名問題的又一个有力例证。个（小屯南地甲骨一一三〇頁）

按：合集一三四九〇辭云：「丙辰卜，辛貞，求个令比常貞；貞，勿佳个令比常貞。」

為人名。又合集二四九五辭云：「三帝宅新寢个宅。」

則為地名。
「屯四一七七辭云：「丙辰：个貞。」
當為地名，非貞人名，乃「在个貞」之殘。

齊

按：字从「木」从「齊」說文：「齊，木也，可以為大車軸。」卜辭用義不詳。

齊

按：合集二三五正辭云：「貞，甲用齊來羌。」
為人名或氏族名。

齊

按：字从「市」从「〇」合集九〇〇三辭云：

「...其以...」
當為方國名。

2129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130

𠂔

𠂔

按：字从「家」从「田」，懷一二六八辭云：「癸酉卜貞旬出希，不于禽子」，似為人名。

2131.

丙

𠂔

孫詒讓「丙字皆作丙。金文魚父丙爵，父丙爵並略同。」（契文舉例上一頁上）

郭沫若謂丙象魚尾，說見甲字條下引。




葉玉森「卜辭丙作丙丙丙...並象几形。」（前釋二十二葉上）



陳晉「丙為夏省並疑古愛字亦作丙。說文：『鯁，魚骨也。』爾雅：『魚尾謂之丙。』丙蓋即鯁字，此一澄。石鼓文鯁字作鯁即从二丙，此霍作霍敗作敗之例，此又一澄也。」（龜甲文字概論二八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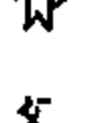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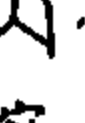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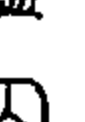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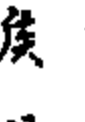

于省吾「說文：『丙，位南方，萬物成。炳然，陰气初起，陽气將虧。从一入門，一者陽也。丙承乙，象人肩。』爾雅釋魚：『魚尾謂之丙。』按說文爾雅說丙之義均不可據。卜辭丙

内



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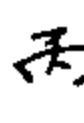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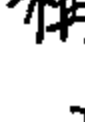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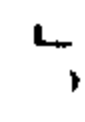
作内内，早期金文作，均象物之安。安亦謂之提，提同寔。淮南子詮言：「瓶甌有提。」注：「提，瓶甌下安也。」泰族：「作甌甌有提。」按安與提寔，即今俗所稱物之底座。内之形，上象平面可置物，下象左右足，與古文下象足形者同。卜辭習見字，象兩手奉牲首置於座上之形，是内可置物之證。（駢枝三一葉上釋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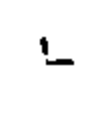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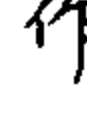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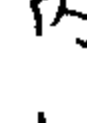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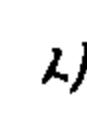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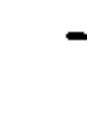



本為柄之原始象形字。一殷書契解詁第三六九葉）

李孝定「說文」：「丙，位南方，萬物成，炳然，陰氣初起，陽氣將虧，从一入门，一者陽也。丙承乙，象人肩。」契文丙字左右豎畫皆平行，不詰曲，殊不類魚尾，亦不象肩形，說文爾雅之說並不足據。葉氏象底座之說與于氏象底座之說相類，此說於字形頗覺切適，然於音義無徵，仍不敢信為定論也。金文作丹丙枝父丙林父丙口父丙解父丙天君丙丙丙丙丙丙丙丙丙丙

徐中舒說參百文字条下。

按：許書說干支字，概以陰陽五行，據篆形比傳，殊無足取。徐灝段注箋云：「丙之字形不可曉。从一入门，望文為說耳。古鐘鼎文多作或作，狀似魚尾，故爾雅云魚尾謂之丙。然亦非其本義，疑可也。爾雅又曰：「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皆物形偶似篆文，非造字取象於魚也。」

于先生謂丙象物之底座是對的。前二·一九·一，馬廿丙；綜圖一六·車二丙，陳夢家謂「車馬的單位丙，可能和詩的乘相同，但幾匹馬構成一乘，尚待考定。金文馬的單位是匹，而金文兩字係兩個相並立的丙，所以甲骨文的丙可能是單數綜述九四·馬稱丙，猶言「匹」，非後世之「乘」，車稱丙，猶言「把」。

甲骨文丙與丙難以區分。大體而言，丙作丙，丙則从丙作丙。但區分不甚嚴格。

孫治让

「內」字作內，與丙作內微異。L（契文舉例上十頁上）

分別。商承祚案。董說確信。內字董彥堂先生謂是內字，而非丙。丙，卜辭作內，內作內，微有分別。故義同。史記范雎蔡澤傳。惡內諸侯客。索隱。內，入也。同部五說轉注燕疊韻，且內以入得義，乃鏡其頂作內，尤為同義。證。內字之初形，本當以卜辭作內，因與丙字分別其微，每易混淆，後者百十一耳。至小篆遂安作內形矣。L（福考三葉）

孫海波

「內」，缺一三二，貞人名。L（甲骨文編二四〇頁）

五〇。饒宗頤「卜人內字，契文所見，大抵作內，一為林一、二六、一〇及二、二八、一，乙乙六七（通考四八四——四八五葉）惟此乙五三五五同版天子之丙，與卜人丙二形迥異，故知此必為丙字」。

按：內為早期貞人名。「入」，「內」，「納」為同源字，其後遂漸分化，于先生已詳論之。



按：合集三〇二八三辭云：「又用其社甲門」為祭名。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135



按：懷四三四辭云：
「壬戌卜貞余勿在孫綽」
似為貞人名。

2136



按：合集二七四五九辭云：
「壬戌卜貞，重昌用」
貞，弼昌
為祭名，疑為「纂」字之異構。

2137



按：英一三三辭云：
「貞奉子咎于寅」
為地名。

2138

丙



魯寶光

「此丙之繁文，楊氏祥更非是。」（幼獅學報二卷一期姓氏通釋上葉）

楊樹達

「此乃更字，即紀年南庚名更之更。」（甲文說三八葉）

楊樹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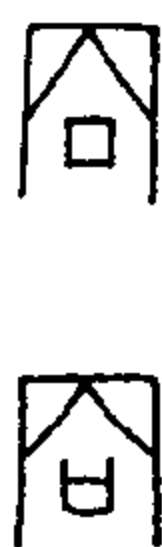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八十三引古本竹書云：『南庚更自庇迁于奄。』今本紀年云：『南

庚名更。按卜辭未見更字，然有兩字，其人为殷人之所尊祀。铁云藏龟拾玖叶貳版云：日辛△，需其降畀（敗）？，考更字说文作更，从支丙声，而金文虎师虢二殷及逯尊留鼎四器更字皆从需作更，字盖从需声。甲文之需疑是更之省形，丙即谓南庚也。一（竹书纪年所见殷王名疏证，积微居甲文说卷下五七页）

李考定 「从二丙，说文所无。杨氏释更盖以金更均作更皆从需作也。然金文更字无有文者，惟石鼓文有需字，疑即许书之更，杨氏释此為更雖無確證，其說實為近之。魯氏釋丙似亦未安，卜辭干支字之丙無以此作者。辭云：辛酉需其降敗，臧十九，二。壬子卜白需其禍，前。三。一。一。丁酉口白需凡人其眉。後下二五七。乙丑口需其車口眾。後下三八。四辭義雖未詳，然决非干支之丙。言白需，白即伯字，猶他辭言侯某需，似為人名。」（集解四二三七葉）

與「官般」同例。按：卜辭「需」為方國名，為人名。己三五二二之「官需」，「官」為職官名，「需」為私名，楊樹達釋「更」謂即「南庚」；饒宗頤謂即「巫更」，方國名「需」，饒氏以為即「鄭」，均不可據。

至於林一。一一之殘辭，當為「驗辭」，饒氏誤連讀作「需六旬」，謂「猶言歷六旬」，且需字从重丙，無以示慶續之意。



王襄 「古同字，與訥通。」（簠室殷契類纂第十葉）

吳其昌 「口」者，淺人不察，遂皮傳于說文之內字，不知此字作「丙」，由其浮表觀之，乃極似从「丙」。豕之辨也。此形態之別異也。說文云：丙，言之訥也。从口，从內。桂馥謂「商經典安為訥」，引檀弓「其言訥」，然「為」字，其說至確。其說亦通作「訥」，穀梁集解序注典釋文云：訥，或作「訥」，可證，是則「商」訥，「丙」訥，「訥」一字也；其義為口訥，為木訥，而卜辭兩見「丙」訥，乃似以宰割為義者，相距可謂遠甚。此誼詰不同也。一殷虛書契解詁第三六八——三六九葉）

孙海波 前编卷一第三十六页六版曰口之于辛同歲其至風口，疑即許書之肉。说文曰肉，言之納也，从口从内，徐鍇曰曰论语云其言肉肉然如不出諸其口也。曰經典变为肉，檀弓作曰其言肉肉，从口从内，舒小貌，曰正义云曰发言舒小。曰又谷梁传释文引字法云曰肉，迟于言也。曰卜辞之肉，殆祭名。L (考古学社社刊第四期十七页)

李孝定 说文曰肉言之納也从口从内曰。祭文正从口从内，孫說可从。辭云曰曰于妣辛同歲其至凡曰。補一、三六六、曰妣辛同歲至凡曰。補一、五、八、十、二、遺、曰于且丁賓商帝十、一、續一、二、七、同、係、曰若商祖乙哲王受又曰。辨一、四六、曰其若辰商梧祖乙又正曰。辨二、三四、其義不明。L (集釋〇六九一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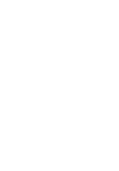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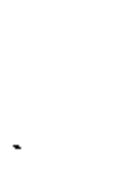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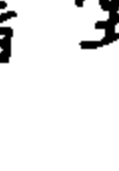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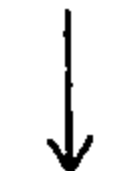
考古所 曰：說文：曰言之訥也。在卜辭中為祭名，可能為祝禱或獻歌。若呂相連可能為獻歌舞之祭。L (小屯南地甲骨八八七頁)

按：甲骨文或不从口而从口，釋肉可備一說。字在卜辭為祭名。



張亞初 曰：肉、肉 (綜類二七八頁) 島邦男把這兩個字看作一個字，是對的。曰者變為一與𠂔，𠂔者變為𠂔，情況是相類似的 (綜類二八八、二八九、四五八頁)。雍己合文口也，從𠂔者為𠂔。這兩種形體是一個字，這是沒有疑問的。問題在于這是什么字。我們認為這是尚字初文。尚字發展的序列如下：

商 西周 東周



卜辭之𠂔、𠂔、金文之𠂔、𠂔，从口(一)、从𠂔(二)。𠂔、𠂔為𠂔、𠂔(商)

字之者。尚字以商省得声。竹书纪年周显王二十八年秦封商鞅于郿（於），改名曰尚。尚即商，故商於又作尚郿。金文赏赐之赏或借商为赏（金文编一〇二页），或从贝从尚作𠂔，𠂔（同上三四三页）。商与从尚声的常字音义也相通。从文献与金文商赏这两个字的字形与用法可知：①商尚音近字通，尚是商字的孳乳字；②从口不从口均可（甲骨文商字也是从口不从口互作）。卜辞的初文尚字都不从口，到西周才出现从口的尚。但西周时左右两斜划已省略。从商省得声的尚字后来分化出从尚的尚（尚为上字的标音符号），从田从尚的当，从戈从尚的戕（戕），从土从尚的堂，从尚从巾的常和从尚从旨的嘗。卜辞之尚为地名。《古文字分类考释论籍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二五三页》。

按：丙、𠂔同字，張亞初已詳論之。卜辭「婦丙」亦作「婦𠂔」，斯為明證。
 合集二四三九八辭云：
 「...王其步自丙...」
 為地名。



按：此與「丙」同字。卜辭「婦丙」亦作「婦𠂔」可證，地名亦「丙」、「𠂔」互作。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按：合集一九三六一辭云：「丁酉卜，更來……豕弗其商在……」又合集二〇一一八辭云：「午卜，更步……皆為人名。據此，則合集一〇九五之一「戊午卜，更豕卑？允卑二……」當為人名或地名。」



按：合集六五七一正辭云：「貞，自今壬寅至甲辰，子商哉基方羣內。」為方國名。

商



孫治讓「商即商之省。說文內部：「商，从外知內也。从肉，章省聲。此从肉省，于字例无错。金文丁未伐商角作「𠂔」，形与此略同，唯此又省口，形尤簡耳。商蓋指商都而言。」

二言。龜文簡易，爻兩口為丙，蓋亦得通。蕭競皆以彼為形，或其段借。說文詰部詰，競言也。从又曰：「此契字，上从𠂔與从珪畧同。古文从玉，字或爻作王珪，認字上丰與珪形近，故亦省作𠂔，或原始古文本為是，象絃柱聯繫形後爻而成珪，未可定也。下作丙與𠂔改與𠂔从𠂔亦相近。」（名原上廿六葉）

羅振玉「說文解字：「商从商章省聲，古文作𠂔，亦作𠂔，籀文作𠂔。卜辭與篆文同。惟篆文上从𠂔，此从𠂔耳。乙亥鼎作𠂔，丁未角作𠂔，均與此同。卜辭或又有口。」（殷釋中十一葉上又中五十七葉）

羅振玉「史稿盤庚以後商改稱殷，而摘搜卜辭，既不見殷字，又屢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日出，商獨言入，可知文丁、帝乙、世，雅居河北，國尚號商。」（殷虛書契考釋序）

王國維「其（羅）說是也，始以地名為國號，繼以為有天下之號，其後雖不常厥居，而王都所在，仍稱大邑商，訖于失天下而不改。……且周書多士云：『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是帝辛、武庚之居，猶稱商也。」（集林卷十二說商）

王襄「卜辭屢見日王入于商，日大邑商之文，此云『在商』，當為契封之故都，即河南之商邱。」（簠考地望一葉上）

商承祚「商即商之繁體，于此讀賞，商實本是一字，故卜辭及金文賞皆作商，（殷虛書契）
文徵庸後別以从貝之賣為賞，作商（說文）
傳一說自而以商（金文）為商矣，為一行說，又非。」（佚考七十葉至七十一葉）

葉玉森「按孫氏釋商，均未詳。王次釋商，（按葉氏前釋謂王襄釋商，見殷虛書契）
三·而王次顯商下並未收此形，葉氏蓋誤引之，殆以商為商（商之繁體，宜若可信。惟）
卜辭云「早一俘」，則概作商。云「入商」，則概作商，無相通者，似仍非一字。」（前釋一）
卷一三七葉上）

郭沫若「商字殆段為賞，古金文賞字多段商為之。」（卜通一第五葉背五二及五）
三辭釋文）

孫海波「商，甲二四一六。晚期商字从口。大邑商。」
丙，甲七二七。早期商字多不从口。
丙，乙四五一八。斜于丘商。丘商疑即商丘。
丙，乙一·九·一二。此帝辛征人方時卜辭云，在商，而今日步于亳。則此商即商丘之商。
（甲骨文編九三頁）

陳夢家「商，濮陽的商丘或睢陽的商丘。前說見瓠子水注，以為是閼伯相土之所都，今河南濮陽境。後說見左傳卷九正義引杜預釋例云宋、商、商丘一地，梁國睢陽也。」（今河南商丘境。一）
（綜述二五〇葉）

李學勤「按帝乙、帝辛時卜征伐之辭常卜問三事：（一）是否受祐於上下與禋示；（二）

是否不曾哉；（三）告於大邑商，是否亡僂才獨。商王出征時所採取重要行動，須告知「商正」，如前二，五，三，記王留居在上魯，命人亦於商正。商正即大孟鼎所說「殷正」，指商內服的百辟羣寮。所謂「告於大邑商」，也就是告於國人之意。此種卜辭多稱「大邑商」，而「甲三六九〇」在同樣位置上稱「天邑商」，可證二者是一。《華九〇七》以四土與商對舉，「大邑商」又稱與大邑對舉，此「大邑商」，商均指商人心目中四方之一個區域。它既稱「大邑商」，而「大邑」又稱「商」，應即「大邑商」。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卷上說「大邑商」即「天邑商」，而「大邑」意即「王畿」，大致是不錯的。——評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三期。

說左下，「臣不如弦商」，呂覽勿躬作「弦章」。王念孫讀書雜誌嘗謂「商與章古字通」。那麼，卜辭所見「滴字」，確乎是漳水的古名了。

漳水，始見於商書禹貢云：「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衡漳，漢書地理志作濁漳云：「上黨，長子，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又曰：「沾縣，大要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城，入大河。」按：大河自滎波以下，數千年來，游移不定。每次大河改道，總使沖積地內大小河流，或通或塞，跟着變形。自禹貢、漢志、水經注看到清一統志，遂不易清理各河的故道來。清漳入河以後，漢志不再提漳水了，而水經河水篇云：「又東北過高唐縣東，又東北過楊靈縣東，商河出焉。」鄭注更詳商河的原委道：「淵而不流，世謂之清水。自此，雖沙漲填塞，厥迹尚存。歷澤而北，俗謂之落里況，遂張公城西，又北，重源潛發，亦曰小漳河。商漳聲相近，故字與讀移耳。商河又北，遂平原縣東，又東北遂富平縣故城北，又分為二水：南水謂之長叢溝，東流，傾注於海；北水，世又謂之百薄溝，東北流，注於海水矣。」

這條商河，趙一清冰注釋云：「按：元和郡縣志云：漢鴻嘉四年，河水泛溢，河堤都尉許商鑿此河，通海，故以商為名。」這完全是臆測之辭。此河，俗稱小漳河，世又謂之清水，顯然由清漳一名分衍出來的。成公十七年左傳：「齊侯使勝國告難於晉，待命於清。」清，當然是史記蘇秦列傳所謂「趙南有河漳，東有清河；齊西有清河，北有勃海」的清河。我認爲這條清河故道，即漢以前的「毛氏別河故道」。毛氏河通於張甲河，張甲河通於濁漳，即漢志的清漳，一會華漢志與水經注而審之，清河可以說清漳水的下游，蓋河水屢次改道，穿汲清漳的中流，隨地而名張甲河，毛氏河，將清漳與小漳河，割成兩段；於是後人但知濁漳入滹沱，而不知清漳古代本由商河入海了。毛氏河，將清漳與小漳河，割成兩段；於是後人但知濁漳入滹沱，水，也許是新莽改漢中為新成，曹魏改廣漢為廣魏，或是周公德政吧！商，為商，得名於滴。

由於同人改滴為漳，而漳水初由商河入海，後來改通潯院，幾乎湮沒了殷商民族遷徙的痕跡；在此，我所以不能不略升漢志與水經注關於漳水的傳古之誤。——商周史料考證，第十三——十四葉，龍門聯合書局，一九六〇年出版。

朱芳圃 說文商部：「商，以外知內也。从肉，章省聲。𠂔，古文商。𠂔，亦古文商。𠂔，福文商。𠂔，按商，星名也。左傳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祭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公羊傳昭公十七年：「大辰者何？大火也。」何注：「大火謂心星。」字象𠂔置四上，四，物之安也，亦謂之提，淮南子詮言訓：「瓶甌有提，高注：『提，瓶甌下安也。』今俗謂之底座。蓋商人祭祀時，設燭薪於四上以象徵大火之星，或增四，象星形，意尤明顯。又增口，附加之形符也。考心宿三星為東方七宿之一，在房宿之東，尾宿之西，中有一等大星，其色極紅，故謂之大火。商人主之，始以名其部族，繼以名其國邑及朝代。——殷周文字釋叢卷上第三十六葉——

李孝定 說文：「商從外知內也。从商章省聲。𠂔，古文商。𠂔，亦古文商。𠂔，福文商。𠂔，卜辭恒言大邑商，當即契始封之都，王說是也。亦段為貴，卜通別一大龜第三版五二辭云：「癸巳卜貞商再冊，五三辭云：「貞勿商哉畢，郭謂當讀為賞是也。書費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爾。」傳云：「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賚則此商字當讀為賞，言我賚賚爾也，與卜辭金文假商為賚者並同。𠂔字，商氏以為商之繁文，可以。原片為一獸肋骨，正面鏤刻華文，為紀事刻辭，乃殷晚期物。辭云：「壬午王田于麥，采麓獲商哉兕，王易錫宰丰，宴小智祝，在五月佳王六祀彤日，𠂔字作𠂔，與許書福文同。至商氏謂此商字當讀為賞，則有未諦。竊謂此商字仍為地名，辭言王田于麥，采而獲商之哉兕也。金文作𠂔，商婦觥，𠂔，商尊，𠂔，取虛匪，𠂔，康庚，𠂔，商，𠂔，商，𠂔，辛巳，𠂔，庚，𠂔，與契文小篆略同。——集釋〇六九四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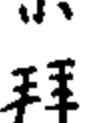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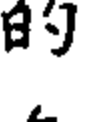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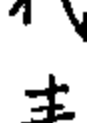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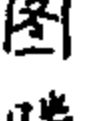

李孝定 說文：「商，以外知內也。从商章省聲。𠂔，古文商。𠂔，亦古文商。𠂔，福文商。𠂔，卜辭恒言大邑商，當即契始封之都，王說是也。亦段為貴，卜通別一大龜第三版五二辭云：「癸巳卜貞商再冊，五三辭云：「貞勿商哉畢，郭謂當讀為賞是也。書費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爾。」傳云：「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賚則此商字當讀為賞，言我賚賚爾也，與卜辭金文假商為賚者並同。𠂔字，商氏以為商之繁文，可以。原片為一獸肋骨，正面鏤刻華文，為紀事刻辭，乃殷晚期物。辭云：「壬午王田于麥，采麓獲商哉兕，王易錫宰丰，宴小智祝，在五月佳王六祀彤日，𠂔字作𠂔，與許書福文同。至商氏謂此商字當讀為賞，則有未諦。竊謂此商字仍為地名，辭言王田于麥，采而獲商之哉兕也。金文作𠂔，商婦觥，𠂔，商尊，𠂔，取虛匪，𠂔，康庚，𠂔，商，𠂔，商，𠂔，辛巳，𠂔，庚，𠂔，與契文小篆略同。——集釋〇六九四葉——

饒宗頤 說文：「商，以外知內也。从商章省聲。𠂔，古文商。𠂔，亦古文商。𠂔，福文商。𠂔，卜辭恒言大邑商，當即契始封之都，王說是也。亦段為貴，卜通別一大龜第三版五二辭云：「癸巳卜貞商再冊，五三辭云：「貞勿商哉畢，郭謂當讀為賞是也。書費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爾。」傳云：「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賚則此商字當讀為賞，言我賚賚爾也，與卜辭金文假商為賚者並同。𠂔字，商氏以為商之繁文，可以。原片為一獸肋骨，正面鏤刻華文，為紀事刻辭，乃殷晚期物。辭云：「壬午王田于麥，采麓獲商哉兕，王易錫宰丰，宴小智祝，在五月佳王六祀彤日，𠂔字作𠂔，與許書福文同。至商氏謂此商字當讀為賞，則有未諦。竊謂此商字仍為地名，辭言王田于麥，采而獲商之哉兕也。金文作𠂔，商婦觥，𠂔，商尊，𠂔，取虛匪，𠂔，康庚，𠂔，商，𠂔，商，𠂔，辛巳，𠂔，庚，𠂔，與契文小篆略同。——集釋〇六九四葉——

張秉叔

「商」疑借為賞。L (殷虛文字文編考釋第四二六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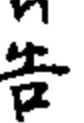
王玉哲

「甲骨文的商字作或形，上面的即鳳凰的鳳字上部之鳥冠，大概字以代表他們所崇拜的鳥圖騰；而，徐中舒先生說似穴居形。所以我們說字似乎是商族用以稱呼自己的族名。後人就將商族居住之地，也名之為了。」
(商族的來源地望試探，歷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六六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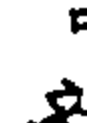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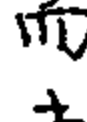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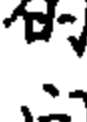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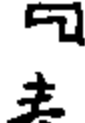

奏商

姚孝遂

肖丁

「奏商」一詞前所未見，亦可能与上辭連讀：貞希鬼，于告；其

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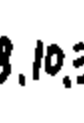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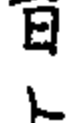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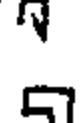

「商」字之本形，本又，一直是懸而未決的問題。卜辭商字作、、、、、等形，曾疑其象某種管樂之類，而若無佐証。
「奏商」有可能指祭祀時奏某種管樂而言。」(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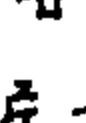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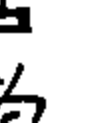


姚孝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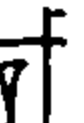
肖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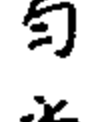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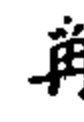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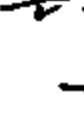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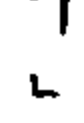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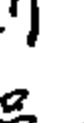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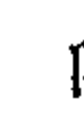

「

侯商

卜辭商為地名，亦為人名。前曾卜商受年，230有令伐商

卜辭、、、當同字。
「侯商」為前所未見。L (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一四頁)

裴錫圭說參「」字條下。

按：卜辭商字除用作地名外，亦有用作人名者，如乙六三〇口之「商」，「商」；前七·一九·四之「商」；一二三九之「子商」均為是。卜通別一之大龜，即甲二一二三「商再冊」與「商截率」之「商」均當用為人名，郭沫若疑「假為賞」，不確。又佚五一八「獲禹截象」之「與」與說文商字籀文同，商承作謂「即商之繁體」是對的，但謂「于此讀賞」則誤。于此為地名，謂獲商地之赤岸。西周金文而後，始見假商為賞者，甲骨文則所未見。

滴

王襄

「古滴字」

（類纂存疑第十一卷五十三葉上）

孫海波

「

甲

六

二

三

。从水从商。

說文

所元。

商都

附近

水名。

「

甲

骨

文

編

四

四

一

（頁）

楊樹達

「考殷代

屢

易

國

都，

大抵

皆在

大

河

南

北，

而

甲

文

中

所

見

水

名，

如

淮

水

出

自

南

陽，

滴

水

蓋

亦

今

河

省境內之水，以字音求之，蓋即今之漳水也。考洹漳水出今山西北長子縣之發鳩山，流入河南林

縣，與清漳水相合。清漳水出今山西平定縣之少山，流入河南涉縣，至林縣與洹漳水相合。知

二水皆在今河南省境之水流也。今字作漳，甲文从商作滴者，古商章音同。說文三篇上商部云：

「商，从外知內也，从商，章省聲。」白虎通聲音篇引劉歆鍾律書云：「商，之為言章也，物成

熟可章度也。」漢書律曆志文同，律曆志固本劉歆也。白虎通商賈篇云：「商，之為言章也，章

其遠近，度其有元，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書費誓云：「我商賈女。」商徐仙民音章。

匡謬正俗卷七云：「商字旧有章音。」水經河水篇云：「又東北過楊雲縣東，商河出焉。」郦

注云：「曰一曰小漳河。」此皆古章商通作之証也。」（釋滴，和微居甲文說卷下七〇頁）

陳夢家

「滴是商水或以為是漳水，僅，以聲類推求之，未必可信。」（綜述五九七葉）

考古所

「滴：水名。」

「

小

屯

南

地

甲

骨

八

五

七

頁）

孫水林

「滴水的情況，从甲骨文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首先，這條水比較大，見以下卜辭：

：：：丑卜，行貞，王其畋舟于滴，亡災。

：：：年于滴。

：：：年于滴。

第一辭中的畋字，不識，是動詞。畋舟，當是在水中行舟的一種方式。這里所占卜的是商

王行舟，貞問其有無災禍。不可能想象，這種行舟，只是駕一只小船，行進在一條不大的溪水

再次，滴水距殷都不遠。在甲骨文中，常見有「涉滴」的記載，如：

在甲骨文中，常見有「涉滴」的記載，如：

王其田，涉滴，至于磬，亡戈。

涉滴，至斲，射又（有）虎牢。

王涉滴，射又一（有）鹿，卒。

王其省，涉滴，止戔。

乙未卜王涉滹

商王经常外出打猎，猎区有远有近，但总不会跑到太遥远的地方。……其地应靠近商都。

符合这几个条件的，只有两条：一是商人，二是东西流向；丙，是一条比较

等，是人名，此即涇水。因兩水不可一異，是涇水，另一個是漳水。甲骨文有涇字，字形

六〇至二六三頁）

按：卜辭「滴」為水名：

丑卜行貞，王其尋舟于滴亡。

王其田涉滴，至于戕亡哉！

王涉滴，射又鹿，卒

涉溜至：：戲，射又虎畢

癸卯年子澹，又大雨。

年于洛

「滴」即「漳」，葛毅卿始發其疑。陳夢家以為「僅僅從聲類推求之，未必可信」。卜辭言「王其

漳レ有レ濁漳レ、清漳レ、南漳レ。南漳レ地近水名，非レ漳レ莫屬。
蜀漳レ、青漳レ、子入

流於鄴之故地以入海。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卷五十謂「漳水入河，周定王五年河徙而東，故漳

京津 四四七〇

粹
九
五
〇

续
三
·
四
四
·
三

一五四九

京都二一三九

不至太遙遠的地

水，这
另乙
一个
是是

而只張是

不能

後上

京津四

續三

辭九五

櫻
—
•

律一三

旋聲類推求之

水名，非漳。

可以

漳水入河，

2148

商止



水不入河而自達於海。段玉裁非之云：「王氏特臆度之詞。依班固則漢時未嘗不入河也。」說文據漢志以為濁漳入清漳。水經則以為清漳入濁漳。桂馥說文義證謂：「水經以濁漳流長，清漳入於濁漳，蓋以合流之下屬濁漳也。」其說可從。

「豕」實則形體迥異。考釋誤「虎」為「豕」，祖庚、祖甲以後「虎」字多變易，諸家考釋多誤為「豕」。篆釋總集及刻辭類纂誤隸「虎」作「犬」，合集二八八二，今正。

按：字从「商」从「止」辭殘，其義不詳。

2149



按：字从「商」从「子」辭殘，其義不詳。

2150



按：英二六七四正辭云：

「子」曰「𠂔」

乃人名，當亦「商」字之異體。

2151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初不計帶某奔奴之當作何解也。郭沫若釋釋幼（安）而讀為疏嘉，為卜辭研究中一重要之貢獻。惟以釋為從向從非之聲，則殊勉强。余謂釋即冥字，冥之本義當如懼，象兩手以巾覆物之形。說文作界，其形既誤，遂謂曰從日從六，聲。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幽也。穿鑿可笑。卜辭釋字當釋冥，冥或嫫之用為動詞者，並疑為疏。生子免身也。余前作卜辭文學一文中釋釋為冥，（清華學報）而未詳其說，今故補之。郭氏釋編考釋上運作冥，則其近時之見解，或與余意符合矣。（天懷文釋六十葉）

丁山 「陳邦懷先生釋奔，甚確。奔，當為盤庚遷殷之前故必讀為奄。」（殷商氏族方國志一四二葉）

丁山

「甲骨文兩見曰入于界曰云：

丁酉卜，殷貞，來乙巳，王入于界

丁酉（卜），殷貞，來乙巳，王入于界

續三·一四·七
續三·一五·一，原脫卜字。

此武丁時卜辭，當是一片之折。由上文曰入于商曰與曰入及曰為例，商、爻并是王都之名，此釋不能例外。釋，陳邦懷先生殷虛書契考釋小箋嘗釋為奔。由左傳的曰奔中曰，與尚書大傳所傳，周公踐奄之後，作揖誥考之（見困學紀聞），武丁入奔，奔當即南庚的故都之奄了。（商周史料考証三四頁）

丁山

「界，陳邦懷先生釋奔，甚確。奔即掩之本字，象雙手持巾掩器器口形。月令，

曰孟冬之月，其器閤以奄曰，鄭注，曰象物閉藏也。掩藏，蓋即奄之本誼。引而伸之，男子之精氣閉藏者曰奄，曰閤；女子曰十四而精化，小通曰者，必以巾掩掩之，宜亦謂之奔。凡卜辭云，曰如某奔曰或曰不其奔曰者，通常是受孕的象征，也有時屬於病態。」（商周史料考証一二二頁）

居萬里

「按卜辭釋界字，唐蘭釋冥（唐記）。其說良是。本界，象雙手施掩之狀，蓋即

慎之古文。」（甲編考釋四二五葉）

孫海波

「界，鉄六·七·一，郭沫若釋冥，讀若疏。

同，林二·三·一六·或不从界。」（甲骨文編六九三頁）

白玉峰「此字奇古难识；唯从𠂔甚明析。今以𠂔作𠂔证之，疑此当为𠂔之省。说文𠂔部：𠂔，𠂔也；从𠂔𠂔声。𠂔。此上从𠂔者（九、一、二、三、四、五）盖𠂔之省。𠂔又变作𠂔（此与𠂔从古文终省相类而实不同）；散氏盘以𠂔作𠂔；则此字从𠂔省，亦与从𠂔同。惟展转变易，遂不易辨耳。」（契文举例校读十八中国文字第五十二册五九〇〇页）

白玉嶂 「地名之界，与动词字之界，不得混为一字。不仅构形相异，且其在卜辞之用亦异。或谓：其异仅在其中之从口与否，大率相同。然此并不是肯定为一字之坚强证据与理由，严格的说，实乃遁辞耳。究当今之何字，何地，以俟论定。」

（契文举例校读十九中）

国文字第五十二册五九〇二页一

姓孝遂。叶玉森释曰：媿，即已误女冥为一字。综类读作……亥卜……女……冥……是。对的。

殷墟卜辞综类简评古文字研究第三辑一八七页）

李孝定集释 1654 皆承袭其误。查前 6.28.4 作：

杨潜斋 卜辞曰𠂔字，象以巾覆物之形，於六书为比类会意。说文冥部：曰冥，幽也。从日，从六，𠂔声。日数十，十六日而月始虧，幽也。𠂔今𦣻以卜辞，则许君所云，於字形与字义，胥失之矣。变易为幙：巾部：曰幙，幔也，从巾，冥声。周礼有幙人。𠂔按今周礼天官敘官作𦣻人。郑注：曰以巾覆物曰𦣻。𠂔孙诒让正义谓𦣻即幙之变体。今谓幙训以巾覆物，正可与卜辞 𦣻字字形互证。

惟卜辞冥与放连文，则其义当云何？盖谓怀子。知者，卜辞有𧰨（菁华页四）字，冥即𧰨字之借。𧰨字见於经典者，其义正谓怀子。如太玄沈次五：曰其腹好𧰨恶粥。范望集解：曰𧰨，怀；粥，出也。按粥殆借作育。其以𧰨与粥连文，犹卜辞以冥与放连文也。𧰨又变易作𧰨：管子五行：曰𧰨妇不销弃。尹知章注：曰𧰨，古孕字。通作繩：周礼秋官薙氏：曰秋繩而芟之。郑注：曰含实曰繩。陆德明释文：曰繩音孕。孙诒让正义：曰按草之含实犹人之怀孕，故谓之繩，繩𧰨声类同，字得相通借。𧰨又变易为孕：说文女子部：曰孕，褰子也从子，从儿。孕字之见卜辞。如云：曰乙亥卜贞，贞：王曰：出（有一）𧰨，放？亦曰：放。（佚存五八六片）（释冥放，华中师院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一〇九至一一〇页）

泉






王襄類纂正編第四十九葉以泉為「古淵字」又正編第五十二葉以泉為「古泉字」。

又「泉」字當釋「泉」讀作「琬」今則作「琬」。合集一三九七五之「子琬」，「子」當是「好」。又「泉」字亦有「小臣琬」之記載，「小臣」為女性，不能據此否定讀「泉」為「琬」。又「泉」為地名，見合集七八四二及七八四五。

金祥恒

參攷字条

李瑾 「冥字甲骨文維形（、、），上部象婦女下肢，中部棱形、半月形，口形或者作一豎畫，則象征阴道孔開口處，後來口口形在發展中取以優勢，又衍一豎畫訛變為日形；其下从冫者，象助產者背反兩手向左右兩邊用力撐開產婦兩腿以導產之狀；故曰生子用力也。日努力也乃冥字的本義。詞義擴大，則發展為用力、努力；「冥勉」一詞中，勉有日用力也之義，「冥字」也有日用力也之義，故「冥勉」猶勉也。按一般的訓詁方式當作：「冥勉，猶勉也。」重復一口勉也作：「冥勉，無此必要。證據之二，你雅釋詁：「日勉，勉也。」釋文曰：「勉，本作僇，又作黽。」由此足見，「冥勉」一詞中與「勉」同義，有「努力」之義。「冥字」本象蛙類之形，原无用力、努力之意義，其所以有此義的原因，是它从「冥」字那里取得的。「冥」字与「冥勉」詞兩者音義关系分析，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一九八七年三期一〇二至一〇六页）

高明 「如以冥為病，無須多加解釋，无不文从义順。再就參加貞冥的人員來看，其中既有王婦也有子妻；既有王子也有小臣。又因病者有輕重之別，所以有的人貞卜次數較多，有的較少；有人持續時間較長，有人很短。」
冥在商代卜辭中含有病義，但在字書中找不到這種解釋。从音訓考慮，冥昏音义相同，古為通用，如國語·楚語：「昭明而度幽昏焉」；楚辭·惜誓亦云：「世佚之幽昏兮」；淮南子·原道篇則作：「幽昏」，應與形兮；說山篇亦作：「謂之幽冥」。冥昏相通，冥可讀為瘠，詩經·大雅·桑柔：「多我艱瘠」，箋云：「瘠，病也。」
「冥」字研究九輯五一頁）

王表 說文解字：「泉，水源也。山，爾雅釋水：「濫泉，正出，涌出也。山，疏：「李巡云：水泉上溜下。山，所录一至七泉字象水以上溜下之形，當為沃泉，末二字象水以下上出之形，當為濫泉。許書濫字下引詩曰：「鬻沸濫泉。山，今本毛詩小雅采芣，大雅瞻卬均作「鬻沸濫泉。山，濫泉即濫泉，濫與濫同聲，故借濫為之。山，卜辭用此二讀之泉字，疑當時知水有就下之性，先製泉字，繼見有濫泉，遂別製山字。觀異物，製新字，許氏所謂遠取諸物也。段玉裁云：「倉頡、爰歷、博學三篇字數，當秦漢之際，小篆只有三千三百，至許沒長作說文解字，為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幾增至二倍，其原因不外摹乳浸多，及廣收別字之故。山，可知創製新字，亦應用之通例。山，古文流變臆說二八——二九頁」

羅振玉 說文：「泉，水原也，象水流出成川形。山，此从「，象石罅涓涓，流出之狀。古金字原字从「，微盤」，與此略同。新莽錢文曰：「大泉五十。山，泉字作泉，高略存古文遺意。山，殷釋中九葉下」

按：契文「泉」，「泉」並象泉水之形。山，甲九〇三「戊子貞，其奈于湏泉」，其三字組牢？戊子貞，其奈于湏泉：「三軍組牢？山，湏泉即湏水，用其通義。

卜辭泉名每多合書。如：

「：：：已卜，才奉泉：：：王旬亡朕」

外九三

此「泉」一萍釋作「麥泉」，胡厚宣南師一。二〇〇亦摹作「麥泉」，島邦男綜類二八二摹作「麥」，當以「奉」為是。山，參見合集三六九一〇。

前二：一五：六：：：在奉泉疎貞：：：于先生駢枝一。二三：以為奉泉即輝縣之「百泉」，陳夢家綜述二六五以為即詩泉水「我思肥泉」之「肥泉」，在今淇縣附近。山，

寧滬三：二七九有「來泉」，辭殘，當亦為地名。

乙四〇五六「泉入卅」；前六：五二：一「令帶單子召歸」，南坊五：六一「其又子罷泉」，甲二九〇二、前六：四六：一有「泉」合文，李孝定集釋釋「泉」不可據。

為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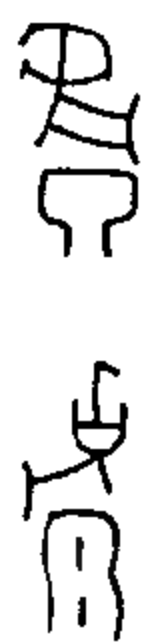
按：合集三〇七六辭云：「癸巳卜，貞，令帝卑于邑歸。」



按：釋熊不可據，卜辭為人名。

孫海波「書」，記三四〇四反。从泉从果，說文所无。方國名。L（甲骨文編四〇四頁）

泉



按：「奉泉」合文，為地名。參見2153「泉」字條。

于省吾雙劍誼殷契駢枝亦釋奉泉，并且說奉泉即百泉……
今按：審疑即詩「泉」之肥泉。奉泉二字关系之密切，前已言之。實字在廣韻有符文，符非、博昆、彼义四读，其中符非切一讀与肥字同音，肥字古韵属微部，与實或为同部或有日阴阳对转之关系。方言三：蘇，周鄭之間謂之蕢，蕢字郭音翡翠之翡，此可証實古音近肥，而說文艸部葩字或作作，一从肥声，一从實声，尤實肥古同音通用之証。水經注淇水云：「肥泉，殷王政遊亦常至此間了。」
然而說書，即是肥泉，似乎并不止於声音及地理的相合，此泉而名曰奉者，或者以此地水道流歧出，有似篆字之形，遂以為名。詩毛傳云同出異归為肥泉；爾雅云归異出同曰肥；如果我們无視於水的流向，只从静止的画面為，篆字的字形确乎与水經注所写这一帶水道的形式是相似的。L（甲骨文金文篆字及其相关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本下冊四二四至四二五頁）

佳泉



按：合集三二一八三辭云：「早巳貞，羽莫于集。」
「佳泉」合文，乃地名。

鳥泉



王襄

「古籀字。」（簠室殷契類纂第十九葉）

羅振玉

「說文解字：『籀，鳥羣也。从籀，鳥羣也。』」
「籀」从鳥在籀上。（殷粹中七十八葉上）

葉玉森

「案此字在卜辭似為地名，上為鳥形，身有斑點，疑鵲之象形文。下為泉字，其地或名鵲泉。此乃鵲泉二字合文。」（前釋六卷四十三葉上）

李孝定
「說文：『籀，鳥羣也。从籀，鳥羣也。』」
「籀」从佳或从鳥，不从籀。以籀或作集例之，羅釋此為籀可以，下从泉與籀同。卜辭籀為地名。甲二八一〇辭云：「庚申貞其令亞夫馬以籀」。
二九〇二辭云：「戊午卜，羽克，貝，籀，南，封，方。」屈翼鵬云：「羽不也，綜述（二八九葉）謂是殷之邦，侯，克，攻，取也，貝，集，皆地名，南，封，即南境，南，封，方，即南境之國也。其集兩地蓋在殷之南境，故云。」
見甲解三七四葉屈氏隸此字作集，謂不見於字書，見甲解三六一葉蓋偶未察耳。前六四六一之文从鳥，僅餘殘文，當亦地名。（集釋一三五五葉）

李孝定
「葉謂字从鵲無據，仍以羅釋為是。古籀泉同文，王孫鍾肅字作肅，沈子盥淵字作淵，所以籀字均與卜辭泉字作別者形近也。」（集釋一三五六葉）

按：羅振玉釋籀不可據。字在卜辭為地名。乃「鳥泉」二字合文。

𩇛 𩇛 𩇛

白玉崢
「孙海波氏文编，列为不识之字（附录二二）。金祥恒先生续文编，入于户部之后（十二·四）。李孝定先生集释，既列于户部之后，且隶定为𩇛（三五一一），又列为待考之字（四〇六三）。崢按：字从户从商，兹姑隶作𩇛，以俟考定。」
（契文举例校读十五仲国文字第五十二册五八〇〇页）

𩇛 𩇛

按：合集一〇九五〇解云：「我索七鹿逐七鹿不𩇛」
用为动词，与田獵有關，義當為擒獲。

𩇛 𩇛

按：字从「户」从「𩇛」，隸可作「𩇛」。合集一八六六三解云：「疑为人名。」
成卜，韋：「𩇛若」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按：字从「户」从「𩇛」，隸可作「𩇛」。合集一三九二五解云：「𩇛，呼取𩇛伯」。

者𩇛之省也。孙诒让「𩇛当为𩇛之省。说文支部：𩇛，教也。从𩇛，𩇛声。此从𩇛者，𩇛之省，从𩇛。金文遂改𩇛鼎改作𩇛，与此可互证。𩇛似国名，故云征𩇛、获𩇛。又云𩇛之，又

啟字，並與征昌方文義略同。又云日戊辰卜完貝之仔啟。〔藏二四五·一〕此正作啟字不省，亦可與啟字互証。金文受鐘亦氏室林鐘啟字作啟，形亦相近。〔契文舉例上三十四頁下〕

王襄 「啟，古啓字。說文：『啓，雨而晝姓也。』以日啓省聲。此省日，卜辭有『之夕允雨，辛丑啟』及『不啟其雨』之文，是啟即啓之省無疑。〔籀考天象十三葉下〕

王襄 「古啟字。許說雨而晝姓也，从日，啟省聲。〔類纂二編第七第三十二葉上〕

王襄 「古啟字，許說開也，从戶从口。〔籀室殷契類纂第五葉〕

王襄 「古肇字。吳憲齋先生云：肇、庫、肇三字古通。〔籀室殷契類纂第十四葉〕

王襄 「古庫字。肇肇重文。〔類纂二編第十二第五十三葉下〕

王國維 「案上諸啟字，以又特戶，義當為啟，疑即啓之借字。說文：『啓，雨而晝姓也。』此條啟字，上有从日之迹，知正作啓矣，至云『不啓』其雨，與說文啓字之訓正合。〔職考六十葉下〕

葉玉森釋啟無說。〔前釋五卷二十五葉七行〕

葉玉森 「王氏說較確。予曩言殷虛卜辭第二百九十版『不啟』，以『啟』从日尤顯。造字初誼蓋象推戶見日。鴻範五卜其二曰齊，卜辭未見齊字，似啓齊為古今文。〔前釋一卷一二〇葉背〕

商承祚 「啟或从日作啟，或从月作啓，王靜安先生謂即啓字。董彥堂先生謂啓齊疊韻之轉，齊晴又雙聲之轉。案啟為開戶之本字，以手啟戶為初意，或增口作啓，或省又作見。羅師叔言謂自名以許門往者以又啟之是也，顯編三六其後借以為雨而晝姓之齊，觀其上从日作啟，象晝姓戶見日，从月作啓，象夜姓戶見月，亦可以知其遺矣。〔佚考一葉〕

董作賓 「啟从日以啟蓋啓與啟與啓為一字，而齊與晴亦一語之轉。〔商代龜卜之推測安陽發掘報告一期九二葉〕

董作賓 「啟，霽，疊韻之轉，霽，晴又雙聲之轉。」（商代卜辭之推測，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九十二葉）

孫海波 「从又从启省，古通啟。」（文編三卷十五葉）

孫海波 「啟即啓字之省，說文：啓，雨而晝晴也。从日，啟省聲。」段玉裁曰：「啓之言閨也，雨而晝除見日則謂之啓。」錢坫曰：「此晴霽字，與卜辭義正合。」（文錄十葉）

孫海波 「啓，粹六四六。說文：啓，雨而晝姓也。从日，啟省。」（甲骨文編二八四頁）

李孝定 「說文：啟教也。从支，启聲。論語曰：不憤不啟。啟之本義當訓開，故引申得有晴意，雲開而日見也。卜辭用啟義多為啟，啟為晴，專字例當後起。說詳二卷启下。金文作啓，說文从戈，啓，番生，從从又，問，問，叔氏鐘，時，時，有伯啟，壺，啟，非啟，鼎，時，逐，啓，鼎，啓，召自，時，詠，啟，鼎，時，玉子啟，彊，尊。」（集釋一〇四三葉）

李孝定 「說文：启開也。从戶，从口。卜辭用启或與啟同，意切為晴。辭云：□□卜，狄，圓乙未，又启，因我，甲八，五，八，說文：啟教也。桂馥義證：「玉篇：啟，開發也。莊子：啟，啟寡聞之夫。經家訓啟為開，馥謂：啟，開教也。論語：不憤不啟者，統之曰啟，開也。桂說非也。卜辭作啓，从启，从又，開，宜益顯。卜辭用為晴，說者謂並假為啓。竊謂：啓當為後起字，啟訓開，引申之即有晴意，蓋晴者，雲開日見也。今吾鄉湘省謂晴猶曰：開天，蓋古語之遺也。作最，最者，則天晴之傳字。」（集釋〇三六七葉）

李孝定 「說文：啓，雨而晝姓也。从日，啟省聲。卜辭此義字多作啓，若啓是用開启，引申義，非此以音近假借也，此後又从日作晨，會意，啟亦聲，諸家說此是也。說詳二卷启，三卷啓下。」（集釋二一八三葉）

饒宗頤 「辛巳卜，啟：又升，妣庚豕。」（屯乙八九七〇）按啟疑即子啟，大英博物院藏骨譜：「佳子曰金，叔曰茂。」他辭卜子茂亡疾者，有南北無二四〇片。（通考一二七三葉）

白玉崢

「崢按：

𠄎

字于甲骨文中，因为霁之初文，而𠄎字则别又有一义也。考后

汉书岑彭传章怀太子注曰：「凡军在前曰啓。又左襄二十三年传杜注：「左翼曰啓。孔疏：「凡言左右，以左为先，知啓是左也；名之曰啓，或使之先行。诗云：「以先啓行」，服虔引

司马法谋师篇昭之：如服言，古人有名军为啓者。其见于卜辞者，如：乙七八二六

丙辰卜，争贞：𠄎戡啓，王从，帝若，受我又？乙七八二六

贞：𠄎戡啓，王勿从，帝……？乙三二六二

贞：𠄎戡啓，王从……？合四七一

甲午卜，方贞：𠄎戡啓，王勿从，弗其受……？合一九二

𠄎戡，为武丁时重要将领之一，曾参与伐土方、伐鬼方、伐下旨诸大战役，彦堂先生曾将

其有关之卜辞，整理排比，而成武丁日谱（见殷历谱下编卷九），此录诸辞，或其伐土方之行

战？殆殷世行军佈阵之法，载籍虽无传焉，而于三千年之下，征之于卜辞者也。L（契文举例

校读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册三七七〇——三七七一页）

白玉崢

「𠄎字于甲骨文中，因为霁之初文，……。

𠄎，于卜辞中，亦为人名；有

单名曰𠄎者，有复称曰𠄎子𠄎者，如：

出𠄎？乙七一六二

王梦𠄎，不佳因？

贞：王梦𠄎，佳因？乙五二二四

右之名曰𠄎者，似为殷之先世，然于传世之经传中无征焉。

甲戌卜，方贞：𠄎，叶五子？甲三三三七

右之名曰𠄎者，盖武丁之时也。

辛巳卜，𠄎又，妣庚姁？乙八七一三、乙八九七〇同例

……𠄎又，妣庚姁？乙八八五七、乙八八五七、乙八八五七、乙八八五七同例

右之名曰𠄎者，见于武乙之世。

乙卯卜，贞：子𠄎亡疾？乙八七二八、八八一四、八九六五同例

□辰卜，贞：（子）𠄎亡疾？乙八七二〇

又殷时有地名，或方国名曰𠄎者，如：

在𠄎。合二五八

戊申卜，永贞：望乘出保？在𠄎。

𠄎入。甲考图版一七八 L

（契文举例校读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册三七七〇

于者吾

而畫姓（晴）曰，典籍則通作啟。甲骨文中啟和从啟的字均从又，不从支，周代金文多演變為从支。甲骨文以啟或啟為啟晴之啟，後又以啟或啟為之。啟字象以手開戶，尊乳為啟。第三期卜辭的曰其啟而西戶曰（邲）三下四一·六，是啟或啟本有開義，故引伸為晴。本文所论述的是，甲骨文的征伐方國，有時以啟或啟為言。今擇錄十條于下，並加以闡述。

一、丙辰卜，爭貞，沚威啟，王比，帝若，受我又○貞，沚威啟，王弓比，帝弗若，不我其受又（兩四〇九）。

二、甲午卜，方貞，沚威啟，王弓比，弗其受又（綴合一九二）。

三、貞，沚威啟，王比（綴合四七一）。

四、貞，沚威啟，王弓比，帝曰（乙三二六二）。

五、辛卯卜，方貞，沚威啟，王比，五月○辛卯卜，方貞，沚威啟，王弓佳之比（兩二七六）。

六、貞，見華居雀○見華弗其居雀（乙四六九三）。

七、癸卯貞，出啟龍，王比，受有又○貞，出啟龍，王弓比（外四五三）。

八、癸卯卜，貞，出啟龍先，受出又○貞，出啟龍，弓（平津元嘉一一二）。

九、戊申卜，辰貞，皇乘出保，在啟（庫一五九三）。

十、重沚或啟，我用若（邲）三下三九·九）。

以上各條于征伐言啟或啟，為旧所不解。我認為，啟有在前之義，典籍多訓啟為開為發，在前之義乃由開發所引伸。啟既有在前之義，故爾雅釋畜謂馬曰前右足白，啟曰。又古代出征往往稱前軍為啟。詩六月叙征伐狝狝：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曰這是以元戎軍車十乘為前導。左傳襄二十三年：曰啟軍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曰杜注：曰左翼曰啟。曰左傳金箋：曰凡言左右，以左為先，知是啟左也。曰論語雍也：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曰集解引馬注：曰前曰啟，后曰殿。曰周禮鄉師賈疏：曰軍在前曰啟，在後曰殿。曰商君書境内：曰其先入者，舉為最啟，其后入者，舉為最殿。曰甲骨文征伐方國，往往用聯盟方國的將領率軍在前，而商王或妃好則比次在後以督陣，因而稱前軍為啟。

上文所引的前四條，均以沚威啟和王之比不比为言。沚威啟，乃是占卜征伐某方，沚威為啟的省語。典籍多訓比為次，次謂次于前軍，指在後督陣言之，故以比不比为言。第五條的沚威啟，乃是沚威為啟以伐方的省語。因為甲骨文曰王比沚威伐方的反正對貞是常見的。

王弓佳之比，之为代名词，指的是让威。第六条见章启雍与吾，和第五条语例相同。第七条的龙指龙方言之，甲骨文伐龙方之贞屡见。出（有）龙与让威语例也同。只是省去主语而已。第八条的出龙先，乃先出龙之倒文，是说先有前军为龙以伐龙方。前引《诗》六月的日以先启行日可资参证。第九条的皇乘出保，才取，是说征伐某方，有皇乘为保障，因为他在前军。第十条的重让或取，我用若，是说出征以让或为取，我因之而顺利。甲骨文有日王比让或伐口方日（京津四三九五）之贞，可互证。

在此需要附带说明一下，甲骨文第三期的日甲免卜，亚哉耳龙，母（毋）启，其启。弗每又雨日（后上三〇·五）。耳龙为方国名。其读为该（详释其）。启训为晴。这段甲骨文是因亚之哉伐耳龙而占卜天气的晴或雨。这和前文征伐方国之启指前军为言者截然不同。L（释《甲骨文字释林》二八七——二九〇页）

曹定云：「『亚弱』、『亚成』就是卜辞中的『弱』、『成』，同『亚其』一样，同是殷代的重要诸侯国。」

……『成』与『受』关系密切，不会离『受』很远，其地可能在离七垣较近的河北或山东境内。这虽然是推测，但『成』离『受』不远，位于殷王都的北面或东北面大体可以确定。

（亚弱亚成考 甲骨文与殷商史一九四页至二〇一页）

考古所：「『成』即『成』。左传襄公廿三年：『成，牢成御襄襄师，狼遽疏为右。』注：『左翼曰成。』疏：『凡言左右，以左为先，知成是左也，名之曰成，或使之先行。』」（小屯南地甲骨八三六页）

考古所：「『成』可能是『成』之异构。L（小屯南地甲骨一〇〇二页）

姚孝遂：「『说文』：『成，开也。』训『成』为『教』，训『成』为『雨』而『成』，或『成』相当于是小篆的『成』，『成』，『成』诸形。这些形体属于同一个来源，其用法也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成』卜辞和『成』的用法较为复杂，除用作人名、地名而外，尚有两种主要的用法：

一、为与军事行动有关，如：

「贞，让威取，王比？」

「丙辰卜，争贞，让威取，王比，帝受我又？」

(殷釋中十二葉下)






殿，在旁曰肱，如服言，古人有名军为啓者。朱駿声说文通训定声：凡军在前曰啓，在後曰俸车居焉。如啓或使之先行。诗云：以先啓行，服虔引同马法谋帥篇曰：大前驱啓乘车，大晨孔穎达疏：啓或使之先行。左传襄二十三年：啓牢成御襄嚴師。杜預以左翼曰啓，右翼曰啓。

另一种用法如说文训为雨而晝牲
 曰不啟其雨？
 曰丙戌，今日戌？
 說文以雨而晝牲為督，雨而夜牲為牲，卜辭則不論晝夜，均通稱作戌。或稱曰夕戌，猶今通稱作晴。
 督，或稱曰日戌，或稱曰夕戌，猶今通稱作晴。

之夕允雨，辛丑辰。𠄎
 曰貞，翌辛丑不其辰？王固曰：今夕其雨，翌辛……
 據上辭，曰辰𠄎正是雨後天晴的意思。𠄎（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四六卜一四七頁）

姚孝遂「在卜辞中，𠂔既可用作𠂔，也可用作𠂔。卜辞稍晚又出现了𠂔的形侔，开始分化，作为𠂔的专用字。𠂔从不用作𠂔，开启𠂔之𠂔。」

徐錫台釋后見豕字条下

按：甲骨文的「𠂔」基本形體作，變體作，亦或作，其後又增形符日作或。小篆演化為名、啟、啓三字，由卜辭「𠂔」或「𠂔」專用作「啓」觀之，已開始出現此種分化。「𠂔」不一定如許慎所言為晝晴，卜辭多見「夕𠂔」，是夕晴亦得謂之「啓」。

郭沫若「門令」者，門當作動詞解，謂榜之于門也。周禮冢宰職「縣治象之法于象」，使萬民觀治象。又秋官士師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即此所謂「門令」事也。（粹考一三五葉下）

陳夢家「卜辭」父甲門，且丁門，當指祖甲、祖丁的廟坊。乙門、丁門的乙、丁似亦指廟主。南門、宗門、宗戶、和門，當指宗室祖廟的門。西周金文羣臣入廟門立中庭此嚮，則所入當是南門。（綜述四七八葉）

屈萬里「卜辭」門，其雨？甲編一三二四門，作動詞用，疑謂修門或祭門也。（甲編考釋一八七葉）

屈萬里「卜辭」乙丑卜，彭貞：其為祖丁門于賓、魯、衣、珣、多？甲編二七六九門，謂梁門也。（甲編考釋三五四葉）

李孝定「說文」門，聞也。从二戶，象形。契文亦从二戶，或象加鍵，或象上有楫，羅說是也。金文作門，且丁門，頌鼎門，頌壺門，頌壺門，師克簋門，散盤門，師酉簋與契文小篆並同。（集釋三五—三葉）

饒宗頤「卜辭」云：「貞：勿于乙門令。」（佚存五八）門即閉，故又見「宗門」，（見甲八九六）即宗閉也。乙門之外，復有丁門，（見淋二二一五）或祖丁門（見地甲二七六九）是門之乙，雖不知指大乙祖乙小乙，惟為廟主之名甚明。（通考二二二葉）

考古所「鹽、門、環、坐：皆地名。」（小屯南地甲骨八五三頁）

柯昌濟「三門即禹貢之砥柱。」（殷墟卜辭彙編例証考釋，古文文字研究十六輯一四七頁）

按：卜辭「門」多用為「門戶」之義。陳夢家謂「乙門、丁門」的乙、丁似亦指廟主。南門、宗門、宗戶和門，當指宗室祖廟的門。（綜述四七八）其說可從。郭沫若以「門」當作動詞解，非是。

問

卜辭「田門」，「門田」，則為地名。

羅振玉釋問無說。（殷釋中五十七葉下）

李孝定「說文」問，訊也。从口門聲。契文與小篆同。陳戾因資錄「朝問諸侯」字作𠂔，假音為之。後下九、十辭云「問」若「殘」，不詳其義。（集釋三六三葉）

按：从口从門，與說文同。卜辭辭義均不明。

問

問

問

王襄「古閑字」。（類纂正編第十第四十六葉下）

商承祚「說文解字」閑，火兒，从火門省聲。今卜辭亦有閑字，不知與許書同讀否。（類編十卷九葉）

郭沫若「閑與大甲同例，所祭之神名」。（粹考一九二葉）

屈萬里釋卜辭：「其求閑，又大雨？」（甲編一五五九）云：「粹編（一九二）辭：『問，奈車小宰？』粹釋隸定問字作閑，云：『閑：所祭之神名。本辭之商，當與問為一字。』」（緒述一五七七葉）云：「閑，當是與雷雨有閑的神。」按：說文有閑字，云：「火兒：讀若奔。」其義與卜辭不同。（甲編考釋一七八葉）

按：郭沫若以閑為神名，殆有未然。粹一九二辭云：「閑奈，車小宰？大甲誥車大宰？」粹九八九辭云：「閑與，誥」同例，而不得與「大甲」同例。

2172

關

按：合集八九六一正辭云：「佚从：關羽：」
為地名，當與「關」同字。

2173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174

𠂔

按：字或可隸作「𠂔」，在卜辭為人名。

2175

關

按：合集一五八四辭云：「貞，今禱于𠂔關。」
「𠂔關」為地名。

2176

𠂔

考古所「第五段辭」王令國歸侯以田，有兩種解釋：第一種，國為人名，歸為動詞，即為饋之段字。侯是其侯之省，即王令國饋其侯以田。第二種，國為動詞，歸侯是侯名，即郭沫若所說「后世之夢國」，辭文可能是王賜歸侯以田。二者孰是，不能遽定。——小屯南地

姚孝遂 肖丁

2273

(47) 曰丁丑貞，王令歸山
(5) 曰己卯貞，今日王令果因我山

曰果山為夫之异体，亦見於京津 4776。
山字前所未見，在此為人名。
（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一三頁）

按：此二二七三第一四一辭與第一五一辭相比較，
為卜辭所僅見。其解釋有多種可能性，考古所之解釋為其中之一，亦有可能。
以田「可能為「庚與甸」，疑未能決，存以待考。

2177

閼

閼

按：字从「門」从「改」。
其奏庸闕美又正「改」。

當為用姓之法，義當如「改」。

2178

𠄎

按：合集一二一六四辭云：

「貞，𠄎不佳因」

為人名。

2179

丁

□

孫治让

「丁字皆作口，金文父丁爵亦同。」

（契文舉例上一頁上）

葉玉森「按卜辭丁作口口口口等形。古鉢文魯丁丁作丁，有尾象，錯，今言打也。先哲造丁字，果取象於錯，似當作丁，今等形方顯，不應僅象錯首。予疑實象人顛頂也。故界是等字乃是作。丁顛頂並一聲之轉，素問云：是生大丁。段丁為釘。故後儒多以釘訓丁。鄭氏謂爾雅魚枕為魚睛之譌，未能遽信。」（前釋一卷四十葉上）

吳其昌「丁之本義釘也。中畧丁為釘之本字，往昔通人亦已有甚明之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曰：丁，錯也，象形。今俗以釘為之，其質用金或竹若木。又曰：以丁入物亦曰丁。說文作丁，打，撞也。俗字亦作打，又作釘。字林：釘，設幕案以丁登聲。徐灝說文解字注：委曰：許云夏時萬物皆丁實，蓋以為象果形，然果實未有錯丁者，疑丁即今之釘字，象鐵弋形。鐘鼎古作。象其錯首，下則下垂之形也。丁之垂尾作丁，自其巔混而視之，則為丁。案朱徐二氏之說皆通論也。以錢大昕所古無舌上但有舌頭音定律，之，則錯音古正讀若釘，故錯丁打釘實皆一聲，而丁字實為古代釘與針即錯之共稱。丁形實為古代釘與針之共象。究極而言之，丁打釘實皆一聲，而丁字實但僅有丁狀之物而已矣。以其形而言之，則既知古初釘與針皆原於此丁狀之物，自其巔而下視之，則成丁狀，然則此丁之得聲何自而來耶？此於原始語音學所謂摹倣動作聲，即象形之聲也。詩免置，然則此丁之得聲何自而來耶？此於原始語音學所謂摹倣動作聲，即象形之聲也。聲，此至自然之事，孔子高所謂甚易知而實是也。丁又通釘，說文：釘，練并黃金也。練并黃金及竹木之打，既行，始更造造從金之釘，以示別異耳。中畧從名詞而轉入動詞，則丁之義又轉為打，一或腦塗地，為湯注。一或一下也。案謂打一下也。章氏云：蕭韶九成之屬亦謂撞鐘擊鼓一廢為一或耳。章說是也。又禮記月令疏：丁成也，皆其證也。極其撞鐘之聲為丁，亦為當，故以其聲而言，則丁又通當，丁，成也，皆其證也。極其撞鐘之聲為丁，亦為當，故同楚辭惜賢：丁時逢殃，尤思丁文，又通當，丁，成也，皆其證也。極其撞鐘之聲為丁，亦為當，故或子或子，其已被斧鉞戮者，則亦丁，象已喪其元，至其元首已為之形，又至文凡人形皆作丁，或釋文：頂，崔本作丁，無二致，此蓋即原指丁，頂字也。古丁釘二字已為之形，又至文凡人形皆作丁，或作文：頂，崔本作丁，無二致，此蓋即原指丁，頂字也。古丁釘二字已為之形，又至文凡人形皆作丁，或同聲通假為顛，此頂即丁字之堅證，亦即顛字之堅證。等形，即為丁字之堅證也。六朝計耳，顛也，斯亦丁義為顛之一驗也。丁義之所以為人授田徵役則有丁口人丁，以人形象之，頭。與丁字無別

故耳。此又丁字所尊乳旁生之枝義也。 (金文名彙疏證)

唐蘭「右丁字，卜辭習見，今畧采殊體釋之。金文多作。等形，卜辭大抵鉤其廓作口。等形，與日○(即圓之本字)等字相混。形引而長之，作丁。三體石經古文，蓋出六國時。或作丁，一古鉤魯丁，一變而為小篆之丁。今說文作丁，是丁之體也。丁為十日之名，一。三代之禮，人卒後，以甲日祭者即殯為甲，乙日祭者殯為乙，故十日之名，又為祖妣父母兄之稱殯矣。十日之名與十二辰之名，其字本各有專義，願假借為日辰之名已久，又為祖妣父母兄之稱殯矣。故說者多誣。說文：丁，夏時萬物皆丁壯成實，象形也。丁承丙，象人心也。又據小篆本，按此凡二說，然皆非也。丁壯聲之轉，乃段借義，丁既無由像果實形，果實亦未有稱丁也。其象人心之說，出於太一經，淺陋可笑，前人固多識之矣。鄭樵釋為蠶尾，竟無所本，蓋以意推測者。朱駿聲云：丁，鑄也。象形。今俗以釘為之，其質用金，或竹若木。學者多以其說。然此第能解釋小篆之丁，作丁形，抑猶不甚類，而古文作丁，愈不可解。迴護此說者，或謂。象釘頭之平面，丁象釘之側面，或謂當作丁，象釘形，而受作丁。或云：此二說俱不可通。蓋自古文字發生歷史言之，丁為最原始之形，作丁。者其受形，而作丁者實後起也。丁為丁形之延長，不可謂先有丁形象釘，而後受為丁，證之次圖，殊易明也。



个形之起更遲，其形乃演變而來，欲知个形所象，必先知。字方可。若先認定个象釘鑄之側面，而遂推其為其平面，則為兩辭，因僅就个形觀之，無以知其為釘鑄之平面也。章太炎謂：象器作丁，雖似釘尾，然于伐木之訓不合。古字固多聲借。象一注之形，或本古文需字，聲借為丁。丁，一說始于此，此味於个即丁之演變，其謂。為古文需，亦無所據。郭沫若據尔雅：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以釋乙丙丁三字，不知尔雅此語乃晚周秦漢間人語，取其與義文相似而為名耳。郭璞云：枕在魚頭骨中，形似篆書丁字，可作印。其解至為確切，蓋其形當有丁之象也。而郭沫若氏則謂以篆文為說為陋風，又謂：枕或係字之誤，而丁則當係睛之古字。此說除音相近外，亦無所據。若謂：象瞳子，亦可謂是人目，不必混以魚目。郭又引目目不識丁之語，謂：達視不能見其睛。一淮南子注：目之古語，尤屬錯誤。丁不當為个之誤，郭氏引此，實疏於檢校也。余謂丁者釘之本字。說文：釘，鍊錐黃金也，從金丁聲。猶存古誼。桂馥說文義證引世說：帝以金五餅授陳矯，又云：今閩甌湖南皆領銀作餅，即餅之遺也。玉漏刻又都定切，穀案今俗以金一餅是也。其說至確。然則丁字古本作形者，實象鍊錐之黃金也。尔雅釋器：錐金謂之銀。周禮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

王船山，乃同音借字，非本字也。口或作匚，乃四方省为三方之省形字也。國字从口，而國差鑄及

六当读如方矣。其字甲文屢見，中皆从口，而从韋之衛字，皆从方作……此皆口方同字之确证也。L（釋田區區，積微居甲文說卷上四二頁）

屈万里

「甲骨文丁与祊皆作口，字形无殊。此口字则当读为祊。祊，即詩楚茨「祝祭于祊」之祊；说文所谓門內祭也。」（甲編考釋三頁）

又：「卜辭：『丙子又夢祊人于河，其用？』（甲編六九〇）此当读为祊；说文所謂門內祭也。言「有祊祭之夢，夢以人為牲，而祭於河」；其用人為牲以祭河乎？L（甲編考釋一〇頁）

李孝定

「說文：『丁，夏時萬物皆丁實，象形。』丁承丙，象人心。契文作上出諸形。葉氏引界，諸字說丁為萬類宜君可信，然無以解於篆體作个。唐氏謂：『象金餅，聲呂作：為澄，其說甚辯，然丁字漢文表中間介一申字未注出處，此與金文有形之相，而金文之丁實未見作此形者，其所作丁字漢文表中間介一申字未注出處，此與金文有形之相，而金文之丁實未見作此形者，此蓋出於唐氏之想像以澄成其漢文之說者。』且古文點畫每多所象類視所施而異其義，不能執一以求。唐氏謂：『象金餅，以說：字固高可通，然金文之卽字曾姬無卽壺作卽，而異其義，不能執一以求。』唐氏謂：『象金餅，以說：字固高可通，然金文之卽字曾姬無卽壺作卽，而異其義，不能執一以求。』形，率亦以金餅說之乎。唐氏以謂冰字亦當从呂，其說蓋亦類此。吳氏引朱駿聲徐灝三氏之說：『象釘之補首，上象釘之側視，於字之形音義及其聲孔引申之義莫不切適，其說確不可易也。』金文作：父丁鼎且丁尊口盤婦貞曰且且丁尊師楚蓋●魏季子白盤口者蓋編鐘王孫鐘也。卽鐘L（集釋四二四九葉）

陳邦福

「案白虎通五行篇云：『丁者強也。』史記律書云：『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許云：『夏時萬物皆丁實。』者，蓋推衍史記又考小篆為說矣。又案：殷契文粹枝人名丁字，作口。〇〇諸形，……周金文粹枝人名丁字，為父丁鼎作。王孫鐘作，多桐孟作口，象有虛實也。大一經謂丁象人心，正殷周古福文丁字之象，蓋小篆之个，于形不效，福因斷大一經出六國人著矣。L（十幹形植義四葉上）

李孝定

「契文有从心之字，金文則心字多見，大抵作心與此殊不類。陳氏乃據大一經以說契文丁字，說殊刺謬。L（集釋四二五一葉）

饒宗頤

「按口即四方字，此讀為祊。《周禮》：凡國祈年于田祖及祭蜡，並擊土鼓，又

祭祀饗食，以鐘鼓奏燕樂。故初字或从彭作繁，即擊鼓于門，此即口鼓之義。L（《通考》七
三三頁）

張秉叔「我以為如果从甲骨文中的一些象人形的字來看，丁象人頭，亦即顛頂，應該
是最早的意義。L（甲骨文中所見的「數」，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六本第三分三七一頁）

金祥恒「卜辭中之口，其形与天干之丁无別，故釋为丁，又与殷先公之報甲至報丁皆
从口，口与日名合文，口为盛主匣之形。说文曰口，受物之器也，读若方口，又曰匣，宗庙盛主
器也。口以石为之曰拓，说文曰拓，宗庙主也，周礼有郊宗石室也。说文曰拓，宗庙主也。一曰大夫以石
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也。杜注：宗祏，庙中藏主石室也。说文曰拓，宗庙主也。一曰大夫以石
为主。口又曰室，宗庙室拓也。口。室从口，说文：口交覆突屋也。口，亦藏主之所也。宗：曰尊
主庙也，从示，示谓神主，山谓屋也，亦藏主之所。口殷王報丁之子孫，史記殷本紀作主士
、主癸，而卜辭作示壬、示癸，蓋主示相通，故宗之与室，其义一也。因其報甲至報丁卜辭作
田、區、區、區，報甲从口，象正而之形，報乙、報丙、報丁从口，象側視之形。说文口讀若
方，金文國或作或（毛公鼎），或作國（一象卣）。说文：口國，邦也。口
又：口或，邦也。口。古或、國同用。國之所以从口或口，与報甲、報乙之所从相同。古方、國互
用，如詩皇矣曰維彼四國，毛傳：口四國，四方也。抑口无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
行，四國順之。口，四方与四國对文，知其一也，以是甲骨文之口又釋方，即祊字，故曰丁宗口，祊
或即口祊宗口。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曰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也，杜注：口祊，庙门也。口，祊
宗或即宗祊也。卜辭之口，釋丁釋祊无定說，如以口己丑卜，大貞：于五示告于丁。且乙、且
丁、羌甲、且辛口（佚五三六）言之，丁与且乙、且丁、羌甲、且辛并言，且为五示，丁、殷
先王名无疑，若釋为祊，则不辭矣！故曰口宗口釋为口丁宗口为是。L（釋介中国文字第四
十四册四九六一至四九六二頁）

李殿魁「卜辭中之有口人者，似非祭名，而為方國人名，如：

- | | | | | |
|------|------|-------|-------|-------|
| 1. 口 | 2. 口 | 3. 乙丑 | 4. 丙午 | 5. 丙戌 |
| 口 | 口 | 口 | 口 | 口 |
| 口 | 口 | 口 | 口 | 口 |
| 口 | 口 | 口 | 口 | 口 |
| 口 | 口 | 口 | 口 | 口 |
- （前八·四·五）
（乙八八九三）
（明三八七）
（林一·二一·一二）

6. 丙子... 又彘口乃于河，其用...？

7. 丁酉... 貞又于伊口...？

8. ... 貞于乙亥... 伊口...？

9. ... 日其取伊口...？

10. ... 卜貞，今日其取伊口...？

11. 癸卯卜，貞：往田... 彘取寅伊口，七月

12. ... 貞，于乙亥六寅伊口...？
(前七·三二)
(海二·二二九)

13. 癸丑卜，貞：旬亡禍，三日乙卯，有難(艱)，
(菁三)
彘口乃登于... 丁巳，彘子登

14. 貞馬歸不死，廼令口侯...
(京一六八六)

而口乃各条，並無受祭祀之人称，且口乃上大都，有日永... 效... 伊... 寅伊...
日... 等字；又綜一六八六片有廼令口侯，則知口在此必為地名，蓋古者諸侯称侯，如滕侯、

薛侯、... 要爵称人，如宋人某、鄭人某；此處某口人，犹言口乃某也。此字不知其声义，按左传

隱公八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

祀泰山也。」杜注：「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之邑在祊。」事又見桓公元

年：「辛酉，易祊田。」是知古有此地也。今从屋先生之音讀而釋為祊地之祊。上(冬飲所藏甲骨

文字考釋 中國文字三三。四頁三三。九頁)

考古所 丁口：此字可能是祊，也可能是丁。卜辭「往」后有連以地名者，如「往于臺」

(海下三七一)、「往于臺(遺九〇〇)」，此「往」有來往之义。也有連以先祖者，如「往于上甲」(海

下一八七)、「南滅一七」(乙四五七八)、「往」当为祭名。此片卜辭「往」后一字也可能是先祖

名，即祖丁或兄丁的省称。上(小屯南地甲骨八七八頁)

趙誠 丁口。丁。本象人之头顶。甲骨文用为卜官之私名，则为借音字。上(甲骨文

简明词典七〇頁)

高明 「前文已往谈到，帝字的本义是花蒂，商人用它来称呼主宰宇宙的神灵——帝，

本来就是一个借用字；丁与帝两字古代同音，帝古属端纽錫部字，丁是端纽耕部字，錫耕乃一

声之转。因此，商人借用帝字代表主宰宇宙的天神和用丁字代表主宰宇宙的天神，都是借用其

音，彼此的作用是相同的。但是，商人在用字上似乎尊从一种习惯，因此，凡是向帝进行祈求

的，

的卜辭，均寫作「帝」，而向帝進行享祭的卜辭，則多寫作「口」。因而在島邦男先生尚未識出「借口」為帝之前，很難看到商王祭祀帝的卜辭。陳夢家先生對此一現象曾產生過誤解，他說：「上帝與先祖除了賜雨而外，第二個不同點絕無上帝享祭的卜辭，上帝不享祭，是上帝非可以事先祖之道之。」並說：「殷人的上帝是自然的主宰，尚未賦以人格的屬性。」事實恰相反，在卜辭中不僅能看到商王對帝進行隆重的享祭，而且還能看到當時對這一信仰的發展和變化。——（以甲骨文中所見王與帝的實質看商代社會，古文字研究第十六輯二五頁）

唐兰

参子字条

晁福林说参 𠂔 字条下。

饶宗颐说参 𠂔 字条下。

張亞初说参 𠂔 字条下。

按：釋「丁」為「釘」，不可據。郭沫若以為象「魚睛」，唐蘭以為象「金鉸」，均屬臆測。「丁」字本形本義難以稽考，只能存疑。圓「丁」之字，「丁」與「防」同形，唯以大小作為區分，大者為「防」，小者為「丁」。「丁」實「方」已經過符號化的改造。通假字已屬純粹符號化之文字，不能單純根據其形體本身以求其涵義。

雍



孫治讓釋「雍」為田見鐵雲藏龜二一〇葉三片鮑鼎釋文引。






王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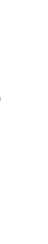













「田」疑宮字。

（類纂存疑七卷四十一葉上）

羅振玉「从呂，从品，象有數室之狀；从田，象此室達于彼室之狀，皆象形也。」
解字謂从躬省聲，誤以象形為形聲矣。謂躬从宮省則可耳。
薛尚功釋金文之「田」為環，見鐘鼎款識十四卷一二九葉。
（殷釋中十二葉上）

郭沫若
「田字屢見，宮字从此作𡩺。雖亦从此作冬，若冬𡩺。蓋从宮省聲。字彙連室，形，聲當與宮雖相近，蓋即古房字。字在此當是我國族名。國語周語曰：昭王娶於房，曰房后。」
或即此田。（卜通七葉上）

吳其昌曰：「黎文雍已合文作若，然則此口已合文之口字果為何字乎？曰北邑字古文作者所以之呂之單文，亦即說文邕字籀文作者所以之呂之單文，亦即古辟雍字甲文作者之原初文也。」（解詁二續六七六葉）

于省吾「金文亦市習見，……按薛、吳、郭、李四氏說並誤。日即雍字之初文，……
 吳其昌說是也。惟謂為邑字所以待酌。佚七三四：「田受年。」田為地名。後下四一、三、手
 田·林二、二十三：「田于萬。」零拾二：「弓弗其氏。」田眾莫。田田田為同字，均應讀為襄。郭
 沫若釋田為房，（通攷七）失之。雍字梁文作，金文作，官字梁文作，
 金文作（格于宮尊），均从得聲。其所以，茲合茲分一也。說文以宮為从山躬省聲
 誤矣。雍字小篆作，隸變作雍，以梁文雍已合文作及雍宮从聲證之，知金文字塙為雍
 初文。梁文作方形金文作形者，以契刻易於為方也。……要之，金文言赤市，言市，
 為雍初文。赤雍市即赤市，雍市即市。赤市即特斯干溪所傳
 第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也。（駢三雜釋九葉下釋赤市）

李且丘。此字實从二ム，口既可隸定爲ム，當然可反書作マ，二マ相重而稍延長其在下一點，即成予字。說文云：『予，推予也。象相予之形。』（漢拾七葉上）

篆肥存杂说并云予上之曰，当为古文环字。从一推，正取持环相外之象，故训为推予。龟甲兽骨文字卷二第七叶九版，曰口贞甲，曰字正象从一推甲之形，（因罗振玉释宫，商先生释环，容先生曰非环字）即古文予字。市人名，阜地名，贞甲见犹言余见，亦用为代名词，借其声而不取其义例也。

孙海波《说文》：曰予，推予也，象相予之形。曰宋育仁说文解字部首笺正，吴锦章读

卜辞文字小记，考古学社社刊第三期五十六页）

孫海波

「 雁振玉釋宮，余疑環。客庚曰此與金文目皆非環字。」（文編附錄二六葉）

孫海波
「𠂔」
鉄二一〇・三・此古文邕。卜辭雖宮等字並从此得聲。L (甲骨文編四

孙海波 「吕，乙一九八〇。地名。吕不其受年。」（《甲骨文编》三二八頁）

陳小松釋田為吕。見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三期六一葉釋吕市。

饒宗頤 「金文吕字作吕，與甲骨文同。說文：『吕，脊肉也。昔太岳為禹心吕之臣，故封吕侯。』潜夫論：『宛西三十里有吕。』括地志：『故吕城在鄧州南陽縣西三十里。』（《通考》三六一葉）

屈萬里 「田，蓋邦族之名。纂釋以其為宮，雖等字所從，疑為古房字。按：此當是孟子『上者為管虛』。『管字，連環，虛穴也。說見焦循孟子正義。』（《甲釋》三〇七三片一辭）

黃然偉 「吕的本义是脊椎骨，為人體中的重要部分。後來它被假借為國名，地名和姓氏了。《國語·周語下》：『灵王二十二年……賜姓曰姜，氏曰有吕。』……括地志記載：『故吕城在鄧州南陽縣西三十里。』

和 「吕不其受年」的句子。……此外粹九八四一片卜辭也可作為一個佐證。王其田韻，涓日亡戎，于吕廼田，亡戎。……上述卜辭的吕是地名……今之河南省西南部的南陽縣在三千多年以前，已屬殷的勢力範圍之內了。（《說吕》中國文字第一卷六九頁至七四頁）

白玉崢 「竊疑似宜似寢。說文解字：『寢，地室也；从宀復聲。詩曰：『陶覆陶穴。』字又作復，說文未收。玉篇：『墳，亦作寢。』顏堂先生曰：『小屯遺址中多大圓坑，底平有出入之口，有土階；在当时坑上必有圍牆，构木為頂，覆以茅茨，現存者仅坑口而已。卜辭中的宮字，就象屋頂下有圓坑之形。詩經大雅所稱：『陶復陶穴，復穴即指此類地下室而言。圓坑本是一般社会的居室，小屯附近的殷代遺址中均有。復穴的形式，有渾圓的，有橢圓的，呈方形或长方形的；壁上的麥楷泥，坑底的席紋等，可以推知，这种大圓坑，必為居住的所在。大圓坑中又有圓井或方井，則是專供儲存物品用的。（見《甲骨學》六十年三〇頁）。可知『字，蓋象此類地室断面之形者；上為住居之處，下則乃其屯积物品者。且也，类此之建筑，今之西

2097

北黄土高原，人们的住居，仍可寻知其遗迹；即今之洛阳以北一带，亦可寻得其遗迹。甲骨文中有𠩺字，释复，其上从之亞，盖亦𠩺字之形近者；下从夂，示往来於此，目之复有重义。是寢乃地下之重屋也。^L

（契文举例校读九中国文字四八四九至四八五〇页）

于省吾「甲骨文雍字作𠂔、𠂕、𠂖等形。甲骨文雍之的合文作𠂗，可以互证。𠂘字又羣乳作𠂙或𠂚。金文作𠂛，小篆𠂜作𠂝，隶变作雍（以上均详双剑謄古文杂释释𠂘市）。甲骨文每以雍为人名，其作为地名者尤为习见。今将甲骨文祭祀之言𠂘老择录数条于下，并加解说：

一、貞，翌乙亥，𠂞𠂟伐于𠂡○貞，翌乙亥……○癸酉卜，方貞，翌乙亥，𠂞𠂟伐于

□𠂡○貞，翌乙亥，𠂟𠂟𠂟伐……○貞，翌乙卯，𠂟，我𠂟𠂟伐于𠂡○貞，翌乙卯，𠂟𠂟，

我𠂟𠂟伐于𠂡（丙四七）。

二、□亥卜，王貞，𠄎弗其氏（致）𠄎罪莫。四月（藏二一〇・三）。

以上三条的𠩺或𠩺字均应读作雍，通作饗。周代金文郟王鼎的𠩺以雍賓客，以雍为饗。叙礼
少牢饗食礼的雍人和有司徹的雍正，也均以雍为饗。饗字始见于周器郑饗遽父鼎，乃
后起字。说文谓饗，熟食也。因此可知，前文所引三条的𠩺或𠩺乃雍字的初文。就祭祀言
之，则应读作饗。第一条的酹、饗、伐，酹字从酉（酒），当具有酒祭之义。饗为熟食。伐谓人
牲。酹饗伐是用三种品物以致祭。其言𠩺（读勿）酹，我饗伐于𠩺，𠩺为地名。是说不用酹祭
而我只致饗与伐于𠩺。第二条的𠩺弗其致饗果奠，𠩺为人名。是说𠩺不要致熟食和奠祭。第三
条的不致饗和致饗反对奠。今已即今日己亥的省文。（甲骨文字释林释𠩺一八〇至一八一页）

姚孝遂
肖丁

2070

(2) 子

曰 曰 曰 即 曰 雍 曰 之 本 字， 說 見 于 省 吾 先 生 釋 林 180 頁。
 佚 34 有 曰 雍 受 年 曰 ； 京 津 2200 有 曰 令 雍 曰， 而 祿 雍 為 曰 子 雍 曰， 則 居 前 所 未 見。 L (小 屯 南 地 甲 骨 考 釋 一 一 一 頁)

饒宗頤說參攷字条下。

「雍」按：字當釋「雍」，于先生已詳論之。在偏旁中，或可省作「𠂔」，如「雝」。可省作「雝」。

品 〇 〇

邱德修

「本文利用」●●与「〇〇」二文之孳乳体系，釐分为二字：「〇●」与「〇金」。字之初文，「〇」为「郢」，「〇」为「郢」之初文，二者之间彼此原亦互不干涉也。至于「吳其昌、燕耘、李孝定三家之说，以为「〇」与「〇」实为一字之论，恐不足信据矣。」（金文编附录中「●」文考 故宫学术季刊第五卷第四期一一二页）

按：契文「呂」即金文之「●」，或从「金」作「鋁」，「金」字即从此。唐蘭謂象「金餅」形，字作橢圓形，與「雍」之作「呂」者有別。合集二九六八七及英二五六七皆有「其鑄黃呂」之記載，當指冶鍊金屬言之。

〇

按：合集四三一八辭云：

為人名。

〇 〇

李孝定「說文」四驚許也从二四凡四之屬皆从四讀若灌。辭云：「往于四其四」地名，不詳其義，以卜辭从口之字或作「四」例之，金文收此為四是也。惟金書四下收作台者二文乙二四二五八七〇，疑當釋合，非四字，（集釋〇四二七葉）

何琳儀

字通說七六頁）

「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集二八八頁」四，亦應釋「鄰」，參注⑥。（戰國文

按：字不从「口」舌之「口」，釋為「驚許」之「四」不可據。何琳儀釋「鄰」，可從。郭沫

若即釋為「鄰」，參見 2188 「𠂔」字條。《合集》一五三一辭云：

「貞，歲，允往于𠂔，其……」

又《屯》一一一辭云：

「甲子貞，今日又子歲于大甲牛一？茲用。在𠂔」

皆為地名。

《合集》二六〇七辭云：「貞，婦好出𠂔于𠂔，其義不詳。」



2184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185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186

按：字从「𠂔」从「止」，其義不詳。



2187

又，孫海波「𠂔，乙九。三一。此𠂔字。說文口部又列出𠂔字云，下取物縮藏之。从口从

讀若聶。」（《甲骨文編》二七六頁）

金祥恆續文編六卷十四葉下收此作𠂔，無說。

李孝定
二二七葉

「說文：囙，下取物宿藏之。从口，从又，讀若聶。」此亦从口从又，釋囙可从。」（集釋

饒宗頤 「汗簡，因即柙字。說文因讀若簫。」（通考一一七六葉）

按：合集二二一七三辭云：「癸未卜，因在我用佳祖乙盟。」，似為國族名。

𠂔
𠂔

魯實先 「卜辭一見𠂔字，其辭曰：『戊戌卜出貞其出』于𠂔于𠂔室酒。』」此辭三七九或疑𠂔與𠂔為一字並隸定為競，又疑𠂔為食之初文，說並非是。以愚考之，𠂔乃麗之初文。案說文麗部載麗之籀文作𠂔，諸本作篆大惟毛晉本作籀文案正漏集韻類篇並以𠂔為古文是知作篆文者非是。汗簡引作𠂔，並為𠂔，有交，其文从𠂔者，𠂔即𠂔，古文。漢孫根碑云：『至于東𠂔大虐戕仁。』見隸釋卷十漢衡立碑云：『宜享難老彭祖為𠂔。』隸釋卷十二孫根碑之東𠂔即漢書敘傳所載幽通賦之東𠂔，師古曰：『从𠂔，𠂔字。』夫象二室相鄰而從𠂔者，是猶舍高倉亩之從𠂔也。遼錄者誤以𠂔从𠂔，即人所言食𠂔口，而𠂔𠂔古文多作𠂔，隸定則為𠂔，據此則𠂔為𠂔字乃從𠂔，從𠂔，𠂔亦聲。鄰麗俱為或體，所以從𠂔。𠂔者以𠂔二人相儷之義。據此則𠂔為𠂔字乃從𠂔，從𠂔，𠂔亦聲。鄰麗俱為來紐，故以古文之鄰為麗之聲符，是𠂔乃形聲而兼會意。其據以會意者為二室相鄰，二人相儷，是以其本義為兩為耦，即麗與儷之初文。說文以旅行訓麗者乃其引申義也。以聲儷訓儷者則失之形義不符矣。𠂔有𠂔，則作𠂔，審是則𠂔即𠂔，𠂔正體，亦即麗之初文，非特形體脗合，亦且聲義密符，無可致疑也。言故訓者乃謂：『𠂔从二，元，元首也，以二首相並為意。』見凡廣居說文疑，據者受𠂔字以溯初義非其指矣。所謂麗室者，謂二室相耦中有一室，即禮記雜記下：『夾室，亦即國策燕策：『歷室，與史記樂毅傳之歷室夫室不相鄰，而曰麗者是猶先民盛卦以兩陽介一陰，亦而名之曰離，亦取附麗為義也。其曰歷或磨者，以歷磨與麗聲同來紐，故假歷磨為麗。』（小雅魚麗毛傳曰：『麗，歷也。』是即以雙聲為訓，可為二字聲同義通之證。）（新詮之一第廿七至廿九葉）

魯實先 元之繁文。（卜辭姓氏通釋之二第五頁，幼獅學報二卷一期。）

孙淑波

「麗」，河三七九。室名。一（甲骨文編六六八頁）

李孝定「麗」，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麗聲。禮，鹿皮納聘。蓋鹿皮也。而古文麗，籀文麗，字。麗，麗正與許書古文麗，文校許書者多主所為籀文是也。今从之形近，其說字之形音義亦是，可以。竊謂麗之本義，訓兩訓耦，麗字从鹿，當為鹿之旅行，專字，二者本非一字。麗為麗之聲，麗字猶子，與母也。至許書，始誤混為一耳。不然，兩耦之義，可以从以見意，字甚多，何必从鹿。且字从口，鄰从从義已足，今更从鹿，不覺重複已甚乎。一（集釋三〇六九葉）

李孝定

「按」字下从下似非从一从人，而与亥形略近。一（甲骨文文字集解存疑四五四〇頁）

張秉权

「哭」字不識，但卜辭有：「哭于東？」（前一·五一·二）

知哭為地名。一（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二四四——二四五頁）

按：字从「口」从「丌」即「亥」，「口」即「鄰」。釋「麗」不可據。漢一一八〇辭云：「貞，于哭東奏。」為地名。

田



羅振玉釋田，無說。一（殷墟中七葉下）

王國維「卜辭中凡田字，其口中橫直二筆皆與其四旁相接，而人名之田，則其中橫直二筆六抵與四旁不接，與田字區別較然。一（殷考三葉上）

郭沫若

「田」字，以下數片參比之，或作田，或作田，而多用於堅字下。由字形而言，

蓋田園之象。卜辭田字多見，均作田，圓則作田，此當別為一字。余意當是場之初文。說文注場為山田不耕者，又謂為治穀田。別有畺字，注曰：比田也。舊音居良切。實則畺場蓋古今字。而畺則田之形變耳。詩豳風七月：九月稂莠場圃。此言：堅田。當即稂莠場圃之事矣。一辭考一五八葉）

又曰：「……分明是割為井字形的一些方塊田。……但我揣想，恐怕是說文的畺字（居良切），比田也。」（奴隸制時代七葉）

胡厚宣：「……然乃前引卜辭言：『授我示釐田』。『授我西苗田』。『授我田』。『岳于絃田』之田，其義皆為田地，而字作田，其中之十，則明：畺田間阡陌之形，與今之福田無異。」（商史論叢二集卜辭所見之殷代農業）

楊樹達：「按郭釋田為場殊無顯證。古畺字从二田，訓比田，別為一字，其字見於甲文及金文偏旁，漢下二十七及孟鼎彝字並作獨是也。郭謂畺田為一字尤誤。余謂字象窗牖之形，當即畺之變體。說文畺田讀若礦。龜甲獸骨文字一十、十二、有田字，郭釋為明，謂畺方窗玲瓏之形，其說非也。此諸田田田之形與彼畺字偏旁不異者，繁簡不同耳，彼是偏旁不據與田字混故簡作也。田字說文讀若礦，此田字則段為礦。說文：『礦，銅鐵模石也。从石黃聲。讀若礦。』按礦即今礦字。全說文讀若鹿盧，實據或指之初文。全田即握礦，即今語之挖礦也。」（卜辭求義九葉）

陳夢家：「卜辭云：

乞令擊田于先庚。前二二八二

乎田于朱，受年。下四〇一五

重華令田。粹一二二四

凡此都是初詞種田之田，多方。力收爾田。和詩信南山。曾孫田之。之收和田，與此同。有名詞農田之田：

土方侵我田，十人。清三

帚井田穫。卣三〇〇一

西單田受出年。旅順博物館

令尹作大田。化一一五五

來中田。化四七一

所侵之田是族邦之田，而大田、中田當是王之田。我田當是商王國之田。詩大田：大田多

緣，信南山。中田有廬，兩名與卜辭同。（綜述五三八——五三九葉）

胡厚宣「田田田田者，郭沫若先生釋作「場」，初文「說」此言堅田，當即桑場圃之事。

又以為即是「說」文的「田」字，意思是「比田也」。戴裔煊先生由郭說引申，釋為井田的井。楊樹達

先生則釋為礦，以「聖田」即是「掘礦」。吳恩裕先生從其說，謂「甲寅文中有掘礦的記載。我

舊作卜辭中所見之殷代農業釋作田。

今案田田田田字，在武丁時成語中，分明都作「田」字；又武乙文丁時卜辭「多田亞」之田，

也作田，則其必為田字，當毫無可疑。

「場」，則其必為田字，當毫無可疑。楊樹達先生曾疑之。甲寅文自有井字，皆作井，亦絕無作田田田者。

所以知其決不能為「掘礦」。開礦的礦字者，武乙文丁時有一牛腓骨卜辭說：

二一、癸亥，貞于哭田。

二二、癸亥，貞王令多尹田于西，受禾。

二三、癸亥，貞多尹田，受禾。

二四、癸亥，貞其奉禾自上甲。

二五、乙丑，貞王令田于京。

二六、于攏田。

二七、戊辰，貞奉禾自上甲其奠。（京大研究所藏骨）

通版卜辭，殘存七節，皆貞田奉禾之辭。先田而後奉禾；或田之後，繼而有受禾之貞。

倘非土田耕稼之事，遂能是什麼呢？（說貴田歷史研究一九五七年第七期）

屈萬里「卜辭」多田于多白，見甲編二二九五郭某讀為「多甸與多伯」（通纂後記）。

是也。甸，即尚書「侯、甸、甸」與伯皆諸侯之稱也。（甲編考釋三〇一葉）

李孝定「說文」田，陳也。樹穀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也。契文同。其作田者非別有義類，

乃田之忤率急就者耳。卜辭田多為田狩字，亦有用為田地之義者，以云「辛未貞今日獲田」，

一九七八「田」田獲田登，補五、四、八、三，是也。（集釋四〇二五葉）

李孝定「說文」田，田也。以二田為契文田，象比田之形。按象形之字有象單數者有象多

數之形者，習見不繁具舉。若「品」是古文田，諸文則並象其多數，蓋若象一田則「田」形已足，

而嫌於「田」故另作「田」形，所陌縱橫實為比田之象，而其義則為一田行之既久，「田」之一形，

而嫌於「田」故另作「田」形，所陌縱橫實為比田之象，而其義則為一田行之既久，「田」之一形，

而嫌於「田」故另作「田」形，所陌縱橫實為比田之象，而其義則為一田行之既久，「田」之一形，

而嫌於「田」故另作「田」形，所陌縱橫實為比田之象，而其義則為一田行之既久，「田」之一形，

而嫌於「田」故另作「田」形，所陌縱橫實為比田之象，而其義則為一田行之既久，「田」之一形，

而嫌於「田」故另作「田」形，所陌縱橫實為比田之象，而其義則為一田行之既久，「田」之一形，

而嫌於「田」故另作「田」形，所陌縱橫實為比田之象，而其義則為一田行之既久，「田」之一形，

為「一田」之義所專，至比田之義乃不得而繁之作田田田諸形以示之，或會意而作畱，或指事而作畱，其始實一字也。鄭初釋場，按場許訛曰治穀田，即農家暴穀穀揚之所，吾湘謂之禾場，其平為砥，不得有所陷礙橫之形，釋畱是也。卜辭「畱」與「畱」並見，其義蓋本相同，然其字實已孳乳為二，蓋先生謂畱田之異似有可商也。楊氏釋畱非是。畱字契文作畱，與比迥異，不能執卜辭明或作畱，遂謂田畱皆為畱字也。蓋畱所以為畱，與月字並見故不嫌與田形混，若田畱畱皆獨體之文，何緣證其為畱字乎。金文作畱，朱伯友集銘云：「萬年無畱，與莊（畱）為一字與他器作畱作強者辭例相同。」（集釋四〇三二葉）

饒宗頤 按田即畱。左傳畱獵字多作畱。田。室二年傳：「田于首山。」文選朱浮與彭寵書注引畱。田。作畱。畱。昭二十年傳：「齊侯至自田。」釋文：「田。本又作畱。」田。湯。以。佃。以。魚。釋文亦作畱。田。田。佃。與畱并通。廣韻：「畱，取禽獸也。」辭云：「王往出田，即出畱也。」（通考二六〇葉）

張秉叔 大田之禮，簡也。是畱獵時候的一種閱兵典禮。周礼春官大司馬：「大田之禮，簡也。」鄭注：「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這裏大概是因為武丁要派由正化等去「戡方」，所以使尹行大田之禮，因田習兵，校閱車徒，準備用武。（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一一一頁）

林雲 从甲骨文中來看，孟子所說的五等爵制在商代是根本不存在的。胡厚宣先生早年，在殷代封建制度考中實際上只是列舉了甲骨文中所見的稱謂和五等爵的爵号有相合的表面現象。甲骨文中「公」這個稱謂雖然頗常見，但只有用作先公之公，沒有一條是可以確定為生者之爵稱的。甲骨文中的「伯」和「子」，確是對生者使用的稱号，但都是通用的尊号而非等級性的封爵。因為，直到周代金文中，「伯」和「子」仍是通用性尊号，而不是封爵之专号。楊樹達先生早已詳細列舉證據，在此就不再贅述了。

根据金文來看，「諸侯」是周代确实存在的一種概念，但周初的諸侯只有三種。令方彝銘：「明公告至于成周，惟令舍三子令，罪卿子寮，罪諸尹，罪里君，罪百工，罪諸侯：侯、田、男。」大盂鼎銘則只舉了兩種：「唯殷边侯、田，寧殷正百辟，率肆于酒。」

在甲骨文中，「侯」這一稱謂很常見。前文已經舉出許多王比某侯和王比侯某的例子，可見侯是聯盟方國首領的一種專用稱号。

「男」在甲骨文中作「任」，（甲骨文中另有男字，但均无法確定為爵稱），前文已舉過王

比因任的例子；而且，王所比的面伯，也称曰而任。《（七七七四六）》。此外还见有：

贞：呼取。《（七五二五五）》

贞：呼取。《（七四三八）》

丁卯卜，曰：其任出征。《（甲三一〇四）》

口口卜，界，贞：其任疾亡。《（前二·三七·六）》

己巳卜，王，贞：其执肯任？六月，允执。《（六·双六五）》

多任。《（京津七九九）》

是见曰任，也是对联盟方国首领的一种专用称号。

四五）是和亚、任这两种身份性称谓相并举的。第五期卜辞中曰田，这一称谓较多见。如：

余其比多田于多伯征孟方白。《（甲二四一六）》

比多田于多伯征孟。《（甲二三九五）》

比多田。孟方伯。《（后上二〇·九）》

余其比侯田。《（续三·一三·一）》

余其比。田。孟方。《（前二·三八·二）》

因为在武乙以前的卜辞中迄今未见曰田，这一称谓，推想曰田是一个较晚发生的称号。

总之，周初金文中所见的三种诸侯称号，在卜辞中都有存在，而且又恰都是王在征伐中所比的对象。这不能不使人想到，实际存在过的诸侯制度正是源自方国军事联盟制度。

所以周初实际存在的是三等爵制：侯、男、田。由此而上推商代，在方国联盟首领的地位上也可能已形成了这种差别。《（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古文字研究第六辑八五——八八页）》

陈炜湛

从犬从

之亦义当即持

犬自随，故字从单从犬会意。

田·又有省字，点田猎之义。

是以猎为总名，而四时之猎各有专名。

大司马及左传隐公五年与尔雅合（详郝懿行尔雅义疏）。

并无专称，而通称为田、兽、省。

「卜辞田多用为畋（诗、书、易皆有此用法），与兽（狩）同义。兽作

驱犬出猎。李孝定曰：「单干古为一字，单干为田猎之工具，犬为助猎之牲畜，字

单就战字从单从戈会意也。早期卜辞多用兽，中晚期卜辞多称

尔雅释天谓：「春猎为蒐，夏猎为苗，秋猎为獮，冬猎为狩。」

关于这季蒐夏苗秋獮冬狩之说，经典多有异文，仅周礼

是以猎为总名，而四时之猎各有专名。关于这季蒐夏苗秋獮冬狩之说，经典多有异文，仅周礼

大司马及左传隐公五年与尔雅合（详郝懿行尔雅义疏）。验以卜辞，一年十二月皆有田猎字，

并无专称，而通称为田、兽、省。郭沫若读省为狩（见粹九六六片考释），然曰省点通用于

全年而不限于秋。即以武丁卜辞而论，占田猎多而辞末纪月者不乏其例，如：

勿乎者田。二月。 (合集一〇五四五)

往者牛。三月。 (合集一一一七〇、一一一七一)

令旃田于口。 (合集一〇九六四) (同版有「今一月」)

其令省田于口？ (合集一〇五六七) (同版有「今一月」)

翌癸卯兽。 (合集一〇六一三) (同版有「生五月」)

五兽。七月。 (合集一〇五八四)

兽。七月。 (金六〇五)

翌丁卯兽散录。禽。八月。 (合集一〇九七〇)

五自往从兽？九月。 (合集一〇六一一)

兽。九月。 (合集一〇六二八)

庚戌卜，今日兽，不其禽？十一月。 (乙一四三)

可见，曰省口可在二、三月，曰兽口则五月、七月、八月、九月、十一月皆有之。在第五期的

田猎卜辞中，一概称田，其标明月份者如：

田寅，在正月。 (合集三七七五八)

田棕，在二月。 (金四九二)

田棕，在三月。 (合集三七六二七)

田未，在四月。 (合集三七四七三)

田于旁系，在五月。 (佚五一八)

田，往來亡災，在七月。 (契五一)

田宫，在八月。 (合集三七六〇六)

田曹，在九月。 (续三·一六·一〇)

田玟，在十月。 (前二·三五·一)

田曹，在十月又二。 (合集三七七一二)

可见一年到头，均称曰田，无有异名。

在中期卜辞中，亦有田兽，并见一版者，如透珠六七四云：曰其兽，亡災？弱射旃鹿？王其

田旃？不其大雨？曰屯南二七一云：曰于王王迺田，旃？辛，王東田省，亡旃？其獸，亡旃？

同书二二六九云：曰王東田省，亡旃？其獸，亡旃？吉。曰又有田獸，连言者，如屯南二二六云：

曰王其田獸，亡旃？曰同书二一一四云：曰田戊王其田獸，亡旃？曰皆中期卜辞。此曰田獸

並言，殆后世所谓改猎也。 (甲寅父因义训研究古文字学论集初编一七一——一七三页)

辞中，如：甲二三九五、二四一六，多田与多伯並列，皆为殷諸侯之称。旬，即尚书。旬，旬之旬，在下
四八页）

姚孝遂 肖丁 田、田、田诸形体与田有别，诸家或释田田读作磳，或释田田读作疆。
由于卜辞田多田田、田田田等这种形体通用无别，我们目前还只能认为这些都是田田字。
（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五五頁）

裴锡圭 在大量土地尚未开辟，为野兽栖身的林莽几乎随处可见的上古时代，田猎与
农业有很密切的关系。中国农史（初稿）说：

长满了野草杂树的猎野兽，是古代狩猎活动中常常采用的方法，用火驱逐野兽的结果，必然会把
的田田，和田猎的田田，完全同字，这决不是偶然的，正反映着田猎为农耕做了准备工作。

这段治很正确。

用烧田耕作法。但是这类卜辞往往问焚某地是否能擒获野兽，有的还附有记载获兽情况的验
辞，如：合一〇四。八正。因此又有人以为殷人的「焚」纯粹是一种猎兽的方法，与农业无关系。

张政烺先生在卜辞哀田及其相关问题一文里，把这两种意见统一了起来。他先引用了唐代吕
温的道州观野火诗，指出从吕诗可以得到两事：「一」野火中可以猎兕虎，其他小兽自然更不
用提了，「二」野火使农田开辟，得到增产。又引用了大戴礼记四代所记孔子的一段话，说

明古人知道，最好的猎场通过焚烧便可成为最好的农田。又引用了考古学报一九七三年一期田田
夏。以下引用时简称张文。接着，张先生对甲骨卜辞作了具体考察，指出卜辞中的「田」既
可以当耕种或所耕种的田地讲，也可以当打猎或打猎之地讲，而且，从第三期以后，把打猎几

乎完全改称田田。此外从卜辞还可以看出，商代的农田往往就是重要的农业区，例如卜辞中常
提到的孟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所以他认为，许多猎区终于不免变成农田，同一六十一
本来是两回事，在焚山烧泽这一点上统一了，许多猎区终于不免变成农田，同一六十一

七頁。这些意见是很精辟的。很可能在卜辞所提到的田猎活动里，有一些活动的真正目的
就在于为开垦农田作准备，擒获野兽只是附带的收获。田猎还有为农田除兽害的作用。古书里屡次谈到这

点：

古代野兽多，农田往往受它们蹂躏，田猎还有为农田除兽害的作用。古书里屡次谈到这一

说苑修文：「其谓之畋何？圣人举事必及（返）本。五谷者以奉宗庙养万民也，去禽

兽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
白虎通田猎：「古者诸侯所以田猎何？为田除害，上以共宗庙，下以简集士众也；
四时之田总名为田何？为田除害也。」（今本中此文已佚，据左传隐公五年正义太平御览
八三二转引）

公羊传桓公四年何休注：「已有三牲，必田猎者，孝子之意以为己之所养不如天地有
然之性逸予肥美。禽兽多则伤五谷。因习兵事，又不空设，故因以捕禽兽。所以共承宗庙，
亦不忘武备，又因以为田除害。」

此外，左传隐公五年「故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句杜预注：「苗，为苗除害也。」
稼，每年春天都要设置捕兽的阱获（参看郑玄注）。这些措施虽然跟大规模的田猎不同，
但是也反映了防止兽害对古代农业的重要性。

在民族学资料里也可以看到为保证农作物而进行田猎的例子。如我国解放前的攸乐人，在
秋收前后和农闲季节，为了防止成群的野猪、猴子侵害庄稼，往往举行集体围猎。（攸乐人解
放前的社会历史初探，民族团结一九六三年十一期）

在商代，「为田除害」无疑也是促使殷人进行频繁的田猎活动的一个因素。（甲骨文文
所见的商代农业，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九八二四四页）

裘锡圭 下面我们来讨论商代的「田」的性质。
矢令彝铭所说的「诸侯：侯、田、男」的「田」，作为一种称号来看，跟商代的「田」
田（甸）无疑是一脉相承的关系的。但是这并不说明商代和西周的「田（甸）」的性质必然
完全相同。

在经籍旧注中，把「侯、甸、男、卫」等名称的原来意义解释得最为简明的，当推晋代孔
晃的逸周书注。孔氏在「方篇」讲「九服」的一段文字后面注释说：

「侯，为王斥侯也。服言服王事也。甸，田也，治田入谷也。男，任也，任王事。」

以「治田」解释「甸」，是汉以来经师的共同见解，各家之说不一。卜辞经常称
「田」为「在某田」。这种说法应该是被商王派驻在商都以外某地从事农垦的职官，就象「在某犬」
是被商王派驻在商都以外某地管理田猎事务的职官一样。卜辞对侯总是称「某侯」而不称「某」

某侯」。如果田是涉侯的话，卜辞就不会经常称他们为「在某田」，而应该把它们都称为「某」

田了。田除了从事农垦给商王提供谷物以外，有时也提供一些别的東西。上引(7)提到的在濇田黄右赤马，大概就是日在濇田黄日所进贡的一匹马。与宾组卜辞同时的记龟甲来源的背甲刻辞里有如下一条：

(16) 武入口。(京津二〇〇)

这位进贡龟甲的武也许就是日在攸田武。大概是为了就近取得侯、伯的武力的保护。从这一点看，

田也不象是诸侯。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条件下，田这种职官的确比较容易发展成为诸侯。

我们可以从卜辞看，商王的臣僚往往是一个集团的君长，他们通常是率领着自己的族众为商王服务的。关于命犬征从事农业、

田猎、征伐等工作，卜辞中屡见的一个人物——犬征，来说明这一点。

(40) 丙戌卜贞：令犬征田于京。(燕五三)

(41) 口寅卜：令犬征田京。(存上一八五二)

(42) 癸巳卜贞：犬征出(有一)半(擒)。(续三·四一·四)

(43) 庚戌犬征伐方。(明后二五三七)

这些工作，显然不是犬征一个人所能完成的。有一条卜辞说：

(44) 戊子卜贞：令犬征族坚田于毓。(人文二八一)

由此可知，犬征实际上是带领整族的人为商王服役的，只不过是率领着自己的族人以及其他从属于

字而已。以上大体用修改煨先生说。商代的日田无疑是在率领着自己的族人以及其他从属于

他的人，去为商王从事农垦工作的。而且国与国之间并无防守严密的边界。因此在商都以外的地方进行农

垦工作，往往呈相当危险的。：：多田除了依靠近畿侯伯保护以外，本身也必须配备有武装。

当时存在商代后期，生产力有很大提高，日田完全有可能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进行农垦。由于

实质上就是让一个族世代固定地担负某种劳役，一般是一个族的几代人相继在同一个人地方担任

容易发展的职务的情况，也很有可能出现。在这类情况下，拥有族众和武装的日田，显然是相当

代晚期日田应该已经大量发展成为诸侯，并且商王有可能已经在一主建主称为田的诸侯了。

上引(1)(2)(3)等晚期卜辭說明，田已經成為商王征伐方國時所依靠的極為重要的力量，其地位与侯伯相当。这应该是当时的田日大部分已经具有侯伯的性质反映。L（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卫」等職官的研究，文史第十九輯第五至七頁）

姚孝遂說參見字条下。

伊藤道治說參見字条下。

俞伟超說參見字条下。

按：田字其中象阡陌形，不必从「十」，其作田、曲諸形者，亦為「田」字，釋「場」，釋「畫」，均非是。釋「井」，釋「礦」尤誤。胡厚宣已詳辨之，其說是正確的。方白炎亦見甲二三九五，陳夢家卜辭綜述以為「多伯既非庚田，亦非方白」。多白的性質，與多田大約相近；他們和酒誥所稱妹土的「庶伯」相近。他們也有在邊域上的，也有在邦境內的，一三二八頁。又謂「多田實即多侯」，其說參雜後世內外服的觀念，糾纏不清，自相矛盾。實則殷人與諸方雜處，離合無常；多田當為殷之部屬，多白當為與殷人聯合之外方。卜辭每言征「某方白」而「田」則無之，是其明證。

畀
田

王襄「古畀字，从田，為說文異畀之所以，依段注本。」（通室殷契類纂第十一葉）

王國維「此殆畀字，與與受諸字同意，字亦作畀，鼻尊畀字从此，為聲。說文分畀畀為二字，茲失之。」（引自集釋〇七八五頁）

商承祚从王國維說，收此作畀。（類編五卷三葉）

余永梁「欽有畀字，舊以為二字，余謂即說文畀字。說文畀相付與之約在閭上也」

畧
田

從刀由聲。田乃由之譌。畀从由刀，由亦聲。畀譌作畀，猶廿部畀字从由，徐鍇本从田，或又誤作鬼頭，田矣。蓋由田形既相似而聲亦近，故致誤耳。契文：畀乃廿部畀字，从廿从由。又有畀字，備三與鼻導，其疑是一字，皆以畀為聲。王先生謂說文分畀畀為二字，蓋失之者，是也。（引自集釋〇七八五頁）

朱芳圃文字編收作畀，見該書三卷四葉下。

李孝定 說文：畀，舉也。从刀，由聲。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墜楚人畀之。」黃顥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杜林以為騏驎字，段氏改義體作畀，改由聲。作畀，當聲。說云：「各本作由聲，誤。」或从鬼頭，田，亦非也。此以東楚名岳之由，故左傳作畀。今左作基。系部縛从畀聲，或字作基，畀聲，其聲皆在一部也。桂氏義澄亦云：「由聲者徐鍇曰：『由音蓄。』」據此則作由聲，非鬼頭。二氏說皆是也。契文所以雅與畀，作畀者稍異，當亦畀字異體。蓋田或鬼頭，田均非可舉之物，且偏旁中字體每有譌妄，如卜辭異字从畀作畀，或又从田作畀也。其說見後至彖體从由，本不誤，由畀本一字，見王國維說也。卜辭畀為方國之名，辭云：「壬子卜王命雀伐畀。」二十九日，畀伐畀，後下，二，貞，車韋令畀，月，二，甲，編八，二，貞，令畀，希奠，鄭，十二月，月，命，雀伐畀，機及畀，月，又，微，二，離，事，六，十一，二，貞，車韋令畀，月，二，甲，編八，二，貞，令畀，希奠，鄭，十二月，月，命，雀伐畀，機正从畀从収，可為小徐佐證。一，集釋〇七八六葉）

饒宗頤

「卜辭云：

……卜殷：羽甲辰出上甲畀（異）……（粹編九八）
於甲日祭上甲，畀从収从田，乃異字，讀如翼。爾雅釋詁：「翼，敬也。」詩：「有嚴有翼，」以引以翼，翼俱訓敬，此言敬脩于上甲也。一，通考一二七葉）

按：門（隸定作畀）即小篆之畀及畀，王國維之說可從。字不从田，亦不从由或田，乃象器物形。即「東楚名岳之畀」。甲骨文異字或作畀，或作畀，可資佐證。參見異字條。甲骨文訓鬼頭之「田」，岳名之「田」，在偏旁中均或作田，與土田之「田」形體混同，如鬼字作「畀」，畏字作「畀」，所从之「田」即「田」，非土田之「田」。

寢



按：字从「界」从「口」，辭殘，其義不詳。

按：字从「山」从「界」，卜辭為人名或方國名。

秣



孫海波「秣」，一六·一。或从秣田。人名。
 秣，一六·一。或从片，与籀文同。小臣牆。L（甲骨文編二五〇——二五一頁）

溫少峰 袁庭棟 甲文又有「秣」字，旧多从「畎」振玉釋書，但新出之史牆盤銘文有「秣」字，與「秣」同見，知二者必非一字。在关于史牆盤銘文的讨论中（見文物九七八年三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二期，裴錫圭同志釋「秣」，李學勤同志釋「秣」，我們認為皆不妥，此字应从唐兰先生之說，仍讀為「秣」。卜辭云：「秣粟」，即種粟而使之稀疏適宜。其非撒播，當無疑義。又（湖南一·一三〇）此辭之「秣」，讀「秣」，很明显當作為動詞，當即按一足為距下種之意。「秣粟」，即種粟而使此辭之「秣」為地名，「秣」即秣田，用為名詞，當即行列均勻之禾谷。此辭虽殘，但知其為祈求該地萬種之作物能得到丰收之辭。
 以上二辭之「秣」即「秣」，當讀為「秣」王風黍離：「彼黍離離，此稊離離。」之「離」。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謂：「秣者，其有行列也。」曰「秣」，在古文獻中又作「秣」，此二辭之「秣」，即：現在下而，區種之來。萬種之種籽，得而而萌發出土，望之历历在目，此二辭之「秣」，即：現在下而，區種之

禾谷，会历之出土吗？吴泽先生在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中谓替字曰甚像田中插禾，一行一行地间隔有序，井然不紊，这与今田野麦田中所长麦苗情形相彷彿。□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二——二頁）

按：卜辭「替」與「替」判然有別，金文「替」亦然。合集九六一七辭云：

「辛丑卜：……替。」

又合集九六一八辭云：

「……不佳替。」

皆為與農事有關之動詞，當是「稼穡」之義。裘錫圭釋其義是對的，但不必是「稼」字。字或从三「禾」作「替」。釋「林」，非是。參見「替」字條下。



孫詒讓

釋惠·（名原卷上）

魯實先

謂乃粟之繁文。（卜辭姓氏通釋之二，幼獅學報二卷一期三葉三行）

白玉崢

「籀頤先生釋為采之異文，其說可从；然未必為采。竊疑：当即稠之初文。蓋字从艹从囙；从艹，象果實众多之形；从囙，即今楷之周，為字之声符。说文解字：「稠，多也；从禾周声。」此从三「中」；三有众多之意。推其造字之初，似為描述果木稠密，果實众多之誼者；然歟？否耶？尚待考定。」（契文舉例校讀十二·中國文字第四十三冊四九一〇頁）

按：諸家所釋皆不可據。字从「田」从「𠂔」，斷非从「周」。合集四七三五正辭云：

「壬戌卜，方，當其出田；

壬戌：……方貞，當亡田；

壬戌卜，方，當其出田；

壬戌卜，方貞，當亡田；

為人名。



陳夢家

「字从田从今，疑是說文。」案，稷也，或體作粱。爾雅釋草：「粱稷。」注：「今江東呼粱為粱。」左傳桓二正義引舍人曰：「粱一名稷，稷，粱也。」齊民要術引孫炎爾雅注同。凡此皆以稷為穀子，其末為小米，即粱。清程瑤田九穀考以稷為高粱，是不可信的。參燕報三六：二七五——二八八。但漢代惠就漏，稻黍稷粱麻稷，粱、稷並存，兩者之間應當是有區別的。曲禮：「稷曰明粱。」士虞禮：「明齊。」注云：「今文曰明粱。」明粱當指麰或糜。詩生民以糜芑為嘉種，毛傳說糜是赤苗而芑是白苗。爾雅釋草作：「麰、赤苗，芑、白苗。」鄭注以為：「今之赤粱。」案，今之白粱案，皆好案。由此可知赤粱、白粱是穀子中的精米。粱是穀子的精米，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引三蒼：「粱，好粱也。」陸隴其黍稷辨：「又稷有別種，穗如狗尾草而味最美者謂之粱。」綜述第五二八葉。

饒宗頤 「田，从田从齊省。考黍或益田作番（毛乙七七八一）例同。此齊疑即麰。說文：「麰，稷也。」从禾齊聲。經典或僅作「齊」。（禮記祭統）說文或作次作粱，又作齊。契文則从田，殆即一字。（通考九三——九四葉）

溫少峰 袁庭棟 「卜辭中，有一種谷物之名為田，其辭云：

(39) 貞：我受田年？……田。一拾四。九。

此辭之田乃是地名（乙七八一）有一田才（在田）之辭可証，此辭乃卜問在該地是否受田年？以此與卜辭中「受黍年」、「受粟年」、「受稷年」等辭例相比較，可知田與黍、粟、稷一樣，是一種谷類作物之稱。類似卜辭還有：

(40) 弗其受田年？

(41) 弗受田年？（拾一三八）

關於田字，陳楚家先生曾以為：「字从田从今，疑是說文：『齊，稷也。』或體作粱。」

殷墟卜辭綜述第五二八頁。此說不可信。因為甲文中亦字作品、𠂔，與田字所从之今，迥然二字。我們認為，今字應是余字之異體。金文中餘（即俞）字在豆陶簋中作𠂔，在小臣俞器中作𠂔，在黃韋俞父盤中作𠂔，在俞伯尊中作𠂔。林又光在文始中認為是「从舟」余省聲，這

是正确的。甲文中之𥝌字，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和古文字类编均释𥝌，其实应如甲骨文字释林释𥝌。故甲文之𥝌字，是从余从田，当隶定为𥝌。𥝌在说文𥝌中，三岁治田𥝌，不是作物之称。在辞中，𥝌受

年𥝌之𥝌，当读为𥝌。𥝌，受年𥝌者，𥝌受年𥝌也。说文：𥝌，徐，稻也。从禾余声。𥝌，周頌丰年：𥝌丰年多黍多稌。毛传：𥝌，徐，稻也。𥝌，说文：𥝌，徐，稻也。这是我国古代关于种稻的最早的文字记载。今天种稻多在南方，古代北方也种稻，今天的冀、鲁、豫三省，特别是黄淮平原，古代种稻还颇为兴盛。参见高敏我国古代北方种稻改碱经验的探讨，载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二辑。在考古材料中，从河南浚县的仰韶文化遗址开始，一直到洛阳的汉墓中，多次发现过稻谷的遗迹。参见佟屏亚等农作物史话。

下面进一步讨论，𥝌，徐，稻是什么稻呢？说文：𥝌，徐，稻也。而广韵却注为：𥝌，稻也。广韵此注是有问题。说文：𥝌，徐，稻也。而郭璞注曰：今沛国呼徐。然则徐，稷本一语，而稍分轻重耳。𥝌，亦思和先生据此认为：𥝌，徐，稻也。以后则专指黏稻了。𥝌，毛诗谷名考，见中国史探研。一游修龄先生认为：𥝌，徐，稻也。本名，因为稷稻居北方型，耐寒。私稻居南方型，适于南方栽培，现在也还如此。汉初泉物理

说：𥝌，稻者，乃稷之总名，可证。至于稷，稷之分，始于汉代，尔雅释文引字林云：𥝌，稻也。也。𥝌，一殷代的农作物栽培，载浙江农学院学报二卷二期。我们认为他们的意见可以从。殷代之稻还无严格的稷、稷之分，在北方所种者，应是稷稻，是今天北方所种稷稻的祖先。𥝌，一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一七五——一七七页。

裴锡圭 宾组卜辞曾以「受年」与「受黍年」同卜：
己巳卜：「受年」：我受黍年。在……
己巳卜：「受年」：我弗其受黍年。

𥝌也应是一种粮食作物，但其字难识。 拾九九四
「𥝌」(𥝌)所从的「𥝌」跟此字上部相似，所以陈书疑此字可释为说文𥝌为「稷」的「𥝌」。

究竟指哪种谷物？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不同意见，比较流行的有粟、黍和高粱三种说法。高粱说起得最晚，但清代学者程瑶田在九谷考里加以阐发之后，一度曾占有压倒的优势。今人

大都信此说，齐思和毛诗谷物考辟之尤力。可是如果畝确是「稌」的表意，初文的治，它所象的植于「田」上的穗大而直的作物，与其说成粟或稌，却还不如说成高粱合理。陈书认为稷指比较好的谷子，跟畝的字形不合。

及对稷的高粱说的字者所持的重要理由之一，是高粱在中国开始种植的时间比较晚。但是从解放后的考古发现来看，在西汉和战国遗址里都发现过炭化高粱（参看于文八一—八二页、万国鼎《五谷史》四一頁），甚至在仰韶晚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里也发现了炭化高粱（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一九七九年三期三七二頁）。可見它的历史还是相当古老的。所以稷为高粱的说法恐怕也还不是绝对没有考虑的价值。

陈书把「三·四·二·六」的𠂔字看作畲的异体（五·二·五页）。这是不正确的。这个字型，在甲骨文中多形，跟畲显然不是一个字，用法也不同。L（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九八一·二·四·四页）


赵诚「畲，象田地里有所种植之形，但不知道象何种植物，隶定可以写作畲。从卜辞例及所卜内容来看，畲在商代应该是某种谷物的名称，如口^𠂔畲^𠂔（受畲年），口^𠂔畲^𠂔（弗其受畲年）（合一三八），即指是否获得畲类植物的丰收而言。L（甲骨文简

按：字不从「齊」，釋「齊」非是。溫少峰等釋作「畚」，讀作「餘」，即稻，較為近是。

邦
畺

「畺，古畺字，與穡通，象田中藝禾之形，殆即禮記郊特牲先畺司畺敷？」（通考）

王襄
「古邦字」
（類纂正編第六第三十葉下）

王國維「古封邦」一字，說文邦之古文作，從之田，與封字从出从土，均不合六書之旨，出皆丰之譌，殷虛卜辭云：「貞勿求年于畺」，畺字从丰田即邦字，邦土即邦社，一古社土同字，詩豳土即豳社，亦即祭法之國社，漢人諱邦，乃云國社矣。籀文社字从

土丰聲，與畺之从田，邦之从邑同意，本係一字，毛公鼎邦作𡗗，从土又从邑。〔史稿編疏證〕

郭沫若 釋畺為邦甚是，然曰邦土，殆即相土也。邦音雅在東部，然每與陽部字為韻，則邦相音相近，古人之為邦土者，後人音變而為相土也。〔卜通七十葉〕

孫海波 畺，前四·一七·三。王國維釋邦。〔甲骨文編二八一頁〕

陳夢家 畺土為畺地之社，籙歲一七·一八是否失錄一土字，因拓本被剪裁，未能判定。但籙歲二四·一甲申卜至貞帝禍，不于豈，由八人，畺五人，則為地名無疑。〔綜述五八四葉〕

李考定 字左卜辭有兩義，一為邦土連文，貞勿奉年于邦土。前四·十七·三，丙子卜貞奉年于邦土。籙歲時十七·貞勿奉年于邦土。籙歲時十八·邦土亦當如王氏所說，即漢之國社也。一為方國之名，壬申卜至貞崇禍不于豈，八人邦五人。籙歲時二四·續一·四七·二重出是也。又云曰子邦曰王曰九·六九·七八·殘文邦似為人名，子曰為于支字，則邦義不可知。金文作𡗗師案𡗗𡗗𡗗，毛公鼎𡗗𡗗𡗗𡗗，齊𡗗𡗗𡗗𡗗，余周鐘𡗗𡗗子邦父𡗗𡗗，散盤均从邑，與篆文同。或又借土，从田从土从邑其義一也。散盤一文形已謬矣。〔集釋二一六八葉〕

饒宗頤 甲申卜，亘貞：帝曰，不于豈，古〔辜〕八人，畺五人。〔籙歲二四〕當即甫，讀為膊。左成二年傳：殺而膊諸城上。周禮秋官掌戮：諾而搏之。鄭注：搏當為膊，諸城上之膊。膊謂玄衣磔之。〔魯賁先說〕甫亦可讀脯。佚周書明堂：膊鬼侯以享諸侯。是也。以享諸侯，是也。〔通考第四六七——四六八葉〕

饒宗頤 畺即甫，讀為膊。甫亦可讀脯。佚周書明堂：脯鬼侯以享諸侯。是也。〔通考四六七——四六八葉〕

趙超說參字條下。

按：畺字與說文邦之古文形體同，王國維釋，邦是對的。但謂「古封邦一字」則有未然。卜辭封邦二字形義判然有別，金刻亦同，參見「封」字條下。段玉裁云：「古邦封通用。」書序云



邦康叔^レ、⁷邦諸侯^レ；⁷論語云⁷在邦域之中^レ，皆封字也^レ，謂之通假則可，謂之同字則非是。
卜辭^レ為地名^レ，邦土^レ乃邦地之社^レ，陳夢家之說是對的。其餘諸說，可以勿論。

甫
畝

羅振玉
御尊蓋有圖字，吳中丞釋圖。此作田，象田中有蔬，乃圖之最初字。後又加

王襄
「古甫字，圃字重文」。
(類纂正編三第十六葉上)

孫海波
「季乳為圃」。
（文編三卷二五葉）

李孝定「說文」圃種菜曰圃从口甫聲。契文不从口，甫字重文。金文作御尊辛巳

温少峰 袁庭栋 丁：：：：但从卜辞材料看，殷代之圃不仅种果蔬，也种粮食。如：

(60) (59) (58)

甲戌卜，賓貞：甫受秣年？（乙六五一九）

甫弗其受秣年？（拾四五八）

丁酉卜，爭貞：乎（呼）甫昵于妣，受出（有）年？

(60) (59) 甫弗其受稷年？（拾四五八）
丁酉卜，争貞：乎（呼）甫禘于

(60) (59) 甫弗其受秣年？ (拾四五八)
丁酉卜，争貞：乎一呼一甫昵于姐，受出(有)一年？

甫緒（籍）于姐，受年？（乙三二一二）

疾？以上諸辭之曰甫，有的學者釋為人名。卜辭中以甫為人名者，如「辟一二六九：曰甫其出中神秣或神秣之辭。值得注意的是，從現有卜辭材料來看，在園中種植的作物只有秣和秣兩種，而不見殷代的大宗作物如粟、黍之類。這很可能是因為當時表類與稻類作物種植不多，故有一些尚在殷王室的園中專門種植。而且殷王甚為關心其丰歉，故有此卜年之辭。」

卜辭中又有  𠂔甫之載：

(61) 癸亥卜：今多尹并南于西？

乙酉卜：令其甫于京？（书道一一〇三）

王贵民同志在解释上辞时，从说文通训定声之说，认为聃字从爪从聃省，从而认为

十由

按：卜辭繫見「屮由」之記載；乃方國名。合集二二三四三：其由缶……，用為動詞，其義不詳。

甫爰

按：合集八二七五正辭云：「……出……十牛于甫」，當為祭祀之對象。

𠄎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有

𠄎

𠄎

羅振玉「說文解字籀文作圖」。石鼓文「有」字亦作圖，與卜辭同。或以𠄎，與𠄎同意。《殷釋中八葉上》





王襄「古匱字」。《類纂正編第六第三十葉上》

王國維「殷虛卜辭與石鼓文圖皆同籀文。卜辭或作圖，从𠄎」。《史籀篇疏證》

孫海波「前四·一二·四·或以四木，与說文圖字籀文同」。《甲骨文編二七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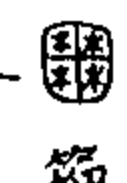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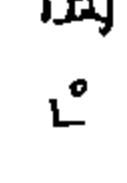
頁）

李孝定「說文：口圍，苑有垣也。从口有聲。一曰，禽兽曰圍」。《集解二一三》
与許書籀文同，羅說可从，字在卜辭为地名，金文作𠄎，秦公簋已为形声字。《集解二一三》

溫少峰 袁庭棟 「卜辭又有園字作或，字象亘內分區養植草木之形。說文：「園，苑有垣也。从口有聲。一曰禽豎曰園。」，籀文園，周禮地官園人：「掌園游之禁。」

注：「古謂之園，漢謂之苑。」是知園乃皇家之植物園與動物園。卜辭云：「癸卯卜，亘貞：乎一呼一園，虫一惟一之？」（前七·二〇·一）此辭之「乎園」與它辭之「乎黍」，「乎麥」同例。乃号召有关人员去園中進行種植或漁獵之事。「車之」，即「前往」之意。

由上辭可知殷人在園中種黍，當也可種植果蔬之類。夏小正有「園有見韭」，「園有見杏」之文，與卜辭中「黍在龍園」之載相類。可見最早之園是有種植之事的。「殷代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一八五頁）

按：說文：「園，苑有垣也。从口，有聲。一曰所以養禽獸曰園。」籀文園（段注本）苑之制，諸說各異。淮南本經高注：「無牆曰園，有牆曰苑。」玄應引字林亦謂「有垣曰苑，無垣曰園」。左傳僖三年：「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園，杜注：「園，苑也，蓋魚池在苑中。」太平御覽引風俗通：「園者，畜魚鰲之處也。」夏小正正月「園有見韭」，四月「園有見杏」，故徐鍇繫傳謂：「周禮有園游之禁，亦樹以果菜也。」

垣牆以養禽獸，商代殆不其然，事當晚出。段玉裁以為「凡淵與處曰園」，「凡分別區域曰園」，當屬「園」字之本義。段氏誤以為引伸義耳。卜辭云：「乙未卜貞，泰在龍園，受出年，二月。」（前四·五三·四）「龍園」者，龍之地之園也。既言「受有年」，則不當是養禽獸之所。有關之卜辭為：「西卜：貞翌：王往：園亡。」（前四·一二·三）

此當為「王往某園」之占。卜辭又云：「癸卯卜亘貞，乎園虫之。」（前七·二〇·一）此「園」字用為動詞，謂於此為園也。卜辭園字與說文籀文及石鼓文同。

曾

𡗗

𡗘

𡗙

葉玉森

「按說文

苗，艸生于田者，从艸从田。此正象苗生田中形。卜辭以田之字，

每變而作田。如𡗗之作𡗗，𡗗之作𡗗，皆是前一辭之象苗，苗及他辭之田苗，一前六

五七六，羊苗，一後下二四十一，犬苗，一甲二，十七二，鼠苗，一拾五，六，為苗之六種。一前釋六卷四

十九葉）

丁山「苗讀為漕。水經：漕水出鄭縣西北平地。鄭注：史伯答桓公曰，君若克競

鄒，主萊醢而食漕，修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詩所謂漕與漕者也。漕，今毛詩本作漕，

與漕。漆水介於現今的河南省新鄭與密縣之間，正是周初經營南國必經之路，中廡所謂在苗，

應該在此，卜辭所謂王皇于苗，也該在此；即春秋所謂鄭子，與夫曾伯璽簋之曾，可能為

甲翼骨面諸刻辭所見的苗氏之後。一（中略）「𡗗字，于氏無說。按，詩魯頌閟宮有云：公

徒三萬，貝冑朱綬，烝徒增增。毛傳：增增，衆也。箋則謂：烝，進也；徒，進行增增然。如

鄭氏箋說，增增當讀與層層同。說文：烝，屋後世或名為樓，不必从尸作層也。層字

語根，有重累意，孫之孫曰曾孫。臣之臣古亦曰曾臣。左襄十八年言晉平公伐齊，禱于

河曰：曾臣虎將率諸侯以討焉。杜注：虎，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

臣，猶末臣。末臣者，臣之臣也。豎字，甲文作豎，藏一八八，三，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

之臣，由是言之：豎多田即曾臣。合文，亦即謂增。本字，連讀為層可也。一殷商氏族方

國誌一。六至一。〇七葉）

于省吾「葉說殊誤。梁父从艸之字習見，無作𡗗者。苗即金文曾之初文，茲條述於

左：一苗為曾之初文。說文：曾，詞之針也，从八，从田，四聲。按古文曾字無从田从田者，

許說失之。金文曾字，曾或伯鼎作曾，殷殷作曾，曾子中宣鼎作曾，曾大保盆作曾。梁文苗字

與曾或伯鼎曾字上从田形同。是曾字初文上兩畫與田形相連，積漸孳化，離析為二，梁文从𡗗

亦作𡗗者，猶𡗗𡗗，或作𡗗。其以田亦作田者，乃省畫，猶界或作界是也。梁文作𡗗而金文作

𡗗者，古文从口與否每無別。如梁文周字作周，金文或作𡗗，梁文或作𡗗，商亦作𡗗，金文

呂亦作𡗗。此例不勝繁舉。續三，二四，五：田于𡗗。𡗗字金文𡗗鼎作𡗗，右从疊體之田與

从曾一也。古文複體單體每無別，續三，二四，五：田于𡗗。然則苗為曾之初文，斷可識矣。一苗為地

名。前六，五七，六：令門𡗗。文已殘。續三，二四，五：田于𡗗。𡗗為地名，未詳所在。

蓋游六八：王皇于田。通乎蓋。曾亦當為地名。中觀：王命中先省南或國，貴行執度，在田。與祭文之田自係同地。一田為祭名。前六·五四·二：田用。後下十二·十三：牧氏羌，社于田。田用。後下二四·十一：允社羌，田大口。淋二·十七·二：犬田用自大示。祭六一八：田用。殷虛卜辭七·〇七：成奏亦田左。田均當祭名。殷：王肅畢查，戊辰曾。曾亦為祭名。周禮占夢：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注：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男巫：冬堂贈無方無算。注：故書贈為贈。杜子春云：「贈當為贈，堂贈謂逐疫也。無方四方可也。無算道里無數，遠益善也。」玄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由堂始。按祭文言田，金文言曾，周禮言贈，此殷禮周禮可資互證者也。綜之，祭文田字乃曾之初文。从口為後起字。其以為地名者，即中觀在田之田也。其以為祭名者，即周禮堂贈之贈。一斷三第十二至十三葉釋田。

饒宗頤：田即曾字，他辭云：王皇于田。一蓋室游田六八。左襄九年傳：次于鄆。杜注：鄭地。在河南歸德府南。一通考六三七葉。

饒宗頤：「田」口卯卜，殺貞：犬社，其出死。……卜殺貞：王皇于田（曾）……殺貞：犬社，亡死。一續編二·二四·四。按田即曾，從于省音釋。蓋室游六八：王皇于田，通乎……與此同地。春秋僖十四年：鄆子來朝。杜注：今琅邪鄆縣。詩漆水，水經注引作「曾水」。曾水出鄆縣西北，殷之曾，或即此。一通考一〇九葉。

李孝定：說文：曾，詞之舒也。从八，从田，聲。田，辭之田。田，于氏釋曾，謂除地名一義外，其作祭名者當讀為贈。丁氏考曾之地望，又解曾為層，說並可從。金文作曾，曾伯簋蓋，徐義編錄。湯鼎，曾弔姬簋，曾段簋，曾子中宣鼎，田曾大保簋，八田曾子簋，田曾諸簋，八田曾姬無卣蓋，八田曾子簋，均從口或曰，从田乃由口形所繁衍。其上與祭文同。古文从口與否，每無別也。一集釋〇二五六葉。

考古所

田：地名。一（小屯南地甲骨九〇〇頁）

陳初生

「曾」字甲骨文作曲，金文中觀同，它器皆作曾或曾，从八（八）从田从甘

(口) 許慎据小篆作曾解为从八从田，四聲，非是。朱芳圃曰：『曾即𡗗，𡗗之初文，象形。』觀以炊飯，与鼎以烹肉同。其器下體承水，上體盛飯，中設一算，金文曾字从田即象其形。上出之，八，以疑象蒸氣之形。上(商周古文)字誤本三。〇。一頁)

于省吾 甲古文由字作由、𠂔、𠂕、𠂖等形。叶玉森誤釋为苗(集釋六·四九)。按

由即曾之初文，茲阐述如下：说文：『曾，詞之舒也。从八，从田，田聲。』按古文曾字无从田从日者，許說失之。周代金文曾字常見，曾侯伯鼎作曾，曾子中宣鼎作曾。甲古文由字与曾侯伯鼎曾字上从由形同。是曾字初文上兩画与田相连，和漸孳化，离析为二。甲古文从川之字亦作M，狀如𠂔之从𠂔或作𠂔，𠂔之或作𠂔，是其证。其从田亦作𠂔者，乃省画，犹界或作界。又周初器中𠂔之𠂔才由𠂔犹存初形。甲古文之𠂔由𠂔𠂔(續三·二四·五)，以𠂔为地名，又：『日令門𠂔𠂔(前六·五七·六一)，乃𠂔字之纵列者，下从𠂔𠂔，已省其一。叶玉森集釋誤釋为𠂔𠂔二字。𠂔字金文𠂔𠂔作𠂔，右旁已由甲古文之𠂔𠂔变为从𠂔，然則𠂔为曾之初文，断可识矣。甲古文由字常見，每用为地名。又甲古文称：『日𠂔𠂔用𠂔(燕六·一八)』日貞，辛由𠂔牛。日(巳一·一)日牧氏(讀致一·美)，征于口(𠂔一)𠂔用。日(𠂔一)𠂔下(一·二·一三)則以曾为祭名。曾当读为贈，周礼占梦：『乃金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日郑注：『日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又男巫：『日冬堂贈無方無算。』日郑注：『日故书贈为贈，杜子春云，贈当为贈。堂贈謂逐疫也，無方，四方可为也，無算，道里無數，遠蓋善也。』玄謂冬岁终以礼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由堂始。日按甲骨文言由，金文言曾，周礼言贈，此殷礼与周礼可资互证也。』(釋由，甲骨文字釋林二七至二八頁)

按：字當釋曾。葉玉森釋苗，不可信，于先生已辯之。



按：合集二〇七一〇辭云：『甲：『』。』于省吾曰：『虎，乃地名。』又合集二一〇二二辭云：『己酉，其雨？抑不雨？田反，』田反，』為驗辭。』田，』似當讀為『盟』，與田不同字。

周

田

田

吳大澂憲齋刺稿於公伐邾鼎「周多受福」之田始釋周。

孫詒讓

「田即周」者，古文完敵周字作田，周文旁尊省作田，周公作文王鼎周公字作

田，公中鼎宗周字作田，並舊釋魯此省口與彼同，周即周國，疑在太王肇基以後，云「令周完等」

蓋周君朝聘于商以國賓之禮待之，若猶言順命也，「弗戕周」者，說文戈部「戕，傷也」，言不

伐周也，「一舉例上卅二葉」

王襄

「田，古鹵字，象田中鹽結」形，公伐邾鼎段為魯「一簠考游田三葉第二十二片

釋文又類纂正編十二第五十三葉說同並云「魯字重文」

卷七葉

商承祚

「說文解字」周，密也，以用口，古文作田，公中鼎作田，與此同，「類編二

是以知之，「引李孝定集釋」三八三」

郭沫若

「田字亦屢見於金文，前人多釋為鹵段為魯，吳大澂始釋周，孫詒讓文舉例，

商承祚「殷字類編」容庚「金文編」均釋周，然所舉引敵之「公仲在宗田」及「免簠」王在田，

均非究極之證明，因魯亦可稱宗魯也，孟子滕文公篇有「吾宗國魯先君」，余謂字固周字，其證

有二，一為無惠鼎之「王各于周廟」作田，乃田之省，則知田乃田之省，近出大令彝兩周公字

一作田，一作田，此田為周字之鐵證，一為畫字，古金文畫字以周，如「畫轉畫報」之畫字，

毛公鼎作田，師克敵作田，皆生敵作田，以周省，與無惠鼎周字同，余伯敵作田，蓋田字之省，

田亦通用，「田」與「田」作田，即其明證，而「田」則作田，從田，則作田，是田為周，「明證矣」，至畫字何

以從周？觀其字形，殆謂以規畫圓也，「田」見周此字，說文「田」字，「田」字，「田」字，「田」字，

郭沫若

「周字作田」者，字於金文亦屢見，舊多釋鹵，說為魯，其或釋周者，亦若無

確證，今案近出大令方彝銘「周公子明保」字蓋文作田，器文作田（見大系插圖一）此字「釋

卜通考粹 一一八葉

葉玉森曰：異體作。田，田等形。予往者編檢卜辭未見金字，因疑金文中之金字即由卜辭之圖為安田田田。田象古代盛米粒之器，有界格。二象所得之金粒，厥後安田田田田為全。偽為人，仍注二于界格中，造字精意已失其半。卜辭屢令某鑿金，或言令某族以某侯鑿金，是鑿金固殷代之要政也。

說新撰卜辭寫本心應有四二字，金文魯公伐郕鼎冕作，疑古面字段亦冕。乃之別構。卜辭云冕金也。又按鉢文鉢之偏旁有作者，主文周紹鑑之田，周林生敵之田，正為之偽文。周人已不詳其誼，僅用為器銘末行之末補望飾文。據郭氏說必釋為周，然本辭上之如無人證明為寇而非鑿，則予之臆說仍當存在。殷代文字流傳至周，往往厥形尚存而音訛迥異。如好為殷文之浮而周則為好。魏為殷文之祝而周則為鬼。似不能持鼎彝文字強釋卜辭為殷代金字，殆至周始謬妄為金，乃無人識為金者。古文凡增小點均精意，至周或作為繁飾惟求古致並無精意內函。周正字固當為，省亦田，又爰作。小點增徒作繁飾而已。卜辭絕非一字，至卜辭之且為國名者：各辭內之字註應釋金，金蓋庚國。般人或賓之，或羣之，或執其俘為臣。又卜辭有从金之字，如開以供參考。如留（一）一作留（六），中國（拾十三）。孫詒讓釋惠（澤例下未確，並附於此）

前釋四卷四二五四回索

口，傳：「國語晉語：『敦弓，穆公衡雕戈也。』孔疏：『敦與彫，古今之異。』」是畫飾之義，故去敦弓畫弓也。」或从

從橫，刻畫文采之形，當為剛之初文。說文多部：『剛，琢以成文也。』从彡，周聲。廣雅釋詁：

朱芳圃：『說文口部：『周，密也。』从用，口，周，古文周字。从古文及。按耕象方格

附加：形符也。一般周文字釋叢，卷下，第一三七葉。

「
幽，
甲四一九。
卜辞周不从口。
上
(
甲骨文编四三頁)

「國」
存六〇七。
疑周字。
L (甲
骨文編
八八三
頁)

李孝定說文曰周密也从用口周古文周字从古文及口。黎文作囙。正象密致囙市之形。許君說字之本道是也。從口乃後增。金文周字或作囙田，或增口作囙周。至篆文則無不從口者矣。

2207

𡩺

𡩺

為地名。

按：字从「山」从「畺」，隸可作「畺」，合集三二二八九解云：

2206

畺

畺

為地名。

按：字从「山」从「畺」，隸可作「畺」，合集三二二八九解云：

2205

畺

畺

為「口」象物形，則非是。按：甲骨文周字不从口，為方國名或地名之專用字。古文字中方國名或地名之專用字如「魯」，

各家釋周，至禡。在卜辭為國名，即後世代殷之周。葉氏於金文之國則釋周，謂小燕為繁飾無

盧 界 界 因

按：字从「山」从「人」从「𠂔」，「𠂔」倒書，隸可作「𠂔」。辭殘，其義不詳。

字。案此乃鑪之初文，下象鑪形，上从虎聲也。《粹考二十葉上》

饒宗頤 《陳夢家讀因為界字，非也。因又訓陳姓，蓋讀為鑪。故卜辭屢見「因豕」(如注)三五二一及「因豕豕」(注)乙五五九六)之語，亦言「因用」(注)乙三八〇三)則借為鑪陳字。(通考七五三葉)

饒宗頤 《因即盧字，本人名。因豕在文意上乃動詞，可讀為鑪。因豕一詞，注乙習見，即鑪豕也。字與旅通，詩「穀核維旅」傳及爾雅釋詁「旅陳也」。(通考六九八葉)

郭沫若 《兩「盟豕」字，原文作因，在卜辭中多見，舊未能識。今案卜辭中有以此字作為「盧」者，我于一九三七年春纂述殷契粹編時，根據周恭王時趙曹鼎「王射于射盧」字作「𠂔」，定為「盧」，以為「乃鑪」初文，下象鑪形，上从虎聲也。《粹一〇九》然于因字亦未能解釋。其實因既象鑪形，即古鑪字。要這才是真正的「鑪」初文。今隸定此字為「𠂔」。說文「盧飯器也」，故「盟豕」猶言「鼎犬」。(安陽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辭考古七二年二期)

于省吾 《甲骨文因字习見，亦作界、界、界或界、界、界等形，旧不识。甲骨文編入于附錄。甲骨文稱：「膚」力自「上甲」。(粹一〇九)郭沫若同志云：「周恭王時趙曹鼎，王射于射盧(一序)，字作𠂔，与此作𠂔者相同，故知此亦盧字。按此乃鑪之初文，下象鑪形，上从虎聲也，唯「力」不明何義。《揚膚》「力」之「力」，本在「𠂔」(詳釋七七七)。「膚」字乃三種祭名。郭釋膚為「盧」是也，至于「因」字，又為「𠂔」之初文，上象「𠂔」之身，下象「𠂔」足。膚字后世作盧，从「𠂔」為索增字。甲骨文因、膚並見。周代金文盧字或从因，或變作从𠂔，从田。說文「𠂔」字變作从𠂔，又籀文「𠂔」作盧，變作从𠂔。凡此皆因、膚、盧演變之源流。茲將甲骨文之因與膚之用法分別加以闡述。

一、因字訓為剝割。甲骨文稱：「壬辰卜，出母癸，因豕〇癸子卜，出母甲，因豕〇甲午

卜，出母乙，因豕〇乙未卜，出母，用豕。〇一初下二六。四，供三八三背一此外因豕凡四
十余见，不备录。甲骨文之用豕，皆就祭母某或如某言之，其言曰出戔于天（大）庚曰用豕，
用〇一（乙五三八四），罕见。甲骨文之用牲，皆就豕言之，其言曰用羊戔〇一（乙一〇六二）
亦罕见。因豕之用，乃后世尸之初文。尸与膚古通用。周代金文金名之鑪通作鑪，鑪器之鑪则
作膚。说语颜渊之〇膚受之想〇，即〇膚受之想〇，详说语新证。说文：鑪之籀文作膚。此乃尸
与膚通用之例证。广雅释言：〇膚，剥也。〇又释法：〇剥，膚皮离也。〇王氏疏证：〇说文
云，剥取兽革者谓之皮。韩策云，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郑注内则云：〇膚，切肉也。是皮
膚皆离之义也。〇按王说，是也。皮与膚皆系名词，作动词用则有剥离之义。礼记内则之〇麋膚
〇，郑注：〇膚或作腓〇。按膚与腓同声故通用。周礼腊人之〇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臠腓〇，郑
注：〇郑大夫云，腓读为判。〇是腓与判通，乃割裂之义。然则里而易见，因豕为割裂豕肉
以祭。

二，膚字通旅。除前引〇膚〇七自上甲〇外，甲骨文亦称：〇庚辰卜，膚翌日甲申。〇一
邲三下四一。九一〇庚申卜，膚翌日甲申。〇一甲八八六一膚为祭名，当即周代之旅祭，膚即
盧，盧与旅音近相借。伯簋鼎之〇旅〇，旅矢〇，书文侯之命作〇盧〇，盧矢〇。周礼司
仪〇皆旅旅〇，郑注：〇旅读为鸿臚之臚。〇仪礼士冠礼〇旅占〇，郑注：〇古文旅作臚也。〇
以上臚与盧或从盧之字相通之证。周礼掌次：〇王大旅上帝。〇又大宗伯：〇国有大故，则
旅上帝及四望。〇郑注：〇旅，陈也。〇陈其祭事以祈焉。〇汉书叙传：〇大夫臚岱，侯伯僭时
。〇郑氏曰：〇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〇师古曰：〇旅，陈也。〇臚亦陈也。〇臚旅声相近，其
义一耳。〇按周器中尊：〇王大省公族，于庚辰旅。〇旅谓陈列祭品以祭。但甲骨文言膚，並
非如周礼就祭祀上帝四望为言。
三，因为人名地名。甲骨文以因为人名者屡见。甲骨文称：〇贞，弓用因氏羌。〇一（前六
·六·四一）则因为人名。又：〇辛卯贞：〇以旃涉〇辛卯贞，从鞬因涉。〇一（粹九三四）以
两者为对贞词验之，则从鞬因涉即鞬以因涉之倒文，是因当为水名。
綜之，因为鑪之初文，本象鑪形。其作膚者，加虎为声符，由象形摹乳为形声。甲骨文膚
与因用法不同，义亦有别。〇一（释畏、膚，甲骨文文字释林三〇至三三页）

饶宗颐说参卜字条下。

按：卜辭因字形義演化之原委，于先生已有詳盡之論述。王筠說文釋例云：「𠂔部𠂔，𠂔也，讀若盧同，是知𠂔𠂔一字也。篆文作𠂔，籀文作𠂔。案𠂔𠂔皆器而義尚微別，𠂔𠂔則異名

同實矣。盧既从田，盧又加皿，鑪又加缶，鑪直从兩缶矣，豈有古人制作而無雜如是。大抵盧為古文，盧為重文，餘皆任意分別文也。鑪之籀文作膚即可做盧盧制作之先後。



按：此乃「盧子」二字合文，卜辭屢見，家盧子，均分書。合集二七八八九辭云：「盧子」合文，「馬盧子」未詳何義。

畎

畎



羅振玉「說文解字」：畎，田官也。从田，夊聲。古金文皆从允，（盧林頌敵及延敵蓋同）與卜辭合。殷釋中二十葉下）

王襄

「古畎字从允」

（類纂正編第十三卷六十葉）

孫海波

「畎」前四·二八·五。畎，甲骨文金文皆从允作畎。（甲骨文編五二三頁）

李孝定

「說文」：畎，農夫也。从田，夊聲。契文均从田从允，允夊之異在足，有無，金文人形，字往，增趾作畎，若中篆文則作夊，實一字也。金文作畎，孟鼎畎，頌鼎畎，追畎，克鼎畎，宗周鐘均同。（集釋四〇二九葉）

按：說文訓畎為「農夫」，爾雅釋言孫炎注「農夫，田官也」。卜辭「畎」字用義不詳。



男



王襄

「古男字」

（類纂正編第十三卷六十葉上）

孫海波文編卷三第十六葉收此作敗。

商承祚

「力在田上，與立田下之意同，古金文加字多如此作。」（類編十三卷八葉）

徐中舒

「男从力田，力字即象來形，惟省去下端波出形力來古同來母，於聲亦通。」

(耒耜考)

李孝定

说文：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於田也。契文同。徐謂力象來形，說亦可從。

辭云貞男不其

藏一三二二、
貞男亡之禍
前八七一、
貞雀男受
甲二二、十二

疑辭名。金文作

田 矢 益 田 吊 男 父 匪 田 趙 小 子 益 田 雙 侯 益 末 一 父 下 所 从 象 手 執 耒 形 一 集 釋 四

○四七葉

于省吾




「今本说文：『男，丈夫也，从田力，言男子用力于田也。』」

助、男，上说文，下隶变。 桂馥说文证

下隶变。 ㊂ 桂馥说文义证： ㊂ 今篆作男， 后人因男𠂔二字改之。 ㊂ 王筠说

文句讀：
曰蓋男男二字，本以並書不便，遂田于力上。呂按：漢印的男字多作田。漢代駢男虎爲

的男也作助。这是说文男字本应作助的确证。虽然古文字的偏旁变动不居，但也不是绝对的。

周代金文的男字皆作。春秋僖十六年許男之男，三件石經古文也作。甲骨文許男作。

田、
畹、
畛、
畽、
畼、
畾、
畿、
畻、
畺、
畹、
畽、
畼、
畾、
畿、
畻、
畺、

形，都是右力左田。……男字的造字起源，涉及远古时代人民生产劳动。

田耕作，关系重要。男字本应作右力左田的畎，而不应作上田下力畎。田字人不曰至，今三

字，是说致力于农田耕作。如果改助为男，从田力，那末失掉了造字的本文。

林 釋 男 二 五 九 一 二 上 〇 及)

林雲說參田字条下。

按：釋男可從。卜辭均殘，用義不詳。李亨定疑為爵名，非是。五等爵之名，語出孟子，商周均無此典制。

李孝定「說文」改平田也从支田周書「改尔田」卜辭云「口辰卜口貞改」，殆九·七其義不詳。一集釋一〇七五葉。

按：說文訓改為「平田」，猶存古義。典籍多以改為田獵字。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佃當訓平田，「改當訓獵」，其說非是。卜辭田獵字均作「田」，無一例外。改字之用法則由於辭均殘泐，難以確指，但與田獵無關，則可以肯定。



2213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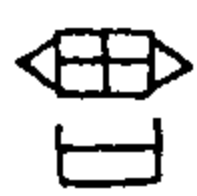
2214

按：字當釋「卑」。與金文「卑」字同形。說文：「卑，賤也，執事也，从ナ甲」。段玉裁以為「甲象人頭」非是。朱駿聲通訓定聲以為「卑」乃「牌」之古文，謂象圓蓋酒器，ナ持之。周禮盧人注：「齊人謂柯斧柄為牌」。卑即象手持某種有柄工具之形。卜辭殘缺，其義不詳。



2215

按：合集九五四四正反為相連之完整刻辭：「士戌卜，古貞，呼田殺泰？王固曰吉，其田」。田為動詞，與農事有關。



2216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133

按：《英七四四辭》云：「畱，似為地名。」

畱

畱

孫海波《說文解字注》：「畱，假為福。《說文》：『畱，滿也，从高省。象高厚之形。』福，備也，从示畱聲。卜辭：『福，作象人，以兩手奉畱于示前，所以祀神求福也。』則兩手所奉之畱與西伯之器形相似，正象盛酒之器形，知《說文》訓滿也，乃後起義，非古誼也。畱字本象器形，奉畱于示前而為福，字故可假為福，福亦祭名。」（《說文解字注》十一葉）

孫海波《說文解字注》五卷十七葉收此作畱，云：「尋乳為福。」

李孝定《說文解字注》：「畱，滿也。从高省，象高厚之形，讀若伏。此與卑當為形製相近之器，訓滿其引申義，其羽義乃象形字。許《說文》：『象高厚之形。』雖誤，然猶可見與卑字之義相近也。辭云：『丁亥卜貞王方畱亡咎。』乃段為福，孫說是也。金文作畱，畱又辛爵畱，畱氏鐘。降余魯多畱，亦段此為福與卜辭同。」（《說文解字注》一八六九葉）

按：字當釋「畱」，合集三〇〇六五「其畱」，又合集三〇九四八「躬畱」，皆用為動詞，其義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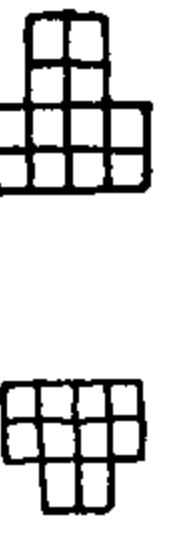
𩇛

𩇛

考古所「𩇛：祭名或用牲法。」（《小屯南地甲骨》八八二頁）

按：《合集》三〇九四七辭云：「𩇛，祭名。」

按：《合集》三〇九四七辭云：「𩇛，祭名。」



按：合集一一四五二辭云：
 已，冊示二屯，岳，

曲



古文，商器曲父丁鼎作圖，其框內一京鄰二六八，
 而框內，已省去文飾之說：曰器受物之形也。己
 后起字，乃為凡委曲之稱。不直曰：象器受物之形也。或說
 視之。引申之，為凡委曲之稱。不直曰：象器受物之形也。或說
 之委曲也。又樂章為曲，之謂音。宛曲而或詩也。周予發物之
 毛詩傳曰：曲又樂章為曲，之謂音。宛曲而或詩也。周予發物之
 器也。行葦傳曰：合樂曰歌。比于琴瑟也。即韓詩合樂曰：歌
 之解，實屬妄加附會。比于琴瑟也。即韓詩合樂曰：歌

按：于先生釋「曲」，卜辭殘缺，其義不詳。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考古所 「𠂔」：著录中未見，字不識，在此為動詞。L（小屯南地甲骨一一三八頁）

按：「𠂔」四三一〇正反對貞，其辭云：

「甲午卜，征亡𠂔印；

甲午卜，𠂔𠂔印。」

皆為動詞，「印」讀為「抑」，乃對貞之省略形式。

2225
𠂔 𠂔

按：字从「𠂔」从「田」，隸可作「𠂔」，辭殘，其義不詳。

2226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227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228
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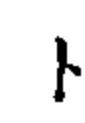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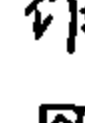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229
𠂔

按：合集三六九二一辭云：
「癸……在庚……旬亡……」
為地名。

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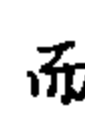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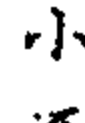
羅振玉 「說文解字」：「席从巾度省，古文作，从石省。」案从石省之說難通，古但象形作耳。卜辭作與同，象席形。詳後謝字注。」（殷釋中四十七葉）

王襄 「古席字，象織紋方幅之形。」（類纂正編第七卷二十六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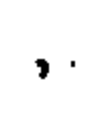


唐蘭 「字象簞形，即丙字。羅釋席誤。」（導論下五八葉五行）

魯賈先 「此字當隸定為宿。」（姓氏通釋之一載東海學報第一期十九葉十六行）

楊樹達 「粹編六二二片云：『乙酉，易日？』又云：『口口口入。』因為古席字，與入字義不相承貫，夕與席古音同，席蓋假為夕也。」（求義八葉上）

李孝定 「說文：『丙，古兒。从谷省，象形。』丙，古文丙，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一曰竹上皮，讀若沾。一曰讀若誓，彌字从此。」惠棟讀說文記云：「案導本古文禪，鄭注士喪禮云：『禪或為導』，知導服即禪服也。」許氏所據儀禮古文：「案許讀此為導，據士喪禮鄭注，則導禪古音相近。此字漢象席形，當即許書竹部簞之古文。」說文云：「簞，竹席。从竹，單聲。」單聲正與此下說解「讀若三年導服」導音讀相同，而丙下一解曰「竹上皮」，其義亦與簞義相近，許書古文作與相近，故知因必為丙字無疑也。又契文宿字作，而小篆作，除增偏旁以外，其所以「丙」正與契文「丙」相當，更可為丙一字之證。」（集釋〇六八九葉）

李孝定 「按此為宿字所从，不能謂即宿字也。」（集釋〇六九〇葉）

按：說文序字古文作，丙字古文作，均係甲骨文形之譌變。許慎關於丙字之說解為

皆示止意。古之自外入者，至席而止也。豐姑敵作爾，與此同，但卜辭婦之耳。故改隸宿下以俟考。 (殷釋中五十五葉下)

葉玉森 「宿字从人从茵，表就宿意。」 (引李孝定集釋二四六三)

葉玉森 「宿作偁，从人从茵，表就宿意。造字之例註同。」 (按契文作𠂔，𠂔之偏旁) 上象木近女首，下象木在女旁。古以木為枕，女子鵲鳴而起，時方枕卧，東方未明，故卜辭用𠂔昧爽之時，妹固昧之初文。契文休作休，从人从木，亦象枕，表休息意。 (說契三葉背)

孫海波 「偁，甲九二一。从人从茵，与說文夙字古文同。𠂔，甲一〇五三。象人宿于席上。」 (甲骨文編二九八頁)

孫海波 「𠂔，乙七一九三。从女从西。說文所无。疑偁之异文。」 (甲骨文編四八〇頁)

饒宗頤釋宿引：「丙申王偁 (宿) 固。先卜曰：不吉！出希 (殺)。」 (載遺珠六二〇背，通纂別二·三一重) 云：「按宿讀為肅，肅，戒也。見周禮大宗伯鄭注及祭統注。說文夙古文作偁，則此亦夙字。夙，早戒也。夙肅聲義同。詩：載震載夙。漢：夙言肅也。是其證。」 (通考二二—二三葉)

屈萬里 「𠂔字象人跪坐席上之狀，羅振玉釋宿 (殷釋中五十五葉)，恐非是；疑是居字之古文。於此則為地名。」 (甲釋第一五六葉)

李孝定 「按，𠂔字羅釋宿固非，然恐亦非居字。……卜辭𠂔字其义當為坐，中島氏之言是也。然与今字之形有异，是否即坐之古文待考。疑古有作𠂔者，为许书古文所自昉。至篆文聖則𠂔之訛也。」 (甲骨文字集釋四五九三頁)

李孝定 「說文：宿止也。从人，偁聲。偁，古文夙。契文作偁若偁，羅氏釋宿甚是。偁即宿之古文，从人與偁無別，契文亦有从人者可證也。惟羅氏謂𠂔亦宿字則似有未安。偁象人卧席上

此作圖。圖、因文有繁簡，刑則同也。知兩手持席為謝者，祭義：「七十杖于朝，君問則席。」注：「為之布席堂上而與之言。」正義：「布席，今坐也。」此以兩手持席者，蓋臣於君前，不敢當坐禮，故持席以謝也。篆文从「歟」聲，乃後起之字也。「考釋」二五八「近郭沫若氏非之，其言曰：『卜辭「乙亥卜，行貞，王其舟于汙。」（河）亡其。」（通）二六二，乙丑卜，行貞，王其舟于汙。」亡其。」此二片均自係一字。羅釋謝，於義難通。按此與舟連文，當是浮泛之意。疑即「汎」古文？象人以茵若竿浮於水。游鄉風「汎彼柏舟」。一「通纂」一六一「其昌按：二說不同，似當分別觀之，其从「言」作「語」、「詔」諸字，羅釋為「謝」竊意非誤。其餘郭說較長較犒，但未必即為「汎」字耳。又以多數卜辭觀之，此字似皆為地名。如云：「癸巳卜，王貞，往來亡州。」（洹）九六三「以同類詞例解之，謂王于某地，往來亡災也。」如云：「貞于國。」如云：「王于出。」皆為地域之名甚顯。更著者如云：「王步自職于昭司。」（祠）「司」即「祀」，卜辭「佳王口祀」，亦通作「佳王口司」可證。「王步自職」，猶春秋傳之「公至自某」也。此蓋記王由職步行至于昭而祀也。若然，則不特可知此「昭」、「昭」、「昭」次為地名，且知其地實離職不遠，故殷王得步行而至也。

一般靈書契解詁第三七一——三七二葉

郭沫若「個字羅釋謝，案之辭言。王其舟于滴。」（見行七四六片）曰：王其舟于河。又曰：「右二片前二、二六、二、云。乙亥卜行貞王其舟于河亡咎。」又渡上一、五、八、云。曰：丑卜行貞王其舟于滴亡咎。自係一字，羅振玉釋謝，於義難通。案此與舟連文，當是浮泛之意，疑即是汎之古文，象人以茵若竿浮於木，詩邶風汎彼柏舟。一卜通一六一葉七四六片釋文。

唐蘭「𠂔」字卜辭恆見，或作𠂔𠂔𠂔𠂔𠂔𠂔。按卜辭有𠂔字，孫詒讓釋作謝，謂从古文射而小異。羅振玉襲其說，以𠂔𠂔𠂔𠂔𠂔諸形同釋為謝，然羅氏已知之非射，故易其說。……然持席以謝，全出臆說。考殷虛文字者多好向壁虛構，實羅氏啟之也。葉玉森疑𠂔與𠂔為一字，當釋爰，爰舟乃引舟之義。郭沫若疑是汎之古文，然𠂔與𠂔同之說，既非事實，茵竿浮水，亦僅由舟云𠂔舟之辭推測而得，他無佐證。余謂𠂔若𠂔貴尋之古文。由字形言，八尺曰尋，大戴王言之：舒肘知尋。小爾雅云：尋舒兩肱也。按度廣曰尋，古尺短，伸兩臂為度，約得八尺。卜辭偏旁之𠂔，正象伸兩臂之形。其作一者文形，說文文作支，从十，十在古文當為一，以手持杖是為丈。卜辭作𠂔，則伸兩臂與杖齊長，可證其當為尋文之尋也。卜辭

或作𠂔者。公食禮記：曰加萑席，尋。注曰文六尺曰常，半常曰尋。是席長亦八尺故伸臂與之
 等長也。卜辭又有𠂔字，地名，一見後上一四，傳九三。前人未釋，余謂𠂔即𠂔之友體。此𠂔及𠂔，當
 形小變而為𠂔耳。又有𠂔，一揃四十三，四一，前亦未釋，余謂𠂔即𠂔之友體。此𠂔及𠂔，當
 即今隸之尋字。蓋古文曰𠂔作𠂔，一如𠂔為𠂔，一故𠂔與𠂔可併為一字。𠂔𠂔交𠂔，一如𠂔即𠂔
 故𠂔𠂔𠂔可交為從𠂔，則作𠂔形者，可交為𠂔稍易其形，即為𠂔矣。卜辭又有𠂔若𠂔，一揃四
 五〇一，後下十七八，前人亦未識，余謂此即小篆尋字所從出。蓋𠂔字小篆作𠂔，與𠂔相混，
 故小篆尋作𠂔也。由是推之，則𠂔當即𠂔之異構，從𠂔者𠂔從言也。卜辭又有一地名，作𠂔𠂔，
 等形。前人所未識者，當是𠂔字。一揃木龍燭見吳郡賦，金文齊罇：曰與𠂔之民人都鄙，舊誤
 釋為𠂔者，當即𠂔字。一疑𠂔尋故地，一說文：曰𠂔釋理也。從𠂔，從𠂔，從𠂔，從𠂔，從𠂔，從𠂔，
 也。又寸分理之，此與𠂔同意。度人之兩臂為尋，八尺也。其釋字形，至為紆曲，蓋襲小篆之
 誤而然。今以古文考之，則𠂔象張兩手，兩臂為尋，本字也。作𠂔者，尋常之尋之本字，故後
 世有尋字。一馮融傳誤作𠂔，作𠂔者，萑席尋之本字。作𠂔者，尋若𠂔者，從𠂔以聲，或从言，
 尋釋之尋之本字。作𠂔者，從𠂔聲，殆有度廣之義，為𠂔之動詞。然則卜辭云：曰辛丑卜，貞，
 河王及𠂔舟于濟，者，尋舟猶用舟也。小爾雅廣詁云：曰尋用也。或云：曰辛丑卜，貞，
 羌王于門𠂔。一後下九四，或云：曰王于出𠂔。一後上十二十一，義當同。或讀如搏，一尋之
 後起字，一方言：曰搏取也。本片云：曰𠂔來于羔。他辭云：曰丙辰卜，完貞𠂔告隻于口。一揃四
 四六，一：曰𠂔戰𠂔再：曰𠂔方我受：曰𠂔來于羔。他辭云：曰丙辰卜，完貞𠂔告隻于口。一揃四
 可尋也。服虔注：曰尋之言重也。一揃五二三，二，則疑當訓為重。左傳哀十二年：曰若

宿考或作宿。《礼记·礼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是周礼亦与殷礼相符合。又卜辞

體。上一五葉八片：曰口丑卜，行貞：王其畋舟于滴，亡咎？由此兩辭證之，知𠂔、畋乃同字而異屈萬里：「按前編二第二六葉二片：曰乙亥卜，行貞：王其𠂔舟于河，亡咎？」後編

象手伸雙手度物之狀，疑是度之初文。卜辭中或假為渡，前編二第二六葉二片辭云：「王其卜。」樓：其字

又曰：「前編二第六葉二片：『乙亥卜，行貞：王其舟于河，亡咎？』後編上一五葉八片：『口丑卜，行貞：王其舟于滴，亡咎？』由此兩辭證之，知『舟』乃同字而異體，『舟』即度字，則『舟』亦度字也。……本辭『舟』字，殆亦渡水之義。……（甲釋一五九片釋文）

又曰：「『舟』，從口，度聲。隸定之當作『渡』。『玉篇』：『渡，字云：『本作『咤』，同『咤』。』書韻命：『日三祭三咤。』釋文：『咤，音妒。』故書中『度宅』二字常通假，是以『渡』咤為字也。本辭『渡』字，（辭云：『翊日乙，王其咤孟？』）疑當讀為宅，居也。……（甲釋一九六七片釋文）

平一萍 按諸家考釋於字形之剖析，均未通一間。其實『舟』席也，乃舒張兩臂也。似禮燕禮有言：『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鄭注曰：『揖，入之也。』乃恍然悟此字之形，實象有客臨門，主人出迎，躬身舒張兩臂邀客入席，蓋即揖字之初形也。今字作揖者，自皆演變而來，從耳者，因之訛變耳。揖，說文訓：『攘也。』攘，訓放也。以釋卜辭，則全部渙然通順矣。如曰：『舟』者，因之訛變耳。揖，說文訓：『攘也。』攘，訓放也。以釋卜辭，則全部渙然通順矣。相當於卜辭之逆字，如：……（釋揖）中國文字新十期一一頁至一二頁）

張秉叔 「謝字，從羅振玉釋。『謝冊』的意思就是告冊。」（殷虛文字兩編考釋第一。二頁）

李孝定 「說文：『緝，理也。』從工，从口，又寸，工口亂也。又寸分理之，多聲。此與『戩』同意。度人，兩臂為緝八尺也。『契文』作上出諸形，孫釋謝，羅氏從之，而復數陳其說，棄疑爰，郭疑汎，並無據。唐氏既辨之矣。唐釋『緝』於形義兩皆允當，於『契文』小篆隸體析爰之迹，又弁若合符，說不可易也。惟謂『舟』為兩臂為緝之本字，以『舟』為尋常之『舟』之本字，則稍有可商。蓋凡此數義均為八尺舒兩臂已可示其意，又恐與舒張之意相混，乃復增象度器之一，即唐所謂丈為偏旁以會意，仍以『舟』舒兩臂之長也。至『舟』從因者，因為『西』之古文，象席形。『舟』為寢具，其長約略與人之身長相埒，今猶如此。舒兩臂之度亦如之也，故於『舟』以『舟』，其意相同。古人必不為『舟』字矣。『屋』君謂字象張兩臂度物形，其意是也。謂即『舟』字，其說或然。至小篆則『舟』尋常已混為一然度字，形與『舟』之形均無涉，不如唐說之於形有徵也。……（集釋一〇三七葉）

李孝定 「樓字从『公』若『象』席之織紋，非三重再重之義，陳說非。」（甲骨文字集釋補遺四四三八頁）

于省吾釋帥，參帥字条下。

張政烺說參  字条下。

何金松 參西字条

唯謂「度人之兩臂為尋，八尺也」，猶存本形本義。
按：字當從唐蘭說釋「尋」，李孝定已就其形體進一步加以申論，許慎說解「尋」字多誤，

2234 酉 

按：字从「酉」从「刀」，隸可作「酉」，辭殘，其義不詳。

2235 勛 

按：字从「酉」从「力」，辭殘，其義不詳。

2236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237 齒 



王襄 「疑齒字」(類纂存疑第二十葉上)

商承祚 「此與說文解字古文齒字作目相近，象張口見齒之形」(類編二卷十九葉)

金祖同 「遺珠一五二片辭云：『戊寅卜，豆，貞取牛不田。』田當釋齒。小宗伯省牲察其不如法。』又曰：『用饋尚誠也。』故取牛以齒，禮謂齒路馬有誅。』（遺珠八葉）

吳其昌 「齒，卜辭中……爰態滋繁，凡以像張口露齧，上下編齒，絜然巉列而已。繪形究肖，不待猶豫。小篆作齒，正由此圖形衍化而出，亦無可疑。說文解字：『齒，口斷骨也。象口齒之形，止聲。』然則『止』字乃後加之聲符耳，初文但作齒也。上齒不當倒生，則初文實作齒也。此非即本字乎。在卜辭中，則齒字之誼……其應作本訓者，如『牛片（指前一二五）云：『貞，痛齒，御于父乙。』又云：『貞，痛齒，不佳因乙。』（錢一九〇二）又云：『甲子卜，般貞，王痛齒。佳……』（前四四二）又『前六三二一……』此皆謂病齒可證也。又引而申之，物之排列整勑，可以次序者，近取諸身，宜莫如口齒也。故从口齒之義，轉衍而為齒列次序，編次……諸義，此亦在殷時已然。卜辭有云：

丁丑卜，方貞，肅。王固曰：『其尋佳庚？』其佳丙？其齒三日庚辰，肅允尋。十二月

（前七四二二）

于丁丑卜而云其齒三日庚辰，丁丑後四日適為庚辰，則上辭所云其齒三日者，猶云其次四日也。此可謂明碼之堅證矣。其在後世經典，則如禮記祭義云：『壹命齒于鄉里。』周禮大司寇云：『三年不齒。』（鄭注：『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于平民。』）亦皆謂于鄉里中序年次立，整齊如口齒然也。與卜辭之義，相密符矣。（殷虛書契解詁第二八〇——二八一葉）

馬叙倫 「齒是齒的後造形聲字，齒也當依甲文裏寫做齒，齒裏的口是口字，只是表象牙齒的。齒是一般的牙，畫出來和口字就可以相混，或者造字的人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在口裏畫幾個口來表它們。但也许原來也有齒的象形字，後來因為和別的字混了，所以纔造齒字。（原流與新傾向馬氏論文集四二集）

孙海波 「四·甲二三一九·商承祚釋齒。』（甲骨文編八五頁）

饒宗頤 「按禮記王制：『終身不齒。』注：『猶錄也。』齒亦訓『列』。（左隱十一年傳注）不齒謂不錄也。（通考四六七葉）

李孝定 「說文：『齒，口斷骨也，象口齒之形，止聲。』古文齒字，契文作上出諸形，商釋齒至

取牛不出(一五二)，指牛的年齿言之；三、出指差錯或災害言之。关于第三項，自来研契家均不得其解。今将有关这类的词例分条择录于下，然后加以说明。






一、王祝(夢)佳出(乙七四八三)。
二、丁丑卜，方貞，雨得。王固曰，其得佳庚，其佳丙其出。四月庚辰，亦允得(前七·四二·二)。

三、王固曰，不吉，其氏出(綴合二六八)。
四、貞，弓曰戈氏出王(林一·六·二)。
五、王固曰，吉，亡来出(乙三三八〇)。

六、今五月亡其来出(乙一〇七一)。
七、□媯，其出来出(續四·三二·三)。

八、癸未卜，爭貞，旬亡田。王固曰，出希，三日乙酉夕盟，丙戌允出来入出(渾一五九五，藏一八五·一畧残)。

氏實疏謂：出，口斷骨也，象口出之形。又：牙，壯出也，象上下相錯之形。周礼冥所谓对文则殊，散文则通。出为名词。就其作用来说，则有相磨相錯之義。王筠說文释例謂牙作身，乃象上下相錯之形。这是对的。甲骨文对于人事的舛错和禍崇，往往以出为言，就之现在方言所谓出岔子。話又说回来，其所以往往以出为言，乃是由出牙相磨相錯之義引伸而来。前文所引第三条，以不吉和其氏(致)出连言，第五条以吉和亡来出连言，第七条以媯(艰)难和其出(有一)来出连言，第八条先言出希(崇)其驗詞为允出来入出。因此可知，甲骨文之言出，其为发生某种事故或禍崇之義，是显而易见的。L(甲骨文释林释出二二一頁至二二三頁)

于省吾「说文齒口象口齒之形，止声」，古文作。按契文作、，金文作，均象口之露齒形。加止为声符，乃后起字。汉宗齒印齒作，不从止，说者以为印文省便，不知其合于古文也。L(论俗书每合于古文中国语文研究第五期一五頁)

姚孝遂「曰：毕来，其氏齒？」
前六·四五·二

在古代，象牙可以称作口齒，典籍习见。卜辞曰氏齒，当是指贡纳象牙而言。L(甲骨刻辞将考古文字研究第六辑六五頁)

字疑有鈞誼。當未定作鈞。或即鈞之古文。因字有鈞音。故篆文詢句為鈞。以為从鈞声耳。本辭殘泐。其文未詳。姑附於此以俟考。一（甲骨文字集釋存疑四四六八——四四六九頁）

裴錫圭說參見字条下。

按：字當隸作「𠩺」。合集一三六六三「𠩺」解云：「貞，勿于甲卯婦如𠩺」。當與禍咎有關。



唐蘭「𠩺」亦卜辭奇字之一。旧多不釋。頃郭氏論之云：「當是黑之初文。象卜骨以火灼處呈黑也。字有作𠩺者。即牛膊骨之象形。日象骨白上有点者。示白上有刻辭也。凡曾与卜骨接觸者。一見即可知此字与骨之施畫面相似。而其面之显著印象。則灼处之黑也。至文作𠩺。下从赤。上端犹存其遺意。一（釋元黃四）今按。此說殊多可議。骨上灼痕无由代表黑色。至文𠩺字當由果若果變來。亦与此无关。且同一点也。在上則为刻辭。在下乃为灼处。可見其矛盾。蓋郭氏以𠩺为象骨形。又因卜辭言「𠩺」犬未三宰卯黃牛。一（續二。一八。九）以為𠩺犬黃牛同例。故定为黑字。其實殷人於黑色用𠩺字。而卜辭別有一例云「𠩺」犬。一青。未四社。四羊。青二。卯十牛。青一。一（渾一九八七）𠩺与未。卯同例。則「𠩺」犬者。當是凶犬兼𠩺犬。非色名也。余按。𠩺或𠩺仍是𠩺字。卜辭醜作醜（其子作𠩺）。可证自以盛塗。其為倉。則以盛米穀。故於日或月形中實以点象塗或米穀形也。卜辭此字之用法有六。曰「佳𠩺我」才因。一（渾五。二二。五）。曰「𠩺」：方出不佳𠩺我才因。一（渾四六。一二）。其𠩺字仍當讀為外。佳𠩺我在因者。唯咎我在縣。就后之言亡先在因矣。此一也。曰「出二𠩺不佳𠩺」。一（渾六三八）。貞：二𠩺：出：从：𠩺。一（渾五七九）。此為名詞。其义未詳。二也。曰「𠩺」：雨𠩺。一（渾六四。一一）。疑与盛雨之盛同。三也。曰「𠩺」：其出未：允出未：口平：東畷我二色。王步自職。于臨司：丑夕良。壬寅王亦自夕畷。一（渾六）郭氏釋夕良為月蝕。因謂畷為惡意之動詞。通集考釋九一一。余謂非是。畷當如留若休。王步自職。于臨司。辛丑之夕良。壬寅王亦自夕畷。一（渾六）也有一辭曰「貞王因其虎。一（渾六六四。此辭或有缺字。一）因或亦讀為留。四也。曰「未于西。因一犬。一青。未三社。三羊。青二。卯十牛。青一。一（渾一九八七）

曰末于東三系、三羊、四犬、卯庚牛。《籀文》一八。《說文》：出干、母、四犬、三羊、三系、一：卯、《鐵》一五〇。
（續二、一八、八、此為北大藏龜。）
一、今歸馬衡氏。《說文》：東、四、西、四犬、末、白、《鐵》二、五五、六、此北大藏骨。凡此四字皆用于犬。
疑為讀若辜、獐、狗、以祭也。《說文》：宗伯、以鬯辜祭四方百物。此云末于東，末于西，正是方祭也。
及四、卜、碑、往往借為咎，咎音如皋，為可轉為辜，五也。《說文》：知、巽于父乙。《石》上二三、七、
曰：知、四、《鐵》余十一、一、皆為人名，六也。《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十二頁——十三頁）

楊樹達 原書（指殷人疾病考）辭一〇四、一〇五並云：曰四雨疾。《胡》君云：曰雨字疑用為動詞，與降同義。《樹》達按：此辭當先明四字，始可為釋。甲文有四字，四字，商承祚釋為齒字，是也。此四亦是齒字。齒雨又不相承，雨當讀為禱。《說文》二篇下牙部云：曰禱，齒齧也，从牙，禹聲。《說文》：或作禱。禹古音同（《說文》有禱字，云雨兒，此與雨之加聲旁字，與罔同例）一故假雨為禱也。《讀胡厚宣君殷人疾病考，和微居甲文說卷下八九頁）

金祖同 吾友陳德鉅釋曾，通增。《說文》：我在田，謂增我田也，可信。《殷契遺珠》（釋文十頁）

陳夢家 卜辭又有四字，見《甲骨文》錄附錄十七頁，象卜骨上有黑點，疑是點或墨。《說文》：曰四犬，者黑犬也，又云曰四雨疾。《周禮》：卜師曰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曰注，曰揚，猶然也，致其墨者熟灼之明其兆，又占人曰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曰卜辭此字象致墨于卜骨之形，故疑是墨字也。《釋四》，考古學社社刊第五期十七至二十二頁）


饒宗頤 四為罔字。《說文》：罔犬，為用牲名，蓋讀為珥與珥。《周禮》：凡剋珥則奉犬牲。《鄭注》：珥讀為珥，釁禮之事。《說文》：音莫芳切，疑通作珥。《說文》：凡剋珥則奉犬牲。《通考》二八七葉）















饒宗頤 四从米在口中，乃玉扁口部之四字，音莫芳切。每用作疾病名，如云：車不四。《明義士》一三三四。《王會》：佩之，令人不昧。《西山經》郭璞注云：或曰昧，昧目也。亦作寐，即昏迷字。不四，猶不迷也。他辭言：王亦冬夕四。《說文》：謂之冬夕也。

一三二——一三三集)

7 (14) 贞：王 異其疾不亡？
 贞：弗 異其疾不亡？
 (乙六八一九)

字残缺。卜辞云：





(16) 戊寅卜，爻贞：王弗疾出  ?
贞：其疾？七月。(甲三五一〇)



例（16）曰戊寅卜，爻贞：王弗疾出？其原意应是曰戊寅卜，爻贞：王出弗疾？故其对贞为曰贞：其疾？，严一萍疑为體的初文，曰五體即周礼五官：曰君占體之體，非象也。唐兰则释为曰卣卣字，島邦男从之。按：此字中的形体，很清楚地像牛肩胛骨之形，不像卣形，唐说不可从。或点可用为骨，如：

(17) 贞：疾 凶 不佳 咎？

頁：出疾 凸 佳壺？ (甲三八六四)

(18) 貞：出疾凶佳咎？ (甲三八六五)

我们从卜辞中出现频繁的日亡田占来观察。田占的形体，有作田占的，见于续四·四七·二；有作田占的，见于林一·七·二；有作田占的，见于乙六六八四。因此，田占可能

乃同指一件事物，也可以代表骨的形状。从田占出现的文例看来，田占可能

是一种与骨有关的疾病，但从例（16）看来，并没到大病的地步。卜辞云：

(19) 貞：五 田 佳 蠱？

貞：五 ䷄ 不佳 蠱？ (丙四一五)

(20) 甲子卜，
 殷貞：疾役不征？

疾役其征？

出疾齒，佳蟲虐（~~牙~~）？
不佳蟲？（乙七三一〇）

例 (20) 之 李孝室 师释 为 疫 曰 不佳 蠱 张秉叔 师云 曰 与 不佳 困 不佳 屯
同意。 曰 例 (20) 之 李孝室 师释 为 疫 曰 不佳 蠱 张秉叔 师云 曰 与 不佳 困 不佳 屯
曰 残 也。 曰 广雅释诂 三 曰 虐 说文 云 曰 虐 残 也。 从 虎 爪 人 曰 段注 曰 歹 部
曰 残 也。 曰 广雅释诂 三 曰 虐 说文 云 曰 虐 残 也。 从 虎 爪 人 曰 段注 曰 歹 部

自獸_レ，又見於后上二十。七，為三。二八。二，「自獸_レ之_レ自_レ，王叔岷師於古書虛字
新義頁一〇三云：「自，就有也。」並引莊子人間世：「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
得使_レ之也，未始有回也。」說明自、有互文。「自獸_レ」即是「有獸_レ」之意。另外，卜辭云：
（2）癸巳貞：乎子姁先步，在尤？一月。己丑……子姁先步（我），在尤？一月。（甲
七八六）曰在尤_レ，屈師釋「尤」為地名，「在_レ」並不釋為「災」。但比較（22）（23）（24）（25）
知：「在尤_レ即_レ其尤_レ」，守一。四一四有：「……其尤_レ」的例子，粹一二七。有「丁
亥卜，貞：其出尤？十二月。」的例子，可供證明。（例（22）中一同曰佳田_レ，一同曰呂方
出，不佳_レ田_レ我，在田？曰佳田_レ與曰在田_レ相較，亦知曰在田_レ與曰佳田_レ辭性相同。除了以
上用以外，在卜辭中_田還是用牲祭祀之法，卜辭云：

（27）甲申卜，貞：黃子東三豕三羊，_田犬卯黃牛？（續一·五三·一）
（28）貞：四年于五亥，_田犬一羊一豕一，黃三小宰，卯九牛三青三羌？（京六

〇九）

此二例中的_田（瘠），即礼书中的骨，周礼天官内饔：

曰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凡燕飲食_レ之。凡掌共羞、脩、刑、臠、骨、鱗以待
共膳。曰鄭注：曰骨，牲俸也。曰

仪礼有司徹：

曰主妇薦韭菹醯……佐食設俎，臂脊肺皆牢，魚一，腊臂。曰注：曰……牢腊俱臂，
亦所謂腊如牲俸。曰疏云：曰……所謂腊如牲俸者……牲俸记文。案彼（牲俸记）云：

「腊如牲骨」。骨即俸也，故以俸言。曰

而俸，周礼天官内饔云：

曰内饔掌五及后……辨俸名肉……曰鄭注曰俸名脊脅肩臂肱之属。曰

例（27）（28）中，不论曰黃_田曰瘠_田或曰卯_田，都是祭祀用牲之法。从有司徹或内饔中「俸」

的意义来推断，曰瘠_田这种用牲之法，大概是将牺牲宰杀后，再分为脊脅肩臂等部分，用作祭品。

仪礼牲记载诸侯之士祭祀祖祢，尸俎上所盛的牲俸为曰右肩、臂、肱、肫、肺、正脊二骨、

横脊、长脊二骨、短脊、膚三、离肺一、刺肺三、鱼十有五。曰而少牢记载诸侯卿大夫祭其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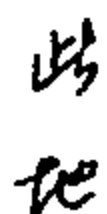
祢，尸所用羊俎上有：曰肩、臂、肱、肫、肺、正脊一、横脊一、短脊一、正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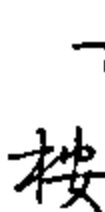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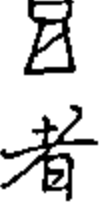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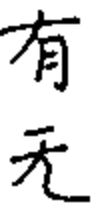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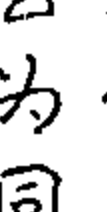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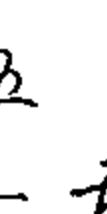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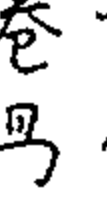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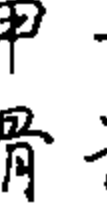
代脊一、皆二骨以竝，肋三、胃三、长脊及俎拒，羊肺一、长脊肺、祭肺三……曰当然牲和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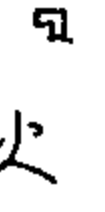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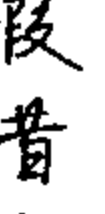
牢篇中所用的牲俸都是煮熟过的。至于殷代猪俸的祭品是否经过煮熟？是盛之以鼎，或盛之以


俎？是否牲俸分割有如仪礼所用之细？今不得而知。卜辭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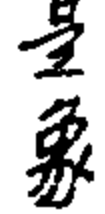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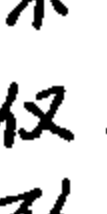
（29）貞：_田二瘠不佳若？七月。（卜六三八）

……此曰二痛，是指性体什么部分，今天并不清楚。曰字的意义了解后，再读例（14）便可知悉此条卜辞占卜的用意：曰殷王得了膝疾，而且有了变異（变化），懼怕其病加重，故有此问。此異字在此地的意义，如同公羊隐公三年传：曰记異也。注云：曰異者，非常可怪，故先予而至者。曰（说「異」兼释与「異」，並见诸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六本第三分五四七——五五一页）

李孝定「按，此与契文之作者形同，所异者为小点之有无。疑仍之异构，象卜骨反面之形，小点鑽灼痕也。陳释曾於辞例不能通读，唐氏释自是亦谓与为同字。然卜辞字所見诸辞辞例与不尽同（字見四卷下），说宜存疑。」（甲骨文字集释存疑四五一八——四五一九页）


張秉叔「，未詳，疑是骨的象形字，有時則假借為禍，這与火假借為禍，同樣是音近的关系吧。」（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六一页）

白玉崢「：未詳；或疑為骨之象形字。」（契文舉例校讀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册三六七六页）








周國正「不少学者对作过研究，但至今仍未有定论。之或体作、，三者有互用之例，见丙九八（一二）、九八（一四）、八三（八）、八三（七）、三二（一七）、乙三四四一。金祥恆先生指出，以字形而言、无疑象卜用的肩胛骨之形。与相近的有禍字（、、、、）。两者不仅形体相近，而且在意义上都有不吉之意，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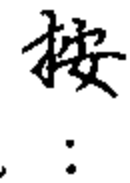
贞佳妣己亥（咎）五 丙四六二（一）

帝其作五 乙四八六一

贞王佳 合二八六

己未卜殷贞王梦佳 合三〇一

米高先生指出，不时出现于知字之后。由此更证明代表不详之多，否则就不会加以禳禦。目前还未能为此字下一精确说解，与等字的关系及差异亦有待详细分析，暂时仍释为禍（名词性用法）或曰杀伤（动词性用法）。「卜辞两种祭祀动词的语法特征及有关句子的语法分析古文字学论集初编二八四——二八五页）」

按：「」之形體，諸家說解皆不足以令人信服。至於其義為禍咎，則無可疑。《合集》一〇二九辭云：「貞，王咎不佳，出咎。」據《合集》一七二四「佳咎」，我在因「是」，「咎」與「咎」有別。是此種禍咎之程度比較輕微，可以不至於達到「有咎」的程度。卜辭云「咎」或「咎」，乃用牲之法，不得釋為「黑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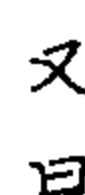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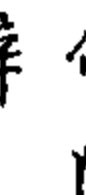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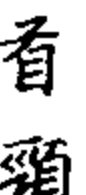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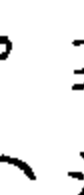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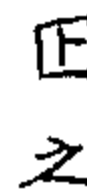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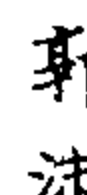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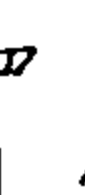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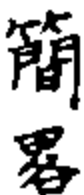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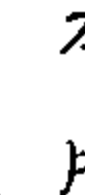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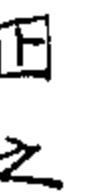




















王國維「卜辭中屢見王田曰之文，田即占之奇文，亦即此之初字」。（《朱氏文字編》十卷十一葉上引）

華石斧釋「」（《類纂正編十五葉引）

葉玉森「似即古文庚字。……與庚之偏旁合，或即庚之省文」。（《鈞沈十八葉》）又曰：「按「」二字卜辭恆見，余始亦疑田為國省，後因卜辭中未見凶字，而田之異體有作者，林義光謂熊凶蓋即許書之凶，乃習之古文。……又「」與簠文相似，亦象乳，疑即古文凶字，段習為之。……其「」者，又則作側面形，習部突出愈顯，玉本辭作，乃普通正面形，仍象習部之寬，其識別，非占卜之卜，猶篆文凶字作為識別耳。予是說為較信，則卜辭中所云之「」佳田降田其田，即之凶，佳凶，降凶，其凶也。」（《前解一卷三十葉》）

郭沫若「癸卯乙癸丑貞旬亡田。癸酉貞旬亡火。癸卯貞旬亡田。後于骨白刻辭得，出一之例（《林》二卅·十二）釋為，以其字象卜骨呈兆之形。後于骨白刻辭其字簡畧出之，則為諸形因疑凡卜辭亡田字均，謂即骨窠。此即此字之卅率者，今得本片，此疑乃斷然證實矣。卜辭貞旬亡田之辭不計其數，然本片第三辭獨云貞旬亡火。火禍同紐，而音亦相近，古音火蓋讀如（燬），禍蓋讀如（化），故得通假。是則田之為禍，為禍，確不可易矣。田字入帝乙時代則代以字，其字以一獸形，似犬而實非犬，余初釋為獸，今案寶象形聲，乃裸然之裸也。《文選》吳都賦欲鼯裸然，劉注

「裸然猿穴之類也。狝之為物仰鼻長尾，與所从象犬形正相當。故獸必為裸，而以同音假借為禍。如此則字字順適矣。」（《莊子·逍遙游篇》）「通莽蒼者三殮而返，腹猶果然」言腹如裸然之肥滿也，舊未得其解。）（《粹考》一八九頁一四二八片釋文）

郭沫若

「卜辭有田字，其用例屢見。亡田，或貞，旬亡田，多至不可勝數。余按此乃

繇兆之繇，本字，象契骨呈兆之形。上端之作「」者，示骨之端而與骨同意。片說文以為

「剝骨之殘也，从丰，从田，然其骨字於卜辭金文均未之見。即其旁从亦未有見例，當淺起，故片不

得从丰。案乃从卜象形，古人卜以骨，故从卜。此與田之別在一為會意，一為象形，其次於

字音亦有一證，戊辰癸曰「戊辰弔師錫肆」，日「日」，即「田」字，日即田之省，其於

毫數言若干自，乃殷周文通例。此言「毫廿田」，乃段因為自，是則田字亦確讀自繇之音矣。由

刑而言，既象契骨呈兆，由音而言復可通段為自，則田之為繇可無疑慮。」（《甲研釋繇》）

又曰：「田字余舊釋為繇，以其字象卜骨呈兆之形。後于骨白刻辭得「田」出一「田」之一

例（淋三卅十），釋田為田，謂即骨窠。自即此且田字之章率者，其字簡略書之則為田，諸形

因疑「」卜辭「」田「」字均是。亡田，讀為無禍，但苦無確證。今得本片，此疑乃斷然證實矣。

卜辭「」貞旬亡田「」之辭不計其數，然本片第三辭獨云「貞旬無火」，火禍同紐而音亦相近，古音

火蓋讀為「」，禍蓋讀為「」，故得通假，是則田之為田，為田，為禍，為禍，確不可易矣。因

字入帝乙時代則代以「」字，其字以一獸形，似犬而實非犬。余初釋為獸，今案實象形，田聲，

乃裸然之裸也。」（粹考一八九葉前一卷禍下已引此說）

又曰：「作田者當即田字，說文「」田，別人肉置其骨也。象形，頭隆骨也。田骨同紐，義

亦相釋。」（古代銘刻彙攷續編骨白刻辭之一攷察十葉背）

柯昌濟釋田為凶而謂田為从悔从豕殆即悔各字。（殷虛書契補釋）

胡厚宣繇字作田，釋為禍。（《商史論叢四集一冊四二葉背》）

唐蘭「卜辭亡田亡獸之文，王固王田之語，數盈千百，然迄無使人滿意之註釋。諸家

所釋，極魚龍曼衍之觀，然既未盡通其詞例，又不詳考其字體，望文生義，不求會通。且以華

氏以田為叶，獸為狐。柯氏以田為凶，獸為悔。葉氏初謂田為獸省，後又以田為凶，獸為虎。

且最錄獸字異體，謂其偏旁非田字。此皆昧於詞例之相同，與字體之有變遷者。以董作賓氏斷

代例推之，亡田與王固，當為前四期所同，亡獸王固則第五期帝乙帝辛時物也。余嘗得拓本，

其卜人有名獸者，其從田至顯。然則田爻從犬作吠，而固又變為田，是不僅四字之形有關係，其聲上必相近也。狐凶悔之屬，與字形了不相涉，唯以時為庚，象契骨呈兆，故頗有從者，於吠為庚，則田將為戶，固不能通也。郭氏先釋田為絲，謂由形而言，象契骨呈兆，言兆之由，由音而言，可通假為自，然錄田之形，相去絕遠，因謂田字已失傳，而以墨子耕柱之言兆之由，由字為田辭，字誤。其次又以田字用例與田全同，而定為一字。謂以聲類求之，田當為獸之別稱。而有獸字作𧢲，或作𧢯，或作𧢰，田之繁文。更謂錄為周人所造，以代替田田之用，而田字則釋𧢲，謂從田乙。田則釋𧢱，謂從田口，與从口卜同。綜觀所釋，蓋分四字為二系，固較勝於華柯棄諸說。然釋田為𧢲，田所從實非乙字，固字亦不得謂從田口，已不通。其以田為絲，時為獸，則先有契骨呈兆為絲，觀念而牽合之，既無直接之證，於時謂為從齔聲，或齔省聲，尤近穿鑿。故郭氏於其後自支其說，而以日月日田諸形運釋為𧢲字，而以時馬裸然之裸，從𧢲聲，以偏旁分析之法言，其新說自較圓通。於其支離之點，亦正不少。郭於釋田為絲時，曾舉隸異之會曰為澄，謂月為田之省，段因為自。此為田字在卜辭以外唯一之良好證據，且郭釋田為自，至精且當，為吾人所心折，而於新說中竟不復論及矣。余嘗釋得為過一傳論下二八，郭氏於大系改釋過伯段下云：「過字原作從，唐蘭說以此是。」卜辭有𠂔字，一日本京大藏片，又有從𠂔之字，今於疑是既古文。魚鼎匙有兩藉字亦從此作。依唐釋，則𠂔當是骨字矣。一攷釋五四，今於其新說亦不復通，不知其意於𠂔及從𠂔之字，又釋為何字也。由形體論，予釋𠂔為𠂔，不可移易。然則田不得同粹為𠂔，明甚。陳夢家君謂予田出實一字，然余尚未見此兩字間有若何之關係，且郭氏之於田字，始終為象骨形之觀念所誤，不知田之或體不從卜而作目等形者，顯然非骨刑也。陳夢家頗支持郭說，而謂田即象卜用獸骨之形，今即不論口之兩直筆必高於橫畫，不類骨刑，而凡字固不得象卜骨之形。何則？文字源於繪畫，非一人之力所能創造者，骨肉毛羽，隨所見而象之，豈必有卜用之牛脾骨始制𠂔字哉？玉若漏海之類，不足引據，田之音舅，為知非囚字之譌字也。吳氏謂田為无岳之象形，其以田目等形為象龜四之狀，且引李濟殷周陶器初論兩瓦罐，其一作田形，第一圖又一作田形，第二圖一為澄，為諸家所未及，其卓識亦未可泯沒。按李濟說本諸吳大澂，蓋緣古尊字象兩手奉尊形，因推知其龜不作平底而作圓底。其說至為精確。惟尊字象兩手奉西，西即古酒尊字耳，西與𠂔聲相近，爾雅：「𠂔中尊也。」然則自是尊之屬，其字形當與西之作𠂔者相近。卜辭曰目諸形，與尊形畧同，而為平底，有似李文中第二圖之瓦罐，隸異云：「喜日」又正讀為自，則曰即象自形無疑。余既考定田象自形，則與田有關係之字，及其在下辭中之讀法，可以迎刃而解矣。然高有一事宜注意者，田字象卜在口中，吳氏謂田田同象龍形，實誤。郭氏之所以訓田為契骨呈兆者，蓋謂卜象兆豐之狀，故不得不謂


戴蕃豫 「殷契中吉語有亡田、亡畎諸辭。畎字从田，必先識田字，形聲道，然後畎字乃可得而釋。攷田字，見于卜辭者，簡體作田，繁體作田，其文也作田，若其省也作田，若曰，他若金文，亦尊田，旅虎簋田，白文之曰，戊辰彝之曰，王命明尊田，疑蓋是田之異文。微諸舊醕凡有六說，華石齋釋田四也，郭鼎堂氏釋田五也，王國維氏疑與咎同六也。豫案田字，卜辭作田，攷四、七、四、云，田乃鼎田，从口从卜，緣畫明哲，卜古文作田，此作田者與說文合，此乃契刻時契乃偶上引耳。是卜辭本有田字，與田字有別，華商唐諸氏之說皆失之矣。田字篆文作田，與田田田諸形相去甚遠，且葉氏既以田為田，葉釋田謂从戶从火字偏旁矣，茲又以田字釋之，其說實自相刺謬矣。郭說最辨，然攷之故書疏記罕有以亡絲連文為休咎之微者。唯王氏之說最為精當。攷篇海田音舅，龍龕手鑑田其九反，古文田聲韻有田字，从田，夏氏書人多非之，然相承有田字必無疑。从口从卜，卜象龜甲上兆裂縱橫之形，口象兆域，後世謂之體卜辭中，亡田，速語也，釋舅不可通，當是咎之本字。荀子臣通篇晉之咎犯，左傳作舅犯，儀禮士昏禮，實明見于舅姑，鄭氏注，舅古文皆作咎，穆天子傳，咎氏燕晏飲母有禮，咎氏即舅氏，是田為本字，咎為後出，舅為假借，若然者，卜辭之亡田即周易之無咎矣。亡咎之咎，故訓或為過，或為災，或為病，或為罪，或為厲，或為害，或為謗，要之，義文不可執一。故凡天象、木旱、禮祭、人事之屬，大而刑戮征伐，小而行止往來，靡非藉田以定休咎，是以死咎，一偏見於卜辭及周易者不一而足也。至言田之辭例，間書綜覽殷契，得十有九例。一日亡田，二曰有田，三曰佳田，四曰其田，五曰口人名田，六曰大田，七曰在田，八曰取田，九曰亡田，若，十日一人田，十一日出田，十二曰其出田，十三曰弗其田，十四曰不其田，十五曰不主田，十六曰降田，十七曰出田，十八曰其有田，十九曰作田。殷契亡畎，畎从田，疑即田之繁文。 (考古社第五期殷契亡田說原文見該刊二三五四十四葉此條節引)

陳夢家 「田」最初象形作田，象卜骨上有卜兆形。史語所集刊四本二分量作賓釋譚附繪殷墟卜骨作田形，與卜辭田字相同，故知田者卜骨之形也。卜辭之田，其形類甚多，約而分之有二大類，甲式作田，簡作田。由甲式衍變為金文，明公殷，魯侯有田工之田，秦泰山刻石，男女體順之體，所以骨从田，由乙式衍變為金文，過伯殷，之過，从田，魚上，藉入藉出之藉，从田，與秦刻石之略同，其左右兩直中斷，說文，馬剔人肉置其骨也，象形頭隆骨也，小篆作田，則由卜辭田變，且顛倒其上下矣。過伯殷，从田，不从田，知古文田本从田，

色括人禍。」
(綜述五六五葉)
「禍作田，即禍字，說文曰禍，害也，神不福也。所降之禍，常指天災，但也

「**崢**按： **𠂔**字多见于第一、二、三期时之卜旬辞，然间亦有作 **𠂔**或 **𠂔**者。

至第四期武乙时，
旬卜（乙七〇）
祸殃咎之义也。

則又多作
或曰癸酉鼎：
契文舉例

或曰矣。文
旬。八月四
按讀中國文字

武丁時之卜
乙巳四六。
第八卷第三十

四冊五期時字皆

作時。今通

常讀若

李孝定
之釋此者亦紛紜
兆，殆為龜凶之
加以證明，其說極
其意蓋謂卜辭之
字並從目一月，
者作目，自餘詭
曰，目象骨曰下
作目，目形者，卜
均下侈而上斂，
待繁言而解矣。

說文曰：剔，耳字，手可發一毫。極是。而唐氏疑剔因因，均為一而實非目字，已發雖繁，大抵一就牛身之生理。用牛脚均於骨，向二脚骨之形自然。其中以上亦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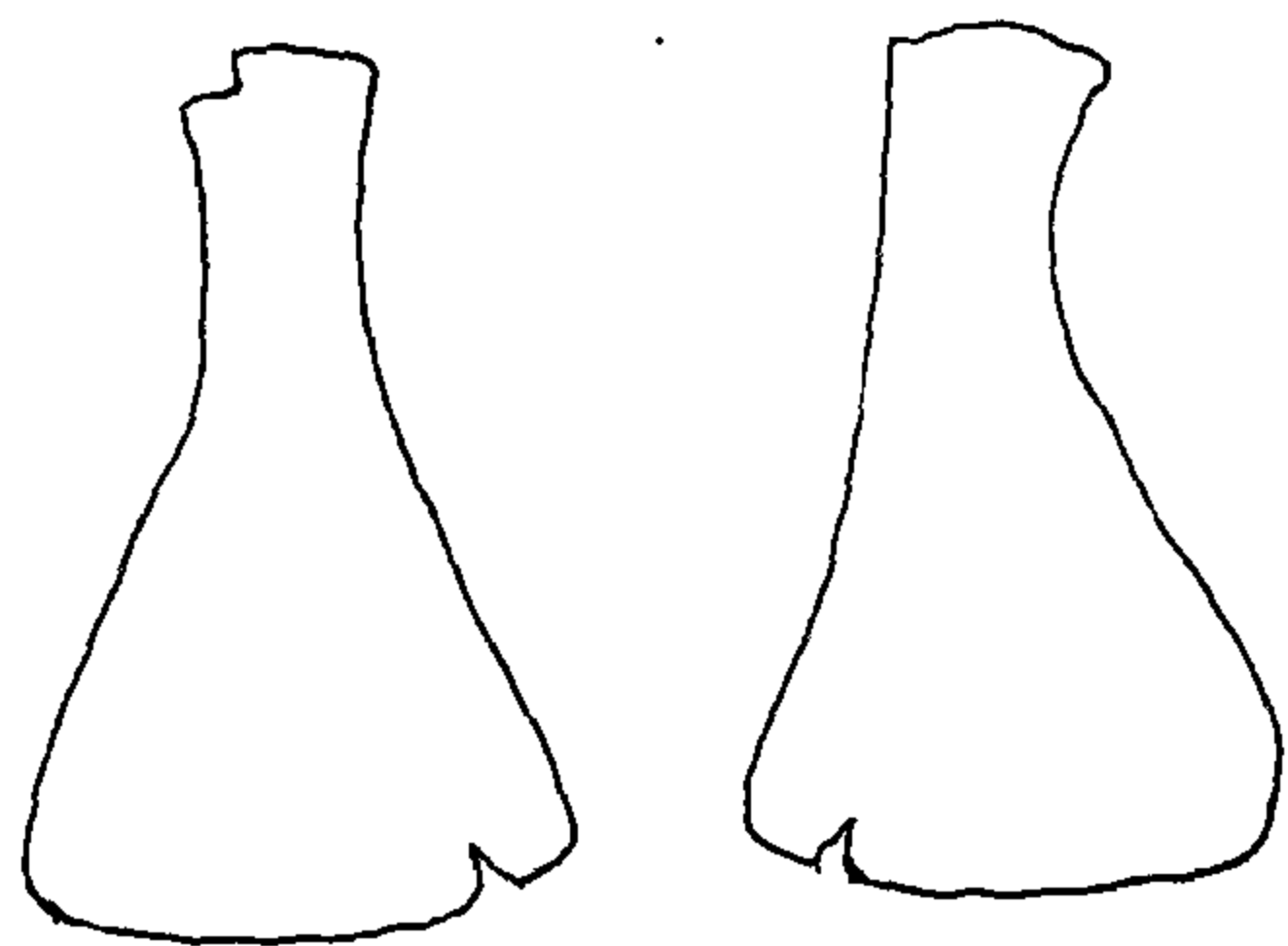
肉置其骨也。衆
氏所言，極魚部
一諸說之誣可
疑之，謂字當釋
一字，以其所居
已詳三卷占卜三
篇筆畫繁簡曲直
部位言，實當
圖下之一側鋸去
形狀。今舉卜
骨呈兆形。唐

能受衍之觀。以無辨。郭釋辭例之不同而字條下。目音云小異。而其形云骨曰上。經直角形一小塊骨。之照片一植。氏謂卜為枚。卜

音讀各異。按象卜用牛肩骨則仍與牛胛骨整治後所具之故作レ以見下圖以與卜其說亦非

為凶，一胸上
字形體之演變
或讀為咎、或
固當釋占，則
相似。其與原
形陷，其右側
象之也，其下
辭諸鼎字相較
已詳三卷卜字

而呈卜
復舉例
讀為繇
當釋吐
物最育
曰象腎
或左側
作山
條，則無
凡字，。



旁从，而二者
自餘數百條擇

絕非一字也
為馬讀為禍

無不文以義順

也。其一曰

有丹
下

是亦不然。蓋
圓珠難畢肖。
骨字即於此取
字。小篆作骨
之殘體。此亦
字从卜骨取象
凡之省也。凡
為一字。字石
為禍。唐氏謂
斷言田凡與固
是固字之未刻
刻一樣。蓋一直

骨之為物既有
惟牛腓骨既用
象竇不足異
為後起。白字
可為曲當釋
正理所宜。然
或不从卜。象
卜辭凡數百見
云固曰之固亦
占為一字。惟
全者。後下十
畫者。二者皆

人獸之別，復
於卜事為當時
所謂近取諸身
許詁列骨之殘
骨之左證也。
其字从口从冎
未用之骨，从
冎，冎嘗偏檢其
作冎，下十、三
細審彩本，後下
七九片之圖作
非冎字。自錄

隨其部位而異
習見習用之物
遠取諸物也。
卜辭作𠄎作
占卜二字既皆
卜骨卜篆从口
卜者則已卜之
辭例其絕大
或作𠄎從下十
十二片之
實不作𠄎
諸𠄎字絕無一
𠄎字者辭列

形，長短方
則先招制
骨，即骨之初
卜，正由由
卜事，則其
从卜，則从
骨，二者實
多數皆當讀
七、九，即據以
固作固，疑
仍是固字漏
用爲王固曰
九下，徐少

同亡馬者四十三見，殊一五八，辨一二六四，藏二九三，藏三六六，一藏一三三，一八八九，三拾十二，
前四三一五，前七五三，後下十一六，後下十四二，後下二九，十六，押一十六，三，押二六，十，續四二〇，十一，
微，真三十，錄八五〇，甲編二二七，三八四，八三八，三六〇，五，九，一三三六，二一七〇，六三八二，六三九〇，
六四〇〇，六六九〇，六六九八，六七二八，七二〇，五，七二二三，七二五八，七九〇〇，八四〇六，八四五九，
八六九四，八七一三，八七一六，八八六〇，八八八八，八八八〇，續四三七，五十一，四四九，五，微，雅二九三三，三四，錄五九一九三，
三九三七，七八一八，見三八五，三八六，九八〇，續四三七，五十一，四四九，五，微，雅二九三三，三四，錄五九一九三，
沃五十一，八十一，甲編三八五，六五四，七五八，八三三，八三九，二四二二，三六二五，殊一九七，一，二〇九，二二，
六九五十一，七〇〇，七三九，九四二，一〇一，一一一，一二一四，一二一八，一二二二，一二二四，一二二六，一二三三，
辨一九三，一四一六，一四四八，藏二九一，五五，一六九，三，九六二，二〇七，三，二二二，三，二四七，二，二六〇，三，
拾十，十一，前一二六，五，四一，八，六三，八，六，七，三九，二，後下三，八，十一，五，二五，十，譜一，一，三，一，四，一，五，一，押一，
五，一三，一七，二一，二七，十，藏二九，七，一三〇，七，
辨六九〇，前二四，八，四，二，六，四，三，八，六，五，十二，四，六，三，八，五，六，六，四，五，藏二七，十三，
其三四，夕亡馬，夕有馬，者四十五見，續四十二，一，微，雅三，錄三〇一，五七，沃四，殊五〇二，
其四曰，王賓執福亡馬，者四見，續四〇一，殊七一四，後下三十，十一，其五曰，作馬，者六見，
續三十，二，微，雅十八，十九，一與續三十三，重述，九六八九五，其六曰，夢白牛佳馬，者一見，微，雅七六，續四，
其七曰，降馬，者二見，微，雅六五九四，續四二九，一，其八曰，作茲邑馬，者二見，微，雅七六，續四，
二八，四，辭云，恒弗作茲邑馬，恒其作茲邑馬，恒水流經殷都此辭，其是否為福也，其十曰，王夢佳馬，王
夢不佳馬，者六見，續六三七，一，六七〇，七，六四〇，八，七七七，一，七八〇，九，藏一四八，二，其十一曰，王
聽佳馬，王聽不佳馬，者一見，續七七八，二，八，其十二曰，子汰佳馬，者一見，沃五八，其十三曰，方
來不佳馬，者一見，續八八〇，七，其十四曰，佳馬，者一見，殊一七二，其十五曰，往來亡馬，者
三見，續六四〇，六九八八，藏二六一，三，其十六曰，在亡馬，福南土內，人名告史，押編二九〇二，
其十七曰，方馬，者一見，續七三八〇，其十八曰，在馬，者二見，殊一七二，八〇，七二，其十
九曰，多舌亡馬，多口亡馬，者一見，續八八九二，其二十曰，崇馬，不干直，出八人，苗五人，者一見，
續一四七二，其二十一曰，今日風馬，者一見，後七三一，一四，其二十二曰，多鬼夢不至馬，者一見，
見，後下三一八，以上諸辭皆當讀為禍，又宅辭當讀為字，即骨，初字者，其一曰，馬同有，
者十四見，續三四七，四，一，一，續五四七，五七九，九，七，一六三，殊二七六，前五十一，七二，二，七二，二，
凡注籍言攸同者，其主詞均為多數，如禹貢，澧水攸同，言漆沮與澧俱於渭也，攸同，舊訓所同，
言禹濟川敷土，諸水既平九州所同也，詩蓼蕭，禹福攸同，言萬福之所同皆得歸聚之，九州攸同，

贞：出（有）疾田，佳兆。

贞：疾田，不佳兆。

贞：出（有）疾田，佳兆。

贞：疾田，佳兆。

以上举各例可以看出亡田与亡兆有联系，而亡兆与亡尤田却有严格的区分，下面列举一例是个证明：

丁丑，王卜贞，今因巫九咎口典斃侯弓口尤累。二致，余其从戈，亡尤，自上下。[示]

这条卜辞“尤”字前缺“亡”字与“亡兆”田版并用，可见“亡兆”与“亡尤”用法上一个明显不同。除此外，殷人常用习语“亡兆”而不用“亡尤”。例如：

贞：王亡兆。乙二三七八

贞：翌庚辰，王亡兆。乙四九三

甲寅，田方贞：王亡兆。六月。甲一六五四

殷王有疾只言“亡兆”不言“亡尤”。例如：

父庚兆王。乙三八六二

兄丁兆王。合四五四

且丁兆王。乙三一八七

亡兆，和“亡尤”，过去甲骨学者皆释“亡兆”，说文：“兆，伤也，从戈，从才”。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亡兆”二字有不同解释，各家说法不一，总而言之，对“亡兆”与“亡尤”这两个词已经区分对待了。从有关卜辞的文例来看，“亡兆”与“亡尤”用法往往和“亡尤”则多用于征伐战争。两辞用法虽不完全相同，下列卜辞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

贞：王亡兆。粹一五六一

贞：王亡兆。王固曰：吉。粹一五六一

贞：王亡兆。王固曰：吉。粹一五六一

二〇三

其中的“亡”字显然是动词，“兆”为方国名，从材料来看，这种区别始于武丁时期，“兆”几乎都

用于战争和征伐，为武丁时期之特点，与“亡尤”字义十分接近。例如：

（一）癸丑，卜殷贞：召其兆，出盛。合二六四

庚申，卜争贞：召其兆，出盛。合二五五

(二) 乙未，卜争贞：我其猷，在孚。 {乙七七五一

从下列因版卜辞可得证明，例如：
日亡其 一辞，每于用于田猎往来，与日亡其 一辞，同属一个词谱系统，

戊午，卜其田往来，亡其 一辞。
戊辰，卜其田往来，亡其 一辞。
戊午，卜其田往来，亡其 一辞。
戊辰，卜其田往来，亡其 一辞。
戊午，卜其田往来，亡其 一辞。
戊辰，卜其田往来，亡其 一辞。

日亡其 一辞，与日亡其 一辞，不仅词谱同等，词义上与日亡其 一辞，

戊子，卜其田往来，亡其 一辞。
戊午，卜其田往来，亡其 一辞。
戊辰，卜其田往来，亡其 一辞。
戊午，卜其田往来，亡其 一辞。
戊辰，卜其田往来，亡其 一辞。

我认为日亡其 一辞，意义作灾祸是十分清楚的，从卜辞内容的同属关系来看，日亡其 一辞，

我认为日亡其 一辞，意义作灾祸是十分清楚的，从卜辞内容的同属关系来看，日亡其 一辞，

第一期王宾卜辞用日亡其 一辞。
第二期王宾卜辞用日亡其 一辞。

祖庚祖甲祭祀卜辞日亡其 一辞，与日亡其 一辞，互为通用，例如：

戊寅，卜旅贞：王宾大戊戡亡其 一辞。
戊午，卜旅贞：王宾大戊戡亡其 一辞。

甲戌，卜王贞：翌乙亥夕于小乙，亡其 一辞。在正月。 文三〇五

考。旧释因爲禍爲爲骨爲叶爲庚爲凶，均臆測无据。又旧也读亡因爲亡咎，可信，但无佐证。晚期甲骨文常見「亡徙才」和「亡徙自」之貞，郭沫若同志釋「文讀」爲「文」，頗有道理。因字的音讀，可于周代金文、西汉竹簡和后世字書得到验证。今特分別加以引述：一、周代金文魯侯盃：「唯王命明公遣三族伐東國，才艸，魯侯又（有）因工。」因字金文編誤釋爲「外（務）」。因工郭沫若讀爲「獻功」（殷周銘文研究三九）。這是說，魯侯奉王命率三族以伐東國，既有謀猷又有功勳。二、前年羅福颐同志以所著臨沂漢簡佚書零拾見賜。其中旁遇篇殘簡有「老同許田曰」之詞，許田二字凡三見，其即許由无疑。由此可見，西汉時還借因爲由。三、龍龕手鑑口部上声有因字，音曰其九反。這是由于古音往往平上不分緣故。总之，依据以上三項証明，則甲骨文之以因爲咎，以耿爲縣，周代金文以因爲獻，漢簡之以因爲由，字書之音因爲曰其九反，均屬古韻幽部。其音讀之遞嬗相承，由來已久。L（甲骨文釋林釋因二三一至二二三二頁）

裴錫圭說參見字條下。

陳煒湛說參見字條下。

按：唐蘭評斷舊說，至爲通達，但以爲象「自」形則誤。陳夢家論證其形音義之流變甚詳，可資參考。要之，「因」當讀爲「咎」，于先生已進而加以證明。「因」與「咎」、「咎」有別，不能因可相通假而加以混同。參見「咎」字條下。

骨

𠂔

𠂔

𠂔

𠂔

丁驥
（一七頁）

「……曰風有疾」，乃風濕症也。L（釋胸与龍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二冊三四

裴錫圭

「子安因凡。」

乙 6273

……賓組卜辭的「因凡」當是卜辭常見的「因凡有疾」一語的省文。L（論「整組卜辭」的時代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二九九頁）

占

占

占

占

劉鶴

「卜占二字往：加口以為識別，未詳其誼。」

（鐵雲藏龜序四葉下）

羅振玉

「說文解字：占，視兆問也，从卜从口。」又：「卜以問疑也，从口卜。」

二者疑一字。卜辭中又屢見固字，於占外加口，不知與占為一字否。」（殷釋中十八葉上）

王襄

「古占字。」

（簠室殷契類纂第十六葉）

王襄

「疑占字。」

（類纂存疑第二第四葉上）

王襄

「固疑叶之異文。」

（類纂存疑三十四葉下）

葉玉森

「按此字異體作固固固，誼則占也。未知即占之變體否？」

（前釋一卷一二葉上）

瞿潤縉

「固或釋為洪範之稽，說文引作叶，卜以問疑也。按卜辭王固」

曰：「以下似非疑問之辭，最明顯者如王固曰吉。」四。二背之類。自與洪範之稽說文叶不同，攷其辭與盤庚上「卜稽曰其如台」句法相似，乃繇詞而非命詞也。稽考也，視兆考定吉凶也，是固即稽字而非說文之叶矣。」（卜釋一葉）

唐蘭

「田當讀叶，固當讀占。說文云：叶，卜以問疑也，是先卜而問。又云：占，」

視兆問也。則既卜之問，已卜得兆，發書而占其事也。此古義之猶存於許書者。」（卜釋二葉）

又曰：「固或作固，無多變體，蓋與七叶之作固者同為第一期作風也。較後則作固若」

占，更後則作固，則知固當從占，固聲。王固曰：「當讀為王繇曰：矣。然固讀為叶，叶占音」

轉，則謂為从自占聲亦未嘗不可，讀為王占曰：亦通。其字今為占，商氏已啟之。余按由固」

爰為占，後人不不知曰：為自，遂為占字，與叶字同。史記魏其侯傳：「占囁耳語。」玉篇引穀梁」

傳：「占血之盟。」則漢以後有占字，然占繇之本義亡矣。」（天壤文粹十一葉至十二葉）

商承祚

「此字知其形而不知其音誼，疑即後世之占字而讀占聲。文曰：王固曰：，或王」

躬自占卜則用此字所以別於太卜也。 (殷虛文字考)

商承祚 「王固者，王親自卜問也，故曰固，不曰卜，其字疑即古占字。加口者，示尊卑有別也，亦猶田田田田之意也。」 (補攷十一葉)

郭沫若 「此許書之叶字也。」 (見前叶字條下引)

孫海波 「固即許書訓視兆問之占。从口者為王占之傳字。」 (考古三期五四葉文錄十一葉三十四行亦載此說)

孫海波 「卜辭王曰之間屢介以固字，王襄釋稽，於形義不合。竊疑是占字，說文曰占，視兆問也。蓋既卜得兆之後，發問而稽其吉凶也。如菁華曰癸卯卜貞，旬亡田，王固曰。云，即癸卯之日，卜者殷貞問此旬無田，是既卜之後，兆辭已見，王復自占曰云，與許書視兆問也之誼正合。卜辭別出占字，此从口者，為王占之傳字。」 (文錄十一——十二葉)

陳夢家 「後編下(十七·九)曰己卯卜貞今日啓。王曰：其啓？佳其晦？大啓。与卜辭习見之曰王固曰：其雨？曰(戠一四·七及前四·二五·二等)同例，是固字亦或作焉。明固之音讀亦同于固；因讀若咎，則固声亦多近之。然則固者叶字也；說文曰叶，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与稽同；又曰曰稽，留止也。曰稽，稽繳而止也，从稽省咎声，曰是稽与稽一字而稽亦咎声，故卜辭固从焉(咎)一声，与說文叶讀若稽同；又卜辭屢言曰王固曰其雨曰皆問疑之辭，故固叶應是一字。」

晚期卜辭曰王固曰之固皆作固，从口从一(甲骨文編附錄三五)案卜辭骨白辭之曰帝祀示，七又又一，賓曰(後下三三·一〇)又云曰文示，四又出(又一)一，口曰(林二·三〇)之叶，尚書之稽。(日本东洋文库藏未改字古文尚書盤庚篇兩稽字作舍，又宋牛鼎銘曰帝若稽古之稽作叶，皆从占。)又骨白刻辭之曰一，疑亦揭字，器名。(又)与叶或为同音段借字，固則为从口声。

又晚期卜辭曰亡固曰之固皆作叶，从口从犬(甲骨文編卷十頁六)犬即狗也，狗咎音近，犬(狗)一为声增，故亡叶之叶仍讀若咎。 (釋焉，考古学社社刊第五期十七至二十二頁)

孫海波

「占或從口」

（文編三卷二十一葉）

孫海波

「固」

武丁時卜辭王自占之，占字皆从口，「盛」卜具之器。一

（甲骨文編一四九頁）

李孝定

「固」字所以从口為卜骨之象形，田、囙、回所以从口者，則象盛主之祐，皆非

普通之標識。二者之意不同，似不可並為一談也。（集釋一一一四葉）

李孝定

「說文」曰：「固，占視兆問也。从卜，从口。卜，辭占字有作占者，有作固者，其義亦有別。作

占者，其義如貞。辭云：「戊戌卜大占。」口內占。卜，支字卜。口，貞人名貞。辭例全同。且大內均為貞人名。內，字彙氏前釋以為「丙」字，非是。故知此數辭之占其義當如貞。貞，許訓

且前數辭占下均殘泐，後一辭占上干支及貞人名亦闕，無以資吾說耳。它辭云：「丁丑卜王貞余

勿咎。」占余，三月。備八十四。其義不明。作固者，其辭多作「王固曰」云云，乃得兆後之繇詞，占

與許訓小異，釋占是也。字从口，或曰「乃」字，象卜骨牛胛骨之形，說詳四卷下。从占，占亦聲，乃貞卜之事，故以象卜骨形之曰為其意符。作占者，其省體也。或以為王占之專字，說亦

可通。蓋此字在卜辭均與王字連文，無一例外。从口作固，所以別於占字，然口固二字，非普通

之標識，或曰字也。唐氏謂作固者為第一期書體，較後則作「固」若「固」，蓋以謂「固」若「固」，即卜辭習

見之固若「固」字，說非。按唐氏所稱「較後」之文，係據「後下十二」及「後下十七九」兩片轉錄，

見「天壤」文釋十一葉九行。引惟諦審原拓「後下十二」之文作「固」，同書十七九之文作「固」，似皆為「固」

固之漏刻，或拓印不明，故編三卷二葉下收「後下十七九」文亦誤。摹非其字僅从「口」从「卜」也。卜辭

占卜同文。說詳前叶字條下。（集釋一一一二葉）

張秉權

「固」，即占字。因為它的字形可以表現出時間性，所以楷定為固。說文三下卜

部：「固，

占，視兆問也。」（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五頁）

現于慣用語曰「五固曰」，（王固曰）中。从卜，辭內容來看，這個固近似于後代的占。固字有

時也寫作固。甲骨文还有一个固字，或寫作固，用法意义和固字同，可能是异体字。一（甲骨

方述鑫

「占」，甲骨文早期作固(鉄七七·一)、晚期作固(籀八〇)、金文作固(明公簋)，小篆作占。占是會意字，所从口形為卜地的骨版，卜為卜兆骨版上所呈現的兆紋，口內之口為占問者的口形。說文：「占，視兆問也，从卜从口。」又：「口，卜以問疑也，从卜，讀與稽同。」王筠說文句讀：「口，與占同件，此从口卜，謂卜也。占从卜口，謂得兆而問來占者所為之事也。」玉篇卜部亦作占，而乙部又收占字曰：「今作稽：占蓋叶之俗字。」按占、叶、占當是異體字，王氏謂三字是日同件，曰俗字，可從。考之卜辭，固(占)與固(占)的辭例一樣，均稱曰王占曰或曰王占曰，如：「貞，今夕其雨，王占曰其雨。」(粹八·四)「己巳王卜貞，(今)一歲商(受)一年。王占曰吉。」(粹九·七)「(甲)骨文口形偏旁釋例，古文字

辭中占和占的意思都是日視兆問，占占為異體字，當無疑。」(甲)骨文口形偏旁釋例，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十輯二九二至二九三頁)「(甲)骨文口形偏旁釋例，古文字

吉。北土受年，吉。

(粹九·七)

「(甲)骨文口形偏旁釋例，古文字

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十輯二九二至二九三頁)「(甲)骨文口形偏旁釋例，古文字

按：「固」，「固」乃早晚不同時期之形體，當釋「叶」讀若「稽」。陳夢家論其形音義之關係甚詳，其說可從。唯謂「獸」从「犬」，「犬」即「狗」為聲符，則不可據：「固」為繇辭，非命辭，瞿潤縉已言之。諸家爭論，實集中於「占」與「叶」王筠、朱駿聲以為「占」與「叶」當本同字，李孝定已論及之。

固 固 固 固

王國維

「與固為一字」

(類編待問編二卷一葉下引)

王襄「疑古啟字，从戶从卜，卜有从人作者，殆即書金縢。啟籀見書。啟之本字，又別出，多段為啓。」(籀考)

葉玉森「按卜辭屢見曰王曰吉之文，……王襄氏疑即書金縢。啟籀見書。啟然卜辭固有啟字。予疑即書金縢。明用稽疑之籍。汗簡引古文尚書作引。與固形尤近，許書

（前釋一卷七十八葉背）

郭沫若「囙之」字屢見于「王囙曰」之語，即「𠂔」初字。从囙乙，乙者乙治也。𠂔作囙若囙，从囙口，此則許書「𠂔」字也。許書「𠂔」卜呂問題也。从口卜讀與稽同。从囙與囙同意。日本未改字尚書古寫本東洋文庫藏盤庚兩稽字均作合，此又一稽之異文矣。」（甲研）

故齒形俱與齒作齒者相近。此期中以此為王孫之專字，而於鑒錢齒之文，反作齒，本書三二。

者。按其事之性質，可別為五大類焉。

[illegible]

卓見。許訓云：者，特就篆文為說耳。固字偏旁與固字之作目者相同，而固字卜辭多改為禍，說詳四卷。固字條請參看與此文義殊不相涉。疑此作固者乃以固省，蓋五期卜辭字體將小，故作字每趨約易。至何以早期作固，而晚期則增一形作固，則不可知矣。唐氏謂固為固字，當於四卷固字條下辨之，此不具論。本書收固作叶，收固作占者，以許例也。一葉。

陳夢家 參固字条

方述鑫 參固字条

按：此為「固」字晚期之形體，參見「固」字条。

畎 畎 畎 畎

王襄 「古戾字」 (類纂正編十第四十五葉下)

說一故立說如是。予曩者亦疑固為畎者，讀郭氏說玄妙澄結綽于扁，而予懷好奇之念，亦油然而起。欲證明郭說，第一、須證明固字為畎者。第二、須證明畎字所以為固者。固字非犬形，予乃先就卜辭中所見畎字之異體最錄若干，以供研究。其偏旁作畎者，又其下橫十九向斜上，目A目等形，爰態極多。卜辭中百數十見之固字乃無一作此諸形者。又其下橫十九向斜上，而固之下橫乃一致平行，是固非畎者，可以斷定。又所以之寸為犬形鼠形，欲得搞澄，仍求之卜辭。按先招造犬字，象其削腹拳尾，固為特徵。而搜集異體，覺削腹則同，尾則或垂或直，是尾雖不拳，仍不能謂之非犬。且畎字所以為犬，十九繫爪形。卜辭中大字繫爪形者，如：「說文云：犬，狗之有懸腕者也。」故先招造犬字，殆亦以繫爪為特徵。至若鼠字，則惟象其尖喙細腹脩尾及旁有食物却顧懷疑之狀，為畎字所從之旁，固無一繫爪形者。鼠之正字且不繫爪形，用作偏旁十九繫爪，恐亦無此理。是畎字所以為犬形，非鼠形亦可以斷定矣。至予釋畎為戾，已於舊著殷契鉤沈中言之。茲請更申其說。卜辭中未見戶字，以戶之字為雇，卜辭作「戶」(前二、四、八)、「戶」(前二、六、六)、「戶」(前二、九、九)、「戶」(前二、四、三、五)、「戶」(前二、六、九)其戶形作「戶」，與「戶」之偏旁有相似者。且下橫亦向右斜上，尤為顯著。犬以雙足抵戶，

則落很庚之狀，故為古文庚字。言「亡庚」猶言「亡尤」也。〔前釋一卷卅五——卅六葉〕

唐蘭「在第五期中，則以亡獸代亡因，亡從才獸代亡先才因，其讀當與因同，其字當自與酉之關係，然後世既無獸字，亦無以犬吠聲之字。余謂獸實周以凌之獸字也。小篆無自字，然自與酉之關係，則於以直代自，蓋自之龜形本最相近，其音又同，其字形之自自者，與酉之作百者又相似。則於以直代自，而自字亡佚之後，其用自字為偏旁之字，失其據依，除卜咄之類，受從口者外，若獸字之類，必以其一家眷屬之酉字代之，可無疑也。獸受從酉，酉酉一字，斯以獸為獸矣。」〔天壤文釋十一葉〕

柯昌濟「以悔从豕，殆即悔吝字。」〔補釋〕

胡光燁「亡獸」均釋為亡庚，謂「亡庚多用于貞旬，因蓋獸之省。」〔甲骨文例二四葉〕

二四葉

郭沫若「獸字之變形亦頗多，其常見者多有作時，用例與因全同。曰「亡獸」曰「貞」一字，惟由字形可得二解，其一如字，為象形。因聲之字，呂聲類求之則當為獸字之別構，在此通出於假借。歷來古籍每多假獸作絲，以馬本尚書大誥「王若曰大誥絲爾多方」鄭王本絲作獸，此小雅巧言「秩秩大猷，以備漢書敘傳第七十上顏師古注引作絲，又小是「我龜既厭不若告」猶孔廣森去「蓋言不告我以」絲，見鄭新九次所著書經學尼言爾雅「都絲於也」下注實先得吾心，所同。此外，以教鐘三章「淑人君子其德不猷，與次章「爾若徒我何」通斥責小人之章，式相好矣，無相猷矣，猷與好為對文，巧言本章「為猷將多，爾若徒我何」通斥責小人之語，均可以直訓為絲，是時猷疑係一字。卜辭亦有猷字作猷，猷猷諸形，蓋乃國名，雖或有从由作然無从因作之例。而亡獸字無慮千數百見，均从因作而不从酉若由作，是則猷猷殆非一字也。

〔甲研釋錄三——四葉〕又曰：「其字以一獸形，似犬而實非犬，余初釋為猷，今案實象形，乃裸然之裸也。」〔粹考一八九葉下〕

孫海波「亡獸」〔甲一四一九，从犬从因，說文所无，亡因就言亡咎。卜辭前期作因，后期作獸。〕〔甲骨文編四〇七頁〕

按：屯二三八四辭云：「庚辰貞，其陟。」高祖上甲，茲用。王曰：「茲。」又懷一六二。辭云：「癸酉貞，旬亡田？」王曰：「丙。」皆與「固」有別。

報

羅振玉「說文解字」，受物之器也。象形。籀文作。《殷釋》中三十九葉下。

至田 王國維「國史記」謂：「報乙報丙報丁，宜當為商諸商人報焉。報，其稱蓋起于後世，或取厘主及郊宗石室之誼，然不可得考矣。」（《殷考》五葉）

葉玉森「按余于研契枝潭中曾安立二說，其一：殷之先祖多以十干為名，然必冠以示卜，祖、大、中、小、康、南、般、辛諸字以別于十干專名，兼別于後世之同名者。則上甲省日甲，報乙報丙報丁省日乙丙丁，與干名涵，於同名亦嫌，故謂「報」又稍省簡，古代必有此種上甲省日甲，報乙報丙報丁，如「報」為示教標識。報乙報丙報丁之加「報」亦同。視「報」又稍省簡，古代必有此種示教法，觀「報」亦作「報」，一葉可證。以上係余舊說，姑妄言之而已。復思王國維氏厘主之說，似較精確，特為詳言之。《說文》：「厘，宗廟滅主之器也。」《禮記》：「祭共厘主。」杜子春云：「厘，器名。主木主也。」《說文》：「厘，宗廟滅主之器也。」《禮記》：「祭共厘主。」段注：「器，蓋西方，以此作者橫視之耳。」《說文》：「厘，宗廟滅主之器也。」《禮記》：「祭共厘主。」國史：「猶之置示于中，作司，司所加，亦厘象也。至卜辭云：『已彤亡尤。』《殷虛文字》第二葉，辭中已字余疑置省，乃禱之古文，與「回」非一字。」（前釋一卷二十八葉下——二十九葉上）

金祖同「舊釋」丁，非。吳其昌釋：「即郊宗石室，說文：『祐，受主之器。』其側視也。疑殷已有昭穆之制。報乙報丁報丙，作「區」，則代表一切晉祭，與宗同意。」（《遺珠》三葉下）

后，上甲為殷有史時代，故尊之。《說文》：「報，乙報丁報丙，作「區」，則代表一切晉祭，與宗同意。」（《遺珠》三葉下）

陳邦福 卜辭枝幹作十，上甲作甲，作田，且口為天象，殷人以上甲微帥契，德配天者也。說文一部云：「天，顛也，至高無上。」春秋說辭云：「天之言顯也，居高理下，為人經緯，故其字从一大，以鎮之也。」故孟鼎天作大，象人有所戴也。卜辭或虛象作只，讀亦正同。是上甲增口亦禮記中庸：「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之說已。說壽堂殷虛文字第二卷云：「丁丑卜貞王賓邑彤止狀，邦福案，口已皆為地象，殷人以報乙報丙報丁皆德配如地者也。」（說游一葉）

陳邦福 「口已皆為地象，殷人以報乙報丙報丁皆德配如地者也。」釋名釋地云：「地，底也，其體底下載萬物也。」考齊侯甌國从「口」作國，商距末國从「口」作國，知「口」同為地象，切澄卜辭又受作「口」，正釋名底載有物之說也。（殷契說存第一葉）

陳邦福 「拾遺一葉云：『貞今出自上甲二司。』謂上甲至報乙，報丙二司也，口本地象，殷人祭司固始用為婦字。又殷墟書契前編卷四第十七葉云：『王貞于三示。』亦西指報乙報丙報丁，增一則地象之略，爰就辭澄義，似又為福義說博厚配地，得一左澄矣。」（頤言一葉）

陳直 「禮記郊特牲云：『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周人報天而主日，殷人當亦同例，疑微本其名，以甲日而報故名。』乙丙丁三字，本非其名，以乙丙丁三日而報故名。皆因報天主日而得名也。卜辭於上甲加口，報乙報丙報丁加口，或加「口」者，吉甫甫先生一城云：『殷重報祭，報祭者，禘郊祖宗四祭之特祭也。』書語稱：『殷人報上甲微，甲稱上，猶乙稱天，微故名，甲著上者，報以祭天之禮而名之也。』祭天於圜丘，故甲从「口」識矣。『口』古圓方字，乙丙丁之報禮次于甲，加「口」者方澤祭地也。『予按口口皆地象也，禮記祭法云：『殷人禘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既以冥配天矣，未必再以上甲微為配。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鄭注云：『瘞埋牲幣，祭地之禮也。泰折即方丘，折為磬折，折旋之義，喻方也。卜辭口象泰折之方，口象泰折之折，已象泰折之折旋，殷禮當與周禮同。』（贛義一葉）

傅斯年 「上甲之口者必設位于中，報乙報丙報丁之口者必設位于旁，口與口當即祐一類者，此必是室中之祭。」（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

瞿潤緒 「按口祭名。殷禮祭先公先王皆直稱其名孫，即數世拾祭莫不皆然。故為口祭。」

𠂔 凹于甲，𠂔 诸凹字并为祭名，盖即许书之曲。说文曰𠂔象器曲受物之形也，或说曲𡵓薄也。
 𠂔 古文曲。𠂔 按吕氏春秋季春纪曰具挟曲蒙筐，𠂔 注云：曰曲，薄也，青徐谓之曲，受桑器也。
 𠂔 (考古学社刊第四期十九页)

(考古学社社刊第四期十九页)

陳夢家

「上甲至報丁皆以口」與日名合文，「」是盤主匣之象形。《說文》曰：「口，」

受物之器也，讀若方𠄎；『匱，宗廟盛主器也』。𠄎是盛物之器，其作盛主之用者專名為匱。盛主之器自其側面看，作𠄎形，正面看，作口形，金文國字从𠄎或从口或从𠄎，可證口𠄎之無別。以其形方故音讀如方。以其為石製，故又曰柝。『說文』曰：『柝，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左傳』莊十四年杜注『宗柝』，宗廟中藏主石室，『釋文』云『柝音石』，藏主石函，『左傳』哀十六年杜注同，『左傳』昭十八年杜注『柝』，廟主石函。柝義雖有石主，石函、石室三種說法，皆為盛主之所而在宗廟之內。卜辭的『圉』後世譯作主甲、報乙，主即廟主，報即『若柝』。

廟主，報即「若朽」。

公左傳ノ莊十四年ノ典司宗祏ニ，襄廿四年ノ以守宗祏ニ，故知祏之即祫。公作冊父辛ノ

曰石宗不制曰（《三代》一三・四六・一），《周語》中曰今將大泯其宗祫，石宗即祫宗，亦即宗祫。凡此與曰宗曰相對之曰祫或曰祫，乃指宗廟中盛主之所在。……

亦即宗枋。凡此與「宗」相對之「枋」或「拓」乃指宗廟中盛主之所在。……

祭于藏主所在之門，這種動詞謂之「祔」。《說文》曰：「祔，門內祭先祖

祭于藏主所在之門，這種動詞謂之「祔」。「繫」。「報」。《說文》曰：「繫，門內祭先祖。」

此報字是動詞祭祀的專名，於卜辭作𠄎：

𠄎：人詩，曰祝祭於𠄎。𠄎，𠄎或从方𠄎。《魯語》上：「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凡

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𠄎；《孔叢子·論書篇》：「人書，曰惟高宗報上甲微。」凡

此報字是動詞祭祀的專名，於卜辭作𠂔：

于東母出亡

《林》一・二二・二

二九七

亡于王亥

今天三三

乙于河
公燕
三七一

上甲
 于上
 二
 一
 二
 ;
 上
 二
 八
 .
 二

王多乙于唐

[illegible]

(詳前)

上
千
父
丁

公
粹
三
六
八
；
公
珠
六
三
四

【于保
今甲
三五一〇

……武丁、武乙兩朝，祭上甲最多，故《魯語》說商人報上甲微。……

語注 中韋注曰廟門謂之枋也，郊特牲注鄭注曰廟門內曰枋也，禮器注曰設祭於堂，為枋乎外也，鄭注曰謂之枋者，於廟門之旁也，公爾雅釋宮注曰閭謂之門也，左傳注襄廿四年正義引李巡曰曰枋，故廟門名也也。枋最初不是一切廟門而是藏主所在之門。一（《綜述》第四三九至四四〇頁）

饒宗頤 辛巳卜，設貞：彫，我曰（枋）大甲祖乙，十伐十軍。（《屯乙》三一五三）
曰為動詞，即枋字。《說文》：曰繫，門內祭先祖所以旁皇也。《詩》：祝祭于繫。枋，繫或从方。《毛傳》：曰枋，門內也。《通考》：一三〇頁）

李孝定 說文曰：受物之器象形讀若方。《通考》：受物之器為通名，古金文中凡受物之器為簋蓋之屬字皆从囙。許書《部》所屬諸字亦然，曰囙曰諸字亦从囙，則象盛主之柙也。一（《集釋》三八一九葉）

李孝定 此字當以許說為本義，受物之器為通名，以為受主之匱特其諸用之一耳。二陳氏謂：象天，口象地，說殊無據，天地安得以口象之乎。吳唐諸氏謂即枋字，其說未達一間，蓋口為匱之象形其讀為方，後因以為祭名，即許書之枋。《魯語》：報耳。當云讀為枋乃合。至卜辭別有司字，象匱主之形，即枋之初字，其本直當為匱中盛主之形，祭名之義其引申義也。孟真師謂：口即柙一類，王國維氏謂即匱主，說益精確，當為吳唐諸說所本。一（《集釋》三八二七葉）

洪篤仁 《史記殷本紀》：「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王國維考訂《史記》的「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丙立」的次序當為「報乙，報丙，報丁」。一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這是無可易的定論。對於字形的分析，王國維說：「田中『十』字，即古『甲』字……（《中畧》）。『上甲』之義尤近。一（《觀堂集林》卷第九，七五八頁）

又說：

《魯語》：「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中畧》）意禮禪或郊宗石室之制，殷人

十字即

描書卷第九，十四至十五頁）

義
也

如況可微字上甲Ⅱ（史記殷本紀索隱引）云，其真夏后之也，
明表本不廢矣而字之社ツ

我們應該向上甲出祭三宰來（助成）向三報（？）的神靈用整縛的因房稟告（征战的胜利）。

貞：一宰于上甲告我『（報）整。』（丙一一四（九））

應該用一宰向上甲（出祭）來（助成）向三報（？）的神靈用整縛的因房稟告（征战的胜利）。（注釋：說文：『𠄎，受物之器也，象形，籀文作𠄎，讀曰方。』傳統上學者都認為這是盛載神主的器形。甲骨文中『𠄎』時常與乙丙丁等組成合體字，即史記中的報乙、報丙、報丁。有時即使不與乙、丙、丁等字結合，仍然可代表這三位祖靈，例如：

祝三『𠄎』車羊（粹一一八）

除了代表祖靈之外，甲骨文中『𠄎』亦可以用作祭名，可能與國語魯語中的報祭有關。在丙一一四（八）中『𠄎』似乎可能作祭名，但問題在於並無以整為『𠄎』的或其他例子。目前尚難以決定。

還有一種可能性是『𠄎』係借為報，說文：『報，當報人也，从奉从良，良，良報也。』告我『報整』可解作向上甲稟告我（商人）如何判定（整縛）囚人之罪。』（卜辭兩種祭祀動詞的語法特征及有關句子的語法分析古文字學論集初編二六一、二九八頁）

姚孝遂 肖丁 「三」中，『𠄎』丁之辭亦遠多於『𠄎』乙、『𠄎』丙、『𠄎』目前尚無法對此種現象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三七頁）

楊樹達 參『方』條

金祥恒 參丁字條

按：陳夢家曾歸納眾說，謂「上甲至報丁皆以『𠄎』與日名合文，『𠄎』是盛主匣之象形。……『𠄎』是盛物之器，其作盛主之用者專名為『𠄎』。盛主之器自其側面看作『𠄎』形，正面看作『𠄎』形，金文國字或从『𠄎』或从『𠄎』，可證『𠄎』之無別。以其形方或有讀如方。以其為石製，故又曰石。……卜辭的因房後世譯作主甲、報乙，主即廟主，報即『𠄎』若於『𠄎』綜述四三九頁）。

卜辭「𠄎」亦為祭名：

「貞，出『𠄎』于王亥」

「出『𠄎』于圉」

「出『𠄎』于高己」

「𠄎」即後世之報祭，即魯語「禘、郊、祖、宗、報」五種典祀之一。

天三三

庫一二一三

粹三九九

王襄 「古璽字。說文璽：古文从夫，此从余省，余夫同聲，故相段。」（通鑑殷契類

澤第=十二葉）
葉玉璽 「按此為地名，異體作璽。羅氏謂个个為古省，似未確。予疑象矢鏃形，或医

字也。」（前釋六卷三十四葉背）
孫海波 「璽，前六·三五·四。从余，璽字古文。」（甲骨文編五〇〇頁）

李孝定 「从个為余之省，當釋璽字。在卜辭為地名。金文作璽。仲釗父鼎。」（集釋

一七〇七葉）
按：李孝定釋璽，不可據。字不从「齊」，疑是「璽」字。說文：璽，甌器也。从匚，俞聲。

契文「俞」即从「个」。合集六七一七辭云：

「正午卜，般貞，曰方出于璽，允其出。」

為地名。
又合集一三八八九辭云：

「璽骨凡……疾。」

為人名。

2251

石

石

孫海波 甲骨文編九·七金祥恆續文編九·六并收作「厂」，無說。

李孝定 「从石之字，契文多从「厂」，此當即石之古文。許書以為斥之篆文，今姑从金說，

卜辭云「己亥卜內貞王出」在鹿北東作邑于之。」（集釋二九五

七葉）

李孝定 「說文：石，山石也。在「厂」之下口象形。契文皆从「日」，古文偏旁「日」每無別，此字

从「日」無義，書者任意為之耳。辭云「貞戌出石」，「戌」一〇、二、三、貞戌出石一生。甲、一、二、五、十二與

它辭。己亥卜內貞王出下在鹿北東作邑于之。《乙三二一》均稱。《出石》。或曰。《出石》。辭例同，足證。《司》一字至小篆尊乳為二，義近音殊矣。它辭又云。貞雀石人。雀不其石。《乙四六八》。三。癸巳卜石亡禍。《乙四六七八》。石為方國之稱。它辭多言。御石。與前言。《出石》。義並未詳。金文作石。已庚。蓋石。鄭子石。鼎。石。鍾。伯。鼎。亦从石。《集釋二九五九葉》。

丁驥。《金兄》文中有言曰：「后所从尸口，是否从人从口，實可懷疑。疑后為石之異文。而后石為一字。故石后得通假。《金兄》之言卓有見地，惜契文只有司石通假之例。石字早有，石司通假，司字當是正字也。后从反司。今說之如下：

契文「尸」，《說文》山石之崖也。前人未此字為石，則石當成咤，故生混雜。字當釋為屋。辭例如《乙三二一》二曰：「王有屋，在尹北東，作邑於之。」《南明三三九》：「王其佑于滴在右崖，又雨。」《人二一三》：「得屋。」此屋字之用為地形名詞，亦似為人名，又似通段作祀之例。《岳屋》、《保屋》、《律屋》，并可為某祀也。保崖似傳說之稱。从尸从口為石，亦作司。辭作司字用者如：（庫一五一六）（鉄一〇四・三）（鉄一五四・五）（乙四九二五）

貞戊有司一
司之出，今之有血。
貞戊有司一
帛知又司
新司知于妣癸盧承。

此字一般亦未定為石，以石字入諸辭，便是祀祭山石之意。以司字入之辭中，有司命之意。亦可以司段為祀釋各辭。是非則難說也。惟此字不是后字，辭皆是一期，新辭可能是二期（因新名見於旅貞辭），故此石段為司字二期已不用。殆因上節所言，后字代司之故也。《說文》中國文字 第七卷三三六七頁至三三八頁）

按：「尸」均當釋石，「尸」象石之形，或增口為飾作司。《說文》：「石，山石也，在尸之下，口象形。」金甲文皆从尸，嶧山碑亦从尸。許書蓋以从尸不可解，故改為从口，以象石形說之。孔廣居說文疑疑謂「石从尸口聲」亦屬臆斷。

於該地建城邑。《乙三二一》：「王有石在廬北東，作邑于之，廬即鹿之省，為地名。謂廬地之東北有石，可

前四・五三・四「丁亥卜」：「岳石有从雨？」貞：「某石有从雨？戊戌雨。」
鐵一四一・一「」：「寅卜」：「取岳石」。

「石」均假作「柘」，謂祭於「岳」或「茅」之柘以祈順雨。取讀作「概」，為祭名。

柘 𠄎 𠄎 𠄎 𠄎

石之巖，人可居，象形。𠄎又厂部，有𠄎字，即卜辭殷字所从之𠄎、𠄎，故知𠄎、𠄎一也。𠄎疑柘之省。𠄎（《說文》卷十八頁）

孫海波 《說文》曰：柘，宗廟主也。𠄎《周禮》有郊宗石室，從示從石，𠄎古文石省。𠄎（《文編》卷五頁）

屈萬里 「柘」，《甲骨文編》所釋。蓋宗廟中藏主之石室也。𠄎（《甲編考釋》一四五頁）

按：王國維釋柘可以。據許慎的解說，柘為宗廟藏神主的石函，或以石為神主亦可謂之柘。

卜辭：柘或假𠄎為之，不從示。卜辭云：

「丁亥卜，岳出從雨？戊戌雨。」

「貞：𠄎出從雨？」

凡「均」為柘之省，「取」讀作「概」，謂祭於「岳」或「茅」之柘以祈求順雨。鐵一四·五三·四

石 𠄎 𠄎

按：此亦「石」字。卜辭「柘」皆從「𠄎」，不從「石」。古文「石」凡增「𠄎」多以示區分，而與「𠄎」高難以辨其區分。《合集》七六九五正辭云：「貞：戊有石，當係用其本義。又《合集》三七六正辭云：「乙丑卜，般貞，甲子翌，乙丑王夢牧石，櫟，不佳因？佳又？」為地名。

「石」與「司」迥然有別，不得混同。

司
司
司

羅振玉「商稱年曰祀，亦曰祠。爾雅釋天：『商曰祀。』徵之卜辭，稱祀者四，猶司者三。曰『惟王二祀』，曰『惟王五祀』，曰『其惟今九祀』，曰『王廿祀』，曰『王廿司』。是商稱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爾雅：『春祭曰祠。』郭注：『祠之言食。』詩正義引孫炎云：『祠之言食。』（音賜）為郭注所本。是祠與祀音義俱相近，在商時殆以祠與祀為祭之總名。周始以祠為春祭之名。故孫炎釋商之稱祀謂「取四時祭祀一說」其說殆得矣。（殷釋下五十三葉下）

王襄「古司字。祠字重文。」（類纂正編第九第四十一葉上）

王襄「疑司字。」（類纂存疑第二第三葉下）

王襄「古祠字，不以示，司字重文。」（盧室殷契類纂第二葉）

王襄「后即祠之有文，祭名。」（許說春祭也，傳伊訓伊尹祠于先王）（盧考人名二葉上）

葉玉森「后乃司之反書，即司字。卜辭似假作祠。堯典：『汝后稷。』之后，經生聚訟紛紜。鄭玄王充劉向竝引稷事作汝居稷官，近儒俞樾王先謙遂據以訂正。謂后為居謫。予思卜辭后字與后形同，知堯典古文必為『汝司稷』。又卜辭后字段毓為之，一作居形。古文傳寫譌變，或誤后為后。鄭玄等所見之本，乃更譌作居矣。」（前釋六卷廿五葉上）

葉玉森「司即祠。羅氏考釋謂『商稱年曰祀，又曰祠』是也。」（前釋二卷廿八葉下）

朱芳圃「字从日，从『司』。日即甌，盛食之器；『司』為『司』倒文，極食之具，二者皆所設食，即司之本義。『司』為祠，爾雅釋詁：『祠，祭也。』又釋天：『春祭曰祠。』郭注：『祠之言食。』考古人每食必祭，郭云『祠之言食』，引伸之義也。說文亦部：『祠，春祭曰祠，品物少多。」

文詞也。以示，司聲。望文生義，其失甚矣。

（殷周文字釋叢彙中第一〇一葉）

陳夢家
 居字从尸从倒。子，並非居住之居。五居即五后，卜辭后作𠂔，但𠂔且乙
 庚子卜貞其出于五居宰。𠂔一五。四二卜辭。至于多后。一。𠂔后且丁。亦作居且𠂔。一。辨四。一。
 一。𠂔四一。四。一。亦作居且乙。一。止二。一。二。一。𠂔且三。后在天。書呂刑三后成功。此周代稱
 而居乙癸。一。揃一。三八。四。一。即𠂔乙癸。持下武。三后在天。書呂刑三后成功。此周代稱
 先王為后。例。此五后可能指大庚至中丁五王。一。包括小甲、雍己、大戊。一。綜述四九五葉。

陳夢家
卜辭玄言司癸、司戊、司辛、疑皆先妣，又言且司疑與且匕相類。

十示之比，
 屈萬里
 殆謂二個
 辭：「乙丑卜：其又歲于二司，一死？二司，三司，蓋猶多父，或六示，
 或三個先妣也。」
 （甲編考釋一三六葉）

屈萬里
「王國維所釋，王謂：曰毓，浚，后三字本一字。」是也。卜辭「多后」，謂諸先公先王也。
(甲編考釋五四葉)

(甲編考釋五四葉)

錫文與金恒。然古金文司字皆作𠄎，疑此乃祠祀之祠字。《說文》：「司，臣事于外者。」从反后。其

郭氏殷契粹編

丙寅卜，又伐于司，紂鬻卅羌，卯卅豕。

考释云：丁卯卜，今日令。盖陵为春祭，曰祠（尔足）之词。下片司与多对文可证。纣殆鬲省，与卯为对文。亦用牲之法，盖即读为磔，狗牲，用辜磔殷周秦汉均然。

丁未，大示。

其五

丁未貞：以岁于司（此乃祭之誤）聶。

郭氏释文司乃祭之误，仔细察之，其字作𠬞，𠬞象以手持肉，𠬞象洒也。即说文祭，祭与𠬞为

正又作出。

臣致其入，乎从，又后母，我克拏二人。

侯家庄三四

后母其。

文武帝乎福后母（合文）于癸宗，若，王弗每？
此片又见于林泰辅龟甲兽骨文字第二、二五、三。而拓片有遲早而已。福祭正与（出）祐祭同。

其唯后母（合文）福足。 录六六

丁卯：帝后母 文武：福

戊辰：利貞：彫，小宰，至豕后癸： 乙五九八五

己卯：出乙己？

豕后母： 续一、三九、二

豕后 续五四

豕后衍吉。 前六、二三、一

癸卯：来癸，其彫于后母，至，

豕后母或豕后癸皆为人名无疑。以上均为武乙文丁时卜辞。

丁卯：弱降母尹后于父乙，亡咎，尹。

丁卯：弱降母尹后于父乙，亡咎，尹。 乙一三三六

丁卯：降母后于父乙，亡咎，尹。

丁卯：降母后于父乙，亡咎，尹。 乙七九〇。

以上二片为一版之断简，为文丁之卜辞。母尹后者，尹后母也。 前五九、六

丁卯：弱降母尹后于父乙，亡咎，尹。

丁卯：弱降母尹后于父乙，亡咎，尹。

于后辛 甲八二四

于后辛 甲八二四

于后辛 甲八二四

于后辛 甲八二四

乙丑：其又歲于二后，一執。 甲八七五

二后为淮，或即豕后癸与后辛也。或曰有三后，如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三集：

口未卜大

三后亦不知所指

九版，邵慎之的殷代祭器出土记

后，三武乙后，称母戊者，一在祖甲之世二在康丁之世，三在文丁之世

当在文武丁时

己酉貞：王其令火后我占？

己酉貞：火也。火之事：望不洋。

火后者，后之母姓也。火之地望不洋。

此虽不言明某后，然以上例比较之，亦可知司为后，非司也。

徐灏曰：说文云：后，继体君也。象人形，施令告四方，又祈为从「口」盖后人窳乱。

也，象人之形，从「口」盖后人窳乱。

人，字横写，不曰「从」而曰「象人形者以非立人也」，并下「文」后，解立曰「象人」下注：「后，所以「尸」是也，继体君

人，字横写，不曰「从」而曰「象人形者以非立人也」，并下「文」后，解立曰「象人」下注：「后，所以「尸」是也，继体君

人，字横写，不曰「从」而曰「象人形者以非立人也」，并下「文」后，解立曰「象人」下注：「后，所以「尸」是也，继体君

人，字横写，不曰「从」而曰「象人形者以非立人也」，并下「文」后，解立曰「象人」下注：「后，所以「尸」是也，继体君

人，字横写，不曰「从」而曰「象人形者以非立人也」，并下「文」后，解立曰「象人」下注：「后，所以「尸」是也，继体君

人，字横写，不曰「从」而曰「象人形者以非立人也」，并下「文」后，解立曰「象人」下注：「后，所以「尸」是也，继体君

人，字横写，不曰「从」而曰「象人形者以非立人也」，并下「文」后，解立曰「象人」下注：「后，所以「尸」是也，继体君

人，字横写，不曰「从」而曰「象人形者以非立人也」，并下「文」后，解立曰「象人」下注：「后，所以「尸」是也，继体君

人，字横写，不曰「从」而曰「象人形者以非立人也」，并下「文」后，解立曰「象人」下注：「后，所以「尸」是也，继体君

人，字横写，不曰「从」而曰「象人形者以非立人也」，并下「文」后，解立曰「象人」下注：「后，所以「尸」是也，继体君

人，字横写，不曰「从」而曰「象人形者以非立人也」，并下「文」后，解立曰「象人」下注：「后，所以「尸」是也，继体君

人，字横写，不曰「从」而曰「象人形者以非立人也」，并下「文」后，解立曰「象人」下注：「后，所以「尸」是也，继体君

人，字横写，不曰「从」而曰「象人形者以非立人也」，并下「文」后，解立曰「象人」下注：「后，所以「尸」是也，继体君

人，字横写，不曰「从」而曰「象人形者以非立人也」，并下「文」后，解立曰「象人」下注：「后，所以「尸」是也，继体君

而王品多后所以交于神明之文也。三礼释系下云：辨百品味之物。云：蓬豆之实，木土之品也。不敢用衰味

之妃。皇对后，君既称皇，后土，故其妻称后也。又得假借为祀。如：天子有后，妃之。诗：易：乾为天，坤为地，天子母后。故石后得通假，后非继体君之本义矣。借后为皇，王帝后之称。如：尚书：盘庚：「天乃祖，帝乃考，我高后。」

清峰山馆一七一

殷鼎铭后母戊者始见于民国廿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上海申报第

二为祖甲

或

第

豆之祭。王品后者，王以遵豆品物祭祀也。段后为祀金璋所藏甲骨卜辞，其中有一片：癸丑卜王曰貞：翌甲寅，气西魯自上甲衣，至毓，余一人亡田一楮一兹一品祀？在九月

其品后与品祀同，盖后假借为祀之訛。卜辞常见后室如：壬辰卜，貞，后室

过去均释为司室，以为司即祠，祠即祀，其实假后为祀也。

癸卯卜，在上魯貞：王旬亡咎，在六月，王廿后（祀）。

癸未卜，在上魯貞：王旬亡咎，王廿后（祀）。

癸卯卜，在上魯貞：王旬亡咎，王廿后（祀）。

癸未王卜，貞：旬亡咎？在九月，在上魯王廿后（祀）。

之后作司，说文：司，臣事于外者，从反后。山从反后，其实为一字。甲骨文未左右对称，常正反书之

其实为一字，故司之说解为臣司事于外者与后发号者君后也，其义一之与二也。许氏不见真古文，不知为一字，强分为二，而易其说解。至如说文中及从为比，反身为肩，反欠为死，反未

为辰反个为予多可疑者也。L（中国文字第三卷第九册一一〇三一—一一三页）

丁驥 (1) 按契文又字，右方也。元说何辞，左或右行，右字不能反契，不然便成左字矣。反后為司之司字，意义為司，為祀，亦可為另一字也。由武丁时代之辞研究，便知原来之后字，确因对称关系，右起左行之辞，便作司字之形，故此时后司二形均是后字。

甲戌卜，后室（续6.6.6）

甲戌卜，后室（续1.39.2）

甲戌卜，后室（续6.23.1）

金兄引契辞有承后者，係誤读。该辞曰：承，后用。之后名者去。全辞当如例辞乃：至承后癸

用之矣也。

(2) 及至祖甲時，后字仍寫為后，但可作為祀义。契字則不分辞之左右行，均一律作后字形。如

故曰王品后之應解為「王品祀」。而寫作后，但為有別於后妃之后起見，凡用后為人者均作合文。

其品后之辭左起右行。丁酉上兄貞其品后。其品后茲（後下 9.13）

丙申上出貞羽小。月八。後下 9.13

丁卯上羽降用我。后于父乙，亡田。我田亡乙父于后。我用降上卯丁（後下 10.1）

末一辭曰后于父乙。祀于父乙。……在（3）祖甲以后各期卜辭，后字一律寫為司形。與堂文同。不論辭之左右行均作司，其意則仍為后。一辭之中如用為司，段為祀者，必係單文。用為后者，一律為合文。例如：

至司羽王受又（京都 B 1855）

貞羽年卯出于司辛履出羌十（前 5.9.6）
（此疑一期辭之左行者，司辛二字不作合文。）

其至司司母又足（京都 B 1854）
上貞貞又司母（合文）（佚 466）
上貞貞丁卯…文武帝…福司（明 308）

其用為有司之司，此名詞或動詞用，亦係單文。例如：

壬辰上貞貞弘（當係于召）今司
…（續存 70）
…王廿司（前 2.14.3—4）
…王廿司（前 2.14.3—4）

司工，官職。王廿司，一般讀廿祀。疑仍應讀司，職司之司也。

由上舉三節之例，可見司字后字，在一期原是一字。二期改為全部寫作后。三期以降又全寫為司。疑司為本字，后為其段。此与至兄所說后為本字不同。L（說后）中國文字第七卷三三六三頁至三三六六頁）

孙海波
三七三頁）

后，甲二四一。司字反形作后，与篆文后字同。王品司癸。L（甲骨文編

饒宗頤 卜辭。出于五居。一（津方一五四二）居字从尸从倒子，與毓字同構，綜述釋為后字是也。一該書頁四九五）書呂刑，詩下武，離騷并稱。三后，陳氏謂此五后可能指大庚至中丁五王，然殷存辭明云至于，葬野，葬野指。葬甲，即和甲，疑五后乃指上甲、大甲、小甲、癸甲、龍甲（和甲）五甲，故與二示異其宗廟也。L（通考八八七葉）

饒宗頤 司與祠字通。詩天保：「禴祠蒸嘗。」爾雅釋詁：「祠，祭也。」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公羊桓八年何休解詁：「春曰祠，薦尚韭卯，祠福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以繼嗣而食之，故曰祠。」此以祠為繼嗣之義，則知殷禮之祠，非指春祭之祠，但多大詞也。則引禮記月令為說。卜辭：「品司。」下云八月，則知殷禮之祠，非指春祭之祠，但取祭之義而已。此為禴於殷禮，不指夏祭，斯即殷周禮制之異也。禮記祭義：「春禘嘗，鄭注：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為殷祭，更名春祭曰祠。今觀卜辭有品司，則祠祭不自周始可知矣。L（通考八六六葉）

李孝定 說文：「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从一，口發號者君后也。許君說此殊支離，字亦不象人形。厂之亦與告四方無涉。梁文从尸既非人亦非厂也。卜辭：「多后。」字皆假毓字為之，从無作后者。后字辭義不詳。辭云：「垂豕后衍吉。」前六二二，一丁酉卜兄貞其品后于王出。後下九十三，癸卯卜今日又后四羌用。乙一四六，己卯卜口口尹后于父乙亡禍。尹乙一三三六，其義均不可確知。前六二三，一言豕后。乙五九八五，云：「戊辰卜永貞酒小宰至司癸。」似后與司為一字，葉說可信。本書仍从許例分收為后司二字。L（集釋二八六〇葉）

李孝定 卜辭司或讀祠。辭云：「癸未卜在上魯貞王旬亡禍王廿司。」前二一四，四亡禍。王廿司。前四二八，一廿司即廿祠。猶卜在上魯貞王旬亡禍在九月王廿司。前二一四，四亡禍。王廿司。前四二八，一廿司即廿祠。猶言廿祀蓋取一年祭祠一過之義。又云：「壬辰卜貞或司室。」前四二七，八司室即祠室宗廟中祭祀。

所也。或當以陳氏所言有祖妣之義。辭云「貞翌辛卯出于司辛葡醢出羌十」前五九六出司辛亦以辛日卜，與它辭祀祖妣同例。或云「豕司」比五九八五，則司當訓掌豕司，猶言司豕，亦周禮牛人羊人犬人之比耳。（集釋二·八六一葉）

考古所 后父丁：武乙諸父中除康丁外可能還有廟號為丁者，故對其中之一加后以便區別，稱為后父丁。卜（小屯南地甲骨八八五頁）

考古所 司：可能為神祠之祠，伊尹為伊尹之神祠。卜（小屯南地甲骨八九六頁）

考古所 據目前所看到的材料，有后祖丁之稱的，除甲一八三五、洽四一是廩辛卜辭外，余皆康丁卜辭。在廩、康卜辭中，以丁為廟號的先祖有：丁、大丁、中丁、祖丁、武丁（直系）。在此五丁中，只有武丁對其它所有各丁來說都可以稱「后」，故武丁應為后祖丁。換言之，所謂后祖丁，就是最後一個祖丁的意思。

對后祖丁，學術界一直存有不同看法：董作賓認為是武丁（斷代例三三七頁）；郭沫若認為是祖丁（綜述四二四—四二五頁）；此片祖丁与后祖丁同版，說明董作賓的看法是正確的。因為雖然祖丁（小乙父）与武丁在廩、康卜辭中都可稱為祖丁，但二者相比，武丁稱后比祖丁更為合適。故此片卜辭之祖丁應為小乙父，不是武丁，后祖丁為武丁。卜（小屯南地中骨一〇七—一〇八頁）

陳初生 「甲骨文作司、后，从又省，从口，表示發號施令，与后為一字。後为与后相區別，新增意符「豕」，則作為聲符。豕符「司」或者作「司」，小篆以后偏旁位置固定，「司」后二字乃得區別。卜（商周古文字讀本三八八頁）

陳煒湛說參「司」字條下。

按：說文訓「后」為「繼體君」，以為「象人之形」；又以「司」為「臣司事於外者」，从反后。許氏說解「后」字形體支離牽強，段玉裁、桂馥、徐灝等均已致疑。古文字反正每無別，均當釋「司」，復尊孔作「祠」。至於「后」字，乃「毓」之譌變，說詳「毓」字條下。治說文諸家，皆昧於許慎「司从反后」之說，妄加臆測。段玉裁注謂「臣宣力四方在外」，

说，殊有未当。甲文作𤇑，𤇑从火，𤇑声。𤇑，故说文作𤇑。或

引，张音：𤇑，𤇑与𤇑同。𤇑，说文：𤇑，𤇑作𤇑。𤇑，音义

引，张音：𤇑，𤇑与𤇑同。𤇑，说文：𤇑，𤇑作𤇑。𤇑，音义

引，张音：𤇑，𤇑与𤇑同。𤇑，说文：𤇑，𤇑作𤇑。𤇑，音义

引，张音：𤇑，𤇑与𤇑同。𤇑，说文：𤇑，𤇑作𤇑。𤇑，音义

引，张音：𤇑，𤇑与𤇑同。𤇑，说文：𤇑，𤇑作𤇑。𤇑，音义

引，张音：𤇑，𤇑与𤇑同。𤇑，说文：𤇑，𤇑作𤇑。𤇑，音义

引，张音：𤇑，𤇑与𤇑同。𤇑，说文：𤇑，𤇑作𤇑。𤇑，音义

引，张音：𤇑，𤇑与𤇑同。𤇑，说文：𤇑，𤇑作𤇑。𤇑，音义

引，张音：𤇑，𤇑与𤇑同。𤇑，说文：𤇑，𤇑作𤇑。𤇑，音义

引，张音：𤇑，𤇑与𤇑同。𤇑，说文：𤇑，𤇑作𤇑。𤇑，音义

引，张音：𤇑，𤇑与𤇑同。𤇑，说文：𤇑，𤇑作𤇑。𤇑，音义

引，张音：𤇑，𤇑与𤇑同。𤇑，说文：𤇑，𤇑作𤇑。𤇑，音义

引，张音：𤇑，𤇑与𤇑同。𤇑，说文：𤇑，𤇑作𤇑。𤇑，音义

引，张音：𤇑，𤇑与𤇑同。𤇑，说文：𤇑，𤇑作𤇑。𤇑，音义

引，张音：𤇑，𤇑与𤇑同。𤇑，说文：𤇑，𤇑作𤇑。𤇑，音义

庶



按：于先生釋「庶」，卜辭辭義均不詳。似不得為「煮」之初文。

于省吾說參四字条下。

按：于先生以為「庶」之孳乳字。參見「庶」字條。

礲



金祥恆續文編九、三收列礲字。

董作賓「在事期間，有一事最堪尋味者，為武丁逐兇墮車事。辭為癸巳卜旬，附記次日甲午一段，云：「日甲午，王往逐兇，小臣叶車馬，礲馭（禦）此假為禦，當也。礲當王車，則曰王礲必覆，王必墮，故同車之。子央亦墮，言亦知王墮，不言王墮，為王諱也。」（殷曆譜下編卷九第三十七葉下）

李孝定「董先生讀礲為礲，馭為禦，謂礲當王車故有覆車之禍，則礲以字亦可通，不必讀礲也。礲以解為人名，馭以字，義亦可通，惟不以董先生所說之辭為美耳。」（集釋二九六一葉）

按：說文「礲，石巖也。从石，我聲。」此从二石，从我聲，與篆文同。董作賓釋讀「一有誤。當作「癸巳卜般貞，旬亡田，王固曰，乃兹亦有希若侏。甲午，王往逐兇，小臣當車馬，礲率王車，子央亦墮。」當讀作「載，謂小臣任駕驅之職；率，不從馬，不當釋，馭以字或作魯。說文有「魯」字，从木能聲，訓為「木葉多」，讀若薄，是從有薄音。合一三二有辭云：「戊午卜爭（貞），水其卑兹邑？」

2259

姑
𠂔

戊午一卜爭貞，：：，卒絃邑？
謂水薄迫商邑。故同版有「我家祖乙佐王，我家祖辛佐王」之語。
央亦墮於車下。此均驗辭。
或巖石墜落於王車亦可通。
董作賓釋為「𠂔」，以為人名；釋為「𠂔」，假為「𠂔」，並誤。又以「𠂔」不言王墮，為王諱也為言，
卜辭中竟有此「𠂔」微言大義，純屬臆測。

按：字从「女」，从「石」，隸可作「𠂔」。合集二八二辭云：
為人名。
「𠂔」其以「𠂔」

2260

姁
𠂔

疑為「司」其唯「𠂔」正合文。
按：字从「女」，从「𠂔」。合集三八七二九辭云：

2261

𠂔
𠂔

干省吾 甲骨文漢字屢見，羅振玉謂「殆即許書之𠂔字」。
是其例。𠂔字未定，應作「𠂔」，即「𠂔」的初文。為旧所不識。𠂔之作「𠂔」，和甲骨文涉之作「𠂔」，石鼓
文流之作「𠂔」，構形相同。甲骨文稱：「貞，先人于𠂔奠。」
「𠂔」于𠂔，是當上文而作者語。說文：「𠂔，五
〇七」這是貞同是否在地舉行祭奠。其言于𠂔，「𠂔」于𠂔，是當上文而作者語。說文：「𠂔，五

厠

履石渡水也，从水从石。詩曰：深則砮。瀦，砮或从厲。爾雅釋宮：石杠謂之倚。郭注：日聚石水中以為步渡物也。孟子曰：歲十月徒杠成，或曰：今之石橋。杠亦作砮，按：廣韻平江：日石砮，石橋也。日郝懿行爾雅疏引馬瑞辰說：日石砮，今江南謂之石步。日按：由履石渡水發展為履石橋渡水，都是步于石上。后世借厲與瀦為砮，以為橋梁之名，是由履石渡水之義引申而來。戴震毛詩考正（乾有苦叶首章）：日邨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固以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証橋有厲之名。：日正詩淇梁淇厲並稱，厲固梁之屬也。日說文砮字段注：日謂若今水汪，黃（按：廣韻去橋）：日堯，徒念切，支也。日（孰石而過，水之至淺者也。日按：墊碑石以渡淺水，至今還是常見的。日段注又謂：日戴先生乃以橋梁說砮，如其說，許當徑云石梁，不當云履石渡水矣。日按：戴說信而有徵，段注未免拘泥。日邵晉涵爾雅正義釋水和王引之經義述聞詩經有苦叶篇，均引戴氏之說，而用后世訓房或瀦為渡水的引申義以駁之，不足為據。本諸上述，則戴氏之說和段邵王的分歧，不是什麼連環不可解的問題。砮為砮之古文，砮字中間从水，兩側从石，則履石渡水之形尤為鮮明。后世稱橋梁為厲，乃砮或砮的借字，其起源于履石渡水，是顯而易見的。而說文砮字段注，謂：日古假砮為厲，由于不知砮與砮之造字本義，故本末倒置。日（甲骨文字釋林釋砮一五。頁至一五二頁）

陳漢平

「甲骨文有字作厠，卜辭曰：

貞敬人于厠奠 勿于厠奠 于厠 勿于厠

金璋五〇七

字在卜辭為地名，于省吾先生釋為砮（見甲骨文字釋林）。按：砮字从厉得聲，此字不从厉知非砮字。此字象二石相磨，象碎糠之形，从石，从靡得聲，字當釋礱。說文：日礱，石磴也。从石靡聲。日字今作磨，即粉碎糧食之石磨。此礱字究為何地，尚待研究。日（古文文字釋丛，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五年一期一〇三頁）

按：于先生釋「砮」卜辭用為地名。

張亞初 「厠」為从厂从肉从爿省之厠字（綜類三一三頁），在周初的厠、劑与之是繁簡字（三代三·二六·一一三·錄遺七〇），是以有為聲符的形聲字。有為餽字初文，在東周銘文的偏旁中作養（金文編三五九頁），為餽字的省倖字。這幾個字都是以爿為聲符的形聲字。

按：字从「厂」从「又」持「肉」，隸可作「肩」。合集三五五〇一辭云：「王曰則大乙敷于白麓肩率丰」。

用為動詞，其義不詳。

𠂔

2263

按：字从「石」从「𠂔」。合集六六六二辭云：「貞：曰戊出琬万午……弗其伐」。

為方國名。

厚

𠂔

2264

唐蘭《說文解字注》：「右厚字，商承祚云：『𠂔即厚字，金文遯鼎作𠂔，魯伯盤作厚，與此形近。』」今按當是從「厂」𠂔聲，「厂」之省，「𠂔」者石也。《文字記》廿九葉下。

李孝定《說文解字注》：「厚，山陵之厚也。從𠂔，從厂。𠂔，古文厚從后土。《唐氏》引商大之說，釋此為厚是也。又引《說文》：『厚，山陵之厚也。』按小徐之說固不誤，惟此字應入「厂」部，以「𠂔」為「厂」聲方合。今許書既誤入「阜」部，則其下說解自應作『從𠂔，從厂』，倘不如此，則為勅辭，非亦人名，倘以厚示連讀為名辭，則上屬以今字頗覺不辭，且其下𠂔字亦覺無著矣。金文作厚，魯伯盤厚，趙鼎厚，井人鍾厚，齊侯鐘又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引此作『𠂔』，形體稍誤，見原書三二葉附正於此。《集解》一八六七葉。

按：商承祚釋「厚」可從，「𠂔」辭用為人名。

石甲 𠂔 𠂔

裴锡圭

「在见于陈梦家所谓「午组卜辞」的祭祀对象里，有一个名为𠂔的先人：

甲寅卜，午（禦）𠂔牢。用。前八·八·四
 己酉卜，由（惠）用法与「唯」相近。牛于𠂔。乙五三二七

甲骨文石字作𠂔，一般释为「石」，合文，应该是正确的。

一九七三年小屯南地出土的「午组卜辞」里也有石甲之名：

癸亥卜，鼎（貞）：酒午（禦）𠂔至鬯正。考古一九七九年六期五一三頁图一·8

肖楠同志略论「午组卜辞」一文认为「上引卜辞中的后一先人名曰可能是盘庚之元阳申」，应该就是盘庚之元阳申。

在正統卜辞里，相当于阳甲的先王名的「甲」上一字写作𠂔，𠂔、𠂔、𠂔等形。此字所从兽形，董作宾谓是「虎」，相当于阳甲的先王名的「象」，唐兰谓是「兔」，陈梦家谓是「豕」。从兽形，尾的特点看，唐先生的意见显然是正确的。「兔」是透母鱼部字，「阳」是以母（喻四）阳部字。鱼、阳二部阴阳对转。以母古与定母极其相近，定、透都是舌头音，极易相转，从易声的

「湯」就读透母。由此可知「兔」和「阳」的上古音是很相近的。所以盘庚之元阳申，从易声的而甲骨大作「兔」，「兔」和「阳」的阴阳对转，故可通用。唐先生以为「逸」当从兔声，「逸」

阳为声之转，似嫌迂曲。

「石」为禪母鱼部入声字。禪母古音亦与定母等舌头音相近，从石声之「𠂔」、「𠂔」等字读透母，与兔字同。若字，说文以为从「𠂔」省声，其实很可能就从石声，「𠂔」、「𠂔」二字阴阳对转。石、兔、阳诸字古音都很接近，石甲、兔甲、阳甲应是一名的异写。「𠂔」古文

字研究第四辑一六三—一六四頁）

考古所

先祖（详见本书上册前言）。「石甲」：「午组卜辞」独有的称谓，不见于其他卜辞，当为此种卜辞同疑者的

郑慧生

「凡有子为王就有妻入祀，凡有妻入祀就有子为王，这是商代帝王祀谱的通例。造成这种通例的原因，是因为儿子要祭自己，因而凡有子为王的王妻，均被儿子列入祀谱，成了入祀配偶。说的更明确一点，那就是说：入祀配偶，均系登位儿子的生母。这就是商代祀法中的「生母入祀」，因为从数目上来说，那入祀配偶与登位儿子的数目，往往

2213

呈一致。

1. 入祀配偶与登位儿王数目的比较如下：

一母入祀，一子为王：	示癸妻妣庚——子示癸	示癸妻妣甲——子大乙
大丁妻妣戊——子大甲	沃甲妻妣庚——子南庚	
小乙妻妣庚——子武丁	康丁妻妣辛——子武乙	

2. 一母入祀，数子为王：

大乙妻妣丙——子大丁、外丙、仲壬	大甲妻妣辛——子「沃丁」、大庚
大庚妻妣壬——子小甲、雍己、大戊	大戊妻妣壬——子中丁、外壬、戈甲

一母生数子，所以有一母入祀数子为王的现象。

3. 凡以入祀，几子为王：

祖丁妻妣甲——妣乙、妣庚、妣癸——子阳甲、盘庚、小辛、小乙	武丁妻妣戊——妣辛、妣癸——子祖己、祖庚、祖甲
-------------------------------	-------------------------

祖甲妻妣戊——妣己——子「康辛」、康丁

祖己即孝己，旧文献所载，多以为未主而卒。但卜辞中他被列入祀谱，与其他诸王同样受到后王祭祀。因此，祖己应该和祖庚、祖甲一样被视为商代一王。

以上几个儿子为王，就有几个以后入祀；那入祀的以后，应该分别是这些儿王的生母。

4. 两母入祀，一子为王：

中丁妻妣己、妣癸——子祖乙	祖辛妻妣甲、妣庚——子祖丁
---------------	---------------

这两项例证，应该是商有嫡妻之制的最有力的证据。因为一子二母，必有一母非生母；非生母而能入祀，其不为嫡母而何？但是，这在商代十六世纪祀谱中只占两例。特别是，这两例发生在中丁之后的九世之乱中，就不能不使人怀疑到它的可靠性。殷本纪说：「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因此，我认为祖乙、祖丁应各有一个兄弟登上过王位；登上了王位就把自己母亲的庙主请进了宗庙，把自己母亲的庙主排入了祀谱。但不久他们本人却被别人赶下了台，不为后王所祭祀。于是他们本人被摒弃于国祭祀谱之外，使自己的母亲成了无子为王的实际上是无子入祀的先祖，其中被祭的，有石甲、乙甲。殷虚文字乙编五三二七说：

商王武丁，特祭自己的先祖，其中被祭的，有石甲、乙甲。

降
A

按：此為「石甲」二字合文，當即「陽甲」。

辛亥卜帝往一羊北祖壬。
辛亥卜興祖庚。
庚戌卜脩岁「」下乙。
辛亥卜興祖庚。
乙酉卜蚩牛于石甲。
乙酉卜脩岁于祖乙。
殷虛文字乙編四五〇七說：
癸卯子卜御「A」甲。
石甲「A」甲之名，在殷本紀和祀譜中都沒有出現過。但石甲和祖壬（外壬）、祖乙、祖庚（南庚）、下乙（指小乙）同版受祭，「A」甲和中乙己（或丁）之「A」同版受祭，他們的地位，應不亞于一般先王。論其時代，石甲要早于「A」甲，他應在外壬之後祖乙與祖丁三世之間；而这三世，恰就空着二甲兩位。因此，石甲應在祖乙之世，「A」甲應在祖丁之世。（日本學者島邦男在殷虛卜辭綜彙中也把「A」甲排在沃甲、祖丁之間，與本文排法一致。）他們是登過王位又被廢黜的王，因廢黜而未被后人列入祀譜，并被摒棄于商代帝王世系之外。
由于以上原因，所以中丁、祖辛之妻、子入祀情況應為：
中丁妻妣己、妣癸——子石甲、祖乙 祖辛妻妣甲、妣庚——子「A」甲、祖丁
這情況，与凡為入祀，几子為王的情況也屬相同，應列入該項例證之中。
從以上情況看，商代哪些王妻能够入祀，完全在于該人有没有兒子為王。这就形成了我的看法：商代王妻的入祀法是曰儿王生以入祀法也。生以入祀說的成立，揭开了商代宗法制度的一个谜底，那就是，所謂入祀配偶，不过是登位儿王的生母，并不是什么曰法室配偶也、曰正妻也之类。至于到了商代后期武乙、文丁、帝乙、帝辛之世，王位继承完全变为父传子制，这时的婚姻制度，有没有出现嫡妻之分的变化，则因卜辞史料缺乏，不敢强作解释。但是到了周初，嫡妻制度、嫡庶之分却以一个完整的宗法体系出现了。（从商代无嫡妻制度说到它的生以入祀法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四年四期一〇六——一〇七页）

2269

石冀

石

「貞，王砧疾，佳出由」
當與疾病有關，僅此一見，其義難以稽考。

于省吾釋「見」字条下。

按：于先生以為从「石」，从「冀」，隸作「磳」。合集一八七五七辭云：

為地名。

2270

石

2271

石

按：合集三三一三六辭云：
「于石高伐」
為地名。當與「磳」同字。參見 2272 「磳」字條。

孫海波 「鼎」 甲三九三九·地名。牛頭刻辭。L (甲骨文編三四〇頁)

按：合集三七三九八辭云：
「在九月佳王」
「祀日，王田孟于石」
為地名。

2272

石

石

2273

𠩺

按：字从「石」从「殳」，隸可作「𠩺」，當為「磬」之省。參見 2277 「磬」字條。

2274

𠩺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275

𠩺

按：字从「高」从「石」，隸可作「𠩺」，辭殘，其義不詳。

為地名。

按：字从「石」从「高」，隸可作「𠩺」。合集三三一三七辭云：

2276

𠩺

按：此亦當是「𠩺」字。參見 2261 「𠩺」字條。

2277

𠩺

羅振玉
虞師，「象磬」，又持「𠩺」，所以擊之，形意已具。其从石者，乃後人所加，重複甚矣。一殷辭
中四十葉上

王國維 「說文解字石部：『磬，樂石也。从石，殸象縣虞之形，殸擊之。』古者毋句氏作磬，殸，福文省。案殷室卜辭『殸』，與『福』大略同，『殸』即『福』大尸字，許云『尸，岸上見也』，實則少象磬飾，『尸』象縣磬，與『豈』同意，『殸』與『福』與『鼓』同意。『古福疏證』二十七葉。又曰：『从石上加飾，象磬之形，又殸以擊之，與『鼓』字同意，此為地名。』（『說文考』廿三葉上）

王襄 「古磬字省石，象擊磬之形。」（『籀考』天象十三葉下）

王襄 「古磬字，許說樂石也，从石，殸象縣虞之形，殸擊之也，此不从石。」（『類纂』）

編第九第四十二葉下

陳夢家

「說文：『殸，福文作殸，古文作殸。殸，至古音同。』說文：『殸，山絕次也。』

谷也。『廣雅釋山』：『殸，阪也。』爾雅釋山：『山，絕殸。』太行山首指於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殸，而玄河內者謂之太行殸，元和郡縣志：『懷州河內縣太行殸，在西北三十里。』左傳：『隱十一年與鄭人向，盟，州，殸，隕，懷，殸，即此。』約在今沁陽縣以北三四十里清化鎮一帶。

說文：『殸，福文作殸，古文作殸。殸，至古音同。』說文：『殸，山絕次也。』

新，孟子作宋，殸，可知開與至相通。以上曾考證殸丘應在沁水之北，太行山之南，其地實當

殸南，所以殸丘也者，指太行殸南的高丘。以此殸，殸，殸實是同源異作。『綜述』二六一葉。

李孝定

「說文：『殸，樂石也。从石，殸象縣虞之形，殸擊之也。』古者毋句氏作磬，殸，福文省。殸，古文

从至，至，黎文與福文同。『渚王國維兩氏之說是也。』王襄氏謂『省石』失之。卜辭言『田殸』，言在殷室地名。元嘉八六云：『勿往逐殸，其弗禽。』殸亦地名。胡氏釋殸，當是，但省縣虞之系耳。許書古文从石至聲。『集釋』二九六四九葉。

孫海波

「殸，甲一三一九，不从石，象击磬之形。」（『甲骨文編』三八六頁）

按：羅振玉釋殸是對的。卜辭皆以為地名。『殸』即石，古懸石為磬，故稱殸為石樂。殷墟出土之磬多見，均為石製，形亦近於『殸』。

或有作『殸』，亦為磬字。

𡗗 𡗗 𡗗 附

羅振玉釋𡗗為𡗗，曰：「說文解字無𡗗字而有𡗗，注：『𡗗，𡗗也。』又𡗗注：『𡗗，𡗗也。』通俗文：利喉謂之𡗗。」此二字亦見離子除無鬼篇。知𡗗即𡗗之初字矣。——殷釋中五十九葉上。

陳邦福

「說文無𡗗字，疑部之音假。說文邑部云：『𡗗，陳留鄉。』」——頤言五葉。

楊樹達

「字當釋𡗗，羅釋𡗗者誤。字在卜辭為地名，而或作𡗗或作𡗗可證。字實从𡗗得聲，同音通作也。」——甲文說五葉釋𡗗。

楊樹達

「甲文有𡗗字，字作𡗗，从亥从𡗗，羅振玉說之云：『說文無𡗗字而有𡗗，注云：『𡗗，𡗗也。』又𡗗下云：『𡗗，𡗗也。』通俗文：利喉謂之𡗗，知𡗗即𡗗之𡗗矣。』」——殷墟文字類編之致下一余謂羅氏此說殊誤。說文𡗗字从欠亥聲，如羅說𡗗亦𡗗字，字當为从亥𡗗聲。然𡗗為𡗗之古文，𡗗字何以从𡗗，說不可通也。按說文言部云：『𡗗，𡗗也，从言𡗗聲。』余謂甲文之𡗗乃𡗗之初文，字从亥者，實从𡗗省，篆文变为从言，义泛而不切。——釋𡗗，和微居甲文說卷上十三頁。

孫海波

「𡗗，𡗗一五五〇。从𡗗从亥，說文所无。地名。」——甲文編五七五頁。

孫海波

「𡗗，前二·四四·五，从𡗗从亥，說文所无，疑即𡗗字。」——甲文編五七五頁。

饒宗頤

「𡗗字一偏旁頗多异形，其下有从方者，如：戊子卜，貞：王其田𡗗，亡𡗗。」——邲初下三三·一。

「有从亥者，如：王其射𡗗鹿，亡𡗗。」——拾遺六·三。

「戊子卜，貞：田𡗗，往來亡𡗗。王𡗗曰吉，𡗗知，隻……。」——前編二·四四·四。

（前編二·四四·四）

翊日壬，王其田戲，卒又大逐。(粹編九三一)

其上体有从戲者：……卜貞：王田于戲，亡咎，知，隻鹿。(前編二、四四、三)

并仅一见，是知从戲与从戲无别，而戲与戲原为一字，考戲乃孟方地名，在漳水流域。：戲为戲之异形，说文戲，籀文省作戲，古文作戲。戲疑借为陞字，即左传隐十一年与郑人向盟、州、陞、陞、怀之陞，地在沁阳县北。(巴黎所見甲骨录二〇页)

屋萬里 戲，陞，戲。韓生之當作戲，即羅振玉所謂戲字者也。曰重戲田，亡咎？甲編一五五〇。此知戲亦殷王田獵之地。佚存四四二。云：王其田孟至戲，亡咎？又津新四四七〇。云：王其田，涉滴至于戲，亡咎？知戲在孟及滴水附近。(甲編考釋一九六葉)

李考定 从亥从戲，或从戲，說文所無。釋戲釋款並無據。字在卜辭為地名。薛云：王其射戲鹿亡咎。恰六、三。曰子王卜貞曰戲生口來亡咎。前編三、三四、四。曰子王卜貞曰田戲口往來亡咎。前編二、四四、四。戊申卜貞王田戲不違兩咎。前編三、四四、一。曰卜貞王田于戲口往來亡咎。前編三、四四、三。可證。楊氏謂有作戲者，未知見於何處。从戌从又同意，戌為兵，又象以手執杖許訓積竹杖事類亦相近故以通也。陳氏謂疑郊之音段，當是。(集釋四四三〇葉)

考古所 戲：地名。佚四四二。王其田孟至戲。可能二地相距不远。(小屯南地甲骨八五六頁)

按：字隸作戲。在下辭為地名。釋「戲」，釋「郊」均無據。楊樹達以「戲」為「戲」之或體，非是。戲「當釋」，戲「與說文」，戲「之籀文同」。且「戲」多「戲京」連言，「戲」字則否，不得以為同字。

戲

按：字可隸作「戲」，與「戲」同字。參見「戲」字條，當併入。

磬

𪔐

按：合集一八八九四辭云：

「由磬田，亡戈。」

為地名。與「磬」同字。參見 2277 「磬」字條。

聲

𪔐

郭沫若

「磬當即聲字，惜上端略損而辭亦殘缺，未明其義。」

（粹一二二五片考釋）

于省吾

「契文聲字僅一見，粹一二二五有𪔐字上已殘，應補作𪔐，从𪔐聲，即古聲字。」

字。

（駢三第十九葉下）

李孝定

「說文：『聲音也从耳，𪔐聲。』𪔐，从耳从𪔐，聽其意一也。後上七下有𪔐字，當亦聲字。」

聲。

篆文將省。

（集釋三五二三葉）

考古所

「聲，在此為地名。」

（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九〇頁）

趙誠

「𪔐，聲。象以受，𪔐聲。會聲聞于耳之意，當是聲之本字。簡倅寫作𪔐。甲骨文

用作磬，為香的意思。」

（甲骨文簡明詞典一七九至一八〇頁）

按：屯三五五一辭云：

「丁丑貞，聲有咒，其。」

為地名。其省體作「𪔐」。

聲

𪔐

宣
𠄎

也。詁之明显可見者，如或與𠄎同片，前·四·一三·一，等或與𠄎同片，前·七·九·二，等或於𠄎貞山之卜辭中乃有𠄎出于羊
六·二·一·等或與𠄎同片，前·七·四·二，或𠄎貞山同片，前·七·九·二，等或於𠄎貞山之卜辭中乃有𠄎出于羊
甲·前·七·四·二，或𠄎貞山同片，前·七·九·二，等或於𠄎貞山之卜辭中乃有𠄎出于羊
有𠄎代昌方𠄎，二·五〇·一，酒于羊甲𠄎，一·二·三·三·之文。或於𠄎貞山之卜辭中乃有𠄎出于羊
第二九四頁）
𠄎之確為武丁時人也。（殷虛書契解詁

張秉权 「𠄎是常見的貞人之一，他常常代表國王去貞問國家大事，本編中有「𠄎亡禍
的卜辭，可見時王對他的密切，其寃信程度可想而知。卜辭中又有𠄎方之名（例見本編考釋P
六）「貞人𠄎大概是𠄎方的首領服務於王朝者。從這一版上的卜辭看來，雖親信如𠄎者，也有
叛逸的時候。於此，我們也可以窺見殷商時代君臣之間的關係之脆弱的一斑了。」（殷虛文字
丙編考釋第三六五頁）

孫海波 「𠄎，甲九〇·三·水名。𠄎水泉。
曰，甲三二一八·貞人名。L（甲骨文編五一六頁）

饒宗頤說參𠄎字条下。

張亞初說參𠄎字条下。

晁福林說參𠄎字条下。

按：字當釋𠄎，𠄎回實本一字，後始分化。卜辭以為方國名及人名。

羅振玉 「卜辭中𠄎與𠄎从𠄎，故知此為宣矣。」（殷粹中七十二葉下）

王襄 「古宣字。从𠄎从日，日即𠄎字。殷契洹作𠄎，𠄎亦从日作，篆文之𠄎即日之
絲文。」（類纂正編第七第三十五葉上）

楊樹達 戰後字滬新荻甲骨集參拾玖片云：「丁巳，卜，于南宣名？」樹達按：明義士殷雲卜辭貳參玖片云：「貞告執于南室，三宰。」此辭卜行祭于南宣，彼辭卜以三宰行告祭于南室，宣室字並从山，疑南宣與南室為一事而異名也。淮南子本經篇云：「武王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注云：「宣室，殷宮名。一曰：宣室，獄也。」文記殷事，以宣室連文為一名，然則或稱南宣，或稱南室，為一事明矣。L（卜辭瑣記一六至一七頁）

孫海波 「同」，「后」一、二四、七。方名。弱宣方夷。L（甲骨文編三一六頁）

李孝定 說文：「宣，天子宣室也，从山，亘聲。」黎文同。辭云：「弱宣方。」後上二四、七，似為方國之名。金文作「宣」，「宣」字，白盤「宣」，曾子仲宣鼎「宣」，鄭盆「宣」，晉姜鼎「宣」，從重曰「宣」。L（集釋二四四一葉）

按：說文：「宣，天子宣室也。从山，亘聲。」殷代有宣室，淮南子本經訓：「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宣室。」京津四二六九有辭云：「丁巳卜，于南宣名？」南宣」猶言「南室」。陳夢家謂南宣「為祭祀之所」，綜述四七七。後上二四、七殘泐，似當讀作：「方出，于：，卜：，爻：」

弱宣方

李孝定集釋以「宣方」連續，以為方國名，似未妥。刻辭類纂於合集二八〇〇三釋讀亦有誤。

起

羅振玉 說文解字：「起，起田易居也，从走，亘聲。」此从止从亘，殆即許書「起矣」。此當為盤桓之本字，後世作桓者，借字也。L（殷釋中六十七葉上）

王襄 「古起字，許說从走亘聲，此从止，省夫。」L（簠室殷契類纂第六葉）

丁山 「𠂔」字，从止，亘聲，當是起字初文。甲骨文作「𠂔」，正是回字，象回互之紋。因此，我認為起即還字本字，許書釋為「起田」，非也。骨面刻辭所見的宣氏，應即左氏春秋所謂「釋」，十二家吉金圖錄番禹商氏梁齋藏器中有鼎觚等十一器銘文皆作「亞」，雖「𠂔」字从止行，

2226

四五葉

一九

京索

卜步

虛文

亶見

西周因建國，此種情況，典籍可見，不繁舉例。一殷虛人方卜辭地名匯釋，文物研究所五輯七八頁。

按：釋趙可信。古文字偏旁从止，从走，从走通用無別。卜辭用作地名，或為真人名一御後一。七五。

𦣻 𦣻 𦣻

2288

饒宗頤 按：即𦣻。周語中：昔摯𦣻之國也，由太任。韋注：摯𦣻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漢書序：中虺作𦣻。史記：虺作𦣻。荀子堯問作：中𦣻。左定元年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卜辭：亦作𦣻，疑其異構。一通考九七——九八葉。

張秉叔 按：乙，饒氏釋𦣻，曰：周語中：「管摯𦣻之國也，由太任。」韋注：「摯𦣻，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后。」書序：「中虺作𦣻。」史記：「虺作𦣻。」荀子堯問作：「中𦣻。」左定元年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卜辭：乙亦作𦣻，疑其異構。一見上引書P九八。按：乙釋𦣻，待考，而薛在今山東滕縣東南，与卜辭方向，似亦不合。姑備一說，以待續考。一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四〇一頁。

按：字當釋「𦣻」。說文：「𦣻，歲饒所佚衣。从𦣻，𦣻省。」契文象歲饒文飾之形。其作𦣻形者，則與金文「𦣻」形近。「𦣻」，乃由「𦣻」所孳乳，字不从「𦣻」，亦不从「𦣻」。合集八二八四辭云：「癸未卜，方貞，王往于𦣻。」為地名。

2289

行 𦣻 𦣻

羅振玉 按：𦣻象四達之衢，人所行也。石鼓文或增人作𦣻，其義甚明。由𦣻而𦣻，𦣻為𦣻。

2227

(8) 戊，蚩义行用道，有战？
(9) 勿用义行，弗道方？
这些辞例一个基本辞例是：由某行用战，方和日用某行道方，辞义很明白，就是调用某行去征伐方或某方，其中或占问有无得获，或能否胜利，或是否日雄众日，日雄人日。雄是陈列之义，即是在占问用某行征伐，要不要陈列众或人等武装人员。除了(4)辞是指田猎中发现有象在行列的左翼，能否射着之外，都无疑是军事活动，所以这里的日行日可能都是由地名或族名组成的。行名称。这些行名应该都是比较固定的，用某行时还要陈列众日或日人日，似是军行之外增加人员。L 一甲骨文所见的商代军制数则，甲骨探史录四〇〇至四〇四页。

温少峰 袁庭栋
(69) 乙巳卜，出贞：王行逐一兕？
乙巳卜，出贞：逐六兕，半(半)？(后上三〇·一〇)

(70) 贞：行出？(七七七一)
此乃狩猎之辞，行逐者，以车循大道而追逐也。

不由大道出行也。
以上二辞与贞：王往出，若？(七七七一)同版。日行出者，由大道出行也。日马行出者，有豚在行，王曰：贞，又有一豚才(在一)行，其又(有一)射……(前三·三一·二)

有灾异也。
(71) 癸未卜，王曰：贞，又有一豚才(在一)行，其又(有一)射……(前三·三一·二)
(72) 辛未卜，行贞：其乎一呼一永行，又聿(遘)？(一粹五·一一)

为：如果命令从永地的大道进军，会遭遇一敌人(吗)？
此乃选择进军道路之卜辞，前一(行)字乃贞人之名，日永行(指永地之大道)。全辞大意：此辞(73) 虫(惟)一宣行用，战美：(一甲五·七四)

胜羌一方(吗)？
此辞之(74) 贞：非字异体，此乃地名，(一粹一·一五八)

乃非字异体，此乃地名，(一粹一·一五八)
战美：(一甲五·七四)
全辞大意：若从稟地之大道进兵，会战

是殷王之軍，隨軍之民，众的总称。全辞大意为：如果从非地的大路进军，会胜利吗？不会伤害自己的部属吧？

（例）（弗）用義行，弗遠方？

（例）（弗）用義行，弗遠方？

（例）（弗）用義行，弗遠方？

兵，就不会遇到故兵吧？如果在義地之大道駐兵，其方來攻，能够胜利吗？（殷墟卜辞研究

科学技術篇二七八一—二七九頁）

饒宗頤說參外字条下。

按：甲骨文行只作行。其从人作行者，用法與行字迥然有別。不當據石鼓文釋作行。粹五一一合集二二六七一辭云：「辛未卜，行貞，其辛行又其」，是又為行與行非同字之明證。行或作當釋永，永、辰古同字，說詳永字條下。

延 𠂔 𠂔

孫詒讓 征皆作𠂔，如云：「𠂔申卜，辛崔出于伐𠂔」，五月。一藏一七六二。日貝不其△雨。又云：「日貝今月𠂔雨」。一藏九八二。是也。說文是部：「𠂔，行也，从止，聲。或作征，从彳」。又起从止，聲。或作𠂔，今隸變作從，𠂔與此形同，而與伐征義不合，故不據釋也。此與說文或體同，但以𠂔為正字，蓋散有耳。（舉例下二条下）

羅振玉

「說文解字」

「延，安步延，也。从又，从止。」師遽敵及孟鼎作延，與卜辭同。

（殷釋中六十七葉下）

王襄

「孫仲容先生之延延相通，說文古福補也亦收入延字下。」（類纂一卷八葉）

王襄

「古延字與延通。說文解字：「延，長也。」延雨與浚世之說積雨同歟？」（通考天

像六葉）

雨 征 貝 似 通 以 讀 他 辭 仍 未 安 之 征 作 正 孫 氏 釋 征 為 延 之 義 體 征 未 詳 胡 氏 釋 征 訓 得 讀 征 風 征 訓 專 訓 長 方 言 曰 延 長 也 曰 征 風 曰 征 雨 曰 征 風 雨 延 長 也 許 訓 延 為 長 行 本 訓 為 長 行 引 申 則 專 訓 長 方 言 曰 延 長 也 曰 征 風 曰 征 雨 曰 征 風 雨 延 長 也 許 訓 延 為 長 行 本 訓 為 長 行 引 申 一 爾 三 十 八 六 一 即 云 雨 雅 延 長 而 不 多 也 曰 征 風 曰 征 雨 曰 征 風 雨 延 長 也 許 訓 延 為 長 行 本 訓 為 長 行 引 申 二 二 〇 四 一 即 云 王 出 後 既 長 行 至 夫 一 地 名 一 更 長 行 至 孟 曰 其 征 也 曰 丙 午 卜 許 在 出 千 伐 征 也 一 穢 一 七 六 二 一 即 云 命 雀 一 國 名 一 人 出 伐 而 延 期 也 曰 其 征 也 一 爾 三 二 八 三 一 即 其 延 釐 也 一 穢 一 七 六 二 一 即 云 命 雀 一 國 名 一 人 出 伐 而 延 期 也 曰 其 征 也 一 爾 三 二 八 三 一 即 其

是 者 重 形 無 謂 予 意 古 文 延 實 止 作 征 卜 辭 屢 言 征 舊 風 征 雨 一 字 與 安 步 延 之 延 亦 為 一 字 作 與 征 風 征 雨 文 例 正 同 吳 語 曰 征 其 大 舟 注 曰 取 也 說 文 古 文 考 尋 取 也 丁 未 伐 商 角 文 曰 伐 商 征 貝 風 征 雨 征 貝 猶 言 得 風 得 雨 得 貝 矣 說 文 古 文 考

讀 若 郭 沫 若 曰 踏 階 而 走 然 金 文 延 字 多 見 又 旁 均 作 征 石 鼓 文 有 驢 字 作 征 又 亦 作 征 是 引 之 以 延 建 諸 字 隸 之 然 金 文 延 字 多 見 又 旁 均 作 征 石 鼓 文 有 驢 字 作 征 又 亦 作 征 是 則 日 以 引 之 延 建 諸 字 隸 之 然 金 文 延 字 多 見 又 旁 均 作 征 石 鼓 文 有 驢 字 作 征 又 亦 作 征 是 即 金 文 所 習 見 之 國 刑 文 據 考 亦 人 足 於 街 頭 從 倚 乃 會 意 字 並 非 從 止 聲 亦 非 從 止 聲 是 無 省 作 征 之 理 許 蓋 出 於 誤 會 此 言 不 征 雨 即 不 延 雨 言 雨 不 連 綿 也 又 每 用 為 靈 辭 則 是 詩 書 中 所 常 見 之 誕 字 一 華 考 一 〇 三 葉 七 六 〇 凡 釋 文

董 作 賓 延 从 止 在 途 中 有 前 進 之 宜 爾 雅 釋 詁 延 進 也 一 引 李 孝 定 集 釋 〇 六 〇 五

此 風 故 占 步 否 也 伊 當 釋 從 辭 曰 王 才 首 勿 征 者 古 有 患 病 遠 地 之 俗 殷 人 尚 鬼 蓋 早 有 字 从 止 聲 征 蓋 假 為 止 也 一 甲 文 說 十 四 葉 釋 征 一 征 雪 征 風 征 敗 釋 從 文 義 難 通 疑 征

云 日 乙 未 卜 方 貞 今 日 其 征 雨 又 卷 叁 一 貳 拾 之 叁 一 云 日 貞 今 丙 午 征 雨 今 丙 午 不 其 楊 樹 達 續 編 卷 肆 一 壹 伍 之 壹 一 云 日 己 酉 卜 貞 今 日 征 雨 前 編 卷 貳 一 玖 之 叁 一

征雨？又卷壹一肆之伍一云：△子，卜，貞，多，雨，今夕，不，征，雨？
亥，貞，今夕，不，其，雨，征？
雪，者，也，△，貞，雨，編，卷，一，百，式，拾，之，式，一，此，皆，貞，雨，者，也。
肆，者，也，△，貞，雨，編，卷，一，百，式，拾，之，式，一，此，皆，貞，雨，者，也。
為，從，字，△，或，體，然，從，雨，從，雪，從，風，從，反，文，義，難，通，疑，征，字，從，止，聲，反，此，貞，風，者，也，又，一，此，皆，貞，雨，者，也。
雨，其，雪，其，風，其，反，者，未，雨，未，雪，未，風，未，反，時，貞，雨，者，也，又，一，此，皆，貞，雨，者，也。
己，反，時，貞，雨，者，也，又，一，此，皆，貞，雨，者，也。
鐵，室，藏，龜，一，伍，伍，之，叁，一，上，舉，辭，云，鳳，一，風，一，止，多，雨，者，也，又，一，此，皆，貞，雨，者，也。
不，作，征，先，征，當，讀，為，止，一，確，證，矣，夫，風，雨，為，人，所，不，樂，而，晴，管，則，人，所，願，樂，也，一，此，皆，貞，雨，者，也。
之，外，復，貞，征，反，知，殷，人，此，等，占，意，蓋，在，天，象，之，紀，錄，不，勞，別，人，情，願，望，與，否，也，一，此，皆，貞，雨，者，也。
或，謂，卜，辭，有，貞，反，者，即，說，文，謂，以，啓，省，聲，者，此，即，止，雨，之，貞，一，此，皆，貞，雨，者，也。
畫，姓，也，字，本，以，日，反，聲，今，語，通，謂，雨，後，晴，霽，為，天，開，之，貞，一，此，皆，貞，雨，者，也。
戶，引，申，之，訓，為，開，今，語，通，謂，雨，後，晴，霽，為，天，開，之，貞，一，此，皆，貞，雨，者，也。
有，雨，止，不，必，即，晴，者，故，卜，辭，於，貞，管，之，外，別，有，止，雨，之，貞，一，此，皆，貞，雨，者，也。
如，謂，音，說，為，不，然，乎？其，風，雨，其，改，等，皆，有，貞，而，止，風，止，雨，止，改，等，無，貞，於，事，理，為，不，可，通，矣，一，此，皆，貞，雨，者，也。
一，積，甲，文，說，十，四，系，釋，征，一

是也。楊樹達云：「甲文征字，从彳，从止，事至顯明。此字明見於說文二篇下，部謂是從之，蓋字，是也。何者？甲文之征，與從彳，或體，征，形體全同，而與延，則相異也。自羅氏為此釋，諸甲皆學者，大矣。何者？不知其捨同形之字，不用，而別求他字之誤也。然安步延，之訓，不能適用於甲文之連綿，然古書都從之，別求一從延，字，說之，不用，而別求他字之誤也。然安步延，之訓，不能適用於甲文之連綿，然古書於是，又別求一從延，字，說之，不用，而別求他字之誤也。然安步延，之訓，不能適用於甲文之連綿，然古書謂雨，繼，續，不，止，者，為，淫，雨，如，說，為，久，雨，不，聞，有，延，雨，之，文，也，且，甲，文，不，可，通，也，余，讀，征，為，止，尚，有，核，之，於，文，字，之，征，者，征，雪，之，貞，如，說，為，久，雨，不，聞，有，延，雨，之，文，也，且，甲，文，不，可，通，也，余，讀，征，為，止，尚，有，核，之，於，似，皆，較，羅，釋，為，長，而，稽，之，於，事，理，之，貞，風，雨，必，貞，止，風，雨，之，言，為，主，也，故，余，不，得，已，明，羅，氏，之，說，為，根，本，猶，誤，非，好，施，駁，詰，也，而，世，人，不，肯，輕，信，者，殆，以，有，先，入，之，言，為，主，也，故，余，不，得，已，明，羅，氏，之，說，為，根，殷，人，注，意，天，象，無，風，雨，則，貞，其，將，有，與，否，有，風，雨，則，貞，其，將，止，與，否，此，事，理，之，宜，也，余，為，此，說，

世或疑之。今試據申文一證之。殷契粹編六六五片包含七辭，皆貞雨者也。惟第五辭云：「辛丑卜，不征雨？」余謂此辛丑日已降雨，故有此貞也。知者，同片第三辭云：「丁酉卜，辛丑至癸卯，雨？」下文記其應云：「允雨。」辛丑至癸卯允雨，故辛丑日貞止雨也。一（續甲文說十四彙釋征屬後記）

楊樹達 原書辭二云：「甲辰，卜出貞，王疾首，以征？」胡君云：「征即延，言殷王武丁患頭痛，勿延纏也。按征字自羅振玉釋為說文訓安步延，之延，一見書與考釋中六七葉下）近人皆從之。一見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孫海波甲骨文編一胡君又似以延延為一字，故釋甲文之征為勿延纏。然說文征部從或作征，則甲文以征即無從也。予首占無從者，古有患病遷地，俗，漢書源涉傳記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舍，後漢書來歷傳記皇太子驚病不安，遷幸乳母王聖舍，魯丕傳記趙王商欲避疾，移住學官，皆其事也。今俗人迷信，尚有其事。殷人高鬼，蓋已早有此風，故占從否也。一辭三一、四二至四六並同，不復出。又按征字从止，蓋即段為止。殷契卜辭六三九背云：「予止？殷契佚存九八片乙辭云：「辛亥卜，貞貞，王出舌，佳止？」正用止字，可以證也。經傳恒言疾已，止已義同。又按甲文雨征風征之文常見，亦以征為止，與此文可以互證。一（續甲文說五十九彙亡征）

楊樹達 按說文征為徙字之或體，然徙而徙雪從風徙，文義難通，疑征字从止聲，征蓋假為止也。卜辭多云其而其雪其風其成者，未而雪未風未成時貞卜之辭也，云止雨止雪止風止成者，已而己雪己風己成時貞卜之辭也。上舉辭云：「貞征多雨？」又云：「貞止而不多雨？」是為吾說之徵。錄云藏龜（伍伍之叁）云：「日鳳（風）一止。」殷契佚存（柒伍零）云：「日西書，止而。」日字皆作止，不作征，尤征當讀為止之確証矣。夫風而為人所不來，而晴則人所願也。卜辭於征而征風之外復有征成，知殷人此等之占，意蓋在天象之記錄，不笑人情之願望與否也。一（釋征，和徵居甲文說卷上二五頁）

平心 「征从彳从止，止訓至，与降各（格、格）的古义相合。方言：「日格，至也，」詩經：「日神之格斯。」傳：「日格，至也；」日格又訓來，来与至义相通。金文和古书的降字恒有至义，凡言降，言各（格、格），都有到临的意思。小尔雅广詁訓格为止，正与征从止相合。说文训小步，实即步履之义。古字从彳与从辵无别，说文：「日辵，乍行乍止。」日是有行止之意。所以从彳从止，读为降各，是毫无窒礙的。一（甲骨文金石文杂记，华东师范大学报（人文科学）一九五八年第一期一二页）

得觀 結乃貞人名之專用字，乃由𡥉字所孳生。所有已經分化之文字，有時可以單向通用，但不

字亦从行作𡥉，甲二二一一「折兩」連言，當為𡥉之異體無疑。或釋為，非是。

徒

𡥉

羅振玉

「說文解字」𡥉从止聲，或从彳作𡥉，古文作𡥉。此與篆文同。『殷釋中六十

五葉下」

王襄

「古從字」一（籀室殷契類纂第九葉）

葉玉森

「許書之步，从止出相背。『契文』从二止，或相背，或否，象兩止前後進行狀。『後下四三』從，『羅雪堂釋』：『非延字，又前六二十二之從，从行，亦步之繁文。』一說『契五

葉三行」

商承祚

「此步作𡥉，象人步行于通衢也。『福氏所藏甲骨文字二頁上』

董作賓

「律疑同衛，从兩止相背立於道上，即守衛之義，作𡥉者，衛之繁文。」

吳其昌

「𡥉者，亦殷代祭典之一種也。其原始之初形，作下列諸狀

𡥉

殷文存二二四·一·二

𡥉

𡥉

𡥉

尊殷文存一·二〇九

乃象雙足步于通衢之形，斯即其初義也。其後乃省二足為一足，而作𡥉狀。『𡥉』狀，義亦已明，故說文解字云：『延，安步延也。』于通衢上步，宜其延，安也。其在卜辭，如云：『丁丑卜貞，其還旅延于孟，往來亡咎。』一「商九七一」足證延義之為步矣。『延』義既為安步，而與「往」亦作「延」，「旅」同類，斯亦得與「邁」義同類。其在卜辭，如云：『邁，不邁，其延，不其延。』一「後二六·七」亦作「延」，「延」，「今丙午延雨，今丙午不延雨，客新宮，王延，謂客新宮，王祭也。』一「小孟鼎」義轉而為祭，其在金文，如『師遽殷』云：『王在周，客新宮，王延，謂客新宮，王祭也。』一「小孟鼎」

𠄎𠄎

按：「字可隸作」後，在卜辭為人名。其作「衡」者，在卜辭用為動詞，與「後」有別，不能混同。

王襄釋少參并字条下

李孝定
「黎文自有衛字，此當隸定作倝。」（集釋。五九九葉）

董彥堂先生釋出。見寫本後記十四葉。

李孝定「从彳或从行从出，說文所無。貞人名。金文作𠂔。矢簠𠂔。郭伯履簠𠂔。魚鼎𠂔。臣辰貞「集釋〇五九七葉」

夏渌释出，参□字条下。

按：字乃从「𠂔」，「𠂔」从「口」，「釋」出「𠂔」不可據。卜辭為人名或貞人名。

徠
徠
徠
徠

李孝定。『从彳从各。說文所無。郭說是也。』許書與此字音義相當。『字作假。』解云。『至也从彳段聲。』段注云。『方言。』『假格至也。』鄭唐冀充之間曰。『假。』或曰。『格。』按格古格字。『假。』今本『方信作假。』非也。『集韻四十禡可證。』毛詩三頌假字或訓『大也。』或訓『至也。』訓至則為『假。』之。

假借，高書古文作「格」，今文作「假」，如「假于上下」，是也。亦假「假借」按訓至之假，往傳多假「假」字為「」，音義與格並同。許書「部」無格有假，或偶失收耳，當於假篆下出重文格，以為假之古文「」。(集釋〇五九八)

按：字从「彳」从「各」，隸當作「格」，乃由「各」所孳乳，即說文訓為「至」之「假」，與籍或假「格」或「假」為之。卜辭皆用為動詞。合集三七三八六辭云：「格」或「假」，貞，衣多日。犬壘祝：「兕翌日：亥王其格：每卑」。

2295 征 得

孫海波「得」續一·三·二，說文「征」，正行也。或从「彳」作征。此與說文或体征字同。征系。卜(甲骨文編六三頁)

孫海波

「得」燕八二五，从行从正，說文所无，疑為征字异文。(甲骨文編八二頁)

按：字从「彳」从「正」，隸當作「征」，與說文「征」之或體同。卜辭残缺，其義不詳。

2296 迨 得

按：字从「辵」从「台」，辭殘，其義不詳。

2297 街 得

王襄「古是字」許說乍行乍止也，从「彳」从「止」，此从行；「彳」行古通。散氏盤街之是，亦从街作「」(簠室殷契類纂第七葉)

街

𢇛

孫海波文編二卷十九葉收後下十四·一八一文作走，無說。

金祥恒續文編二卷二一葉下收上出第二至四刑作走無說。

李孝定

「說文」是乍行乍止也从彳从止凡是屬皆以是讀若春秋公羊傳曰「是階而走」

上出諸形，孫金兩書收作走，可以。古文从行从彳每無別，是與從仁卜辭當是一字。二字在小篆僅形體小別，甲編二二一一辭云「卜狀曰𢇛雨」與他辭言「𢇛雨」者，當是同字。𢇛字實應於小篆之走，惟其義則與許書從同，故本書仍分收作𢇛作延，其實一字也。金文是字偏旁均作𢇛，亦與卜辭延之作𢇛者同。元三二八七之𢇛，當是從彳之殘文。」（集釋〇五〇三葉）

屈萬里

「𢇛，疑是𢇛字之繁文，俟考。」（甲編考釋三一〇葉）

屈萬里

「微，隸定之當作𢇛，當是𢇛之異體。」（甲編考釋二七九葉）

饒宗頤

「日𢇛雨」見屯甲二二一一，按𢇛雨殆即𢇛雨，謂延雨也，从彳从行，祇是

繁簡之異耳。」（通考一一三〇葉）

按：「𢇛」乃「𢇛」之繁體，參見「𢇛」字條。

王襄

「𢇛，从行，即步之繁文。」（簠考帝系六葉下）

許敬參「𢇛（𢇛）羅釋𢇛，王釋達，均未安。按當是道字，行為路界，中步乃足跡，別有𢇛為錄文，與韋肅中从口者迥異。」（考古社刊三期八十五葉鐵釋補正）

孫海波

「𢇛，鐵一二八·二，或从行。

𢇛，鐵一四·一一·九，或从四止。

按：字从彳，行，从止，步，隸當作「𠂔」。釋「𠂔」不可據。卜辭或稱「𠂔」或稱「𠂔」或稱「𠂔」。

皆為征討之對象，為方國名。合集六八八二辭云：

則為「𠂔」前來侵犯，為殷之敵國無疑。

又合集六四七七反辭云：

「勿令子𠂔涉其。」

「子𠂔」則為人名。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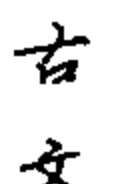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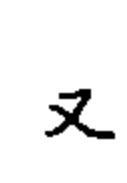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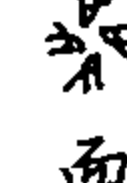
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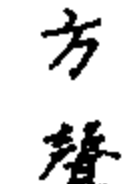
王襄 「古前字。前或从行。」（籀室殷契類纂第六葉）

陳邦懷 「从止者，人足也，从舟者，謂人足并進，如舟之并進也。足與舟皆行而不已，并進昭然。考金文并字，已不从行，許書因之。許君曰：不行而進，謂之并，从止，在舟上，竊思未諱。衛并，从舟，蓋與履類。古文履从舟同意，履類从舟，謂履行若舟之行。許君說舟象履形，殆不然也。」（拾遺一葉）

葉玉森 「衛之異體作衛，衛字，本辭曰：衛兄戊，猶他辭言：先祖辛。」（殷虛卜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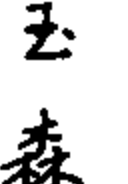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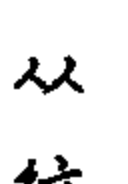

李孝定 「說文：并，不行而進謂之并。从止在舟上。籀文作上出諸形，从行从舟，或省行从彳，或並彳而省之，祇作𠂔，與小篆作𠂔者形近，當是一字。籀文之𠂔即卜辭之𠂔，𠂔字，非以舟也。月乃般之古文，亦即今之盤字，象形。𠂔字从止在盤中，乃洗足之志，會意字也。衛若從彳，乃从行，或从彳，或从彳，其但作𠂔者，乃段洗足字為前進字，非前進字本作此形也。下達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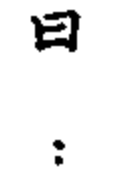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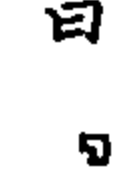

羅振玉「說文解字」：韋，相背也，从舛口。韋獸之韋，可以束往戾相違背，故借為皮韋。古文作。又：衛，宿衛也，从韋，巾从行，行列衛也。卜辭韋衛一字，从口从彡，象衆足守衛口內之形。獸皮可束在戾，故由守衛之誼而引申為皮韋。韋，从行从止从方。古金文作衛（衛从自）。此省為，又或增彡為而省方（殷釋中六十五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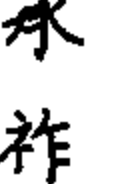
羅振玉「說文解字」：衛，附行也，从彡旁聲。彡，案後世傍徨之傍，殆从旁省，與傍同。此从行方聲，與傍同（殷釋中六十七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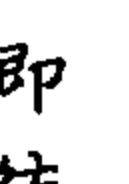
王秉粹步考譌字条下


王裏「古衛字」：（下字）衛之異文（籀室殷契類纂第九葉）。

葉玉森「按从行，象宮路四通，从，象足跡環守，乃衛衛之繁文，衛衛从方（方）方（方）象懸刀於架，以表守衛。……曰多射衛者，殆殷代虎衛，實兼射人（枝譚二葉十八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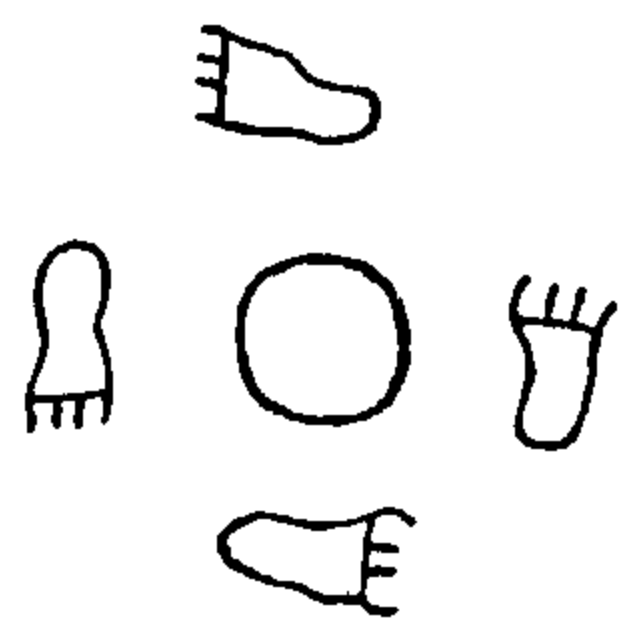
又曰：「多衛」（補一三四）官名，亦曰「衛臣」（職四十一）或曰「多射衛」（補五四二五）又曰「虎衛」（甲一二九）疑即周禮夏官之虎賁氏。曰「多射衛」，殆殷代虎賁實兼射人，漢制期門羽林虎賁同隸光祿寺卿，猶合古制。（枝譚）（補釋卷一第三十四葉上）。

商承祚「此从旁省聲，意即傍徨；傍，雖不見于許書，然莊子史記皆有之」（類篇二卷十六葉）。

郭沫若「迄即仿若傍字，此假為防。卜辭多射衛習見，防猶衛也」（辭十五考釋）。

郭沫若「衛疑是防字之異」（卜通考釋一〇三葉背四七五片釋文）。

吳其昌「……且「衛」之初文見於夢鄭草堂吉金圖續編葉二十三衛真者，其文如上（錄如左——摘錄者）。



中像有地一方，而四旁足跡迴環繞之，（順次左旋）是有地而守衛之意也。是原始衛字之羽義也。其後或由器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而增朴，則象其所周而守衛之方，有四達之衛之狀也。其中央所守衛之地，或作口形而字作衛，則如衛司寇良夫壺，司寇良夫毀，及衛攸从鼎，諸衛字是也。此從一指衛一、三、四、卜辭其曰衛，字已從口方，亦足證甲骨契文。口形與方字，無別矣。一殷虛書契解詁第六五——六六葉。

孫海波「得」明七一六，或从彳。
「前」四三一六，卜辭用韋為衛，重見韋下，韋召寮即衛師寮，官名。L（甲骨文編八二頁）

陳夢家「卜辭」多射、衛，似當讀作多射與衛，都是官命。衛字於武丁時作衛，康辛以溪作衛，與西周金文衛國，衛同，以下各辭的衛，亦是官名：

手衛 勿手衛 續三、四、七、一

令射 衛 續三、四、七、一

其乎北御史、衛 甲一六三六

迺手歸衛、射、亞 甲二八二七

戌、衛不雉衆 辨一、一、五、三

邊雙衛又戌 下二、一、六

才弓遯來告辰，衛其从史，受又 思泊藏器






























































































此衛與戌、射、亞、北御史等官名並列，它可能是「戾、甸、男、衛」之衛，乃界於邊域上的小諸侯。（綜述五一、二葉）

李孝定「說文」榜附行也从彳旁聲，契文作榜即後世榜徨之榜，當為榜之古文。羅商

之說是也。辭云「多射防」。（前五、四、二、五、葉五森云：「按「多射防」官名，一作「多射衛」。」）
（後下二六一）衛與衛及他辭之衛。（後下二十一、十六）同字疑衛為虎負之官，以少象懸刀於架，
 示守衛意。以五或步象足跡巡行。（前釋卷五第四十七葉）又云「貞衛不口寇」。（紀五二八八疑）
 正當讀為防。防之本義為隄，引申之為凡備禦之稱也。葉氏以多射防為官名，可從。然竇非衛字，
 他辭言多射衛者，同竇而異名也。又「紀五二八八辭與」。（貞勿出）對貞，又疑衛當讀為防，單辭
 孤證不能確指也。（「集釋」五七五葉）

「从行从方从先，說文所無。辭云：『乙巳』，余乎？」衛曰：「疑衛衛之異構。」（集釋）

从是方，說文所無。L·（集釋〇五五四葉）

李孝定
「說文」：衛宿衛也，从韋，巾，从行，行，列衛也。契文从行，韋省。从方，殆即義文从巾，所由譌變。郭疑衛為防字之異，非是。契文另有衛字，疑或段而防見前，防字條，字不从此，與此有別。許訛宿衛當即此字，朔誼。全文作，弓衛且己，爵，爵文，康度，，，衛父自，賢競衛，伯衛父，，衛，，，衛尊，，，，，，，，，，，，衛子，，，，，，，，，，，，，，，，，衛子，，，，，，，，，，，，，，，，，衛子，，，，，，，，，，，，，，，，，衛子，，，，，，，，，，，，，，，，，衛子

卜辭

乙酉卜，設貞：呂方衛，王其勿告于乙。續三、四、二
……卜，設貞：呂方衛，兹（一率）伐不王……
南北明七九

按銜从行从方，又益止旁或田旁，當是曰𨛵字。卜辭云：「其銜于庚示。」（續編五·九·三）為門內祭先祖彷徨，此則讀為「方命」之方。繞典「方命圯族」，孟子「方命虐民」，方，叛也。右辭言耆方叛不來王，乃率伐之。（通考一七一——一七二葉）

「按卜辭恒見『多射衛』
『多馬衛』一類之語。衛即防，有巡視義。舊釋衛，

饒宗頤

「按衛即門內祭先祖彷徨；彷徨，與枋同用。」（通考五一六葉）

饒宗頤 「按衛字舊釋衛，然其字有从方从行者，如王衍」(李校藏骨)又為祭名，(如日衛于庚示)「續編五九二」明為衍徨；衍。其云「多馬衛」(錢)多射整(粹編一五)多馬多射坐武職；衍者，後世演為縣縣字；衍徨、衍徨，猶徘徊也。卜辭：「衍」有巡行意。(通考五二九葉)

屈萬里 「卜辭：出于口，从東衛？」(甲編四三六衛，蓋即高書庚，旬，男，衛之衛，亦諸侯；一種也。東衛，謂東方之侯衛)「(甲編考釋六八葉)」

屈萬里 「卜辭：「癸巳卜：其乎北御史衛？」(甲編一六三六衛，於此當為動詞；謂護衛也。綜述謂為武官之職名(五一二葉)；蓋不然矣。」「(甲編考釋二一六葉)」

裘錫圭 「卜辭里數見日在某(地名)卫的称呼：

(56) 口亥貞：才丁卫來。(邲三下四八·六)

(57) 丁亥卜：才昭卫酒元(？)「(珠六八二)

(58) 口巳卜：才昭卫(屯南一〇〇八)

(59) 其取才(卫)凡于口，王弗每。(59)的字體介于二者之間。

地名。(56)属历组，(58)(59)属三、四期，(59)的字體介于二者之間。地名。日在某卫应该是被商王派駐在商都以外某地保卫商王国的武官。(59)的(或)释曰：演日，都是卜辞屢见的。

或命都有侯、甸、男、卫之语。國語鄭語曰：姁姓郇、郇、路、偃阳，曹姓郇、莒，皆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日

综述既把卫列为武官的一种，说卫在卜辞中为边地的一种官，又说日它可能是侯、甸、男、卫之卫，乃界于边域上的小诸侯。二说似有矛盾。其实，卫应该象田、牧一样，先是一种职官，后来演变成诸侯，中间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L (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文史第十九辑第九页)

裘錫圭 「贞：東木令衛。一月。」(燕598)

日正也。是日衛的异体，或析为日方、止、二、字，非是。L (论「整组卜辞」的时代古

衛

達

衛

衛

「令多射衛」
「多射衛」从衛，八月。
陳夢家謂：「卜辭多射，衛似當讀作多射與衛，都是官名。衛字於武丁時作衛，康辛以後作衛，與西周金文衛國之衛同。」綜述五一二。多射與其為職官名，不如為軍隊組織名更為確切。
「衛」或稱「三百射」。令多射衛，衛為動詞，用當如趙策「願備青衣衛王宮」之衛。陳氏所據
「衛」之引伸義為凡一切維護之稱：
「衛王目于己」
「王其子衛目，其奉王受又」
均為向王患目疾，乞求祖妣之庇護。
字亦作「衛」：「王衛祝于且辛」
「从東衛」
至於「章」字，當擇韋，只用作人名，無用作動詞者，與衛有別，不能認為「卜辭韋衛一字」。
若「章」或「衛」，均為地名，亦不當視為衛字之異構。

南坊三·三九
戰四〇·一

鄭一·三二·六
甲四三六

唐蘭「衛舊不識，余謂是還之本字，卜辭曰：「貞，呂方衛，易告于且乙」者，「還」上二九二。貞呂方還勿告于祖乙也。貞呂方口衛者，「還」文十四貞呂方其還也。此云「貞方不口衛」者，貞方不其還也。字从行从方从西，從方與口同，卜辭以衛為衛可證。衛表古一字，卜辭衛或省作衛，師還專環字偏旁作「衛」，當即衛之省文。衛從西與目同，伯累自累作「衛」可證，然則衛即古累字，亦即還字也。《天壤文釋》四十九葉）

胡厚宣从唐說。見殷代古方考十葉下引唐說。《商史論叢初集第二冊》

李孝定「說文：「還，復也，从辵，累聲。」唐氏釋此為還，於辭形辭義兩均洽通，其說是也。金文作「衛」，見乙亥鼎。衛審乙亥鼎見德清第六葉下銘文實作「衛」，其上半漫漶不明，大致如此，疑當釋還。

- (3) 率其上？ 三。
- (4) 率其下？ 三。
- (5) 率其上自祖乙？ 三。
- (6) 率其下自小乙？ 三。
- (7) 率其(唯)甲緡？
- (8) 率其(唯)乙緡？
- (9) 率其(唯)丁緡？
- (10) 率其即宗于(上甲)？
- (11) 弱即宗？

内容大意：本版自下而上而读。辛未日，王在万地时，邀来报告，是否要跟从辰去出伐？为了这件进行了占卜，问这样做先祖会保佑吗？肯定语谓卜问后，又可否定语谓卜问，如不跟从辰去出伐，祖神不会保佑吗？王对此非常慎重，接着要向上、下祖神祈求保佑，范围是上自祖乙、下自小乙诸祖神，并且准备緡祭的仪式进行，究竟在哪一天呢？于是送了甲日，占卜后结果得非吉，又送了乙日，占卜后还是非吉，最后送了丁日得吉。占卜结果本版虽无叙述，但与本版同套的殷契拾掇第一、四二。版中，明确地告诉我们：曰兹用丁亥日。即在丁亥日进行緡祭，向上自祖乙、下自小乙的诸祖神祈求保佑，骨版最后一组对贞卜辞是同在宗庙进行緡祭，向祖神祈求保佑，先祖上甲会来就享祀吗？

衡，甲骨文编、续甲骨文编、甲骨文字集释、殷墟卜辞类编均无收入。诸家无释。据其字形来看，似是曰衡或曰衡的繁文。……杨树达将曰衡、曰衡之形都释作曰衡，……但我们罗列一下与这二字形有关的卜辞，再来看，就会觉得有问题了。……卜辞中的曰衡，都和曰伐连用，无一例外。……卜辞中的曰衡，都是下接地名。……用法判然有别，绝无通用之例。从卜辞内容来分析，曰衡含有征伐之意，德含有田、往之意，殷人在使用这二字时，是有严格的区分，故把衡、德统释为曰过，字是欠妥当的。本辞曰衡，从字形和它在卜辞中的意义来看，有征伐之意。字不识待考。……

上、下，本版5、6辞中的上、下，是指祖神的范围。它清楚地指出上自祖乙、下自小乙的诸祖神。L (套卜大骨一版考释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二期一〇——一四页)

按：辞见於合集三二六一六，沈之瑜已详加分析。字可隶作，衡，為卜辭所僅見，尚有待於進一步的辭例證明。參見2344，衡，字條。

衡 衡

按：字从「衡」，从「衣」。辭殘，其義不詳。

衡 衡 衡 衡

按：合集二九四二辭云：「...王貞...勿肅...商知于...」此與合集二八〇〇九「衡」之辭例同，疑為「先衡」之合文。

衡 衡

按：合集九二三三正辭云：「...永貞...出衡...」為祭名，有可能為「衡」之異構。契文「𠄎」亦作「𠄎」，可證。

循 𠄎 𠄎

孫治讓「𠄎」字古从「彳」，左亦从「𠄎」，即直字也。金文「𠄎」從「𠄎」，亦从「𠄎」，與此正見也。从「十」目。此如从「十」目而省「𠄎」，即直字也。金文「𠄎」從「𠄎」，亦从「𠄎」，與此同。一舉例下八乘上。

羅振玉「說文解字」：「德，升也，从「彳」惠聲。」此从「彳」从「𠄎」，「𠄎」與「𠄎」，故卜辭中皆借為「得」失字。視而有所得也，故从「𠄎」。一殷釋中「𠄎」十二乘上。

王襄 𠂔，古省字，从彳，反文也，即省。从生省，从目。豆，開教作也，揚教作也。均从生省。許說省从眉省，从𠂔，中乃生之省，疑省省古本一字。周禮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省之。」注：「猶人有瘦也。」省方，見于湯之觀：先王以省方觀之，設教，又復后不省方。省方，即尚書舜典巡守之禮。一（道考游田一葉上）

王襄 一契文之省，从彳从𠂔。𠂔从生省，从目，即省。豆，開教作也，揚教作也，均从生省，从目，借为生。許說省从眉省，从𠂔，中乃生之省文，疑省、省古为一字，周禮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省之。」注：「狀人省瘦也。」卜辭云：「王省方。」又云：「王省土方。」又云：「王往省牛。」皆牛，即省牛，即周世省牲之禮，周易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又復：「日若不省方。」是均可証省、省为一字。省方即尚書舜典巡守之禮，或釋循。一（古文派變凡說五三至五四頁）

葉玉森 一按林義光氏釋竅鼎：「循道。」為「循道」。一（文源）至煬。他辭云：「貞，乃不其𠂔。」微省筆，一土方。一（前）貞多口不其𠠔伐苦方。一（藏一九二二）貞王𠂔土口。一（貞王勿𠂔）一仍𠂔字。如釋德似不可通，訓得亦未安，當即循字。禮月令：「循行國邑。」循即巡。左莊二十一年傳：「巡者循也。」循巡古通。一（殷契鉤沈）一（前釋四卷二十四葉）

商承祚 𠂔，又作𠂔字，从彳从𠂔，補六、七、三有𠂔字，余釋為直。續篇卷十二第一葉孫仲頌：「𠂔，謂𠂔字左从彳，右从𠂔，當即德之省。說文德惠皆以直為聲母，𠂔部直正視也，从十目，此𠂔从十目而省，即直字也。舉例下七葉後人多从之。葉漢漁先生謂為循字，通巡。鈞沈一卷五葉郭沫若先生謂循伐殆猶言征伐是也，謂古文直字僅作直，若循無作直者，小篆从𠂔，殆不形之端。卜通征伐一一。葉則以為未詳，篆文直从𠂔乃後增蓋，非因彳誤也。左襄七年傳：「正人之曲，曰直植，从彳者行而正之，義當為征伐之值，一專用字。」一（佚存考釋八葉）

郭沫若 𠂔字羅釋德，謂「𠂔」與此同，德得也，故卜辭中皆借為得失字。然「𠂔」與「𠂔」字仍从心作，僅稍鑄鉅耳，與此生不同。葉余釋為循，緣「𠂔」與「𠂔」字，自是省視字，繁文，與此从首者有異。一（卜辭秋時道國）一（字與此近似。然彼以从彳省聲，字，自是省視字，繁文，與此从首者有異。一（卜辭十均作一）故知字从十目。今按此蓋直之繁文也。古文德字均从此作，一（葉余謂）於文以省心為德。省當作直。一（陳庚因資錄）合易卒惠字作彳，省彳，是知循與直古乃一字矣。說文以惠

為道德字，說德為日升也，从彳惠聲。然金文道德字僅陳侯因脊鐘一例作惠，餘均作德。陳侯
鐘乃晚周器，斷無古均用假字，而晚世用本字理，足知許說不足信。又由金文德若惠字觀
之，則古文直字僅作直若直，無作直者。小篆从乚，蓋久形之謾矣。直者正也。日猶伐也。殆猶
言征伐。又直音古與特同，則由雙聲讀為日捷伐也。亦可通。一卜通一一一。葉五。八片釋文。

祭祝于主曰直。
 1. 直。2. 姍若也。當隸定為值若直，即直之。初文。直於卜辭有六義：1. 祭名，即讀如郊特牲「直」。
 3. 值伐者，值義為正。4. 方名。直於卜辭有六義：1. 祭名，即讀如郊特牲「直」。
 5. 假為遊陟之陟。6. 讀如左傳「華」。

余。
六月。
L
(甲骨文编七四页)
7 齿。甲二三〇。
罗振玉释德云，卜辞皆借为得失字。
庚辰卜，王贞，朕德。

然金文德字均从心作，郭隸定作循，若百謂即直古文，於字形差近，可證二者實非一字，且釋德於卜。
 辭，例年不可通，惟卜辭云：「丁巳卜貞王于王，」入「甲編一八九日庚辰卜王貞朕御旁六月」，押
 捷，亦可通讀，惟今檄春口方「甲編二八三八單言，」不與伐字連文，如釋直辭意難通，魯君
 編二三四日，今檄春口方「甲編二八三八單言，」不與伐字連文，如釋直辭意難通，魯君
 謂陟為造陟，陟，按陟許訓登，往傳亦多訓登，訓升，訓上，「甲編二八三八於某方言，」如讀
 為陟，亦覺不辭，屈君釋省，訓為巡視，其義是也，惟省从生，省，敵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小徐
 說亦覺未安，惟葉君輝循於字形辭義均優有可說，按說文：「盾，敵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小徐
 傳，象形，之下有「厂聲，」二字，沈濤古本考亦宗小徐說，「若然，則有字从自象形，」契文，「字
 即以象形，」聲，或謂「厂聲，」二字，乃衍文，則「字」亦可解為「有」，省聲也，「卜辭言循伐者，」言以兵
 威撫循之，史記項羽本紀：「於是梁為會稽守，稽為裨將，循下縣，廣陵人召年於是為陳王，徇廣
 陵，未能下，曰：「徇，」正卜辭循伐，意也，徇，單言循，或言循某方者，則行巡視之義也，「一集釋，五十六
 以兵威服之，曰：「徇，」正卜辭循伐，意也，徇，單言循，或言循某方者，則行巡視之義也，「一集釋，五十六

京賦：「省方巡狩，中鼎及中獻。」王令中先省南越（一國）。「鑿鼎：師雖父徭衛（討），至於

饒宗頤 「以釋指為是。天問：『降省下土四方。』解言省視下上，順否，省本有占義。後漢書方術傳：『省氣。』注謂：『觀城郭人畜氣以占。』以省訓占，亦通。』（通考一五三——一五四葉）

屈萬里 「蚺，雁振玉釋德，云：『卜辭中皆用為得失字。』按：字當與出同，隸定之當作指，巡視也。』（甲釋一八九片釋文）

史景成 「按：『循』卜辭作『𠂔』或『𠂔』，从彳从十目，而十目之义，據說文，即正見或正視也。又『𠂔』為行立之义。循巡古通，故循有巡視或巡察之义。如禮記月令：『循行國邑。』循即巡。』（加舒大安省皇家博物館所藏一片大胛骨的刻辭考釋中國文字第四十六冊五一——四一頁）

張秉叔 「𠂔，孫詒讓釋德（注一）。羅振玉从之，說是借為得失之得（注二）。林义光釋竅鼎銘道為循道（注二）。叶玉森从之，並據礼記月令：『循行國邑。』及左傳莊公二十年的意思。』（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四五頁）

（注一）見契文舉例下第八頁。

（注二）見殷虛書契考釋中第七二頁（增訂本）。

（注三）見文源。




（注四）見殷虛鉤沈。

斯維至 「目不是象目（眼睛）之形，而是象种子之形；上面一直，則象种子冒出土面之茎。『或作』，也若作『』，中象茎上長出兩翅之叶，『』則象茎上之苞。在金文里已由『』變為『』，与『』心結合，便成德字。如依何新同志之說，中象目正視一直線之形，那么『』不是目視而旁了嗎？『』則是目視四方了嗎？這是說不通的！我認為，芽初出土，挺秀直立，不必取义于正視成一直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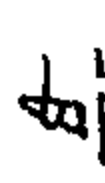
或問：你說象种子之形，前人无說，是否有根據？答曰：有，而且就在說文目部中可以找到例証。

目，叫作眼，也叫做眼睛。小篆作『』，即今艮字。按『』象种子有須之形，后人不識目為种子，又加偏旁目（眼睛）。如果『』也象眼目之形，豈不重复？當然，形声字重复之例是很多的，但是不是眼目之形，甚明，『』本象种子有須，長成之后，即成根，故『』即是根之初文。為

什么称目为眼呢？意即它就是人体的根本。凡是从艮之字，如垠、龈、根、银、限等，都有根本之义。又如引申为阻碍之义。

古文作，省之古文作，省，首等字，我以为它们所以从目，也象种子之形，而非眼目之目。它是由于精灵的力量所致，所以画一人面形。这大进步，但是它仍不开种子之一意义。因为对植物说，是种子，对人说，就是精子了。目之为眼，前面已说。目之为睛，睛者精也，即人作之精的意思，和眼为人体的根一样。睦，小篆作，睦，已由人面形变为目形，并且于其下加土，象草木长于土上。由此可知目之为变的痕迹。青，说文释为目翳之病，是以目为眼睛。但是，此字往往包含灾眚、征伐、巡行等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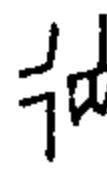
总之，目形与种子之形，本甚相似，或者本是同形，而义不同，因为案清已久，已难分辨。不过，却值得仔细分辨的。L（关于德字的形义问题，人文杂志一九八三年五期八六——八七页）

陈炜湛 释德，非是。从彳从直，即循，验之卜辞，知其义与征伐确近。……循作（罗振玉）

戊辰卜，殷贞：王循土方？（京津一二五五）
贞：王循方？贞：王勿循方？（铁遗五·一）
丁未卜，王贞：余惠羌循？（铁遗五·一）

亦有称循伐者：贞：王循伐方，受出又？（京都八九一）

庚申卜，殷贞：今某日王循伐土方？（龟一·二七·一一，东京B。三七一）
颇似后世之征伐。L（甲骨文同义词研究古文字学论集初编一三八页）

赵诚 甲骨文的循字字作，从山为山字之简写，有用眼睛看的意思，在整个字里似又用作声符，近似于说文所说之日声也。从彳表示道路。合在一起似表示巡视，应为其本义，从彳从省，省亦声，当为形声字。依省即省之例，则循应即循字。卜辞的循作为动词，大体有两种意义，一为巡视，当是省义，另一为观察之义，当是省义之引申。如：戊辰卜，殷贞，王循土方。（京一二五五）

循卒为巡视，用为观察、监视之义，……是很自然的引申。L（甲骨文行为动词探索（二）古文
字研究第十七辑三三五页）

何新

「考诸甲骨文，德字原形作：

𡗗

甲二三〇四

𡗗

粹二四〇

𡗗

藏三九·七

此字在字形上乃由两部分构成，即：

A. 𠂔（直）

B. 𠂔（行）

或

C. 𠂔（𠂔）

𠂔（𠂔）

案：A字形象眼目，上竖一直线，此字即甲骨文和金文中的「直」字，前人早有定论。B字即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行」字，其形象四通的道路。亦早有定论。C字的二形，一看即明，乃是「行」字拆开左、右二部的省体。即「𠂔」与「𠂔」字。由此可知，甲骨文中「德」字的本字，用楷书的写法，其形当作「𡗗」或「𡗗」。此字即战国盟书（九二·三四）上的铭文：

𡗗（盟书九二·三四，战国）

因之，说文及段注训「德」从「𠂔」，是对的，而释其义为「升」或「登」（升、登均古量具也，十合为升），并把它归入「惠」的声部，则是错的。实际上，甲骨文中并无「惠」或「𡗗」字。此字出现于晚周金文中，并且颇为多见（说文认为「金文只陈侯因敦中有惠字」，有誤），其形作：

𡗗（者汧钟，春秋）

𡗗（盟书三·七，战国）

而此形实又演变自早期金文中的：

𡗗（孟鼎，西周）

𡗗（毛公鼎，晚周）

𡗗（史頌鼎，中周）

綜上述字形，我们已可推出「德」字的形变顺序，即：

𡗗

𡗗

𡗗

𡗗

（甲骨文）

（金文）

（说文）

（楷书）

在「德」字形变序列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周代金文德字中，出现了一个甲骨文中所没有的符号：

𡗗（即心字）

这一点对于理解周代「德」字的意义变化，至关重要，且容后述。

王襄 「古術字」(類纂存疑第二第九葉下)

王襄 「從步，古後字，以幾省，以走，步與是古通。」(盧考游田第五葉上)

其也，與踐衡並通。(一)蓋室殷契類纂第八葉)

王襄 「說文解字：『後，迹也，又迹，步外也。』足之步外，在人為至，是後有至誼。卜辭云：『王後于某，』猶云王至于某也。後从幾，省作戈，或為𠂔，𠂔、𠂔、𠂔，𠂔或省作多，𠂔、𠂔、𠂔，𠂔亦多。又行部有衡，訓迹，足部有踐，訓履，与蹈同誼。蹈，許訓履也，皆有至誼。後、衡、踐古文殆為一字，後、後、後、踐因有从𠂔，从𠂔，从足之不同，許氏遂分隶于三部。』(古文流變臆說四三頁)

商承祚 「此字从𠂔从𠂔，當是步武之專字，又𠂔从行作衡，前編六卷二三葉持繩其祖武傳武迹也，說文後迹也，武與步後意同。」(編考四葉)

商承祚 「後，羅師釋後，未安，疑是從字，為步武之專字，從亦步也。」(卜釋十四葉)

董作賓 「從非步武專字，仍當為後，羅說是，後亦作衡，即踐字古文。从行，走止足者，義並得通。說文訓後為迹，訓踐為履，蓋言足迹之所踐履也。卜辭凡言後于某地者，下皆稱往來亡𠂔，是王游于某地當日即返，故兼卜往來。如四七一(指殷契卜辭四七九)乙甲兩辭在丁酉戌戌兩日後于宮召兩地是其例，若訓為步武字，則不可通。」(卜釋十四葉上)

郭沫若 「從字羅釋後，謂从走从戈，案其字多作𠂔，𠂔，確是从走从成聲，𠂔字，並不从戈，一或从𠂔，乃成者，說文是部，越，踰也，从走成聲，湯曰：『難而不越。』說世以越為𠂔，凡卜辭言越，乃遠逝之意。左傳襄十四年：『越在他竟。』杜注云：『遠也。』即此越字義。一卜通一三一葉正)

孫海波 「後，甲六一，从𠂔从武，說文所无。商承祚說，即步武之本字：後，前二，二一，一，或从𠂔，一，(甲骨文編六七——六八頁)

孫海波「傳，甲五。六。从走从屯。說文所无。按，說文走部有尃字，注云，遭也。纂文关以西逐物為尃。經典以屯為之。易屯六二，屯如遭如，馬融注，遭，難行不進之貌，字又作迍，与卜辞同。迍，当是屯遭之本字。王其迍向亡戔。」

杨树达

「余疑此字从走或从彳，以戈为声，即過字也。书契前編卷貳（捌之叁）云：

「癸巳，卜，在長，貞，王迍于射，往來亡也？」龜甲魯骨文字卷貳（貳拾叁之拾壹）云：「癸巳，卜，貞，王迍于名，往來亡也？在五月。」甲編玖百柒片云：「辛卯，卜，翊日壬，其迍于事，亡戔？」按王迍于名，犹言王往于名也。呂氏春秋異寶篇云：「伍員过于吳日，与甲文的例同，高注云：「日過犹全也。」

迍，代字又作衛，字从行，与从彳者义无异。卜辞云：「癸卯，卜，般貞，乎雀衛伐亘，戔？十二月，勿乎雀衛伐亘，弗其戔？」日衛伐亘，謂往伐亘也。一（釋迍，和微居甲文說卷上十五頁）

董作賓

「此字所以是戈非戔，殷人自有步字，仍當以羅釋為是。從為王之游踪所至，於踐履之義相近也。一殷曆譜下編卷八第十三葉上」

李孝定

「說文：「過，度也，从走，高聲。」契文作上出諸形。羅釋後，謂从走从戈，或省止與許書之殘同，但戈殘殊耳。按許書殘訓賊，从二戈會意，戈則象形。所以既有戈殘之殊，自不能假為一字。且梁父此字無慮數十百見，竟無一字从殘者，可證羅說之誣。商氏以為步武之武，專字，董先生謂商氏以為步之專字殆偶疏耳。以字形言固無可議，然按之辭義，則杆格難通。可見商氏之非。郭沫若釋為迍，較之羅商二氏之說已進一境，惟字所从或作彳，或作戈，於中畫上增。一乃文字衍變通例。詳見唐蘭古文字學導論其字形仍為戈字，與戔字作卜者迥殊。卜辭戔字作彳其形製與戔相近與戈亦迥異明乎此，則郭說之誤立見。惟楊氏釋過，謂乃从走戈聲，於字形辭義兩皆協洽，其說可以。蓋戈過過古音皆在十七部，過字自得以戈為聲也。一（集釋。五一二葉）

饒宗頤

「迍于某地，与步于某地义近，旧釋迍，或釋踐，均未確。一（巴黎所見甲骨

錄一九頁）

辛卯卜：卯夕酒其又（一）侑一于四方。

庚子（八）卜：卯夕酒其又（一）侑一于四方。

（一）后二一六四，（南明六八一）

第一条卜辞卜问到举行夕酒之祭的时候，或临近夕酒之祭的时候，侑祭于四方好不好。第二条卜辞已残，日字在这里应该是祭名。卜辞里用作祭名的日字是很常见的。

执虫卯各（一）格一于酉用，王受又（一）祐一。

于入自酉用，王受又。

（存下七五七）

上引卜辞里的日格和日入都是指王在祭祀时的行动，他辞或言日王其各于大乙夕伐日，王各夕日，日王于酉酒于酉入日，日王出（一），于夕酒迺入日，可证。上引这对卜辞卜问是到王日格于酉的时候，或临近王日格于酉的时候就用执好，还是等到王日入自酉的时候用执好。用执当指用俘虏作牺牲。

率父己、父庚，虫卯各（一）格一。

（粹三一五）

日往日也应该是王在祭祀时的行动，他辞或言日王生于日，日王生于（夕）日，可证。前面讲过三四期的逆可能是日字。上引卜辞最后一字很像它的偏旁，但是如果释为日，辞义难以讲通。并且同辞卯字所从的夕字，夕的字形跟它相差太远，释作一字似乎不大合理。我们不敢完全肯定夕字是逆字，就由于卜辞里的夕字有一些似乎不能释作夕字。

乙丑卜彭鼎：其为一祖一丁方（宾）一门于酉衣卯夕。

（甲二七六九）

疑日衣卯夕作一句读，意谓至夕祭时行衣祭之礼。日于酉与日卯夕为对文。

翌日庚其束乃霰（零），卯至来庚，亡（元）大雨。

翌日庚其束乃霰，卯至来庚，又（有）大雨。

（粹八四五）

翌日庚其束乃霰，又先大雨。

（佚八五七）

日卯至日犹古书言日比及日及至日。

一二期的有些夕字，用法似与三四期的卯字相同：

丙辰卜即鼎：由（惠）上出于夕知（禦）一马。

（后下六一）

日出也应该是王在祭祀时的行动，他辞或言日王各（勿）由（一）夕生，可证。夕跟日一样，在卜辞里也常用为祭名。日惠夕出于夕口与上引三四期卜辞的日惠卯格于酉日惠卯格于日，文例完全相同。

癸亥卜即鼎：翼（翌）甲子其又（一）侑一于兄庚，由（一）室（宾）一酉口。

（明后二〇五〇）

这条卜辞的夕置于祭名之前，也应该跟三四期的日卯字同义。

乙丑卜出鼎：大事上酒，先酒其出（侑）一工（祊）于丁卅牛。七月。

（前四三四一）

日大事上酒日可能是到酒祭时或临近酒祭时举行大规模祭祀的意思。

卜辭里「𠄎」字和从「𠄎」之字的使用法，我們所看到的就是以上這一些。（釋林）
三輯十七至二十三頁

考古所 「述：此字从「𠄎」从「𠄎」，或从「𠄎」从「𠄎」。于省吾釋「𠄎」（釋林一——二頁），故
暫未作述。「𠄎」（小屯南地甲骨八三九頁）

考古所 「述：述之省。」（小屯南地甲骨八八〇頁）

伊藤道治說參「𠄎」字系下。

按：羅振玉釋「𠄎」。在古文字偏旁中，單複每無別。王筠說文句讀「𠄎」字注云：「𠄎與行
部銜皆云述也；足部踐，履也，蓋同字。」早期卜辭作「𠄎」，其辭云：「平崔銜伐𠄎」，「銜伐」乙七
五九、八〇〇九，「銜伐」與「覽古樂」王命周公踐伐之，辭例同。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釋此
類「踐」字為書序「成王既伐東夷，遂踐奄」之「踐」，依鄭注讀為「翦」。史記作「殘」。從
字或釋武，或釋越，或釋過，均不可通。所以「𠄎」字變化較多，據錄一三三傳，從「見」於同版，並
當从「戈」，可以無疑。字不得謂从「𠄎」从「𠄎」。

2308
𠄎
𠄎
𠄎

郭沫若 「𠄎」殆「𠄎」之古文，此讀為「𠄎」。（萃考四十葉正）

饒宗頤 「按：𠄎殆「𠄎」之異體，他辭云：「𠄎」，𠄎又正。重父甲，𠄎又正。」（屯
甲三六五二）漢志有：「清禱致福十九卷。」周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國有大故，則令禱
祠。」是也。（通考一〇八六葉）

按：郭沫若讀「𠄎」為「禱」，甚是。小篆無「禱」字，說文「禱」作「𠄎」，蓋「𠄎」字形體之變。
凡禱告之禱，躊躇之躊，憲箸之憲，其初形均作「𠄎」。卜辭「𠄎」字均讀作「禱」，無一例外。今擇錄其
辭例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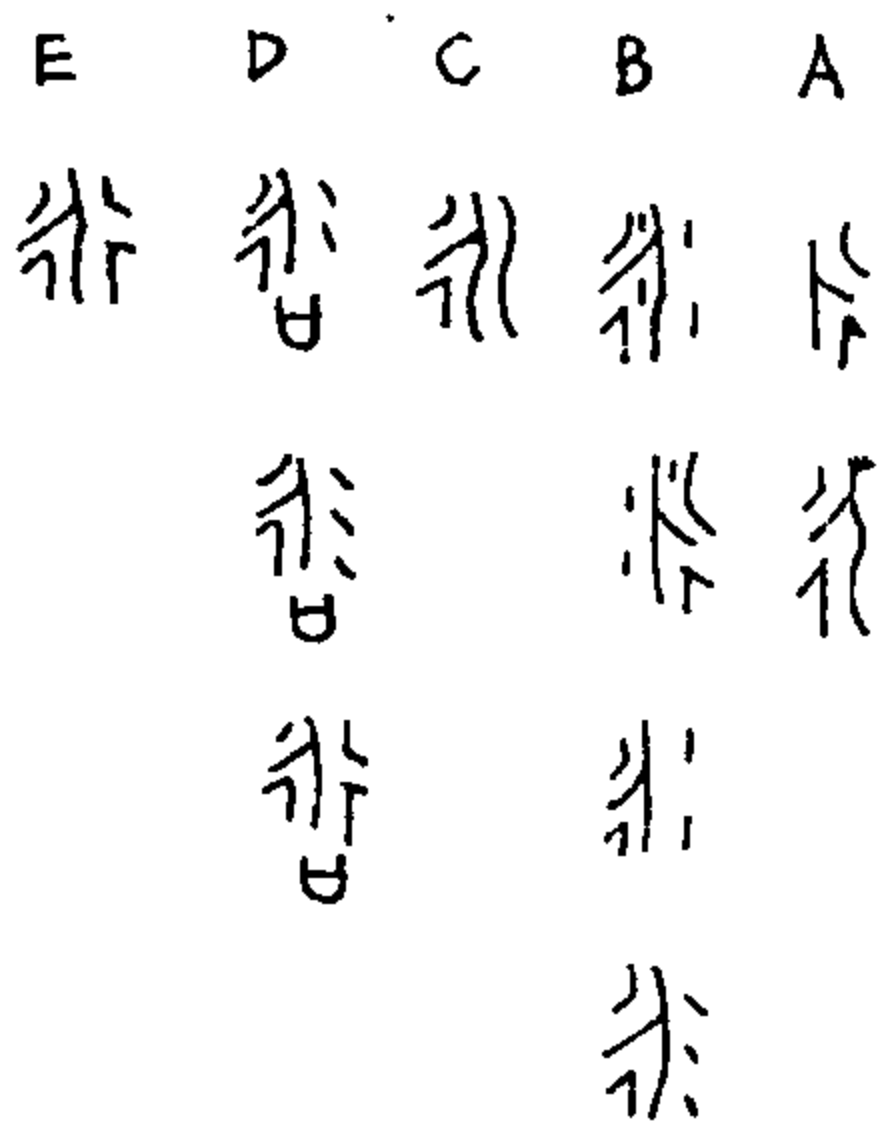
「𠄎」，「𠄎」，重父甲，𠄎又正；「𠄎」，重父甲，𠄎又正。 甲三六五二

四·一·一·四有「永」字。一名則非。原文應為「」。陳氏誤讀。陳氏以永為殷王征尸方經行之地，謂永在今永城附近。《西周銅器斷代三》又以「」為「」，在永師田官。此附「」辭之永地，然據散氏盤所記攸以之地，應在陝西，與淮水上游「」永城無關。《通考五八八葉》

姚孝遂 肖丁 「」：「帝降永」前所未見，當與「帝受又」同。「帝降若」同為福祐之義。「永」字之用法與田獵「」辭中所常見之「永王」同。「」《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七五頁》

白玉峰 「」：「永」字，蓋象人游泳水中之形，為「泳」字之初文，本義為「泳」。又凡貞人姓名之「永」，于契文中均作「」，无一作「」者，極為規律，且皆為大字，筆勢適壯雄逸，神韻趣緻，極盡書法之善美，所契諸字，一无例外。「」《契文舉例校讀中國文字第一卷第三十四册三七五四頁》

刘钊 「甲骨文「永」字形体基本可分为如下几式：



A式為早期構形，形体左右无別，皆从「人」。說文謂「永，水長也，象水至理之長永也」。可見說文認為「永」字是象「水至理」的獨体象形字。然而我們從「永」字早期構形從「人」這一點來看，說文的說解顯然是錯誤的。至於「永」字的形本義到底為何，我們認為以往的研究皆不可信，尚須付之闕如。

B式為加點的「永」字，所加之點開始數量不等，位置不固定。其後位置固定下來，點的數量也統一成了三點。B式「永」字加點的原因推測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所加之點為飾點，與字義无关；另一種可能是所加之點代表「水」，即當時人已認為「永」字的字義與「水」有关。B式形体旧或釋「派」，我們認為是錯誤的。因為雖然從小篆看，說文「及永為辰」的說解在形体上似乎没有什么問題。但是「及某為某」這一說解体例，如果从古文字角度來考察

没有一个了是可信的（如「反」正为「乏」；「及」公为「私」；「及」可为「巨」等），「及」永为「辰」也值得怀疑。退一步说，即使「永」，「辰」为一字之分化，这种分化的产生也绝不会早到甲骨文时代。

C式形体是由B式进一步演变来的。变化是三点变成了一弯笔。这种变化也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同类基本形符的替代；因为在甲骨文中，三点和一弯笔皆可以代表「木」。一种可能是为书写简省而造成的「连写」。如金文攸字本作「攸」，中间三点可连写而作「攸」，一样D式形体是加「口」的「永」字，或释为「味」。在这里有必要简单考察一下「口」字在古文字中的作用。我们知道「口」字在古文字中除了用为本字或作为「舌」一类字的构形成份外，常用两种作用：一是作为孳乳分化的手段，在一些基本形体上加注「口」字，从而造出新字。并沿用原基本形体的声音为新造字的声符，如：

力 — 力

𠂔 — 𠂔

𠂔 — 𠂔

丁 — 可

𠂔 — 𠂔

𠂔 — 𠂔

𠂔 — 𠂔

𠂔 — 𠂔

𠂔 — 𠂔

𠂔 — 𠂔

𠂔 — 𠂔

𠂔 — 𠂔

这类字中的「口」字起着区别两个不同形体的作用，与字义无关，不妨将其看作区别符号。一是作为一种装饰繁化手段，在一些基本形体上加注「口」字。所加的「口」字有的逐渐成为达了字构形的一部份而被保留下来。如：

𠂔 — 𠂔

𠂔 — 𠂔

𠂔 — 𠂔

𠂔 — 𠂔

𠂔 — 𠂔

𠂔 — 𠂔

有的字所加注的「口」字没有保留下来，而在发展演变中被省掉了。如：

𠂔 — 𠂔

𠂔 — 𠂔

𠂔 — 𠂔

𠂔 — 𠂔

𠂔 — 𠂔

𠂔 — 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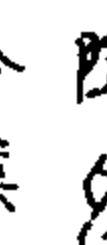
以上是我们释上揭A—K十个形体为「未」字在构形学上的依据。
下面再来看々这些字的辞例：


A 辛未貞不降。 合集三三二六三、粹九〇一

B 貞不降。 甲骨卜辞新获一五

C 其……以……。 合集三四二三六、粹一五四一

D 丙辰貞其……商。 合集三二九二五、存二二一六


E 癸丑貞今秋其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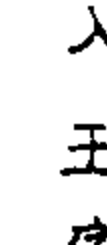
F 降。 合集三四七一、二、綴一、四二九、十、字一五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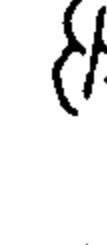
G 己卯卜又。 屯南四五五三

H 庚辰卜不降。 合集三四七一、粹一二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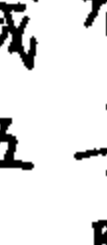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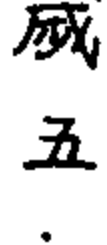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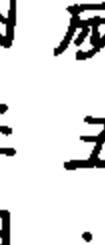


J 甲子貞大邑有入在。 合集三二一七六（与三三一二九重）、綴三〇六

K 公其入王家。

丁巳卜公弗入王家。 屯南三三二

L 己未……不降。

其降（左部残）。 屯南三五九四

屯南七二三片「来戌（歲）帝其降才（在）祖乙宗，十月卜「帝不降」。 屯南三〇九
九片「丙寅……降……歲五……」。以上两条卜辞有一个相同的辞句「降」。由这两条
卜辞比勘，加之以上形体上的证明，可以肯定上举A、B、E、F、H、L中的「降」也
释为「降」。

姚孝遂师及肖丁先生在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一书中谈到七二三片时指出：「帝降永」前所未见，当与「帝受又」、「帝降若」同为福祐之义。这个见解是极为精闢的。

籍，但甲骨文有许多字（词）所具有的意义，在后世湮没，典籍不复使用。如甲骨文「隹」有获义，「自」有鼻义，「佳」有鸟义，「魯」有嘉美义等，后世典籍皆不见其用例。「永」字的情况与此相似。又「永」字典籍训「长」，训「久」。长、久与美善义本相因。长本有善义，如晋书《庾传》：「庾人必先称其所长，」此「长」即为美善义。

殷代已有天帝觀念，在卜辭中的體現是「帝」，在典籍中又稱作「天」。卜辭中「帝」可
以「令雨」、「令雷」、「令風」，還可以「降奠」、「降餒」、「降咎」、「降咎」、「降咎」。上帝主
宰着下界萬物的命運。典籍言「天用剿絕其命」（《尚書·甘誓》）；「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尚
書·盤庚》）；「天既訖我殷命」（《尚書·西伯勘黎》）；「敕殷命终于帝」（《尚書·多士》）；西周邢侯簋
「帝无終命于有周」等，即是這種觀念的反映。故而人們常向上帝祈求永命：「祈天永命」（《追簋》）；「用奉壽
書召浩」；「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尚書·召浩》）；「用祈句眉壽永命」（《追簋》）；「用奉壽
句永命」（《善夫克鼎》）。

屯南七二三「帝其降永」即「帝其降永命」之意，如尚书金縢言「天降宝命」。在第三、四期田猎卜辞中，常出现「王永」或「永王」这样的辞句。永字作「𠄎」，「𠄎」诸形，其用法与「帝降永」之永相同。「永王」如卜辞言「若王」、「王永」犹卜辞言「王若」。

甲骨文「永」字的用法与金文「休」字的用法在某程度上很相似。两字都可用作名词和动词，意义有时实指，有时虚括。甲骨文之「若王」犹金文之「休王」（见鄧父齋、效父簋、盟一）。

合集三二九二五之「商未」乃卜问「大邑商」美善与否。

相近。屯南三三二「永其入王家」，意为美善进入，大邑商。句式与尚书大诰之「天降割于我家」相近。尚书中「王家」一辞数见，已由其本义的指王庙中正室之内引申为指整个殷王朝而言。

最后附帶說一下大保簋和仲甬簋的「永」字。大保簋和仲甬簋的「永」字分別作「𠂔」，「𠂔」。舊版金文編將其列于附录，新版金文編將其列于「通」字下，都是不妥的。大保簋之「𠂔」，大保「𠂔」与甲骨文「𠂔」帝若王「𠂔」句式相同，「永」字用法与甲骨文相同。「王未大保」意为「王嘉美命于天」。「仲甬簋之「𠂔」用鄉王逆永」，「永」疑指「永命」，「通永」犹尚书盘庚言「予迓续乃九」一七四頁）

饒宗頤說參「𠂔」字条下。

詳加論列。字當釋「永」，「永」與「派」乃由「永」字形體所孳乳。契文形體多有變異，劉釗已「癸卯，王卜，在永師貞，今日步于」；「壬寅，王卜，在是師貞，今日步于永，亡」；均為地名無可疑。

永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王襄「古行字。行或从人，石鼓文行亦从人，象人行于四通之衢，行之道最著」。（通室殷契類纂第八卷）

商承祚

「卜辭中行字又有作𠂔者，象人行於道中。」（福氏所藏甲骨文字釋文二頁上）

孫海波

「𠂔，甲二四一四。卜辭永，辰同字。」（甲骨文編四五〇頁）

孫海波

「𠂔，甲五二二。从口从永，說文所无。地名。」（甲骨文編五三頁）

孫海波

「𠂔，甲五九八。从行从人，說文所无。或从彳。」（甲骨文編八三頁）

孫海波

拾一五·三

或从彳。一（甲骨文編八三頁）

严一萍 余谓此衍字，当读如礼学记：曰道而弗牵，曰道也。注：曰道，示之以道也。曰弗，每也，今缀以曰道，王曰成语，乃更进而祈求，曰示王以道也，期以多获。一释衍，甲骨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五九页）

屈万里 小，疑與甲編一一〇四片之小為一字；即衍字也。一甲編考釋一九四葉）

屈万里 釋卜辭「王其田于宮，謂曰亡我？衍王。」一甲編五七三云：「按：石鼓文有『佳舟以衍』之語，強運開石鼓釋文（丁鼓）云：『衍、薛、趙、楊俱釋作道。潘云：『即道字，見古高書。』錢大昕云：『此字兩見，前協遠、陸陰陽，後協或陰或陽，當讀戶郎切，即古衍字。』今按：錢氏說甚詳，卜辭衍字，原指義，當為道路，乃名詞；衍，則象人行於道上，乃動詞也。因衍字亦作動詞用，後世衍字遂罕見耳。廣雅釋詁：『衍，陳也。』一陳，即陣之左氏襄三年傳：『亂行於曲梁。』杜注亦云：『衍，陳也。』此衍王之衍，疑亦列陣之義，衍王乃王衍之倒語，意謂王親布田獵之陣也。一甲編考釋九〇葉）

严一萍 曰甲骨文有衍字，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始見著录于衍字之下。其甲寅（民國三年）初版尚未发现，仅云：

衍象四達之衢，人所行也。石鼓文或增人作衍，其义甚明。

至丁卯（民國十六年）印行增訂書契考釋時，其卷中第七頁衍字下已增列衍作兩文，並于釋文之末補曰：

作衍与石鼓文同，作衍則續行之半又已明矣。

知羅氏以衍為衍，原据石鼓為釋。石鼓文之衍，一見於鑾車石，一見於霽雨石：佳舟以衍，即古衍字。錢說：『錢詹事曰：此字兩見，前協原濕陰陽，后協或陰或陽，當讀戶郎切，即古衍字。』又作衍則衍之省。一見於張燕昌石鼓文釋存据錢說釋行，形义昭然矣。

商入卜辭亦作衍，与古文正同，又作衍則衍之省。一見於張燕昌石鼓文釋存据錢說釋行，形义昭然矣。

以字形之不同，故近世學者多以衍為衍字，于思泊之易經新注卷四，亦讀曰佳舟以衍，為衍字，案此字薛尚功所代鍾鼎款識法帖石鼓文作道，楊升庵石鼓文音釋亦釋道，釋行盖自錢氏始。即心如先生撰石鼓通考則謂：

昔車觀行，句，若是說，曰田車載道，或曰田車載行，又都可通（頁一四一）

王其田，虫乙湄日亡戎，王半。
（于）戊田，湄（日）亡戎，王，半。
十二戎，王弱田，其每。
犬自亡戎，王。 京都二〇四三
或省卜作分者如：
十三戎寅父

□分□ 後下二·一五
孟犬□多臣分□ 拾一五·三
十五丙辰卜王貞余出夢，佳省分余□
□用。

□月· 戡三九六
案本片戡壽堂原拓仙字，根模糊不清，因思殷虛書契續編或有複出，乃清祥恒兄代查，果得續編卷六第二二頁第一片，惟骨之上面已殘佚，而拓片亦經剪截，仙字則甚可辨，乃為地名，乃得決定，附識以誌感謝。

或作王分如：
六虫父（一）肅泰，王分。
虫且丁肅泰。
□至弗每，不雨。 甲六四一
字亦作王分，若王分：

七辛未卜覓貞：今日王分
辛未卜，覓（貞口）其寔□
□□卜其□日 大集P八一

六其用龜，弗每，王分。 候三三
十九□嬰□入乎又司，克孚二人
其嬰从用□我王分。 候三四（甲三九三三）

廿□嬰□若
其用龜弗每，王分，克孚二人。 候三五
廿□龜，若（王）分，余□□。 候三六

或增。

三虫分弗每，亡戎，王分。
口作分，如：
三虫分弗每，亡戎，王分。

陟九一

壬 壬
又 亡
大 大
雨 雨
。

巴黎
一七

南北明六三二

臣多，也王。

在續甲骨文編

香，三十年來

小屯甲编考释

六、一七九八

外
薛

陽、后協或陰

為道路，乃名

雅釋沽
：
行

衍王之衍，疑

非一字。其作

义观之，与

記
：
道而弗

之本字也。
田

示王以道塗

字，其又灼然可見，作「王衍」者，「衍」義當是「王作前導」，明是王為主格，與「導王」之「王」作受格者絕不同。《辭》二十五上言小臣「衍」，下即不稱「王衍」而言「衍王」，分別顯明，不容會混也。《中國文字第二卷第七冊七一—七一九》

甲編二二六五版殘存一字作「𠄎」形，其下半為「王」字甚明顯，惟上加者近乎羊首，既不知上下文，當元由推測，究為何字，遠難確認。《中國文字第二卷第七冊七三六頁》

于省吾「甲骨文「𠄎」字作「𠄎」、「𠄎」、「𠄎」等形，旧不識。《甲骨文編》附系于「口」部，謂「說文」所「𠄎」即古「𠄎」字，其「𠄎」在下與在側本无別。味與「𠄎」典籍多通用。《說文》：「𠄎，𠄎也，从言永聲。」味，𠄎或从口。《又》甲骨文有「𠄎」字（《甲》一五五九，原辭已殘），旧也不識，《甲骨文編》入于附系。《易》字作「𠄎」，西周器「𠄎」字之異構。古文之「𠄎」即「𠄎」字，了无可疑。《說文》訓「𠄎」或「𠄎」為歌，以「𠄎」字為「𠄎」，其言「𠄎」小臣「𠄎」王「𠄎」一「𠄎」二「𠄎」七「𠄎」，是說小臣歌頌王。《甲骨文》以「𠄎」為人名或地名者不備述。《（《甲骨文釋林》釋「𠄎」）

考古所

「𠄎」：為派之異構。

《小屯南地甲骨九二六頁》

姚孝遂「𠄎」字亦作「𠄎」。《于省吾先生釋林》（388頁）謂「𠄎」即古「𠄎」字，乃歌頌之義。《佚》：「亡戕，𠄎王，大吉。」《甲》2608：「既𠄎，王其田，𠄎。」似「𠄎」與「𠄎」受又「𠄎」同義。或稱「𠄎」，或稱「𠄎」，或稱「𠄎」，均同義。

「𠄎」字亦作「𠄎」。《于省吾先生釋林》（388頁）謂「𠄎」即古「𠄎」字，乃歌頌之義。《佚》：「亡戕，𠄎王，大吉。」《甲》2608：「既𠄎，王其田，𠄎。」似「𠄎」與「𠄎」受又「𠄎」同義。或稱「𠄎」，或稱「𠄎」，或稱「𠄎」，均同義。

何琳儀

「石鼓文」：徒駿湯湯，佳（維）舟以衍，或陰或陽，枝深以口，口于水一

「𠄎」：原篆作「𠄎」形，與「𠄎」簡上一「𠄎」，道「𠄎」作「𠄎」形，但此字在石鼓文絕不

能讀道。因為此字與湯、陽、方均為入韻字，屬陽部。錢大昕根據這一特定
辭例謂：「當讀戶郎切，即古行字。」其異體作「𠂔」，然則「𠂔」亦作「𠂔」，
二、三、一。按：「𠂔」之異體，殷商與秦代文字對比如下：
𠂔（石鼓） 𠂔（石鼓） 𠂔（石鼓） 𠂔（石鼓） 𠂔（石鼓） 𠂔（石鼓） 𠂔（石鼓） 𠂔（石鼓）
𠂔（石鼓） 𠂔（石鼓） 𠂔（石鼓） 𠂔（石鼓） 𠂔（石鼓） 𠂔（石鼓） 𠂔（石鼓） 𠂔（石鼓）

如果再參照殷商文字，「𠂔」與六國文字「𠂔」的關係：
𠂔（甲骨） 𠂔（甲骨） 𠂔（甲骨） 𠂔（甲骨） 𠂔（甲骨） 𠂔（甲骨） 𠂔（甲骨） 𠂔（甲骨）
𠂔（甲骨） 𠂔（甲骨） 𠂔（甲骨） 𠂔（甲骨） 𠂔（甲骨） 𠂔（甲骨） 𠂔（甲骨） 𠂔（甲骨）

聲。引。總。之。詩。風。山。有。樞。且。以。永。日。傳。一。天。子。造。舟。諸。侯。維。舟。注。維。連。四。船。永。訓。
相。近。的。緣。故。訓。引。一。戰。國。文。字。通。說。二。七。八。一。二。七。九。頁。道。一。導。一。與。永。的。文。訓。引。意。義。

姚孝遂說參冊「字」字條下。
商承祚「卜辭中行字又有作𠂔者，象人步行于道中，此步作𠂔，象人步行於通衢也。」

按：「永」，「𠂔」，「𠂔」古本同字。說文：「永，長也，象水至理之長。」大徐本：「𠂔，水之表
流別也，从反永，古文正每無別。金文皆用作長久之義。王筠釋例云：『鐘鼎中𠂔字多矣，
皆作永字用。』曾無一器用為派者。又句讀云：『𠂔字見金刻者皆即永字，古文不論反正也。』
張玉、屈萬里釋𠂔為行，非是。石鼓文「佳舟以𠂔」字亦當釋「永」。

張玉、屈萬里釋𠂔為行，非是。石鼓文「佳舟以𠂔」字亦當釋「永」。

張玉、屈萬里釋𠂔為行，非是。石鼓文「佳舟以𠂔」字亦當釋「永」。

張玉、屈萬里釋𠂔為行，非是。石鼓文「佳舟以𠂔」字亦當釋「永」。

張玉、屈萬里釋𠂔為行，非是。石鼓文「佳舟以𠂔」字亦當釋「永」。

2311

「戌皆其德也」
「東召田，亡我，畢」

甲五二二
戩一一四

𠂔 𠂔 𠂔 𠂔

李孝定「从竹从永，說文所無。郭某文隸則反作正，無从別也。从郭派說，許見書，隸考永為辰，六从彖，上為𠂔」
（隸）

2312

均與
「降永」之辭例同，均為「永」之異構。
按：合集三二一一二辭云：「乙卯卜，不降。」
又合集三三二六三辭云：「辛未貞，不降。」
又合集三四七一三辭云：「癸丑貞，今秋其降。」
又合集三三二六三辭云：「癸丑貞，今秋其降。」

𠂔 𠂔

2313

按：字从「彳」从「人」，辭殘，其義不詳。

𠂔 𠂔

2314

按：字从「彳」从「人」，辭殘，其義不詳。

𠂔 𠂔 𠂔

吳其昌「說文：「祀者，乃武丁時之人名，悉索傳世之甲骨，計此字凡四見，他辭又云：「命祀往于舅」，「祀，二，一，四，一，七，則祀為人名，明白可証。他辭又云：「佳祀乎皇」，「祀，二，一，八，一，〇，謂佳呼祀，以守聖也。又前，七，五，三，有「祀車」，「祀，一，一，〇，之文相者，謂祀未覲見于王也。此「祀見」之文，與金文中刺鼎「刺見」，漢，外，一，一，〇，之文相同。」（殷虛書契解詁第三一〇——三一頁）

孫海波「說文，續三，二七，五，从永从兄，說文所无。地名。」「（甲骨文編四五頁）

李孝定「从永从克，說文所无。辭云：「丁卯王狩收」，錄，車，馬，口，口，在車，車，馬，亦口。」（集釋三四一三葉）

考古所「說文：不識，在此片為地名。」「（小屯南地甲骨九八四頁）

按：甲二一二四「乙卯卜古貞，令錄取眾十人于轡」；
甲三四三〇「辰卜旁貞，王今日往反」；
甲三五一〇「貞，令錄保在南」；
綴一，九七「貞，泥眾錄以出取」；
均為武丁時人名。李孝定集釋三四一三「疑永克二字合書」，無據。

統

孫海波「說文，續六，二二，三，疑統字。」「（甲骨文編六七八頁）

按：字从「彳」，从「克」，隸可作「統」，「統」，「統」均殘，其義不詳。

泥

羅振玉「此於文从尸从彳，象二人相背而行，殆即逋逃之逃。」（殷釋中七十彙上）
（一注）杜預於下文「明日以表尸之」注云「表所指木取其尸」於「尸女於是」無注，竊謂
上下文兩尸字皆當讀為逋，姑為待，於文義於情理乃得順適。

王襄「古逃字」一類纂第七彙下

王襄「疑逃字」一類纂存疑第八第四十二彙上

葉玉森「作疑非之安體，仍當釋行。卜辭從一作般，是以与从彳同。」（鈎沈十七彙

五行）他辭云「貞乎逋逐」獲「一獲」三十、十一、一。逋仍行，安體。曰「子行則行，為官名，職司
逐獸，疑即周禮天官之獸人。又卜辭云「口口口口」爻貞乎逋，从可，此亦「一前四十一」子作即子
逋可為確證。王商二氏釋逃，似官不能名逃也。一前釋一卷一四〇葉背

商承祚「象二人背逃」形，許書之非殆由竹傳寫而誤也。一類編二卷十三彙

郭沫若「逋即逃字，逋字之異也。三公山碑「愍俗陵逋」，繁陽令楊君碑「得從樂志」
則正作從，或作逋，說文「逋，遲也。从尸，从彳，段注云「甘泉賦曰「靈遲遲兮」，說者皆云上音樓，
下音遲，遲即遲字也。然文選作「逋遲」，與漢書異。玉篇「汗簡亦皆作逋，集韻引尚書逋任」，
字羅釋逃，謂「象二人相背而行」。商承祚更謂小篆殆傳寫而誤，大謬也。一卜通五十七彙二六

〇片釋文

東世徵釋逃，謂是「逃」人，即逃跑的奴隸。一詳見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一期五十彙至五
十一彙夏代和商代的奴隸制

李孝定「說文「逋，徐行也。从彳，从尸，聲。詩曰「行逋逋」，逋遲或从尸，遲福文遲从彳，徐灝
段注「逋引孔廣居曰「古文當从尸，漢三公山碑「愍俗陵逋」，李翊碑「樓遲不就」，可證卜辭作出
諸形正从尸，孔說是也。桂馥義證「逋下云「尸古文仁字，漢書作「逋夷」，平準書「逋舉陵遲」，漢志
錢君大昕曰「文記張釋「馮唐傳「陵遲衰微」，漢書作「逋」，故陵遲或作逋夷，宣十二年左傳曰「尸汝於是」，
亦作「夷」，司馬相如傳「陵夷衰微」，漢書作「逋」，故陵遲或作逋夷，宣十二年左傳曰「尸汝於是」，
古文與尸為一字，金甲文夷均作「逋」，夷音近，故陵遲或作逋夷，宣十二年左傳曰「尸汝於是」，
即「逋」，逋汝逋待也，於是也。一注「尼字篆作「尸」，正與上出諸形所从者同。尼遲音近，逋自可從尼

得聲也。葉氏釋行之。部已言之。羣引卜辭。曰。子行。曰。以證其為一字。所半者各殊。寧得謂卜辭。子下。諸父。皆為一字。邪。卜辭。退字。當為人名。辭云。貞。退。弗。其。李。拾。九。十。四。貞。退。獲。拾。九。十。五。貞。退。弗。其。曰。退。得。前。一。五。二。一。貞。退。不。其。獲。鹿。前。三。三。三。二。貞。手。退。逐。眾。獲。上。三。十。十。一。令。退。貞。弗。其。獲。令。退。珠。三。四。四。卜。殷。貞。退。從。國。職。亡。禍。供。八。五。貞。退。其。有。曰。貞。退。往。來。亡。禍。供。五。七。一。可。證。金。文。遲。從。屏。與。許。書。福。文。同。如。徐。仲。獻。父。蓋。伯。遲。父。與。卜。辭。從。尼。者。有。別。一。集。釋。五。三。六。葉。

饒宗頤 字從伊。从土。隸定作從。殆從。繁。形。從。即。遲。遲。異。字。見。三。公。山。碑。說。文。又。作。遲。云。遲。或。从。尼。盤。庚。遲。任。有。言。殷。有。遲。姓。日本。唐。寫。本。作。遲。任。漢。簡。經。及。後。止。并。遲。之。異。形。一。參。郭。沫。若。說。一。巴。黎。所。見。甲。骨。錄。一。二。頁。

饒宗頤 泥。舊。釋。遲。遲。異。字。說。文。又。作。遲。盤。庚。遲。任。有。言。鄭。玄。云。遲。任。古。賢。史。曰。本。唐。寫。本。作。遲。任。泥。即。遲。姓。之。遲。然。除。京。津。明。義。士。作。泥。外。其。餘。字。並。从。尼。說。文。几。部。泥。處。也。从。尸。几。契。文。有。旁。似。釋。為。尼。古文。史。合。一。通。考。七。六。九。葉。

于省吾 甲。骨。文。无。尼。字。而。有。从。尼。的。泥。泥。二。字。泥。泥。二。字。均。屬。第。一。期。泥。為。常。見。的。人。名。泥。為。自。生。稻。詳。釋。泥。說。文。曰。泥。從。后。近。之。从。尸。匕。聲。五。篇。說。文。句。讀。曰。匕。者。比。也。人。與。人。比。是。相。近。也。人。在。人。下。是。从。后。也。五。說。殷。有。道。理。但。和。其。他。說。文。字。家。一。樣。都。誤。從。許。氏。以。尼。為。形。聲。字。林。文。光。文。源。曰。按。匕。尼。不。同。音。人。之。反。文。尸。亦。人。字。象。二。人。相。昵。形。實。昵。之。本。字。按。林。說。甚。是。但。舉。不。出。具。体。事。實。以。說。明。問。題。

甲。骨。文。樹。字。从。夸。作。大。刀。象。一。人。騎。在。另。一。人。的。脊。背。上。一。詳。釋。樹。又。甲。骨。文。有。太。太。字。一。記。三。八。四。三。象。一。人。騎。在。另。一。人。的。頭。上。

漢。武。梁。祠。堂。畫。像。畫。夏。桀。騎。在。二。婦。人。的。背。部。即。後。漢。書。井。丹。傳。所。謂。曰。桀。駕。人。車。一。詳。釋。中。溶。漢。武。梁。祠。堂。畫。像。考。又。漢。書。敘。傳。謂。成。帝。屏。風。上。畫。紂。醉。踞。妲。己。這。是。說。商。紂。醉。后。伸。其。兩。腿。盤。踞。于。妲。己。的。背。部。依。據。上。述。夏。桀。和。商。紂。或。騎。或。坐。于。婦。人。背。部。既。已。在。漢。代。畫。像。和。漢。書。得。到。驗。証。而。甲。骨。文。从。尼。之。字。作。人。作。从。夸。之。字。作。大。刀。正。象。人。之。坐。或。騎。于。另。一。人。的。背。上。可。見。漢。人。所。画。所。記。是。有。着。一。定。來。歷。的。

關於。从。尼。之。字。在。義。訓。方。面。的。滋。化。源。流。今。特。略。加。闡。述。尼。字。的。构。形。既。然。象。人。坐。于。另。一。人。的。背。上。故。爾。雅。釋。詁。訓。尼。為。止。為。定。人。坐。于。另。一。人。的。背。上。則。上。下。二。人。相。接。近。故。與。籍。多。訓。尼。為。近。爾。雅。釋。詁。訓。即。為。尼。郭。注。謂。曰。尼。者。近。也。一。按。尼。後。世。作。昵。或。暱。與。籍。中。多。訓。即。為。就。就。

則相近，故即訓為尼，尼又訓為近。由于尼字之訓止訓近，故从尼之字多含有傳留之義。論語子張曰：「致遠恐泥。」鄭注謂：「泥，謂滯陷不通也。」《爾雅·釋邱》：「水潦所止，泥邱。」《易·姤》：「日繫于金柅。」馬融注謂：「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不動也。」《甲骨文》有「柅」字，說文謂：「柅，稻今年歲來年自生謂之柅。」按自生之柅，無須人之勞動培植，故也與止義相因。由此可見，尼与从尼之字的本义和引伸义，皆訓相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釋尼》甲骨文《釋林》三〇三——三〇五頁。

按：字从「尼」从「辵」，「尼」與「遲」迥然有別。如隸作「遲」，則與「遲」字混。卜辭「泥」皆為人

俗

張亞初釋楚，參《卜字彙》下。

按：字从「行」从「尼」。《合集》九〇五三辭云：

為人名。

得 得 得

羅振玉「从彳从得，得即辟字。人有罪，思避法也。」說文解字載遲：「福文从屏作得，殆誤認避為遲矣。」（殷墟中六十六葉下）

王襄「古避字」《宣室殷契類纂》第七葉。

容庚「遲說文福文从屏，而篆文从屏，曰屏南微外牛，曰屏，遲从屏，正合遲義，不當从屏。」《五種文字日知錄》今从福文，是證唐人經典用遲不用遲也。與得通。《金文編》二卷二十一葉下。

（甲骨文編七五頁）
「𠂔，前五·三〇·一。容庚說，从屮，通遲。說文从屮，乃淺人所改。」

李孝定「𠂔辭作上出諸形，不从口。古文衍文往，增口也。就字形言，似與許書遲；𠂔文作遲者相同。然𠂔辭遲作𠂔，與許書遲；或體作𠂔者正合，則此不當釋遲。且與篆文𠂔避形亦極近，辭云「其𠂔于之若」，前五·三十一言其避於此甚善也，釋避似無可疑。遲究何所本，今無可考。羅氏謂誤認避為遲，亦覺莫能明也。金文編未見避字，果如羅氏所言，則容氏以為遲字者固當改釋為避矣。」（集釋〇五三九葉）

也。一甲編考釋二〇一葉）
屈萬里「𠂔辭有𠂔字，羅振玉釋避（殷釋中六六葉）。此𠂔字與𠂔字形近，疑亦避字也。」

如：
按：甲骨文𠂔字隸定當作𠂔，同於說文遲之籀文𠂔，當如容庚說釋「遲」，𠂔辭或用為人名，

前七·三八二

撮二·七八

前五·三〇·一

「今𠂔以王族比為留王事，六月」
或為地名，如：
「王于𠂔使人于美，于之及伐望，王受又」
或用作動詞，如：
「其𠂔于之若」
此當即用遲之本義。說文訓「遲」為「徐行」，金文或作𠂔，與甲骨文同，或从走作𠂔，隸定即作遲。

2319
衡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320
𠂔

𠂔

「循乃行字，与作为一字。」
L (殷契佚考六三頁下)

「亦即併・亦即逆・遂从到人，此从側人，其意同也。」
L (殷契佚考三六頁上)

校：字从「彳」从「大」，隸當作「𢇛」。釋「行」釋「逆」皆不可據。卜辭用為方國名、人名。

「訓，渚三八・疑為後字異文。
L (甲骨文編八三頁)

「徐字未識其音義，隸定之，雷作後」。（甲編考釋一六九葉）

按：字隸當作「倭」或「衡」，在卜辭為人名。

于省吾说参《甲骨文字条下》。

游移不決，故曰未定也。說文訓「疑」為「或」，古「疑」本同字，「或」亦「未定」之義。按：說文「疑」，未定也。段玉裁、桂馥皆以「未」為衍文。徐灝段注箋云：「疑即古疑字，說文訓「疑」為「或」，亦「未定」之義。王固曰：「未」茲乞兩。之日允兩，當用為疑。」

則用為人名。

衞
衞

郭沫若 「衞當是御之異文。」（粹考一四四葉背）

李孝定 「說文：衞，將衞，各本作衞，依漢韻引改也。从行，率聲。段注云：將如鳥將雛之將，古不今平去也。達導也，循也。今之率字，率行而達廢矣。……將帥字古祇作將，帥行而衞又廢矣。」毛公鼎辭云：衞懷不庭方，正導循義，字作衞，从行从走，古得通也。辭云：壬申卜衞旨于惠，字與毛公鼎文全同，言導旨，方國名于惠也。三體石經衞之古文作衞，與此及鼎文正同，字从行从止，正衞得通之證。」（集釋。六一三葉）

屈萬里 「當釋衞；亦即率字。毛公鼎率字作衞，與本辭衞字，形極相近。說文以率為捕鳥畢，以衞為將衞，吳清卿氏曾謂其非是。」（說文古籀補）。其在本辭，蓋地名也。一甲釋一八二七片釋文）

參見 2326 「衞」字條。
按：當以郭沫若釋「御」為是。字亦作「衞」，皆「衞」之繁體，用為「防禦」之「禦」。

衞
衞

孫海波 「衞，燕七二。卜辭御从衞从卩。象執朴驅馬。」
前六·六·三·或从支·象執朴驅馬。
前六·二·二·或从卩。
后二·一九·二·或从行。
甲二七〇·或不从衞·（甲骨文編七六頁）

按：合集一三九一一辭云：丁未貞，衞，此乃「衞」之增繁。从「行」从「卩」用為「防

伐_レ（通考一六九葉）

饒宗頤「辛丑卜，𠂔：𠂔方。癸卯卜，丘：令田正𠂔」（佚存二三四）知𠂔曹為農官，故稱田正。銅器有亞𠂔自，（金文編附錄）殆𠂔所用之器」（通考七七六葉）

屈萬里「逆，謂迎之也。戰國策齊策：『故專兵一志以逆秦』高注：『逆，拒。』拒，即迎擊之義矣」（甲編考釋一三六葉）

裘錫圭說參_レ𠂔字系下。

按：此乃重出，當併於0270「逆」字條。

2329

牧

𠂔

𠂔

于省吾釋牧，參_レ𠂔字系下。

按：此為「牧」字之繁構。合集七三四三辭云：

「𠂔：方貞，𠂔今秋。牧啓奔自。」

又屯一四九辭云：

「子貞，牧告𠂔。」

皆為人名。

2330

衞

𠂔

𠂔

𠂔

葉玉森「按衞𠂔一字可信，惟謂即牧字恐非」（前釋一卷一三一葉背）

商承祚釋牧，云：「其从行者，與从止之義同，又𠂔从二羊」（類編三卷十九葉）

達

𡗗

按：此與「佯」、「衛」、「衛」皆當同字。

佯

𡗗

𡗗

按：字从「行」从「華」，當與「佯」、「衛」同字，皆為地名。

衛

𡗗

按：字當釋佯，卜辭用作地名，義無可考。

李孝定「从彳从羊，說文所無，而經籍多有之。古祇作羊，後或作佯或作𡗗。如離騷「聊逍遙以相羊」，王逸注「逍遙相羊皆游也」。通達一作須臾，羊一作佯。史記司馬相如傳「招搖乎襄羊」，索隱引郭璞曰「襄羊猶仿佯也」。廣雅作「懷佯」，王氏疏證云「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云「招搖高羊也」。高羊與懷佯古亦同聲，或作徭佯。王氏疏證卷六釋凱曰「道達懷佯也」。及「仿佯從倚也」。諸條下說此甚詳。呂氏春秋附編篇作仿佯，史記吳王濞傳作仿佯，齊風載驅傳作仿佯均是，此不具引。契文佯字似是人名，辭云「貞于佯」，簡一四八二，令御于佯，簡一四八二，與後世用佯字義無涉。惟祭文及注籍中多有此字而許書無之，殆偶然佚耳。商釋牧非是，孫說是也。」（集釋〇五九三葉）

也。孫海波「从彳从羊，說文所無，經典通作佯，廣雅釋凱「仿佯徭倚也」。又「徭佯戲蕩」。

孫海波「佯」，簡六·二三·五。从行从羊，說文所无，疑为佯字异文。

微

牧

𠄎

𠄎

皆為人名。

按：字當隸作「逯」。七二五辭云：「貞，逯來羌，其用于父丁。」又英二四一一辭云：「己卯貞，逯來羌，其用于父。」

于省吾釋牧，參𠄎字彙下。

按：字當隸作「微」。卜辭牧牛為「牧」，牧羊為「𠄎」，後世統一作「牧」。合集三二〇一四辭云：

「于祖乙，微來羌。」
「微」為人名或職官名。

逯

駟

𠄎

𠄎

𠄎

𠄎

王襄 「古逯字，許說近也。」（簠室殷契類纂第八葉）

李孝定 「說文：逯，近也。从辵，至聲。辭云：逯其逯至于攸。若王九曰大吉，其義似亦訓近，」
「攸」人名，攸，地名。」（集釋〇九四九葉）

于省吾 「甲骨文中第一期有𠄎字，第三期作𠄎，其形與𠄎、𠄎、𠄎、𠄎、𠄎等形，第五期作𠄎。……說文：逯，近也。从辵，至聲。……按甲骨文至字作𠄎，或倒作𠄎，乃于矢端著一橫划，本象矢有所抵，因而引伸為凡至之義。……說文鳥飛至地之說，与至字的初文显然不符。古文𠄎字偏旁中的至字，其矢尾有的變形為𠄎。……甲骨文的𠄎字，即盛箭之簠的本字，作𠄎或𠄎，因器蓋生簠作𠄎，毛公鼎作𠄎。又商器𠄎的𠄎字从矢作𠄎，因器仲殷父簠的室字从至作𠄎或𠄎。以上是从矢之字，其矢尾由𠄎變作𠄎的例證。由此可

通 徧 徧

王襄 「古通字」(一)簠室殷契類纂第七葉

王襄 「徧，當釋通」(一)簠考文字二葉下第三十片釋文

商承祚 「徧字从彳从用疑通字也」(一)佚存考釋八二葉

孫海波 「徧，京津三一三六。卜辭通字从用。」(一)甲骨文編六六頁

商先生疑通是也。說文：「通達也，从辵，甬聲。」佚存六六一版：「口卜王丁酉口夕口徧士。」徧行也。為役漢書賈誼傳：「彭越用梁則又反。」注引晉灼曰：「口用，役用之也。」為通，莊子齊物論：「口用也者，通也。」故通亦有行達之訓。金文頌鼎作徧，所以與甬形相近。小篆則以為从是甬聲矣。一與用義相近，是知通乃受用之訓。金文頌鼎作徧，所以與甬形相近。小篆則以為从是甬聲矣。一與用義相近，是知通乃受用之訓。金文頌鼎作徧，所以與甬形相近。小篆則以為从是甬聲矣。

釋文 郭沫若 「以上三片均有徧字，乃國族名，當是通之異。」(一)華考一五四葉下一一九三片

諸家釋通是也。說文：「通達也，从辵，甬聲。」又「甬从弓用聲。」是甬用聲通。澄。此彳或是用聲也。乃鐘柄旋處。象。徐灝段注要甬下云：「此當以鐘甬為本義。」考工記：「鳧氏為鐘舞上謂之甬。」鄭云：「鐘柄。」灝按甬古篆象作甬，兩旁象樂鏡，中象篆帶，上出者，象鐘柄。小圓象旋處。以字形與記文互證，其義瞭然。小篆从弓者，形近。漢武劍用字作甬，是其證。因甬篆上有小圓與用微異，遂專以為鐘甬字可。凡器之圓者，如甬桶之類，皆从甬。是甬用非持同音，抑亦同義矣。一集釋。五二七葉。

考古所 「𡩺：國族名。諸家皆釋通。L（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三四頁）

姚孝遂 肖丁

「𡩺

(1) 𡩺戊寅卜，𡩺受...
(2) 𡩺...
(3) 𡩺生月...
又...
又...

未卜，王率𡩺... 𡩺，為方國名。𡩺... 丁酉卜，生十月，王率... 又... 郭沫若先生考釋謂：... 以

上三片均有𡩺字，乃國族名，字當是通之異... 京師... 則稱... 均為征討之意。迄今尚未見

饒宗頤說參外字條下。

高明說參外字條下。

按：字當釋通，用、甬聲同義通，說詳用字條下。在卜辭為方國名。

當用為「通」，此為卜辭所僅見。

2340 迨 𡩺

孫海波 「𡩺」邲初下三三·八·地名，官迨。 𡩺，河六七五，或以「𡩺」與說文會字古文同，疑古迨，會同字...（甲骨文編六四頁）

金祖同 「迨」古會字，見魏正始三體石經...（遺珠十四集）

李孝定「說文」：「遄，還也，从辵，合聲。」
 通，當是一字。三體石經會：古文作「𡗗」，不作「𡗗」。金氏引誤。說文會古文作「𡗗」，與石經同。遄會疑是一字。金文作「𡗗」，宜于「𡗗」。
 王凡曰：「口」似亦當讀為會，蓋可證遄會二者為一字。許君：「訓詁係後起，然亦與會義相近也。」
 （集釋〇五一九葉）

按：各庚金文編二·二二遄字注云：「戌甫鼎王命宜子遄西方于省，遄當讀作會。說文會古文作「𡗗」，从辵與从辵同義。甲骨文或作「𡗗」，與金文同；或作「𡗗」，與說文古文同。合集三六五一八辭云：「乙巳王貞，各呼祝曰：孟方收人，其出伐，師高其令東遄于。」高弗每不咎我王凡曰：「此「遄」字即讀作「會」。又卜辭彙見「自給」，亦作「自登」，皆為地名，「給」、「遄」無別。」

𡗗 𡗗 𡗗 𡗗

王襄「古衍字」：「類纂正編第十一第四十九葉上」
 又曰：「衍或从行省。」（全上）

羅振玉「說文」：「衍，水朝宗于海也。从行，从水。」此从川，示百川歸海，義彌顯矣。或者行作「𡗗」，或又有「𡗗」作「𡗗」，或變「𡗗」作「𡗗」。古金文朝字从此。結衍敦蓋有「𡗗」字，與卜辭略同。一般釋中九葉上）

郭沫若「衍者巡之異，从川省是省。或釋為衍，非是。」（粹考一六一葉下）
 郭沫若又曰：「衍乃巡之異，或釋衍，非是。」（粹考二〇九葉下）

孫海波「甲三〇四九。从行从川，說文所无。武丁早期貞人名。」
 存下五八五。𡗗用为𡗗。（甲骨文編八四頁）

陳夢家「由此可知子、余、我、𡗗、巡是同時的，而後二者可能是一個名字的不同寫法，就是後來的巡字。」（綜述第一五八葉）

為武丁時負人名。又愉八三五帶巡又子，為女字。
疑借作延。詩椒聊蕃衍盈升，我入佳徯？兩子歸卜，亡徯在來？兩子歸卜，我又徯在來？
衍，上為延。又衍，亡衍，即有延，亡延，淹留之意。契文「巡」作「𠂔」，參見

按：字當釋「衍」。契文「𠂔」字或从「𠂔」，是偏旁中「𠂔」與「𠂔」可通之證。字或从行，或省作彳。

2334。

700

按：合集五八九辭云：「丁未卜，爭貞，令率貞甫呼徵戈率……」

可能為出之異構。

（1. 屯南地甲骨九二四頁）

按：合集三二八八三辭云：「丁未貞，王令戡沚在囂。」又合集三三〇八六辭云：「誅沚伐盧帝。」當為「沚」之異構，參見「沚」字條。

街

街

行
疑
即
戈

粹編 一一六五之辭似乎可以作一旁証。

殷虛文字丙

沈之瑜、濮茅左說參衛字條下。

劉釗 古文字研究十六輯一一二頁
「戈」又繁化作「𠂔」，與「伐」組辭為「𠂔伐」。
「𠂔」辭所見殷代的軍

楊樹達 參伐字條

有別，按：合集六九四八、六九四九均有「𠂔伐」之記載，卜辭亦稱「戈伐」，但「𠂔」與「戈」
二者已分化，「衛」可能為「𠂔」之繁體。參見2302「衛」字條。

𠂔

2345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346

徠 徠

孫海波

「徠」，甲三五一一〇。从彳从束。說文所无。人名。子徠。《甲骨文編七八

頁

按：合集六辭云：

「辛卯卜，方貞，以子徠率，不井。」

「子徠」為人名。

2347

佗 𠂔

李孝定「从彳从卷，說文所無，辭云「丁未卜在𣪠貞王其入大邑商亡𣪠」當即之繁文。从彳从止从完，會意，言行道踐之也。」（集釋〇五九七葉）

裴錫圭「……𣪠字，用法与日𣪠字不同，与日𣪠𣪠是否一字尚待研究。」（釋文）

按：字从「彳」从「𣪠」从「𣪠」即「𣪠」參見「𣪠」字條。

𣪠

按：字从「彳」从「𣪠」从「𣪠」辭殘，其義不詳。

𣪠

2349

按：合集二一五八六辭云：「庚子卜，𣪠貞，翌又佳𣪠人以」義不可曉。

𣪠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𣪠

按：字从「彳」从「𣪠」从「木」，隸可作「𣪠」辭殘，其義不詳。

𠂔

按：合集九一六八辭云：

當為人名。

律 建 𠂔 𠂔

孫海波 律，京都二。三三，地名。L（甲骨文編七六）

考古所 律：即律。許進雄著《特B·一五八一》也有《召虫律用》之語。律，可能即
易·師·初六：師出以律，之律。王弼注：為師之始，齊師者也，齊眾以律，失律則散，故師
出以律，律不可失也。《召虫律用》之召即師。L（小屯南地甲骨八四五頁）

肖楠釋律，參B字条下。

按：《純》一·一九及《懷》一·五八·一均有《召虫律用》之記載。《合集》二·八·九五三及《懷》八·二七均有殘
辭作「律」，是「律」即「律」。說文：律，均布也。从彳，聿聲。王筠《句讀》：以均釋律者，周語
律所以立均出度也。《爾雅·釋詁》：律，法也。《段玉裁》云：律者，所以範天下之不一者而一之。卜
辭「召虫律用」，即師出當依法度之意。


巡

𠂔

按：字从「止」，从「𠂔」省，當即「巡」字。說文：巡，視行也。从足，川聲。一據段注
本：《段玉裁》注云：「視行者，有所省視之行也。」《合集》三·六·四一七辭云：


謂王巡視爾馬。

2355

袖 

按：字从「𠂔」从「由」，隸可作「袖」。辭殘，其義不詳。

2356


徻 

屈萬里
二九八乘一

「徻」字卜辭習見。汗簡及古文四聲韻迪字均如此作；此當是迪字。〔甲編考釋〕


按：字从「𠂔」从「徻」，隸可作「徻」。釋「迪」不可據。卜辭辭義不詳。

2357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358

徹 

裴錫圭說參「𠂔」字條下。

按：字从「𠂔」从「戠」，當是「戠」字之繁體。參見2415「戠」字條。

2359

徻 

按：字从「𠂔」从「徻」。辭殘，其義不詳，有可能為人名。

2360

𢇛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361

𢇛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362

𢇛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363

𢇛

按：字从「𠂔」从「𠂔」，「𠂔」从「先」，「𠂔」可作「𠂔」。《合集》一五八辭云：「𠂔，𠂔。」

2364

𢇛

按：《合集》二一〇一三辭云：「𢇛，𢇛。」

2365

微
𠄎

張亞初釋讀，參采字條下。

按：字从「彳」从「微」，隸可作「微」。合集二二三〇二辭云：「甲辰卜，亞微用。」為祭名，義當如「禘」。

2366

微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367

微

按：合集九六七一反辭云：「微入十。」為人名。

2368

微
𠄎

羅振玉「說文解字」：「達，遇也，从辵，彳聲。」此从彳。古文从辵者，或从彳，許書所載篆文亦然。如退，或从彳作退，是矣。（殷釋中六十六葉上）

王襄「古逢字」（簠室殷契類纂第七葉）

孫海波「符」后一「一〇四」地名。（甲骨文編七五頁）

李孝定「說文」逢遇也从辵牽省聲。按：說文謂當作牽聲。說文注亦作牽聲。卜辭以彳牽聲。羅

說是也。卜辭逢為地名。逢字重文。一集釋。五二五葉。

2369

𠂔

按：合集六〇三三正辭云：

「丙戌卜，韋貞，令𠂔往于𠂔；
丙戌卜，韋貞，勿令𠂔于𠂔。」

為人名。

2370

𠂔

張亞初釋趙，參人字條下。

按：合集八一辭云：

「……𠂔往于𠂔。」

為人名。此當與2317「𠂔」為同字。

2371

𠂔

姚孝遂 肖丁

「1035」丁酉，其立𠂔。

（2）「立𠂔」

关系。

「𠂔」字前所未見。从「𠂔」，从「𠂔」，字不識。「立𠂔」似与「立中」之内容有一定

帟。

《續》_{2.88} 44.5 : 曰 : 西卜，旁貞，翌丙子其（立中，亡風？丙）子立中，允亡風。曰立中，當与曰字風之祭祀有关，故其驗辭每言曰亡風，亦即曰无風。曰中即旗

帟，从曰，从巾，亦居旗帟之类。帟，即象肩負旗帟之形。（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七頁）

劉釗（三八頁）「帟」字也，應指旗帟。（卜辭所見殷代的軍事活動，古文字研究十六輯一

按：卜辭「立帟」當與「立中」有關，殷人「立中」既為召集人眾，亦為觀測風嚮。

化 份

按：字从「彳」从「匕」。辭殘，其義不詳。

倅

按：字从「彳」从「來」。「來」當是「來」之異構。合集三七五一七辭云：

為地名。

役 倅

孫海波《文編》收此作極。

李孝定《說文》：「極，急行也，从彳及聲。」契文與小篆同。《粹九》：「一云：辛未貞不降極不受。」未王其舟，言曰不降極，辭義不明。（集釋〇五七一葉）

按：李孝定所舉粹九。一从「彳」，乃「永」字之異體，不得釋「彼」此从「彳」，从「及」，隸可作「彼」。合集二一六五三辭云：「五月呼婦來歸。」其義不詳。

2375

往 仕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376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377

𠂔

按：合集三二九一二辭云：「于大乙𠂔。」似當讀為「于大乙征」。

2378

徯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379

𠂔

2384

𠄎

按：𠄎，一——一——辭云：「己巳貞，𠄎在𠄎。」字不可識，在卜辭為地名。

2383

𠄎

按：字从「𠄎」，从「子」，从「貝」，隸可作「𠄎」。辭殘，其義不詳。

2382

𠄎

按：字从「𠄎」，从「文」，辭殘，其義不詳。

2381

𠄎

當為地名。

按：合集二八一四五辭云：「𠄎：出子：：𠄎不雨。」

2380

𠄎

為人名。

按：合集一三六七六反辭云：「庚申婦休：：。」

2385

𡗗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386

𡗗

𡗗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387

𡗗

當為人名。

按：字从「走」从「大」，隸可作「𡗗」。《合集》二七七四五辭云：

孫海波「𡗗」存二〇一一。按：《說文》：「達，之或體从大作達。此与之同。今定為達字。」

2388

𡗗

𡗗

按：字不可識，在卜辭為地名。

2389

𡗗

𡗗

按：字从「止」从「人」，辭殘，其義不詳。

按：字从「𠂔」，从「𠂔」，當為「𠂔」之繁構。合集二八一九〇辭云：「戍其敵，墮于西方東鄉。」
為祭名，義與「𠂔」同。

2390

衡 𠂔

按：字从「𠂔」，从「𠂔」，辭殘，其義不詳。

2391

衡 𠂔

按：羅振玉釋從「𠂔」，不可據。此與2343「𠂔」同字，均為「𠂔」之繁構。

2392

衡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393

衡 𠂔

按：字从「𠂔」，从「𠂔」，合集三一二七六辭云：「𠂔：𠂔，弗每。」

為地名。

2394

𠂔

按：字或當是「𠂔」之殘。辭已殘缺，難以確指。

戈

羅振玉
「說文解字：『戈，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案戈全為象形，一象柲，一象戈，非从弋也。古金文或作戈形，已失矣。許君於象形諸字，多云从某者，因字形失而誤會也。」（殷釋中四十六葉）

王襄
「戈或从小作，與金文象形戈字之作亦者近。阮文達公云：『戈之內末，每作三垂，疑古制必有物下垂以為飾，如旌旗之有旒。』」（類纂正編第五十五葉下）

于省吾
「戈為殷代之方國，契文稱戈及戈人者習見。『藏一、九：『癸卯卜，貞，彭奉，乙子，自圓廿示一牛，二示羊，土求四戈彘，牢四巫豕。』一亦見『洪八八四，續一、二、四』王國維釋四戈為三示，四巫為四示，並誤。一四巫當謂東巫南巫西巫北巫。東巫見『粹一三一』，此巫見『明二九四四』，前六、三八、三：『丙寅卜，來于四戈。』粹二二一：『壬寅卜，奉，其伐歸，更此巫用，廿示一牛，二示羊，底四戈彘。』又二二二亦有『四戈』二字，郭沫若誤釋戈為弋。四戈乃方國名。底四戈彘，言致四戈之彘以祭也。四戈之名舊無釋，余所藏殷契拓存有辭云：『王从東戈乎戾戈，王从南戈乎戾戈，王从西戈乎戾戈，王从北戈乎戾戈。』戾字均作『𠂔』，乃異稱，舊釋戈非是。然則四戈者，謂東戈南戈西戈北戈也。」（聯三五第五葉上釋四戈）

郭沫若
「其實『是戈』」（粹考三七葉上）

楊樹達
「卜辭或言『弋彘』。弋當讀為特。說文特訓牛父，此言特彘謂牡彘也。」（甲文說二十葉釋弋彘）

孫海波
「『子，甲六二二。』方國名。東戈、西戈、南戈、北戈。」（甲骨文編四八八頁）

陳夢家
「卜辭又有四戈之稱：

- 甲子卜王从東戈乎侯戈
- 乙丑卜王从南戈乎侯戈
- 丙寅卜王从西戈乎侯戈

屈萬里 殷釋中（四六葉）釋下為戈；恐非是。按：鄭惠鼎官司工，其說甚允。以此紅字澄，則本辭之「工」字作「紅」，吳大澂謂即紅字，「字說廿一葉」；其說甚允。以此紅字澄，則本辭之「工」字作「紅」，之當作絃。惟不識為何字。而在本辭中則為人名。……絃乃諸侯之一也。……（甲）將四十葉二四七片三辭釋文）

劉釗 卜辭戈字作「士」，本為名詞，用作動詞表示一種殺伐方式……「戈」字乃用作動詞，多被作為地名或國名，以為「東戈」即「東國」。然而實際上這裏的「戈」字乃用作動詞，「從東戈」即「從東面伐伐」。（卜辭所見殷代的軍事活動，古文字研究十六輯一一二頁）

按：說文以為「戈」從「一」橫之「」，羅振玉謂「非從「一」，其說本於王筠。釋例云：「戈者槩也，非戈所當從。一橫之說，又不可解，蓋後人所附益。今據商周古文字及出土古器物，許慎「從一橫之」之說，未可厚非。朱駿聲通訓定聲云：「戈者秘也，長六尺六寸。其刃橫出，可句可擊，與矛專刺，及專擊者不同。亦與戟之兼刺與句者異。」胡三之，後四之，「秘」，下有鐫，是為「戈」之全體，通謂之「戈」。析言之，「」謂之「戈」，亦即所以納戈之「秘」，一橫之「」乃指狹義之「戈」而言。考工記冶氏「戈廣二寸，內倍之，短乃相對而言，凡木杆皆可謂之「戈」。契文「」字即象「戈」去其橫出之「」形。而加「一橫之」即成「」。

或 𠄎 𠄎

王襄 「古國字，省口，宗周鐘國作或亦有口，或字重大。」（類纂正編第六第三十葉上）

王襄 「古或字，國字重大。」（類纂正編第十二第五十六葉上）

孫海波 「說文：或，邦也，从口从戈，又從一，一地也。海波按，从口从戈，國不呈，加一則更晦，許說殊迂迴。卜辭作「𠄎」，（前二·六·五）或，（後下三八·六）𠄎，（後下三九·六）并從戈口，蓋口象都邑之形，从戈以守國之義也。知口象城形者，國古皆訓

城：周礼士师：曰三曰国禁。礼记曲礼：曰入国而问俗，曰注曰国，城中也。又周礼司士：曰掌国中之士治，曰注曰国中，城中也。曰考工记匠人：曰国中九经九纬，曰注曰国中，城郭中也。曰荀子致仕：曰惠此中国，曰注曰中国，京师也。曰：由是言之，则国即城也。卜辞从口，象城郭之形，从戈有戍守之义。金文作或（宗周鼎），或（毛公鼎），加一者，籀文也。小篆仍之，遂成今体。吴大澂古籀补云：曰从戈守口，象城外垣，曰於义颇近。系传臣锺曰：曰音围，曰失之。L（卜辞文字小记，考古学社社刊第三期六十页）

孫海波

「口」象城形，从戈以守之，國之義也。古國皆訓城。L（考古三期六十葉）

洪家義

「甲骨文中还有一个或字，字者或释为国，但于口形则解释不一，或以为表示城墙，或以为表示人口，其实曰是宗庙的标志。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口象征祭祀，戈象征兵戎，或字正好体现了这两件大事。L（古文字札记，文物研究所，四——五頁）

李孝定

「说文：口，國，邦也，从口，从或。契文不从口。或字重文。或字从戈从口，口即口字，象有土也，戈字即執干戈以衛社稷之義，即國之古文。後段為語辭之或，乃復增口為偏旁耳。國下段注云：「戈部曰：或，邦也，古或國同用。或國皆訓邦，知古或國同字，非僅同用也。金文作或，毛公鼎，或，王孫鐘，或，國差鐘，或，末距悍，或，敬繁鼎，或，系自或，齊侯鐘，或，以土，知城國亦通用也。拾遺：十九有口字，辭云：貞口下上若，葉玉森謂：口疑國之古文。見拾考：二葉非是。L（集釋二——一葉）

李孝定

「說文：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也。地也。域或又从土。契文多从口，或亦从口，此二形於偏旁中每混用無別。口象城形，孫說是也。古國訓城，曰大都，不過三國之一。然之詞，或師案：除齊鐘外，餘均為邦國字。L（集釋二——一、三七七三葉）

饒宗頤

「或字見佩觿云：地名，音哥。彼殆與或同為地之君長。L（通考五一七——五一八葉）

裘錫圭

「賓組卜辭里常見的，口注或，（甲695、京津4395、后下386、丙22、24、粹1317、綴16等，亦稱或），與整組卜辭里常見的，口注或，（甲695、京津4395、后下386、丙22、24、粹1317、綴16等，亦稱或），實際上也應該是同一

按：字當釋「肇」，今作「肇」。卜辭均用為動詞，當訓為「啓」，「帝肇王疾」，即「帝啓王疾」，謂疏導王疾。合集五八二五辭云：「丙申卜，貞，肇馬左右中人三百」，「肇馬」謂啓動馬隊。卜辭「肇」亦用為祭名。

2314

2398

肇 𠄎

按：合集三一三〇辭云：「癸酉卜，方貞，呼雍𠄎師黃」。亦當是「肇」字。

2399

肇 𠄎

按：合集二一五四一辭云：「甲子卜，我蚩𠄎祖，若」。用為祭名。此與合集二〇六二之「出」肇祖，及合集一四八二三之「貞，勿肇」元示之辭例類似，當亦「肇」字之異構。

2400

𠄎 𠄎

張秉叔「車」，即說文詩字，今楷寫為「𠄎」，乃方國名。卜辭中往往與蜀同版，例如：「辛巳卜，爭貞：𠄎不其受辛？」（乙編六四二二）「貞：蜀不其受辛？」（乙編六四二二）「癸巳卜，旬亡𠄎，在𠄎？」「癸亥卜，旬亡𠄎？」「癸未卜，旬亡𠄎？」

更有与商及蜀同版如本版者，例如：

癸巳卜，旬？在蜀？
癸卯卜，旬亡田？（庫九九三；庫一一一〇）
癸巳「貞」：「旬」？在蜀。

□在臺。

（癸）卯卜，入于商？（庫九八一）

而臺之地望虽不能確知，但其方位，当在殷都之西，此由下列卜辞可以証明，例如：

丁未貞：王正旨方？在臺卜。九月。（寧沪一·四二七）

癸丑卜，貞：旬亡田？在臺。

癸亥卜，貞：旬亡田？在總。（粹一四二六）

壬申卜，禦旨于總？（粹一一二五）

戊寅卜，方貞：今龜吕方其征于總？（續存五五）

又由上舉庫九九三及一一一〇等版所記「癸巳」……在臺，与「癸巳」……在蜀，可知東西二地相距当有六十天的路程，卜辞以蜀和臺对貞，亦就粹九。七版之「東土」，「南土」，「西土」，「北土」等之連續貞卜。（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二四八頁）

按：英二三正辭云：

「……卜……貞……呼卯羌……示……」

字亦作「𠄎」，參見2403，當合併。

𠄎 𠄎 𠄎

孫詒讓

說文戈部或，邦也。从口戈以守其一。又口部國，邦也。从口从或。此以口箸于戈中，與可字微異，實一字也。（舉例下十八葉下——十九葉上）

羅振玉疑亦戈字。見商氏待問編。

王襄 「疑與可為一字」。（通考人名五葉下）

又曰：「疑古或字，即國之省。」（盧考地望六桑上）

胡厚宣「今案字从戈从口，口即盾，从戈从盾，當即是說文之戎。說文，曰戎，兵也。从戈从甲。金文有𠄎字，即卜辭地名，𠄎，从正反兩戎字。又有𠄎字，即卜辭之戎。戎，說文，曰戎，兵也。作中，與甲字相似，說文誤以為甲，遂以戎字从戈从甲。其實戎字从戈从盾，正是兵戎之義。衣讀為殷，壹戎殷者，一用伐殷也。左傳宣公六年引周書，曰殪戎殷，鄭玄注，曰殪，盡也。以兵伐殷盡滅之。故戎有伐義。」（甲寅文所見殷代改隸的反壓迫門考古學報一九六六年一期）

于省吾「按孫羅說並非。重當即凌世戰字。說文：曰戰盾也。从戈早聲。重字从戈从申，其省中虛者，借戈秘之堅畫為之也。申即母字，象方盾形。卜辭作申申申申等形，金文作申申申申申申等形。一見金文餘釋解于函一按郭說非是。母形無由變作干。母干以音近相通。前五三九于字之形。一有申字，商氏類編孫氏文編均列入母字，誤矣。佚存六。四亦有申字。申即重，二書拓本已殘，下端應有橫畫。粹編九一六作申，从申从申一也。重象縛盾於戈秘之中部，兩器而並用之，以戈句物，以盾自扞，當係从戈母聲。戰从早聲，早从干聲，聲符異耳。然母干固一聲之轉也。卜辭習見𠄎字，象兩戈一倒一正形。葉玉森以辭例證之，謂與重當為一字。一見漢釋四二八葉一按葉說未知然否。商器父年林有𠄎字，即𠄎。其形微異者，一為質之中部縛於戈之秘，一為盾之側部縛於戈之秘，按經傳以干為之。爾雅釋言：曰干扞也。孫注：曰干盾二字不相屬，當亦戰字。說文訓戰為盾，按經傳以干為之。爾雅釋言：曰干扞也。孫注：曰干盾二字不相屬，當亦戰字。正義：曰言以武夫自固為扞。說文扞作𠄎，是戰干扞𠄎音訓並相通。要之，卜辭或字即說文戰字。依文義言之，除用為國名者，並應讀為扞，謂扞禦也。前六二六一：曰弼其隻，獲一獲一正一征一或才東。後下三四四：見弗隻正或。後下三七二：言狀歸其作扞禦也。出來自東，隻乎毋告秀或。或疑係東方國名。藏八一三：貞，獸歸其作或。言狀歸其作扞禦也。藏十八一：其或彝。注人名。義國名。言其扞禦義方也。前四三三三：言狀歸其作扞禦也。疑亦魚字。十十：庚辰卜，貞，字或魚，帚不貞才茲。卜辭魚字習見，商承祚謂以文義觀之，疑亦魚字。按商說可以。魚古音近字通，金文自補之。水經濟水注：曰逕魚山南山。即吾山也。列子黃帝：泰誓：曰吾有民有命。隸古定本吾且作魚。毛公孫師伯毀扞啟並省作干吾。卜辭之干或魚，字係姬魚語汝。注：曰魚當作吾。是其例證。

人名，即牛杆敵也。前四二二一：「庚午卜，曳貞，車王卿曳。」言惟杆衛王卿也。後上十八四
「甲辰卜，曳貞，車方其再，佳曳。」言車方其有所舉動，惟杆禦之也。甲二七九：「貞，予見
曳。」佚存七二六：「貞，倣人，車王自呈曳。」貞，勿王自呈曳。前四四五五：「癸巳卜，方貞，
多馬再曳。」拾九十二：「庚子卜，般貞，我勿曳銜。」續五三三：「口申卜，般貞，亘曳，佳我
佳其冬一終。」于之。續六十三三：「戊戌卜，其曳。」遺珠一八七：「戊其曳。」凡曳字讀為杆，
於義均可通也。一（駢枝三三葉釋曳）

李孝定「說文」：「戰，盾也，从戈，旱聲。」契文从戈从母。母干實同物而異名，同為盾，象形
字，盾之形製殊，象形字或隨之而異也。說詳三卷干字條下。于氏謂母字無由受作干，說有
未妥。母干字形各殊者，以其形製實異也。契文从戈从母，母亦聲。篆受之，治當作戎，从戈从
干，干亦聲，後遂从旱而以為純聲符。戎之與戰亦猶杆之與戰也。于省吾氏謂字彙傳盾於戈秘
之中部亦有可商。蓋戈干為用一以自擊敵一以自蔽，取其運用靈便，當左執干而右執戈，金文
戰字正象此形。倘如于說則於用殊有未便，且所舉商器父年鼎一文謂縛盾之側部於戈秘，天下
寧有是理。字作重者，蓋取結體整齊，非象傳盾於戈秘也。一（集釋三七六八葉）

唐健恒

「貞：龜人由王自望戰？」（佚存七二六）
貞：勿（由）王自望戰？

戰于此辭乃國名，卜辭多見。他辭云：

貞：勿乎（呼）望吾方？（鐵二四一·二）

望者，監視觀察也。就左傳桓公八年：「望楚師。」卜辭之「王自望」某方國，就逸周書

羅匡篇：「君親巡方」之義字法。

庚午卜，爭貞：由王卿（饗）戰？（前四·二二·一）

于省吾氏釋云：「言惟捍王卿也。」（駢枝三四頁下）按于氏說誤，戰字于此乃人

名，非戰之動詞，或即上舉戰方之君長。卿即饗字，前人已言之；戰方與商時而友好，時而

開戰，此蓋戰來朝觀商王武丁（貞人爭屬一期武丁時人），故貞問應否由武丁親自饗燕之也。

周禮春官大司馬：「以饗宴之禮，案四方之賓客。」鄭注：「賓客謂朝聘者。」口牙証。一（釋

自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二冊三四三五——三四三七頁）

考古所

滑九一六頁）

「中」，「中」是否一字，難以肯定，存以待考。市字在此為動詞。一（小屯南地甲

殷朝处于战争状态。……

(二) 戎作征伐和来犯解。

辞中，两个敌国之间发生戎事，应释作征伐和来犯也。……在甲骨卜

以下卜辞戎释作征伐，如：

(40) 辛未卜，殷，贞王戎衡八受又？

(41) 庚子卜，殷，贞我勿戎衡？十一月。

(42) 癸卯卜，贞覩其戎沚？

(43) 沚其戎彝？

(44) 口未卜，彝其戎？

(45) 庚申卜，口其戎？允戎。

(46) 丁酉卜，王令戎大方？

衡、覩、沚、彝、方、大方等皆地名。

以下卜辞，戎释作来犯，如：

(47) 贞其出来戎？

(48) ……来戎

这两条，与卜辞日其有来戎的句式相同，都表示有敌人来侵犯。

(49) 癸未卜，贞旬亡祸？

三日乙酉，有来自东画乎毋告旁戎……

后下三七·二、通五五二

(50) 贞北羌有告曰戎

上举(49)和(50)戎皆作动词，用戎一个字来概括有敌人来侵犯的情况。

(三) 戎作暴动解。

从文献上考察，日戎和寇二字为同义词……戎、寇两字均有暴乱之义。在甲骨卜辞

中可解作日骚乱也，当奴隶阶级发生戎事时应解作暴动。

甲骨文中占有卜邑的是否发生骚乱的卜辞如：

(51) 贞兹邑其有昼？

(52) 口寅卜，争，贞兹邑昼？口月。

(53) 乙丑卜，殷，贞兹邑亡昼？

昼，屈万里释，认为日昼震同声，义固相通。震者惊也，警也，亦骚动也。以上卜辞的内

容是从正面或反面贞问邑内有无骚乱发生。

由于“戎”字有骚乱之意，所以“邑其出屋”，“邑亡屋”，亦可作“邑有戎”，“邑亡戎”。

(34) 其刑邑有戎？

邑亡戎？

甲编考释图版二一二

刑，地名。卜辞从正反两面贞问该邑有无骚乱发生。

“戎”在另一些卜辞中应释作暴动，如：

(35) 庚午卜，旁方其囟乍戎？

文录六三一

“乍戎”即作乱也，也就是暴动。殷代的奴隶监狱和奴隶暴动，中国史研究

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七二至七五页）

连劬名

“甲”甲骨文中的“甫”字，胡厚宣先生释为戎字，是很正确的，这个字又写作：

甲 乙四六九二

甲 乙七二六

甲 一六七四

这个形体与金文中的写法是一样的，仅仅因刻写时的方便，将戎字下面填充的部分，用虚廓的形式刻了出来。

金文戎字从戎，从申，申为盾字初文，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小臣宅簋：“佳五月壬辰，令宅事白懋父，白易小臣宅画盾，戈九……”。

卜辞中戎字的使用情况极为复杂，有许多问题仍待研究，现仅就其中某些可与其他卜辞及文献相印证的，加以讨论。

卜辞中的“戎”字可以指少数民族，武丁时的卜辞曾问征伐戎人：

丁未卜：其率？

丁未卜：其御？

丁未卜：不征戎，翌庚戌？

丁未卜：其征戎，翌庚戌？

丁未卜：令戎、老，出隹羌？

丁未卜：田，于翌？

丁未卜：其田束？

乙四六九二

卜辞中还大量见有“遘戎”的记载，遘者，遇也，这是卜问是否会遇到戎人。

戌，其遘戎？

合集二八。三八

戎侮其邁戎？

誠四七四

貞：戎不其邁戎？

令戎弋者……？

續一·一七·一

癸巳卜，賓貞：多馬邁戎？

前四·四五·五

多馬日是一種職官的名稱，可能是商王軍隊中的一種職稱，至于邁戎的卜辭還有：

辛卯卜：旗其先邁戎？五月。

金五三五

貞：在弗，王其先邁戎？五月。

辛卯卜貞：在寧，其先邁戎？五月。

金四七七

上二版卜辭應為同時的占卜，旗是人名，这里卜問商王與旗，谁更有可能先遇到戎人。

邁戎一詞的含義應类似于卜辭中的常語日邁方日，日邁方日指遭遇過敌方的人員。……卜辭又

言日作戎日：

戊申……

于翌日己酉？

戎及虞方？

弗及？

茲方車虞方作戎？

合集二七九九七

貞：獻歸其作戎？

鐵八一·三

……伐獻……作戎？

外二三五

不乍戎？

粹四〇一

庚午卜，賓貞：旁方其國，乍戎？

文錄六三一

日乍日即日作日，興事之辭也。

春秋經傳公廿年：

日新作南方。日杜預注：日言新，以易

旧：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

所以，日乍戎日

犹言日興戎日，意指發動戰爭，故我双

方將要與戎相見。

日興戎日一辭也見于文獻記載，例如：左傳僖公十五年：日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

興戎日。这里日興戎日指双方反相為仇，將要大動干戈。

卜辭又言即戎：

貞：方其大即戎？

乎御事？

乙三四二二

即戎日一辭也見于文獻，例如：周禮春官巾車：日革路、龙勒、条纓五就，建大白，以

上引一版中的「御事」也是卜辭中的常語，意指臣下，諸侯根據國王的命令去從事某事。
左傳昭公十二年：「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絲矢以共御王事。」（甲骨文字考釋，考古
與文物一九八八年第四期）

按：字當釋「戔」。本象盾形，小篆乃从「早」聲。卜辭或為方國名，或為捍禦義。

戔 申

按：此一九辭云：「庚寅，令馬市人北」亦當是「戔」字。

戔 申 申


王襄 「戔，地名。說文解字：「戔，籀文作戔，此疑其初字。」（鹽考典禮十二葉下）

葉玉森 「卜辭云：「貞，衛戔。」（甲骨文字）與「貞，王重戔。」（甲骨文字）「貞，我勿重戔。」（辭例）並同，則「戔」與「重」當為一字，「戔」即「重」之繁文，亦應為「戔」。說文訓殘也，即殘之古文，與「戔」訓傷正同。——（前釋四卷二十八葉）

魯賓先 「戔為戔之繁文。」（東海學報第一期第二葉第四行姓氏通釋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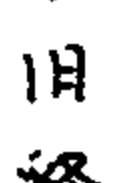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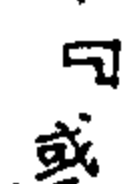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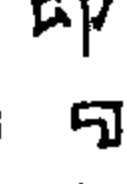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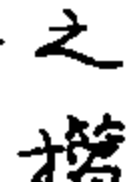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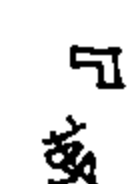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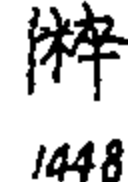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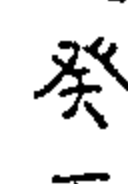
張秉叔 「戔，从二車，孫詒讓釋車為或（注一），此作二或相向，即「戔」字的籀文，與「戔」字三上言部：「戔，亂也，从言字聲。」章，籀文「戔」，从二或，「戔」在此，是地名。」（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七一頁）
（注一）見契文舉例下第十九頁。

李孝定 「說文：「戔，亂也，从言字聲。」戔或从心，盛籀文「戔」从二或。」（釋文正从二或相向，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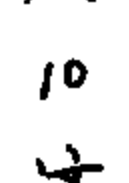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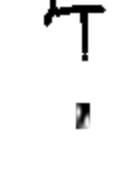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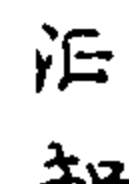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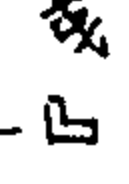
是詩之古文。字在卜辭為地名，不詳其義。或為國之古文。兩國相向，亂之意也。篆文作詩作悖，均後起形聲字。許書戈部又有發字，訓殘，與詩義相近。發於契文作，从兩戈相向，亦與詩之作詩者略同，二者古殆一字。陳甘四懷即下釋，詳為發字見條。惟許書已歧為二字，茲从其例分收作詩若發。L (集釋。七五五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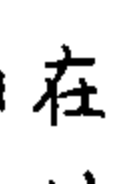
姚孝遂 肖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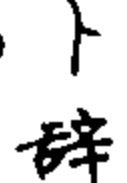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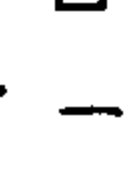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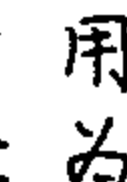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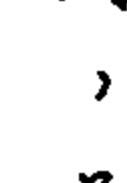
10

日虜字旧釋曰或釋即淳之楷文。釋不可據，釋則待考。根據以往所著錄的資料，為地名。粹：日癸酉卜貞，旬亡田，在。乙：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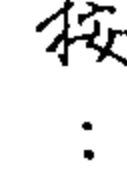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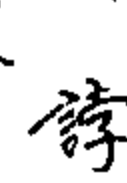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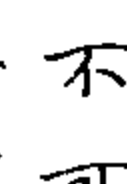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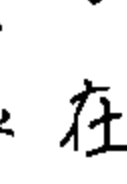
辛巳卜爭貞，不其受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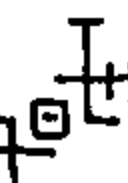
今得南這一片，可以証知為方國名。日，从巾从寸，与為同字异体，隶

定為，在此用作动词，有打击、伤害之义，与从才从戈之有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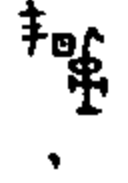

卜辭与有別。日一般均用为动词，又为戰禦（林58頁）。日

則為地名及方國名。L (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七頁)

按：釋、、皆不可據。在卜辭為方國名及地名。據一。辭云：日壬午貞，弗

2404

按：合集二四四二五辭云：日壬寅卜，旅貞，王其往觀于，亡。

𠄎 𠄎 𠄎 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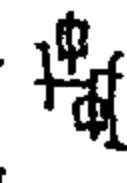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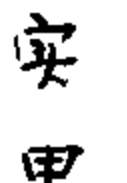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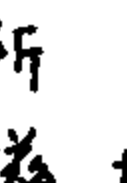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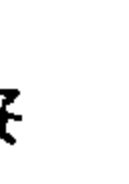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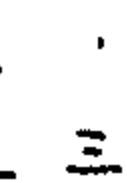
2405

于省吾 「甲骨文重字目見……重即戰之初文，今分別予以闡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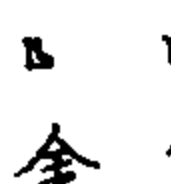

2323

申 申

是「戈」不得釋「戈」，「扌」亦不得釋「戈」之明證。此當與 2401、2402 合併。

一，甲骨文「申」字亦作「重」，从「戈」从「口」，「口」或作「日」，「回」形。其中間之直划，乃借用「戈」之
二，「申」字本象縛盾于「戈」之中部，兩器並用，以「戈」鉤物，以盾自衛。甲骨文地名「見」之「申」
字，商器父辛鼎作，象兩「戈」一倒一正，曰釋為「戈」，可備一說。甲骨文「申」字亦作（綴合九八）
其倒正兩「戈」所从之中，縛于「戈」柄與否已無別。又或字商器自文作，其所以之「盾」形
亦与「戈」柄分离。以上所舉之例，更足以証明「戈」与「盾」之有分有合。或釋「申」為「戎」，其實甲骨文「戎」字
作（前八·一一·三一）或在一「京」字四〇〇〇，与「戎」字迥然不同。或與「戎」同字，均為从「戈」中
声之形声字，后世改声符之从「中」為从「干」，則應作「戎」。说文作「戎」，其从「早」乃由「干」字所滋化。古从
「干」之字滋化為「早」者，習見。
三，说文：「戰，盾也，从「戈」早声。」又：「戰，止也。周書曰：『戰我于艱。』」按許氏訓
戰為盾，訓戰為止，誤分為二字。其實戰止与戰止之戰，甲骨文本作，或字又變為或。
说文戰字校注：「戰，扞古今字，扞行而戰廢矣。毛詩傳曰：『干，扞也。』謂干為扞之假借，實則
干為戰之假借也。」扞，扞段說失之，以周代金文驗之，師詢鈞和毛公鼎之「干」，皆王身曰「干」，即戰
敵。说文訓敵為禁，敵与「圍」，禦古通用。又大鼎和者，師鈞鈞以「戎」為「干」，戰乃「戎」之后起字。戰与
戰典籍又通作捍，故慧琳一切經音義（四六·一二）謂古文捍亦作戰、戰。
四，甲骨文以「戈」為戰止之戰者，習見，例如：「貞，戰歸，其作。」（藏八一·三）「甲辰
卜，方貞，典方其再（稱，訓拳），佳。」十一月。日（后上一八·四）：「以上各条之「戈」字
讀為戰止之戰，于文义无有不符。又甲骨文有「在臺國」字（前七·一九·二）之「貞」，是就
抗禦羌方言之。一（釋「戈」，甲骨文文字釋林五八至六二頁）

此「戈」字，孫詒讓「申」似即「申」字。說文「申」部「申」，穿物持之也。以一橫貫，象寶貨之形。讀若貫。因
此「戈」字，其形義亦可通。申疑亦「申」之異文。詩大雅「申」字說文不載，疑若貫。因
此「戈」字，與「申」字，二形相近，復又「戈」字，經典俗字上有所本也。一（舉例下冊三葉上）

又曰「說文」母部「母穿物持之也。以一橫貫象寶貨之形。依許說則以一貫四於象形義不甚密切。攷象甲文有申字。當即母之原始象形文。又有作申者則申之有支也。蓋回為寶貨有空好之形。以一貫之從橫小異而於貫穿寶貨之義則尤明確。又毛詩大雅望矣。申夷載路。申亦即母字之異文。蓋因古文申本从兩口大小相面交之為兩口直列則成串字。因其流變以推其原始本形。不可知初文之必从兩口也。薛氏歟識晉姜鼎。母通。母字作串。則从兩母從橫牛貫形。攷金文子荷貝父鼎作形。左右各為直母兩貝與晉姜鼎串字可互證。若然。串本兩形直母省為一形直母。後又變為橫母。要不及作直母之近古矣。說文玉部。王象三五。連一其貫也。義亦通於此。母之為串。或本作申而兩口分別。或本作串而省其兩橫。皆未可定。要必左秦漢以前。說文母部貫錢貝之貫也从母貝。金文南宮中鼎作。字从兩貝而一貫之。與串同意。蓋古穿寶貨之母作串从兩口。穿貝之母作。其字形異而例同。後省支作貫。則參合兩文為之。乘寶貨與貝為一字。而母字支直為核。遂與字不得相貫。遠不及古文字例之精。說文支部。敗福文作數。即从重貝形。而齊侯鐘敗字作數。薛氏歟識即支貝為貫。此二貫貝同字。證也。說文貝部又有顯字。顯飾也从二貝。與貫字別。一名原上廿八葉。

王襄「古母字。許說穿物持之也。以一橫貫象寶貨之形。此以一縱貫之。即後世串字所由為。貫字重文。」（類纂正編第七第三十三葉下）

商承祚「說文解字。母。穿物持之也。以一橫四。段先生曰：『古貫穿用此字。今貫行而母廢矣。』」（類編七卷六葉商氏並收申申申等形作母）

葉玉森「按孫氏釋母是也。竹書紀年。申戌。疑申為申誤。他辭云。丙子卜貞申亡不若六月。一甲。二。四。六。己未口貞申尹歸。一甲。二。十六。四。日。母亡不若。若順也。即言母夷無不順也。日。母尹歸。母尹即母君。亦言母君來歸也。（鈎沈）」（前釋五卷四十三葉下）

郭沫若「干字小篆作干。說文以干犯義說之。云。干。犯也。从一。从反入。字左金文者與此說有異。」

虞殷「甲冑干戈。作干。毛公鼎。干吾（敦敦）王身。作干。其从干作之字。如累自。王在斥。作干。庚贏自。丹一析。作干。說季子白盤。博伐厥親。作干。所以干字雖若从反入。而並不从一。」

類似「一作者之有之。如干氏叔子盤作干。大鼎。攷字作干。趙尊。王在斥。作干。趙伯作干。微氏盤析字作干。若。毛公鼎有開字作開。子和子釜有捍字作捍。此等字雖似从一作。

然竇前項以圓點作者之所演進也。依古文通例，凡字之肥筆作豕，從圓點作者，淺均演化而以一如十，為土，為古，為朱，為午，為辛，為舉，不勝舉。此干字上豕其一例耳。故凡以圓點作干字者，必先於一作之干字，說字之源，非採其初字不可也。

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陳真疏云：

傳云「蒙討羽者，蒙，饒也，治也，非治羽而竄木中，上之，上曰蒙，在，即卒此

傳「蒙羽討」之義。漢云「蒙，庵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蒙伐。」鄭（玄）說不

同。玉扁引三家詩作敵，毛詩用假借作伐。博云一伐，中干。王扁誤燕。禮稱味干，竊大武。

瘡也。干與戰同。牛旱曰干瘡也。方瘡曰枯。文身曰文瘡。文身者，以藥末和膏，塗之於身，使血氣流通，故曰文瘡。文瘡者，以藥末和膏，塗之於身，使血氣流通，故曰文瘡。

今得朱盧痕制及干之象形之意，可知先鄭用毛意者得之，後鄭說為畫羽，非也。古有五盾

之制，漢已失傳。周禮夏官司兵掌五兵五盾，後鄭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

釋名釋兵多載盾名，其數在五以上。大而手者曰吳盾，本出於吳，為魁帥者所持也。陸

者曰真首，本出於蜀，蜀真所持也，
或曰羌首，言出於羌也。約脅而鄰者曰隱虜，言可以陷破。

今謂之曰露見，是也。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狹而短者曰牙盾，

車上所持者也，牙小稱也。以縫編版謂之木絡。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

用爲名也。

凡此所列舉者，皆屬「不言有」之例。亦不言有上下，蓋漢代文字，大抵即釋文所謂步盾也。鄭玄僅見漢盾，故於蒙

伐也。以盡羽爲說也。

然劉熙所云，之有望文生訓之虞，如謂曰吳魁本出於吳為魁帥者所持曰，其事殊有未然。今

案吳魁一作吾科，楚辭九歌國觴。按吳戈方披犀甲。王逸注云：「戈曰：『披犀科』。」吾科，亦與犀

也。此楚辭之本之。吾科曰：即經義之。吳應曰：主於吳至。更受而為吳魁也。

古人以明為舞。蓋原始民族之舞，多用兵盾。周禮樂師：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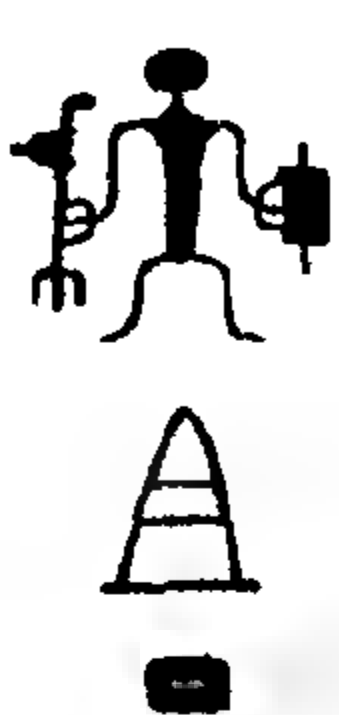
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鄭司農云：「旄舞者全羽，干舞者析羽。」鄭玄謂：「旄，析五采繒，今

靈星舞子持之曰，鼓人注云曰：悵，列（裂）五采繒為之，有秉曰舞文，形善有裂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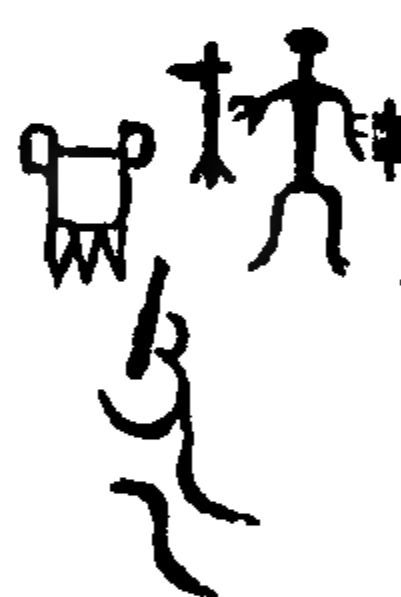
舞執宜羽以祀社稷也。讀若紱。說同先鄭。疑古周禮本作嬰。後鄭以紱字易之也。今案嬰殆同。戲字之異。古人戲有羽飾。字故以羽。以戲興舞。故謂之戲舞。山海經海外西經。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舞九代。墨子明鬼篇引古曰。吉日丁卯。用伐祀社方。一作。周代祝。並形近而。謠。一卜辭於卜祭之例亦屢言。伐若干人。凡此均為嬰舞。亦即戲舞也。古人戲有羽飾。後人圖。簡易。僅取其羽飾而去其角。故有全羽析羽之舞。而全羽者仍沿嬰名。漢人更改用五彩繒以代。羽。故字又易作幘。幘舞既本為戲舞而與于舞並舉者。蓋古人之于有。羽飾者。亦有無羽飾者。其有羽飾者則謂之戲。若伐。則戲于正不妨並舉。周禮乃周末儒者所述錄。其時嬰舞蓋已僅用羽。飾而去伐。則並舉尤不足異矣。

求雨。主土人舞。僮二。有。羽飾者。其羽用染自是意中事。續漢書禮儀志。旱。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也。說與今鄭注異。惠士奇以為干寶注。又。赤阜。之阜。毛晉本續漢志作草。孫詒讓云。草。即阜本字。赤草染羽。未聞其說。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先鄭注以丹秫為赤粟。疑赤草又當為赤粟也。案用赤草染羽殆以茜根為染。實事有之。不必一一求諸故訓也。望羽用赤染。則蒙。伐。羽自當亦用赤染。陳與疑朱干為。舞于染朱羽為飾。其疑是也。原始民族之角之有毛羽以。為飾者。亦多染以朱色。其有力之旁證也。

古干亦有無羽飾者。貞松堂集古遺文有二。執戈盾形。文。今並揭之於次。



人執戈盾形 祖丁



人執戈盾形 父乙

右乃三尊之銘文。殆一家之器。執戈盾形。有其族徽也。所執固是盾形。然實古干字。小臣宅。蓋即干之初文也。古干戈字每相將。盾字稍後起。金文無盾之字。典籍中之較古者之所罕見。宅設與孟鼎乃成康時物。二尊或尤古。形雖為盾。而字則當讀干也。據上諸圖形文字。可知古干亦或呈方形。形雖為盾。而有上下兩出。今原始民族之盾上多有上下兩出者。如非洲丁加族之盾。中以二竹桿為脊。張以象皮。用繩繫皮於脊。揆其裏周當有細條以為。框。有橫枝以為肋。此盾之最原始者也。繼進則以南洋島民之盾。脊與脊之兩出。及橫肋之外。痕均成盾上之裝飾。更進則朱盧民族之盾。脊之上出成為羽飾。下出成為盾踵矣。知者。有左列諸器者可證。

古之方干殆與南洋島民之盾為類。別有中。申。中等形者。均同是一字也。知者。有左列

一、秉干父乙爵（原見貞松堂卷十，十六葉）



二、秉干冊父乙爵（貞松堂四，四二，原作彝）



此與前爵自為一人所作之器，冊乃冊之錄文，冊者書也，題也。干中之白圓，乃干上之文飾。



此銘，王國維有跋文以專論之。（觀堂別集補遺）秉中丁貞跋。其說云：「第一字从又持禾，當是秉字。申字之中乃中（伯仲之仲）字，其外从口，殷時祖父之名頗有於人名外加口者，此上甲之甲於甲外加口作田，報乙報丙報丁於乙丙丁外加口作田，此中丁二字連文，而於中外加口，或與田同，諸字同義歟？」全體均作依稀髣髴之辭，不意以王氏之矜慎乃有此作。王氏殆未見前二器而云然也。王跋又云：

「復齋藏有『秉中鼎』（博古圖王蔭均著錄）其文作『秉中與此』上二字絕相似。彼中作中，與古文中字不類，此自第二字左口中看，實中字也。不知彼或秉中與此之秉申寔同係一人，中亦干字也。此有父乙貞及父乙鼎二文可證。（二器具見殷文存）

父乙貞



父乙鼎



中與上『秉干冊父乙爵』文同，中即『秉中鼎』之中字也。凡此殆即一人之器，其人乃以秉為氏，以干為名，而為父乙或丁作器也。（周金文存卷五第百廿九葉有中爵，上即干字，舊釋為中，非是。）

攷錄金文有『立戈中爵』（卷一之二第十七葉）其銘為次：



案此首字即干戈之合方，或即小篆戰字所從出者也。又有「日舉父乙爵」。（卷一之三第十八葉）

申

此第一字舊釋為日，案此是干，又有「日父乙爵」。（卷一之二第六七葉）

申

此器之見積古（二卷九葉）第一字阮釋曰，第二殘字說為刀形。吳以阮為非，改釋為「子」二字。案此與前器乃一人所做之器，以之盾形，亦當為干字之異，特有四出而已。第二字右旁泐損，故成今形也。

方盾形之干字，上屢見於卜辭。其字有左列諸異形：

申（鐵雲藏龜第廿六葉。申弗戈周。十二月。）

申（同。第一葉。申口戈。）

申（龜甲獸骨文字卷二第三葉。申侯來。）

申（同。第廿六葉。己未卜申尹歸。）

申（殷虛書契後編下第廿七葉。三日乙酉出來自東妻，乎（呼）申出旁。）

右列諸字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卷七葉六）列為一字，甚是。商釋為母，云：「說文解字」母，穿物持之也，以一橫四，殷先生曰：「古貫串用通字，今貫行而母廢矣。」案母實古干字，特字早廢，許因貫字以此作，故以貫穿義解之耳。今知母寔是干，許書母部之貫字，云：「从母貝者，當云。」以貝母聲。又「虜，獲也，从母从力。」知母為干，於虜獲義尤相契合也。準上，可知古干字有種，異文，今更表列之如下：

象方盾形者（卜辭）：申申申申申
（金文）：申申申申申
母（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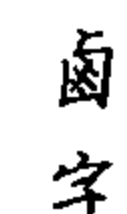


象圓盾形者（金文）：干
干

象方盾形之母字見於卜辭及金文中，較古者，象圓盾形之干字卜辭所未見，且見於金文中器之較晚者，據此可知古干之進化。蓋干制之最古者為方盾而有上下兩出，其後圓之而於上下左右四出，更其後則於盾上飾以析羽，而以下出為鐸，遂演化成為干字之形。入漢而後，朋飾與鐸出俱廢，干字之為象形文，二千年來無人知之矣。又卜辭之母字均係國族之名，金文之

古者多用為族徽，蓋古有母國或干國，而其國與周為毗隣，周金之干氏叔子盤之干氏，殆即其後裔矣。

干字既明，請進而說鹵。

說文曰：「鹵，大盾也，以木魯聲，楯蓋從鹵。」古書多用鹵為之，如史記秦始皇本紀：「流血漂鹵。」次弟謂之鹵簿，封氏見聞記：「卷五鹵簿。」鹵，大楯也。甲楯有先後部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入，則案次導從，故謂之鹵簿耳。鹵字說者以為假借，緣鹵古又用為鹹地之剛鹵，說文云：「鹵，西方鹹地也，以鹵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廬，西方謂之鹵。借之義為鹵本義，又以字似以西，故以西方鹹地說之。實則鹽鹵多產於海，以中國之地理而言，海在東南，何以鹹地獨限於西方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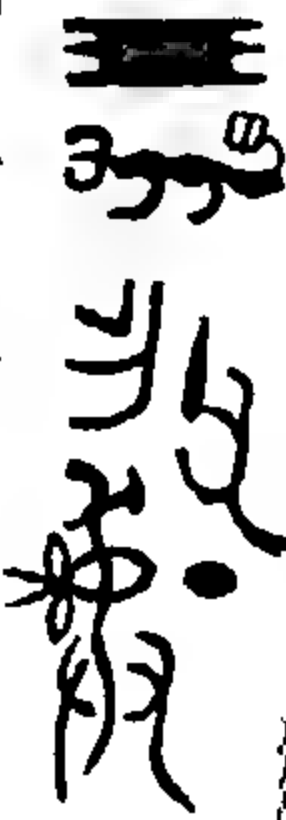
鹵字金文作，免盤云：「王在周，命作冊內史錫免百隄。」隄殆隄字之異，錫鹵百隄者，錫魯百隄也。字象圓楯之形而上有文飾，亦有作長方形而上下各有三出者，據古錄金文卷一：「一有所謂『卷自』者，其銘僅一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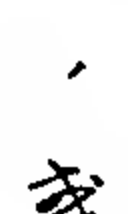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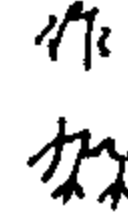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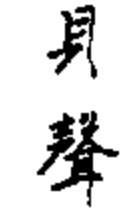


舊釋為龜，案寶鹵之象形也。菲律賓賓人所用之盾，其形與此極相似，上各有三出，所異者唯下僅二出而已。集古遺文卷十一（第十六葉）有「楸形父乙爵」者，亦有此字。



首字舊未釋，案與上自乃同族之物也。鹵為族徽，其次之獸形文乃作器者之名，形乃虎豹之類，非祭犧也，別有父丁等者，余以為乃一人之器，其銘為：



即鹵形，或作（字未盡如是作）亦即小篆之字。說文以為貯積字，云：「字，辨積物也，蓋因貯以字聲，遂誤以字為貯之初文耳。」爾雅釋宮：「門屏之間曰字。」（齊風著篇：「俟我於著乎而。」作著。）則又作若許之有，世以說文無件許字，視為俗作，未必然也。第二字則以貝作，以人作父戊自見有此字，器文作，蓋文作，集古遺文卷四（第三十六葉）有「作貝寶彝」字作。上即此文，蓋乃象形貝聲之字。以聲紐求之，疑古貌字也。說文：「貌，豹屬，出貉國，从豸，毳聲。」詩曰：「獻其貔皮。」（大雅韓奕）周書曰：「如虎如貔。」（微誓）貌猛獸，貌或从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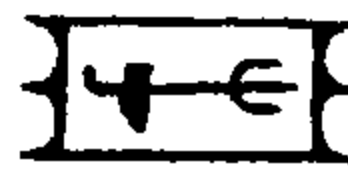
韓奕傳亦云。『貌，猛獸也。』書某氏傳云。『貌，執夷，虎屬也。』爾雅釋獸。『貌，白狐。』狐疑字誤。方言云。『貌，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貌。』北燕朝鮮之貌，閩西謂之狸。蓋又沿爾雅之誤而再誤者矣。細審牧誓文，貌與虎為對文，而同為勇武之形，則貌自當為猛獸虎豹之屬，而不得為狐狸之類。貌有白色者，疑古人別以為一類而名之曰貌，釋獸。『貌，白狐。』殆白豹之誤矣。又古人有多父之習，至周初猶存（參看呂辰孟銘攷釋）故齊言父乙，而齊言父丁也。文，即可迎刃而解。其文有豎作者，有橫作者。



集古遺文二，
戈在橫形鼎



殷文存下十三
橫戈父丁爵



右監書之例。
殷文存上廿六
遊作父乙尊



集古遺文八廿九
橫戈形父丁盃

右橫書之例。

案此字亦當釋貌，或書為我字，似亦無所不可。框中之戈形乃面上之文飾也。面上之文飾頗不一，有作新月形者，殷文存卷上（第廿七葉）之『季』父乙白是也。亦有橫書作『工』字形者，集古遺文卷八（第六葉）之『祭』自是也。



季父
乙白文



祭自文

又甲骨文中有一字（前編卷四葉二片三）原片折損僅餘三四字辭義不明。羅振玉釋貯，謂『象內貝于字中形。』（類編卷六葉七）然今知字本自初字，貯若實乃以字為聲，則此字直是箇字之異，箇上作貝文而已。

要之，于箇均指之象形文，其制自殷代以來所舊有。殷制作方形，上下兩端均有出，面有文飾。周人圓之，于上以折羽為飾，以下出為蹲。箇以字形而言，上端似亦有飾，下則無蹲，左氏襄十年傳。『門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以車輪為櫓，其圓可知也。秦漢以淺形制又變，古于箇之制乃幸得於古文字中保存其大畧，故備述之以此。（金文叢考，金文餘釋，釋于箇）

陳夢家『串作申，郭沫若釋母（卜通五四〇），爾雅釋沽貫串並訓習，所以串可能是滄皇矣。』串夷載路之串夷。卜辭的戾串（庫一一〇九，龜二三一六）則為某戾的私名。龜二二

六·四有「串尹」則為串國之尹。一（綜述二九四葉）

金祥恒續文編三卷一葉下收此作干。

李孝定「說文」干犯也，从反入，以一。金氏收此作干，未加說解亦未言明係何人所釋，然其說可從。猶憶郭某嘗釋「幹」字，謂與干為一字，疑干即古竿字，亦即古杆字。木之文段注箋曰：「按阮氏鐘鼎款識虞義銘有干字，乃古象形文，故干之用為杆與支距同義。引申為干犯之侮，正出為干，上作幹，為支，上作枝，干支同物，故干之為干，若干之為干也。」案我者執干自蔽，以前犯敵，故因相犯者相近，故凡事之相涉曰相干，而干求之義生焉。干國之紀曰：「干盾也。」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曰：「弗能教訓，桂馥說文義證干下云：「犯也者戴侗云：「蜀本說文曰：「干盾也。」案我者執干自蔽，以前犯敵，故因使之為干冒干犯。書曰：「干先王之誅。」傳曰：「蜀本說文曰：「干國之紀曰：「干盾也。」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曰：「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孟子曰：「曰：「奸先王之禮。」曰：「奸絕我。」好而謀勳干戈於邦內。」孔安國曰：「干羽兩階。」湯灋戈威揚，方言：「干盾自闕而東或謂之干。」皆與干。蜀本合曰：「王筠說文句讀干下云：「戴侗引蜀本說文云：「干盾也。」度，秦表載「干」，鄭注：「干楯也。」皆與干。蜀本合曰：「王筠說文句讀干下云：「戴侗引蜀本說文云：「干盾也。」也，案云：「一曰盾也。」上桂氏引書詩方言論語之文以證蜀本說文訓干為盾，其說甚是也。黎文上出諸不得在此部矣。定案桂氏引書詩方言論語之文以證蜀本說文訓干為盾，其說甚是也。黎文上出諸文即為盾之象形字。中想此係假借，下其飾也。金文作「干」，亦由「干」所衍變，其說甚是也。黎文上出諸黎文作「干」，廓形之口者，金文率皆作「干」，其後又皆安作「干」，此文字遞嬗之通例也。徐氏說通得其反，蓋干之本義為盾，及後為引申義，其後又皆安作「干」，此文字遞嬗之通例也。徐氏說通得其王氏所說乃據篆體為言，非朔源也。象形，一曰犯也。國干不字，同字，部貴也。風安之，干當以訓盾為本義，訓犯則其引申義，當為解去。干盾也。象形，一曰犯也。國干不字，同字，部貴也。風安之，干當以訓盾為本義，訓犯乃象上無「M」形飾物之盾。又單字古作「干」，疑此同源，皆為盾之象形字。弟以所象之物形制稍殊，遂致衍為數字，然其音猶復相近。據「干」字，疑此同源，皆為盾之象形字。弟以所象之物形制水，上無「M」形飾物之盾。又單字古作「干」，疑此同源，皆為盾之象形字。弟以所象之物形制以厚，上無「M」形飾物之盾。又單字古作「干」，疑此同源，皆為盾之象形字。弟以所象之物形制

孫海波「申」甲三一三三·象盾形。一（甲骨文編三〇〇頁）

李孝定「說文」母穿物持之也，以一橫貫，段改作「四」復重一「四」字象寶貨之形，讀若冠即契文

母 申

上出諸形，孫氏釋母是也。惟仍囿於許說以貫穿寶貨說之，故與鬲及沃混為一談。按舊說以為子荷貝形者，實乃嬰之古象形文，貝則顯之異構也。郭氏謂干母古實一字，其說可從。母之訓穿，乃引申誼。說詳前三卷干字條下，請參看。金文母字已見郭文所引，不贅。卜辭母為國族之名，孫謂即後世之事夷是也。（集釋二二九四葉）

于省吾

「甲骨文的盾字作申申申申，均作長方形或方形。商代金文的盾字見一金文編附錄一，象一手持戈，一手持盾形。其所持之盾作申申申申形。商代金文和西周早期金文的盾字作申申申申，等形，金文編均誤入于附錄，以上所引早期古文字中盾字的形體和安陽出土的实物相驗證，脗合无间。」

說文：「盾，蔽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說文系傳：「扞，象盾形，厂声。」說文段注：「扞，用扞身，故謂之扞。毛傳曰：扞，扞也。用蔽目，故字从目。」孔氏居說文疑義：「扞，目合之體，目象盾之用，兼形与义而成文也。」王筠說文句讀：「釋名盾，今謂之曰露見，与蔽乃盾字构形的初文。以說文為例，則應釋為：扞，所以扞身，从人曲，曲亦声。曲象盾有腔，有文理形（並非从目）。」盾乃会意兼形声字。因此可知，不以古文為準，而依小篆為解，則多凌空虚架，不着边际，不独盾字為然。（釋盾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三至四頁）

李孝定

參于字条

按：字當釋「母」，象干盾之形。合集四九三四辭云：

又合集六九七一辭云：

「丁巳……貞，母弗戕崔……」
皆為方國名。

是母字。古書多借用干字，母与干一声之轉。（沈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古文研究第二

張秉叔曰：「申，或釋串，謂即詩皇矣：『串夷載路』的串夷。可備一說。」（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一七九頁）

于省吾 參母字条

按：此亦「母」字，「卜」辭皆用為方國名。

母 申

而「古王事」之「古」，亦从「元」作這樣的形体的，所以二者恐非一字。申是第一期武丁時代常見的貞人之名，在這一段上，申是族或族長之名，而非貞人，他辭或稱申子，例如：

這和方稱子方，韋稱子韋，亘稱子亘，兄稱子兄，洋稱子洋，何稱子何，取稱子取，尹稱子尹，虛文子丙編考釋第四一二——四一三頁）

按：合集二一二四二辭云：

字當从「母」，从「口」，與常見之「申」有別，均為人名。是否同字，待考。貞人「古」無作「申」者。

母

按：此亦「母」字之異構，郭沫若已詳論之，此與2406、2407當合併。

伐 𠄎 𠄎 𠄎

羅振玉 「伐，从人持戈，或从凡，與丁木角畢仲敵同。或从大，或从又，或又兼人倒持成。知人持成亦為伐者，其文曰：『手伐斧』曰：『貞予伐昌方』以是知之矣。」（殷釋中六十八葉下）

又曰：「右言伐者二十有二，殆以樂舞祭者也。禮記樂記：『夾振之而駟伐』注：『一擊一刺為一伐。』湯以武功得天下，故以伐旌武功。伐當是武舞。『伐三十人』，『伐十人』，猶左氏言萬者二人矣。」（殷釋下十二葉）

王襄 「古伐字。」（類纂正編第八第三十八葉上）

葉玉森 「案羅氏釋伐為武舞，董氏則指為羌舞。考卜辭有云幾伐，或伐幾人者，似殷人自為伐舞，不能謂伐舞必用羌人。辭內並無羌人。董氏所引：『辭云：王其又（甫）于小乙，羌五人，王受又。』姑（偽）一九八八。『羌十人。』（甲）二、十三。辭內並無伐字，亦不能證明為伐舞之羌人。……如董氏說遽難徵信。」（前釋一卷七十五葉上）

郭沫若 「伐若干人」，羅云：「……伐當是武舞……」案伐當是中干之伐，謂于舞也。山海經海外西經：『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舞九伐，當與此同例。』郭璞以九伐為馬名，非也。又墨子明鬼篇：『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周代當是用伐。……（卜通十六葉上）

又曰：「殷周古文伐字與戌字頗相亂，然亦有區別之虞。伐象以戈伐人，戈必及人身。戌示人以戈守戌，人立戌下，此其大較也。」（粹一五五片考釋）

吳其昌 「伐十人」，「伐二人」，「伐三十人」者，此片凡記「伐□人」，「下」，必繼以「卯□牢」，「卯」，「伐」對舉，「人」，「牢」並稱，卜辭亦有同類之例，文云：「……且辛，伐三人，卯北。」（續一、一八、八）是蓋殷代人祭之記載，而為周以下農稼生計確立以後，人所不瞭解者。……（中畧——摘錄者）

澄一。……如此片（指前片）一八四一等，「伐人」與「卯牢」，「卯北」同義，而卯義為以刀宰殺，

卜辭又云：「……□卅，伐十宰。」（續二、一七一）「貞，御于父乙，豕三牛，豕三，伐」

卅宰。一佚八八九。一伐羊。一佚六七三。一伐羊。一伐卅宰。一語。不與。伐十人。一語絕

又云：「又（一脩）以伊，伐卯一牛。更何祥乎。澄三。」

以祭乎。澄四。又云：「十宰，五伐。五宰，五伐。一後一，二一，一二。」非謂于斯有十宰或五宰焉而宰其五

解乎。澄五。又云：「王定武乙，執伐，亡尤。一續一，二七，三。」執伐之語，不當作「執而刑之」

刑牲以用。此義直至左氏春秋，凡用之。一續一，三二，五。按「茲用」之語，在下辭義皆為

卯口牛，以脩于上甲，一羝。即殷人禽虜入寇之羝族，故告上甲以祝勝，而遂刑以祭矣。澄七

一後世白練組頤，獻俘太廟，即其遺制，但免一死耳。又云：「乙丑，卜，彫御于庚妣，伐廿，羝卅。一續一，三五，五。」癸未，卜，御庚妣，伐

廿，羝卅，反二，于妣庚。一續四，八二。又云：「戊寅，卜貞，三卜用血，三宰冊，伐廿，羝

廿，羝卅，反二，于妣庚。一續八，一六。又云：「來庚寅，彫，血，三羊，于妣庚，冊，伐

庚，非地，蓋即「文武丁」之爽也。本片一指前一一八四，記伐人以祭之數，武丁十人，且庚

二人，而文武丁至三十人。文丁四十人，故其配妣庚用羊殺而得廿人矣。此蓋帝乙一世，以

祭其考妣者，以此可見伐人之禮，其所祭先王親愈近者，其禮愈重，而伐數愈多。又可以見殷

代伐人，獻血，以薦祖妣，國之隆典，時之隆憲，舉行頻數，非只偶然一見者也。澄八。更以經典言之，廣雅釋詁：「伐，殺也。」呂覽尚農：「山不敢伐材下木。」高誘注：「伐，

破也。」書牧誓：「不愆于四伐五伐。」鄭玄注：「一擊一刺，曰伐。」是「伐人」云者，謂殺人，

破人，擊而殺之，刺而殺之也。詁訓昭然，澄九。待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翦伐並稱，正猶卜辭：「卯，伐並稱。澄十。春秋僖公十九年經：「夏六月，鄆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又春秋昭

公十年左氏傳云：「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郛，獻俘，始用人於亳社。」杜預注曰：「以人祭亳

社。」亳社，又殷遺民之社，國君世子，不異牲犧，更何有于臣虜。此可見殷人遺風，

義，為刑牲以祭之，傳名，一自金文以至經籍，莫不盡然，詳人祭考。是則周人之對於俘虜，罪囚，一曰刑人。天討有罪。一未嘗不有時宰修以為高，此即其可窺之嫌疑間隙矣。證十又二。

羅振玉未明此利，故其釋。伐。云：「禮記樂記：『夾振之而駟伐。』湯以武功得天下，故以伐。為武功。伐。當是武舞。伐。三十人。猶左氏言：『禹者二人。』矣。一考釋下。念其根本未知古有人祭之禮，故亦無責。商承祚以而是之，而反難鄒說。必以羅商之解，則。伐。卅宰。伐。十宰。云者，乃長龜羶尾，啼聲畢。羊。十豕廿豕，羣起婆娑而舞，以旌湯之武德，不亦奇觀也哉！一殷虛書契解詁第二三〇——二三三葉。

吳其昌。伐。為用人之祭。卜辭云：「伐廿豕卅宰卅。」皆謂殺二十人與三十豕三十宰同祭也。左僖十九年傳：「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昭十一年經：「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杜注：「用之殺以祭山。」昭十年傳：「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郕，獻俘始用人于亳社。」杜注：「以人祭亳社。」東夷小國。春秋末，乘商保存殷舊俗，人祭之證也。一殷代人祭考載清華周刊文史專錄第三十七卷第九第十期。

商承祚。統觀卜辭，伐。人或省略曰伐，若謂用人而祭，由二人至二十人，備一、十八、四、無乃殘酷太甚。商世行政百官俱備，不能仍謂為野蠻時期，邾之用鄫子，楚之用隱太子，乃對待敵人殘暴行為，不能視為習尚也。羅師謂伐者殆以樂舞祭，斯為得之。二人三十人者言其數，伐者詞之省也。一佚考三三葉。

董作賓。伐。為人荷戈形，乃征伐之意，亦為舞名。詩皇矣：「是伐是肆。」箋云：「一擊一刺曰伐。」山海經海外西經亦云：「大樂之野，夏后氏於此舞九伐。」則伐為舞名可知。商人使俘獲見人樂舞以裏祭祀，并卜其所用人數。一獲白麟解下扁髀，禿戴安陽，茲據報告第二期。

陳直。案詩秦風：「蒙伐有苑。」毛傳云：「伐，中干也。苑，文貌。」又案小爾雅廣器云：「干，盾也。」方言云：「九盾，自闕而東或謂之干。」周禮樂師有舞干，是干即盾，伐即干，中干為九盾之一，蓋為殷人舞干之祭無疑。一贗義五葉下。

陳夢家。伐。十人，卯三宰，相當於。伐。是十，卯五宰，所伐之人即所殺之人牲。……關於卜辭用人牲祭先王的記載，應和安陽西北崗陵墓附近的成排的與零散的小墓相聯系，這些

小墓當有一部分埋置了祭祀以後殺用了的人牲。羅振玉以卜辭的「伐若干人」之伐為武舞，至吳其昌作殷代人祭考始駁云其說誤。（綜述二八一葉）

陳夢家「伐字从戈从人，人在戈下。伐字亦从戈从人，而象人負戈之形。」郭三四四、五名詞：伐與動詞：伐並見於一辭，可見兩個字是有分別的。羅氏考釋：商氏類編和甲寅文編都不錄伐字，惟王襄顯係二二五六和郭沫若辨一一五五俱有分別。西周金文：伐：伐有別，動詞：伐予某自和名詞：監某師伐，其伐字都與卜辭同。（綜述五一六葉）

張秉權「方，未詳，象戈頭斬人頰之形，与方字有別，商承祚釋方（注一），郭氏於殷契粹編考釋第二四九片中釋方，說是訪問的意思，但在一一四六片中則對於同樣的這個字釋為伐字，說是：此字未刻全，現在，我們可以在本版上看得很清楚，它顯然不是伐字的沒有刻全，也不是方字。但在卜辭中如：

貞：乎□方不□左？（佚三二八）

貞：方？（粹一一四六）

貞：令年方東土告于祖乙于丁？八月。（粹二四九）

方是當作一個動詞用的，它的意義和「征」「伐」等字相似。（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十四十五頁）

（注一）見殷契佚存考釋三二八片。

屈萬里「卜辭：其伐羌，又田？」甲編三三六三此伐字，當是新首之義，非謂征伐也。（甲編考釋四二七葉）

李孝定「契文伐成之別，誠為郭氏之言。陳氏謂伐象人負戈之形，說非。乃何之異構，非伐字。伐則皆象戈刃加人頰，以示擊義，不象人負戈也。卜辭恆言伐某方，征伐之義也。或言伐若干人，殺人以祭也。殷虛後掘所見王亥大墓，其墓道中甬道見有排列整齊之人頭骨，為數頗多，舍殺人以祭外，此種現象實無由解釋。且後世文獻中復有相同之記載，固不能謂為野蠻而遂貶其必無也。……是，此別是一字。」（集釋二六六一——二六六二）

馬衡「伐舞究為何種之舞，羅董二氏均元說明，元人能知之。依愚之臆度，戈謂出兵，予謂刺兵，一出刺為一伐。伐有四伐至九伐等名稱，大概是用戈矛之類的兵器，演出刺

之術也。可謂武器之舞，非干舞也。是否如此待考証。L（釋伐 中國文字第六卷二五七二頁）

賈平

「𠂔」是一字，非二字之合文。張秉權謂：「𠂔」是當作一個動詞用的，它的意義和

征、伐等字相似。L 我們同意這種看法。如：

征：伐𠂔字相似。L 兩一（5）：「𠂔庚申卜，王貞：余𠂔不？」
兩一（17）：「𠂔庚申卜，王貞：余𠂔不？」
𠂔與𠂔（伐）通用，可能是伐字的簡體。我們認為，「𠂔」二三四可以釋為：「𠂔丁丑卜，在尤。」
（讀殷虛文字甲編考釋 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二一—頁）

于省吾釋伐，參改字条下（甲骨文字釋林釋改一六六頁）

林雲

一版上或作𠂔，或作𠂔，可証。L（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國聯盟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七九頁）

伍仕謙

「𠂔」說文曰伐，击也，从人持戈，一曰敗也。L

甲骨文的伐字，异形很多，但都与用兵器杀人有关。把一系列相关的字，排列在一起，既可以追溯伐之原义，和引申的意义，更可以探索伐字字形的演变和分化。在甲骨文伐字的许多例句中，伐有三种意义：

① 丁丑卜貞王賓武丁𠂔十人，卯三牢，鬯（二卣），魯，亡尤。（前一·一八·四）

② 甲戌𠂔上甲。（乙四·五九）

③ 呼多臣𠂔呂方。（前四·三一·三）

① 是杀人，象以戈击人头。② 是祭祀，伐上甲即杀人以祭上甲。这种祭祀方法，甲骨文很多。既是祭祀，又是用牲法。③ 是征伐之伐。即以武力打击敌人之意，这是属于引申的意义。

伐在甲骨文中異体字很多。

① 人作从左或从右，意义相同。例：

貞勿佳王𠂔呂。

（前四·三一·三）

貞勿佳王呼𠂔呂。

（粹一·〇九三）

② 省戈形，只保留上部击人头部的形状。例：

庚申卜賓貞今春王从望乘𠂔下旨受（又）。

（粹一·一〇九）

庚申卜受貞今春王从望乘𠂔下旨受有又。

（續三·一一·三）

③ 两戈相背亦伐也。例：

貞勿乎𠄎呂方。 (存一·五五九)

④ 戈在人上，亦伐也。例：

車射又云。 (林二·五一四)

⑤ 杀一人為伐，杀两人亦伐也。例：

勿出竹。十月。 (乙字三·五四)

⑥ 杀人为伐，杀羌亦伐也。例：

乙巳卜受貞今日𠄎𠄎。 (乙三·四七一)

伐之意义既为用戈杀人，或杀人以祭祀。用戈杀人，也应该用伐。

⑦ 卜受貞翌庚辰其雨，雨出𠄎。 (祭名·一八)

⑧ 用斤杀人亦伐也。例：

貞勿乎𠄎。 (乙三·二九)

用成杀人为伐。故金文中之𠄎形亦伐之异体。此字在甲骨文中有很多异形。例：

倅

① 戊寅卜受貞，雨，其𠄎。 (佚三·三七)

② 戊午雨𠄎。 (佚三·二七)

③ 己未卜賓貞𠄎雨，佳蚩。 (前六·二七·六)

④ 出于𠄎。 (後上·九五·五)

⑤ 貞出于𠄎。 (續一·四五·四)

⑥ 辛酉卜賓貞出于𠄎。 (前二·四四·七)

⑦ 貞勿𠄎。 (續一·四五·四)

⑧ 貞出于𠄎，十牛，牡。 (續一·五四·一)

⑨ 丁亥卜行貞，𠄎岁。 (人·一·五)

从以上例句分析，此字之异形字，或从戈，或从予，或从夕，或从女，或从旁，或从甲，尽管字形有些差异，而意义相同，例1、2、3、10为祭名，与伐祭同。其余则为神名。这种神，究竟是掌管什么的？看来似乎与𠄎字有关。此處暫不论述。总之𠄎为伐之异形字，从字形的演变和例句的意义观察，是没有问题的。

此外还有一个𠄎字。也与伐字有密切的关系。例句如下：

- ① 丙子卜出贞乎𠄎𠄎；贞勿乎𠄎𠄎方。（存一·五七〇）
- ② 壬申卜殷贞以人乎𠄎𠄎。（掇二·一一七）
- ③ 壬辰卜其率年于𠄎，燎，又羌，兹用。（续一·五一·五）
- ④ 其率年𠄎𠄎，又大雨。（粹一·六）
- ⑤ 其率年于𠄎燎九牢。（粹一·五）
- ⑥ 乙未卜贞于𠄎，告纆。（存一·一九六）
- ⑦ 出于𠄎。（前六·一八·三）
- ⑧ 贞𠄎雨。（後上二四·九）
- ⑨ 口口卜其率禾于𠄎燎二牛。（京二九三〇）
- ⑩ 于𠄎率，又大雨。（金四〇五）
- ⑪ 癸巳卜往𠄎以雨。（南明四二九）

例句1、2都是𠄎𠄎𠄎，与伐字之例句相同，可以认为伐之异体字。以后的例句都是神名，求雨、求年、告秋、求禾，都要向他致祭，这与前面祭的例句，大略相同，都是出于𠄎或出于𠄎。𠄎于𠄎率，或曰率于𠄎。意义都相同。求雨的例句也同，看来似乎是同一神。当然以该分化了，𠄎成为以该的𠄎字，而𠄎字不用了，成为死字，但他们的原字都是𠄎字。（甲骨文考释六则，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第七七至八二页）

罗琨 𠄎：伐却不然，在后世文献中如广雅释诂：伐，杀也。𠄎，甲骨文则是以戈断人头的会意字（见前七·一五·四），还有一种写法省戈，作为，在人的头、身之间加一横划，表示身首异处的人（见南明六六·后上二二·七）。所以伐字的本义专指断人头，作为动词（祭法）表示杀人以祭，引申为动词，指一种特定的牺牲——砍去头颅的人作，奉献这种牺牲的祭典则称为伐祭。这样在伐字之后没有牲高作为受词是很可以理解的。：钱断首的会意字，或省伐作𠄎（见后下三三·九一）。它同样具有动词和动词词性，作动词用法上和伐字一样表示断首，它也有两种写法：多数从𠄎从伐作𠄎（见甲二八七六），是以钱断首的会意字。

均象以钺斫断头颅之形。兹举一例：曰王宣武丁，伐十人，卯三宰，鬯二卣。王宣武丁，伐十人，卯六宰，鬯六卣。曰（第一·一八·四）。所谓伐十人者，盖斫十人之头颅以作牲之意。（殷墟新头坑骨骸与人头骨刻辞中国语文研究第八期三五页）

高嶋謙一

「王其伐若乙丑允伐右卯果左卯佳也牛」

丙编一五三·一〇

（如果王可能去举行分割之祭的话，那么（上帝）会满意。乙丑日（他）真的举行了分割之祭；在（祭器？）右面被一分为二，和（即併合起来）在左面被一分为二的，是只以牛。）

张秉权论证说……曰卯是人名或部族之名，曰左曰右指他们所处的位置。张氏引粹编五五·五九四·五九一中的曰又美，曰又美，以为证据。不过，这一说法大有商榷的余地，粹编五五五的曰又美，肯定是个动词，义为曰惟献，因为这曰又美字出现于曰勿（勿）字之后，而带有直接宾语曰美。同样的，粹编五九四的曰又美，也是解为曰惟献的动词，前带情态动词曰其，后带直接宾语曰美。至于粹编五九一中的曰又美，很可能也是误刻（郭氏已说过：「大治又之误，第八〇及五五五片可证」）。曰勿左美，一语似乎不成文义，但王国维已经指出：「左是是个动词，意义曰割裂，这是正确的。张氏把曰右卯果左卯佳作曰在右方、左方的卯族人，这样就和下文的曰佳也牛（即是为牛）接不上了。即使我们认为由曰乙丑允伐也至曰右卯果左卯佳是连辞而把曰右卯果左卯佳解作曰伐（伐伐之伐）的宾语，还是难以和下文的曰佳也牛连接起来。因此我们怀疑曰伐也，不是曰伐伐之伐也，曰右卯果左卯佳也不在右方、左方的卯族人。」

否定了张秉权的分析之后，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更切合上下文义的解释，这个解释在字义和语法上都不会有问题。曰伐也的字形是曰用戈斫断人头也，代表商代语言中曰人牲也或曰因虏也这个词，这是已成定论的。在某些刻辞中，当曰伐也用作动词的时候，我们认为应该解为曰分割也，而不是一般学者所说的曰斩首也或者曰攻击也。事实上，传统上对曰伐也的解释主要基于字形的分析而较少考虑到这个字所代表的是甚么词。曰伐也的古音拟构是 **daik*，与曰别 **piet*，曰八 **pat*（八，「等分为细部」？），或甚至曰半 **pan*（一半，这个情态性的语意往往由韵尾 **i* 表示出来）有语义上的联系。如果这种讲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曰伐也就可能有一个比曰斩首更广泛的意义，即曰分割也。例……中的曰伐也是个动词，曰伐也的语法上的宾语在这里没有表示出来，不过曰伐也可能是一种带有内在宾语的动词（即「伐」单独出现时已经具有内在宾语），（注释：不过，当「伐」的宾语是表现出来的时候，那「伐」的意义就明显的是一「攻击」。在与战争活动有关的刻辞中，「伐」的宾语大部分是方国（我

仍认为这些方面与商为敌，请参考殷墟卜辞类三二九·四——三三一·一。即使在这些卜辞中把「伐」解为攻击也可以切合文义，我们仍然可以顺畅的把「伐」解释为「去分割」去击破、去粉碎」。换言之，「伐」敌是以击破敌人、粉碎敌人之目的。这个宾语往往是人牲，但也可可能是其他动物。在「伐」的卜辞中，我们知道的被「伐」的是人牲。我认为加上「佳」半「」的用意是在于解释「伐」字在这句中的特例，换言之，在这句中「伐」的内在宾语是只以牛而不是人牲。因为如果是人牲的话，那商人就毋须特别加以说明这是只以牛。最能切合上下文义的做法就是把「王其伐」和「王」允伐」分别解为「王可能举行分割（以牛）」之祭」和「他」真的举行了分割之祭」。

至于「右卯果左卯」又怎样解释呢？我们认为最佳的方法是把它解为并列的名词动语，意义暂时定为：「在（祭器）右面」和「在（祭器）左面」的併合起来。亦即是说，我们提议把「卯」解为一个名词化动词，相当于古代汉语中的「所」字，「卯」，「左」，「右」是方所修饰语，即「右」上？」之「所」字，「卯」，「左」，「右」是方所修饰语，即「所」字。

一般学者将「卯」解为「屠宰」，这是基于古代汉语中以「卯」字 *moyw 为声符的形声字「劉」 *jogw 的说解——「杀」，「断」，「毁」。但是，甲骨文中「卯」字的意思却显出是动作，但肯定是以「卯」为两半「」或「」形式双体「」为特征。（我倾向于认为「卯」是代表一种动作，而不是一种东西或情况。）「卯」的潜在意义应当是前者，因为它肯定和「劉」，「戮」 *jokw（诛杀）有关，而「劉」和「戮」都隐含「破坏」而不是「形成」的意思。「」（甲骨文中）的「劉」和「戮」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三四九——三五〇页）

张亚初说参力字条下。

裴锡圭说参力字条下。

陈炜湛说参力字条下。

「伐」：说文「伐」，为「擊」，訓「戍」，為「守邊」。至於其構形，則均以為「从人持戈」，實則「伐」，象以戈斬人首，「戍」，象人荷戈，迥然有別。卜辭「伐」為用牲之法，即斬人首以祭祀，神祖，引申之為祭名。所謂「干舞」，「先舞」之說，皆不可據。征伐」亦為其引申之義，凡征戰必有斬伐。說文訓「伐」為「擊」，乃後起之義。

戌 𠄎 𠄏

王襄釋伐。 (籀考征伐五葉上)

王襄 「古戌字。吾劉弟云伐戌二字，許書皆訓从人持戈，甚難辨別。按伐字段注戌者守也，故从人立戈下，入戈部。伐者外擊也，故从人杖戈，入人部。此字从人在戈下，即戌字說甚謬，存之。」 (類纂西編第十二第五十六葉上)

郭沫若 「戌乃師戌之戌，與辰戌之戌有別。」 (粹考一四七葉上)
又曰：「殷周古文伐字與戌字頗相亂，然亦有區別之處。伐象以戈伐人，戈必及人身。戌示人以戈守戌，人立於戈下。此其大較也。」 (粹考一四八葉上)

孫海波 「𠄎，后二·一三·五。人名。」 (甲骨文編四八九頁)

孫海波 「𠄎，洸九三五。形与戌同。伐虛。」
「𠄎，洸二〇九·二。此亦伐字。象人持戈正面而立之形。」 (甲骨文編三四五頁)

屈萬里 「卜辭：『戌，弗及廬方？』戌，乃戌邊之意。」 (甲編考釋一二七葉)

李孝定 「說文：『戌，守邊也，从人持戈。』契文象人立戈下之形，與小篆同。郭氏說戌伐二字異是也。卜辭用『戌』之義為戌守。辭云『癸巳卜王其令五族戌』，辭云『一四九』，皆為地名。五族者，卜辭恒言『王族』，多子族，左傳亦云『中軍王族』，則五族蓋軍隊之番號也。又云『戌衛不維眾』，辭云『一五三』，維眾者集眾也。衛為地名，其義均為戌守與許書同。全文作『戌夫作丁公』，蓋戌宜于鼎，戌適廩，戌衆自，與契文小篆並同。」 (集釋三七七一葉)

姚孝遂 「甲一五五四：『重戌射單？』」
「京津四五〇：『重五以戌冒單？』」

卜辭『戌』或用作動詞，乃戌守之義。又用作名詞，陳夢家先生綜述五一點以為官名。我們認為『戌』也有可能為軍子組織名。指戌邊之軍隊而言。」 (甲骨刻辭考釋考古文字研究第

考古所

「戌多：戌，官名；多，人名。」（小屯南地甲骨一〇〇九頁）

考古所

「戌派：戌為官名，派為人名。」（小屯南地甲骨九一五頁）

考古所 「右戌、中戌、左戌：戌，陳夢家認為是官名（綜述五一六頁）。從本片卜辭看，戌是帶兵作戰的武官，並有右、中、左之分，這與殷代軍隊編制分右、中、左之分，這是不難與殷代軍隊編制分右、中、左相聯繫的（如殷有右、中、左三師及右旅、左旅）。從本片卜辭不難看出，中戌不難看出，左戌不難看出，衆在作戰時也是分戌右、中、左三隊的。」（小屯南地甲骨一〇〇二頁）

肖楠說參見「戌」二字條下。

戌

按：郭沫若言「戌」，「戌」，「戌」，之別甚詳。說文「戌，守邊也。從人持戈。」王筠句讀云：「持乃傳寫之譌。廣韻云：從人荷戈也，蓋據說文古本。」荷戈者，備豫不虞耳。且詩曰：「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役即受也。「戌」部役，戌邊也。古文作「戌」，從人，與「戌」合，亦與本文關會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亦謂「戌者下人上戈，人何戈也。」卜辭皆用為戌守義，亦為軍隊組織之名稱，指戌邊者而言。

按：字从「戈」，从「二」，人相背，與「伐」之結構同。或以為即「伐」之繁構。然合集二一四四辭殘，且為卜辭所僅見，不足以證明其必為「伐」字。

𠄎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戔
𠄎
𠄎
𠄎

羅振玉釋戔，無說。（殷釋中六十八葉）

王襄 「古戔字。許說絕也。」（類纂正編第十二第五十六葉上）

孫海波 「𠄎，甲八六八。人名。」（甲骨文編四九二頁）

饒宗頤 「按說文戔，絕也。古文讀若咸。佚周書世俘。咸劉商王紂。戔與殲義近。」（通考五八三葉）

李孝定 「說文：戔，絕也。一曰田器。从持戈，古文讀若咸。讀若詩云：『攸，女手。』」契文象
戈擊二人之形，未見有「从持戈」之象。（集釋三七七九葉）

伍士謙 「殺一人為伐，殺兩人亦伐也。例：

勿出村。十月（字三·五四）
曰柝。八月（乙一七八）

（甲骨文考釋六則 古文字研究論文集七八頁）

考古所 「刺、戔：二字在此片卜辭中當為人名。」（小屯南地甲骨一〇〇〇頁）

按：許書戔字說解有誤，前人多已疑之。王筠釋例云：「戔下說解有誤……蓋「从持戈」即不詞。从，相聽也，可云从相聽持戈乎？」卜辭「戔」為人名。李孝定謂「象戈擊二人之形」亦不可據。

戔
𠄎
𠄎
𠄎

羅振玉

「說文解字：『戔，闕。从戈从音。』此从言，古金文識識諸字皆以此作。趙尊

錫趨截衣。文作武，格伯敵作武，吳中丞以為識字。一从音，與許書同。一从言，與卜辭同。古从言从音殆通用不別。一殷釋中五十九葉上。

丁山「篆文辭左」音明係音之形滿。音受自呂，呂受自呂。呂上近毛公鼎足字，前賢釋光，下則頗似卜辭音字，疑即音者，則呂亦大光之類，殆即音字。許君言「熾盛也」从大截聲，鄭古文熾，鄭左之熾亦从音而近于呂，疑或音皆鄭之初形，截熾為古今字矣。一說文闕義箋五十葉一。

羅振玉「說文解字無此字，卜辭中又有武或二文，此从武，與或殆一字，故知此字从牛从截。考說文解字，道注：「黏土也，从土直聲。」禹貢：「厥土赤埴墳。」釋文：「埴，鄭作截。」是古截與直通。禮記王制：「大夫以植牛。」周禮小胥釋文：「特本作植。」由此推之，知截即植，植即特矣。然由卜辭觀之，截當為牛色，與前羴字同例，後人以特釋植，或非初誼矣。一殷釋中二十七葉一。

王國維「可未詳。卜辭有可日亦作可日（前四·四·四），羅參事釋為截日，殆与彤日、翌日等同为祭名。案成都鼎有此字作或，成都敦作或，与說文熾之古文熾相似。今此字作可，或即截字。說文截之音义闕，古文尚書假為厥土赤埴墳之埴，虞氏易以為朋盍簪之簪。」（截壽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釋三十七頁）

王襄

「古截字，說文所無，羅叔言先生以為為植特字，牛色也。」（簠室殷契類纂第四章）

王襄

「截，說文解字所無，舊說與植通，即特字。」（簠室殷契類纂十葉）

王襄

「古識字，熾、截、織重文。」（簠室殷契類纂第十葉）

吳其昌

「截者，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无之，卜辭中又有或，或二文，此从或，与或殆一字，故知此字，从牛，从截。考說文，埴，注：『黏土也，从土，直聲。』禹貢：『厥土赤埴墳。』釋文：『埴，鄭作截。』由此推之，知「截」即「植」，「植」即「特」矣。然由卜辭觀之，截當為牛色，与「羴」字同例，後人以特釋植，或非初誼矣。一說文闕義箋五十葉一。」

「截者，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无之，卜辭中又有或，或二文，此从或，与或殆一字，故知此字，从牛，从截。考說文，埴，注：『黏土也，从土，直聲。』禹貢：『厥土赤埴墳。』釋文：『埴，鄭作截。』由此推之，知「截」即「植」，「植」即「特」矣。然由卜辭觀之，截當為牛色，与「羴」字同例，後人以特釋植，或非初誼矣。一說文闕義箋五十葉一。」

就它辭言牝言牡矣。通鑑。二。其昌按：平，平形本為仰植之刀鑿，詳注文名象疏證。故凡以平之字，殆皆為舉人，如妾，童僕……諸字是也。郭氏又嘗云：「……辛辛，本為刑劇，其所以轉為愆，舉之意者，蓋古人於異族之俘虜，或同族之有罪而不至死者，每黥其額而奴使之，易睽之六二曰：『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釋文：「引馬云：『劓當其額曰天。』」此服牛引重之人，當即臧獲而刺其額，截其鼻，此古代虐待奴婢之真相也。郭此說，至確不易。哉之得義，正以其有平狀刑剝之迹，故易以識別耳。是故哉，為識字之本字。今傳世宋人畫之作馬圖者，其馬尻之上，皆剝剝其毛革而識以數號。如南唐顧德謙並鞍圖，此字以牛以哉，殆殷時之牛，固亦嘗剝其毛革以示有識別，故遂以哉名此牛矣。又通植，又通特，固係一聲之轉；或者又因此妻姓剝剝以示識別之牛，率皆用以祭高，故每遇牡牛為之，致植，特，又得為牛父歟？特，為牛父，其說是也。特，即，牡，（殷虛書契解詁第二五八——二五九頁）

商承祚「或即哉別體，作，金文作，體傳此其省也。說文：『植，黏土也。』禹貢『厥土赤埴埴』，釋文：『埴鄭伯哉』，是埴哉同聲段借，釋名釋地：『土黃而細密曰埴』，是哉乃黃色也。則卜辭之『哉牛』，一、二、四、與此之『哉』皆指色黃言，與物羣同為毛色意同也。（佚考七一葉）束世澂謂或是犁之初文。其說曰：『力字是作為動詞用的。式字是名詞，其字正象犁的形狀。』（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一期五三葉）

葉玉森「按上二辭中之『哉』，豈為祭名，丁山謂皆為發省，似可疑。卜辭則作『』，固絕非發省也。」（前釋四卷七葉下）

陳直「羅振玉以為即植字，為特字之段借，是也。然特，獨也，禮記郊特牲謂以獨牲祭天也。卜辭哉字當作卜其用字多寡解，非卜毛色也。羅說似誤。」（臚義六葉）

郭沫若「羅釋哉為植為特，甚是。然謂『當是牛色，與羣字同例』，則不必然。特者牛父也，言哉猶它辭言牝言牡矣。」（卜通廿葉第五十三片）

陳夢家「卜辭哉的用法有三：1. 日哉；2. 王賓哉，是祭名；3. 佚五一八『隻商哉』，假作哉，是哉色牛的專名。日又哉有兩種可能的解釋：一、郭沫若在粹五五考釋所推測，以為『哉與食同音，蓋言日蝕之事』；二、讀若識誌或誌，乃指日中黑氣或黑子。由前說，則武乙卜

或增口，附加之形符也。 (殷周文字釋叢卷上第三十五葉)

饒宗頤 「按載即臠，鄉射禮記：『薦脯用邊五臠祭，半臠橫于上。』鄭注：古文臠為載。說文：『載，大臠也。』員之卜辭亦作『王宰載，亡尤。』(佚存七三九)『載』與『載』同，皆肉祭也。曲禮：『左穀右載。』穀為豆實，則載與載乃遵食也。 (通考九五〇——九五二葉)

饒宗頤 「按載讀為臠。聘禮：『薦脯五臠。』祭丰臠橫之。入載謂納臠也。 (通考三六六葉)

饒宗頤 「『乙巳卜，取貞：『(終)夕載。』(前編八五七)『終夕載』者，載為動詞，易豫卦『朋盍簪』釋文虞作『載』云：『載，聚會也。』荀本作『摯』，京作宗，此辭『載』字可以聚『解』之。 (通考六九三葉)

饒宗頤 「丁未卜，歸貞：『(魚)歸，我又載。』(屯乙一五六〇) 按魚人名。……『我又載』與『我又事』義近，說文繫傳載古職字。 (通考第七三〇——七三一葉)

屈萬里 「載，讀為臠。此卜用六刀牛為載以祭也。 (甲釋第一三五葉)

屈萬里 「載字假為災害之義，亦罕見之例也。 (甲釋第一八二葉)

孫海波 「載，前一·二一·四·姓名。其或茲用，羅振玉釋載云：說文解字填注，黏土也。从土直聲。馮貢，厥赤填墳。釋文填，鄭作載，是古載与直通。孔記王制：大夫以牝牛。周礼小胥釋文：特本作植。由此推之，知載即植，植即特也。然由卜辭觀之，載當為牛色，与羊字同例。后人以特釋植，或非初誼矣。 (甲骨文編六五一頁)

孫海波 「『𠂔』，燕六四四。疑載字。 (甲骨文編八六一頁)

李孝定 「說文：『載，闕从戈从音。』與文从戈从言或从言省。古言音偏旁中得通，雁氏釋載是也。商氏說字義甚是。丁氏以爲載从資省。按與文資作米若米，與此从言迥異。東氏謂字象聲形，與大罕作𠂔，與此亦絕不相類，其說是非。楊氏謂載讀為貳，蓋謂載牛也。載特音韻

胡厚宣 「又一九七三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安阳小屯发掘出土有牛胛骨一版，一九七五年曾在全国出土文物汇展中展出，其照片又曾发表在《考古》一九七五年第三期。骨版上刻有四条卜辞，发掘者以坑位定为武乙时期。卜辞说：

壬寅，贞月又戠，王不于一人福。一
又福。一

壬寅，贞月又戠，其又土，奈大牢。一
兹用。

癸卯，贞甲辰奈于土，大牢。一
……四条卜辞，有着连带关系。是占卜一天晚上，月亮的颜色，忽然变赤，殷王武乙害了怕，赶快占卜对他一个人有无灾祸，并贞问在那一天祭祀祖先才能得保佑的一套卜辞。

日月又戠。《汇展说明》及《考古论》文都从旧说以为月食。今按《戠》当读作《填》，《填》的意思是赤色。《尚书禹贡》说：「赤填填」，经典释文：「填，郑作戠。」又说：「韦昭音试。」是郑本禹贡及韦昭所据《尚书地理志》引禹贡《填》都作《戠》。《太平御览》卷三十七引《尚书禹贡》《填》要作《戠》。孔颖达《尚书正义》说：「《戠》填音义同。」《戠》者释文说：「徐、郑、王皆读曰《戠》。」又《选》蜀都赋李善注引郑《尚书注》曰：「《戠》赤也。」《玉篇》广韵《戠》加土字作《填》，云：「《戠》赤土也。」是《戠》即填，填犹戠，即是赤色的意思。《月》又戠，意思是说这天晚上月亮忽然变成了赤红的颜色。《王》《戠》犹言《王》曰《戠》。……《土》《戠》即是殷代的先公相土。《奈》《戠》犹名，意思是烧。《大牢》为一牡牛一牝牛的合称，犹言一对牛或一圈牛。……

古文献中，常讲到日月颜色变赤，乃是一种灾异现象。如《礼斗威仪》说：「日月赤，君喜怒无常，轻杀不辜，戮于无罪，不于天地，忽于鬼神。」《后汉书五行志》说：「日月天不谨，则日月赤。」其说到月变色的，如《晋书天文志》说：「月变色，则有殃。」《宋史天文志》也说：「月变色为殃，赤兵。」是我国古代人民本来就有月亮变色会有灾殃的一种宗教信仰。《八重论》余一人《问题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一九一一（二一頁）

姚孝遂 「自罗振玉释《戠》为《填》，即《戠》，诸家多从其说。实则《戠》乃《戠》牛二字合文指赤色之牛而言。犹卜辞《黄牛》或合书作《牛》是一致的。」

郭沫若先生《通》五三片考释谓《戠》指牛父，「言《戠》犹它辞言牝言牡矣」。此乃误解。卜辞《戠》牛多与《羊》《牛》相对可证。且《佚》五一八有《戠》兕；《甲》三九三九、《佚》四二七均

有曰白兕，是亦曰戠，当指毛色之确证。亦考定集释以为曰戠与曰宰相对，当指特性，并引宰为三牲具，作为依据。这种后世使用的概念，不符合商代的实际情况。且卜辞曰宰父，概称曰牡，曰牛，曰伐，曰羌，均可相对为言，此不足以证明曰戠与曰宰同为特牲。均指毛色言之，综类三三五以戠牛二字分书，是正正确的。L（殷墟卜辞综述简评，古文字研究第三辑一八四页）

考古所

戠：祭名。L（小屯南地甲骨八三七页）

裘锡圭

（特）。曰日有戠，的曰戠，有人读为日食的曰食，有人读为曰識，或曰瘧，一般读为曰牲，日中黑子。我们要讨论的是曰戠字，经常出现在用否宝词曰勿，或曰弱，的句子末尾：

卜辞里有一种曰戠字，经常出现在用否宝词曰勿，或曰弱，的句子末尾：

- (1) 丁丑卜王贞：余勿卒占，余戠。三月。合二〇三三三
- (2) 乙卯卜宾贞：勿步戠。十一月。合一六二二〇
- (3) 乙卯卜宾贞：勿步戠。十一月。合一六二二〇
- (4) 乙卯卜宾贞：勿步戠。十一月。合一六二二〇
- (5) 乙卯卜宾贞：勿步戠。十一月。合一六二二〇
- (6) 乙卯卜宾贞：勿步戠。十一月。合一六二二〇
- (7) 乙卯卜宾贞：勿步戠。十一月。合一六二二〇
- (8) 乙卯卜宾贞：勿步戠。十一月。合一六二二〇
- (9) 乙卯卜宾贞：勿步戠。十一月。合一六二二〇
- (10) 乙卯卜宾贞：勿步戠。十一月。合一六二二〇
- (11) 乙卯卜宾贞：勿步戠。十一月。合一六二二〇
- (12) 乙卯卜宾贞：勿步戠。十一月。合一六二二〇
- (13) 乙卯卜宾贞：勿步戠。十一月。合一六二二〇
- (14) 乙卯卜宾贞：勿步戠。十一月。合一六二二〇
- (15) 乙卯卜宾贞：勿步戠。十一月。合一六二二〇
- (16) 乙卯卜宾贞：勿步戠。十一月。合一六二二〇
- (17) 乙卯卜宾贞：勿步戠。十一月。合一六二二〇
- (18) 乙卯卜宾贞：勿步戠。十一月。合一六二二〇

(19) 贞：酒黄尹。

勿卒黄尹戡。乙五三〇五

(20) 翌甲申出(脩?)伐自甲。

「勿」卒出戡。乙五三〇五

(21) 贞：翌丁卯呼子出于丁三宰。

贞：翌丁卯勿出戡。珠一九

(22) 贞：勿改戡。零拾一〇九

(23) 勿改戡。合一六一七二

(24) 贞：勿用戡。合一五二三六

(25) 其其退三日丁弗作。

弱退戡。安昭二四〇二

(26) 贞：勿方(伐?)戡。十一月。合一五五二四

(27) 弱方戡。人文二三二六(同版尚有「口」已「口」日戡「口」西「口」田「」一辞，其义待考。)

(28) 庚申卜口勿卒口戡。十三月。合一六一〇六

在上引诸辞里，「戡」字之前都有一个带否定词「勿」或「弱」的动词。卜辞否定词「弱」的用法与「勿」相同，见拙作说「弱」。(6)至(8)，(10)至(15)，以及(19)，(28)等辞，在否定词和动词之间还加上一个「卒」字，似应读为「弱卒」。(19)的「勿卒」之后缺一个动词，据同版的对贞之辞应是「酒」字，不知是偶然刻漏还是有意省略。

(1) 在「戡」字前重复主辞曰余。(14) (15) 曰戡「」字之前的动词曰植「」带有宾语曰戎。(16) 曰戡「」字之前的动词曰比「」带有宾语曰比戡。(17) 卜辞中常见的人名。(18) 的「酒」字象还带有双宾语。由此看来，这类卜辞里的「戡」字都应该自成一读，否定词只否定「戡」字前面的动词，而与「戡」无关。

(2) (3) 都说「勿步戡」。(3) 的「弱」是人名，而别的卜辞有说「戡勿步」的：

(19) 曰戡「」字之前的动词曰酒「」(19) 的「酒」字原缺，也带有宾语。(18) 的「酒」字象还带有双宾语。由此看来，这类卜辞里的「戡」字都应该自成一读，否定词只否定「戡」字前面的动词，而与「戡」无关。

(2) (3) 都说「勿步戡」。(3) 的「弱」是人名，而别的卜辞有说「戡勿步」的：

(29) 步。

戡勿步。

甲四七五

(24) 说「勿用戡」，而别的卜辞有说「戡弱用」的：

(30) 丙申卜：戡弱用虎「」初。合一五四〇一

这也是「戡」字应该自成一读的证据。形式与(29) (30) 相类的卜辞还可以找到一些，例如：

(31) 辛丑卜坎：截，弱史(使)人于汴。库一〇九一正(据李模北美所见甲骨送粹考释校正，又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学报3卷2期)

(32) 辛巳贞：余截，勿口人。人文三〇五〇

在以上所引的那些卜辞里，「截」跟否定词后面的动词显然表示对立的两个动作。此外，还可以看到把某个动词跟加「勿」或「弱」的「截」字并用的卜辞，例如：

(33) 贞：才，勿截。

(34) 弱截，夕其酒匕牛。粹四六〇

(35) 口亥(或为「丑」)卜贞：弱截率辛步。珠六四四

(33) 以「才」与「勿截」并提，跟(26) (27) 以「勿才」或「弱才」与「截」并提正好相反。(34) 以「弱截」与「酒」并提，跟(17) 等辞以「勿酒」与「截」并提正好相反。(35) 如可读为「弱截率，辛步」，跟(2) (3) 以「勿步」与「截」并提也是相反的。还有一条卜辞说：

(36) 辛巳卜五：勿呼咄即口罗，令截。十月。人文三一四三

这条卜辞里，「勿呼」和「令截」是属于同一主动者的行为，「勿呼」和「令截」的主动者则不是一个人，情况与上引诸辞不同。但是，这条卜辞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令咄即口罗，截」。所以「截」字的用法仍应与上引诸辞相同。

在前面引过的各条卜辞里，跟「截」相对的动词，有「占」、「步」、「出」、「入」、「归」、「值」、「比」、「酒」、「出」、「慎」、「故」、「用」、「退」、「才」、「伐」？、「使」、「著」等字。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根据「截」的字音，在古汉语里找出一个在语义上可以跟上列这些词处在正反相对的地位的动词。看来这个动词只能是「待」的「待」。

从语音上看，读「截」为「待」是没有问题的。「待」从「寺」声。古代「寺」声与「直」声相通，「截」声也与「直」声相通。周官甸人小胥曰：「士待县」，释文：「待」本作「直」，注「直」音特，本亦作特。比梁传隐公十一年曰：「值言」，释文：「值」声特，独也。本或作特。

「直」这是「寺」声「直」声相通之证。尚书禹贡曰：「厥土赤埴埴」，释文：「埴」引郑玄本曰「埴」作「截」。考工记弓人郑注读「截」为「脂膏脂」之「脂」。仪礼乡射礼郑注谓「截」字「今文或作「脂」」。这是「截」声「直」声相通之证。所以「截」和「待」的古音一定很相近。卜辞的「截牛」，学者多读为「特牛」，其说可信。(江陵望山一号战国楚墓所出竹简，记祭礼用牲之多也提到「截牛」。

楚辞有「诸侯举以特牛」之语。卜辞和楚简的「截牛」(卜辞有时省称为「截」，都应该读为楚辞的「特牛」。

「特牛」是相对于「牢」而言的，参看卜辞通纂五三片考释及李孝定

甲骨文字集释。「截」既可读为「特」，当然也可读为「待」。

从语义上看，把卜引各辞里的“𠄎”字读为“待”，是很合适的。例如：（4）（5）的“𠄎”勿出，就是“𠄎”就是“𠄎”不要马上出去而先等待一下的意思。（17）的“𠄎”勿酒，就是“𠄎”就是“𠄎”不要马上举行酒祭而先等待一下的意思。其余各辞可以类推。与“𠄎”相对的动词前面往往加“𠄎”勿卒（“𠄎”的意思就是不要急于干某件事，正与后面的“𠄎”“待”字紧相照应）。

殷墟文字丙编三四至三八号著录了成套的五版同文卜甲，上面有一条卜辞说：“𠄎”甲辰卜，𠄎”拿它来跟“𠄎”勿卒入，截”等辞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把“𠄎”字读为“待”是很合理的。上引（33）（34）（35）诸辞中，加否定辞的“𠄎”跟不加否定辞的动词并用，读“𠄎”为“待”同样合适。（33）的“𠄎”是卜辞里的常用字，一般读为“延”。（17）的“𠄎”就是不要继续等待的意思。（35）如读为“𠄎”待，卒步”，可以解释为：不要等待举行祭，在卒那天就“𠄎”步。

卜辞里曾一“𠄎”字：

（37）“𠄎”用“𠄎”受“𠄎” 京津四三一九

这似乎是为“𠄎”字读为“待”这一假借义而造的专字，可以看作“待”的古体。上引这条卜辞“𠄎”上一字尚存下半。颇似“𠄎”字残文。如果确是这样，“𠄎”的用法正与上面讨论的“𠄎”字相同，读“𠄎”为“待”就又得到一个有力证据了。

卜辞里有的“𠄎”字用法，从表面上看似与上举各辞中读为“待”的“𠄎”字相类，实际上却可能代表着另一个词。例如：卜辞屡见“𠄎”又“𠄎”之语，因此有些卜辞所说的“𠄎”又“𠄎”（甲七四七等）可能是“𠄎”又“𠄎”的否定，不应读为“𠄎”又“𠄎”，“𠄎”（待）“𠄎”。还有一种跟“𠄎”或“𠄎”的“𠄎”（“𠄎”字并用的“𠄎”字，其含义也不易确定）：

（38）“𠄎”：勿商（赏）“𠄎”由（曹？）“𠄎”，合一八五九六

（39）“𠄎”：丁丑“𠄎”：王弱商（赏）“𠄎”，其“𠄎”，人久二五二九

（40）“𠄎”：勿商（赏）“𠄎”，截“𠄎”，甲二一二三

分别见于这三条卜辞的“𠄎”、“𠄎”、“𠄎”，都是人名。

（41）“𠄎”：重（意近“𠄎”）“𠄎”，合四〇四四

这条卜辞跟上一条大概是卜问相同事项的，“𠄎”在此是受事的。以上四条卜辞里的“𠄎”似乎应该是一个词。如果把“𠄎”由“𠄎”读为“待”（“曹？”“𠄎”，显然不易讲通。我们曾经怀疑这个“𠄎”字应该读为假借的“𠄎”（“𠄎”、“𠄎”古音相近），但是总觉得不甚妥帖。究竟应该如何解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除了前面举过的例子以外，还有一些卜辞里的“𠄎”字似乎也可以读为“待”，例如：

(43) 曰成哉在之。金四五九
(44) 乙亥卜：哉如井于受。

弱哉。京津四三〇二

上引二辞或言曰某人哉在之，或言曰哉某人于某地，读曰哉为曰待，辞义都讲得通。

(45) 贞：哉吉辰。六元二三七

(46) 于丁卯酒。

哉辛酒。邨三下三八·四

(47) 其哉日。

弱已哉日。邨四·四·四

(48) 弱哉日，其又岁于中己。兹用。甲三六三一

以上诸辞似乎都与选择祭祀日辰有关。古人有时把日子叫做曰辰。仪礼士冠礼曰吉月令辰，郑注：曰辰，子丑也。礼记月令曰乃择元辰，郑注：曰元辰盖即后吉辰。一本作「亥」也。也。 (45) 的曰吉辰，似当与曰令辰，曰元辰同意。不过，周人所谓曰辰，是否也以十二地支而言的。从卜辞看，商人选择日子重天干而不重地支，他们所说的曰辰，是否也以十二地支为据，还不能十分肯定。曰哉吉辰，似乎可以解释为等待好日子。(46) 的曰哉辛酒，应是等到吉日才举行酒祭的意思。(47) 与(48) 辞同版的卜辞中尚有曰哉整雨，一辞，其义待考。商人通常选择天干与所祭先人庙号相合的日子举行祭祀，例如在乙日祭祖父乙，在庚日祭祖母庚。见于(47) (48) 的曰哉日，可能就是指等待这种日子而言的。(47) 曰弱已曰的曰已，是没有具体意义的虚词。(看中国语言学报一期一八三页)。

此外，还有些卜辞里的曰哉字，也有可能应该读为曰待，但是有的上下文太简单(如：「庚寅卜王：余哉。」合一六二二六「贞：令曰哉。」合一六二二九「贞：哉。」十三月。合一六二二四「贞：哉。」合一六二二八)，有的辞义不可解，无法进一步讨论，所以这里就不引了。(说甲骨卜辞中「哉」字的一种用法祝王力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论文集一六六一七二页)

胡厚宣说参△△字条下。

按：徐锴繫傳謂哉，「職从此，古職字。古之職役皆執干戈。哉之本義已難明。契文作𠄎，作𠄎，金文形體已稍變作𠄎、作𠄎，石鼓文作𠄎，小篆則為𠄎。

戔 𠂔

陳夢家綜述二四〇頁謂「卜辭戔的用法有三：（1）日戔；（2）王賓戔，是祭名；（3）供五一八。『隻商戔兕』，假作戔，是戔色牛的名。日又戔有兩種可能的解釋：一如郭沫若所粹五五考釋所推測，以為『戔與食音同，蓋言日蝕之事』；一讀若識誌或底，乃指日中黑氣或黑子。『日戔』或『日又戔』乃指日食言之。日斑乃科學進一步發展，人類對自然進一步認識深刻，觀察所得，商代當未能及此。

卜辭「戔」又為人名。「子戔」多見。乙四八五六：「帝舜子曰戔」。

裘錫圭認為卜辭的某些「戔」字當讀如「待」，其說可信。

严一萍

参戔字条

按：契文「戔」字或作「𠂔」形，从「才」，此倒書作「𠂔」，乃其或體，猶「𠂔」之或體作「𠂔」。

參見「𠂔」字條。

戔 災 𠂔 𠂔

王国维

「𠂔」，羅參事釋為戔，从才从之，於声类一也。

（戔考堂所藏殷墟文字考

釋第四頁）

孙海波

「说文：𠂔，戔，伤也，从戈才声，𠂔，𠂔作戔，𠂔，第一字从戈才声，与说文

同：二三兩字皆从「𠂔」，（博古圖所載穆公鼎戔字作𠂔，与此同）疑即说文訓草木初生也之𠂔。𠂔，古音在祭部，才在之部，声近可通。𠂔，本义与才同，才者，草木之初也，与草木之生无别。才，𠂔乳为戔，采材，才亦𠂔乳为支，去竹之枝也。再变为𠂔为析，与材采同意，故戔亦可从𠂔作。知𠂔，𠂔为𠂔者，殷契佚存八四版，𠂔，貞，𠂔，𠂔，即草木之初之𠂔，与戔所从之𠂔正同。作𠂔者，其数变也。

（卜辭文字小记，考古学社刊第三期六十頁）

严一萍

「甲骨文編卷十二」字，所收約有四條：𠂔、𠂔、𠂔、𠂔。續甲骨

说文部，曰伤也。故见于两七六、七八之。此方，仍是伤义。因全版共有对贞两

贞我史其方

我史弗其方

此以卜辞自证，知此方虽连文，并非方国。作日方，方则不然，因在字之后，知

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页十三），亦认为日是不同的两个字，而以此字为日，又引郭说，此字为从戈，者有省，屠之初字。于字则无说。今核卜辞第一期作此字，亦

王固曰由既三日戊子允既此方。

乙四七〇一十五一〇六合（丙一三四）

口口卜出贞由化正受出又三旬出口日戊子幸此方。

乙二五〇三

王固曰吉此方之日允此方十月。

合一一八（丙二七三全）

由此三辞，知此字为方国之专字。然此或作此字。

贞王往此方至于方。

乙七六八十七一五八合（丙四〇三）

贞方此方围佳帝……作我因三月。

金四九六

此方此字，亦作方此字。

口丑卜殷（贞）方此字（围）由王。

铁二六二·三

第三期称曰伐此字。

癸丑昌廼伐此字不鸡人

癸丑昌廼伐此字不鸡

邲三·四四·五

愚意作此字者，作此字者或缘笔误，或是段字，两者必声同字通。自第三期后，又省作此字，与日其此字，曰弗此字，曰同形。而日亡此字，曰亡此字，与日又此字，此皆同时并用，混然无别。遂使方国专名之此字，由此字而此字，不复见其初形。此即金文曰此字，父丁爵此字，曰此字，叔朕鼎此字，曰叔朕簠此字，曰此字，叔庆父鬲此字，曰衡邑此字，白匚此字，曰此字，爵此字，茅器作此字，之所有。金文编载下曰：曰孽乳为戴，经典作戴。说文：曰戴，故国，在陈留。段氏注曰：

春秋经隐十年，宋人蔡人卫人伐戴，三经皆作戴。惟谷梁音义曰：戴本或作戴。而前志作戴。古戴戴同音通用耳。许作戴，左氏音义引字林点作戴，吕存许，许所据从邑也。前志云梁国留故戴国，后志云陈留郡考城故留。注引陈留志云：古戴国，今河南

卫辉府考城县，县东南五里有考城故城，汉之留县，古之戴国也。留与戴古音同。戴古字，留汉字。许云在陈留者，章帝改名，考城属陈留也。水经注汲水篇曰：陈留，风俗传曰秦之穀县，后遭汉兵起，邑多灾年，故改曰留县。王莽更名嘉穀。章帝东巡，诏曰留县名不善，其改曰考城。按莽章帝不达同音讹字之源委，故不能正为戴字。而风俗传云秦之穀县，则更无稽之言耳。

说文解字六书疏证曰：

钱大昕曰：戴即春秋隐十年经伐戴之戴。严可均曰：曰在陈留疑校误。地理志梁国留县，故戴国。春秋隐十年伐戴，杜云：今陈留外黄县东南有戴城。释文曰：戴，字林作戴。

今检通志堂本释文隐十年经作：曰伐戴，音再。字林作戴，云故国在陈留。案戴之作留，犹契文之曰亡耳。亡作曰亡世，其来亦远。故郑玄诗笺读做戴为熾留。是留戴戴皆以声同通假。毛际盛说文解字述谊曰：曰汉书五行志：灭戴。师古曰：读者多误为戴，故隋室置戴州焉。小颜不知戴为正字，戴戴二字皆段借；而戴先于戴，转以戴为正。则戴字唐时已废矣。

广韵去声十九代曰戴，姓。风俗通云：姬姓之后也。又曰戴，古国名也。路史国名纪丁商氏后：曰戴，留也。今拱之考城有故戴城，初併于郑，楚灭宋曰穀，汉之留县也。史记靳黈传：曰别将击邪说军留南破之。集解引徐广曰：曰今考城也。前汉翟义传：曰诸将东至陈留留也。孟康曰：曰留，故戴国，在梁。后属陈留，今曰考城也。顾氏春秋大表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

「国」戴

「爵」闕

「姓」子

「始封」闕

「都」今河南归德府考城县东南五里考城故城

「存灭」隐十年见不知何年灭于宋

其爵位闕如，始封或当在殷商之世。其为姬姓抑子姓，於卜辞亦无征。吴其昌金文世族谱列姬姓，盖本风俗通。路史及顾表列子姓，未知孰是。惟其地望则斑斑可考。嘉庆一统志卫辉府曰：

考城县在府东南三百里，东西距五十五里，南北距七十五里。东至山东曹州府曹县界三十五里，西至开封府仪封厅界二十里，南至宁陵县界三十五里，北至直隶大名府长垣县界四十里。东南至商邱县界五十五里，西南至开封府杞县治九十里，东北至曹州府定陶县治九十里，西北至长垣县治一百六十里。春秋戴国，秦置留县，属碭郡。汉属梁国，后汉改曰考城，属陈留郡。晋初省，寻复置，属济阳郡。后魏考昌中，改置

民國二十五年裁撤，其轄境东南部划属民权县，余属东仁县。

金文氏八器

戲
載

戲

$$\Psi_f$$

𐤙𐤍

戴

戔

𣎵

$$(\Psi)$$

(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哉

士

非

〔釋〕方中國文字第八

卷第三十三册三四八一—三四八九页

予省吾

「甲骨文在征伐時言戎者，習見繁出，今擇最數條于下，并畧加詮釋。」

(一) 乙卯卜，爭貞，召戔瞿。王固曰：吉，戔（乙五三九五）。

(二) 其乎戌，御（禦）羗方于義助，戔羗方，不喪眾（京都二一四二）。

(三) 貞，獫狁棘（曹），其戔（后上一五·一五）。

字

从以

以

以下

上

十一

例

可以

看出

却与

等字

俱可

通用

例

俱为

灾害

之意

至于

此

等

字

等

字

等

字

等

字

等

字

等

字

等

字

等

字

等

字

等

字

等

字

等

字

等

字

等

字

等

非

是

此

外

我

们

认

为

此

字

不

是

我

之

异

文

而

与

此

同

为

一

字

例

：

（

粹

一

一

七

七

）

（

粹

一

一

五

六

一

九

一

）

（

粹

一

一

九

一

）

非

是

此

外

我

们

认

为

此

字

不

是

我

之

异

文

而

与

此

同

为

一

字

例

：

（

粹

一

一

七

七

）

（

粹

一

一

五

六

一

九

一

）

（

粹

一

一

九

一

）

非

是

此

外

我

们

认

为

此

字

不

是

我

之

异

文

而

与

此

同

为

一

字

例

：

（

粹

一

一

七

七

）

（

粹

一

一

五

六

一

九

一

）

（

粹

一

一

九

一

）

非

是

此

外

我

们

认

为

此

字

不

是

我

之

异

文

而

与

此

同

为

一

字

例

：

（

粹

一

一

七

七

）

（

粹

一

一

五

六

一

九

一

）

（

粹

一

一

九

一

）

非

是

此

外

我

们

认

为

此

字

不

是

我

之

异

文

而

与

此

同

为

一

字

例

：

（

粹

一

一

七

七

）

（

粹

一

一

五

六

一

九

一

）

（

粹

一

一

九

一

）

非

是

此

外

我

们

认

为

此

字

不

是

我

之

异

文

而

与

此

同

为

一

字

例

：

（

粹

一

一

七

七

）

（

粹

一

一

五

六

一

九

一

）

（

粹

一

一

九

一

）

非

是

此

外

我

们

认

为

此

字

不

是

我

之

异

文

而

与

此

同

为

一

字

例

：

14 辛酉卜王翌壬戌不。十二月。
 15 癸丑卜王辜不。十二月。
 16 癸亥卜今夕辜不。
 17 甲辰卜雀不。

((((
佚	后	邨	寧
六	下	三	三
〇	四	・	・
四	二	四	四
・	・	〇	・
四	・	・	三
五	・	五	〇
((((

18
甲子卜王从東戈，
乙亥卜王从南戈，
丙寅卜王从西戈，
丁卯卜王从北戈，
崇侯杯。

(甲六二二)

20 癸卯卜其克，拓周。
……方出，从北土，弗拓北土。

(粹三六六)

从以上二十个例句分析。释成灾害，似乎不如释曰折之义为长。折，古训有多种意义，言伤害也，断也，截也，死也，郑风将仲子曰毋折我树杞曰箴曰折，言伤害也。礼记祭法曰万物死者皆曰折。汉书五刑志曰伤草木曰折。仪礼特牲饋食礼注曰折俎，即解者皆曰折。又有曲义，或屈义。礼玉藻曰折还中矩注曰折，曲也。前汉书武被传曰折节下士曰折之为言屈也。故折有伤害、断截，死亡、曲、屈诸义。孟子曰为长者折枝，言为长者曲其肢，引一礼也。引申之则为屈服之义。从此诸义诠释上面的例句，都能解释得很通畅。如以上各句释为灾害，都不必释为屈服确切。同时我们检查卜辞中往来亡灾的句子中，从来没有用折或𠂔字的。这是从字义方面考察。

再从字形方面去探讨。

2 1
::: 在約
↓ 暈
(前) (人
四 三
· 一
八 三
· 一
六)

折也。以斤斲草为折，以其他武器斲草，亦为折，如甲文𠂔（人三。四三）亦折也。以戈斲草亦折也。生，存其所斲之草之上部，𠂔、耐存其所斲之下部，皆为折字之异文。𠂔（甲骨文考释上则，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八五至八九页）

陈炜湛说参
≡
字条下。

沈建华说参 ④ 字条下。

按：「𣎵」作「伐」、「均」作「𣎵」，為動詞。然亦有別者。

方國名作𠩺，為名詞，無作𠩺或𠩺者。
 洽一八辭云：王固曰吉，𠩺。之日允𠩺𠩺方。十月𠩺。
 𠩺方亦見於《二五〇三、四七〇一》。上𠩺字動詞，𠩺方乃方國名，區分顯然。
 但通言災害，則或作亡𠩺、亡𠩺、亡𠩺，均無別，𠩺為从戈才聲，許敬參以會
 意說之，非是。才為初生之物，乃後起之義，不得據此說初形。陳晉以卜辭假𠩺為𠩺為言，
 謂「說版築之事，乃無稽之談。」
 語詞「哉」為「𠩺」之孳乳字。

今隸戎字，尚从古文甲，亦古文多存於今隸之一證矣。卜辭與古金文从戈从十。十古文甲字。

李孝定「說文」：「戈，兵也，从戈从甲。」
 二形作戎，字从戌从甲，戌亦兵器，當亦戎字。
 金文作戎，戎不娶簋，戎競季子白盤，戎簋生。
 戎事戎果，戎部伯御戎果。
 〔集釋三七五九乘〕

(小屯南地甲骨九九八頁)

按：釋我可從。
撫續一二四綜類三四八列入歲字。

羅振玉
戴謬公據有戔字，
（說文解字：戔，傷也。从戈，才聲。此从屮从屮，乃古文在字。博古圖所載謬公據有戔字，一異文假為戔字）从屮與此同。卜辭多云「亡戔」，猶言無害矣。」（殷釋中六十九葉上）

王襄「古戈字。許說傷也，从戈才聲。𠄠，古在字通作才。」（類纂正編第十二卷五十六葉上）

其昌。按：卜辭中，凡「戕」字其字體可分三類，絕不紊淆。其第一類字作「𠂔」，乃實為「災」字。卜辭中凡作「𠂔」者，無慮數十百見，其文無一不作「𠂔」。絕無例外，可覆按也。「亡𠂔」蓋與「亡𠂔」等耳；此災既以「𠂔」字也。其第二類字作「𠂔」，乃實為「哉」字。卜辭中凡四見「不害哉」之文，（前二八五、前四一八一、前四三七五、淋二二六、五）皆作「𠂔」；此外有「正𠂔」（前三八三）、「弗𠂔」（前二八五）諸文，亦絕無例外，可覆按也。金文中「哀𠂔」字（如成鼎）亦最相近。此證助之哉字也。其第三類字作「𠂔」，與前二類迥不相混。麻按其所敵見之文辭而歸納之，則知其義乃為「至」。云：「弗𠂔田」（錢二六一）、「弗𠂔隹」（前六二六、四）、「崔戾弗𠂔」（前五一九、三）、「佳弗其𠂔」（前二七、四）、「𠂔方」（前一一三、三）、「子商𠂔基方」（前五一三、一）、「𠂔二邑」（清二一）謂「至于洊」。至于「基方」，至于「二邑」也。云：「貞猷伐棘，其𠂔」（後一一五、一五）者猶宗周鐘言「王事伐，其至」也。如云「口方𠂔」（續五二六、二）、「呂其𠂔」（怡遠四一四）謂「呂寇將至也」。呂允𠂔」（續三三五、五）、「呂方允𠂔」（林二三、三）謂「呂寇將至也」。呂方正（征）我口夢，亦一夜一𠂔。（前七一七、一）謂「呂寇夜至也」。呂弗𠂔」（錢二五七、一）謂「呂寇不至也」。凡此諸辭之「𠂔」字，必須以「至」義釋之，始可同條而貫也。其在經典，孟子萬章上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亦謂「朕至自毫」也。前一一三一、五云：「弗𠂔羣」其義故當為「弗至于羣地矣」。（殷虛書契解詁第三四四——三四五葉）

張秉叔「卜辭中即說文十二下戈部的戕字。戕，傷也。現在我們把它楷定為『戕』字，而把𠄎楷定為戕，以示分別。『戕某方』就是傷害某方的意思；如菁二所說：『五日丁酉，允出來媿旬西，𠄎戕告曰：『土方征于我東𠄎，（戕）二邑。』呂方亦侵我西𠄎田。』即有字。𠄎，即鄙字，是邊界的意思。這是𠄎戕在報告：『土方攻击我們東邊的疆土，傷

害了二邑。呂方也侵犯了我們西邊的田地。又如珠一八二所說：

□允出來嬉自西，告曰：□「呂方」(我)魅，夾，方，相四邑。

像這一類的文例，很多很多，這是不一一例舉，總之，它們都能證明我字的真語是地名。這里的「我」我胃是「我們傷害胃地」的意思。(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四頁)

屈萬里

「卜辭：『丙伐我，車□？』甲編一·二九。我，於此乃方國之名。乙編四〇。六九片云：『王固曰：『……之日允我我方。』十三月。』是我亦殷之敵國也。』(甲編考釋一八二葉)

董作賓

「我字，从戈从巾，戈乃兵刃足以傷人，又加巾聲為之當為「我」後起字。」(新獲卜辭為本漢記安陽發掘報告一九一葉)

陳晉

「卜辭假我為裁。說文『裁築牆長板』。卜辭云我者版築之事也。」(龜甲文字概論六十七葉)

孫海波

「我，甲二九四八反。我或从巾聲。』(甲骨文編四九〇頁)

饒宗頤

「我方，殆即裁，說文邑部：『裁，故國在陳留。从邑，我聲。』春秋字作戴。三傳作戴。漢書地理志：『梁國留縣，故戴國。』他辭云：『貞：射在我方。』(籒文編六二)字作我。周禮有我叔禹。(憲齋十七十五)又殷器有我父戊爵，我為國族名，當亦我之省形。(通考三〇六葉)

李孝定

「說文『我傷也。从戈才聲。』契文作我者，正从我才聲。或从巾，蓋以巾為聲也。契文火災字作我，水字作我，兵字作我，然每通用無別。金文作我，我亦與我，我亦與我，我亦與我。」(集釋三七七八葉)

管燮初

「讀殷虛甲骨卜辭，读到王固曰吉，我。之日允我我方，十二月。(乙四〇六九)和王固曰吉。三日戊子允既，我我方。(乙四七〇一)兩條，見我（我一我）（我一）兩字用在一起，知道這是兩個不同的字，一个从巾（巾）从戈，一个从巾（巾）从才（才）从戈。要是同一个字重复，甲骨文一般用重文复号。『我』。甲骨文字學者以前是我不分。我，从戈才聲（才）从巾（巾）从戈，就是我，我的我，可以不用多說。我，是什麼字？我曾經解釋過

古文曰蠡曰字。陳邦懷先生提出了批評：曰蠡曰管變初氏謂非戔字。甚是。然不知為何字也。曰陳老先生的批評十分中肯，戔釋為蠡沒有充分理由。

……铜器铭文中，有戕字。例如：
 乌乎哀戕！用天降大丧于二或，亦唯噩侯。殷方率南淮尸东尸，广伐南或东或，至于历内。


有戈字。例如：

佳周公于征伐东尸丰白尊古，咸戡。（璽鼎，見金文历朔疏证卷一·十）
七六年冬陝西扶風庄白大队新出土的西周青銅器中也有兩篇銘文用戡字，例如：
虢武王既戡般，敎史刺且廼來見武王。（史牆盤）

上列史牆盘铭文中的戔字原文作戔，同戔（金文戔）字形近，容易混淆。唐兰、裘锡圭、李仲操三位先生都把它释作戔字。但是同窖出土的另一件铜器的铭文：日孚武王既戔殷，敝史刺且口来见武王（疾钟丙组），句形与史牆盘基本相同，戔字作戔，很清楚，这不可能是戔字。余拟戔是古捷字。西周虢季子白盘铭文：日王令趙戔東反尸，虢肇从趙征，攻鬲无啻，省于人身，孚戔，用作宝尊彝。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日戔当是古捷字，魏三字石经春秋残石郑伯捷捷字古文作戔，从木，此从艸，与彼同意。说文解字：日捷，猎也，军获得也，从手夷声。春秋传曰：齐人来献戎捷。又：日夷，疾也，从又，又手也从止中声。日捷字从少得声，魏石经古文从戈。戔正是从戈少声，概捷字初文。诗经小雅采薇：日一月三捷。传说曰：日捷，胜也。甲骨文金文文中的戔字用胜利或打胜来解释，都能够怡然理顺。L（说戔，中国语文一九七八年三期二〇六页一

夏渌 「甲骨文編和其它著作，不少把𠄎和𠄎混為一字了。中國語文一九七八年三期刊登了管燮初同志的說𠄎指出了把𠄎當作𠄎的錯誤，並且釋𠄎為捷。說文：「捷，獵也，軍獲得也。」以手，走聲。春秋傳曰：「齊人來獻捷。」𠄎糾正了長期以來甲骨學者將兩個不同音義的字當作一字的錯誤。

這個𠄎字，是許多戰爭卜辭使用到的關鍵，不明字義，卜辭內容也无法理解。今就𠄎字的形義解說提出不同看法，請管燮初同志和專家們指正。

分。从以上举甲骨文文字形看，它的形文来源是用戈砍断人头或砍断树木之形，它和砍是有音义联系。从以上举甲骨文文字形看，和戠字作是有区别的。戠用于战争卜辞，𠂔用于田猎卜辞，也井然区

系的，用于战争卜辞中表示「克敌制胜」的含义，疑当读商书西伯既戡黎的「西伯既戡黎」的「

戡」。古人把敌人脑袋砍下，或者砍下挂在戈上表示胜利是可能的。
古籍中「西伯既戡黎」一语两种写法都有。说文：「戡，刺也。」钱，杀也。「似分为二字，字。」尔雅释沽：「戡，克也，杀也。」广韵：「戡，胜也，克也。」古汉语中也假「戡」，堪为

之。杨子重黎篇：「刘龕南陽。」注：「龕，取也。与戡同。」郭璞尔雅注引商书作「西伯既

堪黎」。与戡字有关的卜辞极为丰富，今列举少数，以明释戡较与古汉语习惯相符合，释捷有些文

例读起来不妥切。
一、癸丑卜寺貞：自今至于丁巳，我戡畱？王固曰：丁巳我毋其戡，于来甲子戡。旬又一

日癸亥，车弗戡，之月且甲子允戡。（两一）
二、癸未卜殷貞：旬元禍？王固曰：有希，其有来艱。迄至七日己丑，允有来艱自西。长

戈化告曰：邛方征于我莫。「四日一壬辰，亦有来艱自西。伯咎告曰：「邛方征我莫，戡四邑，

亦焚廩三。」（綴一一七）
三、汜戡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戡二邑，邛方亦侵我西鄙。（清二）

四、戊戌卜：今一月夷戡。（续五·三〇·五）

读「捷四邑」也不妥切。「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一四七——一四八页」

严一萍「续编三·七·九（簠室九·二二）」

贞由吕方伐我
贞射
贞射
贞射

王襄氏於九·二三版释之曰：

我即我之方之略称，国名。

今案两版皆非国名。先说簠室二·六二条之「方」。前于释「方」一文中，已证「西七六·七八两

版之「方」非方国，因全版对贞两组，一为：
贞我史其其
我史弗其其

贞方其斗我史

贞方弗止 我史

【第九】二二条，乍看似乎为「呂方休」方休，然「呂方休」作生，「呂方休」作「呂方休」。

七版曰：

戊甲伐于燿方校

曰校，島邦男氏殷虛卜辭綜類隸作曰大衣。案國版第五卜尚有一曰校字，作𠂔形，甚清晰，胡君釋文、甲編考釋皆作校，是。屈翼鵬先生並作人名解，果爾，則呂方之𠂔亦可作人名，兩者詞例正復相同。續存二·三〇。版曰：

乙未口口貞登三千人乎伐方。方𠄎。𠄎者，正与此𠄎伐𠄎方𠄎。𠄎之𠄎。𠄎同义。此字西周金文尚沿用之。據此，可知𠄎伐𠄎。𠄎方鼎：曰惟罔公于征伐东尸豸豐白尊古咸戍𠄎，其非方国甚昭。得此证明，前作释𠄎方𠄎方文中所引第三期卜辞：

癸丑昌廼伐并 不雉人

癸丑
戊午
伐午
不雉

(業)
三
四
四
五

两字，点不当作方国解，特此订正。L（此）方补释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册三五，十

— 三五九 —

考古所

「戈」：当為𠄎之异构。（小屯南地甲骨八五九页）

許敬參「戈从戈从才，才亦聲，是會意字。說文以為从戈才聲是以之為形聲字，實非。蓋才為初生之物，加之以戈有戈傷之意。戈非能自傷之者，必有人操之，實為人傷之義，故引申為戰爭誅戮之戈，與水火饑饉施自天然，而字作《有別》。《存真六十五葉上》」

王显 ㄟ 戔 (戔、戔) ㄟ 不是形声字，所以它的结构只能解释为：从戈，从中 (廿、刈草也)。从艸从戈。意思是用戈这种工具把草丛荆棘去掉。试舒 ㄟ 芟 ㄟ 字来作比较。说文：ㄟ 芟，从艸从戈，也是同意的，可以认为它们本是一个字。申文只有戔，没有芟；秦统一文字后，又只有芟，没有戔。

有戡。这种先後互补的关系，可以认为原是不同时期的写法，即早先写作戡，往後才写作戡。

说戡是戡字的古体，不但在字形的解释上能够圆通无碍，而且在语法、语义、语音上也通得过。

语法上，戡字可以直接带宾语，例如淮南子本经的戡野莽，汉书叙传的戡险荒，文选的若薙氏之戡草，以及檄吴将校部曲文的戡敌蹇旗，都是戡的古体既然作戡，戡那么甲文的戡某方，金文的戡殷，便是合乎规律，源流有自的。

在语义上，古籍中单个的戡表示军事进攻的，现能看到的材料，还有上引文选的戡故，一例。但是由戡所构成的词组，大都含有这个意思。例如戡除寇贼，戡夷遗寇，戡去无道，戡讨暴虐，戡刈小民等等。这些词组所含有的军事进攻的意思，当有一部分是从戡字那里来的。由此可知，单个的戡也当有征伐、征服之类的意思。

语音上，戡在声母上跟戡（戡）跟捷字同部位，在韵母上跟戡（戡）跟捷字同部位，主元音（谈部跟盍部是相配的，主元音相同，不同的是前者收-m，后者收-p而已），所以从戡戡声的戡戡字可以跟捷字通假。L（读了戡说戡以后，中国语文一九八〇年二期一三七至一三九页）

严一萍 丁卜辞戡字，除字形含义与谈体不同外，其余书写形体不同者，仅是时代之异耳。举例言之： 贞：我史其方。 我史弗其方。 贞：方其其我史。 贞：方弗其我史。

此以卜辞自证，知戡方虽连文，并非方国。作戡方则不然，每在戡字之後，知两字不相混。今检卜辞第一期作戡，亦或作戡。第三期有省中之一横作戡者。

王固曰：虫贞：由化正受出又，三旬出口日戊子幸。 乙四七。一十五。六合。 丙二七三（綴合一一八同）

由此三辞，知戡为方国之专字，然亦或作戡。 武丁时作戡与戡。（一作作戡仅一见，与戡同）

尸弗其其。

贞：尸弗其其。三月

口口卜，殷贞：吉方允其其。

丁亥卜，亘贞：口其其。二月

其其其。

四。版作时者，亦用於句中为例外。此版卜辞，与亡字相连，称曰亡其其。仅有佚存二三

于父甲其其其方。

贞：其其其其。

壬午卜，狄贞：王其田，往来亡其其。

寅甲戌伐，又其其。

第四期作其、其、其、其。

四方出，从北其其其其。

甲子卜，王从东戈其其其其。

乙丑卜，王从南戈其其其其。

丙寅卜，王从西戈其其其其。

丁卯卜，王从北戈其其其其。

甲辰卜，雀其其其。

口辰卜，口其其其。

辛丑卜王贞：其其其其。

辛酉贞：王往田，亡其其。

第五期作其。

己亥卜，在片贞：王口其其从西白伐东方不其其。在十月又口。

说文：口其，伤也。故见于丙七六·八七之口其其方，仍是伤义。因全版共有对贞两组，

辞曰：

贞：我史其其其方。

我史其其其其方。

贞：方其其其其史。

贞：方其其其其史。

贞：王往其其其其至于其其。

续六·七·五

存一·六一·二

粹一·〇七一

粹一·一二〇

外二·八一

甲一九四八

京都三六〇

续合二四

续六·二五·五

粹三六六

甲六二二

拾五·二

佚九八八

丙七六

乙七六八十七一五八合（丙四〇三）

贞：方圉，佳帝口乍我因。三月

此方圉，亦作方圉。当是方之倒。

第三期称曰伐圉。

癸丑昌通伐圉，不鵠人。

癸丑昌通伐圉，不鵠。

愚意作圉者正字，作圉者或缘笔误，或是假字，两者必声同字通。自第三期后，又省作圉，与圉其圉同形。而亡圉曰亡圉，又圉曰亦皆同时并用，混然无别。遂使方圉方名之圉由圉而圉，不复见其初形。此即金文曰圉父丁爵，曰圉叔朕鼎，曰圉叔朕簋，曰圉叔朕父鬲，曰圉邑圉白匜，曰圉生爵，曰圉器作圉之所本。金文编圉下曰：曰圉乳为戴，经典作戴。说文：曰戴，故国在陈留。一（释圉方，甲骨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二八三至二八九页）

金四九六

铁二六二·三

邲三·四四·五

陈炜湛

「征伐璞循辜」：这是一组关于征伐战争的同义词。……甲骨文中还有一「戠」字作「𠄎」或「𠄎」，与从「中」之「𠄎」形似而有别，用法亦异，管燮初曾释「𠄎」，后改释「𠄎」，王显释「𠄎」，均有未安。案此字所从之「𠄎」与「𠄎」等字之所从相仿，其非后世之中至为明显，疑乃人之头发形，以喻人首。杀敌取首级，缚之于戈，得胜之徵也。此字究为何字，尚难肯定，目前可知其在卜辞中多含伤害义，常用于征伐卜辞，似表征伐之结果，与征伐义近而略异。例如：

贞：戠弗其戠前？（续四·二九·一）

戠其戠？戠弗其戠？（续存一·六一·二）

己巳卜，殷贞：舌方弗允戠戠？（前七·八·一）

贞：戠舌方，戠？（粹一·〇七·五）

五固曰：吉，戠。之日允戠戠方。十月。（殷缀一一八）

五固曰：重既。三日戊子允既，戠戠方。（乙四七〇·一，丙一三四）

土方征于我东番，戠二邑。（著二）

重甲戠戠，又戠？（续六·二五·五）

度其辞意，颇有征伐而获胜之意。粹一·〇七五戠舌方，问能否克之；殷缀一一八，乙四七〇一（丙一三四）占辞曰吉，能胜，验辞则记录然打败了戠方。著二·续六·二五·五戠与征、伐共见一辞，其为战争结果之记录，尤为明显。亦有辜戠并用者，如合集七六七〇，七六七一，六八六七，甲二〇六，乙六六七一等，张政烺先生认为「辜和戠是征伐过程中的两个步骤，辜

是前奏，战是结果。吕氏又说：日征、伐、事、战都是动词，其行为都和战争有关，而字的含义却不一样。征伐都是大略，事前有时加一大字，说明问题也不小。战字在下群中常单用（合集七六七〇至七七三三片），但是未见先言战而后言征伐或事战者，盖战属于战争的细节，行动比较具体，征伐是前提，战是成果。吕氏所言极是。L（甲骨文同义词研究古文字学论集初编一三九——一四〇页）

姚孝遂

其曰同。但方国名则只作日，不能作日，用作征伐义时（或释曰截），则只作日，而不作日，此为其异。二者之间，不属于衍生的关系。L（再论古汉字的性质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三一六页）

单周尧

「在说战一文中，管先生则把战释作捷字，原因是魏三字石经春秋残石郑伯捷的捷字古文作战，从戈；另一方面，捷从手走声，走从止中声，因此捷字可说是从止得声。而战正是从戈中声，义符跟魏石经捷字的古文相同，声符也跟捷字有密切关系。于是管先生认为战是捷字的初文。」

问题是魏石经捷字的古文并不是真正的捷字。只不过是战字的假借，这一点王国维、孙海波、商承祚诸先生都曾说过，可说已成定论。因此，管先生整个看法的根据就不大可靠了。再看看甲骨文的战字，在大多数情况下，用法跟征、伐等字很接近。例如：

□卜，殷贞：吕方允战伐？
己巳卜，殷贞：吕方允战伐？
戊戌卜，殷贞：战战前方？
壬午卜，殷贞：旦弗战鼓？
乙巳卜，殷贞：战战前方？
前七·八·一
续四·二九·一
乙四·六八·四

在这些句子中，似乎都可以把战解作侵害，那就是战伤的引申。当然所谓侵害不一定含有贬义。倘若把战释作捷，读来反觉不大通顺，在古籍中实在找不到把捷用作及物动词的例子。

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战字很明显不宜释作捷。二邑，便文义畅顺；如果释作捷二邑，便诘曲难通了。又如：

甲辰卜，王：若弗战朕史（使）？二月。
前四·四·七

这个战也只宜解作伤害，而不宜释作捷。

甲五〇六中，尚可以找到作战的例子。这反映出战与战本来是一个字，不过到了商代，已开始

有各自特定的意义和用法，𠄎多用作动词，𠄎则用作名词，已分化作两个字了。但无论𠄎侵害
𠄎、𠄎伤害𠄎、𠄎灾害𠄎，都跟𠄎伤的意思有关。这跟𠄎字分化为𠄎、𠄎、𠄎三字有点相似。
总之，在大多数情况下，甲骨文中的𠄎与𠄎用法截然不相混。但若追溯其字源，则是同一
字的分化。甲骨文的𠄎字仍当读作𠄎，𠄎，不应读作𠄎捷𠄎。𠄎（甲骨文中的𠄎与𠄎，中国
语文一九八〇年二期一四〇至一四一）

刘信芳 𠄎 就是甲骨卜辞的𠄎，要说明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楚𠄎的具体

含义。卜辞中有：

例一，无弗𠄎。𠄎（甲骨文合集七〇。一）

例二，𠄎其𠄎。𠄎（甲骨文合集七〇。九）

例三，𠄎其𠄎。（甲骨文合集七〇。一五）

例四，丙子卜，𠄎其𠄎。（甲骨文合集七〇。一七）

金文中亦有𠄎：

例五，𠄎武王既𠄎，微史刺祖乃来见武王。（墙盘、燕钟铭文。见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

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

下面就卜辞中，金文中的𠄎字分析于次：

第一，𠄎为祭祀活动。

例五提到的𠄎，可以在古籍中找到相关的记载。

例六，周礼肆师，𠄎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𠄎郑注：𠄎，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

造𠄎，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𠄎例五、例六所记为同一史事，可见𠄎即

第二，𠄎与征伐有关。

例七，𠄎卯卜，𠄎寅征人，𠄎。（甲骨文合集六四。四）

例八，𠄎土方征于我东鄙，𠄎二邑。（甲骨文合集六〇。五七）

例九，壬戌卜，𠄎夷，𠄎二月。（甲骨文合集六五。八四）

其中例七记征人，于出征前举行𠄎，誓军出师；例八记被征，意思是集合二邑的军

队举行𠄎，造𠄎，𠄎之类的仪式，准备应敌。例九记讨伐它国前的举动。

第三，举行𠄎的条件。

在例一至例四中，𠄎都是动词，其后𠄎、𠄎、𠄎、𠄎、𠄎等并非地名即国

名。若为地名，则为举行戎。戎的处所，若为国名，则为戎。戎的对象，二者必居其一。还可看出戎，戎仪有两种形式：一为告庙出师，如例七；一为取胜后庆功，如例五。戎就是战胜殷以后柴祭庆功的活动。鄂君启节中王居於戎郢之游宫，就和大胜晋师以后的柴祭庆功有关。

第四，戎所需要的时间。

壬寅卜，殷，贞：子商不台戎基方。

曰：子商于乙辜。

贞：自今壬寅至于甲辰，子商戎基方。

甲辰卜，殷，贞：羽乙巳曰：子商辜，至于丁未戎。

（甲骨文合集六五七一）

壬寅至甲辰是三天，甲辰至丁未也是三天。齐人将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三月癸，七日戎，三日宿，慎。

之至也。

二字字形，读音相近，其仪式的内容又如此近似，这是值得特别重视之点。下面就谈谈这个问题。

解释。

对戎与戎的比较，各家释读纷紜，有叠、屠、勳、捷、莫等种。

首先看字形上的联系：周晚期戎叔尊作（三代吉金文存九·一九）

例十三，戎，周晚期戎叔尊作（三代吉金文存一·二二）

从戎，由上引戎，说文：戎，从十，戈，持戈以戒不虞也。戎，从十，戈，持戈以戒不虞也。戎，从十，戈，持戈以戒不虞也。

而己戎，由上引戎，说文：戎，从十，戈，持戈以戒不虞也。戎，从十，戈，持戈以戒不虞也。戎，从十，戈，持戈以戒不虞也。

第一次对戎，戎，从十，戈，持戈以戒不虞也。戎，从十，戈，持戈以戒不虞也。戎，从十，戈，持戈以戒不虞也。

第十四，戎，从十，戈，持戈以戒不虞也。戎，从十，戈，持戈以戒不虞也。戎，从十，戈，持戈以戒不虞也。

孟子梁惠王（下）：晏子对曰：……先王无流連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景公說：大戒于國，出舍于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出舍于郊，聯系在一起，那么上文中的

戒，应当同祭祀有关。

第二，戒与征伐有关。例十五：詩小雅采薇，豈不日戒。箋：日戒，警刺軍事也。

第三，举行戒的条件。例十六：詩商頌烈祖，亦有和羹，既戒既平，穀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考无疆。

和羹，为祭祀用物。綏我眉壽，黃考无疆，为祭祀用語。毛傳：日戒，至也。山這是音訓，是指胜利后举行庆功典礼，至廟告祖，从此天下太平无事。

第四，戒所需要的時間。由十一例可以看出，七日戒，与日戒，所需時間相去不远。

由十一例可以看出，七日戒，与日戒，所需時間相去不远。

（釋義）江漢考古一九八七年第一期七八—八〇頁）

張政烺：「甲骨文有𠄎，學者皆釋为戕。說文：戕，傷也；从戈，才声。」

段玉裁注：傷者，刃也。此篆与戕音同而义相近，謂受刃也。段注是，卜辞戕多用为災字。甲骨文又有𠄎字，其中的一部分是𠄎，缺刻上面一小横画，极为明显，如

王東孟田省，亡𠄎。戕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一·七

王國維釋这个𠄎为戕，是也。过去，學者把它全都释为戕，以至于戕戕混同无别（见甲骨文編一九三四年版卷一二，一二至一三五），后来则分成两类，也就是把戕当作戕的异体字（见甲骨文編一九六五年版卷一二，一五至一六五），不认为有音义不同的问题。五十年代初期，管燮初作殷虛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首先把戕和戕区别为两个字，根据是殷虛文字乙編四〇六九片：

王固曰：吉，𠄎。之日允𠄎。𠄎方。十二月。

六四九和四七〇一片：王固曰：東既。三日戊子，允既，𠄎方。𠄎方。

日两辞中戕戕用在一起，很明显这两字是不同的。

集六六四八

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集）六

2379

𢇛在卜辞中常出现，不少于一百次。𢇛在金文中仅三见，即牆盘、癸钟及罍鼎（即周公东征鼎）。牆盘、癸钟都有下面引的这样一句：

𢇛武王既𢇛殷，微史刺祖乃来见武王。

这是讲周武王伐纣的事，𢇛字这样用法卜辞中常见，如：

……串弗𢇛周。十二月。 集六八二五

口口卜，殼，貞：𢇛其𢇛雀。 集六九八九

串、周、𢇛、雀都是国或族名，互相攻伐，有正相类，说明𢇛字在金文中和在卜辞中是一致的。……需要解决𢇛字问题，……首先考查罍鼎，其铭文曰：

唯周公于征伐东尸（夷），豐白專古成𢇛。

铜器图版三〇及拓本三九 旧金山亚细亚艺术博物馆古代中国青

成𢇛在卜辞中曾见过（集六九〇二、六九〇三、七〇二〇、七〇二一），这也说明甲骨文的一致性。……專古即薄姑，亦作蒲姑，……这个專字，以及金文中的一切專字，写作

𢇛（见金文编卷三，三二页），上部作𢇛，与说文稍有不同。……金文專字上部作𢇛，既

不从用，也不从父。罍鼎有專字，又有𢇛字，两个字上部相同，都从𢇛，当是声符，因此推想𢇛和專读音相同。𢇛从𢇛𢇛声，𢇛的形象会粹不易确定，按照说文的习惯假定为專省声。

有有极巧的，那就是在周代中期以后的金文中竟有从𢇛專声不省的字。不娶簋：

我大兄从追汝，汝及我大事𢇛。汝休，弗以我車函（陷）于艱。

两周金文辞大系

𢇛字从𢇛專声，疑即𢇛之繁体。……

說季子白盤銘文有：

搏伐狎狎，于汝之阳。

搏，从干，專声。从干与从𢇛同意，搏与𢇛当是一个字，容庚金文编（卷一二，七页）以为二者皆是搏字异体。按广雅释詁三：曰搏，击也。……

把甲骨文𢇛和上举金文𢇛搏的例句比较一下，可见其用法非常相似，今分别举例说明于下。

牆盘、癸钟、罍武王既𢇛殷，𢇛字这样用法卜辞常见，如：

無弗𢇛義。 集七〇〇二

𢇛其𢇛𢇛。 集七〇〇九

𢇛𢇛。 集七〇一五

丙子卜，𢇛𢇛。 集七〇一七

在这些卜辞中，𢇛是及物动词，后面皆有宾语，或盆曰搏戎馘（胡）曰搏字用法完全相同。

望鼎曰唯周公于征伐東尸（夷），豐白、專古咸伐，这里先言征伐，后言伐，卜辞则征伐二字分用，或言征伐，或言伐伐。言征伐如：

□□卜，方，贞：我其征伐。

殷墟文字乙编（以下简称乙）七七五一

□卯卜：車口寅征人，伐。

集六四六四

丁酉卜：令泰征，伐。

集六五六一

贞呼征吾方，允伐。

集六三〇八

……土方征于我东鄙，伐二邑。吾方亦侵我西鄙田。

集六〇五七五

「土方征于我」东鄙，伐二邑。

集六〇五七五

……征我奠，伐四「邑」。

簠室殷契徵文地理三三

这里伐字后面有的有宾词，有的无宾词，无宾词的是省略了。再看伐伐：

贞車吾方，伐，伐。

集六三四三

甲辰卜：……車帚妣「令」伐龍，伐。

集六五八四

壬戌卜：伐需，伐，二月。

集六八五四

允伐，伐。

集七〇三九

□□「卜」，亘，贞：成其伐，出方，伐。

贞成弗其伐，出。

集六五六七

泰伐，伐。

集六五六二

癸未「卜」：令泰伐，入亡不若，允伐。

集六五六四

贞伐吾方，伐。

集六二八二

癸巳卜：王其令五族成，伐。

殷契粹编一一四九

在这些卜辞中，先说伐，而伐是结束语，和望鼎说曰咸伐相似。伐后皆无宾词，自然是省略了。咸簠先说对我胡战争，俘虏一些人，缴获许多东西，接着说曰卒博，博后亦无宾词，和这些卜辞相同。

不契簠曰汝及我大羣，大是副词，加在动词羣前，体现羣的规模，这种句子卜辞中也有，如：

戊子，其大羣。

集七六六六

車其大羣。

集六八四三

車和鼎是族名。大是说明羣的状况的。羣伐二字常在一系卜辞中出现，如：

丙辰卜：羣伐。

集七六七〇

羣伐。

集七六七一

丁酉卜，殺，貞：王車乙車，此。三月。集六八六七
辛丑卜：王車桑車，此。殷虛文字甲編二〇六

……羣此獐。不其此。乙六六七一

壬寅卜，殺，貞：子商不台此基方。

曰：子商于乙車。

貞自今壬寅至于甲辰，子商此基方。

甲辰卜，殺，貞：羽乙巳曰：子商車，至于丁未此。

這些例句和不繫籃的曰羣此是一致。從最後這片卜辭看，羣和此是征伐過程中的兩個步驟，

羣是前奏，此是結果。

以上列舉了一些征伐、伐或羣此二字用在一条卜辭中出現的例子。征、伐、羣、此都是

動詞，其行為都和戰爭有關，而字的含義却不一樣。征伐都是大略，羣前有時加一大字，說明

問題也不小。此字在卜辭中常單用（集七六七〇至七七三三片），但是未見先言此而后言征伐

或羣者，蓋此屬於戰爭的細節，行動比較具體。征伐羣是前提，此是成果。

最後賸下的一個問題是，號季子白盤的曰博伐在卜辭中找不到。詩出車曰赫、南仲、薄

伐西戎，又六月曰薄伐狁狁，以奏膚公，曰薄伐狁狁，至于太原，曰則即井廣伐，學者

個字已連結在一起成為一個詞。金文獸鐘曰戰伐，（厥）都曰，兮甲盤曰則即井廣伐，學者

說戰伐、廣伐即博伐（見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卷七，號季子白盤），當是可信的。這些都是

西周後半期的文獻，去卜辭已數百年。這六處博伐都是對異族侵略者講的，必然帶有狠毒的口

氣，可能就是把卜辭的伐此二字倒轉過來，以加重語意。正如學者們說的曰詩常武鋪敦淮濱，

鋪敦即羣戰之例，這關係到語言文字的特點（像單音語，方塊字等）和習慣問題，古代漢

語中也確實有些類似的例子，這里就不想多扯了。

根據以上引用的許多材料，我們可以較多地理解甲骨金文中此字的音義和用法，但是要找

一個現代通行的字直接說此是某字的初文却還有一定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只好沿襲金文編把

戰博當成博字的做法，也讀為博。卜辭此古文研究第六輯一三三——一四〇頁。

劉釗

近，多用於田獵往來之辭。我之曰我，祇作我，決不作我。卜辭我字多接在

動的正，代，事，等動詞后，曰正，曰代，曰事，為征伐行動，曰我，則為征伐行

動的结果，表示征伐后的狀態，指給征伐對象造成傷亡和損失而言。卜辭殷與方國皆可言我。

（卜辭所見殷代的軍事活動，古文研究十六輯一二八頁）

按：字可隸作「𣎵」與「𣎵」有別，而皆與「𣎵」通用。卜辭「亡𣎵」、「亡𣎵」同義。至於與征伐有關之「𣎵」，于先生讀為「敗」是正確的，於卜辭皆能通讀；「敗」既可為「敗」北，亦可為「毀壞」，卜辭兼用此二義。合集六〇五七正辭云：「土方疋于我東畝，𣎵二邑。」此二邑，意為毀壞二邑。至於「敗北」之義，于先生已詳論之。張政烺將卜辭與金文相比較，深入探討其形、音、義及語法之相互聯繫，實足發人深思。唯「牆盤」、「癸鐘」等所載「武王既𣎵殷」，「𣎵」亦當讀為「敗」，古施受本無別。

𣎵
𣎵
𣎵

柯昌濟 「戎疑為勦字，尚書有西伯勦桀篇目。」（殷墟卜辭彙編例證考釋，古文宇研院十六輯一四七頁）

孫海波 「𣎵，佚六〇四。此𣎵之異文。將𣎵之聲符中字倒書。旧釋𣎵，非是。」甲辰卜，崔𣎵勞侯。𣎵（甲骨文編四九一頁）

孫海波 「𣎵，甲二四七。疑𣎵字。」（甲骨文編九四二頁）

孫海波 「𣎵，乙六五三三。疑𣎵字。」（甲骨文編九四九頁）

考古所 「𣎵：羅振玉釋𣎵（《增考》中四六頁），恐非。从此字在卜辭中的用法看，與𣎵相同，文与征，伐相近。」（《小屯南地甲骨八三六頁》）

伍士謙 「至于𣎵，𣎵、𣎵、𣎵等字，羅振玉仍以為𣎵，从𣎵从𣎵，乃古文在字，渾骨文編因之。但从以下例句觀察，却与𣎵、𣎵字含意不同。例：

1. 貞𣎵弗其𣎵黃方（續四·二九·一）
2. 辛丑卜賓貞東羽令以𣎵人伐昌方，𣎵。十三月。（金五二二一）
3. 辛酉卜殷貞……正尼𣎵鼻。（乙四三二七）
4. 壬辰卜殷貞崔𣎵祭（乙三五一七）

戈

非是

此外还有。我们认为此字不是戈之異文，而与此同為一字。例：

他説「声符中倒书，旧释

壬辰卜殷貞雀弗其其其祭三月（乙三五七一）

5. 貞雀其祭方（南滅三〇）

6. 壬子卜貞貞自今日我其其（丙一）

7. 貞貞自五日我弗其其其（丙一）

8. 癸亥卜殷貞我使女其其其（丙一）

9. 癸未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10. 癸巳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11. 癸巳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12. 癸巳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13. 癸巳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14. 癸巳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15. 癸巳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16. 癸巳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17. 癸巳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18. 癸巳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19. 癸巳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20. 癸巳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21. 癸巳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22. 癸巳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23. 癸巳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24. 癸巳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25. 癸巳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26. 癸巳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27. 癸巳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28. 癸巳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29. 癸巳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30. 癸巳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31. 癸巳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32. 癸巳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33. 癸巳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34. 癸巳卜兩貞子商其其其方其（合一七八）

言傷害也。断也。截也。死也。《郑風·將仲子》：「毋折我樹杞。」《箋》：「折，言傷害也。」
礼記祭法：「万物死者皆曰折。」又有曲义，或屈义。礼·玉藻：「折还中矩。」注：「折，曲也。」前汉书：「伍被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卜通 一〇九 桑下）

龜甲獸骨文字卷一抄釋三葉上

一四九頁)

而此之為國族名，卣之為人，則其莫逆于心，頗少爭議。實則不然，此固為國族名者，卣亦間似為人名者，然二字相合，則決非一名一姓。余向疑此應為職官名，卣卷四三葉三片：與卣勿佳王往伐呂，乎多臣伐呂方是王自征治以卣從令。多臣往伐，則不及卣，是王與卣，是王與卣有不可須臾離者，與國語稱衛武公在與必有旅賁，規適合。卣葉師漢漁釋戲，雖當時未敢以為定論，實其說無可易。說文盾下曰：敵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際傳曰：卣盾，象盾形。說文疑更詳其說曰：象盾之用，窺敵至而禦之，其動迅疾，猶與文則易側見形為正視矣。玉从目，疑以為象盾之用，窺敵至而禦之，其動迅疾，猶目眈之開闔也。盾以禦矢石而衛其身，猶目眈之禦塵沙而衛其精也。此說似迂曲未諦。因許氏已明言扞身蔽目，目為身看之特徵，古文字屬身首者，都繪目以示其全，故卣从目，即扞身蔽目之意也。毋為盾，士則無疑為戈，戈與盾正旅賁所守，國語魯語注：旅賁掌執戈盾，夾車而趨，止則持輪，所以備非常、禁災害也。戲字从戈，从盾，即執戈盾夾車之謂。天子曰虎賁，省武訖也；諸侯曰旅賁，禦災害也。一見魯語。虎賁旅賁，名異實同，周禮夏官曰：虎賁氏掌先浚王而趨以卒伍，蓋即今之衛士，王出必隨此於卜辭亦有徵。故王出必以卣相从者，所以為衛也。固疑戲為旅賁之本職而賁為同聲相假，浚起字。殷氏注與賁俱列在十五部，可證。

（遺珠十——十三葉）

唐蘭曰：孫詒讓釋夏，林泰輔釋𣎵，葉玉森讀為國，孫海波承林說。今按：𣎵从𣎵，實非百或看形，卜辭看字作𣎵等形，前人未能識，則夏𣎵之釋俱不足信。孫、葉首於戈，然𣎵形與戈不聯。且卜辭習見𣎵字，自為一獨體字，而非附麗于戈者。孫乃置於附錄，不加解釋，昧於偏旁分析之法，其說自難圓通也。葉玉森又謂𣎵或古盾字，則𣎵即古文戲，其从口者，乃最簡之形，亦非或。今按：𣎵與盾字形亦不類。卜辭有盾字，前人未識。如云：「甲寅卜，元，貞王，明，大示。」前三、二、三、貞，知王自圉，明，大示。」同上，四、明，即盾之本字，當讀為楯，則𣎵非盾可知。余謂𣎵當為害君害之本字，卜辭或以𣎵為地名，陳邦福釋𣎵，大誤。象首有物蓋之，形全文𣎵字於商時彝銘中作𣎵。據古一、二、四九、亞止、冀、界、𣎵。殷大文存下二、亞止、冀、角、𣎵。據古一、二、十五、亞、冀、角。昔人誤為召夫者，其上下從乃，蓋字，周代金文作𣎵，若思者是也。或受為害君，故冀受為𣎵，則害害一字之明證也。散盤、罍亦作𣎵，𣎵字當本作𣎵，即𣎵之異構耳。卜辭之用𣎵字，除地名人名外，其云「多害」、「藏一、一八、二、前六、七、二、後下四、二、九、與」、「多臣」、「多𣎵」等同𣎵字，陰地名人名外，其云「多害」、「藏一、一八、二、前六、七、二、後下四、二、九、與」、「多臣」、「多𣎵」等同疑當讀為奄，奄豎之屬也。割蓋聲近，商蓋即商奄。云：「口寅卜，𣎵，貞，害羊人伐：：：：：。」前微四、六、貞，引害人丰。琳一、二、五、一、疑當讀為掩，方言六「掩取也」。其云：「貞，害牛百。」前

三、二、三、則當讀為割。田既為害及害，則割當為割或裁，其字為說文所無，然後刀之字，古或从戈，如散盤，用矢斃散邑，斃即方言之割，則裁當即割之異文。卜辭割字除人名外，有一例云：「庚辰卜，卜亘，貞斃牛于京。」前六、二、一、二當讀為割牛，則割必以害或害聲無疑。此割人名，卜辭或僅言汴，如：「汴其或葬。」前六、一、一、是汴為國名，裁蓋其國君之名也。一天懷考釋五十一葉下——五十二葉一

孫海波文編舊版十二卷四葉上收此作職。說曰「說文：職，軍戰斷耳也。或从首作職。」此象繫首於戈之形。

孫海波「卜辭屢見割字，東人林太輔釋裁甚是。……詩皇矣：曰攸馘安安。傳曰：職，獲也，不服者殺而馘其左耳。按裁耳，職謂之職，系着亦得謂之職。此从戈从田，有系着之誼，而俘虜之人，固當以手引者，牽之使歸。霸囚之身，非与人數，驅策馴服，若使牛馬然。但存畏懼之心，故臣有屈服之誼。」卜辭文字小記，考古學社社刊第三期五十八頁。

張秉權「汴，在卜辭中，是武丁時代常見的人物，在這版上，却分別地單稱戛（第一辭），或汴（第一〇、一一辭），而且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戛是人名，汴是地名。可是汴戛二字又往往連在一起出現在卜辭中，好像是一個人的名字似的。汴在卜辭中單獨使用時，雖則多數是指地名而言的，但也有時是指人而言的，例如：（勿）乎从臣汴出卅世邑？（乙編六九六）

□戌卜，爭貞：汴乎來？四月。（前七、二八、三）

戛在卜辭中，雖則多數是指人名而言，但有時似乎也可以指地名（或國名），例如：

丙子卜，永貞：王（登）人三千平（伐）戛？（乙編六五八一）

所以我們解釋這一類的名詞之時，如果离开了上下文的意義，就難坐實它指的是人名或地名的，戛在武丁時是一位伯爵：

貞：伯戛執？四月。（天九〇）（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三六五頁）

伍士謙「甲骨文中有一字，實際上是——個字的異形，一是割，二是可。例句如下：

一、貞王从出割。（前一、四七、五）

二、辛巳貞王从出可。（戰三三、一三）

三、甲午賓貞出割啟，王勿从弗其受又。（綴合一九二）

句如下：

丁卯卜王在沚，卜。

虫往沚止昌。

貞于庚午令沚。

貞昌方弗辜沚。

沚，即方，旨方，沚方。沚，像戈下系人首。而口則為罍之簡化。以口作人首，本意刻圓形，

由于刻圓形不便，遂成方形。林泰輔釋，是也。此字在室文中，字形稍有變化，小孟鼎曰：「獲

蘇四千八百又二獸。」獸，季子白盤曰：「獸，戒於王。」小孟鼎之獸為「」，與口互相倒置，號季子白盤

則省口，其實皆獸之形譌。《說文》：「獸，戒於王。」獸，軍戰斷耳也。春秋傳曰：「以為俘職，以耳，或聲。」

獸，或从首。其實，或字已經是可字之訛變。从耳之說，乃后起之義。詩：「大雅，攸馘安。」

今就金文銘辭考審，斷耳之說不可信。應為斷首。例：不戢，簋曰：「女多折首執訊。」師，策簋曰：「折

首執訊。」考甲盤曰：「折首執訊。」號季子白盤曰：「折首五百。」杜注：「折，折耳。」所以甲骨文之「獸」

公，十二年傳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杜注：「折，折耳。」所以甲骨文之「獸」

可，即或，即馘，即職。首耳都是后加的。作首是玉確的。本末可之口，已經錯首，再加首，

踵事增繁，意即重複。从耳則為後起之意。有「割耳」的行動，乃有此字。應是錯誤的。可字与

國字，沒有任何联系。从耳則為後起之意。有「割耳」的行動，乃有此字。應是錯誤的。可字与

骨文考釋六則：古文研究論文集九九頁至一〇〇頁。以音讀為國，這個音應為后起之音。《甲

骨文考釋六則：古文研究論文集九九頁至一〇〇頁。以音讀為國，這個音應為后起之音。《甲

- 四、虫出可啟，我用若。
- 五、貞令出耐歸，月。
- 六、庚午卜令耐歸，若。
- 七、貞王虫出耐从伐印方。
- 八、乙丑卜王虫出耐从伐印方。
- 九、貞王虫出耐从伐印方帝受我又。
- 十、己丑卜貞王虫出耐从伐印方受我又。
- 十一、戊午卜賓貞王从出耐从伐印方受有又。
- 十二、癸酉貞王从出耐从伐印方受有又。
- 十三、癸酉貞王从出耐从伐印方受有又。
- 十四、癸酉貞王从出耐从伐印方受有又。
- 十五、癸酉貞王从出耐从伐印方受有又。
- 十六、癸酉貞王从出耐从伐印方受有又。
- 十七、癸酉貞王从出耐从伐印方受有又。
- 十八、癸酉貞王从出耐从伐印方受有又。
- 十九、癸酉貞王从出耐从伐印方受有又。
- 二十、癸酉貞王从出耐从伐印方受有又。

李孝定

「說文」：「職，軍戰斷耳也。春秋傳曰：『以為俘職。』从耳，或聲。獸，職从首。大雅：『攸

截安，傳曰：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截。魯頌：在泮獻截。箋云：截，所格者之左耳。許書取耳，引司馬法云：載獻職，者耳也。一切經音義曰：生獲斷耳曰截。他經傳注所說略同，並言取耳，惟或言生獲或言殺而取之，異耳。惟字或从首，則古當有殺而取首者矣。契文作𠂔，正象取首繫之於戈之形。古文偏旁多以目代首，从𠂔則𠂔，𠂔上二二一，𠂔下八九，𠂔下四二，字當作𠂔，其作𠂔者亦猶𠂔保之作𠂔，乃文字化之自然結果。唐氏於其古大字學導論一書，詳論所獲者多則事甚不便，故改而取左耳，於是從首之截，遂變為從耳之截。經傳雖多古文之截，而所說則後世之新制也。林義光氏釋惑，於字形懸遠，于氏說截為傳說，於字形無說，均可不辨。葉氏釋截於字形，似為近之。按𠂔从目與𠂔从目固同，然从𠂔無由扞敵之形，且契文自有截字作𠂔，五七九八，則此非截字甚明。字既非截，則金氏旅賁之說不攻自破矣。卜辭截，連文，註國名，截註君名也。唐舉瀾三三三辭言：職，則金氏旅賁之說不攻自破矣。卜辭截，也。至殷文之𠂔，其意與𠂔縣同，其音讀則不可知矣。說季子白盤職作𠂔，其銘云：𠂔，顯于白，壯武于戎，工經維四方，博伐獵，于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趙子白，獻或職于王。孟鼎作𠂔，銘云：獲或職四千八百口二職，至為職字無疑。从𠂔乃戈，𠂔之形安。容氏陸文編十卷五葉上謂是從爪可商，均省。𠂔形亦不从𠂔耳，為小異耳。鼎文从或，已下同小篆矣。一集釋三五四四葉一。

林澐

武丁

「被」比「者」在卜辭中未見明確的稱謂，但可用間接方法推定為聯盟方國。中都沒有對他們身份的稱謂。當然根據日貞：伯或執，四月，日八沃九十一，日甲子卜，其往，皇，貞伯令日八撥二，一三〇，一，都可以推測他們是日伯，或者把撥二，三六三（即南一，六四）

讀成日丁卯，貞：皇，山多方，日則可定望為日方，子翬等入地位頗高，也都參加征伐，但

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武丁卜辭中皇、崔、婦好、子翬等入地位頗高，也都參加征伐，但

從未見到過日王比皇、日王比崔、日王比婦好、日王比子翬，這類記載。而對望乘和望

威，則經常稱日王比望乘、日王比望威，並有明確稱日王自比望乘、日王自比望威，一三三，的

例子。可見在征伐活動中他們和商王是處於對等地位的。所以，把他們理解為商王屬下的將領是不妥的。望，註應該和前茅各類例子一樣，是和商王聯盟的方國名。又如：

癸丑卜，

貞：王比美伐，

貞：王比美伐，

貞：王比美伐，

貞：王比美伐，

貞：王比美伐，

貞：王比美伐，

貞：王比美伐，

貞：王比美伐，

貞：王比美伐，

貞：王比美伐，

貞：王比美伐，

貞：王比美伐，

貞：王比美伐，

貞：王比美伐，

貞：王比美伐，

貞：王比美伐，

貞：王比美伐，

商曾有联盟行动的方国。L (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七七——七八页)

白玉峰 「此字从戈从百，当为戠字。说文戈部：𠂔，戠也；从戈百，读若棘，是也。」

（契文举例校读十六中国文字第五十二册五八五一至五八五二页）

裘锡圭说参心字条下。

裘锡圭说参可字条下。

白川静 参册字条

按：字隸定作戠。諸家所釋，皆未足厭人意。惟釋戠較為近是。卜辭或為人名，未見用作俘賊義者。

戠

𠂔

𠂔

羅振玉 「说文解字：𠂔，戠也。从二戈。周書曰：『𠂔，巧言。』案卜辭从二戈相向，當為戰爭之戰，乃戰之初字。兵刃相接，戰之意昭然可見。訓賊者，乃由戰引申之。贖武無厭，斯為戠矣。」（殷墟中六十九葉上）

柯昌濟 「戠字當通刻字，刻字不見說文。呂氏春秋權勳：『必刻若矣。』始見刻字，當訓為削伐之義。L（殷墟卜辭綜集例証考釋，古文字研究一四九頁）

王襄 「疑即許書所載諄之福文聲字。」（類纂存疑第十二第五十九葉下）

王襄 「戠从二戈相背，疑古戠字。」（盩考索系二十一葉下）

王襄 「古戠字。」（類纂正編第十二第五十六葉下）

考卜辭別有癸字作癸。按此甲殷先祖名。此之異體作癸。王襄氏謂以二戈相背，疑古癸字。予即書曰西伯既戡黎。此予臆說，姑存之。一前釋一卷五十四葉下。

吳其昌

無舌上音，當皆讀若。且此可以經典異文校勘之。禮記曲禮上：「日而行事，則必

踐之。」鄭注：「踐，讀若日。」善，字之誤也。而儀禮既夕禮鄭注則云：「古文禮作膳。」又聘禮鄭

注則云：「古文禮，皆為膳。」可證古文以「癸」為「禮」，「癸」者，實為一字一聲矣。又安陵續曰：「顏

師古注云：「禮，或曰踐。」而一切經音義十一乃云：「禮，古文纏同。」又漢書人表：「安陵續曰：「顏

師古注云：「禮，或曰踐。」而一切經音義十一乃云：「禮，古文纏同。」又漢書人表：「安陵續曰：「顏

師古注云：「禮，或曰踐。」而一切經音義十一乃云：「禮，古文纏同。」又漢書人表：「安陵續曰：「顏

師古注云：「禮，或曰踐。」而一切經音義十一乃云：「禮，古文纏同。」又漢書人表：「安陵續曰：「顏

師古注云：「禮，或曰踐。」而一切經音義十一乃云：「禮，古文纏同。」又漢書人表：「安陵續曰：「顏

師古注云：「禮，或曰踐。」而一切經音義十一乃云：「禮，古文纏同。」又漢書人表：「安陵續曰：「顏

師古注云：「禮，或曰踐。」而一切經音義十一乃云：「禮，古文纏同。」又漢書人表：「安陵續曰：「顏

師古注云：「禮，或曰踐。」而一切經音義十一乃云：「禮，古文纏同。」又漢書人表：「安陵續曰：「顏

師古注云：「禮，或曰踐。」而一切經音義十一乃云：「禮，古文纏同。」又漢書人表：「安陵續曰：「顏

師古注云：「禮，或曰踐。」而一切經音義十一乃云：「禮，古文纏同。」又漢書人表：「安陵續曰：「顏

師古注云：「禮，或曰踐。」而一切經音義十一乃云：「禮，古文纏同。」又漢書人表：「安陵續曰：「顏

郭沫若 說文：「戔，甲，羅未釋。別有戔字（揃、四、三七、五）則釋為戔，……今案戔亦从二戈相向，亦戔字也。戔，甲當即河宣甲，河宣者戔之緩言也。又殷王之名甲者有大甲小甲河宣甲沃甲（片）甲癸甲陽甲（象）甲喙甲祖甲。其于甲日卜祭某甲而合祭某甲者，二甲必相次，所祭者互前，所合祭者在後。今舉其例於次：曰甲申，祭祖甲，喙甲（見前六九片）曰甲午，崇喙甲（揃）癸甲（見前一五片）曰甲口，崇小甲（揃）大甲（見下二一三片）所祭二甲均先後相次。今言「口戔甲揃小甲」，又下一七八片「祭戔甲揃日小甲」，戔甲與小甲為次，亦正當於河宣甲也。又與卜壬每同見於一片，卜壬即外壬，外壬之次為河宣甲，世亦相次也。」（卜通四十一葉上）

朱芳圃 按上揭奇字，象兩戈並植形，當為桓之初文。說文木部：「桓，亭郵表也。从木，亘聲。」戴侗曰：「柱之植立者曰桓。雙植以為門者謂之桓門，亦謂和門，亦謂華表。桓和，華一聲也。……古者諸侯之葬植桓楹，冢中為廬以縣率下棺。天子之葬，斷石為碑以為廬。記曰：「公室視丰碑，三家視桓楹。」後人效之，因刻碑為以志墓，謂之桓碑也。」（六書故）徐灝曰：「按雙植為門謂之桓門。公之命圭珠為二柱，故曰桓圭。因之四植者亦謂之桓，特立者亦謂之桓矣。」按戴、徐二說，與字形亦相類之相應，非之為桓，可無疑矣。再從音理證之，殷王有名河宣甲者，卜辭作戔甲，非即河宣之合音。是戔為桓之初文，不僅形義相符，音亦吻合無間。」（殷周文字釋叢卷中第七十七葉）

陳邦懷 說文：「戔，亂也。……福文作戔。戔注：「兩國相違，舉戈相鬪，亂之意。」考卜辭皆作二戈相鬪，疑是戔之初字。舉戈相向，即為戔之象。羅參事釋戔，又謂為戔之初字，似近迂曲。」（小篆二十四葉）

李孝定 說文：「戔，戔也，从二戈，周書曰：「戔，巧言。」契文作上出諸形。戔甲字多作戔揃、一、九、三戔甲、二、十、十一、第一形从二戈並立微異，第二形亦从二戈相向，與它文作「」者同。惟它文二戈相向而上下連書，此則二戈相向一例一正而左右並列為異耳。相向而左右並列者皆與「甲」字連文，為殷先王名，蓋故為此異形以示別耳。王郭兩氏於二形並釋為戔是也。葉氏釋戔於字形懸遠，其說非是。陳氏釋戔相向而上下連書者亦非。契文別有戔字作「」，乃从二戰相向于戈相如有戔之意。福文誤重戔為「」或耳。戰或古文形近陳氏釋此為戔雖未妥，然戔字固相近也。羅氏說字義甚是。辭云：「饗供人三千乎戔。」揃、六、三八、四、貞勿乎戔昌方。揃、二、五、十四、均有戔賊之意，與伐意近。又云：「丁丑王卜貞今因出九畜獲林象侯弓口尤累二勝余其从口戔亡左相差左。」

也與尤意近自下上口受冬不音我因口大邑商亡先在口。前、四、三七、五、當亦用其本義。或又為人名

辭云「戔來」記二二二一。戔來八。記二七七四，是也。金文作戔伯戔盤戔伯戔盂均兩戈並列。
（集釋三七九一葉）

按：字當釋戔。說文訓「戔」為「賊」。段玉裁注云：「此與殘音義皆同，故殘用以會意。今則殘行而戔廢矣。篇韻皆云傷也。朱駿聲通訓定聲謂戔「即殘字之古文」；王筠句讀謂「殘者戔之累增」，其說並是。

林二·五·一四「戔」，弓手戔古方，乃翦伐之義。校官碑「禽姦戔猾」，朱駿聲以為假作「翦」。實則「戔」自有賊傷之義，不必以通假為言。
卜辭「戔」亦為人名。先祖名「戔甲」即「河宣甲」。

戊 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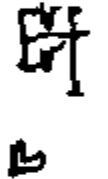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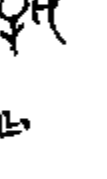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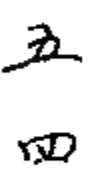

孫治讓「戊字多作卅，或作卅。金文子孫父戊觚作戊，戊戌卅壽作戊，與此略同。」
（舉例上一葉上）

吳其昌「戊字父戊盂作卅，吉父戊壽卅，允卅作戊，且戊鼎作戊，皆象斧形。」
（金文名彙疏證兵部篇）

葉玉森「按卅亦古兵。繫）瓶形外向，爰作戊，其鋒乃平，與戊上之口口口口形，戊上之口形並異。依左氏傳戡成乃二物，戡為斧形，宜若可信。然卅上之口，則非斧象也。」
（前釋一卷五十二葉下）

郭沫若「戊象斧鉞之形，蓋即戡之古文。許書曰戡，戊也。从戊亦聲。段注云：「伏雅曰：「干戈戡揚」，一葉出公劉首章。傳云：「戡，斧也。揚，鉞也。」依左傳戡小於戊，揚乃為戊名。左傳「戡成和莖」，文公受之，一葉在昭十五年。戡成之為二物，許則混言之耳。案戡小於戊，說也是也。古音戡同左出部，故知戊即是戡，十二支之戊則戊也，金文有文均作戊，較之戊形，實為大小之別。」
（一軍研釋千支九葉下）

而言，只有此种石鐮刀具有兩孔。因此歲字上之二小點，只有此种石鐮刀，堪供表示。如此歲字係指此种石鐮刀，則一刀問題，皆當就石鐮刀為中心，提供解答。同時釋為歲字，但此歲字係專指收割禾麥而言。故此殺牲祭神之事，不能發生意義。因此歲字誠可以年字指禾之成熟，歲字指禾之收割，二者固同時之事也。若甲骨文時形之歲字為以石鐮刀為主所組成，而用於刈割禾麥者，則斷形之歲字亦易於詮釋，蓋兩足形正表示刈割時行徧田野，此亦歷來解釋難通之處也。（古文試釋，石史考索研究所集刊四十本五十一頁）

衛斯「甲骨文中的歲字作」（徐一·一）或「（湖二二三五）形，象鉞或斧斷人的雙腳之慘狀。甲骨文中有一「」字，作「」（乙四五四九）形，象用鉞或斧砍向牛头的樣子。一以甲骨文材料中看商代的「」字，中原文物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五九頁）

按：此乃「歲」之異構。參見2429「歲」字條。

𡗗

按：字从「戌」从「月」，當隸作「𡗗」。釋作「歲月」之「月」或「歲月」之「歲」，皆不可據。

合集三三八三辭云：

「貞，王垂易伯蕤𡗗；貞，王垂易伯蕤𡗗；貞，王勿永𡗗，侯告。」

皆為動詞。

𡗗

按：英一七七〇辭云：

「知婦軒子于子虞。」

為人名，其或用為動詞者，其義不詳。

戊

按：合集一九九五辭云：「乙卯卜，用豕二母二戊。」當為「戊」字之異構。

歲

羅振玉「从步戌聲。說文解字作戌聲。卜辭中又有計字，亦作計。以歲字例之，當為歲月之本字。作月者，日月之本字。然卜辭中凡某月已借用日月之月，而罕用本字之聲矣。」（殷粹中六葉下）

孫詒讓「計……疑即戌字反文。說文戌部。戌，大斧也。从戈，聲。金文說季子白盤作戌，與此相近。」（舉例下十九葉下）

王襄「計，古歲字。續文。」（籀考歲時一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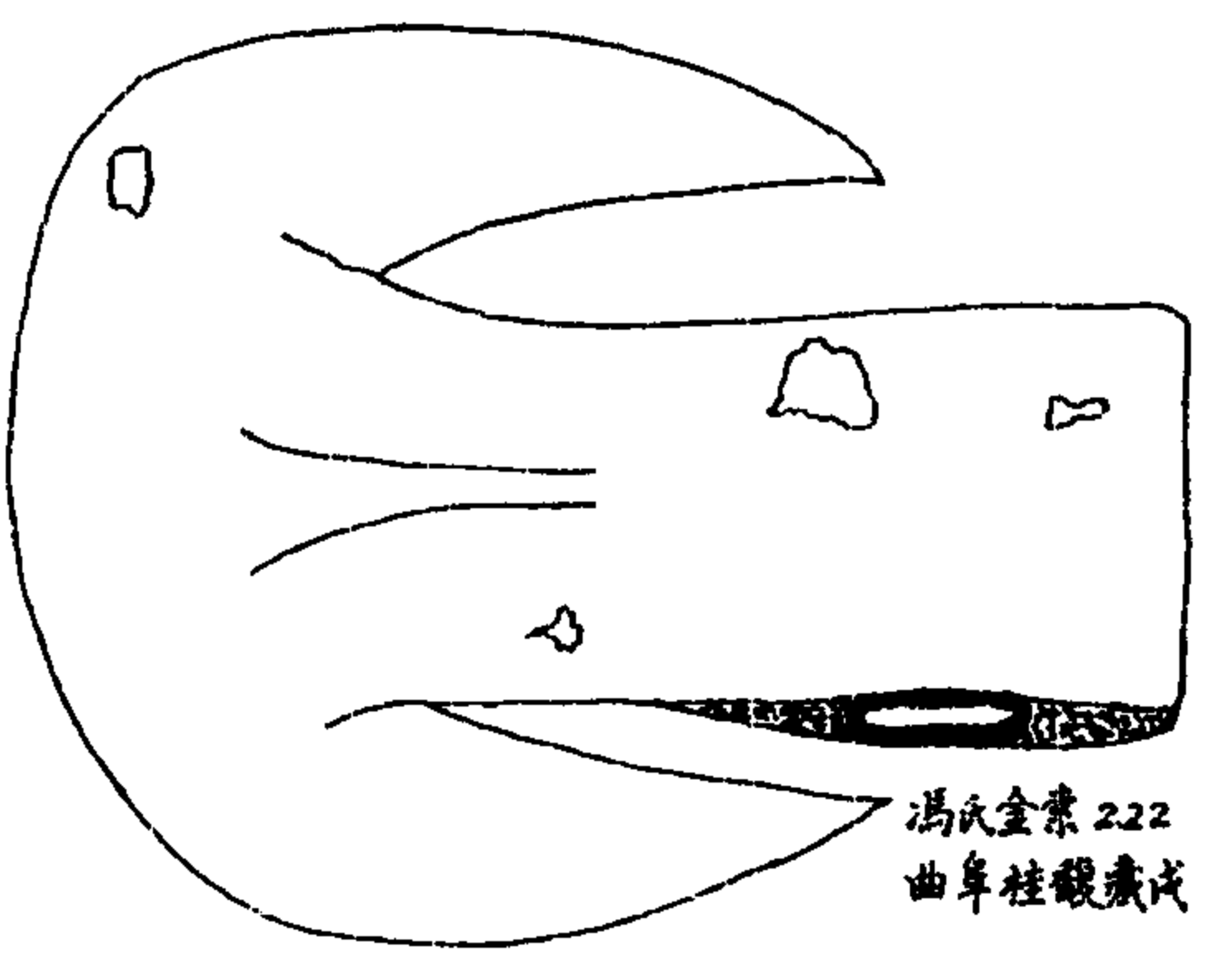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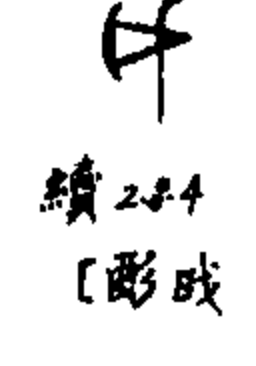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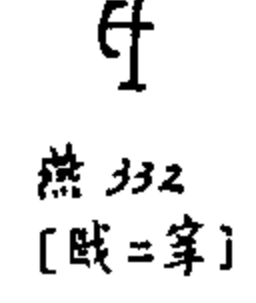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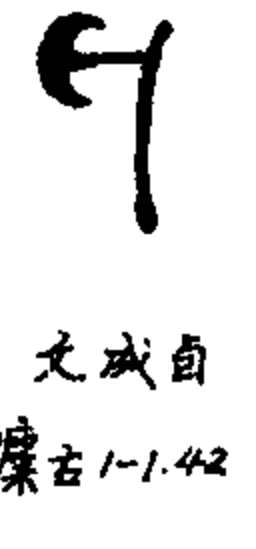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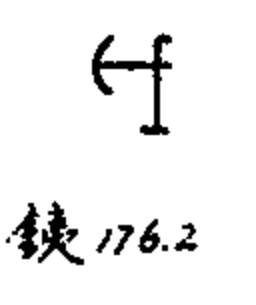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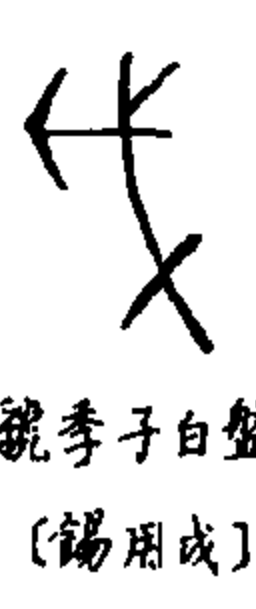
王襄「古歲字。計歲之續文。」（籀室殷契類纂第六葉）

葉玉森「最疑計為古文戌，二小點象戌上二牙，臆說未敢自信，惟卜辭固有从戌从步之歲作計。祭名之計凡數十見，乃無一作計者。且他辭云「丙戌卜行貞王賓父丁」計殺亡口。」「（後上十九）」「丙午卜父丁」計一宰。」「（一）似月計為一祭名。或二祭名。如月計，月里，一禮。月禱，月裁例。若釋為月歲，既為月祭，又曰歲祭，似覺未安。」「（前釋卷一第十四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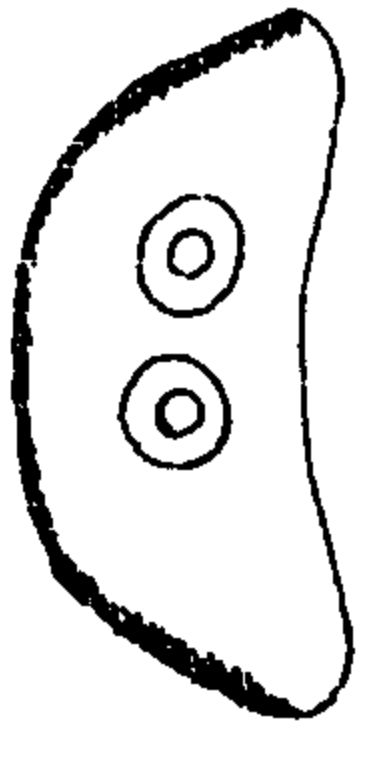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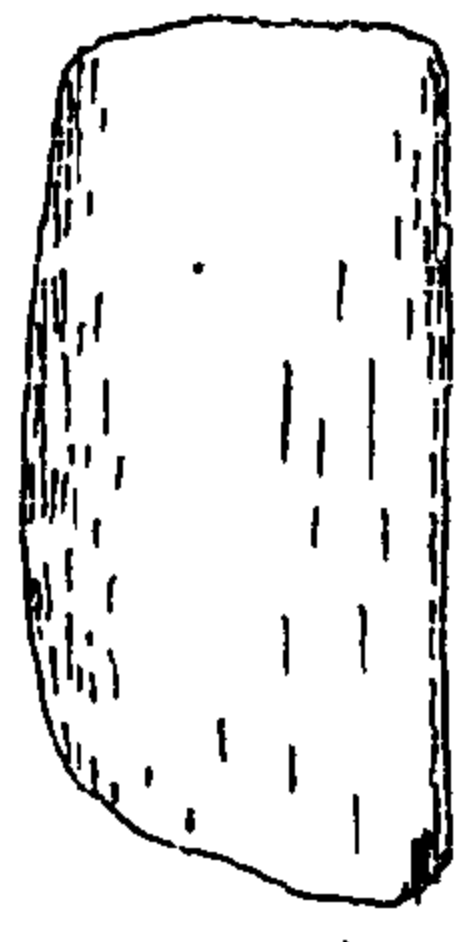
吳其昌「計者，殷代祭名之一也。其原始之本義，乃斧鉞之象形也。其字形本作下列各狀，取與殷虛殘拓物及傳世古戌相比勘，愈見其摹繪之維肖。」

亦為殺，不容疑矣。孟刀刑為卯，戌刑為戌也。故此云：祖乙戌者，謂戌牲以祭祖乙也。
 卅，卯十牛。一，謂刑一雜色牛也。尤明顯者，曰：戌牛，卯牛對舉，卯義為殺，則戌義之
 刑一父牛也。曰：戌羊，一雜色牛也。尤明顯者，曰：戌牛，卯牛對舉，卯義為殺，則戌義之
 此皆曰戌。義為刑牲之確證也。曰：戌牡，一雜色牛也。尤明顯者，曰：戌牛，卯牛對舉，卯義為殺，則戌義之
 一，二，滴四〇一，謂刑一雜色牛也。尤明顯者，曰：戌牛，卯牛對舉，卯義為殺，則戌義之
 三，宰一，滴一，四〇五，後一，九七，燕三三二，曰：戌小宰，一，續一九四，一，此錄有誤，一，滴五五六九，謂
 一，八二，又二二二，又二二二，淋一，一五，曰：戌三牛，一，後一，一九一三，曰：戌宰，一，續一
 四八三，曰：戌二牛，一，續二二七，曰：戌三牛，一，後一，一九一三，曰：戌宰，一，續一
 詞而可以確知無疑者。卜辭曰：戌牛，一，續一，一五，曰：戌三牛，一，後一，一九一三，曰：戌宰，一，續一
 戰，之本義既為斧鉞，象形，斧鉞可以刑牲，故「戌」字引申之義為刑牲。此徵之以卜辭羣
 戰，之本義既為斧鉞，象形，斧鉞可以刑牲，故「戌」字引申之義為刑牲。此徵之以卜辭羣

更以金文諸「戌」字相比勘，亦是澄契文之「戌」與金文之「戌」，二字實同出於一源，皆為
 古初斧鉞寫照耳。



錢 3.167.2 前 8.3.7 錢 6.169.2 商 309 燕 493



旺
續 13.2

旺
續 13.2

戌
商 32

戌
林 1.20.3

本新城新歲反對此說，謂必先有年歲字。然後舉以名諸木星。故其解歲字，乃謂先有木星名歲，然後始有年歲之歲。日戌，成十一月也。由十一月至十一月，故為一歲。一見東洋天文學史研究九卷。以此說不博。

士之特見，此出發點尚大有問題，且古人並無以十二辰紀月之事。一說詳釋支干篇。戊寅，可值。古文屢見歲字，均不以戌作歲。一見公通。用歲用政。一見陳獻堂。立事歲。公啟月。戊寅，庚申賞。一見國差。主事歲。成。丁亥。一見陳獻堂。立事歲。公啟月。戊寅，庚申。

子未子。答。一見。立。歲。樓月。丙午。一見。辭有歲字。允二見。辛未。口午。餘。一見。辭。一見。辭。第上例按之。曰戌聲。之說雅尚有可商。然因歲字無疑也。云。此可證殷代已有歲字。惟惜此

卜辭殘闕過甚，不能明定為何義。第一例第三行之。曰午月鉉辛未。第四行亦見。曰辛未。字。其明證也。則第一

以下辭記月鉉之恒例推之。當為。庚午月鉉辛未。第。四行亦見。曰辛未。字。其明證也。則第一

行。曰。午歲。口。字。亦當為。庚午。歲。口。云。於同一片中紀月鉉。且同是一日之事。則第一

口。云。或係紀歲星之交。因於一夕之中有月鉉與歲異。現象。故曰王固。王固者。卜

以稽疑也。然僅此殘缺之一例。自不敢過於意斷；且歲字。義除年歲與歲星而外。尚有當得推

論者。其一。毛公鼎之歲字：錫女姁。用歲用政。孫同柏讀為。錫汝茲朕所用。錢。政。讀

為征。又讀為正。一見從古堂。廿九葉。吳大澂釋以為弁。讀為然。一見憲齋集。古錄。孫治讓

周禮。太文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即用歲用政。之義。一見憲齋集。古錄。孫治讓

讀為為。太文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即用歲用政。之義。一見憲齋集。古錄。孫治讓

今按三家說以徐馬迺是。吳孫皆非也。號季子白盤有。錫用戌用政。一征。一見古籍拾遺卷下

家所謂錫斧鉞。專征伐之意。一中略。鼎。用歲用政。即用戌用政也。一中郭說朕字一段。即禮

略。要之以乃古兵字。鼎言。錫汝茲兵。正與。用歲用政。相呼應。一中略。知以之為兵。則

知歲之尤當為戌。其二。子未子釜歲字：此釜歲字作。以國差。陳猷釜例之。自是歲字無疑

但此不从步作而作二點。余以為此乃戌字。別擇也。古戌之存世者於斧身之中央部每設一圓孔

揆其意殆於不用時以便懸掛於壁。以其處乃重心所在。設孔懸掛。則無飄搖墜落之患也。點即

此圓孔之象形。強而二者。蓋左右遙視之。故或二也。是則子未子釜乃用戌為歲。其三。丁卯

斧之歲字：周金文存有丁卯斧。原題鑄庚斧。見卷六第一。一葉。器藏吳興周氏云。銘凡六字：

三行：左二字曰。中一字曰。豐。一鐫。右三字曰。歲。丁卯。鄒安讀為。歲。丁卯。禱。侯。目

謂。末字疑作字。又文。又謂。是器以支干紀歲。與齊國佐壙同例。古器稀見。按此未得其讀

說自疑。漢以前無以支干紀歲事。一詳見釋支干篇。古器中有疑似之例。如阮元以宋政和權

器之甲午盬為秦器。孫治讓已辨之。一見古籍拾遺附政和權器考。一國差。鑄之。國差主事歲成。丁

考一若本作者據孫枝改一以延年壽。殆所謂歲祭也。洛誥有一事，與此等文例全同：戊辰王
祝並形近而誤。墨子明鬼篇引古文，其詞多至不可勝數。凡此均足證歲字之古，且歲星
歲字之成，子明鬼篇引古文，其詞多至不可勝數。凡此均足證歲字之古，且歲星
為時載，唐虞夏本屬神話傳說時代，其詞多至不可勝數。凡此均足證歲字之古，且歲星
虞日載，唐虞夏本屬神話傳說時代，其詞多至不可勝數。凡此均足證歲字之古，且歲星
於黃道附近，十二標準點，以觀察之，使用兩字，始於夏代，曰：「歲從一辰而成歲，故歲星，古人即
由歲星再尊乳而為年歲字，其所存國，則不可伐，而歲星之運行，約十有二年，而歲星，古人即
主伐，天官書云：「其所存國，則不可伐，而歲星之運行，約十有二年，而歲星，古人即
生天樞，彗星天樞，天樞，除彗而外，歲星之運行，約十有二年，而歲星，古人即
之符微，即示其威，嚴則可以怖之，意一史記天官書：「歲星之運行，約十有二年，而歲星，古人即
以王，卿士，師尹，庶民，配歲，在日月之上，下，文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此尊星
則知歲即歲星，而居於首位，在日月之上，下，文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此尊星
五紀，鄭注：「五帝，蒼曰：「聖威仰，蒼帝即木星，名曰：「歷數，歲，月，日，與星辰並列，而在歷數之外，
宗伯亦若明時無常，古人甚神異視之，意無從，歲星而後，始有年歲字，因用戌以表歲，意與歲
說，如無歲？曰：「既知歲本戌，因用戌為年歲字，則必先有歲星，而後始有年歲字，因用戌以表歲，意與歲
星字，孰先？曰：「既知歲本戌，因用戌為年歲字，則必先有歲星，而後始有年歲字，因用戌以表歲，意與歲
也，僅由象形文字為會意字，而己通，故以步，以人喻，字，無是例也，然如左，右，二，足，是則二，形，一，豈，之
異，圓孔以備掛置，故其左右上下而隔裂之，古人造字，無是例也，然如左，右，二，足，是則二，形，一，豈，之
不應置左，右，二，足，形於戌，戌，本，同部，凡同部，字，均可用也，此器為斧，而銘：「以歲，乃所請，是又
更有進者，則歲與戌，古本，一，字，也，許謂：「歲字，從步，羅亦因之，然如歲，果以步者，則當作歲，若城，意
歲，戌，通用，乃紀日之干支，當讀為，國，惟已辨之，句，一，見，觀，月，丁亥，其日，自許，瀚，誤，讀，歲，戌，同，為
一，丁卯，蓋銘文，乃右行，說傳，王，國，惟已辨之，句，一，見，觀，月，丁亥，其日，自許，瀚，誤，讀，歲，戌，同，為
句，故有支干紀歲，說傳，王，國，惟已辨之，句，一，見，觀，月，丁亥，其日，自許，瀚，誤，讀，歲，戌，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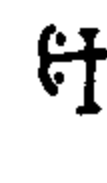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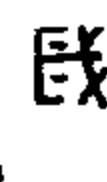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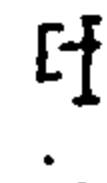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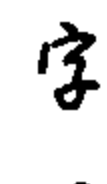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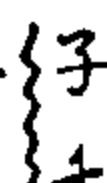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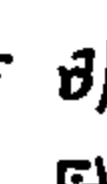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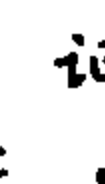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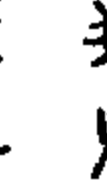
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此與卜辭可為互證者也。祭名曰歲者，殆因一歲舉行一次而然。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日祭於祖考，月薦於高曾，時嘗及二桃，歲格及壇。」年一格，終禘及郊宗石室。此以日、月、時、歲對言，則格當歲行。終疑是十二歲。禮家謂三：「卜辭歲祭之有月繫者，凡若干事，一、中略。綜上所述，余之所見可得數端：一、歲或古本一字；二、古人專視歲星，以戊為之，符微以表示其威靈，故歲星名歲；三、由歲星之歲始，尊孔為年歲字；四、入後歲與戊始分化而為二。一甲研第一卷釋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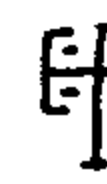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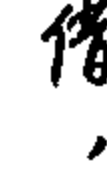
孫海波：「卜辭紀年之法用祀，與爾雅之說同。然亦有稱歲者，劉氏（劉晦之）所藏有一版文云：『癸丑卜貞今歲受年弘吉在八月佳王八祀。』則此歲字確為年歲之歲無疑。一、考古五期四十八葉。」


孫海波：「郭沫若定為歲字，其說頗確。今歲受年，是歲已用為年歲字，首爾雅謂年歲字，使用始於夏代。曰：『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卜辭有稱王十祀，有稱今年，有稱今歲，是祀、年、歲三字已為殷人紀年之通稱矣。一、文錄釋文三五葉。」

饒宗頤：「庚子卜，喜貞：歲，由王祝。一、簠室貞類六。一、卜喜貞：一歲其。一、庫方一三一八。按右辭言：『歲由王祝。』或言：『歲也。』此類。歲字，一向目為祭名。陳夢家謂周祭即由歲祭所演變，一綜述葉四五。一、然何以謂之歲祭？其義未明。考周人之祭，有直祭、索祭、之別。郊特牲云：『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枋。』鄭注直祭云：『謂薦熟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為也。直，正也。祭以孰為正，則血腥之屬。又云：『索，求神也。』廟門曰枋，謂之枋者，以于繹祭名也。疏謂：『祭以薦熟為正，言薦熟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于主，若儀禮沙渚，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是也。卜辭於王賓下，每繫祭名，其云：『王賓，羽日則祭。』王賓，歲者，即正祭；歲為薦歲事，皆正祭也。其云：『王賓，羽日則祭。』王賓，羽日則祭。于明日繹祭，乃索祭也。禮器云：『設祭于堂，為枋乎外。』正祭在堂內，求諸通，其禮隆；而繹祭于門外，則求諸遠，其禮簡。此二者之大較也。是殷人之歲祭，即薦歲事；正祭矣。一、通考一〇二五——一〇二六葉。」

饒宗頤：「庚申卜，大貞：歲祝。一、誠齋二二四。按殷人言歲祭甚繁，蓋占歲之豐歉。」

于省吾 一 甲骨文岁字作、、、、等形。孙诒让释成（举例下一九）。叶玉森谓曰卜辞之，疑即古象形戚字。（沉六）。郭沫若同志谓：曰斧身中央每设一圆孔，以便悬挂于壁。点而二者，盖左右透视也。（甲研释岁）唐兰同志谓：曰增点为廷饰，无意义。（天考二七）容庚同志谓：曰子木子釜，伐字当释为岁，卜辞正同。（甲骨文之发见及其考释）按容说是也。但亦未说明从二点之由来。至于叶说似是而非。叶氏谓二点为戚上之二小孔，以幼衣戚之二小孔为证。幼衣戚见周金文存卷六之一一六页，幼衣二字正在纳袂处，系伪刻。其近于纳袂处有二孔，所以缚绳，去斧刃较速。且既已纳袂，无以见孔。叶说之失，自不待言。郭谓为斧身中央之圆孔，以便悬挂于壁，亦非。斧与袂偈句中矩，其重心不在斧身中央，且自侧面视之，安能一孔上下并见邪？唐谓增点为廷饰，亦不可据。近年米出士之高器斧钺（例如古铜器粹华七册九六页）屡见。其润刃处作弧形，有类于近世武术家所用之月牙斧，其上下刃尾卷曲迴抱。由是可知，字上下二点，即表示斧刃上下尾端迴曲中之透空处，其无点者，乃省文也。然则古文字有赖于古器物形制之佐证而后可以明确其构形本原者，此即其一也。（释戡，甲骨文字释林六七至六八页）

陈炜湛 一 岁年纪：这是一组关于纪年的同义词。岁作、，乃斧钺之形，前人论之甚详，解释虽略有分歧，但对于岁作纪年用之属偈借，则无异辞。年亦为人负禾之形，禾熟为有年，禾一熟为一年，是为义之引申。祀作、，象人跪于示前有所祈禱之状，与祝字寓意相同，卜辞多用此本义，然常偈以纪年，称唯王若干祀，晚期卜辞多有之。此三词音义各异，皆因偈借或引申，成了一组同义词。试观以下辞例：


贞：其于十岁雪出正？（金五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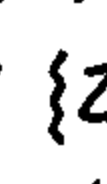
癸卯卜，争贞：今岁商受年？（契四九三）

今岁我不其受年？在口，十二月。（文录五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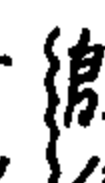
庚申卜，出贞：今岁商不至兹商？二月。（文录六八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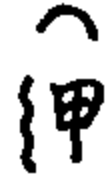
口亥卜，口贞：受禾今岁？（甲二五一）

癸丑卜，贞：今岁亡大水？（金二七七）

辛巳卜，亘贞：来岁受年？贞：来岁不其受年？（乙六八八一）

戊寅贞：来岁大邑受禾？在六月卜。（邲三三九·五）

口口卜，殷贞：今来岁我不其受年？（殷綴一〇九）

癸丑卜，贞：二岁其出福？（甲二九六一）

从上引完整卜辞看，凡称今岁、来岁、今来岁者多属关于年禾的占卜。此类卜辞绝不称祀。

可證到乙辛時代為止，歲、年與祀三者有別。……在卜辭中，歲既不作紀時的年歲解，亦不作歲星解（辭例從略）。（綜述二二三——二二四）

陳夢家「以歲為一年，當是較晚之事，它最初當是季。淮南子時則篇記春夏季三季迎歲，秋、迎秋，然則歲與秋皆指一季，這裏的歲和卜辭的歲雖不全同，然而近似的。至於卜辭之歲究竟是三個月或六個月，則限於材料，未能一定。」（綜述二二八）

按：甲骨文歲字本象斧戍形，與戍同源。後以用各有當以致分化。卜辭歲字用法有：

一，「今歲」、「來歲」

此類歲字相當於左傳哀十六年「如望歲焉」之歲，杜注：「年穀也。」指一個收穫季節言之。與卜辭之「年」、「祀」之時間概念有區別，可參見陳夢家的論述。至於此一收穫季節究竟是三個月或六個月，尚無可考。

二，歲為割

廣韻釋割為割。在卜辭為殺牲之法，其所「歲」者多為牛或宰，其次為羊或宰。亦有以人為牲者。如：

「戕羌卅，卯三宰，葡一牛，于宗用，八月。」（林二·三·一一）

三，歲用為祭名

引伸之，此種用牲之法以祭先祖之祭名亦謂之「戕」。在卜辭中，用牲之法與祭名每每無別，如「戕、伐、俎、沈、埋」等均見。乙、辛卜辭，多簡稱為「王方歲亡尤」，不言所用牲之名稱，其从步作「𠂔」者，較罕見，辭均殘泐，用義不明。

奴
𠂔

洋一六二有「𠂔」字，郭沫若隸定作「𠂔」，謂：「殆戕之省。」（羣考一四九葉背）按其說可

按：饒宗頤「戕即戕，疑讀為械。說文：「械，宗廟奏械樂。」玉篇云：「械，夏樂章名。」按：械夏為九夏之一，見周禮鍾師。周禮分各代，樂以祭祀，此則奏械樂以侑雨也。」（通考七八五葉）

戒

按：字从「戈」，从「又」，或當是「戒」之省。參見「戒」字條。

陳夢家
廟祭祫樂。L

「戒」之本意有兩說，一為持戈警戒，一為持戈而舞。即祫之本字。《說文》：「祫，宗廟祭祫樂。」（《謝與郊十葉二行載清華學報卅周年紀念刊》）

于省吾
謂句福于妣辛也。L

「戒應讀作詩」以介眉壽。L介，二字聲韻並同。亦通作句。《戒禱于妣辛》。《駢枝四十葉上二行》

郭沫若

「戒者祫之省。《說文》：「祫，宗廟祭祫樂。」（《卜通二三葉背六三片釋文》）

严一萍

「戒字於卜辭，有多義。董理之，一曰諭也。」

十八、□戒取宁

乙六五七

《書大禹謨》：「戒之用休。」注：「諭也。」。本条卜辭虽殘，然以諭訓戒，較之以戒為方國者，於義為安。

一曰誠也。《說文》：「誠，教也。」。《小雅釋言》：「教，謹也。」

十九、于羣戒音

屯乙七六六

羣有戮伐之義，戮伐而戒音响，犹偷襲之師，啣枚疾走，不便故人警覺也。

二十、乙巳卜不戒先

屯甲二八七四

《說文》：「戒，警也。」。《方言》：「戒，备也。」。本版卜辭，居万里《甲編考釋》以孙詒讓說釋矣，而曰「於此，未詳何義。」

一曰祫樂也

二十一、庚寅卜允貞由執戒福于匕辛

珠三六三、卜六三同

《通纂釋之曰：

戒者，祫之省。《說文》：「祫，宗廟祭祫樂。」

又殷契萃編：

二十二、丁酉卜其乎呂多方小子小臣

此戒字作𠄎，考釋以為「戒之省」是也。別有「乙五。七四片曰：

二十三日，乙亥卜內。二月廿五日。惟辭不完，未詳所指。《續釋戒》中國文字第五卷一九二五頁至一九二六頁）

饒宗頤 「庚寅卜，何貞：貞克戒，禱于妣辛。」（遺珠三六三）戒禱者，祭之前戒告其事。《周禮·天官》：「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大司寇》云：「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通考》一〇八九葉）

嚴一萍 「殷契拾掇二編一二九版有緯曰：

先圖 乙酉

「戒」字初見，前此未有著录。案即說文「从升持戈」之戒字。《中國文字第四卷第十六冊一八五三頁）

李孝定 「說文：『戒，警也。从升持戈，以戒不虞。』又凡部「𠄎，擊蹠也。从凡，从戈，讀若蹠。」古文偏旁从𠄎从凡每得通用，戒、𠄎當本一字，後始分衍為二。《警也》當為𠄎，𠄎則別一義也。卜辭戒、𠄎二字義均不明，辭云「丁卯卜，𠄎」，𠄎編二一〇。《貞御》𠄎子癸，𠄎一五一二。《戒似為人名。《庚寅卜，何貞：貞克戒，禱于妣辛。》郭讀戒為械，其說或可。《戒取字》乙六五七二字，且卜辭戒二形亦未見有顯著相同，辭例可以證為一字，仍以許例分收為二較合。至收後二形以為說文所無字，則偶未察耳。金文作𠄎，戒、𠄎或專老，𠄎齊、𠄎庚、𠄎與契文同。《集釋》〇七九三葉）

伍士謙 「甲骨文尚有一个𠄎字。例句如下：

庚寅卜，何貞：東執其福於妣辛。（遺三六三）

乙酉𠄎。（綴二一九二）

𠄎取寧。（乙六五七）

似不切。暫存疑。《甲骨文字考釋》古文文字研究論文集八五頁）

2432

或 𠄎

按：釋或可信。有當是或之省。卜辭文多殘缺，用義不明。與𠄎字形義俱乖，不得混同。

2433

或 𠄎

按：甲三一四三「乙未卜王其」，从戈从己。

王表

「疑或字」。（類纂存疑第十二第五十九葉下）

2434

或 𠄎

按：南明二〇〇有或字，从戈从亘聲。前六·六〇·一形體不類。辭殘，用義不詳。

2435

或 𠄎

按：字从「戈」从「酉」，在卜辭為祭名。

2436

𠄎

按：合集三〇九四六辭云：「東入」，或彫，王受有祐。為祭名，當與2434之或為同字。

按：合集二二〇四三辭云：

「丁未」：不征時，翌庚戌；
丁未卜，其征時，翌庚戌。
為方國名。

2437

𠄎

按：字不从羽。合集二三五三四辭云：
「大貞，令子奠」。
為人名。

2438

賤

按：字从「戈」从「貝」，隸可作「賤」。辭殘，其義不詳。

2439

戌

羅振玉：「卜辭中戌字象戌形，與戌殆是一字。古金文戌字亦多作戌，仍未失戌形。說文解字作戌，云：『从戌含一。』於是與戌乃離為二矣。」（殷辭中四葉下）

孫詒讓：「戌多作𠄎，或作𠄎。金文頌鼎作戌，師虎敦作戌，並與𠄎相近。」（澤例上二葉上）

葉玉森：「卜辭戌作𠄎，上繫〇〇〇〇形，戌字則繫𠄎𠄎𠄎形，與戌形迥別，形殊義異，文自不同，羅氏謂戌戌一字，高待商榷。予疑戌古威字，大雅：『于戈威揚』，傳云：『威，斧也。』卜辭威字正象斧鋒，高平直。商氏類編中載一體作𠄎，形微近弧，仍為斧形。後人或以戌為文名所擅，乃別造威字。」（前釋一卷七葉上）

成

王襄

「古成字。」

（類纂正編第十四第六十三葉下）

屈萬里

「从丁，不从口，乃成字，非成字。」

（渾釋四一九葉三三〇四地二辭釋文）

陳夢家

「說文戊部成字从戊丁聲，西周全文則从戊丁聲。卜辭口耳之口作「日」，丙丁之丁作「日」，兩者是有分別的。成戊之「成」从戊从口，成湯之「成」从戊從丁，有此分別，則我們向來猶疑不定的人名成，纔得解決。成與先王所處的地位跟大乙、唐所處的完全一致，由此可知大乙、成、唐並是一人，即湯。大乙是廟諱而唐是私名，成則可能是生稱的美名，成唐猶之武湯。」（綜述四一一——四一二葉）

屈萬里

「成」，師田父尊，史頌殷成字均為此作；類纂（正一四）釋成，是也。」（渾

編考釋一〇五葉）

李孝定

「說文」成就也从戊丁聲。成古文成从午「」此从戊从丁，金文亦从戊从「」是金大丁作「」為交篆从戊者蓋形譌也。契文成作「」其別至微，說詳二卷成字條下。又叢寫定成字條時常引「一、四、三、辭」辭云「出于成出于大丁出于大甲出于且乙」謂成之祀典與先王比隆，此諦審是辭第三文作「」實乃成而非成，成地位正與大乙相當，陳氏之說是也。金文作「」頌果成頌蓋成「」喜夫克果頌格伯蓋蓋从戊从「」。惟沈兒鍾作「成」，从戊从丁，而於丁字下垂長畫中看一點此例古大多有狀似从午，為許書古文所本。又許敬參殷虛書存真九十葉云「」字从戊从「」午與許書成之古文作「成」从午者正同，當是成之古文。按契文成均从戊無戊者，許氏所引未見注明出處，當是戊午二字合文，作成字也。」（集釋四二五八葉）

陳初生

「說文十四下：「成，就也。从戊丁聲。辟，古文成，从午。」成字甲骨文作「成」，金文作「成」，成、成，从戊从「」。一為棒杆之形。沈兒鍾作「成」，與說文古文同。」（商周古文字讀本四〇八頁）

按：陳夢家論「成」、「成」之別，謂「成」與「大乙」、「唐」並是一人，即「湯」，其說是

減 戔

正確的。但謂成「可能是生稱的美名」則不可據。卜辭或稱「成」，或稱「唐」，「成唐」無連言者。或「成」，或「唐」，與籍作「湯」，並為音假。殷商先王均以天干為廟號。由於商湯始有天下，地位獨尊。如根據張光直商王廟號新考之理論，「可能是不同之世系爭以為宗主。故或稱「大乙」，或稱「成」，或稱「唐」。「成」為「丁」系，「唐」為「庚」系。自祖甲卜辭以後，統稱為「大乙」，或稱「成」，或稱「唐」。「成」為「丁」，「唐」為「庚」，皆為地名，而「成唐」之「成」皆作「成」，無作「唐」者。

陳夢家「說文歲字從戔得聲，卜辭歲從戔與戔字稍異，古或許是一。戔當是澣水。戰國策楚策一：「澣水入淮處立今五河縣，臨淮關之東北。」（綜述三〇六——三〇七葉）澣音同。澣水入淮處立今五河縣，臨淮關之東北。水經注的澣水即澣水，亦即今世的澣水。澣

按：字从「水」，从「戔」，隸可作「戔」。英二五六四辭云：王步于戔，亡。為地名。

戔 戔

孫海波「後編卷下第二十四頁三版：日貞丁宗口戔亡句。日戔字商承祚先生釋益戊二字合文，竊疑當是盛字。說文：日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从皿成聲。金文曾伯簋作盛，右修鼎作盛，並从皿从成省，与此同。此外加四点作「者」，示盛黍稷以祀，丰满外溢之意。文曰日貞丁宗口盛，盛亦祭名，殆盛黍稷以祀之札歟。」（卜辭文字小記，考古學社社刊第三期六十四頁）

孫海波「商釋益戊二字合文，竊疑當是盛字，从皿从成省，與金文同。許訓：黍稷在器中以祀也。此从「示」黍稷豐滿外溢之形。」（考古學社社刊考古三期六十四頁）

李孝定「孫氏釋此為威可以，惟謂此以示泰履豐滿外溢之形，以附會許說，則似有可商。竊疑威之形，值為滿與益同值。此殆象水外溢之形，威為形聲，益則為會意耳。辭去貞，丁宗曰威亡勾，後下二四三，其義不明。金文作威，曾伯簋威，史克匜威，盛車蓋威，以威省，與祭文同。」（集釋一七〇五葉）

按：釋威不可據。字不從成，不得謂從成聲。所據金刻，皆春秋以後器，可證威字較晚出。合集二六七六四辭云：「壬申卜，出貞，丁賓尸威，亡勾？」為祭名。

咸

孫詒讓「此當是咸字，說文口部：『咸，皆也，悉也，从口从戌。戌，悉也。』此戌作叶，與日名正合。金文貉子自作叶，父甲鼎作叶，亦與此相類。」（舉例下十九葉）

羅振玉「伊尹，咸戌之名，茲但舉一字曰伊曰咸。又白虎通姓名篇：『臣名亦得甲乙生日名子，殷有巫咸有祖己也。』王氏能義述聞云：『巫咸今文作巫戌，白虎通用今文高書故與古文不同。後人但知古文之作咸，而不知今文之作戌。故戌為咸耳。』今卜辭有咸戌，殆即巫咸矣。」（殷釋上十三葉下）

羅振玉「說文解字：『咸，皆也，悉也，从口从戌。戌，悉也。』卜辭與古金文及海內篇皆从戌。」（殷釋中五十七葉下）

葉玉森「咸為巫咸亦即咸戌，宜若可信。酒誥以咸湯咸並舉，卜辭中國有此文例。如去：『癸酉卜貞大乙伊其曰。』後上二三：『伊即伊尹伊，與大乙亦並舉，可證酒誥之咸湯咸為咸湯與巫咸，陳氏之說信也。』（前釋第一卷三十九葉背）

吳其昌「咸者，在卜辭又作『咸戌』，猶一四三、五、又、一、四三、六、漸藏三六。而在經典群籍，則或作『巫咸』，或作『巫戌』矣。以卜辭考之，則巫咸曾下及祖乙同時，卜辭有云：『丁亥卜貞翌戌，按原脫『子』字用三大子咸，酒于且乙。』其明証也。且曾更下及而与且辛同時，卜辭有云：『貞出于咸，今御于且辛。』（二、三、一）

其明証也。按經典皆以巫咸為大戊時人，而上舉二片卜辭及本片乃以「咸」為且乙且辛時人，而說不同者，致太平御覽卷八十三引史記曰：「帝仲丁在位十一年，帝外壬在位一十五年，帝河亶甲在位九年，帝祖乙在位十九年，是自大戊至于且辛，中間相距，凡五十四年，巫咸但須中壽，即可上下相逮，是御覽所徵之古逸史記，必先秦故書，遠有端緒，而昇漢人牛腹玉杯之書矣。」

至于巫咸史獻之見於經籍者：一見于周書君奭，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今文尚書作「巫戊」。王引之經義述聞四有詳辨，疏釋于下。咸，片：馬融注曰：「伊陟，男巫也。名咸。」二見于書序，咸乂篇。畧：三見于史記殷本紀：「帝大戊立，伊陟為相，咸乂五見于封禪書。畧：六見于秦祖楚文，作咸艾。四見于史記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殷商巫咸，殷之巫也。」八見于呂覽勿躬：「巫咸作筮。」九見于世本作篇，十見于說文巫部，並云：「巫咸初作巫。」

此外又雜見于莊子逸篇御覽五三。引山海經海外西經，大荒西經，白虎通姓名，滿衡言毒卜辭相符。而王逸以謂咸在殷中宗時，尤必為夙昔相傳之古說。尚書家僉以大戊為中宗，但卜辭則明有中宗且乙之文，一、一四、六、則咸字為殷中宗祖乙之臣，頗疑咸為殷中宗，其說甚古，但后人已不知殷中宗為誰，第見君奭篇中記大戊時之有巫咸也，遂忖度所謂殷中宗者即大戊矣。故遽誤以咸為中宗耳。由卜辭觀之，則似咸為中宗祖乙之臣，遂忖度所至帝大戊，然不過始起之時耳，而其大部作主之時則固在中宗祖乙世矣。封禪書且明云：「湯八世至帝大戊，巫咸之興自此始。」可以楚辭注及卜辭相昭應而互証矣。一殷虛書契解詁第七四七六頁。

吳其昌「咸字，須成礎形，殷作𠩺，又癸尊作𠩺，咸口鼎作𠩺，又癸尊作𠩺，又甲鼎作𠩺，其後礎形之，衍成咸口，於是咸形雖顯，而礎義遂湮。由今考之，咸為一成一礎相連之形，正猶奢殷之吉作吉，亦象一斧一礎相連之形耳。一成一礎相連，是可以殺也，故咸之本義為殺。書君奭，咸劉厥敵，又使周書克殷解，則咸劉商王付，咸劉連文，其義皆殺也。觀也，釋詁文，劉也，我邊，咸公，杜注，劉殺也，皆可證。」（金文名彙疏證其昌編）

陳邦懷「書序」云：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史記殷本紀云：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儀曰：二書稱巫咸為咸，是隆羅參事之說。又按尚書「酒誥」：自咸湯成至于帝乙，咸王畏相，偽孔傳云：從湯至帝乙中間，王猶保咸其王道，亦即巫咸。相之臣不敢為非，考酒誥以咸與殷王並舉者，以其治王家有成。君喪之曰：巫咸又王家，是也。所謂成王者，指咸湯至于帝乙中間之王也。所謂畏相者，專指咸而言也。如偽孔說：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咸其王道，則句中不須咸字文義已足。（拾遺十四至十五葉）

饒宗頤「通考」一四八葉：「咸」即「巫咸」，書君喪：「巫咸又王家」，書序作「咸又四篇」，但稱曰「咸」。

饒宗頤「咸」即尚書君喪之巫咸，白虎通姓氏篇作巫戊，卜辭亦作咸戊，茲單稱咸。近陳夢家改讀从口从戊之字為咸，謂即咸湯之咸，與从口之咸聲為二名。然咸湯省稱曰咸，古籍至證，茲仍舊說。（巴黎所見甲骨錄一四葉）

張秉權「至於咸，則又像上帝一樣可以讓大甲和下乙賓于咸」，可見咸在殷人心目中的地位，似乎次於帝而又比大甲和下乙更高一层，譬如乙編二九七七：

父乙賓于祖乙？
父乙不賓于祖乙？

在世系上，祖乙的地位比父乙為高，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以前，人們總以為咸就是殷代的賢臣巫咸，只有胡厚宣氏曾經認為他是殷代的「先公先王」，但在同一篇文章里，又認為他是却把卜辭中的「咸」字，分解為从「丁」的「咸」和从「口」的「咸」字，以為「咸」是巫咸，「咸」是成湯（注二）。但是成湯，這種說法，雖則新奇，但是根據一些零星碎片而主論的，不能解釋所有的卜辭，譬如：「咸」在這一版上，咸是从口的，但是如果把他當作巫咸，那就錯了，他的地位應該是相當於一個先王，世次則在下乙和大甲之前的大乙（成湯）（說詳圖版參攷考釋）我們知道卜辭中如「咸」等字所以的「咸」，有時就作「口」（丁）形，口口二形相近，原就容易相混，而且在下辭中，「咸」和「口」有好幾種不同的寫法，亦是常事，譬如這一版上的賓字，就有二種不同的寫法，圖版叁壹至叁伍那一套腹甲中的賓字，又有另二種的寫法，這四種不同的形體，在意义上，沒有兩樣，都是「賓」字，所以元須也不必將它們分解為四個字的。明乎此，則咸字的不必強分从口与从「丁」也說元須多加說明的了。（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六九頁）

(注一) 見卜辭下乙說第八頁及第四頁。
(注二) 見殷虛卜辭綜述二〇四一一。

張秉叔

「在第一一九一辭中，明明白白地記載着咸是五示日之中的一示，他的世次，在大丁以前，上甲以后。而在這二人中間的先公先王，有報乙，報丙，報丁，示壬，示癸，大乙（成湯，唐）等六人，其中祇有大乙是先王，而且是開國的元首，其餘五人則為先公，在這六人之中，誰最有資格，相當於咸呢？我們知道咸是和大甲，下乙一樣地，賓于上帝，而且在大甲賓于咸，和日下乙賓于咸，咸的時候，他的地位依然代替了上帝，至少他的地位是高於大甲和下乙的，這由日下文乙賓于祖乙，及日下文乙不賓于祖乙，（乙編八九六，二九七七）等辭可以証明。有時，他和太宗大甲一樣，可以有威力，保我田。」

□□（卜），方貞：大甲保「我」田？
貞：咸（保）我田？（乙編六三八九）

有時，又和祖乙一樣，可以令王害病
王疾不佳咸？
王疾不佳祖乙？（乙編三九八七十三九九一）

而且卜辭所載對於咸的祀典，亦非常隆重，今略舉數例如下：

- (一) 乙亥卜，爭貞：奉于咸十牛？（前一·四四·二）
- (二) 辛亥卜，爭貞：今來乙卯出于咸十牛？（乙編四七六一）
- (三) 貞：今日出于咸三牛？（乙編二三〇七）
- (四) 丁亥卜，貞：今日用三豕于咸？
丁亥卜，于羽戊用三豕于咸？（契一一）
- (五) 丁丑卜，今來乙酉出于咸五宰？七月。（續一·四八·三）
- (六) 出于咸卅代？（乙編六〇四三）
- (七) 彤酒于咸？（獸一·一三·一七）
- (八) 貞：出于自咸宰？（通五二五）
- (九) 戊戌卜，殷貞：由咸先酒？（乙編一九〇四）
- (十) 戊申卜，殷貞：由咸余奉于咸允若？（粹四二六）
- (十一) 甲辰（卜），（王），羽乙已夙于咸一羊？（佚八四九）
- (十二) 甲午卜，爭貞：王賓咸日？（乙編七五二〇）
- (十三) 自咸告至于丁？

勿告？（本編圖版貳叁考釋，插圖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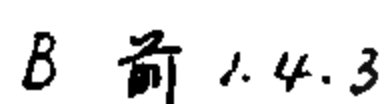
(十四) 貞：出勿自咸？（后上九·九）

大乙（成湯，唐）辟如：

牲？
 未卜，
 奉鬯上甲，
 大乙，
 大丁，
 大甲，
 大庚，
 大戊，
 中丁，
 祖乙，
 祖辛，
 祖丁十示率

祖丁率[□]申卜，[□]从，辛酉[□]自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戊，中丁，祖乙，祖辛，

這是一塊胛骨上的三條卜辭，是卜問十示的合祭，除了上甲（侯九八六）而外，其餘的都是先王，都是以大



乙承接上甲的，其中第二条以大庚承大戊，与其余两条不同，大概是契刻者的筆誤，所以次序顛倒了，像這一类顛倒次序的錯誤，在卜辭中，也是常有的現象，譬如：

就是誤將大甲放在大乙的前面了，卜辭固然是研究殷代文化最直接的資料，但是材料的本身，有時也不免會有若干錯誤的，所以我們在引用卜辭時，也和引用其他的古書一樣，先要下一番校刊的功夫，從這幾條卜辭中的世系，可以看出五示中的咸，正相當於大乙（唐）。現在我們再看看卜辭中，其他的三示或五示合祭的情形：

那些日 三示：□亥卜，貞：□三示知大乙，大甲，祖乙五宰？（洪九一七）
 反証五示中的咸是先王，是大乙，而不是先王，是臣巫咸。况且巫咸在大戊之世，与本版及乙編五三
 三卜辞的世次也不相合，金文有咸文乙鼎，鼎的时代虽不能十分确定，但其称咸文乙吉曰
 倒是頗堪玩味的。又詛楚文：『丕显大神王咸』，則称咸為王，又礼記缁衣篇引尚書逸文尹吉曰
 惟尹躬及湯咸，有宣德也，假使我们不照傳統的断句法，而在咸字断句，則湯咸豈不成
 一个名词而和成湯，成唐，咸文乙等一样？不过这些旁证，却没有卜辞自身的证据来得直接而
 有力，本版就是一个最有力的直接例证。（殷虛文字兩編考釋第七二——七五頁）

李孝定
亦稱咸戊。前一四三五辭云。貞出于咸戊。甲編二六四辭云。丁未卜廷出咸戊。是也。即經籍
所見之巫咸。亦稱巫戊者。蓋咸戊稱咸自出得單稱戊。巫。則其職官之稱。巫咸。巫戊。非今古文之
異也。咸戊為殷之元臣。故其祀典與先王比隆。前一四三辭云。出于咸。出于大丁。出于大甲。出于
且乙。注可隆。又後下十八九辭云。貞成大甲。亦咸與先王並舉。可與酒誥相發明。卜辭又有
計字。以戊。以丁。當粹成。辭云。乙亥卜。爭貞求于成。十牛。前二癸酉卜。出于成。六月。前一四口
貞出卜。口成。口宰。後九。口酒于成。甲。二當即殷之先王咸湯。卜辭稱唐。亦稱成也。友人張秉權
兄見告。丙編四一。片辭云。翌乙酉。出伐于五示。上甲成。一。時。大丁。大甲。且乙。成。位置在上甲之
後。大丁之前。自非咸湯莫屬也。咸之與成。一以口。梁文作。口。一以丁。梁文作。口。系文
之別甚著。而卜辭之別甚微。宜加明辨也。金文作。咸。什。歸。大。成。大。置。成。史。獸。成。王。成。咸。公。
蓋咸國差錯。

（注）前一四三辭字作。計。似是从丁。若然。則字當粹成。與丙編四一。所紀世次相同。至
後下十八九。一辭。則確是咸與大甲並稱也。一。集釋。三七二葉。

趙誠「成」，甲骨文寫作「𠄎」，構形不明。卜辭用作副詞，表示完成，有「日盡」、「日皆

成伐，亦雨。」（兩二〇九）——全都進行了伐祭，仍然下雨。孤立起來看，成和既似乎完全一樣。如果參看它們用在同一條辭里的情况就能感到它們之間的差別：「丙申卜，設貞：來乙巳酉下乙。王固曰：『既，佳出希。』其出設。乙巳酉，明雨，伐既兩，成伐亦雨。故卯鳥呈。」（兩二〇七）——既僅表示完成；成不僅表示完成，而且還表示全部。（甲骨文堂詞探案，古文研究第十五輯二八二頁）

按：甲骨文成字从戌从口，與小篆同。許慎以為「成」字从「戌」是「戌」，悉也，實屬牽強之說。徐灝已辨之甚詳。徐鍇改為从口戌聲。朱駿聲曾疑為成之本字，認為「字从二口，猶俗憾之从二心；俗蕃之从二日；俗燃之从二大；俗捧之从二手；俗剪之从二刀也」。這些都是非常卓越的見解。吳其昌以口為磬形，非是。「成」乃「戌」之孳乳分化字，增「口」以示區別，與「唐」諸字同。

辭云：「成」為舊臣名，亦稱「成」，當即典籍的巫成。在商代祀典中，地位甚為尊崇。卜

「成方于帝」

「大甲方于成」

「下乙方于成」

其地位當不在伊尹之下。陳夢家區別「成」、「成」兩字是正確的。「成」指「湯」，卜辭稱「唐」，亦稱「大乙」。

卜辭「成伐亦雨」合四八一、乙六六六四，此成字當如說文訓「皆」，訓「悉」。

𦏧

𦏧

𦏧

𦏧

𦏧

𦏧，是宗顯。𦏧字从戌从糸，象束絲形。殆「幾」之本字。幾原从糸，後乃从𦏧，如「𦏧」作「𦏧」，是其比。隸定應作「𦏧」，此字習見，為用姓名，即「幾」也。《周禮·大司馬》：「凡幾珎沈辜。」字亦作「𦏧」及「𦏧」。（通考一四二——一四三葉）

張秉叔「𦍋」字不識，楷寫為𦍋，羅振玉以為二字之人名（註一），郭氏以為是動詞，且與柴𦍋諸字為近（註二），按郭說近是，這的確是一個與祭祀有关的字，譬如：

𦍋于東？

勿𦍋于東？

貞：𦍋于南？

勿𦍋于南？

貞：𦍋于西北？

勿𦍋于西北？（乙編四七三三）

𦍋于西南帝介卯？

勿𦍋西南？（丙編四四）

等卜辭

都是关于四方祭祀，又如：

己丑卜，設貞：𦍋于丘商？四月

貞：勿𦍋𦍋于丘商？（乙編五二六五）

等卜辭都是关于都邑的祭祀，又如：

貞：𦍋于王亥十牛？（乙編七一六一）

貞：𦍋于王天？（前一·四五·三）

勿𦍋于大甲？（粹一五八）

勿𦍋于黃尹？（丙編七五）

等卜辭都是关于先祖及先賢的祭祀，所以說它與柴𦍋等字的性質相近，亦无可。《殷虛文字

丙編考釋第二五五——二五六頁）

（註一）見殷虛書契考釋增訂本上P·一一

（註二）見卜辭通纂考釋P·六九

于省吾說參《不字系下》。

按：字从「束」从「戌」，隸可作「𦍋」，卜辭皆為祭名。

𦍋

為地名。

按：合集一〇五一正辭云：
「貞，翌涉于缺」
翌勿涉于缺」

戚

𠂔

𠂔

𠂔

姚孝遂 肖丁說𠂔參𠂔字条下。

姚孝遂

肖丁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郭沫若先生

《粹考》

疑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粹考》

7

真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粹考》

20

真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粹考》

20

真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考釋

四頁

考古所

「𠂔

疑即𠂔之异构。

「𠂔

疑即𠂔之异构。

「𠂔

疑即𠂔之异构。

「𠂔

疑即𠂔之异构。

「𠂔

疑即𠂔之异构。

「𠂔

疑即𠂔之异构。

「𠂔

疑即𠂔之异构。

「𠂔

疑即𠂔之异构。

「𠂔

疑即𠂔之异构。

林沅

「甲

骨

文

中

有

一

𠂔

字

，

郭沫若

殷契粹編

釋作戚。

該字又作𠂔

，

𠂔

，

𠂔

，

郭沫若把該字釋為戚，並未說明理由，故未得到公認。孫海波甲骨文編修訂時，該字仍歸于附錄。而金祥恒續甲骨文編竟將該字混到于戌字條內。島邦男殷墟卜辭類編則將𠂔與𠂔分別

為二字，均缺釋。

林已奈夫在中國殷周時代的武器一書中，舉出了安陽侯家庄一〇〇一號墓出土的一種商代

玉器

——

兩側有

齒形

扉

接的

鉞形

器

（見圖一）

，

與

𠂔

，

𠂔

的字形加以比較，認為這兩個

甲骨文的字形正是這種鉞形器裝柄後的形象（見該書一五三——一五四頁）。這個意見無疑是

很正確的。小屯南地新出的一版卜辭中該字作𠂔，象形性最顯。從象鉞形的戌字有𠂔、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等不同寫法的存在，可証實𠂔、𠂔、𠂔、𠂔是同一個字，確象一種有齒柄的鉞形器。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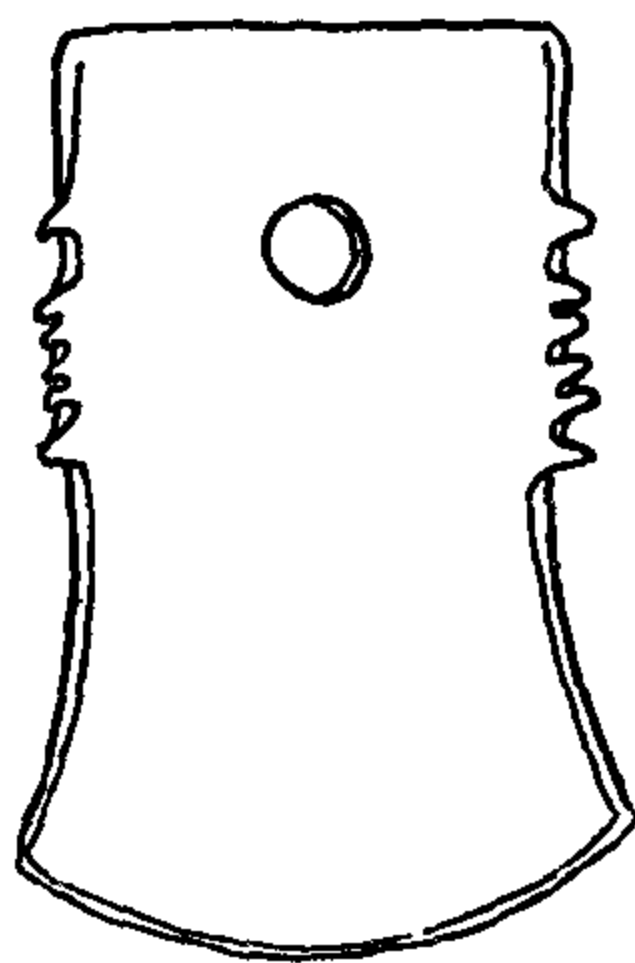
取象于器物的象形字，如果器物名是已知的，这个字也就可以认识了。这种两侧有出牙形扉棱的钺形器，吴大澂《古玉图考》著录过（见图二），被吴大澂定名为“玉戚”（见该书九五页）。这倒是和郭沫若把“𠄎”字释为“戚”暗合的。然而，吴大澂把这种玉器定名为“戚”，并没有很坚强的证据。他所谈的理由只是“曰朱干玉戚，见于《礼记·乐记》”。干戚并称，皆言舞器也。说文：戚，戍也。《诗》公刘：戚，斧也。是谓之乐，干戚旋以舞，见《乐记》。干戚并称，我们也许可以把两侧不带出牙的钺形玉器以及任何玉质斧形器都称为玉戚。但吴大澂的定名在古器物研究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时的考古报告中往往把两侧有出的钺形器定名为戚，且不限于玉制品。这虽然似乎已经成了习惯，约宝书成的一种惯例，夏鼐先生在近时发表的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一文中却批评说：“曰两侧射出出牙状扉棱的戚，吴大澂称之为戚，实际上这是没有根据的。”（考古八三年五期，四六二页）林巳奈夫在中国殷周时代的武器中把两侧有出牙状的钺形器称为“钺戚”。然而他对戚的理解是一种小型的钺（见该书一三三页），凡尺寸较小的钺均定为戚，与有无出牙状饰无关。所以才在“戚”上加形旁词曰钺。来书称有出牙状饰者。当然，钺大戚小是段玉裁注说文时就采用的说法，历来颇有影响，但这种见解只能说明古籍中有美戚钺的地述和训释没有直接矛盾之处，也是缺乏任何积极证据的。

既然在商周时代究竟什么样的器物叫做戚尚无定论，单靠“𠄎”字的形体和两侧有出牙状的钺形器作对比，并不能最后解决该字的识读问题。

但是，在比甲骨文晚的文字中，我们发现字形上和“𠄎”字有承袭关系的字。东周时代的诅楚文中有一幽刺款，其“𠄎”一语，元代周伯琦《诅楚文音释》读为“幽刺款戚”。按“𠄎”字又见于诅楚文，文中有一幽输盟款，其“𠄎”一语，显然是约字的异构。郭沫若《诅楚文考释》认为“𠄎”字从女，与上文“亲仰”之“亲”迥然有别。又认为“𠄎”应是或字，或或为戚，字本作戚。《说文解字》：“戚，𠄎即暗中缢杀之亲迹，迥然有别。”此说子白盘折首三百，换讯五十，是以先行，桓之子白，献或于王，作戚与此形近。由此之下，幽约款，即暗中缢杀之亲迹，迥然有别。实际上一，实际上，亲仰之亲与戚戚之亲义本有别，在此区别很发达的战周时代，是完全可以有不同写法的。在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后古佚书中，曰不戚不亲，之戚作戚，曰迁



圖一



圖二

于兄弟，戚也。之戚作戚。所以，祖楚文之曰幽约亲戚，当读为曰幽约亲戚，而无疑。故下文接言曰拘圉其叔父置者（诸）冥室榘榘之中，即幽约亲戚的具体事例之一。在文字逐渐由图象向符号转变的过程中，不少图形部分都被简化为单线条。例如，原象戚首形的王、王之间化为王、王。又如原象双部有出之斧钺的珪、珪，在两种子卜辞（即「子组卜辞」）和历组卜辞中均简化为珪。由此类推，则珪、珪、珪，珪演化为戚是完全合理的。故由已知戚之为戚，可反推珪、珪、珪，珪确是戚字。

甲骨文中的戚字有如下几种辞例：

（1）重丝戈用？

重丝戚用？

（屯南二一九四）

（2）乙弱戚戚，其雨？

于丁亥奏戚，不雨？

丁弱奏戚，其雨？

（粹一五四六）
（合集三一〇三六）

（3）……「雨」？

重戚奏？

（安四B一八二六，即合集三一〇二七）

（4）重戚庸用？

（屯南一五〇一）

（5）□亥，贞：陟大知于高……

「戚」？

（抚续二〇，即合集三四二八七）

（6）□□，贞：陟大知于高且……

「戚」？

（抚续七，即合集三四二八六）

（7）□「亥」，贞：陟……

「戚」？

（宁沪一·五九二，即合集三四四〇〇）

其中第（1）条中之戚，与戈对贞，看来是指一种武器名称而言。（2）、（3）两条于戚均言曰奏□，且与卜雨相关。第（4）条戚、庸并举，而它辞亦称奏庸（如南四六八四、甲六四一）。裘锡圭认为卜辞中的庸是指一种乐器。故戚有可指又指一种乐器。吕氏春秋仲夏纪：「命乐师修鞀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等笙簧篪，协钟磬祝敔，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乐。」淮南子时则训也有相似的记载，都是把戚和其他舞蹈道具及各种乐器并举，而用于祀神、求雨。可推测商代已有执干戚之乐舞而名曰戚。吕氏春秋贵直所言殷人有曰干戚之音，殆非虚语。（5）至（7）条当为同辞异刻，可以互相补足。全辞应是曰□亥，贞：陟大知于高祖王亥以戚□，至于是以戚这种器物为献祭品，还是献奏戚舞，尚难断言。

由于从字形演变和辞例验证这两方面可以确定甲骨文中的「戚」、「珪」是戚字，则历来一直未能弄清的戚钺之别的问题，就得到了一个解答：戚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钺，即两侧有出

王襄 「古戊字。許說斧也。」（類纂正編第十卷第五十六葉下）
葉玉森 「戊乃國名，疑越省。」（鈞沈二葉下）

饒宗頤 「按『戊』亦稱『戊方』。續編二二一一一。又有『西戊』。一經述引招庵三一六云：『：：：伐西戊：：：余其比：：：』戊即『越』。供周書世俘解：『呂他命伐越，戲方。』即殷之『越』。春秋桓元年：『及鄭伯盟于越。』杜注：『越，近垂地名。』垂為衛地，又宣八年傳亦有越。春秋大事表云：『越在山東曹縣，此殆古之東越，與此之為西越別。』（通考一九六一一九七葉）

許敬參 「戊即殷臣傳說。」（考古三期八八期）

李孝定 「戊為單體象形，羅說是也。字立卜辭為方國之名，蓋人名。葉渭疑越省。按金文吳越字但作戊，以者伊鐘。佳越十有九年。字作戊，越王才作戊，越王制作戊，又从邑作越。越王制作是國名之越，古但作戊。後以其為方國之名，故又增从邑作戊，及後治以度越字為之，非古文省作戊也。其為人名者許氏以為即傳說，待考。金文作戊，又與戊，號季子白盤。」（集釋三七九五葉）

屈萬里 「戊，方國之名；蓋殷之諸侯。：：：逸周書世俘篇：『呂他命伐越，戲方。』朱右曾集訓校釋云：『越，未詳。春秋桓公元年：『公及鄭伯盟于越。』杜注：『越，近垂地名。』注又云：『垂，大丘，衛地。疑卜辭之戊，即逸周書世俘篇及春秋桓公元年之越，其地在衛；於殷時蓋近畿之國也。』」（甲編考釋二八一葉）

按：吳大澂說文古編補云：『古戊象形字。立戊尊作戊，許慎說戊斧也。今所傳古戊或作月形，或作半月形，此象半月形也。』說文割裂戊字以為形聲，非是。卜辭為人名，亦為方國名。

我 𠄎 𠄎 𠄎 𠄎

羅振玉 「說文解字我从我从手。手或說古垂字，一曰古殺字。古文作我。孟鼎作我與此同。知許書古文作我者，乃由我傳寫之謬矣。」（殷釋七十一葉下）

王國維 「我字疑象兵器形，訓余為借義。」（引朱芳圃甲骨學文字編十二卷八葉）

葉玉森 「按卜辭：『我，從戈，从手。』疑象是形。甲骨文字卷二第十五葉：『我，殷虛卜辭第四百三十一版之卅，其是形亦為出，並與商尊空白是形之出相似。填實之則成『我』，是形尤顯。』變作『我』，已為漢人妄作。然以『我』則誤是形為手形，與許書古文近，又變作『我』，則愈為誤矣。予既斷定我之戈上為足形，乃妄推其誼。疑是形物乃戈上附看之兵，為成戎類，而有銘錄五，若趾。『我』象三趾，舉三以概五。猶出（止）亦象三指，其音當與我近，乃假借為訓予之我。猶篆文『我』本行之初文，『我』象形，『予』象引之然。予行古音同，乃假借為訓我之予也。」（前釋一卷六十五葉上）

王襄 「說文解字：『我，施身自謂也。或說我，頃頓也。』從戈，从手。手，古文垂字。一曰古文殺字。古文作『我』。按許書古文垂作『垂』，古文殺作『殺』，皆與『我』之偏旁易，殺字第三古文『我』，其偏旁又及易與古文『我』之偏旁勿近。契文之『我』，從戈，从手，或从多。孟鼎作『我』，師案敦作『我』，皆與契文類。疑古文『我』由戈嬗變而來，所以之多象古戈內末三垂之形，三垂之形，三垂乃戈之飾，字作『我』，和。古戈世傳有加飾者，即上文所引與金書或琿鏤器形面者皆似之。器，春秋昭公元年左氏傳：『執戈者前矣之戈是，不加飾者，為出刺之器。』春秋文公二年左氏傳：『狼聘取戈以斬囚』之戈是。故金文戈字有『我』，『我』二体，契文作『我』，『我』亦一証。『古文流變臆說』四二——四三頁）

孫海波 「說文：『我，施身自謂也。或說我，頃頓也。』以頃頓義為長，卜辭及金文我象主戈之形，有頃頓意。以我之字為俄職均有頃頓義，是我本值當訓頃戈，段而為名謂字也。」（考古

孫海波 「說文：『我，施身自謂也。或說我，頃頓也。』從戈，从手。手，古文垂字，一曰古文殺字。卜辭作『我』（前二·十六·二）『我』（三·三十·三）『我』（後上十三·四）金文作『我』（孟鼎）『我』（召卣）『我』（散氏盤）『我』（叔向盤），並象頓戈之形，而用為自謂之辭，殊費說解。此字以形言之，以說傾頓也之義為長。『我』乃主戈之形，『我』為頓戈之器。周書曰：『我，爾戈，主爾手。』『我』稱戈主手，有頃頓之義。再証以『我』之字：俄頃即頃矣，有頃頓小止意。『我』，馬搖頭也，搖頭亦傾俄。是我本值當訓頃戈，浸假而為名謂字，徒取其聲，非表其義。許君不察，訓為『我』，施身自謂，『我』胥失之矣。」（卜辭文字小記，考古學社社刊第三期五十五頁）

八旬 饒宗頤
儀封人曰儀。丁丑卜，韋貞：吏人于我。續編五一六七。此我謂地名。或讀我為滿語
自殷：我地得名。他辭云：丁丑卜，韋貞：吏人于我。續編五一六七。此我謂地名。或讀我為滿語
五三 存甲同版又見。畢叶王事，則我字乃人名。通考七〇五葉。

白玉崢 崢按：我字，于卜辭中，又訓甚多：

1、為第一人称之指稱詞者，如：

甲辰卜，爭貞：我伐馬方，帝受我祐？一月。乙五四〇八

壬辰卜，爭貞：我伐羌？佚六三七（存一·五九六）

貞：寅尹崇我？續五·二一·四 乙八一

丙寅卜，爭貞：我亡因？乙八一

2、為地名或國族名者，如：

在我。外二四（南師一·七六） 佚五五〇

丙午卜，爭貞：我受年？一月。佚五五〇

我來十。乙八四六七（甲橋刻辭）

丁丑卜，韋貞：使人于我？續五·一六·七

按：地名或國名之我，我謂：當讀為詒八旬篇：曰儀封人曰儀者，姑備一说。

3、有為人名者，如：

貞：我弗其叶王事？乙四九五三

貞：我、永、勿出于妣己？乙六七一九

4、有為貞人名者，如：

己巳卜，我貞：今夕亡因？乙四九四九

辛巳卜，我貞：我有子，今十月？前八·三·三

據唐先生考證，曰我為第四期文武丁時之貞人（甲骨學六十年八十四頁）。按漢書藝

文志謂：墨者有我子之書，通志氏族略謂：我子為六國時人。此貞人曰我，或其先世歟？

（契文舉例校讀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冊三七二六——三七二七頁）

張秉叔 卜辭中的我字，有着二種不同的意義：一是方國之名或人名，譬如：

（一）我來十。（乙編五二二八）

（二）我來卅。（本編圖版參玖）

那是甲橋上記載入龜的刻辭，那上面的「我」字，如

(三) 我 繫 干 (乙編六九六七)

(一) 雀 入 二 百 五 十 (乙編七四九一)

(二) 畫 來 廿 (乙編七四四)

(三) 子 器 入 一 (乙編七〇三六)

(四) 並 入 十 (乙編三四〇六)

(五) 喜 入 五 (乙編四五九七)

(六) 壹 入 十 (乙編四五九七)

(七) 貯 入 廿 (乙編七三三七)

(八) 唐 入 十 (乙編九三一)

(九) 周 入 十 (乙編五四五二)

(十) 亘 入 二 (乙編二二〇四)








(十一) 卣 入 四 (乙編七一九五)


等字中的雀、畫、子器、並、喜、壹、貯、唐、周、亘、卣等一樣，是一個方國或人的專門名詞。「我」字的另一意義，便是第一身稱的代名詞。在下辭中，第一身稱的代名詞有：「我」、「余」、「朕」等字。但「余」、「朕」只用於王貞之辭，而「我」則用於王及諸貞人所貞之辭。這現象，並非由於「余」和「朕」是國王專用的自稱之詞，只因為它們似乎是單數的第一身稱代詞，其意好比現代白話文中的「我」字，而下辭中的「我」字，則有「我們」之義。卜辭是用來占卜國王、王室、朝廷、社稷之事的，祇有國王，才能代表他或他的朝廷和社稷，所以在卜辭中，也只有國王才能說我或我們怎樣怎樣，而貞人們則只能說我們如何如何。這一點是卜辭中的特有現象，在後世的經傳中，我、余、朕，都可以當作單數的第一身稱。《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四——五頁。

李孝定「說文」我施身自謂也。說我傾頓也从戈从牙。古文樂也。一曰古文殺字。莽古文我。與父我象兵器之形，以其秘似戈故與戈同，非从戈也。器身作牛，左象其內，右象三銘。鋒形，王說是也。葉說謂上象是形失之附會。卜辭均假為施身自謂之詞。許君說乃引申誼，植兵於地或有傾頓之象也。《集解》三七九葉。

胡厚宣「說文」我施身自謂也。說我傾頓也从戈从牙。古文樂也。一曰古文殺字。莽古文我。與父我象兵器之形，以其秘似戈故與戈同，非从戈也。器身作牛，左象其內，右象三銘。鋒形，王說是也。葉說謂上象是形失之附會。卜辭均假為施身自謂之詞。許君說乃引申誼，植兵於地或有傾頓之象也。《集解》三七九葉。

合而為一，自稱為整。如卜辭說：「這两个殷王自稱的我字和王字，到了殷王武乙這一最高奴隶主時，又或

文字乙编二七三〇片亦有此字，所以的显然象一把装柄的锯子。才又作乃是由于刀锯同类，所以也可以左上加象形锯出的横画来表示锯子。日（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五刑并释刊、刑二字，考古六一年二期）后来，张政烺先生指出，殷虚文字乙编二七三〇片的字右旁的，曰甲骨文里曾独立存在，如殷虚文字甲编二二七四、二三六三、二三七七、二三八二、二八二五片都写作……事实上就是我字。日这是很正确的。但对、是否为我字则未作进一步讨论，只说日是一种割截的工具日（释甲骨文俄、隸、蘊三字中国语文字六五年四期）。朱芳圃引陈高松诗说考：日铸之为物盖如雷而有三出，故陈诗以为某属，而说文以锯为训也。今世所用锯，就有三出、五出者，盖即是物。日进而推论我字原象曰齿柄而有三出之器，即铸之初文。原为兵器，破斧三章以折、铸、琢、琢，是其证。自农业发达之后，利用之以耕具。所谓锯，即锯之缓音也。日（殷周文字释丛我字条）

朱芳圃的说法，在考古发现的实物中找不出任何证据，纯属臆测。多出锯始见于战国铁器，而我字先此早已造出来了。商代确实已经有青铜的锯（陈振中：殷周的青铜锯，考古八四年一期），且有刀锯、架锯之分。但是，就字形分析，字无法认为是取象于刀锯或架锯，而应该是一种双部有出的斧钺形器。这只要把甲骨文戊、戚、我三字字形互相对比，便可一目了然。

 纯二九四

 续二〇

 戚七

戚

 甲二八二五

 续二〇

 戚七


戚

偏旁

 供五四

 甲二七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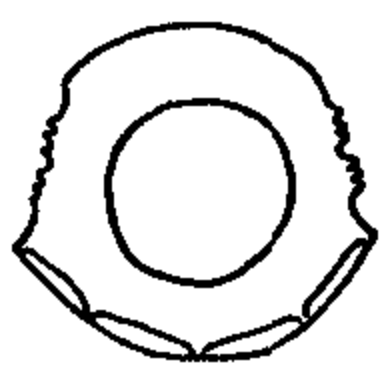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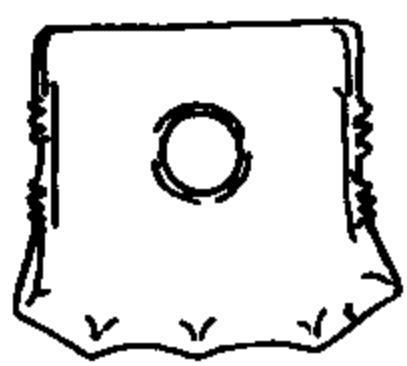
我

由此可见，郭沫若说是我字之原型是很对的，但不应理解为锯形，而是一种特殊的我。早期金文中的锯形符号作亦作，是有力的旁证。因此，三代吉金文存一四〇一、一五所著录的解文中的一个字，无疑是目易能见到的最原始的我字（见左）。罗福颐三



代吉金文存释文将该字释为日戊且丁日，是只看到该字总体象锯形，而忽略了它双部有出的重要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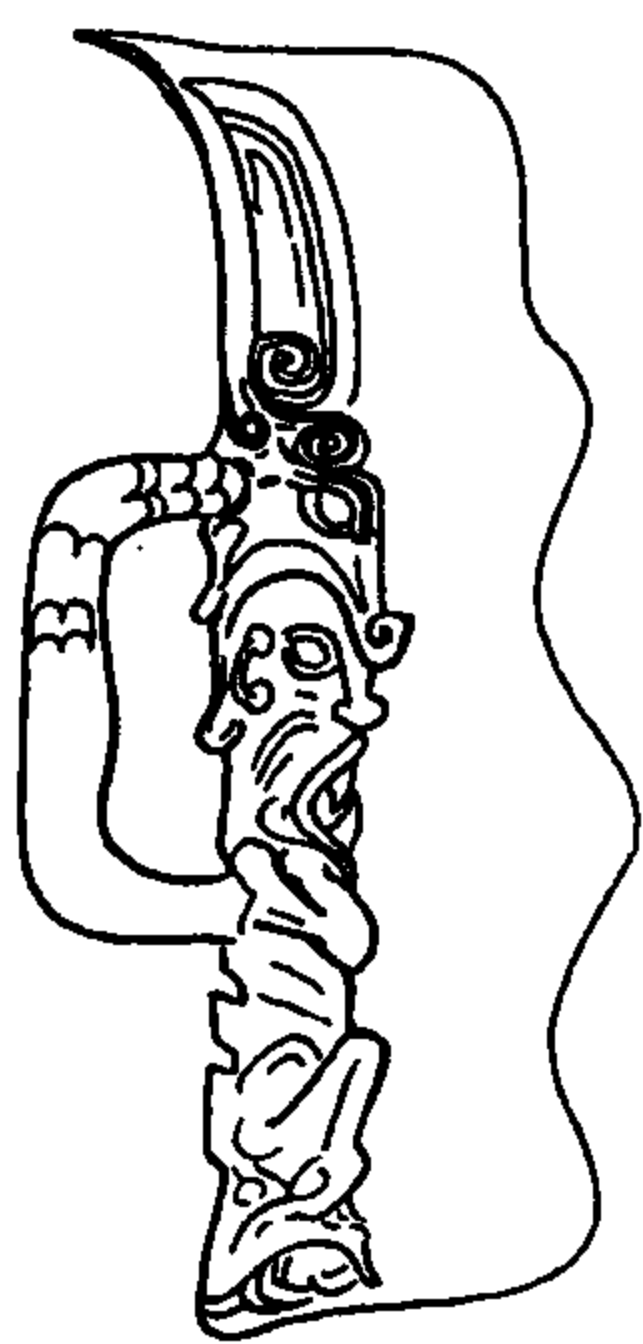
这种出刃的锯，近年在早于二里冈商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墓葬中连续出土，举例如左：



上方一件，是八一年发掘的偃师二里头五区第四号墓中出土的，为粗白玉料制成，两侧有甚小的出牙形扉棱，又都有很大的五个齿（考古八四年一期，三八页，图五）。一九五四年在洛阳市郊的孙旗屯曾发现过一件同类型式的石器，但两侧没有出牙形扉棱（洛阳市博物馆展品）。下方一件，是七五年发掘的二里头六区的一座土坑墓（编号为K5）中出土的，为青玉制成，中孔甚大，但显然可以看出是上方那种出双齿的演化形式（考古七十六年四期，二六二页，图六）。左另一座编号为K3的土坑墓中出土同样的青玉器。

二里头出土的这几件玉器，发掘简报中均称之为“钺”。夏鼐先生说下方那种“钺”应改称为“璧戚”¹。实际上，它们的两侧或有出齿而同于戚，但与一般戚之更大的不同是双部有齿。我们既已明瞭这种器物和古文字字形的关系，今后可通名为“我”²。郭沫若说“我”就是“破斧”中的“斧”，既非毛斧所解释的“我”³，亦非郭沫若所解释的“我”⁴。不是斧子，也不是三出齿或钺。而是双部有齿的一种特殊的钺形武器，故与斧连举。

附带要说明的是，¹、²、³、⁴均为一器物。此就¹、²、³、⁴固然均象钺腿之形而可视为同一个字，然而未必可以为一物。¹、²、³、⁴虽均为采字，亦未可遽谓¹、²、³、⁴为采之异体。由字形与古器物相对比，既知¹、²、³、⁴实乃出双之斧钺，又可知¹、²、³、⁴为出双之戈刀。（参看左图，上方为青铜实物，弗利尔美术馆藏品，林已奈夫《中国殷周时代的武器图》二九七。下方为铜器铭文，于省吾《商周金文录》一



三三。）因此，即使¹、²、³、⁴可推测为钺，由此类推¹、²、³、⁴亦为钺，是并不能成立的。（说戚，我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二〇二——二〇五页）

饶宗颐说参夬字条下。

张政烺

参夬字条

變體也。按：徐灝說文段注云：「元周伯琦曰：『我，戈名，象形。借為吾我字。』按：『我』即古文『我』之戴同、周伯琦之背離說文深惡痛絕之。其說文解字詁林自叙云：『周伯琦以戊為戈矛之戈，於為鐘虞之虞，能獲巨信，視同戲劇。』實則此正周氏之真識灼見處。許慎說文解字，於古文之學，厥功至偉。然許氏多據小篆立說，不盡合於文字之初形本義。戴同、周伯琦實開以古文之訂正許書之先河。間亦有臆說，未可厚非。此猶孫詒讓初釋殷虛文字，每多誤解，機議苛求，均非所宜。張政烺、林澐相繼於「我」字之本形深入探討，其說皆是。

娥

𡵚

𡵚

𡵚

羅振玉 「从女从𡵚，𡵚古文我，知即娥字矣。」（殷粹中二十二葉下）

王國維 「𡵚𡵚古文我字，𡵚𡵚从女从我，即娥字也。亦人名。」（戲壽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釋二十一頁）

王襄 「古娥字。」（類纂正編第十二葉五十四葉下）

葉玉森 「按娥為人名，良信。郭氏謂即娥皇，安知殷人無名娥者？他辭云：『𡵚𡵚求季娥于妣乙，季娥二字似連文，郭氏謂求季娥即求季于娥于妣乙，于則訓與。微：辭例，亦未能信。』」（前釋卷四第六十七葉上）

金祖同 「娥即昌若，若在魚部，娥在歌部，歌魚兩部古音可以旁轉，昌若急呼就變成娥了。」（卜辭講話十四葉下）

郭沫若 「帝俊王亥王恒上甲微等皆於卜辭有徵，余意娥皇常義之名亦所應有。卜辭有所祭妣名『娥』者，辭曰：『貞子漁出（有）四（重）于𡵚酒。』（『娥』二六四、一）貞出（有）犬于𡵚卯盞。』（前四、五二、二）（『重』以『娥』卯為人名，非也。案卯運用性之法，卯盞猶它辭吉卯牛卯羊。）『𡵚』卯卜殷貞：求季于妣乙。』（前四、一廿一、十四）于『𡵚』與也，意當為『求季于娥與妣乙』。『娥』許書云：『帝堯之女，舜妻，娥皇，字也。』字於人名之外古無他義，則此妣名『娥』非娥皇沒屬矣。」（甲研釋祖妣六葉）

孫海波

「娥」，乙八八九六。或从我在女旁。一（甲骨文編四七四頁）

饒宗頤

「或謂娥即堯女。娥皇，一列女傳」亦即帝俊妻。一（大荒南經）史記正義：舜升天子，娥皇為后。晉語：商人禘舜而祖契。則以卜辭：娥為娥皇，可備一說。一（通考三八七葉）

屈萬里

「娥从雁振玉釋。鄭某以為即娥皇；其說高難徵信。卜辭用娥字，率與求雨；事有關，其義待考。一（甲釋二六三葉二〇九四片第十三辭釋文）

李孝定

「說文：娥帝堯女。舜妻娥皇字也。春晉謂好曰姪娥，从女，我聲。契文同。羅氏釋娥是也。字五卜辭為人名。鄭謂即娥皇，除字同外無可徵信。金謂即昌若，更屬臆測矣。卜辭所見娥字諸片亦不盡與求雨有關，究屬何人殊難臆斷。至甲二廿一、十四辭：求季娥于妣乙。葉氏以季娥連讀殊覺不辭。鄭氏詰于為與，其說為長。一（集釋三六三八葉）

於或

按：娥為卜辭祭祀之對象，陳夢家以為上甲以前之「先公」，「娥是女字」綜述三六一。至於或以「娥」為「娥皇」，或以為「昌若」，皆不可據。據合集五四七七「貞，佳娥祭王」，貞，不佳娥祭王，是「嫫」具有極大之權威；「祭王」即「祭王」，卜辭能「祭王」者，尚有「帝」。

我

𠄎

2451

按：字从「我」从「口」。合集七一八正辭云：

「貞，猶于妣己毋反卯軍我」

其義未詳。

我

𠄎

2452

按：字从「我」从「且」。在卜辭為地名。

2435

𡗗

按：此與²⁴⁵¹之「義」形近，唯多出諸小點，或當同字，義亦不詳。

𡗘

按：合集三七五〇四辭云：「……在𡗘……」，為地名。

𡗙

按：字从「我」，从「𡗗」，其義不詳。

義
𡗚

羅振玉釋義，無說。（殷釋中七十二葉上）

王襄

「古義字。許說己之威儀也。从我羊，今俗作儀。」（類纂正編第十二第五十六葉下）

陳夢家

「義京是宋地：魏世家惠王十六年伐取宋儀台。集解云：徐廣曰一作義臺。莊子馬蹄篇：雖有義臺路殺，郭象注：義臺，臺名。在今河南虞城縣西南，商丘縣東北。」（綜述二六六葉）

（補通考七四七葉）饒宗頤：「義按商書序有中伯義伯，漢書人表師古曰：『義，仲湯之二臣。』」（通考一三〇一葉）

李孝定

「說文：義，己之威儀也。从我羊，羊，義聲。羊，義聲。義从弗，魏郡有弗陽鄉，讀若綺，今屬鄆本內黃北二十里。」字从羊無義。段氏以羊與美善同意說之。按羊有美善之意者，以其假為祥也。契

疑義，羅振玉謂從義京（見商承祚所錄特問編）王襄認為是義京二字的合文，是人名（見通鑑殷契微文第四編），葉玉森說同（見殷契鉀記第四葉）。

且說：「人名合書乃卜辭通例，義京由音而言則當即常義若常儀（古義，義，儀均讀我音，同在歌部，京，常同在陽部）」（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二五〇葉）。

這就是說義京是帝俊之妻。一九三三年郭沫若先生在其所著卜辭通義考釋一書中又進一步根據甲骨文字合文的情況說明義京就是常儀。郭先生說：「以本之讀五千，文之讀五十例之，則義京當讀京義，即常儀矣。」（見原書第七三葉）。

與粹編第四〇九片有「俎于中子」一語，中子是人名，準此類推，則義京當是人名（見原書第六五頁）。

照我看來，王國維疑義，於字形不合。羅振玉謂從義京，於字形分析則合，但認為它是一個字，則非。王襄、葉玉森、郭沫若諸家認為是義京二字的合文甚是，但是，它是不是人名，是否就是常儀，却是可以商榷的。

讓我們從甲骨文字合文的情況說起。甲骨文人名合書確乎常見。但是就我們目前所見到的材料而論，我們還沒有發現作為人名的合文是由下而上讀的。這一點非常重要。葉玉森這個合文是否應該由下而上讀為京義，是可以懷疑的。退一步說，即使可以由下而上讀為京義，但是京義是否就是常義或常儀，則又是可以懷疑的。不若，義，儀的上古音是同在歌部，京，常的上古音是同在陽部，但是我們不能只根據上古音韻部相同的關係就說京義就是常義或常儀。

我們還要求更充分有力的論證。至於說到卜辭有「俎于中子」之語，因為中子是人名，所以說「俎于義京」義的義京也就

是人名，看來恐怕是不能這樣類推的。作為一種祭祀，「俎」是動詞。「俎于」之義可以跟人

名，這時介詞「于」就當「對」講，其人名就是受祭者，例如：

有時不用介詞「于」，例如：

但是，「俎于」之義也可以跟地名，這時介詞「于」就當「在」講，其他名就是舉行祭祀的處所。例如：

甲辰卜，貞：翌日乙，王其寧俎于寧，衣，不遘雨。（後上二〇·一）

何以知道「臺」是地名呢？因為他辭說：

貞：今日勿往臺。（辭一〇四八）

五日丁未在臺口禱。（前七一九二）

其為地名無疑。準此類推，知「祖于義京」的「義京」也是地名，甲骨文文字中所見地名京者很多，例如：

壬寅卜，貞：王田高京，往來亡災。（前二三八四）

勿往融京，五月。（佚三六六）

乙卯卜，方，貞：三卜，王往于京。（鄭初下三三一）

且，貞：翌丁亥易日，丙戌禱，曰亥祖于京。（續四四四）

而更重要的是下列一條刻辭：

□□，「祖」于殷京，禱，卯□牛，□。（前四一〇五）

這條刻辭的字體書法文例內容都和本文一開始所舉的那十一條刻辭（指「祖于義京」的刻辭）摘者）相同，應當是同時同類的作品，所不同的是，一個說「祖于殷京」，一個說「祖于義京」，對照起來看，更加令人相信「義京」是地名。

（三）本文對於「義京」的推測

史記魏世家說：「惠王十六年伐取宋儀臺。」集解引徐廣說：「一作義臺。」索隱說：「按

年表作義臺。」

我們推測，後世宋國的義臺可能就是殷的義京。

甲骨文沒有「臺」字，說文說：

「臺，觀四方而高者也，從至，從高省，與室屋同意，止聲。」

「京，人所為絕高丘也，從高省，一象高形。」



「高，崇也，象臺觀之形，從口，與倉舍同意。」

據此可知「臺」、「京」在字形字義上的聯系。「京」字甲骨文作（見前）金文作（流

鐘，「公其」，其上正象臺觀室屋之形，其下殆象丘形。

又甲骨文「京」，「高」可以通用：「殷京」又作「殷高」。（比較：續四四四、五和後上二一、

六），「高京」又作「高高」。（比較：前二三八四和後上一四一一）。從上古音看，「京」「高」

都是見系陽部字，而「高」字金文作，（見金文編第五，第三〇葉），更象丘上有臺

觀屋室之形。

「義臺」一詞，又見於莊子。莊子馬蹄篇說：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斲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

路腹，無所用之。

釋文引崔云：「義臺，猶靈臺也。」或玄英疏：「義，養也。謂是貴人養術之臺觀也。亦言義臺猶靈臺也。」俞樾諸子平議說：「周禮肆師鄭注曰：『故書儀為義。』是儀即古義字也。儀臺猶言若臺。淮南子覽冥篇：『若臺振而掩覆。』高注曰：『若臺，行禮容之臺。』儀與容異名同實，蓋是禮儀之臺。」章炳麟莊子解故說：「釋文義一本作藝，義藝皆指為藝。說文：『藝，高也。從鬼委聲。』委從禾聲，與義藝從我聲者同部，故藝，即峨也。魏臺者，周禮有象魏，鄭司農云：『闕也。』釋宮：『觀謂之闕。』左氏僖五年傳：『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是魏闕而有觀，故曰魏臺。俞先生以儀臺為容臺，未謬。馬叙倫莊子義證說：『此義臺蓋謂屋廡之臺，義即廡之省。』

查史記趙世家：

「武靈王十七年，王出九門，為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

正義引括地志說：

「野臺一名義臺。在定州新樂縣西南六十三里。」

可見「義臺」後來已經成一般的臺名了。

知道「京」臺是異名同實，那麼我們上文所討論的「俎于義京」疑即「俎于義臺」，蓋其地有臺名義臺者，臺名遂為地名耳。一史記會注考證引中井積德說：「根據地望來推測，殷之俎于義京的義京宜以說為宋之義臺為近實。」

刻辭所說的「俎于義京」，大約就是在其他之京臺之上舉行俎祭之禮。先民在京臺高處俎享神祇，這在後世文獻上有所反映，太平御覽卷一七七引歸藏說：「夏后啟筮享神於晉之靈臺，作璿臺。」又列山海經說：「享神於大陵而上鈞臺。」是其證。一論武丁時代的祀典刻辭（二、三兩節）南開大學報（人文科學）一九五六年第二期。

饒宗頤「按義京二字合文，或謂即宋地；義臺，見史記魏世家。集解引徐廣曰：『一作義臺。』在今河南商丘縣東北。」（綜述卷二六六）「于義京」為卜辭常見之記事刻辭，慣例于句末別分記右中左。中字每連書于「卯十牛」句下，（六粹編四一一又一四一五）書少又（左右）則另起行，一書「又」字，如續一五二二）書「又」字，如續六二二）句認「中」字係卜人中署名，今悟其不然。揣其意，蓋卜用牲之方位，于左右中何者為宜。殷綴此辭與朝鮮漢城大學所藏同為巨牛胛骨，並有「祭卯于義京」一段文字。先甲錄于骨左方下隅，末行有「又」字，骨面有「一」字似為第一卜，漢城則錄于右方下隅，位置相對，惟末行字缺，骨面有「三」字，骨面有「一」字似為第一卜，是則應有第二卜，同文胛骨，今不可見。于義京除用瓦人外，又有用尸方之契者，

辨編四一二「國」于「纂」尸十人二，卯十牛。中（似「中」字）是其例。（此或係片可疑，郭氏釋「尸」字為「是」，應正。）（通考五九七——五九八葉）

李孝定「从我从羊从京，說文所無。或曰義京合文，辭云「己未圖于義京」三卯十牛。」（集釋三八〇三葉）

按：纂當為合文，或謂即「義臺」，可備一說。

蔑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王襄「古蔑字。許說勞目無精也。从首从戌，人勞則蔑然也。依段本。」（簠室殷契類纂第十八葉）

王襄「𠂔𠂔古蔑字。」（簠室殷契類纂第十八葉）

王襄「𠂔𠂔古蔑字。」（簠室殷契類纂第十八葉）

葉玉森「商氏並錄𠂔，𠂔二体於蔑下。考卜辭中从𠂔之字變作𠂔，𠂔者罕見，疑非一字。」（殷虛書契前編集釋一卷一二三頁下）

商承祚類編四卷六葉收作𠂔，並曰：「𠂔乃𠂔字之變，女與从人之意同。」

楊樹達「卜辭言「出于蔑」，蔑為殷人所事之神名，蔑密聲近，殆即紀年所記大戊名密之密矣。」（甲文說三十六葉）

楊樹達「今本紀年云：「大戊名密。」按書契前編壹卷肆拾玖頁叁版云：「貞出于蔑。」肆版云：「貞出于蔑。」又肆拾肆頁柒版云：「貞勿𠂔蔑？」按甲文未見密字，而蔑字屢見，確為殷人所祀之神名，而不知其人为誰。然蔑与密音近，甲文之蔑殆即紀年所記大戊名密之密矣。」（竹書紀年所見殷王名疏証，和微居甲文說卷下五五頁）

郭沫若「義名屢見，或作義。山海經：有寒荒之國，有二人，女祭，女義。」（沈從西）
海：女義恐即此人。（卜通五八葉上）

孫海波「義」字，甲八八三。說文義：芳目无精也，从首从戌。樓：甲骨、金文義字並从
苗，苗，古眉字。苗，首形近，故說文誤以為从首。卜辭用为人名。L（甲骨文編一八一頁）

饒宗頤

「卜辭：出（首）千戰（義）召（招）……大，冊五牛。（續編二二四、五）

按卜辭「義」字，異形頗繁。致从苗从免从嬰，又益戈或号諸偏旁，隸定可有義、義、義、義諸體，皆義之別構。他辭亦稱「要介（宗）」（京都大學藏龜一五〇）義為何人，郭氏初以
山海經寒荒之國有女義說之。今按「義」當為「昧」，「昧」為水官之長。是玄冥乃官名，
為玄冥師。服虔云：「金天，少昊也。玄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為水官之長。是玄冥乃官名，
漢書人表作「帥昧」。當是「師昧」之形訛。古「昧」，「義」二字通。左隱元年：「盟于蔑。」公
穀作「昧」。汶七年：「先蔑。」公穀作「昧」。先昧。是卜辭「義」，即水官之昧也。說文：「莫，大
不明也。」讀與蔑同。蔑又通作冥。爾雅釋草：「薪莫。」本草一名「蔑析」。又釋詁：「觀，莫。」郭氏
云：「字亦變作冥沐，及機嫌。」是皆同聲通用之證。魯語上：「冥勤其官而水死。」又：「商人
郊冥而宗湯。」禮記祭法：「殷人禘嘗而郊冥。」左昭二十九年：「水正曰玄冥。」今本竹書：「商
侯冥死于河。」是冥亦為水官也。（通考一二三——一二四葉）

張東荪

「葬，或作葬，楷寫為義，在卜辭中有时与黃尹同在被祭之列，譬如：
己亥卜，殷貞：出伐于黃尹，亦出于義？（前一·五二·三；通二六三）

郭氏考釋謂：

義名屢見，或作義，山海經：「有寒荒之國，有二人，女祭，女義」（大荒西經），女義恐即
此人。（P·五八）

第（五）辭義和祭同見于一条卜辭之中，和山海經的記載正合。我也曾考慮到第（五）辭中的
祭字可能是祭祀之祭而不是人名，譬如：
貞：帝好不佳之易？（鐵一二三）

就与这一辭的辭例相似。（殷虛文字內編考釋第二〇三頁）

徵薦是另一个人，不应与嬖蔑混同。（《甲骨文字释林释女嬖》二。八页）

于省吾 今将有关致祭于嬖和蔑的甲骨文择录于下，并加以说明。

- 一、出于嬖（后上九·五）。
- 二、辛亥卜，殷貞，出于嬖召犬，册五牛（续二·二四·五）。
- 三、貞，出于嬖（前一·四九·三）。
- 四、貞，出于嬖（珠三四四）。
- 五、貞，出于嬖（前一·四四·七）。
- 六、己亥卜，殷貞，出伐于黄尹，亦出于嬖（前一·五二·三）。
- 七、其又蔑罪伊尹（甲八八三）。

郭沫若同志謂：『山海經有寒荒之國，有二人，女祭，女蔑，女蔑恐即此人。』（《通考二》）按郭說是对的。但是以『恐即此人』為言，並非決定之詞。『山海經大荒西經』：『蚺氏以疏：『六三』按郭說是对的。但是以『恐即此人』為言，並非決定之詞。『山海經大荒西經』：『蚺氏以疏：『祭操俎。』蚺氏以疏：『女蔑，一曰女蔑。』按『蔑乃蔑的別傳字。』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蔑蒙』。文選陸韓卿答希叔詩：『寂蔑』，是并以『蔑為蔑之証。』今用甲骨文以糾正『山海經』，則『蔑乃蔑字』的形跡，再用『山海經』以驗證甲骨文，則甲骨文的『蔑乃女蔑二字』的合文，甲骨文祭祀先公先王和先妣先母的廟號，作合文者，習見繁出。前引第六條以黃尹和女蔑並祭。甲骨文的女蔑也省稱為蔑。前引第七條以蔑和伊尹並祭。可見女蔑和黃尹或伊尹的地位相仿。女蔑之女並非女子之女，乃古代女稱姓，男稱氏之氏。史記殷本紀引商書佚篇有女鳩、女房，以女為氏，是其証。』（《甲骨文字释林释女嬖》二。八頁至二一。〇頁）

温少峰 袁庭棟 「卜辭又有『蔑而』之辭，或稱『而蔑』：

- (160) 己未卜，今：：蔑而？（佚八二八）
- (161) 己未卜，貞貞：蔑而，佳老（跽）？（前六·七·六）
- (162) 戊寅卜，爭貞：而其蔑？（后下三七·七）
- (163) 戊午而蔑。（佚三二七）

而量小，漸至于无之而。謂『而蔑』者，言『而已衰減，行將停止也。』故知『而蔑』即『而勢微』者，當是旱時逢雨，望其霑足，而而勢漸弱，不足農用，故卜問：『而勢即將停止，會有災害吧？』（《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一四二頁）

考古所 「蔑：先祖名。」（小屯南地甲骨一〇〇八页）

于省吾说参第字条下。

伍仕谦 参伐字条

按：说文：伐，从戈，佳聲。說文義證以為「當从戌亥之戌」，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以為「當从伐聲」並誤。甲骨文、金文均从死从戈，死（眉）亦聲。在下辭為祭祀之對象，與伊尹並列。陳夢家以為殷人之「舊臣」，其說可从（綜述三六六）。楊樹達以為「大戌」，非是。又卜辭「蔑雨」，「累見」，當與「岳雨」之辭例同，在殷人心目中，先公舊臣多與風雨年木有間。



2460

按：屯二四四五辭云：「三王率用弗每木」；二辭用「」乃戈戍類武器之象形，此卜問用於祭祀，當與「」為同字。參見「」字條。



2461

許進雄 「B 1461」 第三期

丙申卜，重茲叶用于河？

以上兩卜問自茲叶、重茲叶擇一以用于河之事。叶為戈一類之武器象形，不知古今何字，可能為樂舞的名称。祭儀而有不同名目的，以奏為最常見，奏為求雨之祭，河常見為求雨的对象，此用于河，可能如奏也是求雨的樂舞。（懷特氏等藏甲骨文集第七九页）

2445

2466

𣪠

按：此當與「𣪠」同字。

2465

𣪠

按：《說文》二二八六辭云：「𣪠，王其呼羣戎。」王受有祐，戎在羣，為地名。

考古所

「羣」：地名。卜（小屯南地甲骨九九八頁）

2464

𣪠

按：《說文》一七七七辭云：「𣪠，辛巳卜，弱且金正，其果若。」其義未詳，當與「𣪠」同字。參見 2465 「𣪠」字條。

2463

𣪠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462

𣪠

按：《說文》一四六一辭云：「𣪠，丙申卜，東茲用子河。」亦戈戌類武器之象形，當與「𣪠」為同字，亦卜問用於祭祀之事。參見 2460 「𣪠」字條。

2467

𦍋
𦍋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468

𦍋

按：字从「我」从「申」，其義不詳。

2469

𦍋

按：字从「龜」从「戈」，辭殘，其義不詳。

2470

𦍋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471

𦍋
𦍋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孫海波

「𦍋」，佚七三九，从戈从肉，說文所无。金文𦍋与此同。上（甲骨文編四九四

頁）

饒宗頤「甲辰卜，黃貞：王室，𦍋，亡尤。」（佚存七三九）按：𦍋即說文𦍋大𦍋；𦍋，肉祭也。𦍋與𦍋別，𦍋禮：「左殺右𦍋。」鄭注：「殺，骨體也。𦍋，切肉也。」孔疏：「熟肉𦍋。」

骨而饔曰穀，純肉切之曰載。詩閟宮：「毛魚載羹。」荀子非相篇：「啜其羹，食其載。」亦以載與羹對言。載為切齧之乾肉。羹則和菜之清，是其別耳。供周書書麥：「乃命少宗祠風雨百享，士師用受其載。」則以祀肉分饋也。《通考》一一五四葉。

陳叔平 甲辰卜 賁 字，字旧不識，甲骨文編收入附录。卜辭曰：

字在卜辭為祭名。按此字从肉从戈作，与西周金文曰戈瑗載緹必彤沙曰之載字為一字。又古文字戈戔通用，故此字即說文載字。說文：「載，大商也。从肉戔聲。」甲骨此辭乃卜貞王以載肉為祭之事。《古文釋義》出士文獻研究二二五——二二六頁。

按：字从「戈」从「肉」，隸可作「載」，饒宗頤釋「載」，可從。

載 載

于省吾 第一期甲骨文有「𠂔」或「𠂔」伐「𠂔」羌「𠂔」《乙三一七六》之占，辭已殘缺。載作「𠂔」

从戈从耳，戈字橫划左端已泐。甲骨文載字仅此一见，但屬見于商代金文。金文編附录上引鼎文作「𠂔」《錄遺一七》。按商器載觚一和載觚二《錄遺三一》九——三二〇的載字作「𠂔」

耳，乃金文。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九九》廣弘明集卷二九《謂曰載古文又作載》和商代古

文恰好相符。說文：「載，軍戰斷耳也，𠂔秋傳曰：『以為俘載，从耳或聲。』載，職或从音。𠂔

詩皇矣的曰載安安，毛傳：「曰載，獲也，不服者杀而獻其左耳曰載。」載字小孟鼎作「𠂔」，號

季子白盤作「𠂔」，均係后起之异构。說文作「𠂔」，則變為从耳或聲，典籍作「載」，又變為从首或聲。

上述的各種异构，都失去了初文以戈斷耳的形与义。总之，甲骨文的載字，与商代金文互证，

前引商器的一鼎兩觚，每器只有一个載字，乃是征伐獲載而作器以銘功。《釋載》甲骨文字釋

林二九一——二九二頁。

按：字从「戈」从「耳」，隸當作「載」。于先生據慧琳音義以為「載」之古文。

合集六六一九辭云：「貞：人呼載伐先。」

「戡」為人名，當即「戡」之異體。

2473

截

宋鎮豪釋截，參①字系下。

按：說文：截，斷也。从戈，雀聲。此正从「戈」，从「雀」。今字作「截」。《說文解字》云：「王其觀日出，其截于日剛」，為祭名。

2474

炷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475

炷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476

刀

王襄「古刀字」。（《簠室殷契類纂》第二十一葉）

李孝定「說文」刀，兵也。象形。《說文》與篆文同。（《集解》一五一三葉）

孫海波「刀」，甲三〇八五。方國名。刀人。《甲文編》一九九頁。

屈萬里「刀」又見三〇九二片。與卜辭利、初、剗等字偏旁之刀字形同，當是刀字。於

此為地名。L (甲釋三〇八五片釋文)

考古所 刀，地名。卜辭中有刀方，作為地名之刀罕見。L (小屯南地甲骨一〇〇五)

頁)

邨笛說參外字条下。

陳煒湛說參外字条下。

按：卜辭「刀方」習見，為方國名。亦省稱為「刀」。又「刀」亦為地名，如屯二三四一辭云：「王其田于刀」。

召 ㄣ ㄣ

2477

陳夢家 郭沫若以為召即左傳襄二十三年成郛郛之郛，後漢書郡國志河東垣縣有郛亭，今垣曲縣東郛源鎮即古之召。L (綜述二六〇葉)

饒宗頤

「卜辭云：

辛亥卜，殷貞：出(一)甫(一)于戰(一)蔑(一)召(一)招(一)：：：犬，冊五牛。(續編二二四、五)

召讀為「招」。周禮男巫「招」弭「祝」招「梗」亦作招。莊子天運：「巫咸招曰：『楚辭招

于地：出雨。謂招於河。此云：于蔑召。言甫于蔑以招福也。L (通考一二三——一二四葉)

孫海波 召，地名。舊以當陝西岐山縣西南十里之邵亭，即後漢書郡國志：「雍，召穆公采是也。按殷虛書契前編卷二第二十一葉五版文云：「辛丑卜，貞王弼于盟，往來亡。L 由

縣志王屋縣本召武公之采邑。今按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百二十里有邵原關，唐武德初置邵原縣於此，與山西絳州垣曲縣接界，世傳垣曲為召公分陝之處，漢為垣縣，後魏置邵郡，後周與唐初為邵州，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成郭邵是也，邵原之東皆古召地，邵原關以此得名，其地與沁陽修武相錯處，由雍靈至召一二日間當可往還也。（文錄一——二葉）

孫海波 召，甲八一〇。地名。召方。前二·二〇·三。不知偏旁所从，與金文同。（甲骨文編四〇頁）

考古所 召，字从刀从口，當為召元疑。字在乙辛卜辭中作𠂔。召在文獻中多與邵同。邵，說文：晉邑也。地在濟源縣西北百二十里之邵原關，商之召方可能就在此地附近或者延至山西垣曲以東一帶。卜辭中征伐召方的記載在武丁、康丁時已有，但最多的是武乙、文丁卜辭，蓋召方此時已成為商王國的主要故國。（小屯南地甲骨八三八頁）

姚孝遂 肖丁 卜辭召𠂔字从𠂔，𠂔𠂔字則从𠂔，二者有着严格的区分，不得相混。

粹1124—1127均有召方𠂔，郭沫若先生考釋以為𠂔𠂔方𠂔，謂𠂔𠂔為殷之故國，唯不詳其地望，旨或釋為召，然卜辭召字作𠂔，為殷王田遊之地，與此自有別也。𠂔

陳夢家先生則釋為𠂔黎方𠂔，謂𠂔𠂔雜色牛之物與否定辭之勿讀為雙唇塞聲，其字參帶了土块的来；卜辭作為方國名之𠂔或名是農具的象形，与来、利等字讀為舌邊聲。后者除作為方國之名外，偶亦用作動詞用牲之法：𠂔（綜述285頁）

陳先生区分𠂔𠂔、𠂔𠂔、𠂔𠂔為二字，以及𠂔𠂔方𠂔亦作𠂔𠂔方𠂔，或但作𠂔𠂔，都是正確的。但將𠂔𠂔為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三形混為一談則是錯誤的。

卜辭𠂔物𠂔為𠂔、𠂔、牛𠂔二字之合文，粹421則𠂔牛二字之分書，卜辭𠂔𠂔𠂔𠂔從來不用作動詞。𠂔是牲名，不是用牲之法。

否定詞的形体作𠂔𠂔不作𠂔𠂔，西周金文始相混。

卜辭方國名但作𠂔或𠂔，从元作𠂔之例。𠂔与𠂔絕對不能相混。

就其形体的来源而言，𠂔𠂔只能是𠂔𠂔𠂔形。至于𠂔𠂔和𠂔𠂔的关系，則属于另一問題。（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九五—九六頁）

按：卜辭「召方」，亦有稱「召」。「召方」即「刀方」。古文「召」字於人名、地名每增「口」以作爲專用字，如「商」，「周」，「唐」，「魯」均其例。卜辭「召」亦或爲用姓之法。《合集》一四八〇。七正辭云：「辛亥卜，般貞，出于歲召二犬，毋五牛。」「召」與「毋」同例。

刃

𠂔

𠂔

𠂔

分

𠂔

𠂔

王象

「古分字。」「《籀室殷契類纂》第四頁」

九頁

孫海波

「𠂔」

中大四三。

甲申卜，貞，

我弗其受分。

分疑并字刻。

「《甲骨文編二

九頁」

二

李孝定

《說文》

分別也。从刀，

以分別物也。金文作

𠂔，故比鼎、

𠂔、𠂔、𠂔、

𠂔、𠂔、

𠂔、

𠂔。

大梁鼎、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按：《甲骨文編》二、二所收諸「分」字形體，其作「𠂔」者近是。其作「𠂔」者（《鐵三》八、四）則斷非分字。《續甲骨文編》所列之分字，見甲二一二四，原篆本作「𠂔」，其旁乃勑痕，非从「八」。由於卜辭辭例均殘缺，辭義不明。

刃

𠂔

𠂔

孫海波《文編》四卷二七葉下收此作「刃」無說。

李孝定 說文：「刀，刀堅也。象刀有刃之形。」許以象形說刀字，蓋誤。周伯琦王筠輩以指事說之是也。字在卜辭為地名，辭云：「丁卯卜，龜貞王往于刀，不韋而。」可證。——（集釋一五四五葉）

按：釋「刀」可備一說。字或當是從「水」，與小篆「刀」形體有別。——合集六六五九辭云：「弗戔。」又合集六六六〇辭云：「弗戔。」為方國名。

句 𠂔 𠂕

羅振玉 說文解字：「句，句氣也。遠安說亡人為句。」古金文亦作𠂔。——（師奎父鼎及師遽方）

王國維 「句，卜辭作𠂔，从亼人。說文引遠安說亡人為句，此字正同。師奎父鼎作𠂔，亦同。」——（戰壽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釋二十六頁）

王襄 「古句字，師遽方尊句作𠂔相同。」——（類纂四編第十一卷五十七葉下）

郭沫若 「亡句」者亡害也。與「亡尤」、「亡𠂔」等同例。——（卜通別一、二、三四辭）又云：「又句」殆讀為有害。」——（粹考六十三葉下）

楊樹達 「按句讀害是也。伯家父殷云：『用易害眉壽。』假害為句，與此可以互證。」——（求義十五葉）

屈萬里 「句，祈求也。」——（甲編考釋九八葉）

按：契文句作𠂔，从刀，不从人，金文猶然。卜辭亦用為乞求之義。辭云：

「貞，王其出句于祖丁。」
「貞，王其出句于大甲界。」
「于河句。」
乙四六八七
乙七二五七
乙五一四〇

「...般貞，吾方衛率伐不，王其征，告于且乙，句又；
 ...般貞，吾方衛率伐不，王告于且乙，其征，句又，七月
 郭沫若讀「句」為「害」，「亡句」或當讀為「無害」。至於「辭四〇一之」，于高祖希，又句？于毓祖希，
 又句？「猶天八四之」，「己亥卜弟貞，單出疾，句希，出句？亡句？十月」句均為乞求之義。



王裏 「古刻字」 (《簠室殷契類纂》第二十一葉)

按：此當與 2483 同字。《合集》九六六八正辭云：
 「...寅卜，爭貞，今歲我不其受年？在...」
 為地名。



王裏 釋訓：(《簠室殷契類纂》正編第八第二十一頁)

葉玉森 「疑象絲緊糾形，从刀取斷截意。絲既緊糾，非斷不克，当即古文斷字。」
 (《殷虛書契前編集釋》五卷四十七頁下)

饒宗頤 「訓即訓字。《集韻》訓或作訓。《殷契類纂》正編：「王步自斷于履，亡世。」則訓為
 近顧之地名。」 (《通考》三六〇葉)

按：此與 2482 同字。《合集》二四三四七辭云：
 「辛丑卜，行貞，王步自斷于履，亡世。」
 為地名。

制 制 制

王襄 「古制字」 (簠室殷契類纂第二十一葉)

商承祚 「父辛自作制，與此同。」 (類編四卷十五葉)

量作賓 「制，說文訓『擊也』，从刀，弗聲。廣雅釋詁訓『斷也』。」 (殷虛書契下編卷九第四十七葉)

饒宗頤 「按『制』云『應讀拂雲』。字通作『第』。楚辭天問『白晝嬰第』。王注：『第，白雲遙移若蛇者也。言此有恍惚氣，遙遙相嬰。』洪補注『恍惚紅也。』第音拂。說文云『第，雲貌』。疑即此第字。卜辭言『制雲』自即天問之第。 (通攷三〇一葉)

李孝定 「說文：『制，擊也。从刀，弗聲。』契文亦从刀，弗聲。辭云『丙辰卜爭圓制亡不若』。 (集釋一五二五葉)

趙誠 「制，制。从刀，弗聲。本义似為以刀力击断。甲骨文用为动词，有吹拂击打之义，似为本义之引伸。」 (甲骨文簡明詞典三七一頁)

按：「各云自北，雷征，大風自西制云，率雨」，濃雲密布，雷電不絕，狂風暴作，不旋踵而大雨傾盆，此等情景，則「大風自西制云」不當解為「制斷其云」。制仍當訓擊，謂大風加速雲雨之來臨。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苑子制林雍，斷其足」。制之本義為擊，斷則其引伸義。

肉 制 制

郭沫若 「按：『萍一二三辭云：『甲子卜于下尸則堅田。』」 (粹考六五八葉)

又曰：「說文：『犗，黑白雜毛牛。』犗物雙聲，義亦相同矣。」（說考十葉）

王襄「勿，古物字。詩無羊：『三十維物。』傳曰：『異毛色者，三十也。』周禮雞人：『辨其

物，注：『毛色也。』周禮司常：『雜帛為物。』按物之本訓為異毛色之牛，即雜色之牛也。引申之，凡牲之毛色皆訓為物，雜帛為物，乃借誼也。文曰：『物牛，即異毛色之牛也。』（蓋室殷契類纂第五葉）

商承祚「詩小雅：『三十維物。』傳曰：『齊其色而別之。』凡為色三十也。然卜辭屢曰：『物牛，以誼考之，物當是雜色牛之名，或又有牛作勿。』（類編二卷四葉）又曰：『卜辭之勿，確為物字，乃物之省，物以此乃牛色之專用字，與不之多有別，後世合勿為一，而以勿為物，以勿為勿矣。』（佚存三二葉）

胡小石「或作勿，余緣文誼釋為勿，勿謂勿伐之勿，在卜辭與勿異字，勿為物之省，其誼為雜色牛。』（文例下卷二七葉言勿例）

郭沫若「卜辭勿作勿，勿字作勿，判然有別。勿乃笏之初文，象笏形而上有題錄，勿乃犁之初文，象以犁啟土之狀。勿多假為犁牛之犁，犁之本字作物，若勿，舊均誤釋為物。』（華考六六葉正面四二四片釋文）

郭沫若「隸定作物，勿作勿，謂並假為犁。』（華考四二葉反面二五二及二五三片釋文）

徐中舒「古象來形之字下篇皆作岐出形，可以利勿方三字證之。利，甲骨文作利，利之形，銅器將力旁土利於禾旁，故小篆利或从力。但古文利及從利之黎梨犁諸字仍是以力，可證從力乃是省形。利，來母字，自是從力得聲，利地藝禾，故得利義。利所以之，或讀為勿，勿利，古韻（皆）脂部字，國語越語以一物失利相叶，故得相通。勿之本義當為土色，經傳多借物之，戴師掌任土，以灌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得其政令。周禮：『土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屬禁。』

壬申卜樹召于總 辭一一二五

以上的勿、召、勿方、召方都指一個方國。武乙時征伐召方的規模很大……
卜辭的勿或召，可能是黎國之黎。說文曰：「黎，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從邑初聲，初古文利；商書西伯戡黎。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治長子）壺關注引：「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
續漢書郡國志上黨郡壺關：「有黎亭，故黎國。」注云：「文王戡黎即此也。」左傳宣十五年杜注云：「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一統志：「黎國本在長治縣西南黎侯嶺下。」元此壺關之黎亭是（殷諸侯國）；（2）西伯所戡之黎；（3）春秋之黎侯國。
我們以為春秋的黎侯，與壺關之黎亭應加分別。黎侯國在黎城……今黎城縣。此黎侯與殷同為子姓……卜辭所伐之勿當不是子姓之黎而是壺關之黎國。（綜述第二八五——二八七葉）

董作賓 「勿與多同為黎之初文，卜辭利即从多，舊釋勿、物，非。勿乃勿字，與弗、不、亡、毋皆作否定辭用。」（佚存三二葉正面）

孫海波 「詩無羊，三十維物，傳曰：異毛色者三十也。周禮雞人：辨其物，注曰：毛色也。卜辭屢云：物牛，以道考之，當為雜色牛之名。詩書訓詁萬物也，牛為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故从牛勿聲。」（非）（文編二卷八葉）

孫海波 「勿，甲六四。象以來翻土，土粒著于刃上。土色黧黑，故勿訓雜色。
勿，甲七七五。通物。車勿，即詩三十維物之維物。
勿，甲八〇三。勿牛，即物牛。（甲骨文編三八六頁）

孫海波 「勿，甲五八。王國維釋物，引詩無羊，三十維物，傳曰：異毛色者三十也。証卜辭物字為雜色牛之稱。郭沫若釋犁，以所以之勿即犁之初文。按，卜辭物字專用於祭祀之辭，知物為雜色牛之專稱。文云：其牢物。
勿，前四·三五·二。卜辭用勿為物。重見勿下。（甲骨文編三七頁）

李孝定 「說文：犁，耕也。从牛黎聲。卜辭上出諸形，舊釋為勿，物為物，說非。勿實犁之初字，當如郭沫若說，隸定作勿。今許書無此字，當於犁下別出重文作勿，云：古文犁，象形。勿之與來，古韻同屬來母，古音同在十五部，隸段表當是一物之異名，或方言殊異，遂別制一字。勿為來形，來則為會意耳。此意徐中舒氏已先發之，其說云：管子乘馬篇云：「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此

2462

生時，牛馬除了戰爭時乘載外，是沒有別的用處的。民間不但沒有牛耕的習慣，連服牛乘馬也
不多見。不然，這些牛馬何必要放？自古生自死，周禮地官甸人，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牛耕之用途，而獨與耕稼之事，一
地官原文，以略之。可見周禮時尚無牛耕之事。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牛耕之用途，而獨與耕稼之事，一
未報之利。唐實公彦周禮疏，牛耕之用途，而獨與耕稼之事，一
云合牛偶可知者。鄭玄注周禮，牛耕之用途，而獨與耕稼之事，一
於趙過，似覺太晚。一略之，周必大泰和曾次農器譜，序牛耕之用途，而獨與耕稼之事，一
右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之說，(2)孔子有犁牛之言，(3)冉耕字伯牛，(4)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
晚，(5)新書新序俱載牛耕之說，(6)今唯於古代遺物中求之。如前犂館形圖，其上有五說，都不足為牛
耕始於春秋的論證。牛耕的開始，這種大農具決非人力所能勝任，故由物即可推知先秦以前已有
牛耕，但亦不得在我國初期以前。史記載魏李冰移盡地力，漢書食貨志，李悝轉運，即為魏文侯
作畫地力之教，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分，不勤，則損亦如之。其要蓋在於何人，始於何時，然就其
其時的農具，還沒有甚麼改革。五經雖有牛耕之義，此點可為徐說一有力佐證。惟徐氏釋，則與
舉諸證觀之，牛耕之始，當不甚早，則可確信。果誠如徐說，則牛耕之始，當不甚早，則可確信。
字，不應無一具有田蓋或牛耕之義者，此點可為徐說一有力佐證。惟徐氏釋，則與
故慮不及此耳。卜辭「牛」字，當以滿語何注，義相同而視耳。王氏舉，古物，古牛
為其本義。各家之所以誤釋為「牛」者，當以形相近，義相同而視耳。王氏舉，古物，古牛
之例，一卜牛色，一卜牲教言，「古」者，當讀為「辜」。周禮春官大司馬，以騶辜祭四方百物，司
農云，「騶辜」，騶，牛也。辜，牛也。若今時，騶，牛也。辜，牛也。若今時，騶，牛也。辜，牛也。
況騶辜為牛，義，周禮秋官司寇，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辜之言枯也」。謂牛之，是則古物，一
物當釋為「牛」，古牛者，謂牛也。金文無犂及物字，而有勿及勿字，已見徐氏引。惟金文，及勿之文，
其義均為語詞，弗不之勿，如孟鼎作「弗不之勿」，辭云，「弗不之勿」，辭云，「弗不之勿」，
毀作「弗不之勿」，辭云，「弗不之勿」，辭云，「弗不之勿」，辭云，「弗不之勿」，
勿，毛公鼎，師虎蓋之勿作「司」，與卜辭同，蓋亦由形近義同而致誤用矣。一集釋〇三三三集

沈之瑜「新蔡甲骨」有不少大片，第5片為新綴合的牛胛骨，上版A為卡內基博物
館藏，摹本首見于「二五片」拓片，見於合集二三四八片，B、C未經著錄，一九八〇年
七月，為上海博物館收購。三版完全可綴合，綴合後以骨版共得十條完整的卜辭，五條決
辭。此版中「勿牛」與「黃勿牛」對舉，為前所未見，這一重要的卜辭發現，徹底解決了
十年來學術界對此詞聚訟未決的問題，學者們多釋「勿牛」為「日物」，即棕色牛。日物，既為

杂色牛，那就不应在其前冠以形容词。《说文》：「物，牛也。从牛，勿。」可见，「勿牛」不应释为「物」，也非杂色牛，应是「物」字。《说文》：「物，牛也。从牛，勿。」（《说文解字》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三期一五七页）

裘锡圭「甲骨文中有一个写作『𠂔』」等形的字（以下隶定为「𠂔」），又有一个以它为偏旁的写作『𠂔』等形的字。这两个字在卜辞里通常都用来指用作牺牲的牛的毛色。古代牺牲用牛尚辟。卜辞常以「𠂔」或「𠂔」与「𠂔」对贞，可知「𠂔」和「𠂔」指较次的毛色。

甲骨文「𠂔」字与周代金文「𠂔」字同形，所以王国维把它释作「勿」，把以它为偏旁的「物」释作「物」。王氏认为「物」字的本义是杂色牛。……他认为卜辞的「物」字正用其本义，「勿牛」即「物牛」之省。

但是在古籍和金文中，「勿」字通常用作否定词，与卜辞「𠂔」字主要用来指毛色的情况不同。另一方面，卜辞中又有一个经常用作否定词的「𠂔」字（以下隶定为「𠂔」），用法与古籍和金文的「勿」字极其相似，字形也略有些相像。胡光炜首先发现这一点。他说：「『𠂔』或作『𠂔』，余按文谊释为『勿剪勿伐』之『勿』，在卜辞与『𠂔』异字，『𠂔』为『物』之省，其谊为杂色牛。『𠂔』稍后，商承祚在殷契佚存考释中也发表了类似意见。他说：『卜辞之『𠂔』确为『物』字，乃『物』之省，『物』从此，乃牛色之专用字，与『𠂔』之『𠂔』有别。后世合『𠂔』为一……』」（三二页）。他们都认为「𠂔」就是古书中的「勿」，「𠂔」这一点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又并不否定王国维对「物」字的考释，因此主张商代有两个「勿」字，一个是肯定词，一个是「物」字之省，后世混而为一。

另有些学者根本否定王氏的说法，对「𠂔」字提出了新的解释。董作宾认为「𠂔」与「𠂔」同为「黎」之初文，卜辞「利」即从「𠂔」，旧释「勿」，「物」，非「𠂔」。郭沫若对董说作了修改和发挥。他说：「盖『𠂔』，实『黎』之初文。『黎』，耕也。此字从刀，其点乃象起土之形。其从牛作『𠂔』者，若『𠂔』者，亦即『黎』字从牛之意，字稍后起。『𠂔』他还认为『𠂔』是「𠂔」之初文，为很多人所信从，就是仍旧主张释「𠂔」为「勿」，周人以「𠂔」为「勿」乃是「𠂔」写别字。郭说提出后，释「𠂔」为「勿」的，但是书中将释「𠂔」为「𠂔」字字形说：「象以耒翻土，土粒著于刃上，土色黧黑，故『𠂔』训杂色」（三八六页），这显然是脱胎于郭说的。朱芳圃也主张「𠂔」当释为「勿」。但是他认为「物」之直到者为「𠂔」，读「li」。今隶作「𠂔」。……仍就部分地接受了郭说。我们认为「物」是正确的。『物』与「𠂔」等字与「𠂔」等字并无关系，王国维把它们释作「勿」和「物」是正确的。

詞的例子也並不是沒有：

鼎(貞)：其乍(作)豐，乎(呼)伊出。

鼎（貞）：分乎（呼）。九月。
粹五四。

丁卯卜鼎(貞)：入万□凡于□□□若。

鼎(貞)：凡。

庚口卜口鼎(貞)：匕(妣)庚岁，王其賓。

鼎(贞)：分賓。

人文一五五〇

曰雀乃伐。

曰雀伐。
丙六二一

躬。

三才

三ノ
 乙
 八
 八
 一
 〇

甲戌卜，王曰鼎（貞）：「
咎于帝丁，不繇。」

鼎（贞）： 汤。告。十一月。
前五·二〇·八

鼎(貞)： 易告。一月。
京津三四一一

人々一三二二

續二
一
〇
一
一
(
續三
七
一

鼎 (煑) 升 月 三 二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illegible]

上五前十二條是，
就係話，這些話中，而字更甚，無同是

[illegible]

前五 · 三九 · 七

存下四五四

丁丑卜，方，鼎(貞)：多歲出(有)布(崇)鬯用弗𠔁₈出□
明二九九九

口
 卜
 穀
 鼎
 (貞)
 魚
 真
 方
 缶
 (作)
 尊
 子
 簡
 戔
 四月
 乙
 七
 九
 八
 一

以魚友曰若

戲四九一

同期卜辞中又有「勿」字……「勿」字佳「勿」字之语：

天二四

庚申卜，「勿」字，「勿」字：「勿」字佳「勿」字之语。

乙八三一四

「一四六四」存上七二，

对照起来看，「勿」字之「勿」字，似乎也应该释为否定词「勿」。

郭沫若说周人以「勿」字为「勿」字，是写别字，本来就难以使人相信。现在既然在卜辞中也发现了不少用作否定词的「勿」字，这种说法就根本站不住了。胡光炜、商承祚认为卜辞中的「勿」字是「勿」字之省，不用作否定词，也是不正确的。

从「勿」字字形表示的意义来看，把它释作「勿」也是很合理的。「勿」字是一个从「刀」从「丩」的字。它所从的「丩」，与甲骨文中常见的「刀」字和「刀」字旁毫无区别。有些信从郭说的学者把它说成象形或犁形，是没有根据的。刀不是起土工具，「刀」字旁的小点不可能「象起土之形」，而应该与「丩」字（「分」字）形两侧的笔画相类，是代表刀所切割的东西的。所以从字形上看，「勿」字的本义应该是分割、切断。在古书中，从「刀」从「丩」声的「勿」字正好具有这种意义：

广雅释詁一曰：「勿，断也。」

后汉书隗嚣传注曰：「勿，割也。」

荀子强国曰：「良剑」剥脱之，砥厉之，则剡盘孟，剡牛马，忽然而耳。」

礼记檀弓曰：「不至者，刳其人。」

史记张敖列传曰：「两人相与为刳颈交。」

在其他从「勿」声之字中，有些字的意义也与分割有关。墨子非攻下：「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卿）制大（四）极，而神明不违。」

「别物上下」的意思。这个「勿」字所代表的，应该是由「勿」字孳生的一个词。古书中还常用「勿」字表示「勿」的意思：

周礼地官大司马曰：「以物地事。」

周礼地官大司马曰：「以物地事，邦注曰：物，物色之，以知其所以宜之。」

周礼地官大司马曰：「以物地事，邦注曰：物，物色之，以知其所以宜之。」

仪礼既夕礼曰：「家人物土」，注曰：物犹相也。」

物色就是分辨事物的性质、特点。古书又常用「物」字表示「类别」的意思：

国语晋语曰：「如草木之产也，多以其物」，韦注曰：物，类也。」

左传昭公九年曰：「有其物」，杜注曰：物犹类也。」

「勿」物色「勿」物类「勿」这两种意思显然都是由「勿」字的意思引申出来的。方言六：「勿，邈离」

也。𠂔这也可以看作由𠂔𠂔孳生的一个词。本义为𠂔分𠂔的𠂔别𠂔字，引申而有𠂔离别𠂔之意，情况与此类似。就是𠂔物𠂔字的𠂔杂色𠂔一义，也可能是由𠂔分𠂔之𠂔义引申出来的。从𠂔刀𠂔的𠂔班𠂔字既可以当𠂔分𠂔讲，也可以当𠂔班驳𠂔讲，可以作为参考。

在汉字发展的过程中，时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某一个字由于经常用来表示假借义或引申义，就被加上了一个表意偏旁，分化出一个以它为声旁的形声字来表示它的本义。这样加上去的表意偏旁往往与原字的一个偏旁重复。例如𠂔或𠂔本从𠂔口𠂔，又加𠂔口𠂔为𠂔國𠂔；𠂔益𠂔本从横写的𠂔水𠂔，又加𠂔水𠂔为𠂔溢𠂔。这种现象是大家熟悉的。𠂔勿𠂔（勿）字从𠂔刀𠂔，𠂔刎𠂔字也从𠂔刀𠂔。𠂔刎𠂔应该就是表示𠂔勿𠂔字本义的后起加旁字。𠂔勿𠂔和𠂔刎𠂔的关系，与𠂔或𠂔和𠂔國𠂔、𠂔益𠂔和𠂔溢𠂔的关系相同。说文把𠂔勿𠂔字看作𠂔旃𠂔的初文，认为字象旗形，是错误的。

卜辞里有𠂔勿牛𠂔於某地之文：

庚子卜，𠂔豆，𠂔鼎（贞）：𠂔𠂔牛于𠂔辜。

粹四二一
前四·三五·二（存下二七一同文）

根据卜辞一般的文例来看，这里的𠂔勿𠂔字应该是动词，有可能当读为𠂔物色𠂔之𠂔物𠂔或𠂔刎牛马之𠂔刎𠂔。

甲骨、金文和古籍把𠂔勿𠂔字用作否定词，是假借的用法。卜辞中用来指毛色的𠂔勿𠂔，应该如王国维所考，读为𠂔物𠂔，当杂色牛讲。但是王氏说𠂔勿牛𠂔是𠂔物牛𠂔之省，则有些谬病。

王氏认为𠂔物𠂔的本义就是杂色牛。如仅就字形论本义，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是字形所表示的本义，与语言学上的本义往往不一致。如果𠂔杂色𠂔一义确是由𠂔勿𠂔的本义引申出来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像王氏那样，强调𠂔物𠂔本杂色牛之名，后推之以名杂色𠂔了。王氏还认为𠂔万有𠂔不𠂔之𠂔庶物𠂔所以名为𠂔物𠂔，也是由𠂔杂色牛𠂔之名𠂔引申而来的。这就离事实更远了。把本有𠂔分𠂔别𠂔、𠂔类别𠂔等义的𠂔物𠂔字，用来𠂔名万有𠂔不𠂔之𠂔庶物𠂔，是很自然的了。与𠂔杂色牛𠂔一义纠缠在一起，反倒不好理解了。L（释“勿”）“发”中国语文研究第二期三五—三八页）

张啓成

「裘先生以𠂔刎𠂔释𠂔勿𠂔，似有局于一隅之嫌，难以成为定论。如𠂔勿勿𠂔，

有𠂔勉勉𠂔之意，有𠂔恩惠𠂔之𠂔义；又如说文：𠂔吻，口边也。𠂔助，目冥远视也。𠂔均非

裘说所能贯通，因此𠂔勿𠂔当另有本义。笔者认为𠂔勿𠂔宜释为𠂔鸟翼或鸟羽，理由如下：

卫斯 一 笔者认为宰或𠩺与犁并无关系。𠩺即𠩺的完文，刀旁加辟点以示屠牛时牛血飞溅刀之意，因而相当于屠，或即𠩺字。在卜辞中也是屠意的动词，或者作𠩺，卜辞物牛即屠牛也。所以物字在商代是屠牛的专用词。有人认为物为杂色牛之专称不妥。

动词，为用牲之法，如本片第(5)段辞。卜：在卜辞中有两种用法，第一“牛”是形容牛之颜色，即杂色之牛。第二作

「𠩺」：义同牢。牢为杂色牛，𠩺则为杂色牢。L (小屯南地甲骨一〇〇一页)

为用牲法。考古所
卜勿字在卜辞中可作动词，为用牲法；也可用为勿色牛的勿。此勿羌之勿可能

李孝定 参勿字条

張秉叔說參
物字條下。

之省。金祥恆
解作牛耕之義，然假借為狀詞，如：故物為勿牛合文，非物字，亦非耕字。且卜辭中罕先見於物，不得謂為物之形。郭氏考釋為犁之初文。虽卜辭中無一字作田器或

勿 勿
牝 牝

☐ 出于亦壬母妣庚宰虫勿牡？

丙	丙	新	后
編	編	三	下
三	二	四	五
四	〇	三	・
〇	五	六	九

己丑卜，王曰貞：勿牡？

戩壽堂四二四續編二二二九(裁剪)

其勿牡，犹褊褊。堯曰：「篇曰：『于以子履，取用玄牡。』」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曰
殷人尚白，牡用白，
今云玄牡；夏宗尚

牛身曰犛。于是未夏夏礼，故不用白。玄為黑，乃狀詞，卜辭多牡之勿亦狀詞。狀其色，勿亦黑名。即后世之鰲。楚辭九歎，顏徵鰲以沮敗焉。注鰲黑也。或作犛，如滅國策秦策。面目犛黑。卜辭之勿牛，如：

癸卯卜，其車勿牛，用，虎甲

勿牛，其牢勿牛，其

丙申卜，貞：升武且乙，勿牛其牢茲用？

父己歲車革？

車勿牛

癸丑□，父甲□，勿牛？

弱勿？

戊辰卜，其示于妣己，先致妣己示？

車父己示，先致？

戊辰卜，其于妣己，車小牢？

車大牢？

即犂牛也。《論語》雍也章：「犂牛之子，騂且角。」注：「犂，雜文也。劉宗楠正云：『犂牛者，黃黑相雜之牛也。』戰國策楚策：『幽秀之幼也似禾，犂牛之黃也似虎，皆似之而非者也。』

犂或犂，本為黑色，帶黃者，亦稱為犂。

……卜辭又有勿馬，如：

其三馬

車不勿馬

車勿馬

勿馬即犂馬也。勿或假借為利，如：

癸丑卜，貞勿自魚羊，佳牛？

辛卯卜，般貞：勿自魚，呂方占

癸巳卜，呂貞：勿令□？

卜亘貞：呂方出，帝□？

貞：呂方出，帝不佳□？

卜亘貞：勿，五月？

此片「貞勿」，就易經恆語：「貞吉」也。非勿牛之簡，因此片為征伐卜辭，非祭祀也。勿或以勿釋之，並以文意言之，釋利較勿為优。綜言之，卜辭之勿字，為勿牛之合文，非勿字或犂字。

（釋物）中國文字第七卷三二七九頁至三二八九頁）

按：當從郭沫若說隸定作勿。徐中舒以為即古文「利」字所从之偏旁，為下端歧出之農具。

甲編二八四
甲編五八
后編上四·一五

粹編三一六

甲編考釋七九八。

佚存二〇三

前編五·三九·七












乙編五七九〇

甲編一八三九

續編三·三·一

李孝走

「說文」召呼也从口刀聲。黎文之召均爲地名。徐氏訓爲輔助，乃就金文言之。郭氏謂醜即

曾似有可商。說當即許書夤下說解所云。曰史編名醜。醜。許訓醜為惡。應是後起之義。其始應
 是族名或人名。郭言是也。金文召作 蘇尊 伯書 召自 富鼎 虎召 召自
 召克鐘 師宮殿 召伯鼎 召大簋
 諸形。並疑盧形之端妄。金文盧字作 嬰次盧从 與此近。一集釋。三六一葉。

視「召」按：此字變體甚多，繁簡不一，可隸作「𠂔」。契文較晚出，只能是「召」之增繁，而不能

「从丑从刀。或是雕字，初文。」
(《甲編考釋》四〇五葉)

屈萬里
書云：「鴻謂即契字，其說可信。」
按：汗簡及古文四聲韻並有此字（一作𠂔）。云：「恪八切。」

李孝定「說文」初，巧初也。从刀，丰聲。此與小義同，惟原辭殘泐，且漫漶不明，不詳其義。以字形言之，丰當即象初刻之齒，从刀所以契之也。地官質人鄭注云：「書契取于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湯繫辭注：「書之于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此从丰即其象也。徐灝「段注」云：「丰下云：戴氏侗曰：『丰即契也。又作初，加刀，刀所以契也。又作契。』大聲。古未有書，先有契，契刻竹木以為識。丰象所刻之齒。灝按：戴說是也。漢書張衡傳曰：『斯契船而求劍。』李注：『契猶刻也。』契高訛為刻。初从刀自是刻畫之義。而丰為刻齒之形，可觸類而知。丰音古拜，初音恪八，契音苦計，一聲之轉也。徐說是也。初契當為古今字。」（集釋一五四七葉）

于省吾说参玉字条下。

按：字當釋「𦵏」，即「契」之初文。
合集一四一七六辭云：

「其初」，即「帝其降因其初」。

2491 剝

同。按：說文：剝，裂也。从刀、从彖。彖，剝剝也，彖亦聲。此正从「刀」，从「彖」，與小篆同。合集一五七八八辭云：「戊申：貞出：剝。」辭殘，其義不詳。

2492 剝

按：合集八一八八辭云：「丙辰卜，爭貞，貞庚申步自剝。」為地名。

2493 剝

考古所「剝」，爻：二字在此片卜辭中為人名。《小屯南地甲骨》一〇〇〇頁。按：字从「刀」，从「來」，隸可作「剝」。《屯》二二九八辭云：「戊午卜，在剝剝告康，其比卑。」為人名。

2494 剝

于省吾釋以參釋說字条下

按：說文：剛，分解也。从刀，从力。合集一七二三〇正：「貞，王往走戎至于方剛。」當與祭祀有關。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羅振玉：「此即許書部首之辛，卜辭中諸字从此者不少，特不可盡識，其見許書者，則口部之高一字耳。予案許書辛辛兩部之字，義多不別，許君於辛字注舉也，以童妾二字隸之。辛注从辛罪也，而以辜辜等五字隸之。兩部首字形相似，但爭一畫。考古金文及卜辭，辛字皆作辛。金文中偶有作辛者，什一二而已。古文辛與辛之別，但以直畫之曲否別之。若許書辛部之辭之辭，金文皆从辛，部首之辭，卜辭从辛，古文辛與辛之別，金文从辛，其文皆與辛同。又古文童妾龍鳳諸字，則金文於言童妾三字从辛，卜辭中則妾从辛，言从辛，龍鳳从辛，意均為辛之體。蓋因字勢而紐申之耳。凡許書辛辛二部所隸之字，及部首之辭，口部之高，皆應隸辛部。庚辛之辛字，形與辛之體，凡許書辛辛二部所隸之字，及部首之辭，口部之高，皆應隸辛部。則字形亦無由可說，次於庚部之後，但立為一部可笑。意不疑能高決即，言附此後考之。」

王襄

「古辛字，許說舉也。」

（籀室殷契類纂第十一葉）

王襄

「按說文解字有辛部，無辛部，而口部之辛，實从辛从口，殆辛即辛之譌。」

（籀考人名一葉下）

頁

孫海波 「𠂔」 鐵二·四·疑勝字。𠂔（甲骨文編六八四頁）

按：此當與 2498 「𠂔」 為同字，參見「𠂔」字條。

薛 薛子 𠂔 𠂔 𠂔 𠂔

王家，王國維：「薛，余謂此經典中又見薛字，毛公龍云：『薛，魯國，晉邦，金云：』」
作薛，余謂此經典中又見薛字，毛公龍云：「薛，魯國，晉邦，金云：」
形近，為薛，後人因薛讀與薛讀不同，故又加又字，壁中古文作變，此變字蓋薛字之假借，書初以
之，用又厥辟，即毛公龍：「薛，魯國，晉邦，金云：」
王，之，薛，用，保，又，王家，詩，小雅，之，薛，又，爾，後，即，克，其，宗，婦，教，晉，邦，金云：」
之，薛，用，保，又，王家，詩，小雅，之，薛，又，爾，後，即，克，其，宗，婦，教，晉，邦，金云：」
文，薛，字，皆，從，人，从，弓，凡，義，大，从，尸，之，字，古文亦皆從人，从，弓，一，即，說，文，平，字，一，與，辟，字，从，人，从，弓，同，意，一，古
以，止，之，故，訓，為，治，或，受，止，為，中，與，小，義，同，中，者，止，之，為，猶，奔，字，孟，鼎，作，𠂔，從，𠂔，薛，為，鼻，則，又
及，石，故，文，均，受，而，从，三，中，矣，說，文，不，知，變，為，薛，之，為，字，以，薛，之，本，義，系，於，變，下，復，訓，薛，為，鼻，則，又
誤，以，辛，之，本，義，為，薛，之，本，義，矣，說，文，薛，字，在，辛，部，从，辛，然，古，文，皆，从，辛，或，从，辛，又，辛，部，辛，字，凡，十
之，初，字，也，說，文，辛，字，為，二，部，辛，部，云：「辛，鼻，也，从，干，二，二，古，文，上，字，又，辛，部，辛，字，凡，十
辛，辛，鼻，也，說，文，辛，字，為，二，部，辛，部，云：「辛，鼻，也，从，干，二，二，古，文，上，字，又，辛，部，辛，字，凡，十
干，辛，皆，作，辛，古，金，文，治，有，作，辛，者，其，實，本，一，字，許，君，以，童，妻，二，字，隸，辛，部，而，辛，部，諸，字，若，鼻，辛
以，下，無，一，不，含，辛，值，不，當，分，為，二，部，明，矣，案，參，事，謂，辛，部，鼻，辛，以下，諸，字，皆，當，入，辛，部，其，說，甚，確
惟，謂，辛，一，字，則，顯，不，然，余，謂，十，干，之，辛，自，為，一，字，其，字，古，文，作，辛，而，左，從，書，之，曲，直，何，以，澄
自，為，一，字，其，字，古，文，作，辛，而，左，從，書，之，曲，直，何，以，澄
之，？ 凡，古，文，辛，薛，薛，章，諸，字，其，義，與，辛，字，相，關，者，皆，從，辛，或，辛，其中，直，皆，折，而，左，無，一，从，辛，若，作
辛，者，一，惟，重，要，言，義，諸，字，辛，字，在，上，其，左，折，之，跡，不，可，見，一，又，殷，虛，卜，辭，有，𠂔，字，即，說，文，高，字，說，文，

「高」，語相訶距也，从口辛。是篆文之辛，亦或作𠂔，蓋辛字一𠂔。卜辭辭字作𠂔，亦其一證。分田盤：「王命田政歸成周四方責。」（即委績之績）竊从𠂔𠂔，即篆文从𠂔辛之辭，政辭乃政詞之假借，知𠂔乃𠂔之繁文，𠂔𠂔又一字矣。𠂔字當从說文𠂔字讀，讀如𠂔，即天作𠂔之𠂔。本字，故訓為畢辭字，从𠂔止𠂔，會意，亦以為聲。凡畢辭辭諸字皆从此字會意，至說文所說辛辛辭諸字，皆从𠂔起之篆文立說，故動輒組結矣。（集林卷六第九——十葉辭）

王襄 「疑古辭字」（蓋考游田三葉下）

丁山 「此即許書辛部訓畢之辭。……然則，𠂔與𠂔，𠂔與𠂔，𠂔與𠂔，在甲骨文雖有从月从𠂔，从口之異，而同从𠂔聲，可能仍是一字。卜辭有見「𠂔奇」，「𠂔𠂔」，「𠂔𠂔」即孟子禮記之「天作𠂔」也。（民族方國志一五四——一五五葉）又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下民之孽，匪降自天。』」𠂔云：「孽，妖孽，謂相為災害也。相為災害，宜是奇，𠂔，𠂔諸字本讀。分別言之，則日月之妖為𠂔，山川之災為辭，詞強之怪為奇，偏旁不同，其實一字。（同上）

郭沫若 「𠂔字王國維釋辭，云：『从𠂔从𠂔，與辟从人从辛同意。』自者衆也。金文或加从止，一辭，蓋謂人有辛，一慈，自以止之，故訓為治。此說一從之，定止為少，與小篆一辭，同。一觀堂古文大攷釋六一案此乃假為孽，不佳孽者謂不其有害也。（卜通八四葉下）

高田忠周釋彙。見古編卷六十九第十五葉

孫海波 「𠂔，鉄一一三、四。王國維說，即古辭字。𠂔即說文辛字之初文也。自者衆也。金文或加象也。金文或加止，蓋謂人有辛，自以止之，經典用作孽。（甲骨文編五五四頁）

饒宗頤 「按𠂔即辭字，讀為相又之。又說：『克蘇曰諫，蘇王家。』毛公說：『亦唯先正答（裏）辭卒辟。』諸辭字并讀作𠂔。又書君爽：『巫咸又王家。』又云：『用又厥辟。』多方：『爾曷不爽介，又我周王。』又即輔相之意。爾雅：『艾，相也。』卜辭言𠂔王，即金文之『𠂔王』，高書之『王』，如此一語相沿，遠自殷時。（通考四六一——四六二葉）

饒宗頤 「𠂔申卜，殷貞：『于南庚𠂔（樂）奇。（一孽）』（七集柏十一）

按：... 爲「尊」。漢書五行志：「記有龜尊，嘉芳之尊。」卜辭每言風雨疾病爲尊。此祭于南庚以禦穰，即左傳及東京賦云：「禁禦不若。」之意。一（通考第一三七葉）

饒宗頤：「按：即薛字，金文《薛侯盤》云：「賜侯作叔姪襄滕盤。」薛字作賜，與卜辭同。《左傳》定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春秋》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薛故國在今山東滕縣南。」（《通考》一〇三頁）

李孝定：「說文：『薛，畢也。从辛，皆聲。』契文作上出諸形，粹四八七，一文作王，與篆文全同。王國維氏作釋薛一文時僅及作王者一體，故云：『金文或加止。』實則金文作薛，與篆文全同。齊侯鐘銘文與篆文全同，固非从止。其作薛者，左旁自上亦是从之，非止字，王氏以自止辛會意說薛似有可商，許說或不误也。丁山與中島諫二氏謂王，一字以卜辭例按之，說蓋可以。薛云：『貞王聽佳薛，貞王聽不佳薛。』又云：『曰已其出有勝，值微，游田，三一，貞佳亡。』五三四七，辭例全同而一作「勝」，一作「勝」，又云：『曰已其出有勝，值微，游田，三一，貞佳亡。』且乙王，乙五三九五，貞且乙王，乙六七一，其王，乙七〇一六，勿王，季有雨，續一，三，一，貞王夢帝好不佳勝，勝九二，凡言勝或勝均含有凶咎之意，蓋與「佳禍」之意同。丁氏謂即孟子「天作孽，不可及」，其說是也。」（集釋四二九一葉）

中島諫：「王，爲一字，異體，即說文訓：『語相訶距也。』之，高字。一（淵源第一快中九十九葉）

按：王國維釋「薛」是對的。卜辭皆用作「孽」，乃災咎之義。勝與勝同字。其从日作「者」，僅一見，辭殘，用義不詳。粹四八七郭沫若隸作「薛」，金祥恒續文編以爲「勝」字，乃摹誤（李孝定集釋四一五四亦沿其誤）。

奇

薛子

王

王

王

王國維：「咩，卜辭作奇，奇即辛字。說文：『咩，語相訶距也，从口，咩，辛惡聲也。』

齒

𪚩

陈汉平

「甲骨文有𪚩字（佚存九〇），旧不识。按此字从齿从𪚩，𪚩亦声。

说文：

𪚩

𪚩

𪚩

考古所
「辭：丁山认为即孟子、礼记。天作孽之孽也。」
（殷商民族方国志一五五页）

（殷商民族方国志一五五

按：卜辭「𪚩」與「𪚩」、「𪚩」通用無別。參見「𪚩」字條。

考古所

「𪚩：在此为地名。」
（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一二頁）

李孝定
「說文：𪚩，𪚩語相訶也。从口辛，辛惡聲也。讀若𪚩。」
梁文：「𪚩，王釋為𪚩，是也。丁氏謂从口之𪚩，从自之𪚩，以月之𪚩，音義並同，尤屬通論。」
（集釋〇三九六葉）

是謂不肅，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說曰：「凡艸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蟲之類謂之孽，孽則芽孽矣。」
說文作𪚩云：「衣服歌謠，艸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蛇之怪謂之孽。」
大甲逸文所謂「作孽者，國當作妖，𪚩災文解」，即卜辭所謂「作𪚩」。佳𪚩，其𪚩勿。𪚩，亦無往而不作災，𪚩解。信十五年左傳：「秦獲晉侯以歸。秦伯曰：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妖夢，正卜辭所謂「王𪚩𪚩」。三𪚩，二詩小雅十月之交：「下民之孽，匪降自天。」箋云：「孽，妖孽，謂相為災害也。」相為災害，宜是𪚩。𪚩，𪚩諸字本誼。分別言之，則日月之妖為𪚩，山川之災為𪚩，訶謠之怪為𪚩，偏旁不同，其實一字。一方國志一五三至一五五葉）

义亦声，是一个表意兼形声字。𠂔字的构造与𠂔（𠂔）、𠂔（折）等字类似，象以考割艸，应该释为与𠂔同音义。

□□卜古鼎（貞）：辨才（在）唐柔（麓）。
乙四九六

这个字所以的十，跟上面举过的考旁简体非常相似。甲骨文从四，𠂔，从二，𠂔，每多无易，例如：莫、和、某（禁）就都有从𠂔和从艸两种写法。所以这个字应该是𠂔的异体。

知道了。考𠂔是𠂔的初文，还可以纠正前人对𠂔字的误释。甲骨文常见𠂔字，作𠂔。

是藥字……指作造洒藥山，饒宗頤讀為「孽」，以為「指禾害而言」，甲骨文編則仍把它當作

构造和日、𠂔相类，应该分析为从禾，从考，考亦声。𠂔（艾）可以看作与𠂔的异。

商代人用表意字，往往比后世分得细。后世用一个表意字表示的意义，他们往往分用几个

到周代就只用从牛的牢字了。如草、心、禾在甲骨文中各有其字；而斤、戈、乘、一、小、止、二、并是的一

父
应该当刘禾讲，正相当于甲骨文的
。此外如吕氏春秋上农
。因骨岁不举，谷不登，乃大
。或立丰稔。

禾刀讲，或应作刈禾讲，都跟稿字相当。

丁丑卜穀鼎(貞)：王生(往)立(涖)禘，征从沚戩。
 沚二四，七B三三

立考泰·续五·二三·五

王親往位臨收刈黍子或其他作物之事的意思。

人文一四三

王四下一字殘存右旁。疑四及左上古音爲則泰者受象的意思。

甲子卜：『（弱）稊米。』
续二·五一，二·二三·六，戡四·七
吾先生释为『齋』，以为即『稊』之初文。『是商王统辖的一个农业区，似乎主要是种禾的，于省他辞或卜问『禾』出（有）正雨』，『受禾一年』，可证。上引卜辞是卜问『地刈禾之事』的。

辛亥卜鼎（贞）：『或稊来。』
续一·七七·三
或大概也是生产粮食的地区，但是也有可能商王准备派往某地去稊来的人。来就是周頌思文『贻我来牟』的来，稊来就是刈麦。

己丑卜方鼎（贞）：『今岁商稊。』
鼎：今岁不稊。
甲二·一一·一
皆是表示时间的一个词，于省吾先生读为『秋』。上引卜辞大概是卜问商地在今岁能否有刈穫。

庚辰卜豆贞鼎（贞）：『曹受年。』
鼎：曹不其受年。
乙七·六七·二

王固曰：『曹稊佳（唯）』
乙七·六七·三（乙七·六七·二之背）
上面所引的是一对正反对贞的卜辞以及它们的占辞。卜辞卜问曹地能否有收成。占辞已残，但可以看出『稊』也是当刈穫作物讲的。

夫是地名，『弗稊夫』
续二·六〇，续六·二九·六，戡三·三八，续一·九六·四
孟田禾稊，其知（禦），吉，稊。

弱（勿）一卅，吉，稊。
续一·三七

『稊』当指作物有病。疑『稊』即『哭』之初文，字亦作『哭』，金文用作『无』，『无』之『无』。『落』地『为』稊。『似可读为『稊』。说文：『稊，败也。』又说文：『稊，艸木凡皮叶落。』孟田的庄稼有了病，要想有所刈穫，究竟是举行禦祭好，还是不举行禦祭好。

小稊臣。
乙五·九一·五
乙二·八一·三

小稊臣当是管刈穫之事的小臣。卜辞里还有小藉臣，是管耕藉之事的小臣。二者可以互证。这是与商代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有关的重要史料。
鼎（贞）：不其稊。三月。
前四·五·三

癸丑卜：禘。兹用。辨四三三

上引卜辞里的日禘也都可以当刈禾讲。此外，甲骨文里还有些用禘字的卜辞，或者用法没有超出以上所说的范围，或者由于文字

残缺过甚而辞意不明，这里就不引了。

西周时人有以日禘为名的：
《礼记·礼运》：孔子作《春秋》而乱《春秋》之义，作《春秋》而乱《春秋》之义，作《春秋》而乱《春秋》之义。

这个字的废弃大概是西周之后的事情。

最后附带谈一下辞里的日禘：
《礼记·礼运》：孔子作《春秋》而乱《春秋》之义，作《春秋》而乱《春秋》之义，作《春秋》而乱《春秋》之义。

王固曰：古鼎一贞：乎一呼一。存下六一（六〇之背）。

是收刈字不识，疑从日考声，在上引卜辞里似乎也应该读为日刈。《说文》：刈，从刀，刈声。《说文》：刈，从刀，刈声。

裘锡圭：「刈」是刈禾的专字。卜辞里曾提到刈黍、刈来：

贞：王往立莅刈黍。《铁》一七七·三

有的卜辞还提到小刈臣：

这应该是总管刈获之事的官，性质与小籍臣相类。据上引「王往莅刈黍」等辞，商王有时还亲

临刈获的现场视察。

前四·五·三一辞说：

或以三月非刈获之时致疑。其实「不其刈」是卜问会不会得不到收获。他辞或言：

己丑卜：不其刈。三月。

与此同意。这类卜辞卜问的时间可以在实际收割之前很久。如果卜问是不是去收刈，否定词就

不会用「不」而要「勿」。关于「勿」和「不」的区别，参看拙文《说「勿」》，《古文字研究》第

一辑。《甲骨文中所见到的商代农业》，《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九八二（四四页）。

裘锡圭：「我们在甲骨文字考释（八篇）·释「禘」「禘」里已经指出，甲骨文「考」

字本象一种刀类工具，是「刈」的初文（古文研究第四辑一五三一—一五七頁）。「刈」就是鐮。國語辭源：「時雨既至，是「刈」的初文（古文研究第四輯一五三一—一五七頁）。「刈」就是鐮。刈既可用來刈草，也可用來刈禾。甲骨文「刈」字作「𠂔」，「𠂔」之字作「𠂔」，「𠂔」之字作「𠂔」，「𠂔」之字作「𠂔」。商代遺址所出的生產工具，一般以石鐮、蚌鐮為最多。可見「刈」在當時是極常用的工具。或半月形的有孔石刀和蚌刀，殷人收獲谷物時只取其穗（洋第三節第五小節）。取穗用的長方形文：「徑，獲禾短鐮也。」釋名釋用器：「徑，獲禾鉄也，徑，徑斷禾穗也。」但是，在甲骨文中還沒有找到與之相應的名稱。（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一九八—二四四頁）

按：裘錫圭以為「刈」之初文，可備一說。合集三一—二六七辭云：

辭殘，其義不詳。

𠂔 𠂔

李孝定「金祥恆氏續文編十四卷十六葉辭下收作「𠂔」者數文，按其辭例與「𠂔」字。辭云：「貞，以人乎伐「𠂔」。」「𠂔」二一三九。「壬戌卜，爭貞，旨伐「𠂔」。」「𠂔」二一八七四。「貞，勿伐「𠂔」。」「𠂔」三二九。「貞，旨弗其伐「𠂔」。」伯「𠂔」五二五三。言伐言「𠂔」伯，「𠂔」乃方國之名，無一用作尊字者，其字當隸定作「𠂔」，从「辛」从「吕」非「辟」字也。（集釋四二九二葉）

按：「𠂔」與「辟」不同字，為方國名。

辟 𠂔 𠂔

王襄「古辟字」許說也，从「尸」从「辛」，節制其辜也。从「口」用法者也。此省「口」。（類纂編第九第四十一葉下）

陳直「辭云：『己巳卜，王于品辟門奠。』案漢書：『關四門』，馬注云：『關，門也。』禮

沈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鄭注云：『索，求神也，廟門曰祊。』」卜辭辟門夷僅一見，蓋祊祭之夷禮也。
(賸義七葉上)

孫海波

𠂔，
𠂔一四九〇。
不从口，与屏字之形相同。
L (甲骨文编三七九页)

陳夢家「多辟臣可能是嬖臣，乃親近的襲臣。鄭制佐傳昭元昭七哀五大夫分上、亞、嬖三等，所以卜辭的元臣、小臣、辟臣可能也是等級有差之臣。」（綜述五〇八葉）

作𠂔。陳初生
哪。上
(商周古文字讀本三九一頁)
「甲骨文作𠂔、𠂔、𠂔，从辛从下，辛為劓劓之刑具，象對跪者施刑。字或

徐兆仁说参字条下。

是本。按：說文：辟，法也。从卪从辛，節制其辜也。从口，用法者也。此乃就小篆立說，非其意。或作辟，譌从口。作辟，譌从日。實則契文僅作辟，既不从口，亦不从口。从口乃增飾，是从日或乃譌變，林氏之說亦未免受許慎之影響。羅振玉以為从口者乃璧之本字，借作辟亦非是。辟、嬖皆由辟字所孳乳。

辟

48

W

丁
馬肅

𢇛 𢇛：人名与𢇛
𢇛 𢇛字不同。有关之辞除一二条外皆列于下：

卜官：帚狸……尸（子？）
郭知
（京津三〇一六）

乙巳卜貞王弗其子邦 (甲三〇一三)

己未卜知子郭小五不
知子郭中子不
知：郭：月
(人三〇二八)

庚午卜壬子母庚祐子邦：月
(續一四一·五)

戊午卜王二希子邦我： 戊午卜王勿邦子邦 于中子祐子邦 (续五·五·六)

于司子部 (庫四二九)

戊午卜五貞勿知子邦余：（《續四一五》）

八 辛酉卜王至于：郭 (南无二五三) (前四·一五·七)
九 己巳卜王于圉(？) 郭门賁
十 己未卜王貞帝：岁母庚
十一 甲申卜知帝：此己 (凉二〇〇五) 一牛一羊知帝：此己 (前一·三)
十二 甲申卜知帝：此己二牡 一牛一羊知帝：此己
十三 知帝：子于妣己允出眚 (戡七·一六) 日品：隶为志
十四 戊寅卜知子：咎于帝：在八月 (拾九·一六) 日品：隶为志
十五 癸未卜帝：此己 (前八·一二·三) 日品：隶为志
十六 戊辰卜王貞帝：此己 (前八·一二·三) 日品：隶为志
十七 贞帝：此己 (前八·一二·三) 日品：隶为志
十八 丑卜王：子：此己 (前八·一二·三) 日品：隶为志
十九 子(己字)：此己 (前八·一二·三) 日品：隶为志
二十 子：此己 (前八·一二·三) 日品：隶为志
上列诸辞中，人物妣己、母庚、中子、小王、均己谢世。(辞例三·四·五·一一·一三) 后
母庚。为子郭求祐于中子、小王。如小王为考己，则帝：此己，一系相承。为帝：此己，
上列诸人妣己、母庚、中子、小王、均己谢世。(辞例三·四·五·一一·一三) 后
诸辞为二期格式。其句法如卜王：此己，中子、小王、均己谢世。(辞例三·四·五·一一·一三) 后
字写作司字形(辞例六·一)，皆非一期卜辞。惟卜人有自，故有以帝：此己，为武丁之配者。
按亡人妣己、母庚，二期皆有。妣己当可不论。母庚则见于方、自之辞，亦见于矣辞(凉
三三〇四)。余细究卜人分期，知争、方、扶、自、勺等人在二期祖庚时代尚存。因争辞与旅、
尹、行等辞皆有人丁。旅、即、尹、行等辞中却绝无父甲、父庚、父辛、父乙等称谓，故知旅、尹、
人辞皆有人丁。旅、即、尹、行等辞中却绝无父甲、父庚、父辛、父乙等称谓，故知旅、尹、
行等辞皆有人丁。旅、即、尹、行等辞中却绝无父甲、父庚、父辛、父乙等称谓，故知旅、尹、
时代当在武丁、祖庚交替之际。而又是祖庚、祖甲一代，子郭、子咎为庚、甲子姪辈，故求子
郭之祐于小王。小王即考己也，故疑其为祖己之配。子郭于辛巳夕生，或即廩辛未可知。
郭近似郭，后一字释辟。(通六·一五) 从辛从尸无疑。辟称曰辟臣，曰多辟臣，曰疑辟
字实为殉人之意。(子郭(己字)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二册三四一一——三四一三页)

按：「郭」或「郭」乃人名，與「郭」有別，當屬同源分化。

稊

陳夢家

「成稊來

鐵一七七·三

弱稊來

鐵四四·七

稊黍

續五·二三·五

不稊，十月

旅順博物館

不其稊，三月

渝四·五·三

今葉不稊

甲二·一一·一

弗稊

續六·一九·六

說文「𥽿，語相訶距也，从口𥽿，……讀若藥」。卜辭「稊」當是藥字，說文訓「牙米」。齊民要術卷八作藥法，記浸小麥於水而日曝之，又以水澆之，至牙生而止。卜辭「稊」是動詞，當指作造酒藥，而所指名為來、來、黍，都是可以製酒的糧食小麥、梁米和麥子。麥常用以作酒，而齊民要術卷一說「梁米又可釀作酒」。（綜述第五三九葉）

饒宗頤 按「乙七六七二龜」：「貞：王固曰：『稊，佳……』」京都大學九三三〇己未卜，「貞：王在……亡稊黍」。稊為動詞。說文「稊」讀若藥，說者多以稊為藥字。明義士考釋「他辭又見」：「貞：今古商稊……貞今在不稊」。一「他」甲二·一一·一，則以稊為藥害之藥矣。故知稊蓋指禾害而言。「王往治稊」，殆謂往省視禾之受蟲害也。（通考九五葉）

屈萬里

「稊，隸定，當作稊，然不可識」。

（甲編考釋二六八葉）

彭邦炯

「甲骨文中稊、𥽿、稊諸形的字。這個字很有意思，它本身就是一條重要的農業史料，通過對它的正確釋讀，我們可以了解到商代農業生產過程中一個重要環節的具體情況。」

這個字孫詒讓在契文舉例中曾釋作「𥽿」，也有人曾釋作「𥽿」。即藥（余永梁殷虛文字考。孫海波在甲骨文編卷七·一四第〇八七八號定為稊，并稱：「从禾从𥽿，說文所无，地名」。陳夢家則認為是「𥽿」字，「指作造酒藥」（殷虛卜辭綜述第五三九頁）。香港學者饒宗頤讀為「稊」，以為指禾害而言（殷代貞卜人物通考第四五頁）。近有裘錫圭同志提出新解，以為即

日刈的异体（甲骨文文字考释，古文字研究第四辑）。我以为表说近是，但仍有可商。

甲骨文“禾”字构形，一旁的“禾”，当指收取过穗头的黍、稷、麦等类作物剩下的稻稈形

，而非一般的禾苗形。甲骨文禾苗之禾，一般多作“禾”形，而“禾”的禾旁则多为“禾”或“禾”形，象

割去穗头的“禾”（黍）、“禾”（稷）、“禾”（麦）等形。而这些个字一般又多指农作物长大

抽穗，或果实成熟的意思（说详后），割去其穗头则成为“禾”字形的禾旁形。

另一边的“禾”旁，裘锡圭同志以为甲骨文中还有下从刀的“禾”字，当是镰刀一类收割

工具。王国维在释薛（观堂集林卷六）中认为“禾”字初文。我以为“禾”字是一种农具是对的，

艾之存字。裘锡圭同志也认为“禾”字是“禾”的初文。我以为“禾”字是一种农具是对的，

但绝非镰类农具，而应该是鐮类农具的侧视图。比如商周考古第三八页图二〇，四所刊一九五

三年在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的一件青铜鐮，其侧视图形，就与甲骨文的“禾”字极为相似（见上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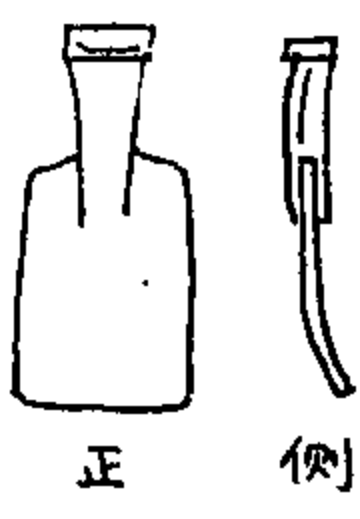
对于甲骨文中有一部分从刀的“禾”字，我认为这是因为鐮器的口似刀刃，可

起刀的割断物的作用之意。甲骨文的“禾”字构形是从鐮这种工具钁断已收取

过穗头的稻稈形。稻稈形的“禾”字下近根部一横划与钁相近，这是示意钁从未

的这个部位砍断。它有如刀字加一点为刀，示意刀口这个部位为刀刃一样。由上

可见甲骨文的“禾”字就是从“禾”，从“禾”，是表声兼表意字无疑了。



可见甲骨文的“禾”字就是从“禾”，从“禾”，是表声兼表意字无疑了。

亦声，读如鐮，为以鐮器钁断收取过穗头的稻稈的表意字。此字当为说文刀部“鐮”字的初文。

说文曰：“鐮，断也，从刀薛声。”前已说及，薛古当读为鐮声，今读薛为鐮（三〇）音，照古

代应读为鐮（五〇）音。说文薛字大致由下从刀的“禾”字衍变而来的。

我们说“禾”字是以农具鐮器收取已割取穗头的稻稈，在甲骨卜辞中也讲得通。此字在卜辞中

的用法有作地名或国族名用的，但主要是作动词用，当作收获讲。如卜辞多见的“禾黍”（如

续五·二三·五、京人一四三等），“禾稷”（如殷四四·七等），“禾来”（如铁一七七·

三等）之类，都是指的收获黍、稷、麦等稻稈，后来才用以表示收获之义。卜辞还有“小禾”

目，此“禾”字亦当为专管收获诸事的小头目（参见王贵民就甲骨文所见试说商代的王室田莊

中国史研究一九八〇年三期）。

我们再从民俗学、考古学的有关材料，亦可以证明古代这种特有收获方式的存在。

在古代，由于生产手段比较落后，一般都是在农作物成熟之后先用镰刀一类的小农具收割

穗头。这样既可多取时间，也可因熟透作物易掉粒造成损失；同时又便于收藏。待拾收完穗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葉玉森 按說文「辛，鼻也。卜辭作𠂔𠂔。𠂔為有罪之人，从又，疑繁文。猶執从又，仍執也。」（前釋二卷四十七葉上）

余永梁 按此辭字从司，說文辭字編文从台作辭，木部柏福文作辭，泉福文作辭。台字古金文作辭。台與司通。一殷虛文字考一

吳其昌 「𠂔」字未詳。在本片一指前一、三〇、五十一、二五、六、中，似當為一人名。故云：「𠂔于𠂔宗」。𠂔出于五后，至于𠂔，以文例推之自見。他辭又云：「貞口于𠂔」，宰「一鐵九五二」蓋謂以少宰祀于𠂔也，並可與本片互證。此外，在他辭，又屢以「小𠂔」為一人名。綜合各書觀之，約計「小𠂔」凡七見。一見于前二、二五、六，二見于前七、二八、一，三見于後二、九、一三，四見于後二、一〇、一，五見于續二、一八、一，六見于林一、二六、七，七見于湖一、九八、三，其在續編文云：「壬午卜，大貞，翌癸未，出于小𠂔，二宰，口一牛」。一（二、一八、一）謂以一牛二宰致祭于小𠂔，則小𠂔自為一段代先人之名，至無可疑耳。曰「小𠂔」似更有別作「三𠂔」者，他辭又云：「癸丑卜，大貞：子出于三𠂔羊五」。一（林一、五、一四）謂以五羊致祭于三𠂔也。諦案此二辭「出于」之文並同，則「小𠂔」殆即能令人疑其為一人之名也。一（殷虛書契解詁三二九——三三〇葉）

孫海波 「𠂔」，鐵九五·二。从司从辛。說文所无。人名。一（甲骨文編三七四頁）

楊樹達 「太平御覽八十三引古本紀年云：曰小辛頌即位，居殷。曰今本紀年云：曰小辛名頌。曰按書契前編卷廿捌頁壹版云：曰△大貞，乍商小𠂔，亡柁？曰……按小𠂔即小辛也。𠂔字从司，又所从之辛字下皆作曲出之形。殷契錄存貳拾肆版云：曰△丑，侑于五后，至于𠂔。𠂔字同，余謂𠂔即小辛也。知者小辛名頌，頌从公声，古讀与公同。史記呂后紀云：曰未敢訟言誅之，集解引徐广云：曰頌一作公，是其証也。𠂔与公音同，小辛名頌，稱𠂔，就河亶甲名整稱整甲，陽甲名和稱和甲矣。一（竹書紀年所見殷王名疏証，和微居甲文說卷下五八頁）

李考定 「从考从司，說文所无。余氏謂即辭字。於余氏所論辭或作辭，弟是以為台受二文在偏旁中偶可通作「考」澄，既不能澄司受可以通作則無由澄此為辭字。余氏又引柏福作辭，泉福作辭，似亦與余氏所論無涉。又云台金文作辭，遂謂台與司通，說亦無據。葉氏謂字从辛

从又，疑辛之繁文。按此乃从司作从又，葉說非是。字从考考辛辛一字从司，疑即許書辛部之辭。許書辭下云：訟也从司，猶理率也。爾雅也。爾雅辭从司，辭辭辛部，而福文不从辛者蓋緣古文辭或从司作詞之異體而致誤。許訓員為治，一訓理，司訓臣司事於外者，與治理之義亦近，故辭字或从司或从爾會意，其義一也。——（集解四二九五葉）

饒宗頤 「司蓋辭字。說文：『辭，籀文从司作詞，』金文曰司工曰司馬曰司參有司曰諸司字皆同，或省口作詞。甲文又有司字，（《京都大學》一四六五）从司从号，司乃其省形。《周禮》：太祝『作六辭，一曰祠。』鄭司農云：『祠當為辭，』此即『辭』字通之證。契文以辭（司）為祠，又省作司。——（《通考》八二六頁）

饒宗頤 「『丁酉卜，大貞：小司老，佳丁叶。』（《拾掇》二·一五一）卜辭『作小司』，蓋即『作小祀』，與祀為一字，知者：一、三司亦作三司，說已見前。二、韓司亦作韓司，（《綴合》一五）是其證。契文曰王廿祀，亦作王廿司，（《前編》二·一四·三）『司』小祀用牲。『鄭司農云：『小祀，故知小司乃小祀矣。』《周禮》：肆師『立大祀、次祀、小祀，祭未，出于小司，三宰，一牛。』（《簠室·人名》三）用三軍一牛，小司為司命之類，司人生死，故卜問死事，及有作喪作孽等語。小司亦省作『小号』，（《佚存》七·九）如『韓司』之作『韓号』也。（《南北·明》三六二）卜辭『小司老』（考）『（見《林》一·二六·七）』有釋為宮廟初成之祭考，（《春秋》穩五年）按讀老為考，是。——（《通考》八二六至八二七頁）

严一萍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得』字，考释者大都就字形隶定为『司』，未有作进一步的說解。我认为这是『后』与『司』两字的合文，而『是』字省口。京都大学藏甲骨文字有一『司』字，全辞是：

至司（祠）后号，王受又。
后司一字，前一后字读司，借为祠。合文的后字不省口司，即是省口的『字』，为后号合文的最好证明。『后』与『司』，是方国地名。卜辞有：

贞：勿乎号。
王曰：其出死，佳奔弗得号。
癸丑卜，旁贞：由珍命且单号。
——《龟二·二〇·七》
——《下三六·七》

癸（卜，（方）貞：乎口臣率号。

贞：乎口臣率号。

号为何字何地，犹待考定。……我们知悉卜辞有日小王，二三期卜辞中所见的小王，应属于孝己的专称，大概不会有问题的。那么这小王后号，应是孝己的后妃，当然也有可能了。——（释小伊，甲骨

严一萍

「四版的释文补缺应是这样：

- 一、（癸）未（卜）貞旬亡田。（六日）己丑小伊（死）？八月
- 二、貞：其出（来）艰，二日己（丑）小伊死？八月
- 三、丙申卜，出貞：翌小伊，由癸？八月
- 四、丙申卜，出貞：翌小伊，由癸？八月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伊」字，考释者大都就字形未定为「伊」，未有作进一步的说明。我认为「后」字为「伊」字省，而「伊」字省「日」。京都大学藏甲骨文字B一八五五片有一「伊」字，即省口的「伊」字为「伊」字省，而「伊」字省「日」。京都大学藏甲骨文字B一八五五片有一「伊」字，后「伊」字为「伊」字省，而「伊」字省「日」。京都大学藏甲骨文字B一八五五片有一「伊」字，属孝己的专称，大概不会有问题的。那么这小王后号应是孝己的后妃，当然也有可能了。——（释小伊，中国文字第五卷二一七一至二一七五页）

按：释「伊」字，均不可据。字从「日」，不从「又」。李孝定集解七六七误以为从「又」。

前二·一八·一「伊」字，大貞，翌癸未出于小伊三宰，前一牛。

林一·五·一四「癸丑卜，大貞，子出于伊先五」。

後下九·一三「丙申卜，出貞，乍小伊日虫癸，八月」。

後下一〇·一「丙申卜，出貞，乍小伊日虫癸，八月」。

「伊」或稱「小伊」，為祭祀之對象，祭之日多在「癸」。

丁五王上綜述四九五，此屬揣測之辭。但「五毓」之為「先王」，當無疑義；「龔」可能指大庚至中

連稱，或當是「舊臣」名，存以待考。



湯余惠 「古璽人名有」

𣎵 丁 (古璽汇编二二四一)

第一个字的左偏旁与侯马盟书𣎵字所以大体相同，盟书𣎵字写作：

𣎵 金 (一五六·二) 𣎵 金 (一五六·二三)

等形，所以金、支两旁可以可省，唯𣎵旁或繁或简，却无一省𣎵，可见是很关键的部分，疑此旁乃古文𣎵的变体。从构形看，象以𣎵打𣎵孔眼之形。盟书从支，似取义于𣎵击，从金与或取义于工具的质料。说文小篆讹𣎵为𣎵，又变支为𣎵，谓𣎵字日从金，𣎵省声。然则上揭璽文当释为𣎵𣎵，字右从邑，殆为地名，后转化为姓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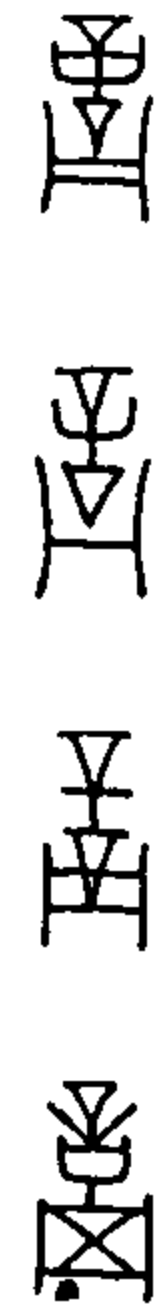
循着晚周文字的线索，可以推知甲骨文𣎵𣎵令周𣎵 (按二八二) 次字大概就是𣎵字的初文。审视其形，𣎵𣎵施于孔槽之上，碎屑随𣎵而脱落。倘不误，反过来又可以证明晚周及小篆所以之𣎵，实即甲文孔槽形的嬗变。这一条卜辞里的𣎵𣎵用为人名，大意是卜问是否要让𣎵这个人去对周方国发布命令的。 (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五九至六〇页)

裘锡圭说参𣎵字条下。

按：合集三二八八五辞云：

「𣎵𣎵令周」

为人名，字不可识。



陳新 「陳释意非是。高或即大垆，出仲虺之诰序。湯歸自夏，至于大垆。伪孔传：垆，三腹而还。大垆，地名。」孔疏：「大垆，地名，未知所在，当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经。」

又一辭不念卜干二地，雷不當是地名，詳云：『雷商孝畺』，待考。『殷虛』人方卜辭地名

于省吾釋畺見『字条下』。

按：字在卜辭為地名及人名。

辛 𠂔 𠂕

2511

孫詒讓 辛皆作𠂔。金文父辛鼎正如是作。或作𠂕，（攷一三〇一）則文尤簡。

王國維 余謂十干之辛自為一字，其字古文作𠂔作𠂕，或作𠂖。訓舉之辛又自為一字，其字古文作𠂗作𠂘作𠂙。此二字之分，不在橫畫之多寡，而在縱畫之曲直。何以證之？凡古文宰辟辭辭章諸字，其直與辛字相關者，皆以辛或𠂗，其中直皆折而左，無一以𠂔若作𠂗者。又殷虛卜辭有𠂗字，即說文𠂗字。說文：『𠂗，語相訶也，从口辛。』是篆文之辛亦或作𠂗，蓋辛𠂗一字。卜辭辭字作𠂗，亦其一證。『𠂗田盤』：『王命田政竊成周四方責。』竊从𠂗𠂗，即篆文从𠂗辛之辭，政辭乃政嗣之段借，知𠂗乃𠂗之繁文，辛𠂗又一字矣。𠂗字當从說文𠂗字讀，讀為繫，即天作繫之繫本字，故訓為臯辭字，从𠂗从止𠂗，會意，亦以𠂗聲。凡宰辟辭諸字皆以此字會意。至說文說辛辭諸字，皆从𠂗起之義文立說，故動觀齟齬矣。（集林卷六辭辭下）

葉玉森 按卜辭辛作𠂔𠂕𠂖𠂗等形，其𠂔之一體填實，則成𠂕，末銳為缺，上可受，似象一工用之器，與𠂗𠂘𠂙之象迥別。作𠂔𠂕，下仍象缺，上或增一作二，乃滿受，非上字，𠂗𠂘乃𠂗之專字。孫氏謂辛有作𠂗者，考藏龜第一百卅版乃屬製，𠂗下仍作𠂗，實非辛字。金文𠂗之有體或作𠂗與𠂔相同，似非庚辛之辛。郭氏謂剗剗即辛辛，尚待商榷。（前釋一卷十三葉上）

郭沫若 羅王兩家均各有所發名，是補許書之缺，而以王氏辛𠂗為一，說尤屬創見。然而羅氏辛𠂗為一，說似亦未可以遽改。據余所見，辛𠂗𠂘實係一字。今在證明此說之前，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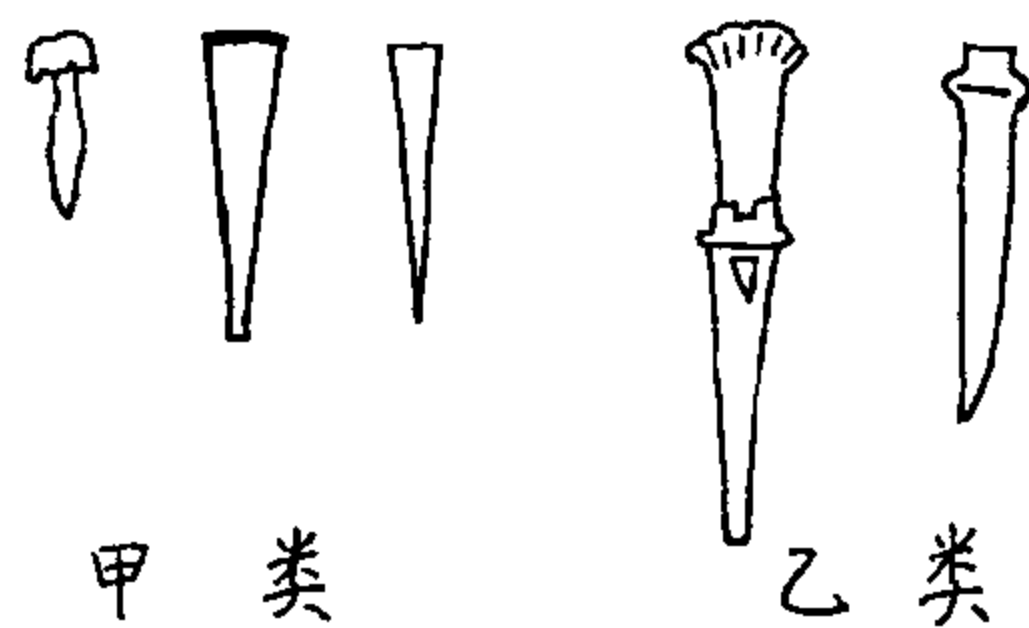
先別出疑似者數字於此範圍之外，其一為言、音二字。其二為龍、鳳二字。言、音二字古不
辛，其與辛類似之形，福古本作丫，作丫或作非，殆為蕭管之形，此於釋和言中已詳矣。因
可知言、音與非一字，龍、鳳於卜辭有以平作者，案此乃象龍鳳頭上之冠，字當為說文部
首辛字之省。說文云：「辛，叢生艸也。」象辛與相並出也。讀若沒。卜辭鳳字亦多从辛作者，
：故言、音、龍、鳳均非从辛者。辛之字，其義亦利然有別。此於論字之先自當釐而析之，於事
方不至混淆。至辛字二字，王氏分之二，以為「不立橫畫之多寡，而在縱畫之曲直」，其所引證，
於辛、辟、薛、絳、章諸字則特筆書之，於童、妾、言、蒙諸字，一言當除外，則以馬、辛字
在上，其左折之跡不可見，而屏諸例外。此事三宜加以推究。如辛字果為二字，則童、妾諸字
何不準焉？字之例以示其重要之曲筆，而必冠於字上，使與他字混淆？此其可疑者一。王謂辟、章
諸字，所以之辛皆作曲筆，此事亦不盡然。卜辭有得字，文曰：「其得于之。」若一、爾、五、卅、一、
金文有辟、薛、絳、章諸字，凡此皆从辟之字也，而作直筆。又為章字，其見於頌、敵及史頌、敵諸銘中
者，或為王氏所說中作曲筆，然以乙亥、敵、之、作、師、處、方、尊、之、作、辛、之、說、有、異、此、其、可、疑、者、二、
也。又為僕字，史僕壺蓋四字，蓋二字作僕，此則均直筆作，與王氏之說有異。而為文二字則作僕，
辭敵亦作僕，皆無絲毫曲意。此其可疑者三也。然此三疑正辛、音、辛、為、一、之、三、證、且、辛、字、二、
氏謂無一曲筆作者，然雅氏所編殷文存中有一「父辛爵」，下卷十六葉一辛字作「辛」，
此品末見原器，不能斷言其真偽，然由字體觀之，似非偽器。是則辛字之結構，橫畫固可多可
少，而直畫亦可曲可直。更積極而言之，則辛字實本一字，辛字同字而異音，此其有說，字乃
象形，由其形象以判之，當係古之制。說文云：「制，猶蒺藜為蒺藜，壺為胡盧，為瓠蘆，推為終葵，
筆為不律之類也。」應劭注：「甘泉賦：分爲二物，云：制，猶蒺藜為蒺藜，壺為胡盧，為瓠蘆，推為終葵，
鑿曲刀是一非二。」高誘注：「淮南子：則別立異說，云：制，猶蒺藜為蒺藜，壺為胡盧，為瓠蘆，推為終葵，
委也。」所以刻鏤之具，而於本徑訓又云：「制，巧制畫畫頭，造髮也。」制，巧工鈎刀。制，規度制墨造
法五異，此其出於臆度之明證矣。制，制，巧制畫畫頭，造髮也。制，巧工鈎刀。制，規度制墨造
鑿刻之故，制，制，巧制畫畫頭，造髮也。制，巧工鈎刀。制，規度制墨造
書及合六而成規者，其形殆即今之圓鑿而鋒其末，刀身作六十度之弧形。一、六、六、三、百、六、十、度、
故言、音、合六而成規者，其形殆即今之圓鑿而鋒其末，刀身作六十度之弧形。一、六、六、三、百、六、十、度、
其正而圖形。作辛者，則從新之側面也。知此則知辛、音、辛、何、以、為、一、字、之、故、且、三、字、何、
以字同而音異。辛、音、辛、何、以、為、一、字、之、故、且、三、字、何、
故制可安為德音。辛、音、辛、何、以、為、一、字、之、故、且、三、字、何、

部，脂祭二部音最相近。脂真陰陽對轉，則劇劇均可轉為真部。辛音矣。由形而言既為彼，由音而言既為此，則辛辛之為劇劇或劇劇，審矣。因劇劇一名而二音，故辛辛終遂判為二字，更益之以考字之異形。如古物學中之化石，此不細心以考察之，固難觀其會通矣。淮南本經曰：公輸王爾無所籍其劇劇，高注：劇劇，已見上述，其注劇云：「兩双句刀。」案此劇字與劇至舉，施與案氏為劇之劇當有別。劇有刀義，在此當係指斧斤之類。又高之曰：「刺畫墨造。」說之於此，亦覺相宜。辛辛本為劇劇，其所以轉為德鼻之意者，殆亦有說。蓋古人於異族俘虜或同族中之有罪而不至於死者，每繫其額而奴使之。湯賡之六三曰：「見與或。」其牛掣，其人天且劓。釋文引馬云：「刺鑿其額曰天。」此服牛引重之人當即藏獲，而刺其額截其鼻，此古代虐待奴隸之真象也。其面存於文字中者則為辛之重、姜、僕等字。姜字省文作𠂔，一簡四二五七、金文作𠂔（伊教）若𠂔，一說其辛字均在頭上，此與叔向父教之女子𠂔教如𠂔作𠂔若𠂔者有別。重字小篆作𠂔，葉已形變。許書引福文作𠂔，童𠂔與福文同。番生教之金鍾金篆，假用形，非疾字也。毛公林金鍾金篆之鍾字作𠂔，童𠂔與福文同。番生教之金鍾金篆，假用重字作𠂔，從男，當係頁之省。毛公鼎以童為勅字，作𠂔，從目，當係首之省。此外如童之鐘字，於金文習見，大抵均以首有或頁省。是知福文之從甘者實係首形之變。而重所以辛，與姜字同意。實至人首之上也。僕字古亦从辛。由此上舉數例之金文已可知其大概。卜辭有此字，其形作𠂔（後下廿十一）羅氏揭此與金文諸僕字比較，並糾正許書僕字有類似以言作者而致誤。余與小篆从辛之變，言之詳矣。惟言此字从𠂔，則又不免因金文僕字有類似以言作者而致誤。余案此辛下之𠂔形實乃有尾人形之頭部，父辛盤亦有此字，作𠂔。有尾戴辛之人形與此全同。惟惜手中所奉之物若有損蝕耳。周宣大抵均有去人形而改从人作𠂔者。然亦有於人形之外猶面存人形之頭部者，如趙鼎之僕，淇田鼎之僕，一亦僕字之是也。游鼎則於人形之外更从人作僕，上早為辛，下早為子，子即人形之變。此鼎銘文上言「唯八月初吉辰立乙卯」，下言「祈用止文父日乙寶尊彝」。初吉乃周制，日乙則猶殷習，而中言「公錫祈僕」，此為周初宋人之器無疑。制度習慣既呈一交替之現象，乃於文字亦然，亦饒有趣味之事也。統凡上舉諸僕字，均係於人頭之上从辛。此與童姜二字既同意，而於辛之上復荷齒齒，此可知辛形絕非頭上所插之裝飾，乃於頭上或額上所固有之附屬物。余謂此即黥刑之會意也。有罪之意無法表示，故借黥刑以表示之。黥刑亦無法表現於簡單之字形中，故借施黥之刑具劇劇以表現之。刑劇即辛辛是辛辛可有刺義。湯賡之「天」當即辛之假借矣。辛既以黥義，故引伸而為鼻德，引伸而為辛酸，引伸而為辛辣殘刻。漢人補司直者為「刀筆吏」，揆其初意當即濫錫於此。一僕字誤从辛作有金文亦有之，伯虎殷之「土田僕喜」是也。視此可知字之流變不始於小篆矣。一甲研

即说文的辛字。许慎把辛字分为二字。实际上，在古文字里，它们是没有区别的。说文辛部的妾字，甲文或从辛作妾，或从辛作妾；辛部的童字，甲文从辛作童（屯南六五〇），金文从辛作童（沈儿钟）；此外甲文的言、商、竞等字，都有从辛从辛两种。据此可以确定，辛和辛同字。……为了便于观察比较，下面先罗列一些辛字的不同写法，其中有的见于偏旁。

甲骨文

金文



甲骨文

金文

表中各种字形，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极为相似，参见上图。通过文字与实物的比较我们才知道辛字是甲类凿具的象形，辛字是乙类凿具的象形，二字的字形区别，反映了实物的不同特征。

辛字既然象凿具，就知道辛字是凿字的初文。说文：「凿，穿木凿也，一曰杨（应读为杨）石也，读若戢。凿，读若戢，即凿字。说文：「凿，铁器也，一曰凿也。今字简化作钎。凿，岩石的长凿称为钢钎。铁字俗体作尖。尖又是凿具的「新会意字，表示头大尾小。字又作鑿，说文：「鑿，小凿也。辛与鑿同为出头音而真元通谐，辛鑿同部，辛与鐵钎尖鑿声韵皆同。所以，鑿鐵钎尖鑿等都是辛字的后起字，而承担了辛字的本义。

（释辛及与辛有关的几个字，中国语文一九八三年五期三六九至三七〇页）

按：王国维论「辛」、「辛」之别，其说是对的。说文「辛」、「辛」二部所屬諸字，實多相混，與古文字形體不符。不得據此鑄變之形體以證「辛」、「辛」同字。契文辭字作𠂔，辭字作

旁，皆从「辛」，不从「辛」。金文辭字或作𠂔（今甲盤），辭字作𠂔（齊縛），亦从「辛」，不从「辛」。徐灝段注箋謂「辭辟等字从辛者，疑皆辛之誤也」，雖據小篆立說，而實與古文字合。

辭。辭一二五五作𠂔，前七·三八·二作𠂔，撫續一四·一作𠂔，均可參證。其末筆適掩蝕，但仍有殘畫可辨。

名。名，妾，用與「女」同，先妣亦可稱「妾」，如「示妾」，「亦癸妾」，「王亥妾」均從「女」。上所以為人之「女」，「妾」乃頭飾，與「龍」，「虎」，「鳳」所從之「女」同。

然據其字體觀之，必為無疑。不得據此以論辛字「可曲可直」。殷文存下一五·父辛爵雖未見原器，郭沫若以「辛」，「辛」，「辛」，「辛」同字，均象剗剗之形。溯其原始，或當如此。然無確證，且卜辭已區分顯然，祇能存參。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詹鄞鑫 「我們已知，辛辛即童具。在古代，黥刑的刑具正好是童具，而不是剗剗。失于這點，材料很不少。易際曰其人天且劓，釋文引馬云：「劓童其額曰天」，五帝本紀曰五刑有服，正云：「墨，點童其額」，墨刑亦黥刑。國語晉語曰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鉛筆，筆即童字，漢書刑法志引作童，顏引韋注：「童，黥刑也。」刑法志曰墨罪五百，顏注：「墨，黥也。」童其面以墨涅之。以上記載，足証黥刑的刑具確是童。

古文字在人形頭上加辛辛以表示如隸罪人的身分。童字甲文作𠂔，妾字作𠂔，頭上都有童具标志，表示黥刑。黥刑的目的是防止如隸逃亡。我們以郭說為基礎，又知道辛辛是童具，而童又正是黥刑的刑具，那么也就童通了最後一個環節。

語文一九八三年第五期三七二頁（釋辛及与辛有关的几个字，中國）

考古所「丕」地名。上（小屯南地甲骨八八五頁）

按：《屯六五》辭云：「王乃令受……夜……聖田于重」為地名。

2514 𠩺 𠩺

按：字隸可作「𠩺」，辭殘，其義不詳。《說文訓》「𠩺」為「遲」，此疑即「𠩺」之省。

2515 𠩺 𠩺

按：字从「臣」，从「𠩺」，隸可作「𠩺」。辭殘，其義不詳。

2516 不 𠩺 𠩺

王襄「不」，不之婿文，古與否通。《籀考》天象八葉上

羅振玉「象花不形。花不為不之本值，許君訓為鳥飛不下來，失其旨矣。」《殷釋中三十五葉下》

王國維「帝者，蒂也，不者，附也，古文或作𠩺，不，但象花萼全形，未為審諦，故多於首加一作𠩺，不，循形以別之。」《集林六卷十一——十一葉釋天》

郭沫若「分析而言之，其𠩺若𠩺象子房，𠩺象萼，𠩺象花蕊之雄雌。以不為附，說始於鄭玄。小雅棠棣。棠棣之花部不釋：『箋云：承華者曰部。不當作附，附部足也。』古音不附同。王謂『不』直是附較鄭玄更進一步，然謂與帝同象萼之全形，事未盡然。余謂『不』者房

也，象子房猶帶餘意，與帝異在非全形。房熟則盛大，故不引申為丕。其用為不是字者乃假借也。一甲研釋祖妣十八——十九葉

又曰：「不假為附。楚辭惜往日。乘汜附以下流。王注云：『編竹木曰附，楚人曰附，秦人曰撥也。』附一作附。小雅棠棣。鄂不韡韡。鄭箋云：『不當作附，古聲附不同。』蓋古不附附音同，故相通用也。此與附字聯文，與舟同例，假為附字無疑。」（卜通別二第二葉）

李孝定「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以一「獨天也象形」。篆形一下从吊，亦未見鳥飛上翔之象。王國維氏取小雅鄭箋：「說謂不即附，其說至謬。郭說尤精當。或作小者但象殘意萎敗之狀，用作否定詞者假借字也。金文作不，毛公鼎不，孟鼎不，頌鼎不，師金父鼎不，王疎鐘不，齊侯壺不，者尹鐘不，鄭侯簋不，不，縣妃簋與契文略同。其上或增短橫或豎，或增圓點，為文字衍變通例，無義。縣妃簋一文則譌受較甚矣。金文不尊乳為丕，恐仍以假借說之為是。郭謂是子房盛大之引申義，可商。」（集釋三四九七葉）

饒宗頤「不字亦作収，為地名，不即邳，左昭元年傳：『商有饒邳，』他在山東滕縣。」（通考八〇三葉）

張秉叔「不，是不字，這個字的形狀，與一般的『不』字書體，微有差異，但是根據中的『不』字，也和這個形狀一樣，所以這也應該是『不』字。在這裏，應該是人或地方之名。在以前，一般學者只把當作否定詞的『不』字看待，譬如：

貞：勿乎从希于不？（乙編五八〇三）
貞：呂「方」其「戈」不？（洪三二八）
商承祚氏的考釋說：『我不即不戈，如不兩之曰兩不也。』那是因為他沒有看出這是一個名詞，所以只能作這樣的解說了。其實，在卜辭中，有若干處曾見子不之名：

由子不乎阱！
勿佳子不乎！

由子不乎？（本編圖版貳）

貞：子不其出疾？（前四·三二·二）

□□「卜」一，單貞：子不其□？（續五·一三·五）

這和畫與子畫，阱與子阱，單與子單，呂與子呂，宋與子宋的情形是一样的，在這里把不解釋

成方國（地）或方國的領袖（人）之名，都可以講得通。

金文有子不爵，原字諸家皆不識，吳式芬釋亥（注一），形狀不像，是不對的，現在由於卜辭的証明，可以知道那是不字，子不爵上的子不与卜辭中的子不當時是一人，或一國之子爵（不同時者）。

癸丑卜，不从又，乃权字，疑即不字异构（注二），卜辭有作：

癸丑卜，□貞：貯□权？（拾九·一六）

那个权字，和本版上的一樣，是一個专门名詞，在其它的卜辭中，也有称子权的：

子权出？（乙編九·九一）

卜辭中又有称权人的：

王其平衆出戎爰人，由畺土人眾权人又戎？（邲三下四三·六十四六·七）

权人当是权地之人，子权当是諸子之封於权地者，也許这个子权，就是封於不地的子不，因為在另一些卜辭中，权字似乎是一个否定詞，和不字的用法一樣，如：

「乙」亥卜，貞：王室权自上甲至于多后衣尤？②（前二·二五·四）

辛巳卜，貞：王室上甲权至于多后衣尤？②（前二·二五·五）

叶玉森認為权是祭名，他虽則沒有說出理由來，我想大概是因為同版上的另一条卜辭作：

乙未卜，貞：王室武乙伐亡尤？

以為「权」和「亡」相當，遂認為是祭名，但是在那两条卜辭中，相當於「亡」的，是「衣」而非「权」，所以「权」字似乎仍是作為不字之用的。（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十三——十四頁）

（注一）見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卷二：「陳邦福氏曰：當釋杯，說文有裛梧，无杯字，」

（注二）叶玉森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卷二：「陳邦福氏曰：當釋杯，說文有裛梧，无杯字，」

礼記礼運云：污尊而杯飲，注：手掬之也（殷契辨疑十二頁）。森按杯為祭名。（四十六頁）

白玉崢

「崢按：

不，當為丕之初文，丕，象花之葉，丕，乃其莖及叶也；故丕有

大誼。自殷為否字詞后，遂為借義所去，乃另造丕字以還其原。其后，文昭日進，而不，丕二字，不足以应付生之諸種事物，遂再造某字以盡其用。然某字亦為某字所去，遂又以柑字補之。文字演進之跡，于此見之矣。」（契文舉例校讀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冊三六四二頁）

尹一萍

「契文不字，无慮數十百見，其形作不，不，多用作否定詞。王襄曰：不，不字省文，古与否通。」（見簠室殷契徵文考釋天象五九）則尚有通假之誼，今尋绎卜辭，

则更有作名词用者，如：

一、贞：子不其□

终九九（南元二六九）

二、贞：子不其出疾？

续四·三·二

三、□□（卜）争贞：子不其

续五·一·三·五

四、□寅卜，韦贞：知子不？

续五·九·一（簠人十一）

□□卜□（贞）知子不？

（以上作人名）

五、□伐不三人于中组宰

簠典九四

六、□（伐）不三人于中□

京都七二三

（以上以不人作牺牲）

七、□弗其戡不？

抚九〇

八、□□卜殷贞：吾方衡率伐不？王告于且乙，其正？告于且乙，又。七月

□□（卜）殷贞：吾方衡率伐不，王其正？告于且乙，又。七月

殷後B一六七六（卜上、六

南明七九同）

九、庚申卜，王贞：余伐不？

庚申卜，王贞：余勿伐不？

庚申卜，王贞：余伐不？

庚申卜，王贞：余勿伐不？

丙一

（以上作方国名）

以不为人名者，亦见於彝铭。……王獻唐氏以不为邳国，遗著有邳伯壘考，考辨邳与下邳

上邳之沿革，至为详审，文曰：

定公元年传：薛宰曰：薛之皇祖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

汤左相。由昭公元年传（商有姚邳）观之，商代邳与姚国同叛，势力颇大。由定公元年

传观之，奚仲初居薛，后迁邳，由其嗣裔仲虺（据左氏传杜注）居薛，为汤左相，是邳薛

同属奚仲之后，薛为商王朝服务，邳则不尔。邳之主要区域在江苏邳县，薛在山东滕县。

周代薛国故城遗址，今尚为极大村落，出土周汉文物。若仲虺故城，据水经泗水注引晋书

地道记在此城西三十里，屡经勘察，有其地无从证实。按今县界，邳、薛之间只隔一峰县

，相距非遥。汉代邳名下邳，汉书地理志东海郡下邳注：曰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也

。上邳不见汉志。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有上邳侯，惠帝时封，为楚元王子郢客，至文帝元

年国除，后时汉志因不录。邳名分为上下，不自汉始。史记高帝本纪五年正月：曰齐王韩

信习楚风尚，徙为楚王，都下邳。《史记》留侯世家、韩信传、灌婴传、靳黈传，亦屡言下邳。元和郡县志卷一〇：「至秦曰下邳，是秦已立县。《水经》泗水注：『汉徙齐王韩信为楚王，都之，后乃县焉。』又谓汉时所立。立县为一事，邳分上下为一事，其时如无上邳，即无下邳，曷为此二名耶？」《水经》泗水注引《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迁于薛。」可知邳名初无上下，后由迁薛，原地区在南，新地区在北，因号前者为下邳，后者为上邳。彼时邳国仍自称邳，迁后两地同名，他人以上下列之，后时因以立县，其名殆出秦前。《汉书》地理志下邳注引应劭曰：「邳在薛，其后徙此，故曰下邳。」说与左氏传相违。邳即在薛，何以别有薛名？既名为薛，曷又名邳？一地同时不能有二国，应说殊难自解。然曰邳在薛，一语，彼时竹书纪年未发现，应氏殆别有所本；虽不及纪年之详，正可以证纪年之确。邳在薛，盖从《史记》流传之说而来，知之不审，目有下二语之误。邳迁薛时，楚国势力早已进入山东南部。梁惠成王三十一年，当楚宣王三十年，邳虽小，亦为北进障碍，殆被压迫使迁也。迁必至薛，以邳、薛同祖能相容，地又密迩；非占薛国而有之，拓地共虞而已。邳所虞地，即为上邳。

下邳沿革既明，则邳国之地望可定，而与殷商之关系亦可以勾稽得之。……武丁之世，初尚臣服于殷，故《书》见曰「子不」之入事朝廷。而终又叛离，所以有「伐不」之卜；其叛当在武丁三十二年平服鬼方以后，故《书》曰：「鬼方衡率伐不」也。此后终殷之世，尚未见有「不」辞，更历西周春秋，亦乏史料可寻，至楚襄王时，邳始再见于文献。《史记》楚世家记弋人之对曰：「故秦、魏、燕、赵者，麒麟也；齐鲁、韩、魏，青者也；邹、费、郑、邳者，罗鹗也；外其余则不足射也。」见《史记》卷六，以王何取？邳至其灭国之时，据王献唐氏推测，当在齐闵王三年封田婴于薛之后。殆已入战国前期。邳虽小国，上溯夏商，由部落建国而至楚顷襄王时尚存于世，绵历一千五六百年，可谓享祀久远矣。——《不国解》中国文字第四十九册五二九五至五三〇八页）

陈炜湛 「不弗非亡勿毋」：这是一组表示否定意义的同义词。根据王力先生的拟音，不、弗、非，古皆帮以字，亡、勿、毋，古皆明以字：

不	píwə	弗	píwət	非	píwəi
亡	míwə	勿	míwət		

声音是很接近的。它们之为同义词，是由于声音的关系。王力先生说：「这绝对不会是偶合的。我们还可以仔细分析：用于禁止语的，一般只有明以字，如「不」、「弗」、「非」、「毋」、「无」；用于否定叙述和否定判断的，一般只用帮以字，如「不」、「弗」、「非」、「毋」、「无」。证明甲骨文

辞，王氏此说不尽相合。不与弗、弗与母、不与母、勿与母在下辞中皆有互易之例，综类用例所举文例可证。其中弗与母、不与母的同义通用说明王先生所谓的曰一般曰不大适用于甲骨文

字。例如：

贞：我史弗其戕方？（丙七八）
癸亥卜，殷贞：我史毋其戕方？（丙一）
癸丑卜，争贞：自今至于丁巳我弗其戕田？癸丑卜，争贞：自今至于丁巳我戕田？（丙一）

王固曰：丁巳我毋其戕，于来甲子戕。（丙一）

祖丁弗它王？（乙一九一二）
（邲一、二八、二）

曰韋贞：佳祖丁母它？（邲一、二八、二）

曰雀弗其幸岳？（六中九一）
（邲一、二八、二）

甲戌卜，内：翌丁丑雀毋其幸？（邲一、二八、二）
（逸珠五五九）

翌丁巳勉不其至？（京都四五九反）
（佚七六七）

丙午卜，今二月母至？（佚七六七）
皆为曰弗，曰不，与曰毋，因义之例，是综类用例所已揭示者（京都四五九反摹录有误，今

据原书本文篇正）。值得讨论的是丙一，两辞对贞，尤有说服力。王占曰云云是占辞，是根据

卜兆所作的推断，曰毋曰不会，是曰禁止，曰大，依然是否定的推测，与曰弗曰因。这一组卜辞是

判断，从今（癸丑）到丁巳五日之内，我曰大概不会打败（田方），到了甲子日就可以打败了。

判断是：在丁巳这天恐怕还不会打败（田方），到了甲子日就可以打败了。说见前（田方吧。王的

这组同义词中，不字还可置于句末表示疑问，如习见的“不雨可称雨不（前三、一九、四，

二、三三五），不征可称征不（京津二九八七，殷缀八六、三六八），不至可称至不（乙一四

二、一七七），此曰不征，犹如后世之曰否曰又，如：（京都三〇二八）

知子郭中子不？己未卜，知子郭小五不？（抚二〇五）

戊辰卜，己辰不？己巳卜，庚辰不？（抚二〇五）

其它几个否定词都未见此类用法。但在征伐卜辞中，曰乎（呼）曰总是与曰勿曰结合为曰勿乎，

而绝不称曰不乎。

贞：勿乎翌吉方？（铁二四一、二）

勿乎王族凡于将？（续三、七、九）

贞：勿乎伐吉方？（续存一、五五九）

至于非字，甲骨文作𠄎，𠄎非非等形，𠄎乃非之初文，𠄎非为𠄎之孳乳。陈作地各

外，也是否定词，用法与经传之非或匪同。辞例有曰非福（续存二、四四四，契七九四），

（一七）中却用曰不曰呢？这是是否表示曰可控制性已经消失了呢？我们认为除了上面附于原文之后的译译所表示出的分析方法之外，还有另一种可行的分析，下面是我们的推测：

当商人作出九八（一六）、（一七）的贞卜的时候，他们已经决定了不行裸礼，同时举行裸礼的适当时候也已经过去了（可能告礼已经进行或完成了）。为了某些我们晚时无从猜度的原因，商人很担心没有举行裸礼的后果，于是去贞卜不行裸礼是否会引起祖灵的不满（即制造麻烦）。如果这个推测是正确的话，那么曰王不裸曰只是一件既成事实的陈述。既然已成过去，自然就缺乏了曰可控制性，于是用的否定词是曰不曰而不是曰勿曰。基于这个假设，我们可以把九八（一六）、（一七）解释为：

九八（一六）：曰王没有举行裸礼，祖灵全制造麻烦曰。或：曰对于王的不举行裸礼，祖灵全制造麻烦曰。

九八（一七）：曰祖灵不会为王不举行裸礼而制造麻烦曰。

可惜类似九八（一六）、（一七）的句例很少，我们目前还不能作比较观察去证明上述分析的正确性。卜辞两种祭祀动词的语法特征及有关句子的语法分析古文字学论集初编二五六—二六一页）

单周亮

氏之说，皆有可商之处：（一）果如郭氏所言，个象花蕊之雌雄，何以曰不曰字中之花蕊皆倒悬而位于子房之下？（二）甲骨文中曰不曰字多作丩、𠂔之形。果如李氏所言，个象姜败之残蕊，则甲骨文中曰不曰字之花蕊，何以呈姜败之状者，竟较作壮盛之形者为多？（三）山海经西山经：曰渊有木焉，圆叶而白柑。郭璞注：曰今江东人呼草木子房为柑，音府。一曰：柑，花下鄂。郭沫若云：曰余谓一不者房也。曰柑为草木子房抑鄂足，兹不具论；然甲骨文曰不曰字有但作𠂔，全无子房或鄂足形者，似不可解。今考曰𠂔字甲骨文中作𠂔（前四·四二·一）、𠂔（前四·四二·二）、𠂔（后二·七·三）、𠂔（京津四三五九）者，说文解字七篇下云：曰𠂔，物初生之题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甲骨文曰𠂔字下半所象之根，与甲骨文曰不曰字下半颇相似，抑曰不曰字之本义为植物之根耶？说文解字六篇上木部曰本字下云：曰木下曰本。曰是曰本字之本义为树木之根。案曰不曰、曰本二字帮纽双声，物文对移。据甲骨文中之字形及古音，曰不曰字似皆与植物之根有关；然古籍中曰不曰字无作曰根本曰义者，姑存疑以待考可也。卜（一）不字本义为花树说质疑中国语文学研究第五期三二—三三页）

祗
祗
祗

李学勤 「初见于殷武丁卜辞（前六·一九·二八一）和三期二类卜辞（缀一八〇），也就是噩侯取方鼎所记取方所居的初。」（殷代地理简论第五十页）

于省吾 「甲骨文的「气」形多祗，自上甲衣至于多毓（《邲初四〇·一〇》），和「王」字，自上甲至于多毓，衣。《邲初四〇·二七·四》此类贞卜屡见。祗字作「𠂔」，从不无声，也读为「𠂔」。因为王字祗与它祗的王字或和王字代辞例相同，都指殺牲言之。（《甲骨文字释林》释吉、祗一七一页）

常玉芝

「（一）出组以五种祀典祭祀先王（祭上甲及多后的合祭卜辞。辞例如：「癸酉卜，洋，贞：翌甲戌乞酹，自自上甲，衣，「至」于多后，「亡尤」？」宝

（二）庚戌卜，五，贞：翌辛亥乞酹，自自上甲，衣，至于多后，亡尤？在十一月。邲初下四〇·一〇（《京三二二五》）

（三）辛亥卜，洋，贞：王宾翌日初自上甲，衣，至于后，亡尤？

合集二二六二一

这种合祭卜辞共见到上述三种文例。其中以第（一）例的数量最多，第（二）例的只见到王版，第（三）例的则仅此一版。三者虽皆以五祀典祭上甲及以后诸王，但卜辞文例却很不相同。如第（一）辞于癸日卜问第二天甲日开始祭上甲及以后诸王，这与黄组合祭卜辞较相似，稍有差异的是黄组只记卜日癸日，不记祭日甲日（出组此种文例的合祭卜辞可以证明黄组合祭卜辞也是于癸日卜问第二天甲日开始祭祀的）；黄组附记年、月，而出组则极少记月，更无记年的。第（二）辞于庚日卜问第二天辛日开始祭上甲及以后诸王，第（三）辞在辛日卜问当天祭上甲及以后诸王，两例卜辞记载的都是于辛日开始祭上甲及以后诸王。上甲在辛日被祭，则祭日的天干与王的日干各不一致，这是不符合五种祭祀的规律的。其所以如此，可能与五祀典之后的「初」字（其义不明）有关。第（二）辞作「初」，第（三）辞作「翌日初」，这在第（一）例的卜辞，即癸日卜甲日祭上甲及以后诸王的卜辞中是绝对见不到的。黄组中的合祭卜辞，也有类似的情况，如：

（四）辛亥卜，贞：王宾初自上甲至于多后，衣，亡尤？

龟一·二七·四（通二九七）

（五）辛巳卜，贞：王宾上甲初至于多后，衣，亡尤？

龟二·二五·五（通二九二）

(6) 癸亥卜，贞：王宾初自上甲至于多后，衣，亡尤？
二五·四 (通二九六 + 通二九一) 二·二五·二十 二·

以上是仅见到的三辞。虽然各辞中均有初字，但都不记有五祀典，也即不是因祭卜辞了。其中第(4)、(5)两辞于辛日卜当天祭上甲及以后多王，这与上举出组第一种合祭卜辞第(3)辞的祭日相同，文例也较近似。第(6)辞于癸日卜祭上甲和以后诸王，这与黄组五祀合祭卜辞和出组五祀合祭卜辞中的第(1)辞的祭日相同。由此可以见到这种带初字字的合祭卜辞的演变过程是：出组时，尚记五祀典名称，祭日均为辛日；到黄组时，就不记五祀典名称了，祭日先也在辛日，后来就改定在癸日了。从而可以推测，出组时代的此类卜辞可能是因祭尚未定型之前的卜辞，也即不是因祭卜辞（因祭上甲在辛日，不符合因祭中先王在其日平名之日受祭的原则）。那末出组因祭上甲及以后诸王的合祭卜辞，就只有第(1)例（即于癸日卜）卜辞了。（商代周祭制度一七一—一九页）

按：字从「不」从「乇」，隸當作「𠂔」，在下辭多為祭名。亦有用為地名者，合集二六八九八辭云：

「王其呼眾戍𠂔受八東𠂔土人眾𠂔人有𠂔」
「東𠂔人有𠂔」
「𠂔」皆為地名。

𠂔
𠂔
𠂔

陳邦福曰：「當釋𠂔，說文有哀格无𠂔字。礼記礼運云：汗尊而𠂔飲。注：手掬之也。」
賈承祖曰：「連文，于誼尤切。」（說契辨疑十二頁）

魯實先：「不之繁文於此辭為方名。」（卜辭姓氏通釋之二六頁五行，幼獅學報二卷一期）

楊樹達：「書契前編卷貳（廿伍之伍）云：辛巳卜，貞：王宾上甲𠂔至于多毓，衣，亡尤？」（上甲𠂔亦即上甲微也。𠂔字蓋从又不声，与湄微同为唇音字。）（釋辭，和微居甲文說卷下六一至六二頁）

饒宗頤 按「权」字，卜辭有二義：一為不之繁形，如人名曰「权」，其「一」用為合祭，所見習語有曰：「权自上甲衣，至于后」者，又有倒裝作「权至于多后衣」者，「一」用為合祭，今按實當讀為「持」，與「聚」同用，「明義士三〇七」知「权」與「聚」義近，「权」字陳邦懷釋「聚」也，「爾雅釋詁」：「聚，聚也。」釋文本或作「持」，「集韻」持或從「包」，「說文」：「持，引字，持，掬也。」「禮運」：「汙尊而抔飲。」鄭氏云：「抔，手掬之。」故知「持」與「聚」合各先王而大合祭之也。「持」與「聚」與「聚」為合正同義。是「杯」自上甲，「猶言」哀自上甲，「謂聚合各先王而大合祭之也。」（通考一〇〇一——一〇〇二葉）

張亞初

「权」字在甲骨文中是作為方國名出現的：

① 丙寅卜，爭貞，呼為「权」，侯專殺权（「丙」）

② 其率权（「丙」）二二三九

③ 口已，权出（「乙」）九〇九一

④ 癸丑卜，貞，財权（「拾九」）一五

「第一条卜辭之「权」即先，為地處山西境內的一個方國名。專是先侯之名。卜辭所說的呼先侯專殺权，就是命令先侯專去殺伐权。第二、三條卜辭貞卜权國族是否出動，能否把他們捉住。第四條之「財」，說文訓積，積权是权積的倒裝句（由卜辭「基財」為證，此辞方國名在前，財字在后，見遺一·四六三），意為权被征服后，向商王納貢。……

我們認為，「权」就是「平」字。权之作平，又旁隶變為十，與「卒」字作「父」，又旁隶變為「十」是一致的。平是山西的一個古老的國族。春秋時期晉國有平鄭（即平鄭父，或者者稱為平，見左傳僖公十年傳、十一年傳、昭公四年傳）和平約（僖公十年、十三年傳）。平鄭、平約之平當是以國為氏。

「平」韻上平声六脂下以平丕為同字，「丕」，大也，亦姓，左傳晉大夫丕鄭。丕在甲骨文中和全文中都作「丕」，平則作「权」，丕平古本為二字，后世丕才混為一字。

我們釋「权」為「平」，從字形上講，是有根據的，從方國位置上講，與文獻記載也是符合的。所以，可以肯定，「权」（平）是商代在今天山西境內的一個方國。從卜辭看，它与商王國是相對的。《殷墟都城與山西方國考略》古文字研究第十輯三九六——三九七頁

于省吾釋似見「字」条下。

。五三頁

「利」：在卜辭用為人名或地名。在此片卜辭中當為人名。——小屯南地甲骨一

按：字隸當作「利」。合集六七七五辭云：

為方國名。又懷九六五辭云：貞，子利亡疾，為人名。

2520

烜

于省吾釋以見於字条下。

按：字从「火」从「丩」，隸當作「烜」。卜辭似用為動詞，其義不詳。

2521

丩

于省吾釋以見於字条下。

按：字从「丩」从「丩」，隸可作「丩」。辭殘，其義不詳。

2522

市

孫海波「后編卷下第三十八叶八版曰辛亥口貞不口尤，曰不即市字。說文曰市，周也，作示，鍾伯鼎作市，篆乳以為師字。卜辭文義殘泐過甚，未知其誼與金文同文。——考古學社刊第四期二十一頁」

按：釋「市」可從。漢三三七辭云：戊午卜，旁貞，重永市。——似用為動詞。

2523

𠄎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524

𠄎

𠄎

按：字从「収」从「止」，隸可作「𠄎」。合集三〇九五九辭云：「𠄎歲登用」。

2525

𠄎

𠄎

按：字从「収」从「止」，當為「𠄎」之異構。合集二二二〇〇辭云：「𠄎歲登用」。

2526

兵

𠄎

王襄
二乘上

疑兵字。說文兵：古文作𠄎。此省人，象兩手執干形。𠄎（類纂存疑第三第十

唐蘭

舊不識。按殷契佚存七二九片云：「貞出兵𠄎。」（導論下編廿九葉）

李孝定
舊均不識，自唐氏釋此為斤乃得豁然貫通。誠盛事也。字从兩手持斤，乃兵之古文。許訓械以馬允兵之偏，乃其引申誼。金文作𠄎，鄭諸尹鉦，𠄎，乃齊大國，古文𠄎亦異構。之，作𠄎。𠄎，楚王會志，𠄎。

2517

楚王會志盤金文斤皆作斤，已失初形。後二器作斤，為晚期文字，為，蓋不可辨似矣。卜辭云
日丁日易日兵日獲斤二九六殘泐辭意不明，佚存一辭日出兵日連文，蓋與近代語法相同已。
引申以為執兵者，一傳矣。一集釋〇七九五葉一

按：斤从収从斤，與小篆同，當是兵字。文辭多殘，用義不明。

斤

李孝定「新」籀微帝系，四，按字从犬斤声。当即許書新字。王氏籀考未釋。辭云
壬戌卜，爭貞。既出斤，責于土，宰。其義未詳。一（甲骨文字集解補遺四四四七頁）

饒宗頤「按新即新字，此為地名。說文艸部薪下云：江夏平春有薪亭。見郡國志。
卜辭所見，未必此地，殆偶同名耳。」（通考三七五葉）

按：字从「犬」从「斤」。說文：「新，犬吠聲，从犬，斤聲。」合集二三六八八辭云：
「……丑卜，尹……新告曰……不……」
為人名。

新

唐蘭「前一三十五」新幣，七十四一，出吸新衣，後下三十二，新幣，九一，出新大
品，舊並不識。甲骨文編把「新」當做「妣辛」合文，大誤。按「新」字說文沒有，當即「新」字。
（導論下卅葉上）

吳其昌「新即新也。在同一方域之中，就此系于新地之宗廟而言之，則謂之「新宗」。
就此宗廟之廢內而言之，則謂之「新幣」。所以知幣即為宗廟之廢內者，在周金文中稱康王之廟
於望段，休盤，康盤，凱盤，伊盤，融攸從鼎，諸品，皆云：「王在周康宮」；而師遽方尊
獨云：「王在周康幣」。且其「幣」字，从山从帛，與本「新」指前一二三〇五十五六六字

按：唐蘭釋「新」是對的。說文訓新為「取木」，是為薪之本字。卜辭用為新舊之新。徐新
常「新宗」、「新鼎（星）」、「新大鼎」、「新豐」而外，尚有「新甕」、「新射」、「新中」、「新
南」、「新來」等等。

新



郭沫若「新殆新之繇文，讀為薪。辭械模（郭誤作模械）。新之標之。薪大乙猶言標
大乙也。（辭一四五片考釋）

楊樹達「按辭稱薪宗，又稱案宗，與「羔宗」。唐宗。文例同，新與案自當是殷先王
之名。按今本竹書紀年云：「祖丁名新。薪字以新，新字以宗，宗新薪音並同，然則甲文之薪
宗，「宗宗，皆謂祖丁之廟也。而「且丁召薪宗」正謂召祭祖丁于且丁之廟，尤薪為且丁廟之
確證也。（求義五二葉下）

楊樹達「卜辭云：「且丁召（啓），薪宗。」「（佚存壹叁叁）又云：「之薪宗，王受
又？」「（佚存貳壹柒）吳其昌謂薪宗狀后世言新廟，以全文望殷在康宮為証，（見武大文哲季
刊肆卷貳貳拾陸叶）余意恐其未然。凡卜辭言某宗者，又狀春秋之言煬宮武宮，皆指先祖之
宗廟為言。然則薪乃殷先祖之名，不似以新之新釋之也。此則謂行魯日之祭於祖丁
也。祖丁之名曰新，薪與新音同，然則薪宗者，與羔宗唐宗之稱正例相同，正謂祖丁之廟，薪
宗之稱，猶他辭之稱祖丁宗，行祖丁魯日之祭于祖丁之廟，尤事理之宜也。此不惟可明說
卜辭，又可由卜辭証今本竹書祖丁名新說之可信據矣。（釋薪宗，和微居甲文說卷下四七
至四八頁）

孫海波「明藏六六八·用与新同。王其侑妣庚新宗。（甲骨文編三二六頁）

屈萬里「新，疑與新字同。薪宗，即新廟也。其言「薪大乙」（辭編一四五及一六二）
者，新作勅詞用，蓋新修大乙之廟也。（甲釋第一五五葉）

李孝定
「以山从新，說文所無。許書山部曰：親至也。見部曰：親至也。音義並同。廣韻云：親，古文親也。以此例之，新，新當為同字，似有未安也。郭氏謂：新為祖丁之名，新宗即祖丁之廟考。居解為新修大乙之廟，須增字其義乃完。未見直斥其名者，惟之傳曰：唐宗曰：名，新宗即祖丁之廟考。卜辭言曰：某宗，者多見，均係廟號，未見直斥其名者，惟之傳曰：唐宗曰：名，新宗即祖丁之廟考。史記殷本紀集解引張晏曰：禹湯皆字也。二王去唐冀之文，從高陽之質，故夏殷之王皆以名為號。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上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據此，則湯若唐宗，為且丁之廟，其說似仍有可商也。」
（集釋二四八二葉）

饒宗頤
「按新亦祭名，卜辭云：新大乙，又，王受又。一粹編一四五，魯簋先饋祀之新燎，是也。」
（通考一一四〇葉）

陳邦懷
「（屯南）一四二八五号：

其新法又
「新，字从山，新聲。在甲骨文中与日新同用，如日新宗曰：（殷契佚存一三三）号一是其证。法字左从，为水字省文，甲骨文从水之字多如此作。右从公，不读立字本音，当读作位，殷周文字立、位同用。从水从位，释注。注训临，其义与诗小雅：日方叔注止日之淮相同。其新注佑，是谓新注临职位，其得上天之佑乎？」
（小屯南地甲骨文中所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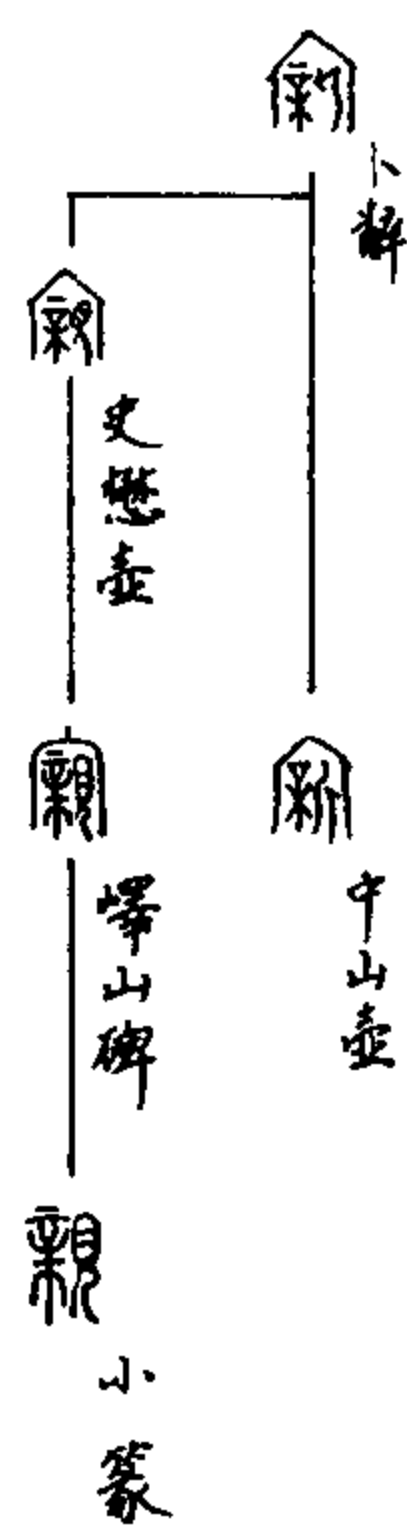
陈汉平
「甲骨文有字作新、新、新，甲骨文编未定为新，附于山部之后。河北省平山县出土中山王鼎铭文有：日邻邦唯新，仇人在旁。日句，亦有新字，字读为親。说文无新字而

有親、親字：日親，至也。从山親聲。日親，至也。从見亲声。日可見親、新二字同训。由中山王鼎铭新字读为親，知新字即親字异体。卜辞曰：辛酉卜其召新且乙王受又。弱新王受又。新大乙又久王受又。新宗王受又。
字滬一·一八〇
粹編一四五
佚存二一七

：卜且丁竊宗王國因
：王其又庚竊宗王
其率年于河竊受年
上列諸辭中之竊字俱讀為親。親。一（古文字釋叢，南明六六八，續存六·一〇·五，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一年一期一〇八頁）

吳其昌 參新字條

按：卜辭「新」字與「新」有別，不得謂為新之繁文。中山金有親字作𠂔，是契文𠂔當釋為「親」，金祖同以為親之古文是也。廣韻以「親」為「親」之古文，說文則以「親」、「親」分列二部，而皆訓「至」，實本同字。其演化之迹如下：



寧滄一·一八〇辭云：

「辛酉卜，其告新且乙王受又；

是「新」亦用為祭名，其詳不得而知。郭沫若讀作「薪」，引詩棧樸（郭誤作樸棧）「薪之楨之」，謂「薪大乙猶言楨大乙」，「薪」自「楨」自「楨」以「薪」為「楨」，未免迂曲。屈萬里、楊樹達之說均誤，李考定集釋已辨之。辨之是也。但李氏以為「親」、「親」既可同字，則「新」亦可同字，此種論據過於薄弱，謂其有這種可能性則可，實無此種必然性存在。純四二八五及四五四八均有「新大乙」，不得釋為「泣」。

新

𠂔

于省吾釋新，參𠂔字條下。

按：字从「新」从「又」乃「新」之繁構。參見 2528 「新」字條。

折 84 85

葉玉森

「折从么从力，即幼字。」（鈎沈乙卷九葉上）

唐蘭

「疑是折的本字。」（導論下廿九葉）

李孝定

「从斤从么，說文所無。契文力作乂，此明是从斤，葉說誤，唐說亦無佐證。」

（集釋四〇九九葉）

按：兩八五辭云：「疊以𠂔；疊不其以𠂔。」張東權隸作「折」，不可據。字不可識。

𠂔

唐蘭

「佚存八九九片作𠂔，旧不识。按，明或作明，可証此即𠂔字。」（古文字導論）

下二十九頁下）

屈萬里

「字从𠂔从斤，疑是𠂔之本字。𠂔之作𠂔，猶𠂔之作明也。」（甲釋第七十一葉）

李孝定

「說文：𠂔旦明日將出也。从日、斤聲。讀若希。」契文此字屈氏釋𠂔可從。本辭僅殘

餘𠂔字，其義不明。」（集釋二二一三葉）

按：字从「𠂔」从「斤」，隸可作「𠂔」。釋「𠂔」不可據：「𠂔」从「日」，「斤」聲。契文偏

旁「日」與「𠂔」不能互作。且未見「旦明」之義。卜辭言「在𠂔東北」，（人三一三合集二〇七七九），當為地名。

折

↓
↓
↓

唐蘭「卜辭書」或作「書」，可證「𠂔」即「𠂔」字。L（古文導論）一九六三年版一八七頁）

孫海波「前四·八·六。唐蘭釋折。L（甲骨文編二二頁）

繞宗頤「卜辭書」字唐三釋折，字凡四見，二為地名；辭云「在𠂔」（京都三一三一，「津一五六五」）。在「𠂔」即在「𠂔」，「𠂔」即「𠂔」。尚書大傳「文王生則克耆」。周本紀「明年敗耆國」，「正」謂即「黎國」，當即其地。如「耆國」，則「𠂔」正為「耆」字。王成作「𠂔」，故「甲文之「𠂔」字，非耆莫屬」。晉以來傳本，歸藏中有本「耆」篇，其殘文云：「耆二千歲而三百莖，其本以老故知吉凶。」卜辭中有「𠂔」字（加拿大多倫多安大略博物館藏），「𠂔」從「𠂔」，「𠂔」從「𠂔」，「𠂔」字亦作「𠂔」，「𠂔」字釋「𠂔」即「耆」之佐証。以上祇是聯系「甲文」對「易」緯「𠂔」字作些訓釋，限於材料，聊備一說而已。L（殷代易卦及有美占卜諸問題，文史第二十輯第二頁）

于省吾說參「𠂔」字系下。

按：說文：「𠂔，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新籀文「𠂔」从「艸」在「𠂔」中，「𠂔」寒故折。折篆文「𠂔」从「手」。L（甲骨文、金文折字形體與說文籀文大體相合。許氏關於籀文「𠂔」字的說解殊屬牽強。王筠說文釋例云：「𠂔字重文，說解以為从「𠂔」，似非。若从「𠂔」二字為義，則「𠂔」之折也，「𠂔」斷之邪？「𠂔」權之邪？義無統屬，是謂雜亂。且論其部位，是「𠂔」在「艸」中，而云「𠂔」在「𠂔」中，亦非以字形見字義之法。案當以會意兼指事字。二非「𠂔」字，但以「𠂔」之界出之間，以見其為「𠂔」斷。……L（王筠說是對的。甲骨文「𠂔」字所从之「𠂔」，亦示斷首之意。齊侯壺折字作「𠂔」，與說文籀文同。說文篆文作「𠂔」，从「手」。段玉裁等均已疑之，認為「此唐後人所妄增。斤斷艸，小篆文也。……从「手」从「斤」，隸字也。九經字樣云，說文作「𠂔」，隸省作「𠂔」。類篇、集韻皆云隸从「手」。則折非篆文明矣。L

卜辭折字均用作地名。其形乃从「斤」斷木，而非从「斤」斷艸。

折

金祥恒

「然則折字，从手持斤以斷草也。說文：「𠂔，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𠂔，

籀文折。从艸在公中，寒故折。𠂔……其初与𠂔文合，象以斧斤断艸形。甲骨文折為地名，其地望不詳。其字或作𠂔，𠂔……𠂔或象艸木之枝，以斧斤断之狀，故𠂔始為折字。𠂔（釋文）
中國文字第五卷一九四三頁至一九四六頁

于省吾釋折，參𠂔字彙下。

按：字从又持斤斷木；𠂔，象木之折，篆文為變為从，艸。此乃，折字之繁構。

2535

斧

𠂔

唐蘭釋斧。（傳論下廿九葉）

按：字當釋斧，卜辭用義不詳。

2536

𠂔

𠂔

唐蘭「按此字說文沒有，金文折或作𠂔，疑此亦折字」。（傳論下廿九葉）

按：前四·四三·五「司令𠂔歸」乃人名。卜辭「折」為地名。形體亦有別。唐蘭疑亦折字，非是。

2537

尋

𠂔

𠂔

按：字从，尋，从，口。合集三六九〇四辭云：

「癸酉卜，在尋貞，王旬亡𠂔」

為地名。契文人名、地名、國名每增「口」以示區別，此亦其例。字乃由「尋」所孳乳。

2525

2538 𠂔 𠂔

唐蘭「此字說文沒有，疑是𠂔的本字。廣雅釋器：「𠂔脂也。」說文闕。」（導論下廿九葉下）

2526

按：字从「肉」从「斤」，隸當作「𠂔」，釋「𠂔」不可據。合集八八三三辭云：「貞，呼取𠂔。」

2539 𠂔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540 𠂔 𠂔

考古所「𠂔：說文：「𠂔，喜也。」漢書·石奮君傳：「僮仆𠂔𠂔如也。」晉灼曰：「許慎云：𠂔，古欣字也。」字在此為祭名。」（小屯南地甲骨八八六頁）

考古所「𠂔：当即𠂔之异构，釋𠂔，見本書六五六解釋。」（小屯南地甲骨一一五七頁）

按：說六五六辭云：「其告祭𠂔祖辛，王受又。」說四五四四辭云：「丁丑卜，其告祭𠂔至。」均當為祭名。

2541 折 𠂔

按：合集二九〇九二辭云：

「丙寅卜，狄貞，孟田其遷，徹折有兩。」
為地名。當為「折」字之異構。

矢
个

羅振玉
四葉下

「象楠幹枯之形。」說文解字云：「从入，乃誤以楠形為入字矣。」（殷粹中四十

王襄「古矢字，許說象楠幹枯之形，又似枯槩也，一曰矢枯槩，槩，段茂堂云：槩，虛者，弦可隱其間也。按：矢一端之入形為枯，一端之个或中諸形，為楠，中或O形為羽，一所謂箭也。」（類纂正編第五第二十六葉上）

于省吾「前一三四：『貞，小母矢矣。』葉玉森謂：『小母，稱罕見。』矢矣，殆其名。」（集解）
「三三」按：葉說殊誤。要即矣。前四五一三：『貞，重矢矣。』前四五一四：『戊寅卜，貞，矢矣。』庫六八〇：『其矢。』余所藏殷契拓存有辭云：『貞，弓矢。』爾雅釋詁：『矢，陳也。』左隱五年傳：『公矢魚于棠。』注：『矢亦陳也。』逸周書世俘：『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注：『矢，陳也。』卜辭稱『矢矣』，謂陳列矣，如以祭，以人為牲。矢矣，謂陳矣。曰其矢弓矢者，矢均就陳姓言之也。（駢三第十八葉）

吳其昌「乃為箭矢之形。其在金文，如貞松堂集古遺文卷十頁廿一有父辛爵，亦銘有矢鏃之狀。又同書知不足齋叢書四頁廿二其箭矢之形作个狀，並可与此个狀參証。前記呂方或虎方出而為寇之事，而此節摹繪有弩矢之形，此其故殆可以會意得矣。」（殷虛書契解詁第六四頁）

陳直「卜辭矢字有作个形者，案此象結矢之形也。周禮夏官司戈指云：『矰矢，第矢，用諸田獵。』鄭注：『結繳於矢謂之矰。』賈疏謂：『結繳於矢以弋射鳥獸者。』正象結繳之形。」（殷契續義七葉）

孫海波「个之殷之先世，故得與小丁同祭，其字與篆文矢字極相似，疑即矢字。」

饒宗頤 「矢者，爾雅釋詁：『陳也。』或作戾，見廣雅。」（通考三七九葉）

胡厚宣 「發」从矢，用為動詞，意思是射。『發』之義為逃，用為名詞，即逃亡的收隸。發、發，即用箭射殺豕豕，致之于死。」（甲骨文所見殷代收隸的反壓迫鬥爭考古學報一九六六年一期）

姚孝遂 「日」矢，「日」寅，「日」黃，是逐步分化的，於「」形增「」為「」，是為寅，

復增「」，是為「」或「」，即黃字。

但「寅」字不得作「」，其關係如下：

編九八——九九頁）

按：王筠說文句讀以矢為「全體象形字」是正確的。段玉裁說許慎「从入」之義為「矢欲

其中」，乃以意為之。

甲

商承祚 「以寅字之作」推之，故知此為寅字。」（類編十一卷二葉）

按：釋「寅」不可據。卜辭殘缺，其義不詳。

矢 寅

孙诒让

「寅皆作」(刘释如是)。

(契文举例上一页下)

远矣。 羅振玉

「说文寅古文作」

卜辭中寅字屢見，與古金文亦全異，去許書所謂古文者逾

郭沫若

「說文」寅，體也。正月，易氣動，去黃泉欲上出，金尚強也。象以不達，體

寅於下也。……「說文」寅，體也。正月，易氣動，去黃泉欲上出，金尚強也。象以不達，體
說。字於骨文作「𠂔」，此說實最牽強而無理。許氏以曾見殷周之真古文者絕不至於誤
古金文中其為殷者則作「𠂔」，為周者則作「𠂔」，為秦者則作「𠂔」，為漢者則作「𠂔」，
後，字形頗變，為師奎父鼎之「𠂔」，為廣寅之「𠂔」，為師趯鼎之「𠂔」，為廣寅之「𠂔」，
蓋燕之象形也。矢形為交而為燕身，兩手為交而為燕翼。篆文亦由此而變，蓋將燕首離折而為
山，燕翼訛交而為日，其古文亦燕形之變，晚周蓋為陳獻之「𠂔」，為戊寅之「𠂔」，
之土字疑當在字中，為免伯敵之「𠂔」，蓋象燕之身，疑為後人本。去黃泉欲上出，
語而改移於下。要之，寅字之最古者為矢形，弓矢形或奉矢形，與引射同意。漢書律曆志引
達於寅，故有急進，虔敬義。小雅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傳云：「夏后氏曰拘率，先正也。
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漢書律曆志：「寅，進也。爾雅釋詁：「下亦云。寅進也。又，寅
敬也。」尚書寅字史記多引作敬，為帝典：「寅賓出日，五帝紀作：「敬道日出，又，夙夜惟寅，作
「夙夜惟敬」。無逸：「嚴恭寅畏。」魯周公世家作：「嚴恭敬畏。」蓋矢乃急進之物，而射則古人以之
觀德者也。」(甲研釋干支二三葉)

白玉崢

「說文」：籀頤先生釋并，孫海波氏文編入于附录(二七)，李孝定先生集釋，列

為待考之字(四六〇六)。崢按：字从「𠂔」，从「一」，「𠂔」，當與「𠂔」同，矢也。一，當與「𠂔」所从之一
同，矢的也。字蓋象矢穿地而進之形，故作「𠂔」也。就其構形審之：與「𠂔」同，僅只倒正之異耳。
就其在卜辭中之為用言：則與「𠂔」(后下二二·二)、「𠂔」(林一·二四·一六)同。再就时序言：「𠂔」
、「𠂔」均見於前期之辭，「𠂔」則見於后期之辭，但「𠂔」與「𠂔」之辭例異，不當為一字。由上述之三
事證明，「𠂔」、「𠂔」、「𠂔」三形，固為一字一義，只因时序不同，而為字形之衍變耳。三文既為同義，
則「𠂔」者當即「𠂔」及「𠂔」也。「𠂔」，今人或釋為「鵝」，則「𠂔」當即「鵝」之初形也。矢穿為「鵝」，則矢穿佳為「鵝」矣。
。是造字之初，以一為佳之意象，而此佳則即矢之的也。
(契文举例校讀十七中国文字第
五十二册五八七四至五八七五页)

柯昌濟「寅尹即伊尹，寅夷即伊夷，寅示即伊示，寅、伊二字二字為脂真二部對轉。按伊尹之名在古籍上從無用寅字代音者，獨見於卜辭，蓋當時卜人以音通假不主故常之故。非有同文之例証。則無以知其文之本義了。」（殷墟卜辭綜集例証考釋，古文文字研究十六頁一五四頁）

唐兰 参子字条

姚孝遂说参字条下。

寅，不得謂為从弓，乃區別之文。「寅」即借「矢」為「寅」，進而加「一」作「寅」以為區分。其作

2545 𠂔 𠂔

按：字在卜辭為人名。

2546 𠂔 𠂔

按：合集二六八八九辭云：

「不𠂔眾；其𠂔眾」
蓋假作「雖」。卜辭「雖眾」，「不雖眾」習見，字亦或作「雖」。

2547 𠂔 𠂔

按：字从「矢」从「八」，在卜辭為地名。

沃 演 𣎵 𣎵

考古所 「演：地名或水名，属沁陽田猎区。」（小屯南地甲骨九一六頁）

裘錫圭釋漢考古字条下

按：卜辭演為地名：

「田于演，往來：：雙鹿十又八

「甲午卜在演貞，王步于条亡」

「壬申卜：：演禁：：亡」 雙鹿：： 金祥恒續文編

商承作類編一一·五，孫海波文編一一·五、金祥恒續文編

為「淡」，李孝定集釋三三〇七已辨其誤。 前二·三二·四 後上一〇·八 京津五三〇一 六並以後上一〇·八之「演」

二〇、金祥恒續文編一二·二五、李孝定集釋三八一七並釋「医」均誤。 錄類三六七亦誤摹作

夷 𣎵

考古所 「𣎵為动词，是加工卜骨之动作。」（小屯南地甲骨八四六頁）

考古所 「𣎵：在此為人名，武乙·文丁記事刻辭中常見此字，為地名，置于𣎵乞与若 干骨之間或在骨若干之后。」（小屯南地甲骨八七四頁）

姚孝遂 肖丁說𣎵見(𣎵)字条下。

按：字當隸作「夷」，在卜辭為人名。

一體，又以衡爲橫；本字，故說爲「佩玉之橫」，其失彌遠矣。——（下畧詳見金文叢考一八〇）

考釋，舊多誤爲「寅父」，亦正用爲黃色字。例如：「甲申卜貞：寅于東三豕、三羊、豕、卯黃牛。」

「甲申卜貞：寅于東三豕、三羊、豕、卯黃牛。」

「甲申卜貞：寅于東三豕、三羊、豕、卯黃牛。」

「甲申卜貞：寅于東三豕、三羊、豕、卯黃牛。」

「甲申卜貞：寅于東三豕、三羊、豕、卯黃牛。」

此二例均作「寅」，與「師餘」之「眉壽黃耆」字作「寅」者全同。又洪有一例曰「東寅牛」，（釋文）亦是黃牛，高承祚疑爲牛色甚是，然疑黃牛爲一字，則非也。——（釋文）

楊樹達

「我壽堂殷虛文字之致云：『丙寅、△，即貞，△人寅。』」

寅以羅參事釋寅父，然卜辭寅字皆从矢，而人名之寅尹皆从大，疑非寅字也。以確是尹字。——（考釋廿壹下）郭沫若云：「王釋尹，至確，寅亦確非寅字。此黃字，乃假爲衡，黃尹即阿衡伊尹也。」——（通纂貳之伍拾下）樹達按：殷虛書契前編卷柒之肆曰「戊寅」，寅字作「寅」，龜甲「魯骨」文字壹卷拾陸之貳曰「△寅」，寅字作「寅」，並与此字同，羅釋寅，是。王疑非寅，郭釋黃，並非也。寅伊一聲之轉，寅尹殆即伊尹也。——（卜辭瑣記九頁）

孫海波

「寅，伊三三五五。貞人名。」——（甲骨文編五二三頁）

陳夢家

「黃作寅，『黃牛』亦見『七一二二』，『燕三六三』，封禪書述秦襄公『作西時，祠白帝，其牲騂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又述雍四時之祀，『各以其牲色，黃犢各四』，又述漢寬舒議祠后土，『黃犢太牢具』。凡此秦漢以黃牛爲小黃牛祭天帝后土，與卜辭祭四方之用黃牛，似可推爲一種傳襲的關係。」——（綜述五八七葉）

見甲編一六四七末詳何義；或竟是樂律之名也。——（甲編考釋二一八葉）

系借用弓矢的矢字，所谓造字假借，这和谐（鳳）为鳳，借仁为報同例。古音矢与寅双声，矢属審紐三等，寅属喻紐四等，并读为舌头。本诸上述，则寅字的造字由來，假借弓矢之矢以爲寅。后来因为矢与寅用各有当，故于矢字的中部加一方框，作为指事字的标志，以别于矢，而仍因矢字以为声。当然，寅字后来讹化滋甚，与矢字大有出入，已脱离了指事字的范畴。（甲骨文文字释林释古文字中附划因声指事字的一例）

裴锡圭

「贞：于乙亥入黄尹祈人。」

存下 229（同版古贞）

「今」日其取伊祈人。

「贞：于乙亥一取」伊祈人。

以后 2442（继续 497 重，参守沪 1235）

寅组的黄尹相当于整组的伊尹。见于上引寅组卜辞的黄尹祈人也称黄祈人：

癸卯卜贞：今日令兹取黄祈人。七月。

前 7.3.2

以后 2442（继续 497 重，参守沪 1235）

与整组卜辞的「伊祈人」当指同一种人。上引寅组卜辞的「入」字当日使进入「」讲，可读为「纳」，与「取」义近。这条卜辞与上引整组卜辞显然是卜问同一件事的。（论「整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二八八页）

齐文心

「黄国首领称王，并且经常接受殷王的命令。如卜辞：

（一）「贞令王佳黄？」（簠人十八十簠人三十三十簠人九十六）

甲骨文「黄」字作「𠂔」。佳即「唯」字，在此辞中做副词，有「独」之意。也就是「贞令王独黄？」意即「贞令王黄？」在这条卜辞中，王黄是作为及物动词「令」的宾语。此辞的内容是：问命令王黄（去做某事）是否顺利？

（二）「贞勿令王佳黄？」（考朕十八）

与卜辞（一）内容相同，只是从反面贞问。

（三）「贞勿令王？」（簠人十八十簠人三十三十簠人九十六）

此辞与卜辞（一）同版，直接贞问「勿令王？」王为受命者，可知此王与卜辞（一）内的「王」身份相同，仍指王黄而言。

（四）「贞由王令佳黄？」（金五三四）（金六五六）

这条卜辞中「由」用作次动词，引导受式先置，将像卜辞（二）中所举的「令王」的句式改作「由王令」，以突出受问「王」。将此卜辞还原或普通句式，仍为「贞令王佳黄？」与卜辞（二）相同。

王黄亦称「黄王」，如卜辞：

趙誠：「寅，寅。此字本應釋黃。為了和另一個卜官寅加以區別，所以釋為寅。从甲骨文字的發展來看，矢、寅、黃三字同源。皆由矢（𠂇）衍化而來，所以在甲骨文早期容易混同。到了晚期才區別顯然，矢作𠂇，寅作寅，黃作黃。寅、黃从𠂇發展而來，然不詳其構形。」（甲骨文簡明字典七五頁）

饒宗頤說參𠂇字条下。

姚孝遂說參𠂇字条下。

按：說文：「黃，地之色也，从田从𠂇，𠂇亦聲。𠂇，古文光。凡黃之屬皆从黃。𠂇，古文黃。說者皆謂「土色黃，故从田」。林義光文源謂「𠂇為古文光，無可考。古作黃，作黃，𠂇，𠂇象木穀可收形與𠂇形近，曰束之。秋禾之色黃也。皆屬望文生訓。」契文「矢、寅、黃」本同源。以用各有當，漸致分化。

矢 寅 黃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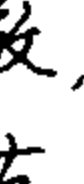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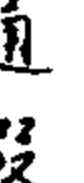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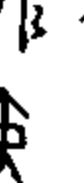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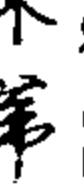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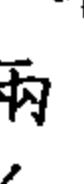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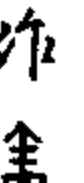






「矢、寅、黃」諸形，既有聯繫，復有區別。要皆自矢形衍化而出。晚期卜辭則「矢」作「𠂇」，「寅」作「寅」，「黃」作「黃」，區別甚嚴。金文「黃」字，乃「寅」形之譌變。郭沫若以為象佩珩之形，其說非是。佩珩之制，周初金文猶未及見。且契文「黃」字分明从矢，金文借「黃」為珩，當無可疑。

乙七一二〇「𠂇幽牛出黃牛」，「黃」與「幽」相對為言，謂黃色之牛；「黃牛」卜辭所習見。卜辭又有「黃尹」字，或作「𠂇」，或釋「寅尹」。黃尹無作「𠂇」者。陳夢家謂典籍或「混伊尹與阿衡、保衡為一人是不對的」。據君奭：「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因而認為「保衡」是不但伊尹、保衡是兩個人，而且一立於湯時，一立於太甲時。卜辭之「黃尹」即「阿衡」，「保衡」，「阿」保是其官名，而黃或衡是其私名（綜述三六三）。

卜辭「伊尹」與「黃尹」究竟是同一人，還是不同的兩個人，其說不一，仍有待於進一步之考索。

寅



葉玉森「按卜辭寅作，从象高屋形，从象一人束帶形。初讀為敬，束帶於廟堂之上，持身以示敬也。《書·堯典》：「寅賓出日。」《詩·小雅·采芣》：「采芣采芣。」《史記·五帝紀》：「寅賓並作敬，如寅敬古通段。卜辭省作，束帶形並顯。每爻作，从兩手，仍象約帶。玉爻作，全與，，，，，，，，，，，，，，，，，，，，，

屈萬里 「卜辭：『甲午卜，狄貞：伊其賓？』伊，即伊尹；蓋尹為官職名，而伊則私名也。」（甲編考釋一八九葉）

李孝定 「說文：『伊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人从尹，𠂔古文伊从古文死。段氏注云：『以死為聲。』伊从死無義可說，故段氏以死聲說之。許君此說不知何據。金文作伊，史懋宣伯伊，蓋伊生蓋與契文小篆並同，未見有从𠂔與之形近者。」（集釋二六二二葉）

姚孝遂 肖丁 「伊尹不是先王，但卜辭對於伊尹的祭祀非常隆重，其地位之尊崇，是超乎尋常的。且伊尹之祭日均于『丁』，種種迹象顯示，僅以『旧』臣『𠂔』來看，伊尹是不夠的。這一問題牽涉到對商王廟號的理解，我們對張光直先生所提出的有關問題是重視的。但是，這里牽涉到商代的婚姻制度，王位繼承制度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對卜辭所反映的某些有關現象，目前還難以作出完滿的解釋。」

2342 伊尹 在「丑」貞，王祝伊尹，取祖乙魚，伐告于父丁、小乙、祖丁、羌甲、祖辛。伊尹在此次祀典中居于非常突出的地位，此一現象是值得重視的。

1110 伊尹 在「甲寅」貞，伊氏葬大丁日。伊氏葬大丁日。

(3) 伊氏葬大丁日。伊氏葬大丁日。

(4) 伊氏葬大丁日。伊氏葬大丁日。

(5) 伊氏葬大丁日。伊氏葬大丁日。

978 這再 一次証明，伊尹的「法定」祭日是「丁」。

此 與「明續」493 同文。祭日為「丁」，又稱「伊丁」，當是廟號。

2567 伊尹 在「丁丑」貞，多寧以鬯又伊。

(8) 伊尹 在「丁丑」貞，多寧以鬯又伊。

3033 伊尹 在「癸亥」卜，又于伊尹丁，重今日又。

(2) 伊尹 在「癸亥」卜，又于伊尹丁，重今日又。

3075 伊尹 在「癸亥」卜，祝于祖丁。

(3) 伊尹 在「癸亥」卜，祝于祖丁。

(4) 伊尹 在「癸亥」卜，祝于祖丁。

效

𠂔

𠂔

伊之古文从古文死，蓋形體之譌，許書誤列於伊字下，前人多已疑之，當刪。
兒部錄云：說文：伊，殷聖人何衡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𠂔，古文伊从古文死。大徐本：俞樾明矣。水經伊水注曰：昔有莘氏女采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取而獻之，命養於庖。長而有賢德，殷以為尹，曰伊尹也。是伊尹正因伊水得名。朱駿聲通訓定聲：王鳴盛蛾術篇亦有此說。

裴錫圭說參中「字条下」。

屯南 1088、2417、2838 皆有「伊」字。小屯南地甲骨考釋六四一六五頁。

卜辭常見「伊」字。伊字為配享之意。所「伊」者多為回、大乙。
明續 513：「癸丑卜，回戌，伊。」
粹 151：「貞，其卯，伊。」
屯南 1088：「貞，其卯，伊。」

此說難以為據。卜辭亦見「其奉雨于伊」(明續 422)。「伊」之配死而為風師也。此說不必是。風師、雨師。
郭沫若先生謂：「觀為伊尹之配：此蓋殷人神話，或者以伊尹之配死而為風師也。」
辨 820：「伊尹。」
辨 820：「伊尹。」
辨 820：「伊尹。」

第(4) 辭「伊」字已殘，但仍有殘划可辨。「伊尹」丁「前」所未見，當與「伊」同。

子效當亦人名字。一效當即效字。說文支部：「效，象也。从攴交聲。金文效自作效，与此同。」

孫海波 「效」字。甲七八六。人名。子效。一(甲骨文編一三八頁)

「甲辰卜，雀受侯又？」
「樹達按侯為發語詞，詩「侯棠侯梅」是也，……無義。」
（卜辭求義二十一章下）

屬萬里 「侯侯兄丁曰己宰，曰夕歲曰」
「甲編二二九二周禮夏官小子：「允沈辜侯」
「侯侯其牲。」鄭司農云：「侯侯者，侯四時惡氣攘去之也。」本辭侯字，疑即此義。」
（甲編考釋二八九葉）

于省吾 「甲骨文稱：「王于黍近受黍年。十三月。」（乙四〇五五）甲骨文侯（侯）字倒書者屢見。王侯之侯與時候之侯初本同字，侯為后起的分化字。說文侯作候，并謂：「候，伺望也，从人候聲。」侯與候古通，典籍習見，今舉三証以明之：一、周禮小祝鄭注謂「侯之言候也」，廣雅釋言謂「候，候也」，均以候與候為音訓。二、俞樾《兒笈錄》（三·二），以為古候字止作候。三、近年來所發現的《夢秦簡》，曰「肉史雜候」和「耐為候」，均以候為候（一九七六年《文物》第七期《夢秦簡釋文》）。由此可見，前文所引的王于黍侯受黍年，是說王在黍子熟的時候能獲得黍子的丰收。又甲骨文的「癸丑貞，甲辰（啓）並」（《南北師一·一一七》），「侯字倒書，也應讀作候。這是說，癸丑貞，第二天甲日乃晴朗時候。」（《甲骨文字釋林》釋黍、齋，乘二四三——二四四頁）

林雲 「被曰比」者稱為某侯，根據前引鬼方之首領稱鬼侯之例，可知「侯」也是方國首領之一種。故可據之以推定聯盟的方國。如：

貞：今……比「比」侯虎伐虎方，受出又 （前四·四四·六）
己酉卜，矢，貞：今多子族比犬侯撲園留王事，五月 （前五·二·二）
己未，貞：王其告，其比「比」侯 （粹三六七）
貞：呼比號（暴）侯 （乙二六六一）

卜辭中还有许多「比侯某」的記載，除前舉之「侯告」外，還有「癸亥卜，王，貞：余比侯專」（前五·九·二），「呼比侯知」（后下五·十），「王比侯中伐……」（《庫一一九〇》）等。根據「比」侯虎方有稱為「侯虎」方（《佚三三五·菁七等》），「侯侯喜」方有稱為「侯喜」方，可知侯后面的一个字是私名，而不是方國名。卜辭中既有「侯侯喜」，又有「侯侯留」，（《綴二·一三二》），可見不同的私名，不一定就是不同方國的侯。因此，只有私名的「侯某」是不能和有方國名的「某侯」並列統計的。L（《甲骨文中商代方國聯盟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七六頁）

林雲 又如侯告，王常比其伐尸（乙二九四八，乙三八六〇，丙伍式，粹一一八七），
則其方國當在商本土之东。（《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國聯盟》古文字研究第六輯八〇頁）

裴錫圭

「不但田、牧、卫经历了由职官演变为诸侯的过程，日侯也又何尝不是这样。日侯，候也，斥侯而服事。日上引逸周书孔晁注也说：日侯，为王斥侯也。从文字上看，候字是由侯字分化出来的。但是，从语言上看，诸侯之曰侯，这个词却应该是由斥侯之曰侯，这个词分化出来的。侯的前身应该是在边境甘地为王斥侯的武官。劳榘在侯与射侯后记中说：循着相类似的轨道，最先本为斥侯，封建诸侯由斥侯者变为封国，和汉代的从侯官改为县，是

这个意见是很精辟的。

卜辞所见的侯，一般都已经具有诸侯的性质。前面提到过的攸侯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攸侯的封国有范围相当固定的鄙。从见于黄组卜辞的攸侯到见于黄组卜辞的攸侯，至少传了二百年左右。这个侯国实际存在的时间可能还要长。

大概由于侯本是驻在边地保卫王国的主要武官，地位重要，掌握的武力亦强，所以从职官发展成为诸侯的过程比田、卫完成得早。估计在商代后期，除了由斥侯发展而成的侯国以外，商王新封的侯国一定也已经不少了。

虽然在商代后期，侯已经具有诸侯的性质，但从商王可以把田、牧等职官派驻在侯的封域之内的情况来看，商王对侯的控制显然还是比较严格的。侯对王国所负的保卫之责大概也还是比较明确的。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说的。另一方面，商王对个别侯失去控制，甚至彼此兵戎相见的现象，在当时也已经出现。有一条第一期卜辞问曰：令雀伐帝侯，一甲一八三，参看侯六〇四，续二，三一，四廿一，就是明证。（《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文史第十九辑第九至十页）

姚孝遂

肖丁

「

多侯……

「侯」字倒书。卜辞从「矢」之字多有倒书者，如「室」字或作「𠂔」，「至」字或作「𠂔」。旁「𠂔」字或作「𠂔」，亦属倒书。我们发现在还未发现倒书在涵义上与正书有什么区别。

生谓卜辞「有多田、多白而」从「无多侯」，（《综述》288页）。今得此片，是卜辞亦有「多侯」。《

卜辭「戾」字有單用者，為名詞，有可能為人名，亦可能為侯伯之通名，陳夢家以為即稱四域的諸侯（綜述三三一）：

「用戾屯自上甲十示」
「貞令戾」

「貞令戾」
「令戾」

「戾來告馬」

卜辭

「受某又」者習見繁出，侯為名詞，楊樹達以為發語詞，非是。
「侯」為方國伯長之通名，論者多以為五等爵之一，實則商代五等爵制度尚未曾有。

族

「从从矢，𠄎旂之下，矢所集也。」（殷釋中四十四葉下）

王襄
「古族字」。
（類纂正編第七第三十三葉上）

此實从交。族字之原，應創造于酋長時代。古之酋長必俘虜異族之人而歸屬於旗下，以擴張其部衆。故族字象交胫人在旗下，交胫人即俘虜也。（說文九葉廿四行）……殷時殆編制俘虜爲若干族，然即謂之俘。如「早」一俘一族，「攸」十四，「多」早一俘一族，「攸」文人名三一，「胥」是也。又他辭云「王由召令五族伐羊方」。（後下，四二，六）五族未舉其名，當爲邊陲防軍，使之就近會師出伐，故略其族名也。（前釋四卷四十一葉上）

旗的制度，當是族字，从矢，从族，矢所以殺敵，族所以標衆，其本值應是軍旅的組織。清八
統之號為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稱十箭焉。箭者，矢也。族字从矢，當然又與部落稱箭的
涵值相同。有是四旗十箭的故事印證，我認爲族制的來源，不僅是自家族演來，還是氏族社會
軍旅組織的遺蹟。一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三三至三四葉）
又曰：「卜辭又有既稱族，又稱氏，氏蓋是部族的徽號，族則是軍旅的組織，氏與族的區
別，或為莫爾甘古代社會所謂一為聯合部族，一為胞族。」（同上）

孫海波 甲二七三。又子族，即右子族。
明藏六一六。或从口。王族追召方。一（甲骨文編二九一頁）

李孝定 說文：族，矢鋒也，束之族也，从矢，从族。許君意蓋以此爲族之本字，段
氏注亦謂族類值乃由束之族。按矢族，族字从矢，無所取義。段注據會集韻類編所
引，於从矢，其本義當爲族類，丁說是也。蓋古者同一家族，或同一族，即爲一我門單位，故於文
从族，从矢，會意也。許君誤以此爲矢族字，故於族下但云：「利也。利也。一義實由矢族一義所引申，
族則族類之本字也。卜辭言：『多子葉，釋俘，非是族。』但云：『利也。利也。』族字均部族之義，金文作『𠂔』，
公鼎師酉簋皆生簋，王命明公蓋，其事族蓋，𠂔不易，均从矢，與卜辭同，足證葉說从矢之誤。
（集釋二二三二葉）

金祥恒 卜辭中所見王族如：

戊寅卜，爭貞：羽以王族从𠂔？

𠂔車，𠂔王族从𠂔古王事？六月。

貞：𠂔王族于服？

勿乎王族于服？

貞：乎王族果服？

貞：車尊王族？

乎多矢尹一自（一師）于敦？

王族？

……

前一一·七

前七·三八·二

續三七·九 簋征二二 簋人五八

續六·一四·六 簋人六一·五七

前五·七八

前五·八·二 通四八九

其王族之族作𠂔，从𠂔从矢。说文：𠂔矢鍵也，束之族族也。从𠂔从矢，𠂔所以标众，众矢之所集也。故族或作𠂔，从𠂔从两矢。如：

王族

□卯卜，殷貞：□令□王族

或从口作𠂔，如：

新二一〇二
絕九三·一

己亥貞：令王族追召方，及于𠂔。南北六一六
族本矢鍵义，而引申为氏族之族。……卜辞曰王族𠂔，为殷商王朝中軍之親族。『
辞研究殷商軍族中之王族三行三师中国文字第五十二册五六六三至五六六四页』（从甲骨卜

張政烺

這個問題，卜辭中有一些材料，現在舉幾條最明顯的為例，如：

丙申卜，貞：𠂔馬，左、右、中人三百。六月。前編三·三一·二

□□（卜），賓，「貞」：勿𠂔多「馬」人三百。六月。鄭中片羽三集下四七·八

𠂔惟人百。鐵雲藏龜六三·四

這都是第一期卜辭，𠂔是一個動詞，有征召之義。馬是為殷王養馬的人，很多，不止一族。

這幾條卜辭占卜動用三百人或一百人，而三百人分成左右中三個部分，一部分還是一百人。第

四期卜辭有：

乙酉卜，惟三百令。

惟三族馬令。

及令三族。

乙酉卜，于丁令馬。

惟一族令。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五〇·六

卜辭中惟字後的賓詞倒置在動詞之前，故惟三百令即令三百，惟三族馬令即令三族馬，惟

一族令即令一族。這是乙酉日卜問要在丁這天（當是丁亥）使令馬。卜辭文義多重複，令三百

和令三族實是一事，即三族是三百人，而一族是一百人。這幾片關於馬的卜辭，中間隔著四五

個王，約數十、百年，可見這種族的組織相當穩固，不會輕易改變。

通過以上的考證，可以斷言殷代的族是一百人，這是一百個男子，他們是怎麼來的呢？參

攷周代文獻，推測當是出自一百家，每家一人。周禮·地官·司徒敘述六鄉的編制，從「五家

為比」起，層累而上，中有「族」這一級，鄭衆注：「百家為族」，鄭玄注：「族，百家」，各家皆

無異義。族人要當兵服役，其出人的辦法按照小司徒的規定是「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百家

百人，殷周的族基本上相同。百家的首領叫作尹，周代文獻中也有類似的材料。禮記·雜記·里尹鄭玄注：

王度記曰：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以庶人在官者。

孔穎達正義（卷五十二）：

殷制。

案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記也」。其「百戶為里」未知何代，或云

古代儒家說禮，見與周制不合者便托為「殷制」，借此解圍，未必真有什麼根據。王度記說百戶一尹與殷制相同，但殷人名族不名里，里是居住地區的名稱，按地區來劃分國家管制下的民，顯然要比族晚多了。周代一族也稱作「百室」，詩·周頌·良耜歌頌豐收，描寫糧食堆積如城，

接着說：「以開百室，百室盈之，婦子寧之。」鄭玄箋：「百室，一族也。……其已泊之，則百家開戶納之。……一族同時納谷，親也。百室者，

出必共澗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飲。」良耜是周王室「秋報社稷」的樂章，其目的是麻醉勞動人民，利於繼續進行剝削。鄭玄順着詩旨講去，所以片面性欺騙性很大，完全掩蓋了農夫遭受剝削和壓迫的痛苦，但也反映了一個落後面，即百家一族的農業共同體。百家成為一個勞動組合，互相幫助和支持，有共同的宗教節日，「出必共澗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的情況，我們推測殷代的農夫也是以此。

（卜辭哀田及其相關諸問題考古學報一九七三年一期）

李學勤「多子」這個詞，还包括在下辭常見的「多子族」一詞中。大家知道，多子族與王族對稱，如下列較晚的方組卜辭：

己卯卜貞，令多子族比犬侯璞周，由王「事」？五月。（續五·二·二）

貞，令多子族比犬侯璞周，由王「事」？

貞，令多子族比犬侯璞周，由王「事」？（前五·七·七）

貞，惠多子族令比萬，由王「事」？（后下三八·一）

……令以王族比萬，由王「事」？六月。（前七·三八·二）

王族與多子族合見一辭的，有方組卜辭：

□酉卜，王族爰多子族立干吉？（南明二二四）

此版可能与下二辭有关：

己亥貞，令王族追召方，及于……？（南明六一六）

己亥貞，三族王其令追召方，及于昭？（京四三八七）

凡有五族，多子族等詞的，都是有关军事的卜辞。

《國語楚語》上述晉楚鄢陵之戰云：「雍子與於軍事，謂藥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敗之。若合而召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左傳成公十六年記此役，亦云：「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出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文中「王族」一詞的意義當與卜辭相同。

上引左傳下文提到「乘」，范氏的宗族，唐固注釋楚語王族，也以「族」為「二族強，故在公左右。」這是說乘、范之族即乘氏，范氏的宗族，唐固注釋楚語王族，也以「族」為「二族強，故在公左右。」這是說不同意此說，「謂族，部屬也。傳曰：『乘，范以其族夾公行，時二子將中軍，中軍非二字之乘也。』」我們認為唐、杜和韋昭的說法都是片面的。古代軍制本與族氏有關，如乘、范將中軍，由其宗族丁壯構成的隊伍即在中軍之中，所以這裏的「族」字，訓為部屬，訓為宗乘，本是一致的。

卜辭的「王族」，多子族也應該這樣解釋。王族即由王的親族組成的隊伍，多子族是由大臣或諸侯的親族組成的隊伍。後者和鄢陵之戰乘、范二氏的族屬，是類似的。《釋多君多子》甲

三七頁

考古所

「族」：一般作「族」，从从矢，此从从大，為族之异构。

（小屯南地甲骨九

劉釗：「卜辭的「族」，不應單純理解為親族，或「家族」，還是理解為由「親族」或「家族」構成的從事戰爭的軍事組織。但是這種軍事組織同「召」這樣的專業軍隊不同，而是即由眾多的貴族家族組成的軍事組織。但是這種軍事組織同「召」這樣的專業軍隊不同，而是臨時徵集的軍事力量。卜辭的「三族」，平時務農的「民兵」。其性質略同於古希臘城邦的公民兵，是或五個家族組成的三支或五支軍事武裝。《國語楚語》「在中軍王族而已」，韋昭注謂「族」部屬也。韋昭曰：「以乃召左比毛父；王命呂伯曰：『以乃召左比毛父。』」道命曰：「以乃族以父征。」銘文「象」很值得注意：「三千」，即所有「五千人」，三個數字，這三個反復出現的數字表明當時所徵集的族眾數量

地之形，非象鳥形也。——（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郭沫若 「冊至」疑是「歸而飲至」之意。「至祖丁」者飲至于之廟也。（辭二六五片考釋）

楊樹達 「卜辭」不至众「至蓋假為失，失众猶它辭之喪众也。」（卜辭求義五十一葉）

屈萬里 「卜辭」：「貞：不其至？」至，當是來至之義。此蓋卜某人之到來與否也。（甲編考釋二二三葉）

屈萬里釋卜辭「至且丁求口？」吉。（甲編一九三四）云：「此……至字蓋祭名也。」（甲編考釋二四五葉）

屈萬里 「冊至」語，卜辭習見；其義未詳。辭釋（二六五）云：「冊至，疑是歸而飲至之意。恐非是。以卜辭凡言冊至每與兩有闕也。」（甲釋四八三片釋文）

屈萬里 「至」疑是至字，而缺刻橫畫。（甲編考釋二五二葉）

白玉崢 「至」：……崢按：羅氏（振玉）所釋至是，然于字形之說解，就末為達。蓋一者，的也；「至」者，象矢高弦遠去，而之於的之形也；故至之初讀，當為止也；為到字之初文。矢高弦飛進于空際之瞬間，發矢者，或觀射者，仰首望矢，矢之歧尾在上（向己），銳尖（矢鏃）下垂（背向），繪其形為「至」，書其文為「至」也。一之為的，亦就矢著的之瞬間，視的之形者也。故其義為止，為到之初文也。又字之結構，自甲骨文之「至」，至小篆之「至」，未有若何之變化，逮及隸書，始為之訛變，漸而為今楷之「至」矣。（契文舉例校讀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冊三七八—三七八三頁）

溫少峰 袁庭棟 「卜辭中有日至日的記錄：

(57) 今日至日？（甲三五五〇）
(58) 壬辰卜：弱（弗）至日？——壬辰卜：至日？（乙五三九九）
(59) 其至日，戊彫？（甲一五二〇）

一、口口卜(贞)：御，吴于吊，三宰。五月。

二、丙辰

三、丙辰卜贞：福告吴疾于丁、新甬。

四、贞：于翌丁巳至，吴御。

五、贞：今之夕，至，吴御于丁。

六、戊午卜贞：今日至，吴御于丁。

两版共有六段卜辞，最上面一段虽记日残缺，却标明月份恰是其下各段卜辞所没有的；其余五段记日与内容都比较完整，各段之间除了下数第四、五段间缺刻界划线外，各段都有长短不等的界划线。如按一般卜骨刻用顺序，是应自下而上排列的（见摹本卜辞旁所标阿拉伯数字），可是在殷历谱中作者却强调由上一残缺辞有五月其辞先契（戊午辞在界划下，且回避之），知戊午在其后。于是各段的次序也就随之颠倒改动，如摹本汉字数码所示，其干支所系的月份，也有意安排为七月份。作者又根据日武丁年历谱中儒历月日，换算格历日，推算只有武丁四十四年殷正七月八日是戊午日，又是恒气夏至，七月七日丁巳九时二十三分是宝气夏至。在年、月、干支和节气作了这样安排之后，作者又就卜辞内容指出：卜辞中的口至口是口日至口，丙辰、丁巳、戊午的卜贞都是卜日至，经实测之后，决定于夏至之日口吴御于丁口，这也是仅存的殷礼。说明这两版卜辞，口既能表现当时夏至测影之遗迹。

但是，如果仔细检查一下这项卜辞，就会发现无论对夏至月日的推断，或吴于夏至日御祭于丁，都是矛盾重重，难以说通。首先是戊午日究竟是在五月之前，还是在五月之后，作者根据最上一段残缺的下边有一条界划线，就断定这段辞是先刻的，因而把紧接其下一段的纪日戊午日系于七月。如果这条界划线是具有这样的作用，那末在这两版中，还有其它五条界划线，这又将如何解释各段之先后顺序呢？况且，各条界划线在这两版卜辞间隔的时间又表示多久，也是漫无标准。在这里从上而下数第一条线是相差两个月。第三、四条线则在同一天丙辰日；另外，在国谱一，就所举珠一九九两条卜旬材料，又指出：口作一界划线亦有区分两年之意，又说是相差壹年了。类似这样的标准不一，又如何使人对其推算的月日能表示首肯呢？尤其是按惯例排列这两版各段的顺序，戊午年应在前，还很可能是在四月或五月，这又怎能说时间是夏至呢？其次，对于卜辞内容的解释，作者认为这几段卜辞中的口至口，是表示口日至口，在夏至呢？其口是夏至日祭祖之礼，而夏至日又是经过反复卜贞及实测才得判定的。是口初以丙辰，为丁巳当口至口，丁巳影或未至，又贞口至口在其夕，而终于戊午测得口日至口，故决定口今日至，吴御于丁也口。可是经过作者推算的实际，却与这般说法完全不同。因为推算的宝气夏至恰是口武丁四十四年七月七日丁巳九时二十三分口。当日并不是口影或未至口，而

是恰至；相反戊午日因是恒气夏至，实际日影是已经超过夏至的，这又如何符合作者所说，曰日
至，须待观测而定，故于丁巳、戊午两贞之也。日的情况？既然戊午日不能测得日至，又怎么可
以把卜辞的曰今日至，说是测得的日至呢？作者的推论与解释岂不是全都落空了。至于把曰今
之夕，至，至，一条也释为推算的日至，更与用测影来测定日至的说法自相矛盾，殷代之曰夕指
称今夜，夜间又如何测得日影呢？根据这些实际情况，可见卜辞材料中的曰至，绝不是曰日至，
而应是曰其人至，根本不能证明殷代已用测影来定日至的。

第二项卜辞材料（见附图），是被认为曰关系殷代文化者蔡锺……直同瓊室曰的数据材料，
可以证明殷代已经确知岁实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作者为了把卜辞中的曰五百与曰四
旬七日连成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数字，有意把部位不同的两段卜辞捏合在一起，使曰坚五百与

一三·〇一六十一三·〇·五三：

旧释：上缺亡缺若缺在缺行坚，五百四旬七日，
至，丁亥，从。在六月。

今释：上缺亡缺若缺在缺行缺坚五百，四旬七日
至丁亥，从。在冬月。



一段里的曰坚曰字，与前一段的曰行曰字接合，拼成曰行坚曰一辞，行字具有后世之曰施行、
推行曰等语义，进而解释为曰所行，者，盖关于耕种垦殖农田之至，于是曰行坚曰也就成
为前一段卜辞的句子谓语部分了。但是这样做，却同前段卜辞的实际情况不合，因为这一段残
余的四个字是位于最上部的，可以明显看出每字下边都有缺文。作者在隶定时也把前三个字，
即曰亡、若、在，在下注有缺文，然而偏在第四个字即曰行曰字下却不注缺文，反而硬把曰行
与另一段的曰坚曰字捏合起来，这样处理卜辞材料是说不过去的。

这项卜辞材料，理应分为两段而隶定如下：

第一段为曰亡缺若缺在缺行缺曰；

第二段为曰坚五百，四旬七日至丁亥，从。在冬（终）月。曰坚田曰辞例足以证明。因此曰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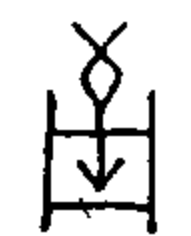
五百口。如不是说埴五百田，就应该是指以五百人埴田，甲三五—〇：日癸巳卜，宾贞，令众人入羊方罍田。就是命众人埴田的例子，日五百口也可以说是众人的数字。日四旬七日至丁亥，是规定的期限，据《书·盘庚》日：「二月，王其往，相埴。」而应为日冬月，即终月。丁亥日属于终月，即十二月结束埴田，这个时期也同甲二四二〇，日庚子卜贞：王其往，相埴，重往。十二月，日是一致的。所以这段卜辞应该是：埴田五百（或以五百之众埴田），经四旬七日至丁亥日完成，是在冬（终）月。这样的解释，是客观的如实反映历史。若是可以任意度之，把这段卜辞说成是日王室与方国的文约，又将如何证明殷代土地制度已经有了租佃契约关系呢？在历史事实并非如此的情况下，这个捏合的日五百四旬七日，日长的长期，又将连系什么具体事实呢？日埴田，作业也许不会有历时一年半的工程吧？因此，这个数字毫不反映任何实际，只能说把叙述两件不同事物的数字误合而一的数字。所以说这项卜辞材料是不足以说明殷代已认识到四分岁实的。《殷历考》辨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九八——一〇二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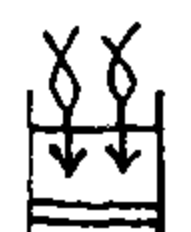
按：说文解不，至二形並誤，羅振玉已辨之。林義光《文源》云：至，與鳥形不類。古矢或作，則者矢之倒文。从矢射一，一象正鵠。矢著於鵠，有至之象。謂者為矢之倒文是對的。一，不必象正鵠。一者矢之所止，乃指事，是為至意。

卜辭多用為「到」，為「達」，為「來」，乃其本義。鐵二三三·一，「多射不」，字通殘，或當作「至」，蓋假為失，失众，猶「喪众」，不可據。甲三七九八作「失众」，字不得釋「至」。楊樹達謂「至」蓋假為失，失众，猶「喪众」，不可據。鉄众，即它辭之「雉众」或「雉众」。爾雅釋詁：雉，陳也。謂陳列部眾。

葡

箬





孫詒讓

「葡」字與「葡」字相近。

致說文用部：葡，具也。

以用荷省。

金文《毛公鼎》「葡」字作「葡」。

亦可互證。其讀當為失服。

金文《丙申父癸》有「葡」字，一舊釋為「角」。

子父已爵有「葡」字，一舊釋為「角」。

釋為「雙矢」形，一似「至」即此字。而爵文从二矢在服中，形尤明晰。

《毛公鼎》「魚」亦即「詩」之「魚」。

《古服》

《舉例

《上冊八葉上》

羅振玉

《說文解字》

「箬」

弩矢服也。

《周禮》司弓矢鄭注：

「箬」

盛矢器也。

《詩·小雅》

：「箬」

盛矢器也。

《詩·小雅》

：「箬」

盛矢器也。

《詩·小雅》

：「箬」

盛矢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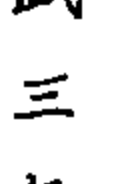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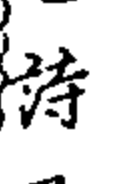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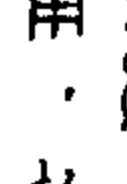
《詩·小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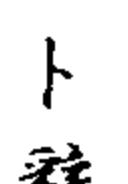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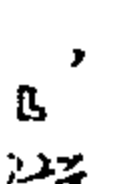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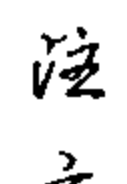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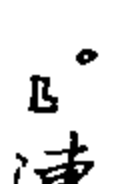

：「箬」

盛矢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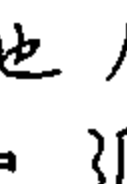



《詩·小雅》

：「箬」

象弭魚服。《說文》：服，矢服也。是古盛矢之器，其字作箠，作服。卜辭諸字，盛矢在器中形。一矢或二矢。古文畧同，作（丙申角）一箠（番生敵）一箠（毛公鼎）一箠（齊）一箠（父癸）一箠（子父己爵）諸形。且有中盛三矢作者。《博古圖》卷十以辛酉一番生敵文曰：「箠弭魚服。」乃由一矢之，是箠與箠即毛詩及許書之服、箠。其字本象箠形，中或盛一矢二矢三矢。漢書皇甫嵩傳注：「箠，古服字。」此箠服相通假之證。矢服之初字，全為象形。字乃由轉寫而為箠，由箠又轉協而為箠，為箠，又由箠而通段作服，又加竹而為箠，於是初形全晦，而象形乃反為形聲字矣。（殷粹中四十五葉）

王國維「箠，古箠字，卜辭作，丙申角作，象矢在器，毛公鼎作，亦矢之變形，其形似箠字，故易傳曰：「服牛乘馬。」《說文》引作。箠牛，左傳曰：「伯服。」《史記》引作。伯箠矣。古者矢服在車上，既夕禮記曰：「犬服。」注云：「箠，箠間兵服。」《說文》曰：「箠，車箠間皮匿也。」古者使奉玉，所以盛之，以車，王珪，讀與服同。《東京賦》及《續漢志》皆有箠，蓋古者矢服在車箠間，後或以盛玉，或以盛弩，確易其字而猶存其音，然則箠一箠，實車上物也。（王靜安先生遺書十六冊）

王襄「古箠字與服通，今作箠。」（類纂正編三第十六葉上）又曰：「古箠字，疑與箠通。披牲胸曰箠，或同于周世禱牲之禮歟？《周禮》大宗伯：「以騂辜祭四方百物。」（通考人名一葉下）

王襄「說文解字：『箠，弩矢服也，从竹服聲。』《周禮》司馬矢：『中秋獻矢服。』注：『箠，盛矢器也。』《史記》周本紀及《國語》：『犀弧箠服。』韋昭曰：『箠，矢服，矢房。』《詩》小雅采芣：『箠弭魚服。』《說文》：『箠，矢服也。』是箠，服為一字。矢箠，矢服，矢方皆盛矢之器，契文之出，為箠之象，架上矢，亦為盛矢之箠，以一矢或二矢不定。《冬父乙》盃作，人將作，與契文同，為箠之初形。毛鼎，番生敵：『箠弭魚服。』均作，為出之變體，即小篆箠之所由出，北征棠簡作。又牛部箠下許引易曰：『箠牛乘馬。』今本作服，箠乃从箠得聲。故箠，箠服，箠相通。《古文流變臆說》七五頁）

于省吾「箠字應讀作箠，亦即騂辜之箠。箠，經傳通作箠。《說文》：『箠，以火乾肉，從

火福聲。穀福文不省。方言七：「焦火乾也。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閩西隴冀以往謂之焦。」集韻二十四職：「變或作福，福焦。」玄應一切經音義七：「燔古文焦，焦二形。」按藏五五二焦字作由，是以由與从葡萄近字通。澄說文：「副判也，从刀，畠聲。」周禮曰：「副辜祭。」福福文副。按山海經中山經：「其祠泰逢熏池，武羅皆一牡羊副。」注：「副謂破羊骨，磔之以祭也。」周禮大宗伯：「以醢辜祭四方百物。」注：「故書醢為罷。鄭司農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玄謂醢醢牲胃也。醢而磔之，謂磔攘及婚祭。前五九六六，葡萄出羌，五九七，葡萄羌，五九八，葡萄一牛，五十一，葡萄羌，甲二三十一，葡萄一牛，佚九六四，葡萄一牛，辟五三三，葡萄一牛，由是可證葡萄出羌，葡萄羌，葡萄一牛，葡萄即周禮醢辜，字亦作副也。（駢續十九至二十葉釋葡萄）

孫海波

「由，鉄二，四。葡萄用為箠。葡萄口佳。」

出前五

九，四。夏人名。

（甲骨文編一五四——一五五頁）

孫海波

「由，鉄二，四。說文云：箠，弩矢箠也。从竹服聲。按，卜辭葡萄字象盛矢箠中，乃箠之本字。箠為后起字。重見葡下。」（甲骨文編二〇五頁）

李孝定

「說文：『箠，弩矢箠也。从竹服聲。』周禮：『仲秋獻矢箠。』黎文金文均作出，象形，即許書訓具之葡，小篆作箠為後起形聲字。葡字重文，說詳三卷葡下。」（集釋一五七三葉）

饒宗頤

「葡讀為醢，『葡牛』即醢牛。地名之葡疑讀為醢。『鄭語』：『姁姓有醢陽，』與鄆鄆同列。『左傳』：『襄十年：』晉士句請伐醢陽。』此春秋時醢陽國，地在山東嶧縣，疑醢與族之遺裔遷徙者。（余十年前曾釋葡為『山海經』之因氏國，非是。）商器有葡字者，有『國鼎』（『鄭』三上有二器），『葡鼎』，『葡自』，『葡盤』（『錄遺』三一，二三，六四八一）。葡字象矢箠形，字从一矢二矢三矢均可。」（『通考』六四四頁）

考古所

「夷，箠：均地名。」（『小屯南地甲骨九八四頁』）

卫斯

「箠牛，即用箭將牛射死。說文：『弩矢，箠也。』卜辭中有這樣一條：

丙午卜，箠一牛，于宗用。八月。（『林二·三·一一』）

（『甲骨文材料中看商代的養牛業』，『中原文物』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五九頁）

周国正说考𦰩字条下。

饶宗颐说参𦰩字条下。

按：甲骨文𦰩字象盛矢於器中之形，或作𦰩。自其形體而言，說文𦰩變作𦰩；自其意義而言，說文𦰩乳為𦰩。但卜辭則不用其本義而通假作𦰩。為用牲之法。周禮大宗伯：「以𦰩辜祭四方百物」，鄭注：「𦰩，𦰩牲胃也」。說文篆文作「𦰩」，訓為「判」，錢大昕養新錄以為「古讀副如劈」。今據其字形隸定作𦰩，讀作𦰩。

2562

𦰩

余永梁

「按此字从火𦰩聲，當即𦰩字。說文：𦰩以火乾肉也，从火𦰩聲。𦰩，𦰩古文作𦰩，與此正合。𦰩，𦰩作𦰩，故此字亦書作𦰩、𦰩、備。𦰩古音相同，故篆文或从𦰩作𦰩，𦰩篆文作𦰩，毛公鼎作𦰩，番生敵作𦰩，形極相近。說文：𦰩，具也，从用苟省。又：𦰩，弩矢服也，周禮仲秋獻矢服。𦰩字亦从用，與𦰩音義均相同。用篆文作用，古文作用，金文及契文並有此字，象器之形。𦰩卜辭作𦰩，象插矢於用中。說文用部：庸、用也，从用庚。按从兩手奉干於用中，故用之，本義當為用具之用，盛物器也，引申為一切資用及行施義。然則𦰩古作𦰩，殆無可疑。而此𦰩字作𦰩、𦰩，亦𦰩服之變聲。𦰩乃𦰩聲，例當後起，猶此字篆文作𦰩矣。」（殷虛文字考）

孫海波

「从火从𦰩，說文所無。按說文：𦰩，以火乾肉也，从火𦰩聲。𦰩，𦰩古文作𦰩，與此正合，疑此即古文𦰩字。」（文編舊版十卷九葉）

按：字當釋「𦰩」字在卜辭為地名。

2563

𦰩

𦰩

𦰩

𦰩

王襄

「疑𦰩字。」

（類纂存疑第五卷二十九葉下）

按：許慎說解「函」字，支離牽傳，其後治說文者，皆承其謬誤。至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始據金刻謂「器中容物謂之函」，王國維進而詳加申論，兼通其形、音、義三者之關係，說無可易。

「函」與「函」多為地名：「函」與「函」疑同地。辭一五六四「田函」，其左適殘，亦當从水，猶有殘畫可辨。

「函」與「函」疑同地。辭一五六四「田函」，其左適殘，亦當从水，猶有殘畫可辨。

「函」與「函」疑同地。辭一五六四「田函」，其左適殘，亦當从水，猶有殘畫可辨。

「函」與「函」疑同地。辭一五六四「田函」，其左適殘，亦當从水，猶有殘畫可辨。

「函」與「函」疑同地。辭一五六四「田函」，其左適殘，亦當从水，猶有殘畫可辨。

「函」與「函」疑同地。辭一五六四「田函」，其左適殘，亦當从水，猶有殘畫可辨。

函



按：卜辭函為地名：

「函」與「函」疑同地。辭一五六四「田函」，其左適殘，亦當从水，猶有殘畫可辨。

「函」與「函」疑同地。辭一五六四「田函」，其左適殘，亦當从水，猶有殘畫可辨。

「函」與「函」疑同地。辭一五六四「田函」，其左適殘，亦當从水，猶有殘畫可辨。

「函」與「函」疑同地。辭一五六四「田函」，其左適殘，亦當从水，猶有殘畫可辨。

「函」與「函」疑同地。辭一五六四「田函」，其左適殘，亦當从水，猶有殘畫可辨。

「函」與「函」疑同地。辭一五六四「田函」，其左適殘，亦當从水，猶有殘畫可辨。

「函」與「函」疑同地。辭一五六四「田函」，其左適殘，亦當从水，猶有殘畫可辨。

矢



按：字从「心」从「矢」。合集二一三〇六辭云：

「辛卯卜，審其恚」

「辛卯，番不怠」
為動詞，其義不詳。

2566

至來



魯案先「卜辭一見至字，其辭曰：王固曰，出希，其出來數，乞至七日，己巳先出來數自西，是友角告曰，呂方出勸我示至田七人。」（《清華一頁》）高田忠周釋至為至（《古籀篇》卷五十五第三〇頁），其說非是。郭沫若釋至，而其音義未詳。（《通纂考釋》一一二頁）以愚考之，至上所以之至，下所以之來，至象芒束之形。束定為至，乃至之古文。說文來部云：來二麥一，象其芒束之形。考之古文，則來屬噫攝，棘屬噫攝入聲，二部音近通轉。据此是來之與棘構形同例，音亦相鄰。此卜辭之棘所以以來作至也。知至非來之繁文者，以古籀至文无从之例也。棘於金文从二來作棘，棘而卜辭以一來作至者，是就說文番部載籀文之牆於至文省作牆也。卜（殷契新詮之四第二七——二九頁）

李孝定「按：束契文作束，至之當作棘。此从至，象二矢形。古文字每於字下增一，當即許書至字。從來即來之來。郭氏束定作至是也。至、來二字均有到義。至字不為形聲，即為會意，其義當與來至相近。魯氏謂即棘之古文，謂棘並象芒束形。按：古象形文无如此作者，魯氏說无佐証，當以存疑為是。字在卜辭為地名。卜（甲骨文字集釋存疑四五二〇頁）

按：合集六〇五七正辭云：「示至」為地名。與「棘」無涉。

2567



羅振玉「此疑是至字，象雙矢帶繳之形。雉兔之雉，卜辭从矢，或从兔，亦象矢帶繳。彼从一矢，此从二矢，疑是一字。廣雅釋詁：「繒，箭也。」周官司弓矢：「繒矢，第矢，用諸弋射。」字又作第，第第殆皆由繒之譌變。至矢之形，或順或逆，繳之形或左或右，文字中所

2561

不拘，實無殊異。知辨必有作辨者，於是隸變而成第。其矢形下向者，去其上丰，則成第矣。
 （殷釋中四十四葉上）

孫海波「辨」前六、一一、八。羅振玉釋第。象矢帶徽之形。說文无第字，周禮以第
 为之。上（甲骨文編二。五頁）

李孝定「說文无第有第，本書一卷已從郭說收隸作第，此與之似近而實不相類。羅參
 事謂第第皆由此為文，蓋然之辭耳，姑從其說次之於此。辭云：佳第口故，不詳其義。」（集釋
 一五七五葉）

按：合集一六一六七辭云：

「：：：佳第：：：改」
 字不從「矢」，釋「第」不可據。

𠄎
 𠄎
 𠄎

葉玉森


「晉為晉之古文，卜辭僅見。」

（拾考二十六葉上）

李孝定「說文：晉進也。日出萬物進。从日，从𠄎。易曰：『明出地上，晉。』」
 从矢从一，葉氏釋此為晉可以。商承祚亦从葉說見佚考七八葉上辭云：「晉服。」
 義。金文作𠄎格伯作晉姬簋晉晉邦善晉屬先鍾與此同。（集釋二一七九葉）

嚴一萍「案將有請義，見詩將仲子毛傳。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詰朝將見，成公二年，詰
 朝請見，文公十二年，明日請相見也。又皆相同，以下辭晉將之將訓請，則此晉字或為形音
 周禮田什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山鄭注：就抑也。山朱駿聲曰：肅慎以進也。山尚書大傳：
 日見梓晉然實而俯。山注：肅貌。山以肅貌形容請，則亦詞洽而义当。然辭殘不足以為定論，
 姑試釋之，以待他日綴合之証驗也。上（釋晉中國文字第五卷二二三頁至二三一四頁）

按：說文：晉，進也。日出萬物進。从日，从𠄎（大徐本）。林義光文源云：日出無物進之義，

晉者臻之古文，至也，與至雙聲對轉，實與至同字。古作格自作晉姬敦，象兩矢集於○形，與至同意，○正鵠也，亦與臻同字……林氏謂象兩矢集於○之形，與臻同字是對的，若謂與至同，臻同字則恐未然。字非以日，金文猶然。此字卜辭所僅見，用義不明。

至至




饒宗頤 饒宗頤「勿至可讀為勿致。說文：『致，送詣也。』致亦訓至（『廣韻六至』故黃珏即至的繁形。『由尚書余弗子況殷代為婦子卜命名之禮俗，古文『字研究十六輯一五八頁』）

饒宗頤 饒宗頤「按黃珏饒字，古有地名曰饒人。此言『勿黃』疑即『勿咥』。『以食从口同意，以饗亦从口作叨，是其例。』湯履：『履虎尾，不咥人。』又說：『咥惕，中吉。』此為馬融讀，今本『咥』作『室』。『勿黃』猶言『勿室』乃吉語也。』（通考四三二葉）

按：字从『至』从『自』。合集二七八三辭云：『戌辰卜，爭貞，勿黃婦嬪子子。』其義不詳，釋『室』，釋『致』均無佐證。



按：合集六〇〇辭云：『至……』疑為『至』之異構。

束

羅振玉「顧命鄭注：『戮瞿蓋今三才辨。』今『束』字正象三鋒，下象箸地之柄，與鄭誼合。『束』為戮之本字，後人加戈耳。』（金文編初版十四卷十七頁『束』字下引）

孫治讓 「此字奇古難識，以形考之，實即癸之異文。說文癸部，籀文作癸，从艸从矢。此下从艸與疾作疾偏旁矢形同。上从艸，即癸上丰變體。金文冊父己癸父乙自，癸並作禾可澄。蓋本从三个，後轉寫流變，廼作少也相反，遂成艸字。籀文實本于此。然與癸形聲俱遠，此文尚可尋其流變之軌迹也。」（舉例上三葉）

葉玉森 「按卜辭之癸，繁文作癸，如云：『庚寅卜貞由癸人令省在南亩十月。』（前四、十一、五）『癸多癸尹貞于教。』（前五、八、一）『貞王勿去癸。』（前五、四、三）『癸卯卜貞癸尹亡田。』（前六、三、七、四）曰：『癸人。』曰：『癸尹。』曰：『多癸尹。』曰：『去癸。』似癸乃國名或地名。多癸疑即癸之異稱。癸與金文之癸是否一字尚難臆斷。本辭曰：『大癸。』亦未詳其指。金文之癸似亦不能遽認為癸也。」（前釋一卷一三二葉上）

郭沫若 「案此說（見金文編癸字下引）無可移易。知癸之即癸，則知癸亦必即癸之變矣。」（甲研釋支干十七葉下）

李考定 「說文：『癸，周制侍臣執癸，立于東墜兵也。从戈，癸聲。』孫氏謂金文之癸即癸，羅謂即癸，郭謂癸即癸之變，說並可以。蓋孫羅各得一端，郭則折衷二氏之說而得其會通，蓋癸古作癸，與作癸者本為一字，並象三鋒矛之形。及後分衍為二，遂以作癸者專為干支字，作癸者專為兵器之象形字。然干支字之癸猶有作癸者，微平蓋以向蓋諸形者，與癸字之形仍極相近。下迄小篆遂又增之戈旁為从戈癸聲以為兵器專字，而象形之癸遂亡矣。」（集釋三七六二葉）

饒宗頤 「卜，設（貞：王）往涉，四月。（前六、二〇、一）按涉與癸同。以文義推之，殆矢字。爾雅釋詁：『矢，陳也。』（通考第一〇八葉）

于省吾 「按甲骨文癸尹也作癸尹，癸尹，癸尹。又甲骨文見的王往谷癸，末一字也作癸。在癸二字之義待考。甲骨文稱『凡牛中羊。』（乙三四二八），也作『凡羊中牛。』（乙三八九二）。凡應讀為判，訓為判割。凡古盤字，甲骨文殷庚合文作癸。从般从半古字通。易屯的磐桓，漢張表碑作畔桓，玄應一切經音義八謂『拌籀文作槃』，是其証。史記龜策列傳的『鑄石拌蚌』，索隱謂『拌，割也。』拌即古判字。因此可知，凡牛中即判牛束羊，凡羊中即判羊束牛。甲骨文的『癸小宰。』（乙八八一五），即束小宰。『癸束人。』（乙八八九七）也作『癸束。』（乙三四二八），即束人。又甲骨文的『東癸人，令省，在南亩。』（前四、一一、

五），卓東人以𠂔（南北明四七九），東人之例以此二見。
……甲骨文束字有一鋒三鋒四鋒等形，乃刺殺人和物的一種利器。總之，束為刺之古文，本為名詞，作動詞則為刺殺。甲骨文于田獵之刺殺野獸及祭祀之刺殺犧牲均用此字。（甲
骨文字釋林釋束一七五頁至一七六頁）

于省吾 尔雅釋詁訓刺為杀。甲骨文祭祀用牲言束者屢見，如束燕、束豕、束羊、束魚等是其例。此外，田獵有束東西鹿（粹九七六）之貞。（甲
骨文字釋林釋束一七五頁）

柯昌濟 束人當即周礼之跡人。束尹亦即其異名。說文：跡或以足責，籀文跡从束。按卜辭責字即从束从貝，跡蹟二字相通，可證其為一官。周礼：跡人掌邦田之地政，為屬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所
載職守与卜辭令束人省南部之事亦相符合。（殷墟
辭綜类例考証，古文字研究十六輯一五一頁）

趙誠 束，束，刺之古字。或寫作束、束、束，均象一種用來刺杀的器具，本应是名詞。由此發展而用來指称表示刺杀，则为動詞，如束羊豕（乙八八九七）、束小宰（乙八八一五）。（甲
骨文簡明詞典三一四頁）


按：束、束當釋作束。與癸之形體迥異。金文束亦不得釋癸或戮；三鋒矛，形制甚晚，商周尚未有。朱駿聲通訓定聲謂戮，即癸之後製字。卜辭為地名或人名。其用作動詞者，當讀作束，刺。束、束、束本同源。

責 束 束


金祥恆續文編六卷十七葉收此作責，無說。

孫海波 束，甲二三四二，疑責字。（甲
骨文編七六八頁）

李孝定 說文：責求也。从貝，束聲。上出諸形以字形求之，金說可從。卜辭此字所見義不甚明，辭云束，丙午卜克責。（甲
編二三四二，屈氏謂當是地名，是也。癸巳卜令収責祀。（乙八八

九五，似為求責之意。『丁丑責豕』，豕，壯責。『九八八九七，同片，它辭言。』『羊束』，束責於此，當是同義字，疑為用牲之法。『庚申貞以索，禍責亡禍。』『九一〇五，庚辰卜貞以索，責口。』『九一二四二，辭，例略同，責似為方國之名。』金文作，所作父戊，歲未月，『甲盤』，秦公蓋與契文同。『集釋』二一五五葉。

饒宗頤：『費乃責字，『方甲盤』：『命甲政嗣四方責。』『詩甫田』：『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毛傳』：『茨，積也。』漢簡屢見。『常責』兩字。『卜辭』云：『比系責。』『見』乙一二四，當是責田。『稅絲麻于方國，貢賦之事也。』『通考』七六五葉。

按：釋『責』，可從，與金文、小篆形體皆同。『孽乳為責』，『績』，古皆無別。『秦公毀鼎』，宅，責，容，庚金文編以為『即詩文王有聲，維禹之績。』左傳昭元年：『遠績禹功。』之『績』是對的。『甲二三四二』字作，既不從末，亦不從貝，屈萬里以為『畫字之異體』，固非是。金祥恒、李孝定以為『責』字，亦誤。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574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田





2575

孫海波：『存下一六一。地名。牛涉于東矢。』『甲骨文編』二四（頁）。

鍾柏生：『（64）戊戌，（彗）異佳其亡矢改？』『南明』四一八。『明錄』二五五八。

羽、成为人名，……曰矢，为动词，卜辞云：

(67) 贞：羊矢舟？(丙五一三)

(68) 王固曰：吉！其矢！(丙五一四为丙五一三反面)

(69) 贞：羽辛卯由东来雨？(供五一九)

(70) 贞：帝不我其矢土方又……(散二)

例(70)之曰矢，为动词，其意可能与曰雉(说文：「雉……从隹，矢声。」)相同。方言六：曰雉，理也。左昭十七年经：曰五雉为五工正……夷民者也。正义云：曰雉声近夷，雉训夷，夷为平……周礼雉氏有：曰雉氏掌杀草……夏至而夷之，秋绳而芟之……夷有杀之意。例(64) (69) (70) 用曰夷，来解释文义皆通，但是类似例(64) 曰夷，用法，卜辞找不到可供比较的例子，因此例(64) 中曰夷，的词性和意义，暂时存疑。L(说「异」兼释与「异」，并见诸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六本第三分五五九——五六〇页)

裴锡圭

「𠂔」字的字形跟「𠂔」(矢)字相当接近，但是他们的区别仍然是很明显的。矢，𠂔字只是一般地象矢形，𠂔字则特别突出矢鏃部分。古人造字的时候，由于有的物体孤立地画出来不容易被人们认识，就在这些物体的象形字里连带画出它们所附着的主体。例如：造「眉」一字时为了表示眉毛而连带画出眼睛，造「菓」(菓)字、果(果)一字时为了表示树叶或果实而连带画出树木。𠂔字的构造显然跟这些字同类，它应该是一个为了表示矢鏃而连带画出矢身的象形字。

从字形上看，𠂔字所象的矢鏃是扁平而长阔的一种。这种矢鏃古代叫做「𠂔」。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齐子渊捷洩声子，射之，中楯瓦，蹂胸汰鞬，匕入者三寸。

杜预注：曰匕，矢鏃也。正义：今人犹谓箭鏃薄而长阔者为匕。𠂔和𠂔都是邦母脂部字，古音非常接近。当矢鏃讲的𠂔字应该就𠂔的假借字。庄子天地：曰不推谁其比忧。释文：曰比，司马本作鼻。𠂔字类篇：集韻以𠂔为𠂔字异体。𠂔与𠂔比同音。鼻，𠂔从𠂔，𠂔声，跟𠂔字可以通用。从语音上看，𠂔与𠂔假借为𠂔，与𠂔比或作𠂔，𠂔或作𠂔，是同类现象。汉以后，一般把扁平而长阔的矢鏃叫做𠂔。方言卷九：曰凡箭鏃……其广长而薄鏃谓之𠂔。广雅释器：曰平题、纪、𠂔……鏃，箭鏃也。𠂔，𠂔有𠂔、𠂔、𠂔、𠂔等异体，读音跟𠂔、𠂔、𠂔字一般当𠂔付与𠂔讲，这是假借义。𠂔(匕)这个字转化而成的。古书里的𠂔字一般当𠂔付与𠂔讲，这是假借义。𠂔字的字形在小篆里已经变得不

很象形，所以说文便把「界」字的假借义误认作本义了。

甲骨卜辞里的「界」字，用法跟古书里的「界」字差不多，几乎都是当「付与」讲的。

殷契佚存五·一片著录的一条卜辞说：

殷（貞）：翼（翌）辛卯，奉雨，界雨？
爰是殷王的一个先祖。「奉」有祈求的意思。「奉雨」应该理解为「求雨于雨」。在甲骨卜辞里，象「奉雨」这一类，间接宾语置于直接宾语之后，而前面又不加「于」字的双宾语句式，是相当常见的。上引这条卜辞里，「奉雨」、「界雨」前后呼应，「界」正应该解释为「付与」。

有些卜辞先言「界」，后言「界」：

鼎：王其出（有）「界于大甲，界？」（殷虚文字乙编七·二五七）

丁丑卜，宾，鼎：「界于（？）何，出（？）界？」（殷虚文字甲编三四二一）

乙未卜：余「界小母，界？」

乙未「卜」：不其「界」（乙编一三·一三二）

「界」就是「界」的古体，跟它前后相呼应的「界」字，显然也应该解释为「付与」。

在某些有「界」的卜辞里，「界」二字前后呼应的卜辞里，「界」字之后是某个方国或氏族的名称：

丁丑「王其」下「界」，帝「界」我。（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二·二九四）

于王曰「界」方，「界？」（殷虚书契后编上·十七·四）

辛「卜」，「界」，「界」：乎「呼」，「界」于方，「界？」（殷虚书契前编五·七·六）

鼎：「界」于方，「界？」（甲编六·录·增·七）

这些方国或氏族，是殷王所「求」的事物，而不是接受殷王「求」的对象。他辞或言「奉」于岳，「殷虚书契续编一·四九·二」，意义与「界」于方「相类」。下「和」于方常见于卜辞，是殷人的大敌。殷王在和敌人作战之前，有时先向鬼神祈求战争中的擒获。上引诸辞中的「帝界我」和「界」，似乎可以理解为「帝界我下」和「界」于方「等语的省文」。上引第二辞的王曰有人以为可能是「一个先公的名称」。殷的先公以王名的颇多，如王亥、王恒、王亥等。见于第三、四两辞的「陟」，是卜辞常见的人名。他辞或言「呼陟往」（前编七·二·二），「重陟令途」（前编七·三·二），可知他是殷王的一个臣属。卜辞所见人名大都就是这个人，「界」于方「可能是要求某个方国放回所俘虜的陟族人的意思。但是也有可能陟族曾背叛殷王，「界」于方「是要求某方神的意思，与「奉」于岳「同例」。

此外，在卜辞里还可以找到很多当「付与」讲的「界」字。例如：

鼎：乎「界」牛？（乙编三六·三一）

鼎：牛界併，𠂔（足？）（乙編六三九九）
禹、併、𠂔都是卜辞屢見的人名。𠂔牛界併，𠂔應是𠂔界併，𠂔牛𠂔的另一种说法。他辞或言𠂔三百羌用于丁𠂔（續編二·一六·三），𠂔三羌用于祖乙𠂔（前編一·九·六），意即𠂔用三百羌于丁𠂔，𠂔用三羌于祖乙𠂔，文例与此相类。

鼎：羊界舟？（乙編七·四二）

鼎：而任霍界舟？（乙編七·四六）

羊是卜辞里常見的国族名。𠂔而任霍𠂔之𠂔任𠂔是一种身分或官职的名称。而任霍即而地或而族之任名霍者。在上引二辞里，他们大概都是被付以舟的对象。他辞或言𠂔岳奉年𠂔（前編六·二四·四），𠂔岳奉五牢，宜五牛𠂔（佚存一四六），意即𠂔奉年于岳𠂔，𠂔岳奉五牢宜五牛于岳𠂔，文例与此相类。

鼎：丁界我束？（續編五·一三·二）

庚辰卜，鼎：出界束？（历史博物馆藏骨）

第一辞的𠂔丁𠂔是殷王的先人的庙号。𠂔束𠂔似指一种灾害。

鼎：界帛（妇）井成（启）？（殷契遗珠二七八）

戊戌鼎：界帛（唯）其亡（无）界成？（甲骨綴合編附图四，战后南北所见甲骨）

录：明·四一八）

他辞或言𠂔以启𠂔（續編五·一五·三），𠂔勿呼以启𠂔（續編六·一二·一）。卜辞的𠂔以𠂔有带来𠂔，𠂔送致𠂔一类意思，被𠂔界𠂔和被𠂔以𠂔的𠂔启𠂔应该是同一种东西，可能是指先行部队。上引第二辞的𠂔界𠂔字作𠂔，字形比较特殊。

重南界中（仲）帛（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四一七，粹編一四八三同文）

鼎：重般界？

鼎：重卓界？（京都九一五）

己卯卜，辰，鼎：界小失？（前編五·七·五）

鼎：亡其界？（甲編二·二九）

鼎：弓（勿）界？（甲骨文录五四三）

以上各辞里的𠂔界𠂔字，也都可以解释为𠂔付与𠂔。

把祭品献给鬼神也可以叫作𠂔界𠂔，例如诗周颂丰年和载文的𠂔为酒为醴，烝界祖妣𠂔。

这种用法的𠂔界𠂔字在甲骨卜辞里也能找到：

丁丑鼎：界丁羌八口牛一？（殷契粹編八六）

据文义可以确定为「昇」字异体。

鼎：小母昇美？（前编一、三、四）

（前编四、五一、四）

以上两条卜辞里的小母和媯，大概都是被昇以祭品的对象。这两条卜辞的文例跟前面所引的「羊昇舟」等辞相类。第一辞的「美」指用为人牲的美奴。

鼎：亩「昇」口「美」？（前编四、五一、三）

「昇」米？（南北、坊三、九二）

以上两条残辞里的「昇」字，似乎也都是跟祭祀有关的。

此外，甲骨文里还有不少「昇」字的卜辞，除去由于文辞残缺而意义不明的以外，其用法看来都没有超出以上所说的范围，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昇」字见于下引卜辞：

戊申卜，鼎：乎「昇」御才（在「昇」口）。

（前编二、八、六）

「昇」字见于下引卜辞：

（前编二、一九、一）

戊申卜，鼎：于「昇」（「遂」）方？

（前编二、一九、二）

上引卜辞里的「昇」和「遂」应该是同一地名的不同写法（前编二、八、六与二、一九、二二辞干支相同，可能是在同一天为同一件事占卜的）。「昇」字从「木」，也可以看作鼻木的专字。

鼻地当涂鼻水。孟子万章上：「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汉书邹阳传服虔注：「庠音昇予之昇」。汉书武王子侯，后汉书东平王苍传、三国志魏志亦陵王茂传，有庠都作「有昇」。有鼻地

望据传统旧说在今湖南道县北，离中原过远，恐怕是后人附会的。古代在今河南省东南角有一条注入淮河的淝水。说文水部：「淝，水出汝阳弋阳重山，东入淮。从水，昇声。」说文通训

定声以为象所封的有庠可能就在淝水一带，「地以淝水得名」。其说似可从。卜辞的鼻与有鼻疑是一地，「昇」可能就是淝水之「淝」的古字。

卜辞时常提到与「方」的战争，殷墟卜辞综述以为「方」是山西南部一个方国的名称（二七〇页）。从「上」引「于」淝，淝方「的」卜辞来看，「方」恐怕不可能是山西的一个方国的专名。

说文水部：「淝，水暴至声。从水，鼻声。」卜辞的「淝」即是木名，它跟训「木暴至声」的「淝」，古文多作「淝」，「淝」就只能看作偶然同形，而不能认为是一个字。

甲骨文里，「矢」字，有时也可以写作「昇」。但是这种现象并不能证明独立的「昇」等字是「矢」字的异体。

2579

𣎵

按：合集七九五正辭云：「貞，𣎵用及夬于父乙。」
為祭名

2580

夷 𣎵

按：字當釋「夷」，辭殘，其義不詳。

2581

胶 𣎵

按：字从「月」，从「交」，辭殘，其義不詳。

2582

𣎵 𣎵

按：字从「矢」，从「弓」，隸當作「𣎵」。合集二六〇一九辭云：「甲申卜，旅貞，其圉𣎵方。」

當為地名。

2583

𣎵 𣎵

按：字从「矢」，从「林」，隸可作「𣎵」。在卜辭為地名。

交

𠂔

羅振玉「說文解字」：「𠂔，𠂔弓弩矢器也。从𠂔矢，矢亦聲。春秋國語曰：『兵不解𠂔。』段君據廣韻改注文『𠂔』為『藏』，謂此器可藏兵器也。案齊語：『兵不解衣。』作『解𠂔』，韋注：『𠂔，所以蔽兵也。』𠂔為𠂔假借字，蓋𠂔以蔽矢之器，猶禦兵之盾然，「象其形」，韋注直較明白。段君以為隱藏兵器者，尚未當也。」（殷釋中四十五葉上）

商承祚改收此作𠂔。（類編五系十四葉下）

葉玉森

「按𠂔禁為地名。卜辭𠂔字無此作者，恐非𠂔字。」（前釋二卷四十二葉下）

李孝定「說文」：「𠂔，𠂔弓弩矢器也。从𠂔，矢，國語曰：『兵不解𠂔。』玉篇云：『𠂔，所以蔽矢也。』與韋注合。各本說文作𠂔，𠂔字與𠂔字形不合，蓋𠂔弓矢器則字形當作𠂔，乃後世國字，今但藏其一側當依玉篇說為正。羅氏云：『蓋𠂔乃蔽矢之器，猶禦兵之盾然。』亦非。按國語齊語云：『甲不解𠂔，兵不解𠂔。』此借字依許書當作𠂔，𠂔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通帥諸侯而朝天子，此美桓公偃武修文之辭。甲兵弓矢當戎器，繫𠂔服即簾，借字皆所以函藏甲兵弓矢者，倘以羅說，則「兵」當解為士卒，不惟於辭例不合，且於上下文意亦相反矣。」（集釋三八一七葉）

裘錫圭釋「𠂔」字条下

按：字似从「交」，不从「矢」，釋「𠂔」恐有未然，辭殘，其義不詳。

𠂔

𠂔

按：合集一三七五八反辭云：「己巳卜，𠂔貞，𠂔亡疾。」為人名。字从「𠂔」，从「黃」。

2586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587

雉



按：字从「矢」从「自」。辭殘，其義不詳。

2588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589



為人名。

按：合集一三八八辭云：「辛卯卜，殷貞，燙骨凡有疾。」

2590



按：合集四四四九正辭云：「貞，令羽……甲羽，為人名。」


2591


雉




（甲研上冊釋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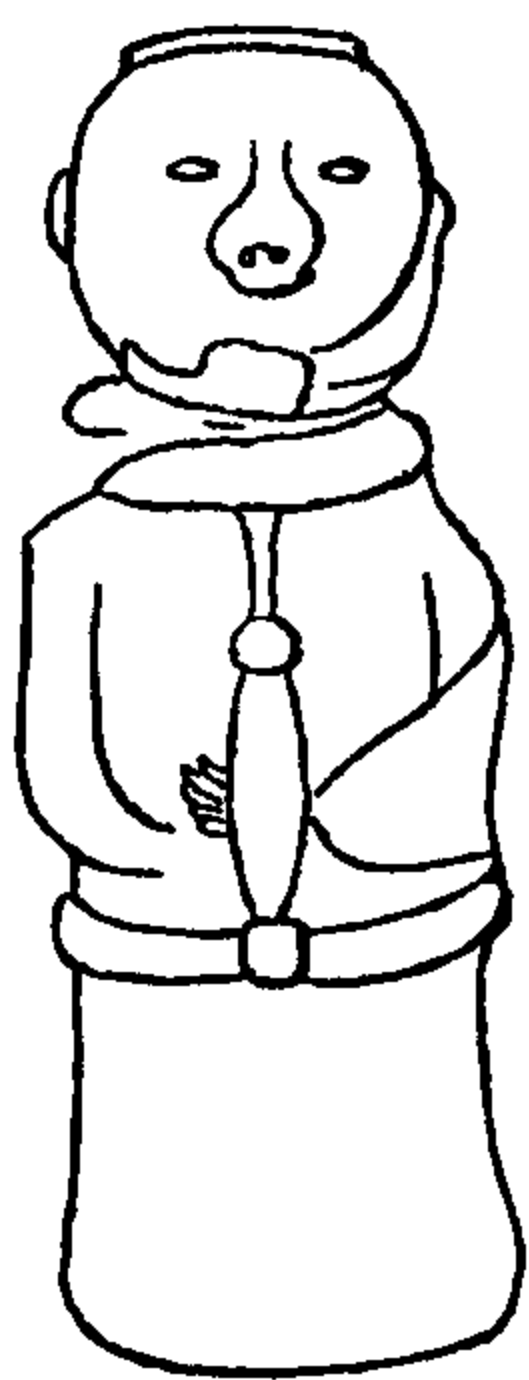
葉玉森隸定作辛，而注「執」字於下，無說。（前釋四卷二十三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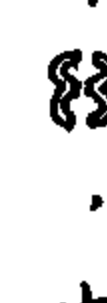
董作賓「辛，卜辭作，象手械，即拳字，蓋加於俘虜之刑具也。」（殷虛譜下編卷九第 三十八葉上）


孫海波「說文：『辛，所以驚人也，从大从羊。』契文作，象刑具。舉人所以桎兩手，執圜等字皆從此。」（文編十卷十四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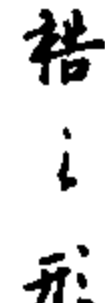

孫海波「，甲二八〇九。象刑具以桎人兩手。弗其幸羌。」（甲骨文編四二四頁）

朱芳圃「上揭奇字，王襄釋辛。」（漢石經）葉玉森謂「象桎形。」（新與按）王說非，葉說是也。說文木部：「桎，手械也。所以告天。从木，告聲。」殷虛出土匚匚有作左揭形者：



象人械其兩手。為正面形，其側面當作，中有二孔，以容兩手，上下用絕束之，上絕繫於頸，下絕繫於腰。字形與實物，恰為形影相應。」（殷周文字釋叢卷下第一五四葉）

屈萬里「孫海波釋辛。按：卜辭辛字，多作動詞用，其義與執同。」（卜辭）庚子卜：「八日丁未辛？」（甲編四一七本辭辛字，亦當讀為執。」（甲編考釋六五葉）

李孝定「說文：『辛，所以驚人也，从大从羊。』曰大聲也。曰讀若甄。曰俗語以盜不止為辛。辛讀若簡。許書於辛下並列衆說無所取捨，足證昧其本義。契文作，象手械之形。殷墟出土陶甬有兩手加桎者與此文形近可為旁證。郭氏釋此為工，按契文自有工字作，與篆文工字形近，郭氏之誤可無深辨。董先生釋此為辛是也，然謂即拳字則似有未安。董先生蓋謂南即拳字按南實與辛異構拳許訛兩手固械，而辛則象手械義，實有別也。辛字篆形與形相近，其一

訓。所以驚人也。亦與手械之義相因，蓋手械之引中義也。作執者當釋執，執許訓。捕辜人也。猶是本義，字云象捕繫辜人兩手加桎之形，其旁从正是此字，亦足證此為牵字無疑也。金文執字从牵已與篆文相同，然與手字相較，其體受之迹猶可尋也。又許書牵部之字，以辜訓。今吏將目捕辜人也。執訓。捕辜人也。圍訓。所以拘辜人。監訓。引擎也。報訓。當辜人也。籀訓。窮理辜人。均與拘繫辜人之義有關，則部首之牵必為刑具之象形字可無疑也。——（集釋三二九葉）

白玉崢

「字之构造，約有如左之五形：

𠂔

乙二七四四

𠂔

乙五五九〇

𠂔

乙七七

諸字均見於旧派之卜辭。其用，多為動詞，义為執。茲姑舉作牵。——（契文举例校讀十四中国文字第五十二册五七六九頁）

（契文举例校讀十四

張秉叔

「郭氏以下辭未印證段氏的說法，是精確而可信的，但他以為牵是鍼的初文，又可假為「喊」字之用等等，則与牵字的形义，仍多不合，似不足信，牵的字形是象原始的刑具手桎，而不是鍼，這在殷虛出土的陶俑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來的。——（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三七五頁）

胡厚宣

「今案卜辭牵字象牵手刑具，从口者象牵手刑具連有項枷之形。所以知者，卜辭執字或作執（續一·三六·三）執（契八〇·七）可證。牵字或作圍者，亦猶卜辭執字亦作圍（乙一九九三·二八一·二七三·二七六·二七九·二八〇·二八一·二八二·二八三·二八四·二八五·二八六·二八七·二八八·二八九·二九〇·二九一·二九二·二九三·二九四·二九五·二九六·二九七·二九八·二九九·三〇〇）从口者，表示奴隸受刑，而且被拘于牢獄之中。卜辭執字从牵，幸亦作牵，知牵字即是幸字。圍幸義同，是圍字亦即是幸字。幸即執，義為追捕之稱。——（甲骨文所見殷代奴隸的反壓迫門爭考古學報一九六六年一期）

胡厚宣

「幸，說文。所以驚人也。一日讀若甄。徐灝說，「讀若甄，當是甄之譌，即執字。饒炯說，「幸即執之古文，執為幸之轉注，經典皆以執為之。幸即執，卜辭幸字象牵手刑具，用為動詞，則以幸執人，有追捕之義。——（甲骨文所見殷代奴隸的反壓迫門爭考古學報一九六六年第一期）

于省吾

「甲骨文习見的牵字，作𠂔、𠂔、𠂔、𠂔等形。……牵字本象施于手腕的械形，驗之于实物而后知之。依据殷虛出土的陶俑，女俑的腕械在胸前，男俑的腕械在臂

以上诸日幸，皆动词，可带宾语，亦可不带宾语。

癸丑卜，宾贞：令邑立執命？七月。（金五二一）

贞：更又執？（续存一·一六四八）

□□卜，王乎執羌？其□（前八·一一·二）

己巳贞：執井方？弗幸？（粹一一·六三）

贞：亘不果佳執？贞：亘其果佳執？庚午卜，争贞：亘幸？庚午卜，争贞：亘不其幸？

贞：亘幸？贞：亘不其幸？（丙三〇四）

值得注意的是粹一一·六三和丙三〇四，前者二辞对贞，一正一反，一称執，一称幸；后者執与幸共见一版，均足为執幸同义之确证。段玉裁尝疑说文之幸当曰读若執，得此数例，亦可论定。

卜辞字较少见，其义与幸、執同：

昔甲辰方征于奴，俘人十又五人。五日戊申，方亦征，俘人十又六人。（著六）

隻、禽、羅多见于田猎卜辞，谓狩猎追逐中有所捕獲，主要是指禽兽，其例至多，兹多举数例为证：

禽虎？允禽，隻麋八十八，兕一，犬卅又二。（契四一〇）

翌癸卯其焚，禽？癸卯允焚，隻兕十一，豕十五，虎口，麋廿。（丙一〇二）

允隻麋四百五十一。（丙八七）

王其射鹿，禽？弗禽？（粹一〇一八）

贞：其射鹿，隻？（前三·三二·四）

丙子卜，王阱，禽？允禽三百又四十八。（后下四一·一二）

壬申卜，設贞：由禽麋？丙子阱，允禽二百出九。（前四·四·二）

贞：王獸（狩），羅？「王」固曰：口羅。（乙八一四——八一五）

其羅？（乙三〇九一）

贞：弗其羅？（佚五一九）

口王羅豕？允羅。（乙九〇〇三）

有的学者认为，禽、羅是商王田猎的具体手段，如同阱、罽、網一般，似不无道理。但观卜辞，禽、羅总是表示田猎中捕獲野兽的词汇，且均可带宾语，称禽麋、羅豕等；且禽、羅二字与射、阱、焚、獸等表示田猎方式的词共见一辞，可知当为田猎之结果，确与隻（獲）同义。所不同者，隻乃泛指，凡有猎獲，均可称隻，禽、羅则似专指以田網等工具捕獲所得者。唯禽

有记具体兽名及数字，而曰羅（音），尚未见记录所获数目之辞。

幸、執、俘与隻、禽、羅的区别主要在于捕获的对象不同，略如上述。但幸、執偶尔也用

于动物，隻、羅也偶见于人，区别并不十分严格。试观其例：

□執兕。 (粹九四一)

□執（音）？隻。 (京津一四七二)

庚辰卜，王……弗其執豕。允弗執…… (遺珠四一九，中村二九)

庚辰卜，王弗其幸豕？允弗幸。 (书道二九)

□幸鹿□弗幸。 (库二七一)

□午卜，殷贞：□逐鹿于万，幸？ (铁余一三·一，续三·四四·一)

贞：弗其羅土方？ (后下三七·六)

丁巳卜，殷贞：自隻羌？十二月。 (后上三〇·一四)

□出隻羌？ (甲三四七四)

戊午卜，殷贞：雀追豆，出隻？ (丙三〇四)

乙巳卜，争贞：雀隻豆？乙巳卜，争贞：雀弗其隻豆？ (乙四九六三)

甲骨文曰幸，即小篆之幸，字形剧变，其义亦晦，许训为日所以警人也，遂与擒、獲等词毫无相同之处。后世執、俘、禽（擒）、羅等词区别逐渐严格（唯擒仍可施之于人），獲则词义进一步扩大，泛指一切收获，且与執、俘、擒、收、捕等词结合为复音词執獲、俘獲、擒獲、收獲、捕獲、生獲、獲得、獲取……成为复音词中构词能力极强的词素之一。 (甲骨文同义词研究古文字学论集初编一四〇——一四四页)

孙毓

「关于幸字的使用法，从下面两段卜辞中，可以得到具体的了解：

幸。

这段卜辞的大意是：癸酉日占卜，贞问逃亡的臣是否可以抓到？王占曰：可以抓到，要在甲日或乙日。到甲戌这天，臣乘船过河，倉促之间，陷在河里，好久也没有人报告，这样耽误了他逃亡的行程，到第十五天丁亥，就把他抓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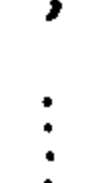


还有一段卜辞，原文如下：

癸巳卜，宾贞：臣幸？王占曰：吉，其幸佳乙、丁、甲日。丁亥，既幸。

这和前一条卜辞内容相同，只是文字简单些，大意如下。癸巳日占卜，贞问逃亡的臣是否可以抓到？王占曰：吉，如抓到，需在乙日、丁日、甲日。到丁亥这天已经抓到了。

这两条卜辞，很详细、很具体地表明了幸字的含义。即抓到逃亡的奴隶称曰幸。按照这样的理解，曰幸仆日就不一定是俘虏了敌俘，很可能是指抓到了逃亡的奴隶，或对奴隶进行某种惩处。L（夏商史稿五〇六至五〇七页）

赵诚

「甲骨文的幸字作，象一种大约是木制的刑具之形。用时将人的两腕纳入此种刑具之中，然后用绳子将刑具的两端捆住，可以说是原始的手铐。或字作，，，，，，，

常鹽者鈇右趾。顏注：鈇，足鉗也。陳禹年傳：或私解脫鉗鈇。顏注：鉗在頸，鈇在足，以鐵爲之。殷周文字釋叢，卷下，第一五五至一五六葉。

李孝定「說文」：𡗗，𡗗足也。从足，執聲。又十卷卒部：卒，所以驚人也。从大，从羊，一曰大聲也。一曰讀若敬，一曰俗語以盜不止爲卒。卒讀若簡。卒即卜辭𡗗字，象桎梏之形。篆體協文，許君不得其解，於是數義雜陳。然其所以驚人也，一解猶與象桎梏之初義相因也。𡗗字从止从彳，會意，彳亦聲。其作𡗗者，卽卽之或體，偏旁从収从凡同也。葉氏釋此爲𡗗，其說可從。惟卜辭𡗗字所見二片，皆僅餘殘辭，其義不明。魯氏說：竊謂似有可商。蓋謂諸字同出一源，同爲从彳从卒，得義，字並有拘繫囚繫之義，則可。惟謂从系从又从止从口从水从支者均爲一字，則不可。此文字尋常寔多之通例也。集釋〇六三〇葉。

饒宗頤「卜辭有言」：幸羌，他辭亦稱。幸羌，即達，讀爲捷伐之捷。詩：彼殷武，釋文引韓詩：捷，連也。是捷伐字本作達，契文作幸，幸或幸之省形。通考一八〇葉。

張秉叔「𡗗，从卒从止，楷寫爲幸，乃繫字，我曾經在拙著殷虛卜龜之卜兆及其有關問題中加以解釋道：

此繫字作𡗗，象桎足之形，其义當与桎手之執（執）相同，周法高教授云：說文十上，𡗗，絆馬也，从馬口其足。按馬又作繫，从系執聲，是執，繫音义相近，此字但作桎足之形，疑其初义，不僅爲口馬足之專名也，當是加桎桎于足之通称耳。殷虛文字內編考釋第一九七頁。

胡厚宣「幸字亦不見說文，案其字與𡗗字同用，𡗗字从止从立，象人安立其位，被迫而逃走，幸字从止从幸，象罪奴被以刑具，終亦掙扎而脱逃，其爲逃亡之義則一。甲骨文所見殷代收隸的反壓迫鬥爭考古學報一九六六年第一期。

劉釗「卜辭」：𡗗字作𡗗，𡗗字異體，构形原理筆者有些想法还不成熟，於此不贅。卜辭：執，字作𡗗，諸形。卜辭：幸，字作𡗗，執，皆用作執義之。說文：執，捕捕罪。

人也。卜辭所見殷代的軍事活動，古文字研究十六輯一二四——一二五頁。

罗琨 参多字条

按：字隸當作「奉」，與「執」通用無別，其有體則作「𠂔」，「𠂔」，「𠂔」，「𠂔」，「𠂔」皆為後起

2596 衛

周国正说参出字条下。

按：合集六六四辭云：「貞，一宰于上甲，告我𠂔衛；貞，出于上甲三宰，告我𠂔衛。」字

2597 圉

李孝定「說文」：「圉，圉圉，所以拘羣人。从𠂔，从口。一曰：「圉垂也。」一曰：「圉人掌馬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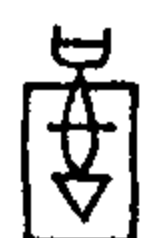
于省吾说参出字条下。

齐文心 参圉字条

按：合集五九七三辭：

「士辰卜，貞，𠂔于圉。」




于省吾释圉，参 𠄎 字条下。

齐文心

参 𠄎 字条

按：字从「𠄎」，从「口」，乃「圉」之異構。《合集》一三八辭云：「……亞己未，用龜，勿往，自文，圉。」辭例與《合集》一三九正同。而一三九正則作「𠄎」，是「圉」和「𠄎」亦可通用。






張亞初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𠄎字，甲骨文編和金文編均入于附录。古文四声韵卷五崔希祐纂古挹作教、教。在古文字中支（𠄎）、才、往、互相通作。所以，教、教即挹、挹，后来加上表示行动的意符，便演变成挹。在金文中，它是作为族氏名出现的。在甲骨文中，它也有作国族地名用的（续存一·七一九），但大多作动词用。曰戊午卜，宾贞，羽乙丑教不？曰（前六·一二·一），曰教不？曰（吉大藏甲），曰辛亥卜，贞，教競，曰（甲二四三三）。上面这几个教字，都是动词，即鞭挹、挹伐。从字形分析，也正是挹伐的会意字。幸为刑具，此代表奴隶罪人，以手持鞭杖作敲击状。《金文編》九·五页第一字从幸从𠄎，从人，人作畏葸之形，为挹字的繁体字，不省人，很形象。又，《史頌》篇有𠄎字，说文训曰引击也，从教从血，挹而见血，故有引击意，这当可作教即挹之旁证。《甲》金文《零释》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一六〇——一六一页）

按：字从「𠄎」，从「支」，隸當作「教」。《合集》一〇四辭云：

「新以𠄎于教」

為地名。

又《合集》一·二·三五七辭云：

「戊子卜，內，翌己丑雨，己教」

用為動詞，似亦通作「教」。張亞初釋「挹」，可備一說，但於此似無挹伐義。

𢦏
執




孫詒讓 𢦏从𢦏似亦食之變體。又从𢦏。攷說文食部纂，具食也。从食算聲。或作饌。飴福文作𢦏，从異省，與此亦相似。又古詩文有作𢦏者，或亦即此字。《金文舊釋》為鄉，不編。：：（𢦏）从𢦏从𢦏，攷說文𢦏部纂，引繒也。从𢦏，畢聲。金文借為擇字，𢦏中蓋作𢦏，此與彼相近。帝好弄，蓋言為歸子弄吉也。：：𢦏與𢦏字相似，但不从𢦏，則疑當為𢦏或畢字。省。說文𢦏部𢦏，所以驚人也。从大从羊。畢，司視也。从橫目从𢦏。今吏將目捕辜人也。兩字經典並希見，竊疑或為執之借字。《舉例》下廿四葉下——廿五葉上。

王襄 「古執字」 《類纂》編第十第四十七葉下

葉玉森 「按予舊釋𢦏為執，謂𢦏𢦏象格。《舉與校譌》𢦏𢦏註為異體，其字作側視形。本辭之𢦏，異體作𢦏，註正視形，亦執字。省變作𢦏𢦏𢦏𢦏，一卜辭國字有國圖二體，故知𢦏即執省，从孫氏說。繁變作𢦏𢦏，增又非擊也。作𢦏增系非繫也。《王氏瀕溪釋》繫及擊，似誤。又有為變作𢦏者，辭曰：「乙酉卜出允𢦏泥。」《甲》一、三十一、九泥，國名。蓋言出必執泥人也。郭沫若氏謂𢦏執𢦏擊註為工字，段作攻。不知卜辭固自有工字也。又郭氏謂𢦏圓為一字，亦誤。他辭云：「壬戌卜貞𢦏（執）于圓（圓）。」《前》四、四、一。執圓明為二字。《前釋》二卷四十三葉。

許敬參 「𢦏當釋𢦏」 《存真》七十九葉

朱芳圃 「上揭奇字，从𢦏，从𢦏，當為𢦏之初文。說文手部：「𢦏，兩手同械也。从手，从共；共亦聲。」周禮「上辜桎桎而桎」，桎，桎或从木。按𢦏象其體，𢦏言其用。𢦏為械其兩手之刑具，因之用𢦏以械兩手為𢦏。古讀見紐雙聲，屋東對轉。《殷周文字釋叢》卷下第一五五葉。

郭沫若釋凡。見前𢦏字條下引

李亞農 「𢦏字舊釋𢦏，至確。說文云：「𢦏，所以驚人也，从人从羊。一曰大聲也，

……一日俗語以盜不止為牽。今人則謂牽為刑具之象形，大概是手拷之類，有囚繫、撻伐、磨懲、拘執、攻擊一類的意思。例如：

貞：甬州馬，弗其執亮。（《屯》乙三三八一）

貞：以州馬，允其執亮。（《屯》乙三三八一）

貞：亘勿其執亮。（《屯》乙三三八一）

《金》字究竟是什麼字，至今無定論。郭沫若先生釋寇，似可以。

《金》字則《金》之繁文，正以《金》為《金》之繁文，為《金》之繁文，是一樣的。

貞：不燠一人。（《前六》一三、一）

貞：不燠一人。（《前六》一三、一）

壬辰卜：不燠一人。（《前六》一三、一）

細觀上引刻辭，雖均為國名。牽雖弱和牽亮同一語例。《金》字尚有从口作《金》的，今字書有啐，或作諱，瞋語也。言也。但看下列辭例，仍與牽字同其用法，同其意義。

《金》字自父，夏六人，八月。（《契》一二四）

《金》字自父，夏六人，八月。（《契》一二四）

《金》字自父，夏六人，八月。（《契》一二四）

《金》字自父，夏六人，八月。（《契》一二四）

《金》字自父，夏六人，八月。（《契》一二四）

另有从《金》之字作《金》，舊釋執，很對。其繁文有兩種寫法，一種寫作《金》，另一種寫作《金》。

貞：我其佳執。（《前六》二九、五）

丁酉卜，吉貞：兄執寇。（《前六》二九、五）

丁丑卜，方貞：《金》。貞：勿《金》。（《前六》五三、一）

貞：《金》。二月。（《續五》三五、七）

五日丁未，在車《金》。

上引二、三、五三條，乃執亮、執寇、執亮的卜辭，且亦方國之名。

還有一個从《金》之字，作《金》。所以《金》之字，可轉化為止、足、走、是等形，故此地應釋為達，

即到達的達。有時借用為捷，即可以捷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的捷。其別構作《金》，甲骨文編把

《金》字收在往來的往字內，是不對的。試看下列諸辭，即可證明。

……《金》乙巳《金》。（《續五》三二、一）

貞：不若《金》。（《屯》乙一一五〇）

貞：《金》亮，小告。（《屯》乙四三七四）

《金》亮敗。（《珠六》一三）

王出勿𠂔犬。(契六九五)

貞：𠂔，不其敗。(屯乙五四四八)

這些都應解為捷伐的捷，契文中又有𠂔字。此字應釋達則𠂔字當然應釋捷。

貞：王其出𠂔。(屯乙三二五一)

至於下列諸刻辭的達字，則應解釋作到達的達。

其牽，達自……(屯乙二二七一)

這是從某地到達的意思。

己卯卜，出貞：……牽，𠂔自𠂔，王固曰：其佳丙戌牽，出𠂔其佳辛。(屯乙四二九三)

這是從𠂔到達𠂔(地名)的意思。

𠂔自𠂔自父，牽六人，八月。(契一二四)

這則是从父(地名)來到𠂔(地名)之意。

刻辭中又有𠂔之繁文作𠂔，和𠂔(步)的繁文之作𠂔，是一樣的。這是表示行走於道達上，終於到達目的地的意思。

貞：出(甫)于上甲四牢，告我𠂔。(屯乙五四〇八)

這是到達了𠂔(地名)的意思。(釋𠂔殷契雜編中國考古學報第五冊第一、二分合刊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屈萬里 「疑是執字之別體。」 (甲編考釋一八〇葉)

屈萬里 「卜辭：『壬辰卜，𠂔：𠂔今勿入，不𠂔？』𠂔，象械繫雙手之形，於此蓋謂

械繫之人也。」 (甲編考釋二九九葉)

屈萬里 「𠂔，隸定之當作奔，疑械繫之義。又疑是執字之異體。辭釋(一〇七四)讀

為釋，恐非是。」 (甲編考釋一九三葉)

按：字从「奔」从「𠂔」，當為「執」之異體，參見 2602 「執」字條。

「从女从叢，執之異構。」說文所無。疑襲之古文。
（集釋三七一〇葉）

按：「帝嬪」(甲三八)為女字。

執





王襄
「疑執字」
(類纂存疑第三十五葉上)

商承祚「此字疑即執字，篆文作𢦏，而𢦏與𢦏形頗近，此又象刑具之形，有罪而執之。以又者與此為一字，即今之執字矣。」（類編待問編四卷六集上）

朱芳圃

朱芳園
「字彙」人坐而楷其兩手，說文所無。卜辭云：「貞告于南室，三宰。」
「字彙」存下從文義求之，當是俘虜或梟犯之名。又按此字有時作勅，同用，音義並同。卜辭云：「己早，貞井方。」弗。六。三。一。是其例也。

甲文又有作左列形者：

 𨾏
 四下
 一三
 〇下
 四
 𨾏
 上同
 𨾏
 四京
 一四
 一
 𨾏
 二南
 一明
 六

王襄釋繫，謂象拘繫罪人之形。《正義》按王說非也。字彙用索繫人之首，或手牽之，當即解之繁文。卜辭云：「乎逆糾羗。」《二·六》又曰：「己早，貞王逆糾。」亡《三·四》者，《四·一》三字形異而義同，是其證矣。《殷周文字釋叢》卷下第一五六葉

李孝定

「說文」：執捕辜人也。从夨，从牽，亦聲。契文作，上出諸形，均象一人兩手加結之。

(注) 許書報字蓋又擊之尊乳字也。(集釋三三三葉)

饒宗頤 「按湯遜卦。執之用黃牛之革。執有執事義。儀禮士冠禮：「奠擊見于君。疑執即擊也。」(通考八三八葉)

于省吾 「說文：『執，捕罪人也，从凡，𠂔聲。』𠂔，甲骨文執字是用刑具以簡獲俘虜或罪人的兩腕。執訓執持或捕執為引伸義。甲骨文稱曰王乎執羌(前八·八·二)，曰車與令執(前九·一·三)，執均系捕執之義。甲骨文執字也作名詞用。例如：『其告執于汙』(續一·三六·三)，是說征伐獲執，祭告于汙；『其雨于且丁，車王執(執)』(續一·四·一)，是說祭祀祖丁，用執為人牲。其言王執，以別于其他貴族的俘虜，執係之稱曰王保(詳釋係)。『其克氏執』(南北坊五·三七)是說能够將俘執送來。商器銘于宮尊的『易二聿二執』，二執也指兩個俘虜言之。『晏子春秋內篇祭上五第十七的』遣其執，以昭多德，執字也作名詞用。

关于甲骨文執字的几个繁构，旧说每多误解。執字有的从又作執，隶定作執，右旁象以手扼人之项，甲骨文編誤釋為執。有的从𠂔作執，隶定作執，右旁象以繩索係人之颈，王襄誤釋為繫(簠美四五)。有的从支作執(圖字所从，隶定作執，右旁象以扑击其背。有的作執或執，隶定作執，象拘其首于笼内。甲骨文還有『𠂔』字，也象笄首之形。在此附帶說明一下，甲骨文的圖字也作圖或圖，即后世圖圖的圖字。甲骨文的『出圖』二入(器存二六背)，圖作動詞用，即囚禁二人于圖圖之中。圖之本義為圖圈，甲骨文也以圖為防禦之禦，係引伸義。……通过以上几个繁体的執字和从執的圖字來看，就充分反映出當時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群众所施行的一些殘虐刑罰，是无所不用其極的。(釋牽、執甲骨文釋林二九四——二九六頁)

姚孝遂 「卜辭曰執，字多指俘獲敵方人員而言，但有時對於狩獵所得亦謂之曰執。」

如：

日執兕(粹九四一) 京津一四六九

日執龜隻(京津一四七二)

日令戈執毘(甲三三九八)

这里的『日執』字可能是泛指，相当于『日𠂔』字，但也有可能富有某種具體狩獵手段之含意，(甲骨刻辭狩獵考古文字研究四八頁)

林澐

「在較晚的文獻中仍可看到春秋時代的盟主對各盟國之間的糾紛有仲裁權，甚至可以对一些國君加以處罰。如左傳襄十六年記載晉平公在渠梁會諸侯，曰：「命歸侵田，以我（指魯）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就是一例。在春秋時代的這種盟主處罰國君的做法仍然同干涉別國內政是有別的。卜辭中如「己巳卜，王，貞：其執貞任？六月，允執。」（《六五》）存下三〇二）亦應是拘執聯盟方國的首領。所以，殷本紀所述紂之幽西伯、醢九（鬼）侯、脯鄂侯，固然是對盟主權力的濫用，但若據此而以紂為專制帝王，顯然是一種誤會。《甲》中商代方國聯盟古文字研究第六輯八四頁）

趙誠

「執，執。或寫作執，均象用幸（一種刑具）箝制人之兩腕之形，會捕執之義，為動詞，引伸之，凡被捕執之人亦稱之為執，則為名詞。在卜辭里，執常用作祭祀時之人牲。」（《甲》骨文簡明詞典一六四頁）

劉釗

「卜辭有『執』、『執』、『執』等字，也應為『執』字異作。」（《卜辭所見殷代的軍事活動》古文字研究十六輯一二六頁）

高明說參『執』字條下。

執



按：說文訓「執」為「捕辜人」，實則凡一切拘捕皆謂之「執」，不必是辜人。契文「執」亦省作「奉」，或作「義」，作「奉」。至於「執」，「執」，「執」則為後起孳乳字，卜辭並無此區分。

葉玉森前編集釋隸作執

陳邦懷

「圖自有執字，沈氏樹鏞釋為府，其所以與卜辭之執及隸所从之執不同，皆古射字，是知執字稿从水从射，蓋射之古文。」（《小箋五葉下》）

孫海波文編十一、八收作執

執



按：前二·三·一：其伐敵初？「執」為方國名。釋「謝」非是。

王襄
十四葉下

「古繫字，象拘繫罪人之形，為繫之本誼，絆馬其借誼也。」（類纂正編十第四

王襄
「古繫字，从又，許說握持也。」（類纂正編第十二第五十三葉下）

孫海波
十二卷四葉

「說文」：「執，握持也，从手从執。」此象罪人被執以手抑之「形」。（文編舊版

李孝定
「說文」：「執，絆馬也。从馬，口其足。春秋傳曰：「韓厥執轡前。」讀若輓。執，轡或从系，執聲。案繫文象拘係罪人，並加手，「形」，當入十三卷系部，解云：「拘係罪人也，从系从執，執亦聲。」或入手部，以為執之或體，或入手部，以為繫之或體，於義均較通。今許君乃以為轡之重文，事類懸隔，偏旁迥殊，失其次矣。姑从許例次之於此，請與本卷下執字條參看。」（集釋三〇四

于省吾釋執，參「執」字條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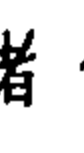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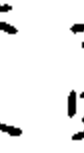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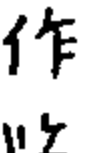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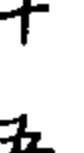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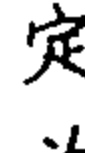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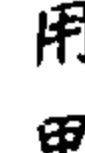
按：字从「執」，从「又」，乃「執」之繁構，二者通用無別。參見「執」字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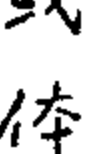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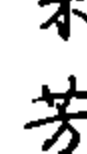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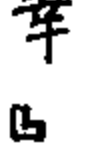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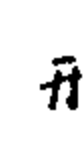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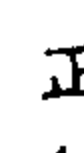
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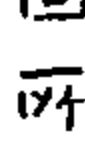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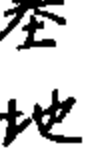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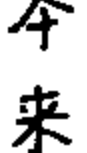


孫海波
「說文」：「執，絆馬也。从馬，口其足。春秋傳曰：「韓厥執轡前。」讀若輓。執，轡或从系，執聲。案繫文象拘係罪人，並加手，「形」，當入十三卷系部，解云：「拘係罪人也，从系从執，執亦聲。」或入手部，以為執之或體，或入手部，以為繫之或體，於義均較通。今許君乃以為轡之重文，事類懸隔，偏旁迥殊，失其次矣。姑从許例次之於此，請與本卷下執字條參看。」（集釋三〇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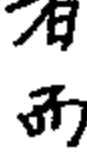


齊文心
「甲骨文中表示監獄的字作」（前六·五三·一）、「執」（乙七·一四二）、「執」

文录六三一、（前四·四·一）、（甲二四一五）、（前六·一·八）等形。这些甲骨文字形象地刻画出殷代的阶级压迫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奴隶在牢狱中惨遭迫害的真实写照。，叶玉森隶定作，释作；王襄亦释。诸家从之。说文，，，，作。吕氏春秋仲春纪曰：玄桎，桎，在足曰桎。一九三七年第十五次发掘殷墟时所得戴手桎的奴隶陶俑，女俑两手拳在身前，男俑两手拳在背後，所使用的刑具和甲骨文中便是，隶定为，而被囚禁在中，这种拳手奴隶的形象反映在甲骨文中便是，隶定为，而被囚禁在中，用甲骨文表现就是字。

又作，应隶定为，是字的或体，象戴手桎的女奴隶作跪形被囚禁在监狱里的象形。字更在拳手奴隶的背後加以，象手持棍棒作打击状。又作，从从，隶定为。朱芳圃释枷。胡厚宣先生释，认为象拳手刑具连有项枷之形。字正象在牢狱中放置这种刑具。从甲骨文的字，认为（山东博物馆藏）可以看到使用这种刑具的残酷性。奴隶的头被夹在项枷内，手被拳在手桎中，引颈躬身，受尽折磨。

：我们对字的使用法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用为名词，作监狱解。在某些卜辞中，又指被囚禁的奴隶；用为动词，释作囚禁，即捕捉后囚禁在牢狱中。

说文中，字有三个意义：即所以拘罪人，作监狱解；，，作边疆解；，，作边塞地区设了许多的囚禁奴隶的监狱，所以后来又引伸为边陲之意。而养马的奴隶，本来应是被囚禁的游牧部落的奴隶。由此可见，说文字的三种意义都是从作监狱解的本意引伸而来。（殷代的奴隶监狱和奴隶暴动，中国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六四至六九页）

白玉峰 按字仅见於第一期之卜辞，变化颇少，除正反文外，仅其所从之，有作者而已。或有作（文六三一）者，亦只於第一期中有之，疑亦为同字。至其用，大率为动词。（契文举例校读十四中国文字第五十二册五七七二至五七七三页）

赵诚

「甲骨文有一个字，象人带着木手铐被囚禁于监狱之中。用作动词有

两种意义：
二人。（京一四〇二）
为囚禁之义。

……五日丁未，在章國美。（前七·一九·二）國為防禦、抵禦之義。
……這兩種意義實際上是相互對立而確有聯繫的一對詞義，和受有授予和接受這一對意義同義。
……國的囚禁義實際是防其外出的意思，而防禦義實際是防其進入的意思。防其外出和防其進
入，就是相互對立而又有聯繫的一對意義。（一）甲骨文行為動詞探索（二）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
三二五頁）

于省吾釋圖，參見字條下。

葉玉森釋圖。見前執字條下引。

孫海波 「說文」圖，圉圖，所以拘罪人。此从執从口，象拘罪人於圉圖中之形。
（文編十卷十五葉）

王襄 「古圖字，許說。圉圖所以拘罪人，从卒，从口。此从執，从口，許說。捕罪人
也。口，古圖字，捕罪人而拘于圉中，圉之誼尤備。」（類纂正編十卷四十七葉下）

朱芳圃 「字象人桎其兩手坐於口中；口，獄室也。當為囚之初文。說文口部：囚，
繫也。从人互口中。文字由繁趨簡，易制為人，不為初文之剗切矣。」（殷周文字釋叢卷下第
一五七葉）

馬叙倫 「圖是把一個帶手桎的人口起來。當依甲文裡寫作圖，和窺是一個字。」
（馬氏論文集五五葉原流與傾向）

胡厚宣 「一輩自口。王占曰：其有來（艱），口圖亮重。（續補二二七二）今案
圖與執義同。以畢字亦作圖例之，知圖亦即執字。說文：執，捕罪人也。禮記檀弓鄭玄注：執
拘也。呂氏春秋：慎行高誘注：執，囚也。左傳昭公七年說：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
無字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于王宮，其罪大矣。無字曰：君以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
是執即拘捕逃臣之義。圖字象模得逃臣，將其兩手執于刑具之中，又拘于囚室之內。其為追捕
之義則同。」（甲骨文所見殷代為隸的反壓迫鬥爭考古學報一九六六年一期）

2606

執

執

按：字从「口」从「執」，隸作「國」。當是「國」之異構。合集五二一反辭云：「奉」與「國」同見，是此二者有別。國乃由「執」所孳乳，既可用為名詞，即拘禁人犯之所。亦用為動詞，即拘捕人犯而納於囹圄。不能據既有「執」而加以混同。

白玉瑋

參國字條

于省吾釋執，參《說文》字條下。

齊文心

參國字條

按：字从「口」从「執」从「支」，乃「國」之繁體。參見「國」字條。

2607

執

執

按：字从「口」从「止」，隸作「執」。當是「國」之異構。合集五九九〇辭云：「佳辛執」。乃動詞，當與「國」同。

2608

執

執

執

按：字从「女」从「執」，乃女性之「執」。商代文字於不同的性別，各有專字，區分甚嚴，不能混同。西周以後，「執」與「婢」統一作「執」。

2609

執

按：字从「𠂔」从「執」，隸可作「執」。當為「執」之異構，與「執」同。

2610

執

按：此亦「執」之異構，象同時加械於首及手之形。參見2602「執」字條。

2611

執

孫海波：「執」，𠂔三下。四四。一〇。从𠂔从執，疑執之或倖。說文馬部帶字或倖作繫，与此非一字。今附於糸部之后。弔並繼亡若。𠂔（甲骨文編五〇七頁）

屈萬里

「執作繫，頗奇詭。……執字於此當作名詞用，謂被執之人也。」（甲釋一一六六）

俞美霞

「執字，作𠂔（殷虛書契前編四・十九・七），說文：曰執，捕辜人也。从

𠂔，𠂔聲。𠂔，屈翼鵬曰：曰執作𠂔，頗奇詭。后下三一・八，執作𠂔，形𠂔詭異，執字於此當作名詞用，謂被執之人也。𠂔，見甲釋一六九叶一一六六片釋文。甲骨文中，被執之人，有頭飾及尾飾，其形有如短鞭，玉人結髮為飾，又與彩陶盆群舞人物尾飾相當，而孟子所謂累紿之臣，並于頤部繫以繩索，都是指地位卑下人物的裝飾，以文字為証，此又一例。𠂔（从甲骨文）字談殷商墓中石人玉人的店示故宮學術季刊第五卷第二期四五頁）

于省吾釋執，參𠂔字條下。

按：合集八〇三辭云：

「癸卯卜，貞，翌辛亥王尋卑以執。」

此亦為「執」之異構。或釋「繫」，非是。參見 2602 「執」字條。

執

朱芳園

「上揭奇字，象虎格其兩足。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射麋脚麟。』集解：『脚，能逃速，因而捕獲之也。』卜辭云：『彖豕。』一曰：『彖鹿。』一曰：『彖牛。』格，在足曰格，虎無手而字从彖者，蓋以前足為手。湯沃書六四：『童牛，彖，鄭玄謂：『牛無手，以前足當之。』」

「說文所无。人名。」（甲骨文編二二五頁）

孫海波

「執，甲二六五八。从虎从幸。說文所无。人名。」（甲骨文編二二五頁）

李孝定

「金祥恆續文編五卷十三葉上收作虞，其說未聞。」（集解一六九六葉）

屈萬里

「執字：屢見，似是災害之義。」（甲釋二七七二片釋文）

賈平

「關於執字，从彖、从牙。彖象桎梏刑具之形。牙自羅振玉以來多誤釋為虎字。姚孝遂同志指出，牙字，人身虎頭，牙（羌）字人身羊頭，蓋以其頭飾不同而命名。从前六、六三、六四、六五其涉河東，其囚，知道牙是一個方國名。所以執字當為帶上桎梏的方國人，這是一種戰俘的名称。我們認為這種解釋是正確的。」（讀殷虛文字甲編考釋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二〇八頁）

考古所

「執：字从彖从牙，彖為桎梏，牙在下，辭中可能為邦族之名。此字姚孝遂認為是俘虜之名称（商代之俘虜，古文研究第一輯）。但此字又可作動詞，其义与執同。如庫九八七：『弗執。』即『弗執』，為方族名，即弗執族之俘虜或人。若此，則第一段辭可有兩種解釋：一種為作動詞，為用牲法，用執工，為以某種方法將牙方之工杀死以作犧牲；另一種為人名，牙為執，以為為執工作犧牲以祭雍己。」（小屯南地甲骨九八四頁）

考古所

「執：在本辭為動詞，可能為執字之异构。」（小屯南地甲骨一〇〇六頁）

张政娘

「韋象一种刑具（手桎）。虎是野生动物不可以桎致，这里的虎表示凶狠的人头戴曰虎冠者，那么这个字会带有桎猛的意思。殷虚甲骨文有「𠂔」（甲骨文编二二五页，字号六二〇），皆廋辛、康丁时卜辞。从字形、字义看都和执字相近。如：

戊辰卜，查，贞：又束韋自斲，今日其征于且丁。 甲二七七二

贞：又束韋自斲，其于于…… 甲二六五八

……习龟卜，又束韋，其用于…… 明七一五

乙亥卜，其于韋，其于…… 陈四三

甲子卜，其于韋…… 从一八四三

其征于韋，重翌日…… 甲五五九

王其用韋，重…… 甲七五七

……子卜，韋其用。 掇一三九一

……卜，其用韋，王受…… 宁一二九四

按：一期卜辞常见曰束执、曰用执、而且意义相同，如：曰壬午「卜」，多贞：「不」其束及，不其束执，四月曰「乙四〇三〇」。曰用执用良曰「存二二六八」。从这种情况考虑，我把「韋」读为「执」。说文卷十二曰「执，握持也」，「广雅释诂三」：「执，很也」。义皆可通。「𠂔」（庚）垂释文出土文献研究一二八页）

名詞，無作動詞用者。義同於「執」，而與「執」有別。按：字从「𠂔」，从「𠂔」，不从「虎」。「𠂔」為方國名，此蓋方被執者之專用字，皆用為

弓

羅振玉 「弓父庚自作」，與「弓」同。（殷粹中四十三葉下）

唐蘭 「𠂔」字从弓从一，應是引字，而釋做「弓」。（導論下廿五葉）

李孝定 「說文」：「弓以近窮遠象形，古者揮作弓，周禮六弓：王弓、孤弓、以射甲革，其質夾弓，庚弓，呂射于侯鳥獸，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契文亦象形。唐氏謂作弓者乃引字，以偏旁分析法術之，其說亦是。蓋「𠂔」象弓弦之弛，與小篆合，「𠂔」則象弦之張，許說開弓，其引中義也。卜辭「𠂔」均為

白玉峰

「峰按」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初文：象弓弦因受外力之振動，將彈丸射高之瞬間，弓弦所生之弦波之形。弦波，為一連續不斷之震動，肉眼看去，為恍惚，此瞬間恍惚之弦波，乃无狀之狀；故「𠂔」字，為一動詞，以表彈動之義，為彈動之本字。𠂔，則狀彈丸在弦，將發而未發之狀，所描述之重點在「𠂔」，故其字為名詞，為彈丸之彈之本字。是「𠂔」乃二字二義，而非一也。降及后世，以「𠂔」為一，實則，二字有別也。其在甲文，為用「𠂔」者，散見于各期之卜辭，多為人名之吉字；見于第一期者，單名曰「彈」；見于第二期者，有「丘彈」；見于第五期者，有「虎侯彈」。𠂔，則只見于第一期之卜辭，而為被殷王祭祀之對象，如：

《文》第八卷第三十四冊三八六二頁）

癸亥卜，方貞：翌丁卯，酒「𠂔」牛百，于祊？

（粹五二八）

（契文舉例校讀中國）

裴錫圭釋發，參「𠂔」字條下。

按：字當釋「彈」，吳其昌已詳論之。此多用為人名。字或从「𠂔」，又「𠂔」或从「𠂔」，多用為動詞，當與此同字，並當釋「彈」。參見 2621「彈」字條。

字與否定詞「𠂔」形體有別，不能混同。

彈

𠂔

𠂔

羅振玉「說文解字彈」，行九也。从弓，單聲。或从弓持丸作「𠂔」。段先生從佩觿集韻改孰為𠂔，改注文作「𠂔」。或說彈从弓持丸。今卜辭字形正為弓持丸，與許書或說同。許君兼存眾說，或亦鉅矣！

（殷辭中四十三葉下）

王襄「說文解字」：「彈，行九也。从弓，彈聲。𠂔或作𠂔，从弓持丸（依段氏本）。契文之彈象九在弦之上，与矢在弦上為射之誼相同。契文射作「𠂔」，射盤作「𠂔」，射爵作「𠂔」。可証。契文彈字与許說合。第一彈字作「𠂔」形，第五、六字更為「𠂔」，仍是九在弦上之形，因九為實質，与弦易混，故斷為三画以明之。許書或作之「𠂔」，从弓从丸，不見九在弦上之形，殆形之訛。𠂔（古文流變臆說七四頁）

王襄 「古彈字。許說行九也。或从弓持九。此象九在弦上，將發之形。與射字矢在弦上，道同。」（類聚正編第十二第五十七葉下）

郭沫若 「執字羅振玉釋為彈，在此殆假為禪。廣雅釋天：「禪，祭也。」（辭考七七葉下）

陳直 「卜辭有云：『發於彈用百年。』案書序云：『咎單作明居庸亡。』史記殷本紀引馬融注云：『咎單湯司空。』卜辭之彈，疑為單之繁文。」（續義六葉）

唐蘭 「按《羅振玉說文》執字釋彈似未確，當是弦字象形，後乃變為弦，更變為弦字矣。」（卜辭三三葉下）

楊樹達 「今本紀年云：『祖辛名旦。』按書契前編伍卷捌頁玖版云：『癸卯，卜，貞，彈，咎，百，牛，百，用。』又陸卷陸壹頁肆版云：『王，寅，示，彈。』△佳王△。八月。按甲文未見旦字，然有彈，又稱示彈，確為殷人所稱之神名，而彈與旦音同，疑甲文之彈即竹書之旦矣。」（竹書紀年所見殷王名疏證，和微居甲文說卷下五六頁）

李孝定 「說文：『弦，弓弦也。从弓，象然形。』契文作『𠂔』。羅氏據段氏所改彈篆或體作『𠂔』者釋此為彈似未妥，蓋『𠂔』猶可謂彈在弦上之形，『𠂔』則不得謂為象形矣。蓋从『𠂔』者均指事字，以示弦之所在，後變為『𠂔』，許君遂以象絲形說之耳。或謂象弓弦，則从『𠂔』作『𠂔』已足，不煩作『𠂔』若『𠂔』。然作『𠂔』則又嫌於弓若引字單作『𠂔』不从弓則又不足以明其為弓弦，故不得不以指事出之也。字在卜辭為人名。」（集釋三八五八葉）

饒宗頤 「按引字舊釋彈或弦。汗簡？為彈字，固與此形近。郭氏謂假為禪。廣雅釋天：「禪，祭也。」余謂此字从弓安。不以釋為引，爾雅：「矢，雉，引，延。」陳也。『癸亥卜，方貞：羽，丁卯，彫。』牛百于丁。『辭編五二八』此云引牛百，即陳牛百。他辭有：『癸卯卜，貞：引，咎，百，牛，百，用。』『辭編五八四』又每與社連言。如：『戊寅卜，貞：社尸，七月。』『辭編五八三』『己卯卜，貞：社，勿，社于丁，示，熹。』『辭編五八五』社即延，亦訓陳，與引義同。」（通考二九八葉）

屈萬里 「羅振玉釋彈，似未確。此與勿字作『𠂔』（甲編二四七一）『𠂔』（二七九五）等形

者，亦不同。俟考。」「甲釋二四三葉一九一六此釋文」

白玉崢說參人字條下。

按：字亦當釋為「彈」，參見 2621 「彈」字條。

2616

弓

𠂔

𠂔

孫海波

「𠂔」，乙八二八。从口从弓，說文所无。人名。」「甲骨文編四八頁」

孫海波

「𠂔」，后二。一七。六。疑弓字。」「甲骨文編六五三頁」

于省吾說參人字條下。

按：字从「弓」从「口」，隸可作「𠂔」。在卜辭為人名、地名、方國名每增「口」作為專用字。

2617

弘

𠂔

𠂔

按：字从「弓」从「口」，隸可作「𠂔」。在卜辭為人名，但與「弓」有別。隸可作「弘」。合集一四一、二八正辭云：「癸未卜，爭貞，生一月，帝其弘令雷」；「貞，生一月，帝不其弘令雷」，用為副詞，「弘」則無此等用法。

2618

彊

恒

𠂔

李孝定

「从弓从互，說文所無。」「集釋三八四七葉」

參見「按：字从「弓」，从「互」，隸可作「彈」。卜辭彙見「王假」，當是「互」之繁體，典籍則作「恒」。

2619

𢇛

按：字从「弓」，从「収」，隸可作「𢇛」。合集二八〇〇二辭云：「貞，其教在不𢇛。」其義不詳。

2620

彈

裴錫圭釋發，參「𠂔」字條下。

按：合集九〇九四辭云：「貞，彈其以。」為人名。字或从「支」，古文「支」从「攴」，在偏旁中每通作「攴」。參見2621「彈」字條。

2621

彈

趙誠「攴」，攴。从「弓」上有彈丸，从「攴」使之彈出，當是彈之初文，為會意字。本義應是「攴」，「攴」，彈其以。一般意义上的彈丸。甲骨文用作動詞，似用其本義，如「攴」三辭。……（人一九一〇）。

趙誠「攴」，攴。从「弓」上有彈丸，从「攴」使之彈出，當是彈之初文，為會意字。或寫作「攴」。……（甲）骨文簡明詞典二四一頁。

2605

柯昌濟 「攸字古文从攴从攴，秦嶧山刻石：『德惠悠長』之悠作攸，与此文同。」
殷墟卜辭類例考釋，古文字研究十六輯一五〇頁。

孫海波 「疑為文彈合文，前編卷六第六頁一四片不彈合文作行，與此同。可澄卜辭有羅振玉釋彈，象彈丸之形。唐蘭以為弦字。余遊殷墟，見與甲骨同坑所出之彈丸甚多，知殷時之已有彈弓也。」
誠齋考釋七葉。

裘錫圭釋發，參『』字条下。

按：說文：彈，行丸也。从弓單聲。或从弓持丸，大徐本。契文作『』，『』並當釋『彈』，从又，从攴，偏旁可通。廣雅釋言：『彈，拊也。』拊，說文作『拊』。御覽引字林：『彈，拊也，拊，使戰動掉彈也。』契文从弓从又，或从攴。『使戰動掉彈』，當為『彈』之本義。从弓單聲，乃後起之形聲字。字亦作『彈』。玉篇：『青州謂彈曰彈』；廣雅釋器：『彈，彈也』。

卜辭：『彈』為用牲之法，辭云：『其彈廿人』。
『其彈五十』。
『彈』有擊義，蓋謂擊殺之。引申之為祭名：『後一·三九二』
『後下六·七』

『彈』，王受又『』。
『其彈』。
辭五九三同版有『先十人又五王受又』，辭一五四二同版有『三牢，五牢』，卜辭祭名與用牲之法實無所區分。
『清一之』，『子彈』為人名。

彈

彈

裘錫圭說參『』字条下。

按：合集五五五八辭云：『貞，呼彈入御事』。

馬朱鬣，躬執弩射牲，斬牲之儀，名曰鉅劉。又祭祀志云：「立秋之日，天子入園，射牲以祭宗廟，名曰鉅劉。」據此三文，知漢世尚行此礼矣。（射牢，卜辭瑣記四頁）

徐中舒 「甲文作射（甲八六八），象矢在弦上之形。金文作射（靜盃），从手，石鼓文作射，字形已訛變。說文作射，誤身為寸。誤又為寸。」（怎樣研究中國古代文字，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五頁）

陳夢家 「三百射或作射三百，與三族、馬並卜，故知是一集體。殷代師旅似以百人為一小隊，三百人為一大隊。三官分左、右、中三隊，所以有中人、右人之稱。我國時楚有『中射』之官，見韓非子十過篇呂覽去宥篇，史記張儀傳作『中謝』。（卜辭綜述五三葉）

李孝定 「許書訓：况詞『射』。『射』與『射』實為一字。自小篆誤弓為身，復於語詞『射』別構，音讀遂截然改為『射』二字耳。『射』為一字，固無可疑也。（集釋一八〇七葉）

饒宗頤 「按射為官名，泛稱曰多射。亦曰『射百』。（通考三六五葉）

饒宗頤 「按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又國語：『天子郊禘之事，必自射其牲。故周禮夏官：『司弓矢供射牲之弓矢。』貞：『兄庚歲，其射。』（見粹編三二九）此辭『射』字，得為射牲，亦無不可。（通考九八五葉）

考古所 「六射：此次僅見。射，可能是射手，或與三百射、射三百義同。（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一四頁）

按：羅振玉釋『射』之形體是正確的。唐蘭以為當釋『射』，其說似是而非。小篆『射』字實由『引』字所孳乳。與『射』字無涉。慧琳音義引說文古文作『射』，廣韻亦有『引』字，方言：『射，長也。』即以『射』為『引』。說文以『射』為『引』，有聲，今作『射』，不省。李孝定申唐蘭之說，以『射』為『射』，非是。卜辭『射』，指射獵而言，『射』乃其省語，不得讀為『射』。又卜辭從未見『射』，連言者，楊樹達將分屬兩段卜辭連讀，是以致誤。

弘引

弘引

毛公鼎同

「說文解字：弘，弓聲也。从弓，厶聲。厶，古文肱字。」卜辭从弓从厶，與

王裏

「古弘字。」（《類纂》正編第十二卷五十七葉下）

李孝定

「羅釋弘是也。字在卜辭為人名。此字小篆為形聲，而金文契文似並為象形。疑一實象弓上之一附件，所以固定矢之位置，猶矢之有格也。」（《集釋》三八四五葉）

饒宗頤

「已亥卜，喜貞：羽庚子，妣庚歲，其弘軍。」（《綴合編》一八）按軍上一字作

饒宗頤

「按卜辭：洹弘。句，弘，大也，蓋卜問洹水大，弗傷邑否？」（《通考》八二〇葉）

白玉崢

「多，籀頤先生釋弘。羅振玉氏曰：曰卜辭从弓从厶，與毛公鼎同。」（《考釋中

形聲，疑非。高第之先生謂為指事（《中國文例》三·三四），是也。《契文舉例》校讀十六中

國文字第五十二冊五八六〇頁）

考古所

「祭名或用牲法。」（《小屯南地甲骨》八五一頁）

于豪亮

「云夢睡虎地秦簡辛卯簡：輕車、遊張、引強。」引字寫作弘。長沙馬王堆

帛書《周易》：「引吉。」引字寫作弘。把秦簡同帛書的引字相比較，以繩的引字和導引圖中的

大體相同，不同的是帛書引字所从的弓字末一筆向上延伸，字形稍有變化而已。兩者引字的寫法

法也。這了引字，常見于金文和甲骨文中。秦簡的寫法同甲骨文的寫法相同，帛書的寫

書，可以肯定這了字是引字，不是弘字。因為引強不可釋為弘強；《周易》的「引吉」，

又有新本对照；字引图中引字多次出现，更不可释为弘字。这个字有关的甲骨文、金文的辞句作

进一步的考察。这个字不是弘字而是引字，而引字之后，就可以对与这个字有关的甲骨文、金文的辞句作

合理的解释：见引吉。一引，弘，以前释为弘吉。弘吉，就是弘吉，对于这样一情况无法作

到了使用，在甲骨文中，这个时期，同一笔迹的卜辞中，我们既看到了使用，少吉，这个字，又看

到了使用，在甲骨文中，这个时期，同一笔迹的卜辞中，我们既看到了使用，少吉，这个字，又看

到了使用，在甲骨文中，这个时期，同一笔迹的卜辞中，我们既看到了使用，少吉，这个字，又看

到了使用，在甲骨文中，这个时期，同一笔迹的卜辞中，我们既看到了使用，少吉，这个字，又看

到了使用，在甲骨文中，这个时期，同一笔迹的卜辞中，我们既看到了使用，少吉，这个字，又看

到了使用，在甲骨文中，这个时期，同一笔迹的卜辞中，我们既看到了使用，少吉，这个字，又看

到了使用，在甲骨文中，这个时期，同一笔迹的卜辞中，我们既看到了使用，少吉，这个字，又看

到了使用，在甲骨文中，这个时期，同一笔迹的卜辞中，我们既看到了使用，少吉，这个字，又看

到了使用，在甲骨文中，这个时期，同一笔迹的卜辞中，我们既看到了使用，少吉，这个字，又看

到了使用，在甲骨文中，这个时期，同一笔迹的卜辞中，我们既看到了使用，少吉，这个字，又看

到了使用，在甲骨文中，这个时期，同一笔迹的卜辞中，我们既看到了使用，少吉，这个字，又看

到了使用，在甲骨文中，这个时期，同一笔迹的卜辞中，我们既看到了使用，少吉，这个字，又看

到了使用，在甲骨文中，这个时期，同一笔迹的卜辞中，我们既看到了使用，少吉，这个字，又看

到了使用，在甲骨文中，这个时期，同一笔迹的卜辞中，我们既看到了使用，少吉，这个字，又看

到了使用，在甲骨文中，这个时期，同一笔迹的卜辞中，我们既看到了使用，少吉，这个字，又看

到了使用，在甲骨文中，这个时期，同一笔迹的卜辞中，我们既看到了使用，少吉，这个字，又看

到了使用，在甲骨文中，这个时期，同一笔迹的卜辞中，我们既看到了使用，少吉，这个字，又看

到了使用，在甲骨文中，这个时期，同一笔迹的卜辞中，我们既看到了使用，少吉，这个字，又看

到了使用，在甲骨文中，这个时期，同一笔迹的卜辞中，我们既看到了使用，少吉，这个字，又看

到了使用，在甲骨文中，这个时期，同一笔迹的卜辞中，我们既看到了使用，少吉，这个字，又看

到了使用，在甲骨文中，这个时期，同一笔迹的卜辞中，我们既看到了使用，少吉，这个字，又看

与否，老是认为王有才智，这样就会亡国，释此字为引，就可以通读，释为弘，就不可通。
秦公敦和秦公钟都有「高引有庆」一语。广雅释诂一：「高，远也。」国语周语三：「有庆未尝不怡」，注：「庆，福也。」因此，「高引有庆」即长久有福的意思，旧释引为弘，也

不可通。
毛公鞶鼎：「其用春，亦引唯考。」春读为侑，尔雅释诂：「侑，报也。」字亦作右，诗
離：「既右烈考，又右文母。」考，国语周语三：「所以脩洁百物，考神纳宾也。」注：「考，合也。」：「用之宗庙，合致神人。」唯读作为。意思是，铸作此鼎，既用之于侑祭，又永为合祭之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金文中有「圆」字，吴彝的「奉圆」、朱虢、新、虎賁的「朱虢」、
圆、新、虎賁，正好与诗韩奕的「鞶鞶浅幘」相当。虢与鞶通，賁与幘通，虎皮即浅毛，因
此圆就是鞶字。圆既是鞶，当然可以读为弘。毛公鼎：「圆我邦我家」，条伯戡殷：「惠圆天
令（命）一」，这个圆应读为弘，作弘大解。毛公鼎中引字凡三见，圆（弘）一字一見，前人将引
字释为弘字，不但不能正确解释此字的含义，也不能说明为什么在同一篇铭文中，同一个字会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写法。

因此，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引」字，应释为「引」。《说文引字考》一九七七年第五期三三九
页）

于省吾 说文弘字作弘，並谓：「弘，弓声也，从弓。」古文肱字。《说文》误以
弘为形声字。甲骨文弘字作多或彡，西周金文作多。其弓背隆起处乃弓的高出部分，故典籍多
训弘为高为大，高与犬义相因。金文弘字的右侧已由邪划变为旁划，而小篆的旁划又与弓形分
化为二，故作弘。彡字的造字本义，系于弓背隆起处附一个邪划，作为指事字的标志，以别于
弓，而仍因弓字以为声。《说文》文字释林释古文字中附划因声指事字的一例）

于省吾 「弘字甲骨文作多或彡，或彡，商代金文作多或彡，西周金文作多，小篆
作弘。说文：「弘，弓声也，从弓。」古文肱字。《说文》误以弘为形声字。自宋文字学家既不
能弘字的初文为什么作多？也不解小篆为什么作弘？我认为，甲骨文弘字作多，至弓背隆起处加一邪划以为标志，于省书为指事，而说
文误以弘为声符。弓背隆起处是弓之强有力的部分，故弘之本义为高为大，高与犬义相因。这
是就弘字的初形来说明弘字的本义。这样解释难免有人以为臆测，所以有进一步加以阐释的必

要。釋名釋兵：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曰章炳麟文始：曰古者揮作弓，藝乳為穹，窮也。詩以念穹蒼，則穹有隆高義，猶鞬躬也。弓形穹，故藝乳為穹，聲轉亦與鞬躬相應。名以弓者，又象其聲，藝乳為弘，弓聲也。弘又變易為彌，弓疆兒也。弓強則聲高，弘亦本有疆義。曰據釋名和章氏是以声訓來說明弓有穹隆或高強之義。其實，弘字的本義，其邪刻字指弓背穹隆處言之，而仍以弓為聲符。而其本義則專指弓背的穹隆處言之。

第一期甲骨文中多以弘為人名。第三期甲骨文的曰其弘知曰（寒拾四五），典籍中多訓弘為大，大與高強之義本相涵。弘知就他辭之言大知。第五期甲骨文中多以弘吉為合文，弘吉就言大吉。

總之，弘字，甲骨文中和商代金文均加一邪刻于弓背的隆起處，以標志高，大，于六書為指。其所从的邪刻，本非獨倖字，因代金文弘字多作之，其所附加的邪刻，是由邪刻所演變。後來邪刻又與弓形分化，因而演變為小篆的弘字。這就是弘字演化的原委。〔釋弘甲骨文〕字釋林三五——三五三頁。

按：金甲文「弘」字均不從「聲」，「弓」作「者」象張弦形，其作「者」者，上象弓體，下象弦弛而下垂。弦之或張或弛均為「弓」。「弘」字作「者」，當為指事，亦弦之絕。卜辭「弘吉」多見，其義為「宏」，又用為祭名：

「貞，弘祖辛」

「其弘戌宰」

「翌庚子妣庚戌其弘宰」

屈萬里甲二六五七考釋疑「弘」為「匕乙」二字之合文，非是。

又「弘」為人名：

「虫弘乎田」

「弓令弘」

「字」所从之「弓」，正當強處，即弓端強之所居。李孝定集解三八四七謂「象弓上之一附件，所以固定矢之位置」，矢不得位於弓端強處，蓋誤以下垂之弦為弓體。

說文訓「引」為「開弓」，弓強已弛，無從開弓，釋「引」似有未安。于豪亮據秦漢簡牘書，結合典籍所載，進而釋讀甲骨、金文諸字為「引」，論證周詳，精深通達，或以余之囿於成見，因陳所疑，以求進一步之考察。

京津八二三
甲二六五七
錄三四八

洽二六八
前五·一五·二

勿 𠄎 𠄎

王襄 「𠄎古勿字。」（簠天第四葉）「與毋通，禁止之詞。」（簠帝第廿五葉）

胡光輝 「勿或作𠄎，余緣文義，釋為「勿翦勿伐」之勿，在卜辭與𠄎異字，𠄎為物之省，其義為雜色牛。」（甲骨文例下卷二七葉上）

董作賓 「勿與不弗亡等字略同，皆有否定及禁止之義。」（見朱芳圃大字編九卷五葉下引亦見佚存三二葉上）

唐蘭寫作𠄎，無說。（天懷文釋二六葉二一丙）

徐協貞釋𠄎，見通釋一卷四葉，謂亦方名。

郭沫若 「勿乃笏之初文，古人于笏上書事以備忘，字正象其形。」（辭考三葉下又六六葉上）

吳其昌 「𠄎今者，卜辭作𠄎，諸形，孫詒讓曰：「𠄎其字當為今。說文：部：𠄎，稠髮也。从𠄎，人聲。此从「人」而省。」𠄎為「𠄎」之借字。爾雅釋詁云：「𠄎，告也。」曲禮：「𠄎于鬼神。」鄭注云：「𠄎，致也，祝告致于鬼神辭也。」此亦當謂卜告致鬼神及人之事，故有以貞今並舉者，如云：「貞今出于父甲。」（殷虛書契五四·一）「貞今，乎，告。」（殷虛書契八九·三）是也。《澤例》一·一五，其昌按孫說致，至今無人能易之；胡光輝以𠄎為否定辭，同于「勿」，謂今祭而呼告也，亦其說矣。（殷虛書契解詁第一七五——一七六頁）

屈萬里 「𠄎當是勿字，疑習書者所刻，故華畫多所為變。」（甲釋二四七一片十四辭）

趙誠 「𠄎，勿。构形不明。甲骨文用來指稱物色，即後代所謂的云氣之色，則為借音。」

字。从这种意义上说，勿即物色之物的初文。古代占候，多望云气。周礼保章氏：『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郑注：『物，色也，视日旁云气之色也。』曰知水旱所下之国。『汉书明帝纪：』曰观物变。章怀太子注：『物谓云色灾变也。』即指此。有这样一条卜辞：『多望云气，其色曰：』意思是说云气呈现，有渝变，但无灾害。这和后代望云气以占候的用意显然相近。L（甲骨文简明词典一八八页）

孙海波 下。『多，』甲四七五。字形不可识。卜辞用为否定辞，其义有近乎勿。今附列于勿字下。L（甲骨文编三八七页）

李孝定 一 契文勿字作『』诸形，其从两或三斜画，均不与中长画相连；此与勿字作『』其数斜画中，必有一画与中长画相属者，判然有别。契文勿字之义，均作否定词用，无一与牛字连用作杂文牛解者，而『』字之义则反是。凡语辞皆假借字，勿之亦又，当以许书之说解为是，盖象旗柄有三游之形：『』卜辞物牛勿牛当以论语何注：『曰犁，杂文。』淮南说山高注：『曰牛不纯色。』为其亦又：『』金文无犁及物字，而有勿及勿字，惟勿及勿二文，其义均为语辞弗不之勿，如孟鼎：『』王曰：『』孟若敬乃正，勿废朕命。『』召伯虎殷云：『』多敢对。『』师簋殷云：『』敬夙夕多『』（废）朕命。『』多字均当释为否定词之勿，毛公鼎，师虎殷勿字作『』，与契文同，盖亦由形近义同而致混用矣。L（读契识小录，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五本四六至四八页）

赵 诚 一 勿，甲骨文写作『』，或写作『』，左右无别。构形不明。卜词用作副词，表示否定：『』

贞，勿乎伐吕方。（存一·五五九）——乎，即呼，有命令之义。吕方，与商王室为敌之方国。

贞，勿令帝妣泰。（续四·二七·六）——帝妣，人名。泰，动词，近似现代说神泰。勿字，有隶定作『』。（甲骨文宝笈探索，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二八三页）

裘锡圭 一 既然甲骨文的『』与『』字确实应该释为『』，那末甲骨文中与金文、古籍的『』字相当的『』，究竟又是甚么字呢？下面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甲骨卜辞所用的字往往随时代而变化。用『』为否定词的，绝大多数是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卜辞。在此以后，似乎只有第三期卜辞中格式与第二期比较接近的那种卜辞，使用过一些作

为否定词的「𠄎」字。三期卜辞的「𠄎」字大都写作「𠄎」等形：

丙辰卜「𠄎」：其灾。

鼎（贞）：「𠄎」灾。粹四二四

鼎（贞）：其津。

鼎（贞）：「𠄎」津。甲二五〇一

癸亥卜，鼎（贞）：「𠄎」勿（物）。

癸亥卜，鼎（贞）：「𠄎」勿（物）。甲二六三二

鼎（贞）：「𠄎」勿（物）。

鼎（贞）：「𠄎」勿（物）。甲二七九五

丙辰卜，「𠄎」：「𠄎」卅牛。

丙辰卜，「𠄎」：「𠄎」。

甲子卜，「𠄎」：王其田，亡（无）「𠄎」灾。

甲子卜，「𠄎」：王「𠄎」已田。甲三九一五

壬戌卜，「𠄎」：王父甲口其豊。

鼎（贞）：「𠄎」（「𠄎」字未刻全）豊。

鼎（贞）：「𠄎」庸用。

鼎（贞）：「𠄎」庸。甲三九一八

鼎（贞）：「𠄎」已。甲二六九五

鼎（贞）：王「𠄎」卿（飨）。甲一五三九

它们显然是「𠄎」字较原始的形式。第一期卜辞中用作否定词的「𠄎」字，一般写作「𠄎」，但也有少数写得比较原始，例如：

鼎（贞）：来乙丑「𠄎」乎（呼）子豊出于父乙。

鼎（贞）：「𠄎」西豕。燕二三四

壬口卜，「𠄎」：鼎（贞）「𠄎」步哉。

也许有人要问：为甚么卜辞中否定词「𠄎」时代较晚的写法，反而比时代较早的古老呢？

这是容易解释的。卜辞中有些常用字往往用一种特殊的简体来刻写。有的简体早期用了，晚期却没有用。这样就出现了晚期的写法反而比早期古老的现象。例如地支的「子」字在一至四诸

期卜辞中大多作「𠄎」或「𠄎」，在第五期卜辞中则大多作「𠄎」。后一种写法显然比前一种古老。

「𠄎」在第一期卜辞中是常用字，所以在「𠄎」字的写法上也出现了与「𠄎」字类似的现象。

在第一期卜辞中，「𠄎」字除了用作否定词以外，还有别的使用途。「𠄎」的简体「𠄎」主要

用作否定词。在日马字用来表示其他意义时，通常仍然使用与三期日马字类似的正体：

鼎(贞)：『平(呼)』出口
『铁一六二·二』

令(贞)：『布奠臣。』
『乙四〇六五』

丙戌卜，『人』：『令』。
『京津三〇三〇(存上一四四五)』

鼎(贞)：『乎(呼)丘』。
『前五·九·一』

『丘』取『』。
『前五·九·一』

鼎(贞)：『公』。
『续四·一六·一一』

乙未卜，『公』。
『续四·一六·一一』

王固曰：『公』。
『林二·三·一七』

上引前三条卜辞里的正体日马字，是用作人名的。其他各条的日马字也有可能是人名，至少它们不会是否定词。第一条卜辞里有两个日马字。第二个是人名，用正体。第一个是否定词，就用简体。在一条卜辞中，重见的字由于有两种用途而写成两种形式的现象，是确实存在的。

下面所举的重见日马字卜辞就是很好的例子：

『口口』：『』。
『癸卯卜，争』。

『』：『』。
『癸卯卜，争』。

『』：『』。
『癸卯卜，争』。

『』：『』。
『癸卯卜，争』。

『』：『』。
『癸卯卜，争』。

『』：『』。
『癸卯卜，争』。

『』：『』。
『癸卯卜，争』。

『』：『』。
『癸卯卜，争』。

『』：『』。
『癸卯卜，争』。

『』：『』。
『癸卯卜，争』。

『』：『』。
『癸卯卜，争』。

『』：『』。
『癸卯卜，争』。

『』：『』。
『癸卯卜，争』。

『』：『』。
『癸卯卜，争』。

『』：『』。
『癸卯卜，争』。

『』：『』。
『癸卯卜，争』。

『』：『』。
『癸卯卜，争』。

『』：『』。
『癸卯卜，争』。

『』：『』。
『癸卯卜，争』。

『』：『』。
『癸卯卜，争』。

在一片字体特殊的接近于自组的第一期卜甲上，有贞人日马字之名：

丙午卜，『』。
『甲五八』

丙午卜，『』。
『甲五八』

丙午卜，『』。
『甲五八』

丙午卜，『』。
『甲五八』

此版人名曰弓，用简体，是一个特例。卜辞里称呼人多用族氏。贞人弓与见于前面所引的第一期卜辞的名曰弓者，可能是同族人，也可能就是一个人。

弓的正体在第五期卜辞里偶而也能看到：

丁丑，王卜，鼎（贞）：今因巫九畝口殷斃侯，口尤累二致，余其从戈，亡（无）
大自上下口受冬（有祐），不曹戕，田口邑商，亡（无）
这条卜辞中的弓似乎也是人名。

商代青铜器中有弓，觥。这两件铜器铭文的弓字，也是用作人名的。
甲骨文中还有一个从弓弓的弓字，大都见于第一期和三、四期卜辞。

第一期卜辞的弓是人名：

癸未卜，殷，鼎（贞）：力（旬）亡（无）田。王固曰：莘乃兹出（有）布（崇）。

六日戊子，子，其。一月。 菁一

子，其。 人文一三六

鼎（贞）：其以。 乙一七四五

以。 乙一七六六

上引第三条卜辞的字从弓又，根据辞例可以断定是弓的异体。子敦和敦似应为一人名。

第一期卜辞中还有一个从弓弓的字：

鼎（贞）：乎（呼）入御。 续五·一五·六（簠人八三）

甲骨文中登字作，所以也可以写作。所以弓有可能

是祭礼用牲的一种方法：

其，廿人。

卅人。 掇一三九二（字沪一·二九一）

美，五十。 后下七·六

卯，三宰（或应作「敦自」，「卯三宰」为另一辞）。

宰，王受又（祐）。

，王受又（祐）。 金三五·一

，王受又（祐）。 人文一八七·八

，王受冬（有祐）。

岳燎，王受冬（有祐）。

岳燎，王受冬（有祐）。

（存上一八六〇）

三
半
。

五牢。

粹一五四二

弱故用，其以。

昭后二二〇四（南北昭五、六、九）

的
可
駁
字
字
，
也
是
从
可
又
的
。

三、四期卜辞中还有个从弓从攴的字：

羌十人又五，王受又（祐）。

王受又（祐）。

这个𠂔𠂔字的用法与上引金三五一等辞的𠂔𠂔字全同，无疑是𠂔𠂔的异体。

从上面所举的资料来看，司馬 应该是 司發 的初文。

弓字比较原始的写法显然象弓弦被拨后不断颤动之形。应该是个弓的繁体。

大概是為了使撥動弓弦之意表示得更明白些。古文「𠂔」字也可以寫作「𠂔」。

此字上引乙一七四五、昭后二二〇四二片的口字从口又匕，正象以手發弓之形。可

是只有这种字法，然后才演化出从弓支的弓法来的。古文字中射字有二体（注

二九四页。甲骨文中也有从「又」的「射」字，见

甲骨文編失收。与司馬司馬或作司馬同例。司馬字加上司馬

新畫不再支，發射之意也。已經能够表明，因此就出現了把弓旁簡

。这羊，多意字，支
。从多，上，成，多，后，多，口，多，又，被，加，上，口，北，口，旁，而，改，造，成，声，旁，口，登，口

在春秋时期，周礼制已经完

說文弓部：其
心，付發也。
弓，冬古。已
經，冬作。

上引甲骨文曰發字又作發字。發字从𠂔，𠂔从𠂔，𠂔从𠂔。

發山通常係借發山字，字作發山，聲母不從發山。又中發山，國官印發山。

衡方等碑
發
字皆从
尚存古意
……
字或作

把「可」和「可」發音，從它的在十聲中得用多麼清，正是這裏的。

上辞中的“司”字大都用为否定词，用法与“勿”字极为相似。从二方面看，

都是唇音字（这也是古代全部宝国的共同特征）。
• 可發的均為陽平，曰勿

这两部的关系非常密切。所谓上古音，实际上就是周秦音。在周代，四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读音可能比周秦时代更为接近。卜辞中用作否定词的「𠄎」和「勿」，很可能是语言里同一个词的不同假借字，就象「余」和「予」，「女」和「汝」一样；也可能是音、义皆近的一对词，就象「重」(惠)和「佳」(唯)，「于」和「於」一样。

在第一期卜辞中，「𠄎」是人名，「𠄎」有时也用作人名。但是「𠄎」又称「𠄎」，「𠄎」上则从「𠄎」加「子」称「𠄎」。大概「𠄎」和「𠄎」不是一个人，所以分别用「𠄎」和「𠄎」字的不同写法来记他们的名字，以便于互相区别。

在三、四期卜辞中，「𠄎」是祭祀用牲的一种方法。「𠄎」字古训「𠄎」。礼记射义「𠄎」发彼有「𠄎」郑注：「𠄎」发犹射也。据古籍记载，祭祀时有射牲之礼。在甲骨文中也可以看到「𠄎」癸丑「𠄎」又升「𠄎」于大乙乎「𠄎」射「𠄎」。又重伊其射二宰「𠄎」等卜辞。释「𠄎」为「𠄎」，对于三、四期卜辞的「𠄎」字显然是合适的。在上古汉语里，「𠄎」和「𠄎」字与「𠄎」字一样，也可以让表示被射对象的「𠄎」字直接跟在后面当宾语。诗小雅吉日「𠄎」发彼小豝，殪此大兕，是最清楚的例证。所以上引的「𠄎」其发廿人「𠄎」，「𠄎」发五十「𠄎」等卜辞，在语法上也完全讲得通。

逸周书世俘

时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武王乃废于紂矢恶臣人「𠄎」此字各家多以为衍文「百人」，依右厥甲，小子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鼎。

这是一条极为宝贵的殷周史料。世俘上文说：「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燎于商，则咸刘商王紂，执矢恶臣百人……」又说「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也就是「癸丑那天所薦的武王所「𠄎」的「𠄎」矢恶臣百人」，就是伐紂时所執的「𠄎」矢恶臣百人，也就是「癸丑那天所薦的武王所「𠄎」的「𠄎」矢恶臣百人」。矢「𠄎」和「𠄎」夫「𠄎」都应该是在「𠄎」的误字。「𠄎」夫「𠄎」二字不但字形相近，而且本来就是由一字分化的，甲骨、金文里时常把「𠄎」夫「𠄎」字当作「𠄎」夫「𠄎」字用。「𠄎」夫「𠄎」字和「𠄎」夫「𠄎」字字形近，彼此也很容易相混。古文字中「𠄎」夫「𠄎」形常「𠄎」作「𠄎」夫「𠄎」形，周礼春官乐师「𠄎」燕射师射夫以弓矢舞「𠄎」，郑注：「𠄎」故书……射夫为射矢……郑司农云……射矢，书亦或为射夫「𠄎」，皆可证。「𠄎」恶「𠄎」从「𠄎」声，在此当读为「𠄎」。「𠄎」是卜辞和金文中常见的官名。于省吾荀子新证认为「紂臣恶来之名」本应作「𠄎」来，「𠄎」恶古同字。易繫辞传「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释文「恶，荀作𠄎」……「𠄎」来，「𠄎」恶古同字。其说与此可互证。「𠄎」紂大亚臣「𠄎」当指紂手下高级的恶和臣「𠄎」西周时代的鬲簋铭有「大亚」官名，可参考。「𠄎」墨子「𠄎」鬼：「𠄎」武王……与殷人战乎牧之野，王乎「𠄎」呼「𠄎」禽黄中，恶来。「𠄎」紂矢「𠄎」大「𠄎」恶「𠄎」臣百人「𠄎」中大概就有「𠄎」恶「𠄎」来「𠄎」在內。与「𠄎」并提的「𠄎」，当是见于卜辞的小臣、多臣一类人。这类人往往有很高的地位，与一般的臣、妾截然不同。

「𠄎」字当读为「𠄎」。「𠄎」从「𠄎」声，二字古书通用。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平原君

虞卿列傳曰發字条，举出了很多曰發。曰廢相通的例子。此外，还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例子。例如：韓非子守道曰羿巧於不失發，乾道本曰發作曰廢。楚辭招魂曰娛酒不廢，王注曰或曰娛酒不發。論語微子曰廢中叔，釋文引鄭本曰廢作曰發。發于紂大亞臣百

人，与卜辭所說的曰發廿人，曰發發五十，是因类的字情。
曰伐右厥甲，当指武王射殷俘后砍其头以祭之。卜辭时常提到曰伐祭，例如：
丁酉卜，鼎（貞）：王賓文武丁，伐十人，卯六牢，豕六，亡（无）尤。
一八·四

曰翼（翌）丁子（巳）伐羌。

于庚申伐。

乙三一〇七

吳其昌认为伐祭即杀人祭，是正确的。甲骨文曰伐字作𠂔，正象以戈砍人头形。殷墟考古中發現的大量身首异处的骨架，就是伐祭的遗迹。曰伐右之，曰右之疑与詩周頌維日既右烈考，亦在文外之曰右之同义，就是卜辭常見的祭名曰又。又祭之例如：

王其又于小乙羌五人，王受又（祐）。

弱又羌。

甲三七九

其又羌十人，王受又（祐）。

粹五九四

卜辭又常言曰又伐，例如：

丙寅卜：又伐于司糾卅羌，卯卅豕。

粹四三〇

辛未卜：又伐十羌十牢。

人父一七九三

世俘的曰伐右之也有可能是本作又伐之。据逸周书克殷和史记殷本纪所记，武王牧野战胜后，对紂和他的嬖妾的尸体，都是先射之，三發，然后再把头砍下来，悬在旗上。这与对曰矢惡臣先曰發，后曰伐之的处理方法很相似。武王所曰發之曰矢惡臣共百人，下文言曰大师伐厥四十夫，可知武王所伐的是六十夫。小篆曰甲字作甲，甲篆形，与曰六十二字合文有些相似。曰伐右厥甲之曰甲，可能就是由曰六十之合文讹变而成的。

曰家君之疑是曰家君之讹。书召诰有曰庶邦家君。曰小子曰家（冢）君。二句的曰鼎字，应该是动词。诗小雅采芣：曰采芣采芣，筐之筐之。曰子义：曰得菽藿则筐盛之。筐盛之。曰筐之。曰筐之可以解释为用筐盛物，曰鼎之应该可以解释为用鼎盛物。在这里，曰鼎之大概是指把伐下的人头盛在鼎里献祭。卜辭或言曰其鼎，用卅犬，或言曰出以庚辰，鼎，用。曰鼎之字用法似与世俘相类。

根据以上的讨论，可以把上引世俘自曰武王乃廢……以下一段文字翻译如下：
武王射杀被俘的紂的高级臣和臣一百人，并砍下了其中六十个人的头，由小子们盛

在鼎里獻祭。太師砍下了其中四十个人的头，由邦君伯盛在鼎里獻祭。
中国语文研究 第二期三八——四五页

按：「𠂔」與「𠂔」有別，但金文此二形已混。「𠂔」與「𠂔」州里所建旗「之」勿「𠂔」形體亦不類。林義光文源以為「𠂔」象飛鳥之翅，當為非之或體「𠂔」亦不可據。「𠂔」辭皆用為否定詞，與「𠂔」不「𠂔」弗「𠂔」，「𠂔」母「𠂔」相似。陳夢家隸定作「𠂔」勿「𠂔」以為「𠂔」否定詞由其聲音來說可分為兩組：一組是雙唇塞聲的「𠂔」弗「𠂔」，一組是雙唇鼻聲的勿「𠂔」母。此四者，其意義與語氣當有所不同。至於如何的不同，却難以指出。以下僅能從其結合的關係上稍加區分。母和勿有命令祈望之義，命令祈望是有對方的，希望對方不要作什麼，它們與弗「𠂔」不之「𠂔」不是什麼「𠂔」是有分別的。「𠂔」綜述一二七

然據下列解例：

「𠂔」子祖丁卣

乙二二三二九
合一四七

其行動均限於王之自身，並非命令祈望對方。陳說難以令人置信。通與此相反，在卜辭中「𠂔」弗可通用。為最嚴格之否定副詞，其與「𠂔」不「𠂔」之區別在於「𠂔」可兼有「無」義。可以稱「𠂔」不而「𠂔」不能稱「𠂔」兩「𠂔」或「𠂔」兩「𠂔」。詞之「𠂔」寧二「𠂔」三七「𠂔」出白氣于妣癸，不左？王固曰吉，「𠂔」左「𠂔」是「𠂔」不「𠂔」「𠂔」亦可通用之證，否定

2626
𠂔
𠂔

王襄 「疑弘字」 「類纂存疑第十二第六十三葉上」

按：此亦可隸作「𠂔」，與「𠂔」當有別。此為方國名。

2627
𠂔
𠂔

按：字从「𠂔」从「𠂔」，隸可作「𠂔」。合集二六九一七辭云：「𠂔，王受祐」

又合集三〇三五八辭云：
「攷，王受祐。」
「攷」與「攷」似無別，皆為祭名。

攷
攷
攷

唐蘭

「按此字說文所沒有，疑是哲的本字。玉篇哲同斲，說文闕。」（導論下廿九葉）

李孝定

「从弓从斤或又从又，說文所無。以字形言之，象以斤斲弓形，唐說較近，段注於弓部補斲篆解云：「弓庚也。」弓庚者，根庚不調以斤斲而正之也。然斲字立卜辭，義不明，唐氏亦無由證明也。」（集釋四〇九九葉）

李孝定

「从弓从斤，說文所無。」（集釋三八四七葉）

屈萬里

「从弓从斤，隸定，當作攷。龍龕手鑑有此字，音引。然於此未詳何義。」（甲釋一五七葉一〇六七片釋文）

伍仕謙

參伐字条

按：字从斤从弓。合一七七辭云：「攷其出田」；乙四一三〇「攷其出疾」；乙六七五三「攷其出疾」；乙六七五三「攷其出疾」。

受年，「攷」並為人名。
續一·一〇·四「大甲攷宗用」，林一·一一·二亦有「攷宗」。此與甲三三五三之「攷祀」，金七·二九之「攷宗」，並當為祭名。陳夢家綜述四七四謂「新舊宗的新、舊，都是形容詞，與「攷宗」之「攷」，攷宗之作動詞者不同」。

攷
攷

李孝定

「从弓从斤从又，說文所無，與攷當為一字。」（集釋三八四八葉）

按：字从「𠂔」从「又」，當為「𠂔」之異構。

𠂔

𠂔

𠂔

羅振玉「說文解字」：「𠂔，弓彊也。卜辭兩見此字，其文皆曰「𠂔改」，疑𠂔乃𠂔之古文。許君云「弓彊」，殆後起之說矣。」（殷辭中四十三葉下）

王國維「說文」：「𠂔，彊也，从二弓。又：「𠂔，輔也，重也，从𠂔，因聲。案說文說此二字皆誤。𠂔者，秘之本字，既夕禮：「有秘」注：「秘，弓繫，弛則縛之於弓表，備損傷。詩云：「竹柅緹縻」，今文柅作柴。案今毛詩作閉，秘所以輔弓，弛略為弓，故从二弓，其音當讀為縻，或作秘作柴作閉，皆同音段借也。𠂔之本義為弓繫，引申之為輔重，又引申之則為彊，許君以𠂔之第三義系於𠂔下，又以其第二義系於𠂔下，胥失之矣。𠂔乃𠂔之本字，當如毛公之說。番生敦作𠂔，从因𠂔聲，因者古文𠂔字，說文𠂔字古文作𠂔，𠂔乃𠂔之本字，當𠂔也。：：𠂔與𠂔皆以單為之，故𠂔字从因，詩衛風齊風小雅作𠂔，周禮中車既夕禮作𠂔，亦同音假借也。𠂔既从因，則𠂔當是聲，上所說𠂔字之義，亦於此得其證矣。」（釋𠂔載集林六卷十三葉下——十四葉下）

王襄「古从字，與從值同。卜辭从「𠂔」字形雖別。」（鹽考天象七葉下）

王襄「古𠂔字。」（類纂正編第十二第五十七葉下）

葉玉森「按𠂔即古文秘，从二弓。彊與輔重之誼並顯。卜辭則段𠂔為必，亦含彊意。故每以其與𠂔為對文。其為疑詞。𠂔為決辭。本辭曰：「其或曰」𠂔祀或曰。他辭曰：「其或翼日」𠂔翼翼日。一後上二六六。一其或或。𠂔暨或。一後下十一四。一己丑卜其或外昆告于父丁。一𠂔或。一後下三八九。一王其又。一甫。一于小乙辛。一先。一五人王受之。一祐。一𠂔又。一甫。一辛。一先。一𠂔為對文可證。卜辭中固未見必字也。」（前辭四卷六葉下——七葉上）

張宗騫釋𠂔讀為弗。一𠂔弗通用改載燕京學報二十八卷五十八——六十九葉）

亞弱，父癸。一黃三代六十七；殷
亞弱，父丁。一黃三代六十八；殷
亞弱，父己。一黃三代六十九；殷

由於卜辭曰：「其隼其隼，其隼其隼。」
其隼其隼，其隼其隼。一黃三代六十六；
其隼其隼，其隼其隼。一黃三代六十七；
其隼其隼，其隼其隼。一黃三代六十八；
其隼其隼，其隼其隼。一黃三代六十九；

曾說祖乙所居的庇，即春秋晉國的黃縣道。
今自南廣自庇遷奄考之，蓋即魯國之毗與比蒲。
春秋魯國之毗與比蒲，仲孫纘會邾子

言，大蒐於比蒲。杜氏注：「魯地，闕。」
按昭十一年經云：「五月，大蒐於比蒲。」
仲孫纘會邾子，比蒲在魯之

盟于祿禚。杜氏注：「比蒲，在魯之西境。」
比蒲在魯之西境，比蒲在魯之西境，
比蒲在魯之西境，比蒲在魯之西境。

南疆，與邾為近。哀五年經云：「大蒐於比蒲。」
比蒲在魯之西境，比蒲在魯之西境，
比蒲在魯之西境，比蒲在魯之西境。

元年傳：「黃伯帥師城郕。」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曰：「今魯大夫黃季父之食邑，讀為字；與季氏黃
比，一聲之轉，古文常通用，以今本尚書黃誓，絕非意必之辭也。」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黃縣故城南。說文云：「黃縣，在沂水出黃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此黃縣故城，在今山東黃縣

征不征吉方是要不要这样做的问题，否定词用「𠄎」。上下神祇高兴不高兴，保佑不保佑殷人，是会不会这样的问题，否定词用「𠄎」。

弱望，弗受又一有一年。

望是农业生产上的一种工作，他辞或言「望田」可证。望不望田是要不要这样做的问题，所以否定词用「𠄎」。

弗并用，是「𠄎」弗通用「𠄎」说的有力及证。

「𠄎」弗其擒「𠄎」等々。「𠄎」弗「𠄎」之后常々加「𠄎」其「𠄎」字，如「𠄎」不其获「𠄎」，「𠄎」弗其获「𠄎」，「𠄎」不其擒「𠄎」。

「𠄎」弗其擒「𠄎」等々。「𠄎」弗「𠄎」之后常々加「𠄎」其「𠄎」字，如「𠄎」不其获「𠄎」，「𠄎」弗其获「𠄎」，「𠄎」不其擒「𠄎」。

「𠄎」弗其擒「𠄎」等々。「𠄎」弗「𠄎」之后常々加「𠄎」其「𠄎」字，如「𠄎」不其获「𠄎」，「𠄎」弗其获「𠄎」，「𠄎」不其擒「𠄎」。

「𠄎」弗其擒「𠄎」等々。「𠄎」弗「𠄎」之后常々加「𠄎」其「𠄎」字，如「𠄎」不其获「𠄎」，「𠄎」弗其获「𠄎」，「𠄎」不其擒「𠄎」。

「𠄎」弗其擒「𠄎」等々。「𠄎」弗「𠄎」之后常々加「𠄎」其「𠄎」字，如「𠄎」不其获「𠄎」，「𠄎」弗其获「𠄎」，「𠄎」不其擒「𠄎」。

「𠄎」弗其擒「𠄎」等々。「𠄎」弗「𠄎」之后常々加「𠄎」其「𠄎」字，如「𠄎」不其获「𠄎」，「𠄎」弗其获「𠄎」，「𠄎」不其擒「𠄎」。

「𠄎」弗其擒「𠄎」等々。「𠄎」弗「𠄎」之后常々加「𠄎」其「𠄎」字，如「𠄎」不其获「𠄎」，「𠄎」弗其获「𠄎」，「𠄎」不其擒「𠄎」。

「𠄎」弗其擒「𠄎」等々。「𠄎」弗「𠄎」之后常々加「𠄎」其「𠄎」字，如「𠄎」不其获「𠄎」，「𠄎」弗其获「𠄎」，「𠄎」不其擒「𠄎」。

「𠄎」弗其擒「𠄎」等々。「𠄎」弗「𠄎」之后常々加「𠄎」其「𠄎」字，如「𠄎」不其获「𠄎」，「𠄎」弗其获「𠄎」，「𠄎」不其擒「𠄎」。

「𠄎」弗其擒「𠄎」等々。「𠄎」弗「𠄎」之后常々加「𠄎」其「𠄎」字，如「𠄎」不其获「𠄎」，「𠄎」弗其获「𠄎」，「𠄎」不其擒「𠄎」。

「𠄎」弗其擒「𠄎」等々。「𠄎」弗「𠄎」之后常々加「𠄎」其「𠄎」字，如「𠄎」不其获「𠄎」，「𠄎」弗其获「𠄎」，「𠄎」不其擒「𠄎」。

「𠄎」弗其擒「𠄎」等々。「𠄎」弗「𠄎」之后常々加「𠄎」其「𠄎」字，如「𠄎」不其获「𠄎」，「𠄎」弗其获「𠄎」，「𠄎」不其擒「𠄎」。

「𠄎」弗其擒「𠄎」等々。「𠄎」弗「𠄎」之后常々加「𠄎」其「𠄎」字，如「𠄎」不其获「𠄎」，「𠄎」弗其获「𠄎」，「𠄎」不其擒「𠄎」。

人狄之名的太龟上，就有「𠂔」已田「𠂔」、「𠂔」已兄（祝）「𠂔」等条卜辞。从表面上看，「𠂔」「𠂔」和「𠂔」好象是对立的。但是它们在用法上没有丝毫区别，我们仍然应该把它们看作同一个词的不同写法。廩辛时代的人有时不写「𠂔」字而写「𠂔」字，可能出自一种复古的心理。「𠂔」（古文

字研究第一辑一二——二四頁）

[illegible]

無疑。王氏撰經傳釋詞所收之字凡一百六十，古籍中之虛詞略盡於此。而此百六十字之中，以一字而能兼賅其、之、是、諸、的、僅一斯字，所以釋斯為斯。我們在前節研究焉字的時候，又發現了一個辭例：

祖丁名（即焉，祭名）在焉、

召于之。

在于皆為介詞，在于之後必是地或指事詞。顯然的，弱字在此當作指事詞用的。得此新的辭例，六，的加強了釋弱為斯之證據。——關於弱（斯）字的一點補充殷契雜釋中國考古學報第五冊第一、二合刊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李孝定

「說文：弱，彊也。从二弓。契文正从二弓。羅振玉王國維二氏之說是也。王襄氏釋从，魯氏釋比，並有可商。蓋从二弓，比，均從二人相从相比取義，契文之七為七和字與比字無涉而此字明从二弓不从二人也。葉氏謂字當讀為必，亦非。張氏讀為弗，於諸辭並可通讀，其與弗多見，隨舉數例以見一斑。辭云：弱又于大戊。李氏釋斯於字形懸遠，其誤甚明可毋庸辯也。卜辭：弱先祭名。姓辛。俗二六。癸卯。狝貞弱已祀先。甲編三九一五。壬弱田其雨。其雨弱。田。弱。微。天。象。五。一。伊。室。弱。射。甲編三四。弱手射。射官名。辭一三〇。弱。彊。兩。彊。下。二。一。四。弱。戰。日。其。又。歲。于。中。已。絃。用。甲編三六三一。弱。彊。車。牛。彊。上。二。七。十。弱。與。車。對。文。言。弗。用。无。惟。用。牛。也。弱。用。比。外。六。七。王。弱。往。田。其。每。甲編三六三一。弱。彊。車。牛。彊。上。二。七。十。弱。與。車。對。文。言。弗。用。无。惟。用。戊。弱。田。其。每。王。弱。田。其。每。甲編三五九三。弱。田。其。每。亡。戊。佚。四四七。每。當。讀。為。晦。與。其。雨。意。近。蓋。風。雨。晦。明。之。日。不。便。於。田。獵。故。卜。之。也。魯氏讀每為海。凱災。一。新。詮。一。一。第。九。集。十。四。行。一。此。辭。上。言。其。每。下。言。亡。戊。知。魯氏說有未妥也。壬弱田其雨。辭六二六。一。乙丑。卜。弱。獲。句。絕。征。无。彊。三。一。三。庚戌。卜。王。貞。弱。其。獲。句。絕。征。戰。方。國。名。在。東。一。月。甲編六二六。一。乙丑。卜。弱。獲。句。絕。征。无。彊。三。一。三。庚申。卜。王。弱。獲。无。外。三。六。〇。王。貞。弱。彊。无。彊。三。一。四。七。一。即。乙。字。魯氏以釋弱為比。則比。連。文。為。不。辭。遂。謂。之。乃。以。之。省。釋。隨。釋。遂。義。均。可。通。新。詮。之。一。第。十。三。葉。按。卜。辭。从。字。無。省。作。以。者。魯說似有可商也。弱再舉不出。續存下七五五。口未。卜。弱。其。敗。明氏一七二二。乙亥。卜。弱。受。黍。口。年。二。月。辭。八。九。〇。以上魯氏釋比。弱。為。方。名。者。六。釋。為。弱。讀。為。弗。莫。不。允。當。卜。辭。弱。有。確。為。方。名。者。六。云。口。亥。卜。王。貞。弱。弗。其。氏。官。眾。奠。四。月。續存下四三八。勿。取。弱。鄭。明。初。集。下。四。二。九。口。己。卯。卜。王。貞。余。手。弱。辜。先。余。弗。彊。弱。續存下三一。九。弗。辜。弱。陰。肆。七。三。九。均。是。然。亦。無。害。于。他。辭。弱。之。讀。為。弗。也。實。則。弗。之。初。義。為。矯。矢。弱。之。初。讀。為。輔。弓。其。事。類。相。近。其。音。讀。通。亦。相。同。从。王。氏。說。讀。如。彌。其。用。為。否。定。詞。者。同。為。殷。信。以。後。世。否。定。之。詞。多。段。弗。為。之。故。謂。弱。讀。為。弗。究。言。之。實。仍。有。語。病。也。金。文。弱。作。弱。或。辰。蓋。弱。从。乙。弱。从。彊。雙。弱。父。解。——集。釋。三。八。五。二。葉。——

張秉叔

「弱，張宗憲以文例上証明卜辭中弱与弗可以通用（注一），其說可信。」（殷

虛文字丙編第一二五頁）

(注一) 見卜辭彙編通用考燕京學報第二十八期。五九——六九

强。本义当为弓祭。卜辭用作副詞，表示否定，则为借音字。

戊寅卜，王弱入戡。(粹六二六)——入，動詞，進入。戡，地名。

王弱正名方。(字一·四二三)——正，用作征伐之征。名方，方國名。

丁亥卜，弱又大庚。(京三九九四)又用作侑祭之侑。大庚，商王某先祖之名。

(甲骨文虛詞探索，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二八三頁)

按：王國維謂「弱之本義為弓祭」，「秘」之「秘」，「柴」之「柴」，「開」之「開」皆同音假借，是對的。但以「弱」之本字，「秘」之本字為「弋」，說詳「弋」字條。

今本說文「弱」音「其繼反」，段玉裁、朱駿聲皆以為不足據。苗夔說文聲訂云：「其繼反，望以」，「弋」音同「弋」，實具卓識。

至於「弱」，「弗」，「不」，「勿」間之細微區分，裘錫圭已詳論之。

乃

按：「乃」在卜辭為人名及方國名，與「弱」有別，不得混同。

乃

羅振玉 說文解字古文作，籀文作。(殷粹中七十八葉上)

胡光燁 「卜辭言乃有二類：一為曳詞，二為爾汝字」。(文例辭例篇二二葉言乃例)

可
可
可

葉玉森
「按：說文及下出古文之，己。卜辭之，當釋及。他辭云：辛丑卜，貞，畢，羊王門于謝。」「（后下九，四）言畢及羊方二國也。」「亦及字。」「（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卷五弟四二頁）

朱芳圃
「說文乃部：『乃，曳詞，難也。象氣，出難也。』」古文乃，乃。籀文乃，乃。按乃即繩，初文。說文系部：『繩，索也。从系，繩省聲。』此正象繩索之形。考以乃，以繩得聲之字，音同用通。說文子部：『孕，裹子也。从子，乃聲。』一作繩，周禮秋官雍氏：『秋絕而芟之。』鄭注：『管子五行篇：『乃，繩婦不銷棄。』尹注：『孫治讓曰：『章，含實，猶人懷孕，故謂之繩。』一作繩，管子五行篇：『乃，繩婦不銷棄。』尹注：『孫治讓曰：『章，含實，猶人懷孕，故謂之繩。』」之韻，絕讀定聲蒸韻。旁紐雙聲，陰陽對轉。」「（殷周文字粹叢卷中第八十葉）

屈萬里
「？」與甲編一五五三之了相似，疑是乃字。」「（甲編考釋一八五葉）

屈萬里
「了，卜辭斤字从之。按：其初直當象斧柯之形，借用為可否之可。卜辭亦有加口旁作『𠂔』，然續一四九，津漸四八三。可（然續十）者，則从口𠂔聲，為可否之可之專用字矣。惟本辭殘缺，語義未明。」「（甲釋三〇七九片釋文）

王襄
「古乃字。」「（類纂正編第五第二十三葉上）

金祥恆續文編五卷七葉下收上出第二文以下作可，無說。

按：卜辭「乃」字之用法，確如胡光燁所言，「一為曳詞，二為爾汝字」。陳夢家卜辭綜述謂「卜辭第二人稱，為例甚少。主賓格用女，領格用乃」（九六頁）。容庚金文編（二五三頁）亦釋「乃」為「汝」之，作為第二人稱領格。至於曳詞之「乃」，則與「迺」通用無別。容庚金文編云：「迺，於是也，經典多假乃為之，金文絕不相混。爾雅迺乃也，足證其為漢人語」（同上）。實則殷代已然，不始於漢。

李孝定「說文」可冒也从口己亦聲。屈金兩氏釋上出二體為「可」可以。黎文可字實象校柯之形。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卜辭斤字作了，其柯正作了，可證。余懷此意已久，今讀屈君此說，正與「閣合」又契文「河何字」所以亦作了，並可為了當釋「可」之佐證。至了字从口，作可未必即為「可」之專字。唐蘭古文字學導論嘗謂古文而簡文錄往，增口無義可說是也。辭云「可作明」，甲編三〇七九，友人張君秉權云「明乃地名，卜辭有明京連文者，此云「作明」乃於明地作城邑也。其說是也。」「可」可祖丁必「撫」續十，必為祭名，于省吾說見二卷必下，乃或釋弱讀為弗，或釋比，李亞農釋斯，撫續考釋以字形言當以釋弱為是，其用當為語詞。二辭可字均為「可」字。自可至于「可」，撫續一四九，似為地名。」「貞可」，甲編一五一八，辭殘，其義不明。乙八四八九僅餘殘文，可字不从口，是否「可」字待考。金文作「可」師楚簋可「可」侯簋「可」齊鐘「可」林氏壺「可」蔡太師鼎。一集釋一六二七葉。

按：字从「可」，「可」从「口」，當釋為「可」。卜辭多用為「可」，「可」之「可」。合集一八八八「不」可，又合集一八八九七「其可」，皆為「可」，「可」義。

仍

王襄「古仍字」，許說「因也，从手乃聲」。一類彙編十二第五十三葉下。

商承祚類編收作仍。

饒宗頤「卜辭」若「仍」，成語習見。舊釋解，審其偏旁，實从「乃」，當為「仍」字。廣雅釋詁「仍，引也」。漢書王莽傳「吉瑞累仍」，此言「有然若仍」，語例同，謂禍害相仍也。一通考八七葉。

按：說文訓「仍」為「因」，段玉裁改作「相」。王筠句讀云「相者因之象，增字」，「仍」者仍之分別字。薛傳均說「文答問疏證」以為「仍」即「詩常武」，「仍」執醜虜之「仍」字，云「仍」，因也，仍亦訓「因」。因，就也。傳箋釋「仍」為「就」，義本相通。按爾雅釋文云「仍本或作仍」，竹書紀年「后婚歸於有仍」，漢書古今人表作有仍君。師古注：「仍音仍，皆通用之明證也。」卜辭用義不詳。

2635

彡

按：合集一一三八解云：
疑為「彡」字之異構。

2636

彡
彡

按：合集二〇〇四二解云：
為人名。

2637

彡
彡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638

彡
彡

按：合集三一一四六解云：
不彡其彡；
用為動詞，其義不詳。

2639

彡

2633

考古所 「𩚑：人名。卜（小屯南地甲骨九二一页）

按：「屯一〇五七辭云：其侑亞留東豚……又」
為人名

2640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641



按：字从「𩚑」从「口」，隸可作「𩚑」。合集四八九一辭云：「𩚑𩚑望𩚑」
為方國名。

2642



羅振玉 「說文解字：「𩚑，飲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卜辭中𩚑字或作𩚑，若豆之有散。故許云與豆同意。」（殷契中三十九葉上）

王襄 「古𩚑字，許說飲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類纂正編第五第二十四葉上）

饒宗頤 「𩚑，𩚑雨。」（見明義士一六六）或即猛雨，說文云：「𩚑，𩚑若猛。」可證。
（通考七八四葉）

孫海波 「𩚑，𩚑七二八八。疑𩚑字。」（甲骨文編七四一頁）

按：卜辭血字皆為地名。羅振玉以「」字混入，非是。在偏旁中，「」字形體變化多端。利用基本形體在形態上之變化起到區分作用，此即其典型例證之一。



羅振玉「說文解字」：「血，祭所薦牲血也。从皿一，象血形。」此从「」者，血在皿中，側視，則為「」，俯視之則成「」矣。（殷釋中三十一葉上）

羅振玉「卜辭中三言血室」：「依其文觀之，是廟室也。禮記言：『血毛詔于室』，故謂之血室與？」（殷釋下五十四葉）

王襄「疑血字」：「類纂存疑第五第二十九葉上」

葉玉森「卜辭血字屢見，如云：『口口卜旅貞血早』（傳）『王其賓口』（後下，十八、十一）』已卯卜大貞血早（傳）『口口』（後下，三九、十七）』血傳血連文，則血與血當為一字。又云：『已卜貞血早』（傳）『口口』（後下，三十、十七）』血傳血連文，則血與血當為一字。諸家釋血為盟玉偏，公羊隱元年傳：『盟者殺生飲血，祖命相誓以盟約束也。』盟必飲血，血西象血中有牲血形，「」安作「」，即所書「」盟所由尊。然則孫釋血室，實乃盟室，即告祭盟傳之室，非左氏傳「盟府也」。（前釋四卷四十七葉上）

陳直「禮記上文云：『太廟，內教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三詔為太廟之祭。』血室在太廟無疑。」（禮義六葉）

饒宗頤「按血子亦見旅之卜辭云：『血子口王其賓。』（後下一八、一一）他辭又言『血室』（見前編四三、二）古者立宗廟，其祭尚氣，先迎牲殺于庭，取血告于室以降神，然後奏樂，尸入，王乃裸以鬱鬯。（見通典卷四十七）蓋祭時先取血，而後王賓尸。血子疑官名，即肆師之類也。（通考八三五葉）



孫詒讓「說文疑即益字。說文四部：曰益，饒也。从水皿，益之意也。此从皿，即皿形，从水之省。金文益公鐘益作益，畢簋益公作益形，亦相近。此云征益，疑亦國名。」
（契文舉例上三十五頁下）

羅振玉「象皿水益出之狀。小篆象水形。」（殷粹中九葉下）

王襄「古益字。」（類纂正編第五第二十四葉下）

李孝定「从皿从雨此片上部殘泐字應从雨說文所無。」（集釋一七二三葉）

張秉權「出，象皿中水溢之狀，是益字。說文五上，皿部：曰益，饒也，从水皿，水溢之意也。」金祥恒續甲骨文編第五，第一六葉，第一行，收此字，作皿形，是摹寫錯了的。
（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三七五頁）

連劭名「武丁時代的卜辭中還有一種特殊字体的甲骨，裘錫圭先生稱為台、房間組。這種卜辭中有『𠂔』字，甲骨文編收在『益』字條下，不確，當改釋為血，祭祀儀式與其他各組卜辭一致。」（甲骨刻辭中的血祭，古文字研究十六輯五六頁）

按：說文訓「益」為「饒」，訓「益」為「器滿」，載個六書故疑益為溢字是正確的。水在皿上，即溢之意，復从水作溢，孔廣居說文疑疑已斥之為贅。王筠說文釋例云：「水不能觀點，道出了文字孳乳分化的基本方向與途徑，是非常中肯的。」
「益」與「血」形義皆有別，不得混同。合集一八五四一「益」字从「水」作「𠂔」與篆文同。



按：字从「水」从「皿」，與篆文「益」之形體同。參見 2646「益」字條。



羅振玉「注水於般，而人立其中浴之象也。許書作浴，从水谷聲。爰象形為形聲矣。」
（殷釋中六十七葉下）

王襄「古浴字，許說洒身也。此象人立于盤上，四旁有水，即浴字也。」
（第十一第五十葉下）

葉玉森「疑為人名。」（前釋一卷一三八葉下）

孫海波隸作益。（文錄）

胡厚宣釋益，無說。（商史論叢四集一冊五十六葉）

陳邦懷「此字从水从皿，當即溫字。從皿作益，亦見於漢魯峻碑，碑云：『內懷溫潤。』王先生懷祖曰：『溫字作益，說文溫从水皿聲，皿从皿从四，此碑溫字右邊作益，其上丰即人字也，有人無口者，隸省耳。』（見漢隸拾遺）考卜辭溫字不從皿，知魯峻碑溫字從皿，必有所本，非隸省也。羅參事釋卜辭溫為浴，謂『注水于般，而人在其中浴之象也』，恐未確。（小篆二十三葉上）

又曰：「春秋左氏隱三年傳：『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杜注：『今河內溫縣。』」（同上二葉上）

李孝定「說文：『溫，水出犍為涪，南入黔水。從水，皿聲。』段注云：『今以為溫煥字，許意當用。』溫煥，說文：『溫，仁也。从皿，以食因也。官溥說：『竊謂溫皿初當本是一字，其形祇作益，作益者，湯曰為口，作溫者又增之水耳。』字象人浴于般中，之形，濯說字意是也。浴則身煥，故引申得有溫煥之意。溫字古訓多有溫煥溫和之誼。水經注：『溫水一名煥水。』猶是此意。中央研究院藏鼎有三益，與此當係一字，特所从人形立卧有別耳。卜辭云：『左告曰：『有往易自溫十人又二。』（集釋）末卜旁貞令囿往溫。』（下三十三、十三為地名或當時方國。中院藏鼎亦溫氏所作器也。）（集釋）

饒宗頤 卜辭 出往易自益 (菁五) 益，地名。陳邦懷謂溫之省形。左傳隱三年取溫之麥。即河南溫縣。(通考三五七葉)

饒宗頤 介 按益即介之繁形。从介益皿旁，猶齊之作齋，自之作盥。(續編二、二四、三) 矣。介，助。詩：「以介眉壽。」箋云：「介，助也。」故益酺謂助祭之事。(通考八二三葉)

饒宗頤 一曰助也。詩七月：「以介眉壽。」箋云：「介，助也。」又離：「介以繁祉。」介亦助。助祭即所謂「相予肆祀」是也。(通考九八一葉)

屈萬里 此字象人浴於日光之下，疑是溫字之古文。高翔麟說文字通云：「按：溫從日，或作回。溫之从回，乃日之譌。說見通雅。」按：篆文溫字，乃移日之木於旁，移人於日內，以昱澄之，說文訓溫水之溫，實溫暖之本字。作溫者，蓋有文也。(甲編考釋五三葉)

張秉叔 象人於器皿中，本所藏西北岡第一四三五号墓出土之大圓鼎，內底有銘作「𠄎」与此字同，但人形橫卧，与此作直立狀者略異。陳邦懷氏把這个字釋為溫，是可信的。但卜辭中的溫字，也有當作地名用的，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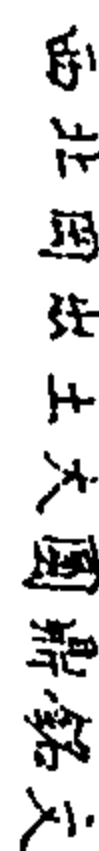
癸丑卜，爭貞：旬亡田？王固曰：「出希！出獲！」

甲寅允出來媼。左告曰：「出往自溫十人出二。」(菁五)

卜辭通纂四二九片，就是菁五的重版。郭氏釋溫為益，那和羅氏把它釋為浴字(殷虛書契考釋增訂本，中，六十八葉)，同樣是不可信的。溫字有時似乎也是一個祭名，例如：

甲申卜，即貞：人歲其溫？

甲申卜，即貞：人歲王其叔？(續存二，一五九二)



見殷虛文字
內編考釋第
三八二——
三八三頁

卜辭云：

「真，祖丁若小子。」

丁弗若小子壺

丁
丁
𠂔
卜
:
:
:
貞
,
祖
丁
:
:
:
世
L

貞，小子出遠；

莫，小子亡尤。

據其辭例，是以人或正或倒，或增止作在，均同字。又：

甲子卜大貞，告子父丁，重今翌彫。

貞其昌

「貞其昌」

或从「日」，亦當是「溫」字。「溫」諸家多以為地名，非是。卽三三三「昱彫」，屈萬里考釋以為動詞是對的，但「疑亦祭名」則有可商。

飲文；難，安難，溫也。又「慢，讀若水溫」，難也。廣雅釋詁三：「暍，難，煥也。」溫。

「古雙聲」，並「麀影紅」，韻亦相近。「溫羴」亦作「暍羴」，是「溫」、「暍」字通之證。

說文：暍，傷暑也。玄應一切經音義十八引字林謂「傷熱煩悶欲死也」。淮南人間訓：武王

人於樹下，左擁而右扇之；又說林訓：「救渴而飲之寒，欲救之，反為惡。」契文壺、壺、

人浴以解之之形。或从「日」，其義益顯。是「𣎵」為「溫」之本義。卜辭諸「溫」字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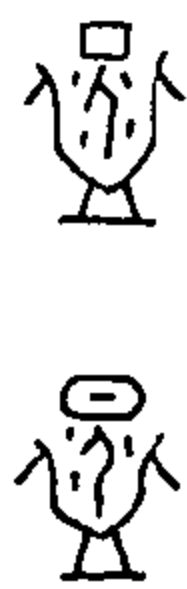
溫レ熱レ炎レ熱レ。當指氣候之高レ溫レ。從日之レ俗稱發高燒。小子有熱疾，小子溫レ。可通。レ珍。

說者皆以「𩚑」爲「溫燥」之本字。惟徐灝段注箋

熒無正字，即竹罍亦假借耳，何必紛紛改作乎？「」
罍
「」
濕
「」
實本同聲，今「」
濕
「」
行

一
 房

「合集一三七正辭云：『：：：甲寅允有來雉，左告曰：有往弼自溫十人又二』」
 「溫」在此為地名。



羅振玉

「說文解字：『鬻，粥也。从鬲侃聲。』」
 「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中二六頁上」
 「叔氏宝林鍾侃作侃，此从『』，『』，象匕，

饒宗頤

「盥盥盆之繁寫，盆為助祭。」
 「通考九八六葉」

按：此為「溫」之繁體。參見 2648 「溫」字條。



羅振玉

「說文解字：『鬻，五味盥鬻也。从鬲从羔。』」
 「此从『』从肉有清汁在皿中，當即鬻字。从皿與从鬲同。鬻字篆文从鬲，叔夜鼎从皿，其例矣。許書：『鬻，疑是淩起之字。』」

「殷釋中二十五葉下」

又曰「右言羹者一為祭名。」
 「殷釋下十一葉上」

王襄

「古羹字。」
 「（盥室殷契類纂第十一頁）」

葉玉森

「羅氏釋鬻似于字形不合，卜辭為祭名。」
 「（前釋六卷三十九葉背）」

余永良

「卜辭云：『貞王賓監亡尤。』與鬻字之鬻同，从皿與從鼎同意，其與鬻同字與否，則未可定矣。」
 「（殷虛文字考）」

陳直

「卜辭有羹祭，案禮記禮器云：『羹定詔於堂。』鄭注云：『肉謂之羹。』孔穎

醢。字从酉从皿从有作，又可从艸从皿从有作。而省字从肉作。可包說文一書中从肉从皿或从皿之字，无论醢、醢、醢，其义俱为醢、肉醬。故甲骨文中此字当释醢。字从皿从肉作，肉旁有数点，象肉醬之状。字又从匕，示以匕匕肉醬以为祭也。卜辞曰：

贞王宾醢亡尤。

后下·五·二
前六·四二·三

此诸辞乃卜贞王以肉醢为祭亡尤之辞。《古文释》丛出土文献研究二二五页。

按：诸家所释皆與形體不符，且於辭例無徵，難以為據。在卜辭當為祭名。

蠱

𧈧

𧈩

張東荪

「蠱，或作𧈧，

商承祚

釋蠱，曰：

「貞不佳蠱，其亦不宅之意与？」

（漢編十三

卷三頁一）。

李孝定

從其說，曰：

「契文从虫与从艸同意，文曰：

「不佳蠱，当与佳因（禍）佳堯

同意。」

說文十三下蟲部：

「蠱，腹中蟲也。春秋傳曰：

「皿蟲為蠱，晦淫之所生也。巢燂死之

鬼亦為蠱。从蟲从皿，皿物之用也。」

按說文蟲部及皿部之字，或体往往從虫，而虫部之字，

或体也有從皿的。可見从蟲从皿或从虫，在意义上，实在是没有什么分別的，而虫与它在甲骨

文中，原是一字，后世分化為二，把盤曲而卧的蛇称为虫，把曳尾而行的蛇称为宅，前者古音

在段氏第十五部，后者在第十七部，而蟲則在第五部。我认为甲骨文中的「蠱」字，当從「宅」

字得声，而宅与禍均在段氏第十七部，所以蠱禍宅三字可以通假。卜辞言：「不佳蠱，正是

「不佳堯」或「不佳因」的意思，李氏謂：「不佳蠱当与佳因（禍）佳堯同意，」则意义通得

其反，恐怕是偶然的筆誤，那句話，似乎應該說：「佳蠱当与佳因佳堯同意，」或「不佳蠱当

与不佳因不佳堯同意，」才能符合卜辞的意义。《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四九一頁。

張東荪「蠱，或作𧈧，象虫在皿中，商承祚釋蠱（注一）。說文十三下，蟲部：「蠱，腹中蟲也。春秋傳曰：皿蟲為蠱，晦淫之所生也。巢燂死之鬼亦為蠱，从蟲从皿，皿物之用也。」（注一）見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二〇六頁。

張東荪

「蠱，或作𧈧，

象虫在皿中，

商承祚

釋蠱（注一）。

說文十三下，

蟲部：

「蠱，

腹中蟲也。

春秋傳曰：

「皿蟲為蠱，

晦淫之所生也。

巢燂死之鬼亦為蠱，

从蟲从皿，

皿物之用

也。」

（注一）見

殷虛文字

丙編考釋

第二〇六

頁。

也。腹中蟲也。春秋傳曰：皿蟲為蠱，晦淫之所生也。巢燂死之鬼亦為蠱，从蟲从皿，皿物之用也。」（注一）見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二〇六頁。

白玉嶂 「𧈧」：商承祚氏释「𧈧」(类编十三·三)。夫子曰：「𧈧者，实有四类：一曰毒𧈧，二曰疾𧈧，三曰鬼𧈧，四曰瘟𧈧。卜辞之𧈧，当兼兼有四者。然则卜辞之𧈧为淫厉之鬼欤，抑为热毒恶气之瘟𧈧欤？考卜辞有曰：「庚申卜争贞：旨其伐出(一有)一瘟。旨弗其伐出(一有)一瘟。」(屯乙四六·一五)曰伐曰戕，而后有瘟，则瘟为淫厉之鬼可信也。卜辞又曰：「庚戌卜孚于四方其五犬(一明氏藏片)其用五犬以孚四方，犹磔狗以禦四门之瘟，则瘟为热毒恶气，亦可信也。山海经每言：「食之不瘟」，郭注曰：「令人不逢妖邪之气。」以妖邪释淫厉之鬼可通也；以妖邪释热毒恶气之鬼，亦可通也。卜辞之瘟，殆即此义也。(微鬲二八)。(契文举例校读十八中国文字五十二册五八九九页)

鍾柏生

「(19) 贞：王 𧈧 佳𧈧？」

贞：王 𧈧 不佳𧈧？ (丙四·一五)

(20) 甲子卜，殷贞：疾役不祉？

贞：疾役其祉？

出疾齿，佳𧈧虐(𧈧)？

不佳𧈧？ (乙七·三一〇)

例(20)之曰役，李考定师释为「疫」；……曰不佳𧈧，张秉权师云：「与不佳因，不佳𧈧同意。」(注：引文见丙编下辑(一)页四九一。除此以外，𧈧在卜辞中尚有另外二种意义：(1)「己未卜，殷贞：王梦𧈧，佳因？己未卜，殷贞：王梦𧈧，不佳？」(丙一二四)。(2)「癸丑卜，殷贞：旨其伐出𧈧(𧈧)？」旨弗其伐出𧈧(𧈧)？」(丙八三)例(1)中的「𧈧」，说文引春秋传云：「𧈧，𧈧死之鬼，亦为瘟。」例(2)中的𧈧为族民或方国名。)(说「𧈧」兼释与「𧈧」并见诸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六本第三分五四七—五四八页)

陈炜湛说参「𧈧」字条下。

屈万里 「𧈧」或「𧈧」字。(甲编考释三〇五页)

按：周禮庶氏：「掌除毒𧈧。」注：「毒𧈧，蟲物而病害人者。」顧野王輿地志：「江南數郡，有高𧈧者，主人行之以殺人。」行食飲中，人不覺也。其家純滅者，則飛游妄走，中之則斃。古代科學尚未發達，蠱腹之疾，皆以為蠱毒。正現則藉以惑人，謂聚蟲於皿，能造蠱毒。契文蠱字从

互相「从」，或从「它」，實由來已久。王筠《句讀》云：「苗人行蠱者，聚諸毒蟲於一器中，」

乙五三九三辭云：

「己未卜，般貞，王疾蠱：……？」

此與「丙四一五之」王田佳蠱？王田不佳蠱？「蠱」均用其本義。謂蠱毒之疾，疾蠱，當即患蠱

左傳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生疾如蠱，非鬼

非食，或「以喪志」，生「今本作」室，據王引之《經義述聞》訂正。腹有蟲疾者皆面黃肌瘦，近女

者亦如之，故謂生疾如蠱。

「田」即禍患之義，如「蠱」亦解為禍，其義已復。卜辭「蠱」有用如「巷」者，如：

「貞，佳媚蠱？」

「不佳媚蠱？」

「出疾齒，佳蠱？」

「蠱」引申之為災禍之義，不必為「巷」之假借。卜辭彙見「出蠱」，皆此之類。

「蠱」引伸之為災禍之義，不必為「巷」之假借。卜辭彙見「出蠱」，皆此之類。

虫 蠱

SS

王襄 「古蠱字」 (《類纂》正編第十三第五十八葉下)

商承祚

不允：意與「」

《說文解字》：蠱，腹中蟲也，从蟲从皿。此省从二虫。文曰：「貞不佳蠱」，其亦

李孝定

《集釋》三九二九葉

「契文」从此與「龜」同意。大曰：「不佳蠱」當與「佳田」禍「佳先」同意。

按：字乃「蠱」之異構。參見前「蠱」字條。

𩇛

𩇛

𩇛

王国维 𩇛，卜辞作𩇛。案孟鼎𩇛字作𩇛，他器或作𩇛，或作𩇛。说文𩇛𩇛分为二字，其𩇛字注云：𩇛从𩇛乃声。𩇛今此𩇛字作𩇛，则知从𩇛作者，乃从𩇛（即𩇛字）之省，说文以𩇛为从乃，失之矣。𩇛（戩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四十四页下）

孙海波

𩇛，铁六六·一。𩇛雨亦作𩇛，乃𩇛字别体。𩇛（甲骨文编三〇二页）

于省吾 甲骨文𩇛字习见，作𩇛或𩇛，也省作𩇛。金文作𩇛或𩇛，典籍作𩇛，说文作𩇛。罗振玉释𩇛：𩇛，𩇛字遂有𩇛，𩇛二形，其实并𩇛之譌变也。𩇛这是对的，甲骨文𩇛雨之𩇛作𩇛或𩇛，又变作𩇛、𩇛，均是从𩇛𩇛声的形声字。甲骨文𩇛雨之𩇛习见，例如：

一、癸丑卜，𩇛貞，亦𩇛雨（庫一五五九）。

二、貞，亦𩇛雨○貞，不亦𩇛雨（林一·九·八）。

三、貞，今夕其亦𩇛雨（天一九甲）。

四、今夕不亦𩇛雨（藏一九三·四）。

五、貞，亦𩇛雨（林二·二七·一四）。

六、辛子卜，今十有二月亦𩇛□雨（林二·一一·四）。

唐兰同志谓：𩇛雨疑与𩇛雨同，𩇛当释𩇛。𩇛自並段为脩，脩长也，久也，盖谓雨之縣長者。𩇛（天考一九）按唐说非是。说文：𩇛，𩇛木实垂𩇛然，象形。读若调。𩇛按𩇛之读若调，犹说文𩇛从攸声而唐韵音𩇛徒弔切。𩇛（论语微子薇作蓀）。又说文凡谓某字读若某，有的其音，元湏举例。有的表明两个字可以通借，如丰读若介，典籍借介为丰，勿读若旭，典籍借旭为勿；势读若豪，典籍借豪为势。这样的例证还很多，不烦备列。依据上述，则甲骨文的𩇛雨应读作调雨。典籍中多训调为和。调和之雨，与雨之为灾害而称𩇛雨佳年田（答）𩇛（京郁一六四）和𩇛雨氏（致）𩇛（京津四七四）者显然不同。

总之，甲骨文𩇛字说文谓作𩇛，读𩇛为调，训调雨为调和之雨，在形音义上都是符合的。

（甲骨文文字释林释𩇛雨一一九页至一二〇页）

孙海波

𩇛，甲一一三九。亦𩇛字。说文系于乃部，训气行兒。殆后起义，今列为𩇛

字重文。

矣。L（《金文餘釋之錄·釋卒氏》）

唐蘭：「卜辭列有𠂔字或作𠂔，郭釋益甚是。（《金文餘釋之錄》三六）益當即《說文》蕝重文之益，蓋本从氏也。L（《天壤文釋》三十六頁）

考古所：「𠂔、吳、益、兌：皆為地名。L（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一一頁）

按：說文：「蕝，蕝也。从艸，𠂔聲。益，蕝或从血。L卜辭益字釋作益，可備一說。在卜辭均為地名。至於𠂔或𠂔，與𠂔判然為三，孫、葉等加以混同，非是。至於氏與匕，兩形相去甚遠，更不得認為「氏」即「是」，亦即「是」。

2655

吳



考古所：「吳：著录如京都二八九三·前四·九·八等有此字，皆地名。于本辭亦為地名。L（小屯南地甲骨一〇〇七頁）

考古所：「吳：地名。L（小屯南地甲骨八九二頁）

按：字从「血」从「大」，隸可作「吳」。或省从「血」字在卜辭皆為地名。

2656

蓋



羅振玉：「說文解字：『蓋，蓋也，从鬲羊聲。』此从血與鬲同，說見上。（見蓋字條）殆即許書蓋字。从「血」者亦血字，卜辭中从血之字或从「血」。L（殷釋中二十六葉上）

王襄：「古蓋字。L（蓋室殷契類纂第十一頁）

孙海波

「蓋，前二·三七·八·从血从羊。說文所无。地名。」

甲二八〇三。人名。L（甲骨文編二二八——二二九頁）

陳夢家：「卜辭云：

令卓遂射——勿佳令射

重舜射——勿佳令射

令卓遂三百射——勿令卓遂三百射

遂射之遂是動詞，說文：有，蓋字，此假作養或庠。卜辭：令卓遂三百射者，令卓教三

百射以射。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說文：與漢書儒林傳序：則作：殷曰庠。L（《綜述》五一——五一三頁）

李孝定

說文：「蕭煮也。从鬲，羊聲。」黎文从羊从皿。羊在皿中，自有煮義，从鬲則其義

尤顯。此會意兼形聲之字，非純以羊為聲也。辭云：口寅卜：口蕭十二月。元嘉七年：由小

宰車羊其血蕭。辭五六三：此卜其惟小宰乎抑特羊也。第三辭蓋言以血烹羊也。血為通稱，析

言之，則為脯，為鬻，為類是也。戊辰卜：方貞令永丕田于蕭。前二、三七、六：貞弗其禽十

月在蕭。前二、三七、八：此二辭蕭為地名。貞令卓蕭三百射。貞車中令蕭三百射。前二、八、九：三五，此與辭五

此似又為人名。屈翼鵬疑承字定疑保：異構未能確指。甲子卜：蕭羊。前二、八、九：三五，此與辭五

六三辭義相近，蓋言烹羊也。L（《集釋》八五一葉）

姚孝遂 肖丁

2169

（1）「壬午卜，王其……」

（2）「其在面蕭蓋」

（3）「絃用，王隻鹿。」

（4）「弗卑」

（5）「王田宮」

「蓋」字作篆、籀，从羊从皿。或作𦍋。羅振玉殷墟中 26 釋：「蓋」，謂从皿与从鬲同。从

「者」亦皿字，卜辭中从皿之字或从「𦍋」。

釋：「蓋」可以。卜辭：「蓋」字之用法有二：一為名詞乃地名。如：

前：「貞弗其卑？」十月，在蓋。

前：「戊辰卜，方貞，令猷望于蓋。」

其說蓋是。第（2）辭：「其在面蕭蓋」，「蕭」字不識，或當為獸名，蓋用為動詞。L（《屯南地甲骨

按：益从羊从皿。或作益者，乃从皿省。羅振玉釋羔可從。說文訓羔為煮。羊在皿中，自
 有煮義。玉篇或體作𦍋。說文無𦍋字。
 卜辭之用法，一為地名；一為動詞。陳夢家以為「假作養或庠」。
 李孝定據粹五六三卜辭「其皿羔」，謂為「以皿烹羊」，實則原辭當作「其𦍋羊」，郭沫
 若原釋已誤，不可據。

2657

𦍋



孫海波

「𦍋」，甲三五二三。此象羴羊。𦍋（甲骨文編二二頁）

趙誠「𦍋」，羔。从羊在皿中會意，即后代的羔字，本义為煮。甲骨文作為動詞，用為
 庠，有教養之義，則為借音字，如日父牙卜貞問食𦍋𦍋𦍋……（乙四二九九）、日貞食𦍋𦍋
 三𦍋𦍋……（乙二八〇三）𦍋（甲骨文簡明辭典三六七頁）

聞宥說參𦍋字條下。

按：此乃「羔」之異體，參見 2656 「羔」字條。

2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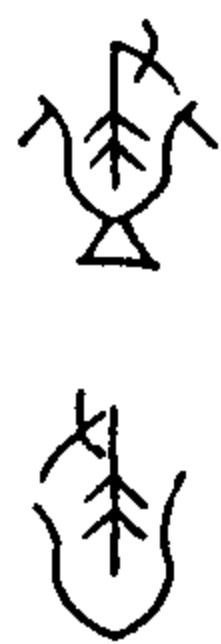
按：合集一一一五五辭云：
 「庚子卜，古貞，勿牛于𦍋」
 似為祭祀之對象。

2659

益



盡



乃 2659

按：合集二八〇三〇辭云：「弼成之省體，益成，謂增益成卒。」

羅振玉「从又持木从皿，象滌器形，食盡器斯滌矣，故有終盡之意。說文解字云：从皿夷聲，殆不然矣。」（殷釋中七十四葉下）

王襄「古盡字」（類纂正編第五第二十四葉下）

意。

孫海波「制，前一·四四·六，象人手持牛尾滌器之形，食盡器斯滌矣。故有終盡之意。說文云：夷聲非。」

王獻唐「：：：卜辭之盡（前一·四七·七），亦作𠄎（同上四四·六），作𠄎（同上八五·一）象手執木滌器形，間於器中作數點者，水也。羅叔蘊旧釋盡，世多从之，實当釋拭。尔雅釋沽，拭，清也。」（古文字中所見之火族第二〇三頁）

劉釗「卜辭盡字作𠄎，典籍盡訓終，訓止，訓竭，皆全部彻底之义。盡伐，义为彻底地殺伐。」（卜辭所見殷代的軍事活動，古文字研究一一三頁）

按：羅振玉釋盡可從。卜辭「盡伐」為人名。合集七三一辭云：「貞，今：：：歲下危：：：呼盡伐：：：受有祐。」盡亦為人名。合集四九一四——四九一八累見，今逆比盡于亦「可證。」

于

于

于

于

羅振玉

「說文解字：「盂，飯器也。从皿，亏聲。」古金文从于（孟鼎），與此同。卜辭

从卩，卩亦于字，卩即皿省。（殷粹中三十九葉下）

王襄 「古孟字。孟鼎之孟與此同。」（類纂正編第五第二十四葉下）

孫海波 「孟，甲三五七。方國名。」

孟，前五。五。六。孟之或體。（甲骨文編二二六頁）

陳夢家 「水經注沁水注。其水南流逕邾城西，故邾國也。城南有邾臺，……京相璠曰

今野王西北三十里有邾城，邾臺是也。今沁陽西北。案此孟亦即左傳隱十一周王取於鄭、鄆、

劉、蕢、邾之田的邾，亦即定八。劉子伐孟。孟，可證邾原作孟。（綜述二六〇葉）

饒宗頤 「孟，地名。左僖二十一年傳：『會宋公于孟。』杜注：『孟，宋地。』在今河南

睢縣界。（通考一一三六葉）

張秉叔 「我懷疑卜辭之孟，恐即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宋人、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的孟，杜注：宋地，襄邑西北有孟亭。其地在今南睢縣境，與商邱相去不遠。（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二八九頁）

按：卜辭孟為地名及方國名。

2663 盞

按：此當是「盞」字之省體。參見 2661 「盞」字條。

2664 盞

葉玉森「按，此似非泉或宗之倒文。他碑云：口口卜，戈貞，以奔口。口（徵文）雜事七九（口）與山疑同字，殆為國名。一作口，如又碑云：口貞，口（拾遺）十四十一（一）（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卷六第十四頁上）

王表釋泉參泉字条下

于省吾釋山見上字条下。

表錫圭 參上字条

按：字从「戈」从「山」，从「四」，隸當作「益」。合集一〇三〇八辭云：

「……般貞，今日我其狩益」為地名。又合集一三九七三辭云：

「……卜，爭貞，益境……」則為人名。

𠄎 𠄎 (合文)

趙誠「𠄎，益龜。从益从龟，某一种龟的名称。」（甲骨文簡明詞典二〇四頁）

表錫圭 參上字条

按：合集八九九六正辭云：

「貞：來王……佳來五……允至以龜龜八、龜五百十」當為「益龜」之合文，謂「益」地之「龜」也。

益 益 (合文)

饒宗頤「是版益龟二字合文，益龟一语见于易。损卦六五爻辞：日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殷周行卜，每用多龟，增益卜龟之数，故曰益龟。」（通考三六页）

按：饒宗頤謂「益龜」二字合文是對的，當指「益」地之龜言之，與「益龜」同例。

寧

羅振玉「說文解字：『寧，定息也。从血，甹省聲。』此从血，不以血。卜辭寧訓安，與許君訓甹為定息訓同。是許君以此為安寧字，而以寧為願詞。今卜辭曰：『今月鬼甹。』是甹與寧字通同，當為一字。其訓願詞者，殆由安甹引申也。」（殷契中七十二葉下）

王襄「古字字。許說定息也，从血甹省聲。」（類纂正編第五第二十四葉下）

王襄「古寧字。說文解字：『寧安也。』段注此安寧正字。」（簠考征伐六葉下）

瞿潤縉「按後下，四二，四。癸酉卜市甹風。前五十八，四。癸酉卜口貞甹雨口焦。」
「說文：『甹，定息也。』甹風甹雨者，風定息雨定息也。羅振玉引『今月鬼甹』一辭，按此辭見前，四十八，四，上下皆有缺文，鬼甹似不連文，今證以上列各辭甹訓定息而不訓安，羅氏說殊不然矣。」（卜辭六四葉）

朱芳圃「說文血部：『甹，定息也。从血，甹省聲。讀若亭。』按甹，甲文作甹，象甹在口中，義象血廢口上。血廢口上，平穩不動，故先民制字，用以象徵安靜。經傳作寧，待周南葛覃：『歸寧父母。』毛傳：『寧，安也。』呂氏春秋仲冬紀：『身欲寧。』高注：『寧，靜也。』許君誤血為血，誤口為甹省聲，訓為定息，悉失之矣。」（殷周文字釋叢卷上第四十六葉）

朱芳圃「說文口部：『寧，願詞也。从口，寧聲。』按寧，甲文作甹，象甹在口中，義與甹同。卜辭云：『癸酉卜，巫甹鳳。』後下二，周禮春官小祝云：『寧風旱。』一作甹，一作寧，是其證矣。古人以心為形之主，心安則形靜，故金文增心為義符。許君訓為願詞，蓋借義也。」

「其雨于方」(粹一五四五)「雨即止雨」(綜述五七五至五七六葉)

楊樹達 「寧風即寧風止風之祭也」(甲文說六十四彙疏記六條)

李孝定 「說文：『寧安也。从心在皿上，人，飲食器，所以安人。』許君以願詞訓寧而以安訓寧，卜辭用寧之義為安，二者當為一字，願詞之義乃段借也。寧字重文，說詳五卷寧下」

饒宗頤 「卜辭『大寧』(見屯甲二四七六)即大安也。莊子、淮南俱有此語。」(通考一〇九五葉)

饒宗頤 周禮小祝掌小祭祀將事，候禳禱祀之祝號，寧風旱。左昭五年傳：「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杜注：「寧風，齊地。然其取名應本於寧風旱，此寧風一詞可徵于經典者。」(通考二四九葉)

于省吾 「余所藏明義士墨本有辭云：『庚戌卜，寧于四方，其五犬。』又有辭云：『辛卯卜，如多彫，其又于四方。』按說文寧，走息也，讀若亭。祭文言寧，與安寧同用。此云『寧于四方』，謂安寧四方之神也。四方之祭，習見於載籍。周禮大宗伯：『以鬴辜祭四方百物。』又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占夢：『乃舍萌于四方。』：『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文已有四方之祭，是其祀典由來尚矣。』(駢三第十六葉上釋寧四方)

張秉叔 「寧與禱之間的距離，似亦不會太遠，而禱曾伐棘，例如：

貞：禱伐棘其哉？(后上一五·一五)

禱與棘相去也許不太遠，棘即曹字，周文王子叔振鐸封于曹，在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殷代的棘，或即其地。那末寧的確實地址雖不能定，但它的方向當在殷都東南的田獵區域之中，是可以知道的了。又卜辭曰：

羽乙亥勿焚寧？

羽乙亥勿焚寧？(乙編五五九四)

凡入五。(乙編五五九五，即五五九四之反面)

那是一版大龜腹甲的殘片，原龜的大小當與本版差不多，其甲橋刻辭相同，而所卜的事情與本

版第(三)(四)辭相呼應，本版卜日狩田而乙編五五九四版卜日焚田，都是為了田獵而卜，本版記有卜目，而該版未記，由此更可以証明那些甲骨上不記卜日或辭文殘缺的卜辭，很多可以我到記載在其它的甲骨上與其相關的卜辭，只要將它們聯串起來，是不難求得其卜日和真實意義的。(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一四八頁)

姚孝遂
肖丁

車彖用

(2) 其旱產雨

庚辰卜，辛至于壬雨。

(4) 辛巳卜，今日𠔁產。

生月雨

卜辞「𠩺」之基本形体作𠩺，即说文「𠩺」。许慎以为「𠩺」，定息也，从血𠩺省声，读若

𣎵 (甲) 𣎵其𣎵而𣎵，𣎵𣎵𣎵字作𣎵，其上象血中盛牺血形，其下从𣎵乎𣎵。许氏谓𣎵

𠂔字从血，盖有所本，但谓从𠂔𠂔省声则不可据。

過去所見卜辭，
 其𣎵𣎵皆分別言之，
 2712 其𣎵𣎵同時言及，
 則是前所未見

的。

𩇛
 𩇛
 𩇛
 乃止風雨之祭。

周礼小祝：「掌小祭祀，将事侯禋禘祠之祝号，以祈福祥，顺丰年，逆时雨，宁风旱，弥」

裁兵，遠羣疾。

時雨，寧風旱，均所以
 祈福祥，順丰年，亦殷人
 可畏產雨之遺。

掌六析以同鬼神示（祗）。一曰类，二曰造，三曰檜，四曰榮，五曰改，六曰說。

祭，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夏夏，而天降灾，若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

于是乎崇之。

春秋左傳，見于昭公元年。『雪霜风雨之不時，于是乎禘之。』即卜辭『于崔雨』之意，謂風雨為害，欲其止息。『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三四——三五頁。

按：卜辭有「𣶒風」、「𣶒雨」、「𣶒水」、「𣶒疾」、「𣶒龜」之祭，謂「風」、「雨」、「水」、「疾」、「龜」為害，祈禳於神祇以求其止息；「龜」當指「蝗」。晚期卜辭則習見「亡𣶒」、「𣶒」之占卜，謂師旅之安寧也。

寧

孫海波

「从水从寧，說文所無。疑為寧之或體。」（文編卷十一第七葉下）

陳邦懷

「卜辭寧字皆有心作寧，（凡四見）此从水从寧，知是寧字。說文解字：『寧，榮寧也，從水寧聲。』段注榮字曰：『李善注七命引說文：『寧，絕小水也。』此字在卜辭中為地名，今未有考實矣。』（小箋五葉下）

李孝定

「說文：『寧，榮寧也，从水寧聲。』榮，絕小水也。从水，榮省聲。是寧當以絕小水為本義。今人謂寧為泥濘，乃寧之引伸義，水深則不見泥濘，段注寧下之說是也。契文从水从寧，陳氏釋寧可從。字左卜辭為地名，其義不詳。」（集釋三三三—葉）

屈萬里

「从寧从水，隸定之當作寧，即寧字。菁華九葉五片有寧字，為地名。後編下二四葉一片，又有寧字，辭，知彼寧字亦為地名。」（甲編考釋九四葉）

按：「寧」為地名或水名。京都二一四二：「于寧命，于御解方，于之戎」；後下二四·一：「尸于寧。」

𣶒

孫海波

「𣶒，拾四·一八·方國名。」（甲骨文編二二七頁）

按：字从「𣶒」从「虎」从「大」，隸可作「𣶒」，為殷人征伐之對象，乃方國名。



按：合集二九二七三辭云：
 「盟，維田，亡我。」
 為地名。



此既按：于先生釋「盟」，見釋林三九六頁。說文：「盟，腫血也。从血，𠂔省。𠂔，當與2696合併。」



商承祚

「𠂔」，唐氏謂為盟之變體，即𠂔字也。一（殷契佚考三六頁上）

按：合集二一〇九九辭云：

「乙未卜，呼人先，易日。」
 「乙未卜，呼人先，今夕。」
 用為動詞，非「盡」字之變體。



陳邦福

「卜辭」，邦福撰：當釋作𠂔，古𠂔字。近出鄭肅句父簋作𠂔可証。說文鼎部

云：「𠂔，鼎之圖，掩上者，从鼎，才聲。」又从金从𠂔，俗作𠂔。詩絲衣篇云：「𠂔，鼎及才。」
 毛傳：「𠂔，小鼎謂之𠂔。」又孟子公孫丑篇：「𠂔，有鐵基。」周禮疏氏注作茲其，蓋古今字。卜辭，象鼎有三足，正具古代禮器之象。一（殷契瑣言六頁）

張亞初「88」為从茲从鼎以茲為声符的鼎字（綜類三八八頁）。鄭戴句父鼎有茲鼎字（大系錄二〇〇）。「古文字典分類考釋論稿古文字典研究第十七輯二三七頁」

按：後下四〇・一六，孫海波文編一一・三摹作𠩺，金祥恒續文編一一・三、李孝定集釋均從之。綜類三八八摹作𠩺，較為近是。釋「𠩺」不可據。

虛



孫海波文編五卷八葉收此作虛，曰：「或省𠩺」。

李孝定「𠩺」係文虛作𠩺，此从𠩺虎聲，說文所無。字在卜辭為國之名。辭云「貞王伐虛」，「𠩺」是也。集釋一七二一葉。

按：字从「虎」从「𠩺」，隸可作「虛」，乃「虛」之變體，為方國名。

2675

盥



按：此亦「盥」字。參見2671、2696。

2676



按：說文：「盥，昆吾國器也，象形。从大，象其蓋也。」此象盥形，中从「魚」乃聲符。在卜辭為人名。

2677

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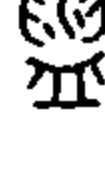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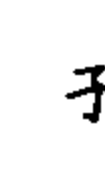


采



羅振玉「說文解字」：盥，澡手也。从白水，臨皿。此象仰掌就皿以受沃，是沃盥也。
(殷釋中六十八葉上)

王襄「古盥字」，許說澡手也。从白水，臨皿。此从皿，从一，即水，从匕即手，許說从
曰為义手，此則从隻手矣。」(類纂正編第五第二十四葉下)

李孝定「說文」：盥，澡手也。从白水，臨皿。春秋傳曰：「奉匱沃盥。」匱文从一手而金文篆文
从兩手者，取其義美耳。金文作齊侯王盥中子化盥歸父盥楚季盥
父盤為齊器，為文已甚矣。卜辭盥字所見諸辭均殘泐，其義不詳。」(集釋一七一九葉)

金祥恒「甲骨文之盥」：前六、四三、一、前六、六、一、八、一、一、拾一、三、一、羅叔言殷虛書
契考釋云：「說文解字：盥，澡手也。从白水，臨皿。此象仰掌就皿以受沃，是盥也。皿而又有

如：

貞：盥其出疾？ 前六·九二

貞：盥其出疾？ 前六·四一

貞：盥其出疾？ 前六·四一

貞：盥其出疾？ 前六·四一

貞：盥其出疾？ 前六·四一

貞：盥其出疾？ 前六·四一

貞：盥其出疾？ 前六·四一

貞：盥其出疾？ 前六·四一

貞：盥其出疾？ 前六·四一

貞：盥其出疾？ 前六·四一

貞：盥其出疾？ 前六·四一

貞：盥其出疾？ 前六·四一

不識為何字，皆列諸待問編，今以其字之形又考之殆與盥為一字，說文解字「盥，澡手

也。以白水，临皿也。皿者何，盤也。礼记内则曰：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又曰：进盥，少者奉盥，长者奉水，清盥盥，盥卒授巾。礼记公食大夫礼：小臣具盥，在堂下。既夕，日用器以随诸御。韋注：盘承盥器。礼文曰：承盘也。盘古文从金，盥籀文从皿。段注：日用承盘者承水器也。两敦两杆，盘礼经渭之洗，如礼乡饮酒礼：木在洗东。注：洗承盥洗者弃水器也。曰：水者乃沃盥者之两手沐于水也。澡手之法或双手入于盘木中，而盥洗者，如甲文盥，金文盥，或以匚沃水而冲洗者，如甲文盥，金文盥，一师除敦盖假借为眉。一甲文有匚，如：

甲戌卜，旁貞：匚沃成協王事。前六、四二八
貞：匚沃成百九月。前六、四二八
乙巳卜，告貞：弓芻于匚。前六、四三六
貞：匚沃及。前六、四三六

王：匚：于匚。新二、四四九
乙巳卜，告貞：弓芻于匚。前六、四三六
貞：匚沃及。前六、四三六

正象一匚一槃也。匚，说文：介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酒。匚，匚以勺水，槃以承水，故书多以槃匚连言，如吴语：一介嫡男奉槃匚。匚，礼公食大夫礼：小臣具槃匚。既夕：匚两敦杆，槃匚。匚，匚有盥无圈足者如匚，有盥有圈足者如匚。礼公食大夫礼：小臣具槃匚。既夕：匚两相近矣。甲文匚，正象奉匚注水于槃，春秋左氏传：僖公二十三年：秦伯纳女五人，殆与槃匚之形奏匚沃盥，既而挥之。奉匚沃盥者奉匚注水盥洗也。匚（中国文字第三卷第十二册一三六五—一三六七页）

姚孝遂

肖丁

2301

甲子卜：以王族伐匚方，在辛出，亡。亡。

在武丁时期匚为商之与国，常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如前。其後匚叛为敌国，常侵犯商境，如梁。成：匚伐匚方。前。貞：王匚伐土方。其後匚叛为敌国，常侵犯商境，如梁。

卜辞方国名或加匚方字，或不加匚方字。匚方亦称匚。土方亦称匚。召方亦称匚。召方，此处之匚方与匚方亦然。匚（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一〇〇页）

姚孝遂

肖丁

2301

甲子卜：以王族伐匚方，在辛出，亡。亡。吉。

2668

其形式有曰省，有曰見，有曰等。

方

「殷」辭中有「貞：乎𠄎」字，見于：

☐ 牽貞：崔其殷 ☐
☐ 五經 ☐ 伐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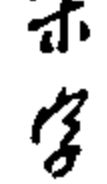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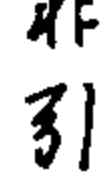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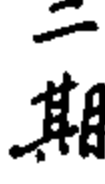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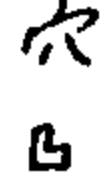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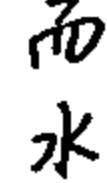
而
也

字有时也可把


(5)	五	固	□	亦	人	□
(6)	□	人	□	雨		
(7)	□	人	□	十二月		
(8)	辛亥卜	五	寅	壬田	人	不雨？
(9)	弱田	人	雨？			

屯南	二一七	明续	一九一〇	后下	四一〇	乙六	九〇一	乙一	一〇一
----	-----	----	------	----	-----	----	-----	----	-----

合集三九三〇（英藏六〇二、金六五）
合集一八五三二（为六·四二·一）
乙八〇七七
京三〇八五
作曰多，见牙：
乙七〇六四
乙六九〇一
后下四一·一〇
明续一九一〇
屯南二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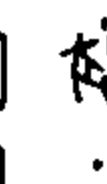
釋說曰有穴而后有淺深，故字从穴。……按由卜辭的采字作，可以了解采字的取义是用手在水中探其深浅，而水是裝在器皿之中，后来所从的例皿讹变成，就和家室等字的从无别，最后又讹成，使得后人以为采是从穴，也就是由↓↓。……卜辭中采字的，是表示皿中有水，后代深字加水旁，正是由此重复而来，也就是增加意符，……当然深和探在语源上应该是有关系的，探而后知深浅，但卜辭的采字在首举（15）（16）（17）（18）（19）（20）等所表示的应该是深浅字的本义，而非引伸则可断言，其它的地方当作人名或地名。……（释），故官学季刊第五卷第三期七三——七八页）

為地名。

按：羅振玉釋，於卜辭辭例無徵。合集二九二七八辭云：

「辛亥卜，王去田采，不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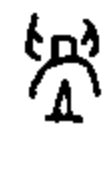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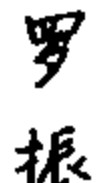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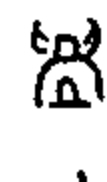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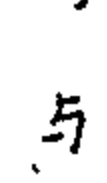







「英六〇二辭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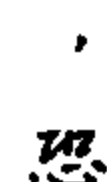


「王往采伐……」與卜辭「采伐」之辭例同，蔡哲茂論有關形體之關係甚詳，釋為「采」，「采」，「深」乃古今字。參見「采」字條。

采





孫海波「受、、、，羅振玉先生並釋。按說文，亦謂炊，卿象持甑，口為灶口，以推林內火。……篇文省作，與此形並不類，且此三形並非一字，第一作，疑字，第二作，疑字，全文鑄等字皆以此作可証；第三作，說文所无，羅氏誤併之，非是。后編卷上第十四頁十一版曰其田亡畢，字上体从林，下象兩火形，有推林內火之谊，与說文篇文合，余以為殆即也。……（考古学社刊第四期三十一頁）

李孝定「从又从，說文所无，字當與字同義。从者，奉沃，意也。……（集釋〇九四六）

劉到 一種可能是屬於類化性質，即在「到」字上增加「到」形而成。不過从古文「到」后省成「到」，一種可能是屬於類化性質，即在「到」字上增加「到」形而成。不過从古文「到」的一般規律看，前者的可能性要大些。——（卜辭所見殷代的軍事活動，古文字研究十六輯一一三頁）

裴錫圭 「有一條卜辭說：『辛未卜，爭貞：（爭）是管貞卜的人的名字：』（殷墟文字乙編二九四八），或伐巴方，王自東采（探）伐，我處（陷）于如如立（位）？』（殷墟文字乙編二九四八），意思是：『让如如和让或一起去征伐巴方，而王则亲自从东方深入进去巴方，敌人会陷入如如的埋伏吗？』」（甲骨卜辭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二九六頁）

蔡哲茂釋采，參到字条下。

按：釋「采」可從，字即「采」之倒書，省作「采」。合集六九三四辭云：「己卯卜……貞采……采伐……與……六〇二之「采伐」辭例同，可證其為同字。參見「采」字條。

采

2683

按：英二三〇四辭云：「……其田……」，「田」為地名。

旬

2684

孫海波 「……」，疑「旬」字。——（甲骨文編八二〇頁）

饒宗頤 「按頤齋藏片有云：『其征三五田，粵受年。』粵即郇。集韻：郇，說文：周武王子所封國。亦作郇是也。——（通考五八三葉）

孙海波 宁滬三·四〇·疑歿字·（《甲骨文編》七二〇頁）

按：字从「血」从「受」，隸可作「歿」。合集六八五正解云：「勿呼執宅歿」。

為地名。

2688

飲

按：此乃「飲」之或體。合集四二八四解云：

「辛亥卜，般貞，呼飲，勿變不棄」。

似為人名。

2689

𩚑

按：合集二六二七解云：「甲戌卜，般貞，勿𩚑，勿婦好趾于父乙」，合集二六二八與此同文。

當是「𩚑」之異構。

2690

鑄

饒宗頤 饒宗頤 鑄字未識，疑「醺」字。儀禮士冠禮：「若不醺，則醺用酒。」鄭注：「酌而無酬酢曰醺。」又云：「醺，夏殷之禮。」（通考八三八葉）

燕耘 在帝乙帝辛時代的王室卜辭，有這樣一條：「王其鑄黃呂，奠血，車今日乙未」。

利？ 一見金璋所藏甲骨卜辭第五一版。

辭中「鑄」字寫法，和金文鑄字寫法一致，但因是摹本，為甲骨文編所未收錄。

全辭稍殘：「丁亥卜，大囙……其鑄黃呂……作凡（盤）利重……」。

鑄



按：燕耘釋「鑄」是正確的。合集二九六八七辭云：「丁亥卜，大：其鑄黃呂。」作凡利亥：「辭例同，並為「鑄」字無疑。與英二五六七之「王其鑄黃呂」。

春秋初年有曾伯璫簋，銘文中說：「余擇其吉金黃鑄，余用自作旅簋。」金文中的黃鑄，就是甲骨文中提到的「黃呂」。因為，古代以「呂」為聲的字，和以「呂」為聲之字讀音相通。說文指出，「鑄」字一本作「鑄」。王篇中把「鑄」，鑄當做一字。郭璞注方言時說：「鑄音慮」。文獻記載中春秋時代的「鑄」，金文中寫作「鑄」或「鑄」。這些都是很好的證明。曾伯璫簋銘提到用黃鑄鑄簋，而上舉兩條卜辭中，一條說「鑄黃呂」，另一條則是用黃呂作盤。是完全一致的。由曾伯璫簋是銅器，可知黃呂是銅料。黃呂的黃，是指顏色。金文中提到的鑄器原料還有「赤鑄」（郭公華鐘）、「非」（非一呂）、「玄鑄」（玄鑄劍）等。可見呂或鑄有不同的色澤，而且顯然不是指當時主要的銅矿石——藍綠色的孔雀石。有很大可能象唐兰所推測的那樣，是由矿石冶煉而成的銅料塊。

而祭也。孟子梁惠王上記載：「王坐于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衅鐘也。」趙岐注：「新鑄鐘，殺牲以血涂其衅，故以祭之，曰衅。」可見古代有用牲血祭新造銅器的習俗。安陽苗圃商代鑄銅遺址中，解放後發掘過一個埋牛坑，坑中別無它物。可能和以牲血祭新造銅器有關。甲骨文中「奠血」的記載，與此是一致的。作器，可以互相印證。可以推想古代人們由於對鑄銅這一相當複雜的技術，最初因不易掌握而產生某種神秘觀念，所以形成了在鑄銅時的一些迷信習俗。

（考古一九七三年第五期二九九頁）

王國維

「此當即璽璽二字，古讀若門璽。古文鑄字从此。」

孫海波

「鑄」字，金五一。鑄作鑿，与金文同。上（甲骨文編五二七頁）

孫海波於商氏釋鑿諸文，至以為非。謂第一形疑鑿之倒文，第二形疑鑿，第三形从日从壘，說文所無。（考古四期廿一葉小記）

李孝定

「字从日从凡，象例皿，从土，隸定之當作鑿，孫說是也。字當是鑄之古文，从土者范之意也。范皆土製，故从土，象兩手持皿傾金屬溶液於范中，从凡。金文作鑄，从公从范，與从土同意。又作鑄，鑄子蓋為篆文所自。从金與从火同意於形已復，从壽則聲符也。本辭云：貞其鑄河，其義未詳。王氏謂鑿字从此，未達一間。商氏釋鑿，說非。本字釋鑄於字，形蓋無可疑，惟於卜辭，意未能通讀耳。」（集釋四五六頁）

李孝定

「說文：鑄，銷金也。从金，壽聲。金文鑄字多見，均為會意字，如鑄，大保其符，增金者則省火蓋字，从火者示作銷，金液也。作鑄，鑄子蓋省，則為篆文形聲字，鑄矣。上从兩手持皿，大保其血，大保其血上从兩手持皿，非从兩也。到皿者中貯銷金之液，兩手持而傾之范中也。下从皿則范也。中从大，象所銷之金。或从亦，象金液。金文恆言某，人名自鑄其器，則鑄為鑄字可知。與文作鑄，原辭破損以意足，如此上亦象兩手持到皿與金文同。下从土，土范也，當是鑄字。辭云：甲□□貞其鑄河王賓示弦佳王，八月。王國維氏釋鑿可商。」（集釋四〇五七葉）

商承祚

「商承祚釋及前二八九二，與鑄字，下二十十一，為鑿。其說曰：「析案羅師釋鑿。說文解字：鑿，齊謂炊鑿，象持範門為鑿口，以推林內火，福文省作鑿。此象執事鑿下又福文，省矣。其問者象鑿下有火，與篆文略近。上即火字說詳一卷王注。」（類編三卷七葉下）

饒宗頤


「取或从火，象在兩下鼓鑄形。宀桐孟作，與此形同。殷文存下有解，其銘辭云：王鑄王十祀，解。知數即鑄字。召覽慎大：（武王）封黃帝之後于鑄。左傳襄廿三年：臧宣叔取于鑄。今山東肥城南之鑄鄉。周銅器有鑄公通，卜辭所謂東受，殆即東鑄矣。」（通考七五八——七五九葉）

饒宗頤 「按憂，以金文𩇑字例之，蓋即𩇑字。」（通考五一三葉）

按：釋「鑄」是對的。凡即象鑄冶之器，今謂之坩鍋，俗謂之將軍盔，殷墟多有出土。此當與2690「鑄」字合併。

2692 

按：合集一四一九正解云：「貞，其弗其骨凡有疾」為人名。

2693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694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695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696 

于省吾 「甲骨文盥字作或，旧不识。按盥即古盥字。說文：「盥，腫血也，从血」

農省声。𩇑，俗鹽从肉農声。𩇑按農乃后起字，应从鹽省声，许氏以为鹽从農省声，未免本末倒置。鹽字从𩇑或从𩇑，古文字从𩇑也作𩇑或从𩇑是常見的，无須举例。鹽字在甲骨文中仅四見。其所以从𩇑，后世加上文飾作𩇑，这在甲骨文中同是一个字，而无文飾和有文飾则是时常互見的。例如：吳字作吳也作吳，萬字作萬也作萬，文字作父也作父，不煩备引。周器麥尊有鹽字，郭沫若同志謂：鹽字与說文𩇑之作鹽者相似，疑摹刻有失。𩇑一係考四二一这是对的。甲骨文称：貞，鹽涉于𩇑。𩇑鹽涉于𩇑。𩇑一五三一七，这是以鹽为人名。又：日丁卯卜，口貞，姜緝白鹽，用于丁。𩇑一后下三三·九，甲骨文姜与緝通用，緝字从父或一緝，作动词用，乃杀戮之义。鹽为緝方酋长之名。这是说，杀戮緝方酋长之名鹽者以祭于丁。一甲骨文字释林释鹽。

按：此與 2671、2675 並當釋「鹽」。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益



按：合集一六〇一二反解云：

字从「水」从「皿」，當是「益」字。為地名。「益」龜「謂」益「地之」龜「卜辭有」益「龜」合文。

2701

益



按：字从「皿」从「益」，隸可作「益」。可能為地名。

2702



按：字从「犬」从「皿」，合集一九九九一辭云：

「亞蒙婦鼠曾」。

為人名。

2703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704

春



王襄「古春字」許說「擣栗也」从「艸」持「杵」臨「臼」上，「个」杵有也。此从「艸」从「臼」，「臼」象杵形，「臼」象臼形，「兩手持杵臨臼上」，即春字。（類纂正編第七第三十四葉下）

葉玉森「并象杵」，「臼」象臼，「臼」象米挹出臼，旁點者作雙杵舉杵狀，叔家父簠稻作「𥽿」，「𥽿」象雙杵，「𥽿」象米與臼，與「𥽿」尤合，「卜辭乃古文自字」，「持生民茲穀茲自」，說文自，持白也，古亦假作稻，故置文以應為稻。（殷虛書契前編考釋六五頁）

于省吾

「古文春作𡗗，（續五·三·四）金文作𡗗。」（駢三第·二·七葉釋白）

李孝生「說文：春，擣栗也。从艸持杵臨臼上。午，杵省也。古者雖父初作春，𡗗文正象一人兩手奉杵臨臼擣栗之形。𡗗者象溢出之米，或省作𡗗，與篆文全同。古文从𡗗从凡，每無別也。𡗗奉杵高舉臨臼擣米之狀，固亦繪也。金文籀字从𡗗，其籀文作𡗗，籀諸形，祇以一𡗗，非以葉氏所說从兩𡗗也。葉氏謂从兩𡗗者殆誤以𡗗一𡗗為一𡗗也。辭云：辛酉貞在口口其春口。辛酉貞，其義不詳，均不得釋為𡗗也。金文作𡗗，𡗗與上出第·二·形同。○事春復七月在口。續五·

考古所「衆春：也可能是春衆。春在此當為一種人的身份，如周禮之春人。」（小屯南地甲骨九·四頁）

按：說文：春，擣栗也。从艸持杵臨臼上。午，杵省也。朱駿聲、徐灝均以爲午即古杵字，不省。王襄、于先生釋卜辭爲春是對的。金文伯春盃作𡗗，均與小篆同。卜辭云：「史𡗗復，七月在。」續五·二·四，此例僅見，辭殘，用義不詳。葉玉森以爲後下二〇，一三有辭當讀作：「辛酉貞，在。」其凡；

辛酉貞，在。其凡；
殷墟卜辭綜類即如上讀是正確的（三五六、五八）。

𡗗

严一萍「卜辭曰：

𡗗字在父乙之前，當是祭名。
𡗗由𡗗𡗗𡗗

鉄一七一·三、京津七六六
後下三〇·一二
孫師匡藏存一·一一一〇

两辞之象皆在句末，用法不同，含义必异，其与𡇗为二字无疑。既非一字，姑置勿论，今但释𡇗字。

罗氏谓象人自阱中，有折之者，单就字形言，似无不可。惟置于父乙之前，当为祭祀之礼，则非曰折救之谊所能安。余谓此字象殉人之祭，与另一奇字𡇗为一字。盖此一奇字之结构，不啻为小屯建筑遗址所发见安门墓殉葬时之真实写照也。据老友石璋如先生撰殷墟建筑遗址，所载乙组建筑基址有安门墓者，为乙五、乙七、乙八、乙十一、乙二十等五处，每处之墓数不同，墓内殉葬之人数亦不同，最多者九人，次为三人、二人，一般均系一人。多数殉葬者为男性，亦有女性及儿童。建筑基址原为夯土筑成，在安立门户之先，各就门之所在，打破夯土基址挖一深坑，置人牲于其中，或平卧或作跪姿，然后再施以夯土，兹举乙二十基址E部一安门人牲墓发掘时照片为例，该墓编号为M三八九，一成年男尸面向东南，跪于门南基址之中，发掘时四周皆为坚硬之夯土，乃殉葬后施以打击而成者。此图所示造为𡇗字下半之𡇗形，想象当时埋葬之时，填土打夯，即为此字上半𡇗之象意，盖双手持杵，所以施打击之状，𡇗字乃省𡇗作，实为一字。毫无折救之谊存乎其间也。故卜辞云：

辛酉卜多贞𡇗于西

勿𡇗

父乙弗𡇗

铁五九·三、书道五·三

铁一七一·三、京津七六六

三辞皆为祭名，今对照遗址所见，知此祭典乃祀以人牲而又添土打夯，余以为即经典之𡇗字，诗东山传：𡇗，寘也。𡇗，常棣传：𡇗，填也。说文曰填，曰寘，皆训塞，音义并同。是𡇗之朔义为填塞，与夯土填塞墓坑之情形相合。且𡇗读曰之𡇗反，𡇗，𡇗之声，正是打夯击土时所发出之音响，是𡇗之得声，亦由当时之动作，故知𡇗为𡇗之初文，似无可疑也。不特此也，卜辞尚有一𡇗字，诸甲骨文编皆入附录，其全辞曰：

丙申卜王贞勿𡇗

于门辛丑用十二月

遗三四

此乃卜问何日用女牲行𡇗祭于门，今印证遗址所见情形，殆与𡇗为一字，亦当读𡇗，小屯乙七基址M一四九墓发见之情形可以证之。墓坑在门内西，殉二人，平卧，出土随葬品中有头簪，故知为女性。按契文中之母女字必作跪形如𡇗，今此𡇗作𡇗形乃平卧而非跪态，且戴头簪旁有小点似夯土，此与一四九墓之情形，完全吻合，所省者上部双手持杵之𡇗耳。一释

中国文字第四十三册四六六八至四六七〇页

白玉峰 一稿顾先生来作委。罗振玉氏入书契待问篇（三八一）。孙海波氏作文编入于附录（十六一）。李孝定先生作甲骨文字集释失录。于省吾氏曰：𡇗，隶定应作𡇗，象陷人于坎

，而用杵以春之（辨三·二七）。夫子曰：「字象置人於坎，以杵夯土，当为用人牲之祀典。」（面示）。于氏隶作春，可从；然今字无之。其说解字形，尚差一间。窃疑：字之构形，可能为人祭，或构筑寝庙奠基涉及之事。兹姑从于氏之隶定，以俟考定。——（契文举例校读十九）
中国文字第五十二册五九四二页

饒宗頤 「按春字，隸定應作春，象陷人于坎，以杵春之。或釋曰：即陷字。他辭云：「勿春。」（後編下三一·一八）亦有作春，辭云：「丁丑卜，子啟遯用，今日亡田。」（屯乙八七一六）此言「春牢」，蓋即瘞葬之禮。祭法：「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孫希旦集解：「泰折，北郊之坎。此字从山，卩即坎，說文：「坎，陷也。」陷牲于坎，即瘞葬也。」（通考三八九葉）

夏渌說參「字条下。

按：字可隸作「春」或「春」，象瘞埋人於坎而又春禱之，卜辭均用為動詞，蓋古瘞埋之禮。

承

孫治讓 「承當是夔字。說文取部承，从奴从卩从山，此从奴卩甚明，山則大形之省，唯省山耳。夔為冬祭之名，亦段借為胥，升肉於俎也。……亦當是夔字，但形略繁……（與）形相近，但不从山，疑夔之異文。」（舉例下三二葉）

羅振玉 「象人自阱中有拊之者，白者在下，拊者在上，故从以象拊之者之多也，此即許書之承字，而誼則為拊救之拊。許君訓承為翊，云「从以从卩从山，山高奉承之義。」蓋誤以以為山，誤山為卩，故初誼全不可知，遂別以後出之拊代承，而以承字之訓訓承矣。」（增考中六十三頁）

李孝定 「說文：「承，翊也。从以从卩从山，山高奉承之義。」又羽部：「翊，飛兒。从羽立聲。」承之與翊義不相承，按當作翼也；翼，輔也、助也、戴也。說詳異字条下。契文之承，羅氏釋承是也，其說字形沿誼之故，亦可从手部曰承，奉也、受也。从手从卩从以。——卜辭之承，当为

𡚦

𡚦

承之古文，商說非是。𡚦象人陷阱中有自上拊之者，故从𡚦从𠂔，𡚦从𡚦从𠂔，象兩手自下奉之，其义自別，𡚦之篆文作承，復增手形，亦就承之作拊也。拊字方本說文作拊，段氏注改作拊，各家于此聚訟紛紜，今知承為拊之古文，曰上舉曰日出休曰為其幸义，曰翼也曰則其引申义及后引申之义各行，乃更增之手以為拊字，至字后作日拊曰作日橙曰者，則為更后起之純形声字。段氏改篆体作拊，殊具卓识，惟惜未見真古文，故犹不知承為拊之本字也。《金文編》三卷十頁所收𡚦字作𡚦者，皆當為承之古文，后于十二卷出承字，以為承之古文者非是。（《集釋》二七八三至二七八四頁）

夏錄說參「𡚦」字条下。

按：羅振玉釋承，並進而論證其演變之原委，李孝定又從而申論之，說皆可信。惜卜辭殘缺，用義不明。卜辭以當釋「承」，不得與「承」同字，參見「承」字條。嚴一萍謂與「春」同字，辭例不足徵。

金祖同

「𡚦」讀若羶，用女倬也。（《殷契遺珠釋文》五頁）

李孝定「按：契文女倬出，或作𡚦。此作𡚦，實象面倬之形，非女字。金氏未定作𡚦，可商。契文𡚦字諸家釋羶，此象羶人之形。金氏讀此為羶，其意是也。然非謂此即羶字，姑附之於此以俟考。」（《甲骨文字集釋存疑》四四五七頁）

夏錄說參「𡚦」字条下。

按：金祖同讀此為「羶」，謂為「用女倬」，其說是也。《合集》一九八〇〇辭云：「丙申卜，王貞，勿萌𡚦于門，辛丑用。」謂以女倬為牲而羶于門也。此與「春」皆屬以人為祭牲，但不必同字，嚴一萍說有可商。

2708



于省吾釋曰，參𠂔字彙下。

夏涿說參「」字彙下。

按：卜辭皆用為動詞，其義不詳，字與「𠂔」當有別。

2709



二頁）

丁山

「象染指於鼎形，当即許書所謂「𠂔」，杼曰也」之「𠂔」。（殷商民族方國志一三

按：合集四八二二解云：

「貞，勿呼𠂔」……

用為動詞，其義不詳，釋「𠂔」不可據。

2710



按：此字形體當有誤，似即「各」字。

2711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712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713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714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715

酉






王國維

「酉象尊形。」

（舉例上二葉下）

孫詒讓「說文酉部牆，古文作，偏旁與此略同。金文「中酉」作，形亦相近。」

林義光「說文云：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為酎酒。象古文酉之形也。按古酒字皆作酉，虎叔尊作，公鼎作，西夷季良父壺作，孟林酉本義即為酒，象釀器形，酒所容也。」（文源卷二第十二葉）

徐中舒

「……」

尊為盛酒之器，容量必鉅。……尊之形制最為複雜，大別之可得五類：（甲）圓而直上，口侈，無蓋，下方圓足，中間有較突出之圓周形，其銅范之接榫處，亦間有板梭之飾，亦有通體作方形者。

形上，其一大腹，短頸，底圓而口微欹，皆即甲乙兩類尊之瓦器兩種，惟皆無圈足。其一侈口，身長底銳，圓而直之字證之，案甲骨文酉及從酉之字原有兩種作風，其一作卬目，正與前一瓦甌相似，其一作

異其昌
變而成也。
L
詳古文名象疏證
「殷虛書契解詁第三八頁」
「酉」者，十二支中第十位之名也。其最初之本義，為酒尊之形，由酉形鐘

也。引而申之，則亦為祭名。而周禮「樛奠」之「樛」，則疑即此「酒」字之譌安也。所以知「酒」之為一字者，古金文幾莫不為是，最著者先公鼎「毋敢薄于酉」。大孟鼎「獻酉無敢醖」。又云：「殷正百辟，率肄于酉。」皆以「酉」為「酒」。沒季良父壺「用盛旨酉」。國差簠「用實旨酉」。及天君鼎「宰咎殷」。饗酉尤為明顯。魏正始三體石經高書無逸「酏于酒德哉」。古文亦作「酉」。

劇成國釋名，亦尚有「酒，酉也」。同聲相訓。卜辭中雖「酉」，「酒」分列，然亦有不分別之處，如：「貨酒祭上甲」、「續一五一一其澄也」。以故知原始「酉」、「酒」之一字矣。所以知「酉」字所從作「酉」，乃象尊旁膠漚之形者，孫詒讓曰：「龜文涓字，似即用為酒字。非多，實即水之省受。」

說文玉篇不易，而葉玉森乃撰駁之云：「先哲造酒字，挹出之酒類，儘可作小直點狀之何必故與「彤」一字相混。按葉說，乃憐人之談也。卜辭「酒」字，作「𣎵」，直不勝舉耳，豈示其若，乃「𣎵」一六五一「酒」一洸四〇七。此猶可云「𣎵」雖直而後仍斜。乃「酒」一前六五九三一「酉」一洸一、二〇一〇一「酉」一洸二、一一三「酉」一續二、八六一「酉」一洸一、一五一諸形，非小直而列舉卜辭中「酒」形連文之片為據，尤自相刺謬。「酒」形既一「𣎵」之中並舉矣，酒何乃又从「形」乎。必以此說，謂「酒」从「夕」，又何不云「夕」即从「酒」省乎。且「夕」祭必施于先公先王，而「酒」祭則必以祝禾，或止雨，為云：「酒，求年。」一揃六、六六、三一「酒」，求不雨。一洸二、一五、一可驗，益以知葉說之不然矣。一葉說見集釋一、四八一所以知其後引申為祭名者，羅氏又云：「卜

郭沫若「說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象古文酉之形也。……非，古文酉从𠂔，𠂔爲春門，萬物已出，𠂔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此字篆形與古文尚無大別，骨文受體頗多。然大體作𠂔若酉，乃壺尊之象也。金文作西、一酒、𠂔、𠂔、一師遠尊、丁酉、一馬、一師遠敦蓋、辛酉、一更持長其類作𠂔者。一師酉敦、一焉、一其从卯作𠂔、古文則迄未有見，小篆从𠂔作𠂔，劉畱桺諸字，古文均从卯作𠂔，而卯於骨文有作𠂔者，則𠂔字實古卯字耳。要

之古十二辰第十位之酉字，篆象瓶尊之形，古金文及卜辭每多假以爲酒字，許之釋就，蓋用轉注法以牽就其八月之義。一許釋十二辰均用此法，酉從爲就，自當後起。一甲研釋干支二十一葉。

李孝定「古文西實酒尊之形，上象其頤及口，緣非提梁下象其腹有花紋之形。古文卯乃卯之古文，郭說是也。許書西酒並凱就猶存二者之密切關係，古文酉下云：乃就十二辰配十二同爲說，乃說其借義。古文每多段西爲酒，西本酒器且聲亦相近也。」（集釋四三九四葉）

丁驥釋酉參卯字下

按：「酉」即象酒尊形，戴侗六書故謂「象酒在缸瓮中，借爲卯酉之酉。借義擅之，故又加水作酒」。戴說近是。酉但象酒器之形，故引申有酒義。復增水作酒，乃區別之文。阮元集古齋鐘鼎款識謂酉字乃「古提梁自之象形，非是。酉象尊形，與自有別。朱駿聲通訓定聲引其父之說謂「自」即「酉」之誤體，尤誤。章炳麟文始謂「酉自爲酒之初文，形象酒尊」是對的。說文酉之古文「酉」，不可據。郭沫若謂「實古卯字」，參見「卯」字條。卜辭「酉」爲干支字，亦用作「酒」，爲祭名。

奠

𣎵

𣎵

𣎵

羅振玉「从酉从六並省，象尊有薦，乃奠字也。从酉之字，古金文多从酉，如樽以酉。鄭作奠之類。从卩之字，古金文亦有从一，如其字作卩从一（說文鍾部造獻）之類。」（殷釋中七十三葉下）

王襄「古奠字，鄭字重文。𣎵，奠或从𣎵，𣎵下基也。與卩同道。」（類纂正編第五第二十二葉上）

王襄「古鄭字，不从邑。奠字重文。」（類纂正編第六第三十一葉上）

王襄「奠疑即周禮地官四丘爲甸。甸，段字。」（讀故地望五葉下）

葉玉森 「按卜辭專亦从酉作𠩺，其亦从一作𠩺，羅氏說良信，固不必證之古金文也。」
（前釋一卷八十六葉上）

丁山 「𠩺，孝乳為真，為鄭，真氏當即後世所稱的鄭氏。」
（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
渡八十七葉）

董作賓 「真字在卜辭中有兩義：其一為地名，如云「自在之真」，（鐵一六八三）「真示十」，（一—二三）當即鄭地。其一則段保為甸，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傳一云「定也」，一云「治也」。是真甸通用之一證。周禮天官甸師注：「郊外曰甸。」卜辭中亦多段為郊外之甸，如云「我真受年」，（拾十二）言殷王幾之郊甸受年也。如云「在云，真河邑」，（陰七二八）言王在云，此云者，乃郊甸濱河之邑也。一殷曆潛下編卷九第三十八葉下）

吳其昌 「𠩺」者，象尊酉之屬，承之以薦，或几或樹禁之形，蓋即「真」字也。說文：「真，置祭也。从酋，酉，酒也。下其丌也。」其說是也。委尊於丌，蓋禁上，是真也。故「真」又通「真」。昭公四年左氏傳：「真饋于个。」釋文：「真，本作真。」可證。尊已真于丌，蓋禁上，則定矣。故「真」又通「定」。禹貢：「奠高山大川。」史記夏本紀作「定高山大川」。周禮司市賈逵注：「真，讀為定。」可證。一殷名書契解詁第二七六葉）

陳夢家 「卜辭云：

長、戈、化告曰：邛方品于我真。
由乎告曰：邛因品我真，我四圖繼一一七

真當在殷王國範圍之內，疑即郊甸之甸。周語上祭公謀父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左傳襄十五年表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王制：「千里之內為甸。」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釋文引李巡作田，周禮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西周金文則有真

免，趙仲命，司真田。

免，王在周令免作司土，司真，還，歡眾吳眾牧。

師晨鼎 司邑人，佳小臣，善夫，守口，官犬，眾真人，善夫，官守友。

免為周之司徒，所司之還（苑），歡、吳、牧相當於周禮之圉人、廩人、山虞、澤虞、牧

人。他與同段。司易、林、吳、牧。相近，同段。易、林相當於周禮。傷人、林衡。由此可推免所司之。真。相當於周禮。甸師，注云。郊外曰甸。……主共野物官之長。師晨鼎。邑人。之官下有善夫。真。人。官下亦有善夫。邑與真即國與郊。都與鄙的封立關係。由此可推穿所司之。真。田。乃趙仲采邑的牧田。

由於西周金文真之為甸，可上推卜辭真為甸。

以衆人立大吏於西真。致白。淋。一。一。一。六。

……不其……南真。淋。五。七。七。

自般以人于北真。自。汗。二。四。一。

亦自般才詩，予自才止真。淋。五。四。一。六。八。三。

凡此西、南、北真亦指各方之甸。由後二辭，似。自。是動詞，謂平師般駐師於北真，而此真即北真。我真受年。當指殷王國的郊甸之受年。

卜年辭中的。我北田。西田。與。我真。不同，與。多田。亦不同，後者是侯伯之名。

北田、西田當指耕種的一片田地，多侯與多田則在邊上，乃西周金文大孟鼎所說。殷邊侯田。

（綜述三二三——三二四葉）

（綜述三二三——三二四葉）

孫海波 「夏，綴二，三八六，真，酉之刻誤，辛酉卜。」（《甲骨文編》五九頁）

饒宗頤 「按真即鄭，言芻于鄭地。」（《通考》二六二葉）

饒宗頤 「……大貞：令瑣子真……」（《簠室人名五三》）按「真」即真，與習見之示義同。示為真，與真通。左昭四年傳：「真饋于个而退。」杜注：「真，置也。」釋文：「真，本作真。」故知「真」示義為真豕真豕，乃致牲之事也。他辭云：「王在茲犬宗，又。」

貞：王在茲犬宗，弗又。多，王君。大兄彖事，其西。（真）己酉卜事：「（殷綴一七七）此龜背上言「多」下云「彖事其真」，可據以說明「真」義。」（《通考》八三五葉）

李孝定 「不以邑。真字重文。」《說文》云：「京兆縣周厲王子友所封以邑真聲宗周，滅鄭從

省。消。上今新鄭是也。」（《集釋》二一七一葉）

屈萬里 「卜辭：『丙子卜，出貞：真姪不氏？』」（《甲編》三四〇四真，此當為地名，即鄭。

孟殷時已有鄭國，同時，姬鄭，孟承襲其名也。姪，孟女姓。此孟卜問鄭國，其不致送姪氏之

孟殷時已有鄭國，同時，姬鄭，孟承襲其名也。姪，孟女姓。此孟卜問鄭國，其不致送姪氏之

孟殷時已有鄭國，同時，姬鄭，孟承襲其名也。姪，孟女姓。此孟卜問鄭國，其不致送姪氏之

孟殷時已有鄭國，同時，姬鄭，孟承襲其名也。姪，孟女姓。此孟卜問鄭國，其不致送姪氏之

孟殷時已有鄭國，同時，姬鄭，孟承襲其名也。姪，孟女姓。此孟卜問鄭國，其不致送姪氏之

孟殷時已有鄭國，同時，姬鄭，孟承襲其名也。姪，孟女姓。此孟卜問鄭國，其不致送姪氏之

孟殷時已有鄭國，同時，姬鄭，孟承襲其名也。姪，孟女姓。此孟卜問鄭國，其不致送姪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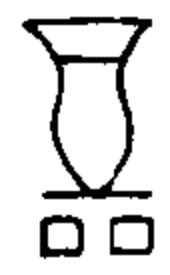
女手？似鄭國欲獻姪姓之女於王朝，而久不至，因有是卜也。乙四七三六片辭云：「予取真女子。」可與本辭互證。（甲編考釋四三三葉）

丁騶 奠豆 辭曰：「勿乎取奠女子。」此辭可釋為「取鄭地之女子」或「取人名」奠母字「未能明也。但非常名。他辭有「奠來」或「奠入」數目二、四、五、十不等。奠為人名，男女不知。簋帝二〇二之辭云：「帝奠醑其用于丁。」或「奠醑」一詞，非常奠也。亦見人名。二〇三三。《諸帝名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冊三五七四——三五七五頁）

按：羅振玉釋奠字之形體是正確的。董作賓以為「奠字在卜辭中有兩義」，不確。實有四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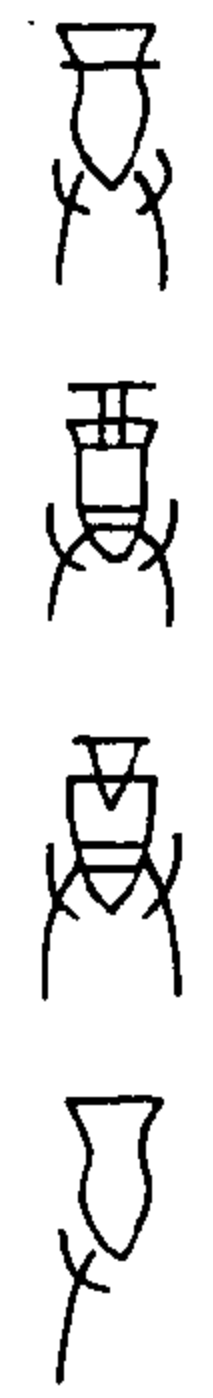
- 一，為地名
- 二，假為「甸」
- 三，為人名
- 「庚寅卜爭貞，子奠佳令」
- 「奠來五」
- 「奠入十」
- 四，為祭名
- 「貞奠于丘剝」
- 「貞，予往奠于崔」
- 「貞，予奠于崔」

乙八四一七
乙六七二九
乙六七二四
前一·二四·三
乙五三三〇



按：或當是「奠」二字，即「隣」。辭殘，難以確指。

尊



羅振玉 說文解字尊，酒器也。从酋升以奉之，豕从寸作尊。卜辭象兩手奉尊形。豕

从自與古金文同。又古金文或从酉，或从酋。从酋者是許君所本矣。（殷釋中三十六葉下）

李孝定

「說文」：尊，酒器也。从酋，卪以奉之。周禮六尊：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大尊、山尊，以待祭祀之形。酉，本即酒尊，以用為支名及酒字遂增从収以居器名字。卜辭尊字所見諸辭義多不明，乃云：「癸丑，貞，翌日，罔新，豈示。」（備五、四、四）「癸卯，貞，其車牛，尊，鼎，又，不。」（後上、二、七、十）「甲寅，貞，來丁，已，尊，鼎，于父，丁，俎，卪，牛。」（同上言）「尊，新，豈。」（後本字言）「尊，鼎。」（其義疑與真同，然金文作「尊」者，均用「尊」字，通名是尊字，此其形全同而辭例各異，當依字形定為尊字，其義則不可確知矣。它辭云：「癸酉，成，最，尊，征。」（備五、四、六）「乙巳，卜，貞，翌，丁，未，彫，。」（歲四）「于，丁，尊，有，珪。」（備五、四、七）「尊，羌。」（人卷一百卯字又一牛）（後下、七、五）「辛亥，卜，貞，其衣，翌，日，其止，尊，于，室。」（後廿六、三、尊字義均不明。）（集釋四四一、二葉）

金祥恆

「古書尊與鄭互用，亦因其本為一字。尊虽从酋从卪，尊虽从酋从卪，然有別，然甲骨文之典作「尊」或「尊」，象双手奉冊之形。而小篆作「尊」，从冊在卪上，蓋小篆始分列「卪」。尊亦然。卜辭之「尊」，从卪，多乃俎也。側視之形，豈尊豆之屬。卜辭之「尊」，當釋為奠。……然甲骨文又有「尊」或「尊」，與「尊」文小篆之「奠」同。甲骨文之「尊」或「尊」，細釋其義，多為地名，乃鄭之重文。宋氏文編奠字下輯錄帛書父簋「用奠保我邦我家」，奠似為副詞。檢其原拓銘文為「用明法」，秉威義，用體（鍾）（圖）（造）（奠），保我邦我家。奠為奠定之義，非奠祭也。卜（釋）（集釋）（集釋）（中國文字第六卷二七四三頁至二七五七頁）

孫海波

「說文」：尊，祭名。卜（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五〇頁）

考古所

「尊」：祭名。卜（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五〇頁）

姚孝遂

「卜辭尊字作『尊』，或作『尊』，與金文同。『尊』下一字當釋為『尊』，今謂之『尊』。或釋為『尊』，不確。卜辭『尊』字作『尊』，象『尊』之袋足形。『尊』為『尊』之組合，二者的區別非常明顯。『尊』，來乙巳，尊，于父丁，且卪牛，後上同辭。均可与此相參証。『尊』，于父丁其尊，尊，法，尊，字，形，體，較，省，易，當，亦，為，尊，字，無，疑。卜（小屯南地甲骨考）

釋五八頁

連劬名 出組卜辭還有：

乙巳卜，兄貞：尊，告血室其。 尚四·三三·二
尊，疑讀為奠。 似礼士喪礼： 日 罍奠用功布。 鄭玄注： 古文奠為尊。 莫訓為薦，礼祀
祀郊特牲： 日 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 鄭玄注： 奠為薦孰時也，莫或為薦。 該辭是卜問礼
在告神于血室之后，進獻经过调治的祭品。 一甲骨刻辭中的血祭， 古文字研究十六輯五九頁

丁驥說參 卣字条下。

連劬名說參 卣字条下。

按：說文：尊，酒器也，从酋，卣奉之，或體作「尊」，其說非是。 契文作「尊」，从酉从卣，
酉即象酒器，卣酒器以奉之，則「尊」不得復謂之酒器。 段玉裁注云：凡酒必實於尊以待酌者，
鄭注禮曰：置酒曰尊。 凡酌酒者必資於尊，故引申以為尊卑字。 乃曲為之解，不可據。 尊之本
象奉承薦進之形，此當為其本義。 儀禮士冠禮：側尊，注：置酒曰尊，引申為一切陳薦之義。 卜
辭云：

「丁亥卜，寅其尊戌三牢」

粹二·三二

「甲寅貞，來丁巳尊屬于父丁祖卅牛」

「乙卯貞，其尊屬又羌」

後上二七·一〇

「帝尊餽其用于丁」

簠帝二〇二

「貞尊伐」

乙五二一

「丙午卜貞，卓尊戌羌卅，卯三牢，葡一牛，

林二·三·一一

于宗用，八月」

前五·四·七

「乙巳卜，宀貞，翌丁未酌卓戌：于丁：： 尊出珏」

續二·七·一〇

字或从官作「尊」，與金文同。 辭云：

「癸丑卜，吏貞，其隤壹告于唐牛」

佚八七〇

「丙戌卜，戊亞其隤，其豐」

南明四四五

「尊」或「隤」皆用作動詞，乃奉承之義。 大令簠，作冊大令隤，組于王姜，謂大令進奉組于王
姜，亦為動詞，用其本義，與卜辭同。 如讀為尊彝之尊則不詞。 其下言「用隤事于皇宗」，舊均
釋為「敬」，說固可通，然據上下辭例觀之，「隤」亦當為動詞，「隤事」即「奉事」。

李孝定集釋釋讀卜辭多誤，故不得其解。其於後上二七·一〇，乙卯貞，其甬庸又先；
「弱羌，蚩牛，混兩辭為一，讀作「弱乙卯羌貞其蚩牛尊鼎又先」，其誤顯然。

尊
𩚑
𩚑

孫海波 「𩚑，前五·四·四，或从官，与金文同。」（《甲骨文編》五七二頁）

饒宗頤 「丙戌卜，戊亞其𩚑其豐。」（《南北朔》四四五）「𩚑字金文亦屢見之，讀為奠。」
（《通考》五八一葉）

饒宗頤 「按𩚑與奠古為一字，士喪禮注云：『古文奠為尊也。』故洪周書書夢解『宰坐
尊中』尊為勅詞，與奠同。」（《通考》八二三葉）

屈萬里 「𩚑，蓋謂以𩚑陳酒而祭也。」（《甲編考釋》一三二葉）

金祥恒 「殷虛書契后編下第七頁五片之卜辭：

□𩚑羌□人，咎一卣，卯牢又一牛？
已丑卜，王室伐，亡尤？

其𩚑作𩚑与金文之𩚑形同，容庚《金文編》沿襲旧說釋尊。然如矢殷：「作冊矢令𩚑俎于王姜，姜
令貝十朋、臣十家、獻百人。」又云：「用作丁公室畝，用𩚑事于皇宗。」小孟鼎曰「征邦賓，
𩚑其旅服。」其𩚑如沿旧說，釋為尊，則不詞。卜辭曰「𩚑羌□人」亦然，當釋為𩚑，即說文解
字曰奠，置祭也，礼有奠祭者，新近出土之儀礼武威漢簡，其𩚑或作鄭，蓋鄭即𩚑也。（詳
見拙文釋𩚑與𩚑，中國文字第二十三冊）𩚑（奠），說文解字：「置祭者，置酒食而祭也，
故从酉，兀，兀者所置物之质也，如置於席則席為兀。」按甲骨文从卂，非兀也，卂者進奉之意
詩經大雅云：「不殄禮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瘋，靡神不宗。」鄭箋：「奠其礼，瘋其物。」
正義：「奠謂置之於地，瘋謂埋之於土，礼与物皆謂为礼，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属也。」礼
记檀弓上：「曰有荐新，如朔奠。」正義：「荐新謂未葬中间，得新味而荐亡者。如朔奠者，谓未
葬前月朔大奠於殯宮者，大奠則牲饌丰也，朔礼視大飲，士則特豚三鼎，今各有新物及五谷始
熟，荐於王者，則其礼牲物如朔之奠也。大夫以上則朔望大奠，士但朔而不望。」由詩、礼可

知奠祭，不论事神鬼，酒食牲玉，丰杀可也。」

（殷人祭祀用人牲设奠说中国文字第四十

酉



按：字為「尊」之繁構。詳「尊」字條。均為奉薦之義。

王襄 「疑尊字」。（顏溪存疑第十四第六十九葉上）

郭沫若 「醫象兩人奉尊之形，疑是盥（召）之異文。」（卜通七七葉）

孙淑波 「醫，粹五一八。从酉，說文所无。卜辞召字从此。」（甲骨文編一〇六

頁）

饒宗頤 按醫疑即釁之初形。說文：「釁，血祭也。」周禮大祝：「隋釁，送牲。」鄭注：「隋釁，謂薦血也。」大戴禮有釁廟之禮。漢書高紀：「釁鼓，應劭注：「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為釁。按呼同釁，凡以血，其垢得曰釁。」卜辞言「手釁」，（見前編四四二二）殆即釁罇之義，可證應劭「釁呼」之說。（通考七四九葉）

屈萬里 「釁，新定之當作醫。」（甲編考釋四七〇葉）

李孝定 「从酉从曰，說文所無。古文釁召字从此。又疑尊之異構，然辭例不同。」（集釋四四〇九葉）

金祥恆 「其醫，亦奠也，移以於上。」（釋義附錄）
中國文字第六卷二七五六頁）

按：字當隸作「醫」，與「尊」形義皆有別，不得視為同字。在卜辭為祭名。



「𩚑」亦莫也。𩚑乃𩚑省，象兩人奉尊進獻之義。

（釋義）

中國文字第

張秉叔

「𩚑」

象二人奉酉（酒器）之形，或作𩚑，郭氏疑是𩚑（召）之异文（見卜辭

通纂考釋七七頁；殷契粹編考釋七六頁），李孝定疑是尊字异构（見甲骨文字集釋四四。九頁）

但在卜辭的解釋上，又均難通，姑且存疑。（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五二四頁）

張秉叔

「𩚑」

字原釋存疑，現在我覺得這個字象兩人相嚮而與酒器之形，疑是饗食之饗

的會意字。按說文五下食部：「饗，鄉人飲酒也，从鄉从食，鄉亦声。」段注：「幽風朋酒斯饗，

曰殺羔羊。傳曰：饗，鄉人飲酒也，其牲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卜辭言「羊饗」，正與

詩及毛傳所說相合，卜辭鄉，饗，大都有作鄉，只有饗食的意思，沒有飲酒的意思，但是毛傳

和說文都說饗是鄉人飲酒，這一解說，應有其相當的根據，我想「𩚑」字，也許就是這一說法的來

源，不過在卜辭時代，已經常常用𩚑字來代替「𩚑」字了，后世遂以从𩚑的饗字代替了从酉的饗字，

所以在字形上看不出飲酒的意思了。（殷虛文字丙編考釋下輯二第一〇一——一〇二頁）

按：張秉叔釋「饗」，蓋是。其用法與「𩚑」同。

合集八九三辭云：

「𩚑羊」

又合集一四六四辭云：

「大甲𩚑王」

又合集六七三四辭云：

「王循方帝𩚑王」

讀作「饗」均可通，但與「𩚑」非同字；「𩚑」可用作「向」，而此則不能。



而本字廢矣。

羅振玉：「象中覆尊上，乃禮注覆尊巾之帟，本字。後世用帟則借字也。今則借字行，

王襄 古幙字，許說：「慢也，从中冥聲，周禮有幙人。」今本作幕，段茂堂先生云：「俗作幕。」按禮記禮運：「疏布以幕。」作幕，又禮記：「疏布幕。」作幕，儀禮公食禮：「幕若末若編。」亦作幕，疑幙之本字作幙，或作幕，諸作幕或幕。此作幙，象以巾覆尊之形。幕人注：「以巾覆物曰幕。」所覆之物為尊，則作幙，鼎則以鼎作幕。說文幕字，殆即幙之異文。一類纂正編卷七第三十六葉上。

孫淑波

「𦘒」，后二，一九，四，曰釋幕。一（甲骨文編七八九頁）

李孝定 卜辭云：「戊子其幙車器用十月。」漢下十九，四，貞幙三字，前臨一牛。洪九六四，幙亦用牲之法，其義不詳。左表三十二年傳：「圻人以時候館宮室。」注：「塗也。」然則卜辭之幙蓋謂以牲血塗物而祭，猶後世之釁歟，是則未可偏知也。一（集釋二五八四葉）

趙誠

「𦘒」，𦘒。象以巾覆酒尊之形，為會意字。后代寫作幕或幙，則為借音字。甲骨文用作用牲之法，即祭祀时用巾覆蓋着祭牲，如：「𦘒三𦘒」（𦘒三字）（佚九六四），即用巾覆蓋三字以祭。一（甲骨文簡明詞典二四〇頁）

按：王襄釋幙可從。朱駿聲通訓定聲云：「字亦作幕，又誤作幕，又別作襦，作幙，又作幙。」朱氏復證以典籍，謂有覆尊之幙；有覆簋之幙；有覆帽之幙；有覆面之幙；有覆釜之幙；有覆鼎之幙。字亦作幕。契文幙字正象以巾覆尊之形。卜辭為用牲之法，說文幙，慢轉注。廣雅釋言：「慢，闔也。」佚九六四之「幙三字」是否為「闔三字」，存以待考。卜辭塗血以祭謂之汜，即盤似不得復以幙字當之。

𦘒

𦘒

𦘒

編五九頁）

孫淑波

「𦘒」，后二，一九，四，曰釋幕。一（甲骨文編七八九頁）

金祥恒

參飲字条

飲 𩚑

按：字當是「飲」之省，隸可作「𩚑」。在卜辭為祭名，參見「飲」字條。

余永梁 「𩚑」从𩚑欠即飲字。余義鍾飲字作𩚑與此同。（殷虛文字考）

葉玉森 「說文」：飲，𩚑也。从欠，𩚑聲。古文作𩚑。按書契精華載𩚑二字，从𩚑，𩚑至象戴胃之人俯首向下形，从𩚑即酒，从𩚑乃別構，小豕象酒滴形，當至為許書飲字。篆文从𩚑，即𩚑之譌。从𩚑，即𩚑之譌。契文亦受作𩚑，與許書所出古文第二體略同。釋名：飲，奄也。从口，奄引咽之也。契文稿肖口奄引咽之狀，又按書契精華骨文二版並記征伐之辭，故二飲字所从人形象戴胃之士，殆飲至之誼歟。（說契八葉）

商承祚 「𩚑」，當為飲字，象人就酒器而飲。（佚考八一葉上）

董作賓 「𩚑」，即飲字，第一期作𩚑，象人俯首吐舌，捧尊就飲之形，飲其本字，𩚑其省變也。（殷虛書契下編卷八第九葉上）

李孝定 「諸家釋飲甚是。董先生說字形尤審諦。契文舌字正作𩚑，𩚑也。字本象人俯首吐舌就尊取飲之形，以音近於今，而倒舌形又與今字形似，故篆文遂形譌从今耳。至余字當為飲之變起形聲字，从水今聲，許君以為古文，未免本末倒置矣。（集釋二八三二葉）

屈萬里 「余」，乃飲字之古文，見說文飲部。於此當為地名。（甲釋一一一〇片釋文）

按：合集三五三四六辭云：「丙辰卜，在剛貞，車大又先……飲美剛利不雅衆」，此乃晚期「飲」之省變，用為祭名，參見2730「飲」字條。

𩚑 𩚑

酏 𩚑 𩚒 𩚓

按：合集三〇九五七辭云：「……饌王其鬯，為祭名。」

王襄 「古配字」一類纂正編第十四第六十五葉下

孫海波 「酏」金五五三。从卩。
酏，存二二四四。小配合文。上（甲骨文編五六九頁）

邱德修 「癸卯」，爭貞：帝弗知，酏？（乙六七一八）
庚寅卜，王余（余）責于口，其酏？（金五五三）

以上卜辭中二「酏」字均作動詞用，為「致」，「送」之引申，作支配解。乙六七一八辭云：「帝弗知，酏？」其義為「設若不為帝行知祭，帝是否支配殷王得受天命？」金五五三辭云：「王余（余）責于口，其酏？」其義為「王於途對某神行責祭，將受到神之支配賜福否？」……總之，無論自卜辭，或自彝銘觀之，古「酏」字均無配享之義在焉。上（金文「酏」字源流考故宮學術季刊第四卷第三期八二——八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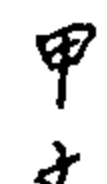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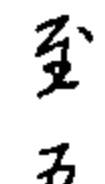
金祥恒 參鄉字條

體，皆讀為「饗」。參見 2721 「𩚑」字條。
按：「字不當釋」，配。金祥恒以為「𩚑」之異構，說亦有可商。此當是「𩚑」及「𩚒」之或

鄉食 𩚑


按：合集二〇三一三辭云：

「丙申卜，余令饗……」
字乃「𩚑」之異構，或省作「𩚑」，皆讀為「饗」。與「𩚑」通而又有別。當與 2721、2726 合併。

甲文之飲作，象人俯首吐舌就西，作飲酒之狀。甲金文段酉作酒，若甲編考釋五四曰余西河，煮？曰毛公鼎曰毋敢酒于西。魏三傳石經古文酒作酉，是其例。酉為盛酒之器，盛酒之器不限于罍，或盛於四，如飲尊作（小校五·六）甲文作，盛者是也。或盛於豆，甲文作（后下七·一三）。而后趙簡，遂省人作會，會、滄者，△即口也。說文古文信謀作，△即口也。說文言从口辛声，若各、容、唐之古文以、南、陽，所从之口作，△与甲文△形近，而遂讹为今声。由滄之省，遂作會，或作念。△（釋滄中国文字第四十九册五三〇九至五三一〇页）

伍仕謙

「甲骨文飲字如：

1 

王比曰有崇，八日庚戌，有出雲自東面，毋朕，亦有出虹自北。于河。（著二）

（綴合二二九）

2 

貞王比有崇。

（綴合二二九）

3 

癸卯殷貞自亡馬王比曰有崇，其有來艱。五日丁未，允有來艱。御自昌圍，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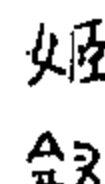
（著二）

4 

癸卯卜東伊會。東邑王會。

（著二）

5 


伯作姬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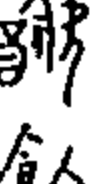
（異中壺）

6 


酌人歌舞

（余義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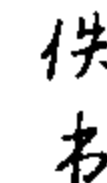
辛伯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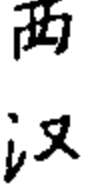
（辛伯鼎）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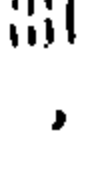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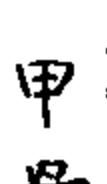

合酉秦合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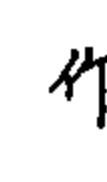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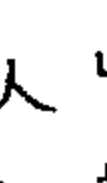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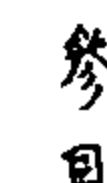
（聖鼎）

9 

遊閒酌

（中山王壺）

：今為舌，酉為酒尊。甲文所舉第一、二字象人在酒尊前俯吐舌吸酒之形。第三字象人吸酒內之酒之形。第四字有人形，只存△，即仍保留以舌吸酒之形。以後金文、帛書之飲字，俱由此因襲。以後別出一飲字，說文古文有二字，一从今水作，一从今食作，舌形未變，至于从食从欠之字，或缺于西汉初年。湖南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策，觸嘗說趙太后章，作。老子甲本卷后古佚書二五六行作，是兩字同時并用之例。△（甲骨文考釋六則，古文字研究論文集，四川大學學報第十輯八九至九三頁）

按：字當釋「飲」。葉玉森誤以舌形為戴甬形。青一「出出虹自北飲于河」，乃用飲之本義。其省體作，會作，飲。參見2723、2724，均當釋「飲」。



按：合集六〇五七辭云：「五日丁未允有來嬭，飲知自弓圍。」亦當是「飲」之異構，字不从「酉」，而从「九」，當屬同音假借，此例罕見。



羅振玉：「上有蓋，旁有耳，壺之象也。古金文中而姬壺壺字作壺，其蓋形與此略同。」（殷釋中三十六葉下）

王襄：「古壺字，象形。」（類纂云編第十第四十七葉）

按：卜辭壺字均通體象壺之形。辭均殘，用義不詳。綜圖廿之壺字為人名，乃象壺體之有文飾者，當亦壺字。陳夢家綜述四九九隸作「壺」，說文訓「專壺」之「壺」，从壺古聲；又有从壺凶聲之「壺」，字均晚出，不得據以釋古文字。參見 2676。

孫治讓：「龜文雖借酉為酒，又別有酒字，皆作𩚑或𩚒……皆从酉从彡。金文戊寅父丁，亦作𩚑字，耐父乙尊作𩚑，既文達謂即古耐字。」（續古齋鐘鼎款識）然龜文此字甚多，尋文究義，似即用為酒字。彡非彡，實即水之省文。」（舉例下廿三葉）

羅振玉：「从酉从彡，象酒由尊中挹出之狀，即許書之酒字也。卜辭所載諸酒字為祭名。考古者酒熟而薦祖廟，然後天子與羣臣飲之於朝。說文解字耐注：『三重醑酒也。从酉，耐省聲。』明堂月令曰：『孟秋天子飲耐。』又案左氏傳：『見于耐。』（襄二十二年）意高之酒祭，

即後世之當耐。酒殆耐之本字。說文解字西與酒訓略同，本為一字，故古文酒字皆作酉。惟戊寅父丁瓶有酒字作酉，亦祭名，與卜辭正同。段先生曰：「凡以酒之字，當列為酒部。」解曰：「以酒省。」是未知酒酉之本為一字矣。——殷辭中二十五葉）

王襄「契文酒字象尊形旁有水滴，為溢出之酒。古文酒或从酉為之。」孟鼎「率肆于酒。」作酉，象尊形，或作酉，則尊形之變，与小篆同。酉，酒許皆訓就，一有成誼，一有即誼。疑古文酒初文作酉，酉，象尊形，更作酉，象酒目尊溢出，后遂華乳為酉，酒二字。惟戊寅父丁鼎之酉，从多即多之訛，酒父乙尊之酉亦从多，皆為人名。卜辭之酒為祭名，禮記月令「是月也，天子飲耐，意周之飲耐，即殷世酒祭之禮。」——古文流變臆說七三頁）

葉玉森「按孫羅二氏互釋耐為酒。羅氏且採阮氏說謂即耐之本字。考卜辭惟祭字象手持尊酒，與篆文耐字形近。耐字从多似非耐之本字。先哲以造酒字，挹出之酒點儘可作小直點狀之，何必故與多一形一字相溷，且酒祭與當耐酒亦不能合為一談，羅氏之說似仍未塙。予謂酉即古文酒字，从多疑即卜辭多一形一日之訛，蓋形日酒祭之專名。有時與彤祭並舉，他辭云「癸未王卜貞耐多日自上甲至于多毓衣亡先自庚在四月佳王二祀。」——前三七七。貞其耐多勿鼓十月。」——前五一一。貞耐多衣。」——後上二二。甲口貞翼耐多于后祖口亡先。」——後上二一。——後下二一。乙卯貞耐多于父丁由虎。」——後上二一。——後下二一。辛卯卜貞耐多于丁亡先。」——後上二一。——後下二一。辛巳耐多杯自上甲至于后亡先。」——同上。一九二。玩上諸辭，耐祭與彤祭並舉，或言耐形，或言彤形，可知耐祭之日即為彤祭之日。故耐从多古當別有他字，姑書作耐以存多一形一形。——前釋一卷四十七葉下——四十八葉）

鄭沫若「酒均假為標。」——卜通一六七葉下七七八叶釋文）

孫海波隸定作耐，解云：「耐，酒祭也，从酉从多，有多續之誼。說文所無，或曰即左傳見于當耐。」耐。」——文編舊版十四卷二十七葉上）

金祖同引陳德鉅說以為耐字，其說曰：「說文：『耐，酒祭也。』其涵義有二，一以酒沃地祭也。」

二連續祭也，多義酒由尊中提出之狀。（遺珠二葉）

許敬參 「酹字亦祭名。吳秋輝釋酹謂即旅酹之酹。（存真八葉上吳說學文淵源七葉）

孫海波 「酹，乙六六四。从酉从多。說文所无，其用与酒同。（甲骨文編五七〇）

頁）

李孝定 「說文：『酒，就也。所以就性之善惡。从水，从酉，亦聲。』曰造也。吉凶所造也。古者義狄作酒醴，禹嘗之而美，遂疏義狄，杜康作秫酒。契文作酉，酉二體。漢下八二辭云：『祭未卜貞，舊豐車有酉用。』上言舊豐，下言車，惟存酒用，即左傳之舊酒也。此為名詞。金文酒字皆以此作。見下玉作酹者，則為酒之專名。从多，義酒滴沃地以祭之象也。非从多。葉氏謂此為多日酒祭之專名，非是。葉氏引酹多並見之辭，以實其說，然竊意則適得其反。蓋果以葉氏之言酹為多日酒祭，則下或至多字，寧非悅足形，酹多並舉，正以見酹字之義與多日無涉也。字从酉从多，乃象形字，然从多終嫌與多易混，故至篆文變从多為从水，是易象形為會意矣。酉本酒尊亦即古文酒字，後以用為支名日久，从多之酹又嫌於从多形，於是從水之酒字專行而酹字廢，酉為酒之本字之義亦遂湮矣。金文作酉，天君井。天君卿一餐一禮酒。酉，毛公井。毋敢酒于酉。酉，國差。用賁旨酉。酉，說兒鐘。飲酉。酉，考庚井。王宴成酉。酉，三體石經酒古文亦作酉。又有酹字作酉，戊寅井。酹，尊二者均為祭名。前作酉者，則均為酒食之酒，與卜辭同。各氏金文編初本並收二者為酒字，重訂本則分收為酒酹二字。說文酉酒同流。酉部之字亦均與酒有關，猶存古義也。（集釋四三九九葉）

饒宗頤 「按：酹，即酒字。說文：『真，置祭也。从酉，酒也。』段注：『置酒食而祭之。』酒祭之義當以此。惟卜辭『酒』與『來』每連言。如：『貞：酹來。』（燕大四二）……求酹壺，卅大甲。『淡編上二三一』則酹或可解為燔柴之酒。卜辭有言『酹缶』者，『缶』下辭每借為『保』，亦讀為『琫』，寶字古作『琫』。一見穆天子傳五篇。『酹缶』謂置寶玉而燔之，于義亦通。（通考一五二——一五三葉）

考古所 「酹：祭名。（小屯南地甲骨八三六頁）

陳佩芬 「酹是甲骨文中常見的祭名。甲骨文中對先世的特祭、合祭和周祭都可用酹，對自然神的祭祀也可用酹。……酹，各家大多釋為酒，但是金文中的酒都寫作酉。

通簋：曰王饗西。乙亥鼎：宰出簋同。

小孟鼎：曰入服西。

孟鼎：曰西无敢醕。曰率肄于西。

毛公鼎：曰毋敢酒于西。

固差簠：曰用实旨西。

凡此西字都应读为酒，由此可知酒是西的孳乳字。金文中的酒字从未有作醕的，所以醕必定不是酒字，也不是酒祭之酒的多用字，古代祭名中也不见有称为酒的。因此，不能把醕解释为酒或酒祭。

从甲骨文看，这个字在祭祀中经常用，它既可以是祭名，也可以是祭法，但绝大多数是指祭法。李孝定先生认为：曰字从西从彡，乃象形字，然从彡终嫌与彡易混，故至篆文变彡为水。是易象形为金意。曰甲骨文金文酒字名词皆作西。曰至作醕者则为酒祭之名，从彡，象酒滴沃地以祭之象也。曰这个解释已经看到醕是酒滴沃地以祭；这是对的。因为醕字偏旁有彡形，也有作彡形和彡形的，以彡形的较多，但是与彡的作彡或彡显然有区别。因此，这个字应该可以解释为醕字，醕字从西得声，是形声字，醕字象以酒滴灑地，是金意字。古代因一个字的形声和金意字形结构有时是不同的，醕字也是这类情形。说文西部：曰醕，饌祭也。段玉裁注：曰食部饌下曰醕，祭也。曰盖饌，醕皆於地，饌谓肉，故汉书作醕，醕为酒，故从西。曰醕是祭酒，后汉书张奐传：曰召主簿于诸羌舍，以酒醕地。曰玉篇解醕作曰以酒祭地也。曰集韵：曰醕，祭酒也。曰在甲骨文中醕祭的对象如上所述，绝大部分是物祭或合祭先公、先王、先祖。醕是单独的祭名，也可以是多祭祭中的一个环节。L（繁卤、趯鼎及梁其钟铭文诠释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二期一五一—一六页）

周国正 自罗振玉得西 隶定为曰酒之后（见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卷二，页二五），

不少学者都把这个字解为一种用酒的祭祀（参甲骨文字集释页四三九九，又殷墟卜辞研究页二五八），甚至视之为说文曰裸的前身。不过罗氏的隶定其实是颇有问题的，正如叶玉森指出，西字偏旁的曰彡并非曰酒西字所从的水滴之形（殷墟书契前编集释卷一，页四七）。事实上，甲骨文中水滴之形都刻作碎散的小点，极少作平行的三斜划。如曰水曰彡（铁一四三），曰恒曰彡（前七·一三·三），曰沈曰彡（南四三二）等。

另一方面，甲骨文中自有曰裸西字，即西，西（殷墟卜辞研究页二六六）。岛（邦男）氏提出以下两点来证明这个字应该解作曰裸：（a）此字或作西，西，显示在下（示）之前醕酒，曰裸西礼的造意显然

纸上。

(b) 此字从不带日牛、羊等字为直接宾语，偶然带直接宾语的话，必然是日牛、羊和毛猪所说的日裸、灌豕也。日密合无间（十三经注疏卷一六，页一一）。当然，我们不能因为酉、酉就是日裸这一点就否定日裸是一种酒祭的说法，理论上说日裸亦可以是一种与裸相类似的酒祭（日裸与酉不可能是一回事，因为两者可立见于同一条卜辞，如粹三九二、六清一九一）。不能把日裸解为用酒之祭的主要原因是文义难安，请看以下的卜辞：

丙午卜，万贞：豕（豕）八羊果豕卅牛。八月。从八三（一）

供四〇四

上面两条卜辞是贝塚茂树先生引用来对罗氏的说法提出质疑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释文篇页一六七，又五五一）。贝塚氏指出，豕、月（月）、豕三者地位相当，显不出豕是一种祭牲之证（贝塚氏隶定豕为裡，但对豕、月的字义都没有详加解释，见同上页一六七）。有美堂（豕）的说解，请参考于省吾先生双剑谿殷契骈枝续编页二九又本文一六。至于日牛字，从下面两条卜辞中亦可见出是一种祭牲之证：

求年于豕，月（月）羊，黄宰，卯牛。供一五三

丙辰卜，卜贞：其月（月）父丁三宰。遗七二五

或者有人会认为，日豕十牛等结构应该分析为日举行酒礼的时候，应该「用」十牛（去助成）；与日求十牛之类似相当。但事实上在语法行为上酒和求（及祈、告）有明显的差异。以日求而言，OB极少出现于OV之后（即求+OV+（于）+OB），只有日求+（于）+OB+OV的形式。但日酒+OV+（于）+OB的结构却屡见不鲜，例如：

酒+小宰+于+父乙 续二·二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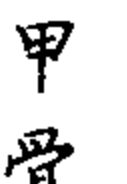
续一·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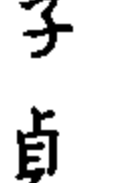
（南明九九，一二六；前八·一三·四；粹五二八；合二八九点见。）

以语法行为而言，酒与煮、出等相同，其中的OV属于OP而非O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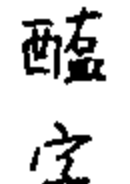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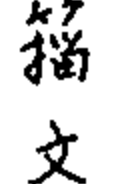
郭沫若先生认为酒係借为醺，在卜辞通纂页三中说：「酒係为醺，周官大宗伯：「以醺醺祀司中司令」。醺醺连文与此同。夙修通祀典：「醺者，积薪燔柴也。」本本文中曾取郭氏的说法。卜辞两种祭祀动词的语法特征及有美句子的语法分析古文字学论集初编二八二——二八四页）

陈汉平 「甲骨文有醺字，在卜辞用为祭名，旧多释为酒，甚误。按酒字从水作，醺字

从彡，非水旁，故酇非酒字，显而易见。古代酒字多直以酉字当之，毛公鼎、孟鼎、鄂侯鼎、天君鼎、国差簠、吴季良父壶、沈兒钟、乙亥鼎诸铭及魏三体石经古文酒字俱作酉，可以以为证。甲骨文有字，旧不识，卜辞曰：

戊子貞丙子余得


甲编二四一八



辞中末一字为名词，从皿从九，九声。又古文字从皿从酉可以互用，如说文觥字籀文作，酇字籀文作等，知此字当释酒。又秦国铜筥有自名孰者，说文：曰孰，车辙也。从车九声。或曰甲骨文此字从皿从九声，乃筥、殷字初文。说此存疑。因此字皿中数点表示器中所容为液体，故当释为酒字。——（古文字释丛，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五年一期一〇六页）

于省吾

「酇非酒字。」（引陈士蟠怀念于省吾先生，古文字研究十六辑一八页）

唐兰释酇参彡字条下。

张政烺说参字条下。


周国正说再参、二字条下。

按：字当隸定作酇，乃祭名，釋「酒」非是。契文象水滴形，無作彡者。金文猶以酉為酒。其作酇者，亦為祭名。古代祭名多來源於用牲之法，故祭名與祭法均可通作。卜辭「牛」、「羊」、「牢」、「宰」、「伐」皆可言「酇」。此類「酇」字，仍當理解為祭名，不必為祭法。否則「酇伐」將難以理解。

酇




羅振玉

「象酒盈尊，殆即許書之酉字。」（殷粹中七十二葉上獻字條下）

王襄

「古酉字。許說緹酒也，从酉，水半見于上。」（類纂正編第十四第六十六葉上）

王襄

「說文解字：『酉，緹酒也，从水半見於上。』段注：『緹之言昔也，日久之酒。』」

葉玉森

「𥽿」古文酉。禮月令：「乃命大酉。」注：「酒孰曰酉。」（枝譚八葉米年受年條）

唐蘭

「右章字，自羅振玉氏誤釋為酉，學者靡然從之。葉玉森取月令：「乃命大酉。」注

「酒孰曰酉。」以釋卜辭之「章年」，學者又靡然從之。一葉說見研契枝譚，不知此字明從「𥽿」

如何得為酉字。然以天資卓絕之郭沫若氏猶云：「𥽿乃酉之古文，知者，以卜辭獻字或作𥽿，

（通纂考釋六四）信讀習之難返也。釋「𥽿」為猶，其誤亦自羅氏，可謂一貫。然全文獻字頗多，

作「𥽿」等形，決無從「𥽿」作者，其誤不亦顯然乎。凡以「酉」之字，多從「酉」，以「𥽿」作「𥽿」，

均是，則酉字必以酉可知，與此以「𥽿」之字，固了無干涉也。……章字象米在耳中，意，「米」

耳中，疑有釀酒之義。或從「𥽿」，以象意字聲化例推之，當讀「𥽿」聲。……「𥽿」為「𥽿」聲耳，

西聲，蓋釀豆聲。……從「𥽿」聲，當即「𥽿」文之「𥽿」字，「𥽿」聲既交，後人改之為「𥽿」聲耳，

「𥽿」乃後起之義矣。卜辭常云「受章年」，每與「受泰年」同出，則「章」亦穀名也。昔人惑于「酉

年」之說，以為即「熟年」，而不顧「熟年」與「泰年」並列為不倫，亦云疏矣。章是穀名，當

讀如「葉」。說文：「葉，禾也。」章得與「葉」通者，士虞禮記：「中月而禱。」注：「古文禱或為導，」是其證。

朱駿聲疑「葉」與「稻」同字，殊有見地。葉通導，「導」禾也。後漢有導官令，主春御米，是春而禱

之也。而「稻」字全文每作「稻」，偏旁或作「𥽿」，是既春而禱之也。是不僅聲同，義亦相近也。卜辭以

「章年」與「泰年」同卜，章必為重要穀類可知。章、葉、稻，蓋三名而一實，章象容未於耳，稻象籽未

於白，故可引申為同一穀名矣。卜辭：「受章年」，當即「受稻年」，故與「受泰年」並重也。

（文字記廿五葉下至廿六葉上）

瞿潤縉

「卜辭言『受首年』者多見。說文：『酉，繹酒也。』引申為多。所謂酉年者，多

禾之年，豐年也。方言：『酉，熟也。』久熟曰酉。廣雅釋詁同，今江南謂豐年曰熟年。」（卜辭

五九葉）

郭沫若

「𥽿乃酉之古文。知者，以卜辭獻字或作𥽿，所以酉字同此。酉，就也，熟也。」

（卜通九四葉上）

金祖同

「𥽿或作𥽿，鼎堂師釋酉，……予疑粟字，古文粟作𥽿，从酉。玉篇：『𥽿，

中尊器也。』正韻：『云九切，音酉。』是與酉同聲同義。以米，應即粟字。廣雅：『糴，粟穀也。』

說文。穰芒稟也。又周官。倉人職掌稟之出入。注。九穀六禾，別為書。是稟乃穀禾之通稱。卜辭屢見。受稟年。卜諸穀也。受黍年。則祇卜黍，與諸穀種植異時也。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又非其地不生。孟子。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故卜辭于黍于諸穀兩卜之。一遺珠三十五葉下。

商承祚 說文。酉，緹酒也。此曰。受酉年，不受酉年。殆卜所釀酒之黍，豐年不豐年也。一佚考五八葉。

楊樹達 𥽿字從來，茲從來省作𥽿。郭君謂𥽿字與猷為一字，以此證知𥽿字即酉。余謂猷猷一字，說良是，特𥽿字從來，與說文云酉从西水半見於上者形異，蓋猷猷二字雖一字而所以聲類不同，甲文从𥽿，篆文自从酉，此猶篆文𥽿字从𥽿，而甲文此字只从文作慶，篆文𥽿字从良，而甲文𥽿字祇从亡作𥽿，以此知𥽿與酉雖非一字，而二字音近，則可斷言也。然則𥽿字當為何字乎？按字既從來，而𥽿年與黍年為對貞，則𥽿非是穀類之名不可，故余疑其為糶字也。說文。糶，上米部云。糶，早取穀也，從來，焦聲。𥽿與酉音近，而酉與焦音近，故甲文作𥽿，篆文作糶爾。經傳以糶為穀名者罕見，然金文𥽿中𥽿云。用威秬稻糶梁。楚辭招魂云。稻粱糶麥，糶與糶同，玉篇謂糶糶同字，是也。仲獻父盤云。黍梁𥽿麥，𥽿字从禾邈省聲，亦當讀為糶。糶本穀名，故卜辭以之與黍為對文，金文𥽿仲𥽿以之與黍梁麥為連文，蓋殷周時極常見之穀物也。一求義二六葉下至二七葉上。

陳夢家 𥽿，卜辭作𥽿，上部是米，下部象大口酉形酒器。唐蘭釋𥽿，讀為稟，並从米駿聲稟稻一字之說。他的結論是稟是稻。說文。稟，禾也，从禾道聲，司馬相公曰稟一莖六穗。這種穀物，在河北省中部稱為雞爪穀，福建莆田凡多穗的小米叫作𥽿，即稟。由此知稟是禾（小米）的一種，不是稻。稻是水田作物，沒有渠水是不能種稻的。祇能種麥。安陽一帶若要種穀，必需引漳洹之水，而此種溝渠的興築似不甚古。詩和西周晚期金文已有。稻粱，所以北方之有稻也不能遲於西周晚期。這個字的下半是厚字所從。我們今暫時定為𥽿字，其理由如下：1. 厚與𥽿古音相近，2. 𥽿和黍並卜於一辭，兩者當屬相近的穀物，3. 卜辭祭祀用𥽿，而𥽿是製甕時不可缺少的主要原料，所以當時一定已經種𥽿了。殷代既有甕，一定種植𥽿一類的作物，但這個字是否𥽿字，是不能肯定的。一綜述五二七葉。

孫海波

𥽿，河七一五。地名。在𥽿料卜。一（甲骨文編三一四頁）

糴既可以讀為導，糴地疑即春秋時僖五年昭十一、十三年所見的道國，道國國都在今河南汝寧府確山县北二十里有道城。或云：在息县西南。（見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郭氏釋濬為潛，謂即春秋時楚之潛邑（見左昭廿七年），在今安徽霍山县東北三十里之濬城，与河南息县相去尚不太远。（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一四九頁）

裴錫圭

「癸組卜辭屢次卜問是否受豐年，并且往往受黍年對貞，如：

甲子卜：受豐年。

甲子卜：受黍年。

癸未卜：受豐年。

癸未卜：弗其受豐年。二月。

癸未卜：弗其受黍年。二月。

癸未卜：弗其受黍年。二月。

可知豐是一種糧食作物。

拾一〇〇四七

「豐」究竟應該釋作什麼字，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過去羅振玉曾釋此字為「苗」，金祖同曾釋此字為「粟」，由于缺乏證據，早已不為世人所信。目前比較有影響的有唐兰、陳夢家和于省吾三家的說法。這三家都肯定「豐」字下部就是說文「覃」，「厚」二字篆文所从的「覃」字，并且都認為「豐」字从「旱」得聲，但是彼此的結論却不相同。唐兰先生以「豐」為「稻」，他認為「旱」是「坛」也作「覃」的初文，本應讀若「覃」，字書音「厚」為其交音。依孔氏虞禮記注：「古文禱或為導」，所以从「旱」聲的「豐」可以讀為「導」，「導」實与稻同字。（朱駿聲說文，卜辭以豐年与黍年同卜，豐應該就是稻（殷虛文字記三二—三四頁）。今案：「稻」跟說文訓為「禾」的「導」，所指的不是一種谷物，但二字的古音的確相同。陳夢家釋「豐」為「秬」，他認為豐与黍并卜，性質應該相近。（陳書五二七頁）。「于省吾先生以与「巨」古音相近，「豐」可釋為「秬」，即制甗用的黑黍（陳書五二七頁）。「于省吾先生以「豐」一下文中此字均用「※」替代，「※」為「菽」与「豆」的初文。他說：「※」字从米旱聲，旱之音讀同于厚。古韵厚与豆居侯部，菽居幽部，侯幽通諧：厚之讀作菽与豆為喉舌之轉。于文九五頁）。這三說提出的古音方面的證據都不够堅強。陳夢家雖釋「※」為「秬」，又說：「但這字是否秬字，是不能肯定的」（五二七頁）。于先生后来編定甲骨文字釋林時沒有收入上引「※」之說，大概已经把這个說法放弃了。唐說恐怕也不能就視為定論。卜辭里的※究竟是哪一種糧食作物，还有待進一步研究。（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农业，全國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九八一—二四四）

或釋「樵」字从「米」从「早」，隸可作「章」。在卜辭多用作穀物名，亦或用作地名。或釋「樵」字从「米」从「早」，隸可作「章」。在卜辭多用作穀物名，亦或用作地名。或釋「樵」字从「米」从「早」，隸可作「章」。在卜辭多用作穀物名，亦或用作地名。

楊

孫治讓「對當是訪字，左形从𠂔者，說文言部言，古文作𠂔，此受其形，大致略同。」

羅振玉「說文解字有猶無猷，當為一字。石鼓文毛公鼎均有猷，石鼓作猷，毛公鼎作猷，此从犬从𠂔。𠂔象酒盈尊，殆即許書之酉字。卜辭中亦有酉字作𠂔，一藏龜之餘，與猷字所从同。古金文猷字則从𠂔，與許書同矣。」

郭沫若「卜辭亦有猷字作猷，猷諸形，案通國名。或从𠂔作，後人猷自周以來均从犬作。猷器之在周初者，以毛公鼎克鼎宗周鐘之猷字均已从犬，而卜辭諸猷字之所以刻決非犬形。凡卜辭犬字及从犬之字，如猷臭等，其作為犬之特徵者大抵均立尾之上拳。卜辭呂犬豕對文，肥腹垂尾者為豕，削腹拳尾者為犬，幾決無例外。而猷字所以猷形則尾均下垂，亦決無例外。猷為獸名古亦無定說，爾雅釋獸：猷如麋善登木，又云：麋大麋旋毛狗足，麋即麋。見說文由麋之从鹿而有狗尾旋毛，則知其物似鹿而非鹿。余以為當即猷犬之一種而有斑文者，學名稱為 Hyena crocuta（斑文鬣犬），此物正狗足旋毛而與鹿相似也。猷既善於登木，其物當不甚大，猶之如麋當如其有狗足旋毛，不當以其大小為其似鹿。說文則云：猷獲屬从犬酋聲，一曰隴西謂犬子為猷。獲遇程之屬，釋獸云：猷父善願，郭注：猷獲也似獼猴而大，呂覽察傳：大似猷獲似母猴。高注亦云：猷獲獲。母猴獼猴，一音之譯。猷似獼猴而大，故說文亦云：猷大母猴。此與善登木之性雖相合，而與為鹿之形則迥異。且許言猷而屬之，已是不定之辭，又至舉異說云為犬子，則於猷之為物實未深識也。余由卜辭之字形與爾雅之字訓，以比驗之，以為古之猷字，其實即从鼠由聲之鼯，卜辭之別體从由作者即是此字。說文云：鼯，鼠赤黃色尾大食鼠者。今人稱為黃鼠郎。此物正善登木而亦狗足旋毛，與爾雅釋猷之形性均合。其行動最審慎而多疑，故古人有「猶豫而狐疑」之成語，是則猷之為鼯殊可斷言矣。余意卜辭中猷國之名猷者，準之國有馬方羊方，金文有虎方之例，當是猷人呂鼯為其圖騰。」

唐蘭「右驛字，從豕耳聲，或作驛字，從豕耳聲，同。孫治讓誤釋訪，蓋所據印本不晰所致。雅振玉釋猷，學者多從之，不知字實從豕若章，不從齒，且其畜亦豕而非犬也。驛及驛，今字並佚。從早，字，後世或改從章，說文有驛，驛，驛等字，爾雅有驛字，然亦無驛字。孟商時猶尚畜牧，故其字彙特豐，今多佚亡，以說文只有驛，而卜辭有驛是也。以聲求之，則驛字似即驛之本字。廣雅釋獸：「驛，豕也。」玉篇：「驛，老母豕也。」章聲或讀為章，與走聲同在從母。卜辭驛驛並國名，蓋即鄭國之本名，後人既寫為驛，又省豕而從邑耳。猶龜為邦，蓋之為都也。說文：「鄭，國也，齊桓公之所滅。」經傳多段驛為之。詩碩人：「譚公維私。」春秋莊十年：「齊師滅譚。」杜預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按在今山東歷城縣東南。」文字記廿六葉下——廿七葉上

孫海波「媯，甲三四〇一。从豕从章。說文所无。方國名。卜（甲骨文編三九〇頁）

饒宗頤「庚寅卜，設貞：乎雀伐驛。」（林二·一五·一〇）按字作「猷」，舊釋「猷」，今定為驛。說文：「驛，从未覃聲。讀若鄭。」案傳作「譚」，疑即譚地。說文：「譚，國也。齊桓公之所滅。」春秋莊十年：「譚子奔莒。」譚在山東歷城東南。通考一九四——一九五葉

李平心「卜辭有媯字，為方國名。旧釋猷不確，依說釋驛之例，此字應束定為驛。又有猷字，亦束定為猷或猷。商承祚先生曾考定二字為互文，郭沫若先生認為其說可从。案驛从覃聲，古在侵部，猷从由聲，古在幽部；二字為空母對轉。驛當即古之譚國，譚或作鄭、覃、郊。……譚的故城在今山東歷城縣東南七十里。……卜辭屢言「伐驛」，可知驛與猷與商為戰爭之國。卜（甲骨金石文考釋，李平心史論集一五二至一五三頁）

李孝定「从豕从早，今作覃說文所無。唐說是也。其字所以獸形與犬形迥異，尾不孝足無爪，字凡數十見，祇見四七七〇及外二三五二文从犬，蓋偶誤耳。其另一旁從亦非齒字，當從唐蘭說釋早，見五卷。金文猶字作猷，毛公鼎。宗周鐘。王孫鐘。皆从犬，雖與契文為體偶同，而以西則異，甲金文遞受之近相銜，不應若是懸異，足證必非猷字也。至雁氏謂猷猶同字則可無疑義。契文別有猶字作猷，見十卷猶下。唐氏謂此即廣雅玉篇：「驛，待考。卜辭驛為國名，唐氏謂即說文之鄭，經傳之譚，當不誤。」（集釋二九九〇葉）

裘錫圭「合 1937 冥組卜辭 日乙酉卜口貞：呼旨比沚伐驛。」與前引粹 1164 整、自同組卜辭

其義未詳。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氫
燈



陈
汉
平

三
五
一
牛

后编下九·四

「甲」甲骨文有字作，旧不识。字在卜辞为地名。卜辞曰：

按此字从𠂔从三，甲骨文食字作、、（籀文，日月有食），故此字从𠂔即从食之省。从三即从气。此字应隶定作飢或飢，即从食气声。说文：𠂔，气，饋客芻米也。从米气声。春秋传曰：齐人來氣诸侯。𠂔，氣或从既。饌，氣或从食。𠂔由此可知氣字或从食。气声，故飢、飢字当释为氣。

甲骨文又有字作，从西气声，可隶定作酰或氤。卜辞曰：「乙酉卜王：酰余步从：受金又」；亡雋（害）在猗。（续存下九一九）曰：伐：「」（京都S〇一一一）。按氤为食气，氤为酒气，古文字形旁食、自、酉或可通用，故疑氤字亦可释为气、餽。氤、氤本为二字，盖后世俱以气字代之，气、緊、餽字行而氤、氤字废，故氤、氤二字不见于字书。L（古文字释丛，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五年一期一〇六页）

按：字从「气」，从「酉」，隸可作「𩚑」。𩚑殘，其義未詳。

酥
酥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屈萬里 「疑是裸字之異體。L（《甲編考釋》二九二頁）

丁驢 「乙未卜其禱虎父甲滿。（《撫續三六》）

（虎父甲即虎甲，可知耆甲即是虎甲。据此知禱之稱父甲，皆是武丁之稱陽甲，一期辭也。）

己未卜其留父庚舞高于宗絃用。（《粹三二二》）

（此高字无旁边之小点。）

丁卯卜兄庚滿岁更羊。（《佚五六〇》）

（此二期辭。用岁祭。）

丙午卜父丁滿夕岁一牢。（《殷二三·七》）

上举诸辞均有滿字。字不从水旁，隶定或应作𣎵，有流之器也。金祥恆释此字为福。虽无不可，惟字形从𠂔，不从田或囙，终觉未安。再检他例便知释福非也。例如：

其求于𣎵，其射。（《南明六一五》）

丙辰卜其𣎵于高。丙辰卜于宗弘高杏兹用。（《宁二·一〇六》）

（按：禾字特别。）

上二辞曰于宗𣎵，曰于高𣎵对贞，可见高为宗庙之称，或祭祀之所。其非福字可知。……

𣎵，字疑是𣎵。祭器。《粹三二二》：曰其留父庚舞高于宗𣎵，留字为致力於土之圣字加用，

用为金器之象形。此字义当是制铸金器。曰父庚舞高，乃金器之名称，为父庚制者也。L

（《说文杏束》）米 杏 束 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三册三五—八——三五二〇页）

即于宗L；《合集二七二〇六》解云：宅卯于二酉蚩牛L；《合集二七三一三》解云：于祖丁酉西陳弱若，

酉，其射，皆為祭祀之所，為宗廟之類。
其另一義則為祭名，亦為祭法。如：屯二三九一辭云：丙寅卜，翌日酉二牢；屯三九五八辭云：貞，酉歲二牢；英二四〇八辭云：祖丁酉又鬯，皆釋「裸」不可據。

𩺰



王襄

「古觀字」。

（類纂四編第十二卷五十七葉上）

孫海波

「𩺰」，乙四七四三。不从虎，象形。「（甲骨文編一〇八頁）」

張秉叔

「鬲」，在第七第八二辭中，是地名，它辭或稱召鬲，例如：

或作𩺰

例如：

癸酉卜，（尹）貞：旬亡咎？甲戌祭于上甲。在𩺰。

乙卯王卜，在鴉貞：今日（步）于𩺰亡咎？（前二·九·六）

或稱𩺰京，例如：

勿往𩺰京？五月。（洪三六六）

𩺰京受𩺰？（前六·三五·一）

十月。（洪九九）；續三·四三·六，沃七六。

疑均是一地之異稱。又有人名稱子鬲者，例如：

丙寅卜，方貞：子鬲吉？（后下八一）

丙寅卜，兄貞：令子鬲吉？（前五·四·二）

□□卜，出貞：子鬲吉？（洪二三五·一）

是亦人地同名之一例。（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四九一——四九二頁）

劉淵臨

參鬲字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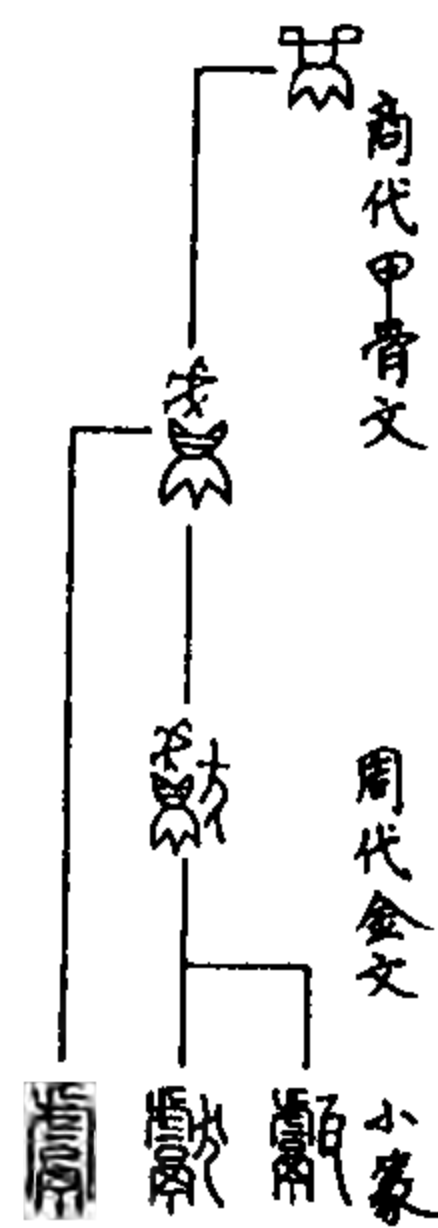
鼎



劉鶚釋問。見鐵雲藏龜序第三葉上。

問於文從門从口。說文記卜事曰名下多繼之云。其貝其字皆作門，而啟答偏旁戶皆作日，與貝

按：字當釋廌，或从虎作𧢲，乃繁體。說文廌與𧢲歧為二字，刻廌為南類，刻𧢲為𧢲，均屬誤解。以出土商周古器物驗之，易之上加𧢲為𧢲，三者不能混同。甲骨文𧢲字正象加𧢲於𧢲，上之形，或从虎者，乃其繁體。說文又有獻字，解為宗廟犬名，養獻，犬肥者以獻之，實則字乃由獻孳乳分化而來，从犬乃从瓦之譌變。林義光文源云：廌字經傳未見，在亦非聲。六書故引說文廌有聲，廌與廌古音不合。獻本義為宗廟犬名，理復難信。獻古作𧢲，為𧢲之古文。廌、獻初本同文，从犬之，獻乃廌之譌變。字之形體演化如下：



李孝定不明古器物之形制，據許慎錯誤之說解以釋甲骨文獻字為𧢲，不可信。

卜辭云：

「甲寅貞，來丁巳貞，其于父丁且卅牛；

乙卯貞，其貞，又先。」

與甲

二〇八二之「廌」用法同，均讀為進獻之獻，猶周禮大司馬「獻禽以祭社」之獻。

後上二七·一〇

至於甲寅文獻字，乃地名，商承作釋獻，非是。


又前八·一一·二之獻，左既不从廌，右又不類犬。王襄、孫海波均釋為獻，俱誤。

「廌」从「虎」為聲符，可以無疑。不必是从「虎」省聲。實則「廌」亦當从「虎」聲。

說文

以為「廌」从「虎」為聲，徐鉉以來，均已致疑。此當與

2751「廌」字合併。

形絕異。此形殊不類。攷金文師遽數貝字作，與此形相近，此當即貝之古文。古問卜必用疑，以為謝贄，故本用貝，故疑字从貝。說文貝部齋財卜問為疑，是也。然龜文云諸貝者，尋其義例，復與卜疑不同。以義求之，當為貞者。說文卜部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為贄。一曰鼎省聲。周禮春官玉府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歲惡。注：鄭司農云：貞，貞，問也。湯曰：貞，貞，問也。又太卜云：貞，大人吉，問於大人。國語曰：貞於陽卜。一誤語文。鄭康成云：貞，貞，問也。國有大事，問於蓍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注：鄭司農云：貞，貞，問也。鄭康成云：貞，貞，問也。國有大事，問於蓍龜。鄭康成云：貞，貞，問也。國有大事，問於蓍龜。一舉例上六葉。

羅振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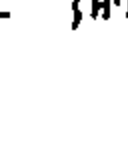
「象兩耳腹足之形，與古金文同。」

（殷釋中三十八葉上）

羅振玉

「說文：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為贄。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又鼎注：古文以貞為鼎，福文以鼎為貞。今卜辭中凡某日卜某事，皆曰貞，其字多作，與貞字相似而不同。或作鼎，則正與許君以鼎為貞，說合。知確為貞字矣。古經注貞皆訓正，惟許書有卜問之訓。古誼古說，賴許書而僅存者，此其一也。又古金文中，貞鼎二字多不別，無鼎鼎字作，舊輔廟貞字作，合卜辭觀之，並可為許書之證。段先生改小徐本，古文以貞為鼎，福文以鼎為貞，兩貞字作貝，是為千慮之一失矣。」（殷釋中十七葉下）

王國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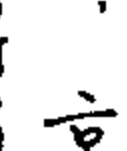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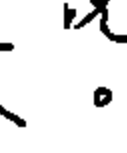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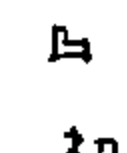

「說文解字鼎部：古文以貞為鼎，福文以鼎為貞。案殷室卜辭貞或作，前七卅九，作，同上。作，前八七，其文皆云卜鼎，即卜貞，此以鼎為貞者也。古金文鼎字多有上从卜，如貞字者。一如齊鼎，銘鼎，子鼎，祀伯鼎，夜君鼎等，不勝枚舉。書洛誥：我二人共貞，馬融注：貞，貞，當也。一見釋文，貞無當訓，馬融知貞即鼎字，故訓為當，此以貞為鼎者也。蓋貞鼎二字，形既相似，聲又全同，故自古通用，許君見壁中書有貞無鼎，史篇有鼎無貞，故為此說，實則自殷周以來已然，不限古文福文也。」（史篇疏證廿三靜安先生遺書十七冊）

王襄

「古鼎字。」

（類纂正編第七第三十三葉下）

王襄

「說文解字：貞，卜問也。从卜貝，貝以為贄。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曰契文貞之初文，每作，象貝形，后則从卜，至晚期字形屢變，或以鼎作，與京房鼎省聲之說合。季貞兩作，散盤作，皆从卜从鼎，古陶作，从卜貝，與契文，篆文均合。許氏博訪通人，多存故訓，其說實以證契文，金文者，于此見其辜較。」（古文流變臆說四六——四七頁）

葉玉森 按孫氏釋貞是也。貞義為問，固經傳古訓。卜辭貞字間作貞，與鼎形同，乃由受體之貞再為受者，概化之迹顯然。此兩版之書體略同，似一時代之作風，並非如許君以鼎為貞之說也。——（前釋卷一第三葉上眉批）

孫海波

「说文：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為贄。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又鼎注：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卜辭貞，作貞，與諸體，並象鼎，與貝形不合，蓋貞鼎古同體。戰秦堂所藏殷虛文字第四十七頁八版：日癸卯卜貞雀用巽亡田，貞字作貞，蓋貞鼎古為一字，訓貞為卜問，乃同聲通假字。王國維先生謂卜辭貞鼎二字有別，殆未及檢耳。鐵雲藏龜有貞字，（五四·二）讀若貞，蓋鼎之別構。——（卜辭文字小記，考古學社社刊第三期七十三至七十四頁）

孫海波

「卜辭貞鼎無別，鐵雲藏龜有貞字，讀若貞，乃鼎之別構。——（考古三期七三葉）

孫海波

「貞，甲二四一八。卜辭用鼎為貞。重見鼎下。——（甲骨文編一四九頁）

孫海波

「貞，乙九〇八五反。卜辭借鼎為貞。——（甲骨文編三〇五頁）

孫海波

「貞，乙七五七四。疑鼎字。——（甲骨文編七五一頁）

郭沫若

「丙鼎犬，丁豚。——（丙字上端多一橫劃，蓋刻損之。丙與丁，不道是此，是母。可能是刻辭時疏忽了。鼎犬當是以鼎盛犬。——安陽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辭考古一九七七年二期）

郭沫若

「案貞實即貞若等形之簡略急就者，猶與若等之簡化為貞也。古乃殷鼎為貞，後益以卜而成鼎，一貞一字，以鼎為聲。金文漢多假鼎為貞，（參看金文編七·九，容庚以鼎為貞，非是）許說。古文以貞為鼎，福文以鼎為貞，者可改云。金文以鼎為鼎，卜辭以鼎為鼎，鼎貝形近，故鼎乃為交為貞也。——（卜通六葉上）

陳邦懷

「周禮春官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徵惡。鄭注：「問事之正曰貞，問歲之

父鼎 鼎 犀伯鼎 鼎 伯旅鼎 鼎 韃庚鼎 鼎 芮公鼎 鼎 羸 嚳往鼎 鼎 樂鼎 鼎 鎡鼎 鼎 作寶鼎 鼎 吳王姬鼎 見三卷貞下引
 見，大抵象形。或从卜，仍是鼎字。契文亦有此形，蓋假鼎為貞者既多，又增之。卜以爲从卜鼎聲為貞卜專字，而段鼎為貞者仍並行不廢。及後乃更有段鼎貞為鼎者，郭氏之說是也。郭說

[illegible]

饒宗頤「按左傳哀十七年：『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云云。貞卜二字，連言見此。杜注：『正卜夢之吉凶。』吳語：『量禍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于天子，請貞于陽卜，收文武之諸侯。』』韋注：『貞，正也。龜曰卜，以大發兆，故曰陽。言吳欲正陽卜。』杜韋俱訛。貞，為『正』。是貞訛問，又訛正，二義實相通。胡玉縉云：『鄭君注周禮曰：『問事之正曰貞，又注太卜曰：『貞，為問，問于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其前注謂卜問正事為貞，其後注謂貞龜必以正龜，從其所問，然後人得從之。是貞為正，為問，其前正如爾雅五訓之例；言『正』可以駭問，言『問』亦可駭『正』也。』（說見許廣學林）說甚通達。』（通考一二九七——一二九八葉）

張秉叔

「至於對二人共貞的解釋，饒氏最為詳備，他說：

癸未卜，爭彘貞：旬亡田。（粹一四二四）

洛誥：『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告。我二人共貞。』（釋文引馬融云：『貞，當也。』）

二人之言，當訓值，是某貞者，猶言某當值其事，與淮卜之合，洪範云：『三人占，則以二人之言。』白虎通著龜篇：『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陳立疏：『此，謂為夏殷制，又謂：別一說以天子至士同為三人。今觀卜辭，殷時占卜人數，似无定制。』（見上引書P.二七）

按馬氏以『當』訓洛誥中的『貞』字，自是通解，但饒氏用來解他所引的那條卜辭中的『貞』字，則頗有商榷餘地。他對於『貞』字的解釋，博徵經傳，分為四義（註一）：（一）『卜問』，（二）『當』，（三）『正』，（四）『定』。最後並且下一結論，說道：

『總上而論，貞字有取疑問語氣者，為『貞問』之義；有取肯定語氣者，則為『當值』之義；言卜辭者所宜詳辨也。』（見上引書P.七〇——七一）

經傳中的貞字，有種種不同的解釋，講卜辭的人，自然應該詳辨的，正因為貞字有許多不同的解釋，所以我們必須選擇一個恰當的意義去解釋卜辭中的序辭中的『貞』字，如果要把經傳中所有的這些貞字的意義，分別去解釋那個貞字，反而會使卜辭弄得更不可通。譬如饒氏所引的那條一四二四片，那上面的『貞』字，他認為是肯定語氣的『當值』之義，不知他的意思究竟認為那條卜辭的命辭『旬亡田』之下，可不可以施以問号？假如可以，當然无所谓『不可通』了，假如不可，則命辭而非疑問，占卜所謂何來？除非根本否定『貞』字，『旬亡田』三字是命

庚子卜，行曰：貞：羽（翌）辛丑，其又才（升）歲于祖辛。（佚存四〇一）（見上引書P·五一）

既然在「卜」字之下，已經加了逗号，何得連下文而稱「卜某」，譬如我們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总不能載取「也」字，或「行天」為詞的吧，所以饒氏以「卜某」証明貞人即卜官的說法，是很有問題的。本版第（一）（二）辭的貞人是「王固」，第（五）（六）辭的貞人是「固」，而它們的占辭，即下一圖版的第（三）辭稱「王固」，亦可見「貞」與「固」並不是同一件事。——（殷虛文字內編考釋第四四四——四四七頁）

屈萬里

「鼎」，疑是鼎字之異體，而假為貞。——（甲編考釋四二八葉）

于省吾

「甲」骨文凡貞問某事，而言「乃」或出「乃」，征「乃」，不「乃」，其「乃」者，往往「乃」與「互」作，均應該讀作「完」。這是貞問能否受到鬼神的完佑。甲「骨」文「言」曰「鼎」，「乃」字以下均未定作「龍」者，旧或釋為「貞完」，但是，在同一段甲「骨」文中，一開始貞卜之貞作「貞」，以後再言「鼎」則作「貞」，可見貞與「鼎」本來是兩個字。第一期大「龜」卜辭稱：「貞，出犬于父庚，卯羊。」貞，「祖氏」之「出」，「鼎」龍「〇」出，「龍」〇不其「龍」。第一「兩」一、二、一四、一六、一八、二〇。缺不其「龍」三字，以上五版大「龜」同辭。按「鼎」字的訓，旧不得其解。汉代賈誼傳的「天子春秋鼎盛」，「應劭訓」為「方」，「匡衡傳」的「无說詩，匡鼎來」，「服虔注」訓「鼎」為「多」。鼎與「當」雙聲，當與「方」迭韻。鼎訓為「當」方，又本相同，都是表示時間上「現在」的副詞（見楊樹達《高等國文法》）。前引大「龜」卜辭的「祝」字待考。龍字應該讀完，之字應該訓為「是」，典籍常見。這一版大「龜」卜辭左右對貞，上下各分兩段（其他四版同）。上兩段先言用犬羊以祭，乞佑于父庚（盤庚），「后言是患出疾，現在能夠得到父庚的完佑。下兩段以疾出完和不其完為對貞。又甲「骨」文的「鼎」出「龍」，「綴合」一七〇。一。是說現在能夠有完佑。在上述之外，也有只言「鼎」者，甲「骨」文稱：「□□□□，貞，王鼎比皇乘。」（續三·四三·一）「鼎」字的用法与前文同。這是說，王現在要偕同皇乘征伐某方。——（甲「骨」文釋林釋鼎龍二一八頁至二一九頁）

濮茅左 「說文解字」：訓「卜」同，這正是甲「骨」文「卜」，「鼎」所表示的意義。……「鼎」，在「卜」辭中訓「曰」同。如：

乙巳貞（鼎），匕（妣）庚？（乙編八七六三）
丙午貞（鼎），多帚（婦）亡？（乙編八八一六）
丙午貞（鼎），啓？（乙編八八一六）

癸酉 𠩺 (鼎) , 旬 ? (乙编一四六)

这些卜辞中的 𠩺 都训问, 于辞义无一不通。卜 鼎, 即卜同意。

……在卜辞考辞中, 𠩺 的用法是完全一致的。如 𠩺 于支 鼎 的考辞:

丙午 𠩺 (鼎) , 啟 ? (乙编八八一六)

丙午 𠩺 (鼎) , 啟 ? (乙编八八一六)

这二辞同版都是在丙午日卜问, 天气晴否?

癸巳 𠩺 (鼎) , 旬 ?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三一〇三)

癸巳 𠩺 (鼎) , 旬 ? (乙编七〇)

这二辞都是在癸巳日卜问: 下一旬 (无灾福) 否?

己巳 𠩺 (鼎) , 帝 (婦) 嬖 亡 咎 (福) ? (乙编八八八八)

己巳 𠩺 (鼎) , 帝 (婦) 嬖 亡 咎 (福) ? (乙编八八九五)

这二辞都是在己巳日卜问: 婦嬖 无灾福否? 上述同文例中都是一作 𠩺 书 鼎, 一作 𠩺 书 鼎。

又如 𠩺 于支 卜 鼎 的考辞:

癸亥 卜 𠩺 (鼎) , 旬 , 乙丑夕雨, 丁卯雨, 戊小采日雨, 止二月己卯啓 ? (殷墟文字缀合七八)

癸丑 卜 𠩺 (鼎) , 旬 , 甲寅大食雨, 自 北, 乙卯小食大啓, 丙辰中日大雨自南 ? (殷墟文字缀合七八)

𠩺 简繁二形见于同版, 用法、意义完全相同。

在甲骨文中 𠩺 书 鼎 (𠩺) 有四义: (一) 用于卜辞考辞, 作 𠩺 义。如 𠩺 文 所举诸例。

(二) 表示时间上 𠩺 现在 𠩺 的副词。如 𠩺 祝氏之 𠩺 出 鼎 在 ? (小屯殷墟文字丙编一三、一五、一七、一九) 辞意是: 向神祝祷患出 𠩺, 现在能够 𠩺 到神的保佑吗? (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二一八页)。(三) 器名。如 𠩺 新 𠩺 鼎 (殷契粹编二七五)。(四) 用牲法。如 𠩺 鼎, 鼎 牢 𠩺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九九)。

简化 𠩺 则是卜辞考辞的专用字, 只作 𠩺 义。如 𠩺 的 𠩺 简二形在甲骨文中是并存的。因铜器铭文中不存在 𠩺, 所以简化 𠩺 (𠩺) 字不见于金文。𠩺 (𠩺) 字探源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二期七——八页)

高嶋謙一 我们假定殷人相信用 𠩺 会在主要言语为主的贞卜活动中加一 𠩺 行动

的层面。换言之, 是试图用 𠩺 去增加贞卜或其他仪式中的庄严性。从字义上看, 𠩺 如 果解作 𠩺 以 鼎 的话, 就是用 鼎 去做某事, 那么, 表示用 鼎 是在于伴同 (可能是补足) 其 他的仪式。因为 𠩺 𠩺 二字同见於一条卜辞的时候, 总是比较象形化的 𠩺 放在 𠩺 之后。换言之,

当殷人决定复卜的时候，很可能是用鼎做器具。……换言之，殷人相信仪式中用鼎可以导出一个决定，鞏固，甚至可能是改正的作用。这些仪式需要得到他们非常重视的神灵的称许满意，而殷人这样去媚神，看来是自然不过的。（《洞鼎》，古文字研究九辑八八页）

晁福林

「贞人集团中，属于已经与商融合的部族的贞人是少数，多数贞人仍属于那些尚未与商融合却又臣属于殷的部族。在下辞中有不少贞人名同时又是地名、部族名。如亘为武丁时期贞人，但亘又为地名，卜辞里有到亘地祭祖的记载（后上三一·一），卜辞还有亘方和亘入贡的记载，亘亦当为部族名。卜辞里这种情况很多，如旁（乙七六八）、肉（粹一二二七）、旅（后下四·八）、易（萃·逐）、邺（邺三三八·二）、余（丙一〇四）、陟（金四八一）、充（前二·四二·六）、何（缀合二二四）、彭（前六·一·六）、考（乙八一）、卢（粹九三四）、寅（掇一·一八二）、壹（甲二八六九）、逆（前四·五三·二）、徕（后上一〇·四）、傅（乙六六八四）、犬（粹八八三）、卯（前二·一〇·四）、猷（甲二四一六）、永（南明七八六）、大（前二·二八一）、定（佚九九二）、彘（乙五三七七）等都是人名、地名、族名合一的。这些人在自己部族的属地为部族首领，供职于殷王朝则为贞人。正因为这些人为诸部族的代表，有部族力量为后盾，所以他们在殷王朝中颇有地位。担任十分重要的卜小臣之职的就有庚申时期的中（前四·二七·六）、易（甲二六二二）、康辛时期的口（甲六二四）等贞人。安阳曾出土有殷觚、亚殷尊、亚矢尊、亚矢罍，说明武丁时期的贞人殷和祖甲时期的矢或其后人曾为卜亚职。武丁时期的贞人古、考，祖甲时期的犬、喜，在下辞中又称古伯（序一五五一）、侯考（前五·九·二）、犬侯（续五·二·二）、侯喜（前一五四），不少贞人为殷的侯伯。贞人所部族的女子往往为殷王室之妃，如帚丙（丙九四）、帚喜（南坊二·一）、帚狄（前八·三·五）、帚壹（乙四五〇四）等与贞人内、喜、狄、壹就属同一部族。能与殷王室联姻，这些部族的势力相当可观。

贞人所部族的势力增长时亦往往兼领别的地区，如贞人古原为古伯，后来又称伊侯古，卜辞载「牧于义、伊侯古」，（掇二·一三二），古拥有义地的大片牧场。贞人出后来出任段地首领，故卜辞又称之为「段伯出」（乙三三二八）。

卜辞里有「旅邑」（后下四·八）、「召喜」（文六八一）、「中京」（京都一五六四）、「丘傅」（乙六六八四）等记载，这说明武丁时的贞人步、傅，祖甲时的旅、喜等拥有私属的邑、自、京、丘等居住地区。卜辞又有「田充」（前二·四二·六）、「田狩」（粹九三四）、「田在寅林」（掇一·一八二）等记载，武丁时的贞人卢、充，祖甲时的贞人寅在自己属的房地上分别有猎场、河流和山林。正因为许多贞人有自己的房地和经济力量，所以卜辞中有

商人纳贡的记载，如武丁卜辞：

辛丑卜貞，**旃**果穀氏羌。(丙一七八)

丁丑卜爭貞，來乙酉咎用永來羌。(存二·二六五)

贞吉来犬。

虫来马。(丙三四二)

貞乃用卢氏羌。(前六·六·四)

贞人殷、永、忠、卢茅拥有羌俘、牲畜，所以能以此为贡纳。卜辞中有不少贵族，如雀、毕茅、

贡纳龟甲的记载，也有不少贞人贡纳的记载，如 口 壹入四十 乙（乙三二六五）、 口 喜入五 乙（乙

四五九七）、
句臣大入一
（丙三三）、
句彘入十
（乙四四八四）、
句亘入十
（乙三四五）

一)、可逆入十四(丙四六)、可冉入十四(丙二三六)等。从页纳的数量看,这些页人的经

济实力是比较雄厚的。武丁时期贞问受年，受禾者有兹、雀、犬、帚井、帚妣、簋等侯伯、王

妇和贞人，说明这些部族拥有大片土地。殷代后期卜辞则仅卜问商、四方、四土、大邑等是否

受年、受禾，不再贞问那些部族了。这反映了诸部族的势力在殷后期已经衰落。

总之，殷前期的贞人多数为各部族首领，他们有自己的属地和经济力量，他们入于殷王

担任贞人之职，力图通过神权左右殷王朝的军政大事。殷代的神权实质上是族权在政治舞台上

的表现，族权是神权的后盾。到殷代后期，由于王权的提高和各部族力量的削弱，贞人的地位

也逐渐衰退。帝乙帝辛时期虽然有黄、派等贞人出现，但这些贞人都不是某个部族的代表，也

没有自己的土地和经济实力。他们是主权的附庸，其地位和权力远非昔日可比。L（试论殷代

的王权与神权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四年四期九七——九八页）

馬孝亮

我认为贞也是从鱼纹形象中演变而来，请看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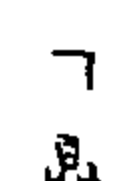


从图可以看到，贞字是从鱼身的图集中，一步步夸张、变形、精简、提炼而成。彩陶中的贞字与甲骨文的贞字是一致的。唯贞字中间多一横划，这一横划并不影响其一致性，因为甲骨文中常出现这种现象。如肯字，甲骨文有的就多一曲折形，但毫不影响两个字的一致性，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来。不但甲骨文中如此，彩陶文中更是如此，还拿贞来说，有的贞形中间呈四

横划，有的三划，在有的变形中与甲骨文贞字一样为二划。毫无疑问，贞字的形成，这在甲骨文前几千年的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就已定形。

贞字，取形于鱼的躯干，其来源与造字本意，通过图不谏自明。除有鱼身之意外，似乎还可以引申为干，为中，因鱼形去头去尾贞在其中，亦有主倖，躯干之意。如《周易大传新注》解贞字为事之干也，李道平《诗诂》云：木旁生者为枝，正出者为干，是干有正义。贞字训为干，干也训为正。这与鱼身、躯干、心中之意相吻合。

……在渔猎的仰韶文化早期，就出现了以鱼进行占卜吉凶了（用躯干？内脏？鱼骨？）成为真正的贞卜（鱼卜），出现了掌管鱼卜的贞人。长期代代沿用下来，就成为占卜的专用字眼（名子）。后来的人们改用龟甲占卜，牛角脚占卜，由于贞卜为很古老的名词，所以沿用古名不改。——（对两个甲骨文文字的探源，中原文物一九八八年第四期五三——五五页）

赵诚 丁鼎，甲骨文写作，象鼎的形状。卜辞用作副词，表示时间上的现在，有口方日、口正当日、口正日的意思，则为借音字。

鼎出龙。（合一七〇）——鼎用作正，出用作有，龙用作宠。鼎出龙即正有宠，正受先祖神灵宠佑之意。

鼎正，王半。（宁一·三八〇）——鼎用作口正，有口方日、口正之义。正即征，这里是口征野兽的省略，近似于说猎兽。鼎正即正征，正在猎兽之意。半即后代的擒。王半，商王有擒获。（甲骨文虚词探索，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二八一页）

唐兰 参子字条

饶宗颐说参字条下。

裘锡圭说参字条下。

白玉崢说参字条下。

按：「贞」、「鼎」当属同源，亦可通用，诸家已充分加以论证。但在卜辞，此二字已分化，凡「贞」字，诸形皆可通用，而「鼎」、「方」及「鼎彝」本義，均用其较原始之形體，而不用「日」凡分化之形體，均不得逆轉。此乃古文字之通例。参见拙文再論古漢字的性質。

將鼎



孫治讓「金文諸鼎字當以鼎从牆省聲。又从物，右似从刀，或更有夕从升，皆一字也。以諸字偏旁推之，古文牆字疑當从肉从刀，蓋以刀剉肉作醢牆故从刀。小篆省刀，金文物字遂不可通矣。」（名原下十葉）

羅振玉「此字不見許書，古金文有之。有物（史頌敦）物昇（王作簠）物（日辛角）諸形，从匕肉於鼎。日殆所以薦肉者也。此或加，象有清汁，或省匕，或省日與肉，或省肉與匕，然皆為一字也。」（殷粹中三十八葉上）

王國維「古器物銘多云作簠簋，作簠簋，亦有單言簠者，如藩祖蔭所藏二器，其一銘曰：『旂婦簠』，一曰：『魯內小臣床生作簠』，其器則皆鼎也，是簠為鼎之異名。余按簠字於金文或从匕肉，从升从鼎，（流鼎史頌敦及上魯內小臣鼎）或从肉，从升，从鼎，（王作簠及上游婦鼎）或但從匕肉，从升，（日辛角）殷虛卜辭則或从匕肉，从鼎，或从匕，从鼎，或从升，从鼎，當即旂婦小雅『或肆或將』周頌『我將我享』之將字。匕肉於鼎有進奉之義，故引申而為進奉，應公鼎云：『用夙夕簠』，曆鼎云：『其用夙夕簠』，皆以簠當筮言，與周頌同。凡匕肉必於鼎，故鼎上得簠名，非鼎之外別有一種名簠者也。」（甲骨學文字篇引）

王襄「古簠字」（類纂存疑第七第三十七葉上）

葉玉森「按卜辭簠字，其體作𠩺𠩺𠩺𠩺，別有𠩺𠩺𠩺二文。羅文上列于簠字下，予疑非一字。」（前釋一卷八十二葉上）

容庚「曆鼎『用夙夕簠享』即旂『我將我享』之將。」（金文編七卷十四葉下）

吳其昌「簠者，字當作𠩺𠩺。从鼎，从匕（即日），从匕，从肉。或省匕形作𠩺𠩺（後二、七、五），或省匕形作𠩺𠩺（前五、三、七），或省肉形作𠩺𠩺（前五、三、六），實皆非全文也。亦有更省，於鼎形之上，但看匕形作𠩺𠩺（前六、三、四、六），或但增几狀，𠩺𠩺（前一〇、六），或但存肉字，𠩺𠩺（續五、三〇、一五）。雖絲簡懸殊，而其為『簠』字則一。蓋其初義，謂以匕匕取鼎。」

中之肉而置之几上。也。月十之為几形，為世人所習知，今且有日本住友氏所藏之罍紋銅几，可為地下遠器之實證。鼎中烹肉既饔，取置于几而有匕並陳，是即楚漢既醉之詩所云：「爾般既將也。」（既醉鄭箋云：「般，謂牲體也。」）鼎之匕，將之以獻焉矣，是即我將之詩所云：「我將我高。」金文潛鼎所云：「其用夙夕饗焉。」也。一週二四五，古者設鼎，皆匕、俎從設，儀禮述之最詳。少牢饋食禮云：「雍人概鼎，匕、俎于雍饗。」士昏禮云：「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匕、俎從設。」士虞禮云：「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匕、俎從設。」公食大夫禮云：「陳鼎于碑南，匕、俎從設。」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士喪禮云：「陳一鼎于寢門外，匕、俎從設。」其賁特豚，匕、俎從設。有司徹云：「陳鼎，西順，寢匕，東柄。」特牲饋食禮云：「佐食舉牲鼎，匕、俎從設。」鄭玄士昏禮注曰：「匕、俎從設，鼎而設，匕、俎從設。」以載也。儀禮之俎，孟即古文鬯字所從，几也。楊雄方言五：「俎，几也。」廣雅釋器同。一切注音義五引字書：「俎，肉几也，亦曰脚小盤也。」山海經海外西經注亦有「俎，肉几也。」史記項羽本紀索隱：「俎，亦几之類。」是知俎，几同類，有足之俎側視之形，固宜作日寸狀矣。鼎，字正象陳鼎而匕、俎從設之儀，是卜辭、銅器所傳之古象形文，與注傳字書所述之古禮制度合矣。

刀（即匕）俎、鼎、肉，絜然具陳，可以為高，亦可以為養，故「鬯」之義，亦得引申而為養。詩曰：「牝牡，不遑將文。」毛傳：「將，養也。」廣雅釋詁一：「鬯，盡數高滂注，並同。」鼎肉已別出五几，是即且以祭或饗矣，故「將」之義又引伸而為「且」。詩同考：「方將萬舞，鄭箋：「將，且也。」論衡知實亦云：「將者，且也。」皆其證也。一：「以匕別出鼎肉于几上，而且以祭或饗，是手將之也，故「將」之義，又引申而為持，為奉。莊子秋水：「將甲者，釋文：「本亦作持甲。」又荀子成相：「吏淫將之無被滑。」楊倞注：「將，持也。」儀禮聘禮：「將命于朝，禮記鄉飲酒義：「將之以敬，鄭注並云：「將，猶奉也。」皆其證也。由是而旁出支義焉，則極節持符，奉命以統率軍隊者，其所將者為軍，斯即「將」之名之矣。「鬯」為本字，而經典羣籍有「鼎」為「將」，此亦猶卜辭、金文之有「日」，蓋省「匕」或有「月」耳。「肉」出于「鼎」，而入「晉」狀「器」以沮醢醢腐，則即成儀禮所述之「醬」說文所謂「以肉从酉，酒以和醢」也。此「鬯」字賦義之源流本末變化之概略也。

屈萬里「鼎，羅振玉以為即金文習見之鼎字（殷釋中三八葉）。以字形觀之，所謂从肉於鼎，日殆所以薦肉者也。」（甲編考釋六三葉）





作漿，从凡从肉从鼎（省匕）者

一、弱鄉會翼障灵
粹五四

二 唐 前 五 三 六

三戊寅卜貞：𠄎。
京津二二（一〇六四重）

四 口 口 卜 慢 (貞) : 口 𧈧 虫 口 方 孚 . 前五、三七

五





六升歲翼障，王受又神八四九

或作𩚑从匕从鼎（省几省肉）者

丙辰卜大(貞)京咒三。
甲一六三三

二、重負，
粹三九二

三
父丁
貞
三
象。
押
八
四
〇

四日其政，遇各是押四〇四

五口口(卜)，口貞：王出告古貞。前六、三四、五

前六三四六

或作𩚑从肉从鼎（省乙省几）者

一頁                                                                                   

二 乎 𠄎 𠄎 二 告 铁 三 九 二

或作𩚑 以几从鼎（省匕省肉）者：

一
億八三九

三
日
果
張
清
六

三鼎若
九八〇

小屯甲編二四一八骨契有从月从皿作𠩺者二字，文曰：𠩺三𠩺金篇錯雜，不能通讀，似為
習契之作，其从皿，與从鼎，要皆盛物之器，以鼎易皿，與與實一字，說文古文𠩺之，不能通讀，似為
从鼎无殊，亦其之別，籀文之𠩺，則又鍾復為之，𠩺兌蓋作𠩺亦可能由此等字形為變而成。

謂分齊也，亦可以齊，除仙民，周礼音將，細及，𠩺多，𠩺如，𠩺利，𠩺行，𠩺雅，𠩺疏，𠩺言，𠩺將，𠩺齊，𠩺也，𠩺郭，𠩺注，
鼎，即詩所謂肆也，載牲，𠩺注云：𠩺，即詩所謂將也，兩君之說，𠩺瑞，𠩺辰，𠩺謂：𠩺，古者牲體既亨，之後，皆先升牲
于鼎，則刑量其水，火即失其用，故知牲體升于鼎，即乃在既割之後，无當于將之訓，刑，然若必先亨而後升牲
以烹煮之，其故以甲組，鼎而没，𠩺者為烹煮，既成，即以乙出牲體，載于俎，之意，即𠩺之取象也，象外之
意，于牆，又不知牆，所以將來，乃誤以將為牆，省，取象，𠩺不明，借又滋生，將如，詩北風，𠩺，而不知將，為
一于將，之，又不知牆，所以將來，乃誤以將為牆，省，取象，𠩺不明，借又滋生，將如，詩北風，𠩺，而不知將，為

又于將，之，又不知牆，所以將來，乃誤以將為牆，省，取象，𠩺不明，借又滋生，將如，詩北風，𠩺，而不知將，為
遠于將，之，又不知牆，所以將來，乃誤以將為牆，省，取象，𠩺不明，借又滋生，將如，詩北風，𠩺，而不知將，為
又于將，之，又不知牆，所以將來，乃誤以將為牆，省，取象，𠩺不明，借又滋生，將如，詩北風，𠩺，而不知將，為
又于將，之，又不知牆，所以將來，乃誤以將為牆，省，取象，𠩺不明，借又滋生，將如，詩北風，𠩺，而不知將，為

又于將，之，又不知牆，所以將來，乃誤以將為牆，省，取象，𠩺不明，借又滋生，將如，詩北風，𠩺，而不知將，為
又于將，之，又不知牆，所以將來，乃誤以將為牆，省，取象，𠩺不明，借又滋生，將如，詩北風，𠩺，而不知將，為
又于將，之，又不知牆，所以將來，乃誤以將為牆，省，取象，𠩺不明，借又滋生，將如，詩北風，𠩺，而不知將，為
又于將，之，又不知牆，所以將來，乃誤以將為牆，省，取象，𠩺不明，借又滋生，將如，詩北風，𠩺，而不知將，為

又于將，之，又不知牆，所以將來，乃誤以將為牆，省，取象，𠩺不明，借又滋生，將如，詩北風，𠩺，而不知將，為
又于將，之，又不知牆，所以將來，乃誤以將為牆，省，取象，𠩺不明，借又滋生，將如，詩北風，𠩺，而不知將，為
又于將，之，又不知牆，所以將來，乃誤以將為牆，省，取象，𠩺不明，借又滋生，將如，詩北風，𠩺，而不知將，為
又于將，之，又不知牆，所以將來，乃誤以將為牆，省，取象，𠩺不明，借又滋生，將如，詩北風，𠩺，而不知將，為

又于將，之，又不知牆，所以將來，乃誤以將為牆，省，取象，𠩺不明，借又滋生，將如，詩北風，𠩺，而不知將，為
又于將，之，又不知牆，所以將來，乃誤以將為牆，省，取象，𠩺不明，借又滋生，將如，詩北風，𠩺，而不知將，為
又于將，之，又不知牆，所以將來，乃誤以將為牆，省，取象，𠩺不明，借又滋生，將如，詩北風，𠩺，而不知將，為
又于將，之，又不知牆，所以將來，乃誤以將為牆，省，取象，𠩺不明，借又滋生，將如，詩北風，𠩺，而不知將，為

又于將，之，又不知牆，所以將來，乃誤以將為牆，省，取象，𠩺不明，借又滋生，將如，詩北風，𠩺，而不知將，為
又于將，之，又不知牆，所以將來，乃誤以將為牆，省，取象，𠩺不明，借又滋生，將如，詩北風，𠩺，而不知將，為
又于將，之，又不知牆，所以將來，乃誤以將為牆，省，取象，𠩺不明，借又滋生，將如，詩北風，𠩺，而不知將，為
又于將，之，又不知牆，所以將來，乃誤以將為牆，省，取象，𠩺不明，借又滋生，將如，詩北風，𠩺，而不知將，為

古文，非薦肉之具，从鼎从肉，𠩺从匕升聲，說文所無，羅氏謂字从升，殆所以薦肉，按升為林，
李孝定，从鼎从肉，𠩺从匕升聲，說文所無，羅氏謂字从升，殆所以薦肉，按升為林，
李孝定，从鼎从肉，𠩺从匕升聲，說文所無，羅氏謂字从升，殆所以薦肉，按升為林，
李孝定，从鼎从肉，𠩺从匕升聲，說文所無，羅氏謂字从升，殆所以薦肉，按升為林，

孫治謀《說文》：「鼎，屬也。象腹交文三足。」今攷鼎字異文殊夥。龜甲文有字云「卜出丁」，與腹交文三足形並相應，唯上有兩耳。金文父己鼎有字亦同。又卓林父敦有「𠔁」字，改蓋有「𠔁」字，子孫豐有「𠔁」字，子孫祖丁觚有「𠔁」字，諸字確無腹交文，而匡郭耳足咸備，唯義勢方圓小

異，似皆一字。其腹或無文者，形之有耳，疑皆原始象形鼎字。鼎為鼎屬，上亦有兩耳，故甲文金文並有耳。說文斗部，𣪠玉爵也。从斗，象形。𣪠，改𣪠為爵名，从兩口於義無取。𣪠又非其形，竊疑亦當从斗，从耳，上象兩耳，𣪠傳有耳與𣪠略同。𣪠雖與𣪠別，而附耳，遺形藉此字僅存其象，義可互證也。金文鼎字最多，唯𣪠中鼎作𣪠，腹交文三足咸完具，與小篆相近。其餘異體尤衆，並舛異不合，要皆省交象形字也。金文鼎字上並象器形而皆無耳，唯𣪠白鼎作𣪠，約略存兩耳形，古文鼎字亦多如是。鼎器本略同也，其下丰展轉交易，則多失其本形。足則類于𣪠，𣪠字亦多如是。腹交文又或變為𣪠，蓋依傳他字以易其原形，周時已有此弊，不徒秦篆也。

（名原二十三頁）

羅振玉 上形如鼎，下形如𣪠，是𣪠也。古金文加犬於旁，已失其形。許書从瓦，益為𣪠。出。L（殷粹中三十八葉下）

王襄 古獻字，从犬从庸省。L（類纂正編十第四十五葉下按王書祇收第一文）

葉玉森 按𣪠之異體作𣪠，𣪠等形，𣪠辭似為國名。予曩从孫氏後說釋𣪠，左傳襄四年，𣪠奔有𣪠氏，𣪠氏國名紀謂有𣪠氏夏諸侯。L（鈎沈七葉十九行）

葉玉森 𣪠字从鼎从虎。……𣪠辭乃庸字。段作獻。……又後下第卅一葉，𣪠，甲有文字卷二第廿六葉，𣪠，疑並庸之變體。L（鈎沈八葉上）

郭沫若 𣪠乃獻之象形文，象于鼎之上有𣪠。L（粹考二〇六葉背）

朱芳圃 从羅說，收此作𣪠，見文字編十二卷九葉下）

商承祚 𣪠，即獻。金文義父獻作𣪠，與此近似。用即鼎省，獻本作𣪠，或𣪠，从虎以鼎，或从虎从𣪠。見金文後求其便，於結構將虎移於鼎或𣪠之上，而以虎字之下體寫為犬形，遂成獻與獻矣。金文十之八九皆如是，以傳世古獻證之，三足之股皆作虎目，即此字之取義。復以字形言，从鼎者取𣪠之上象，从𣪠者取𣪠之下形也。獻，上為鼎，下為𣪠，乃合二器而成。獻即獻字本體，後寫誤作獻，乃用為進獻字，復別構獻為器名，非其翔矣。L（佚考四十二葉）

商承祚

「獸疑獻字，只即厲之省。」

（類編待問編卷八第二葉）

孫海波 「說文：『獻，獸也。一曰穿也。』今其狀上體似獸，無底，下體款足如鬲，此字上形如鼎，下形如鬲，正象獻之形。」（文編十二卷十九葉）

金祥恒續文編三卷二葉上收此作厲，無說。

金祥恒於上出諸形除最後三文收作鬲外，其餘均收作獻。見續文編十二卷二十六葉下。

李孝定 「說文：『厲，鬲屬，从鬲，虎聲。』辭言『乙卯卜，貞厲，其用亡，辛丑』，蓋言用所獻，先為牲以祈祭於此，幸也。屈說可以。全文作『見獻與契文全同。』（集釋〇八四九葉）

李孝定 「按葉氏所舉另文，一當隸定作厲，商氏釋『或』是見十四卷一，是厲字，與此無闕。商氏說此字从虎，意可以。若然，則用為進獻，義純是音段，余前說為會意者為無據矣。」（集釋三一〇五頁）

李孝定 「說文：『獻，宗廟犬名，羹獻，犬肥者以獻之。从犬，厲聲。』契文从犬从鬲，或又段厲為之，辭云『乙卯卜，貞厲，其用亡，辛丑』，甲編二〇八二，屈氏說『是也』。全文作『或』，或字于白盤不與實對，召伯簋『或』，史獸鼎『或』，或與中見，獻从鬲與从鬲同意，或但作厲，與押編一文同，或从犬从鼎，與前編一文同。竊疑从犬从鼎為會意，以犬為鼎實羹獻之意也。或作伯貞獻，陳公子獻，其形已有誤矣。」（集釋三一〇三至三一〇四頁）

李孝定 「說文：『鬲，鼎屬也。實五穀，斗二升曰穀，象腹交文三足，鬲或從瓦，聲。漢令鬲从瓦，聲。』又十二卷瓦部：『獻，獸也。一穿从瓦，厲聲。讀若言。』又：『獸，獻也。从瓦，曾聲。讀若言。』又：『鬲，部。』均讀于切，鬲部之字或體多从瓦，蓋以形言則為鬲，以質言則為瓦，同从曾聲，當為一字無疑。獻獸字，刑制應大抵相同，所異者獻祇一穿，而獸之穿則不限於一。鬲與獻，其形亦應相近，以獻即為鬲，既與鬲同，則鬲屬，而鬲則如鼎，大上小下者。鬲下別解，鬲又為鼎屬，就甲金文及傳世古器，其形與鼎相近，是則鬲與獻之形當不相遠，其異當在器之大小與底之有無。考工記陶人：『鬲實五穀，先鄭云：『穀受三豆』，後鄭云：『穀受斗二升』，按升四曰豆，是二鄭說同。考工記又云：『陶人為獻實二鬲』，賈疏云：『六斗四升曰鬲』，是獻實十二斗八升，十又三分之二，穀當倍於鬲而有奇。

然雖知其小大之別，亦無以定此字為鬲若獻也。陶人獻下先鄭注云：「獻無底獻」，疏云：「獻無底，獻者對獻七穿是有底獻。」段玉裁說文注獻下曰：「無底即所謂一穿，蓋獻七穿而小，獻一穿而大，一穿而大，則無底矣。」考工記圖曰：「鬲款足」，漢郊祀志云：「鼎空足曰鬲」，爾雅釋詁：「鼎款足謂之鬲」，史記封禪書：「其款足曰鬲」，諸說並同，是鬲之持款為款足，足中空有底。諸說雖未明言有底，然既為鼎屬，鼎未聞無底者是，鬲有底明矣。案文上出諸形均為款足，除前七、五、二、供、三一、八、九、四、八、二、一、少數數字外，均為有底，與獻之無底者有別，是則就字形言，當以釋鬲為是也。金文鬲字多見，作品孟鼎、單伯鼎、召仲鼎、召卣、右戲仲鼎、南史頌鼎、南縣咎咎鼎、南伯鼎、南金、季貞鼎、例多不具舉，當以孟鼎、召伯鼎等形為正，自餘多有譌妄。鄭伯鼎一文上與鼎同，仍留有耳形痕跡，與梁文相似。卜辭鬲方國之名，金文或言鬲若干夫，或言鬲若干人，或稱人鬲，疑當讀為隸。

又戈文有鬲字，容氏金文編收作庸，按諸梁文當亦是鬲字。（集釋〇八四六葉）

屈萬里 鬲，即庸字；於此當讀為獻，乃獻俘之義。庸，羗，謂所獻之羗人也。（押

釋二〇八二片二辭釋文）
饒宗頤 不獻冊也。（通考四九一葉）
「只治庸字，即獻。他辭云：『貞：不冊冊于祖乙。』（屯乙四八三四）義即

饒宗頤 饒宗頤 卜辭「在自鬲」，（見佚存三一八）鬲即子鬲封地。左襄十四年傳：「有鬲氏，」在今山東。漢志鬲縣屬平原郡。（通考一〇〇二頁）

按：此當併入 2745 「庸」字條，參見該字條下。

鼎
收

按：合集二二一五三辭云：

「鼎伐」，不

當為「鼎」之異構，訓為「當」。

涌泉或温泉。殷商故地最大湧泉為今河南輝縣之百泉，其派或即潞水，說此存疑。L (古文
字釋丛，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五年一期一。三頁)

按：字从「鬲」从「木」或「中」在「卜」辭為地名及人名。

合集四八五五辭云：

貞，弗元止。

為人名。

合集五七〇八正辭云：

乙亥卜，貞，令多馬亞伯遘統省隄亩至于畧侯从常川比來侯。

為地名。

2755

弼鬲



郭沫若隸定作鬲。見粹考二〇七葉上。

孫海波「疑即弼字。說文云：鬲，鼎屬。實五穀，斗二升曰鬲。象腹交文三足。此
又：鬲，麗也。古文亦鬲字，象執飪五味氣上出也。𠂔从食从干，此字下體正象鬲形，此
从「匕」與「干」同，所以調和五味者也。卜辭鼎鬲字亦多从「匕」作「匕」，形如匙。今出土銅器尚有附「匕」
者，可證也。L (誠齋考釋五葉)

李孝定「从鬲郭以為鬲二者古為一字从介，說文所無。又疑此字仍是从鬲从「匕」兩側小

點象義計形L (集釋〇八五三葉)

按：合集三一〇三六辭云：

乙弼鬲戚，其雨。

又懷一四〇二辭云：

其鬲戚，乙。

字从「鬲」从「匕」乃祭名。

2756



按：卜辭殘缺，其義未詳。

2757



按：合集二二〇九九辭云：「庚戌卜，出……知于妣辛眾父丁，佳之出。」
為祭名。

2758



王襄 「疑鬲字」 (類纂存疑第三第十四頁下)

2759



按：合集一三七六一反辭云：「……亡疾」
為人名，與「鬲」字無涉。

屈萬里 「鬲」與「麻」通，謂俘虜也。雙劍謬尚書新證卷二「梓材」篇云：「按大誥『歷服』，麻，魏石經作鬲。孟鼎：『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又云『人鬲千又五十夫』。孫治讓讀鬲為麻；並引周書世俘篇，謂俘虜為麻。是也。失令殷：『姜商令貝十朋，臣十家』。鬲十人。疑鬲，麻，隸古並通。日本辭兩千云：『蓋謂得俘虜千人也。』(甲釋第七八頁)

劉洲臨 「甲骨文中」的「𠩺」(鬲)與「𠩺」(覲)，在形體上有着显著的差別即覲字是有耳的，

王襄 「古爵字，象三足流柱鑿具全之形。」（《續纂正編第五第二十五葉下》）

王襄 「說文解字：『爵，禮器也。象雀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雀取其鳴節：足也。』」竊疑古人象雀以製爵，更象爵以製字。契文之爵象三足流柱鑿腹皆全之形。因側視，柱祇顯其一，繁簡之體不一，或為二足，或省柱，或作兩鑿為日，為，或衍鑿為田，或省之。流變之跡虽甚，然爵之形仍顯。小篆之爵，象既象雀形，从鬯从又，兼著其用。于形誼為繁。程瑶田《通藝錄》云：『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后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口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竿翅將流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尔鼎立者，其足也。』說爵之形甚明肖。附錄以証吾說。（《古文流變臆說》七。——七一頁）

李孝定 「契文爵字即象傳世酒器爵字。爵，兩柱側視之但見一柱，故字祇象一柱有流腹空三足有存之形。羅氏謂象雀形惟肖者實未見其然。許君謂爵象爵在字以下文備節，是，如之形，並以師，是，說禮器之意，此乃漢世經生故習殊不足異，而羅氏得見真古文並傳世彝器乃一仍許說則殊可怪耳。金文作爵，縣祀墓金文獻卜辭爵字或用為勅詞，疑即以爵位加入之意，辭云：『戊辰卜貞貞爵子華，歲二四一，三，歲四二，四，亥卜貞貞華，爵子白，備五五二，是也。』或為人名，『乙丑卜貞貞爵，子子亡，亡，八八九三，乙丑卜貞貞爵，子子白，八八九八，是也。』或為地名，『乙丑卜貞貞爵，子子亡，亡，八八九三，乙丑卜貞貞爵，子子白，八八九八，是也。』用『歲下五十五，乙亥卜來壬申，名御爵，八二一三〇，子子爵，出，備且口，八四八三五，是也。』（《集解》一七五八葉）

饒宗頤 「爵恆用作勅詞，即侑爵也。《荀子·王制》：『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宰之數。』楊注：『宰爵，掌犧牲之事者也。』（《通考》四六六——四六七葉）

丁驥 「乙丑卜貞貞爵，夕子亡疾，此多子亡疾，多省寫，帝以爵祀。」（《諸帝名中國文》）

黃奇遇 「為什麼說爵，爵，爵等形就是沃丁，這必須要知道爵，爵，爵等形為什麼就是沃字，我們不得不作一些簡單的考訂工作。甲骨文中，有字形作『爵』者：

丙子卜『爵』一宰

前四·一六·三

甲五七一

癸巳卜 酒 咎 宰

口 寅 卜 酒 咎 一 宰

口 口 卜 酒 咎 一 宰

口 口 卜 酒 咎 三 宰

丙寅卜 酒 咎 多 三 宰

丁亥卜 酒 咎 多 纛 用、三 宰

丙辰卜 于 宗 多 酒 咎、纛 用

丙申卜 酒 咎 机

卜 先 纛 咎

这一类卜辞都用了一种专用的不常见的祭法——酒。此是象形字，象从器皿中往外倾倒液体之状。酒为何物，我们认为这是爵，爵多两柱或单柱的，但也有无柱的。

体之状

三代一六·二六 爵 一字

三代一六·二三 父癸 爵 三字

三代一六·二五 父癸 爵 三字

甲文中爵与上举爵状相同。二为爵之流，因为爵之尖状高足。由于有了以上的证明，这样我们可知爵为爵中倾倒液体之状，这应是沃字的原始字形，因为沃字之原始意义也正是从器皿中倒酒以祭祀鬼神。这样，我们可以从字义上证明酒与沃是一字。

为沃字

字。

韵文里

沃字

沃字

沃字

沃字

沃字

沃字

沃字

沃字

沃字

沃字

沃字

沃字

遺六三五

字一·三三四

人二·三三五

续二·二一·二

人二·三一·五

南明五九二

宁二·一〇六

宁一·一六〇

佚五六三

酒。此是象形字，象从器皿中往外倾倒液体之状。

但这也无柱的。

我们仍照录其原形，不加隶定。现在我们列出有沃丁合

文的全部卜辞：

贞于河……

贞勿出于王恒……

……

……

……

……

……

……

……

……

……

……

……

……

……

……

……

……

□ 亥卜貞貞 子白

王其出貞

甲午卜古貞貞

丁巳卜貞貞則牛貞

貞

王貞韋 貞凡

貞示

貞勿貞

貞

貞示凡

戊子卜古貞唐

戊辰卜韋貞貞子卓

貞于牡

丙申貞來日貞其

乙丑卜婦亡希

貞

貞

丙寅卜木貞于祖乙

戊寅卜不雨

丙子卜于丑木其父丁

庚戌卜王曰貞其兄貞用

野弼于苗

王征父癸兆商在貞

卜在貞

貞

貞

貞

貞

无疑的。我们从上举铁二四一、三版可看出，貞与唐对貞，唐为殷之先王，所以貞当为殷之先王是九版、七版也可以看出，卜问者从自然神祇河一直接问到人鬼曰王恒、貞。京四一

前五·五·二

前五·五·一

后下七·八·一

林二·六·一三

铁二·五·一

京二·四·一

后下七·一·〇

京四·一·九

拾一·二·一三

拾一·二·一二

后下七·九

铁二·四·一三

合四·六·五

南辅四·〇·一

乙八·八·九八 (合集二〇三七一)

乙八·八·九八

京八·五·六

乙三·〇·五

存一·一·四

后下五·一·五

邾三·三·八

前二·三·五

续三·三·一

前二·二·〇

七

七

沃丁之丁字，有作口，也有作𠂔者，这与雍己作𠂔、𠂔者同，沃丁也有爵中不见丁字者，如前二·二〇·七版，是因甲文残泐过甚，未拓印出来的缘故。𠂔（释沃丁、盘庚，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七年一期六七至六八页）

按：卜辭爵字即象爵之形，與雀風馬牛不相及。李孝定論卜辭，爵字之用法甚詳，但謂「爵子卑」即「以爵位加人之意」則非是。辭已残缺，不能連續。契文「爵」與「𠂔」有別，不能混同；「爵」从一柱；「𠂔」从二柱；「爵」有流，而「𠂔」無流，此其大別。

合集二二三二二三與二二三二四同文：乙丑卜，貞，婦爵多子亡疾，「多」字省作「𠂔」，摹釋總集及刻辭類纂皆誤釋作「肉」，今正。

爵

𠂔

2761

按：合集三六八五一辭云：「癸亥卜，在爵貞，王旬亡𠂔。」為地名。字从「水」从「爵」，乃地名之專用字。

爵

𠂔

2762

按：字从「爵」从「凡」，合集一一三八辭云：「甲子卜，交，爵京，从兩。」為地名。

爵

2763

按：此當是「爵」字之省。象爵而無柱，辭殘，其義不詳。

2747

2764

爵



按：字从「爵」，从「又」，乃「爵」之繁構。

2765



按：字从「爵」，从「匕」，或當是「爵」之異構。

2766



按：卜辭殘缺，其義未詳。

2767

𦣟



王襄「契文學字象兩柱三足巨腹之形，元流元尾，與傳世之學同。或从「𦣟」，象手持盞之形。近世各家著藝器圖譜，所載飲器有爵、觚、觶、解、角、學，端陶齋藏寶鼎所出古禁，各列諸飲器有散有學。許書：「學，玉爵也。」亦以學為飲器，知許說有本。按爵、觶、角、學容酒之量，皆較近古之羽觴，今時之杯盞為鉅，讀礼記燕記：「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謾之文，可以知其有節。古文流變臆說七一

孫海波「爵，前五·五·三，或从「𦣟」，象手持之形。羅振玉說：古散字作爵，與𦣟字形頗相似，故后人誤以學為散。韓詩說諸飲器有散元學，今傳世古飲器有學元散，大于角者惟學而已，故諸經中散字疑皆學字之訛。」（甲骨文編五三一頁）

考古所

「學：像器皿有三足，立柱，鑿，無流，正是學的形象。卜辭中𦣟（后下七）

九)。其（后下七。一。）也当是𡗗字。卜（小屯南地甲骨九九二页）

按：字當釋「𡗗」。前五·五·三辭云：「壬戌卜古貞，乎𡗗𡗗泰，當為地名或人名。」

𡗗



2768

按：字从「𡗗」从「火」从「𡗗」其義不詳。



2769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770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771

按：字从「𡗗」从「目」，合集一四二四九辭云：「𡗗帝，西宅」為祭名。



2772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李孝定「象案盛豐腴」形。下所以即毀簋也。字作𩇛無由象在裏之形，疑當作𩇛。象嘉穀在簋中形，乃合穀之馨香乃其引伸誼也。（集釋一七四七葉）

屈萬里「𩇛，為鄉，既等字所以，當是說文之𩇛，即香字也。此當是薦馨香之祭，其詳未聞。」（甲釋八七九片釋文）

按：𩇛為「鄉」，「即」，「既」，「毀」，「食」諸字之所从，亦即說文之𩇛字。許慎解「𩇛」字之形義俱誤。𩇛當象案盛在毀之形，不必為嘉穀，與香字無涉。𩇛實即「毀」（簋）之初文。



孫海波

「字甚奇，卜辭未見，疑从水从𩇛字。」（文錄八葉）

按：字从「水」从「𩇛」，隸可作「浪」。在卜辭皆為地名。

陳邦懷 「二、旦 食日」

四二號 自旦至食日不雨 食日至中日不雨 中日至晷不雨

六二四號 辛亥卜，翌日壬，旦至食日不雨。

六二四號 壬，旦至食日其雨 食日至中日不雨 食日至中日其雨 中日至晷不雨

……卜辭曰：自旦至食日之食日，尚無解說。按清鄰風：「崇朝其雨」，毛傳：「从旦至

食時為終朝」。据此知卜辭「食日」即食時也。L（小屯南地甲骨中所發現的若干重要史料，

湯契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一期一二七頁）

考古所 「食黍：當與「昇黍」同義，「食」可能為昇之省。L（小屯南地甲骨九七六頁）

考古所 「食日，陳夢家認為是大食、小食的省稱，据此片卜辭當在旦與中日之間，時

間約與大食相當。食日一辭也見于文獻記載。左傳昭公五年：「日之數十（注：甲至癸），故

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从

此段記載看，食日也在旦日與中日之間，與卜辭的記錄是一致的。L（小屯南地甲骨八三八頁）

胡厚宣 「关于这一日日月又食日的多件，首先加以推算的是陈遵娉先生。一九四〇年

董作宾先生作殷代之天文一文，迭请陈先生推算，陈先生推算的结果，凡有三说。（一）公元

前一二一七年五月十二日月食，公元前一二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日食。但是日惜按日食周期推

算尚未得其与此次日食同素者。L（二）公元前一二二二年八月四日月食，公元前一二二二年

八月十八日日食。但日卜之日在日食后三日。L（三）公元前一二三〇年七月十一日日食，公

元前一二三〇年八月一日月食。但月食之卜在日月食后二日。L

一九四一年陈先生作春秋以前之日食记录一文，又补正前说，假定有两种可能。①假定若

是日有月食，后有日食，据推算月食当在公元前一二一七年五月十一日戊午，日食当在公

元前一二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癸酉。但这次月食，在十六时二十九分，中国看不见。②又假定

日望日月食，兼卜及于上次日食，即是日有日食，后有月食，据推算日食当在公元前一二三

〇年七月十八日己未，月食当在公元前一二三〇年八月一日癸酉。但己未又在朔后二日。又说，

日若癸酉为日月食以后之若干日所卜，此次日月食，即无从推算矣。L

一九四四年刘朝阳先生作殷末周初日月食初考一文，他既释这一卜辞为「日夕出食」，推

定为一二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说这天是日中食，系发生于下午。又说，日甲骨文之夕与月，无甚分别，则又应为月食之记录。

一九四五年董作宾先生作殷历谱，先引用了陈遵姑先生推算的学说，自己又重加推算，认为这次日月又食事件，月食在公元前一二一七年五月十一日，日食在公元前一二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采用了陈遵姑先生订正中之一说。

一九五〇年董先生作殷代月食考一文，又取消了自己以前的说法。他说，古文但记日月有食，因日食与月食叠见，卜问休咎，卜的日子不必为月食或日食之日，故无从推求。在文食谱中我曾列入日食一，今删去。

一九五〇年美国德教署教授写了一篇商朝年代，他把日月又食记为日夜有食，并把这次日食，推定为公元前一二一九年二月九日癸酉。

一九五二年董先生作卜辞中八月乙酉月食考一文，除了重申他在殷历谱所引日月有食一条应该删去之外，又批评德教署教授的学说，说：最近德教署教授写了一篇商朝年代载在通报，把这一个记录解为日夜有食，列在一二一九年二月九日癸酉的日食，说：这次月食发生在安阳的下午四时二十六分，食象继续增长，到了五时十二分日落时候，食象到达四。四〇，这个日食在日落时并未终止而继续到夜间，他把卜辞解为「癸酉日贞下，日食于夜，是若吉祥」。我不赞同这种解释。又说：「若照德氏所举之例，下午四时半日食已经开始，应当说「日夜有食」，不得单称「夜有食」。月食常见，也必有延续到月落日出而食象未尽者，又何以独不见「月日有食」的记录。

一九五五年陈遵姑先生作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又推定有另外两种可能。他说：「董宝殷契徵文天一这片，可能是指公元前一二三〇年七月十八日的日食和八月一日的月食，或指公元前一二二二年八月四日的月食和八月十八日的日食。

一九五六年陈梦家先生作殷虚卜辞综述，也提到过这片牛胛骨卜辞。他说：「武乙卜辞的日月又食，也可读作日夕又食。尚未加解释。

一九五九年英国李约瑟博士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天文学。他说：「董作宾已把甲骨卜辞中的六次月食和一次日食考证清楚了。日食是公元前一二一七年。但他仍然是根据的董先生殷历谱的说法。

一九六三年赵君民先生作甲骨文中日月食一文，也是根据董先生的殷历谱的学说，认为董氏陈推得见时分日可能有三小时的差，可是不恰当的之外，其所推定的年月日还是日具有天文学上的可靠性的。认为这次日月又食的月食在公元前一二一七年五月十一日，日食在一二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九七五年张培瑜先生作甲骨文日月食纪年的整理研究一文，他称曰日月又食曰为日夕又食曰，说：「癸酉贞日夕又食，应是一次安阳可见近傍晚发生的日食」。又推定这次日食为公元前一一七六年八月十九日。

一九七九年中国天文学简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天文学简史出版。说：「殷契佚存第三七四版的记载是「癸酉贞日夕又食，佳若？癸酉贞日夕又食，匪若？」这块公元前十三世纪武乙时期的牛胛骨上的卜辞，意思是说：「癸酉这一天进行占卜，黄昏有日食发生，这是吉利的征兆吗？还是不吉利的征兆？」

一九八〇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出版。徐振韬所写中国古代日食观测一个条目说：「甲骨文中，日夕有食，非若？」意思是说，「癸酉日占，黄昏有日食，是吉利的吗？癸酉日占，黄昏有日食，是不吉利的吗？」关于这次日食，虽然由于各研究者推算方法不同，所求得的发生日期不同，但大多认为发生在公元前一二〇〇年左右。

一九八一年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所编写的中国天文学史出版。书中引用了「癸酉贞日夕有食唯若」。癸酉贞日夕有食匪若，认为是「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日食记录。

一九八一年底，陈邦怀先生作卜辞日月有食解一文，以为卜辞中的「日月有食」即日月交食，即汉书天文志的「日月薄食」。《汉书注引》孟康曰：「日月无光曰薄」。韦昭曰：「气往迫之为薄，亏毁曰食也。」

总之，殷武乙文丁时甲骨中讲到「日月又食」的卜辞，共有三片。有两片同文，为一件事，用两骨占卜，卜辞都有两条，说：

癸酉贞日月又食佳若。

癸酉贞日月又食非若。（《簠天一、供三七四、双图下三四、合三三六九五》）

从正反两方面对贞。另一片一条卜辞，也是同日贞卜同一事，说：

癸酉贞日月口食口口上甲。（《京三九六五、合三三六九五》）

「日月又食」一样，只有末尾几个字，略有不同。

卜辞的「口又口」即「有口」，「口佳」即「语辞的口唯」，「口若」的意思是顺利或吉利，诸家无异辞。

惟「日月又食」的「口又口」字，最早一九二五年王襄释曰「夕」。后来一九四一年的胡厚宣，一九四四年的刘朝阳，一九五〇年的徐效霖，一九五六年陈梦家，一九七五年的张培瑜，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天文学简史的编写组，一九八〇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的徐振韬及一九八一年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小组，均从王说，释「口又口」为「日夕」。

字最早释为日月，的，是一九三三年的商承祚。后来一九四〇年的董作宾和陈遵媯，一九四三年的于省吾，一九四四年的刘朝阳，一九五六年陈梦家，一九五九年的李约瑟，一九六三年的赵却民，一九八一年的陈邦怀，均从商说，释为日月。

其中刘朝阳以为日月无别，陈梦家以为日月又食，也可读作日夕又食。所以他的既释日夕，又释日月。

释日月为日夕者，一九四四年刘朝阳推定这次日食发生在公元前一二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一九五〇年徐敏骞推定在公元前一二二九年二月九日，日发生在安阳的下午四点二十六分。一九七五年张培瑜推定在公元前一一七六年八月九日，日近傍晚发生。

释为日月者，一九四〇年陈遵媯假定这次日月频食有三种可能，后经一九四一年、一九五五年一再订正，最后推定这次日月频食有两种可能，一为公元前一二三〇年七月十八日日食，八月一日月食；二为公元前一二二二年八月四日月食，八月十八日日食。一九四五年董作宾推定这次日月频食在公元前一二一七年五月十一日月食，五月二十六日日食。一九五九年李约瑟，一九六三年赵却民，都信从董说。

今案日月字当释为日夕，释为日夕，显然是不妥当的。陈遵媯先生说：此字前三期皆当为月字，第五期则当为夕字。又说：若释为夕字，则当为癸酉之夕有日食。然夕在卜辞中即为夜字，非若后世朝夕之意，同时有昏暮字，以示天晚之时间。日食在夜，则决不能见。这些句说得都非常中肯。日夕字在武乙文丁时一般都用作日月，无用作日夕者。卜辞中常见的日夕亡祸，日夕之义都为日夜，无作下午或傍晚之意者。如此，则下午傍晚日食之说，就难以成立了。

日月频食之说，归纳起来，可有两种说法。一为董作宾先生推算的结果，李约瑟和赵却民从之。但董氏自己已经一再声明：日夕但纪日月有食，因日食与月食叠见，卜问休咎，卜的日子，不必就是月食或日食的日子，故无从推求，今删去。又说：日卜贞的日子，不必就是日食或月食的日子，而在日食之后，无从推求。

一为陈遵媯先生推算的结果，但据张培瑜先生的推算，结果日干支都不符合，且不全可见。就连陈氏自己也不能完全相信，他说：若癸酉为日月食以后之若干日所卜，此次日月食，即无从推考矣。

我们的意见是，在今天我们的所能见到的甲骨卜辞中，除了前面所举三片之外，还没有清楚纪有日期的日食记载。龟甲兽骨文字上卷一〇页五片，上端尚有缺文，有人怀疑日出食三字是否连读，不敢说一定。严一萍先生殷商天文志举甲骨文集第一一四八一片，释为日出食，按此片乃旅顺博物馆所藏，已见著录于甲骨续存下卷一四九片，日日字乃是日十一

月台文，也不是日有食的记载。

武丁时卜辞记月食有干支可考者共五次：

一、庚申

癸丑卜，贞旬亡祸。（正接反）七日己未望，庚申月出（有）食。（《库》一五九五、《合》四〇六一〇）

二、壬申

己未夕望，庚申月出食。（《金》五九四、《欧》剑一四、《合》四〇二〇四）以上两辞同文）

三、癸未

癸亥贞旬亡祸。（《簠》杂三〇）正接反）旬壬申夕，月出食。（《簠》天二、《合》一一四八三）
□未卜，争，贞翌甲申易日。之夕月出食，甲寅不雨。（《乙》一一一五十一、六六五十一、八六八十一、九五二十二、四六二五、《丙》五九）正接反）之夕月出食。（《丙》六〇、《合》一一四八三）

四、乙酉

癸未卜，争，贞旬亡祸。三日乙酉夕，月出食，闻。八月。（《甲》一一一四十一、一五十六、一二八九十一、七四十一、八〇一、《新》缀一、《合》一一四八五）
□□□，出，□□□祸。三日□酉夕，□□食，闻。（《契》六三二、《合》一一四八六）两辞同文）

五、甲午

□丑卜，宾，贞翌乙□□黍登于祖乙。□占曰，出祟，不其雨。六日□午夕，月出食。乙未酒多工率条翟。（《乙》三三一七十三、四三五、《丙》五七、《合》一一四八四）

月食都是记在验辞之中，而且都称夕月出食，意思是夜里有了月食了。

陈遵妣先生说，日食在朝，月食在望，近距亦经半月。□又日食看到，当在白天，月食看到，当在夜里。今卜辞说，□癸酉贞日月又食□，日月并称，但日月岂能同时有食？且日日月又食□，又不是记验之辞，则知其必定不是实录。又月食，亦不言日夕□，知癸酉既决不是月食，也不是日食的日期。

武乙文丁时，还有与此相类似的卜辞，如说：

乙丑贞日又哉□。允佳哉。（《安》明二五三九、《合》三三七〇〇）

日乙丑贞日又哉□与日癸酉贞日月又食□文句相同，由验辞□允佳哉□知日乙丑贞日又哉□并不是说乙丑日已经发生了日食又哉□之辞。日贞日又哉□乃是命龟之辞，意思是贞问会不会出现日食又哉□的现象？□允佳哉□是验辞，意思是说太阳果然□唯哉□了。这才是记载的太阳

真的可唯哉了的可家。

由此乃知日癸酉日又食佳若？癸酉日又食非若？日，也当是命龟之辞，意思是正及两方面对贞，卜问日月如果有食，会是吉利还是不吉利呢？并不是说癸酉日真的有了日食或月食或日月频食的现象发生。

实际的日又哉，记录在卜辞后面的记号文字的倒子，还见于武乙文丁时的卜辞，如说：

乙巳卜，酒乡其召小乙，兹用。日又哉，夕告于上甲九牛。（甲七五五、合三三六九

六）

日乙巳卜，是叙辞，日酒乡其召小乙，是命辞，日兹用，是用辞，意思是按照这次所占卜的予情施行了。日又哉，以后，是验辞一类的记号文字。意思说这天日又哉了，晚上乃祷告于先公上甲，祭祀时用了九头牛。关于日又哉的记号，也是记在卜辞后面的验辞里边。日又食，并不是记在验辞里边，所以我认为它就决不是日月食的实际记录。

武乙文丁时卜辞又说：

庚辰贞日又哉非祸佳若。

庚辰贞日哉其告于河。（粹五五、合三三六九八）

口口口口口口非口佳口。

庚辰贞日又哉告于河。（续存上一九四一、合三三六九九）

两版卜辞同文。日非祸佳若，与日日月又食，卜辞的日佳若非若，亦相类似。日其告于河，及日告于河，亦犹日癸酉贞日月口食，口口上甲，卜辞称口口口上甲，所缺两字当为日告于河，意思说日月如果有食，祷告于先公上甲是否吉利？

由于日癸酉贞日月又食，这三片卜辞，都是命龟之辞，意思是说，癸酉日占卜，问如果真发生了日食或月食，会是吉利还是不吉利呢？如果真的发生了日月食，就向先公上甲祷告是否吉利？并不是说在癸酉这一天已经真的发生了日食或月食或日月频食之事，所以就不容易推考其日月食的年代和日期。否则，勉强去加以推考，无论如何，总是不好讲通的。（卜辞，日月又食，出土文献研究二三——二八页）

曹锦炎「陈梦家先生说：日卜辞「大食」「小食」皆用作朝食夕食之时，或者称「食

日」「食」。日（见综述二三二页）按陈先生把日食日看成是时间专用名词，是正确的，但认为与日食，因为大食、小食之名称，则未免不妥。

卜辞对于一天廿四小时以内的各个时间阶段，都有专名，日食日也是其中的一个名称。新出土的小屯南地甲骨资料，对确定日食日所处的具体时间范围，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自旦至食日不雨？
食日至中日不雨？
中日至昃不雨？

辛亥卜，翌日壬，旦至食日不雨
屯南四二

食日至中日不雨？
食日至中日其雨？
中日至郭兮不雨？

中日至「郭」兮「其雨」？
屯南六二四

曰旦指日出时，曰中日指中午。所以，曰食日当属上午中的一段时间。

卜人楚丘，楚丘（今本脱后「楚丘」二字，据敦煌所出六朝写本改，见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第一辑）说：曰……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日

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日，可见春秋时把一日分为十时，曰食日仍是其中之一。

杜预注云：曰日中当五，食时当公，平旦为卿，鸡鸣为士，夜半为皂，人定为舆，黄昏为隸，日入为僚，哺时为僕，日昃为臺，隅中日出，阙不在第。……他以汉魏通行的十二时当春秋的十

时，并认为曰食日即是曰食时。……曰食时正当曰平旦与曰日中之间。……曰食时一名也

见于云梦秦简编年纪：曰廿七年，八月己亥廷食时，产男耳。……（睡虎地秦墓竹简第七页）竹

简整理小组注：曰食时，据秦简曰书乙种即辰时，廷食时，正当辰时。……曰食时正当指

上午七时到九时。……曰食日相当于是曰食时，虽然商代的曰食日与秦代的曰食时在具体时

间上不一定密合，但两者应相去不远。

董作宾先生曾考定卜辞中的曰大食日相当于后世的曰朝食日，曰晝食日，曰小食日相当于

曰夕食日，曰哺时，并认为曰大食日约当今之上午九、十时（殷历谱上编卷一），如此则大

食日和曰食日的时时间大致相当，应为一食日的另一名称。

……承李学勤先生见告，乙编中也有一条关于曰食日的记载，今录于此，并略作小疏。

乙编六三八五和六三八六是一块龟腹甲的正反面，其中有几条卜辞内容相联：
甲寅卜，翌乙卯不其暘日？
贞，翌乙卯不其暘日？（正）
五固曰：止口有雨。乙卯允明暘，三口，食日大星。（反）
曰明曰即曰旦曰为另一名称，说文：曰旦，明也。……曰食日在曰明曰后，为上文又添一佐证。

曰大星曰訓為曰大晴。楊樹達先生在和微居甲文說中說：曰大星者，天上星大出也。又云：曰大星即大姓。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引韓非子說林下曰：雨十日，夜星。云：曰夜星即姓也。說文：曰姓，雨而夜除，星見也。曰姓，今作晴。曰食日，為上午的一個時間單位，根據此版卜辭，可証成星訓晴之說。L（讀甲骨文劄記（二則））上海博物館集刊第四期一九六——一九七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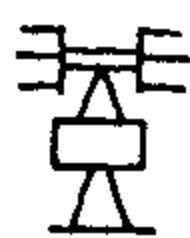
按：許慎關於食字之說解，於形於義均不可通，實則與、飲、本同字，六穀之飯，凡可食者謂之食，引伸為飲食之義。卜辭食字象食物在器，上有蓋之形。林義光文源以為金文食字从A，在食上，其說非是。卜辭：大食、小食，當如董作賓所言。又：日食、月食，即爾雅釋天：「日月虧曰食，稍稍侵虧如蝨食草木葉也。」



按：合集三二一八一辭云：「辛丑貞三羊册五十。」五字為用牲之法，或當是「毀」之省，參見2785「毀」字條。



按：合集二三四三一辭云：「辛丑貞三羊册五十。」五字為用牲之法，或當是「毀」之省，參見2785「毀」字條。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當瞭然也。今隸定五期之帶，乃由兩手演化，當如附載之帶，一蓋以之訖矣，此例卜辭中有之。如「執」之別體，不以凡而從，更受収以成「」，如第一期辭云：「口口卜，賓貞：「執（炎）」于宮？三月」一（前六一三二）執作炎，從兩手植木于土，即樹蕝之義也。而同時卜辭又有：「身勿執（炎）」于口？」一（八一三）此「執」從中，中木可互用，而後則變為「」，以土之如故也。二期以後，更增人身，省土，作「」一（前六一五七）或「」一（前六一五二）矣。其由「」而「」，由「」而「」，演化之迹，與「實」字正同。又由金文「十四」一（即兩手之「」），故不再重出之也。此字以五期而右則從凡，凡所以示兩手，亦可知「十四」一（即兩手之「」），故不再重出之也。此字以五期之形為代表，寫作「實」，其音與義則取之金文之「」，即說文之「執」也。知「實」祭之用食物以祭者，一由其字形。其字必从食，自在卜辭中作「」，下為盛食之器，為「」形，即殷若簋也。上之「人」象所盛之黍稷。其作「食」者，即食字，A為器蓋，舉其器之全形也。一由其祭器。上表「辛」毀銘文云：「數稼教用乍旬辛實毀。厲冊。」一（續殷文存上四八七）此器自名為「毀」，又稱「實」，蓋實祭所用之器也。又表中所列「沈子盥」，其銘文有「作茲盥」，用「執」饗已公。語「瀛」亦稱「執」，是實祭用毀與盥之明證也。毀舊釋為教，教與盥皆為盛黍稷之器，而實祭用之，此「實」為黍稷食物以享祖妣之祭，確證也。一（殷曆譜上編卷三第十四葉下至第十五葉下）

王襄

「實」字，華石斧先生釋裸。

（類纂正編一卷二葉上）

葉玉森

「卜辭之實，似應釋索，索殆殷代求神之祭。（鈞沈六頁）

商承祚

「此是祭名，疑為裸字，魯庚角作「崇」與此略近。一（類編待問編一卷一葉）

吳其昌

「崇」宜與「饒」相類。一（解詁六三五葉）

吳其昌

「崇」者，殷代祀典之一種，卜辭所屢見，而其原始之風義，殆象祭饒索盛

豐盈之形也。

所以知者，自殷以後，此字雖已隨趨契而俱廢，然在銅器之中，此字尚曾兩見：

一見于武吳殿彝器圖錄冊一葉六三：

「媿疎教毀。一見于善齋吉金錄冊八葉五七：「瀛需惠毀。」

（原文畧）

「摘錄者」兩端一云：「作崇毀。」一云：「作饒毀。」以金文成語之通律言之，此

「崇毀」及「饒毀」與他器銘之「饒鼎」（戎叔朕鼎等）「饒彝」（禾毀等）「饒毀」（貞

毀等）「饒簋」（獻伯禹）「饒盤」（齊陸曼簋）「饒簋」（番君召簋）正復相同，知崇之宜

之正南方，见帝辛征人方往返路线略图，相去考城甚远，当非春秋戴国故地。此字亦见于金文叔截卣，文曰：

叔截卣宝尊彝

既称曰叔截，与卜辞之截，当属一源，则卜辞之截地亦属方国，然与春秋之戴，当非一系。
(此一方补释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册三五八六页)

于省吾

「甲骨文字」字目见，亦作𠂔、𠂕、𠂖、𠂗等形。甲骨文编入于附录。商承祚同志曰：疑为裸字（类编·待问一·一）叶玉森释索（钩沉六），是其昌谓曰：骨之谊与饕相类（解诂六三五）。按各家所释均属臆测。

甲骨文字，周器虢叔敦作𠂔，羸惠敦作𠂔。又甲骨文字三见（甲骨文编三·一·一）释𠂔，而未作分析。按其字右例从𠂔，下从𠂔，即𠂔之变。甲骨文之𠂔与既左从𠂔变作𠂔，数见不鲜。又甲骨文卿字中从𠂔变作𠂔者屡见，可资互证。周器卯敦作𠂔，说文作𠂔。此字左下从𠂔，后来变作从食，与周代金文𠂔亦作𠂔，卿亦作卿同例。至于甲骨文字𠂔字上部所从之𠂔，即𠂔之初文。说文𠂔字作𠂔，盖谓：𠂔东楚名生曰𠂔。𠂔一详释𠂔一依据上述，则𠂔与𠂔均从𠂔声（金文编误以为从𠂔由一，𠂔与𠂔均从𠂔声，古从𠂔从𠂔之字音近通用。例如：周器之子陟行𠂔作𠂔，假𠂔为从𠂔声之𠂔，金文编误以为𠂔行𠂔为𠂔之别名。又诗风郑笺之𠂔衣纁神𠂔，释文曰：纁本作纁；礼记檀弓之𠂔衣𠂔，释文曰：纁本作纁；是其证。此例典籍常见，无须备举。总之，𠂔字为从𠂔，从𠂔省，从𠂔声之形声字。

甲骨文字𠂔字为帝乙帝辛周祭中五项重要祀典——翌祭𠂔祭之一。甲骨文言：王𠂔某（先王庙号）一𠂔亡尤，或曰王𠂔某𠂔亡尤者，日见，甲骨文言祭某甲或𠂔某甲而又言祭某甲者亦习见。𠂔字说文作𠂔，盖谓：𠂔，设𠂔也，从凡从食，读若载。𠂔易鼎之𠂔亨，𠂔也。释文谓：𠂔，𠂔也。𠂔玉篇凡部：𠂔，设食也。𠂔按祭祀需要设食以享鬼神，故甲骨文以𠂔为祭名。𠂔（释𠂔，甲骨文字释林二一至二二页）

常玉芝说参𠂔、𠂔二字条下。

按：字𠂔释𠂔，已无疑义。或从食，或从𠂔；或从才声，或从𠂔声。卜辞用作祭名，亦有用作地名者。董作宾混𠂔字为𠂔，非是。



按：字从「人」从「自」，辭殘，其義不詳。

𩚑



羅振玉收此作𩚑，曰：「古金文有作𩚑（已候敵）𩚑（祀伯敵）者，與此略同。从「持」，殆象勺形，所以出納於敵中者，非从支也。」（《殷契中三十八葉上》）

林義光《說文》云：「𩚑，孫屈也，从「自」，自，重字，廢字从此。」按𩚑為孫屈，自為古重字，皆無考。古作𩚑，格伯敦作𩚑，段敦作𩚑，孫叔多父敦即羣之或體，熟也，與孰同意。𩚑，孰象兩手持勺，此象手有所持以沾。𩚑，𩚑同字，薦熟物器也。𩚑作𩚑，祖曰庚敦作𩚑，面皇父敦，盤敦，敦古並作𩚑，亦或作𩚑，齊侯敦作𩚑，陳侯因齊敦。𩚑（文源，引自《集釋》一〇二二頁）

孫海波《盛泰稷之器，其制似盂，𩚑，𩚑口𩚑侈口，上有蓋旁有耳，下有圈底，𩚑綴三足，或連方座，古器物銘皆作𩚑，經典曰盂為之。」（《文編三卷十四葉》）

戴家祥《說文》云：「𩚑之字其音皆与九相近，亦在古音出部，是盂𩚑同音之証。《說文》𩚑即金文𩚑之變體。頌敦、師趯父敦、追敦均作𩚑，秦公敦作𩚑，是變自為自乃古文孫簡之通例也。今按為出𩚑讀韵，自宗迄今之𩚑非敦之异体，則若發蒙矣。𩚑字从自得声而讀若九，則自字不读若香与方力反，亦可大胆断定矣。由此而知𩚑字从自而讀為𩚑韵，盂字从竹、从皿、从自而讀為九，通為盂、執，則盂之从自得声而非会意字，又渙然冰釋矣。」（引自《集釋》一〇一六至一〇一七頁）

李孝定《說文》云：「盂，泰稷方器也，从竹，从皿，从自，𩚑，古文盂，𩚑，古文盂，或从執，𩚑亦古文盂。」《梁文金文盂皆作𩚑，不作盂，𩚑字重文，說詳三卷𩚑下。」（《集釋》一〇二二至一〇二四頁）

李孝定《說文》云：「𩚑，孫屈也，从「自」，自，古文重字，廢字从此。」契文从自，象食器之形。从𩚑，象手持匕，所以扱之者也。𩚑即許書訓𩚑，𩚑之聲者象嘉穀在裏中之形。𩚑，𩚑。戴氏說此字

用法有別。毀之辭義不明。

毀 毀 毀 毀 毀

王襄

「古數字，經典通作敦。」

（簠室殷契類纂第十五葉）

孫海波

「毀，前。一。三五。六。說文云，毀，絲擊也。古文殺如此，有出杀之誼。卜辭云，毀一人，毀二人。」（甲骨文編一三二頁）

李孝定

「說文：『毀，絲擊也。从殳，豆聲。古文殺如此。』殺殺注改作殺，黎文正从殳从豆，疑與毀同。从殳蓋象以手持匕，形，至篆陽作殳，遂訛擊耳。辭云：『由毀毖。』屈云：『蓋用牲之名，或是。』」（集釋一〇〇九葉）

屈萬里

「與金文之毀字不同。此字从豆从殳，疑古毀字。於此蓋亦用牲之名。」（甲釋第八五葉）

屈萬里

「毀，與金文之毀字不同。此字从豆从殳，疑古毀字。於此蓋亦用牲之名。」（甲釋五四九片第五辭釋文）

于省吾

「均作毀形，从豆从殳。羅振玉釋為『殺』。『考中三八』，孫海波甲骨文編錄『毀』于『殺』字中，并誤。古文『豆』字與『高』自二形迥別。說文謂『毀』，絲擊也。从殳，豆聲，是毀有擊義。儀禮：『少牢饋食禮：』司馬到羊，司士擊豕，鄭注謂『到』，擊皆謂殺之。『毀』字與『殺』也作『到』。豕，豕。廣雅：『釋詁謂『到』，裂也。』呂氏春秋：『貴公稱『大庖不豆』，俞樾謂于平議謂『豆』當讀為『到』。按毀即今方言切物曰剝的剝字。』（釋奴婢，考古第九期一九六二年）

郭沫若「毀」乃古殺字，說文「毀，絲擊也。古文殺如此。」（依鈕樹玉校正）「毀」丁，謂祀妣丁，豕乃槌殺之。卜辭有「毀一人」，「毀二人」之例（前見簡一三五六，後見涼

按：字从「壺」从「支」，其義不詳。

2787 𩚑 𩚒 𩚓

屈萬里「𩚑，當是𩚑字。卜辭从「𩚑」之字往，又从「𩚑」；𩚑字作𩚑亦作𩚑，可證也。𩚑，即經典中習見之「𩚑」字。」（甲釋第二九葉）

考古所「𩚑：可能為𩚑字之异构。」（小屯南地甲骨八六六頁）

考古所「𩚑：與𩚑、𩚑、𩚑等當為一字。后三者王國維認為即說文的𩚑（見集釋八五九頁所引）。𩚑又作𩚑。」（小屯南地甲骨八三九頁）

按：此乃「𩚑」之異構，不得與「𩚑」混同。參見3209「𩚑」字條。

𩚑

2788

白玉嶂「𩚑：籀頡先生隶作𩚑。孙海波氏文編入于附录（二四）。李孝定先生集釋列為待考之字（四六〇四）。嶂按：字从𩚑从𩚑，疑為𩚑字。茲固隶作𩚑，以待考定。」（契文举例校读十七中国文字第五十二册五八九四）

按：合集一五七六九辭云：

疑為「𩚑」字之異構。

2789

𩚑 𩚒 𩚓 𩚔

2792



按：卜辭殘缺，其義未詳。

2793



裴錫圭 参「字条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794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795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2796



按：合集二二四二七正辭云：

當為人名。

𡗗 鼓

羅振玉：「說文解字：𡗗，立也。从人，豆聲。讀若樹。案以讀若樹觀之，則當从豆聲。此作𡗗者，从人从豆。古从木之字，或省从艸，如焚亦从艸作𡗗，把亦从艸作𡗗，農亦从艸。故豈亦作𡗗，知豈即樹也。故或省人，按此指豈字。」此為後世僕豎之豎字。卜辭又或从女，殆與从人之豈同。」（殷釋中二十四葉上）

羅振玉：「當是樹字，亦即後世豎字，卜辭中為官名，蓋王之近侍小臣也。」（殷考一〇七葉下）

王襄：「古豈字，許說陳樂立而上見也，从艸从豆。」（類纂正編第五第二十三葉下）

王襄：「豈，豆之異文。」（籀考帝系六葉上）

葉玉森釋豆，謂即倝字之省。（前釋四卷六十一葉上簡四、四五一釋文及五卷三葉上簡五、二七釋文又拾遺考釋十九葉上）

郭沫若：「豈字羅釋倝，謂即後世僕豎之豎字。案乃鼓之初文也，象形。泉屋清貴有古銅鼓一具，上有飾而下有脚，與此字酷肖。又此片（指卜通二五八）後下三九、四一與上片（指卜通二五七）餘十二、辛亥卜出自其鼓多告于唐牛一。」之內若文例均相同，而一作鼓，一作豈，尤鼓豈為一之明證。（卜通五四葉上）

又曰：「磬於卜辭作𡗗，即磬也，从豎以擊之。鼓作𡗗，豈即鼓也，从豎以擊之。」（甲研釋辭言四葉上）

唐蘭：「右豈字，舊無釋，今按當是鼓之本字也。豈為鼓形，說已見上。此作𡗗者，多其賁飾，以顯大鼓也。後世樂器之鼓，以鼓為之，豈字遂安而作𡗗矣。說文：『大鼓謂之鼓，鼓八尺而兩面，以鼓軍事，从鼓并聲。』从艸徐本，大徐本作賁有聲，非。古或借賁為之，詩靈臺：『賁鼓維鏞。』又尊乳為贛，說文：『鼓或從革賁聲。』亦从艸徐。」（文字記六十三葉上）

唐蘭「右豈字。一羅振玉釋佢，誤。說文云：『陳樂立而上見也，从少，从豆。』徐鍇繫傳曰：『豈，樹鼓之象，少其上羽葆也，象形。』戴侗六書故曰：『豈樂器類，艸木簫豆，非所取象。其中蓋象鼓，上象設業崇牙之形，下象建鼓之虞。』伯曰：『疑此即鼓字，鼓擊鼓也，故从文。』徐灝說文段注箋云：『楚金仲達說是也。鼓，蠶、彭，皆从豈，是其明證。豈上从出與声同意，中口象鼓，下象虞，與樂同意。至戴伯以為豈即鼓字，確無明據，然其說自通。蓋樂器之興，必先有鼓，然後建之虞而立崇牙焉。若先有豈立字，乃加文以為鼓，非其序矣。按徐、戴二說均近是，徐灝說豈即鼓字，尤得文字發生之真，昔人但憑空想，其成績亦往，可驚也。郭沫若曰：『豈當為鼓之初字，象形。』蓋帝二七片云：『癸丑卜，史，貞其罍豈告于唐，牛，與滌九片一辭更相近，可為郭說佳證。然則豈為鼓之本字，殆為不可移動之鐵案矣。豈即鼓之象形，則其本讀當為工戶切，今說文音中句切者，乃其轉音耳。卜辭豈字大抵用為鼓，其云：『貞希曰不于豈。』一簋藏二四片。『王固曰：『豈，一續六十三片。』貞王牖不佳豈。』一梁四九片。則並段為難，即艱，今音古閑切，與鼓音相近。然則卜辭時代之豈字，固無中句之音矣。』（文字記四十九葉下至五十葉上）

丁山「說文：『豈，陳樂立而上見也，从豆。』又曰：『豈還師振旅樂也，从豆，散省聲。』許君蓋以豈讀為詩。崇牙樹羽。之樹，而豈則讀為左傳。振旅愷。之愷。按愷所從豈先秦金石文字無徵，意者豈即豈之別體，許君據漢人音讀強別為二字也。豈之見於金文，偏旁者大抵作豈，豈諸形與甲有文多見之豈，豈豈諸形相近，且豈非豈字，皆象鼓形。中象鼓飾，猶尸為磬之本體加飾則成豈形，磬飾之豈豈諸形相近，我所以敢言。還師振旅。之愷就是。陳樂立而上見。之豈的別寫。从豈的豈豈皆有鼓韻，故知豈即鼓之本字。僖二十八年左傳。振旅愷以入于晉。正是形容晉文公戰勝楚國後班師回城用鼓隊領導入城。愷字古文應該作豈，今本从心也是漢代的俗字。卜辭：豈為武丁時親信，又為采地之名。一殷商民族方國志第一二一至一二三葉）

丁山

「与鼓相类者，则有豈乐云：


丁酉，卜，大貞，告，其豈于唐，衣，亡口。九月。

己卯卜，貞貞，豈出于祖口。

戊戌貞，告，其豈形于口六牛。其九牛

庚子貞，其告豈于大乙，六牛。虫毀祝。

后下三九·四
续四·二六·一
佚存二三三
同上版

豈，篆作，实即磬字初文，象磨谷之石形。磬与杵臼，异用同工，俱农产加工的必要工具。……金文有豈鼎，字作：

此字，可与甲骨文𣎵（后下三〇·九），𣎵（续四·三五·三）涉体相发。盖𣎵象磨石上下相契形，𣎵则象承谷之漏斗。𣎵上漏斗，或作牛形，然则以牛运转石𣎵，也可能自商有之；石𣎵的发，远在殷高之世，这样来看周礼大司马曰：‘愷乐献于社’，僖公二十八年左传，曰：‘晋师振旅愷以入于晋，献俘受馘，饮至大赏’，愷乐出于农业社会献谷之祭。盖战胜国家，用俘虜于社稷之神，奏农民的磬歌，因此，战胜的音乐沿用曰愷乐，而亦称战胜为曰愷旋了。甲骨文所见曰：‘豈于唐’，与曰告豈于大乙，豈，自是愷乐的初名，即用农歌为军乐的开始。——（商周史料考证一八〇至一八一页）

瞿潤縉 豈，雅振玉釋恒，不確。余粹豈，豈，說文：‘陳樂立而上見’，非其誼當為豈之有實者，為祭時所用。喜刻彭鼓豈諸字皆以之。——（卜辭五一葉）

孙海波 豈，甲五二八·貞人名。豈，乙四七七〇·亦古文豈。——（甲骨文編二一九頁）

楊樹達 按豈為鼓之初文。辭云：‘貞王疾不佳豈’。殷契四〇·九·此假為豈，豈豈為同音字。——（卜辭求義二葉上）

饒宗頤 豈者，說文云：‘陳樂立而上見也’。豈豈一字，故出之卜辭云：‘其鼓多，告于唐，口牛’。——（餘六二）此合樂以祭成湯也。其言豈示即瞽宗，殷學也。見禮記明堂位。——（周禮樂師：詔未瞽，鄭司農注：‘瞽當為鼓’是鼓瞽二字通。）——（通考五八一——五八二葉）

屈萬里釋卜辭：‘弼祉豈’云：‘唐蘭隸定為豈，並申郭某說，以為鼓之初字（唐記）。其說可取。此處為動詞，當是鼓樂以祭之義。此卜問不延續鼓樂而祭，其言豈’。——（甲編考釋八一葉）

張秉权 豈字殘泐，或即后来的喜，則亦在桐城一帶。——（殷虛文字兩編考釋第一七五頁）

張秉叔

「豈，或作豈，即豈字，在此乃地名，他辭亦有作人名者，例如：

貞：豈平來？（拾八·一七）

貞：豈其平來？（遷一·九·七）

癸巳卜，貞：殷從豈？（遷一·二六·一八）

己亥卜，貞：豈出于祖？（戰二五·一二）

癸丑卜，貞：豈勿亡田？（甲編二八一·一）

在甲橋上，亦常見豈在入貢：

豈入二。（乙編四〇六八）

豈入五。（乙編七三八八）

豈入五。（乙編四四九七）

豈來十。（乙編四〇八三）

豈入十。（乙編四五一四）

豈入十。（乙編五四三〇十五五〇八；丙編待刊）

豈入四十。（乙編三二六五）

又有作豈，豈者，疑亦从豈字演化而來，或係一字，譬如豈字或从水作涇；龜字或从水作灇；冊字或从水作漚，尤其是灇水的地名，往加上几点水，作為一種標誌，在卜辭中是常見的，因此我懷疑第一期卜辭中的：

豈龍四十邑。（續五·二〇·二）

第五期卜辭中的：

癸丑王卜：在豈貞：旬亡咎？（續六·一·六）

豈與豈可能為一地，而第三期卜辭中的貞人豈（豈），也可能是武丁時豈的后人。（殷虛文字）

考古所

「豈：地名。」（小屯南地甲骨八五四頁）

考古所

「豈：即豈字之异构。」（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二七頁）

殷康

「古文豈字在善牙及映賓觀事物的象形文字，形中也應該是作着如實的描繪的，事實上也是這樣。這些古文豈字作：

……




甲骨文，旧釋豈……

唐蘭「右鼓及鼓，皆即鼓字。說文以鼓為鐘鼓字，而以鼓為擊鼓，讀若屬。〔小徐本〕戴侗六書故謂「鼓不應有二字，擊鼓為鼓，猶著衣為衣，非分為二。又云：『當以支為是，史乃支之誤。』」〔南按〕戴所據本鼓為作鼓，故云云。徐灝說文段注箋謂：「鼓从支，以又，持丰竹擊之，其始蓋專為考擊之稱，後為鼓擊之名，故又改支為又，為鼓擊之鼓，實一字耳。較戴說為勝。金文鼓字，或从支，或以支，殊無別。卜辭則有以支从又二體，又鼓字偏旁从支。蓋古文字凡象以手執物擊之者，从支，或从又，或从攴，固可任意也。豈為鼓之正字，為名詞；鼓、鼓、鼓為擊鼓之正字，為動詞。說文既以鼓為名詞之鼓，遂以鼓專動詞而所謂「讀若屬」者，乃後世之支音，與豈轉音中句切同科矣。又曰：『鼓字，字書所無。殆象擊鼓屋下之意。依象意字聲化字之例，當為从山鼓聲之字，與福或作福，略同。卜辭此字用為地名。』〔文字記〕五十葉下至五十一葉上。

李孝定「說文：『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从支，支象其手擊之也。周禮六鼓：鼗鼓八面，鼗鼓六面，路鼓四面，鼗鼓皐鼓，晉鼓皆兩面，鼗鼓福文鼓，以古聲。』〔梁文〕从支，另一偏旁則从支，从爰从支，鼓字偏旁任作，唐氏之說是也。卜辭鼗為地名，與他鼓字義別，然其始當為同字。辭云：『辛亥卜，出貞其鼓多告于唐牛一。』〔徐〕十二、乙亥多鼓。〔補〕四、一、四、貞其酒多勿鼓十月。〔前〕五、一、言多祭或不用鼓也。郭謂鼓豈一字，其說是也。金文作豈，王孫鐘。〔未保〕豈之。豈鼓通用與卜辭同。〔克鼎〕克鼎。〔師發〕師發。〔齊侯〕齊侯。〔沈兒〕沈兒。鐘从口，當為許書籀文，所自滿。〔齊侯〕齊侯。〔解文〕。〔集釋〕一六六〇葉。

李孝定「說文：『鼓，擊鼓也。从支，从豈，豈亦聲。』〔契文〕鼓鼓不分。鼓字重文。豈為鼓之象形字，鼓鼓則並象擊鼓之形。說詳五卷鼓下。〔集釋〕一〇六九葉。

饒宗頤「說文：『鼓，擊鼓也。从支，从豈，豈亦聲。』〔契文〕鼓鼓不分。鼓字重文。豈為鼓之象形字，鼓鼓則並象擊鼓之形。說詳五卷鼓下。〔集釋〕一〇六九葉。

按鼓疑即春秋白狄之鼓。水經濁漳水注：『涿水東逕昔陽城南，本鼓聚矣。春秋左傳昭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三月，鼓人請降。以鼓子焉鞮歸。』京相璠曰：『白狄之別也。下曲陽有鼓聚，故鼓子國也。』卜辭別有地名，乃商頤：『韋頤既伐。』顧，與此地異。〔通考〕一九三——一九四葉。

饒宗頤「說文：『鼓，擊鼓也。从支，从豈，豈亦聲。』〔契文〕鼓鼓不分。鼓字重文。豈為鼓之象形字，鼓鼓則並象擊鼓之形。說詳五卷鼓下。〔集釋〕一〇六九葉。

葉玉森 「按說文：『燾，炙也。从火喜聲。』卜辭以釋燾似不可解。予意此字从亼省从火。投亼于火，猶燾字。象投交脰入于火，亼與交脰人並俘虜也。」（前釋五卷十一葉上）

郭沫若 「『新豐』、『舊豐』相對為文，豐富讀為醴。燾與豐為同例，則燾又當讀為醴。小雅天保：『吉蠲為醴』，是用考高。」（粹二二三二注考釋）

唐蘭 「商承祚謂從喜省聲，非是。古從喜之字，後世多從喜，非先從喜而後省為喜也。說文：『燾，炙也。从火喜聲。』卜辭云：『紂于丁宗燾』，蓋以莫為醴也。呂覽仲冬：『湛醴必潔』，惟南時則作燾。詩玄鳥：『大糗是承』，韓詩：『糗，大祭也。』（文字記五十二葉下）

孫海波 「燾，前五·八·五。从喜省。于丁宗燾。」（甲骨文編四一二頁）

李孝定 「唐郭均讀為醴，說文醴訓酒食，以讀卜辭義固可通，即讀為字意謂以炙肉為祭，於義亦安，固不煩讀作醴也。」（集釋三一六二葉）

殷康 「燾，甲文，旧釋燾，象以火焚鼓之形，在卜辭中的文義未明，或有祭意，待考。學者勉強釋為晚起的形聲燾字，无据，因字形本非从喜。」（古鼓和古文鼓字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九年三期一九九頁）

按：卜辭「燾」皆用為祭名：「燾」、「醴」、「燾」皆由燾字所孳乳。燾為人名，與「燾」形義有別，尚承祚疑為「燾」之省，非是。

𤇑
𤇒
𤇓

羅振玉 「說文解字：『𤇑，鼓聲也。从火，𤇑聲。』徐鉉曰：『當从𤇑省乃得聲。』殺先生則聲字，卜辭从𤇑作𤇑，乃从𤇑日之𤇑。」（殷釋中四十葉上）

王襄 「古𤇑字。」（類纂正編第五第二十三葉下）

葉玉森「按羅說至禱。許書訓繫為。門內祭先祖所以禱。從以彭聲。詩曰「祝祭于樂祭先祖。當即繫之本誼。許君因繫一作祊。故訓禱復似迂贅已。微與鉤沈本辭彭為國名或地名。」

孫海波「彭，甲一五八。貞人名。」（甲骨文編二一九頁）

李考定「彭之音讀即象伐鼓之聲。以豈，即鼓之初字。多，卜辭或作，為鼓聲之標幟。許君解為多形聲，雖略失初誼，然亦可通。段氏以三鼓說之，因改多聲為，以多聲為，未免流于傳會矣。卜辭彭為國名：「辛丑卜貞乎取彭。」（續編五三四一）「卜彭亡禍。」（續編五三四四）是也。或為人名：「乙卯卜彭貞今夕亡禍。」（續編一五八）是也。或為祭名：「甲申其彭。」（佚五八四）當即繫之初字，謂伐鼓而祭也。彭本為鼓聲，詩靈臺：「鼉鼓逢逢。」以達為之，達，彭音近也。」（集釋一六五五葉）

饒宗頤「卜人彭與豈、逆、口、狄、何同版，舊列為廩辛時人。為邦男列彭為武乙時人，并謂彭卜辭之父辛即武乙之稱廩辛，然于祖庚祖甲，何以亦稱曰父而可與廩辛同輩乎？是以彭屬武乙一說，實不可通。」

彭又為地名。卜辭有地名曰彭，為彭龍，取卅邑。一續編五二〇二。癸丑王卜，在彭貞：「旬亡田。」（續編六一六）鄭語史伯論祝融八姓云：「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帝繫云：「彭祖者，彭氏也。世本則云：「彭祖，封于大彭，大彭向來謂在彭城。卜辭言彭龍當指大彭與龍兩地，龍為魯邑，與彭城正相通。又毛詩鄭風清人在彭，此彭則為河上地名，左哀二十五年傳：「彌子瑕食采于彭，為彭封人。」蓋為衛邑，與鄭連境。若以之當殷王在彭貞卜之所，地望或較合。」

又考商代人名曰彭者，除彭祖外，次戴禮漢戴德，孔子稱商之老彭及仲傀。老彭，漢包咸論語注云：「殷賢大夫。」漢書張衡傳稱曰：「殷彭，漢書以表列老彭于成湯時，又離騷彭咸，王逸亦云：「殷賢大夫，凡此諸彭，與此武丁以來卜人名彭者，殆偶爾同名，無由證明其兩者間之關係。」（通考八九九—九〇〇葉）

饒宗頤「按自彭為地名。待鄭風：「清人在彭。」彭為衛之河上邑，鄭之郊也，疑殷之自彭即此。」（通考一〇一四葉）

饒宗頤說參攸字条下。

按：卜辭彭字皆用為地名或人名。其本義當為鼓聲，所以之「多」，李孝定以為「鼓聲之標幟」。至於佚五八四當讀作「甲申其鼓」，字作豈，乃豈字之異文，非彭字。

渣

孫海波 「从水从豈，字書所無，以聲類求之，疑即澍字之省寫。蓋澍字从豈得聲，則澍字自可省作渣矣。自渣地名不可考。」（文錄一八〇片考釋）

孫海波 「自渣猶言彭自也。」（文錄五六一片考釋）

按：錄一八〇「貞亡尤，在自渣」。又錄五六一「甲戌卜，王在自渣卜」，「渣」均為地名。丁山說尤屬牽傳。

勤

陳秉新 「字从豈从力，字書不見，頗疑為加字初文。加是一个會意字，其本義當是凌加，加于其上。甲文勤，义取以力加于女，各家讀為嘉，可以，后世作娑，演化為形声字。勤，义取以力加于豈（鼓）。大丰簋「助爵」之助，亦当释加，从力从貝，义取以力加于貝，旧释賀，差近。又侯馬盟书宗盟类「而不」之助，亦当释加，从力从貝，义取以力加于貝，旧释賀，文勤，是如的繁体，从女勤声。凡此皆可证明勤是加或嘉的初文，嘉的嘉美义后起。甲文嘉当读为器，是疑旁纽，故音近，器曾是仲丁的都邑，一说在今河南荣县东北敖山，一说在今郑州市。殷墟征人方卜辞地名汇释，文物研究第五辑七〇页。」

王献唐 参勤字条

按：字从「豈」从「力」，隶當作「勤」。辭殘，其義未詳。陳秉新以為「嘉」之初文，可備

𣎵
𣎵

去口形与爪形而仅作力。由此可知嘉字所从豆上之形可作来、木、木、中諸形，嘉字所从加可省去口而車作力，古文嘉字所从爪形亦可省去。故上举甲骨文地名数字俾俱当释为嘉字。甲骨文所見嘉字可未定为三俾：勤、勤、勤。字从力从豆作，豆形之上所从来、木、中諸俾俱為植物之象形，所表示之义即为食品中之食物。𣎵（释甲骨文嘉字 古文字論集（一）一四二頁）

王献唐 卜辞有𣎵字（前二·七·六），亦作𣎵（同上七·七），作𣎵（后上一三·三），按此樹也。此字亦見勤母白，作𣎵，从查从力，皆勢字。查即封，以又持木为燭，省又作木亦为燭，𣎵封猶執，查亦猶執，查从力为勤，与執从力为勢，寧非一字。勢从執声，執之形音出於燭，勤从查声，查亦燭字。𣎵（古文字中所見之火燭三口五三一頁）

趙誠 甲骨文有一𣎵字，或作𣎵，即曰樹主之樹的本字。右从力，示植木用力之意。从木从來即樹藝之意。石鼓文作𣎵，从𣎵，示以手植木之意。从𣎵，当即从力之變。说文籀文作𣎵，从𣎵，当即从𣎵之變。小篆作𣎵，显然多一形符。𣎵（古文字發展過程中的內部調整 古文字研究第十輯三五八頁）

陳秉新 按：释树、释初均与字形不合，陳夢家只未定为勤而未释其字，所說地望，亦属推測。字从𣎵从力，字書不見，頗疑为加字初文。加是一个會意字，其本義当是凌加，加于其上。甲文𣎵，义取以力加于女，各家读为嘉，可以，后世作娶，演化为形声字。勤，义取以力加于𣎵（鼓）。大丰簋助爵之𣎵，亦当释加，从力从貝，义取以力加于貝，旧释賀，差近。又侯馬盟書宗盟類，而不尽从嘉之明，嘉字或作𣎵（四九：一），从力从𣎵，不从加。𣎵文𣎵，是勤的繁體，从女勤聲。凡此皆可证明勤是加或嘉的初文，嘉的嘉義義後起。甲文勤疑當读為𣎵，貝疑旁紐，歌宵音近，𣎵當是仲丁的都邑，一說在今河南滎縣東北敖山，一說在今郑州市。𣎵（殷虛征人方卜辞地名汇释，文物研究第五輯七〇頁）

按：依其主要形體可隸作，勤、𣎵字或易从，木、為从，來、在卜辭皆為地名。

吳其昌「說文」者，从「又」持「喜」，「喜」，「義本為酒食」，此數字正象手持酒食之形也。詩七月「田畯至喜」鄭箋：「喜讀為饔」，饔，酒食也。爾雅釋詁：「饔，酒食也。」釋文：「饔，舍人本作喜。」說文食部：「饔，酒食也。从食，喜聲。詩曰：『可以饔饔。』」又作「饔」，从米。一按今本詩洞酌「作饔」可證。喜，為本字，「饔」，皆後起形聲字矣。今豈字正象酒食豐盛之形；且饗客之「饗」字，即象主客對饗此酒食之狀，尤可為證。此豈字下承以樂狀之「曰而作喜」，即為義文之「豈」字矣。然契文之「豈」與否，故無別也。故知豈字當譯為「歡」，而訓為手持酒食。手持酒食，斯可以祭；故曰「歡上甲」，實猶「祭上甲」也。一殷虛書契解詁第四八葉）

○頁） 孫海波「說文」所无。地名，在豈。一（甲骨文編二二）

按：字从「豈」从「丑」在卜辭為地名。

鼓

按：當為「鼓」之異體。

2807

豐

豐

豐

豐

饒宗頤「按豐字作豈，與金文戲仲醴兩同。一詳殷虛文字類編」茲釋豐，非是。豐即禮戲醴。說文：「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事神曰禮。」辭言「單兄（祝）禮」，「狸子禮」，殆謂單狸兩地之宗祝來致醴。狸與明義士二三四三「狸來亮」字同。狸疑讀為野。說文云：「南陽西鄙亭。」（通考三五七葉）

饒宗頤「按豐即豐。金文戲仲口父作豐，鬲字亦此作；實用為醴字。卜辭云：『貞：曰于祖乙，其作豈。』（辭編二二六）作豈。文同，而字中从豈作豐，故豈豐無別。卜辭豈亦作動詞用，如『戊亞其隕其豈』（南北明四四五）。丁亥鼎：『貞：豈示口亮不。』丁亥鼎：『豈示口亮不。』（一）（乙八六九六）此亦以豈為醴。豈又為地名，如『癸未卜，王在豈貞：旬亡田，在』

2785

六月·甲申，古典其酹。(後編上一〇九)可與漢城大學此骨五證豐蓋殷之侯甸。(通考五九五葉)

饒宗頤「口戌卜，出貞：自今十年出五，王(豐)豐(豐)。(續編一、四四、五)按王豐句乃祝嘏之詞，湯豐卦：『豐亨』注：『財多德大，故謂之為豐。』(通考八五六葉)


屈萬里「豐，當讀為酒醴之醴。(甲編考釋三五—葉)

按：此與「豐」有別，當是「豐」字。說文：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卜辭「婦豐」為人名。

合集二二八八、二二八九、二二九〇同文，辭云：「丁亥貞，豐」具載未詳。

2808 豐 

按：合集八二六二反辭云：「貞，勿往豐」乃地名。字从「查」从「林」與「豐」有別，可隸作「豐」。

2809 豐 

羅振玉「說文解字：『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卜辭从丰，與許書同。或从珏，案卜辭玉字作王，立作丰，象三玉連貫之形，作羊者，殆亦二玉連貫之形。卜辭殆从珏也，古者行禮以玉帛，故从珏。」(殷粹中三十八葉下)

王國維「說文示部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豐，豐亦聲。』又豐部：『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案殷虛卜辭有豐字，其文曰：『癸未卜貞醕豐。』(後下八)

古拜王同字，卜辭王字作丰丰丰三體，則豐即豐矣。又有晉字（前六卅九），及晉字（後下，廿九），晉字又一字。卜辭國字（後下，四），或作國（一四三），其證也。此二字即小篆豐字所从之曲，古者行禮以玉，故說文曰：豐，行禮之器，其說古矣。惟許君不知拜字即王字，故但以从玉象形解之，實則豐从王在口中，从豆乃會意字，而非象形字也。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謂之曲者，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之謂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謂之禮，其初當皆用曲若豐二字，一卜辭之。醴，豐字从酒則豐當段為酒醴字，其分化為醴、禮二字，蓋稍後矣。（一）
（一）觀堂集

丰 聚 古禮字。《中》父馬之禮作豐與此文同。豐醴重文。（《公室設契類纂》）

第一頁

商承祚 說文解字：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卜辭又借為酒醴，字作豐者，與戲仲同，其作晉者，王徵君謂即豐之省文。（《類編五卷七葉》）
又曰：「豐乃酒醴之本字，說文訓為行豐之器，乃引申為義，後復尊乳為豐滿之豐。」
（佚存三十七葉）

孫海波 說文：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卜辭豐豐一字尊乳為禮為醴。（《文編五卷八葉》）

孫海波 豐，甲一九三三。古豐、豐同字。（《甲骨文編二二二頁》）

李孝定 說文：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又：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詩》古文豐。二字篆體相近，其下从豆亦相同。其上所以各家說者紛紜莫衷一是，而揆之字形，三篆之上半亦殊相類。徐灝《說文解字注》委下云：「曲象器中有物也。」王詒詒說文句讀豐下云：「曲但象豐滿之形也，但象指事而非象形耳。」二說實為得之。豐古蓋一字，豆實豐美所以事神，以言事神之則為禮，以言事神之則為豐，以言儀性玉帛之豐美則為豐，其指實為一字也。商客孫諸氏謂豐豐一字，其說可以。惟孫氏文偏於上出諸形仍分收為豐豐二字，今歸審諸文辭例，除部分可知其當釋為豐讀為醴者外無一辭可以確證其當釋為豐者，故本書但收作豐。辭云：「癸未卜貞釀豐由出有酉用十二月。」後下，八二。丙戌卜由新豐用由舊豐用。（《辭二五二頁》）

跟

文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果

字。其說是也。尚書大誥：「有大艱于西土。」艱，謂艱苦之事。本辭乃卜問是否有艱苦之事自
卓處來也。〔甲編考釋二六二葉〕

李孝定「从女从立，說文所無。即今之嬉字。說文亦無嬉字。唐氏讀為艱艱，視卜辭亦
習見。亡來艱。辭，其說甚是。予於音韻一通為門外漢，於唐氏所論古音流變實不敢妄贊一
辭，然其所論三百篇時代之古韻系統不足以上論商代之古音流變，在原則上固確不可易也。艱
因凶咎義類相近，卜辭言有來艱亡來艱者，卜未來之有無災禍，亦猶它辭之言亡禍亡尤有崇有先
也。〔集釋三六九五葉〕

饒宗頤「亦大惟艱」是也。周人言「艱」乃襲殷語。國有難作曰「艱」。大誥：「有大艱于西土。」渚
漢：「亦大惟艱」是也。周人言「艱」乃襲殷語。國有難作曰「艱」。大誥：「有大艱于西土。」渚

李平心「嬉作𡗗，当是从女立聲，立，古韵音中句切，自汉至唐读入定母，而商周古音
当在见母，豈豈象鼓形，集韵训陈乐，与原文相去不遠。郭沫若先生确认豈為鼓之初文，并引
泉屋清賞所載古銅鼓形制為証，其說極確。鼓字作𡗗，当是从女从立，豈亦聲，意即以捶击鼓。
彭字作𡗗，意即鼓聲逢逢不絕。喜字作𡗗，从豈从口，意即亦鼓亦歌。甲骨文有两则文义相同
之辭：

辛亥卜，出貞其彭多，告于唐，牛一。
丁酉卜，大，貞告其豈于唐衣，亡口。九月。
可知豈即鼓字。他辭云：「口侯虎允來豈。」史豈。五月。〔前四·四五·一〕出史豈即
有事故，故豈同音通假。知豈即鼓之初文，則嬉自当读豈。粹一五九三：「其來豈。」与他辭
言「其來嬉」是一样的，嬉豈与辜音义全同。卜辭之「亡嬉」与「弗豈」可读为无幸。幸训罪，
犹然训过，乃是后起之义，初义当为不祥。卜辭之「亡嬉」与「弗豈」可读为无幸。幸训罪，
来嬉为古代卜筮习语，在古籍中正相当于「烈假」；〔诗大雅思齐〕

烈假声转而为厉盭，汉仙人唐公房碑：「厉盭不遐。」来、厉、烈与嬉、假、盭各为一声
之转。〔甲骨及金石文考释（初稿）〕，李平心论集一三六至一三九页）

殷康「𡗗」𡗗𡗗𡗗𡗗 甲文，旧释倗，倗，愚替释即「鼓」。象人对鼓而坐之形（大约省鼓之意），所以如此，概用以区别于一般的击鼓之形的𡗗

儋

孫詒讓「說文」部儋，立也。从人，豆聲。讀若樹。此从人从豆者，以讀與樹同，故豆豈通用。以喜作歎，嬉作媿例之，又或為儋字之省，亦通。……說大無此字，疑即嬉之省。夏桀后末嬉，見楚辭天問，呂氏春秋慎大篇，則古有其字，此即嬉之省也。……案說文喜部古文喜作𡗗，从欠，省即此字。欠古文作𠂔。……（舉例下廿集廿一葉上）

羅振玉「說文解字」：「儋，立也。从人，豆聲。讀若樹。案以讀若樹觀之，則當从豈聲。此作𡗗者，从人从豈。古从木之字，或省从𠂔，以焚。上从𠂔作𡗗。杞亦从𠂔作𡗗，麓亦从𠂔。故豈亦作𡗗。知豈即樹也，故或省人。此為後世僕豎之豎字。卜辭又或从女，殆與从人之𡗗同。」（殷粹中廿四葉）

商承祚「段先生曰」：「儋，玉扁作儋，今作樹。廣韻曰：「儋同封。蓋樹行而儋對豎廢，并值亦廢矣。今以卜辭觀之，則儋又儋豎之初字也。」（類編八卷三葉）

唐蘭「右儋，即儋字。羅振玉釋儋，非也。古從豈之字，後多从喜，儋即儋，與媿即嬉，固無殊也。孫詒讓云：「𡗗即儋字。說文人部「儋立也，从人，豆聲。讀若樹。此從人從豈，即以讀與樹同，故豆豈通用。以喜作歎，嬉作媿例之，又或為儋字之省。」（見釋例下廿）孫氏猶豫於兩說之間，羅氏蓋襲用其前說耳。然自文字學言之，孫氏後說，實遠優於其前說也。說文作儋，立也。今作樹。此蓋因豈字轉為中甸切，而隨以俱轉耳。對本由豈得聲，故儋樹之聲得相近，然儋固非一字也。後人既不知儋儋一字，見儋以豈聲，與儋讀若樹相近，而儋儋字形亦相近，遂臆謂儋即儋字矣。」（文字記五十二葉下）

唐蘭「右鄭字，孫詒讓釋歎甚是，羅振玉併豈儋即媿四字，通釋為儋，實大誤也。即歎字者，古文字於人形之偏旁，恆安為欠，如卜辭中或作𡗗，一後下二二三。金文𡗗一伯放滿一𡗗或作𡗗，一毛公華一𡗗或為𡗗，一秦公一𡗗皆可證，則𡗗自易安為𡗗或𡗗也。說文喜字下有歎字，注云：「古文喜，从欠，與歎同。」欠部有歎字，云：「卒喜也。從欠喜聲。」一大徐本作从喜，此依小徐。按欠部歎篆，宋本、葉本、趙本、毛氏初印本、樂傳宋本、五音韻譜

均同，然篆文作𡗗，而注中則作从喜，故毛氏後刻改篆文作𡗗，以與解合；而改為𡗗，又與
喜下古文𡗗複出，於是段玉裁、嚴可均輩又議改喜古文𡗗為𡗗矣。一孫詒讓以𡗗為喜重文，且
誤據段說。今按欠部篆文𡗗，喜部古文𡗗，皆不誤，玉篇於喜部有𡗗字引說文，於欠部有𡗗字，
訓同說文，一漢別有𡗗字，乃據字書，可證。然則所誤者，乃欠部之注，以欠喜聲，本當云𡗗，因致
欠喜聲耳。蓋玉篇𡗗疑切，說文𡗗許其切，後人既不知喜从豈聲，而粗於讀豈為樹，因致
疑於𡗗从豈聲，遂改為喜聲耳。然幸篆文未改，猶留微辨，而毛斧季、段懋堂等紛改之，則
併此微辨亦不可得見矣。𡗗從豈聲，而讀許其切，此喜從豈聲之鐵證也。然則說文喜字古文
𡗗字，亦即𡗗字，所謂異部重大也。𡗗，𡗗之為𡗗，正猶𡗗之為𡗗或𡗗矣。卜辭即字當讀為
𡗗，說詳𡗗下。一文字記五十三葉。

孫海波 𡗗，說文作𡗗，立也。今作樹。羅振玉以為即說文之𡗗字。玉篇有此字云。
時注切。一五三。其自南出值，𡗗或从𡗗作𡗗，含有災害之意。唐兰云，𡗗字當讀如𡗗。
𡗗，𡗗，一五三。或从女。一（甲）骨文編三四一頁。

李孝定 古文喜樂字，皆取樂范以見意。豈為𡗗之象形，豈喜一字……此从人从豈，
當即𡗗字，唐說是也。羅氏並豈𡗗𡗗四形皆釋為𡗗匪唯釋字有誤，於偏旁分析之法亦未精矣。
卜辭𡗗字僅一見，且係殘文，不詳其義。一集釋二六五〇葉。

李孝定 說文：𡗗，卒喜也。从欠，喜聲。𡗗，𡗗从𡗗。古文偏旁从𡗗从人从女每無別，
𡗗，𡗗其始當本一字，於卜辭：用𡗗皆當讀為𡗗，至小篆始歧為𡗗字耳。羅氏釋為同字本不甚
誤，惟釋為𡗗則誤。唐氏分釋為𡗗𡗗𡗗三字，依許書：例言之則更較明確耳。字本當隸定作𡗗，
說文所無。惟𡗗𡗗二字小篆既皆有專字，則唐氏以此當許書之𡗗，說亦可從。其說𡗗𡗗二字之
衍文，亦是。一集釋二八二五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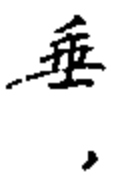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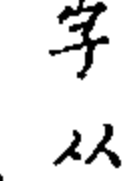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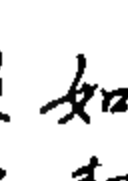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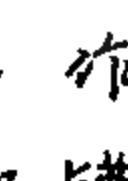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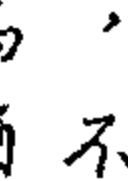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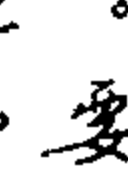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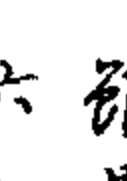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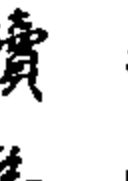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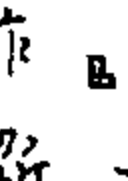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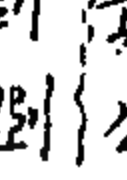

按：字隸當作𡗗，卜辭為人名，與𡗗有別，釋𡗗不可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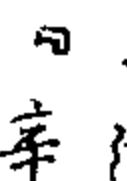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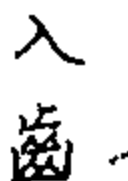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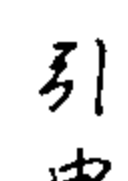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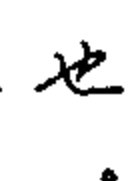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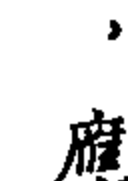


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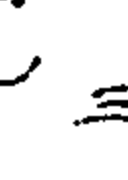







月蝕壬寅王亦終月口。其讀夕則當為。王亦終夕口。然可惜者豈字不識。統觀上舉九例，辭意雖多不明，然均於釋蝕無礙。但有可疑者一事，則日蝕連文未見而月蝕字面特多，此所以疑者。疑殷人不甚日蝕為災異之故，蓋崇拜太陽乃後起之事。古人視日為妖，羿射十日之傳說即其證明。——甲研上冊釋蝕——















唐蘭 右良字，舊誤歧為二，以爲為良，而以豈為別一字，今正。作豈形者，孫治讓釋豐，誤。葉玉森釋豐，：：。不知豈既象豆形，則所布者乃食氣爾，安得有煙？豈字見於陳壽卿藏璽戈者作豈，（見奇觚室十六）與豈寧有一毫形似。：：郭沫若釋蝕，：：因謂夕豈為月蝕。然卜辭之豈，上兩筆侈而不斂，無由為豈之缺。豈上缺而為蝕，說無所徵。據所說有連續二日之蝕，殆非古人所及知。且卜辭自有月食，通鑑微文天象二云：「旬壬申夕，月出食。」：：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一九六五地背云：「七日己未豈，庚申，月出食。」：：皆可證商人只用食字，與周人同，郭氏之說，實未愜也。余按豈即良字，古文字之例，恆缺底畫，如豈或作只，故豈每作只，由只中受即為只矣。：：良古本作豈，或作只，豈即豈形，豈所以盛食物，而作只者，殆以象食物之香氣也。：：其曰某夕良者，疑指氣象而言，是「朝」之本字矣。——文字記四十二葉——四十三葉——














于省吾 卜辭豈字習見，孫治讓疑當為豐之省。葉玉森疑即豐，以禮之古文。郭沫若謂豈即蝕之初字。唐蘭云：「豈即良字。」：：按四家所釋，既皆於形，又乘於義，不煩觀縷辨正也。：：絲竅豈字諸文，似殷之以豈，似豈之作豈，而其不同之微，則上端有頤有口，似豈之作豈，而其不同之微，則上端無蓋，當即小篆豈字。說文：「豈，酒器也。从金豈，象范形。」豈或省金。——大口切——王炳說文釋例云：「案豈象形，必古文。其形似豈，之下半。豈有蓋有頤有腹，豈則無蓋也。考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又云：「飲一豆酒。」鄭注皆云：「豆當為斗，聲之誤。」詞意豈當為豈，形之誤也。猶豈象從豈從吉，而隸變從豈也。又云：「玉編關俗作關。集韻十九侯，但豈同，脰豈同，到豈同，郭郢同。五十侯，證豈豈同，證豈同，此皆豈變為豈之證也。而四十五厚，證豈豈同，尤其確證矣。章炳麟文始云：「豈者最初古文，與豈字下體相似，豈豈尊邪，對轉東，當為鍾。酒器也。按豈字豈以為豈，豈之下半，豈以為豈，豈之下體，王以豈形後世為豈，豈以豈音對轉東，當為鍾，均具不刊之卓識。豈豈字，師望豈作豈，文僕豈作豈，丙公豈作豈，頌豈作豈，智豈作豈，以八豈其豈，以大豈豈其豈，以豈字即豈，盧加豈之形。說文：「豈，昆吾國器也。象形。从大豈其豈也。又豈豈也。从血大豈。」徐鉉曰：「大豈豈豈之形。是其證。以上所列金文諸豈字，乃去其蓋則作豈豈形，稍變則為豈。」











其為契文也。蓋其所摹演，灼然明矣。東周左師壺，壺字作，去其蓋則作。與盞字微文，字八十作者相近。殷契卜辭八五白，有壺字作，左右繫繩下垂，去其蓋與繩則作。前五五，有壺字作，去其蓋則作。番刻生壺，壺字作，去其蓋則作。其即說文字審矣。其底與圈足中間稍窄，橫壺，蓋斷與否一也。以金文字作，而補伯其豐字从作，其兩豎壺上出與否一也。六，戲自戲字从作，均其證也。至形變為，其豎畫或斷或聯一也。如契文字作亦作。金文字作亦作。博字作亦作。此例習見，不煩備舉。要之，豎字由而而而而，其無底畫者，乃，即其例。豎字說文以為酒器，是也。今以出土之形制略同也。卜辭字用法有三。一，，，其方者謂之。鍾鈐皆無蓋，其名雖異，其形制固略同也。卜辭字用法有三。一，，，，，。二，，，，，，。三，，，，，，。大匠不斲，大庖不豆。俞樾謂者，到之假字。廣雅釋詁：「，到裂也。」按集韻十九侯，到與同。是到者之譌，而不斷與不到並言，則歧化為二字矣。說文







，，，，。冰方積雪。注：「斷斫也。」然則用牲而言，當與言相若矣。三，，，，。六，，，，，，。午，，，，，。觀目蔽垢也。从見聲。讀若兒。引申為天氣陰蔽之義。玄應一切注音義十三，引三蒼鄭璞注：「，翳目翳病也。」楚辭九歌遠逝：「舉霓旌之嫋嫋兮。」注：「嫋嫋，翳蔽隱貌。」是，引三蒼鄭璞引申為陰蔽。猶翳目翳病，引伸為蔽隱也。然則卜辭上言言，而下言者，謂天氣之陰蔽也。其言，夕，，，，。也。其言，夕，，，，。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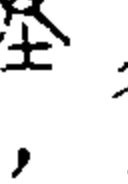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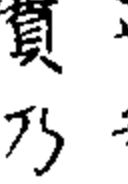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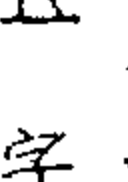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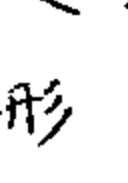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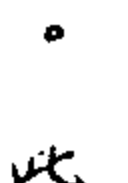


，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

，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

，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

，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

，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又言。也。其言出希而又言，又言

取相比勘，則知此字之相等，絕無可猶豫者。證二。然則何以又知其即為經典之字也。按此也，則諸形，皆象立之，以禮祀祀昊天上帝。禮，鄭注曰：禮之言煙；周人尚臭，煙祀也。義正相類。又《周禮》大宗伯曰：禮千六宗，祀祀昊天上帝。禮，鄭注曰：禮之言煙；周人尚臭，煙祀也。之臭聞者。又《禮記》鄭注曰：禮之言煙；周人尚臭，煙祀也。此字諸狀相符。此其一。又《說文》土部記曰：重，字之古文作，實乃字之形譌。此其二。既知此即，亦即矣。然此字在卜辭中究作何義解耶？按此字在卜辭中，習用為二類；其一類為，其第二類為。其記第一類者，如云：『，。』地名。《鐵》

(一見)，或云「聖」(一見)。則此「出」(聖)字之決為刑牲以祭之義似無可否認也。刑牲之祭而名以「聖」者，殆牲體既烹，登薦俎豆，汁醢蒸騰，與煙氣上達者相同故也。公洛誥：「則禋于文王武王。」鄭注：「禋，芬芳之祭。」蓋羹定煮飪，汁醢蒸聞，斯芬芳播越，故曰「禋」。為「芬芳之祭」也。杜經烹飪而後祀，則自較薦主者為精潔，故公國語：「周語：『以享。』」崔靈恩《禮記義宗》云：「禋，煙也，潔也，精也。」皆其證也。禋，潔祀也。一日精意曰「禋」。遂為祭享之公名；後世遂有「禋祀」也。《公詩·維清》：「毛傳：『禋，祭也。』」《公爾雅·釋詁》：「之訓矣。」此「出」之一字之源流本末也。則本片所云「聖」二牲「出」云者，意乃謂飪牡羊二以潔薦于高妣已矣。《殷虛書契解詁》第三五七至三五九頁。

陳夢家

「武丁」卜辭中「出」字，諸家所釋均未確切。其辭云：「甲辰大振風，之夕出。」清·五·續·五·三·一·洪·三·八·六·七日己未出，庚申月出食。《庫·一·五·九·五·陰·五·九·四·夕出》。一定指晚上氣候，因武丁卜辭「出」字只有兩個用法：一為用牲之法，一為夕出。晚上的氣候通常以見星為測，所以兩止於夜謂之「出」，今作晴，「中畧」，「夕出」之義不外乎指夜間有星無雲或無星有雲。《綜述》二四六葉。

李孝定

「說文：『鑊，酒器也。』以金，亞象器形。」鑊或省金。契文「出」字孫氏釋「豐」而契文自有豐字，與此迥異。葉氏釋「聖」，按金文「出」字作「出」與此亦殊，于氏已澄其非。鄭氏釋「出」實乃鄰於想像，且卜辭日月食字自作食，「庫·一·五·九·五」辭「出」食並見，可澄鄭說之非。唐氏釋「良」，前於五卷良字條下已辨其誤。惟于氏釋「出」於字形辭義兩俱洽適，其說可以。《集釋》四〇七〇葉。

饒宗頤

「出」與金文「出」字下體相同，當是「出」。本字。氣蓋義文作「出」，二字即从「出」。即「出」，卜辭用于天象，恆見。《夕出》之文。此當讀為「出」。《開元占經》一〇一引《竹書》：「帝辛時天大曠，是也。」說文：「曠，天陰沈也。」《詩·終風且曠》。舊釋「聖」及「出」，未確。《通考》八六葉。

饒宗頤

「卜辭言『出』，羊『出』，本『出』字，此為用牲名。『出』讀為『殪』，殪，殺也。《文選·善注》：『殪，通作『殪』。』《觀禮》：『祭地，殪。』鄭注：『古文殪亦殪。』是為殪葬之禮。《通考》一三九葉。

饒宗頤「按豐與豆通，如鉅為鉅或字，郢之即郢是。（見集韻）穆天子傳：「次于涇水之陽。」水經：河水注：「宏農縣故城東有涇津，涇即郢也。」今河南靈寶縣西。（通考四九一葉）

吉祥恆「豆之本誼，唐兰所謂「象熟食之香氣」；豆象豆形，八象香氣上騰。說文：「豆，从土，西聲。古文作𣎵。案豆不从西，說文古文西作𣎵，籀文作𣎵，不作𣎵。沈濤說文古本考，豆據汗簡作𣎵，今本篆倣微誤云。然以其构造，豆或𣎵者豆形也，篆籀之𣎵或𣎵者氣也。說文：「𣎵，古文亦作𣎵，从𣎵之字如𣎵、𣎵、𣎵、𣎵等字，所以之弱，許氏訓𣎵象孰飪五味氣上出也。」豆之从𣎵亦象氣之上出，唯省而為𣎵，甲文作𣎵，犹存古意。故加火為𣎵，火氣也。加示為𣎵，繫祀也。」（釋豆）中國文字第六卷二八七四頁）

張秉权「豆，相當於后代的什麼字，我們还不知道，不過它在卜辭中的用法，大概可分二種，一是用在牛、羊等犧牲之前，如：

貞：奉于丁，豆三黎牛，𣎵卅黎牛？九月。（續一，四五，四；佚四六）
甲子卜，爭貞：奉年于丁，豆十黎牛？𣎵百黎牛？（續一，四四，四；佚一二六）
羽甲辰，酒卩，豆十牡？（佚一八〇）

在那裏，豆字是當着動詞之用，如用牲之法的「卯」、「沈」、「夷」等字一樣。另一用法是介於二個日子之間，似乎是當作連接詞用的，因此，德效騫氏（Homer H. Dicks）認為很可能是在「夜半」或「繼續」的意思（注一）。德氏的解釋，固屬望文生義，但這一個字之作為連接詞如「及」、「和」等之用，也不是絕無可能的，如果在「豆」字之后斷句，則認為那是第一天（或晚上）的事情，與第二天元涉，但是它之常常處於二個干支日名之間，確是一樁值得注意的事實，至於此字的真實意義，還有待學者們的考証。（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十三頁）

（注一）通報 Serie II Vol. XL pp. 三三一

張秉权「豆字的使用法，我在本編第一版中，曾經加以討論過，雖則它的真實意義，迄今仍未明，不過由于辭例的增多，我們可以从它本身的辭例中去加以比較推測，譬如「豆」字當作用牲之法的，其所用之牲，也仅限于牛、羊、豕等：

壬辰卜，殷貞：牛于豕卩出母于父乙，豆宰，𣎵及，三舞，五宰？
貞：牛于豕卩出母于父乙，豆小宰，𣎵及，三舞，五宰？（丙編一八二）
貞：牛于豕卩出母于父乙，豆小宰，𣎵及，三舞，五宰？（京二〇八八）
貞：牛于豕卩出母于父乙，豆小宰，𣎵及，三舞，五宰？（京二〇八八）
貞：牛于豕卩出母于父乙，豆小宰，𣎵及，三舞，五宰？（京二〇八八）

乙卯卜，殷貞：知帚好于父乙出羊出豕卅十宰？（《乙編三三八三》）

羽甲辰酒知卪十牡？（《佚一八〇》）

丁丑卜，癸貞：子難其知王于□每二妣己出牡三，用羌十？（《佚一八一》）

貞：知于父乙出三牛，卅卅伐卅宰？（《佚八九八》）

甲子卜，癸貞：率年于丁，出十黎十，卅百黎牛？（《佚一二六》）

未庚寅出牛，妣庚卅十及十宰十青？（《乙編二〇二三七五四四》；《丙編待刊》）

□畫于丁，羌，出二牛？（《平津》，《雙》，《三四》）

丁□知□于母□出殺□？（《獸二》，《一二》，《四》）

□（巳）卜，癸貞：子划□于母□出殺小宰出及女？（《乙編一六七〇十一九五七十二四九》；《丙編待刊》）

从上面的一些例子里，我們可以看到，凡是出宰，牡，牛等的出字都作出形，而独出社的出，却是二例都作出形，究竟出与出二形之間有多大的分別？憑現在的資料，似乎还没有到达下结论的时候。在下列的几条例子中，出似乎是一个名詞，而且有另外的意义：

貞：用二小宰于出？

貞：勿用二小宰于出？（《丙編一六七》）

另外又有一个出方的出字：

□□「卜」，癸貞：今春王伐出方受「出」？（《簠》，《征伐三七》）

字形与出很近，不知是否为一字，因为材料不夠，也不敢遽下判断。同样地出也有作名詞的辞例，譬如：

貞：平出出于父乙宰，卅三宰出及？（《丙編一八三》）

貞：今多出出田？（《京津一四一八》）

出出示十□。（《續五》，《二〇》，《五》）

除上举的几种用法之外，便是我們所要討論的另一种用法，即出字介於二个相連的干支曰名之間者，這種用法，又分二类，一类是出字之前，加一夕字，如甲子夕出乙丑等，另一类則不加夕字，如甲子出乙丑等，后者辞例較少，例如：

七日己未出庚申月出食。（《庫八八》）

丙辰卜，癸貞：乙卯出丙辰王夢自（西）□？王固曰：吉，勿佳田。（《外編二》）

貞：甲（寅）出乙卯王出夢不（佳）「因」？（《外編二八八》）

貞：甲（寅）出乙（卯）王出「夢」「不」「佳」「因」？（《六系》，《清暉》，九一）

乙酉暈，旬癸（巳）出甲午（兩）。（《乙編五三二三》）

前者例

□(固)□(已)□(乙酉)□子昌□。(注四六八)
□(已)□(獸二·一二a,三)
□(庚)□(王夢我)(有)(章)。
□(辛亥)□(壬子)王亦夢尹身出□(前七·三三·一)
戊午卜,小臣不其妣?癸酉□(甲戌)母妣。(丙編九〇)
壬寅卜,殷貞:帝好婉妣?壬辰□(癸巳)婉,佳女(乙編二〇二·三十七·五四四,丙編待刊)
子較多,如:
己未夕□(庚申)月出(食)。(金五九四)
癸卯卜,爭貞:旬亡田?甲辰大聚風,之夕□(乙巳)幸□五人五月在□。(著三)
戊辰卜,殷貞:帝好婉妣?丙子夕□(丁丑)婉,妣。
戊辰卜,殷貞:帝好妣,不其妣?五月。(乙編七四三·一七二·四;丙編待刊)
己巳卜,賓貞:龜敗祝?王固曰:敗,庚午夕□(辛未)允敗。(乙編五二六·九)
癸未卜,爭貞:旬亡田?王固曰:出帝!三日乙酉夕□(丙戌)允出來入出。十三月。(庫
八·八;鉄一八五·一)
癸丑卜,爭貞:自今至于丁巳,我我胃?王固曰:丁巳我毋其我,于未甲子我。旬出一
日癸亥,車弗我,之夕□(甲子)允我。(丙編一)
□(出)希!甲申夕□(乙酉)嬉(弗至)。(續五·八·一;鑑,征伐四一;杂事九一)
□(酉)雨?之夕□(丁酉)允雨小。(鑑,天象九〇)
□(乙)卯夕□(丙辰)帝鼠□。
□(辰)鼠婉妣,五月。(前七·一四·四)
□(辛)一(卯)夕□(壬寅)王亦終夕□。(清六)
□(庚)一(午)夕□(辛)一(未)一□。(通四三三;餘十一)
□(日)辛丑夕□。(鉄六·一)
□(丙)一(子)夕□(丁)一(丑)一□。(續存三·二九八)
七日己巳夕□(庚)一(辰)一(下九·一)
□(一)一(夕)□(亥)不□(廟)。(鉄二〇七·三)
□(一)夕□(丙戌)王□。(鉄二一七·三)
□(丑)卜,殷貞:夕□(丁丑)一□。(鉄九八〇;續五·一八·三;鉄二五背(注一))
□(夕)□(我)于□(克)。(拾三·一二)
□(夕)□(一)虛二〇八)

其实，𠂔字的前面有夕字和没有夕字的意义似乎並無分別，渾八八版所記的庚申月名是：『七
日己未𠂔庚申月有食』而金五九四版所記的是：『己未夕𠂔庚申月有食』同一月食而有二種不
同的記載，可見𠂔字之前的那个『夕』字是可以省掉的……

此外，郭氏甲骨文字研究釋𠂔為𠂔，釋夕為月，將夕𠂔認為月𠂔，把𠂔字之上不系夕字者，
當作日蝕。而以為日食之食是𠂔的假借字。唐蘭氏把𠂔字和『良』字混而為一，認為都是良字，
有『熟之』之義（見殷虛文字記四十三頁）。金璋氏（Mr. J. C. Hopkins）釋𠂔，（注二）德效
審氏的態度比較審慎，他主張𠂔可闕疑，但他認為這個字也可能含有『夜半』或『延長』的
意義。（注三）以上諸家的說法，除了郭氏唐氏之說顯屬謬誤而外，其餘各家也都不能把介於
二個干支日名中間的那个𠂔字解釋得令人滿意。所以這個字的解說，迄今還是懸案。（殷虛文
字）編考第一三四——一三七頁）

（注一）金祖同謂此版並非供二五之背面，說見殷契遺珠卷凡，四六。
（注二）見通報 Vol. XI p. 三二五；一九五一。
（注三）ibid. Vol. XI pp. 三二五；三三一；一九五一。

殷康 一 𠂔 甲七四二 𠂔 𠂔 甲八八三 𠂔 甲九三二，為人不釋

字形都含明象一个皮破日也𠂔殘的敗鼓之形。結合卜辭文義可初步明了，即用這「報警」
鼓的殘破以表示傷害、小災難和不吉等意。卜辭的『夕𠂔』𠂔就說如此夕有災也。也有
一條極有名的卜辭說：『日不吉。』有尤，其有來鼓，有𠂔大星，并凶（此字已殘，仅余上半部的
火字）。七日己子夕𠂔。此詞大意是說：『日不吉。既有𠂔邊警，又有一顆𠂔大星出現，都
是凶兆。』七日己子那天晚上有些小災難，詞意非常明顯。前人不明𠂔字形意，又釋曰并凶，
為日并火，因而一直難于充分明了這條卜辭的全部含意。至于這𠂔字后来的變化如何？相
當于后来的什麼字？我們在考查中也找到了一點端倪。它的原形只出現于比它略晚的𠂔，
𠂔（金文，日釋戲）兩字中的𠂔，𠂔還明顯的保留着敗鼓之形。上加一戈，概用以表示此鼓
是為戈所毀坏的，加虎是日虎省聲的聲符。所以戲字很可能就是甲文𠂔的繁化的代起字（只
是到了很晚的篆文里，敗鼓之𠂔才讹化為豆）。此外這敗鼓形，可能又變化為篆文的𠂔字，
這里已失去了敗鼓之皮，而且𠂔形也讹為豆，但它另用歪斜不整的日也𠂔形以示鼓毀之意，
豈、戲兩字古声相通，說文：『豈，還師振樂也……』𠂔還殘留一點鼓乐的余意，不過已變災難
為凱旋了。此外，又見于說文所引難字的古文𠂔，字中之𠂔似亦𠂔的讹形，用敗鼓以示
災難，也還符合原意。（古鼓和古文𠂔字社會科學战线一九七九年三期一九八頁）

其象兩手奉之以簸揚。其上：川象糠粃。一象其形，一言其用。其結構與日昃之為二字相同。許君混而為一，失之。

甲文又有左列刑者：

其所以簸揚，帚所以掃除。世本云：

漢書高帝紀：高祖為亭長，類注引應劭曰：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


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考近世出土之漢代画像石有亭父像，左手執箕，右手持帚，

三圖六與高紀所載，正可互證。其帚除為農具外，兼作掃除之器，蓋一物不妨兩用也。

文字解叢書中第八十八葉）

于省吾 甲骨文的其字作、、等形，均作虛詞用。在甲骨文中其字是最常見的

字，但它的音義和用法，自來還沒有明确的詮釋。現在僅就一時翻檢所及，選錄十余条，并略加闡述。

一、貞，今夕不其征，（啓）（京津三一六二）。

二、庚其出沒，吉，受又，其佳壬不吉（簠鼎一〇五）。

三、貞，來庚寅其雨，○不其雨（乙四五一）。

四、翌癸亥其雨，癸亥允雨（前六·五五·四）。

五、其舉于上甲，其兄（祝）（粹三三〇）。

六、癸丑貞，其又于甲，其卯于大乙（鉢六三三）。

七、辛丑卜，殷貞，畀方其來，逆伐（前四·二四·一）。

八、壬辰卜，殷貞，雀戌祭，○壬辰卜，殷貞，雀弗其戌祭。三月（乙五三一七）。

九、壬寅卜，王其逐在萬鹿，隻。允隻五（乙三二〇八）。

十、翌壬戌其雨。壬戌產（振上三二·一）。

十一、貞，方允其來于沚，○不其來。（前七·二九·一）。

十二、丙戌卜，殷貞，或允其來。十三月○丙戌卜，殷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

不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

不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

不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

不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

不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

不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

不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

不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

不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

不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允其來○貞，或

而通用。例如：《易》明夷的《彖》曰：『箕子』，释文引刘向作『兹兹』；《孟子》万章的《曰》：『亥唐』，抱朴子《论衡》：『低作』，唐曰：『老子』二十章的《曰》：『如婴儿』之『孩』，孩字应读作『期』，年之『期』（《洋》）《老子》《新注》：『淮南子』《时》的《曰》：『爨其』火曰，高注谓其读该备之该。以上是其该通用的例证。甲骨文《贞》：『是』以卜兆为依据，但兆象的吉凶是否和事实相符，事前也不能立即判定，事后要以追记的验辞为准，当然缺记验辞者仍占多数。

前引第一条的《今夕不其征》，其字应训为『该』。这是说，今夜不该延续晴路。第二条的《庚其出》，吉，受又，是说庚日该有天神所设施的兆象，是吉利而能受到保佑的。下言其佳壬不吉，其为发语词。这是说，在壬日有兆象，则是不吉利的。第三条至第九条的各字，也均训为『该』。至于第四条的《癸亥允雨》和第九条的《允获五》，都是事后追记的验辞。第十条的《壬戌》，虽然没有允字，但也当是事后追记的验辞。第十一条以方允其来于北和不其来为对贞。这和第十二条屡次以《咸允其来》和《咸不其来》为对贞的语法相同，乃是甲骨文中不常见的例子。虽然上举两条的前一句都言允，但验辞的通例，既不在前一句言允，而且也没有以允其二字连言者。典籍中多训允为信。允其来犹言信乎应该来，这不过是加重语气，倾向于它来的可能性较大而已。（《甲骨文字释林》释其）

考古所

「箕：可能皆为地名。」（《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五〇页）

林政华

「丁丑卜，狄贞：其用兹卜，異其涉兒，同？」

其用兹卜，因出于何？

《甲》三九一六
《上》一五·三

《其》字为领语，在卜辞中均作异问词用。此语，意谓将采行此卜所示者乎？（《甲骨

赵诚

「其，甲骨文写作『𠄎』，或写作『𠄎』，构形之意同，本象箕形，即箕字之初文，

后来其被借用为虚词，才有增加竹头的箕字。从卜辞来看，『其』大部分用作副词，一般用在句中，只有在省略的情况下才用在句首。这一类『其』表示多种语气，主要有以下几种：

- 一、表示该当：『贞，来庚寅其雨。』（《乙》四五一）——『即将到来的庚寅日该会下雨吧！』
- 二、表示假设：『丙戌其雨不吉。』（《凉》一三五六）——『丙戌那一天如果下雨就不吉利。』
- 三、表示决定，即表示在将来要作某一件事。

基



按：「其」即「箕」之原始象形字，羅振玉說其字演化之由極是。卜辭皆用以表疑似之語
氣，胡光輝早已論及，陳夢家卜辭綜述亦曾加以申述（八七至八八頁）。

伊藤道治說參 𠄎 字条下。

陳煒湛說參 𠄎 字条下。

這兩条辭例一樣，文义相同。但是「一用之曰其」，可見其表示將要的作用已
經衰弱，所以可省去不用。這可以說是在發展過程中的特点，即基本上不表示或很少表
示某種語氣，是即將被淘汰的成分。——（甲）骨文空間探索，古文研究第十五輯二八六頁）

如「其」字表示日將要，但顯著地減少了，到了後代則完全消失。那末這種用法在什麼時代開
始衰弱而逐步消失的呢？从卜辭來看，甲骨文時代已經有這種迹象：
乙丑卜，即貞：王其田，生來亡災。（續三·三二·九）
戊辰卜，貞：王其田，生來亡災。（續三·三二·九）
王其田，其告妣辛。（存二·七六九）——商王要去畋獵，將要告祭妣辛。
其字表示的語氣相當丰富，在表示大体相同的語氣里，有的還有很細微的差別，今後將另文討
論。急起來說，不管「其」字表示什麼語氣，都含有一種將要、該當之义，即表示未來時。這
一類「其」字在卜辭中大量存在，應該說是甲骨文的學者常用其字來鑑定動詞的标准之一。
都是動詞而又大量被運用，所以研究甲骨文的學者常用其字來鑑定動詞的标准之一。
「其」字表示日將要，但顯著地減少了，到了後代則完全消失。那末這種用法在什麼時代開
始衰弱而逐步消失的呢？从卜辭來看，甲骨文時代已經有這種迹象：

四、表示原因：
甲戌卜行貞，王其田，亡災。（佚二七一）——商王要去畋獵，沒有災害吧！
乙丑卜，王其往田，其雨。（后上三〇·一六）——商王不繼續去畋獵，因為將要
下雨。
五、表示將要：
王其田，其告妣辛。（存二·七六九）——商王要去畋獵，將要告祭妣辛。

郭沫若 「𠄎」方國名。𠄎字羅釋為基。案，當是基之异，从土其声。其方疑即箕子所

封邑之箕。 (卜辭通纂一一六頁上)

饒宗頤 按「真」字，从土以其，乃「其」之繁形。契文以「無」之作「基」，「基」一字。說文：「棋，籀文从基作祺。」尚書「丕」基，「大傳」作「丕」其，皆其明證。基蓋即箕。左傳成十三年：「焚我箕，部」方輿紀要：「箕山在解州平陸東北」疑即古基方地。 (通考一七五葉)

張秉叔 陳氏以為基方乃禹貢冀州所從來，這一看法也許是對的，但是禹貢冀州所包括的地域很大，今之河北山西以及河南省的黃河以北之地都在它的範圍之內，所以基方不必就是冀國。陳氏以永濟，郭在平陸為基方在河津的旁証，但是我却假定在定陶，蜀在泰安，基方在殷之東北燕齊之間，也一樣可以講通，而且郭不是號，自然不會在平陸了，關於郭的方位，陳槃庵先生有很精確的考訂，其結論曰：

古器銘中之郭，已明其為東方之國，而舊籍言齊境有郭墟，則春秋郭公山，二傳謂其因失國而寓曹者，即此古器銘中之郭，亦即齊境之郭，亦不難想像得之矣。抑此獨作郭或郭或曹而不作號，證以古文舊籍，並釐然不混，是郭之不同干姬姓之號，亦必矣。 (集刊二十九本，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譌異(下二) p. 五四四)

郭既在燕齊之間，則更增強了我假定的在郭基方等地應在齊或燕齊之間的可能性了。 (殷虛文字丙篇考釋第二五四——二五五頁)

張亞初說參「山」字条下。

按：「釋」基「可從」卜辭為方國名。

2817

己其 5 己其

王襄 「古異字」 (續秦正編第十四卷六十三葉下)

葉玉森 「按从己从其，即異，乃國名。金文亦屢見。」 (前釋二卷三葉上)

2811

丁山 「帝辛初年，比干为父师，箕子为少师，从尚书微子篇的文谊看，殆无疑问。箕子确是商末的重臣，甲骨文里也不容不见。」

……贞，翌日乙酉，小臣錫其……又老異侯，王其……以商，庚子，王弗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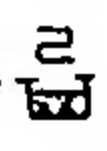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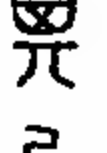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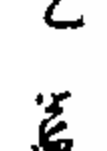


庚子卜，在異貞，王步于雁，亡咎。

……卜，在口隸貞，各巫，九备，王……侯告隸。王其在異，雙。正……

……

前二·二·六
续三·三〇·六
甲編二八七七
燕大六三四

異，至春秋則书为纪，而其字从其，实即箕之本字。这位曰右老異侯，非箕子不能当之。……箕子，在甲骨文里称曰箕侯，可见，子，也是曰王子，曰公子，的简称，不是爵名，箕子之爵，在商代仍然称侯。L（商周史料考证一六九页）



李孝定 「说文：異，長踞也。玉篇作「長跪也」。从己，其聲，讀若杞。卜辭言異侯乃國名，與金文同。金文作形，，師襄孟乙其王婦臣，，，，，。L（集釋四二六五葉）





按：甲釋圖版一〇一辭云：王……于異侯告官，王其在異……，「異侯」即異地之侯。集韻以異為古國名，並引衛宏說異與杞同。段玉裁謂「蓋衛宏以異為杞宋之杞，此出唐人所謂衛宏官書，多不可信。即如此條，乃因許語而附會之。段說是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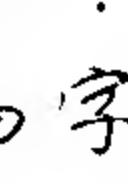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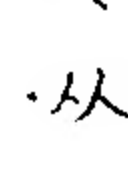
小箕  

商承祚 「疑与𠄎为一字。L（殷契佚考四一页下）

徐協貞 「古文箕字。L（殷契通釋一卷十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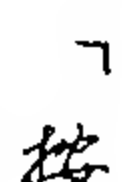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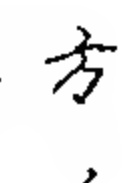
孫海波 「，前六·三四·七。或以，与說文籀文同。與，涼都二六三。从収与說文古文同。地名。L（甲骨文編二〇六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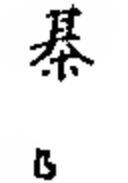
單周亮 「甲骨文箕字作 (京都二六三)……者与古文作者略近；而甲骨文箕字作 (考六·三四·七)……者，則与籀文作者略近。 (讀五篇說文釋例同部重文篇札記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三七九——三八〇页)



按：字从「」从「」與「其」有別，隸姑作「箕」或增數小點，姑以為「小箕」合文。在下辭皆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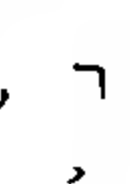
棋 


羅振玉 「奔即箕字。从米象箕形，即官溥所謂似米非米者。从甘即許書所以華，廿以推棄之，掃棄歲於甘中，而推棄之。箕之植瞭然矣。」 (殷釋中四十七葉下)

葉玉森 「按卜辭「」字為地名。从木，顯然並非从似米非米之米。疑古文「」字，因為「」方，國名。厥土是否从土，尚覺懷疑。似國與地不能名箕也。其一手持甘，一手掃帚掃歲者，仍不能即認為箕字，或然之別構。此持二帚，彼秉持一甘也。」 (前釋二卷三四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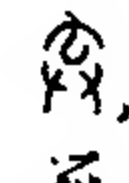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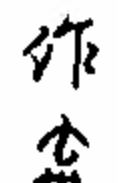
唐蘭 「」字羅振玉釋作箕，不知就是「」字。原文云：「在「」地名。」 (博論下十八葉下)

孫海波 「」前二·一八·六。唐兰釋「」 (甲骨文編二六一頁)

按：字从「木」从「其」，唐蘭釋「」。合集八一八九辭云：「」申卜，貞，呼禦在鼻……在棋」為地名。

子其 

羅振玉

「說文解字：『』，从廿推草棄之。从去，去，逆子也。古文作，籀文作。」

此从早在甘中（許書从草即甘也），甘棄之，殆即棄字。（殷釋中四十七葉下）

王襄 「古棄字」 （簠室殷契類纂第二十葉）

孫海波 「選」后二·二一·一四·羅振玉持弄。
「選」后二·七·一三·或从爰。（甲骨文編一八九頁）

李孝定 「說文」棄捐也。从艸，推草棄之。从去，去逆子也。古文棄，金匱、石室、文選、字象納于甘中。
棄之，刑。古代傳說中常有棄嬰之記載，故判棄字象之手。辭云：「傳氏」此字漫患不明，口匄。
聖聞曰：棄子。後下·七·十三，辭義不詳，曰棄子當即捐棄之義。曰「不若棄方」後下·二·十四，乃方。
國之名。金文作「𠂔」散盤。（集釋一三九六葉）

按：釋「棄」可備一說。辭殘，其義未詳。

早

按：合集九一〇〇辭云：「...傳以血...匄聞曰...子」
字與「棄」有別，且有缺文，不得連讀作「棄子」。